

“在地底的洞府中住着一个霍比特人”20世纪最伟大的奇幻经典从此诞生。在《霍比特人》中比尔博·巴金斯无意间捡到了具有“隐身”功能的小小戒指。而那正是《魔戒》中黑暗魔君索隆苦苦寻觅拥有统御众戒、奴役全世界的力量的至尊魔戒。面对黑暗势力的进逼年轻一代的弗罗多·巴金斯不得不走上销毁魔戒之路。

总目录

[霍比特人](#)

[魔戒 第一部](#)

[魔戒 第二部](#)

[魔戒 第三部](#)

小说已改编为同名电影

THE HOBBIT



霍比特人

[英] J.R.R.托尔金 著 J.R.R. Tolkien 吴刚 译

家园已在身后 世界尽在眼前

- ★ 《魔戒》作者托尔金成名巨著全球持续畅销75年
- ★ 《哈利·波特》《冰与火之歌》《阿凡达》无不顶礼膜拜
- ★ 同名奇幻大片12月14日全球热映《指环王》原班人马制作
- ★ 1937年《霍比特人》首版17年后续作《魔戒》才出版。
- ★ 官方授权全新中译本首次收录托尔金亲绘插画。
- ★ J. K.罗琳“直到《哈利·波特》写到最后一卷时我仍然坚持认为自己不会超越托尔金。”
- ★ 乔治·马丁“我从来没有想过去追托尔金他是真正的大师。”
- ★ 美国总统奥巴马“当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正一头扎进《霍比特人》还有《魔戒》里。它们不只是冒险故事更教会我人们如何互动以及人有善恶。”
- ★ W.H.奥登“英雄是个霍比特人。我想不出比这本书更好的圣诞礼物了。”

家园已在身后世界尽在眼前.....

内容简介

在地底的洞府中住着一个霍比特人。

比尔博一个热爱安逸生活的霍比特人自得其乐地待在袋底洞他的霍比特洞府里。清晨和煦睿智巫师甘道夫的到来打破了宁静。“越过冰冷而又雾蒙蒙的大山在那深深地下洞穴已有千年……”吟着古老的歌谣十三个矮人将比尔博拽进冒险远行的队伍。在这趟“意外之旅”之中与世无争的霍比特人比尔博却孤身一人在暗如永夜的山底洞穴中发现了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的小戒环。

《霍比特人》自1937年首次出版已被翻译成64种语言销售超过1亿册成为伟大的现代经典。17年后续作《魔戒》出版。《霍比特人》完美地融合了史诗气派与童心稚趣。故事发生在精灵强盛的时代之后、人类统治的时代之前。那时著名的黑森林依然耸立群山间仍充满艰险。如果此前你对这些浑然不知那么随着这位平凡探险家的不凡旅程你会和他一道顺便认识食人妖、半兽人、矮人和精灵也会了解到那个遭到忽视的伟大时代。

初入世界的前路未知正如去而复返后的无法忘怀……

作者简介

J.R.R. 托尔金J.R.R. Tolkien 1892-1973英国文豪天才的语言学家牛津大学默顿学院英国语言与文学教授1919—1920年牛津英语词典OED的编委。他以瑰丽的想像和精深的语言建立了一个英语世界的全新神话体系。托尔金的雄心壮志不在于写作一个传奇故事或一部史诗。在他所创作的一系列中洲史诗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霍比特人》The Hobbit: There and Back Again 和《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这两部巨作被誉为当代奇幻作品的鼻祖至今已畅销2.5亿余册被翻译成60余种语言。美国每年销售的大约一亿本平装书中就有四分之一可以追溯到托尔金的作品。《魔戒》被美国亚马逊网络书店票选为“两千年以来最重要的书”。由托尔金小说改编的电影《指环王》《霍比特人》掀起21世纪奇幻文艺的全面复兴。世界拜倒在他脚下。

吴刚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英美文学博士。教文学教翻译为生读文学做翻译为乐嗜书如命的永久性文学青年。

目录

[前言](#)

[文本说明](#)

[第一章 不速之客](#)

[第二章 烤羊腿](#)

[第三章 短暂的休息](#)

[第四章 越过山岭钻进山内](#)

[第五章 黑暗中的谜语](#)

[第六章 才出煎锅又入火坑](#)

[第七章 奇怪的住所](#)

[第八章 苍蝇与蜘蛛](#)

[第九章 乘桶而逃](#)

[第十章 热情的欢迎](#)

[第十一章 来到门口](#)

[第十二章 来自内部的消息](#)

[第十三章 不在家](#)

[第十四章 火与水](#)

[第十五章 黑云压城](#)

[第十六章 夜色中的小偷](#)

[第十七章 奇变骤生](#)

[第十八章 返乡之路](#)

[第十九章 最后一幕](#)

前言[1]

《霍比特人》首次出版是在1937年9月21日。我父亲曾几次谈起说他对写下《霍比特人》的开头记忆犹新。很久以后他在1955年给诗人W. H. 奥登W. H. Auden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所记得的《霍比特人》的动笔情形是这样的当时我正坐着批改学校里证书考试的考卷这是那些有孩子的清苦大学教师每年都必须得完成的一项苦役因此只要一坐下困乏便总会马上袭来。我在一张空白的纸上潦草地写下“In a hole in the ground there lived a hobbit. 在地底的洞府中住着一个霍比特人。”我当时和现在都不知道为何会写下这样一句话。很长时间里我并没有拿这句话怎么样有好几年我除了画下了瑟罗尔的地图什么也没干。但这句话到了1930年代初就衍生出了一部《霍比特人》……

他究竟何时写下那个起首的句子这句话如今已经以许多种语言为人们所知了 In einer Höhle in der Erde da lebte ein Hobbit. Dans un trou vivait un hobbit. í holu i j.r.inni bjó hobbi. In una caverna sorto terra viveva uno hobbit. Kolossa maan sis.ll. asui hobitti. Μέσα στ. γ., σ. μια τρ.πα, ζο.σε ..ποτε να χ.μπιτ...——他已经不记得了。我的哥哥迈克尔在很多年后记下了他对当年那些夜晚的回忆那是在北牛津家中诺斯穆尔路22号父亲往往背靠火炉站在他那间小书房里跟我们兄弟几个讲故事他说他特别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父亲说他准备要跟我们讲一个很长的故事关于一个长着毛茸茸双脚的小东西然后问我们该给这个小家伙起个什么名字——随后他自己回答道“我想我们就叫他‘霍比特人’吧。”由于我们家是在1930年的年头上搬到那里的再加上我哥哥把他自己模仿《霍比特人》而写下的故事都保存着而那些故事所标的年份是“1929”所以他确信《霍比特人》“开始”的时间绝不会晚于1929年。他的看法是父亲写下那个起首的句子“在地底的洞府中住着一个霍比特人”是在他开始跟我们讲这个故事之前的那个夏天当时父亲把这个起首句讲了两遍“就好像他是当时才想出来的一样”。我哥哥还记得那时四五岁的我在听故事的过程中对于小地方的前后一致非常在意。有一次我曾经打断父亲说“上次您说比尔博家的前门是蓝色的还说梭林的兜帽上有一条金色的穗子可您刚才又说比尔博家的前门是绿色的梭林兜帽上的穗子是银色的。”这时父亲嘴里嘟囔了一句“瞧这孩子”然后“大步穿过房间”来到书桌边记下一点笔记。

无论这些回忆是否在每个细节都很精确事实很有可能是“最初潦草写下的片段并没有超出后来的第一章的范围”这其中只有三页纸保留了下来可以明确是属于那个时期的。

1937年12月《霍比特人》出版之后的两个月我给“圣诞老爸”写了封信在信中对《霍比特人》一通猛夸问他有没有听说过这本书还向他建议不妨用这本书来作圣诞礼物。我根据自己的记忆向他讲述了这本书创作的历史

他是好几年前写的在冬日晚间用过茶点后的“阅读时间”讲给约翰、迈克尔和我听不过当时结尾的几章写得挺潦草还没有用打字机打出来。他大约是一年前完成的然后拿给某人看她又将书稿转给了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Messers.GeorgeAllen & Unwin)的一个人经过许多信函往复后他们终于将这本书出版定价是7先令6便士。这是我最喜欢的书……[2]

由此看来这个故事的绝大部分在1932年冬天C. S.刘易斯C. S.Lewis读到它时已经写就不过当时的情节只写到恶龙斯毛格殒命为止“结尾的几章”直到1936年才最终完成。那些年父亲埋头于创作《精灵宝钻》这是一组发生在后来被称为“世界的第一纪元”或“远古时代”的神话与传奇故事它们当时已经在在他的想像里也确实在他的写作中打下了深深的根基。1930年时这是极有可能的《精灵宝钻》已经完成了一稿接着他又在写另一稿内容更加丰富情节展开得更彻底就在快写完时要求为《霍比特人》写续篇的呼声使得他只能把这项工作先放到一边并于1937年12月开始写“一个关于霍比特人的新故事”。在这个新故事中用他的说法“巴金斯先生走上了迷途”或者如他1964年所写的一封信中所表达的

待《霍比特人》问世时这个“远古时代的故事”已经全然成形。《霍比特人》没有打算与这个故事有任何关系。在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作为给他们的一种私下娱乐我有给他们讲“儿童故事”的习惯有时是边想边讲有时讲的则是已经写下来的东西……《霍比特人》原本是这些故事中的一个。它与“神话”并没有什么必要的关联但它很自然地受到了我脑子里这一占支配性地位的结构的吸引导致这一故事随着推进而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具有了英雄史诗的味道。

这种由“远古时代的故事”所造成的“吸引”同样也可以从父亲在那些年的油画和其他绘画作品中看出。一个很显著的例子是他用钢笔和铅笔为第八章“苍蝇与蜘蛛”所画的黑森林插画该插画保留在了这一版《霍比特人》中

它出现在最早的英国版和美国版中可后来被拿掉。这幅插画是根据一幅更早的油画重画的很仔细地摹仿了原作油画的内容是一个更具邪恶气息的森林陶尔-努-浮阴这是《精灵宝钻》中一个故事“图林的传说”的插画展现的是精灵贝烈格与格温多的相遇两人的身影位于画面中央被周围大树的树根衬托得很小。这幅画改成黑森林的版本后精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庞大的蜘蛛还有为数更为众多的蘑菇。很久以后我父亲甚至准备把这一场景派第三次用场他在那幅油画上写下了“范贡森林”的说明文字[《魔戒》中树须的森林]将其作为《J. R. R. 托尔金1974年日历》J. R. R. Tolkien Calendar 1974 中的一幅插画它还以同一标题作为《J. R. R. 托尔金艺术家与插画家》J. R. R. Tolkien: Artist & Illustrator 一书的第54号作品再次出现。原先画中的贝烈格和格温多现在被改成了迷失在范贡森林中的霍比特人皮平和梅里可贝烈格有一把大大的剑——而且他是穿着鞋的父亲也许是希望人们不会注意到这点吧因为两人的身影非常的小——或者即使被人注意到了他也不在乎吧。

按照他的打算那幅黑白版本的“黑森林”是放在《霍比特人》的衬页的瑟罗尔的地图则是放在第一章或者第三章即讲到埃尔隆德第一次发现如尼文的时候。月亮文字最初是要出现在地图背面的这里指的是最初用手工细心描绘的地图严格摹仿了复制在此处的最早的草图当时地图上的说明文字是“瑟罗尔的地图由比·巴金斯复制若要看清月亮文字请举起对准亮光”。这一想法遭到了艾伦与昂温出版社的

查尔斯·弗思Charles Furth的反对他认为读者会“直接翻过去而不会像他们应该的那样把书页举起来对着光看”。他在1937年1月的信中写道“我们应当尝试一种更加精明的方法让那些符文既在那里又不在那里。”我父亲回复他说他“翘首期盼能找到您那种复制魔法如尼文的方法”。可到了那个月底些时候他得知“那种‘魔法’由于制版工人的误解给遗漏掉了”。他于是把那些如尼文反过来写。“这样等印出来的时候人们把它举起对着亮光就能读到正过来的文字了。但我把此事留给制作部门来决定依然心存念想希望能够避免把魔法如尼文直接写在地图的正面因为这会大煞风景的除非你们对于“魔法”的理解只是“神奇”的意思。”最后似乎还是制作成本的问题使此事有了定论。他得到的解释说这本书的定价必须要低一些所以没有多余的钱来制作任何插图了。“不过您给我们送来的这些图画”苏珊·达格诺尔在来信中写道“画得真是太美了我们只能放进去尽管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就让制作部门酌情处理那幅图[瑟罗尔的地图]吧”我父亲在该图定为前衬页后在信中写道“对此我深表感谢。”因此自那以后这幅图一直

都是这样处理的。不过他似乎先后送去过两幅月亮文字最后印出来的并不是他送去准备替换的“画得更好的那幅”“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画得不好的那幅而且也写得不够直。”

这只是半个世纪前那些极其彬彬有礼却又略带无奈的信件中的一例。这些信件在时间上出现了交叉而且流感又在最不合适的时间同时击倒了制版工人、印刷工人和制作部门。那幅“黑森林”图画的上沿被切掉了而且一直没有修复过因为我父亲后来曾把原图给过他的一个中国学生那绝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他们把地图限制为仅有两种颜色也让父亲感到很不舒服——“后衬页[大荒野地图]上把蓝色换成红色真是要命”他也想知道是不是瑟罗尔的地图上的蓝色也被换成了红色。也许最糟糕而且令他花费最大力气的是书的护封。按照原来的着色那上面有红色的太阳红色的龙红色的标题以及出现在书脊中投在中间大山上的一抹红色亮光。4月我父亲把画稿送上去的时候他就已经预见到将会因为用了太多的颜色蓝、绿、红和黑而遭到反对“这一点是可以作出改进的可以用白色来代替红色去掉太阳或是围着太阳画一条环线。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在天空是为了要显示山中密门所具有的魔法。”参见第三章“我们现在仍然把当秋天的最后一轮月亮和太阳一起在天空中出现的日子叫都林之日。”“我们建议把红色拿掉”查尔斯·弗思回复道“这既是因为标题用白色的效果更好也是因为我们对封面唯一感到不舒服的就是中间大山上的那一抹红色亮光这使得大山看上去像一块蛋糕。”

父亲于是重画了护封的图案。“我把大山蛋糕上面不招人待见的粉红糖霜给拿掉了。”他写道“现在画面变成了蓝色、黑色和绿色。太阳和龙还有一点红色这是可以忽略的要么让太阳消失要么给它加上淡淡的黑色轮廓。我觉得原稿的颜色更吸引人我得说我的孩子们如果承认他们有判断力的话更喜欢原稿包括中间大山上的那抹红色——不过也可能是因为看着像蛋糕才对它们有吸引力的。”他还为红色的龙、红色的太阳、封面上的红色标题以及其他一些细节作了辩解但查尔斯·弗思的态度很坚决。“算了吧”他在信中写道“红色必须得拿走。”“带轮廓线的太阳是最让我看了伤心的”在看到最终的结果后父亲写道“可我明白这是没有办法的。”美国版有一个不同的护封因为出版商认为“你们的护封一看就是英国的这样的封面让我们的书很难卖。”“我很高兴地获悉我们的护封一看就是英国的。”父亲在回信中写道“可我不想因为任何原因让他们的书难卖。”

《霍比特人》出版三周以后斯坦利·昂温写信给我父亲说“有许多人纷纷要求在明年能从你那里听到更多关于霍比特人的故事”父亲在回信1937年10

月15 日中说

我多少还是感到了一点不安。关于霍比特人我想不出更多的东西可说了。巴金斯先生似乎已经把他身上图克一脉的天性和巴金斯一脉的天性都作了非常充分的展现。不过我的确有很多东西要讲很多已经写下来了关于霍比特人所闯入的那个世界。如果您愿意可以在您想看的时候看看其中任何一部分并且任意发表意见。我非常愿意听听除了C.S.刘易斯和我的孩子们之外的人的意见了解一下除了霍比特人之外这故事自身有没有价值能否成为一件有销路的商品。不过如果《霍比特人》真的能站稳脚跟人们期望能看到续作我可以开始构思尝试从这本书中提取一点主题以相同的风格来写面向相同的读者—说不定其中还包括真正的霍比特人呢。我的女儿想要叫我写写图克家族的轶事。还有一位读者想要读到关于甘道夫和死灵法师的更详尽的描写。不过那太黑暗了—对于理查德·休斯Richard Hughes所谓的“美中不足”[\[3\]](#)来说实在是太黑暗了。我恐怕这样的美中不足到处都是尽管所谓骇人哪怕只是沾点边的东西事实上只是将世人想像出来的东西逼真地呈现在他们眼前。一个安全的仙境对于任何一个世界来说都是不真实的。此时此刻我正像巴金斯先生一样受到“摇摆不定”的折磨我希望我没有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不过我必须承认您的信在我心中燃起了一点微弱的希望。我的意思是我开始在想不知我创作上的责任和愿望在将来能不能走得更近些。受到直接的经济需求主要是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驱使我已经把差不多整整十七年的假期都用来检视或从事那一类的事情了。我的时间早就已经都抵押出去了而在这其中以散文或诗歌的形式来写点故事的时间都被偷走了这样的念头屡屡破碎现在已变得渐渐淡薄这常常令我心中感到愧疚。我现在也许可以做我非常想做的事了而且也不用担心耽误了养家的责任。也许吧

11月的时候父亲把《精灵宝钻》、未完成长诗《蕾希安之歌》The Lay of Leithian 关于远古时代中一个主要的故事和其他一些东西送去了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2月的时候这些稿子被退了回来。在12月15日的附信中斯坦利·昂温要求我父亲“再写一本关于‘霍比特人’的书”并告诉他“该书的首版已经售罄”“我们几乎马上就能得到包含有四幅彩色插图[\[4\]](#)的重印版本了。如果您有哪些朋友想要得到此书的首版他们最好马上到那些手上还有一本首版《霍比特人》的书商那里去购买。”

他在12月16日回复斯坦利·昂温道

看来我挑选给您的东西都不符合要求……我想再多说什么也没用了您想要的是《霍比特人》的续篇或同类作品。我答应您会对此给予考虑与关注。不过如果我跟您说我脑子里这会儿想的是构建结构复杂而又有连贯性的神话还有两门语言而心里装的则是熙尔玛瑞尔我相信您一定会对我表示理解的。因此天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巴金斯先生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充满喜剧色彩的人物置身于一群传统的、反复无常的格林童话式的矮人中后来被拉到了这个世界的边缘——因此即便是可怕的索隆也越过这边缘向里窥探。霍比特人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他们可以很好笑但他们的可笑之处是土里土气的除非把他们投入到一个更为强大与可怕的背景中去。

三天以后他写信给查尔斯·弗思说“我已经写下了关于霍比特人的新故事的第一章——‘盼望已久的宴会’。”

这正是《魔戒》的第一章。

克里斯托弗·托尔金

1987年

[1]本文节选自1987年出版的《霍比特人》50周年纪念版序言。

[2]这里提到的“某人”是伊莱恩·格里菲思Elaine Griffiths而“一个人”是苏珊·达格诺尔Susan Dagnall。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以及雷纳·昂温Rayner Unwin当时十岁对该书成书过程所写的报告请见汉弗莱·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的《托尔金传》J. R. R. Tolkien: A Biography第180—181页。

[3]理查德·休斯曾就《霍比特人》一书写信给斯坦利·昂温说“我惟一感到美中不足的是许多父母……也许会担心该书的某些部分太过骇人不适合用作睡前阅读。”

[4]第一次印刷时没有彩图。父亲对于重新制作的四幅彩图很满意但很遗憾那幅“大鹰的图画”为第七章“奇怪的住所”的第一句话所配的插画没有能收录进去——“只因为我很愿意看到这幅图得到重新制作。”事实上这幅图被收在了美国版的首版中但该版中没有用到“比尔博前往木筏精灵的小屋”这幅插画并最终出现在了1978年的英国版中。

文本说明

《霍比特人》首版于1937年9月。1951年的第二版第五次印刷对第五章“黑暗中的谜语”的相当一部分作了修订使得《霍比特人》的故事与其续集——当时正在写作中的《魔戒》——更加保持一致。在1966年2月由巴兰坦图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版以及同年晚些时候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出版的英国第三版第十六次印刷之中托尔金又作了一些修订。

哈珀柯林斯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的英国精装版将《霍比特人》的文本录入成为电子文档并借此机会对许多印刷错误与文字上的讹误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自那以后各种不同版本的《霍比特人》都是从这一电子文档衍生而来的。在制作本书的文本时编辑人员又将该电子文档与《霍比特人》早前的版本进行了逐行的对比并作出了许多进一步的修改以使目前的文本尽可能地展现出托尔金最终想要的形式。

对历次修改的具体细节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霍比特人详注本》The Annotated Hobbit 1988的附录一“关于文本与修订的笔记”以及韦恩·G. 哈蒙德(Wayne G. Hammond)在道格拉斯·A. 安德森Douglas A. Anderson协助下所著的《J. R. R. 托尔金一份描述性书目》J. R. R. Tolkien: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 1993。

道格拉斯·A. 安德森

2001 年

第一章 不速之客

An Unexpected Party

在地底的洞府中住着一个霍比特人。这不是那种让人恶心的洞脏兮兮湿乎乎的长满虫子透着一股子泥腥味儿也不是那种满是沙子的洞干巴巴光秃秃的没地方好坐也没东西好吃。这是一个霍比特人的洞而霍比特人的洞就意味着舒适。

它的门滴溜滚圆像船上的舷窗漆成绿色在正当中的地方有一个亮闪闪的黄铜把手。门一打开里面是圆管一样的客厅看着像个隧道不过和隧道比起来可舒服太多了而且没有烟周围的墙上都镶了木板地上铺了瓷砖和地毯屋里摆着锃亮的椅子四周钉了好多好多的衣帽钩那是因为霍比特人非常喜欢有人来上门做客。隧道不断蜿蜒伸展沿着一条不算太直的直线来到小山丘的边上。方圆好多哩的人都管它叫小丘小丘边上开出了好多圆形的小门刚开始只开在一边后来也开到了另一面。霍比特人的家里是不用爬楼梯的卧室、浴室、酒窖、食品储藏室每家都有好多个、衣橱他们的衣服摆满了整间整间的房间、厨房、餐厅全都在同一层上更确切地说是在同一条走廊的两侧。最好的房间都在左手边朝里的因为只有这些房间有窗子从这些坚固的圆形窗户可以俯瞰到他们的花园和花园外边那斜斜伸向河边的草地。

我们的故事要讲述的这位霍比特人生活相当富裕他姓巴金斯。巴金斯一家人从人们不记得的时候起就居住在小丘这一带了周围的邻居都很尊敬他们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大都很有钱还因为他们从来不冒险不会做任何出人意料的事情你可以预料到巴金斯家的人对任何问题的回答所以也就根本没必要浪费力气去问。我们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一名巴金斯家的人怎样意外地卷入了一次冒险他自己做出了意料之外的事情说出了根本没料到自己会说的话。他或许因此而失去了邻居们的尊敬但他的收获却也不少——看下去你就会明白他是否最终有所收获了。

我们要讲的这个霍比特人的母亲……对了还没说过什么是霍比特人呢。我想在今天是有必要对霍比特人稍稍描述一下的因为他们已经越来越少见了而且也越来越畏惧我们这些大种人了他们就是这么称呼我们的。他们是或曾经是相当矮小的种族身高大概只有我们的一半个头比那些长了大胡子的矮人要小。霍比特人没有胡子。他们简直不会什么法术只有当我们

这些笨重的家伙晃晃悠悠地走来发出大象一般的声响让他们在两哩地之外就能听见这时他们才会使出那种再平常不过的小法术悄没声儿地凭空消失。通常他们的肚子上都会有不少肥肉喜欢穿色彩鲜艳的衣服主要是绿色和黄色不穿鞋子因为他们的脚掌上会长出天然的硬皮脚面还有浓密温暖的棕色长毛就像他们头上长的那样不过头上的毛是带卷儿的。霍比特人拥有修长灵巧的褐色手指和善的面容笑起来声音低沉而又洪亮尤其是在晚餐后只要有条件的他们会吃两顿晚餐。现在你们已经对霍比特人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的故事可以继续讲下去了。我之前说到这个霍比特人——他叫比尔博·巴金斯——他的母亲就是鼎鼎大名的贝拉多娜·图克是老图克三名出类拔萃的女儿之一。老图克是住在小河对面的霍比特人的头领。所谓小河指的就是绕过小丘脚边的那条小河。大家常常说当然是别人家很久很久以前图克家族的某位老祖一定娶了个精灵老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家的确具有一些并不完全属于霍比特人的特质比如时不时地图克家会有人离家去冒险。他们无声无息地就会消失家里的人则对此不露任何口风。正因为这样虽然图克家无疑更有钱但大家还是比较尊敬巴金斯一家。不过贝拉多娜·图克在成为邦果·巴金斯太太之后就没有进行过任何冒险。邦果是比尔博的老爸他为自己的妻子建造了无论是在小丘下边、小丘那边和小河对面都堪称是最豪华的霍比特地洞部分用的她的财产他们就住在这个地洞里直到终老。贝拉多娜唯一的儿子比尔博虽然看起来和他老爸一样老实可靠让人看着放心但他仍有可能继承了图克家族的某些古怪天性。这些天性之所以还没有表露出来只是因为还没等到合适的机会而已。一直到比尔博长大成人到他年近五十到他舒舒服服地住在我刚刚跟你们描述过的、由他老爸建造的那个漂亮的霍比特地洞里看起来就要这么平平安静过上一辈子的时候这样的机会才姗姗迟来。

许多年前的一个早晨那时世界一片宁静安详噪音比现在少绿色比现在多霍比特人还为数众多而且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就在这样一个早晨比尔博·巴金斯吃过早饭后站在自家门口抽着一个长长的、超大的木头烟斗长得都快要碰到他毛茸茸的脚趾头了那些毛被他梳得干干净净的——这时在某种奇妙的机缘下甘道夫从他家门前走过。甘道夫如果你对于甘道夫的听闻有我的四分之一而我所听闻的和关于他的所有传闻相比只是九牛一毛那你就等着听各种匪夷所思的奇妙故事吧。无论他去到哪里各种传说和奇遇便会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在那里爆出芽来。他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确切地讲是自从他的好友老图克过世之后就没有到小丘这一带来过了霍比特人几乎都已经

忘记他长什么样儿了。在他们还是霍比特小男孩和霍比特小女孩的时候甘道夫就已经越过小丘涉过小河去忙他自己的事情去了。

所以当比尔博在那天早上见到一个拿拐杖的老头儿时心里根本就没有多想。他眼前的这位老人戴着蓝色的尖顶帽披着长长的灰斗篷围着银色的围巾白色的长胡须一直垂过腰际脚上穿着巨大的黑靴子。

“早上好啊”比尔博招呼道而他这话倒也不是客套。阳光金闪闪草地绿莹莹。不过甘道夫却只是望着他的长眉毛密密匝匝地向前蓬着凸起得比他那顶遮阳帽的帽檐还厉害。

“你这话什么意思”他问道“你是在祝我有一个美好的早晨呢还是说不管我要不要这都是一个美好的早晨呢还是在这样一个早晨你感觉很美好呢还是说这是一个让人感觉很美好的早晨呢”

“这些意思全都有。”比尔博说“除了这些之外这还是一个非常适合在门外抽烟斗的早晨。如果你身上带着烟斗那么不妨坐下来用我的烟叶把你的烟斗装个满没什么好急的今天还有一整天可以过呢”比尔博说罢便在门边的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跷起二郎腿吐了一个美丽的灰色烟圈。烟圈晃晃悠悠地飘向空中一直保持着完好的形状直飞过小丘而去。

“真漂亮”甘道夫说“可我今天早上没时间来吐烟圈我正在找人和我一起参加我正在筹划的一场冒险但要找这样一个人可真不容易啊。”

“我想肯定的是——尤其是在我们这片儿我们都是些老老实实过太平日子的普通人冒险对我有什么好处恶心讨厌想想就让人不舒服谁要是去冒险会连晚饭也赶不上吃的我真是弄不明白冒险到底有什么好处”我们这位巴金斯先生一边骂骂咧咧地说着一边将一个大拇指插到吊裤带后边吐出一个更大的烟圈来。然后他拿出早上收到的信件装出一副不再注意面前这位老人的样子开始看了起来。他心中早就已经吃准了老头儿跟他不是一路人巴不得他快快走掉。但那老头儿连动都没动他倚着拐杖一言不发地打量着眼前的霍比特人直到比尔博觉得浑身不对劲甚至稍微有点不高兴了

“早上好”他最后终于忍不住说道“我们这儿的人什么冒险也不需要谢谢你啦你不妨到小丘那边或是小河对岸去试试。”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再不想搭理老头儿了。

“你这一句‘早上好’派的用场还真是多啊”甘道夫调侃道“这次你的意思是想叫我赶快滚蛋如果我不挪窝这早上就不会好对吧”

“没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我亲爱的先生让我想想我好像不认识你对吧”

“不你有这个意思你有这个意思——而且我知道你的名字比尔博·巴金斯先生。你其实知道我的名字只是你没办法把我和它对上我是甘道夫甘道夫就是我真没想到有朝一日贝拉多娜的儿子竟然会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好像我是个上门卖纽扣的”

“甘道夫甘道夫我的老天爷啊你该不会就是那个给了老图克一对魔法钻石耳环的游方巫师吧那对钻石耳环会自己贴到耳朵上夹紧主人不下命令决不会松开。你该不会就是那个在聚会上说出精彩万分的故事有恶龙、半兽人、巨人有公主遇救寡妇的儿子获得意外的好运。你该不会就是那个会制造棒得不得了的烟火的人吧那么美丽的烟火我至今还记得老图克过去总是在夏至夜放烟火太美妙了那些烟火蹿上天空绽放成美丽的百合、金鱼草和金链花一晚上都悬挂在夜空中”你们大概已经注意到了吧其实巴金斯先生并不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无趣而且他还很喜欢花朵。“我的乖乖”他继续起劲地说道“你难道就是那个让许多普普通通的少男少女突然失去了踪迹投身疯狂冒险的甘道夫吗他们什么事情都会干得出来从爬上大树到探访精灵或是驾船航行一直航行到别的海岸天哪以前的生活可真是有——我是说你以前曾把这里搅得一团糟。请原谅可我真没想到您还在干这种事情。”

“我不干这个还干什么”巫师说“不过我还是很高兴你能记得一点我的事迹。至少你似乎对我的烟火印象不错这就说明你还不是无可救药。说真的看在你外祖父的份上还有可怜的贝拉多娜份上我会让你得偿所愿的。”

“请原谅我可没有向你表达过任何愿望”

“不你有而且还说了两次。你要我原谅我会原谅你的。我甚至还会送你去参加这次冒险。对我来说会很有趣对你来说会很有利——甚至只要你能够完成这次冒险还很可能会有不错的收入。”

“抱歉我可不想要任何冒险多谢啦至少今天不想。再见啦不过欢迎来喝茶——想什么时候来都行干吗不定在明天呢就是明天啦再见”话一说完霍比特人就转过身去快步闪进圆圆的绿色大门在不失礼的前提下以最快的速度关上了大门巫师毕竟是巫师最好别得罪他们。

“我可真是鬼迷心窍了请他喝哪门子茶呀”他一边走进食品储藏室一边喃喃自语道。比尔博才刚吃过早餐但在受了这一场惊吓后他觉得吃上一两块蛋糕再喝点饮料会有助于自己平复情绪。

在此同时甘道夫依旧站在门外长久却又无声地笑着。笑了一会儿之后他走到门前用手杖的尖端在霍比特人那漂亮的绿色大门上刻了个奇怪的记号。然后他就迈着大步离开了此时比尔博正在吃着他的第二块蛋糕并且开始觉得自己已经躲过了冒险。

到了第二天他就几乎把甘道夫给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不大记事儿除非把事情写在约会的记事本上比如记上这样一笔甘道夫周三来喝茶。可昨天他心烦意乱的所以根本没想到要记。

就在下午茶之前一点点的时候前门外传来了震耳的门铃声他这才想起自己曾经请过别人喝茶这档事他手忙脚乱地把水烧上又多拿出了一套杯碟和几块蛋糕这才飞快地跑去应门。

“非常抱歉让您久等了”他正要开口这样说却发现眼前站着的根本不是甘道夫。那是一个矮人一部蓝色的胡子塞在金色的腰带中深绿色的兜帽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门一打开他就闯了进来仿佛主人已经等候了他多时一样。

他将连着兜帽的斗篷挂到最近的衣帽钩上然后开口道“杜瓦林愿意为您效劳”一边说一边还微微欠身行了个礼。

“比尔博·巴金斯愿意为您效劳”霍比特人答应了一句心里吃惊得一时间什么问题都提不出来。当随后的沉默渐渐变得让人尴尬的时候他补充道“我正准备要喝茶呢请赏光和我一起用茶吧。”话虽然说得有点僵硬但他的确是真心诚意的。换作是你如果有個矮人不请自来把衣服往你客厅里一挂连一句解释的话也没有你又该如何应对呢

他们在桌边还没坐多久其实才刚吃到第三块蛋糕比上次更大声的门铃又响了起来。

“对不起我去去就来”霍比特人说罢便起身去应门。

“你可算来啦”这话他本来是准备要这次对甘道夫说的但出现在眼前的依然不是甘道夫。出现在门阶上的是一位看起来很老的矮人长着一部白色的胡子头上戴着红色的兜帽。他同样是门一开就跳了进来就好像他早就受到了邀请似的。

“大家好像都陆续到了嘛”他看见衣帽钩上挂着杜瓦林的绿斗篷便如此说道。他把自己的红斗篷挂在了旁边。“巴林愿意为您效劳”他手抚胸口说道。

“谢谢”比尔博这话一出口不禁倒抽一口凉气。照礼数来说他不该这么回答的但“大家好像都陆续到了嘛”这句话让他心神大乱。他喜欢访客但他喜欢事先知道来拜访的是谁而且他更喜欢自己亲自邀请来的客人。他突然间有种不祥的预感那就是蛋糕可能会不够而这就意味着他——身为主人他知道自己的待客之责无论如何痛苦都会尽到这一责任——而这就意味着他自己可能吃不到蛋糕了。

“快进来吧来喝点茶吧”在深吸了一口气之后他还是将这话说出了口。

“再有点啤酒的话就更好了如果您不嫌麻烦的话我的好先生。”白胡子的巴林说道“我倒不介意来点蛋糕——小茴香蛋糕如果您有的话。”

“当然我有好多呢”比尔博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这样回答而且自己竟然就朝着酒窖走去装了满满一品脱的啤酒然后又去储藏室拿了两个香喷喷的圆形小茴香蛋糕——这可是他下午刚烤好的准备拿来当做晚餐之后的宵夜。

当他回来的时候巴林和杜瓦林已经在桌边像老朋友般地聊了起来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兄弟。比尔博刚把啤酒和蛋糕放到他们面前门铃又大声响了起来接着又响了一次。

“这次肯定是甘道夫了。”他气喘吁吁地跑过走廊时在心中想道然而门打开后却依旧不是。门外又是两个矮人都戴着蓝色的兜帽系着银色腰带蓄着黄色的胡子而且都背着一袋工具拎着一把铲子。门一开他们就大步冲了进来这次比尔博已经几乎毫不吃惊了。

“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吗亲爱的矮人们”他招呼道。

“奇力愿意为您效劳”其中一个说。“还有菲力也是”另一个人也跟着说道。两人都脱下了蓝色兜帽对着比尔博鞠了一躬。

“在下愿意为您和您家人效劳”比尔博这次才终于按照礼仪回答了他们。

“原来杜瓦林和巴林都已经到了”奇力说“让我们和大家伙儿一起乐吧”

“大家伙儿”巴金斯先生不禁在心中想道“这听起来可不太对劲。我必须得坐下来喘口气把事儿仔细想上一想顺便喝点茶。”他才刚喝了一小口——而且还是坐在角落里因为那四个矮人围坐在桌边正在谈论着矿藏、黄金、他们与半兽人之间的麻烦、肆虐的恶龙以及其他许多他听不懂的东西。不过他也不想听懂因为这些东西听起来都太冒险了。这时叮咚零当他的门铃又响了就好像是某个淘气的霍比特小孩使尽全身力气想把门铃扯掉一样。

“又有哪个来了”他眨了眨眼睛说道。

“是四个据我从声音判断。”菲力说“而且我们来之前就看到他们远远跟在我们后面。”

可怜的小个子霍比特人就这么坐在客厅里双手捧着脑袋不知道发生的这一切到底算怎么回事不知道还有什么会发生不知道这些客人会不会全都留下来吃晚饭。然后门铃又比之前更响地闹了起来他只能急忙跑去开门。门一开他发现外面站着的不是四个人而是五个就当他在客厅里面发呆那么点工夫便又有一名矮人与他们汇到了一处。他刚转开门把所有的人就一涌而入都向他鞠着躬一个接一个地说着“愿意为您效劳”。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多瑞、诺瑞、欧瑞、欧因和格罗因。马上两顶紫色兜帽、一顶灰色兜帽、一顶褐色兜帽还有一顶白色兜帽都被挂上了衣帽钩这些矮人都把大手插在黄金或是白银的腰带中大摇大摆地和他们的同伴汇到了一处。这些人已经几乎称得上是一大伙了。他们有些人要喝麦芽酒有些人想喝黑啤酒有一个要的是咖啡所有人都要了蛋糕。因此有好一阵我们这位霍比特主人简直忙得不可开交。

一大壶咖啡刚煮到炉子上小茴香蛋糕已经被风卷残云了矮人们又开始吃起了奶油烤饼这时门上又传来了响亮的——敲门声。这次不是门铃而是在霍比特人漂亮的绿门上敲打的声音。有人用木棍在用力敲门

比尔博非常生气地冲过走廊脑袋中一团混乱什么也搞不清楚这是他这辈子最混乱的一个星期三他猛地一把拉开门外的人全都跌了进来一个叠在一个的身上。还是矮人又来了四个甘道夫就站在他们身后倚着手杖哈哈大笑。他在那扇漂亮的门上敲出了不少痕迹不过他倒也顺便把昨天早晨留的那个秘密记号给磨掉了。

“小心点小心点”他说“我说比尔博啊把朋友留在门口苦等然后又猛地一下打开门这可不像是你的做派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他们是比弗、波弗、邦伯还有这位梭林”

“愿意为您效劳”比弗、波弗和邦伯排成一列说道。然后他们又挂起了两顶黄色的兜帽和一顶淡绿色的兜帽。另外还有一顶天蓝色的兜帽上面还有长长的银穗这最后一顶帽子是梭林的他是一位很有身份的矮人事实上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梭林·橡木盾此刻 he 对于自己摔倒在比尔博家的地板上身上还压着比弗、波弗和邦伯很不高兴因为单邦伯一个就浑身肥肉、体重惊人。梭林其实相当高傲他刚才并没说什么“为您效劳”的话。不过可怜的比尔博已经说了很多句道歉所以他最后哼了一句“没关系”皱着的眉头也舒展开了开来。

“大伙儿都到齐了”甘道夫边说边望了一眼那排成一溜儿的十三顶兜帽——这些都是适合宴会的最棒的兜帽可以从斗篷上脱卸下来——和他自己挂在衣帽钩上的帽子“真是一场快乐的团聚啊希望晚到的人还有东西可以吃喝那是什么茶不谢了我想来点儿红酒。”

“我也是。”梭林说。

“还有蓝莓果酱和苹果馅饼。”比弗说。

“还有碎肉派和奶酪。”波弗说。

“还有猪肉派和色拉。”邦伯说。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请再来点蛋糕、麦芽酒和咖啡。”其他矮人隔着门大喊道。

“再来一些鸡蛋吧您真是个好人”比尔博连滚带爬地冲向储藏室的时候甘道夫对着他的身后叫道“索性把白切鸡和腌菜一块儿拿出来吧!”

“这些家伙对我家的食物柜怎么比我还清楚”巴金斯先生觉得脑中一团混乱开始怀疑一场最要命的冒险是不是已经闯进了他的家门。等到他把所有的杯碗瓢盆刀叉瓶碟都高高地堆好在大托盘里他已经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心里相当不痛快了

“这帮矮人就这么没头没脑地冲进来给人带来这么多麻烦”他大声说道“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来搭把手呢”看哪巴林和杜瓦林不就站在厨房门口吗菲力和奇力站在他俩的身后。还没等他说出“餐刀”二字他们就一阵风似的把托盘和两三张小桌子都搬进了客厅把所有餐具都铺排停当了

甘道夫坐在主位十三个矮人围坐在他身边比尔博坐在壁炉边的小凳子上小口小口地咬着饼干经过这番折腾他的食欲已经几乎没有了。他努力摆出的样子仿佛是在说这一切都再平常不过了绝对算不上是什么奇遇矮人们吃了又吃聊了又聊时间就这样不停地流逝着。最后他们把椅子朝后一推比尔博也准备起身过去收拾杯盘餐具。

“我想大家都会留下来用晚餐吧”他用最有礼貌、最镇定的口气问道。

“这是当然”梭林说“吃了晚饭也不会马上就走我们的事不到半夜谈不完这会儿我们得先来点音乐。现在就来收拾吧”

说完那十二名矮人——不包括梭林他是重要人物得继续和甘道夫说话——立刻霍地站起身来把所有东西都码成高高的一堆堆并且不等用托盘来装便摇摇晃晃地各自用一只手托起成堆的盘碟每堆的最上面还都放着一个瓶子快步走了起来比尔博追在他们的身后害怕得几乎是在尖叫“拜托你们千万当心着点儿”“求你们了不要麻烦了我自己来就行”但矮人们非但不听反倒开口唱了起来

打碎杯子又摔盘子

弄钝刀子又弄弯叉

打烂瓶子又烧塞子

比尔博·巴金斯最恨这样啦

弄破桌布踩了油污

牛奶洒到地板上头
美酒泼到了门上去
卧室地毯上留骨头
坛坛罐罐大锅里扔
拿根大棍用劲捣腾
捣完如果还有完整
送到客厅里当球滚
比尔博·巴金斯最恨这样啦
小心千万别把盘子砸

当然他们并没有真的做出这样可怕的事情来所有的东西都快如闪电地给洗干净收好了而霍比特人则在厨房当中转过来转过去徒劳地想要看清楚他们在做些什么。干完后大伙儿又重新回到桌边看到梭林正把双脚翘在壁炉的挡板上悠闲地抽着烟斗。他吐的烟圈是人们见到过最大的而且他想把烟圈往哪儿送烟圈就会乖乖地去哪儿——飘进烟囱躲到壁炉上面的大钟背后钻到桌子下面或是绕着天花板打转转。不过无论这些烟圈飘向哪里都躲不过甘道夫的追击。噗他会从自己那把短柄的陶制烟斗中喷出一个稍小的烟圈然后准准地从梭林的每一个烟圈中穿过。然后甘道夫的烟圈会变绿回到巫师的头上盘旋。此时他脑袋上方的烟圈已经汇聚成了一团小小的云在偏暗的光线中使他显得怪异而又神秘。比尔博静静地站在一边看着——他喜欢烟圈——然后他想起自己昨天曾因为朝着小丘吐的那几个烟圈而自鸣得意不禁羞得涨红了脸。

“来点音乐吧”梭林提议道“把乐器拿出来”

奇力和菲力立刻跑到他们的背包旁边拿回来两把很小的提琴多瑞、诺瑞和欧瑞则从衣服里掏出了长笛邦伯从客厅里找来了一只鼓比弗和波弗也走了出去从放手杖的地方拿回了他们放在那儿的单簧管。杜瓦林和巴林说“抱歉我们把乐器放在门口了”“顺便把我的也带进来”梭林说。他们拿回来

的六弦琴和他们的个头一样高梭林的竖琴则是用一块绿布包着那是把美丽的黄金竖琴梭林一拨琴弦甜美的音乐瞬间流泄而出比尔博一时进入了浑然忘我的境地被音乐牵引着飘向陌生月光照耀下遥远的黑暗大地那里离他身边的小河与小丘下的霍比特洞府是那么的遥远那么的遥远……

夜色从开在小丘这边的窗户蔓延进来壁炉的火光跃动着——因为现在还是四月——他们继续演奏着甘道夫的胡子投在墙壁上的影子也一摇一摆。

黑暗笼罩了整座屋子炉火慢慢熄灭影子也跟着消失了但他们依然在演奏。突然有个人随着乐器的演奏唱了起来接着又有人跟了上去低沉的声音唱的是生活在地底古老家园的矮人们的事迹。下面就是他们歌谣的一部分只是没有了音乐的伴奏不知道这首歌是否还能有一样的味道。

越过冰冷而又雾蒙蒙的大山
在那深深地下洞穴已有千年
我们一定要赶在天亮前出发
寻找那迷人的黄金颜色浅浅。
往昔的矮人们念下强大咒语
伴着那铁锤砸出的叮当乐曲
幽深之处有黑暗的生物沉睡
在山石下的空穴深不知几许。
精灵的贵族们和远古的国王
拥有着闪闪发光的黄金宝藏
他们锤锻黄金又将光芒捕捉
在剑柄的宝石之间将其敛藏

在银项链上他们串起了一行
星辰如鲜花那般美丽绽放
在皇冠上他们缀以龙的火焰
扭曲的线条间透出日月华光。
越过冰冷而又雾蒙蒙的大山
在那深深地下洞穴已有千年
我们一定要赶在天亮前出发
把久已忘却的黄金寻回眼前。
他们为自己打造了美丽酒杯
黄金的竖琴在从无人得窥
之地宝藏长久静躺许多歌
人类和精灵都无缘聆赏其味。
松树在那高峻之地放声咆哮
强风在那夜半之时凄厉哀号。
火焰红红火苗在迅猛蔓延
树木如同火把将天都快点着。
山谷之中钟声在阵阵鸣响
人类抬头张望脸色写满惊惶
恶龙的怒火比那火焰更猛烈
摧毁了巍巍高塔和柔弱屋房。

山脉在月光下升起腾腾烟雾
矮人们听见末日的沉沉脚步。
他们逃离厅堂却倒在它脚下
在月光下奄奄一息难逃劫数。
越过冰冷而又阴森森的大山
在那深深地下洞穴分外昏暗
我们一定要赶在天亮前出发
为夺回竖琴和黄金与它开战

随着他们的歌声霍比特人在心中升腾起一股对美好事物的挚爱来那些美好的东西是由灵巧的双手、智慧与魔法共同创造出来的所以这种爱变得强烈而充满嫉妒矮人心中的欲望被点燃了。这时他身体内某种图克家族所特有的东西被唤醒了他想去看那巍峨的山脉想聆听松树的歌吟和瀑布的轰鸣想探索一下那些洞穴想要随身佩上一把宝剑而不只是一根手杖。他把目光投向窗外黑暗的天空中星星已经升起在了树梢。他不禁联想到了矮人的宝藏在黑暗的洞穴中闪光。突然间小河对岸的林子里亮起了一团火光——也许是誰点燃了营火——这让他想起了四处劫掠的恶龙盘踞在他的宁静小丘上将它变成了一片火海。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然后立刻恢复了清醒又变回到与世无争的袋底洞的巴金斯先生。

他颤抖着站起身来有点装模作样地要去拿油灯其实他真正想做的是跑去躲在酒窖中的啤酒桶后面等到矮人们全走光以后才出来。突然间他发现音乐和唱歌声全都停了下来所有矮人都在看着他他们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

“你要去哪儿”从梭林讲话的口气来判断他似乎对霍比特人明里暗里的心思都猜到了。

“来点亮光怎么样”比尔博满怀歉意地问道。

“我们喜欢黑暗。”全体矮人说“不想告诉人的事情就得在黑暗里谈离天亮还有很长的时间呢。”

“当然当然”比尔博一边说着一边急忙坐了下来孰料匆忙间没坐上板凳却坐上了壁炉挡板把壁炉旁边的火钳和铲子给撞倒了。

“嘘小声点”甘道夫说“大家听梭林讲”梭林于是就开始了

“甘道夫、诸位矮人和巴金斯先生今天我们聚会在我们的朋友和同谋者的家中他是最最出色、最最具有冒险精神的霍比特人——愿他脚上的毛永不脱落让我们赞美他的葡萄酒和麦芽酒——”他停下来喘了口气顺便希望从霍比特人那里获得礼貌的回应可这些赞美之词在可怜的比尔博·巴金斯身上没有激起什么反应。只见他嘴巴动了动想要抗议被称作“具有冒险精神的”尤其要命的是被称作“同谋者”。虽然他心里已经乱得没了主张可嘴巴动了几下也没有发出声音。梭林见状继续说道

“我们在此聚会是为了讨论我们的计划、方法、措施、方针和手段。我们在天亮之前马上就必须踏上漫长的旅途。这次的旅程我们之中的一些人甚至是我们所有人除了我们的朋友和顾问充满智慧的巫师甘道夫以外都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这是严肃的一刻。至于我们的目标我想大家已经都很清楚。对于可敬的巴金斯先生或许还有一两位比较年轻的矮人我想我点点奇力和菲力的名应该不会有问題吧他们可能会需要我们就目前的确切状况进行一下简短的解释——”

这就是梭林的讲话风格。他是个地位很重要的矮人如果没人拦着他他可以这样一直滔滔不绝地说下去直到他喘不过气来为止而且这些话里还没有哪点内容是有人不知道的。不过这次他被粗鲁地打断了因为可怜的比尔博再也听不下去了。一听见“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这几个字他就感到有一声尖叫在他体内蹿起没多久这声尖叫就冲了出来像是冲出隧道的火车头拉响的汽笛。所有的矮人都腾地跳了起来把桌子都给碰翻了。甘道夫立刻用魔杖点出一道蓝光在耀眼的光芒中大家看见可怜的霍比特人跪在地上像正在融化的果冻那样打着颤。然后他颓然跌倒在地上口中不停喊着“我被雷劈了我被雷劈了”一遍又一遍好长时间都从他嘴里掏不出别的话来。大家伙儿于是抓住他把他抱到客厅的沙发上在他手边放了杯喝的又继续回去讨论他们不想告诉人的事情去了。

“这小家伙太容易激动了。”甘道夫待众人重新坐下后说道“他有时候会像这样发发癫可人倒是最好的最好的——凶起来像被戳痛的恶龙一样。”

如果你真的看到过被戳痛的恶龙那么你就会知道用这种说法来形容任何一个霍比特人都太诗意、太夸张了即便是用来形容老图克的曾叔祖“吼牛”也仍是太过分了些。吼牛身形庞大相对霍比特人而言可以骑上一匹马。在绿野之战中他一马当先地冲向格拉姆山半兽人的阵中用一根木棒就干净利落地敲掉了他们的国王高尔夫酋的脑袋。他的脑袋在空中飞了有一百码然后掉进一个兔子洞中。吼牛不仅以这种方式赢得了这场战斗还捎带着发明了高尔夫球游戏。

不过此时此刻吼牛的那个温和柔弱得多的后代正躺在起居室中尚未完全苏醒。又过了一阵子喝了一点酒之后他才鬼头鬼脑、蹑手蹑脚地回到客厅门边。他正好听到格罗因说“哼”或者某种与此多少类似的哼哼声。“你们认为他能行吗甘道夫说这个霍比特人很凶猛这固然不错可他如果稍微感到点兴奋就像这样尖叫那可以把自己一家老小都给叫醒会害我们很多人送命的。我觉得他的尖叫听起来与其说是兴奋倒还不如说是害怕呢事实上要不是因为门上有记号我肯定会觉得我们来错了人家。我一看到那个胖家伙气喘吁吁地跑来跑去心里就觉得不对劲。他看起来一点不像飞贼倒更像是杂货店老板”

这时巴金斯先生一扭门把走了进来。他身上属于图克家族的那部分占了上风。他突然觉得自己情愿没有床睡没有早餐吃也要让人觉得自己是个凶猛的家伙。当他听见“那个胖家伙气喘吁吁跑来跑去”的时候他差点要真的生气了。以后有许多次他身上属于巴金斯的那部分会为他此刻的行为懊悔不已他会对自己说“比尔博你可真是个蠢货谁叫你当时走了进去自己跳进了火坑呢?”

“如果不小心听到了你们在说的话”他说“那么敬请原谅。我并不想假装了解你们在讨论什么或是你们提到的飞贼什么的但我敢确信——他认为此事关乎自己的尊严你们认为我不够好。我会让你们知道我究竟好不好。我的门上根本没什么记号——我的门上礼拜才刚刷过油漆——我很肯定你们一定找错人家了。一打开门看见你们这些可笑的面孔时我还觉得不对劲来着呢。但我招待你们可没有短了一点礼数。告诉我你们想要干什么我会努力去做的哪怕是叫我从这里徒步跋涉前往极东的沙漠去和狂野的恶龙奋战也行。嘿嘿我祖上有个曾曾曾叔祖叫‘吼牛图克’他——”

“对对你说得没错可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格罗因说“我正在说你呢。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家门上有记号就是我们这一行通常用的记号或者说过去常用的。‘飞贼想要好工作寻求刺激和合理的报酬’这就是那个记号通常的意思。当然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用‘职业寻宝猎人’来代替‘飞贼’有些人就喜欢这么遮遮掩掩的可对我们来说其实都一样。甘道夫告诉我们说这一带有人急着想要找份工作他已经安排好这个星期三下午茶的时间会面。”

“门上当然有记号”甘道夫说“是我亲手留的而且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你们要我替你们的探险找到第十四个伙伴我选择了巴金斯先生。

你们只管说我挑错人或是找错房子吧那你们就守着‘十三’这个数字好好享受你们自找的厄运或者索性回去挖你们的煤吧”

他怒气冲冲地瞪着格罗因把矮人看得又缩回到了椅子上。而当比尔博张开嘴想要提一个问题时甘道夫又转过身来瞪着他浓密的眉毛高高挑起直到比尔博啪嗒一声牢牢闭上了嘴。“这才对”甘道夫说“不要再吵了我已经选中了巴金斯先生对你们来说这就够了。如果说他是飞贼那他就是飞贼或者时候到了自然会是。你们别小看他他这人不可貌相有多大能耐连他自己都不太清楚。你们或许都能有可以活下来感谢我的那天。对了比尔博我的孩子去把油灯拿来吧让这儿有点光亮”

桌上在一盏大油灯投下的带着红晕的光亮下他摊开一张像是地图的羊皮纸。“这张地图是你的祖父瑟罗尔制作的梭林。”他既是在对巴金斯介绍也顺便回答了矮人们兴奋的提问“这是通往大山的道路示意图。”“我看不出这对我们有多大帮助。”梭林瞥了一眼之后失望地说道“我对那座山和四周的景物都记得很清楚知道黑森林在哪儿也认得巨龙们生养后代的荒野。”“山里面有个红色的恶龙标志”巴林说“可如果我们能到那儿的话要找到龙还不容易”

“有个地方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巫师说“就是秘密入口。你们看到西边的如尼文了吗还有从其他如尼文上指着它的那只手吗这标示的是通往地底大厅的一条密道。”翻到本书最前面的地图就可以看见那些如尼文。

“这在以前或许是个秘密”梭林说“可我们怎么知道它现在还是一个秘密呢老斯毛格已经在那边住了很久了关于那些洞穴还会有什么他不知道的呢”

“他也许知道但他肯定有好多年没有用过那条密道了。”

“为什么”

“因为密道太小了。如尼文上面写的是‘大门五呎高三人并肩行’但斯毛格可爬不进这种尺寸的洞穴就算在他还是一条年轻的龙时也钻不进而在吃掉了那么多矮人和河谷城中的人类之后就更别想了。”

“我倒觉得那是个很大的洞。”比尔博低声地说他对于恶龙完全没有任何经验只知道霍比特人的洞府。他重新变得兴致高昂起来因此忘了要闭上自己的嘴。他喜欢地图客厅里面就挂着一幅大大的邻近地区详图他在那上面把他爱走的路径都用红墨水做了标记。“姑且先不提那头龙这么大大个门又怎么就能躲过所有外来人的眼睛呢”他问道。大家别忘了他只是个个子十分矮小的霍比特人。

“有很多办法可以把门掩藏起来。”甘道夫说“但这扇门用的是什么方法我们得去看了才能知道。从地图上的记载来看我猜这扇门只要关起来就一定和山壁一模一样。矮人通常都是这么做的我说得没错吧”

“的确没错。”梭林说。

“而且”甘道夫继续说道“我也忘了提到这张地图还附有一把钥匙一把小小的、有点古怪的钥匙。就在这里”他递给梭林一把有着长柄和非常复杂齿凹的银钥匙。“好好保管”

“我一定会的。”梭林边说边用一条挂在脖子上的细链子将钥匙拴好藏进了外衣里面“现在我们成功的希望更大了。钥匙的出现让情况朝好的方面有了很大进展。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太清楚该做些什么。我们想过先尽可能小心隐蔽地往东走一直走到长湖边。在那之后麻烦就会开始了——”

“麻烦来得要比那早得多我对往东的路可是一无所知啊。”甘道夫打断道。

“我们可以从那里沿着奔流河一路往上走。”梭林没有在意甘道夫的话径自说了下去“这样就可以来到河谷城的废墟也就是原先在大山附近的那个旧城镇。不过我们谁都不想要从正门进去。河流从正门流出在大山南边的悬崖落下。恶龙也会从那儿出来——极有可能除非恶龙改变了习惯。”

“这样可不行”巫师说“除非我们有个很厉害的战士甚至得是个大英雄才行。我找过但远方的战士们都在忙着彼此征战而这附近的英雄则寥寥无几根本就找不到。这一带的刀剑大都已经钝了斧子都是用来砍树的盾牌也改成了摇篮或是盖饭菜用的东西。恶龙远在天边对人们的生活无忧因此退化成了传说所以我才退而求其次只想要找飞贼了——尤其是当我想起有这么个密门之后。就这样我找到了我们的小比尔博·巴金斯那个飞贼那个百里挑一选中的飞贼。好了让我们继续制订计划吧。”

“好的”梭林说“或许这位专业飞贼可以给我们一些点子或建议吧。”他假装客气地转向比尔博。

“首先我得对情况多些了解。”他脑子里一团乱麻心中抖抖索索但仍然因了图克家的血统决定继续要撑下去。“我是说那些黄金啊恶龙啊诸如此类怎么能到那边去这些东西又是谁的等等等等。”

“天哪”梭林说“你不是有地图了吗你难道没听见我们唱的歌吗我们刚才难道不是对此已经讨论了好几小时了吗”

“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彻底解释清楚。”他固执地坚持道一边换上了一副办正事的样子这副样子通常是留给那些想要问他借钱的人的。他竭尽全力让自己显得睿智、审慎、专业能够配得上甘道夫向众人推荐他时的那些溢美之词。“我还想要知道风险、需要掏现钱的支出、所需的时间以及报酬等等。”——他的意思其实是“这件事我能得到什么好处我还能活着回来吗”

“好吧”梭林说“很久以前在我祖父瑟罗尔那一代我们的家族从北方被赶了出来带着他们所有的财富和工具来到地图上的这条山脉。这地方是我很久远的一位先祖老瑟莱因发现的现在他们已经在里面挖矿修了许多隧道建起了巨大的厅堂和大型的作坊——而且我相信他们也在这里找到了许多的黄金和大量的珠宝。反正他们变得极度富有声名远播我的祖父再度成为了山下之王那些居住在南方的人类都非常尊敬他他们沿着奔流河慢慢向上迁徙一直来到了大山附近的谷地中在那边兴建了一座被称为河谷城的快乐小城。历代国王曾到那里去聘请匠人即使是手艺再差的也会获得丰厚的奖赏。许多父亲会哀求我们把他们的儿子带去做学徒并为此给予我们许多的东西尤其是粮食所以我们从来不需要自己动手去种或者四处筹集。总之那段时间是我们的好日子即使最贫穷的同胞也都有钱花还能借给别人有闲暇

时间可以纯粹出于兴趣而制作美丽的东西更别提那些美妙而又神奇的玩具了这样的东西现在世上已经找不到了。所以我祖父的宫殿里装满了铠甲、珠宝、雕刻工艺品和精美的酒杯河谷城的玩具市场成了大陆北方的一大奇观。

“毫无疑问正是这把恶龙给招来了。恶龙会从人类、精灵和矮人手中抢夺黄金和珠宝这你们知道找到多少就抢走多少。只要它们活着它们几乎能永远活下去除非被杀就会牢牢地看守着这些抢来的赃物却哪怕连一个不值钱的黄铜戒指也不会拿来享受享受。尽管它们对宝物当下的市值常常知道得很清楚可其实它们根本分不清做工的好坏。它们自己什么东西也做不来哪怕是自己身上的鳞甲就算有一小片松动了也不懂该怎么修。那时候在大陆北方有许多的恶龙由于矮人大多被杀或是往南逃那里的黄金可能越来越少了恶龙四处破坏让情况变得越来越糟。这其中有一只特别贪婪、强壮与邪恶的大虫叫作斯毛格。有一天他腾身飞上天际就朝着南方来了。我们最早听到的动静仿佛是一阵来自北方的旋风山上的松树在强风中发出吱吱嘎嘎的哀嚎。有些矮人正巧在外面我有幸是其中的一个——那会儿我是个爱冒险的好孩子经常到处乱跑谁料那天却因此逃过一劫——于是我们从很远的地方看到恶龙口中喷出火焰落到了我们的山头上。然后他又顺着斜坡冲下来等它到达树林的时候树林变成了一片火海。那时河谷城所有的警钟都响了起来战士们纷纷拿起武器准备迎战。矮人们从大门里冲了出来但恶龙就在门口等着他们。一个矮人也没有逃掉啊河流化成蒸汽浓雾笼罩谷地恶龙在浓雾中扑向他们杀死了大多数的战士——这是个寻常的悲惨故事那时候这样的事简直太多了。然后他掉头从前门钻进山里把所有厅堂、巷弄、隧道、地窖、房屋和走廊都转了个遍打败了所有遇到的人。那之后山里面一个活的矮人也没剩斯毛格把他们所有的财富都掠为己有。按照恶龙的行事风格他多半把这些宝藏收成一大堆藏在洞穴深处当床睡在上面。后来它习惯了在晚上从大门出来冲进谷地把人类尤其是少女掳去吃掉直到河谷城化为废墟居民们死的死、逃的逃。现在那里发生什么事我不是很清楚但我想住得离山脉最靠近的也不会超过长湖的远端。

“当时我们屈指可数的几个正巧身在洞外的人坐在藏身之处哭泣不已诅咒着斯毛格。出乎我们意料我父亲和祖父须发焦黑地与我们会合了。他们脸色凝重却不太愿意说话。我问他们是怎么逃出来的他们叫我不要多话说等时机到了的那天自会让我知道。在那之后我们就离开了那里在大陆四处漂泊拼命挣钱糊口有时甚至必须去做打铁或是挖煤的工作。但我们从未忘记过我们被抢夺走的宝藏。即使是现在我得承认我们已经存下了不少钱日

子不像过去那样紧巴巴了”说到这里梭林轻轻摸了摸脖子上的金链子“可我们还是想着要夺回属于我们的宝藏让诅咒降临到斯毛格身上——如果能做到的话。

“我经常会琢磨我父亲和祖父是怎么逃出来的现在我知道他们一定有一条只有他们才知道的密道。不过很显然他们画过一张地图我很想知道甘道夫是怎么弄到手的为什么它没有传到我这个合法继承者的手里。”

“我可不是‘弄到手’的是别人给我的。”巫师说“你的祖父瑟罗尔是在墨瑞亚矿坑中被半兽人阿佐格所杀这你还记得吧”

“诅咒那个名字是的我记得。”梭林说。

“你父亲瑟莱因是在距离上周四的一百年前也就是四月二十一号离开你的之后你就再也不曾见过他——”

“是的是的。”梭林说。

“这东西是你父亲给我请我转交你的。如果我选择我认为合适的时机和地点来转交你也不会怪我更何况我花了多少功夫才找到你啊。你父亲把这张纸给我的时候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当然也从来没跟我提起过你的名字。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自己应该受到赞美和感谢才对”说着他把地图递给了梭林。

“我还是不明白。”梭林说。比尔博觉得自己也想说同样的话。甘道夫的解释似乎没有把一切解释清楚。

“你的祖父”巫师慢慢地神情凝重地说“在他前往墨瑞亚矿坑之前将这张地图托给自己的儿子保管。你祖父被杀后你父亲带着这张地图出发去试试他的运气。他经历了许多很不愉快的冒险但是却连这座山的边儿也没摸着。虽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沦落到那地方的但我发现他的时候他被关在死灵法师的地牢中。”

“你到那儿去又是干什么呢”梭林打了个寒战道所有的矮人都浑身一哆嗦。

“这你就别管了。像平常一样我去查点事情那次可真是险过剃头即便是我甘道夫也只能堪堪保住性命。我努力过想要救出你父亲但已经太迟了他

变得痴呆只知道到处瞎逛除了这张地图和这把钥匙之外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

“很久以前我们已经报复了墨瑞亚的半兽人”梭林说“接下来我们得算计一下这个死灵法师了。”

“别不自量力了他的力量远远超过所有矮人之和就算你真的能够把所有的矮人从世界的四个角落召集来也打不过这个恐怖的敌人。你父亲惟一想要的就是让他的儿子能够看到这张地图使用这把钥匙。单是恶龙与大山就足够你对付了”

“听着听着”比尔博冷不丁地大声说道。

“听什么”大家都突然转向他说道而他慌乱之下竟然回答“听我要说的话”

“你要说什么”他们问。

“嗯我想说的是你们应该往东走去仔细看看。再怎么说那儿也有条密道而且我想恶龙肯定偶尔也会睡觉。只要你们在门口守得够久我敢说你们一定可以想出点办法来。而且知道吗我觉得我们今儿晚上已经说得够多了。不如先睡个觉然后明天早上早点动身怎么样在你们出门之前我会让你们好好吃一顿早餐的。”

“你想说的是‘我们’出门之前吧”梭林说“你难道不是飞贼吗守在大门口难道不是你的活儿吗更别说混进门里去了不过我同意先睡觉明天好好吃一顿早餐。在远行之前我喜欢给火腿配上六个鸡蛋要煎的不要煮的注意别把蛋黄弄破。”

在纷纷点完早餐而且连声“请”也没说之后这让比尔博觉得相当不爽大家就起身准备睡了。霍比特人还得替所有人找到睡觉的地方。所有空房间都住了人此外还得在椅子和沙发上铺床。把他们都安顿完之后霍比特人才筋疲力尽、闷闷不乐地回到自己的小床上。他心中暗暗打定了主意明天早上绝对不会起个大早给大家做该死的早餐。图克家的热血已经渐渐冷却了他实在不确定明早会不会和大家一起踏上冒险的征程。

躺在床上时他听见梭林依旧在隔壁最好的卧室内轻轻哼着

越过冰冷而又雾蒙蒙的大山
在那深深地下洞穴已有千年
我们一定要赶在天亮前出发
把久已忘却的黄金寻回眼前。

比尔博就在这萦绕耳畔的歌声中睡去了这歌让他做了一串很不舒服的梦。待他醒来时天已经亮了很久了。

第二章 烤羊腿

Roast Mutton

比尔博腾地跳了起来穿上晨衣来到饭厅。饭厅里空无一人但可以看得出来有过一顿丰盛然而却是匆忙的早餐。屋子里乱得一塌糊涂厨房里堆着没有洗的餐具。他所拥有的每个锅子和罐子似乎都被用过了。接下来的清洗工作凄惨而又真切让他终于确信昨晚的派对不是他噩梦的一部分尽管他心里是如此盼望的。一想到这伙人没有带上他就走了而且一点也没有想要叫醒他的意思“可连一声谢都没有。”他想道他真的感到如释重负然而不知怎的他又忍不住略略感到有点失落。这种感觉让他大吃一惊。

“别犯傻比尔博·巴金斯”他自言自语道“都这把年纪了还去想什么恶龙和那些稀奇古怪的冒险”于是他穿上围裙点上火烧了开水把所有的餐具都给洗了。然后他在厨房里好好用了顿精致的早餐才离开了饭厅。这时屋外的阳光一片灿烂前门敞开吹进一阵阵温暖的春风。比尔博开始大声吹起口哨快要忘记昨晚的事情了。事实上当甘道夫走进来的时候他刚在饭厅坐下对着敞开的窗户准备再吃第二顿精致的早餐。

“我亲爱的朋友”甘道夫说“你到底准备什么时候来啊你不是还说要‘早点动身’吗——可现在你看看都已经十点半了你却还在吃早餐他们给你留了纸条后走了因为他们已经等不及了。”

“什么纸条”可怜的巴金斯先生慌张地问道。“天哪”甘道夫说“你今天早上可真是不在状态啊——你竟然没有打扫壁炉”“这和纸条又有什么关系光是清洗十四个人的餐具就够我忙活的了”“如果你打扫了壁炉就会在钟下面发现这个。”甘道夫递给比尔博一张纸条当然是用比尔博自己的便条纸写的。纸上是这样写的

梭林和大伙儿向飞贼比尔博问好对您的款待我们谨献上最诚挚的感谢我们也满怀谢意地接受您为我们提供的专业协助。我们给予您的条件如下事成即付的酬金数额不超过全部获利如果有的十四分之一全部旅途花费无论事成与否如您不幸亡故丧葬费用会由我们或我们的代表承担若我们亡故您无须承担我们的丧葬费用。

由于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打搅您宝贵的睡眠所以我们提前动身以进行必要的准备并将在傍水路的绿龙客栈恭候您大驾光临。请务必于十一点整抵达我们相信您会守时的。

您最忠诚的朋友

梭林和伙伴们敬上

“只剩十分钟你得跑着去了。”甘道夫说。“可是——”比尔博说。

“这个来不及说了。”巫师说。

“可是——”比尔博又说。

“那个也来不及说了快给我走”

比尔博直到自己生命的尽头都不记得自己当时是怎么做出下面这一切的他出了门没戴帽子、没带手杖、没带钱没带任何平常出门会带的东西。第二顿早餐才吃了一半就扔在那里碗盘也没洗他把钥匙朝甘道夫手里一塞就用他那双毛毛脚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飞奔了起来跑过街道跑过大磨坊越过小河接着又跑了有一哩多。

等他上气不接下气好不容易在钟敲十一响时赶到傍水路这才发现自己竟然连手帕都没带上一条“真棒”站在客栈门口观望他的巴林为他喝彩道。

此时其他人也都从村庄大路的拐角冒了出来。他们一个个都骑着小马每个小马背上还驮着各式各样的行李、包裹和各种随身用具。其中还有一匹非常矮的小马显然是给比尔博留的。

“你们两个赶快上马我们马上出发”梭林说。

“我实在很抱歉”比尔博说“可我忘了戴帽子手帕也落在家里了身上连一毛钱都没有。准确地说我是在十点四十五分才看到你们的留言的。”

“没必要那么精确”杜瓦林说“也没必要担心这趟旅程你只能不用手帕和许多其他东西了。至于帽子嘛我的行李里面还有一套多余的斗篷和兜帽。”

就这样在五月即将到来前的一个晴朗的早晨他们慢慢骑着装满行李的小马一齐踏上了旅程。比尔博戴着从杜瓦林那里借来的一顶深绿色的兜帽有些破旧和深绿色斗篷。这两样东西对他来说都太大了些让他显得相当滑稽。他老爸邦果见了他这副模样会作何感想可是让人连想都不敢想。惟一让他感到舒服的地方是至少人们不会把他误认为矮人因为他没有留胡子。

他们骑了没多久就碰上了甘道夫威风凛凛地骑着大白马而来。他带来了很多的手帕还有比尔博的烟斗和烟草。因此在那之后这一伙人赶起路来就都心情畅快了一路上都在说着故事唱着歌只有停下来用餐的时候才会稍稍中断一下。虽然停下来用餐的次数不像比尔博希望的那么频繁但他还是开始慢慢觉得冒险其实并不是那么糟糕的。

一开始他们经过的是霍比特人的土地这是一片值得人尊敬的开阔乡野居民都是些正直而又体面的人道路平整点缀着一两间客栈间或会遇到一位从容赶路的矮人或是农夫。接着一行人来到了说陌生语言的区域人们唱的歌谣也是比尔博之前从未听到过的。再接着他们就深入到了野地这里没有住户没有客栈道路的情况也越来越糟。前方不远处是阴郁的山丘因着树木而呈现出黢黑的颜色山势也变得越来越高起来。有些山丘上有古旧的城堡它们那邪恶的外表让人觉得仿佛是由邪恶的人们所建造的。那天的天气突然变得很是糟糕让一切看上去都显得十分阴郁。大多数时候这里的天气都像明媚的五月该有的那样美好得简直像老旧的快乐传说但现在却是又湿又冷的。在野地行路时他们虽然有时必须要露营但至少天气是干燥的。

“这鬼天气就像快到六月了一样。”比尔博一边跟在其他人身后在一条满是泥浆的道路上啪嗒啪嗒地走着一边嘴里嘟囔道。这会儿已经过了下午茶的时间天上下着滂沱大雨而且从早上一直下到现在。雨水从兜帽上滴进他的眼睛里斗篷也湿透了。小马非常疲倦在石头路上蹒跚而行其他人也都垂头耷脑地懒得说话。“我敢肯定这雨水一定已经渗进了干衣服里面还流进了我们装食物的袋子。”比尔博在心中思忖“我干吗要跟人家来趟飞贼什么的浑水真希望我这会儿是在自己美妙的洞府家中坐在壁炉旁边听着水壶咕嘟咕嘟开始滚的声音”这可不是他最后一次许下这种愿望

矮人们依旧慢慢地朝前走着没有谁回过头来注意一下霍比特人。在满天乌云的背后太阳肯定已经落下去了因为天色开始变得昏暗。他们此时正在走向一个深深的山谷有一条小河在谷底流淌。风势紧了起来河堤上的柳树弯下了腰在风中发出叹息。绵绵淫雨令小河的水涨了起来从北方的大山

和丘陵间奔流而下幸亏路上有一座古老的石桥不然他们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过河呢。

过完小河后天已经快黑透了。风势强劲把山冈上空的乌云吹得如破布般飞散露出一轮仿似在闲庭信步的月亮。这时大伙儿停了下来梭林嘟噜噜地说了几句有关晚餐的事情“而且哪里能找到干的地方睡觉呢”

这时他们才发现甘道夫失踪了。虽说他已经和他们走了这一路可他其实根本没提过他是要和他们一起冒险呢还是只是暂时和他们相伴行路。他吃得最多说得最多笑得也最多可现在却连影子都不见了

“偏巧就赶在最需要巫师的时候……”多瑞和诺瑞哀嚎道。他俩在用餐要有规律这点上和霍比特人有着相同的看法都主张多食多餐。

最终大家决定就地宿营。他们来到一丛树木之间虽说树下面稍微干一点但风会把雨从叶子上刮落滴滴答答的很是恼人。连火似乎也和他们捣起蛋来若在平时矮人们不管有风没风几乎能用任何东西生出一堆火来可这天晚上却怎么也不行即便是最擅长生火的欧因和格罗因也束手无策。

这时有匹小马突然无缘无故地受了惊吓冲了出去。大家还没来得及拦住它就冲进了河里。大伙儿好不容易把它拽出水面菲力和奇力还差点淹死小马背上驮着的行李全都被水冲走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那匹小马驮的主要食物这下子晚餐就吃不到什么东西了第二天的早餐就更别提了。

大家一身透湿无比郁闷地坐在地上口中骂骂咧咧。欧因和格罗因还在试着生火一边还相互斗着嘴。比尔博在伤心懊悔冒险并不如他想像那样尽是在五月阳光下骑着小马的快乐旅程。这时总是担任警戒与瞭望的巴林突然大喊起来“那边有光”不远处有座长着树木的小山丘有些地方树木长得相当浓密从树木构成的大片黑暗之中他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有一点光芒在闪耀那是一点红色的、温暖的光芒似乎是一团营火又像是几支火把在摇曳。

他们盯着亮光看了一会儿便开始争论起来。有些人说“没有”有些人说“有”有些人说只能去看了才知道反正不管怎样都比吃着少得可怜的晚餐、想着明早更少的早餐而且一整夜穿着湿衣服干坐着要好。

有人反对说“我们对这附近不熟而且这里也太靠近大山了现在旅人都很少走这条路。旧地图根本没用一切都变了变得更糟糕道路也没人守护。他

们没见过这里有什么国王甚至连听也没怎么听说过。在这里行路你越少向东问西就越不会惹麻烦。”又有些人反驳说“再怎么说我们也有十四个人哪”还有人问“甘道夫到底上哪儿去了”所有人都把这个问题重复了一遍。这时雨势突然比之前更猛了欧因和格罗因则索性打了起来。

他们这一打倒让大家停止了争论。“别忘了我们身边还有一个飞贼”大家说道于是他们匆匆开拔牵着小马尽可能小心谨慎地往亮光的方向走去。他们来到山脚下不久就走进了丛林中。他们朝山丘上走去但却看不到一条像样的道路就是有可能会通向一所房子或一处农庄的那种。他们在一片漆黑的树林中勉力前行一路上弄出不少窸窸窣窣、噼里啪啦、嘎吱嘎吱的声响当然也少不了咕咕哝哝和骂骂咧咧。

突然从不远处的树干间闪出了非常耀眼的红光。

“现在该轮到我们的飞贼露一手了。”大家说的是比尔博“你得去弄清楚这光亮是怎么回事有什么目的再看看是否一切都很安全。”梭林对霍比特人说“快去如果没情况就快点回来如果有情况就拼了命回来如果回不来就学两声谷仓猫头鹰叫再学一声长耳猫头鹰叫我们会尽力而为的。”

比尔博只好迈步前去侦察了他原本还想说明一下无论哪种猫头鹰他连一声都不会叫可想想也就作罢了。好在不管怎样霍比特人天生就能够在森林中悄无声息地移动他们对此是相当自豪的。在和矮人们一起赶路的时候比尔博曾经不止一次地抱怨过“矮人们就喜欢弄出那么大的响动”其实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哪怕有整队人马从离我们只有两呎远的地方通过在刮大风的晚上估计也什么都听不见。比尔博一步步向那点红光走去他发出的响动恐怕连黄鼠狼听见了都不会抖一下胡须。因此他一路顺利地来到了火光跟前——这光亮果然是火——一个人也没有惊动。以下就是他所见到的。

三个身形非常高大的人围坐在一个榉木燃起的特大火堆旁正用长长的木棍叉着羊腿在火上烤一边还舔着手指间流下的肉汁。空气中飘散着令人垂涎的香味儿。他们身边摆着一桶好酒这些家伙都用酒壶对着嘴在喝。可这些家伙其实是食人妖一看就知道是食人妖。即使是平时不大出远门的比尔博也能够看出来从它们肥硕的脑袋、它们的个头儿、它们腿的形状全都能看得出来更别提它们的语言了那根本不是人们在客厅里使用的文明语言。

“昨天吃羊腿今天吃羊腿奶奶的明天该不会还是吃羊腿吧”

一个食人妖说道。

“已经好久连屁大一块人肉都没吃过了。”第二个食人妖说“妈妈的威廉不知道到底在想什么把我们带到这种鬼地方来真他妈想不通——而且酒也不够喝了。”他用手肘捅了捅正在大口喝酒的威廉。

威廉被他捅得呛了一口酒。“闭上你的鸟嘴”等他回过气来之后他立刻说道“你个蠢东西难道你以为会有人留在这里乖乖等着你和伯特来吃吗自打我们从山上来之后你们俩已经吃掉了一个半村子的人了难道还嫌不够吗我们的运气已经不错了我替你们弄来了这么肥美的羊肉你个狗东西应该说声‘谢谢你威尔[1]’才对。”说罢他狠狠地从在烤的山羊腿上咬了一口肉下来用袖子抹了抹嘴。

是的食人妖一般来说都是这副德性即使那些只有一颗头的家伙也是如此。比尔博在听完这一切之后本该立刻有所举动的。他要么悄悄地跑回去警告朋友说那里有三只高大的食人妖心情相当不好可能会想要烤矮人甚至小马来换换口味要么他可以身手敏捷地干些飞贼的勾当。一个真正一流的、能成为传奇的飞贼会在这个时候从食人妖身边顺走点东西——只要能办得到这样做几乎总是颇有价值的——比如把羊腿从烤肉叉上摘下来偷走他们的啤酒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如果更实际一点不那么讲究飞贼的职业声誉的话还可以在它们察觉之前把三个食人妖一人一刀给结果了这样大家就可以开开心心地度过这一晚了。

这些比尔博都知道。有许多事情他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亲自做过但都从书里读到过。眼前的景象既令他感到惊恐又令他感到恶心。他真希望自己此时此刻是在几百哩之外但是——不管怎样他不能就这样空着手就回去见梭林和伙伴们。他直起身子在暗影中踌躇了片刻。在他听过的形形色色的飞贼故事中从食人妖的口袋里偷东西似乎是最不费力的于是他静悄悄地潜到威廉身后的大树后面。

伯特和汤姆起身来到酒桶边威廉又倒了一壶酒正在喝着。这时比尔博鼓起勇气将小手伸进威廉的超大口袋中。那里面有个钱包对比尔博来说大得就像个提包。“哈”他小心翼翼地把钱包往外掏一边觉得自己正在对这种新工作渐渐进入状态“这才只是开始呢”

这的确只是开始而已食人妖的钱包是会祸害人的这个也不例外。“呃你是谁啊”钱包一离开口袋就有尖尖的声音叫了起来威廉马上转过身来还不等

比尔博躲入树后就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天哪伯特来看看我抓到啥了”威廉说道。“这是什么东西”另两个食人妖走了过来。“哎呀呀这我可不认识哎你是啥玩意儿”“比尔博·巴金斯我是个飞——呃——霍比特人。”可怜的比尔博浑身筛糠般地抖着脑子里拼命在想怎样才能在自己被这些食人妖掐死之前发出猫头鹰的叫声来。“飞蛾霍比特人”他们有些惊讶地说。食人妖的理解力相当迟钝对任何新事物总是疑神疑鬼的。“可飞蛾霍比特人跟我的口袋又有什么关系呢”威廉问道。“你知道他们怎么个吃法吗”汤姆问。“试试不就行啦。”伯特说着就拿起了烤肉的钎子。“这么小一个人儿等剥了皮去了骨还不够塞牙缝的呢。”说这话的威廉已经酒足饭饱了。

“说不定附近还有像他这样的我们可以拿来做派。”伯特说“嘿这周围的林子里还有没有像你这样偷偷躲着的你这只可恶的小兔子”他边说边打量着霍比特人的毛毛脚接着一把抓住他的脚把他倒着拎了起来晃了好几下。

“有有很多。”说完这话比尔博才想起不该出卖朋友。“没没有一个也没有。”他连忙补了一句。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伯特这次又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正过来给拎着。

“我说的是”比尔博呼吸急促地说道“好心的先生们请你们千万别把我给烤了我自己就是个好厨师我煮的菜比我自己要好吃多了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我会给你们露一手烹饪绝活的为你们做一顿超棒的早餐只要你们别把我当晚餐吃了就好。”

“可怜的小讨厌鬼。”威廉说道。他已经吃撑了又喝了很多啤酒“可怜的小讨厌鬼让他走吧”

伯特说“不行得先搞清楚他刚才说的‘有很多’又‘一个也没有’是什么意思我可不想在睡觉的时候喉咙被人割开抓住他的脚趾放到火上烤看他说不说”

“这我可不答应”威廉说“他可是我抓到的。”

“你可真是个胖蠢蛋威廉”伯特说“今晚之前我就这样说过胖蠢蛋”

“你才是傻瓜呢”

“你没资格这样说我威尔·哈金斯”话音未落伯特一拳就打中了威廉的眼睛。

接着局面就演变成了一场混战。比尔博虽然受了惊吓但好歹还有点头脑所以伯特一把他撂到地上他还赶在他们俩一边大声用各种恰如其分的脏话辱骂对方一边像野狗般地厮打到一起之前赶紧从两双大脚会踩到的线路上躲开。没过多久两个食人妖就互相扭作一团又踢又打的差点滚进火堆中。汤姆则用树枝朝两个家伙同时打去希望他俩能恢复理智——然而这当然只是令他们变得更加暴躁如雷。

本来比尔博正好可以趁此大好时机离开但他那双可怜的小脚被伯特的大爪子差点给捏扁了胸口的气还没捯上来脑袋也还晕晕乎乎的。因此他躲在火光照不到的地方躺在地上喘大气儿。

就在打斗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巴林赶来了。矮人们隔了一段距离就听见了这里的吵闹声在等了一段时间既没等到比尔博回来也没听到像猫头鹰的叫声之后他们便一个接一个地悄悄朝火光摸了过来。汤姆一看见巴林出现在光亮中立刻发出一声可怕的咆哮。食人妖一看到矮人的样子就讨厌特别是没煮熟的。伯特和威尔马上停止了打斗大喊着“拿袋子汤姆快”巴林正在这一团骚乱中寻找着比尔博还没等他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个袋子便从天而降接着他就给撂倒在了地上。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还会有更多要来呢。”汤姆说“很多又一个也没有肯定就是这个意思。飞蛾霍比特人‘没有’矮人‘有很多’。应该就是这么回事。”

“我想你是对的。”伯特说“我们最好躲到火光照不到的地方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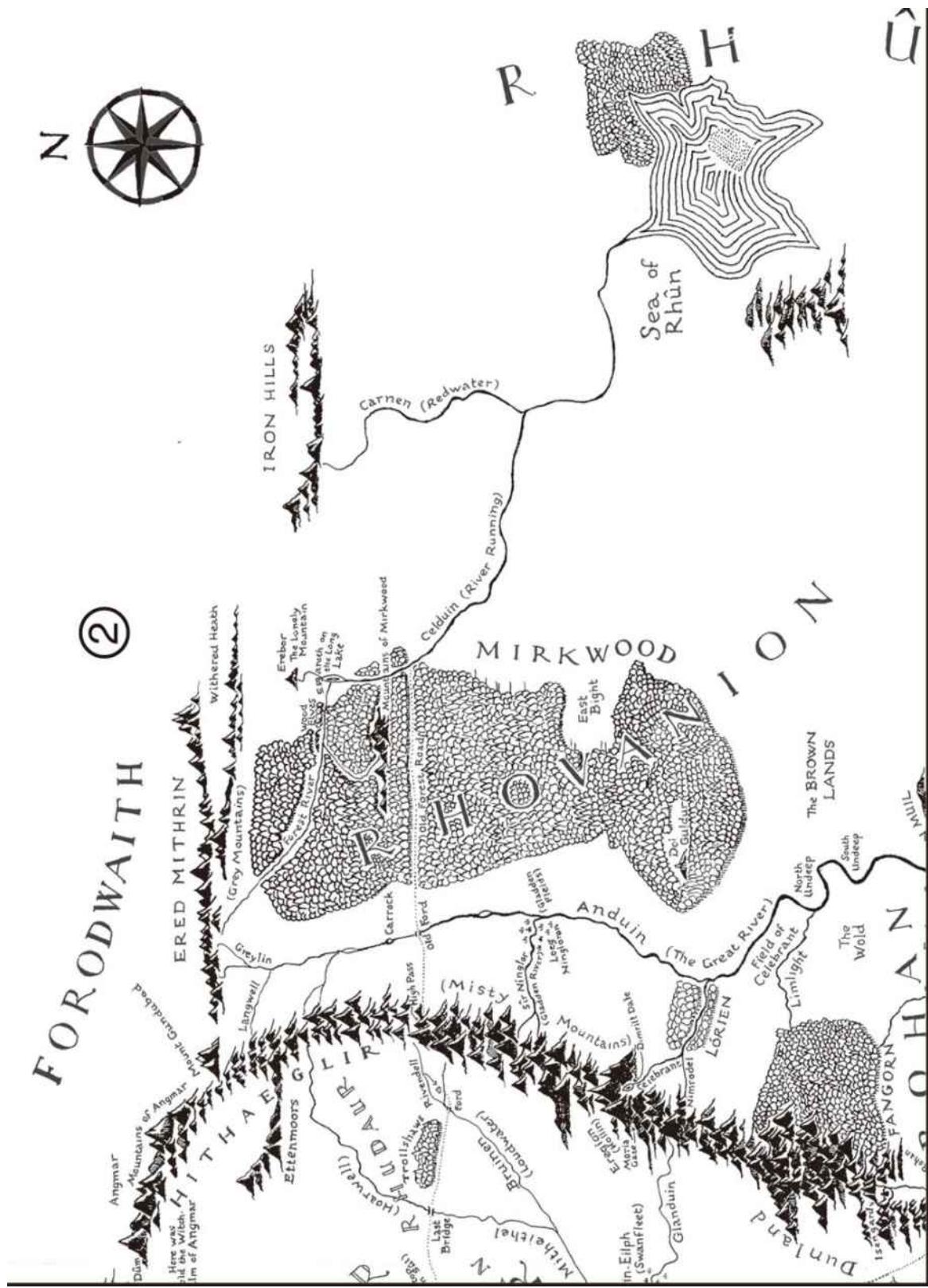
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三个食人妖手中拿着原先用来装羊肉和其他抢来东西的袋子在暗影中守候着。每当有哪个矮人走过来时看火堆看地上翻倒的酒壶看啃过的羊腿时突然便会有一个臭烘烘的袋子“噗——”地罩住他的头把他撂倒在地。很快杜瓦林就躺到了巴林身边菲力和奇力装在同一个袋子里多瑞、诺瑞和欧瑞则叠成一堆欧因、格罗因、比弗、波弗和邦伯最不舒服因为他们被堆在火堆旁。

“这是给他们一个教训”汤姆说因为比弗和邦伯像矮人陷入绝境时都会做的那样拼死抵抗给他们惹了不少麻烦。梭林是最后一个而他没有像其他

矮人那样毫无察觉就着了道。他来的时候就预料到会有危险不需要看见朋友的脚从袋子里面伸出来就知道事情有点不对劲。他站在有一段距离的阴影中说“这是怎么回事是谁把我的人都给打倒了”

FORODWAITH

2



“是食人妖”比尔博躲在树后面喊道。大家都已经忘记了他的存在。“他们正拿着袋子躲在灌木丛里呢”他说。

“哦是吗”梭林说完不等食人妖来得及向他扑来便一个箭步跳到火堆跟前抓起一根燃着火的大树枝挥舞起来。伯特来不及跳开被树枝戳中了眼睛暂时退出了战斗。比尔博尽了全力来帮忙他拼命抓住汤姆树桩般的大粗腿但汤姆抡起一脚把火烬朝梭林脸上踢去这一踢就把比尔博甩上了灌木的枝梢。

汤姆只顾了踢却不料牙齿挨了梭林一树枝被打掉了一颗大门牙。

这家伙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号。可就在此时威廉从后面扑了过来用袋子套住了梭林的头把他撂倒战斗于是就结束了。现在矮人们的处境可是都很不妙了他们全都给结结实实地捆在了袋子里身边坐着三名愤怒的食人妖其中两个家伙身上有烧伤或挨打的伤口让他们难以忘记争论着是该把他们慢慢烤来吃还是把他们剁得细细的煮来吃或者是坐到他们身上把他们挨个儿压成肉饼比尔博栖身在一丛灌木的顶梢衣服被撕破身上也破了好些口子。他吓得不敢动惟恐被食人妖听见。

直到这时甘道夫才赶了回来不过没有人看见他。食人妖刚刚作出决定先把矮人们烤熟待会儿再来吃他们——这是伯特的点子经过了好一番争论之后三个家伙终于达成了一致。

“现在烤不好要花一整夜呢。”有个声音说。伯特以为那是威廉的声音。

“威尔不要再吵了”他说“不然又要耗上一整夜。”“谁——谁要跟你吵”威廉以为刚刚说话的是伯特。“你。”伯特说。“你瞎说。”威廉顶了回去。这样一来之前的争论又重新开始了。最后他们决定把这些矮人剁得细细的煮来吃。于是他们找来了一个大黑锅接着就掏出了刀子。“煮着吃不好我们又没水要想找到水井什么的得走好远。”一个声音说。伯特和威廉以为这是汤姆的声音。“闭嘴”他们说“不然这事儿就永远干不成了。你要是在再说一句就自己去拿水。”“你们才闭嘴哩”汤姆觉得那是威廉的声音“我倒想知道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在吵架”“你个呆子”威廉开口骂道。“你自己才呆呢”汤姆回了一句。

于是争吵又从头开始而且比之前还要激烈最后好不容易他们才都同意坐到袋子上把他们挨个儿压成肉饼下次再来煮他们。“先坐哪一个呢”那个声音说。“最好先坐最后那个家伙。”伯特说他的眼睛刚刚才被梭林弄伤。他以为说话的是汤姆。“不要自言自语”汤姆说“不过你要是想坐最后那个家伙就去吧。到底是哪个呢”“就是那个穿黄袜子的家伙。”伯特说。“胡说是那个穿灰袜子的。”一个有点像是威廉的声音说道。“我敢肯定是要黄的。”伯特说。“的确是黄的。”威廉说。“那你为什么说是灰的呢”伯特不满地问道。

“我从来没说过是汤姆说的。”

“我才没说过呢”汤姆急道“是你”

“两票对一票闭上你的臭嘴”伯特说。

“你在跟谁说话呢”威廉问。

“住嘴”汤姆和伯特齐声说道“夜晚都快到头了再一会儿天就要亮啦咱们还是继续干活儿吧”

“曙光会照到你们所有人将你们化作岩石”一个有点像威廉的声音说道。但那不是威廉的声音因为就在那一刻晨光越过山丘树梢间传来大声的叽叽喳喳的鸟鸣。威廉再也没有机会开口说话因为他就站在那里变成了石头保持着被晨光照到时的姿势。而汤姆和伯特则变成石头定在那里眼睛还在看着威廉。直到今日这三个食人妖还是孤孤单单地矗立在那边只有鸟儿偶尔在它们头上停留。因为你们或许知道对于食人妖来说必须在天亮前遁入地下否则它们就会变回成制造它们所用的原料——岩石。这就是伯特、汤姆和威廉的下场。

“好极了”甘道夫从树后面走了出来又帮着比尔博从一株长满荆刺的灌木上爬了下来。这时比尔博才明白原来是巫师用自己的声音让食人妖们彼此吵闹不休直到天光降临给了它们一个了断。

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解开袋子把矮人们放出来。他们都给憋坏了心情也给弄得糟糕透顶他们一点也不喜欢躺在那里听食人妖讨论是要煮他们、压扁他们还是把他们剁碎。他们逼着比尔博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解释了两遍气才稍稍有点平。

“想练偷东西也不挑个好时候”邦伯说“我们当时想要的只是火和食物而已”“就算换了这两样东西他们也不会太太平平地奉上。”甘道夫说“你们现在可是在浪费时间了。食人妖总想着要躲避阳光所以在它们出没之处的附近一定会有洞穴或是挖出来的地洞你们难道没想到吗我们一定得仔细找找”

他们在四周搜索着很快发现了这些食人妖通往树丛的石头脚印。他们沿着脚印往山上爬最后发现掩藏在灌木丛中的一扇通往岩洞的石门。但即使他们全体都用尽吃奶的力气推甘道夫也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咒语却就是打不开这道石门。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用”比尔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矮人们已经又累又气了“我是在食人妖打架那里的地上找到这东西的。”说着他拿出一把大钥匙尽管威廉一定觉得这是一把很小、很不容易发现的钥匙。很幸运的是这把钥匙在他变成石头之前从他口袋中掉了出来。

“你干吗不早说”大家齐声喊道。甘道夫抓过钥匙插进钥匙孔中再用力一推石门便向后打开了大家一起进了石洞。石洞的地面上有很多的白骨空气中飘着一股难闻的味道。不过架子上、地上倒是胡乱堆放着许多食物。石洞中到处散乱着掠夺来的财物从黄铜扣子到堆在一个角落里的装满金币的坛子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墙壁上还挂着很多衣服——对食人妖来说明显太小多半是从那些被害人身上扒下来的——在这些衣物之间还有各种款式、形状和尺寸的剑其中两把特别吸引他们的目光因为它们拥有美丽的剑鞘和镶嵌着宝石的剑柄。

甘道夫和梭林各自拿了一把比尔博则拿了一把带鞘的刀子。这对食人妖来说大概只能算是装在口袋里的小刀但对霍比特人来说却已经可以算得上是短剑了。

“像是好剑哪。”巫师将剑从鞘中拔出一半好奇地打量着“这不是食人妖自己做的也不是这一带的人类工匠现在能够制作出的。等我们把上面的如尼文解读出来应该可以知道更多它们的来历。”

“快走吧我可不想再闻这股臭味儿了”菲力说。于是大家把一坛坛金币搬了出去接着是那些没被食人妖碰过看着还能吃的食品还有一桶依然是满满的麦芽酒。这时他们才觉得该吃早餐了由于每个人都已经饿得前胸贴了后背所以大家抓过从食人妖洞里得来的食物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连头都

不曾抬过一下。他们自己原先准备下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了现在一下子又有了面包和奶酪、一大桶麦芽酒还有可以放在营火的余烬里烤的火腿。

吃完以后大伙儿便睡下了因为刚刚过去的一晚上一直都在折腾。这一觉一睡就睡到了下午。醒过来之后他们牵过小马装上一坛坛金币将它们运到离小道不远的河边非常隐密地埋了起来还对这批财宝施了很多的魔法为的是万一将来他们还有命回来时能重新找到这些财宝。忙活完之后他们又全都再次上马继续沿着山路向东方慢慢行去。

“我能否问一下你之前去了哪儿”梭林在和甘道夫策马并行时问道。

“去前面探了探。”甘道夫回答。

“是什么让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赶回来了呢”

“又回头探了探。”他不紧不慢地说。

“你说得倒轻巧”梭林道“但你可以说得更清楚一点吗”

“我去前面探路因为不用多久前方的道路就将变得危险而又艰难了。此外我还操心着要补充一下我们带的那一点点给养。不过我没走出多远就遇上了几个从幽谷来的朋友。”

“那是什么地方”比尔博问道。

“别插嘴”甘道夫说“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再走几天就能到那儿了到了你就自然会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我刚才说到我碰到了两个埃尔隆德的人他们因为害怕食人妖所以正在匆忙赶路。就是他们告诉我说有三个食人妖从山上跑了下来在离大路不远的森林里面住了下来它们不仅把这附近的人都给吓跑了还攻击过路的旅人。

“我立刻就感到我必须回来。我朝后一看看见远处有火光就向着火光赶了回来。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吧。拜托你们下次务必小心一点不然我们哪儿都到不了”

“谢谢你”梭林由衷地说道。

[\[1\]](#) 原文为Bill。——译者注

第三章 短暂的休息

A Short Rest

那天尽管天气渐渐转好了但他们既没有唱歌也没有讲故事。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也没有。他们开始感觉到危险就在道路两边不远的地方。他们在星光下露营马能吃的东西比他们要多因为到处都是青草而他们包里的给养即使把从食人妖那边得来的算进去也没有多少。一天早上他们在旅途中遇到了一条河他们找了一处河面开阔、水不深的地方渡河流水撞到石头上溅出水沫满耳皆是水声。对面的河岸又陡又滑在好不容易牵着小马爬上堤岸后他们才发现大山已经兀然出现在了眼前。从此处到距离他们最近的山脚看来已经只需要一天的旅程了。虽说在褐色的山坡上稀疏洒落着几团阳光可大山还是显得幽暗而又阴沉。在当面的山坡后面白雪皑皑的山顶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芒。

“那就是我们要去的那座山吗”比尔博瞪大眼睛望着山用严肃的口吻问道。他以前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大的东西。

“当然不是”巴林说“这只不过是迷雾山脉的边缘而已我们得穿过去或者翻过去或者从底下钻过去只有这样才能够进入山那边的大荒野。即使翻过了山脉要到东方的孤山也还要好长的一段路呢斯毛格就在那里趴在我们的宝藏上。”

“哦”比尔博叹了一声与此同时他感到了这辈子前所未有的疲倦这让他又想起了自己的霍比特洞府洞府中自己最喜爱的客厅和客厅炉火前那把舒适的椅子还有水壶烧开时咕嘟咕嘟的声音。啊这绝对不会是他最后一次想起这些东西

现在带路的是甘道夫。“我们绝对不能够离开大路不然就完蛋了。”

他说“我们首先需要食物然后是在确认安全的环境中休息——还得找到正确的道路越过迷雾山脉不然很容易就会迷路迷了路就只能回来如果能记得来的话再从头开始走。”

大家问他这是往哪儿走他回答道“你们之中有些人应该知道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大荒野的边缘。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个很隐蔽的美丽山谷那就是

幽谷埃尔隆德就住在那里他们称其为最后家园。我已经请朋友捎了个口信过去他们正等着我们去呢。”

这话很中听有人等着让人很感安慰但眼下他们可还没到而且听甘道夫这话要在山脉西边找到这最后家园似乎并不那么容易。在他们的面前并没有树木、山谷或是丘陵之类的东西夹出一条路来只有一面庞大的斜坡缓缓地上升一直升到与最近的大山山脚相连。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石南和剥落的岩石构成了其主要的色块零星点缀着一块块绿色的草皮和几线绿色的苔藓昭示着水或许存在的地方。

上午过去下午到来虽然走了这些时候但在这一片寂静的荒原中依旧没有见到任何人烟。他们渐渐感到有些不安因为他们这才发现幽谷可能隐藏在从这里到山脉之间的任何地方。他们一路上和一些山谷不期而遇这些山谷不但狭窄而且两边都十分陡峭总是突然呈现在他们脚下。他们低头一看会惊讶地发现下面有树谷底竟然还有流水。有些溪谷窄得他们几乎可以一跃而过但却深得居然还有瀑布隐在其间。有些幽暗的山谷既跳不过去也陡得让人无法攀缘而下。路上还能见到沼泽有些看上去绿莹莹的很是怡人花草长得茂盛艳丽但如果有哪匹小马驮着行李走过的话就会陷进去再也出不来了。

从之前渡过的浅滩到大山脚下之间的这片土地的确比大家估计的都要广大得多。比尔博对此感到震惊。惟一的道路铺着白色的石头有些很小有些则很大被苔藓或石南半覆着。这些大小不一的石头凑在一起使得这条路走起来十分艰难虽然他们有甘道夫带路他看上去似乎对该怎么走知道得很清楚。

甘道夫观察石头的时候脑袋左右摇动胡子甩来甩去大家也就跟着他一直走可直到天快黑的时候他们的搜索似乎并没有任何要到头的样子。下午茶的时间早就过了晚餐时间看来马上也要过了。四处有许多蛾子飞来飞去因为太阳已落而月亮还没升起所以光线变得相当昏暗。比尔博的小马开始在草根和石头上磕磕绊绊了。这时他们的脚下突然出现了一个陡峭的下坡甘道夫的马险些从坡上滚了下去。

“终于到了”他大喊了一声其他人纷纷聚拢过来看着底下。他们看见下面很深的地方有个山谷可以听见河水在岩石河床上奔流空气中充满着树木的芬芳在河对岸的山谷中有一点亮光。

比尔博永远忘不了他们是怎样在昏黄的暮色中沿着蜿蜒曲折的陡峭山路磕磕绊绊地下到秘密山谷——幽谷中的。随着他们逐渐下行空气变得越来越温暖松树的气味让他昏昏欲睡。比尔博的脑袋时不时地耷拉下来有好几次差点从马背上摔下来或是把鼻子撞到了马脖子上。又往下走了一会儿他们的精神渐渐振作起来树木换成了榉树和橡树在暮色中给人带来一种舒服的感觉。当他们来到河流边缘、比河岸只略高些的开阔草地时随着阳光的消失草地上的绿色几乎完全褪尽了。“嗯嗯闻起来有精灵的味道”比尔博这么想着就抬起头来望着天空中的星星它们正发出耀眼的蓝光。就在此时树林中传来了一阵夹杂着欢笑的歌声

噢你们在做什么呀

你们要去哪里

你们的小马需要钉马掌啦

小河水哗哗流啊

噢哗啦啦啦啦

流在山谷里

噢你们在找寻什么呀

你们要去向何方

柴薪正在冒烟呀

燕麦饼正在炉子里烤

噢淅沥沥沥沥

山谷乐逍遙

哈哈

噢你要去哪里啊

胡子飘呀飘。
不知道是哪阵风呀
把巴金斯先生
还有巴林和杜瓦林先生
在六月时节
送来了山谷
哈哈
噢你会留下来吗
还是到处转悠
你的小马已经迷了路
天色也在渐渐暗去
到处转悠真是傻啊
留下来才真高兴哇
听吧听吧
听到天色黑了又亮
听我们的欢歌
哈哈

他们就这样在树林中笑着唱着我敢说你们一定会觉得这歌唱得有点乱七八糟的可他们并不在乎你要是跟他们这么说他们只会笑得更加厉害。他们当然就是精灵。没过多久随着暮色渐沉比尔博看到了他们的身影虽然平时很少能见到他们但他爱这些精灵们不过他也稍稍有点怕他们。矮人们和

精灵处得不太好即便是像梭林和他那些朋友们那样有头有脸的矮人也觉得他们很愚蠢其实这样想才叫笨呢或是看到他们就头疼。因为某些精灵会取笑他们笑得最多的就是他们的胡子。

“哦哦”一个声音叫了起来“看哪霍比特人比尔博骑着匹小马我的乖乖太可爱了”

“真是可爱死了”

于是他们又唱起了另一首和我刚刚全文抄录下来的那首同样滑稽可笑的歌曲。唱完闹完一名高大的年轻人才从树林里出来走到甘道夫和梭林面前向他们鞠躬行礼。

“欢迎来到我们山谷”

“谢谢”梭林的话音里带了点粗声粗气但甘道夫已经下了马和精灵们开开心心地攀谈了起来。

那名精灵说“你们有点走偏了如果你们是想要找过河的惟一路径到河对面的房子去的话。我们会带你们踏上正途的但你们最好都走着去等过了桥再骑马。你们是准备留下来和我们唱会儿歌呢还是直接就继续赶路那儿已经在做晚饭了我都能闻得到炊烟的味道。”

照比尔博这种疲惫的样子他本来是很想要在此逗留一会儿的。如果你喜欢这类东西的话那么在六月的星空下听精灵们歌唱可绝对是不容错过的事情。另外他也想要和这些人私下里聊上几句虽然他之前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但他们似乎不仅知道他的名字还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打听一下他们对他此次冒险作何感想或许会很有趣。精灵们知道许多东西还特别善于打探消息这片土地上的各个民族在发生些什么事情没有他们不知道的他们传播起消息来快得像流水甚至比流水还要快些。

可是矮人们全都想要尽快吃到晚餐不想留下来。于是他们牵着小马继续赶路被引到了正途上终于来到了河边。河水就像夏日夜间的山溪一样喧闹奔腾着。在太阳对山顶的积雪照了一整天之后它们到了晚间是照例会如此的。河上只有一座没有护栏的小桥窄得刚够小马走过去。所以过桥的时候他们只能一个接一个小心翼翼地牵着小马的缰绳慢慢走过去。精灵们带

来了明亮的灯笼站在岸边为他们照亮并在队伍通过时唱起了一首欢快的歌曲。

“老爹别把胡子泡到水里啊”他们对腰弯得差点手膝着地的梭林大喊道“它不用泡水就够长啦”“小心别让比尔博把所有的蛋糕都给吃了”他们大喊着“他已经胖得没法钻过钥匙孔啦”“嘘嘘各位好人哪祝你们晚安”甘道夫走在最后一个“山谷里也会有耳朵在听着啊有些精灵高兴起来话也太多了些。各位晚安”他们终于来到了最后家园发现那地方所有的门都大敞着。

这可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不过说故事嘛自然是奇怪的事情居多好事情和好日子没几句话就讲完了而且听起来也没多大意思但那些让人不舒服的、听了要心跳加速的甚至是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却可以成为一个好故事够人讲上好一阵子的。他们在那个地方待了很久至少有两个礼拜最后发现简直都走不了了。比尔博很愿意一辈子都待在那里甚至哪怕只要许个愿就能让他毫不费力地回到他的霍比特洞府他也懒得回去了。然而关于他们在此居住的情形却实在是乏善可陈。

这所房子的主人是一个精灵之友——所谓精灵之友就是那些其先祖早在历史开始之前就已经进入奇怪故事的人那时候邪恶的半兽人与精灵和北方的人类先祖展开连场大战。在我们故事所讲的那一段日子里世上仍有些人是精灵和北方人类英雄共同的后代房子的主人埃尔隆德就是这群人的首领。

他的面容高贵俊美如精灵贵族体格强健如战士足智多谋如巫师德高望重如一位矮人的国王性情和善又如同夏天。他曾出现在许多故事中但在我们这个关于比尔博伟大冒险的故事中他却只是一个小角色。不过角色虽小但如果各位一路看到最后便会发现他起的作用可是相当重要。无论你是想要吃东西、睡觉、工作还是讲故事、唱歌或者只是坐着发呆或是把所有提到的这些事情全都混在一起做他的房子都是一个完美的所在因为邪恶的事物无法进入这座山谷。

我真希望能有时间可以告诉你们哪怕只是几个他们在那所房子里听到的故事或是一两首他们在那里听到的歌。在那里没待几天所有的人包括小马便都变得神清气爽、身强体健了。他们的衣服得到了缝补身上的伤口得到了治愈脾气平息下去了而心中的希望则得到了加强。他们的袋子里面装满了粮食给养虽然分量不重却足够让他们能越过高山中的道道关隘。在这

里他们听到了最好的建议令他们的计划得到了改进。时间一眨眼来到了夏至的前夜待夏至日的太阳一升起他们便要重新踏上旅程了。

埃尔隆德认得各种各样的如尼文。那天他看了那些从食人妖洞窟里拿来的刀剑后说“这些不是食人妖打造的它们是古代的武器年代非常久远属于我的同胞——西方的高等精灵是在刚多林为了对抗半兽人的战争而打造的。它一定来自于恶龙的巢穴或是半兽人的宝库因为那个城市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被他们给摧毁了。梭林这上面的如尼文是这把剑的名字叫奥克锐斯特在刚多林的古代语言中是‘斩杀半兽人之剑’的意思这可是一把名剑啊。甘道夫你的这把名叫格拉姆德凛‘击敌锤’的意思曾经是刚多林的国王的佩剑。这两把剑可一定得好好保管哪”

“那几个食人妖不知道是怎么弄到这些宝剑的”梭林听埃尔隆德这么一说饶有兴趣地看着自己手中的剑。

“这我也说不上来”埃尔隆德说“不过或许可以猜测是你们所打败的食人妖从别的强盗那里抢来的又或许是古老大山的某个洞中遗留下的旧日赃物。我曾经听说在矮人与半兽人的战争之后在墨瑞亚的废弃矿坑中至今还有被人遗忘的宝藏在等着人们去寻找。”

梭林听了这些话稍稍在脑子里思忖了一下。“我将很荣幸地保管这把宝剑”他说“希望不久以后它可以再度斩杀半兽人”

“这个愿望恐怕进山以后要不了多久就有机会实现了”埃尔隆德说“不过先让我看看你们的地图吧”

他接过地图盯着看了许久然后摇了摇头。即使他并不完全认同矮人们冒险的行为和他们对黄金的热爱但他更痛恨恶龙和它们邪恶的暴行。一想到河谷城的废墟那曾经在镇上响过的欢乐钟声以及奔流河被烧焦的河岸他的心中就难过万分。此时一轮大大的银色新月正高挂天际。他举起地图来白白的月光从地图背后透了过来。“咦这是什么”他惊奇地说道“在普通的如尼文旁边还有月亮文字说的是‘大门五呎高三人并肩行’。”

“什么是月亮文字”霍比特人兴奋不已地问道。我以前告诉过你们他非常喜欢地图也喜爱如尼文、各种文字和巧妙的写法不过他自己写来则总是稍微显得有些单薄纤细。

埃尔隆德解释说“月亮文字也是如尼文但是你直直地盯着它看是看不见的。只有当月光从后面照过来的时候才能看见。它还有更精妙的设计那就是只有在和这些字写下的那一天处于同一个季节、同一种月形的时候这些字才会显示出来。是矮人们发明了这种文字用银色的笔来书写这只要问问你的朋友就知道了。这些字一定是在很久以前的夏至前夜在新月底下书写的。”

“上面写些什么”甘道夫和梭林齐声问道。尽管之前并没有出现过能读出这些文字的机会以后也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等来第二次机会但这件事居然是由埃尔隆德先发现了这让他们的面子多少有点挂不住。

“当画眉鸟敲打的时候站在灰色的岩石旁边”埃尔隆德念道“渐渐落下的太阳带着都林之日的余晖将照到钥匙孔上。”

“都林都林”梭林说“他是矮人最古老一族的祖先的祖先人称长须也是我家的始祖我是他的后人。”

“那都林之日是哪一天”埃尔隆德问道。

“是矮人新年的元旦”梭林说“大家都知道那是秋冬之交时秋天最后一个月的第一天。我们现在仍然把当秋天的最后一轮月亮和太阳一起在天空中出现的日子叫都林之日。不过这恐怕帮不了我们什么因为这些年来我们预测这个日子来临的技术已经慢慢失传了。”

“失不失传得到时候才能知道”甘道夫说“那上面还有什么别的吗”

“现在这样的月色之下看不出别的了”埃尔隆德边说边把地图递还给梭林。然后他们一起走到水边去看精灵们在夏至前夕的月光下舞蹈和歌唱。

第二天一早就是夏至的早晨美好而又清新是人们所能梦想得到的最好的天气湛蓝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太阳在水中跳着舞。大伙儿在告别的歌声中策马启程心中早已经为更大的冒险作好了准备对穿越迷雾山脉进入山后大地的路径已经谙熟于胸。

第四章 越过山岭钻进山内

Over Hill and Under Hill

通往山里的路有许多条越过山岭的隘口也有许多个但大多数的道路都只是骗人的假象带着人在山里转圈子或者通向死路。而大多数的隘口则有邪恶的东西出没或是埋伏着可怕的危险。矮人和霍比特人一来有埃尔隆德睿智的建议二来有甘道夫的知识与记忆因此他们踏上的是正确的道路这些道路把他们带到了正确的隘口。

在他们爬出了山谷好多天把最后家园甩在身后好多哩路之后他们依然在不停地往上走。这是一条艰难而又危险的路也是一条蜿蜒的路、孤独的路和漫长的路。此时他们回头就能看见已经离开的那片土地它们静静地躺在身后很下面的地方。在西面很远很远的地方所有东西呈现出一片淡淡的蓝色比尔博知道那里是他一切都那么安全、舒适的故乡那里有他小小的霍比特人洞府。这里的寒气已经越来越凛冽了劲风在岩石间呼啸而过。有时候正午的烈阳会晒融山顶的积雪让山上的大石松动然后顺着山坡急滚而下。这些石头有时会从他们之间穿过这算是很幸运的有时则会从他们头上飞过这就叫人心惊胆寒。夜晚则寒风刺骨叫人苦不堪言而他们也不敢唱歌或是大声说话因为回声是危险的山中的宁静似乎不喜欢被打破——能够例外的只有水流声、凄厉的风啸和岩石断裂的声音。

“山下面一定还是夏天呢。”比尔博想“大家一定在忙着晒稻草出去野餐什么的。照这个速度看来还没等我们开始从山那边下去他们都已经在收庄稼、摘黑莓了。”其他人的想法也和比尔博同样阴郁尽管他们在夏至当天曾满怀期望地和埃尔隆德道别当时他们以愉快的心情谈论着怎样穿过山脉然后在山那边的大地上放马驰骋。他们已经想到了怎样来到孤山密门之前或许那时刚好就是下一次同样的秋月之夜。“或许还刚好是都林之日呢。”他们说。只有甘道夫摇了摇脑袋什么也没说。矮人们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走过这条道路了但甘道夫走过他知道在这片大荒野之中自从恶龙将人类从这片土地上赶走半兽人又在墨瑞亚矿坑之战后秘密扩张自那时起这里有多少邪恶与危险在滋生着。只要你是前往大荒野边缘去进行危险的冒险那么即便是甘道夫这样睿智的巫师和埃尔隆德这样的好朋友制订的周全计划照样会有可能出问题。甘道夫作为一个睿智的巫师自然很清楚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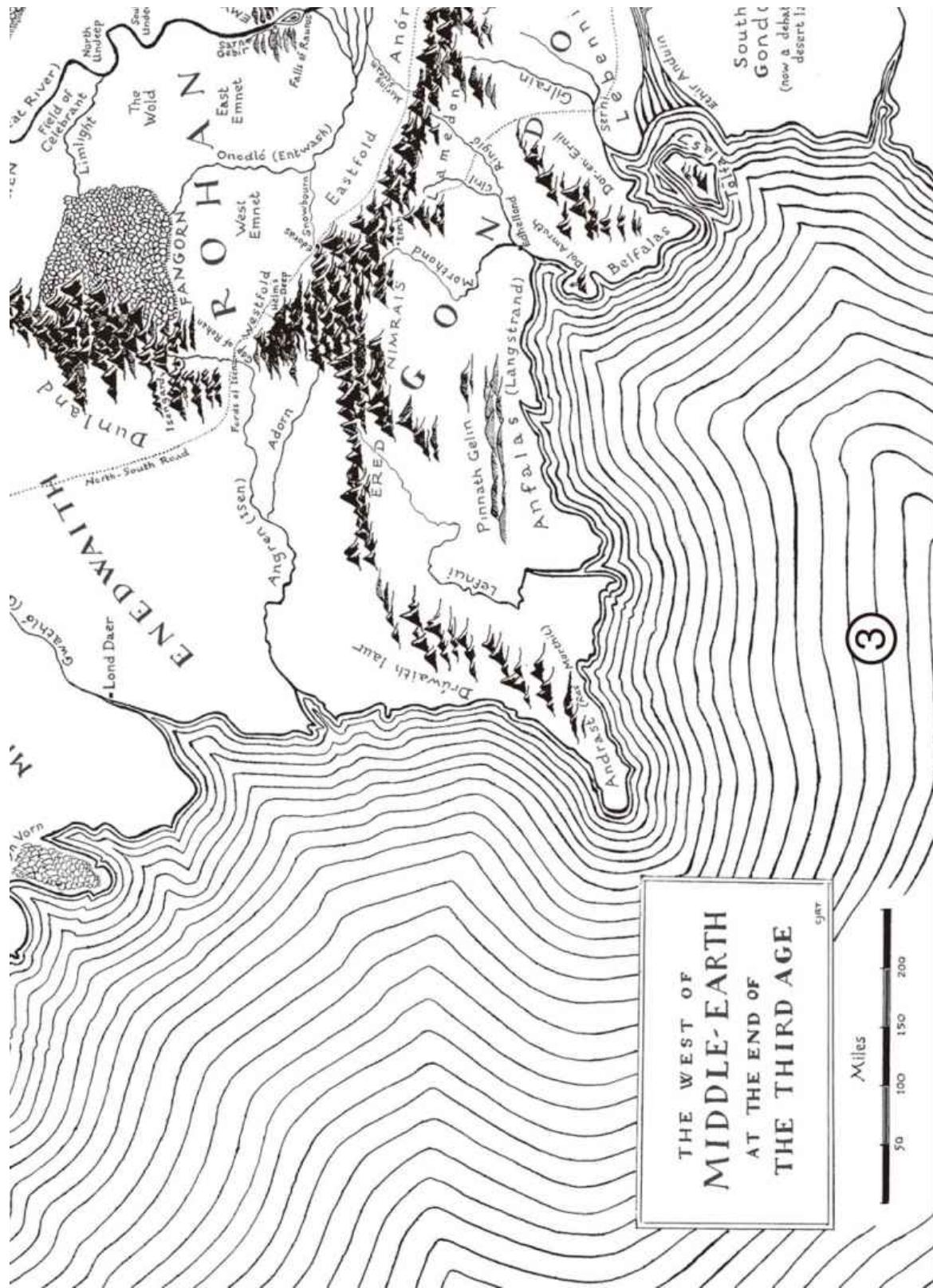
他知道总会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那些顶峰与谷地都显得那么孤单的巍巍高山是没有国王来统治的地方要越过那样的高山他几乎不敢奢望一路上会连一点可怕的冒险都不碰上。他们的确碰上了。刚开始一切都还顺利直到有一天他们遇到了一场大雷雨——事实上不仅仅是一场大雷雨简直就是一场雷暴。你也知道在平原上或是河谷中一场真正的大雷雨会有多么可怕尤其是两场大雷雨冲撞到了一块儿的时候。比这还要可怕的雷与电在山区的夜里共同肆虐再加上从东方和西方赶来构成一场混战。闪电劈在山巅岩石也为之战栗声声巨响划破空气隆隆地滚进所有的岩穴与山洞黑暗中充斥着压倒一切的噪音和突如其来的刺眼光芒。

比尔博这辈子从来没有看到过或者想到过还会有这样的景象。他们被困在一片狭窄的高处一边是陡直的峭壁下面是黑暗的山谷。他们躲在一块凸伸出来的岩石下面过夜比尔博盖了条毯子从头到脚一直都在抖个不停。当他借着闪电朝外看去时发现山谷对面的岩石巨人跑了出来相互用大石头扔来扔去当游戏在玩还抓起石头往山下的黑暗里扔那些石头要么把下面的树木砸得东倒西歪要么嘭的一声碎成许多小块。这时来了一团风雨风把雨水和冰雹朝四面八方抽打着如此一来凸出的岩石就连一点防护作用都起不到了。只一会儿工夫他们就被淋成了落汤鸡小马们也垂头耷脑地站在那里尾巴紧紧夹在后腿之间有几匹还害怕得哀嚎了起来。他们听见山坡上到处是巨人们的狂笑声和尖叫声。

“这样下去可不是个办法”梭林说“就算我们不被吹走、淹死或是遭雷劈我们也会被哪个巨人抓到当成足球给踢上天。”

“行啊你要是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就赶紧带我们去吧”甘道夫憋了一肚子的火他其实也对那些巨人的行为很看不入眼。

吵到最后的结果是派菲力和奇力出去寻找更好的躲避处。他们俩都拥有非常锐利的眼睛加之他们比其他矮人小了五十岁左右是矮人中最年轻的两个所以像这样的活儿通常都派给他们大家都看得出来要是派比尔博去绝对是白搭。如果你是想要找某样东西梭林就是这么跟这两个年轻的矮人说的学会怎么用眼睛看是最重要的。像平常那样随便看看当然也能找到东西但其实找到的并不总是你真正要找的东西。这次的情形便证明了果然如此。



很快菲力和奇力就在风中紧紧抓着岩石几乎是爬着回来了。“我们找到了一个干的洞穴”他们汇报道“就在转个弯过去不远的地方小马和所有的东西也都能挤得进去。”

“你们有没有彻底地检查过那个洞”巫师很清楚在大山里很少会有没被占据的山洞所以会有这样一句。

“检查过了检查过了”话虽是这样说的可其实大家都知道就算检查也没花多少时间因为他们没去多久就回来了“其实那个洞也没那么大没走多久就到头了。”

这说的当然就是洞穴的最危险之处有时候你不知道它们有多深或是背后的某条通路又会连向何处里面又有什么样的东西在等着你。但现在菲力和奇力带回来的消息似乎已经不错了。于是大家都站起身来准备动身。狂风依旧在凄号闪电依然在咆哮牵着小马赶路不是件容易事。可即便如此路还是感觉近了点没走多久就来到了有一大块岩石突出在山道上的地方。如果绕到大石后面就可以看到山壁上有个不高的拱门大小刚够小马卸下行李和马鞍后挤进去的。走进拱门之后风雨声被隔在了外面这要比四面八方都能听到要感觉好多了而且感觉巨人和他们扔的石头也威胁不到他们了。不过巫师不想冒任何风险。他点亮了魔杖——如果你们还记得不久前他在比尔博家的饭厅里也这样做过虽然那给人的感觉已经是很久以前了——借着魔杖的光芒把洞穴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

山洞的空间不算小但也没有大到让人觉得神秘莫测地面干燥几个角落看上去挺舒服的。在洞穴的一端有可以容纳小马的空间它们就乖乖地站在那里散着身上的水汽心里很高兴有这样的变化一边嚼着嘴巴前挂着的牧草袋。欧因和格罗因想在洞口生一堆火来烤干衣服但甘道夫根本不同意因此他们只好把湿了的衣物在地上摊开从行李里面拿出干衣服来换上。然后他们舒舒服服地盖上毯子拿出烟斗开始喷起烟圈来。甘道夫把他们喷出来的烟圈变成各种颜色驱策着它们朝洞顶一路舞去算是给大家逗个乐子。他们聊啊聊的忘记了外面的风雨只顾兴奋地讨论要用自己那份宝藏来干些什么当然得先拿到手不过在此时看来可能性似乎相当的大。说着说着大家就一个接一个地睡着了。而这就是他们最后一次用到他们带来的小马、行李、背包、工具和各种装备。

从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看来他们把小比尔博带来实在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不知怎的一直睡不着而等睡着时他又做起了很可怕的噩梦。他梦见山洞后方的一个裂缝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宽他心中恐惧万分却什么也喊不出来也无法动弹只能躺在那里看。然后他又梦见地板慢慢不见了他滑了起来然后开始跌落、跌落跌向不知何处。

梦到这里他害怕得惊醒了过来发现刚才的梦境居然部分成真了。山洞后方已经裂开了一条口子宽得已经成了一条通道。他正好及时看见最后一匹小马的尾巴消失在其间。他当然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叫喊是一个霍比特人所能喊出最响的声音以他们的身材来说这已经很让人吃惊了。

还来不及喊出“拿石头堵上”的话就从裂缝口子中跳出许多半兽人来高大的半兽人丑陋无比的半兽人许许多多的半兽人。每个矮人至少摊上要应付六个半兽人甚至连比尔博都不得不对付两个。还来不及喊出“快点燧石”的话矮人们就被抓住从裂缝里扛了过去。不过甘道夫是个例外这就是比尔博那声大喊的好处。甘道夫一眨眼就完全醒了过来当半兽人冲过去抓他的时候山洞中出现了一道可怕的闪光就像是划过了一道闪电随着一股火药的味道几个半兽人立刻倒地丧了命。

裂缝啪嗒一声关上了可是比尔博和矮人却被关在了另一边甘道夫在哪儿无论是他们还是半兽人都对此一无所知而半兽人也不想留在那边寻找答案。他们抓着比尔博和矮人们赶着他们快步前行。山洞十分的幽深黑暗只有在大山肚子里住惯了的半兽人才能看得清。山洞里的路径曲里拐弯错综复杂但半兽人知道该怎么走就像你们知道怎么到离家最近的邮局去一样。隧道不停地往下延伸空气已经闷热得让人受不了了。半兽人们非常粗鲁毫不留情地掐他们还用他们如石头摩擦一般刺耳的声音发出咯咯嘎嘎的怪笑。比尔博这次比上回被食人妖抓住脚趾头倒拎着的时候还要难过他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祈祷能回到自己可爱而又明亮的霍比特洞府里。当然这也依然不会是最后一次。

现在他们眼前出现了一点红色的微光。半兽人开始歌唱或者更应该说是难听的嘶吼其节拍正与他们扁平的双脚踏在石头上的脚步吻合把他们的俘虏震得一抖一抖的。

喀啦啪啦黑色的裂缝

抓呀拉呀掐呀逮呀
往下往下直达半兽人的城镇
快走小子
叮铃咚咙敲呀砸呀
榔头和钳子大锤和铜锣
轰隆隆轰隆隆在那深深的地下
呵呵小子
呼咻啪嗒鞭子抽打
使劲捶拼命打哭啼啼嗷嗷叫
干活干活看谁敢偷懒
只有半兽人可以痛饮只有半兽人可以大笑
长路绕啊绕直往地下跑
快下去小子

这样的歌听起来真的让人很害怕。在他们唱到喀啦啪啦和叮铃咚咙还有在呵呵小子那句中出现难听的笑声时山洞的墙壁都随之发出嗡嗡的回声。整首歌的意思实在是太明白不过了因为半兽人配合着唱歌还掏出了鞭子在唱到呼咻啪嗒时就抽到他们身上让矮人们在他们身前玩儿命地狂奔。当他们连滚带爬地跑进一个大洞窟的时候已经有好几个矮人在哭啼啼嗷嗷叫了。

洞窟中央点着一大堆火四周的墙上插着火把把洞窟照得亮堂堂的可以看见里面站满了半兽人。当他们看到矮人们跑着进来可怜的比尔博跑在最后离鞭子最近后面是拿着鞭子抽打、驱赶的半兽人时全都放声大笑跺脚拍手不亦乐乎。小马们先他们一步挤在了一个角落里所有的行李包袱全都敞

开着撂在地上半兽人们翻来搜去拿到鼻子前闻闻用手指拨来拨去然后你争我夺吵成一团。

这恐怕是矮人们最后一次看到这些非常出色的小马了这其中包括一匹快活而又结实的小白马那是埃尔隆德借给甘道夫的因为他原来那匹不适合走山路。半兽人爱吃马和驴子还有其他更恐怖的东西而且他们总是觉得肚子饿。不过此时此刻这些俘虏们还没空替小马们伤心他们心里想到的只有自己。半兽人将他们的手绑在背后把他们连成一串拖到洞穴的远端可怜的比尔博挣扎着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在一块扁平巨石上的阴影之中坐着一个身形巨大的半兽人他长着一颗硕大的脑袋身边簇拥着全副武装的半兽人手中拿着他们擅长使用的斧子和弯刀。半兽人残忍、邪恶而又歹毒他们虽然创造不出什么美丽的东西却也能制作出一些精巧的东西来。尽管他们通常邋遢而又肮脏但如果他们不怕麻烦的话他们在挖隧道和开矿方面可以跟矮人做得一样棒最多只输给矮人中最心灵手巧的那几个。锤子、斧子、刀剑、匕首、镐头、钳子还有各种刑具他们都能够制作得非常出色或者让别人照着他们的设计制作出来。这里所说的别人指的就是他们的俘虏和奴隶这些人必须不停地工作直到最后因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和见不到光明而死在地底。他们完全有可能发明过一些后来祸害过世界的机械尤其是那些可以一下子杀死许多人的精巧装置因为他们最喜欢轮子、动力装置和爆炸而且用这样的装置杀人可以最大程度免去他们亲自动手之苦。但在当时那个时代在那样的荒僻之地他们还没有进步姑且称其为进步吧到如此的程度。他们并不特别痛恨矮人对矮人的仇视并不比对所有人和所有事物的仇视更多他们尤其不讨厌那些听话的和有钱的矮人在某些地区他们甚至会和矮人中的败类结盟。但他们对梭林那一族却怀着特别的恶意这是因为之前提到过的那场战争之故但在我们这个故事里我们无暇细述这段往事。不过再怎么说半兽人对他们要抓的对象是不太在意的他们在乎的是要把活儿干得漂亮神不知鬼不觉的要让那些被抓的人还来不及抵抗就乖乖就擒。

“这些可怜的家伙是什么人”半兽人头领问道。

“是矮人还有这个”驱赶着他们的一个半兽人一拽拴着比尔博的链子比尔博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我们发现他们在我们的前门厅里躲雨。”

“你们是什么意思”半兽人头领转向梭林说“我敢打包票你们一定没安什么好心思该不会是来打探我们的秘密的吧你们这群小偷看你们就是一副贼样说不定还是杀人凶手和精灵之友嗯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矮人梭林愿为您效劳”梭林回答道——这只是客套话并不当真。“你所怀疑和推测的事情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只是就近找了个看起来没人用的山洞躲避一下暴风雨一点也没有想要打搅半兽人的意思。”这倒是千真万确的。

“嗯你自然会这样说啦”那半兽人头领说“那我能否请教一下你们在这大山里干什么是从哪儿来的又要往哪儿去事实上我想要了解关于你们的一切。并不是我有什么不知道的梭林·橡木盾我对你们这帮家伙已经了解得够多了不过你们最好还是说实话否则我可要准备一点特别不舒服的东西让你们尝尝了”

“我们这是要去走亲戚看看侄子外甥还有七大姑八大姨什么的只要是一个老祖宗的都想去看看他们住在这座环境宜人的大山的东边。”梭林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反正实话是肯定不能说出口的。

“他撒谎他是个超级大骗子”一名半兽人士兵在旁边插嘴道“我们去把这些家伙请下来的时候有好几个同伴被山洞里面的闪电给打中全都死翘翘了得叫他把这个解释一下”他一边说着一边捧出了梭林戴在身上的宝剑也就是从食人妖的洞穴里得来的那把。

半兽人头领一看见那把宝剑发出一声可怕的怒吼他手下所有的士兵都咬牙切齿开始敲打盾牌并跺起脚来因为他们一眼就认出了那把剑当年刚多林的美丽精灵在山中猎杀他们或是在他们的城墙外与他们厮杀时那把剑曾杀死过成千上百的半兽人。他们称呼它为奥克锐斯特“斩杀半兽人之剑”但半兽人们则简称其为“咬剑”。他们痛恨这把剑更痛恨携带这把剑的人。

“杀人凶手精灵之友”半兽人头领喊了起来“给我抽他们打他们咬他们嚼碎他们把他们扔到全是毒蛇的黑洞中让他们永世见不到光明”他气愤得从宝座上跳了下来张开大嘴朝着梭林冲了过来。

正在此时山洞中所有的灯火都灭了正中央那堆大火也扑的一声熄灭一缕青烟袅袅升起直直地向洞顶飞去白色的火星则四处飞溅直射入半兽人的人群中。

半兽人顿时乱成一团尖叫、哭嚎、嘶吼、推拽、奔逃、打斗、咒骂那种情形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就算你把几百只野猫和野狼放在火上慢慢烤那个乱劲儿也不能与此相提并论。火星在半兽人身上烧出洞来原先飞向洞顶的白烟又落了下来山洞里变得烟雾腾腾让半兽人伸手也见不到五指。没过多久他们就被彼此绊倒在地上滚成了一团相互间拼命撕咬着、踢打着就像全都发了疯一样。

突然间一把宝剑自己发出了光芒来。比尔博看见就在那个高大的半兽人依旧坐在那里气得晕晕乎乎的时候宝剑已经自己飞过去把他给刺穿了。他倒在地上就死了半兽人士兵们没等宝剑呼啸着飞回到黑暗中去就四下逃散了。

宝剑飞回到了鞘中。“快跟我来”一个平静而又威严的声音说道。不等比尔博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已经又像进来时那样快步走了起来依旧排在队伍的末尾依旧是在尽力快走一直往下走过了更多黑暗的通道身后半兽人大厅里的叫声在他身后变得越来越微弱。前方有一点微弱的火光在指引着他们。

“再快点再快点”那声音催促道“火把很快就会重新点燃的”

“等等”说话的是多瑞他那时也在队伍的后面正好在比尔博身边。他是个好心的矮人虽然自己的双手被绑着还是尽力把比尔博扛在了自己的肩膀上然后大家全都狂奔了起来耳畔是一片铁链的叮当之声。许多人跌倒了因为他们双手被绑住了无法保持平衡。没过多久他们停了下来这时他们一定已经身在山脉的中心了。

此刻甘道夫点亮了魔杖。救他们的当然是甘道夫不过刚才他们忙着逃命根本没空问他是怎么进到半兽人大厅来的。他再次拔出了宝剑它在黑暗中又自己发散出光芒来。这把剑只要附近有半兽人便会因剑上所带的杀气而闪出光芒。现在它因为欣喜于刚才杀死了山洞中半兽人的首领而发出了蓝色火焰般的亮光。它轻易地斩断了半兽人的铁链马上就让所有的俘虏都重获了自由。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这把剑的名字叫作击敌锤格拉姆德凛。半兽人管它叫“打剑”对它的仇恨比对咬剑还要深。奥克锐斯特也被甘道夫带回来了在刚才的那场慌乱中他劈手就从一个吓得簌簌发抖的卫兵那里把剑夺了过来。甘道夫总是能把大多数事情都考虑到虽说他不可能做到所有的事情但他在危难之时能为朋友做的总是很多很多。

“我们都到齐了吗”他一边说着一边鞠躬为礼将宝剑递还给梭林“让我来点点一这是梭林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奇力和菲力在哪儿呢哦在这儿哪十二、十三——还有巴金斯先生十四太好了太好了有时候情况会变糟但接下来又可能会变得更好。现在我们没有了小马没有了食物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背后还有一大群愤怒的半兽人所以我们还是继续向前走吧”

于是他们就继续前进了。甘道夫说得很对在他们身后已经经过的通道里开始听见从远处传来半兽人的响动和恐怖的叫声。这让他们以比之前更快的速度跑了起来因为可怜的比尔博根本连他们一半的速度都达不到——我告诉你们矮人们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可以用惊人的速度在地上滚着走——所以他们只能轮流来背着比尔博跑。

可再怎么样半兽人走得还是要比矮人快而且他们也更了解这里的道路这里的隧道是他们自己挖的更别提他们还憋着满腔怒火了。因此尽管矮人已经尽了全力身后的号叫与怒吼还是越来越近了。没多久他们就甚至能听见对方杂沓的脚步声了有好多双、好多双脚似乎就在他们刚刚经过的拐角那边。朝身后的隧道望去星星点点的火把亮光已经赫然在目可矮人们此时却已经筋疲力尽了。

“为什么哦为什么我要离开我的霍比特洞府啊”可怜的巴金斯先生在邦伯的肩膀上颠来颠去的时候开口抱怨道。

“为什么哦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可怜的小霍比特人带来寻宝啊”可怜的胖子邦伯也回了他一句抱怨。他又热又怕走得摇摇晃晃汗水不断顺着他的鼻子往下滴落。

这时甘道夫来到了队伍的后面梭林和他在一起。在转过了一个很陡的弯之后甘道夫喊了一声“是时候了梭林拔剑”

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而半兽人也不喜欢这样的局面。他们急急匆匆地绕过转角嘴巴里嗷嗷乱叫着却发现斩杀半兽人之剑和击敌锤这两把宝剑闪着幽蓝的寒光陡然出现在了他们充满惊奇的眼前走在头里的几个刚够丢下火把发出一声惊叫便被杀死了。后面的半兽人叫得更多撒开脚丫就往回跑结果正和后面追来的半兽人撞个满怀倒成一片。“咬剑和打剑来啦”随着他们的尖叫追兵很快就乱成了一团大多数人又全都朝着来路冲了回去。

又过了好一阵子才有人敢从那个拐转角转过来。而那时矮人们早就又已经沿着半兽人地盘上的黑暗隧道跑出去了好大、好大一截。等半兽人发现之后他们熄掉了手中的火把换上了软鞋挑选出那些动作最敏捷、眼睛和耳朵最尖的士兵继续朝前追去。这些半兽人飞奔向前快得如同黑暗中的黄鼠狼声音轻得像蝙蝠。

因此无论是比尔博还是矮人们甚至连甘道夫都没有听见他们追赶的脚步也没有看见他们的身影。但悄无声息地跑在后面的半兽人却把他们看在了眼里因为甘道夫正用他的魔杖放出微微的光芒来给大家照路。

突然背着比尔博跑在最后面的多瑞被从后面黑暗中伸出来的手一把抓住了他大喊一声摔倒在地霍比特人从他肩膀上滚落跌进了黑暗中一头撞上坚硬的岩石然后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第五章 黑暗中的谜语

Riddles in the Dark

睁开眼睛的时候比尔博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睁开眼睛因为眼前跟闭着眼睛一样漆黑。他的近旁没有任何人。啊他心中的惶恐可想而知他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到除了脚下的石头地之外他什么也感觉不到。

他慢慢地坐起身来四肢并用地四下摸索着直到触摸到隧道的墙壁但他在墙的上面和下面都找不到任何东西什么也没有既没有半兽人的迹象也没有矮人的迹象。他的脑袋晕晕乎乎的连自己摔倒之前在朝哪个方向走都根本无法确定。他勉强猜了一个方向然后朝着那个方向爬了很长一段距离直到他的手突然在地上摸到一个小小的、像是用冰冷金属做成的戒指。这是他生涯上的转折点但他自己还不知道。他想也不想就把戒指放进口袋当时这戒指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场。他没有再往下走而是坐在了冰冷的地面上长时间地陷入了自哀自怜之中。他想起了自己在自家屋子的厨房里煎火腿蛋的情景这其实是因为他的身体告诉他该吃点东西了可是这样的想像只能让他越发感到心中悲苦。

他想不出来该做些什么也弄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或是自己为什么会被大家撇下又或者如果他真的被撇下了半兽人为什么没有抓住他为什么他的脑袋会这么痛事实的真相是他一直躺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死角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所以既没被人看见也没被人想起就这样一躺就是好久。

又过了一会儿之后他从身上摸出了烟斗。烟斗居然没有折断这可真是有点了不得。然后他又摸出烟草袋里面居然还有一些烟草这也是让他没想到的。然后他又开始摸火柴——这回什么也没摸到这下子把他刚升起的希望给整个击碎了。等他恢复理智之后他又庆幸自己没找到火柴。天知道在这个可怕的地方一旦他划燃了火柴烟草散发出了味道从那些黑咕隆冬的洞洞里会有什么样的东西被招引来。即便如此他在当时还是觉得十分沮丧。但就在他翻遍所有的口袋浑身上下找火柴的过程中他的手摸到了身上短剑的剑柄——也就是之前他从食人妖洞穴找来的那把小匕首他简直都快把它给忘了。不过幸运的是半兽人们也没有注意到因为他把它藏在了马裤里。

此时他将匕首拔了出来匕首在他眼前闪着苍白微弱的光芒。“原来这也是精灵打造的武器”他想道“半兽人离得不会太近可也不会太远。”

但不管怎样他得到了一些安慰。他此时佩戴的可是刚多林打造的武器是为那场曾有那么多歌谣加以吟咏的对半兽人的战争而打造的这让他觉得自己身价陡增。此外他还注意到当半兽人突然遭遇到这样的武器时往往会产生分外惶恐。

“往回走吗”他想“绝对不行往旁边走不可能往前走这是惟一该做的事情继续前进”想到这里他站起身来把短剑拿在身前一只手扶着墙快步往前走去一颗心扑通扑通扑通地跳得好响。

现在比尔博肯定正在紧要关头不过大家一定要记住同样的情况对霍比特人总不会像对你我这样的普通人要命。霍比特人和我们这些普通人不同尽管他们的洞府是可爱而又欢乐的好地方通风状况良好和半兽人的隧道很不一样但他们还是比我们更能适应这些地底的隧道也更不容易丧失在地下方向感——当然这得是在他们的脑袋挨撞恢复正常之后。此外他们也能够悄无声息地移动轻巧地掩藏行迹磕磕碰碰之后复原的速度也很惊人。他们还拥有许许多多的古老谚语人类要不是从来没听到过就是很早便忘记了。

不过即使如此恐怕也还是没人愿意身处巴金斯先生此时的处境中。隧道看上去似乎没有尽头他惟一能够确定的就是这条隧道依旧在持续向下虽然其间会来上一个转弯或出现一两个拐角但大方向一直没变过。时不时地比尔博凭借手中宝剑的光芒或是触摸洞壁的结果可以确定会有通往两侧的岔路。对于这些岔路他基本没有放在心上除了通过的时候加快些脚步以防有半兽人或是一半出自他想像的恐怖东西从那里面蹿出来。他不停地走呀走呀一直在往下。不过走了这许久除了偶尔有一只蝙蝠从耳边啪啪飞过外他什么声音也没有听到。一开始蝙蝠拍翅膀的声音还会让他吓一跳后来听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我不知道他这样坚持了多久不想再走了却又不敢停下来只好走走走从累坏了走到累惨了又走到累翻了。他感觉自己已经从今天走到了明天甚至已经走了有好几天了。

突然间毫无征兆地他扑通一声踏进了水中。呃这水冰冷刺骨让他猛地一个激灵。他不知道这究竟是道路上的一小潭积水还是横贯隧道的一条地底河流又或是某个深邃黑暗的地下湖的边缘。到了这里宝剑已经几乎没有

什么闪光了。他停下脚步凝神倾听可以听见从看不见的洞顶“嗒——嗒——嗒”落到下面水潭里的水滴声除此之外似乎就没有别的声音了。

“看来这应该是个水潭或者湖泊而不是一条地下河。”他想道。但他还是不敢往那一片黑暗中涉水而去。他不会游泳而且在他脑中开始浮现出了水中那些恶心的滑腻腻的东西它们长着突出的盲眼在水中蠕动着。在山脉底下的水潭里或是湖泊中的确有奇怪的东西那是一些鱼它们的祖先不知多少年代以前游来了此地之后就再也没游出去过它们的眼睛因为竭力要在黑暗中看清东西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除此之外这里还有比这种鱼更加滑腻腻的东西。即使是在半兽人为他们自己开凿的隧道与洞穴中也有一些不为他们所知的生物从外面悄悄溜进来生活在这一片黑暗之中。这些洞穴中有些是比半兽人更早的存在他们只是将其拓宽然后以通道相连而已而这些洞穴原先的主人则依旧躲在一些零星的角落里悄悄行走着用鼻子嗅着四周的气息。

在这地底深处的一池黑水边住着一个矮小的、滑腻腻的老家伙名叫咕噜。我不知道他来自何方也不知道他究竟是谁或是什么生物。他就是咕噜黑得就像周遭的黑暗除了瘦脸上那双大而苍白的圆眼。他有一艘小船他在湖上寂静地划行这个湖又广又深死一般地冰冷。他的两只大脚伸出船舷外拍水前进却连一点水声都不弄出来绝对是一点也没有。他用那双像油灯一样的苍白大眼搜寻湖中的盲鱼再用快捷如闪电的细长手指将它们抓起来。他也喜欢吃肉。如果能抓到半兽人的话他会觉得半兽人吃起来也不错但他行事小心从不会让半兽人发现他的行迹。在他四处游走寻找猎物的时候若是有半兽人孤身来到水边他就会从背后一下勒住他的脖子。但半兽人很少会孤身到水边来因为他们也感觉到在这山底的深处潜伏着某种不祥之物。很久以前在挖掘隧道的时候他们曾经到湖上来过当时他们发现隧道挖不下去了所以通往这个方向的路就断在了这里因此半兽人是没有理由到这里来的——除非他们的大王派他们来。有时候大王会心血来潮想要吃湖中的鱼但好多次不仅鱼没有送来就连捕鱼的半兽人也一去不回了。

其实咕噜就居住在湖中央一块潮湿的岩石上。此刻他正用他那双像望远镜一般的大白眼远远地观察着比尔博。比尔博看不见他但他却在好奇地琢磨着比尔博因为他可以看得出来眼前的生物不是半兽人。

咕噜跳进船中箭一般地离开了湖心岛此时比尔博正坐在水边脑子里一团乱麻既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也想不出下一步该怎么办。突然间咕噜就从他

眼前冒了出来用带着嘶嘶的声音对他低语道

“我的宝贝祝福我们为我们洒上圣水吧我想这是顿精美的大餐至少可以给我们当一块美味的小点心咕噜”当他说“咕噜”的时候他会从喉咙中发出一种恐怖的吞咽之声。这也是他获得这个名字的原因尽管他总是称呼自己为“我的宝贝”。

当这种带着嘶嘶的声音传到耳中时霍比特人差点被吓得魂飞魄散接着那双苍白的大眼也突兀地出现在他眼前。

“你是谁”他将匕首伸到身前问道。

“他嘶嘶谁我的宝贝”咕噜低语道由于从来没有其他人可以对话他总是喜欢自言自语。这是他跑到比尔博跟前来的真正原因因为他这会儿肚子其实并不是很饿只是感到很好奇否则他会先出手把他抓了再跟他说话的。

“我是比尔博·巴金斯先生我跟矮人走散了跟巫师也走散了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哪儿可我并不想知道这是哪儿只要我能离开这儿就行了。”

“他的嘶嘶手上嘶嘶什么”咕噜盯着比尔博手中的短剑问道他不是很喜欢这玩意儿。

“一把剑出自刚多林的宝剑”

“嘶嘶”咕噜变得颇有礼貌起来“或许你可以坐在这里和他嘶嘶说说话我的宝贝。他喜欢猜谜也许喜欢嘶不嘶”他急着要摆出一副友好的样子至少暂时如此以了解更多有关这把宝剑和这个霍比特人的事情他是不是真的只有孤身一人他吃起来味道好不好咕噜自己的肚子是不是真的饿了等等。猜谜是他当时惟一能想到的。出谜语给人猜有时候也猜别人出的谜语这是他和那些居住在自己洞穴里的其他有趣生物之间惟一玩过的游戏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后来他失去了所有的朋友被人赶走孤身一人往下钻往下钻一直来到这黑暗的大山最深处。

“是的猜吧。”比尔博迫不及待地同意了对方的提议因为他想更多地了解这个生物他是不是只有孤单一人他是否很凶猛这会儿肚子饿不饿以及他究竟是不是半兽人的朋友。

“你先出谜语。”他说因为他一时之间想不出什么谜语来。

于是咕噜就嘶嘶地开始说了

什么有根却谁也见不到
个子比最高的大树还要高
它直直地插入天际
却从来不长一分一毫

“简单”比尔博说“应该是大山吧。”

“它那么容易就猜出来了吗我的宝贝它跟我们较上劲儿了如果宝贝出的谜语它猜不出来我们就把它吃掉如果它出的谜语我们猜不出来我们就满足它的要求指给它出去的路就这么着”

“好吧”比尔博不敢不同意为了不让自己被吃掉他开始绞尽脑汁思考能难倒对方的谜题。

三十四白马在红色山丘上
它们先是大声嚼啊嚼
然后用力跺啊跺跺脚
然后它们站定不动了。

这是他当时惟一想得出来的谜题——因为他满脑子都在想着吃东西。这其实是个相当古老的谜语咕噜就和各位读者一样熟知答案。“老掉牙了老掉牙了。”他嘶嘶地说道“是牙齿牙齿我的宝贝可我们只剩下六颗了”然后他又出了第二个谜语

无嗓却会叫

无翼能飞高

无牙却会咬

无嘴爱叨叨。

“让我想一会儿”比尔博喊道他脑中还在满带懊恼地想着吃东西的事儿呢。所幸的是他以前曾经听到过类似的谜语因此心思稍一收回来之后就想出了答案。“是风当然是风”他刚一喊出答案心中就一阵欣喜因为他顺势想出了自己的第二个谜语。“这下管保叫那个恶心的地底小生物想破头”他心中暗忖道

蓝色脸上一只眼

看见绿色脸上一只眼。

“那只眼就像我这只眼”

第一只眼说

“可是它在地来我在天。”

“嘶嘶嘶嘶嘶嘶嘶。”咕噜只有“嘶嘶”却说不上话来。他已在地底住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了都已经开始忘记这种事情了。但就在比尔博开始觉得这个坏家伙会猜不出答案时咕噜却唤醒了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记忆那时他还和祖母一起住在河边的地洞里“嘶嘶嘶嘶我的宝贝”他说“这是太阳照在雏菊上啊肯定的。”

可是这些简简单单的、在地面上实在是家常便饭式的谜语对他来说却很是头疼而且这些谜语也让他想起当年他没有这么孤独、这么鬼鬼祟祟、这么条件恶劣时的生活这让他不由得光火起来。于是这次他想出了一个更难、更让人听了不舒服的谜语来

看不见也摸不到

听不见也闻不着。

躲在星辰后藏在山丘下

把空洞填满。

它先来一点再全部赶到

它终止生命扼杀欢笑。

也该着咕噜倒楣比尔博之前听到过这类的谜语所以答案早就已经喷薄欲出了。“是黑夜”他连头都没搔脑筋也没怎么开动就喊出了答案。

一只盒子没有铰链、没有销子也没有盖

但金色宝藏却能安安心心在里面藏起来。

他出这个谜语只是为了争取时间好想出一个真正难的来。他认为这个谜既老掉了牙又简单得要命尽管他对常见的表述稍稍作了些改动。可没想到这竟然把咕噜给难住了。他口中不停发出嘶嘶声憋了半天也没有说出答案。接着他又低声细语嘴巴里发出各种声音。

又过了好一阵子比尔博开始有点不耐烦了“好啦答案到底是什么从你嘴巴里发出的声音来看你也许在考虑答案是不是煮开了的水壶那我告诉你吧不是。”

“给我们一个机会吧让它给我们一个机会吧我的宝贝嘶嘶——嘶嘶。”“我说”比尔博在给了他很长的一个机会之后开口道“你猜这是什么啊”可就在这时咕噜突然想起了很久以前他从鸟巢里面偷东西的经历那时他坐在河堤上教自己的祖母教她如何吸——“蛋”他嘶嘶地喊道“是蛋”然后他出了一道谜

活着却没有呼吸

冰冷有如死气
永不口渴饮水不停
身披鳞甲却无声息。

这回轮到他觉得这是个简单得要命的谜语了因为他平日里满脑子都是这个东西。不过他因为被那个蛋的谜语弄得乱了阵脚因此一时间想不出更好的谜语来。但是对于这辈子尽量避免和水打交道的可怜的比尔博来说这个谜语倒成了个大难题。我想你们应该是知道答案的要不然也能像眨一下眼那样很容易就猜出来因为你们此时正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没有猜错就被吃掉的危险来打扰你们思考。比尔博坐直身子清了一两声嗓子还没有说出来答案。

过了一会儿咕噜开始高兴地嘶嘶着对自己说起话来“它好吃吗我的宝贝有很多汁水吗还是生脆可口”他开始在黑暗中打量起比尔博来。

“再等一小会儿。”霍比特人颤抖着说“我刚才可是给了你很长的一个机会哦。”

“快点快点”咕噜说着就开始爬出小船准备上岸来捉比尔博了。可就在他把有蹼的长脚放进水中时一条鱼受惊之下从水里跳了出来落在比尔博的脚趾头上。

“呃”他说“真是又冷又黏啊”——突然他就猜到了。“鱼是鱼”他叫了起来“答案是鱼”咕噜失望极了但比尔博以最快的速度出了下一个谜语咕噜只能悻悻地爬回船上去思考。

没有腿的放在一条腿上旁边是两条腿的坐在三条腿上四条腿的也分到一点。

这个谜语出得可谓时机不对但比尔博匆忙间也顾不得了。如果他在别的时候出这个谜语咕噜可能要动上一番脑筋才猜得出来可因为他们刚刚才说过鱼所以“没有腿的”就不是很难猜了而确定了这部分之后其余的就简单了。“鱼放在小圆桌上人坐在圆桌边的凳子上猫儿在啃鱼骨头”这当然就是

答案咕噜很快就猜了出来。然后他觉得是时候来点恐怖的、超难的谜语了。于是他说

能把一切都吞下
飞鸟、走兽、树与花
啃生铁咬精钢
嚼碎硬石当食粮
杀国王毁城镇
打倒高山成齑粉。

可怜的比尔博坐在黑暗中把他听过的故事中所有巨人和食人魔的可怕名字都想了一遍但没有哪个家伙能做下所有这些事来。他有种预感答案一定和他想的不太一样他应该知道但就是想不出来。他开始害怕了这对于思考是很不利的。咕噜又开始爬出船来扑通扑通跳进水里啪嗒啪嗒朝岸上走来。比尔博可以看见他那双眼睛在朝自己靠近他觉得自己的舌头好像粘在了嘴里。他想要开口大喊“再给我一点时间再给我一点时间”可从他嘴里迸出来的相连的两个词却是

时间时间

比尔博纯粹是被他的狗屎运给救了因为这刚好就是答案。

咕噜再次大感失望现在他已经越来越生气了也厌倦了这个游戏。猜来猜去的肚子倒真的饿了。这次他没有走向船上而是在比尔博身边的黑暗中坐了下来这让霍比特人怕得浑身不自在脑子一点思考能力也没有了。

“它还要再问我们一个问题我的宝贝嘶的嘶的嘶嘶的。只要再猜一个谜语了是的嘶嘶的……”咕噜说。

可是身边坐着这样一个冷冰冰湿漉漉的讨厌家伙对他又抓又戳的比尔博哪还能想得出什么问题来。他对自己又抓又掐可还是想不出个谜语来。

“快出啊快出啊”咕噜催道。

比尔博掐了自己几下又扇了自己几个巴掌他抓起小剑甚至用另一只手伸进口袋里一通乱摸结果摸到了一枚戒指就是之前在隧道里捡到的那枚它早就给忘了。

“我的口袋里面有什么”他大声说了出来这在他只是自言自语但咕噜听了以为这是个谜题一下子有点慌了神。

“不公平这不公平”他嘶嘶地说道“这不公平我的宝贝是吧怎么可以问我们它的脏口袋里面有嘶嘶什么呢”

比尔博这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因为他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谜语来只能硬着头皮就把这个当谜语了。“我的口袋里面有什么”他更大声地问道。

“嘶——嘶——嘶它得让我们猜三次我的宝贝三次”

“好啊那就开始猜吧”比尔博说。

“你的手”咕噜说。

“错”幸好比尔博刚刚把手拿了出来“再猜”

“嘶嘶——嘶嘶——嘶——”咕噜这次前所未有的烦躁起来。他想遍了所有他自己会放在口袋里的东西鱼骨头、半兽人的牙齿、湿贝壳、一截蝙蝠翅膀、一块用来磨牙的石头以及其他恶心的东西。他又拼命想别人会在口袋里放些什么。

“小刀”他最后猜道。

“错”比尔博不久前把自己的小刀给弄丢了“最后一次机会”现在咕噜的状态比之前猜那个蛋的谜语时更糟糕他嘴巴里一会儿“嘶嘶”一会儿“啪啪”身体时而前后摇晃时而扭来扭去双脚跺着地面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敢浪费掉最后一次机会。

“快点啦”比尔博催道“我在等着哪”他竭力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勇敢而又欢快但心里其实很没底不知道这场游戏会怎么样收场无论咕噜猜对还是猜错。

“时间到”他说。

“线头或者什么都没有”咕噜大叫道他这种做法其实也不太公平因为他一次猜了两样东西。

“两个都错。”比尔博如释重负地喊道。接着他立刻跳了起来背靠着离他最近的洞壁把短剑伸在身前。他当然知道猜谜是件很神圣的事情而且有着悠久的传统即使是心地险恶的坏东西也不敢在猜谜的时候作弊。但他不相信这个滑腻腻的讨厌家伙会觉得有必要守信。只要能找到一点借口这家伙便会赖账。再说根据古老的规定他的最后一个问题其实并不能算是一条真正的谜语。

但至少咕噜没有立刻向他发起进攻。他可以看见比尔博手中的宝剑所以他静静地坐着浑身抖动着口中不停低声说着什么。最后比尔博终于不耐烦了。

“怎样”他说“你答应我的事情呢我想离开这儿你得给我指路。”

“我们有这么说过吗宝贝带那个可恶的小巴金斯出去是的是的有这么回事儿。可是它的口袋里到底有什么呢不是线头宝贝儿可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噢不咕噜”

“你别管那么多”比尔博说“说话就得算话”

“它生气了可真没耐性宝贝”咕噜嘶嘶地说道“但它必须得等是的必须得等我们可不能这么急着出去。我们得先去拿点东西是的拿一些可以帮上忙的东西。”

“好那就快点吧”比尔博一想到咕噜会暂时离开心里稍稍松了口气。可他转念又想这家伙可能只是找个借口一去就再也不回了。瞧他刚才说了些什么在漆黑的湖面上他能存放什么有用的东西呢但他错了咕噜的确是想回来的。他现在又气又饿作为一个心地险恶的家伙他已经想出了一个诡计。

不远处就是他的小岛比尔博对此一无所知在这个藏身之处他放了几样零零碎碎的恶心玩意儿以及一件非常美丽的宝物非常美、非常棒。那是一枚戒指——一枚黄金戒指一枚珍贵的戒指。

“我的生日礼物”在无尽的黑暗岁月中他常常会这样自言自语道“那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对我们需要它”

他需要这戒指是因为它拥有魔力只要把戒指戴上手指人就会隐形只有在明亮的阳光下才会被发现而且还只是通过摇晃而又模糊的影子来发现的。

“我的生日礼物那是在我生日那天得来的宝贝。”他一直这样对自己说。不过谁又知道咕噜是怎么得来这个戒指的呢。在很多年以前的那个古老年代这样的戒指在世界上还有许多。他怎么得来的或许连统御这些戒指的主人都说不上来。咕噜刚开始的时候把它戴在手上后来他戴腻了然后他把它放在了一个贴身的小口袋中不料戒指却擦破了他的皮。

现在他通常会把戒指藏在小岛上的一个石头小洞里时不时地就跑回去端详一番。有时当他再也无法忍受和它分离时他就戴上它又或者当他饿得实在受不了却又吃腻了鱼的时候他也会戴上它戴上之后他会蹑手蹑脚地沿着黑暗的隧道去搜寻走岔了路的半兽人。有时他甚至敢大胆地混入点着火把的隧道虽然火光会让他的眼睛眨个不停感到疼痛但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没错儿相当安全没有人能看见他没有人会注意到他直到他的手指掐上他们的喉咙才能发现却已经晚了。几个小时之前他才戴过这枚戒指抓到了一个小半兽人。那小家伙叫得可真凄惨哪他还剩了一两根骨头没啃不过他现在想要吃点更软的东西。

“相当安全是的”他自言自语道“它看不见我们的宝贝对吧是的它看不见我们它那把臭短剑也派不上用场是的。”

这就是他从比尔博身边悄悄溜走跳回船上朝黑暗中划去时他那邪恶的小脑瓜里在想的东西。比尔博觉得自己再也不会见到他了。但他还是又等了一会儿因为他也不知道凭自己怎样才能找到路出去。

突然他听见了一声尖叫让他不由得背脊发凉。咕噜在混沌的黑暗中不停地咒骂哭嚎听声音好像并不太远。他在自己的小岛上到处翻找着搜寻着却都徒劳无功。

“它在哪儿它在哪儿”比尔博听见他大喊道“不见了我的宝贝不见了没有了诅咒我们吧碾死我们吧我们该死我的宝贝不见啦”

“怎么回事儿啊”比尔博喊道“你丢了什么了”

“轮不到它来问我们”咕噜尖叫道“没它什么事儿完了咕噜它不见了咕噜咕噜咕噜”

“嗯我也完了”比尔博大喊着“我可不想被困在这里我赢了猜谜比赛你答应过给我带路的。咱们走吧你先带我走出去然后你再回头慢慢找”虽然咕噜听起来绝对可怜可比尔博却挤不出多少同情心给他而且他有一种感觉凡是咕噜这家伙这么想要的东西都不会好到哪里去。“快来吧”他大声催促道。

“不现在不行宝贝儿”咕噜回答道“我们得找到它才行它不见了咕噜”

“可你一直也没猜对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你答应过要带我出去的。”比尔博说。

“一直没猜对”咕噜愤愤地重复道。然后突然间黑暗中传来很锐利的一声嘶嘶“它的口袋里面到底有什么告诉我们它一定得先说出来。”

在比尔博看来他没什么理由不告诉对方答案。但还没等他说出口咕噜的脑子里已经迸出了一个猜测。他会想到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么多年来他心心念念的只有这一样东西整天就怕它被人偷走。但此时比尔博只是对咕噜的拖延感到不满毕竟他可是冒了极大的危险凭了挺公平的手段才赢下这场猜谜比赛的。“答案是要猜的可不能让人告诉。”他说。

“可这不是一个公平的问题。”咕噜说“这不是个谜语宝贝不是。”

“哦好吧如果你只是在问普通问题那我可以告诉你。”比尔博回答道“不过你先回答我的。你丢了什么东西告诉我”

“它的口袋里有什么呢”嘶嘶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越来越锐利了。比尔博循声望去不由得一惊他发现了有两点小小的光亮正在瞪着他。随着咕噜的疑心越来越盛他的眼中燃起一团苍白的火焰来。

“你丢了什么了”比尔博坚持问道。

此时咕噜眼中的光芒已经变成了一团绿色的火焰而且正飞快地向比尔博靠近。咕噜又跳上了船疯狂地往黑暗的岸边划来。他的心中充满了丢失东西的愤怒和对比尔博的怀疑所以什么样的刀剑都不令他感到可怕了。

比尔博实在猜不出来到底是什么让这个坏家伙这么生气但他知道一切都完了咕噜看来怎么都要杀了他了。他及时转过身去朝着来时那条漆黑的隧道跑去他紧贴着墙边跑边用左手感受着墙壁。

“它的口袋里有什么呢”他听见身后传来很响的带嘶嘶的说话声接着是咕噜从船上跳下时的水花声。“我有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呢”他一边气喘吁吁、踉踉跄跄地跑着一边对自己说。他把左手伸进口袋里戒指无声无息地滑上了他正在摸索的食指上感觉非常冷。

嘶嘶声越来越近了。他转过身看见咕噜的眼睛像两盏绿色的小灯一样沿着斜坡向他靠近。惊恐之下他不禁加快了步伐却不小心踢到了地面上的一个突起摔了一个嘴啃泥把宝剑压在了身下。

转眼间咕噜就赶上了他。可还没等比尔博来得及做任何事比如调整呼吸站起来或是挥舞宝剑咕噜已经从他身边过去了一点都没有注意到他只顾自己一边跑一边骂骂咧咧自言自语。

这是怎么回事咕噜在黑暗中也能看见东西比尔博从后面都可以看见他的眼睛发出淡淡的光芒。他痛苦地站起身来将重新放出微光的宝剑装入鞘内然后小心翼翼地跟在咕噜后面。现在如果掉头往下爬回到咕噜的湖边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如果跟在咕噜后面他或许倒会在无意中带比尔博找到出口。

“诅咒它诅咒它诅咒它”咕噜嘶嘶着吼道“诅咒巴金斯它不见了它口袋里到底有什么噢我们猜到了我们猜到了我的宝贝——被他捡去了对肯定被他捡去了我的生日礼物啊”

比尔博竖起耳朵听着终于他也开始怀疑起自己来。他稍稍加快了一点步伐在他胆量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靠近咕噜。咕噜依然在快步走着无暇回头朝后看但却左右张望着比尔博是就着墙壁上的微光看到的。

“我的生日礼物诅咒它我们怎么把它给弄丢了呢宝贝是的就是这么回事儿诅咒它它从我们手上滑走了肯定已经丢了很久了它不见了咕噜。”

突然间咕噜坐了下来开始哭了起来那声音既像吹口哨又像在咯咯笑让人听了感觉很可怕。比尔博停下脚步背紧靠着洞壁。过了一阵子之后咕噜止住了哭泣开始说起话来似乎在和自己吵架。

“再回去找也没用没用我们去过哪些地方根本记不得了不会有用的。巴金斯把它放在口袋里了那个讨厌的爱管闲事的家伙找到了它。

“这是我们的猜测宝贝只是猜测。只有找到那个讨厌东西好好逼问一下才能确定。不过它还不知道这礼物的用处呢是吧它只是把它放进了口袋。它不知道的它也走不远。它迷路了这个讨厌的家伙。它不知道出去的路它是这么说的。

“它是这么说没错但也可能有诈。它没说这是什么意思它也不肯说口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它知道。它知道进来的路就一定知道出去的路肯定如此。它去后门了对去后门就这么办

“它要是走后门半兽人会抓住它的。它不可能从那边出去宝贝儿。

“嘶嘶嘶嘶咕噜半兽人是的但是如果它拿到了我们的礼物我们珍贵的礼物那半兽人就会得到咕噜他们会发现的会发现它有什么用处。我们就再也不安全了永远不安全了咕噜会有半兽人把它戴上然后没人会看见他。他会隐形连我们聪明的眼睛也看不见他他会悄悄地跑来把我们抓住咕噜咕噜

“那我们还是别再聊天了吧宝贝得赶紧行动了。如果巴金斯往这个方向走了我们必须要赶快过去看。走吧不远了赶快”

咕噜一跃而起立刻开始迈着大步摇摇晃晃地走了起来。比尔博依旧小心翼翼地紧跟在他身后只不过这回他担心的是别又像刚才那样踢到地上的突起在摔倒时发出声响。他的小脑袋中被希望和惊奇冲击得有点晕晕乎乎。看来他捡到的是个魔法戒指它可以让人隐身当然他曾经在非常非常古老的传说中听过这种事但自己竟然真的在无意中找到了一件这样的宝物实在令他难以置信。不过眼前的证据由不得他不信拥有锐利双眼的咕噜从他身旁只有一码的地方走了过去却对他视而不见。

他们继续往前走咕噜啪嗒啪嗒地走在前面一边发出嘶嘶的声音一边骂骂咧咧比尔博跟在后面以霍比特人最轻柔无声的步伐走着。不久他们就来

到了比尔博下来之时曾注意到的有许多岔路的地方咕噜马上开始数起岔路来。

“左边一条对右边一条对。右边两条对对。左边两条对对。”他就这样一直叨叨个不停。

他越数越多渐渐地就慢了下来接着他的身体开始抖了起来发出了啜泣声因为他已经离开地底湖越来越远心中开始感到害怕了。半兽人可能就在周围而他又弄丢了戒指。最后他在左边一个低矮的隧道口停了下来。

“右边七条对左边六条对”他低声道“就是这个了这就是通往后门的路就是这条路”他往里窥探着又缩了回来。“可是我们不想要进去宝贝不我们不想前面有半兽人很多半兽人我们可以闻到他们的味道。嘶嘶“我们该怎么办诅咒他们碾死他们我们得等在这里宝贝儿再等一会儿看看。”

于是他们就完全停了下来。咕噜毕竟还是把比尔博带到了出口但比尔博却不能进去因为咕噜驼着背坐在入口那里双眼发出冷冷的光头则在双膝之间左右扫视着。

比尔博用比老鼠更小的声音离开洞壁但咕噜立刻浑身一紧开始用鼻子嗅了起来眼睛变绿了。他轻轻地发出嘶嘶声却充满着威胁的意味。他看不见霍比特人却已经提高了警觉而且他还有其他在黑暗中变得更敏锐的知觉——听觉和嗅觉。他趴到了地面上双手张开头伸了出来鼻子几乎凑到了石头上。

虽然他只是自己双眼放出的微光中的一团暗影但比尔博却可以看见或者说感觉到他已经像弓弦一样紧绷蓄积着力量随时准备一跃而起。

比尔博害怕得几乎停止了呼吸自己的身体也变得僵硬起来几乎陷入了绝望。他必须要趁着自己还有力气走出这片恐怖的黑暗去奋力一搏。他一定要刺死这个邪恶的家伙让他的眼睛失去光芒。这意味着他必须要杀死咕噜。不这不是一场公平的战斗。自己不仅已经隐形而且咕噜还手无寸铁。细想一下咕噜其实并没有威胁过要杀他至少还没有付诸行动。他处境悲惨孤身一人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间比尔博的心中对咕噜生出些理解来一种混杂着恐惧的同情他所能见到的只有茫茫没有尽头的黑暗岁月生活没有任何改善的希望坚硬的岩石冰冷的鱼偷偷摸摸地走动鬼鬼祟祟地自言自语。这

些念头都在一瞬间掠过他的脑海。比尔博打了个寒战接着又是在转瞬之间似乎是被一股崭新的力量与决心托举起一样他纵身一跃。

这一跃对人类来说算不了什么但这却是在黑暗中的奋力一跃。他直直地跃过了咕噜的头顶往前飞过了七呎跃起空中有三呎。幸亏他不知道他的脑袋差一点就砸在了通道那低矮的拱门上。

咕噜立刻转过身去在霍比特人跃过头顶时朝空中抓去但还是慢了一拍他的双手只抓到了薄薄的空气比尔博则凭了他那健壮的双脚稳稳落地朝着这条新的隧道飞奔而去。他没有回头去看咕噜在干些什么。刚开始他可以听见嘶嘶声和咒骂声就追着他的脚后跟后来那声音停了下来几乎与此同时后方传来一声让人血液为之冻结的尖叫叫声中充满了仇恨与绝望。咕噜被打败了他不敢再往前走了他已经输了他不仅追丢了猎物更弄丢了他这辈子惟一在乎的东西他的宝贝。这声尖叫让比尔博的心悬到了嗓子眼儿但他继续不停步地往前跑着。那微弱得如同回声但充满威胁的喊声从背后传来

“小偷小偷小偷巴金斯我们恨它我们恨它我们永远都恨它”

然后是一片死寂但这对于比尔博来说依旧充满着危险。“如果半兽人近到可以被咕噜闻到气味那么他们也会听见他的尖叫和咒骂。从现在起得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了不然这一路还不知道会遇到怎样可怕的事情呢。”

这条隧道不仅低矮造得也十分简陋。这对于霍比特人来说并不算太难走除了有几次尽管他已经十分当心了他那可怜的脚趾头还是踢到了地上那些讨厌的坑坑洼洼的碎石。“对半兽人来说有点矮至少对那些大个子是这样。”比尔博想。其实他不知道即使是大个子的半兽人由于习惯了山里的生活也可以弯着身子双手几乎垂地飞快地行走。

很快一直在往下的隧道开始往上走了又过了一阵之后它更是变得陡峭起来。这让比尔博的速度慢了下来。但到了最后向上的斜坡到头了隧道转过一个弯又开始往下走。远方在一小段下坡的尽头从又一个拐角的后面透过来一缕亮光。那不是营火或灯笼之类放出的红光而是一缕白色的天光。比尔博开始跑了起来。

他让双腿带着自己尽力飞奔绕过最后的弯角终于跑进一片开阔的空间。他在黑暗中待了那么久之后这里的光线让他觉得十分刺眼。其实这还

只是从门缝中漏进来洒在门道内的一点阳光门道尽头的一扇石门居然是开着的。

比尔博眨眨眼这时他突然看见了半兽人几个半兽人全副武装手拿刀剑就坐在门里边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门也盯着通往大门的门道。他们已经严阵以待为即将到来的一切作好了准备。

比尔博还没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看见比尔博了。对他们看见他了。不知这是个意外还是戒指在认自己的新主人之前开的最后一个玩笑反正这会儿它没有在比尔博的手指上。半兽人欢呼着朝他冲了过来。

一阵恐惧和茫然向比尔博袭来那简直像是咕噜的痛苦所激起的回声。他甚至忘记了去拔剑而是将手伸进了口袋。戒指依然还在就在他左边的口袋中手刚一伸进去戒指就滑了上去。半兽人们戛然止住了脚步——他们一点都看不见他了他就这么凭空消失了。他们发出比之前高过一倍的吼叫声但不是刚才的那种欢呼了。

“他到哪儿去了”大家喊道。

“回到隧道里去了”有人喊。

“往这儿走了”有些人叫道。“往那儿跑了”其他人叫道。

“盯紧大门。”他们的队长咆哮道。

哨声响起盔甲撞击刀剑铮铮作响半兽人咒骂着像没头苍蝇般四处瞎跑相互绊倒彼此发起火来。那真是好一场可怕的骚乱哪

比尔博怕得要命但他总算还能弄清楚状况知道偷偷溜到半兽人守卫装酒的大桶后面躲了起来因此没有挡到任何人的路也避免了被人撞倒踩踏而死或是因为被人摸到而抓住。

“我一定得到门口去我一定得到门口去”他不停地对自己说道但直到过了很久他才敢冒险尝试。接下来就像是一场可怕的捉迷藏游戏到处都是四处瞎跑的半兽人可怜的小霍比特人左躲右闪还是被一个半兽人给撞倒了那个半兽人则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撞上了什么。比尔博手足并用在地上爬着并及时爬过了队长的胯下站起身来朝着门口奔去。

大门依旧半开着但有个半兽人将它推得只剩了一条缝。比尔博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去推结果大石门岿然不动。他想从那条缝里挤过去挤来挤去的竟然卡在了缝里。他的纽扣卡在了门与门柱之间。他可以看见露天中的景象再跑几步就能进入高山夹着的一条狭窄山谷太阳从云后探出头来照得门外阳光明媚——可他就是挤不过去。

突然间门里边的一个半兽人大喊道“门旁边有个影子外面有东西”

比尔博的心又跳到了嗓子眼儿。他奋力一挣纽扣往四面八方爆开人终于挤了出去外套和背心都扯破了。但他顾不得这些了只见他像只山羊一样一蹦一跳地冲下阶梯而那帮不明就里的半兽人则还在门口捡着他散落在台阶上的漂亮的铜纽扣。

当然他们没过多久就呜里哇啦狂喊着追了下来在林子里展开搜索。但他们不喜欢阳光因为阳光会让他们两腿发软头脑发晕。比尔博戴着戒指他们当然找不到。此时他正在树林的阴影中穿梭迅捷而又悄无声息地奔跑着尽量不让自己被阳光照到。因此那些半兽人很快就抱怨着、咒骂着回去守大门去了。比尔博终于逃离了险境。

第六章 才出煎锅又入火坑

Out of the Frying-Pan into the Fire

比尔博逃出了半兽人的魔穴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弄丢了兜帽、斗篷、食物、小马、纽扣和所有的朋友。他漫无目的地走啊走直到太阳开始西沉——落到大山背后去了。大山把自己的阴影投在比尔博走的路上他回头望望然后又朝前看去前面只有山岭与山坡在往下绵延通往低地与平原但低地与平原被树林挡住了只有透过缝隙才能偶然得见。

“老天爷啊”比尔博惊叹道“我好像穿过了迷雾山脉来到了山的另一边来到了遥远之地的边缘哦甘道夫和矮人们究竟去了哪儿啊我只希望老天保佑他们不会还在半兽人的势力范围内”

他继续漫无目的地往前走走出了狭窄的山谷越过了山谷边缘往山坡下走去但心中一直萦绕着一个让他很不舒服的念头。他在想的是既然已经有了魔法戒指难道不该再回到那些恐怖黑暗的隧道中找寻自己的朋友吗他刚下定决心认为这是他的责任必须回去——这想法让他很是痛苦——就在这时他听见了说话的声音。

他停下脚步听了起来。这不像是半兽人的声音因此他小心翼翼地又朝前走了几步。这时他踏在一条蜿蜒向下的石径上左边是一片岩壁另一边则是一道通往下方的斜坡从上面看去可以看见下面的山谷中长着许多灌木和低矮的植物。在其中一座山谷中的灌木丛之下有人在交谈。

他又潜近些突然看见一个戴着红兜帽的脑袋在两块大石头间若隐若现那是负责站岗的巴林。他差点高兴得拍手大叫起来但他忍住了。由于担心还会遇到什么意外的险情他手上依然戴着戒指因此他看见巴林虽然看着自己的方向却根本没注意到自己。

“我要给大家一个惊喜。”他这么想着就钻进了山谷边的灌木丛中。甘道夫正在和矮人们争论着什么他们在讨论着发生在隧道中的事情想要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办。矮人们在抱怨着而甘道夫则坚持说决不能把巴金斯先生留在半兽人手里他们自己管自己上路至少得弄清他是死是活或者该去尝试营救他。

“他毕竟是我的朋友。”巫师说“他也不是个坏人我对他有责任我真希望你们没有把他给弄丢。”

矮人们想要知道当初把他带来究竟有什么用为什么他不能跟紧他的朋友们和他们一起行动巫师又为什么不挑选一个更机灵点的家伙。“到目前为止他惹的麻烦比帮的忙多”有人说“如果我们现在还得回到那可恶的隧道里去找他还不如让他见鬼去呢。”

甘道夫生气地回答“带他来的人是我我决不会带上一个没用的人。要么你们帮我一起去找他要么我自己去找你们就留在这里自己想办法从麻烦中脱身。如果我们能找到他的话在探险结束以前你们一定会感谢我的。多瑞你当初为什么只顾着自己跑把他给丢了”

“如果有个半兽人在黑暗中突然从背后抓住你把你绊倒在地还在你背上踢一脚”多瑞辩解道“换了你也会背不住他的”

“那你为什么不回头把他再背上呢”

“天哪亏你还好意思问半兽人在黑暗里又打又咬每个人不是在别人身上绊倒就是互相撞来撞去你差点用格拉姆德凛剑把我的脑袋砍掉梭林则挥舞着他的奥克锐斯特剑到处乱戳。然后你突然放出那种能把人眼睛都照瞎的闪光我们看见半兽人尖叫着逃回去了。你大喊‘大家跟我来’大家应该都跟着你走了。我们认为大家都跟上了。那会儿哪有时间点数啊这你应该很明白然后我们就一路杀过门口的守卫冲出了矮门慌里慌张地就跑到这儿来了。

“现在我们就是这副样子——飞贼不见了我们把他抛弃啦”

“飞贼在这儿呢”比尔博说着走到大伙儿中间褪下了戒指。

我的天哪大家伙儿见了他全都跳了起来然后发出惊喜的欢呼。甘道夫和别人一样吃惊但他的欢喜或许要更胜其他人一筹。他把巴林叫了过来问他是怎么放的哨居然让人走到了他们身边而没有发出一点警告。经过这件事以后比尔博在矮人们中间声名鹊起。就算之前他们对比尔博作为一流飞贼的身份仍然有所怀疑哪怕甘道夫再怎么夸奖、推荐也没用可现在他们彻彻底底地服了。尽管巴林依旧百思不得其解但大家却都说比尔博这手露得真漂亮。

大伙儿的赞誉比尔博听了着实受用他在心中窃笑着嘴上却对戒指的事只字不提。当大家问他究竟怎么办到的时候他说“哦没什么悄悄地走过来就行了——当然要非常小心一点声音也没有。”

“以前就算再小心再没有声音也没有哪怕一只小老鼠能从我鼻子底下经过而不被我发觉的你绝对是头一个。”巴林说“请接受我脱帽致敬。”说完他真的这么做了。

“巴林愿意为您效劳”他敬佩地说道。

“在下巴金斯愿意为您效劳”比尔博答礼道。

接着他们全都想要知道比尔博和他们走散之后的冒险经历于是他坐了下来将一切娓娓道来——只把找到戒指这件事瞒了下来。“只是现在暂时不说而已。”他是这样想的。他们对于猜谜比赛的那段听得津津有味听到他对咕噜的描述时全都感到刺激得微微发抖。

“那时他在我旁边坐着我哪还想得出什么谜题啊”比尔博的讲述临近了尾声“所以我就问‘我的口袋里面有什么’他连猜了三次都没猜中。于是我问他‘你答应的事怎么办你得带我出去’可是他过来要杀我我撒腿就跑没多久摔了一跤黑暗之中他从我旁边擦身而过。然后我就一路跟着他因为我听见过他自言自语他以为我其实知道出去的路就沿着这条路一路走来。到了入口的地方他一屁股坐了下来把我的路给挡住了。最后我只好从他头上跳了过去一路跑到了大石门。”

“那些守卫呢”他们问“门口难道没有守卫吗”

“有多得是可全都叫我给躲过去了。门只开了一条缝我给卡在了门里好多扣子都挣掉了呢”他看着自己扯破的衣服难过地说道“可我最终还是挤了出来——于是我就在这儿了。”

比尔博从容讲述着自己躲避守卫、跳过咕噜和挤出大门的过程仿佛这并不是什么很困难或是很可怕的事情矮人们听了不禁用比之前更尊敬的眼光看着他。

“我跟你们怎么说来着”甘道夫笑着说道“巴金斯先生的实力可是远远超出你们的想像啊”他说这话的时候从他那浓密的眉毛下面对巴金斯使了个奇

怪的眼色霍比特人不禁怀疑他是否已经猜到故事中他隐瞒掉的内容了。

接着比尔博也有问题要问。就算之前甘道夫已经对矮人们都解释过一切了可比尔博并没有听到。他想要知道巫师是怎么重新出现的他们后来又去了哪儿。

说实话巫师并不介意再次讲述他的聪明睿智因此他就跟比尔博说了起来。他和埃尔隆德早就知道这一带有邪恶的半兽人出没但是以前他们的正门是在另一个路上的一条更好走些的路他们经常在夜晚捕捉不小心靠近的旅人。显然人们后来再也不走那条路了于是半兽人肯定在山顶的通道也就是矮人们走的那条路旁盖了个新的门这应该是最近的事情因为直到现在人们都觉得那条路是相当安全的。

“我得要看看是否能找到一个多少还算正直的巨人把那个门再堵起来”甘道夫说“不然这山很快就没法儿过了。”

甘道夫在避雨的山洞里一听到比尔博的叫喊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借着那道杀死那些抓他的半兽人的闪光他在裂缝合拢前的一刹那溜了进去。他跟着半兽人士兵和他们的囚犯一路来到大厅附近接着他坐了下来开始在黑暗中准备他所掌握的最强大的魔法。

“那可真是需要算计得非常准确才行”他说“一击成功之后必须马上逃离”

但是当然啦甘道夫对于火焰和光的魔法有特别的研究就连霍比特人也一直对老图克家夏至宴会中的烟火表演念念不忘这你们应该还记得。其他的我们都知道了——惟一的例外是甘道夫早就知道有后门也就是半兽人口中的下层门比尔博掉了纽扣的地方。事实上任何了解这一带地形的人都知道有这个出口但要能在隧道中保持冷静带领他们朝正确的方向前进则非得是巫师才行。

“他们在很多年之前就造了这座大门既是为了在需要的时候能有一条逃跑的路径也是为了有一条路通向山背后的地区他们现在还会趁天黑出来对这一带造成很大的祸害。他们日夜守着这个出口没有任何人能够将这个门堵死。经过这次事情后他们肯定更要加强守卫了。”甘道夫大笑着说。

其他的人也跟着开怀大笑。虽然他们损失了很多东西但他们也杀死了那个高大的半兽人首领和许多半兽人士兵而且都安全地逃了出来。所以到

目前为止他们或许可以说是取得了胜利。

但巫师让他们恢复了清醒。“既然我们已经稍稍休息了一下那么必须要马上出发了。”他说“等夜幕降临就会有成百上千的半兽人出来追杀我们。现在影子已经渐渐长起来了只要是我们经过的地方他们在若干小时内都还能闻出我们的足迹因此我们必须赶在天黑之前尽量远离此地。如果天气一直晴好的话晚上会有一点月光这对我们来说是幸运的事情。他们不是很在乎月光但月光能方便我们认路前进。”

“哦是的”还没等霍比特人提出更多的问题来他就先回答了“你在半兽人的洞穴中已经忘记白天黑夜了。今天是周四我们是在周一晚上或周二凌晨被抓的从那以后走了很长的路从大山的肚子里穿了出来现在来到了山的另外一边——倒是条捷径但和我们经过原计划中的道路所到达的地点有一段距离太偏北了所以前面会有一段不太好走的乡村野路。我们现在所处位置的地势还很高呢还是快赶路吧”

“我的肚子实在是饿坏了。”比尔博被甘道夫这么一说才突然意识到他已经有整整两三天没吃过一顿饭了。想想看这对爱吃的霍比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吧兴奋劲儿一过去他才发现肚子瘪瘪的饿得咕咕直叫双腿也直打颤。

“没办法”甘道夫说“除非你想要再回去客客气气地请那些半兽人把行李和小马还给你。”

“那还是算了吧”比尔博说。

“很好那我们就只能勒紧裤带继续我们的跋涉——否则我们就要成为别人的晚餐了这可比不吃晚餐要糟糕多了”

他们继续上路以后比尔博一直在左顾右盼希望能够找到点吃的东西但黑莓才刚刚开始开花坚果当然更没影就连山楂果子也一个都没见到。他找了些苦苦的酸模啃了几口又从横贯过小径的山溪里喝了些水吃了三颗溪岸边找到的野草莓但肚子依然饿得厉害。

他们继续前进走着连依稀的山径也消失了之前的灌木丛、砾石间的长草、兔子经营出来的小片草皮、百里香、山艾树、香花薄荷和黄色的岩蔷薇也全都消失了他们发现自己身处一片满是落石的宽阔陡坡上这必定

是山崩的遗迹。他们沿着陡坡开始往下走尘土和小石子从脚边往下滚去。没多久更大块的碎石就哗啦啦地落了下来落在下面的石头上带动着它们一起滑动翻滚。再接着大片大片的岩石都被扰动了翻跌着滚落所到之处激起一阵巨响荡起一团尘埃。到最后他们上面和下面的整个山坡似乎都动了起来大家跟着山坡一起滑落挤跌成一团与轰隆隆、哗啦啦、呼噜噜翻滚的小石头一起陷入一片可怕的混乱之中。

长在斜坡底部的树木救了他们一命。他们滑到了山坡边的一丛松树里这丛松树是从下面山谷中更深更黑暗的树林里伸出到斜坡上来的。有些人抓住了树干慢慢地滑到了靠下一点的树枝上有些人比如小霍比特人则藏身树后躲避着落下的岩石。很快危险过去了滑坡停止了最大、最沉重的岩石旋转着落入下方的羊齿蕨和松树树根间传来最后一些微弱的撞击之声。

“很好我们又多了一点领先优势了”甘道夫说“就算是追杀我们的半兽人也得费一番工夫才能太太平平地下来吧”

“这话不错”邦伯口齿不清地说道，“不过他们要从上面对着我们的脑袋扔石头可不是什么难事。”矮人们和比尔博一点都不觉得高兴他们都在揉搓着被石头擦伤砸破的腿和脚。

“没的话我们就朝旁边拐一拐离开滑坡要经过的线路。我们的动作得快了你们看天色”

太阳早已落到山背后去了他们四周的阴影已经渐渐加深尽管穿过远处树木的缝隙越过比它们长得更低的林木的黑色树梢他们依旧可以看见遥远平原上的晚霞。他们一瘸一拐地勉力前行着。现在他们走的是一面平缓的斜坡斜坡上长满松树林间倾斜向下的小路一直朝着南方延伸。有些时候他们必须拨开正好高过霍比特人头顶的茂密生长的羊齿蕨叶子才能够艰难前行有时候他们又寂静无声地在一地松针中大步走着整个一路森林的阴郁之气变得越来越重寂静则变得越来越深邃。那天晚上没有一点风吹进松林令其发出海涛般的歌吟。

“我们非得再走吗”比尔博问道这时天色已经黑到他只能看见梭林的胡子在他身边乱晃周围的寂静使得矮人的呼吸声在他耳朵里成了响亮的噪音。“我的脚指头都破了而且弯了半天我的腿很痛我的胃像个空袋子一样甩来甩去。”

“再走一点。”甘道夫说。

经过了似乎有好几年那么长的跋涉后他们来到了一块没有树木生长的空地月亮升起来了正照着这块空地。虽然这里看着没有什么不对劲但他们都觉得这里不像什么好地方。

突然他们听见从山下传来一声嗥叫那是悠长而带着颤抖的嗥叫。这声嗥叫得到了来自另一边也就是右边的应和距离离他们更近然后左边不太远的地方也响起了一声回应。这是狼群在对着月亮嗥叫它们正在呼朋引伴

在巴金斯先生家乡的洞府附近是没有狼出没的但他认得这声音他之前听过的故事里对此有很多描述。他有一位年长的表亲是图克家那边的游历过许多地方他曾经模仿过这种声音来吓唬他。在月下的森林中听见这声音对比尔博来说实在是太可怕了。就算他有魔法戒指对狼也没什么办法——尤其是生活在半兽人出没的大山阴影中在大荒野边缘与未知世界接壤地带的邪恶狼群。这里的恶狼嗅觉比半兽人还要灵敏根本不需要看见你就能把你抓住

“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办”他惊慌失措地大喊着“刚躲开半兽人又被恶狼逮住”他说的这句话后来成为了一句成语尽管我们现在碰到同样让人难受的处境多半会说“才出煎锅又入火坑”。

“快上树”甘道夫大喊道。大家立刻跑到草地边缘的树林中找寻那些树枝相对低矮的树或是树干较细、比较好爬的树。你可以想见他们当时爬起树来个个都是要多快有多快而且只要树枝能承受得了他们的重量都是能爬多高就爬多高。如果你在旁边当然得在安全的距离之外看到矮人们坐在树枝上胡须飘来荡去就像一群老头儿突然发起了疯玩起了扮孩子的游戏一定会忍俊不禁的。菲力和奇力躲在一株高大的、长得像圣诞树的落叶松顶端。多瑞、诺瑞、欧瑞、欧因和格罗因则在一株巨大的松树上找到了更舒服的藏身之处这棵松树的树枝长得很有规律几乎是等距离地伸展出去就像是轮子的辐条一样。比弗、波弗和邦伯挤在另一棵松树上。杜瓦林和巴林爬上了一棵又高又细的杉树拼命想在树顶的绿色枝叶中找到可以落脚的地方。甘道夫由于个子比大家都高因此找到了一棵其他人都爬不上去的树那是位于草地边缘的一棵大松树。他在枝叶中隐藏得相当好不过当他往外张望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见他的双眼在月光下放射着光芒。

那么比尔博呢他哪棵树也爬不上去正心急慌忙地从一棵树跑到另一棵树就像一只失去了洞穴的兔子屁股后面还有一条狗在撵着。

“你又把飞贼给扔在后面了”诺瑞对多瑞说。

“我总不能一直把飞贼背在背上吧”多瑞说“又下隧道又上树的你以为我是谁啊挑夫吗”

“如果我们不想点办法他会被吃掉的”梭林说因为这时的狼嚎声已经四面都是而且越来越近了。“多瑞”他大叫道因为多瑞距离地面最近他在的那棵树也是最好爬的“快点把巴金斯先生拉上来”

虽然多瑞很爱抱怨但其实他是个很好心的人。可即使多瑞爬到最下面的树枝上倒挂着伸出手臂可怜的比尔博还是抓不到他的手。因此多瑞索性从树上爬了下来让比尔博踩在他的背上往上爬。

就在那时野狼们嗥叫着小步跑进了空地突然间便有几百双眼睛望向他们。多瑞没有让比尔博掉下来他一直等他从自己的肩膀爬上树之后才跳上树枝真是千钧一发啊在他翻身上树的刹那一只狼叼住了他的斗篷差点把他给扯了下去。没过不久就有一整群狼在围着树嗥叫不已还对着树干跃扑着舌头吐在外面眼睛放着凶光。

可即便它们是凶悍的座狼大荒野边缘的野狼就叫这个名字它们也不会爬树。他们至少暂时是安全的。幸好这时天气暖和也没有刮风。本来树枝也不是能让人舒舒服服地久坐的地方但如果要是碰到寒冷的天气刮着大风再有恶狼围在下面等着吃你那它们可成了十足要人命的地方。

这块林中空地显然是野狼们聚会的地方只见越来越多的狼不断向这边集中过来。它们在多瑞和比尔博所在的那棵树下留了守卫然后四处嗅啊闻的直到把躲着人的树都找了出来为止。它们在这些树下也派出了守卫看守其他的狼看着有好几百只则在草地中央围成一个大圈坐了下来位于圆圈中央的是一只身形庞大的灰狼它用座狼的恐怖语言对其余的狼说话。甘道夫能听懂这种狼的语言。比尔博虽然听不懂但觉得这种语言非常可怕好像它们在谈论的是残忍而又邪恶的事情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每隔一段时间所有围成圈的座狼就会齐声应和它们的灰狼首领而它们可怕的嗥叫声几乎让霍比特人从栖身的松树上跌落下来。

虽然比尔博听不懂狼话但甘道夫可是全听懂了。座狼和半兽人经常会相帮着做坏事。半兽人通常不会冒险远离大山除非他们被赶了出来被迫要寻找新家或是行军到远方去作战关于这一点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这样的事情已经很久没发生了。在那个年代他们有时会四处劫掠夺取食物或是去抓替他们工作的奴隶。这些时候他们往往会请座狼来帮忙事后会和他们一起分享劫掠来的赃物。有时候他们还会骑在狼的身上就像人类骑马一样。从现在的情形来看那天晚上半兽人似乎计划了一场大行动座狼是来和半兽人会面的而半兽人则迟到了。毫无疑问其原因便是他们的高个子首领被杀再加上比尔博、矮人们和巫师所造成的骚乱。这会儿半兽人也许还在追捕他们呢。

即使在这块遥远土地上有许多危险勇敢的人类近来还是从南方千方百计回到此地砍伐树木在山谷或是河岸边更安全宜人的树林中为自己建起了栖身之所。他们人数很多勇敢善战而又武器精良。如果他们是集体行动或是在大白天那么就连座狼也不敢对他们发起攻击。不过这次它们计划在半兽人的帮助下趁着黑夜对最靠近山边的几座村子发动袭击。如果它们的计划得以实施那么第二天这些村子里就不会有人剩下了所有人都会被杀除了半兽人从狼嘴里拦下来的一小部分那是因为半兽人要把他们抓回去当奴隶。

这些话听着就让人毛骨悚然不仅是因为这些勇敢的伐木人和他们的妻儿有可能要惨遭毒手也因为甘道夫和他的朋友们眼下就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座狼对于会在他们集会的地方发现这些人感到既愤怒又迷惑。它们认为这些人是伐木人的朋友是前来侦察他们的会把它们进攻的计划通知下面的山谷。半兽人和狼群原先准备趁着黑夜偷袭尚在梦乡中的村民把他们抓去做奴隶或是大快朵颐。可现在这样一起来偷袭就会成为一场艰苦的血战了。因此座狼们不打算离开这里让树上的这些家伙逃脱至少也要把他们拖到天亮。它们还说在那之前半兽人的士兵就会从山上下来了这些半兽人可以爬树也可以将树砍倒反正有办法收拾这帮闯进来的探子。

大家现在能明白为什么甘道夫听着它们的嗥叫与嘶吼虽然身为巫师也开始感到恐惧起来了吧。他感到他们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根本就没有逃脱。眼下自己被困在树上地上有狼群围着简直无计可施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想让他们得偿所愿。他从身处的大松树上收集了一大堆大个儿的松果然后用蓝色火焰将其中一个点燃嗖地朝着围成圈的狼群扔去。松果打在了一只狼的背上它那毛茸茸的狼皮外套马上就烧了起来烧得它前蹿后跳发出

可怕的尖叫。然后火球一颗接一颗地抛了下来一颗燃着蓝色火焰一颗燃着红色火焰还有一颗则燃着绿色火焰。它们在地面上狼群围成的圈子中间炸了开来冒出各种颜色的火星和烟雾。一颗特别大的松果正中狼群首领的鼻子疼得它一跳足有十呎高然后在惊恐与愤怒中围着狼群的圈子拼命奔跑并胡乱撕咬甚至咬到了其他恶狼。

矮人们和比尔博大叫着欢呼着。群狼发怒的样子看起来十分恐怖让整个森林都跟着骚动了起来。狼自古以来就是怕火的但这次它们碰到的火尤为可怕和怪异。只要有一点火星落到它们的皮毛上就会沾在上面燃烧起来除非它们赶紧就地打滚否则马上就会被火焰吞噬。没多久整个草地上到处是狼在打滚想把背上的火星熄灭而那些已经烧了起来的狼则嚎哭着四处奔逃倒把其他的狼给点着了最后它们的伙伴只好把它们赶远它们一路哀号着跑下山坡去寻找水源。

“今天晚上森林里这些闹腾是怎么回事”大鹰之王说。它在月光下一身漆黑蹲坐在山脉东角的一座孤岩之巅“我听见狼群的声音了半兽人是不是又在森林里作恶了”

它腾身而起飞向空中随即左右两边两只担任护卫的大鹰也跃起跟了上来。它们在空中盘旋俯瞰着地面上座狼围成的圆圈从高处望向那只是极小的一点。不过大鹰们拥有极佳的眼力可以从很远的地方看见很小的东西。迷雾山脉鹰王的眼睛可以直视太阳而不眨眼也可以甚至在月光下看清楚一哩之外奔跑的一只兔子。因此尽管它看不见躲在树上的人们但它可以看清楚底下狼群的骚乱看见火光的细微闪烁听见从下方极远处传来的微弱的嗥叫与嘶吼。它还能看见月光在半兽人的长矛和头盔上的反光这些邪恶的家伙正排着长队从他们的大门出来沿着山坡悄悄向下迂回着向树林进发。

老鹰并不是和善的鸟类有些老鹰是懦弱而残忍的但北方山脉的古老鹰族是鸟中之王它们骄傲、强壮拥有高尚的心灵。它们不喜欢半兽人也不怕他们。当它们注意这些家伙的时候这种情况并不多因为它们不吃这样的生物它们会直扑向他们赶得这些家伙尖叫着逃回洞里去从而终止他们正在干的坏事。半兽人对大鹰又恨又怕可是他们既无法到达它们高峻的巢穴也无法将它们从山中赶走。

今夜鹰王好奇心很盛想要知道下面正在发生着什么因此它召唤来许多大鹰一起飞离山巅缓缓地盘旋下降朝着围成圈的群狼以及它们与半兽人会

合的地点飞近。

这真是件好事啊下面正在发生着很可怕的事情着了火之后逃进森林中去的群狼让森林中几处地方烧了起来。此刻正是盛夏这里是山的东侧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下过多少雨水了。没多久黄色的羊齿蕨、掉落的枯枝、堆得厚厚的松针以及散布在各处的枯树全都烧了起来。座狼所在空地的四周已经到处是火苗在蹿动了但狼群依旧不肯离开这些树木。它们气得发狂围着那些有人的树干不停地跳跃、嗥叫用它们恐怖的语言诅咒着矮人舌头伸在外面双眼如同火焰一般闪动着猛烈的红光。

然后突然间半兽人吼叫着冲了出来。他们以为和伐木人之间的战斗正在进行中但很快就发现了事情的真相。有些人甚至坐下来哈哈大笑其他人则是挥舞着长矛用矛柄敲打着盾牌。半兽人不怕火他们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对他们来说很有趣的点子。

一些半兽人将所有的狼重新汇拢成一群一些半兽人在树干底下堆起了羊齿蕨和矮灌木还有一些则跑来跑去又是踩来又是打来又是踩直到差不多把所有的火焰都给扑灭了但他们把最靠近矮人藏身那些树木的火留着不仅不扑灭反倒更往火里添加许多落叶、枯枝和蕨类。很快矮人就被一个浓烟和烈焰的大圈子给包围了。半兽人不让这个圈子往外扩散而是让它慢慢朝中心收缩火焰终于烧到了堆放在树下的燃料。烟雾熏到了比尔博的双眼他已经感受到了火焰的灼热。透过浓烟他可以看见半兽人围成圆圈在转着跳舞就像人们围着仲夏夜的篝火所做的那样。在这圈拿着长矛和斧头不停跳舞的战士外面群狼远远地站着看着好戏上演等待着它们乐于见到的结果。

他可以听见半兽人开始唱起了一首可怕的歌谣

五棵冷杉树上有十五只鸟

羽毛在狂风中不停飘摇

可是可笑的小鸟它们连翅膀也没有

我们该拿这些可笑的小东西怎么开销

是把它们活活烤熟还是在锅里炖得咕嘟冒泡

是把它们用油炸了还是煮熟之后趁热吃掉

然后他们停下脚步来大叫道“快飞走啊小鸟们会飞的话就请快飞走吧下来吧小鸟不然你们就会在巢里面被活活烤熟啦唱吧唱吧小鸟儿你们为什么不唱歌呢”

“滚开吧小毛孩儿”甘道夫大叫着回答“现在可不是团聚的时候而且玩火的淘气小毛孩儿是要受到惩罚的。”他说这话是为了激怒他们而且让他们知道他一点儿也不害怕他们——尽管他当然是害怕的虽然他是巫师。不过半兽人没有把甘道夫的回应当回事他们继续唱道

烧吧烧吧大树和苔藓

变枯变焦变成火把嘶嘶烧

照亮黑夜让我们乐翻天

呀嘿

把他们烤一烤炸一炸烧一烧

把他们的胡子烧焦眼睛烤成玻璃球

把他们头发烧出焦糊味道

把他们皮肤烤出裂缝一道道

把他们的脂肪烤化

把他们的骨头烧得焦黑

让他们变成一堆灰渣

躺在天空之下

矮人们就该这样死掉

点亮夜空让我们乐翻天

呀嘿

呀哈哩嘿

呀呼

那声“呀呼”刚一完火焰就来到了甘道夫藏身的那棵树下而且转眼之间又扩散到其他的树上。树皮着了火较低的树枝开始劈啪作响。

甘道夫立刻爬上树的最高点他的魔杖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如同闪电一般他准备就这样从高处跳进半兽人的长矛堆中去。这一跳跳下去后他必死无疑虽然他这挟风带电、雷霆万钧的一跃可能会杀死许多半兽人。然而他这一跳却始终没有跳下去。

因为就在那一瞬间鹰王从空中俯冲而下一把就用爪子将他抓起带着他飞走了。

从半兽人那里传出一阵愤怒和失望的嚎叫。鹰王发出大声的鸣叫因为甘道夫已经跟它说过话了。和它同行的大鹰们如同巨大的黑影般再度俯冲而下。狼群叹息着咬紧了牙关半兽人吼叫着愤怒地跺脚徒劳地将长矛往天空中掷去。大鹰对着他们俯冲过去扇动的翅膀在黑暗中强劲地扫过将他们击倒在地或是以劲风将他们驱散它们的利爪撕扯半兽人的脸孔其他的大鹰飞近树梢将尽力往树梢爬去的矮人们一个个抓起救走。

可怜的小比尔博这次差点又被大家撇下他最后关头终于抓住了多瑞的双腿而多瑞是最后一个被接走的。他们就这样离开了下面这一团混乱与火海的场景比尔博在空中被风吹得舞来荡去差点把两条胳膊都给弄断了。

现在远远的下方半兽人和野狼在森林中四散奔跑几只大鹰仍在战场上盘旋扫荡。原先在树周围的火焰突然间都窜上了最高的枝条烈火熊熊大树被烧得噼啪作响猛然间爆出一团团火星与浓烟来。比尔博堪堪躲过一劫

很快底下的火光就变弱了成为黑色地面上星星点点闪动的红光。他们身在高空不停地盘旋着往上升。比尔博一直没忘记自己是在飞行死死地抓着多瑞的脚踝哀嚎着“我的手臂啊我的手臂啊”而多瑞哭喊的则是“我可怜的腿啊我可怜的腿啊”

就算是在最年轻力壮的时候比尔博到了高处也会犯晕哪怕是从一个小悬崖的边上望出去他都会变得局促不安起来。他从来不喜欢爬梯子更别提爬树了因为他之前从来就没有躲避恶狼的需要。所以大家可以想见当他从自己晃来晃去的脚趾头之间看见黑色的土地在下面如画卷般铺展开来沐浴在月光下的岩坡或是平原上的溪流点缀其间时脑袋该晕成什么样儿了吧

山脉的苍白群峰越来越靠近被月光照亮的岩石峰尖从暗影中突兀而出。不管是不是夏天这幅景象看起来都好冷。他闭上眼睛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再撑下去。然后他想像万一自己支撑不住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想着想着他就恶心想吐了。

对他来说这场飞行结束得正是时候因为他的双手再也支持不住了。他舒了一口气松开多瑞的脚踝倒在鹰巢所在的粗砾平台上。他躺在那里一言不发心中感到又惊又怕惊的是自己居然能够从大火中逃生怕的是自己此刻躺的地方如此狭窄一个不小心就会滚落到两边暗黑的深谷中去。在经过了过去三天的可怕冒险又几乎什么都没吃的情况下此刻他脑子里的想法十分奇怪他听见自己竟然把脑子里想到的东西大声说了出来“现在我知道一片火腿被人用叉子从煎锅里叉出来重新放回到架子上去是什么感觉了”

“不你才不知道呢”他听见多瑞回答“因为火腿知道自己迟早总会回到煎锅里去的而我们可不希望再回去了再说大鹰也不是叉子”

“噢不它们一点也不像沙子——叉子我是说。”比尔博坐起身来紧张地看着停在他近旁的大鹰。他不知道自己刚才说了些什么蠢话也不知道大鹰们是否会认为这些话很粗鲁。如果你只有霍比特人这么大小

又是在夜间身处大鹰的巢穴中那么最好别对他不礼貌大鹰只是在岩石上磨着巨喙梳理着羽毛根本没注意他们两个。没多久另一只大鹰飞了过来。“鹰王命令你把俘虏们带到大架岩去。”

他把这句话叫完就又飞走了。巢中的这只大鹰用爪子将多瑞抓起一鹰一人共同飞入了夜色中把比尔博一个人留了下来。他身上剩下的一点点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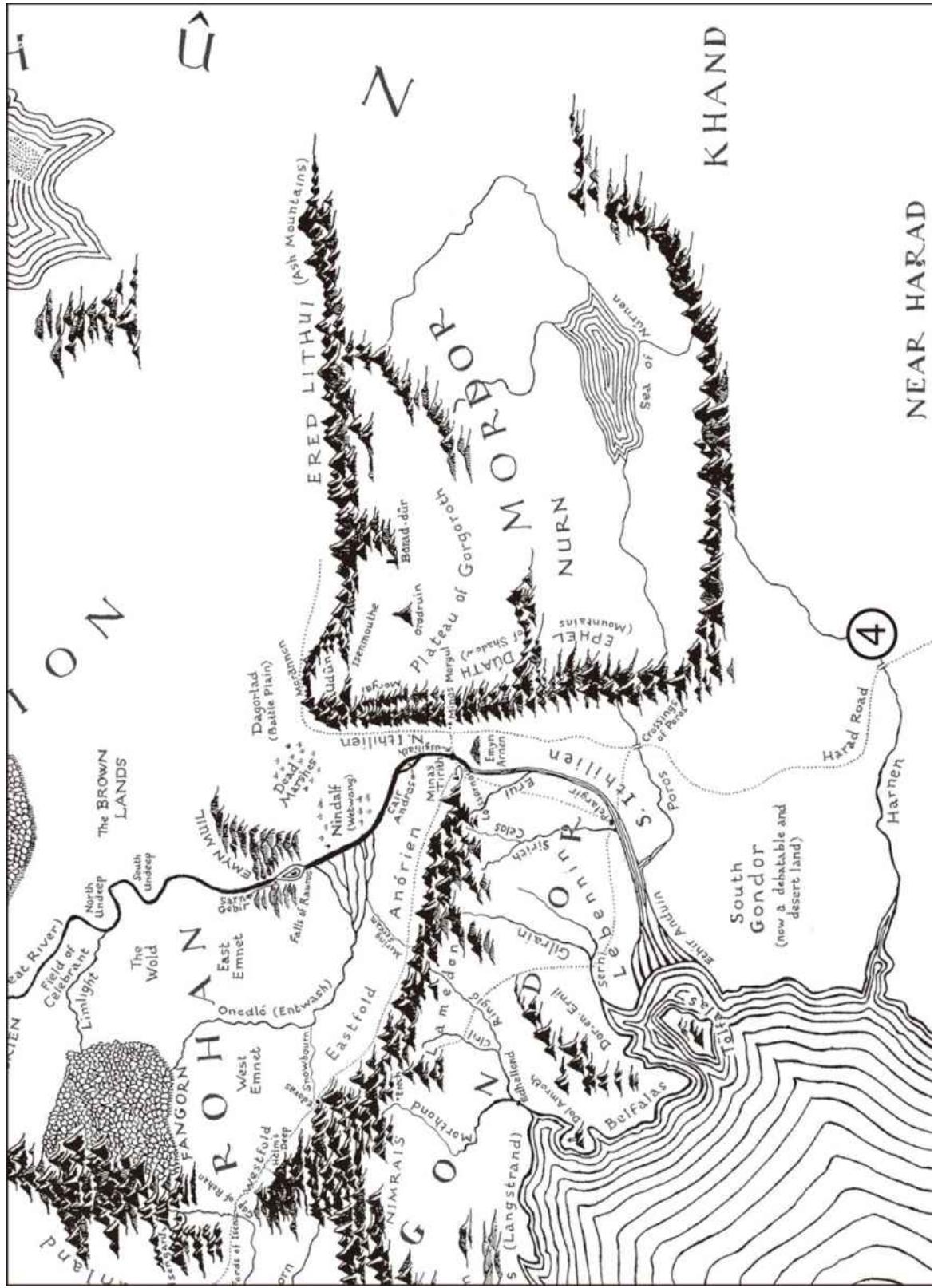
气刚够他去思考信使口中的“俘虏”究竟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又开始想等轮到他自己的时候他会不会像只兔子一样被生吞活剥了当晚餐。

大鹰飞了回来用爪子抓住他外套的后背又飞了出去。这次他只飞了很短一段距离。很快比尔博就被放了下来怕得浑身发抖呆立在山边上一面如同宽阔架子的岩壁上。除了靠飞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抵达该处而且这里也没有办法离开除非从悬崖上跳下去。在这里他发现所有的伙伴们都背靠岩壁坐着。鹰王也在他正在和甘道夫说话。

看来比尔博不会被吃掉了。巫师和鹰王似乎之前打过点交道甚至还有一些交情。事实上经常来往于山间的甘道夫曾经帮过这些大鹰还帮它们的首领治好过箭伤。所以各位明白了吧所谓的“俘虏”其实只是指

“从半兽人手中救下的俘虏”而不是大鹰们的俘虏。比尔博听了会儿甘道夫的谈话这才意识到他们终于就要真正地逃离这座可怕的大山了。他正在和鹰王讨论计划准备将矮人们、他自己和比尔博运走带他们穿过平原回到原先计划好的旅途上。

鹰王不愿意送他们靠近任何有人住的地方。“他们会用巨大的紫杉木弓射我们”他说“因为他们会以为我们想要抓他们的羊。平心而论他们这么想也没错。所以不行我们很愿意能坏了半兽人的好事也很愿意报答你但我们可不愿意为了矮人而在南面的平原上冒生命危险。”



“好吧”甘道夫说“那就把我们送到你们愿意去的最远的地方我们已经欠你们很多情了。不过这会儿我们可都饿着哪”

“我快饿死了”比尔博用微弱而又细小的声音说道其他人都没听见。

“这一点我们或许倒能帮得上忙”鹰王说。

不久岩壁上就烧起了明亮的火堆矮人们围着火堆烹烤着弄出好闻的烤肉香气来。大鹰们给他们送上了干树枝还送来了几只兔子和一只小绵羊。料理的事情则由矮人们自己来操办。比尔博身体太虚弱了什么忙都帮不上再说给兔子剥皮或切肉这些事他也做不大来在他以前的生活中他一直习惯了由屠夫准备好一切自己只要直接拿来做就行了。由于欧因和格罗因把火绒盒矮人们直到那时也还不习惯用火柴弄丢了所以甘道夫帮大家生了火做完这以后他也躺倒休息去了。

迷雾山脉的冒险就这样结束了。不久比尔博的肚子又再次有了饱足的畅美感觉他觉得这下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了虽然按他平时的胃口他比较喜欢面包和牛油而不是树枝叉着的烤肉。他蜷缩成一团在坚硬的岩石上睡着了睡得甚至比在自己家里的羽毛床上还美。不过一整晚他都梦到自己家梦见自己在屋子的各个不同房间里找东西可那东西他既没有找到也不记得是什么样子的了。

第七章 奇怪的住所

Queer Lodgings

第二天比尔博醒来时眼前就是一片清晨的阳光。他一跃而起准备看看时钟然后去把水壶烧上——却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在自己家里。所以他只能沮丧地坐下来心想看来洗脸和刷牙是别指望了。他果然两样都没得到也没有热茶加吐司加火腿的早餐只有冷羊肉和兔肉。吃完这些之后他就得要为重新出发作准备了。

这次他获准爬到一只大鹰的背上紧紧抓住两翼之间的羽毛。冷风飕飕地从他身上掠过他紧紧地闭上了双眼。当十五只大鹰从山崖边起飞的时候矮人们大声喊着再见承诺说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回报鹰王。太阳依旧处于正东的方向早晨空气清凉雾气集聚在山谷中东一片西一片地缠绕着山峰。比尔博睁开一只眼偷偷望了望发现大鸟们已经飞得十分高大地已经变得十分遥远了群山退向他们的身后渐行渐远。他闭上眼睛双手抓得更紧了。

“别掐我”他座下的大鹰说道“你不用怕得像个兔子一样虽然你看着的确有点像兔子。今早天气很好又没有什么风还有什么比在天空飞翔更舒服的呢”

比尔博本想说“好好洗个热水澡睡得晚点起来在草地上吃早餐”不过他还是觉得什么都不说为好只是手上稍微松了很小的一点点。

过了好一阵之后大鹰们一定是看见了他们的目的地尽管他们飞得很高很高因为他们开始画着很大的圈子缓缓地盘旋下降。他们盘旋了很久最后霍比特人终于又睁开了眼睛。地面已经更靠近了底下有树看着像是橡树和榆树还有宽阔的草地以及一条穿越其间的河流。不过在地面上矗立一块巨岩大得几乎像是一座小山溪流似乎在它身边绕了个圈。它仿佛是远方山脉的最后一个哨卡又像是被巨人中的巨人从大山里丢出来的一块大石。

大鹰们很快一个接一个地降落在这巨岩上放下了身上的乘客。“再见了”他们叫道“无论你们去到哪里希望你们在旅程结束时都能安全回到巢中”这是大鹰彼此之间道别时的美好祝愿。“愿你们翼下的强风能把你们带

到所有太阳和月亮能照到的地方。”甘道夫知道对大鹰们的祝愿该怎样得体地回答。

他们就这样分别了。虽然鹰王后来成了万鸟之王头上戴着金色的王冠他手下十五名首领则戴上了黄金项圈用矮人们给他们的黄金打造而成但比尔博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只除了在五军之战时远远望见过他们在高空中身影。不过这是在故事的尾声时才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暂且按下不提。

巨岩顶端有一块平地有一条许多人走过的、有很多级台阶的路一直往下通到河边河对面有一片平坦巨石构成的浅滩通往后面的草地。台阶到底的地方有个小岩洞里面挺干净地上是鹅卵石众人在洞里聚集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一直想着只要可能就一定要带你们安全地越过山脉。”巫师说“现在凭着得当的指挥和不错的运气我做到了。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到了比我当初计划送你们前往的地方还要往东许多的地点了。在你们的冒险结束之前我或许还会再来看看你们不过现在我有其他紧急的事情要去办。”

矮人们发出不情愿的声音脸上露出很受打击的表情比尔博甚至哭了起来。大家起初都以为甘道夫会全程陪同他们一起冒险总是会帮助他们脱离困境。“我也不是说走就走”他说“我会再给你们一两天或许我可以协助你们脱离眼前的困境我自己也需要一些帮助。我们没有食物没有行李也没有小马可骑你们也不知道身在何处。不过关于这点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现在位于我们该走的道路以北距离有几哩远。如果我们离开大山不是那么仓促的话本来是可以正好踏上那条路的。这一带没有什么人居住除非在我几年前离开之后有人新迁移到这里来了。不过这儿倒是有我认识的人就住在不远的地方正是此人在巨岩上兴建了石阶我记得他把这块巨岩叫作卡尔岩。他不常到这儿来至少不会在白天来所以在这边等他来也没什么用。事实上这样做反而会很危险我们得主动去找他如果一切顺利我们能碰上头的话我想到时我就可以离开了并且像大鹰一样祝你们‘无论到哪儿都一切顺利’”

大家哀求他不要离开他们愿意把恶龙的金银和珠宝与他分享但这都不能让他改变心意。“我们会见面的我们会见面的”他说“而且我想我已经挣到一些应得的宝藏了——等你们到手之后再给我吧。”

他这么一说大家也就停止了恳求。接着大家脱下衣服在河水中好好洗了个澡。河水又浅又清河滩上都是石头。等他们在强烈而又温暖的太阳下把身子晒干之后虽然身上还有些酸痛肚子还有一点点饿但精神都已经好多了。不久以后他们就带着霍比特人涉过了浅滩开始穿过草地顺着粗壮橡树和高大榆树的边缘向前进发。“为什么这里要叫卡尔岩”比尔博跟在巫师身旁走边问道。“因为他管这个叫卡尔岩因为他用这个字来描述这样的地形。凡是

类似的东西他都管它们叫卡尔岩而你跟他一提卡尔岩他就知道指的是这个因为这是他家附近惟一的卡尔岩他对这个再熟悉不过了。”“你说的是谁啊谁替它起的名字谁熟悉这个东西”“就是我提到过的那个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我向他介绍你们的时候你们必须十分恭敬才行。我想我会慢慢地介绍你们的两个两个介绍你们必须千万小心不要惹恼他否则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生气的时候很吓人但脾气好的时候也很和善。我还是要再警告你们一下他很容易生气的。”

矮人们听见巫师这样对比尔博说话全都围拢了过来。“刚刚说的就是你要带我们去见的人吗”他们问道“你难道不能找个脾气更好的人吗你可不可以再解释得更清楚一点”——全是诸如此类的问题。

“是的说的就是他不我不能我就是在非常小心地解释这一切。”巫师一口气就同时回答了三个问题。“如果你们坚持想知道得更多我可以告诉你们他的名字叫贝奥恩他非常强壮而且是个换皮人。”

“什么他是个皮货商就是那种把野兔皮冒充松鼠皮以次充好的家伙吗”比尔博问道。“我的老天爷啊不不是绝对不是绝对绝对是”甘道夫说

“巴金斯先生拜托请把你的傻样子尽量藏起来好不好请看在老天爷开天辟地的份儿上只要你们在他屋子的方圆百哩之内就拜托千万不要提什么皮货商还有皮毡啦、羊皮啦、裘皮披肩啦、皮手笼之类的词还有所有这类要命的词语他是个换皮人他会更换外皮有时候他是只大黑熊有时候他是个强壮的黑发男子胳膊粗粗的胡子密密的。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么多不过这些也应该够了。有人说他是巨人到来之前住在山中的古代大熊的后代其他人则说他是在斯毛格或其他恶龙来到此地之前在半兽人从北方来到这片大山之前就住在这里的人类先民的后代。究竟怎样我也说不太准但我认为最后一种猜测比较靠谱。他可不是那种会耐心回答问题的人。

“他不受任何魔法的影响除非是他自己的。他住在一片橡木林中有一栋高大的木屋。在他以人类的外形生活时他会饲养很多几乎和他一样出色的牛和马。他们为他工作和他说话。他不吃他们也不猎杀或捕食野生的动物。他养了许许多多凶猛的野蜂主要靠奶酪和蜂蜜生活。我有一次看见他在晚上独自一人坐在卡尔岩顶上看月亮朝着迷雾山脉西沉然后我听见他用大熊的语言嚎叫道‘总有一天他们将会消亡我将回到那里去’正因为如此我才会认为他自己也是从那座大山里来的。”

比尔博和矮人们现在有许多东西要思考所以他们没有再问更多的问题。在他们前面还要一段漫漫长路要走。他们时而艰难地爬上斜坡时而又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山谷。天气变得非常热有时他们会在树下休息这时比尔博就会感到饥饿难当如果有有什么橡树子熟透了落到地上他一定会毫不客气地给吃下去。

到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他们才注意到附近出现了大片大片的花朵都是同一种花朵长在一起仿佛是人为种植的。尤其是三叶草有一片片随风摆拂的鸡冠三叶草还有紫色的三叶草。空中可以听到阵阵嗡嗡之声那是蜜蜂在四处忙碌。这么多的蜜蜂比尔博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景象。

“要是有哪一只蜇我一口的话”他想“我一定会肿得跟我以前一样胖了”

这些野蜂比黄蜂还要大。其中的雄蜂比你的大拇指还大出好多深黑色身体上的黄色条纹带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我们离他已经不远了”甘道夫说“我们已经来到他的养蜂场边上了。”

又走了一阵之后他们走到了一片橡树林带这里的橡树都是高大而又古老的橡树。林带后面有一道高高密密的荆棘篱笆既看不见后面有什么也没办法爬过去。

“你们还是等在这儿吧”巫师对矮人们说“如果听到我喊你们或是吹口哨你们就可以开始朝我走的方向过来——你们会看见我往哪儿走的——不过请务必一对儿一对儿地进来注意每一对之间必须间隔五分钟。邦伯是最胖的家伙他一个人可以抵上两个所以他最好一个人进来排在最后。来吧巴金斯先生这儿附近有个门。”话音未落他就带着战战兢兢的霍比特人沿着篱笆找起门来。

他们很快来到一座又高又宽的木门前两人可以看到门后有一大片花园和许多低矮的木头建筑有些用粗糙的原木建成屋顶铺了茅草有谷仓、马厩、畜棚以及一长排不高的木屋。在大篱笆内部的南边放着一排排的蜂巢上面有钟形的茅草顶。满耳听到的都是巨大的野蜂飞来飞去钻进钻出所发出的声音。

巫师和霍比特人推开沉重的发出“吱吱呀呀”声的大门沿着一条宽阔的道路朝屋子走去。一些养得膘肥体壮收拾得干净整洁的马匹迈着小步跨过草地来到近前用看上去十分睿智的脸很专注地打量着他们然后他们就飞快地朝着木屋奔去了。

“他们是去通知他有陌生人到了。”甘道夫说。没走多久他们就进了一个院子其中三面由木屋和它两边长长的厢房构成院子中央倒着一棵大橡树的树干旁边有许多从上面砍下来的树枝。树旁站着一名须发浓密、身形巨大的汉子露出的手臂和双腿上肌肉虬结。他穿着一件长到膝盖的羊毛外衣手搭在一柄大斧子上。那几匹马站在他的身边鼻子蹭着他的肩膀。

“哦他们来了”他对马儿们说“他们看上去并不危险你们可以走了”他豪爽地哈哈大笑放下斧子走了过来。

“你们是谁想要干什么”他粗声问道。等他在他们面前站定时身材比甘道夫都高了一大截。至于比尔博他可以头也不低就很容易地从他两腿间穿过去而且连他那件棕色外衣的下摆都不会碰到。

“我是甘道夫。”巫师自我介绍道。

“从来没听说过。”那人嘟哝道“那这个小家伙又是什么人”他俯下身子皱着乱蓬蓬的黑色浓眉打量着霍比特人。

“这位是巴金斯先生一位家世良好、名声清白的霍比特人。”甘道夫介绍道。比尔博深深鞠了一躬。他没有帽子可以脱下来行礼衣服上少了那么多颗纽扣也让他感觉很不自在。“我是个巫师”甘道夫继续说道“虽然你没听说过我但我却听说过你。或许你曾经听说过我的好表弟拉达

加斯特吧他就住在黑森林的南部边界。”

“认识以巫师来说我觉得他还算不错。我以前偶尔会见到他。”贝奥恩说“好啦现在我知道你们是谁了或者说你们自称是谁了。你们想要什么”

“跟你说实话吧我们弄丢了行李也差点迷了路现在很需要帮助或者至少是忠告。我们之前和前面大山里的半兽人闹得非常不愉快。”

“半兽人”大汉的语气变得没有刚才那么粗鲁了“哦呵原来你们是惹上他们了呀。你们走到他们的地界上干什么”

“我们不是故意的。是他们半夜里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偷袭了我们。我们是从西方大地来到这个地方的——真要说起来那话可就长了。”

“那你们最好进屋来跟我说说如果这不会花上一整天的话。”大汉领着他们从院子一扇深色的大门走进了木屋。

他们跟着他走发现进入了一个宽敞的大厅中间还有一座火炉。虽然现在正值夏天但火炉中还是有木柴在烧黑烟则袅袅向上来到被熏黑的椽子边然后慢慢找到屋顶一个开口处溜了出去。他们经过了这个只有炉火和屋顶那个开口射进的光线照明的昏暗大厅穿过一扇小一点的门来到了一个由几根单棵树干作基柱的类似阳台的地方。这座阳台面朝南方依旧还很温暖洒满了斜照进来的西晒阳光园子里的花一直长到阳台的阶梯边和阳台一起沐浴在了金色的阳光中。

他们在阳台的木头长椅上坐下甘道夫开始了他的故事比尔博则晃荡着两条腿看着园子里的鲜花想着它们的名字因为这些花里他有一半以前见都没见过。

“我那时正和一两个朋友一起过山……”巫师说。

“两个我只看见这一个而且还是个小号的。”贝奥恩不解地说。

“好吧说实话在我确定您是否十分忙碌之前我可不想让好多人来打搅您。如果您容许的话我可以把他们叫进来。”“当然把他们叫进来吧”于是甘道夫吹了声悠长激越的口哨不久梭林和多瑞就沿着花园的小径走了进来向他们深深鞠了一躬。“你刚才说的应该不是一两个而是两三个朋友吧我明白了”贝奥恩说“不过这些不是霍比特人他们是矮人啊”“梭林·橡木盾愿意为您效劳多瑞愿意为您效劳”两名矮人一边说着一边又鞠了一躬。“我不需要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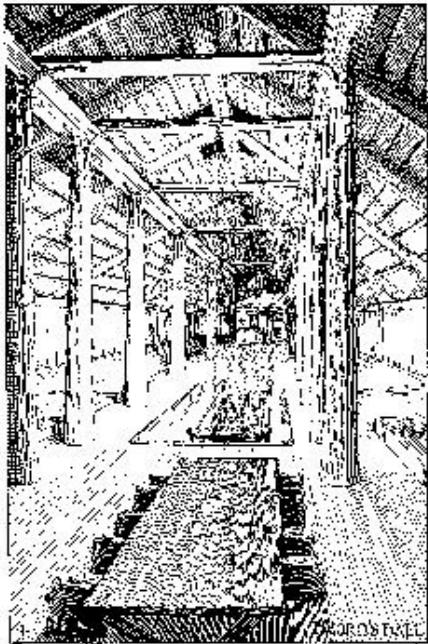
们效劳谢谢啦。”贝奥恩说“可我想你们大概需要我为你们效劳吧。我不是很喜欢矮人不过如果你真的是梭林我相信应该是瑟罗尔的孙子和瑟莱因的儿子吧那么你的伙伴就相当值得尊敬。你们是半兽人的死敌不是到我的土地上来捣乱的——顺便问一下你们究竟是来干什么的呢”

“他们正准备去拜访祖先的土地就在黑森林东边的地方。”甘道夫插嘴道“我们会来到您的领土完全是个意外。我们那时正准备通过隘口照理说应该可以踏上在您领土南边的道路不料却遭到邪恶的半兽人攻击——我之前正跟您说到那里。”

“那就说下去吧”贝奥恩从来就不大喜欢客套。“我们遇到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岩石巨人跑出来乱丢石头我们在隘口上找了个洞穴躲进去霍比特人和我还有其他一些伙伴……”“两个人你就叫作一些”“呃不是其实我们的伙伴不止两个。”“那他们人呢被杀了被吃了还是回家了”“都不是我刚刚吹口哨的时候他们好像没有一起过来我想大概是害羞吧。您知道的我们其实很怕人多了您招待不过来。”“那就再吹口哨吧看来我这次可以办个大派对了再多一两个也没什么分别。”贝奥恩低吼道。甘道夫又吹起口哨但诺瑞和欧瑞几乎没等他的哨声结束就出现了因为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甘道夫告诉他们每五分钟就过来一对。“你们好啊”贝奥恩招呼道“来得可够快的——刚才躲哪儿了

“怎么一下子就蹦出来了”“诺瑞愿意为您效劳欧瑞愿……”他们刚开口就被贝奥恩打断了。“谢谢啦如果我需要你们帮忙我会跟你们说的。坐下吧我们接着

“说故事吧不然故事还没讲完就该要吃晚饭了。”“我们刚一睡着”甘道夫接着讲下去“洞穴的后面就裂开了一条缝半兽人们冲了出来把霍比特人、矮人和我们那群小马都给抓——”



“那群小马你们到底是什么巡回马戏团吗你们是不是还带了很多货物难道你们一直都把六只叫一群吗”

“哦不是事实上我们有超过六匹的小马因为我们的伙伴其实不止六个人——啊你看这就又来了两个”话音落处巴林和杜瓦林出现在门口他们鞠躬致礼腰弯得连胡子都扫到了石头地面。大汉起先皱起了眉头但他们使尽浑身解数搬出各种礼数又是点头又是哈腰又是鞠躬又是脱下帽来在膝盖前潇洒划过以最得体的矮人礼仪最后大汉皱着的眉头终于松开了爆发出一阵咯咯的大笑都怪他们的样子实在太滑稽了。

“一群没错”他说“而且是很搞笑的一群。来吧搞笑小子你们的名字是什么我现在不需要你们效劳只想知道你们的名字然后你们就可以坐下来不用再耍宝了”

“巴林和杜瓦林。”他们乖乖答道不敢露出一点生气的样子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看他们的表情颇有些感到意外。

“继续讲吧”贝奥恩对巫师说。

“我刚刚说到哪儿啦哦对了我没有被抓住我用闪光杀死了一两个半兽人——”

“好”贝奥恩拍桌大吼道“看来巫师还是管点用的。”

“—然后我在裂缝关上之前溜了进去这条路一直通到大厅里面挤满了半兽人半兽人首领也在身边围着三四十个全副武装的卫兵。我那时就想‘就算他们没有被铁链拴在一起就这么一打战士又怎么敌得过这么多敌人’”

“一打我这还是头回听说管八个人就叫一打的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人藏着掖着没有亮相的”

“是啊那边好像又来了两个—我想应该是菲力和奇力吧。”甘道夫说。两人来到了跟前面带微笑鞠躬行礼。

“够了”贝奥恩说“坐下别出声甘道夫你接着讲”

于是甘道夫又继续讲他的故事终于讲到了黑暗中的战斗发现下层门以及发现巴金斯先生不见时的恐惧。“我们点了人数发现霍比特人不见了—我们只剩下十四个人了”

“十四个我头回听说十个人少了一个之后只剩下十四个了。你是说九个人吧再不然你就是还没把所有伙伴的名字告诉我。”

“哦你肯定是还没看到欧因和格罗因谢天谢地他们来了希望你能够原谅他们打搅你。”

“哦让他们都进来吧快点过来你们两个坐下不过甘道夫听着即使是现在这里也还是只有你和十个矮人以及曾经不见了的霍比特人。加到一块儿才十一个再加一个不见了的家伙不是十四个除非巫师点起数来和普通人不一样。不过还是先继续讲故事吧。”贝奥恩并没有显出很感兴趣的样子但实际上他已经对这个故事感到入迷了。要知道事实上在很久很久以前他曾经对甘道夫所描述的那块区域十分熟悉。当他听到霍比特人重新露面他们从石头崩落的山坡上翻滚而下接着又陷入林中的狼圈时他都会兴奋地点点头并且发出低吼。

甘道夫讲到众人爬上树底下群狼环伺的时候他激动地站了起来来回踱着大步“真希望我能在那儿我要给它们的可不止烟火了”

甘道夫看见自己的故事让对方有了好印象非常高兴“嗯我已经尽全力了。当时群狼在我们下面气得发狂森林有好几处开始烧了起来这时半兽人

从山下来发现了我们。他们高兴得大喊还唱歌取笑我们什么‘五棵冷杉树上有十五只鸟’之类的。”

“天哪”贝奥恩大吼道“别跟我说半兽人不会数数他们不傻十二不等于十五这个他们知道。”

“我也知道啊因为还有比弗和波弗。我之前不敢贸然介绍他们可他们现在来了。”

比弗和波弗走了进来。“还有我呢”邦伯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也跟在后面跑了进来。他很胖又很生气被留在最后因此他拒绝等上五分钟直接就跟着前面那两个来了。

“好啦现在你们总共有十五个人了既然半兽人也会数数我想躲在树上的应该就是这个数了吧。现在我们也许可以不受打搅地把故事讲完了吧”巴金斯先生这才明白甘道夫有多聪明中间的打岔其实是让贝奥恩对故事更有兴趣而把故事那样讲法又让他无法把矮人像不明不白的乞丐一样马上给打发掉。只要能够避免的话他从来不会邀请外人进屋子。他的朋友很少他们都住在很远的地方而且他从来不一次邀请超过两三个人进屋。而现在他家的阳台上居然一下子坐了十五个陌生人

等到巫师把大鹰如何将他们救出险境又如何把他们送来卡尔岩的过程讲完之后太阳已经西沉到迷雾山脉的山巅背后贝奥恩花园里的阴影也已经拖得很长了。

“非常棒的故事”贝奥恩赞叹道“好久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故事了如果所有的乞丐都会讲这么好听的故事我说不定会变成一个更慷慨的人。当然这故事也可能都是你编出来的但这样的故事也值得上一顿晚餐。我们来吃东西吧”

“好嘞”大家齐声欢呼道“非常感谢”

大厅里此时相当昏暗了贝奥恩拍了拍手四匹漂亮的白色小马和几条身体细长的灰狗就走了进来。贝奥恩用听起来像是动物吼声的奇怪语言对他们说了几句他们走了出去很快地又用嘴叼着火把回来了。他们用火炉中的火点燃了火把并且将它们插在四周柱子的低矮支架上。那些狗如果想的话

可以用后腿站立用两条前腿来拿东西。很快他们就从旁边的墙内拿出了板子和支架在火炉旁摆好了桌子。

这时他们听见了“咩——咩——咩”的声音一只炭黑色的大个儿公羊领着几只雪白的绵羊走了进来。一只背着边缘绣有动物图案的白布另几只则在宽阔的背上扛着托盘、碗、浅盘、餐刀和木制的汤匙。大狗们拿下这些东西立刻将它们摆放在刚搭好的小桌板上。这些桌板都十分低矮连比尔博坐下吃饭都觉得很舒服。在他们旁边一匹小马将两条低矮的长凳推了过来长凳凳面宽阔凳脚粗短是专门给甘道夫和梭林坐的。在他们对面的主位上则放上了贝奥恩那把样式类似的大黑椅他坐上去的时候必须把两条大长腿远远地伸到桌子底下去。这些是他收在大厅内的全部椅子了他刻意将这些椅子跟桌子一样弄矮多半是为了方便服侍他的聪明的动物。那其他人坐哪里呢他们并没有被忘记。其他的小马滚着圆鼓形的木桩走了进来这些木桩都经过特别的打磨和抛光比尔博也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上面。于是没多久众人就在贝奥恩的桌旁坐了下来这座大厅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识过这么人头济济的场面了。

接下来就开始了他们自从与埃尔隆德道别离开他那最后家园之后的第一顿晚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第一顿正餐。火把与炉火的光芒在他们四周跃动桌面上还放着两根由蜂蜡制成的红色大蜡烛。他们一边吃贝奥恩一边用他那低沉的声音述说着山脉这边野地上的故事特别是他们即将面对的那座黑暗而又危险的森林。它往南北两方延伸各有大概骑马一天的距离那么宽横亘在他们前往东方的道路之上那便是赫赫有名的恐怖的黑森林。

矮人们一边听一边摇着胡子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他们不久之后就将踏入的地方。在越过了大山之后这是他们直捣龙穴之前必须经历的最大危险了。晚餐结束后他们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但贝奥恩似乎越来越昏昏欲睡不太注意他们的故事。他们讲的主要都是黄金、白银、珠宝以及怎样用精妙的技艺打造出美丽的东西贝奥恩似乎对这些东西没有多大兴趣他的大厅中根本没有金银饰品除了刀子之外连用金属打造的东西也很少。

他们久久地坐在桌边用木碗不停地喝着蜂蜜酒。屋外暮色渐深大厅正中的炉火加入了新的木柴火把的火焰都熄灭了。众人依旧围坐在炉火边舞动的火焰映红了他们的脸庞他们身后是木屋高高的柱子顶端黑黑的看着像树林里的大树。不知是不是魔法比尔博觉得自己在梁椽间听见了风儿吹过

树枝的声音好像还有猫头鹰的鸣叫。没多久他开始耷拉下脑袋打起瞌睡来那声音似乎渐渐远去了可突然间他又猛然惊醒了过来。

大门吱吱呀呀地开启又嘭的一声关上贝奥恩离开了。矮人们围着炉火盘腿坐在地板上不久就开始唱起歌来。有些歌词是这样的但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唱啊唱的一直唱了很久

风儿在荒原之上

但在森林中树叶还未受到扰动

那里终日都是暗影憧憧

黑暗的东西在暗影下爬行。

风儿自寒冷的山中吹下

如同潮水般咆哮翻滚

树枝呻吟森林哀号

树叶被吹落腐土堆中。

风儿从西方吹向东方

森林中一切动静停止

风声凄厉掠过沼地

天地间只闻阵阵呼啸。

草地嘶嘶作响草穗弯下腰杆

杂草簌簌发抖——风儿继续驰骋

掠过颤动的冰冷湖泊

撕碎奔逃的云朵。

它越过孤独的童山

扫过恶龙的巢穴

那里又黑又暗尽是赤裸的巨石

空气烟雾飘绕。

它离开世界继续飞翔

越过夜的宽阔海洋。

月光迎风扬帆

群星环列出耀眼光芒。

比尔博又开始打起瞌睡来了。突然间甘道夫站了起来。“该睡觉了。”他说“——我是说我们但我想贝奥恩可能还没到睡的时候。我们可以安安心心地在这个大厅里休息不过我提醒你们可别忘了贝奥恩临走之前说过的话太阳升起之前不要到外面乱跑否则会有危险。”

比尔博这才发现大厅的边沿已经铺好了床在柱子和外墙之间突起的平台上。有一张小小的草垫席子和几条羊毛毯是专门给他准备的他非常高兴地钻进其中尽管现在还是夏天。火苗渐渐小了下去他进入了梦乡。然而到了半夜的时候他醒了过来火焰现在只剩下几点余烬从呼吸声来判断甘道夫和矮人都已经睡着了地上洒满了银白的月光高挂中天的月亮正从屋顶上的烟洞往屋里窥探着。

外面传来一声嚎叫接着门边传来一阵巨大动物拨弄门的声响。比尔博很好奇那会是什么动物不知道是不是贝奥恩变成中了咒语之后的形态他又会不会变成大熊进来把大家都杀死想到这里他躲进毯子内把头盖住虽然满心害怕但最后还是又睡着了。

当他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有一名矮人在经过他躺着的那片暗影时不小心被他的身体给绊倒然后“扑通”一声从平台上滚了下来。那是波弗当比

尔博睁开眼的时候他正在为此咕哝着。

“快起来吧懒骨头”他说“不然就没早餐剩下给你啦”

比尔博一跃而起。“早餐”他大喊道“早餐在哪儿呢”

“大部分在我们肚子里”其他在大厅中走来走去的矮人说道“剩下的则在阳台上。太阳出来之后我们就一直在找贝奥恩可哪儿都不见他的影子。不过我们一出去就发现早餐已经摆好了。”

“甘道夫呢”比尔博用最快的动作朝外面奔去想要找东西吃。

“哦大概在外面什么地方吧。”他们告诉他。但他一直到傍晚都没有见到巫师的踪影。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才走了进来矮人和霍比特人正在用晚餐贝奥恩那些聪明能干的动物服侍着他们白天一整天也都是他们在服侍着。至于贝奥恩自从昨天晚上之后就没有他的任何音讯这让他们越来越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我们的主人呢你自己这一整天又跑到哪儿去了”他们异口同声地问道。“一次一个问题——而且得先吃了晚饭再说。我从今天早餐开始还什么也没吃呢。”

等甘道夫终于推开了他的盘子和酒壶之后——他一口气吃了整整两条面包上面涂了厚厚的黄油、蜂蜜和凝结的奶油又喝了至少一夸脱的蜂蜜酒——他又悠悠地拿出了他的烟斗。“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他说

“——但是天哪这儿可真是个喷烟圈的好地方”又有好长一段时间大伙儿从他嘴里什么话也抠不出来他只顾着喷出烟圈让它们在柱子间绕来躲去变幻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和颜色最后把它们一个追着一个地从屋顶的通风口送了出去。谁要是从外面看的话一定觉得很奇怪从那个口子里一个接一个地有烟圈冒出来绿的、蓝的、红的、银灰色的、黄的、白的有大个儿的有小个儿的小烟圈为了闪躲而从大烟圈之间钻过去构成了数字8的形状最后又像一群鸟儿那样向着远方飞去。

“我一直在追踪熊的足迹。”他终于开口说话了“昨天晚上这里外面一定有一个大熊的常规聚会。我很快就知道贝奥恩不可能同时化身成那么多只熊因为它们的数量太多了身材大小也各不相同。我应该这么说那里有小熊

有大熊有普通的熊有超级巨大的熊全都从半夜跳舞跳到快天亮。他们几乎是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的惟一的例外是河对岸的西方也就是迷雾山脉的方向。在那个方向只有一道离开的足迹而不是过来。我跟踪那路足迹一直来到卡尔岩。足迹从那之后就消失在了河中。不过巨岩后面的水流太过湍急我没有办法过河。你们应该还记得从渡口过到卡尔岩其实不算太困难但在另外一边则是一道矗立在水流湍急的峡谷之上的悬崖。我走了好几哩的路才找到一个河水又宽又浅可以渡过的地方然后我还得再走好几哩路回来才能够继续跟踪足迹。那时天色已晚我再也不能继续追踪下去了。那路脚印直直通往迷雾山脉东边的松树林中也就是我们前天晚上和座狼经历过小小聚会的地方。现在我想我也同时回答了你们的第一个问题。”甘道夫说完了他坐着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说话。

比尔博认为他明白了巫师的意思。“那我们该怎么做呢”他喊了起来“如果他把所有的座狼和半兽人都引回来怎么办我们一定会全都被抓起来杀掉的我记得你说过他不是他们的朋友。”

“我的确是这样说过。别傻了你最好去睡觉吧你的智慧都在打瞌睡了。”

霍比特人觉得挺受打击可由于似乎也没什么别的事好做了他只能悻悻地上床去了。当矮人还在唱歌的时候他已经沉沉睡去小脑袋里还在为贝奥恩而感到迷惑直到他做起梦来梦见几百只黑熊在院子里的月光下缓步跳着缓慢而又笨拙的舞蹈。等其他人都睡觉的时候他又醒了过来门外和昨晚一样传来了搔爬、嗅闻和嘶吼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他们都被贝奥恩亲自叫了起来。“你们都还在啊”他抱起霍比特人笑着说“看来还没被座狼、半兽人或是邪恶的大熊给吃掉啊”他十分无礼地戳了戳巴金斯先生的背心。“咱们的小兔子吃了面包和蜂蜜又恢复健康重新变胖了”他咯咯笑道“快来再吃点吧”

因此他们和他一起吃起了早餐。贝奥恩一改以往的冷淡心情似乎变得大好他说了许多有趣的故事让所有的人都和他一起哈哈大笑。大家也没有花多少时间就明白了他究竟去了哪儿以及为什么他对大家这么友善起来因为他自己亲口道出了真相。在他失踪期间他渡过了河到山里面跑了一趟——从中你可以想见至少当他变身为熊的形体出没时他可以用多么快的速度奔跑。从那片烧焦的狼群聚集过的林中空地他很快就确认他们故事中的

那部分是真实的但是他还发现了更多的真相。他在森林中抓到了一匹座狼和一个半兽人在四处游荡从这两个家伙的口中他得到消息半兽人的巡逻队依旧和座狼一起在追捕着这些矮人由于半兽人首领的死亡也由于巫师的火焰令座狼首领鼻子烧伤令它的许多得力部下死亡他们的怒气难以平息。当他拷问这两个家伙的时候他们只说出了这些不过他认为背后肯定会有更多的邪恶勾当。不久以后全体半兽人大军可能会和他们的盟友座狼全体出动对大山周边的地区进行扫荡搜捕矮人对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人类和动物以及他们认为在庇护着矮人们的人展开疯狂的报复。

“你们的故事真不错”贝奥恩说“但当我确定它是真的之后我更喜欢它了。你们必须原谅我不能轻信你们的说法如果你们长期居住在黑森林的边缘就会知道除了亲如兄弟的朋友之外根本不能相信任何人。因此我只能说我已经尽全力赶了回来想要确认你们的安全并且尽可能为你们提供所需要的帮助。从今之后我对矮人的看法又要变好一点了。杀死了半兽人首领居然杀死了半兽人首领”他咧开大嘴咯咯笑个不停。

“你把抓到的那个半兽人和那匹座狼怎么样了”比尔博突然问道。

“来看看吧”贝奥恩说于是他们就跟着走出了屋子。一颗半兽人的脑袋就插在门外而座狼的毛皮则钉在远处的树上。贝奥恩对付敌人可真是毫不留情。但他现在是他们的朋友甘道夫认为把完整的故事和这趟冒险真正的原因告诉他才是明智之举这样才能够获得他彻底的帮助。

贝奥恩答应要给他们如下帮助他会给每人一匹小马甘道夫则是一匹成年骏马供他们踏上前往森林的路途还会帮他们装满充足的食物如果小心安排的话这些食物够他们吃上好几个星期的。这些食物经过特殊的包装携带起来十分的方便——有坚果、面粉、装在密封罐子里的干果、红色陶罐装的蜂蜜还有经过两次烘烤的蛋糕它们可以保存很长时间而且只要吃一小口就可以走很远的路。这些蛋糕的制作是他的秘密之一但就和他制作的大多数食品一样里面都包含蜂蜜虽然吃了会感觉有点口渴但味道却是非常好。根据他的说法在森林的这一边他们不需要携带饮用水因为一路上都有小溪和泉水。“但是穿越黑森林的道路黑暗、危险而又困难”他说“在那里食物和饮水都很不好找。坚果成熟的季节还没到来不过等他们走到另一边的时候季节可能又已经过了而生长在那里的所有东西中又只有坚果适合拿来当食物。在那座森林里野生的动物都是黑暗、诡异而又凶猛的。我会提供你们可以携带饮水的皮囊以及一些弓箭。不过我很怀疑你们在黑森林里找到的

东西能够安全地吃喝。我知道森林中有一条河流强劲的黑水拦在你们的路上。那河里的水你们绝对不可以喝也不可以在里面洗澡因为我听说河水带有强大的魔法会让人昏昏欲睡并且渐渐忘记一切。在黑森林的暗影中我认为如果你们想要射到一些东西不管能吃还是不能吃都有可能会偏离你们的前进路线。所以无论出于任何理由绝对不要去打猎。

“这是我能给你们的全部忠告了一旦越过了森林的边缘我就帮不上什么忙了你们必须得靠自己的运气和勇气以及我给你们的食物。到了森林的入口处我也必须请你们将马匹送回来。我祝你们一切顺利如果你们还有机会沿这条路回来我的大门随时为你们敞开。”

大家当然对他表示了感谢他们鞠了好多次躬脱了好多次帽子说了好多遍“宽阔的木厅主人愿意听候您差遣”但大家的情绪却因为他凝重的话语而变得有点低落他们都觉得即将开始的冒险比之前所想的还要危险而且就算他们通过了一路上种种危险的考验恶龙还是在最后等着他们。

整个早上大家都在忙着作出发的准备中午一过他们就最后一次和贝奥恩一起吃饭午餐用完后他们就跨上贝奥恩借给他们的马和他道了好几次别之后就策马扬鞭奔出了门外。

他们从东面离开了贝奥恩那用高高的篱笆围起来的领地出来之后立刻转向北方然后就朝着西北方向前进。根据他的建议他们不再按原先打算的那样从贝奥恩领地的南面踏上通往森林的大道因为如果走那条路的话最后将必须渡过从山脉中流下的一条小河这条小河会在卡尔岩以南几哩的地方汇入大河。在两条河流的交汇点会有一片河水相对较深的河滩如果他们还有小马的话或许可以渡过。过了河之后会有一条路通往森林的边缘来到老林路的入口。但贝奥恩警告他们半兽人现在经常会踏上这条道路。而且他也听说老林路本身的东端已经因长久弃置不用而为树木所覆盖硬走下去的话便会来到无路可走也无法穿越的沼泽地。再说就算他们勉强走到了森林的另一边黑森林东端的出口也一直是离孤山南方距离最远的一个他们还必须往北经历一段十分漫长而又艰辛的路程才能够到达孤山。卡尔岩北边的黑森林边缘更靠近大河虽然这里离迷雾山脉也更近些但贝奥恩建议他们不妨走这条路因为从这边往北骑几天就会来到黑森林一条鲜为人知的道路入口那条道路穿越森林几乎直直地通向孤山。

“那些半兽人”贝奥恩说“是不敢越过大河来到卡尔岩以北一百哩的范围内更不敢靠近我的住所——这里在晚间可是警备森严——不过换作是我我会尽快策马前进因为如果他们不久就发动攻击的话那么他们将会渡河南下扫荡森林所有的边缘地区将你们截住而座狼跑得可是比你们的小马快多了。所以其实还是朝北走更安全虽然看起来好像是离他们的根据地更近了因为那里是他们最想不到的地方他们反而要兜更大的圈子才能抓到你们。现在就出发吧能走多快就走多快”

正因为如此他们这会儿才在不出声地策马疾行。只要地面上有了草道路变得平坦他们就会纵马飞奔。黑黢黢的大山矗立在他们的左侧远处细细的一线河流挟带着两岸的树木正在不断逼近。他们出发的时候太阳才刚刚往西方移去到晚上之前太阳都将在他们身边的土地上洒下万道金光。此情此景实在让人很难想像身后会有半兽人的追兵。当他们离开贝奥恩的居所许多哩之后大伙儿又开始有说有笑起来并且有点忘记了前面还有森林中黑暗的道路在等着他们。但等到夜幕降临大山的座座山峰在落日的映衬下露出狰狞的面目时他们扎下营来并且安排了轮班守夜。即便如此大多数人还是睡得很不踏实梦中出现了座狼的狂嗥与半兽人的怪叫。

第二天天亮后依旧是一派风和日丽的景象。一层仿佛秋日的白雾淡淡地笼罩着地面空气微微有些凉意不过没多久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薄雾随即消散地上的影子还很长时他们便动身了。他们又这样骑了整整两天一路上什么都没有看到除了草地、花朵、飞鸟和稀疏的树木偶尔会有一小群一小群的马鹿在午后的树荫下吃草或坐着休憩。有时比尔博可以看见公鹿的鹿角从草丛中伸出来刚开始的时候他还以为这是干枯的树枝呢。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因为贝奥恩曾经说过他们第四天一早应该就可以到达森林的入口处所以他们急着赶路夜幕降临以后也不停马蹄一走就走到了月光照耀下的黑夜。当月光褪去的时候比尔博觉得在四周的树林中忽而好像在右边忽而又好像在左边自己看见了一头大熊沿着与他们相同的方向在潜行。但如果他鼓起勇气跟甘道夫提起这事儿巫师却只是说“嘘别管那么多”

虽然晚上没休息多少时间但第二天他们还是天没亮就出发了。等到天刚亮的时候他们就看见森林向着他们迎了过来或者说是像一座皱着眉头的黑色高墙一样等待着他们。地势渐渐变得陡了起来霍比特人觉得有一种沉默之势在向他们逼来。鸟儿的歌唱越来越听不到了野鹿不再出现了连兔子都看不到了。到了下午的时候他们已经抵达了黑森林的边缘几乎就在它最外端树木伸出的巨大枝条下方歇脚。这些树的树干十分粗大上面长满了树

瘤树枝扭曲着树叶狭长而深色。藤蔓攀附在它们身上又一路顺着地面延伸。

“好啦这就是黑森林了”甘道夫说，“北方世界中最广大的森林。我希望你们喜欢它的样子。现在你们得把借来的这些出色的小马给送回去了。”

矮人们看样子想要对此发一点牢骚但巫师告诉他们这样的想法是愚蠢的。“贝奥恩离你们的距离比你们想像的要近你们最好不要失信他可是一个惹不起的对手。巴金斯先生的眼力比你们要好很多因为你们没看见每天晚上夜幕降临之后都有一头大熊跟着我们或是在月光下远远地守护着我们的营地。他不只是为了保护你们、指引你们也是为了看着他的小马。贝奥恩把你们当朋友可他把动物当成是自己的孩子。你们想像不到贝奥恩肯让矮人们把马骑得这么远这么快这其中蕴含着多么大的善意你们也想像不到如是你们把小马带进森林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发生。”

“那你骑的马呢”梭林说“你怎么没提到要把它送回去”“我是没提因为我不准备把它送回去。”“那你的承诺又该怎么办呢”“这我自然会处理我不把马送回去的原因是我还要骑”

这时他们才知道甘道夫准备在黑森林边和他们分手大家的情绪一下子陷入了低谷。不过无论他们好说歹说就是无法改变他的心意。“关于这一点我们之前到达卡尔岩的时候就已经说好了的”他说“再吵也没有意义。我之前跟你们说过我在南方有些更急迫的事情要去办。我为了照顾你们事实上已经迟到了。在一切都结束以前我们或许还会见面也有可能就此无缘再见。这要取决于你们的运气、勇气和判断力。而且我还派了巴金斯先生和你们一起去。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人不可貌相你们要不了多久就会明白这一点的。比尔博高兴起来不要苦着一张脸。高兴起来梭林和大家伙儿毕竟这是你们的冒险。想想最终可以获得的财宝吧至少在明天早上之前先忘记这森林和恶龙吧。”

等第二天早上来了他依然这么说。因此大家别无选择只能在森林入口前一条清澈的小溪里把他们的皮囊都装满水把小马背上的行李都卸下来。他们将行李尽可能地平均分摊不过比尔博还是觉得他那份重得要命。想到要背着这么多东西在森林里长途跋涉他就不免忧心忡忡。

“别担心”梭林说“不用多久它就会变轻的。我估计等食物开始短缺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巴不得当初的包袱能更重一些才好了。”

最后他们向小马道了别让它们掉头回家。它们高兴地小跑起来看来似乎对于能够把黑森林抛在身后感到非常高兴。在它们离开的时候比尔博可以发誓他看见了一只像大熊的东西离开了林中的暗影跟着它们一跃一跃地奔回去了。

现在轮到甘道夫跟大家说再见了。比尔博坐在地上心中非常难过真希望自己和巫师一起坐在那匹高大的骏马上。他在刚吃完早餐相当寒酸后曾经往森林中进去了一点点稍稍探了探发现那森林在白天也似乎和晚上没什么两样而且给人一种极为隐秘的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暗中观察着你等待着你”他自言自语道。

“再见啦”甘道夫对梭林说“也和你们大家道别了再会你们应该直直地穿过森林千万别走岔了路——一旦迷了路的话那你们重新找到路并且走出黑森林的机会只有千分之一。那样的话我或者是别的任何人恐怕都再也看不到你们了”

“我们真的一定要过去吗”霍比特人抱怨道。

“是的一定要”巫师说“如果你们想要到森林的另一边去的话。要么穿过去要么就放弃。巴金斯先生我可不想让你临阵退缩光是想

到这点就让我替你觉得丢脸你得要替我照顾这些矮人啊”他笑着说。

“是不是”比尔博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难道没有别的路可以绕过去吗”

“有如果你想要往北走上两百哩然后再往南走上两倍距离的话。可即便那样道路也不见得安全这一带根本就没有什么安全的道路。记得你们已经越过了大荒野边缘所以不管你去到哪里都不会缺少‘乐子’的。在你能够从北边绕过黑森林之前你会一头撞进灰色山脉的各种山坡那里到处都是半兽人、大半兽人还有其他让人难以形容的可怕奥克。在你从南边绕过黑森林之前你们将会踏入死灵法师的领土。比尔博即使是你也不需要我来告诉你这位黑色死灵法师的故事了吧。我建议你们最好不要靠近任何属于他那黑色势力范围内的地方还是铁了心走森林这条路吧抖擞精神抱着最好的期望只要再加上一份大大的运气定会有一天能走出森林看见长沼泽在你们的脚下。越过这片沼泽兀然矗立在东边的就是老斯毛格所住的孤山了希望他不会预料到你们的出现。”

“你可真会安慰人哪”梭林低吼道“再会了既然你不跟我们来那就别再多废话了快上路吧”

“那就再会啦真的告别了”甘道夫拨转马头朝着西方奔驰而去。

但他实在忍不住还要最后叮咛几句。于是在他奔出众人的视野之前他又转过头来双手拢在嘴前对他们喊了起来。他们听见他的声音依稀传来“再会多保重——千万不要离开正路”

然后他就策马疾驰很快消失在众人的视野外了。“哦再见啦快走吧”矮人们咕哝道心中更加生气了因为他们真的为失去了他而感到郁闷。现在全部旅程中最危险的部分开始了。每个人都背起了属于自己的那份沉重背包和水囊离开了播洒在外面世界的光明一头钻进了黑森林。

第八章 苍蝇与蜘蛛

Flies and Spiders

他们排成一路纵队行进着。小径的入口是两棵彼此靠向一起的大树看起来像是通往某个黑暗隧道的拱门。两棵树老态龙钟又缠满了藤蔓附满了苔藓因此只剩了寥寥几片黑黢黢的树叶。小径本身十分狭窄在树木之间穿来绕去。很快入口的亮光就变成了身后远处的一个小亮洞四周一片死寂让他们的脚步声成了沉重的鼓声似乎所有的树木都朝着他们凑了过来凝神倾听。

随着眼睛渐渐适应了昏暗他们看见所走道路的两旁各有一条小路散发着有点像是墨绿色的暗光。有时会有一缕细细的阳光通过最上方浓密树叶间的某个缺口幸运地溜了进来又凭着更大的幸运没有被下面交错的树枝给拦截在他们面前刺下一道极细的光线。但这样的情况很罕见而且马上就完全消失了。

森林中有黑色的松鼠在比尔博锐利的双眼经过适应能看清东西之后他可以瞥见它们飞快地掠过小径慌慌张张地躲到了树干后面。在矮树丛中还有许多奇怪的声响闷哼声、搔抓声以及快速跑动的声音。这类声响也会出现在地上堆得厚厚的腐叶堆中但是究竟是什么生物弄出这些声响来的他却看不见。他们见到的最恶心的东西就是蜘蛛网了这些黑暗浓密的网由特别粗的蛛丝织成往往从一棵树延伸到另一棵树或是悬挂在道路两侧的低矮树枝上。没有哪张蛛网是拦在道路中央的但究竟是由于某种魔法还是其他原因才使得道路保持清通的他们想不出来。

不久之后他们就对这座森林产生了厌恶感其强烈与真挚一如他们讨厌半兽人的隧道。而且森林比隧道还更让人盼不到头。他们早就极度渴望能见到阳光和天空的景象向往凉风拂过脸庞的感觉但是没办法他们只能不停地走啊走。在森林的穹盖之下空气没有任何流动似乎永远就是那么静止、黑暗与窒闷。即使是习惯了长期在地底挖隧道经常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日光的矮人也感受到了这种压迫感。霍比特人虽然喜欢把家安在地底的洞里但到了夏天也喜欢离家到外面透气所以这会儿他觉得自己正在慢慢地窒息而死。

夜晚是最糟糕的时段森林中会变得漆黑一团——这可不是一般人所谓的漆黑而是真的黑到了极致黑得你连任何东西都看不见。比尔博试着在鼻子前摆了摆手根本什么都看不见。不过也许说什么都看不见不能算是很精确因为他们可以看见眼睛。他们睡觉的时候全都挤在一起然后大家轮流守夜。在轮到比尔博值班的时候他会看见四周的黑暗中有许多微光闪烁有时候一双双黄色、红色或是绿色的眼睛会从不远的地方瞪着他们然后那些光芒会慢慢地黯淡并消失然后又慢慢地在另一个地方再度亮起。有时候这些光芒会在他们头顶的树枝间向下闪着光这是最让人害怕的景象。不过比尔博最讨厌的是那种可怕的、苍白而又突出的眼睛。“那是昆虫的眼睛”他想“不是动物的眼睛只是稍微有点嫌太大了。”

虽然天气还不是很冷他们还是试着想在晚上生起警戒用的篝火不过他们很快就放弃了。火焰似乎会把成百上千的眼睛吸引到他们的身边来尽管这些神秘的生物不管它们到底是什么总是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身躯曝露在微弱火光的照耀之下。更糟糕的是它会吸引来成千上万深灰色和黑色的蛾子有些几乎有人的手掌那么大在他们的耳边不停飞舞让他们难以忍受。同样让他们受不了的还有那些漆黑得如同高筒礼帽的巨型蝙蝠。于是他们只好放弃了生火整晚都坐在巨大而又诡异的黑暗中渐渐睡去。

对霍比特人来说这一切仿佛有好几年那么久由于他们一直严格执行食物定额制所以他总是觉得饿。即便如此随着时间慢慢流逝而森林依然一成不变他们开始感到紧张起来。食物不会永远吃不完实际上已经开始有点不够了。他们试着射杀松鼠在浪费了许多支箭之后好不容易在小径上射到一只。但等他们烤来一吃发现味道糟糕得简直难以入口于是他们便再也不射松鼠了。

他们也十分口渴因为他们没有多少水了而在这一段时间内他们既没见到过泉水也没见到过溪流。处在这种境况下的某一天他们发现一道流水横贯小径。那道河水流得又急又猛但拦掉的道路却没有多宽河水的颜色是黑的至少在晦暗的森林中看起来如此。幸好贝奥恩之前警告过他们否则他们一定会不管河水是什么颜色趴上去就喝而且还会把那些空了的水囊装满。现在他们满脑子只想到要怎么样不弄湿手脚而渡过这条河。河上本来有座木桥但已经烂掉落入水中了只留下两边岸上断折的桥柱。

比尔博跪在河岸边朝前方望去然后叫了起来“对岸有条船为什么它不是在我们这边呢”“你看看那条船离我们有多远”梭林问道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比尔博的眼力是他们之中最好的。

“不算太远我估计不会超过十二码。”

“十二码我觉得至少有三十码吧不过我的眼睛已经不像一百年前那么管用了。不过就算只有十二码也和一哩一样够不着。我们跳不过去也不敢趟水或是游过去。”

“你们有谁能扔绳套过去吗”

“那又有什么用船一定是拴住的就算我们能钩住也没用更何况钩不钩得中还成问题呢。”

“我倒不认为它是拴住的”比尔博说“虽然我在这这种光线下不能确定但在我看来它似乎只是靠在岸边。那边的岸特别低矮刚好是道路和河流汇合的地方。”

“多瑞是力气最大的菲力则是最年轻、视力最好的。”梭林说“过来菲力试试看能不能看见巴金斯先生说的那条船。”

菲力认为他能看得见因此当他盯着看了很久在脑子里形成了方向感之后旁边的人给他拿来了一条粗绳。他们带着好几条绳子现在在最长的一条上绑了一个原先用来固定背包的大铁钩。菲力握住铁钩在手中稍微平衡了一下重量然后将它朝着河对岸抛了过去。

“扑通——”钩子掉进了水里“不够远”比尔博看着对岸说“再多扔个两三呎就能掉进小船里去了再试一次。如果你只是碰到一点湿绳子我想河水的魔法还没强到能伤害你。”菲力小心翼翼地将钩子拉回来当他拿起钩子的时候还是有点将信将疑。这次他用了更大的力气把钩子抛了出去。

“稳着点儿”比尔博说“这次你已经把它抛到另一边的树林里了。

“把它轻轻拉回来。”菲力慢慢地将绳子往后拉过了一会儿之后比尔博说“小心钩子就在船上了希望能把船钩住。”

钩子的确把船钩住了菲力使劲一拉小舟却纹丝没动。奇力赶过来帮忙接着是欧因和格罗因。他们拉呀拉呀突然全都仰天摔倒在地上。比尔博是在旁边察看的正好抓住了落下的绳子。对岸的小船顺着众人用力的余势冲

了过来比尔博连忙用一根棍子把船挡开。“快帮忙”他大喊着巴林及时赶到一把抓住了小船不然小小船又要顺流漂走了。

“原来它还是拴住的”他看着手中扯断的船缆说道“大伙儿的力气可真是大也幸好我们的绳子比它的更结实。”

“谁先过”比尔博问道。

“我先吧”梭林说“你和我一起过还有菲力和巴林。这船一次就只能装这么些人了。在那之后是奇力、欧因、格罗因和多瑞再下一批是欧瑞、诺瑞、比弗和波弗最后是杜瓦林和邦伯。”

“我讨厌每次都殿后”邦伯说“也该换换人了吧。”

“谁叫你长这么胖呢。既然你这么胖你就应该最后过来在船载重最少的时候。不要有对命令唧唧咕咕的苗头否则你会遇上厄运的。”

“可是没有桨啊我们要怎样才能把船送回对岸呢”霍比特人问道。

“再给我一段绳子和另一个铁钩”菲力说等大家都准备好的时候他就将绳子往前方的黑暗中用力朝高处一扔。由于绳子和钩子没有再落下来大家认为它一定已经挂在树枝上了。“上船吧”菲力说“你们要有一人用力拉这根卡在对岸树上的绳子还得有一人必须抓住我们先前用过的铁钩等我们都安全地到达对岸时就可以把钩子钩上让这边的人再把船拉回去。”

凭借着这个方法他们很快就都安全地渡过了这条被施了魔法的小溪。杜瓦林胳膊上卷着绳子刚刚爬出小船邦伯嘴里依旧在嘟囔着正准备要跟上去就在此时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前方的路上传来一阵飞驰的蹄声接着从黑暗中突然蹿出一个像是飞奔着的野鹿的身影只见它冲进矮人群中将大家撞开然后奋力跃向对岸。它蹦得很高以有力的一跃掠过水面然而它却没能安然抵达对岸。在野鹿一撞之下梭林是惟一站稳了脚步又保持了冷静头脑的人。一踏上对岸他便立刻弯弓搭箭以防有任何隐藏着的看守小船的生物出现。这时他迅捷而又稳准地向那纵跃的野兽射出了一箭。当它跳落到对岸的时候脚步变得蹒跚了。黑暗吞没了它的身影但大家可以听出蹄声马上踉跄起来然后就归于安静了。

还没等他们来得及大声赞美梭林这精准的一射比尔博的一声尖叫就把大家脑子里关于吃鹿肉的想头给赶没影儿了。“邦伯落水啦邦伯要淹死啦”他一点都没开玩笑邦伯刚才只有一只脚踏上地面就被那头鹿一头撞倒还从他身上跳了过去。他踉跄倒地的时候手一搭船帮把小船推离了岸边于是就跌进了黑暗的水中。他的手慌乱地去抓岸边滑溜溜的草根结果怎么也抓不住而小船又慢慢地打着转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大家跑到河边的时候还可以看见他的帽子漂在水面上。他们赶紧朝着那方向扔去了带着钩子的粗绳。邦伯伸手抓住了绳子大伙儿合力把他拉到了岸上。他当然从头到脚都湿透了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大伙儿把他放到岸上时他已经沉沉地睡了过去一只手还死抓着绳子不放大家怎么拽都拽不下来。大伙儿使出了各种招数想把他弄醒可他还是睡得跟死猪一样。

大家依旧围在他身边骂骂咧咧地抱怨着他们的霉运怪邦伯笨手笨脚又为小船漂走了而感到惋惜因为这下他们没办法回到对岸去找那只被射中的野鹿了。这时他们听见林子里隐约传来了号角之声还有似乎是猎犬在远处的吠叫。大家全都不作声了在地上坐了下来他们似乎听见小径北方传来了大规模狩猎的声音但却看不见任何的迹象。

他们在那儿坐了好久不敢轻举妄动。邦伯的胖脸上挂着微笑甜甜地睡着似乎对困扰着大家的麻烦再也不在乎了。突然前方的小径上出现了几只白色的野鹿有一只高大的雌鹿和几只幼鹿它们毛皮的纯白和之前那只雄鹿的漆黑恰成强烈的对比。它们在暗影中放出微微的光芒。还没等梭林发声阻止就有三个矮人一跃而起张弓搭箭向白鹿射去但似乎无一命中。群鹿掉过头去就像来时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森林中矮人们又追着射出一蓬箭矢但全都是徒劳。

“住手住手”梭林大喊道但一切都太迟了兴奋的矮人们已经浪费掉了最后一些箭矢使得贝奥恩送给他们的弓箭变得毫无用处了。

那天晚上大家情绪低落而在稍后几天中情绪更是一路走低。他们虽然已经越过了被施了魔法的小溪但那之后的小径似乎依然漫无尽头而森林也看不出有任何变化。然而如果对黑森林能有更多一点的了解并且思考一下那场狩猎和白鹿出现的意义他们就会知道终于靠近了森林的东部边缘了。要不了多久只要他们继续保有勇气和希望就能来到树木越来越稀疏的地方重新见到阳光。

可惜他们并不知道而且他们还必须带着邦伯那沉重的身体一起前进。他们为此使出了全力由四个人一组轮流承担这项累人的工作其他人则分担了那四个人携带的背包。如果不是因为背包的重量到了最后几天已经大幅减轻的话他们根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然而相对于一个沉睡中露着傻笑的大胖子邦伯来说可能人们还宁愿去背装得满满的食物背包呢。又过了几天这样的一刻终于来临了他们完全陷入了没有粮食和饮水的窘境。森林中放眼望去他们看不到任何可以让人放心吃的食品只有蕈类和长着苍白叶子发出难闻味道的野草。

在越过魔法小溪四天之后他们来到了森林中一片大都是山毛榉的区域。一开始他们对于这改变有点感到高兴因为脚底下不再有灌木丛阴影也变得不那么浓了。他们四周有了些绿莹莹的光在某些地方甚至可以看见小径两边一定距离内的东西。但是借着这种绿光他们能看见的还是一排排永无止尽的树木它们灰色的树干全都笔直宛如熹微晨光中某个巨型大厅里的柱子。这里有了空气的流动和风的声响但这声响听在耳朵里却给人带来忧伤的感觉。一些树叶簌簌地掉落下来提醒他们外面已是秋意渐浓了。他们的脚踩踏着无数个过往的秋天累积下的落叶这些枯叶已经为森林铺上了一层深红色的地毡还越过小径的边缘漂泊到了小径之上。

邦伯依旧沉睡着而大伙儿已经无比疲惫了。有时他们会听见让人不安的笑声有时还能听到远方传来唱歌的声音。那笑声是由相当悦耳的声音发出的绝不是半兽人那唱歌声很优美但听起来却有些诡异陌生一点也不让他们觉得安心。他们积聚起所剩的最后一口气只想尽快远离这个地方。

两天之后他们发现小径开始往下倾斜不久之后他们就来到了一座长满了橡树的山谷。

“这该死的森林难道永远都没有尽头吗”梭林说“得找某个人爬到树上看看能不能把脑袋从树顶伸出去看看周围的情况。惟一的办法是挑一棵长在小径边的最高的树。”

这“某个人”当然指的就是比尔博了。他们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如果要达到侦察的目的爬树的人一定得把头伸出最高处的树叶才行所以他必须要足够轻能让最高处的最细的树枝承受得起他的重量。可怜的巴金斯先生以前根本没怎么爬过树但大家不由分说地将他托上了路边一棵大橡树最下面的树枝接下来他只能好自为之了。他在拨开交错的树枝奋力上行的过程中

眼睛周围好几次都被树枝弹到老橡树上那些大一点的树枝很快就把他的脸搞得浑身又黑又绿他还不止一次从树上滑落于千钧一发之际才抓住了下面的树枝最后在一个似乎没有合适的树枝可供踩踏的不上不下的地方他经过了一番令人心惊胆寒的拼搏终于接近了树顶。在这一路上他不停地在担心树上会不会有蜘蛛以及过会儿他该怎么原路下去除了掉下去。

最后他终于把头伸出了树叶的冠顶也的确发现了蜘蛛。不过这些都是普通大小的蜘蛛它们想抓的也只是蝴蝶而已。比尔博的眼睛差点被阳光给炫盲了他可以听见矮人在底下性急地叫喊但他没办法回答只能拼命眨眼睛把这段适应期给熬过去。阳光异常明亮他过了好一阵子才能够渐渐忍受。等他能睁开眼之后他发现四周是一片深绿色的树海微风过处在“海面”上弄出星星点点的褶皱。满天都是飞舞的蝴蝶。我想它们多半是一种叫作“紫色帝王蝶”的蝴蝶那是种喜欢在橡树顶端栖息的蝴蝶不过这些可不是紫色的它们身上是一种极深极深的紫黑色看不到任何的斑纹。

他盯着这些“黑色帝王蝶”看了很久同时享受着微风吹过发梢和脸庞的怡人感觉。不过到头来还是底下开始跺脚咆哮的矮人才让他想起了自己还有正事要办。情况不妙。他向四周极目望去都看不到树与叶的尽头。他因为阳光与微风的怡人感觉而变得轻快起来的心情重新又往下沉到了脚趾头没有什么喜讯可以回去报给下面的人听。

其实如我之前告诉过你们的他们离森林的边缘并不远。如果比尔博有眼光的话他会发现自己所在的树木虽然本身很高其实是位于一个宽阔山谷的底部因此从这棵树的树顶看去周围的树都像一只大碗的碗边一样在向外延伸所以他根本就看不见森林的尽头究竟在哪里。但他并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满怀失望地爬下树来。等他好不容易回到地面上时身上多处擦伤热得一头是汗一副惨兮兮的模样而且乍一回到底下幽暗的环境中他又什么都看不到了。等他把所见报告完大伙儿也都变得跟他同样沮丧起来。

“这座森林往所有的方向都没有尽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派个霍比特人来又有什么用”他们嚷嚷着仿佛这是他的错。他们根本不在乎蝴蝶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东西而当比尔博跟他们描述怡人的轻风时他们就更来气了因为矮人们身体都太笨重根本没办法爬到那么高去感受轻风。

那天晚上他们吃完了最后一点点食物的碎屑第二天早晨一醒来他们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依旧饥饿难耐。他们接下来注意到的是天上正在

下着大雨雨滴这里那里地密密地滴落到地面上来。然而这除了提醒他们不仅腹中空空连口唇也是干得要命之外却并不能帮他们解渴要想浇灭他们如火烧般的干渴可不能站在橡树下呆呆地等着有哪滴水碰巧滴落到舌头上。结果惟一的一小点安慰竟然出人意料地来自于邦伯。

他突然间醒了过来坐起身子用手搔着脑袋。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或是为什么会觉得这么饥饿因为他已经把从许久以前那个五月早晨出发以来的所有事情都给忘记了。他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在霍比特人家中所举行的派对。大伙儿费了好一番口舌才让他相信了他们自那以后的种种冒险经历。

当他听说已经没东西可吃了之后不禁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因为他觉得自己非常虚弱双腿软得直打颤。“我干吗要醒过来啊”他嚎道“我刚刚正在做着美梦呢。我梦到我走在一个和这里挺像的森林里不过那儿可亮堂啦树上有火把树枝上挂着油灯地上还点着篝火。那儿正在办一场大宴会永远不停的盛大宴会。一个森林之王戴着树叶缀成的皇冠大家都在快乐地唱着歌那儿吃喝的东西多得我数不过来好吃得我都说不明白”

“说不明白就别说”梭林没好气儿地说道“如果你没别的好说的话干脆就给我闭嘴。我们之前就已经受够你了你要是再不醒过来我们就准备把你扔在森林里发你的白痴梦去了。你这家伙就算好几个礼拜不吃不喝扛起来也重得要命。”

除了勒紧裤带之外大伙儿也别无对策。他们扛着空荡荡的背包和袋子迈着沉重的脚步在小径上走着心中甚是绝望觉得自己不等走到头就会先倒下饿死了。他们就这样走了一整天走得又慢又累邦伯还一个劲儿地哭闹说他的两条腿再也撑不住了他想要躺倒睡觉。

“不行不可以”大家都说“你的腿也该走它们那份路了我们抬你抬得够远了。”

可他把大伙儿的话当做了耳旁风突然一步也不肯走了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你们要走你们走”他说“反正也没办法弄到吃的我宁愿躺在这里睡一觉在梦里多吃点儿。我真希望自己永远也不要再醒来了。”

就在这时走在稍微前面一点的巴林喊了起来“那是什么我想我看森林里面有火光在闪。”

大家全都朝前看去在挺远的地方好像能看见黑暗中有一点红光在闪动接着在它旁边又冒出了另一点火花然后是另一点。连邦伯都爬了起来大家全都快步往前飞奔根本不在乎那是食人妖或是半兽人。那点光亮在他们前方位于小径的左边当他们终于与那点火光齐平的时候可以很明显地看到那是在树下燃烧着的火把和篝火只是离他们的小径还颇有一段距离。

“看来我的梦想要成真了”邦伯呼哧呼哧地从后面赶了上来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他直接就想要冲到林子里去追逐那些火光但其他人对于巫师和贝奥恩的警告却谨记在心。

“如果得把命搭上的话宴席再好吃都没用。”梭林说。

“可如果没东西吃我们不也快没命了吗”邦伯说这话可说到比尔博的心坎儿里去了。他们翻来覆去地争了半天最后同意派出几名探子悄悄地靠近那些光亮把那里的情况给摸清楚。但接下来大家又为该派谁去而争执不休了因为似乎没谁热衷于去冒迷失方向再也见不到朋友们的危险。最后饥饿压倒了警告由于邦伯一直不停地描述他在梦里的林中宴会上吃到的种种美食矮人们全部离开小径冲向了森林深处。

在经过了好一番匍匐前进之后他们终于摸到了火光附近。从树干后面探出脑袋望去他们看见一块树木被砍倒、土地被铲平后清理出来的空地。空地上有许多人看起来像是精灵全都穿着绿色和褐色的衣物坐在锯倒的圆木墩子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圈子正中有一团营火四周的树上则插着许多火把但最令人心动不已的景象却是他们正在大吃大喝一边发出欢快的笑声。

烤肉的香气是如此诱人众人等不及相互商量一下便从树后走了出来争先恐后地朝圈子里跑去一心想着问人讨点酒肉吃。然而第一个人的脚刚一踏上空地所有的火光就仿佛被施了魔法一样同时熄灭。有人对着篝火踢了一脚它就炸成无数个火花然后便消失无踪了。他们陷入彻底的黑暗中连彼此都找不见好在时间还不算太长。他们在黑暗中跌跌撞撞被圆木绊倒迎头撞上树干又是吼又是叫的几乎吵醒了森林中方圆几哩内所有的生物最后大家终于又聚拢在一起通过触摸清点了人数。到这时他们当然早就已经忘记了小径的方向彻彻底底地迷了路至少到天亮前是如此。

他们在黑暗中无事可做只能就地坐下。他们甚至不敢到地上去摸索食物的碎屑惟恐互相间又走散了。但他们没躺多久比尔博刚开始觉得瞌睡上来的时候排第一个值夜的多瑞就用大家都能听见的声音低声道

“火光又在那边出现了这次数量比刚才还多”大家全都跳了起来。没错儿在不远的地方有几十点闪烁的火光他们清楚地听见了笑语声。大家又悄悄地朝火光摸过去这次大家学乖了排成了一路纵队每个人都摸着前面人的背。等他们走近的时候梭林说“这次别再急着冲过去了我没说话谁也别从隐蔽的地方跳出来。我先派巴金斯先生一个人过去和他们谈谈他们不会被他吓到的——“那我被他们吓到了怎么办”比尔博心想——我希望他们不会对他怎么样。”

当他们来到火光构成的圆圈边缘时众人猛然从背后推了比尔博一把。他还没来得及戴上戒指就跌跌撞撞地冲进了明晃晃的火光之中。结果还是没用——所有的光亮全都熄灭四周重又变得一团漆黑。

如果说之前在黑暗中集合已经算得上困难了那么这次的情况还要糟糕得多。他们怎么找也找不到霍比特人每次点数都只有十三个。他们大声喊着“比尔博·巴金斯霍比特人你这个该死的霍比特人喂霍比特人你这个该挨棍子的家伙你在哪里啊”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只是得不到一点回音。

就在他们快要放弃希望时多瑞却意外地绊到了他。他在黑暗中摔了一跤还以为自己绊到了一根木头结果却发现那是蜷成一团、陷入熟睡的霍比特人。他们一通猛摇才把他摇醒而他在醒来之后还满心的不高兴。

“我正在做一个好梦”他嘟囔道“梦见我在吃一顿超级丰盛的大餐。”

“老天爷啊他变得和邦伯一样了”他们说“不用跟我们说你梦见什么了梦里边吃得再好也没用我们又分享不到。”

“在这种鬼地方我恐怕只有靠做梦来填肚子了。”他咕哝着在矮人身边躺下想把刚才的美梦再续下去。

但是森林中的怪光还没完呢。又过了一阵夜半的天气转冷之后当值的奇力又把所有的人给叫醒了

“跟刚才一样的亮光又在不远的地方亮起来了有几百支火把和好多堆营火肯定是被魔法突然点着的。听那是他们唱歌和弹竖琴的声音”

在躺下去仔细聆听了一会儿之后他们发现自己无法抵御走近去再作一次求救尝试的诱惑。于是他们又爬了起来没想到这次的结果更加灾难性。

这次他们看到的宴会比之前的更盛大、更诱人。在一长列宴饮者的上首坐着一名森林之王，金黄的头发上戴着树叶缀成的皇冠，活脱脱就是邦伯描述过的梦中人物。这些像是精灵的生物彼此递着大碗，有些弹着竖琴，许多人都在唱着歌。他们闪亮的头发中都点缀着鲜花领口和腰带上闪耀着绿色和白色宝石的光华。他们的表情和歌声都充满了欢乐。他们唱的歌响亮、清晰而又悦耳，听得梭林不由得又踏入他们之中。

一瞬间森林又陷入死寂，所有的光芒全都消失，火焰化成黑烟，矮人的眼中只能看见余烬和灰屑。森林中再度充斥着他们的喧哗与喊叫。比尔博发现自己是在绕着圈子跑，他这样以为口中不停地喊着：

“多瑞、诺瑞、欧瑞、欧因、格罗因、菲力、奇力、邦伯、比弗、波弗、杜瓦林、巴林、梭林·橡木盾。”而他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人也在他身边做着同样的事情，冷不丁会有人喊上一声“比尔博”。但其他人的叫喊声变得越来越远，虽然过了一阵之后，他觉得那些声音变成了遥远的呼救声，所有的声音最终都归于了沉寂，只留下他一个人孤单地处在一片寂静与黑暗中。

这是他这辈子最悲惨的时刻之一，但他很快就拿定主意。直到天亮了，有一点点微光之前，都不要轻举妄动，而且因为不会有早餐来补充体力，他丝毫不想在黑暗中摸来摸去，徒然消耗体力。于是他靠着一棵树坐了下来，再次思念起遥远故乡那拥有美丽餐点室的霍比特洞府来。他正想到火腿、鸡蛋、吐司、面包和黄油时，忽然感到有什么东西在碰他。有种又黏又韧的线缠住了他的左手，当他想要站起身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双腿已经被同样的东西给裹住了。因此他刚一站起来就倒了下来。

然后那只趁着他发呆时一直在忙着把他缠起来的大蜘蛛从他身后现身，冲他跑了过来。他只能看见那东西的双眼却能在蜘蛛拼命用恶心的蛛丝一圈又一圈地往他身上缠时感受到它那些毛茸茸的腿。算他运气总算还能及时回过神来，再晚一些的话他就根本不能动了。他进行了一番名副其实的殊死搏斗才得以脱身。他一开始只是不停地用手赶开蜘蛛——而它正像小蜘蛛对付苍蝇一样想要在他身上注入毒液让他消停下来——打了半天才想起来自己还带着剑，马上将它拔了出来。蜘蛛立刻往后跳开，他赶紧趁此机会挥剑令蜘蛛松开了腿。接下来就轮到他反攻了。蜘蛛显然很不习惯对付这种身边带着刺的生物，否则它逃得还会更快些。比尔博不等它逃开，就冲了上去，拔剑正刺中它的眼睛。它开始发狂般地跳跃、扭动所有的脚，都可怕地抽搐

着直到比尔博给它补了一剑才一命呜呼。比尔博经过这番折腾后也一头栽倒好长时间都不省人事。

当他醒来的时候身边已落满森林中白天常见的黯淡灰光死蜘蛛躺在它身边宝剑剑刃上沾染了黑血。对巴金斯先生来说不靠巫师或是矮人们或是任何人的帮助全凭自己一己之力在黑暗中杀死了巨型蜘蛛这件事使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他在草地上擦拭宝剑归剑入鞘时他觉得自己脱胎换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比过去更为凶猛更为勇敢尽管腹中依然空空。

“我帮你取个名字”他对着宝剑说“就叫你刺叮好了”

在那之后他开始了对周围的探索。森林中阴冷而又静谧但显然他必须先去寻找自己的朋友们他们应该离得不会太远除非他们已经落入了精灵或是更糟糕的东西之手。比尔博觉得大喊大叫并不安全因此他呆立了好一阵子思考着小径到底在何方他又应该先往哪个方向去寻找矮人们。

“唉我们为什么不牢记甘道夫和贝奥恩的忠告”他懊悔地叹道“看看我们现在落到了怎样的窘境啊我们真希望现在还能说我们孤单一人实在是好恐怖啊。”到了最后他勉强猜了一个昨天晚上传来呼救声的方向凭着运气他生来就有很多好运他居然猜了个八九不离十这一点大家到时候就知道了。下定决心后他便迈着机敏的步伐走了起来。霍比特人擅长于无声无息地行动特别是在森林中关于这一点之前跟大家提到过而且比尔博在出发前已经戴上了戒指这也是为什么蜘蛛们完全没看见也没听见他的到来。

他蹑手蹑脚地走了一段距离后注意到前方有块地方的黑影特别黑即便在黑森林里也算黑了仿佛一团不曾褪去过的夜色。他走到近前发现那里层层叠叠、纵横交错的全都是蜘蛛网。突然间他还看见了体型巨大、样貌狰狞的蜘蛛盘踞在他头顶的树枝上。不管戴没戴着戒指他都因恐惧而发起抖来生怕被蜘蛛们发现。他躲在树后面盯着一伙蜘蛛看了会儿然后在森林中极度静谧的衬托下他意识到这些讨厌的怪物原来正在相互交谈。它们的声音乍一听像是微弱的嘶声和摩擦声但细听之下他可以听清楚它们说的大部分内容。它们居然正在谈论矮人

“真是好一场挣扎啊不过相当值得”一只说“他们的外皮肯定又脏又厚不过我敢打赌里面一定有甜美的汁液”“啊把他们挂一阵子之后就会好吃多了”另一只说道。“别挂太久了”第三只说“他们不像应该有的那么胖我猜多半是最近没吃啥东西。”“叫我说杀了算了”第四只蜘蛛嘶嘶地说道“现在把他

们杀了然后把死的挂上一会儿。”“我敢保证他们现在已经死了。”第一只说。“应该还没死我刚才还看到有一个在挣扎来着。我想他们多半刚从美梦中醒来我来弄给你们看。”

话一说完一只肥大的蜘蛛就沿着蛛丝跑了下去来到一根高处树枝上并排挂着的十几捆东西边。比尔博现在才注意到树上挂着这些东西不禁觉得非常害怕。他看见有些蛛丝捆的底部伸出了一只矮人的脚还有些蛛丝捆里这儿那儿地露出一只鼻子一撮胡子或是兜帽的一角。

蜘蛛走到最大的一捆旁边——“我打赌那一定是可怜的老邦伯。”比尔博想——然后对着凸在外面的鼻子狠狠咬了一口。蛛丝捆里传来了闷声惨叫一只脚趾头猛地伸了出来重重地踢在了蜘蛛身上。看来邦伯还活着。随着一声踢在瘪掉的足球上的声音恼羞成怒的蜘蛛从树枝上摔了下去幸亏它及时放出自己的蛛丝才没有直接摔到地上。

其他的蜘蛛都哈哈大笑起来。“你说得很对”他们说“咱们的嘴边肉还活蹦乱跳着呢”“我马上就会让他蹦跶不起来了”那只恼怒的蜘蛛发着嘶嘶的声音重新又爬回到了树枝上。

比尔博见此情景就知道是该他做些什么的时候了。他没办法与这些怪物正面对抗手上也没有东西可以投掷。不过在经过一番搜寻之后他发现附近有条似乎已干涸了的水道那里有许多小石头。比尔博在扔石头方面可是个高手他没有花多少时间就找到了一颗鸡蛋大小、十分称手的石头。小时候他曾经练过扔石头练到后来兔子、松鼠甚至是飞鸟只要一看见他弯下腰来就会迅速地逃之夭夭。即便是他长大以后他依然在掷铁环、扔飞镖、射箭、滚木球、九柱地滚球等需要瞄准和投掷的、不太剧烈的游戏上花费不少时间。事实上除了吐烟圈、猜谜语和烹饪之外他还有很多拿手的事情只是之前没时间详细告诉大家罢了。现在也没时间。在他捡石头的当口蜘蛛已经来到了邦伯跟前邦伯的性命已经危在旦夕。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比尔博出手了他扔出的石头咚的一声正中蜘蛛的脑袋蜘蛛应声便从树上落下扑通坠地八条腿全都蜷缩了起来。

第二颗石头嗖的一声穿过一张大蛛网扯断了蛛丝把盘踞在蛛网中央的蜘蛛带了下来啪嗒掉在地上一命呜呼。接下来蜘蛛们的领地内掀起了一场大骚乱让它们暂时有点顾不上矮人们了。它们虽然看不见比尔博却大致能

猜测到石头飞来的方向。于是它们立刻以闪电般的速度摇摇晃晃地冲向霍比特人并将蛛丝撒向四面八方使得天空中似乎到处都是舞动的罗网。

不过比尔博早就溜到别的地方去了。他灵机一动想要把这些愤怒的蜘蛛引得离矮人越远越好要让它们既好奇、激动同时又愤怒。等大约有五十只蜘蛛冲到他之前所站的位置时他又朝它们扔了几颗石头还朝后面那些停下了脚步的其他蜘蛛也丢了几颗石头。接着他一边在树林间跳着舞步一边还唱起歌来为的是要激怒这些蜘蛛让它们全都跟过来追自己同时也让矮人们能够听见他的声音。

他唱道

老胖蜘蛛在树上织网

它看不见我呀它又老又胖

笨蜘蛛啊笨蜘蛛

快停下来找我吧别再织你的破网啦

老笨蜘蛛胖又胖

想找我没方向

笨蜘蛛啊笨蜘蛛

快从树上下来吧

在树上可没法把我抓

这首歌听起来也许不怎么样不过大家得知道那可是他在火烧眉毛的情况下现编的而且再怎么说它也的确达到了目的。他一边唱一边扔出了更多的石头还用力跺脚几乎把附近所有的蜘蛛都引出来追他了有些蜘蛛拽着蛛丝垂到地上有些在树枝上快跑从一棵树摆荡到另一棵树上或是对着黑暗的空间抛出新的蛛丝。它们辨认他声音方向的速度比他想像的快多了这些蜘

蛛生起气来是非常可怕的。除了被扔石头之外蜘蛛也从来不喜欢有人骂它们长得胖而“笨”更是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侮辱。

比尔博又动作敏捷地来到了一个新的藏身之处不过这时有几只蜘蛛已经分别冲到了林中空地这里平时就是它们生活的地方的各处开始在树干与树干之间织起网来。要不了多久霍比特人就会被密密的蛛网给团团包围住了一—至少蜘蛛是这么打算的。比尔博站在这群正忙于织网围捕的昆虫之间鼓起勇气唱起了又一首歌

懒罗伯疯卡伯

织起网子想缠我。

我的肉儿甜又香

可惜你们没口福

我在这儿顽皮小苍蝇

你们真是胖又懒

别看网儿织得欢

休想让我往里钻。

唱到这儿他一转身就发现两棵大树之间最后的空间被蛛网给封闭了幸好那还不是已经完工的蛛网只是仓促在树干与树干之间用双股的蛛丝来回扯出的几大条。他拔出短剑将蛛网砍成碎片唱着歌儿走出了包围圈。

蜘蛛们看得见宝剑不过我估计它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立刻便全体分地面上和树枝上两路杀气腾腾地朝着霍比特人奔来。它们毛茸茸的脚上下舞动螯爪与丝囊啪啪作响眼珠突出着口边冒着白色的泡沫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它们跟着比尔博一路追进森林比尔博一直走到不敢走了为止然后他又用比老鼠更加无声无息的脚步偷偷溜了回来。

他知道在蜘蛛们追烦了回到悬挂矮人的树这里来之前他只有非常宝贵的一点点时间他必须在这点时间里把矮人们救出来。这个任务中最令人头痛的部分就是要爬到那挂着许多矮人蛛丝捆的长长的树枝上去。如果不是有个蜘蛛碰巧留了一条蛛丝垂落下来他可能根本就上不去。尽管蛛丝粘在了他的手上还把他的手勒得生疼他还是凭借着蛛丝的帮助勉强爬了上去。可上去之后才发现上面竟然有一只老态龙钟、体态肥胖的恶蜘蛛它是被留下来看守这些俘虏的此刻它正忙碌地东按按西戳戳看看哪个俘虏最汁多味美准备趁其他蜘蛛都不在的时候好好抢先一步享受美味大餐。不过比尔博急着办正事没空与它多纠缠因此它还没回过神来便觉得身上一记刺痛随即掉落树枝丧了命。

比尔博接下来要做的是先松开一个矮人的束缚。他该怎么做呢如果他切断蛛丝可怜的矮人一定会扑通一声摔落到很下面的地面去。他小心翼翼地在树枝上爬着这让所有可怜的矮人像成熟的果实一样晃动起来来到了第一个蛛丝捆的跟前。

“不是菲力就是奇力。”他从蛛网边缘冒出来的蓝色帽尖推测。接着根据从错综的蛛丝间伸出的长鼻子他进一步判断道“应该是菲力吧”他把身子凑了上去把缠住他的大部分又黏又韧的蛛丝割断然后果然一踢一挣之后菲力从蛛丝捆里探出了大半个身子。菲力伸展蹬动着麻木的双臂与双腿拼命从腋肢窝下的蛛丝中挣脱着估计比尔博看见这番景象一定笑了出来因为这实在是太像用线提着的木偶娃娃在跳滑稽舞了。

经过一番折腾后菲力终于爬上了树枝然后尽力协助霍比特人解救伙伴尽管他的身体状况其实很不好。他身上还残留着蜘蛛的毒液昨晚一晚上和今天一天都被挂在树枝上身体被蛛丝缠得密密匝匝只露出一个鼻子呼吸因此这会儿感到有点头晕目眩。他花了好一会儿才把那些恶心的蛛丝从眼睛和眉毛上弄掉至于胡子则只能大部分都割掉了。两人开始携手把矮人们一个个拽上来砍断蛛丝将他们解救出来。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情况好过菲力的有些甚至相当糟糕。有些人几乎连呼吸都停止了大家看到了吧长鼻子有时还是很有用的有些人则是毒中得比较深。

他们就以这种方式救出了奇力、比弗、波弗、多瑞和诺瑞。可怜的老邦伯体虚乏力——因为他是矮人中最胖的一个所以一直都被蜘蛛们按来戳去的——他只能一滚从树枝上滚了下去扑通落到地上躺倒不动了。所幸地

上有厚厚的树叶他并没有性命危险。可是当蜘蛛们比之前更加怒火中烧地陆续回来时树上还挂着五名矮人没来得及救下来。

比尔博立刻冲到最靠近主干的树枝旁抵挡那些向上爬来的蜘蛛。他在救菲力的时候把戒指取了下来后来就忘记再戴上了所以蜘蛛们开始带着嘶嘶声恶狠狠地对着他说道“现在我们可看见你了你这个可恶的小家伙我们会吃掉你把你的骨头和皮挂在树上。啊他还有根刺哪对不对没问题我们一样能抓到他的到时候我们要把他脑袋冲下好好挂个一两天。”

这边战斗在进行的过程中那边其他的矮人正在用小刀割断蛛丝解救其余的俘虏。过不了多久大家就能重获自由了只是还不知道在那之后又会怎样。昨天晚上蜘蛛们很轻易地就抓住了他们但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防备而且又是在一片黑暗中而这次看来双方要有一场恶战了。

突然间比尔博注意到有些蜘蛛聚拢到了躺在地上的邦伯身边又将他捆了起来准备把他拖走。他大喝一声对着眼前的蜘蛛挥剑砍去。它们快速向后退去他趁机连爬带跌地下了树正好落在那群蜘蛛的中间。他的宝剑对它们来说是一种以前从没见到过的刺只见宝剑上下翻飞当刺到蜘蛛们的时候它发出了兴奋的闪光。片刻工夫便有五六只蜘蛛在剑下丧命其他的蜘蛛仓皇逃遁把邦伯留给了比尔博。

“快下来快下来”他对着树枝上的矮人们喊道“不要停在上面再陷入蛛网”因为他发现有许多蜘蛛聚集到了所有周边的树上然后沿着树枝爬到了矮人们的头上。

矮人们或爬、或跳、或掉地从树上下来了十一个人凑到了一堆大多数人都摇摇欲坠的两条腿派不上什么用场。算上可怜的老邦伯的话十二名矮人终于团聚到了一起。老邦伯一边一个被人扶着左边的是他的表弟比弗右边的是他的亲弟弟波弗。比尔博在他们身边绕来绕去挥舞着宝剑不停地砍杀数百只愤怒的蜘蛛从四面八方瞪着他们形势实在让人感到相当绝望。

厮杀开始了。有些矮人有刀有些手里有棍子所有的人都能拿得到石块比尔博的手上则是精灵宝剑。蜘蛛们的攻击被一次次地打退留下了许多尸体。但这样的局面维持不了多久了比尔博已经几乎精疲力竭而矮人之中只有四个能勉强站稳不用多久他们就会像垂死挣扎的苍蝇一样因气力不支而被杀。蜘蛛们已经又开始在一棵棵树之间织起了天罗地网。

最后比尔博别无选择只能与矮人们分享有关他戒指的秘密。他对此觉得心有不甘但这已经是形势所迫了。

“我马上就要消失了”他说“我会尽力把蜘蛛引开的你们必须要聚在一起朝相反的方向跑。最好是往那里的左边跑那里大约能通向我们最后一次看到精灵营火的地方。”

矮人们的脑袋晕晕乎乎的周围是一片叫喊声、棍棒挥舞声和投掷石头的声音在这样的一团混乱中实在是很难让矮人们理解他说的话。但比尔博觉得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蜘蛛们步步紧逼不断缩小着包围圈。他突然戴上了戒指在矮人们惊讶的目光中消失了。

很快在右边的树林里面传来了“懒蜘蛛”和“笨蜘蛛”的喊声这使得蜘蛛们很是惊惶。它们停下了前进的脚步有些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冲了过去。“笨蜘蛛”的称呼让他们在愤怒之下失去了理智。这时比其他人多领会了一点比尔博计策的巴林带着其他人发起了一次反攻。矮人们聚拢成一团朝着左边的蜘蛛送出一蓬石头的弹雨然后趁势冲出了包围圈。这时他们身后比尔博的喊叫声和歌唱声突然停了下来。

矮人们一边热切地希望比尔博没有被蜘蛛们给抓住一边脚下不停地继续前进。不过他们走得可不够快。他们的身体又累又难过所以即使背后有许多蜘蛛穷追不舍他们也只能是一瘸一拐蹒跚而行。时不时地他们必须要有回过身来与追上来的蜘蛛搏斗一番。有一些蜘蛛已经来到了他们头顶的树上把又长又黏的蛛丝抛了下来。

就在形势再度陷入危急的时候比尔博突然现身从斜刺里出其不意地杀入到蜘蛛们的包围圈中。“快走快走”他大喊道“我来断后”他也真的做到了只见他前冲后突割蛛丝砍蛛腿如果有蜘蛛逼近他就刺穿它们肥胖的身体。蜘蛛们满腔怒火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口角吐着白沫用嘶嘶声恶毒地咒骂着。但是它们已经知道了刺叮的厉害因此当它重现战团之后就不敢逼得太近。因此不管它们再怎么咒骂它们的猎物还是缓慢而又持续地朝包围圈外溜走。这实在是一个让人感到无比煎熬的过程持续了似乎有几个小时之久。但到最后正当比尔博觉得再也抬不起手来作一下劈刺的时候蜘蛛们突然放弃了不再紧追不舍而是满怀失望地回它们黑暗的领地去了。

矮人们这才注意到他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圈子的边缘这里就是精灵营火曾经出现过的地方。不过他们不能确定这是否就是他们昨晚见到的营火。

不管怎样这些地方似乎残留着一些善良的魔法令蜘蛛们颇有忌惮。这里的天光更显翠绿树枝也不那么浓密少了些威胁的意味。他们终于有机会可以坐下来喘口气了。

他们在那里躺了一会儿呼哧呼哧地喘着大气。但他们马上就开始好奇地提问了。他们让比尔博详细解释凭空消失是怎么回事他找到戒指的经过让他们非常感兴趣以至于让他们一时间忘记了自己的麻烦。巴林对此尤其有兴趣缠着比尔博要他把咕噜的故事包括猜谜语的详情和关于戒指的细节都再讲一遍。但过了一会儿之后身边的绿光开始转暗这时他们才想起问一些别的问题这里到底是哪儿原先的小径在何处该到哪里去找些食物接下来又该怎么办他们一遍遍地问着这些问题似乎期待着能从小比尔博那里得到回答。从这一点上你们就可以看出来矮人们对于巴金斯先生的看法已经完全改变了开始对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尊敬甘道夫早就说过会有这一天的。他们真的认为他会想出好的计划来帮他们脱离困境而不是窝在这里一味抱怨。他们心里明白得很要不是霍比特人舍命相救他们撑不了多久就没命了。他们对他谢了又谢有几个矮人甚至站起身来要给他来个九十度的鞠躬结果因为腿软而倒在地上一时之间爬不起来。尽管他们知道了神秘消失的真相却一点也没有减少对比尔博的敬意因为他们都明白比尔博不仅有好运气和一枚魔法戒指还相当有急智——这三样可都是非常有用的东西。事实上他们对于比尔博的称赞让他也开始觉得自己真是个伟大的冒险者尽管如果能有点东西吃的话他还能变得更勇敢些。

可吃的东西真的没有一点点都没有。众人之中没有一个适合去找食物或是探路的。唉那迷失的小径啊比尔博疲倦的脑子里只想着这几个字。他坐在地上望着眼前无穷无尽的树木发呆。没过多久大家都不出声了只有巴林例外。在其他人都已经停止了说话闭上眼睛休息之后他还在自言自语自得其乐地笑着。

“咕噜我的个乖乖原来他是这样偷偷从我身边溜过去的我总算知道了巴金斯先生你是戴着隐身戒指悄悄溜进来的纽扣在门前的台阶上撒了一地可爱的老比尔博——比尔博——比尔博——博——博——博——”然后他就睡着了四周陷入了长长的死寂。

突然间杜瓦林睁开了一只眼睛朝周围的伙伴们扫了一圈。“梭林到哪儿去了”他问道。

大伙儿感到无比震惊。对啊这里只有十三个人十二名矮人和霍比特人。梭林到底跑哪儿去了他们开始幻想着梭林到底遭遇到什么样的厄运究竟是着了魔法还是遇上了邪恶的怪物呢大家失神地躺在树林里打着寒战。随着傍晚渐渐变成黑夜他们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睡着了。他们睡得都很不好每个人都噩梦连篇的。由于病痛和疲惫他们根本无力设置哨兵或是轮班守夜。我们暂时把他们放到一边先来看看另一边的情形吧。

梭林被抓其实要比他们早得多。大家还记得比尔博在踏进精灵营火圈后倒头死睡的那一次吧在接下来的那一次轮到梭林第一个冲进去因此在火光熄灭后他也着了魔法陷入了死睡。飘散在夜色中的矮人们的喧闹声他们被蜘蛛抓住并捆起来时发出的叫喊第二天战斗中的厮杀声所有这一切他全都没有听见。然后森林精灵们便找到了他把他捆起来带走了。

当然在林中宴饮的正是这些精灵。他们并不是什么坏家伙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不信任陌生人。即便拥有很强的魔法可在这些日子里他们还是非常小心翼翼。他们和西方的高等精灵不同更具危险性也没那么聪明。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加上他们散居于大小山脉间的亲族都是从没有去过西方圣土的那些古老部族传承下来的。那些光明精灵、渊博精灵和海洋精灵都去过西方圣土并在那儿住了很多年变得更美丽、更智慧、更博学并且发明出他们自己的魔法研究出如何制造美丽和神奇东西的技术然后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才重新回到这个世界来。在这个世界中森林精灵在太阳和月亮的光华间游走但他们最爱的还是星辰。他们会在今日早已绝迹的壮阔森林中漫游且大多数居住在森林的边缘在那里他们有时进入森林狩猎有时则在月光或是星光下驰骋于平原之上。在人类到来之后他们越来越不喜欢光天化日了不过他们依旧是精灵是善良的种族。

在距黑森林的东部边缘几哩之处有一座巨大的洞穴此时里面居住着他们最伟大的国王。在他巨大的石门前一道来自森林高地的河流蜿蜒而下流进林木葱茏的平原旁的湿地。这个巨大的洞穴在其每一边都有着数不尽的小洞穴一直绵延到远处的地下里面有许多通道和宽阔的厅堂。这地底世界远比半兽人居住的地方要亮堂、干净没有那么幽深也没那么危险。事实上国王的臣民大多在森林中居住狩猎他们居住的屋子多半在地面上或树枝间。山毛榉是他们最喜欢的树。国王的洞穴是他的宫殿也是他收藏宝物的地方更是他的同胞们对抗外敌的堡垒。

这里也是他们关押囚犯的地牢。因此他们将梭林拖来了此处——态度不算太客气因为他们不喜欢矮人并且认为他是敌人。在古代他们曾经指控有些矮人偷盗他们的宝藏并且与他们进行了战争。不过这事儿要是不听听矮人们给出的不同说法便算不上公平。据他们的说法他们只是拿回了他们应得的东西因为精灵国王和他们谈好了工钱要求他们帮他打造金银器皿过后却拒绝付给他们报酬。如果说精灵国王有什么弱点的话那一定是对财宝的贪恋尤其是对白银和白色的宝石。虽然他已经收藏了许多的宝物但他还是永不满足因为他的宝藏还比不上其他远古精灵贵族那样丰富。他的子民不会开矿也不会铸造金属或是打造珠宝更懒得花工夫去做买卖或是种地。每个矮人都知道精灵与矮人的这段过节虽然梭林的祖先与之有一点关系也没有。因此当身上的魔法被解除梭林苏醒过来之后他对于精灵们的态度很是气愤他拿定主意他们休想从他口中获得关于金子或珠宝的一个字儿。

在梭林被带到国王面前之后国王严肃地看着他问了他许多问题但梭林只是一个劲儿地说他饿得要死。“我的同胞们在欢宴时你和你的同伙为何三次试图发起攻击”国王问。“我们没有攻击他们”梭林回答“我们是想来讨点吃的因为我们饿了很久。”

“你的朋友们到哪儿去了现在在干什么”

“我不知道不过我估计他们大概还在森林里挨饿呢。”

“你们在森林里面干什么”

“找食物和饮水因为我们饿了很久。”

“可你们当初为什么会进森林”国王愤怒地问道。

对于这个问题梭林闭上嘴一个字也不愿回答了。

“好极了”国王说“把他带走好好看管等他到愿意说实话为止哪怕等上一百年。”

精灵们用皮带将他绑起把他关进了装有结实木门的最幽深的洞穴之一然后就走了。他们留给了他很多吃的喝的虽然不见得有多好但数量却很多。森林精灵们毕竟不是半兽人即便是对待成为阶下囚的死敌也还保持得体的举止。惟一会让精灵们毫不留情的就只有那些大蜘蛛了。

梭林就这么躺在国王的地牢中。在他心存感谢地用过了面包、肉和水之后他开始担心起那些不幸的朋友们的处境来。过不了多久他就能知道了不过这是发生在下一章的事情那是又一场冒险的开端霍比特人将再次让人领略到他的大用处。

第九章 乘桶而逃

Barrels Out of Bond

在与蜘蛛大战的第二天比尔博和矮人们决定拼尽最后的力气在饿死或渴死之前再探一次出去的路。他们爬起身来朝着以八票对五票被认定是小径的方向踉踉跄跄地前进但是他们一直也没能发现自己是不是走对了。森林中一如既往的那种昏暗的白天又缓缓地蜕变成了漆黑的黑夜然而正此时许多火把的光突然出现在他们周围如同几百颗红色的星星。森林精灵们拿着弓箭和长矛跳了出来命令矮人们停下。

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要抵抗。即使矮人们不是身处这种筋疲力尽的状态他们其实也很高兴被抓因为他们身上惟一的武器就是小刀这和精灵们能在黑暗里射中小鸟眼睛的弓箭根本无法对抗。于是他们老老实实地停了下来坐在地上等着——只有比尔博是例外他飞快地戴上戒指躲到了一边。也正是因为这样当精灵们将矮人们绑成一长串一个挨一个整队清点的时候他们没有发现也没有点到霍比特人。

精灵们擎着火把领着他们的俘虏在森林中行进一点也没有听见或感到比尔博随着火光跟在他们的身后。每个矮人都被蒙住了眼睛不过其实蒙不蒙也没什么两样因为即使是睁着眼睛的比尔博也弄不清他们是在朝什么方向行走况且他和矮人们连出发地点的方位也还一无所知呢。比尔博使尽全力方能勉强跟着火把前进。矮人们虽然又病又累但精灵们还是毫不客气地赶着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前进因为国王命令过他们要尽快赶回。突然火把停了下来霍比特人在他们开始过桥之前刚好赶上了他们。这就是越过宫殿门口河流的桥梁桥下的水又黑又深又急桥对面是几道门门后是一个巨大洞穴的入口洞穴直通向一面覆满苍翠树木的山坡。坡上的山毛榉一直延伸到河岸边直到把树根伸进河水中。

精灵们推着俘虏走过桥跟在后面的比尔博却迟疑了。他一点儿也不喜欢山洞洞口的样子。他在心中挣扎了好久才决定不能抛下朋友们并赶在最后一名精灵身后走进洞去。他刚一进洞大门就当的一声关上了。

洞穴里的通道点着红红的火把精灵卫兵们边走边唱通道蜿蜒曲折回响着卫兵们的歌声。这些通道和半兽人城市中的不同比他们的要小没有那么

深入地下空气也清新一些。精灵国王坐在大厅中大厅的廊柱都是从石头中砍削出来的国王的宝座是一把雕花的木椅。由于时序已来到秋天所以国王头顶戴的是一顶野莓和红叶编成的王冠。在春天他会戴由林中花朵编成的花冠。他手中拿着的是一根橡木雕成的权杖。

俘虏们被带到国王面前。虽然他板起脸来望着他们但看见他们衣衫褴褛身心疲惫还是命令手下给他们松了绑。“反正在这里也不需要绳索”他说“人只要带了进来就绝对无法从我的魔法大门逃脱。”

他花了很长时间仔仔细细地盘问了矮人们问他们在做什么要到哪儿去又是从哪儿来的不过并没有能得到多过从梭林那里得来的信息。矮人们个个犟头倔脑、怒气冲冲连面子上的礼貌都不想装。



“国王啊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剩下这些人中最年长的巴林问道“在森林中迷路又饥又渴还堕入了蜘蛛的陷阱这难道犯了罪吗这些蜘蛛难道是您豢养的野兽或宠物杀死它们便触怒了您吗”

这样的质问当然使国王恼怒无比他回答道“未经许可在我的领地里闲逛就是犯了法。你难道忘记了你们是在我的国度里使用我的同胞所铺设的道路吗你们难道不是三次在森林中追逐、骚扰我的同胞并以你们的骚动与喧哗惊醒了森林中的蜘蛛吗在你们惹下这么多麻烦之后我自然有权知道你们的来意如果你们现在不愿意说我就把你们关进牢里一直关到你们学会讲道理和礼貌为止”

然后他就命令将每个矮人都关进单独的牢房给他们食物和饮水但严禁他们走出牢门一步直到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个肯告诉他他想要知道的事情为止。不过他并没有告诉众人梭林也被他关了起来这是稍后才由比尔博发现的。

可怜的巴金斯先生——这可真是一段漫长而又难熬的时间啊他独自一人住在那个洞穴中躲躲藏藏一直不敢拿下戒指即使是躲在最黑暗、最偏远的角落时也几乎不敢睡觉。为了打发时间他开始在精灵国王的宫殿中到处转悠。大门虽然被魔法封锁了但只要他速度够快有时候还是能出得去的。大群的森林精灵有时在国王的带领下会骑马出去打猎或是去森林中和东方的平原那里办事。只要比尔博身手够灵活他可以跟在他们身后偷溜出去尽管这是很危险的。不止一次他差点在最后一名精灵走出去的时候被大门夹住。但他不敢走到精灵们中间因为他的影子虽然在火把照耀下显得很细而且摇摆不定会在光线下现形。而且他也害怕因为被撞而遭发现。在不多几次的出门经验中他也没有什么新发现。他不愿意舍弃这些矮人事实上如果没有他们他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他不可能徒步跟上狩猎的精灵因此从来也没能找到离开森林的路。每当他偷溜出洞穴的时候都只能孤苦无依地在森林里面来回转悠担心会迷路苦苦地守候回去的机会。他不会狩猎因此在洞外只能挨饿而在洞里倒还能趁人不注意靠着从仓库或桌上偷来的食物维生。

“我就像一名永远逃不走的飞贼只能日复一日地在同一间屋子里面偷东西”他想“在这场倒霉、疲惫而又难过的冒险中这真是最无聊、最难熬的一段了我真希望能回到自己的霍比特洞府坐在温暖的炉边沐浴在油灯的光芒里”他也经常希望能想办法给巫师送去求救的信息但这当然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不久就意识到如果必须要做点什么的话只能靠巴金斯先生自己来做而且是单枪匹马、独立无援地来做。

最后在过了一两个星期偷偷摸摸的日子之后他通过对卫兵的监视与跟踪利用一切能得到的机会终于查出了所有矮人被囚禁的地方。他发现了位于宫殿中十二处不同地点的关押他们的牢房而且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也摸熟了整个宫殿的地形与方位。出乎他意料的是有一天他从偷听守卫之间的交谈发现还有另外一个矮人被关在一处特别幽深、特别黑暗的牢房里他当然立刻就猜到这个矮人是梭林而且不久就发现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最后在经历了许多困难之后他终于在四下无人的时候找到了那处地方和矮人首领说上了话。

梭林情绪沮丧已经连对自己的不幸发怒的劲头儿都没有了甚至已经开始考虑要把宝藏和探险的事对国王和盘托出了由此可见他的情绪有多低落而就在这时他从钥匙孔里听见了比尔博细小的声音。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的耳朵然而没过多久他就确定了自己没有弄错。他走到门口用压低的声音与门另一边的霍比特人说了半天的话。

比尔博秘密地把梭林的讯息传递给了每个被单独囚禁的矮人告诉他们梭林也被囚禁在附近叫大家不要把他们此行的目的告诉国王而大家在梭林的讯息传到之前也没有一个人招供的。这是因为梭林在听了霍比特人是如何从蜘蛛手中救出他的伙伴之后重新振作了起来决定顶住压力不靠许诺给国王分一份财宝来换取自己的自由除非所有逃跑的希望都已破灭或是了不起的隐形人巴金斯先生此时他已经对霍比特人敬佩有加了彻底想不出聪明的计划来了。

其他的矮人在接到讯息后都对此表示同意。他们都觉得如果被森林精灵占去一部分的话自己的那一份宝藏虽然他们此时身处困境而且还有恶龙等着要征服但他们已经认定宝藏是属于自己的了一定会大幅缩水再说他们全都十分信任比尔博。瞧甘道夫所预言的果然发生了吧或许这也正是他离开他们的原因所在。

比尔博呢他一点儿也没有矮人们那样对未来充满希望。他并不喜欢被所有人倚赖的感觉他希望巫师能在身边。不过这样想是没用的他们之间说不定隔了有一整片黑森林呢他坐下来想了又想脑袋都快想爆了也没想出什么好主意来。一枚隐形戒指的确是件不错的宝物但要靠它救出十四个人就有点不够用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们肯定已经猜到了他最后肯定救出了所有的同伴。没错下面就是他怎么办到的过程。

有一天比尔博正在四处探看的时候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施了魔法的大门并非是洞穴的惟一入口。在宫殿地势最低的地方有一条河流流过最后越过入口处的斜坡在东方和密林河汇流而在这道地下水流出洞穴的地方有个水门。那里的洞顶十分低矮和水面挨得很近在那儿装了可以直落河床的铁闸门以防有任何人从这里进出宫殿。不过这道铁闸门经常是开着的因为这里是他们的交通要道。如果有任何人从这一边进来他会发现自己身处在一段黑暗粗糙、直通地底的隧道。不过在隧道经过洞穴下方的某处隧道的顶上被凿开装了结实的橡木活板门一直向上通到国王的酒窖那里放的除了酒桶还是酒桶。因为森林精灵们尤其是他们的国王非常喜欢喝葡萄酒而他们住的这一地区没有种植任何葡萄葡萄酒和其他的货物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来自他们南方的同胞或是遥远平原上的人类酒庄。

比尔博躲在一个最大号的桶后面发现了这些活板门的存在和它们的用处。从国王仆人们之间的交谈他知道了葡萄酒等货物都是从长湖沿着河流逆流而上或是走陆路运过来的。听起来那里还有一座相当繁华的人类城镇这座城镇建在湖中靠着桥梁对外交通以此保护小镇免受各种敌人尤其是来自山中的恶龙的攻击。这些桶子就是从长湖沿着密林河运上来的。这些桶子常常被绑在一起组成大木筏用篙或桨划上来有时则装在平底船上运来。

等桶子卸空以后精灵们会将其从活板门丢下来打开水门桶子就会浮在水面上沿河水一直流到下游一个河岸突出之处靠近黑森林的最东缘。那里有人会把桶子收拢将它们绑到一起漂回湖心小镇即靠近密林河流入长湖的入口。

比尔博坐在地上盘算着这道水门是否能用来供他的朋友们逃脱。最后他脑子里渐渐有了一个铤而走险的计策的雏形。

晚餐已经送到了囚犯们那里守卫们沿着隧道离开把火把的光芒也一起带走把一切都重新抛回到黑暗中。比尔博听见国王的总管在向守卫队长道晚安。

“跟我来吧”他说“尝尝刚送来的新酒。今天晚上我有得忙了要把酒窖里的空木桶都清理掉所以我们俩先喝一杯好有力气干活儿。”

“好嘞”守卫队长笑着答应道“我和你一起去尝尝看看这酒够不够格上国王的餐桌。今晚上有场宴会要是送上的烂酒可不行”

闻听此言比尔博不由得心头一阵猛跳因为他发现好运果然还是跟着他的他马上就有机会来试一试他那个铤而走险的计划了。他跟着这两名精灵看到他们走进一个地窖在桌边坐了下来桌上放着两个大杯子。很快两个人就有说有笑地喝起酒来。当时跟着比尔博的运气还不是一般的好因为只有非常有劲的酒才能够让森林精灵喝醉而这桶酒看来是产自多温尼安大酒店的葡萄酒很容易上头不是平常给仆人和士兵喝的淡酒而是专供国王宴会上用的需用小杯啜饮不能用总管的大杯牛饮。

没过多久守卫队长就开始耷头耷脑了最后趴在桌上睡过去了。

总管根本没注意到对方继续在那里说着笑着但不久他的脑袋也耷拉到了桌上后来他也睡着了靠在他朋友身边打起鼾来。霍比特人悄悄溜了进去

队长身上的钥匙立刻就到了他手里比尔博沿着过道飞快地朝各处牢房奔去。这一大堆钥匙坠得他胳膊沉甸甸的即使比尔博戴着戒指他还是感到提心吊胆的因为钥匙时不时地会不可避免地互相撞击发出“叮铃当啷”的声响每次都把比尔博吓得浑身一震。

他首先打开了巴林的门等矮人一出来他又小心翼翼地把门重新锁好。巴林有多吃惊你完全可以想像得到但得以离开狭小而又令人厌倦的石牢让他很是高兴。他想要停下来问些问题了解一下比尔博想做什么以及整个的计划。

“现在没时间”霍比特人说“你只管跟着我就行了我们一定要集合在一起绝对不能冒险分散。要么不走要走就得大家一起逃出去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如果我们被发现了天知道国王接下来会把你们关到哪里去而且我估计还得给你们戴上手铐脚镣。别争了听话”

然后他就一个接一个地把伙伴们救了出来最后他的身后聚齐了十二个人——大家的动作都有点木那是因为他们置身黑暗长期处于监禁之中。每当他们之中有人在黑暗中撞到了别人或是咕哝和小声说话比尔博的心就怦怦直跳。“这些爱吵吵的死矮人”他自言自语道。

不过一切进行顺利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守卫。事实上那天晚上在外面的森林和上面的大厅里都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国王几乎所有的手下都在饮酒作乐。

踉踉跄跄地走了好一阵之后他们终于来到了梭林的牢房它位于宫殿的最深处幸好离酒窖还不算太远。

“真的”当比尔博低声请他离开牢房与伙伴们会合时梭林说“甘道夫果然又说对了在时机到来的时候你的确成为了一个出色的飞贼。”

不管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永远都会乐意为你效劳的。接下来要怎么做”

比尔博认为到了该向大家说明计划的时候了但他吃不准矮人们是否能接受这个计划。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矮人们果然一点也不喜欢这个计划开始大声抱怨起来也不管此刻正身处险地。

“我们一定会碰撞得全身散架还会淹死一定的”他们嘀咕道“看你拿到了钥匙我们还以为你想出了理智的计划来呢。这个主意实在太疯狂了”

“好吧”比尔博觉得非常丧气和恼怒“全都给我回到你们舒适的牢房里去吧我会替你们锁上门你们就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慢慢想一个更好的计划吧——不过我觉得我可不一定能再拿到钥匙了就算我还愿意再尝试的话。”

这可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们全都冷静了下来。最后他们当然还是只能遵照比尔博的建议去做因为要想从上面的宫殿里逃脱显然是不可能的从用魔法封印的大门杀出去也不可能。在通道里抱怨个不停然后被人再抓回去这对谁都没好处。所以他们就跟着霍比特人悄悄地潜入最底下的酒窖。他们经过一扇门从门缝朝里看去依旧可以看见总管和队长挂着微笑开心地打着鼾熟睡着。多温尼安的葡萄酒给他们带来了深深的好梦。不过估计守卫队长的脸上到了第二天就会挂上截然不同的表情了尽管比尔博在离开之前好心地偷溜回去把钥匙挂回了队长的腰带。

“这至少会让他陷入的麻烦稍微减少一些。”巴金斯先生自言自语道“他不是个坏人对囚犯也很过得去。这会让他们摸不着头脑的。他们会以为我们拥有极强的魔力能够穿过那些紧锁的大门而消失。消失要真想消失的话我们可必须要加紧了”

巴林被安排盯着守卫队长和总管如果对方醒过来了就向大家发出警报。其他人则进入装有活板门的酒窖内。时间非常紧比尔博知道过不了多久就会有精灵奉命下来协助总管把空木桶通过活板门丢入河水中。

这些木桶其实已经排成排放在了地板中央就等人来将它们推下去了。有些桶是装葡萄酒的这些桶没多大用处因为要想从两头打开的话非得折腾上半天还得弄出很大的响动而且也很难再关上。不过这些桶当中还有一些是用来装运送往王宫的其他货物的比如奶油、苹果之类的。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十三个能装得下矮人的木桶。事实上有些桶还稍嫌大了些矮人们爬进去之后就开始担心接下来要承受的晃荡与撞击。因此比尔博还费尽心思找来了稻草之类的东西填进去让他们在短时间里尽可能的舒服一点。最后十二名矮人都装进了桶里。梭林的麻烦最多他在木桶里扭来转去抱怨个不停就像是被关在小笼子里面的大狗。最后一个进来的巴林为通风孔的事烦了半天盖子都还没关上就开始说他透不过气来了。比尔博尽自己所能地帮大家塞好木桶边上的洞确保所有的盖子安全地盖紧。现在

他又只有一个人了跑过来跑过去地进行着扫尾工作希望自己的计划能够成功实施。

他的工作完成得刚好及时。在巴林的盖子盖上仅仅一两分钟之后就传来了精灵们的说话声和火把的光芒。几个精灵说笑着走进酒窖哼着断断续续的歌。他们是从上面的欢宴中走出来的一心想着要快点回去。

“总管老加理安到哪儿去了”一个人说“今晚我没在餐桌上看到他。他应该到这儿来指点我们该干些什么才对。”

“如果那个老磨蹭鬼迟到的话我可要生气的。”另一个人说“我可不想在歌儿唱得欢的时候跑到下边来浪费时间”

“哈哈”有人大喊道“老混蛋在这儿呢枕着酒壶睡着啦看来他和他的朋友队长两个在这儿举办自己的小宴会呢。”

“摇他把他弄醒”其他人不耐烦地喊道。

被摇醒的加理安很不高兴而被人嘲笑更是让他受不了。“你们都来迟了”他嘀咕着“我在这边等了又等你们在上面又吃又喝只顾玩乐把要干的活儿都给忘了我因为太累而睡着了这不是很正常吗”

“正常”他们调侃道“看你手边有个酒杯就知道有多正常了在我们开始干活儿之前让我们也尝尝那让你睡着的东西吧不用叫醒那边的那个看守啦看他那样子准是也喝了不少。”

于是他们全都喝了一轮情绪也突然变得高亢起来。不过他们还没醉到失去理智的程度。“拜托啊加理安”有些人大喊道“你大概早就开始喝了吧都喝糊涂了你怎么把满桶当成空桶给堆在这儿啦这么沉。”

“老老实实给我干”总管吼道“爱偷懒的醉鬼搬什么都觉得重。就是这些木桶不会有错的照我说的做”

“好吧好吧”他们边说边把木桶滚进活板门的开口“如果国王装黄油的满桶和他最好的酒都给推到了河里让那些住在湖里的人不花钱就能美餐国王怪罪下来反正掉的是你的脑袋”

滚——滚——滚——滚桶子往洞里滚用力推扑通掉掉下水沿河一路往下跑

随着他们的歌声第一个桶接着又是一个桶滚过活板门掉进了几呎下面冰冷的水中。有些木桶真是空的而有些则巧妙地装了矮人。它们全都一个接一个地落到下面发出扑通扑通的声音砸出一朵朵的水花掉落到水里与隧道的壁碰撞擦着彼此撞击着顺着水流上下起伏着朝下游漂去。

就在此时比尔博突然发现了自己计划中的缺陷。大家很可能在更早一点之前就已经发现了并且一直在笑他不过如果大家换到他的处境只怕还做不到他一半那么好。这个缺陷就是他自己不在桶里而且即使有机会也没有人来把他装进桶里去。看来这次他真的要失去所有的朋友了

大部分的木桶已经穿过漆黑的活板门消失了他被孤零零地撇了下来以后只能东躲西藏成为精灵洞穴中永远的飞贼。即使他现在能够马上从大门逃出去再找到矮人们的机会也十分渺茫。他不知道要怎样才能从陆路前往收集桶子的地方也不知道这些家伙少了他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遭逢什么样的厄运因为他还没来得及告诉矮人们他所发现的情报以及等他们出了森林之后他计划要做的事。

在所有这些想法闪过他脑际时心情愉快的精灵们已经来到了通往河水的门边开始唱起歌来。早就有人拉起了水门的铁闸好让木桶漂下来的时候直接出洞。

朝着那片曾经熟悉的土地沿着湍急的黑水一路漂离开深山中的厅堂和洞穴离开北方的山脉陡如刀削那里的森林宽广昏晦整日被阴冷的暗影笼罩漂啊漂漂过树的世界漂进微风听它低声絮叨越过灯芯草越过芦苇越过湿地中摇曳的野草穿过迷离的白雾升起自那夜晚的池沼紧紧跟随那跃上天际的星辰夜空如此清冷如此陡峭在曙色降临大地时转弯越过急流再把沙洲身后抛一路向南一路向南要把太阳和白昼来寻找回到牧场回到绿原去看牛群安详地吃草回到山坡上的花园浆果正在膨胀把浆汁灌饱可爱的阳光啊可爱的白昼我们向着南方漂向着南方漂

朝着那片曾经熟悉的土地沿着湍急的黑水一路漂

现在最后一个桶也已经滚到活板门口可怜的比尔博在绝望和无奈之下抓住了木桶和木桶一起被推下了活板门。扑通一声他掉进了冰冷而又黑暗

的水中木桶一转变成压在了他身上。

一通折腾后他又冒出头来像老鼠一样攀住了木桶可不管他怎么努力就是无法爬到桶上面去。每次他刚一开始用力木桶就滚动起来又把他压到了水里。这只桶真的是空的因此像只软木塞一样浮在水面上。虽然他的耳朵里都是水但还是可以听见精灵们在上面的酒窖中唱着歌。接着那门轰的一声朝下打开歌声随即消失。他置身黑暗的隧道之中漂浮在冰冷的河水中孤单单的一个人——之所以没把他的朋友们算在内是因为他们全都是待在桶里的比他要好过许多。

不久前方的黑暗中出现了一块灰色的亮光他听见水门吱吱嘎嘎升起的声音同时也发现自己正身处在一大堆翻滚跳跃着的各式木桶之间这些木桶挤在一起要经过出口处的拱形门这样才能来到外面露天的河面上。他竭尽全力地躲闪着不让自己被这些桶给撞成碎片。但到最后拥挤的一大堆开始散开一个一个地经过石头拱门朝外漂去。这时他才发现即使自己刚刚爬上了木桶也只是白费力气因为隧道的高度到了拱门处突然降得很低在它和木桶的顶端之间根本没多少空间哪怕是身材瘦小的霍比特人也过不去。

出了拱门之后他们在两岸低拂的树枝底下漂流。比尔博不知道其他的矮人此刻感觉如何是不是有很多水渗进他们的木桶里头有些漂近他身边的木桶看来吃水相当深他猜这多半是装着矮人的桶。

“希望我把盖子盖得够牢”他想但不久之后他就自身难保没空再去顾及这些矮人了。他勉强把头保持在水面上但冰凉的河水让他全身发抖。他不知道在运气转好之前自己是否就会被冻死自己还能像这样再支撑多久又应不应该冒险放掉木桶然后游到岸上去。

运气没过多久就转好了打着旋的水流在某个点上把几个木桶冲到靠近岸边的地方有那么一会儿它们被藏在水下的树根给抵住了。这时比尔博瞅准机会趁着木桶互相顶在一起比较稳定的时候爬到了木桶上面。他浑身湿透地趴在桶上手脚伸开尽力保持着平衡。微风虽然也有点凛冽但总比河水好多了。他希望自己在木桶重新开始航程的时候不会突然又滚下去。

不一会儿木桶相互散开打了几个转以后又开始沿河而下并且进入了主流之中。这时比尔博发现要保持身体的平衡果然和他所想的一样困难但他还是勉强办到了只是身体姿势相当不舒服。幸运的是他身体很轻而木桶也够大再加上有点漏里面已经装了一点水因此重心还算稳。这种感觉就像是

在骑一匹没有马鞍和马镫又肚皮滚圆的小马而小马还时时刻刻想要在草地上打滚儿。

就这样巴金斯先生终于来到了一处两旁树木都比较稀疏的地方他看见树木之间的天空比在森林里时要苍白了许多黑暗的河流突然间变得开阔了并且和国王洞穴大门前流出的密林河交汇到了一起。这里的河面虽然还有点黯淡但已经不再为阴影所笼罩光滑的水面上居然跃动着云朵和星光残缺的倒影。然后密林河的急流又将所有木桶冲到了北岸在那里有一整片冲积出来的沙洲东边则是由一整块岩石作为屏障阻挡了河水的流动。大部分木桶都被冲上了这个沙滩只有几只继续向着巨岩撞去。

两边岸上都有人在守望他们很快用杆子将木桶收拢到一处点完数后用绳子扎起来然后等明天早上再来处理。可怜的矮人们啊比尔博现在的境况已经比之前好多了。他从木桶上溜下来涉水来到岸上又偷偷来到了岸边的屋子那是他在水边就能看到的。只要有机会他会毫不犹豫、不邀自来地吃上一顿晚餐。他处于这种难以忍受的状态已经很久了彻底地领教了饥饿的滋味。所以现在的他已是饥不择食不会对食品储藏室中装得满满的美味仅仅表示出礼貌的兴趣。透过一片小树林他还发现了一堆营火这对于穿着破衣烂衫浑身湿答答的他来说真是十分诱人。

这里就不需要再跟大家详细描述他当晚的经历了因为东行的旅程已经接近尾声冒险来到了最后也是最刺激的部分所以我们必须加快一点讲故事的进度才行。当然凭着戒指的帮助他一开始进展顺利但到了最后由于他无论走到哪里或坐在哪里都会留下水滴和湿湿的脚印所以他被这些印迹给卖了。何况他又开始打喷嚏了不管他躲到哪里最后都会因为他那捂着的喷嚏声像爆炸一样响而被人发现。很快这座河边的村庄就陷入了一场骚动不过比尔博还是带着不属于他的一条面包、一皮囊的酒和一个派逃进了森林。在夜晚剩下的时间里他都无法再靠近任何火堆只能湿答答地度过不过那瓶酒帮他渡过了难关。事实上他那晚还躺在一些干树叶上打了个瞌睡呢尽管季节已经快来到了冬季晚上的天气已经颇有些寒意了。

他醒过来的时候打了个超大的喷嚏。天色已经蒙蒙亮了河边已经人声嘈杂起来。精灵们开始将木桶整理好扎成木筏而木筏精灵马上就会驾着它们顺流而下前往湖中的城镇。比尔博又打了个喷嚏。他身上不再湿答答了但他觉得浑身发冷。他用冻僵的双脚拼命地奔跑总算在出发前的一团混乱

中神不知鬼不觉地混上了木筏。所幸的是当时还没有什么太阳不会在他身后拖下一道尴尬的影子而且老天可怜他让他有好一会儿没有再打喷嚏。

站在木筏上的精灵用长篙使劲撑着而站在浅水中的精灵们则有的推有的拽将木筏推离岸边。木桶现在全都被捆扎在一起磨来蹭去吱嘎作响。

“这次的木筏可真重啊”有人抱怨道“它们吃水太深了有些木桶肯定不是空的。如果是白天漂过来的话我们说不定还能有空打开看看。”他们说。

“现在反正没时间啦”撑篙的人说“快推吧”

木筏终于漂离了岸边一开始很慢直到来到那块巨岩旁站在那里的精灵们用长竿将木筏推开然后木筏就进入了主航道越走越快向着河下游的长湖漂去。

他们终于逃出了国王的地牢也走出了森林但他们的生死究竟如何还得接着往下看才能知道。

第十章 热情的欢迎

A Warm Welcome

一路漂去天色越来越亮天气也越来越暖和。过了一阵子之后在他们的左侧出现了一个陡峭的山肩在它那如同内陆悬崖一般的岩脚下那里的河水最深不停打着旋冒出白色的泡沫。然后突然间山崖就消失了河岸向下沉去树木也不见了。这时比尔博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

地势变得一片开阔河流的水向四周散开沿着百多条蜿蜒的路径流向旁边的陆地在有些地方蓄积成了沼泽与池塘小小的岛屿在其间星罗棋布。不过在正中的地方依旧有条粗壮的主流持续地往下奔流。在遥远的地方河水黑黑的尽头直插进云堆中的地方隐隐现出了那座山的身影它的西北方向与其毗邻的地区以及将大山与这一地区连接起来的低地你都无法看见。它孤傲地矗立着隔着沼泽远望着黑森林。那就是孤山比尔博走过了迢迢长路经历了重重艰险才见到了它但他却一点儿也不喜欢它的样子。

他倾听着驾木筏的精灵们的谈话把从他们那儿听来的只言片语拼凑起来他很快就明白了他能够看到孤山的全貌是多么幸运即便是从这么远的距离。尽管困在精灵洞穴中令他身心疲惫而他此刻所处的位置也不太舒服位于他脚下的矮人们就更别提了但他其实要比自己所认为的幸运得多。对方谈论的都是在水路上往来的贸易以及这条河上日益增加的交通因为从东方通往黑森林的道路早已荒废不复使用了他们还谈到了长湖上的人类和森林精灵们对密林河和两岸的维护。自从矮人离开孤山之后这一片地区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动那个年代对于目前的人们来说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传说。即便在最近这些年里从甘道夫上次听到这片地区的消息以来这里也已经有了变化。洪水和大雨让往东的河流变得更加汹涌其间还有一两次地震有些人会将此归咎于恶龙——他们在提到它的时候往往以一句骂人话来指代或者对着孤山的方向不怀好意地点点头。河道两旁的沼泽和泥塘不停地扩张道路就这样消失了路上的骑马者和漫步者也少了很多如今几乎没多少人想要来寻找消失的路径了。贝奥恩之前所建议的那条精灵道路到了森林东边也很少有人走了通不通都很成问题。如今想从北边的黑森林边缘到达孤山脚下的平原就只有这条河流还算是一条安全的通路由森林精灵的国王派人守卫着。

因此大家看到了比尔博最后踏上的其实是惟一可行的道路。关于道路荒废与变动的消息已经传到了甘道夫耳朵里他听了之后很是不安。他此刻正在忙着办完其他的工作具体内容与本故事无关然后就准备来寻找梭林和伙伴们。对于躲在桶子上浑身发抖的巴金斯先生来说这或许能给他带来一些安慰但可惜的是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

他只知道这条河似乎不停地向前延伸永远没个头。他很饿鼻子因为受凉被堵住了而且他越靠近孤山就越觉得那座山脉似乎在对他皱眉威胁着他。不过过了一阵子之后河水略往南边偏转孤山又朝后退了下去。到了那天稍晚些时候河岸渐渐变成了岩石大河也把它漫流向四周的河水给收了回来变成了一股又深又急的洪流令他们朝着目标高速航行。

当密林河又往东急弯流入长湖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那里有一个宽阔的湖口两边有着像石崖一样的大门大门脚下堆满了鹅卵石。这就是长湖啊比尔博之前从来没想到过除了大海之外还会有这么壮阔的水。湖面如此开阔令对岸看上去又小又遥远但它又是如此的长其指向孤山方向的最北端甚至根本看不见。比尔博只是从地图上才知道在那里星光已经在闪烁奔流河从山谷中流下和密林河一起把水灌注进了这个以前必定是深邃山谷的地方。在湖的南端两河汇流之后又流溢而出构成高高落下的瀑布奔流向未知的土地。在寂静的夜晚中瀑布的响声如同遥远的低吼传进人们的耳朵中来。

距离密林河入湖口不远的地方就是比尔博听精灵们在国王的酒窖里提到过的那个奇怪城镇。虽然岸边确有几栋小屋之类的建筑但镇子却并不是建在岸上而是坐落于湖面上。在一块巨岩的保护之下湖中央形成了一个平静无波的小湾。一座木制的大桥通往湖心一座繁华的城镇就建造在从森林里砍下来的大树构成的木桩之上。这里居住的不是精灵而是人类虽然处于远方恶龙盘踞的孤山的阴影之下他们却依然勇敢地居住在这里。这些人依旧靠着从南方河流逆流而上再用大车经过瀑布抵达他们小镇的贸易来维持生活。不过在古代当北方的河谷城依旧繁荣兴盛的时候他们曾经非常富有、非常强大。当时河面上有无数船只往来有些装载着黄金有些则运送着全副武装的战士。当年的战争和英雄的事迹现在只剩下了传说。当干旱来临湖面下降的时候人们依旧可以从朽烂的木桩窥见古镇当年更大的规模。

但人们对此已经不大记得了虽然有些人还在唱着有关山中矮人之王有关瑟罗尔、瑟莱因以及都林的子民有关恶龙的到来以及河谷城如何灭亡的

歌谣。有些人还在歌曲中唱到瑟罗尔和瑟莱因有天将会重回此地黄金将会越过山门从山中源源流出大地又将重新充满新的歌声与新的欢笑。不过这个美好的传说对他们每日的营生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

木桶做成的筏子刚一进入人们的视野镇子里就划出了许多的小船来人向划木筏的人们打招呼。然后他们抛出绳索努力划桨把木筏拉离了密林河的水流绕过高高的岩肩拖进了长湖镇的小港湾中。它就停靠在大桥通往岸上的那一头附近。很快南方的人们将会过来把有些木桶拿走其余的则将装上货物再送回到森林精灵的家乡去。这会儿木桶被暂时扔在了那里划木筏的精灵和划船的人到镇上饮酒作乐去了。

如果他们见到了在他们离开并且黑夜降临之后岸边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一定会感到惊讶无比。比尔博先将一个木桶从筏子上割下来将它推到岸上打开。木桶里传来一阵呻吟然后从里面慢慢爬出一个满脸不高兴的矮人。他的胡子里挂着稻草又湿又脏人则浑身酸痛动作僵硬满是瘀青好不容易才站起身来蹒跚着涉过浅水走到岸边躺下嘴里不停地哼哼着。他的样子一看就像是饿了好久的野人又好像是被拴上了链子然后关在狗窝里一个星期忘了喂的狗。此人就是梭林但你只能从他的黄金项链从满是污迹、破破烂烂的天蓝色兜帽和失去了光泽的银流苏中猜出来。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勉强用比较礼貌的态度来对待霍比特人。

“我说你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比尔博相当不客气地问道。他可能已经忘记了自己至少比矮人们多吃了一顿舒展过了胳膊腿儿更不用说还呼吸到了更多更好的空气。“你是还在监狱里呢还是已经获得了自由如果你想要吃东西如果你想要继续这场愚蠢的冒险——这毕竟是你的冒险不是我的——就请你甩甩胳膊揉揉腿趁着还有机会帮我把其他人都给放出来”



梭林当然知道事情的紧迫性因此在又哼哼了几声之后他爬了起来尽可能地给霍比特人帮手。天色已是一片黑暗要想在冰冷的湖水里摸索出哪些是装着人的木桶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工作。他们在木桶外面又敲又喊的最后

只找到了六个还有力气回应的矮人。这些矮人被救了出来弄到岸上他们同样坐在那里哀嚎抱怨起来。他们浑身湿透身上到处是擦伤和瘀青所以一时间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重获了自由要对此心存感激。

杜瓦林和巴林是怨气最大的请他们俩帮忙肯定要讨没趣。比弗和波弗受到的撞击少一点身上也更干一些但他们躺在地上耍赖什么也不愿干。至于奇力和菲力他们年纪比较轻相对矮人而言的又被塞在比较小的、稻草比较多的桶里面因此出来时脸上还或多或少地挂着笑容身上只有一两道瘀青僵麻的四肢也很快恢复了。

“希望我这辈子再也不要闻到苹果的味道了”菲力说“我的桶里面全是那股味道。人不能动弹又冷又难过肚子饿得发慌在这种情况下一直闻苹果的味道简直要让人发疯现在在这个广阔天地里我什么都吃得下去而且能一口气吃上几个小时——就是苹果例外”

在菲力和奇力自愿的帮助下梭林和比尔博终于找到了其余的同伴将他们救了出来。可怜的胖邦伯不是睡着了就是失去了知觉多瑞、诺瑞、欧瑞、欧因和格罗因都被水泡着看起来半死不活的。他们只能被一个一个地抱上岸上来之后就无力地躺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哇终于到了”梭林说“我想我们该感谢主宰我们命运的星座和巴金斯先生。我想他有权期待得到我们的感谢尽管我希望他要是能把我们的旅程安排得更舒服一点就好了。即便如此巴金斯先生我们又欠你个大人情了。等我们吃饱喝足之后我们肯定会感到由衷感激的。不过这会儿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建议去长湖镇”比尔博说“不然还能去哪儿”

的确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于是梭林、菲力、奇力和比尔博就把其他人先放在一边沿着河岸来到大桥边。桥头上有守卫但他们的看守十分松懈因为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他们的看守都没派上过什么用场了。除了偶尔为了河上的通行费有些小争议外他们和森林精灵其实是不错的朋友。其他的人类都居住在很远的地方镇上有些年轻人根本不相信山中有恶龙甚至会嘲笑那些声称在自己年轻时见过恶龙在空中飞翔的老头儿老太太。因为如此所以守卫们会忙着在小屋内围着火堆喝酒谈笑根本没听见矮人们从桶里出来的响动以及四人侦察小分队的脚步声就不足为奇了。当梭林·橡木盾从门口走进来的时候守卫们个个都感到了震惊。

“你是谁想干什么”他们一边喊着一边跳起来伸手去摸武器。

“我是梭林孤山下的瑟罗尔王之孙瑟莱因王之子”矮人朗声说道。虽然他衣着破烂兜帽湿答答的但他看上去的确有国王子孙的气派。他的脖子上和腰间都挂着闪耀的黄金双眼幽黑而深邃。“我回来了。我想见你们的镇长”

一时间众人都变得非常兴奋有些比较笨的家伙立刻跑出屋外似乎以为大山会在夜里就变成黄金所有的湖水也会立刻变成金黄色。守卫的队长走上前来。

“这几位是”他指着菲力、奇力和比尔博问道。

“他们都是我的外甥”梭林回答“菲力和奇力都是都林一族的巴金斯先生是和我们一起从西方来的伙伴。”

“如果你们为了和平的目的而来就请放下武器”队长说。

“我们根本没有武器”梭林回答这话一点不假他们的小刀都被森林精灵收走了连那把奥克锐斯特剑也不例外。比尔博的短剑在身上像平常一样是藏起来的但他什么也没多说。“我们不需要武器我们就像老话预言的那样终于回到了我们的故土。而且我们也没办法与这么多人为敌。带我们去见你们的镇长吧”

“他正在参加宴会呢。”队长说。

“那就更要带我们去见他了。”菲力突然插嘴道他对这些客套早就已经觉得不耐烦了“我们赶了很长的路又累又饿还有伙伴生了病。赶快带我们过去不要再让我们费口舌了否则你们的首领怪罪下来你就要负全责。”

“那就跟我来吧”队长带着六名部下护送着他们走过大桥穿过镇门来到市集所在的地方。这是很大一圈宁静的水面周围被高大的木桩所包围镇上大一些的房子都是建在这圈木桩上的然后有长长的木头码头通过许多台阶和梯子可以下到水面。其中一栋大屋内透出许多光亮和鼎沸的人声。他们通过大门在刺目的亮光中眨了一会儿眼睛看着坐满了人的长桌。

“我是梭林孤山下的瑟罗尔王之孙瑟莱因王之子我回来了”还不等队长来得及开口介绍梭林就在门边用响亮的声音喊了起来。

所有的人都跳了起来镇长也从他的大椅子上弹了起来。但是最惊讶的还得数那些划木筏过来的精灵们他们坐在大厅比较低的那头。他们挤到镇长的桌边叫道

“这些是从我们国王手中逃出来的犯人这些矮人四处游荡讲不清楚自己的来历在森林里面鬼鬼祟祟还骚扰我们的同胞”

“这是真的吗”镇长问道。事实上镇长自己也觉得这个说法比较像回事至少比什么孤山下的国王回归要靠谱他连有没有这么一号人物都吃不准。

“在我们回乡的路上的确是遭到了精灵国王的无端阻拦和拘禁。”梭林回答“但是无论是锁链还是铁栏都无法阻止回乡的预言。况且这座城镇也不在森林精灵的疆域之内我是在跟长湖镇的人类镇长说话而不是在跟精灵国王手下的木筏精灵说话。”

镇长犹豫了目光从一方又转到另一方身上。精灵国王在这一带拥有相当的势力镇长不想与他为敌而且他是颇不以那些古老的歌谣为然的因为他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贸易和通行费货物和金子而他也是因为想法实际的习惯才爬上镇长这个位子的。然而其他人思考问题的方式都与他不同所以这件事最后跳过他而决定了下来。消息很快就出了大门如同野火一般传遍了整个镇子人们在大屋内外兴奋地叫喊着码头上到处都是快步跑来跑去的脚步。有些人开始唱起了山下之王回归歌的零星片断至于回来的是瑟罗尔的孙子而非瑟罗尔本人则对他们来说毫不重要。其他人渐渐也应和着唱了起来歌声越来越响高高地飘荡在湖面上。

大山之下的国王

雕刻岩石的国王

银色喷泉的君王

将回到他的故乡

他的王冠将得到万人拥戴

他的竖琴重新响起清音嘹亮

往昔的歌曲再度唱起

在他的大厅中激起金色回响。

山上树木将迎风摆舞

绿草将沐浴阳光

他的财富在山中奔流

将河水染成金黄。

山泉欢乐地流淌

湖光闪烁粼粼波光

别了所有的痛苦与哀伤

山下之王已回到故乡

他们就是这样唱的内容应该八九不离十吧只是歌曲的数量比这要多得多不仅有人们吼得响亮的歌声其中也混杂着竖琴和小提琴的乐声。事实上就连镇中最老的老爷爷在其一生的记忆中都没见到过这样的狂欢场面。森林精灵心中也开始大大动摇起来甚至感到了害怕。他们当然不知道梭林是怎么逃出来的开始担心国王也许犯了个大错。至于镇长看到除了遵照民意别无选择至少眼前如此便假装相信了梭林的说法。于是他把自己的大座椅让给了梭林把菲力和奇力让在了自己旁边的贵宾席。就连比尔博也问都没问他的来历便在主桌上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由于没有哪首歌哪怕以最曲折间接的方式提到过他所以人们都七嘴八舌地探问着他的来头。

很快其他的矮人也在一片令人吃惊的热情欢迎场面中被带进了镇子。他们都以最令人愉快和满意的方式得到了医治和款待。梭林和伙伴们被请进一所大房子居住船只和桨手被安排在门外随时听候差遣。人们坐在他们门外整日唱着歌只要有个矮人哪怕仅仅在窗口露出鼻子就会招来阵阵的欢呼。

在人们所唱的歌中有些是老歌不过有些则是新编的里面信心十足地预言了恶龙的突然死亡以及一批批的宝物顺河而下流到长湖镇。这些歌曲很大部分都是在镇长的授意下编出来的矮人们听了不是很高兴但这段时间他们的生活还是相当令人满意众人很快就恢复了之前的体重和精力。的确在一个星期之内他们就完全康复穿上了颜色合适的好布做的衣服胡子经过了梳理与修剪步履中开始透露出自豪。梭林的外表和他走路的样子看起来似乎他已经收复了他的王国恶龙斯毛格也早已被剁成了碎片。

然后就像他说过的那样矮人们对于霍比特人的好感与日俱增。他们不再抱怨和嘀咕每次喝酒都会向他敬酒祝他健康他们会亲热地拍拍他的后背每次见了他都要和他说上好些话。这一点倒是很有用处因为比尔博这阵的心情并不是很好。他并没有忘记孤山那狰狞的样子脑子里也一刻没有把恶龙放下过而且他还经历了一场十分严重的感冒。整整三天他又是打喷嚏又是咳嗽的哪里都去不了即便是三天之后他在宴会上也只能跟别人瓮声瓮气地说上一句“谢谢谢谢。”

这时森林精灵们已经带着货物沿密林河而上踏上归途了而国王的宫殿里也乱翻了天。再也没有人听说过守卫队长和总管后来到底怎样了。矮人们逗留在长湖镇期间当然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过钥匙或是木桶的事情而比尔博也十分小心从来没有用过隐身的本事。不过虽然巴金斯先生在外人眼中无疑还是相当神秘的但我想人们多多少少还是能猜到一点的。至少国王就已经知道了矮人们的使命或者说他自以为已经知道了。因此他对自己说

“好极了我们走着瞧这事儿要是没我的份他们休想经过黑森林把宝物运出去。反正我估计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那就算他们活该”他无论如何都不相信矮人们可以通过正面的战斗杀了斯毛格这样的恶龙他估计他们充其量也只能从恶龙那里偷走点什么——这表明他是个相当聪明的精灵比镇上的人类要聪明得多。其实他也没完全猜对这一点我们到最后就知道了。他派出了探子前往湖畔地区甚至命令他们尽可能往北靠近孤山静观事态的变化。

两周之后梭林开始考虑要离开这里了。趁镇中的狂热还在持续正是获得帮助的好时候。如果再拖下去等人们的热情冷却下来就一切都来不及了。于是他找镇长和他的参议们面谈说他和同伴们不久之后就必须重新上路前往孤山了。

镇长第一次感到吃惊甚至有了一点点害怕。他不由得开始怀疑梭林别真的是古代国王的后裔。他之前从来没想过矮人们会真的冒险去接近斯毛格心里只当他们是一帮骗吃骗喝的家伙早晚会露馅儿然后被赶出去。可他错了。梭林真的是山下之王的后代而对于真正的矮人来说还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会不敢复仇和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但是对于让他们走镇长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愧疚。养这么一大帮人是很花钱的而自他们来后镇上仿佛进入了长长的假期所有的生意都停顿了下来。“就让他们去叨扰斯毛格吧且看他会怎样款待他们”他心中暗想道。“当然了伟大的瑟罗尔之孙瑟莱因之子梭林”这是他说出来的话“你们必须拿回属于你们的东西古老预言中提到的时刻已经来到我们会尽力给予你们帮助相信你们在夺回王国之后一定会知恩图报。”

于是某一天尽管秋意已渐浓冷风阵阵落叶飘零三艘大船还是离开了长湖镇船上除了桨手外还有矮人、巴金斯先生和许多的给养。马匹和小马会有人沿着环湖的道路提前帮他们送到指定的会合处。镇长和他的参议们站在从镇上的大屋通往湖面的宽大阶梯上向他们道别。人们或站在码头上或从窗户中探出头来唱歌欢送他们。白色的大桨落入水中溅起水花他们沿着大湖北上而去踏上了漫长旅程的最后一段。只有一个人一点儿都不高兴那就是比尔博。

第十一章 来到门口

On the Doorstep

他们沿着长湖朝北划了两天之后就出湖来到了奔流河。现在他们可以看见孤山阴沉地高耸在眼前。水流很急他们走得很慢。第三天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在溯河而上几哩之后在左岸或者说西岸靠边上岸了。在这里他们将与载着其他给养和必需品的马匹以及供他们自己乘用的小马会合。他们尽可能地将物资打包让小马驮上剩下的则搭了个帐篷存放了起来但镇上来的人类没有一个愿意和他们待在一起哪怕只是过一夜因为这里离恐怖的孤山太近了。

“在歌里唱的成真之前我们绝对不敢”他们说。在这种荒凉的地方他们更容易相信恶龙的传说也更不容易相信梭林。事实上他们的补给物资根本不需要有人看守因为周围毫无人烟。于是他们的随从就离开了他们分别从陆路和水路踏上了归程虽然此时夜色已经开始渐浓了。

他们度过了寒冷而又孤独的一夜情绪也随之低落下来。第二天他们再度上路了。巴林和比尔博骑马走在最后面每人身边都另外牵了一匹满满载着行李的小马。其他人则在前面走着一条低洼的路因为这里其实根本无路可走。他们向西北前进稍稍离开奔流河越来越靠近孤山朝南对着他们延伸出来的一个支脉。

旅程相当令人困乏他们一路上不敢说话只敢悄悄前进。没有了笑语欢歌没有了琴声悠扬在湖边时唱着古老的歌曲而在心中激起的骄傲与希望渐渐地转变成了沉重的郁闷。他们知道旅程就要来到终点了而这可能是非常恐怖的终点。周围的大地变得越来越荒凉尽管梭林告诉他们这里一度是一片充满绿色的美丽世界。这里几乎没有草而且不久也没了灌木或树只有一些断折焦黑的树桩令人想起那久已消逝的林木葱茏。他们已经来到了恶龙造成的荒废之地而他们赶上的又正好是万物凋落的季节。

虽然郁闷可他们还是来到了山脚下一路上既没有碰到任何危险也没有见到任何恶龙的迹象除了它在自己的巢穴边造就的一派荒凉。孤山阴沉地矗立着看着比以往更高大。他们在庞大的南方支脉的西边第一次扎下了营

支脉的尽头是个叫做渡鸦岭的地方渡鸦岭上有座古老的瞭望台但众人现在不敢冒险攀登因为这个位置太突出太显眼了。

在开始去寻找位于孤山西边支脉那扇凝聚了他们所有希望的密门之前梭林先派了一支侦察小分队去察看正门所在的南边。他选了巴林、奇力和菲力来担任这项使命比尔博也跟着一起去了。他们沿着灰色沉寂的悬崖一路走到渡鸦岭脚下奔流河在那里绕了个大圈穿过河谷城继续往长湖流去。河水湍急喧闹河岸边光秃秃的都是岩石高峻陡峭俯瞰着河流。他们站在岩石上向远方望去越过窄窄的、在卵石间白沫四溅的激流看见在孤山阴影笼罩下的宽阔山谷中有着古代房屋、高楼和城墙的灰色废墟。

“那儿就是河谷城的遗迹。”巴林说“在镇上还有钟声响起的时候山坡上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山谷里的生活富裕而又祥和。”他在说这些的时候表情悲伤而又凝重在恶龙来袭的那天他是梭林身边的伙伴之一。

他们不敢继续沿着河往大山的正门走但他们走到了南方支脉尽头的另一边直到躲在岩石后面可以清楚地看见两座支脉之间一面大悬崖上黑黢黢的洞穴入口。奔流河的河水从洞中流出同时还有蒸汽和一缕黑烟朝外飘出。没有任何东西在移动除了蒸汽和水流以及时不时飞过的不祥的乌鸦。能听到的仅是流水撞击岩石的声音以及乌鸦偶尔的一声沙哑鸣叫。巴林对此景象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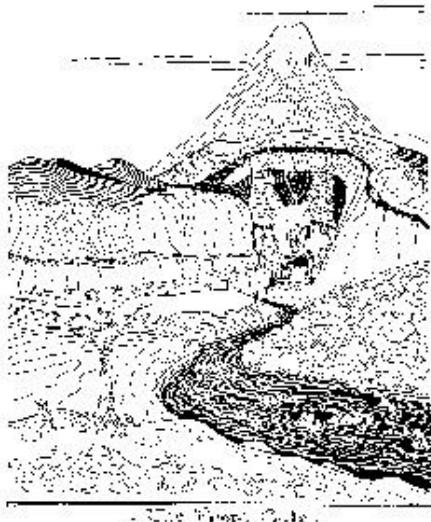
“我们回头吧”他说“我们在这儿也没有什么用我不喜欢这些黑鸟他们看起来像是邪恶的密探。”

“恶龙还活着就在大山底下的洞穴里——我是从黑烟作出的推测。”霍比特人说。

“这可说明不了问题”巴林说“不过我倒不怀疑你是对的。但它可能暂时离开了或者有可能躲在山边偷看着。反正我觉得有烟和蒸汽从门里冒出来是意料之中的山底下的大厅里一定充满了它的臭气。”

带着这种令人沮丧的想法一路又被头顶嘎嘎叫的乌鸦跟着他们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到了营地。就在不久前的六月他们还是埃尔隆德漂亮居所的座上宾虽说现在秋天是在慢慢向冬天走去可那段欢乐时光却仿佛已是多年前的旧事了。他们孤零零地身处在荒野之中已经无望再得到更多的帮助了。

这虽然是他们旅程的最后一段但冒险的终点似乎与以前一样遥不可及。他们之中已经没有一个人还保持着高昂的斗志了。



然而巴金斯先生的精气神却比其他人多一点这说来其实是蛮奇怪的。他经常会向梭林借来地图一看就是半天思索着关于上面的如尼文和埃尔隆德所说的月亮文字所记载的谜团。正是在他的坚持下矮人们才开始对西坡进行了十分危险的搜索以找寻那道密门。他们那时把营地搬到了一个狭长的山谷中这里要比南边那个奔流河流出的正门所在的河谷要狭窄被大山较低的一些支脉所包围。有两条支脉在这里与主脉分开以绵长而又陡峭的山脊往西延伸插入平原。恶龙的足迹在西边更为少见这里甚至还有一些青草可以供小马吃。这个营地整天都在悬崖阴影笼罩之下只有太阳开始朝着森林落下的时候才会被阳光照亮。他们就从这里一次又一次地分成小队搜寻上山的路。如果地图正确的话那么在山谷出口处高高的悬崖上一定就是那密门的所在。日复一日他们回到营地时都一无所获。

但最后他们却于无意中找到了他们要找的目标。菲力、奇力和比尔博有一天从山谷那边回来在南边角上的一堆碎石中磕磕绊绊地走着。大约在中午时分比尔博在绕过一座像柱子一样孤零零矗立着的巨岩时发现了一道似乎是往上的简陋阶梯。他和两个矮人同伴兴奋地拾级而上找到了一条狭窄小道的痕迹。痕迹忽隐忽现一直蜿蜒曲折地来到了南岭的顶端终于把他们送上了另一道更狭窄经过山的正面朝北转去的岩架。他们往下看去发现自己正在谷口的悬崖顶端俯瞰着自己的营地。他们静悄悄地靠着右边的山壁排成一路纵队沿着岩架朝前走直到山壁消失他们拐进了一个被悬崖环抱着的遍地青草阒寂无声的山坳。由于这个山坳的入口四周被悬崖挡住因此

从下面根本看不见而从远处也很难发现因为它小得看起来只像是一道黑暗的裂缝。这不是一个洞穴而是一个露天的空间但在它的最里端则竖着一面扁平的石壁其下端靠近地面的地方光滑而又平直简直如同经过石匠之手但上面却见不到一点雕凿加工的痕迹。那里没有任何门柱、门枢或是门槛的痕迹也没有门栏、门闩或是钥匙孔的痕迹然而他们却毫不怀疑他们终于找到了进入山洞的密门。

他们对着山壁又拍又打又推又拉他们唠里唠叨地恳求它动起来又念诵着支离破碎、七拼八凑的开门咒语然而一切都没有发生。折腾了半天后他们精疲力竭了便坐倒在石壁跟前的草地上休息等到了晚上才开始慢慢地朝山下走去。

当天晚上大家都很兴奋到了早上大家再次整装待发只有波弗和邦伯被留在营区看管小马和从水路带来的补给物资。其他的人先沿着山谷往下然后再顺着新发现的小径来到那道狭窄的山脊。由于小路又窄又险一边是一百五十呎的峭壁所以根本无法携带任何的行李或背包但每个人都带了一大卷绳索绑在腰际因此最后都安全地来到了长满青草的小山坳。

他们在这里扎下了第三个营地用绳子把他们要用到的东西从底下吊了上来。用同样的方法他们偶尔也会把身手比较敏捷的矮人比如奇力给送下去与下面互通信息或者是在波弗被拉到上面的营地时到下面去分担守卫工作。邦伯则不管是利用绳索还是走小径都不愿意上来。

“我太胖了这种半空中的行走我应付不了。”他说“我会头晕然后就会绊到自己的胡子这样你们就又会变成只有十三个人了。这些打了结的绳子也太细不能承载我的体重。”他运气不错这话说得并不对等下你们就会知道了。

与此同时有些人已经开始探索入口后面的山脊发现有条小径通往大山的更高处。但他们不敢沿着这条路往前探得太远而且就算去了那边也没有多大用处。在那片高地上万籁俱寂连鸟叫也听不到只有风吹过岩石缝隙的声音。他们压低声音说话不敢大声喊叫或是唱歌因为每一块岩石中都孕育着危险。其他忙着探索门的秘密的人也没有丝毫的进展。他们太过心急根本懒得去推敲如尼文或是月亮文字的记载只是一个劲儿地想在那块平滑的山壁上找到隐藏的门。他们从长湖镇带来了钢钎等各种各样的工具一开始他们先试着利用这些工具但钢钎往石头上一敲不是把手断裂就是把他们的

胳膊震得生疼钢铁的尖端要么断裂要么弯曲简直就像是铅一样。很明显用采矿那套手法来对付封印密门的魔法是行不通的而且对于敲击钢钎引起的阵阵回声也令他们心里越来越发慌。

比尔博坐在门阶上觉得孤单而又疲惫——当然这里并没有真的台阶或是门槛之类的东西只是他们都习惯把山壁和山坳入口之间的草地叫做“台阶”。这样叫是出于打趣因为他们都还记得在他们第一次拜访比尔博的时候他叫他们在想到好点子之前可以先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他们的确坐在这边沉思了很久或是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大伙儿变得越来越闷闷不乐了。

发现小径的时候他们的士气的确有所提升但现在又跌落到谷底了。不过他们并不肯放弃。霍比特人也不再比别人兴致高出许多了他经常会什么事也不干定定地背靠山壁坐着目光穿过山坳的开口向着遥远的西面越过悬崖越过广阔的土地落到黑墙般的黑森林上。他继续朝前望去觉得自己有时甚至能瞥见一眼迷雾山脉那遥远而渺小的影子。如果矮人们问他在干什么他会回答

“你们不是说坐在门口想办法是我的工作吗更不用说还要进去呢所以我正坐在这里想办法呀。”不过恐怕他脑子里在想的并非是眼前的工作而是在想着遥远的那片西部陆地那座小丘以及小丘下属于他的洞府。

在草地中央有一块很大的灰色石头他会闷闷不乐地一直盯着那块石头或是看大蜗牛爬。这些大蜗牛似乎很喜欢这个封闭在大山深处的山坳和冰凉的岩石许多体型巨大的蜗牛聚集在此沿着山坳的边沿慢腾腾、黏乎乎地爬来爬去。

“明天就是秋天的最后一周了”有一天梭林如此说道。

“秋天之后就是冬天了。”比弗接口道。

“然后就是明年了。”杜瓦林说“我们的胡子会越来越长还不等这里有任何事情发生我们的胡子就能沿着悬崖一直长到山谷里去了。我们的飞贼帮上我们什么忙了吗既然他手上有那么一个隐形戒指现在正应该大显身手才对。我都有点觉得他应该从正门进去替我们打探一下状况了”

比尔博听见了——矮人们所在的那片岩石正好就在他坐的地方的头上——“天哪”他想道“原来他们开始有了这样的念头啊每回有了麻烦总是指望

我来替他们脱离困境至少在巫师离开之后一直是这样。

我究竟该怎么办呢我看到头来别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落到我头上呢。我觉得我可忍受不了再看到那个悲惨的河谷城也再不想见到那个冒着蒸汽的大门了”

那天晚上他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翻来覆去地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矮人们散到四面八方去闲逛了有的到下面去遛小马有的则沿着山坡瞎转悠。比尔博整天都坐在长着青草的山坳里看石头或是通过山坳的入口朝西方远眺。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正在等待着什么东西。“或许巫师会在今天突然回来吧。”他想。

如果他抬起头来就会瞥见远方的森林。太阳西坠的时候森林的顶端会泛起一片金光如同太阳光照射在最后一些浅色的树叶上。很快他就可以看见橘色的火球落到了与他视线齐平的高度。他走到山坳的入口看见一轮淡淡的新月出现在地平面上。

就在这一刻他听见身后传来一记尖利的咔嗒声一只巨大的画眉鸟落在草地上的灰色岩石上它几乎是全黑的就连浅黄色的胸脯上都布满黑点。咔嗒它抓到了一只蜗牛正在岩石上试图敲破它的壳。咔嗒咔嗒

比尔博突然间明白了。他忘记了所有的危险站在山脊上招呼矮人们对着他们又是喊叫又是挥手。离他最近的人立刻用最快的速度攀着岩石沿着山脊向他赶来心中纳闷究竟会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其他人则高声喊着叫上面放绳子把他们吊上来只有邦伯例外他睡着了。

比尔博很快对众人作了解释他们全都一声不吭地听着。霍比特人静静地站在灰岩旁矮人们的胡子飘来飘去不耐烦地看着他。太阳越落越低他们的希望也在跌落。最后它沉入一圈火红的晚霞消失了。矮人们发着牢骚但比尔博依旧几乎是纹丝不动地站着。新月与地平线还有一丝粘连夜色正在降临。突然就在他们最灰心的时候一缕红色的阳光像一根手指捅破帐篷一样从云层中逃了出来一道光线直直地穿过山坳的入口落在了光滑的岩壁上。那只老画眉鸟之前一直瞪着亮晶晶的小眼睛脑袋高高翘起侧向一边停在高处观察着此时只听它猛地叫了一声接着是很响的一声“咔嗒”一片薄薄的岩石从岩壁上裂开又落下离地三呎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小洞。

矮人们反应倒是很快速，担心机会稍纵即逝，纷纷冲到岩石跟前想把小洞推开——然而却只是徒劳。“钥匙钥匙”比尔博大喊“梭林在哪儿”梭林急忙跑了过来。“钥匙”比尔博吼道“和那张地图一起的钥匙趁还有时间赶紧试试”梭林走上前把连在链子上的钥匙从脖子上摘了下来插到了洞里。

洞孔与钥匙很吻合，跟着钥匙转动了起来，嗒，光线消失，太阳落下，月亮也不见了，夜色布满了天空。

这时众人一起发力推动大门，慢慢地岩壁的一部分向后退去，狭长的缝隙出现了，并且越来越大，渐渐现出一道五呎高三呎宽的大门，缓慢而又无声地向内转去。黑暗如同蒸汽一般从山壁上的黑洞往外流出来，在他们的眼前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洞穴，如同一张张开的大嘴，直通入孤山的深腹。

第十二章 来自内部的消息

Inside Information

矮人们在洞口的黑暗中站了很久争辩不休最后梭林开了口

“现在该是我们受人尊敬的巴金斯先生他在我们的漫长旅程中已经证明了自己是我们的好伙伴是一个充满着与他的身量不相称的勇气与智慧的霍比特人而且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他还拥有远远超出常人的好运——现在该是他执行他的使命的时候了他正是为了这一使命才加入我们队伍的现在该是他赚取他应得报酬的时候了。”

你们都很明白梭林在重要时刻的讲话风格所以我就不再详细告诉大家他说话的内容了虽然他又啰里吧嗦说了一大通。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但比尔博已经有点不耐烦了。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已经对梭林很熟悉了所以他知道自己真正想说的是什么。

“哦瑟莱因之子梭林·橡木盾如果你是想说你觉得第一个走进这条密道是我该做的事”他不客气地打断道“那就请你马上直说我可以拒绝。我已经两次把你们从麻烦中解救出来了这可不在原先谈妥的条件之内所以我想我已经有一些应得的报酬了。不过我老爸常说‘凡事三次才圆满’而且我也不觉得我会拒绝。或许我对于自己的好运已经比过去要更信任了些。”——他指的是在刚刚过去的春天他离开自己的住所之前但这给人的感觉却仿佛已经是好几世纪以前的事情了——“反正我想我会马上去看一看把事情作个了断的。好了有谁要和我一起去”

他本来就不指望会有很多人异口同声地抢着要去所以对于大家的冷漠反应并不感到有多失望。菲力和奇力看起来还有些不好意思身体随着重心从一条腿换到另一条腿而轻微摇晃着但其他人连装装样子都不愿意——唯一的例外是负责站岗的巴林他对比尔博相当有好感。说他至少愿意和比尔博一起进门或许还能陪着走上一小段距离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出来求援。

矮人们的心态其实是这样的他们准备为了比尔博的服务而付给他可观的报酬他们让他为他们完成一桩特别危险的活儿如果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愿

意干的话他们并不介意让他去干但如果他遇到了什么麻烦的话他们会竭尽全力帮他脱离险境就像他们在冒险刚开始的时候遇到食人妖那次出手相救那样而当时他们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对比尔博感恩图报。事实就是矮人们并不是什么英雄而是善于算计的、把钱看得很重的家伙。矮人一族中有些人是精明狡猾的奸恶之徒而梭林和他的伙伴们则不是只要你对他们不要期望太高的话他们也完全可以算得上是正派人。

当霍比特人慢慢进入施了魔法的密门偷偷迈向大山的腹地时在他身后涂抹上了黑色的黯淡天空中已经开始出现了星辰。进山洞的过程远比他想像的要容易。这不是半兽人的洞穴也不是森林精灵的简陋隧道而是在矮人的财富和技艺都达到鼎盛的时期建造的通道笔直得像把尺地面和两边都很平整光滑沿着一个平缓而又不变的坡度向前延伸——伸向下面的黑暗中某个遥远的尽头。

过了一会儿之后巴林对比尔博说了句“祝好运”就停住了脚步这里还可以看见大门的依稀轮廓而且凭借着洞穴的回音作用还可以模模糊糊地听见门外其他矮人低声说话的声音。巴林走了之后霍比特人戴上戒指由于知道了洞穴会有回音效果他加倍小心地不弄出任何声音无声无息地一直向下、向下、向下朝着无尽的黑暗走去。他害怕得浑身发抖但小脸上的表情则是凝重而又坚毅的。此时的他和许久前刚上路时慌得忘记带手帕的那个霍比特人早已判若两人而且他已经很久没用过手帕了。他松开腰间的短剑勒紧腰带继续前进。

“比尔博·巴金斯现在你可终于要吃苦头了。那天晚上聚会的时候你自己一脚踏入这趟浑水现在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把脚拔出来啦天哪我那会儿和现在都是多么大的大傻瓜啊”他在自言自语而说这些话的是他身体里面图克血统最稀薄的那部分“恶龙守护的宝藏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管它宝藏有多少就让它永远留在这里好了我只求这会儿能突然醒过来发现这可怕的隧道就是自己家的客厅那该有多好啊”

他当然没有醒过来还是继续往前走啊走直到身后的石门连一点影子都看不到了。他现在完全是孤身一人了。很快他就开始觉得这里越来越暖了。“我在前面正下方隐约看见的难道是什么东西在发光吗”他想。

的确如此。随着他继续朝前走光芒变得越来越强直到最后变得确凿无疑为止。那是一种越来越红的光芒而且隧道里面也不仅是温暖而是肯定称

得上热了。一缕一缕的蒸汽从他身边飘过让他开始冒汗。一个声音也开始钻进他的耳中跃动听起来像是架在火上的一口大锅里在沸腾冒泡还夹杂着一种类似超级大猫发出的咕噜声。再听下去这声音渐渐明确地变成了某种巨大的动物在睡觉时的鼾声它就睡在前方下面那红色的闪光里。

比尔博就在这个时候停了下来。继续走下去成了他这辈子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情。之后发生的任何惊天动地的事情都无法与之相比。真正的战斗是他孤身一人在隧道中甚至还没见到等待着他的巨大危险的时候所发生的。不管怎样他在经过一段短暂的停顿后又继续走了下去你们可以想像他来到隧道尽头时的紧张心情。那里是一个和入口差不多大小的开口处霍比特人把小脑袋伸了出去在他眼前是古代矮人在山中所挖掘洞穴的最底部以前这里要么是用作酒窖要么是用作地牢。这里几乎是一片漆黑比尔博只能粗略估计这里空间的宽阔但是在岩石地面靠近他的这一端升起了一团炽热的红光——那正是恶龙斯毛格所发出的光芒

一条金红色的巨龙就躺在那里熟睡着从他的下颌和鼻孔中传出呼噜噜的声音冒出一缕缕的黑烟但他在睡眠时喷出的火焰并不很旺盛。在他的四肢和盘起来的巨大尾巴之下以及身体周围整个看不清的洞穴地面上到处都是一堆堆珍贵的宝物铸造过和尚未铸造过的黄金、宝石和珠宝以及被恶龙发出的红光染成了红色的白银。

斯毛格的双翼收拢着像是一只极大的蝙蝠一样躺在地上身体微微偏向一侧因此霍比特人得以看见它那颀长而又苍白的肚子因为长时间躺在价值连城的珍宝之床上它的肚子上粘了许多宝石和金块。在斯毛格身后的墙壁上依稀可以看见挂着盔甲、头盔、斧头、剑和长矛等东西。墙边还立着一排排的大瓮里面满装着的宝物价值难以估量。

如果说比尔博看见宝物忘记了呼吸真不算是过分的形容。人类的语言相对贫乏所以没有什么词可以用来形容比尔博当时目眩神迷的心灵震撼。人类的语言本来就是从精灵那里学来的而精灵的语言跟他们当时所处的世界一样是绚丽多彩的人类学来后作了改变因此表达就越来越贫乏了。比尔博以前听人们或说或唱过关于恶龙的财宝却从未面对面领略过财富如此辉煌的景象、如此强烈的欲望和如此璀璨的荣耀。他怔怔地望着这些价值无法估量的金银财宝几乎完全忘记了那恐怖的守卫心中满是迷乱并深深感受到了矮人们所怀的渴望。

他盯着财宝看了仿佛整整一个世纪然后他不由自主地从门口的阴影中偷偷走了出来来到了最靠近他的宝山边沿。恶龙依旧沉睡着但即便是睡着的恶龙也是一种巨大的威胁。他拿起了一个很大的双耳金杯重得几乎是他所能负担的极限同时满怀恐惧地朝上瞄了一眼。斯毛格的翅膀动了一下张开了一只爪子鼾声的音调也跟着改变了。

比尔博朝外逃去但恶龙并没有醒来——还不到醒的时候——它依旧躺在这个从矮人们手里偷来的大厅里只是转换到了另一个充满贪婪和暴力的梦境而已。霍比特人则紧张万分地沿着狭长的隧道往回跑着。他的心扑通扑通直跳双腿比刚才下来的时候更加激动地颤抖着但他依旧紧紧抓着金杯不放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做到了这个金杯就是证明。说我不像飞贼倒更像杂货店老板哼看以后谁还敢说出这种话来”

他的确再也没有听到这种说法了。巴林看到霍比特人安全地回来不禁欣喜若狂同时也感到非常惊讶。他一把抱起比尔博来到外面的空地上。这时还是半夜云朵遮住了星星可比尔博闭着眼睛躺在地上大口地喘着气感受着新鲜空气带来的快感。他几乎没有注意到矮人们的兴奋反应或是他们如何称赞自己拍打他的肩膀还答应不仅矮人们自己而且还有他们全家、全族的好几代都愿意为他效劳。

矮人们还在轮流传看着金杯兴高采烈地讨论着重新找到了他们的财宝突然间山中深处传来了一阵巨大的隆隆声仿佛有哪座古老的火山决定要再度喷发一般。他们身后的密门几乎要全关上了矮人们用一块石头卡在那里不让它关上。但是从长长的隧道里传来了可怕的回声回声来自遥远的地底是低吼和粗重的脚步声令他们脚下的大地也为之震动。

这时矮人们完全忘记了不久之前他们还在兴高采烈还在自信满满地说着大话纷纷害怕得趴倒在地上。斯毛格还等着他们去对付呢。如果你住在一头活蹦乱跳的恶龙附近却忘记把他估算在计划内这可实在有点不像话。恶龙们或许不太能把宝藏派上真正的用场但一般说来它们对宝藏的数量是非常清楚的甚至能精确到一盎司这一点在占据这些宝藏多年后就更是如此斯毛格也不例外。他刚刚从一个噩梦梦里有个战士虽然身材一点都不起眼却有一把锋利的宝剑和满腔的勇气让他看了觉得十分不舒服中醒来正处于半梦半醒之间然后又完全醒了过来。洞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那难道是从那个小洞吹来的风吗他对那个小洞一直觉得很不舒服尽管那个洞是那么小。现在他满腹怀疑地瞪着小洞的方向心中在想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有把这个洞

堵上呢近来他经常觉得从小洞那里传来隐隐约约的敲打声声音从遥远的上方一路直传进他的巢穴。他惊醒起来伸长脖子用力地嗅了嗅。这时他终于发现金杯不见了

失窃失火杀人自从他来到这座大山之后这种事情还从来没发生过他的狂怒难以形容——就好比某个有钱人他拥有的财富超出了能实际享受的程度突然间他发现少了一样宝物这样东西他以前从来没用到过也没有想到过要用但他还是会愤怒无比。恶龙吐出高温的火焰整个大厅浓烟滚滚令大山从根底处都摇动起来。他想要把脑袋朝小洞那里伸却根本伸不进去然后他把身体蜷起来在地底发出雷鸣般的暴吼接着从他那幽深的巢穴中腾身而起飞出大门飞进山中宫殿的宽敞隧道朝着大山的前门飞去。

这时恶龙脑中惟一的念头只有搜遍整座山把这个该死的小贼找出来撕碎踩烂他从大门冲出流水瞬间呼啸着腾起蒸汽他振翅跃上空中翱翔了一会儿后落到山顶周身被包裹在一团糅合了红绿两种颜色的火焰中。矮人们早就听到过恶龙如何飞翔的可怕传言全都紧贴着草地边沿的石壁缩在大石头下面希望多少能逃过四处搜索的巨龙那可怕的眼睛。

如果不是再次多亏了比尔博的话他们可能全都要难逃这一劫了。“快快”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进门走隧道躲这儿没用”

听见这些话他们才如梦方醒开始悄悄朝隧道中转移。这时比弗惊呼起来“还有我的表兄弟们呢邦伯和波弗——我们把他们给忘了他们还在下面的山谷里”

“他们会被杀的还有我们所有的小马那些补给品也全都完了。”其他的人哀嚎道“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了。”

“胡说”梭林终于恢复了尊严“我们不能抛下他们。巴金斯先生和巴林先进去还有奇力、菲力你们俩——不能让恶龙把我们一锅端了其他人绳子在哪儿快”

这可能是他们迄今为止遇到过的最严峻的时刻。斯毛格愤怒的吼声在远方高处的山谷中回响他随时都有可能吐着烈焰冲下来或是在天空盘旋时找到他们发现他们死死攀着绳子挂在危险的悬崖边缘。波弗爬上来了总算还平安无事。邦伯也爬上来了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把绳子坠得吱吱直响也

还平安无事。接着又拉上来了一些工具和几捆行李也就在这时危险降临了。

耳畔传来一阵呼呼的翅膀扇动的声音一道红光射到他们站着的岩石上。恶龙来了

他们刚刚飞奔着跑进隧道把行李也又拖又拽地弄进去斯毛格就从北面扇动着翅膀杀到了他口中喷出的火苗舔过山坡拍动大翅膀的声音如狂风呼啸。他那灼热的呼吸烤焦了门前的草地并从他们留着的门缝里钻了进来令躲在门后的人觉得灼热不堪。只见火苗上下跳动闪烁岩石的黑影在火光映衬下舞蹈。接着当他再次飞过的时候周围被完全笼罩在了黑暗里。小马惊恐地嘶鸣挣脱了绳索四下乱跑。恶龙俯冲下来又掉过头追猎它们然后就飞走了。

“我们那些可怜的小马肯定完蛋了”梭林说“只要被斯毛格看见了就休想逃掉。我们现在躲在这里也只能躲在这里除非有人想在斯毛格的眼皮底下走过长长的开阔地回到河边去”

这个主意听听就让人害怕他们又沿着隧道往下走了一点然后躺下来浑身发着抖虽然这里已经温暖乃至闷热了。最后苍白的曙光从门缝中照了进来。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他们时不时地听见飞翔的恶龙的吼声渐渐靠近掠过又渐渐远去斯毛格显然正围着这边的山坡在打着转转搜寻。

他从那些小马和它发现的扎营痕迹中推测这些人是从河到湖一路过来的然后又从小马驻足的那个山谷爬上了这一侧的山坡但他的眼睛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密门的所在那片被岩壁围住的小山坳也没有受到烈火的攻击。他白费力气地搜寻了很久直到黎明冷却了他的怒火他才回他的黄金睡榻去睡觉好恢复力气。他绝不会忘记更不会原谅偷窃的行为即使千年的时光令对方变成了余烬中的石头他也不会轻饶了他。但是他可以等也等得起。于是他慢慢地、静静地爬回洞中半闭上了眼睛。

天亮了之后矮人们的恐惧渐渐减少了他们明白到要对付这样一个宝藏守卫者此类危险是不可避免的就算现在放弃冒险也为时已晚。梭林指出他们现在逃不出来了他们的小马不是逃掉就是被杀掉了。他们必须要等上一段时间等斯毛格放松戒心到一定程度他们才敢以长途步行的方式逃出去。幸运的是他们抢救出来的物资还够他们撑上一阵子的。

对于接下来该做什么他们争论了很久却完全想不出要怎样才能除掉斯毛格——比尔博一直有点想跟他们指出这自始至终就是他们计划的一大弱点。然后由于他们头脑一片混乱因此矮人们出于天性就开始抱怨起比尔博来当初他们对比尔博偷来金杯大感兴奋赞许有加现在却怪他过早暴露了目标引发了恶龙的暴怒。

“你们觉得飞贼不偷东西该干什么”比尔博生气地反问“我可不是来干杀死恶龙这种事的那是战士的工作我的责任只是偷走宝物我开了个我能开的最好的头。难道你们还指望我把所有瑟罗尔的宝物都背上然后走回来吗如果要抱怨的话我也有可以抱怨的。你们应该带来五百个飞贼而不是只有我一个我知道这些宝藏反映了你们祖父的功绩但你们别装得好像跟我说过这笔财富有多大似的。就算我的个头是现在的五十倍而斯毛格又驯顺得像只小兔子一样那些财宝我也得花上好几百年才能搬完。”

他一说这些话矮人们自然只能请求他原谅。“巴金斯先生那你看我们该怎么办呢”梭林彬彬有礼地请教道。

“如果你是指怎样运走宝物那我暂时还没想到办法。很明显这必须要靠一点新的运气才行而且斯毛格必须得除掉。除掉恶龙绝对不是我所擅长的不过我会尽力想想办法的。就个人而言我对此并不存奢望只想能平安回家就行了。”

“现在先别管那么多了那么今天就是眼前我们该做什么呢”

“好吧如果你们真心想听我的建议我认为我们除了待在这里别无选择。白天的时候我们毫无疑问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偷偷溜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或许过不了多久就可以挑一两个人回到河边放物资的地方去补充给养了。不过在这段时间中每个人到了晚上都应该乖乖地待在洞里。”

“我可以主动答应你们一件事。今天中午我会戴上戒指偷偷溜下去看看斯毛格在干吗——估计应该是在打盹儿。也许可以发现些什么。我父亲常说‘每只虫都有他的弱点。’不过我很肯定这不是他的亲身体验。”

矮人们自然高兴地接受了比尔博的提议他们已经开始尊敬起小比尔博了。他现在已经真正成为了这次冒险的领队开始有了自己的点子和计划。到了中午他准备好了要再次下到山腹中去。当然他并不喜欢这种冒险不过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所以也就不再像以前一样害怕了。

如果他对恶龙多一些了解知道它们有多狡猾的话他也许就会对自己如此冒失地利用恶龙午睡的机会感到更多的害怕不那么充满希望了。

出发的时候外面阳光灿烂隧道中却暗如黑夜。石门几乎是全关的从缝里漏进来的那点光在他往下走不了几步后便马上消失殆尽了。他走得无声无息简直都快赶上微风中飘荡的烟雾了。当他越来越靠近下面的那个门时他也禁不住对自己有点感到自豪了。从那扇门里只透出一点非常微弱的光芒。

“老斯毛格一定累得睡着了。”他想“他看不见我也听不见我的声音。比尔博打起精神来”他已经忘记了或者索性根本没听说过恶龙的嗅觉很厉害。而且还有一个要命的事实是当它们起疑心的时候是可以半闭着眼睛睡觉的。

比尔博再次从入口往内张望的时候斯毛格的样子的确像是睡熟了几乎一动不动呼噜也很轻只从鼻孔里喷出一点点难以察觉到的蒸汽。当他正准备迈步踏进去的时候突然注意到斯毛格左眼耷拉着的眼皮下射出一丝细细的红光——他是在装睡他正在紧盯着隧道的入口比尔博赶紧缩回了脚步心想多亏自己戴着能隐身的戒指还不至于被发现没料到斯毛格突然开口说话了。

“听着小偷我闻到你了而且感受到了你的气息。我听见了你的呼吸。过来吧想拿就尽管拿吧这儿有的是分你点儿也无所谓”

但比尔博对恶龙的了解还不至于浅薄到会上这种当的地步如果斯毛格希望用这种方法就能骗得他走过来那么他只能失望了。“不啦谢谢大块头斯毛格先生”他回答道“我不是冲着礼物来的我只是想来看看你看你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伟大。我不相信别人的说法。”

“那你现在相信了吗”恶龙听了这话多少有些受宠若惊尽管他一个字儿也不相信比尔博的话。

“噢斯毛格你是所有能给人带来祸害的东西中最具威力的那些歌曲和传说根本不及事实的万分之一啊”比尔博回答道。

“对一个小偷和骗子来说你倒还蛮有礼貌的”恶龙说“你似乎对我很熟悉啊但我好像不记得以前闻到过你的味道。可以问问你是谁又是从哪儿来的

吗”

“当然可以我是从山下来的我的道路穿过山脉越过山丘。我还能在空中飞翔我是个来无影去无踪的人。”

“这我相信”斯毛格说“但这恐怕不是你平常用的名字吧”

“我是能发现蛛丝马迹的人是能砍破蛛网的人是能用蜇刺刺人的苍蝇。我是被选来凑足幸运数字的。”

“这些名头可真可爱啊”恶龙冷笑着说道“但幸运数字可不见得每次都管用哦”

“我是把朋友活埋把他们丢进水里然后又能让他们从水中活生生离开的人。我是从袋子的底端来的但从来没被袋子套上过。”

“这些话听着可不太能令人相信。”斯毛格嘲讽道。

“我是熊之友、鹰之客我是赢得戒指并幸运佩戴的人我也是木桶骑士。”比尔博一路说下去开始为自己编的谜语感到来劲了。

“这个更棒了”斯毛格说“不过可别把想像游戏玩儿得太过头了”

如果你不想泄露你的真名实姓这是聪明的做法也不想因为直截了当地拒绝而惹恼了他们这也很聪明那么你当然就只能这样跟恶龙说话。没有哪条恶龙能抵御充满谜语的谈话和花时间来解谜的诱惑。比尔博刚才的这番话里斯毛格有许多是一点都弄不明白的不过我想你们是应该明白的因为他指的是他这一路历险的过程而你们对此是再清楚不过了但他自以为自己已经了解得够多了因此不禁在他那邪恶的内心中窃笑不已。

“我昨晚就猜到了”他微笑着在心中想道“这一定是湖上的那些人类就是那些卖桶子的可怜家伙弄出来的计策不然我就是条蜥蜴。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了不过我很快就会改变这种情况的”

“好极了木桶骑士”这次他大声说了出来“或许木桶就是你坐骑的名字或许不是它作为坐骑可是太胖了点。你或许可以来无影去无踪但你绝对不可能一路都是走来的。让我告诉你吧我昨天晚上吃了六匹小马过不了多久我

会把别的小马也都吃掉。为了回报这顿美餐我愿意给你一个忠告这事儿准跟矮人有关”

“矮人”比尔博故作惊讶地喊了一句。

“别跟我装了”斯毛格说“我很清楚矮人的气息还有滋味没有人比我更熟悉了。别跟我说我吃了矮人骑过的小马还闻不出是谁骑的

如果你交上这样的朋友木桶骑士小偷你的下场会很惨的啊我不介意你回去告诉他们就说这是我说的。”不过他并没有告诉比尔博的是其中有种味道是他根本分辨不出的那就是霍比特人的味道。这种味道不在他的经验范围之内令他大感迷惑。

“我想昨天晚上的那个金杯让你得了个好价钱吧”他继续说道“说嘛是不是什么都没得到哈这倒正是他们的风格。我想他们一

定是偷偷摸摸地躲在外面而你是专干危险工作的那就是趁我不注意的时候能偷多少就偷多少。你替他们卖命会分给你一大票吗别信他们的鬼话你能活着离开就算幸运了”

比尔博现在开始觉得很不安了。斯毛格正用眼睛在暗影中寻找着他每当他那巡视的目光扫过他身体的时候他就禁不住浑身发抖有种解释不清的冲动会攫住他让他想要冲出去把自己显露出来并把所有的实情都告诉斯毛格。事实上他已经陷入了被恶龙魔法攫住的危险边缘。但他还是鼓起勇气大声说道

“哦了不起的斯毛格你并没有知道所有事情我们到这儿来可并不单单是为了黄金的。”

“哈哈你承认有‘我们’了”斯毛格大笑着说“为什么不索性爽爽快快地说‘我们十四个’呢幸运数字先生我很高兴地知道你们到这里来除了我的黄金还另有所图。如果那样的话或许你们就不会是在白白浪费时间。

“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想过就算你可以一点一点地偷走我的黄金——那大概得花上个一百多年左右——你又能带着黄金跑多远躲在山边一点用也没有躲在森林里面就行吗天啊你难道从来没想到自己能分到多少吗十四分之一吧我想或者多点少点这就是你们定好的吧嗯

那么运送的成本呢车辆的费用呢武装护卫和过路费呢”斯毛格大笑了起来。他不仅心地邪恶也诡计多端他知道自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不过他怀疑在这一计划背后操纵一切的是长湖边的人类偷来的财宝大部分会最终运送到湖岸边的那个镇子上在他年轻时那里被称作埃斯加洛斯。

你可能很难相信但可怜的比尔博真的被这些问题问得有些慌乱了。到目前为止他所有的心思和精力全都集中在如何到达孤山如何找到密门上。他根本没有费心去想过怎样运走宝藏当然更没想过该怎样把分给他的那份运回小丘下的袋底洞了。

现在他的心中开始起了严重的疑心这些矮人是否也忘记了这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他们一直都在背后偷偷笑他傻呢这就是恶龙的一番话对于缺乏经验的人所具有的影响力。比尔博当然应该要保持警惕但斯毛格的确具有令人难以抗拒的蛊惑力。

“我告诉你”他试图继续相信自己的朋友不让自己泄气“黄金只是我们次要的考虑而已。我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地来到这里是为了复仇哦财富多到无可估量的斯毛格你一定已经意识到你的成功会为你带来一些仇敌的吧”

斯毛格听了发出真正的大笑这可怕的笑声把比尔博震倒在地上而隧道远处的矮人们也吓得抱在一起不禁认为霍比特人会不会已经惨遭了不幸。

“复仇”他鼻孔里哼了一声眼中泛起的光芒如猩红的闪电将整个大厅从天花板到地板全都照亮了。“复仇山下之王已经死了那么久他的后代有哪个敢来复仇的河谷邦之王吉瑞安已经死了我吃他的子民就像狼吃羊一样他的子子孙孙有哪一个敢靠近我的我想杀就杀没有人敢抵抗我。我杀死了古代的战士而如今世上像他们那样的人根本都找不到了。那时我还年轻纤弱现在我已经成熟而强大、强大、无比强大了你这个阴影中的小偷”他得意洋洋地继续说道“我的鳞甲如同十层厚的钢盾牙齿如同钢剑利爪如同长矛尾巴摇一摇便如同打了个雷翅膀扇一扇便如同刮起狂风我的呼吸就足以带来死亡”

“我从以前就知道”比尔博害怕得声音都在发颤了“恶龙的肉体在表层之下是很柔软的尤其是在——呃——胸部但像你这样全身戒备的肯定早已想到了这一点。”

恶龙突然停止了夸耀。“你的情报早已过时了”他怒冲冲地说道“我全身上下已经披满了钢铁般的鳞甲和坚硬的宝石没有任何刀剑能穿透我了。”

“我早就应该猜到了”比尔博说“是啊整个世上都找不到能够和刀枪不入的斯毛格大王匹敌的对手。您那件钻石褂子可真是美丽啊”

“那是当然这可是稀罕的宝物”斯毛格听了这话有点飘飘然起来。

他并不知道霍比特人上次来的时候已经瞥见过了他那件特别的护甲这次他只是出于自己的原因很想要近距离观察一下。恶龙把身子转了过来。“看看”他说“觉得怎么样”

“耀眼夺目太完美了毫无缺点让人震撼哪”比尔博嘴上这样大声说着但心里想的其实是“老蠢蛋在他左胸的凹陷处为什么会有的一大块地方像出了壳的蜗牛一样是光溜溜的呢”

在看过想看的东西之后巴金斯先生惟一想着的就是要开溜了。“好吧我想我不能够再叨扰大人您”他说“使您无法进行必要的休息了。”

小马在受了长时间的惊吓后肯定不怎么好抓了吧我想飞贼也是一样。”

这句临别的刺激话一说完他立刻转身飞也似的顺着隧道逃跑了。

这可真是一句倒霉的话受了刺激的恶龙立刻朝他身后吐出了可怕的火焰。虽然比尔博飞快地沿着斜坡向上跑去但他的速度还是无法跟斯毛格相提并论斯毛格一下子就将大脑袋塞进了他身后的洞口。对他来说幸运的是它的整个脑袋和下巴无法完全挤进来但他鼻孔里喷出来的火焰和蒸汽还是追了上来。他险些就要被追上了只能在黑暗中带着极大的恐惧连滚带爬落荒而逃。他之前还对于自己与斯毛格谈话时的机敏颇有点得意可最后关头犯的错误终于使他清醒了过来。

“比尔博你这个笨蛋永远不要取笑还活着的恶龙”他对自己说道这在以后成了他的口头禅也慢慢变成了一句谚语。“你的冒险还远没结束呢。”他又加了一句这话也一点没说错。

当他踉踉跄跄地从洞穴中走出来一头栽倒在“门阶”上的时候天色已是傍晚了。矮人们把他弄醒尽可能地医治了他身上的烫伤但他后脑和脚后跟上的毛发又过了好久才重新长出来它们全都给烧成焦黄卷了起来。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朋友们尽力想让他高兴起来他们还急着想要从他口中知道这段

故事特别是为什么恶龙会发出那么巨大的声音以及比尔博究竟是怎么逃出来的。

可是霍比特人一副忧心忡忡浑身不舒服的样子他们很难从他口中套出任何东西来。在把整个过程回想了一遍之后他开始对自己跟恶龙说过的有些话感到后悔因此也实在不愿意再复述一遍了。那只老画眉鸟正坐在旁边的岩石上侧扬着脑袋倾听着他们所有的对话。比尔博的心情实在是糟透了只见他捡起一块石头来就对着画眉鸟扔了过去老鸟扑闪了两下翅膀往旁边躲过然后又回到了原处。

“该死的鸟”比尔博生气地说“我觉得它肯定在偷听我看不见它的样子就讨厌。”

“别管它了”梭林说“画眉鸟是友好和善的鸟这也的确是只很老的鸟了它可能是过去居住在这边的古老鸟类中仅存的硕果了我的父亲和祖父曾经驯养过它们。这是一个长寿而又有魔法的品种这一只甚至有可能就是当年那一批中的一只搞不好都有几百岁了。河谷城的人类以前曾听得懂它们的语言利用它们来和长湖边的人类以及其他地方传递讯息。”

“好吧它会有消息可以带回长湖镇了如果这就是它想要的东西的话。”比尔博说“不过那里可能不会有任何活人能听它的鸟语了”

“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事情呢”矮人们着急地问道“快把详情告诉我们吧”

比尔博于是就把所有还记得的事情都告诉了矮人们他承认自己有种不好的预感他认为恶龙除了它自己原先发现的小马和营地外又从他的谜语中推测出了太多的线索。“我想他一定已经知道了我们是从长湖镇来的从那里得到过帮助。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他的下一步行动会是冲着那里去的。我真希望我从来都没说过木桶骑士之类的话在这一带就连一只瞎了眼的兔子都会联想到长湖镇的人类。”

“好吧算了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和恶龙对话是很难不说漏嘴的我一直都听人这么说的。”巴林急着想要安慰他“如果你问我的看法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至少发现了一件非常有用的事情而且还活着回来了在和斯毛格谈过话的人当中你已经是做得最好的了。我们知道了这个老家伙的钻石褂子上有一块光秃的地方这或许是我们的幸运和福气也未可知。”

众人随即改变了话题开始讨论起了有关屠龙的各种历史的、半真半假的和流传于神话的方法以及各种各样刺、劈和撩的刀法以及他们已经具备了的各种技艺、装置和策略。大家达成的共识是要想抓住恶龙打盹儿的机会并没有听上去那么容易趁他睡着时行刺可能比从正面发起勇敢的攻击还更容易导致灾难性的结局。整个谈论过程中那只黑鸟都在专注地听着直到天上星辰开始出现他才无声无息地张开翅膀飞走了。他们不停地谈着地上的影子越拖越长比尔博的心情也越来越糟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

最后他打断了大家的话。“我敢肯定我们在这里非常不安全”他说“而且我也看不出坐在这里有什么用。恶龙已经把所有的绿地都给烧焦了现在已经晚上了天气也比较冷。我有种从骨子里发散出来的感觉这个地方一定会再次受到攻击。斯毛格现在已经知道我是怎么进入他的洞穴而且肯定也猜得到隧道的另一头会在什么地方。如果有必要的话它会把山的这一面全都炸平来阻止我们进入的。如果我们能跟石头一起被炸碎它会更加高兴的。”

“巴金斯先生你太悲观了啦”梭林说“如果它这么迫切想要把我们关在外面那为什么它还没把下边的出口封掉它肯定还没封不然我们会听到声音的。”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可能它想要先把我再骗进去吧我想又或许它准备等到今晚狩猎后再来做这件事也有可能它想尽可能不弄坏自己的卧室——不过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和我争辩了。斯毛格随时有可能出来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躲进隧道里面把门关起来。”

他的态度非常恳切矮人们最终照他说的做了尽管他们在关门一事上拖延了一下——这个计划太铤而走险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从里面到底能不能把门打开又该怎么打开。他们一想到自己被困的地方其唯一出口通往的是恶龙的巢穴心中就很不是滋味。况且一切看来都非常平静不管是外面还是隧道里面。因此他们久久地坐在离半开着的门不远的隧道内继续聊着天。

话题转到了恶龙所说的关于矮人们的恶毒话。比尔博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听过这些话或者他可以相信矮人们这回的说法是绝对诚实的。他们声称自己真的从来也没有考虑过夺回宝藏之后该怎么办。“我们知道这是场九死一生的冒险”梭林说“我们现在还是这么想的。我依旧认为等我们拿到宝藏之后会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该怎么来应付宝藏。至于你的分成巴金斯先生我向你保证由于我们对你的感激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因此只要我们有了可

分的东西会让你优先挑选属于你的那一份。如果你为运输问题而感到担心的话我向你表示歉意。我承认困难会很大——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片土地上非但没有越来越太平反而越来越危险了——不过我们会竭尽所能地帮你解决运输问题并替你分摊运输费用的。我的话就说到这儿了相不相信随便你”

自那以后话题又转到了那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以及梭林和巴林还记得的一些东西。他们在想不知道那些东西是否还完好地保存在地下的大厅里替伟大的国王布拉多辛他早就过世了的部队打造的长枪每柄长枪都拥有经过三次锻造的枪尖柄上则镶着精雕细琢的黄金但这些武器一直都没能送出去当然也就没收到对方付的工钱还有替早已亡故的战士们打造的盾牌供瑟罗尔双手持用的巨大金杯上面雕琢的鸟和花其眼睛与花瓣都是珠宝镶嵌还有精心锻造的铠甲镀了纯银刀枪不入还有河谷邦之王吉瑞安的项链是用五百颗如同青草一般碧绿的翡翠缀成他用这串项链为代价替他的长子量身打造了一副铠甲铠甲由纯银制成上面的每一个环扣都由矮人们手工接合强度和硬度是钢铁的三倍堪称举世无双。不过在这其中最美丽的则是一枚巨大的白色宝石这是矮人们在大山底下挖掘到的被称为山之心又被称作瑟莱因的阿肯宝钻。

“阿肯宝钻阿肯宝钻”梭林把下巴搁在双膝上在黑暗中梦呓般地喃喃着。

“那就像是一颗拥有一千个切面的圆球在火光中会发出银色的光芒如同阳光下的水面星辰下的积雪月光下的雨珠”

不过那种对宝物着了魔似的渴望在比尔博身上已经降温了。矮人们在谈论的时候他只是半心半意地听着。他坐在离门最近的地方竖起一只耳朵来专心倾听门外的任何异响而另一只耳朵则是用来监听门内除了矮人们低语之外的声响任何由下面的动静造成的轻微回声。

黑暗变得越来越浓他也越来越不安起来。“关上门”他恳求大家道“我从骨髓里害怕恶龙此刻的寂静比昨夜的狂啸还要可怕。快关上门不然一切都来不及了”

他声音中的某种东西让矮人也有了一种不安的感觉。梭林慢慢地从对财宝的幻想中醒来起身踢开了挡住门的石头。然后他们用力一推门就先是咔嗒一声然后哐地关上了。门的内侧没有任何钥匙孔的痕迹他们被关在大山里面了

真是千钧一发啊。他们刚刚迈步朝着隧道下面没走出多远就只听见山的这一边发出一声轰天巨响仿佛被巨人用橡木做的攻城大锤用力击中了一般。岩石轰隆隆地震动着岩壁裂开了缝隙碎石从洞顶落下。我真不敢想像如果门没有关上的话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庆幸自己逃过一劫朝着隧道深处狂奔身后的门外传来斯毛格愤怒的吼声。他将岩石击碎成粉末用他那巨大的尾巴甩打着岩壁与悬崖直到他们建在高处的小小营地、洞门前被烤焦的青草、画眉鸟栖身的巨石、爬满蜗牛的岩壁、狭窄的山脊统统在恶龙的愤怒下化成碎屑巨大的山崩也跟着掩埋了底下的山谷。

斯毛格之前轻轻地离开了洞穴悄悄飞上天空然后像一只巨大的乌鸦一般沉重而又缓慢地盘旋在夜空中乘着风滑翔向大山的西边希望能够出其不意地抓到某些东西或某些人同时探看一下小偷们用的那条隧道的出口在哪里。刚才的地动山摇就是因为当他来到了他认准的出口却什么人和东西都没发现一怒之下采取的发泄之举。

在以这种方式发泄了心中的怒气之后斯毛格感觉好多了他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不会再从那个方向受到骚扰了。转过神来他就觉得自己还有别的复仇计划要进行。“木桶骑士”他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你们的双脚原本是在水边的你们毫无疑问是沿水路上来的。我虽然不知道你的气味但就算你不是湖边人类的一份子肯定也得到过他们的帮助。他们应该见见我了我要让他们记起来谁才是真正的山下之王”

它从烈焰中腾身而起朝着南方的奔流河飞去。

第十三章 不在家

Not at Home

与此同时矮人们坐在黑暗中陷入了绝对的沉默。他们没怎么吃东西也很少说话。黑暗中根本无法计算时间的流逝。他们不敢随便乱动因为即便是他们的声音也会在隧道中激起好一阵回响。就算他们打了会儿瞌睡醒来时面对的依旧是一片打不破的黑暗与死寂。最后在经过了似乎好多天的等待后他们由于缺乏空气而开始出现了气闷头晕的现象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他们甚至巴不得能听到从下面传来恶龙回来的声响。在一片寂静中他们开始担心恶龙不知会使出什么诡计来可他们又不能一辈子都这样坐下去。

梭林开口了“我们来试试把门打开吧”他说“我如果再不吹点风就要闷死了。我想我宁愿在光天化日下被斯毛格打死也不愿意在这里活活憋死”几个矮人听他这么一说都站了起来往回摸到了石门原先所在的位置。但他们发现隧道的上端已经被碎石震坍塞住了。所以它原先所听命的魔法或是钥匙都再也不能将其打开了。

“我们被困住了”他们哀嚎道“这下完蛋了。我们要死在这儿了。”但是不知怎的就在矮人们陷入绝望之时比尔博的心头却奇怪地感到了放松就好像胸口有块大石头被搬走了似的。

“好啦好啦”他说“‘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这是我父亲常说的话他还老说‘事不过三’呢。我准备再下去一趟。在我知道那里有恶龙的时候我都已经去了两次了呢现在我吃不准他在不在了再下去一次又有何妨。再怎么说唯一的出路也只能是往下了。这次我想你们最好跟我一起去吧。”

绝望中的众人同意了梭林打头阵一马当先地走在比尔博身边。“小心点”霍比特人低语道“尽量不要出声斯毛格或许不在下面但它也有可能还在所以千万别冒不必要的风险”

他们一路往下走着。矮人们在走路不出声方面当然没法跟霍比特人比他们的喘气声和脚步声都被隧道里面的回声放得很大。虽然比尔博时不时地因为担心而停下脚步来凝神倾听但底下并没有被激起任何声响来。快到

最底下的时候比尔博根据自己的判断戴上了戒指继续走了过去。但其实他并不需要用到戒指那里一团漆黑不管戴没戴戒指大家谁都看不见谁。事实上由于底下实在太黑了比尔博竟然没料到自己已经来到了洞口双手抓了个空一下向前跌倒从洞口一骨碌滚进了大厅

他就那样脸朝下趴在地上不敢站起来甚至不敢呼吸。但什么动静都没有。没有一丝光亮惟一的例外是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在他头顶的远方昏暗中似乎有一点微弱的白光。但那当然不会是恶龙的火焰尽管洞里还充满着恶龙的臭味比尔博的舌尖上还可以尝到蒸汽的味道。

到了最后巴金斯先生终于忍不住了“我诅咒你斯毛格你这只臭毛虫”他尖声咒骂道“别再玩捉迷藏了给我一点光亮来吃了我啊如果你能抓得住我”

轻微的回声在看不见的大厅中回响却没有传出任何回应。比尔博站了起来发现自己不知道该转向哪一边。“真不知道斯毛格在玩儿什么把戏。”他说“不过我想它今天不在家或是今晚谁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呢。如果欧因和格罗因没有弄丢火绒盒或许我们可以弄出一点光来趁着运气好的时候赶快四处看看。”“来点光”他大喊道“有人能弄出点光来吗”

比尔博咚的一声向前跌进大厅时矮人们自然都大惊失色他们一起围坐在比尔博离开他们的地方也就是隧道的尽头处不知如何是好。

“嘘嘘”当他们听见比尔博的声音时便发出这样的声音与比尔博联络。虽然这的确帮助霍比特人得到了他们的位置比尔博还是花了一点时间才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点别的东西。不过最后等比尔博真的开始拼命跺脚扯开他那尖嗓子大喊“来点光”的时候梭林终于让步了派欧因和格罗因到隧道另一头去取他们的行李。

又过了一阵子一道摇曳的微光和他们一起回来了欧因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松枝火把格罗因则在腋下夹着一堆同样的火把。比尔博赶紧跑到门边接过火把但他却无法说服其他矮人和他一样点起火把来。梭林小心翼翼地解释说巴金斯先生依旧是队伍中名正言顺的飞贼和侦察员如果他想要冒险点火那是他自己的事他们会等在隧道里面等待他回来报告。于是他们就在门边坐了下来小心翼翼地观望着。

他们看见霍比特人小小的黑色身影高举着小火把朝大厅深处走去。在他还没走远的时候矮人们借着一点微光和一声“当啷”发现比尔博不小心踢

到了地上某样金灿灿的东西。随着他渐渐走进幽深的大厅光点变得越来越小然后光点开始向上在半空中舞动原来比尔博正在往一大堆金银财宝上爬去。很快他就站上了财宝堆的顶端接着又继续向前。这时他们看见他停住了脚步弯下腰来检查了片刻但他们都不知道他这样做究竟原因何在。

那是因为比尔博发现了阿肯宝钻那颗山之心他是从梭林的描述中作出判断的不过事实上即便是在这里这么一大堆让人眼花缭乱的宝藏中不即便是在全世界都可能存在两颗符合这般描述的宝石来。他不停地往上爬一道不变的白色光芒一直在他的前方闪烁吸引着他的脚步。慢慢地那光芒化成了一个纯净白光的小球。他又走近了一点宝石的表面在他手中火把的映照下发散出一道由许多颜色构成的光晕。最后他走到宝石跟前屏住呼吸细细端详。这颗无双的宝石在他的脚下由内而外地闪耀着属于它自己的光芒。但另一方面在多年前将其从山底下挖出来的矮人们的精雕细琢下它又能将所有落到它身上的光亮幻化成千万道白色的光线投射出彩虹般的光芒。

突然在它的魅力吸引下比尔博的手臂不由自主地向它伸去将它拿了起来。他的小手甚至没办法将它完全握住因为这是一颗硕大而又沉重的宝石但他还是将它捧了起来闭上眼睛然后将其放进了最贴身的口袋里。

“我现在可成为一个真正的飞贼了”他想“不过我想我应该跟矮人们说一下——等有时间吧。他们不是说过我那一份可以自己挑吗那我就选这个让他们分其余的吧”不过他也多少有点不安感到矮人们所说的自行挑选恐怕不包括这颗璀璨夺目的宝石自己这么拿了或许会惹上麻烦。

他又接着往前走从宝山的另外一边爬了下去手中火把的光亮从矮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不过很快他们又看到火光出现在更远的地方。比尔博正在横穿整个大厅。

他继续往前走最后来到了远端的大门前扑面而来的一股新鲜空气让他觉得神清气爽却也差点将他的火把弄灭。他小心地朝外张去看外面有相当宽敞的走廊还有通往上方昏暗中去的宽阔阶梯的最初几级。到目前为止斯毛格的身影或声音还是没有出现。他正准备转身回去时一个黑影突然向他俯冲过来擦过他的脸飞了过去。他尖叫一声瞪大了眼睛向后跌倒在地手中火把头朝地落了下去立刻熄灭了

“只是一只蝙蝠我想也希望如此”他惨兮兮地说道“可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哪里是东南哪里又是西北啊”

“梭林巴林欧因格罗因菲力奇力”他扯开喉咙拼命喊道——可在这广阔的黑暗中他的声音显得纤细而又微弱“火把灭了谁过来找我一下救救我”他的勇气瞬间全消失了。

矮人们隐隐约约地听见了他细弱的呼喊尽管他们能听清的只有“救救我”“到底发生什么了”梭林说“肯定不是恶龙否则他不可能一直这样叫的。”

他们等了一小会儿或两小会儿外面依旧没有恶龙的声音事实上除了比尔博远远的喊声外根本什么声音也没有。“来谁去拿一两个火把过来”梭林命令道“看来我们得去帮帮我们的飞贼了。”

“也该我们出手相助了”巴林说“我很愿意去而且我觉得至少这会儿是安全的。”

格罗因又点亮了几支火把然后他们全都一个接一个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沿着墙壁尽可能地快步赶过去。没过多久他们就遇到正往回走的比尔博。他一看见他们手中的火光很快就恢复了镇定。

“只是一只蝙蝠火把掉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虽然他们听了大大松了口气却也为这一场虚惊而发了几句牢骚。我不知道如果他当时就把阿肯宝钻的事情告诉了矮人们他们会说些什么。他们向前走着一路上瞥见的财宝重新又点燃了矮人们心中的火焰。而当矮人们的心思被黄金和珠宝唤醒后即使原来是一个最可尊敬的人也会突然变得胆大包天甚至是相当凶狠起来。

矮人们的确不再需要任何鼓励了每个人都想趁有机会好好地探索一下大厅也都愿意相信斯毛格暂时不在家中。现在每个人都抓着一支火把开始左顾右盼地搜索着浑然忘却了恐惧甚至连谨慎也忘记了。他们大声说话互相喊来喊去从财宝堆中或墙边把古代的宝物举起来托在光亮中仔细把玩着。

菲力和奇力都有点欣喜若狂了他们发现墙上挂着许多以银线为弦的黄金竖琴便拿下来弹弄起来。由于这些竖琴本身附有魔法而且恶龙也没有碰过这些琴因为他对音乐几乎毫无兴趣因此音调都还保持得很准黑暗的大厅

中立刻充满了早已沉寂了数百年的美丽旋律。不过大多数矮人都比较实际他们四处捡拾着宝石将口袋塞得满满又随着一声叹息把带不走的东西从指端恋恋不舍地放回去。梭林可一点也不是这样的做派他一遍遍地找寻着他想找的东西却一直没找到。对了那就是山之心矮人国王的阿肯宝钻只是他不愿意跟任何人提起。

现在矮人们从墙壁上取下盔甲和武器将自己武装了起来。梭林穿上镶金的盔甲腰间插上镶着红宝石的斧头后看起来果然很有王者气派。“巴金斯先生”他喊道“这是你的第一份报酬来把旧衣服脱掉穿上这个”

说着他就将一件小盔甲套在比尔博身上那是多年前替一位年轻的精灵王子打造的。盔甲用银钢铸成也就是精灵们所称的秘银与之成套的还有一条珍珠与水晶打造的腰带。霍比特人的头上则戴着一顶皮制的轻型头盔底下有铁板护身边缘还镶着白色的宝石。

“我觉得棒极了”他想“但我看起来可能有点滑稽吧。不知道家乡那些人会怎么笑话我呢不过我还是希望这儿能有一面穿衣镜让我照一照”

不过面对这些宝物的诱惑巴金斯先生依旧比矮人们更能保持头脑的清醒。在矮人们对翻看宝物觉得厌倦之前他早就坐了下来开始担心最后会是怎样的结局。“我宁愿用好多这样的珍贵金属”他想“去换贝奥恩的木碗所装的一点提神醒脑的酒”

“梭林”他大声喊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是全副武装了但是面对恐怖的斯毛格任何武装又有什么用呢我们还没有真正抢回这些宝物呢。我们要找的不是黄金而是一条逃出去的路。我们已经依赖运气太久了”

“你说得对”梭林也已经恢复了理智“我们走我给你带路。就算过上一千年我也不会忘记这座宫殿的道路。”然后他把其他人召唤到一起高举着火把走出敞开的大门许多人一边还在恋恋不舍地回眸张望着。

他们用破旧的斗篷盖住了闪亮的盔甲用褪色的帽子遮住明灿灿的头盔一个一个地跟在梭林后面走着构成一线小亮点。在黑暗中这些小亮点常常会停下那是矮人们在驻足倾听确认他们听到的不是恶龙归来的声音。

虽然这里旧的装饰大多已经腐烂或被摧毁周围的一切也因为怪物来来去去而变得脏臭与凋敝但梭林还是记得每一条通道和每一个转角。他们爬

上长长的台阶转过弯后又往下踏上宽阔的有回声的通道然后又转弯爬更多的台阶然后还是更多的台阶。这些台阶十分平滑都是从宽大平整的原生岩石上切割出来的。矮人们不停地往上往上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任何的生物只有一些鬼祟的黑影在火把的光芒靠近时慌忙逃开翅膀扇出微微的气流。

这些阶梯并不是为了霍比特人的小腿所建造的正当比尔博觉得再也走不动的时候洞顶突然变高了超出了火光能照亮的范围。可以看见顶上的开口中射进一道白色的光芒空气闻上去也变得更加甜美了些。光线抢在他们前面穿过大门照了进去大门的铰链已经扭曲半被烧毁了。

“这里就是瑟罗尔王的大厅”梭林说“是宴饮和议事的地方。这里离正门已经不远了。”

他们走过这已成废墟的大厅只见桌子都已朽烂不堪长短凳椅东倒西歪有些焦黑有些腐烂。酒壶、大碗、摔碎的酒角和着尘土铺满了一地其间还散布着骷髅与骸骨。他们又往远处走了几扇门一阵淙淙的水声便落入他们的耳中朦胧的灰光突然间变得更完整了。

“这里就是奔流河的源头”梭林说“它从这里流向大门我们跟着它走吧”

从岩壁上一个黑暗的开口中冒出一股沸腾的水流它沿着狭窄的渠道旋转奔流。这条渠道是古人用巧手开凿并且弄直弄深的。渠道旁是一条石板路宽阔得足以让许多人并排而行。他们沿着这条路飞快地往外跑去绕过一个大大的弯角——看哪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辽阔的天光。在他们面前矗立着一道高大的拱门上面依然有着古老雕刻的遗迹不过已经磨损、碎裂并被熏得焦黑了。被迷雾包裹的太阳从山岭间释放出无力的光芒金色的光线洒落在门槛前的步道上。

一群被冒着烟的火把从睡梦中惊醒的蝙蝠从他们身边掠过。当一行人快步前行时感觉脚下直打滑那是因为地面被恶龙进进出出而磨得十分平滑又沾上了它身上的黏液。河水在他们前面喧嚣着奔流直下溅出许多晶莹的泡沫坠入下面的山谷。他们将黯淡的火把丢到地上用被眩晕的双眼怔怔地望着外面的景色。他们已经来到了大门正俯瞰着河谷。

“好啊”比尔博说“我从没想过自己还能站在这道门里向外看也从来没想到过重新看见阳光感受微风吹拂脸庞是这么愉快的事。可是哦这风还真是冷啊”

的确很冷。从东方吹来的寒冷微风暗示了冬季即将到来。它在山岭间打着转最后吹进山谷中在岩石间发出阵阵叹息。他们于恶龙肆虐的闷热地底躲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骤然出来一时难以适应不禁在阳光中也发起抖来。

比尔博突然意识到自己不仅很累而且也饿得不行了。“看样子现在是上午”他说“我想应该差不多是吃早餐的时间——如果我们有早餐的话。不过我可不觉得斯毛格宫殿大门口的台阶上是安全用餐的地方让我们找个可以静静坐下来吃点东西的地方吧”

“说得对”巴林附和道“我想我知道该去哪里我们应该去大山西南角那个过去的瞭望台。”

“那儿有多远”霍比特人问道。

“我记得要走五个小时吧路不太好走从大门沿河流左边的道路似乎全都毁了。不过你们看那边河流在城镇的废墟之前突然绕了个弯那里以前有座桥通往一条陡峭的阶梯爬上去就是右岸那儿有一条路直通渡鸦岭。离开大路有或者有过一条小径一路向上通往瞭望台。就算过去的石级还在爬起来也会很费力气。”

“天哪”霍比特人嘟哝道“还要饿着肚子走更多路爬更多山呀我在想不知道我们在那个没有时间的可恶洞穴里面到底错过了多少早餐还有中餐和晚餐啊”

事实上自从恶龙打碎了魔法门之后他们在里面一共才度过了一天两夜而已中间也不是一点东西都没吃但比尔博完全失去了对时间的概念因此对他来说那有可能是一夜也有可能是整整一个星期。

“走啦走啦”梭林大笑着说道。他的精神已经重新振奋起来说话的同时还摇晃着口袋中的宝石。“别把我的宫殿叫做可恶的洞穴等着

看吧等打扫完装修好它可漂亮了”

“总得等到斯毛格死掉才行吧”比尔博闷闷不乐地说“可这会儿它到哪儿去了呢我愿意拿一顿早餐来换答案希望它不会在山顶俯瞰着我们”

这个想法让矮人们听了很不安他们很快就同意巴林和比尔博说的没错。“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多瑞说“我总觉得它的目光一直在盯着我的后脑

勺。”“这是个又冷又没劲的地方”邦伯说“这里或许有东西喝但我看不到有什么能吃的东西恶龙生活在这一带应该永远都吃不饱吧。”“走啦走啦”其他人也跟着喊道“我们跟着巴林走小路吧”

沿着山壁往右边走是没有路的因此他们是在河流左岸的乱石间脚步沉重地走着。荒凉的、光秃秃的环境很快就让大家严肃起来即使梭林也不例外。他们发现巴林提到过的那座桥早就已经塌了造桥用的石头现在成了躺在喧闹浅溪中的卵石。不过他们还是没费多少力气就渡过了河水顺利找到了古老的阶梯爬上了高高的河岸。走了一小段之后他们踏上了那条古代留下的道路不久就来到了一处岩石围成的幽谷。他们在这里休息了一会儿倾其所有地吃了一顿早餐主要是克拉姆和水。如果你想要知道克拉姆是什么东西我只能告诉你我也不知道它的配方不过它吃起来有点饼干的味道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吃了很耐饥味道当然不敢恭维事实上它吃起来很没味道像是一种纯粹的口腔咀嚼练习。长湖边的人类制作这种干粮是专供长途旅行时用的。

之后他们又继续赶路道路向西偏转离开了河边与大山的南向支脉越来越靠近。最后他们终于抵达了通往山丘的小径。小径陡峭地往上延伸他们一个接一个缓步往上爬临近傍晚才终于到达了山脊的顶端看到冷冷的太阳落向西方。

他们在这边找到了一块平地三面都没有遮挡只有北面依靠着一块巨岩上面有个像是大门一样的开口透过这扇岩石的巨门可以俯瞰东方、西方和南方的辽阔景色。

“就是这里”巴林说“以前我们一直在这边安排人瞭望后面的门则会通往一个从岩石里面开凿出来的房间那是守卫住的地方。在大山里像这样的点还有好几处。不过在我们繁荣兴盛的时候瞭望似乎没有太大的用处守卫也变得松懈了——不然我们可以更早发出恶龙入侵的警报一切可能就跟现在不一样了。不过现在我们还是可以在这里躲一阵子观察到外面的情形而不用担心自己被发现。”

“可如果我们被人看见朝这边来了那躲在这里也没多大用处了。”多瑞一路上都不停地看着山顶似乎在担心会看见斯毛格像小鸟一样停在那里。

“我们只能赌一把了”梭林说“今天实在走不了了。”

“好嘞好嘞”比尔博喊了一声就摊开四肢躺到了地上。

那座石室够一百个人待的再往里还有一个更小的房间更能遮挡住外面的寒风。在斯毛格统治期间这里被废弃了就连飞禽走兽似乎也没有用过这个地方。他们把背着的东西都卸了下来有些人倒头就睡着了另一些人则坐在外间的门边讨论着计划。在整个的谈论过程中他们时时会回到一件事上来那就是斯毛格到哪里去了他们望向西方西方什么也没有望向东方东方也是一片空空如也再望向南方南方也丝毫没有恶龙的踪迹不过倒是有许多飞鸟聚集在一起。他们盯着那一景象看了很久感到十分好奇却直到最早的一批寒星挂上了天际也一点儿没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十四章 火与水

Fire and Water

如果你和矮人们一样, 想要知道斯毛格的消息那我们就必须把时光倒转回两天前来到斯毛格打碎密门气呼呼飞走的那一刻。

湖中镇埃斯加洛斯的人们大多待在屋内因为晚间黑暗的东方会吹来十分凛冽的寒风。但也有那么一些人行走在码头上做他们爱做的事情那就是从平静的湖面中看倒映的闪烁星光。从他们的镇子望过去孤山大部分都被长湖远端的小山丘给挡住了只有从奔流河自北方而来所形成的一个缺口才能看见。只有在清朗的天气才能看见孤山的山顶而他们很少朝孤山眺望因为即使在晨光中那地方也透着一股不祥与阴沉。而此刻孤山则完全被笼罩在了黑暗里一点踪影也见不到。

突然他在一闪之间又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中那是山上冒出一道短暂的闪亮稍纵即逝。“看哪”有人说“又是那种光昨天晚上我们守夜的人看见那光从半夜一直亮到清晨山里面一定有什么事情在发生。”

“也许是山下之王正在铸造金子。”另一个人说“他去北方已经有好些日子了那些歌曲的内容该要开始应验了。”

“哪个国王”另一个人冷冷地说道“那很有可能是恶龙劫掠时喷射的火焰他才是我们所知道的惟一的山下之王。”

“你这个乌鸦嘴”其他人不满地反驳他“不是说有洪水就是说鱼有毒想点让人开心的事情吧”

这时一阵刺眼的光芒突然出现在了山丘的低处湖的北端被染成了一片金色。“山下之王”他们叫了起来“他的财富如太阳他的白银像喷泉他的河里流黄金河里流着山上下来的黄金”他们喊了起来家家户户都打开了窗子匆匆忙忙地往外跑。

小镇再次掀起了兴奋与热烈的浪潮。但那个声音冷冷的人却飞奔着找到了镇长。“肯定是恶龙来了否则我就是个大傻瓜”他大喊道“砍断桥梁拿起武器拿起武器”

这时报警的号角声突然响起在岸边的岩石间不断回荡。欢呼声停了下来兴奋瞬间就转为了恐惧。正因为如此恶龙来袭时发现人们已经作好了准备。

没过多久随着恶龙的高速飞行人们看见它像一颗火星那样朝他们直扑而越来越变越大越变越亮即使是最愚笨的人也毫不怀疑古老歌谣中的预言出错了。不过他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就利用这点时间镇上的每一个容器都装满了水每一个战士都全副武装严阵以待每一把弓箭与每一支飞镖都准备妥当通往陆地的大桥也被砍断弄倒。不一会儿斯毛格渐渐逼近的咆哮声变得震耳欲聋他的翅膀可怕地扇动着在湖面上激荡起火红的涟漪。

恶龙飞过人们的上空在人群中激起一片尖叫与嚎哭。他向着大桥冲去却意外遭遇了挫折桥已经没有了他的敌人躲在一个位于深水中的岛上。水太深、太黑也太凉了不是他喜欢的。如果他冲进湖中大量的蒸汽会冒上来足够一连好几天都把这附近笼罩在浓雾中。但是湖水的力量要比他强大没等他通过湖水湖水就会把他的火焰熄灭。

他咆哮着再次从城镇上空掠过一蓬黑黑的箭雨腾空而起发出“啪啪”“簌簌”的声音射中他的鳞甲和珠宝后箭头折断箭尾则被他吐出的气息点着燃烧着落入湖中发出一阵“嘶嘶”的声响。那夜的情景远胜过你能想像出来的任何烟火。在弓弦弹动和号角鸣响的刺耳声音中恶龙的怒气爆发到了顶点令他终于失去了理智。已经有许多年没有人胆敢向他挑战了现在其实他们也不敢若不是有那个声音冷冷的人他的名字叫巴德跑前跑后地鼓舞着弓箭手并且逼迫镇长下令他们战到最后一弓一矢。

烈焰从恶龙口中喷出。他在空中高高地盘旋了一阵子火焰照亮了整个湖面湖边的树木都化做金黄色和血红的火柱漆黑的阴影则在它们脚下不停舞动。接着他一气之下冒着箭雨直直地俯冲下去根本没有费心将自己的鳞甲朝向敌人一心一意只想把他们的镇子变成火海。

在恶龙呼啸着俯冲而下掠过又绕回来的过程中火苗从铺着茅草的屋顶和梁柱间腾起不过在它绕回来再度发动攻击之前这些火焰就都被扑灭了。只要一有火星出现就有一百双手泼水灌救。恶龙又转了过来他尾巴一扫镇长的大屋就被化做碎片倒塌了。无法扑灭的火焰直冲天际。他一次又一次地俯冲屋子一栋接一栋地陷入火海轰然倒塌。弓箭阻挡不了斯毛格如雨的箭矢不过像是来自沼泽地的苍蝇一样根本奈何他不得。

人们开始从城镇的各处跳入水中女人和小孩则被集中起来送到镇中央市集的水潭中停泊着的小船里。武器被扔了一地到处是哀嚎与悲泣。不久前人们还唱着歌颂矮人的古老歌谣预言着欢乐即将到来而现在人们则在咒骂着他们的名字。镇长已经跳上了自己贴着金箔的大船准备趁乱划走保住自己的性命。用不了多久整座城镇就将被众人舍弃被火焰焚毁被湖面吞噬。

那正是恶龙所期望的。他巴不得人们都上船这样他就可以好好地来一场狩猎游戏了。如果他们停住不动那他们也会在船上饿死的。就让他们试着逃上岸去也行反正他已经作好了准备。很快他就会让湖岸边所有的森林变成一片火海让所有的田地和牧场变成焦土。此刻他正饶有兴味地玩弄着给镇上人下圈套的游戏这份乐趣他已经有好多年没有享受过了。

但是在燃烧着的房屋之间依旧有一群弓箭手坚守着阵地率领他们的队长就是巴德那位声音阴沉脸色也同样阴沉的人那个朋友们经常骂他乌鸦嘴怪他预言了洪水和有毒的鱼但是他们都明白他的人品和勇气。他是河谷邦之王吉瑞安的直系后人当年吉瑞安的妻儿从奔流河逃出了河谷城的废墟。巴德拿着一柄巨大的紫杉木弓不停地射击最后只剩下了一支箭。此时火焰已经从四面向他逼来同伴们也开始弃他而去了可他不管不顾依然最后一次弯弓搭箭。

突然间一个黑影从黑暗中蹿出拍打着翅膀落到了他的肩膀上。他吃了一惊——但那只是一只老画眉鸟它毫不畏惧地站在他耳边给他带来了最新的消息。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可以听懂画眉鸟说的话那是因为他是河谷邦一族嫡系的缘故。

“等等等等”画眉鸟对他说“月亮正在升起当恶龙飞回来经过你头顶的时候注意他在左胸上一块秃的地方”在巴德停下来思索的时候画眉鸟又把孤山上最近发生的事情和自己全部的所见所闻都告诉了他。

接着巴德将弓弦拉满直到耳际。恶龙又盘旋而回低低地飞行着当他靠近的时候月亮升起在东边的湖岸上将他那巨大的双翼染成了银色。

“箭啊”射手祝祷道“黑箭啊我把你留到最后你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而我每次射出后也总是将你捡回。我从父亲手中继承了你而他也是从先祖那里得到了你。如果你是从真正的山下之王的熔炉里来的那么就请你速速飞去一击中的吧”

恶龙再次开始俯冲高度比以前历次都低。当它翻转过来向下滑行时月色中它的腹部因为宝石的火焰而闪耀出白光——但只有一处例外。巨弓嗖的一响黑色的羽箭从弓弦上激射而出直朝恶龙左胸那块光秃秃没有遮蔽的地方飞去。恶龙前臂展开因此这里毫无防护黑箭来势迅疾一下便击中从箭尖的倒钩到箭身再到箭尾的羽毛全都没入了恶龙的胸口。斯毛格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嘶叫震聋了人们的耳朵震倒了湖边的树木震裂了岸边的石头然后往高空奋力一冲最后翻身从极高的高处向着火焰与灰烬中的长湖镇废墟摔落。

他正正地跌落在镇子上用他最后的挣扎将镇子砸成一片飞舞着火星的空地周围的湖水怒吼着涌了进来大量的蒸汽腾然而起月光下突然出现的一片黑暗瞬间便被包裹在了茫茫白烟之中。耳边先听到一阵巨大的嘶嘶声然后是湖水喷溅旋转最后一切都归于了沉寂。这就是斯毛格和埃斯加洛斯的末日但不是巴德的末日。

渐盈的月亮越升越高寒风也刮得一阵紧似一阵。它将白色的烟雾扭成弯曲的巨柱和狼奔豕突的流云然后将其向西方驱赶散成支离破碎的一条条赶进黑森林前面的沼泽地里。白雾散去后可以看到许多小船黑黢黢地分布在湖面上随风传来了埃斯加洛斯居民的哀哭声他们在悲悼着自己失去的小镇、财物和毁坏的房屋。不过如果他们仔细想一想的话他们其实还有很多值得谢天谢地的地方虽然当时要他们想到这一点是不太可能的小镇居民中的四分之三至少得以逃生他们的森林、农田、牧场、牲畜以及大部分的船只没有受到破坏而恶龙也已经死了。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意味着什么。

哀伤的人们在湖的西岸聚集起来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们最初的抱怨和怒气是针对镇长的认为他在还有人愿意保卫城镇的时候竟然早早地就弃镇逃跑。

“他做生意或许头脑不错特别是他自己的生意”有些人抱怨道“但有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一点用也没有”接着他们就称赞起巴德的勇气和他最后那有力的一箭。“如果他没被杀就好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会把他拥戴为王。吉瑞安的后代射龙者巴德真可惜他死了”

就在他们说到一半的时候一个高大的身影从阴影中走了出来浑身湿透黑发紧贴在他的肩膀和脸上眼中闪动着锐利的光芒。“巴德没有死”他大喊

道“当敌人被杀死的时候他从埃斯加洛斯跳进了水里——我就是巴德吉瑞安的后代我就是屠龙勇士”“巴德王巴德王”他们大喊着镇长却磨着颤抖的牙齿表示了异议。

“吉瑞安是河谷邦之王不是埃斯加洛斯之王。在长湖镇我们一向从年长和睿智的人中选出镇长从来也没有忍受过武夫的统治。让‘巴德王’回到他自己的国度去吧河谷城已经被他的英勇给解放了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他的回归。任何愿意待在被孤山阴影所笼罩的冰冷石头间而不愿留在湖畔绿地的人尽可以跟他去。聪明的人会留在这里希望能够重建我们的家园在不久以后重享它的祥和与富庶。”

“我们要巴德王留在这里”附近的人们大喊着回答“我们已经受够了老头子和守财奴了”离得稍远的人也应和道“神箭手上台钱袋子下台”不久湖边的喊声就连成了一片。

“我绝不是小看神箭手巴德”镇长小心翼翼地说道因为巴德现在就站在他背后“他今晚的所作所为为他在我们镇的恩人册中赢得了显赫的地位他值得人们为他写下许多永不衰朽的颂歌。但是镇民们为什么”——讲到这里镇长突然站了起来用响亮而又清晰的声音说“为什么你们要把所有的不满都对着我呢我犯了什么错该当被罢免呢可否容我问一句究竟是谁把恶龙从睡眠中唤醒是谁从我们这里获得了丰厚的礼物和充足的帮助让我们相信古代的歌谣将会成真是谁利用了我们的善心和对未来的美好期盼他们有没有顺着河流送来黄金作为对我们的报答没有他们送来了恶龙的火焰和毁灭我们应该向谁要求对我们的损失作出赔偿来安置我们的孤儿和寡母向谁”

大家看到了吧镇长能得到这个位置并不是毫无理由的。他的这番话让人们暂时忘记了推举新王的主张而是将怒气转到了梭林和他的伙伴们身上。人群中有许多地方开始冒出狂热狠毒的咒骂来有些之前把古老的颂歌唱得最大声的人现在又同样大声地指责他们故意吵醒了恶龙来祸害长湖镇

“傻瓜”巴德说“为什么要把你们的言语和愤怒浪费在那些可怜家伙的身上毫无疑问在斯毛格飞来我们这里之前他们肯定先就葬身火海了”话还没说完他就想到大山里传说中的宝藏现正处于无人看守或是无主的状态中于是他突然打住了话头。他想到了镇长说的话想到要重建河谷城铸造无数的金钟而这一切只要他能找到人手就可以办到。

最后他又开口说话了“现在不是发牢骚的时候镇长先生也不是酝酿惊天动地的变化的时候。我们有工作要做。我依然服从您的领导不过或许过一阵子我会考虑您的建议带着愿意跟随我的人一起北上。”

然后他就走开去忙着安排搭建帐篷和照顾伤病的工作。但镇长却在他远去时对他的背影怒目而视依然坐在地上一动不动。他脑子里想了很多话却没说几句除了叫人给他带来柴火和食物。

现在巴德不管走到哪里都发现关于那些无人看守的宝藏的话题在人们之中如星星之火般蔓延着。人们谈论说得到财宝以后就可以很快补偿他们所受到的损失可以让他们拥有足够的钱从南方购买商品这让他们在困境中大受鼓舞。这一点是很有好处的因为夜晚对他们来说还是艰苦而又凄惨的。遮风避雨的地方很少镇长有一个食物也很少连镇长也吃不饱。许多在镇子的毁灭中毫发无伤地逃出来的人却在那天晚上因为潮湿、寒冷和伤悲而染了病后来竟死去了。在后来的日子里人们经历了相当严重的疫病和一场大饥荒。

在此同时巴德扛起了领导众人的责任他按自己的想法对事情作出安排尽管总是以镇长的名义而他在管理镇民指挥他们为防御作准备和解决住宿等方面真可谓是呕心沥血。秋天一过眼看着冬天就要来了如果援助不能到手的话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肯定熬不过这个冬天。但幸运的是援助很快就来到了因为巴德当机立断派出信使沿河进入森林请求森林中的精灵国王给予援助。这些信使发现精灵国王率领着一支部队已经在行动了而此时还只是斯毛格死后的第三天。

精灵国王是从他自己的信使和与他子民友好的鸟类口中得到消息的这些鸟儿早已经知道了大部分所发生的事情。在恶龙所造成的蛮荒地带周围恶龙之死在所有长翅膀的生物中都引起了很大的骚动。空中满是各种盘旋的鸟类它们之中那些飞行迅捷的信使在空中飞来飞去传递着消息森林边缘的上空一时间充斥着鸟儿兴奋的啁啾。“斯毛格死了”消息很快就传遍了黑森林。树叶簌簌地响着一双双受惊的耳朵全都竖了起来。还不等精灵国王骑马出发这些消息就已经一路向西来到了迷雾山脉的松林之中。贝奥恩在自己的木屋中听到了这个消息半兽人们则在洞穴中商讨起了对策。

“我想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梭林·橡木盾的消息了。”国王说“如果他留在这边继续当我的客人或许下场还好些。不过没有什么风会给谁都不

带来好处。”他说这话是因为他也没有忘记传说中瑟罗尔王的财富。正因为如此巴德的信差才会遇到他率领着弓箭手和长矛兵浩浩荡荡地行进着。乌鸦们密集地聚集在他的头上因为它们认为战火又将重新燃起而这一带已经很久没有打过仗了。

不过当精灵国王收到巴德的求援信时起了同情之心他毕竟还是善良种族的国王。于是他将原先直指孤山的大军调转方向沿河而下往长湖进发。他没有足够的船只或木筏来装载所有的部队许多士兵被迫以较慢的方式沿陆路步行前进不过他预先将许多物资通过水路运了过去。精灵们的脚程再怎么说也是很快的虽然这些年来他们已经不像过去一样熟悉长湖和森林之间的沼泽和险恶平原了但他们的行军速度依然很快。在恶龙死后刚刚五天他们就来到了湖边眺望着长湖镇的废墟。正如预期的一样人们十分欢迎他们的到来镇长和人们已经准备在将来付出任何代价以换取精灵国王现在对他们的援助。

他们很快就制订好了重建的计划。镇长和老弱妇孺都留在了后方工匠和许多有手艺的精灵也跟他一起留下。他们忙碌着砍伐树木收集从森林里顺流漂下的木材然后动手在湖边搭建许多小屋抵御即将到来的寒冬。在镇长的指挥下他们开始兴建一座比以前更大、更好的新镇子只是位置不在原先的地方了。他们将城镇沿着湖岸又往北挪上去了一点因为他们对恶龙葬身的水域从此心生畏惧。他再也回不到他那黄金睡榻上去了只能如岩石般僵卧在冰冷的浅滩水底。此后的许多年里每当天气晴朗人们便能在旧镇的废墟间看见它那巨大的尸骨。很少有人胆敢越过这受诅咒的地方更没有哪一个敢冒险潜入这令人浑身打战的水中打捞从他那腐烂尸身上掉落下来的宝石。

其余所有还能拿起武器的成年男子和精灵国王的大部分兵力全都准备向北进入孤山。就这样在长湖镇被毁之后的第十一天其先头部队就已经越过了长湖另一端的石门进入了恶龙盘踞多年的荒凉之地。

第十五章 黑云压城

The Gathering of the Clouds

现在我们又该回到比尔博和矮人们这边来了。整个晚上他们都安排了一个人的哨可一直到第二天天亮他们都没有听见或看见任何危险的迹象。不过鸟群却聚拢得越来越密集一群一群的鸟从南方飞来而依然住在孤山周边的乌鸦则在天空中不停地盘旋、鸣叫。

“一定有什么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梭林说“候鸟秋季迁徙的时间已经过了这些鸟都是一直栖息在平原上的。那里有八哥和杂雀再远些的地方有许多食腐尸的鸟怎么好像大战在即的样子”

突然比尔博指着前方说道“看哪那只老画眉鸟又回来了斯毛格把山壁打碎的时候他看来是逃脱了不过我想那些蜗牛肯定没有躲过此劫”

没错那里出现的就是那只老画眉鸟。就在比尔博指着他的时候他朝他们飞了过来停在了旁边的一块石头上拍拍翅膀鸣叫了片刻然后侧过脑袋仿佛在倾听着然后他又鸣叫接着又侧头倾听。

“我觉得他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巴林说“但是我听不懂这种鸟的语言他说得太快、太难懂了。你听得懂吗比尔博”

“不是很懂”比尔博说其实他根本连一个字也不懂“不过这个老家伙似乎非常兴奋。”

“我真希望他是只渡鸦”巴林说。

“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渡鸦呢我们以前过来的时候你似乎很害怕它们。”

“那些是乌鸦它们非常可恶一副疑神疑鬼的样子还很粗鲁。你一定听见它们在背后叫我们的那些难听名字了。但渡鸦不一样它们和瑟罗尔的子民以前曾经非常友好它们经常会带情报来给我们我们则会赏赐给它们一些亮闪闪的东西它们就喜欢把这种东西藏在自己的巢里面。

“它们的寿命很长记忆也很长久而且它们会把智慧传给后代。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认识许多住在岩石间的渡鸦。这片高地以前就叫做渡鸦岭因为有一对相当睿智且有名的渡鸦夫妇老卡克和他的妻子住在这里就在守卫室的屋顶上面。不过我想那些古老的鸟类不会再逗留在这儿了吧。”

他的话还没说完那只老画眉鸟就发出一声嘹亮的鸣叫马上飞走了。“我们也许听不懂它的话但我敢肯定这只老鸟能听懂我们说些什么。”巴林说“留点神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没过多久外面就传来一阵拍击翅膀的声音画眉鸟又回来了还带来了一只老得够可以的老鸟。他已经接近失明飞起来十分勉强头顶的毛也全秃了。这是一只身形巨大的老渡鸦只见他笨拙地降落在他们面前的地上缓缓地拍拍翅膀迈着碎步走向梭林。

“喔瑟莱因之子梭林芬丁之子巴林”它嘎嘎叫道比尔博也可以明白他在说什么因为他用的是人话而不是鸟语“我是卡克之子罗阿克。卡克已经死了但他以前和你们往来相当密切。我从蛋里面破壳而出已经有一百五十三年了但我没有忘记我父亲告诉的事情。现在我是山中的渡鸦首领。我们的数量很少但我们仍然记得过去的老国王。我的同胞们大都到外面去了因为南方有了重大的消息——有些对你们来说是好消息有些在你们看了可能会觉得不妙。

“看哪鸟儿们从南方、东方和西方又重新回到孤山回到谷地来了因为斯毛格死亡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死了死了”矮人们一个个都喊了起来“死了那我们还怕个什么劲儿——财宝是我们的了”他们全都跳了起来手舞足蹈地开始庆祝。

“是的死了。”罗阿克说“这只画眉鸟愿他的羽毛永不掉落亲眼目睹了他的死亡我们可以相信他说的话。在三天之前的晚上月亮升起的时候它看见恶龙在和埃斯加洛斯的人类作战的时候从空中被射落了。”

梭林过了好一会儿才让矮人们安静下来继续听渡鸦带来的消息。最后当描述了战斗的整个过程之后他继续说道

“梭林·橡木盾欢庆就此为止吧。你可以安全地回到大厅中去所有的宝物都是你的——暂时是这样的。但是除了飞鸟之外还有许多东西也在往这

边聚集宝藏守卫者死亡的消息已经传得很远很广了瑟罗尔王财富的传说并没有在多年的口口相传中失落许多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来分一杯羹。精灵大军已经在路上了食腐肉的鸟儿们和他们一起来了盼望着能有一场战斗与杀戮。长湖边的人们在抱怨说他们的惨剧都应当归罪于矮人他们现在无家可归许多人都死了斯毛格毁了他们的城镇。不管你们是活是死他们也想要从你们的宝藏中获取补偿。

“你必须凭借自己的智慧来决定如何应对不过十三名矮人和当年都林在此生息的子孙相比实在少得可怜那些子孙现如今也都散落天涯了。如果你愿意听我的忠告请不要相信长湖镇的镇长请相信那个用弓箭射下恶龙的人。他的名字叫巴德属河谷邦一族是吉瑞安的子孙。他性情严厉可待人真诚。在这片地区长期经受恶龙的荼毒之后我们很想看见矮人、人类和精灵能再次和平相处不过这会要花去你不少的黄金。我说完了”

梭林愤怒地回答道“卡克之子罗阿克请接受我们的感谢你和你的同胞我们永不会忘记但是只要我们还活着就决不容任何人从我们这里巧取豪夺走一点。如果你还想再获得我们更多的感谢就请把任何向这里靠近的消息告诉我们。我还想请求你如果你的同族之中还有年轻力壮、羽翼丰满的请派他们到北方山脉中去寻找我们的族人无论是向西去还是向东去把我们的困境告诉他们。不过请你特别要去铁丘陵通知我的堂亲戴因他手下有许多武装精良的士兵而且也离这边最近。请他务必快点赶来”

“我不会批评你的策略是好是坏”罗阿克粗声回答道“但我愿意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说完他就慢慢地飞走了。

“快回山里去”梭林大喊道“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食物也没有多少”比尔博喊道他在这些地方一向很实际。他觉得不过分地说这场冒险已经随着恶龙的死亡而结束了——在这一点上他可是大错特错了——他宁愿放弃自己大部分应得的报酬换取一切有个和平的收场。

“回到山里面去”矮人们喊道仿佛根本没有听见他说话似的。于是他只好跟着大家一起回去了。

由于有些事情你们已经听说了所以你们知道矮人们其实还有几天的时间作准备。他们仔细检查了大小洞穴发现果然如同他们所预料的那样只有正门还是开着的所有别的门当然那个小密门外都早已被斯毛格要么破坏

要么封锁了连一点痕迹都没有剩下。因此他们开始努力加强正门的防御工事并重新修建一条从地下宫殿通往外面的道路。工具能找到很多那是古代的矿工、采石工和建筑工们所使用过的矮人们对于这些工作依旧十分在行。

在他们工作的同时渡鸦也不停地给他们带来新消息。他们靠着这样的方式知道了精灵国王把部队转向带到了湖边这样他们就有了喘息之机。更利好的消息是他们听说他们原先的小马中有三匹逃过了斯毛格的追捕现在正在奔流河的河岸附近乱跑距离他们剩余的补给品被留下的地方并没有多远。因此当其他人忙着手上活儿的时候菲力和奇力由一只渡鸦领着被派去寻找小马并尽可能地把补给品带回来。

时间又过去了四天那时他们已经知道长湖镇人类和精灵的联军正快速向孤山行进着。但现在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反而更加高涨因为他们的食物只要分配得当够撑好几星期的——当然主要是克拉姆他们都已经吃腻了可是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很多——而且大门已经被一座由方正岩石砌起的高墙给封闭了起来墙壁又厚又高横亘在正门前方上面有孔他们可以观察或发射弓箭但外面的人却进不来。他们利用梯子进出高墙用绳子吊运货物在墙的下部开了个小小的拱形出口供河水往外流。但在靠近进口的地方他们改变了狭窄的河道使得一个宽阔的水潭一直从山墙延伸到了河流倾泻入谷地的瀑布源头。现在如果不游泳想要接近大门的话只有沿着一道悬崖上凿出来的狭窄小径位于从高墙上望出去的右侧。他们找回来的小马只能来到旧桥上方的台阶尽头在那里卸下所有补给之后他们就让小马回到主人那里去然后再空着马背被送去南边。

有天晚上他们眼前突然出现了许多光点是南边远处河谷城那里的营火和火把。“他们来了”巴林大喊“他们的营地规模非常大这支部队一定是借着夜色的掩护沿着河两岸过来的。”

那天晚上矮人们都没怎么睡。天还蒙蒙亮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群人逼近了。他们在墙后看着那些人进入山谷慢慢地向上爬来。不久他们就看清了来的人当中既有全副武装的湖区人类也有混杂其间的精灵弓箭手。最后队伍的前哨攀上了塌落的岩石出现在了瀑布顶上。当他们看见眼前的大水池和新砌的岩石高墙时不禁大吃一惊。

就在他们站在那里指指点点交头接耳的时候梭林先跟他们招呼上了。“来者何人”他用中气十足的声音大喊道“你们摆出一副开战的样子来到瑟莱因之子梭林山下之王的宫殿前究竟想要干什么”

对方并没有回答。有些人马上掉转身就走了其他人则盯着大门及其防御看了一会儿也跟着走了。部队的营地当天就移到了河的东侧就在大山的两道支脉之间。岩壁间随即回响起了谈笑声和歌声这是他们好久没有做过的事情了。其间还夹杂着精灵的竖琴和甜美的音乐当这些美妙的音乐向他们飘来时仿佛凛冽的寒气也跟着温暖起来他们还依稀闻到了森林中的花朵在春日里绽放的香气。

比尔博这时很想从这个黑暗的堡垒里逃离到下面的篝火边去加入他们的欢宴歌舞。一些比较年轻的矮人心里也动摇起来他们嘀咕着希望事情不是这样希望能用朋友的身份来接待这些人。但梭林却是一脸的怒容。

于是矮人们也拿出了从宝山中找到的竖琴和乐器用音乐来舒缓梭林的情绪。不过他们唱的并非是精灵的歌曲更像是他们很久前在比尔博的霍比特人洞府中唱的那首歌。

在那又黑又高的孤山下国王终于回到了家他的敌人已死那可怕的恶龙谁与他为敌也将同样倒下。

宝剑锋利长枪长箭矢飞快城门强寻找黄金胆气壮矮人不再受欺枉。

往昔的矮人念下强大咒语伴着那铁锤砸出叮当乐曲幽深之处有黑暗生物沉睡山石下的空穴深不知几许。

在银项链上他们串起了一行星辰如鲜花那般美丽绽放在王冠上他们缀以龙的火焰扭曲的线条间竖琴奏出清响。

山中宝座摆脱了残暴的君王哦流散的同胞召唤的号角已吹响快来快来越过荒野国王需要朋友与族人相帮。

我们呼唤越过冰冷山脉“快回到古老的洞穴中来”国王就在大门口等待手中满攥珠宝与钱财。

国王终于回到家在那黑暗高峻的孤山下。可怕的恶龙已被杀死谁再与我们为敌也将同样倒下

这首歌看来让梭林很是受用他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心情好了起来。他开始计算到铁丘陵的距离戴因如果一接到消息立刻出发不知要花多久能够抵达孤山。但比尔博的心情却越来越低落人们唱的歌和说的话都让他感觉大战在即。

第二天一早只见一队持长矛的士兵越过了河沿着山谷朝上边走来。他们拿着精灵国王的绿色旗帜和长湖的蓝色旗帜一路走到高墙前站定。梭林再度用嘹亮的声音招呼他们“来者何人为何全副武装来到瑟莱因之子梭林山下之王门前意图开战”这次他得到了回答。一名个子高大头发黑黑脸色阴沉的男子走出队列对他大喊道

“梭林你好你为什么要像落网的强盗一样把自己关起来我们还不是敌人呢我们没想到你竟然还活着但我们很高兴。我们没料到这儿还会有人活着但既然碰上了那有些事就该好好谈谈商量一下。”

“你是谁有什么要商谈的”“我是巴德恶龙是我亲手射死的宝藏也等于是经我的手你们才得到的。这难道与你无关吗而且我还是河谷邦之王吉瑞安的嫡传子孙你的宝藏中也有许多是斯毛格从他的宫殿与城镇中抢去的这件事我们难道没有资格和你商谈吗不只如此在最后一战中斯毛格还摧毁了埃斯加洛斯人的居所我还算是服务于他们镇长的。我要代表他来问问你是否有顾及到他的镇民们所遭遇的不幸。他们在你们饥寒交迫的时候曾给予你们帮助而作为回报到目前为止你们只给他们带去了毁灭虽然这肯定不是你们的有意之举。”

即使说得有点高傲和严厉但话却是在理而且一点不假的。比尔博以为梭林会立刻承认对方说得有道理。当然他根本不指望会有人记得是他单枪匹马凭借一己之力发现了恶龙的弱点。他这么想很对因为的确没有人记得了。但他也忽略了被恶龙盘踞已久的黄金所具有的蛊惑力也没考虑到矮人们的心灵。在过去的几天中梭林长时间置身于宝藏中因此宝藏在他心中撩起了浓厚的欲望。虽然他主要是在寻找阿肯宝钻但他对放在那里的其他许多好东西还是看在眼里的这些都勾起了他对族人所付出血汗的伤痛记忆。

“你把最糟糕的理由放在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位置”梭林回答道“没有人有资格分享我的族人的宝藏因为夺走这些宝藏的斯毛格也同样夺走了他们的生命和家园。这宝藏不属于他因此他的恶行也不该以分享宝藏的方式来弥补。长湖镇的人们给予我们的物资与协助我们在适当的时候会给予优厚的

回报。但是在武力的威胁下我们什么都不会给哪怕只是一条面包的钱只要你们还陈兵于我们的门前我们就将你们看作敌人和小偷。

“我心里倒也有个问题想问如果你们来的时候发现我们已经被杀宝藏无人看守不知你们会分给我们的同胞多少他们应得的继承。”

“一个很合理的问题。”巴德说“但你们并没有死而我们也不是强盗。而且富贵的人对于那些在他们匮乏之时善待他们而如今又身处穷困的人不是应该多些怜悯少谈些权利吗此外我刚才提出的其他要求也没有得到答复。”

“我刚才说了拿着武器的人站在我的门前我什么都不谈。尤其是那些精灵国王的人我想起他们气就不打一处来。这场辩论根本没有他们的份儿。走吧不然就得尝尝我们弓箭的滋味了如果你想再和我商谈先把精灵部队赶回他们该待的森林然后回来放下武器再靠近我们的门槛。”

“精灵国王是我的朋友在我的湖区同胞们陷于危难之时他伸出了救助之手虽然他与他们只有友谊而并不欠他们人情。”巴德回答道“我们愿意给你时间对自己的话作出悔悟在我们回来之前请恢复理智吧”说罢他就转身回营地去了。

几个小时之后掌旗者又回来了号手向前站定吹起一阵号角

“以埃斯加洛斯和森林之名”一人喊话道“我们向瑟莱因之子自称为山下之王的梭林·橡木盾宣告我们希望他郑重考虑之前所提出的条件否则就将被视作我们的敌人。作为下限他应该将宝藏的十二分之一交予吉瑞安的继承人、屠龙者巴德。巴德将自行利用该份额来援助埃斯加洛斯。但如果梭林希望像其古代的先祖们一样获得周边居民的友善与尊重他也应该将自己宝藏的部分给予长湖地区的人类以弥补他们所受到的伤害。”

梭林听到这里立刻夺过一把角弓一箭向宣读者射去。羽箭夺的一声射入宣读者身前的盾牌露在外面的半截兀自抖个不停。

“既然这就是你的答案”他大喊着回应“我宣布从现在起对孤山实施围困。你们不得离开此地除非由你方提出停止争执展开会谈。我们不会对你们使用武器而是让你们好好守着这些黄金。你们要想把它们全都吃掉也可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使者说罢便很快离开了留下矮人们仔细思考自己的处境。梭林变得十分阴郁其他人就算想批评他也没那个胆儿。但其实大多数人似乎和他有同样的想法——可能只有胖胖的老邦伯、菲力和奇力除外。比尔博对于事情演变到这一步当然是不赞同的他已经受够了待在山里的滋味被围困在山里根本不对他的口味。

“这整个地方还是有恶龙的臭味”他自言自语地抱怨道“真让我恶心。最近吃起克拉姆来老是卡在喉咙里下也下不去”

第十六章 夜色中的小偷

A Thief in the Night

接下来的日子过得漫长而又疲惫。大部分的矮人都把时间花在堆放和整理宝藏上梭林跟大家提起了瑟莱因的阿肯宝钻要求他们务必翻遍每一个角落替他寻找。

“那是我父亲传下来的阿肯宝钻它比一整条河的黄金还值钱。”他说“对我来说它是无价之宝所有宝藏中我只将其归入我的名下谁如果找到宝石后自己收下了我一定跟他势不两立。”

比尔博听了这些话之后开始感到害怕了一直在想如果宝石被发现了不知该如何是好——那宝石就被他包在当枕头的破布包袱里。不过他还是没有把此事说出口因为随着日子过得越来越消沉一个新的计划钻进了他的小脑袋里。

这样的情形又维持了一段时间直到渡鸦们带来了消息戴因和五百多名矮人已经从铁丘陵兼程赶来现在位于东北方距离河谷邦只有不到两天的路程。

“可是他们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就到达孤山”罗阿克说“我担心在山谷里要开战这可不是什么聪明的做法。虽然他们骁勇善战但也很难打败包围你们的军队。就算打败了你又能得到什么呢冬天和大雪紧跟着就要来了如果周围地区都对你们抱着敌意你们吃什么呢虽说恶龙死了可宝藏反倒可能要了你们的命”

但梭林依旧不为所动。“冬天和大雪也同样会伤害人类和精灵”他说“他们会发现野地中的营盘难以忍受。有我的朋友从后面夹攻又有老天的帮助或许他们在谈判桌上的态度会软下来。”

当夜比尔博下定了决心。天空中一片黑暗没有月亮。等天一黑透他立刻走到紧靠大门的一个房间的角落从包袱中掏出一根绳索以及包在一块破布里的阿肯宝钻。接着他爬到城墙顶端那里只有邦伯在因为正好轮到他守夜矮人们人手有限每次只能派一个人放哨。

“好冷啊”邦伯说“我们要是也能和他们的营地里一样生堆火就好了”

“里面还是挺暖和的。”比尔博说。

“我想也是但我得在这儿守到半夜。”胖矮人嘟囔道“真是没劲。不是我要背地里说梭林闲话愿他的胡子能长得再长一点可他实在是个固执的‘僵脖子’。”

“没我的两条腿僵。”比尔博说“我已经厌倦了阶梯和石板过道了我愿意付很多钱来换脚趾头踩在草地上的感觉。”

“我愿意付很多钱来换烈酒流过喉咙的感觉还想要饱餐一顿后躺到软软的床上睡觉”

“只要我们还被围困着我就没法给你这些东西。不过离我上次值夜已经很久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来替你一会儿吧今儿晚上我正好睡不着。”

“你真是个好人巴金斯先生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喽如果有什么事的话请一定记着先把我叫起来我就睡在左边的房间里离这儿不远。”

“放心去吧”比尔博说“我半夜会把你叫醒的让你去叫醒下一班哨。”

邦伯一走比尔博戴上戒指系好绳索从墙上溜了下去走了。他大概有五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支配。邦伯肯定会睡着他任何时候都能睡着而且自从经历了森林中的奇遇之后他一直想要重回当时的美好梦境其他人都在和梭林一起忙。所有的人即使是菲力和奇力也不可能在轮到他们站哨之前跑到城墙上来了。

天色十分昏暗脚下的路在稍微走了一会儿之后也就是当他离开新修的道路朝着较低的河道爬下去之后变得陌生起来。最后他来到了河水转弯的地方如果他要如他所愿地前往对方的营地那么他必须要涉水而过。河床虽然很浅但河面已经很宽了在黑暗中渡河对于矮小的霍比特人来说绝非易事。就在快要走到对岸的时候他踩在了一块圆石上脚下一个不稳扑通一声掉进了冰冷的水中。等他好不容易爬上对岸浑身发抖牙齿打战时只见黑暗中几个精灵打着明亮的灯笼出来寻究那声“扑通”的原因。“肯定不是鱼”一个人说“附近一定有间谍把灯光藏起来如果这是传说中矮人们那个古怪的小仆人的话这点光亮只会对他更有利。”

“有没搞错啊把我当做仆人”比尔博鼻子里不禁哼了哼而就在他哼到一半的时候他打了个大喷嚏精灵们立刻朝着声音的来源围拢过来。

“把灯点亮”他说“如果你们想抓我我就在这里”说着他脱掉戒指从一块岩石后面跳了出来。

虽然精灵们很吃惊但还是很快把他抓了起来。“你是什么人你就是矮人手下的霍比特人吗你要干什么你是怎么溜过我们的岗哨混进来的”他们的问题像连珠炮般一个又一个。

“我是比尔博·巴金斯先生”他回答道“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我就是梭林的伙伴我见过你们的国王很多次不过他见到我也许不认识。但是巴德一定还记得我所以我特别想见的人是巴德。”

“这样啊”他们说“那你有什么目的呢”

“我亲爱的精灵们不管是什事情那都是我的事。不过如果你们希望赶快离开这个冰冷的地方回到你们自己的森林里去”他发着抖回答道“你们最好赶紧带我到营火边让我可以烘干然后再让我尽快和你们的首领说上话。我只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了。”

就这样比尔博在离开正门两小时后就已坐在了一座大营帐前的温暖营火前烘手而精灵国王和巴德就坐在他身旁好奇地打量着他。一名穿着精灵盔甲、半裹着旧毯子的霍比特人对他们来说可是件新鲜事物。

“其实你们知道”比尔博用最像谈正事的口吻说道“这样僵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这一切已经厌倦了。我希望能回到西方我自己的家里去那里的人们更讲道理。不过我和这件事也有利益关系——准确说来是有十四分之一的分成。这事是写在一封信上的幸运的是我想我还留着那封信。”他从旧夹克他还把这夹克套在盔甲外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皱皱的、折了好几折那就是梭林今年五月放在他壁炉上时钟下的那封信

“请注意是净利的分成”他继续道“我注意到这点了。对我来说我很愿意认真考虑你们提出的要求在总数中扣除该扣的数目后再来考虑我应得的收益。不过你们不像我这样了解梭林·橡木盾。我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还留在这里他真的愿意坐在金山上挨饿。”

“哼让他饿去”巴德说“这种笨蛋活该挨饿”

“说得没错”比尔博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冬天来得很快你们马上就会遇到雪啊什么的了补给会变得很困难我相信连精灵也不例外。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戴因和铁丘陵的矮人”

“听说过很久以前了可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精灵国王问道。

“和我想的一样。看来我也有一些是你们不知道的情报啊。让我告诉你们吧戴因现在距离这儿已经只有不到两天的路程了他手下至少有五百名骁勇善战的矮人其中许多人经历过矮人和半兽人那场可怕的大战这你们想必听说过。等他们一到事情可能就很麻烦了。”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个你这是在出卖朋友呢还是在威胁我们”巴德表情严肃地问道。

“亲爱的巴德”比尔博的声音高了起来“不要这么性急嘛我还从来没遇见过像你这样多疑的家伙我只是想要替所有相关的人都省下麻烦。现在我提出我的建议。”

“让我们听听吧”他们催促道。

“你们还能看到呢”他说“就是这个”说着他掏出了阿肯宝钻扔掉了包在外面的破布。

精灵国王也算见识过各种神奇美丽的宝物但一看之下却还是站在那里呆住了即便是巴德也一声不吭、又惊又羡地死盯着——这仿佛是一颗注满了月光的圆球被装在寒星的光芒织成的网中悬挂在他们面前。

“这就是瑟莱因的阿肯宝钻。”比尔博说“山之心这也是梭林的心肝宝贝他把它看得比满满一河的金子还贵重。我把它给你们这会在谈判中助你们一臂之力的。”说着比尔博将这颗美妙的宝石递给了巴德他的身体忍不住微微颤抖着眼睛也不由自主地投去向往的一瞥。巴德呆呆地用手接过宝石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可怎么会轮到你来给我们的呢”他最后好不容易挤出这么一个问题。

“哦这个吗”霍比特人不安地说道“它不能算是我的不过我愿意用它来抵消我应得的报酬。我或许算是个飞贼——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但我自己一直觉得我不像飞贼——可我是个诚实的飞贼我希望如此多少算是吧。反正我现在要回去了随便矮人们怎么处置我我希望你们能好好利用它。”

精灵国王现在对比尔博刮目相看了。“比尔博·巴金斯”他说“有许多人穿上精灵王子的盔甲比你更好看但你比他们都更有资格穿。不过我不知道梭林是否同意我的看法。我对矮人的了解比你或许有的要多一点我建议你还是留下吧在这里你会得到尊敬与欢迎。”

“非常感谢您的好意”比尔博深深一鞠躬道“但我想我不应该像这样离开我的朋友毕竟我们曾经生死与共。而且我还答应要在半夜把老邦伯叫醒呢我真的得走了马上。”

无论他们说什么都无法阻止他因此他们只能派个卫兵护送他。他走的时候精灵国王和巴德都向他敬礼。在他们穿越营区的时候一名裹着暗色斗篷的老人从他坐着的一个营帐门口站起身向着他们走来。

“干得好巴金斯先生”他拍着比尔博的背说道“你果然是不可貌相啊”来人竟然是甘道夫。很多天以来比尔博第一次真心感到了高兴但他没有时间把所有心中急切想问的问题都提出来。

“到时候就全明白了”甘道夫说“除非我弄错了否则一切都已经快结束了。你面前还有一段艰苦的日子要熬但一定要保持信心你会顺利渡过难关的。有些消息是连渡鸦都还没有听到的。再见吧”

比尔博虽然还有些困惑但心里却十分高兴脚步也变得分外轻盈。他被领到一个安全的渡口没沾到水就走了过去。然后他向精灵们道别小心翼翼地朝着大门爬回去。这时他才感到巨大的疲惫向他袭来。不过当他沿着绳索那绳子还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往上爬的时候离半夜还有好一段时间。他解开绳索将它藏起然后他在城墙上坐了下来紧张地想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到了半夜他叫醒了邦伯然后就往邦伯睡觉的角落里一缩连老邦伯的连声道谢也不听就开始睡了因为他觉得这感谢他受之有愧。他很快就睡熟了把所有的担忧暂且抛到了明天早上。事实上他在梦里梦到了香喷喷的火腿蛋。

第十七章 奇变骤生

The Clouds Burst

第二天对面的营盘中早早地便响起了号角声。不多久便见一位信使沿着狭窄的小路向他们奔来。在一段距离之外信使站定向他们挥手示意问他们梭林是否愿意再次接见来使因为传来了新的消息令事情发生了改变。

“准是戴因来了”梭林一听完就如此说道“他们一定风闻了他正赶来的消息。哼我就知道这会让他们改变态度叫他们少来几个人不准带武器我会见他们的。”梭林对着信使喊道。

大约中午时森林与长湖联军的旗帜再度出阵大约二十人的一支队伍朝他门走过来。在窄道的头上他们就放下了刀剑与长矛然后继续朝着宫殿大门走来。矮人们正有点摸不着头脑却看见巴德和精灵国王都在队伍中走在他们前面的是一名浑身裹着斗篷与兜帽的老者手里捧一只箍着铁环的木匣。

“你好梭林”巴德说“你的心意依然不改吗”

“我的心意不会在区区几次日升日落之间就更改”梭林回答道“你就是跑来问我这种无聊问题的吗精灵部队还是没有按照我的要求撤退不撤兵你们就别白费力气跑来找我谈。”

“难道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割舍一点点黄金吗”

“你或者你的朋友没有什么能让我动心的。”

“那么瑟莱因的阿肯宝钻呢”他话音刚落老者便打开木匣的盖子把宝石高高举起只见熠熠的光芒从他手中跃出在晨光中显出一片亮白。

梭林一下子又惊又呆哑口无言大家也都沉默了许多。

最终还是梭林先打破了寂静只听他怒气冲冲地质问道“这颗宝石是我父亲的因而也是我的我为什么要以黄金来换取自己的东西呢”不过好奇心战胜

了他让他忍不住追问了一句“你们是怎么得到我家的传家之宝的——如果还需要问一下谁是小偷的话”

“我们不是小偷”巴德回答道“只要我们得了我们应得的便会把你应得的还给你。”

“你们到底是怎么弄到的”梭林吼道他的火气被撩拨得越来越大了。

“是我给他们的”比尔博尖声叫道正偷窥墙外的他至此已经害怕到了极点。

“你你”梭林转身来到他跟前伸出双手揪住了他。“你这个该死的霍比特人你这个小矬——飞贼”他急切间想不出适当的词来骂只能抓住可怜的比尔博把他像只兔子一样死命摇晃。

“以我祖先都林的胡子起誓我真希望甘道夫就在这里我要为他选择了你而诅咒他愿他的胡子全掉光至于你我要把你扔到下面的石头上去”他大喊着振臂将比尔博高高举起。

“住手你的愿望可以实现了”一个声音传来。拿着木匣的老者一把扯下了兜帽和斗篷。“甘道夫在此而且看来得正是时候。如果你不喜欢我挑选的飞贼请你也不要伤害他。把他放下听听他想说些什么”

“看来你们都串通好了”梭林说着把比尔博仍在了墙头上“我以后再也不跟巫师或是巫师的朋友打交道了。你这个鼠辈还有什么话好说”

“哎哟妈呀哎哟妈呀”比尔博说“我就知道会很不舒服的。你还记得自己曾经说过我可以自己挑选我那份十四分之一的财宝吧也许我把这话太当真了——有人告诉过我矮人们的客气只是口头上的行动上却未必看来这话只是你在认为我还有利用价值时才说的。鼠辈说得好啊这难道就是你许下的你和你家人世世代代要还我的人情吗梭林就把这当做是我按自己的意愿处置了我应得的那份这事儿就这样算了吧”

“可以”梭林用阴沉的声音说道“我也可以放过你希望我们以后再也不见了”接着他转身对墙外说“我被出卖了你们的估计没错我不可能不赎回我的阿肯宝钻。为了换回这颗宝石我愿意付出宝藏中金银的十四分之一宝石除外。不过这应该算成是我承诺给这个叛徒的分成拿了这份报酬后他必

须离开你们想怎么分就怎么分。他不会分到多少的我对此毫不怀疑。把他带走吧如果你们想要让他活着的话我从此跟他义断情绝

“滚到你的朋友那儿去吧”他对比尔博说“不然我会把你扔下去。”

“那你答应的黄金和白银呢”比尔博问。

“等安排好了随后就送到。”他说“滚吧”

“在那之前阿肯宝钻由我们保管。”巴德大喊道。

“对于拥有山下之王称号的人来说你的所作所为可真是有损形象啊”甘道夫说“不过事情还没到无法改变的地步。”

“的确还有可能会改变。”梭林说。由于对财宝的执念已经迷乱了他的本性所以他心中想的其实是依靠着戴因的帮助他或许能重新夺回阿肯宝钻而且还能扣下他已经应承给比尔博的酬劳。

于是比尔博从高墙上被吊了下来。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之后他除了梭林已经给了他的那身盔甲之外两手空空地离开了。有好几个矮人对他的离去在心中感到羞愧和惋惜。

“再见啦”他对矮人们喊道“我们还会以朋友的身份再见的”

“快滚”梭林喝道“你身上穿着我同胞打造的盔甲这盔甲你实在是不配用。虽然弓箭射不穿它可要是你不赶快消失我就要射你该死的脚了。快滚”

“别这么着急”巴德说“我们给你的最后期限是明天。我们明天中午会回来确认你是否从宝藏中拿出了与宝石价值相等的金银。如果你没有玩花样我们就会离开精灵部队也会回到森林。现在我们先告退了”

说完他们就回营地去了但梭林通过罗阿克派遣信使将发生的一切告诉戴因并请他火速赶来。

那一天连同晚上很快就过去了。第二天吹起了西风天空变得晦暗而又阴沉。天还蒙蒙亮的时候营地里便响起一声叫喊传信的士兵跑来报告说有一群矮人出现在了孤山的东角正往山谷突进。戴因已经到了他经过了一夜的急行军在对手预料的时间之前赶到了山谷。每名矮人都披挂着长及膝盖

的纯钢锁子甲腿部则用精致而有弹性的金属网格软甲覆盖这种软甲只有戴因一族矮人才打造得出来。矮人相对他们的身高来说已经是不同寻常的健硕了可这些矮人的强壮程度在矮人中都是佼佼者。他们在战场上作战时双手持沉重的鹤嘴锄但每人腰间还别了一柄短剑背上挂一面小圆盾。他们的胡子都分成几股编成辫子然后塞进腰带中。所有人都头戴铁盔、脚蹬铁靴一脸肃杀之气。

号角声响起精灵和人类纷纷拿起武器没过多久他们就可以看见矮人急行以极快的速度向山谷走来。部队在河边和孤山的东坡之间停了下来但有一小部分继续前进渡过河流向营地走近。到了营地面前时他们放下武器高举双手以示和平。巴德出来接见他们比尔博也一起跟了出来。

“纳因之子戴因派我们前来”在被问到身份的时候他们这样答道“我们急着赶去和山中的同胞会合因为我们听说昔日的国度已经被收复

了。可是你们这些在平原以敌人的姿态摆出攻城阵势的人又是谁呢”

当然这只是这种情形下双方老掉牙的客套话说白了就是“这儿没你们什么事儿我们要过路你们最好乖乖让路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

他们想要在山脉与河曲之间继续推进因为那片狭窄土地的防守似乎并不坚固。

巴德理所当然地拒绝让这些矮人直接进山他决定要固守到山中的矮人送出交换宝钻的金銀之后才让步因为他不相信一旦堡垒中驻进了这么一大帮好斗的战士后这笔交易还能达成。这群矮人随身携带了大量的给养。矮人们能背很重的东西戴因的这批手下虽然刚经过急行军但几乎个个都除了武器之外还背着巨大的背包。光这些就足够他们支撑好几星期的围困了而在此期间又会有更多的矮人会赶来此后又会有更多因为梭林有许多的亲族。人多了之后就可以重新打开其他的山门并派兵防守届时围困方就必须将整座大山团团围住才行而这样一来他们的兵力就捉襟见肘了。

这其实正是矮人们的计划因为渡鸦信使一直在梭林和戴因之间频繁传信但眼下去路被挡了于是矮人信使们在扔下一些气话后也只好在胡子里嘀咕着退回去了。巴德接下来马上派使者到大门口去看结果什么黄金财宝都没发现。他们一踏进射程箭矢就飞了过来逼得他们只好失望地逃回来。此

时营地里也全都骚动起来似乎开战在即因为戴因的矮人部队正沿河东岸推进。

“愚蠢的家伙”巴德笑道“竟然在山坡下行军不管他们对于矿井里的战斗懂得多少但他们对地面上的战斗可真是一无所知。我们有许多弓箭手和长矛兵都埋伏在他们右侧的岩石后面。矮人的盔甲也许很棒可一会还是有得他们够受的。现在让我们趁他们立足未稳给他们来个两面夹攻”

但精灵国王却说“在开始这场为黄金而打的战争之前我宁愿一等再等。除非我们愿意否则矮人们没有办法从我们这儿过去或是做出任何我们注意不到的事情来。我们还是寄希望于出现妥协的契机即便最后无法避免兵刃相见我们在人数上的优势也还是足够大的。”

可是他只考虑了自己这一边却没把矮人们的想法给考虑进去。阿肯宝钻落在围困者手上的消息让他们怒火中烧而且他们也推断出巴德和他的朋友们犹豫不决的理由决定趁他们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发起进攻。

于是突然间没有任何信号矮人部队悄无声息地发起了冲锋。弓弦哐哐箭雨嗖嗖看来不消片刻双方就要接上火了。

然而更为突然的是一阵黑暗以可怕的速度掩了过来黑云瞬间便布满了天空冬雷挟着狂风在大山里隆隆翻滚闪电照亮了山峰。在雷声隆隆之中另一团黑影旋转着急奔而至但它不是被风卷来的而是来自北方如一团鸟类构成的巨大云稠密得没有光线能够穿透它们的翅膀。

“停”随着一声大喝甘道夫骤然出现独自一人站着双臂高举拦在了正在推进的矮人和严阵以待的联军中间。“停”他发出一声炸雷般的大吼手中魔杖迸出闪电般一道耀目的白光。“可怕的东西已然降临到你们头上啊它来得比我估计的还要快。半兽人正在向你们袭来

北方的半兽人王阿佐格之子波尔格正向此而来戴因他的父亲正是被你在墨瑞亚杀死。看哪蝙蝠正聚集在他们队伍的上空如同漫天的蝗虫。他们的坐骑是经他们训练过的普通狼和座狼”

一时之间所有人都感到无比惊愕与茫然。就在甘道夫说话间黑暗变得更浓了。矮人们停下脚步仰望着天空精灵们则发出一片惊呼。“来吧”甘道夫说“我们还有时间商量对策请纳因之子戴因快快随我们同来”

于是一场意料之外的战斗开始了这场战斗被后世称为“五军之战”整个过程异常惨烈。一边是半兽人和野狼所组成的部队另一边则是精灵、人类和矮人们所组成的联军。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在迷雾山脉的半兽人头领被杀死之后他们对矮人的仇恨重又熊熊燃起信使们不停地往来于他们所占据的城市、殖民地和要塞最终他们决定这次要征服整个北方大陆。半兽人们以极其秘密的方式搜集情报在所有的大山里锻造兵器武装人员然后在丘陵与山谷间行军、聚集或走地底隧道或以夜色为掩护直到最后在北方的贡达巴德大山之下那里也是他们的都城所在集结了一支大军准备趁着暴风雨季出其不意地横扫南方。这时他们得知了恶龙斯毛格的死讯心中不由得大喜接着便在群山间夜复一夜地急行军几乎是踩着戴因的脚后跟突然间便从北方杀到了此地。就连渡鸦也是直到他们踏上孤山与其他丘陵之间的平地后才发觉他们的行迹。甘道夫对此知道多少不好说但显然这场突然袭击也出乎他的意料。

因此他便与精灵国王和巴德一起商讨作战计划当然也有戴因为这位矮人的首领现在已经与他们为伍了。由于半兽人是大家的公敌因此他们在大兵压境之时把所有的争执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联军惟一的希望是引诱半兽人深入孤山两个支脉之间的谷地而他们自己则把兵力布置在山脉的东坡和南坡上。然而这样的策略也是很危险的如果半兽人人数众多冲出包围圈杀进了山里便可以从背后和上方同时向守军发起进攻令守军腹背受敌。然而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拟订其他的作战计划或去召集任何援兵了。

很快雷声隆隆滚向东南方去了而蝙蝠云则飞得更低朝着山岭逼近在他们的头顶盘旋遮蔽了所有的光线让他们心中充满了恐惧。“到山上去”巴德大声喊道“到山上去趁着还有时间赶快进入我们的防御阵地”

在南坡精灵们在山脚的岩石间与稍微上面一点的斜坡上布置好了兵力在东坡设伏的是人类和矮人。但巴德和一些最灵活敏捷的人类及精灵则爬到东边的山岭上去侦察北面的情况。很快他们就看见山脚下的平原上黑压压的全是快速行进的半兽人。不久之后敌方的前锋就涌过了谷口向着山谷内冲来。这些前锋都是速度最快的狼骑兵他们的呼喝声与野狼的狂嗥已经撕裂了远处的空气。一小部分勇敢的人类散开在他们的正面佯作抵抗。许多人倒下了其余的人则后撤逃向了两边的山坡。正如同甘道夫所希望的那样半兽人大军集结在遭遇抵抗的前锋后面狂怒地冲进了山谷在东坡和南坡之间狼奔豕突寻找着敌人。他们红黑色的旗帜多到难以计数部队像一股怒潮般杂乱无章地奔涌着。

这是一场惨烈无比的战斗。它是比尔博有生以来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一场战斗也是当时让他最痛恨的一场——也就是说这是最令他感到骄傲、最喜欢在日后回忆起的一场战斗尽管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很不重要。事实上我可以说他在战斗刚一打响就戴上了他的戒指躲过了所有人的视线不过却不见得躲过了所有的危险。在半兽人部队的冲锋中这样的魔戒并不能够提供完全的保护也无法阻挡住飞来的箭矢和胡乱戳来的长矛不过魔戒还是可以让他不挡着对战双方的路以防他的脑袋成为半兽人剑手有心挑选的劈刺目标。

精灵们是守军中首先发起进攻的。他们和半兽人之间的宿怨十分深重。他们的长矛和刀剑在一片昏暗中闪动着寒光而紧握着这些武器的手又是如此充满杀气。在敌人的部队密集地涌进谷地之后他们立刻射出了如雨的箭矢每一支箭仿佛都带着刺人的火焰闪烁着微光。箭雨过后一千名精灵长矛兵一跃而下发起了冲锋。他们喊声震天岩石立时便被半兽人的血给染黑了。

就在精灵部队停止了冲锋半兽人从受到的猛攻中稍稍稳住阵脚时山谷间响起了一片低沉的吼声。随着一声声“墨瑞亚”和“戴因戴因”的呼喊铁丘陵的矮人们又挥舞着鹤嘴锄从另外一边跃入了战团在他们身边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则是手拿长剑来自长湖镇的人类。

半兽人陷入了恐慌而就在他们掉转身来迎接新的攻击时精灵们在补充兵力后再次发起了冲锋。许多半兽人已经开始朝河边拼命逃窜想要逃出陷阱许多他们自己的野狼也兽性爆发撕扯起半兽人的死尸和伤兵来。胜利眼看便唾手可得孰料这时从山顶上传来了一阵令人心寒的呼喊。

原来半兽人已经从另外一边爬上了山顶许多半兽人已经出现在了矮人宫殿大门上方的斜坡其他的半兽人则不顾生死地直冲下来居高临下地对两面山坡上的守军发起攻击哪怕有同伴从悬崖失足落下也不管不顾。其实从位于正中的孤山主峰各有小道可以抵达两面山坡而守军没有足够的兵力无法长时间固守这两条通道。这样一来胜利的希望瞬间化作了泡影守军只能勉强抵挡住黑色潮水的第一波猛攻。

时间慢慢地流逝半兽人们再度在谷地中集结一大队座狼冲进山谷啃咬起尸体跟着进来的则是半兽人王波尔格的一队贴身卫兵他们全都是身材异常高大手持圆月弯刀的半兽人。不久以后真正的夜色开始渐渐覆盖满乌云密

布的天空。巨大的蝙蝠依旧在精灵与人类的头上和耳边飞舞或者像吸血鬼那样牢牢地叮住受伤流血的人。巴德拼死守卫着东坡阵地但还是被迫慢慢后退精灵们在南坡也陷入了困境退却到了靠近渡鸦岭瞭望台的地方精灵国王被保护他的精灵贵族们簇拥在中心。

突然人们听见了一声大叫接着从矮人宫殿的大门里传来了号角的声音——大家都把梭林给忘记了只见高墙的一段在杠杆的推动下轰然塌落进护城池中。山下之王一马当先冲了出来他的伙伴们紧跟在后。斗篷与兜帽都不见了换成了闪耀的盔甲每个人眼中都喷出红红的怒火。在黑暗中这群矮人看起来像火焰余烬中的黄金一般耀眼。

位于山上高处的半兽人丢下大量的石块攻击他们但他们奋不顾身地朝着瀑布脚下冲去杀向战场。在他们的冲杀下狼骑兵们不是被砍倒就是四散奔逃。梭林挥舞着战斧奋力砍杀似乎没有任何兵器能伤得了他。

“跟我来跟我来精灵和人类跟我来同胞们冲啊”他的喊声在山谷中如同号角一般震荡着。

戴因旗下所有的矮人全都抛却了队列顺序冲下来援助梭林。许多长湖镇的人类也狂奔而来连巴德都拦阻不住他们而另一边的精灵长矛兵也冲了过来。半兽人们又被压回到山谷里谷地中因为堆满了半兽人的尸体而变得黑暗可怕。座狼群完全被冲散梭林直向着波尔格的贴身卫兵们冲去但他无法突破这些卫兵组成的防线。

此时在他身后在半兽人的尸体中间已经倒下了许多人类和矮人许多本可以在森林中颐享长生的精灵也献出了他们的生命。随着山谷的地形渐渐开阔他的攻击速度变得越来越慢了。他的兵力太少侧翼又没有保护于是很快发起攻击的一方遭到了反攻他们被迫缩成了一个大圈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打击被回过头来的半兽人和恶狼紧紧包围。波尔格的卫兵们狂嚎着杀了进来像潮水推倒沙崖一般冲破了他们的阵线。包围圈外他们的朋友也无法施以援手因为从山上往下攻的半兽人们又成倍添加了兵力东坡和南坡上的人类与精灵正被慢慢打下山来。

面对眼前这一切比尔博只能哀伤地看着。他是和精灵们一起守渡鸦岭阵地的之所以选择那里部分是因为从那里逃脱的几率比较大大部分是因为当然这是他血管内的图克家族血统在起作用如果难逃一死的话他相对更愿意

为保护精灵国王而战死。甘道夫也在那里坐在地上仿佛陷入了沉思也许是准备在结局到来前施出最后的魔法。

而这一时刻看来已经不远了。“不会再有多久了。”比尔博想道“半兽人很快就会攻下宫殿大门我们要么惨遭屠杀要么就是被赶下山去束手就擒。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这景况还是会让我想哭。我宁愿老斯毛格还活着在守护那些该死的宝藏也不愿意看到宝藏落入那些卑鄙家伙之手而可怜的老邦伯、巴林、菲力、奇力和所有的人都落得个悲惨的结局。还有巴德、湖区的人类和快乐的精灵们也是一样。我真是可怜我听过了这么多关于战争的歌曲一直都明白虽败犹荣的道理。然而战败看来是很不舒服的简直就是令人痛苦至极。要是我没掺和进来就好了”

乌云被风吹散了一抹红红的落日狠狠地砍破了西方的黑暗。借着这骤然出现的光亮比尔博打量了一下四周的情形随即发出一声大喊他看到的景象令他的心脏加速了跳动在远方光亮的映衬下出现了一群黑色的身影虽然暂时还是小小的却显出了一种磅礴的气势。

“大鹰大鹰”他大叫道“大鹰们来了”比尔博看东西很少出错。大鹰们乘着风势一行接着一行数量之多似乎把整个北方鹰巢中的鹰都集结到了一起。

“大鹰来了大鹰来了”比尔博大喊大叫一边雀跃着挥舞着手臂。精灵们虽然看不见他却能听得见他的喊声。很快他们也跟着喊了起来喊声响遍了山谷。许多好奇的目光朝空中望去但什么也望不见因为此时还只有从孤山的南坡顶上才能望见鹰群的踪影。

“大鹰来了”比尔博又喊了一声但就在这时一块石头呼啸着从上面落下重重地砸在他的头盔上。他轰然倒地失去了知觉。

第十八章 返乡之路

The Return Journey

当比尔博醒过来之后他真的只有孤身一人。此刻他正躺在渡鸦岭的平坦石头上附近什么人也没有。头顶的天空万里无云但天气却有点冷。他浑身发着抖身子跟石头一样冷但脑袋却火烫火烫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他自言自语道“至少我还没成为牺牲的英雄不过估计还有时间能赶上”

他痛苦地坐起身来朝山谷里望去结果连一个活的半兽人也没看到。又过了一会儿他的脑袋稍稍清醒了一点觉得自己似乎可以看见精灵在下面的岩石间走动。他揉了揉眼睛发现营盘依然还在一段距离之外的平原上。咦宫殿的大门口怎么有人在出出进进矮人们似乎正在忙碌着拆除城墙但到处都一片死寂没有呼喊也没有歌声的回响空气中似乎弥漫着忧伤。

“我想应该还是胜利了吧”他摸着疼痛的脑袋说“不过看来胜得也不怎么高兴啊。”

突然他发现有个人正朝山坡上爬来向他靠近。

“喂”他用颤抖的声音喊道“喂有什么消息吗”

“石头堆里怎么会有人的声音”那人停下脚步在离他不远的地方

向他看来。比尔博这才想起自己还戴着戒指呢“天哪我可真糊涂”他说“原来隐形也有不好的地方啊。不然我昨晚就能在床上暖和和、舒舒服服地睡觉了”“是我比尔博·巴金斯梭林的伙伴”他一边喊着一边飞快地脱下了戒指。

“能让我找到你可真好”那人大步走上前来“我们找了你好久要不是巫师甘道夫说最后听到你的声音是在这附近我们早把你列进长长的死者名单了。我是被派来最后察看一遍的。你伤得重吗”

“我想是头上被狠狠敲了一下”比尔博说“好在我有头盔脑壳也够硬。不过我还是觉得晕乎乎的两腿发软。”

“我来抱你到山谷里的营地中去吧。”那人轻松地一把将他抱了起来。

那人脚程很快步子很踏实。没多久比尔博就被送到了河谷中的一个营帐前。甘道夫站在那里手臂上吊着绷带。就连巫师都不能毫发无伤地逃脱整个部队中几乎人人都挂了彩。

甘道夫看见比尔博很是高兴。“巴金斯”他大喊道“真没想到

总算还活着——我真是高兴我还以为你的好运都已经用尽了呢这真是惨烈的一仗简直是一场灾难。不过先不忙说这些。来吧”他的语气变得凝重了“有人在等你。”说着把霍比特人领进了营帐。

“嘿梭林”他边进门边说“我把他带来了。”

浑身是伤的梭林·橡木盾就躺在他眼前他那开裂了的盔甲和砍卷了刃的斧头都撂在地上。比尔博来到他身边梭林抬眼望着他。

“永别了身怀绝技的小偷”他说“我现在即将要到先祖们的厅堂中和他们坐到一起了一直到世界再次轮回。既然我现在要离开所有的金银前往金银毫无价值的地方我希望能在分别时还拥有你的友谊。对于我在大门那里对你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我统统收回。”

比尔博满心伤悲地单膝跪下。“别了山下之王”他说“如果结局必须是这样的话那这真是一场令人心碎的冒险即便是满山的黄金也无法弥补。但是我很高兴能与你共赴患难——我们巴金斯家可不是人人都有这种荣耀的。”

“不”梭林说“来自民风厚朴的西部的好孩子啊你身上的优点比你自己知道的还多。你智勇兼备融合得恰到好处。如果我们都能把食物和笑语欢歌看得比黄金宝藏还重世界将会比现在快乐许多。可不管这个世界未来是喜是悲我现在都得离开了。永别了”

比尔博黯然转身离开裹着毯子独自坐下来。不管你相不相信比尔博就这么哭啊哭一直哭到眼睛红肿嗓子沙哑。他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小家伙事实上他从悲痛中恢复再次和人开起玩笑来已经是许久以后的事情了。“我能

够在那时醒来”他对自己说“也算得是老天的一种慈悲。我固然希望梭林还活着但我们能像这样捐弃前嫌让他了无遗憾地离开是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比尔博·巴金斯你可真是个笨蛋在宝石那件事上惹出这么大的麻烦还弄出一场大战来虽然你努力想要买到和平与安宁不过我想这也不能怪在你头上。”

在他被打昏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尔博是后来才知道的。但这给他带来的更多是伤悲而不是欢愉弄得他对冒险产生了厌倦变得归心似箭起来。不过那还得要再过一阵子所以我还来得及把详情跟你们讲一讲。大鹰们早就怀疑半兽人可能在暗中集结因为山里面的那些秘密活动并不能完全躲过大鹰的监视。因此它们也在迷雾山脉的鹰王号召下集合了大军在终于嗅到开战的气氛后就立刻于千钧一发之际顺风飞了过来。它们在山坡上驱赶半兽人让他们摔下悬崖或是追得他们嗷嗷直叫还纳闷为什么大鹰只追他们而不追他们的敌人。不久之后他们就收复了整个孤山令两边山坡上的精灵和人类终于可以合力来支援下面山谷中的战斗。

不过即使在加上了大鹰之后他们在数量上仍处于劣势。在最后一刻贝奥恩出现了——没有人知道他是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而来的。他孤身一人以熊的外形出现。在冲天的怒气中他的身形俨然变得如巨人般高大魁伟。

他的怒吼如同战鼓和火铳一般惊天动地他把所经道路上的半兽人和恶狼随手抓起丢弃仿佛他们都只是稻草和羽毛。他从敌阵后方突然出现像一记奔雷般炸进战团中央。矮人们依旧将他们的国王团团护住一座小圆山丘上。这时贝奥恩冲进来弯下腰扛起了已经被好几支长矛刺穿了的梭林将他带离了战场。

他很快就重新杀了回来满腔怒火更胜之前这时的他已经无人可挡也似乎没有什么武器能伤到他了。他将半兽人王的贴身卫队冲散将波尔格一把抓过扯成两半接着摔成了一团肉泥。半兽人眼见主帅被杀吓得魂飞魄散顿作鸟兽散去。而他们的敌人则随着希望的到来身上平添一股力量对他们紧追不舍没有让他们跑掉。他们将许多半兽人赶进了奔流河而对于那些逃往南面或西面的半兽人他们一路将他们赶进了密林河周边的沼泽地里。这批最后的穷寇大部分都死在了沼泽里极少数命大的好不容易跑进了森林精灵们的地盘结果不是被精灵们杀死就是被引入幽暗而又没有路径的黑森林全都死在了里面。据日后流传的歌谣称来自北方三个不同地区的半兽人战士都在那一天死绝了这一带山区由此享有了许多年的和平。

天黑之前胜负便已分晓了不过当比尔博回到营区的时候追剿仍在进行留在山谷中的人并不多大都是些受了重伤的战士。

“大鹰们到哪儿去了”那天晚上他盖着许多层温暖的毯子躺在床上时问甘道夫。

“有些还在狩猎”巫师说“不过大多数都已经回鹰巢了。它们不愿意留在这几天一亮就离开了。戴因献给鹰王一顶金冠发誓世世代代与它们结为盟友。”

“真可惜我是说我很想再见他们一面。”比尔博倦意沉沉地说道“说不定我在回家的路上能见到他们。我想我应该可以很快回家了吧”“你想什么时候走都行。”巫师说。事实上比尔博又过了好几天才真正出发。他和伙伴们将梭林深埋在了大山中巴德把阿肯宝钻放在他的胸口。“愿它留在这里直到高山化为平地”他说“愿它为所有以后住在这里的他的同胞带来好运。”

精灵国王则将他当初抓住梭林时所没收的奥克锐斯特剑置于他的墓上据日后的歌谣说只要有敌人靠近它就会在黑暗中发出耀眼光芒矮人们的堡垒再也不会遭到偷袭了。纳因之子戴因继承了他的王位成为山下之王许多来自各地的矮人陆续赶来聚集到了那古老的宫殿厅堂中成为他的臣民。在梭林的十二个伙伴中有十个活了下来。菲力和奇力用自己的身体和盾牌掩护梭林为此而付出了生命因为梭林是他们的舅舅。

其他人则留了下来辅佐戴因因为戴因对祖先宝藏的处理十分得体令人信服。

对财宝的分配不再有什么问题了给巴林、杜瓦林、多瑞、诺瑞、欧瑞、欧因、格罗因、比弗、波弗和邦伯的都是原来说定的份额给比尔博的也是一样。不过戴因还把所有黄金和白银加工过和没加工过的十四分之一给了巴德。戴因说“我们必须尊重死者答应过的事而阿肯宝钻现在也的确由他保管了。”

即便是总数的十四分之一也是一笔超级巨大的财富比许多人类国王的财富都巨大。巴德从这笔财富中拨出许多黄金给了长湖镇的镇长他对自己追随者和朋友们也慷慨封赏。戴因将吉瑞安的翡翠项链还给了巴德巴德将其转送给了精灵国王他最喜欢这样的珠宝了。

巴德对比尔博说“这份财宝既可以算是你的也可以算是我的。以前的契约没法再维持了因为有这么多人为了赢得它、保卫它而付出了代价。不过即使你愿意放弃所有的权利我也不希望让梭林说过的那句‘你不会分到多少的’在客观上成为事实他自己也已经对这些话表示了悔恨。在所有人之中我应该给予你最丰厚的奖赏。”

“真是太感谢你了。”比尔博说“不过什么都不拿对我来说反而轻松我实在想不出来要怎样才能把所有这些财宝运回家中而不是在路上遭遇战争或是谋杀。我也不知道回家之后能拿它干什么。我肯定它们还是留在你手中比较好。”

几经推辞他最后只收下了两个小箱子一个装满了白银一个装满了黄金正好是一匹健壮的小马可以承载的重量。“我能应付的也就这么多了”他说。

最后到了他跟朋友们道别的时间了。“再会了巴林”他说“再会了杜瓦林还有多瑞、诺瑞、欧瑞、欧因、格罗因、比弗、波弗和邦伯愿你们的胡子永远茂盛”然后他转过身面对孤山又加了一句“永别了梭林·橡木盾还有奇力和菲力愿人们永远记住你们”然后矮人们在宫殿的大门前一起深深鞠躬但道别的话却卡在了喉间。“再见了无论你去到哪里都祝你好运”巴林最后终于开了口“在我们修复了宫殿之后如果哪天你再来拜访我们一定要办一场豪华大宴席”“如果你们有机会到我家来”比尔博说“别客气只管敲门下午茶是四点但你们随时来都会受到欢迎”说罢他转身上路。精灵的部队正在行军虽然人数减少许多令人心痛但队伍中的许多人依旧欢欣鼓舞因为北方世界将有很长一段日子要比以前祥和许多了。

恶龙死了半兽人的割据被推翻他们的心期盼着寒冬之后会有一个充满欢愉的春天。

甘道夫和比尔博骑在精灵国王后面在他们身边大步走着的是恢复人形的贝奥恩一路上他都在朗声大笑引吭高歌。他们就这样一路走到了黑森林的北部边境也就是密林河流出的地方。他们在那边停了下来因为甘道夫和比尔博不愿意进入森林尽管精灵国王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宫殿中去做客。他们准备沿着森林的边缘走绕过它的北端横跨灰色山脉和黑森林之间的荒原。这条路比较遥远走起来也乏味但既然现在半兽人已经被铲除它似乎比树林中那些可怕的小径要更安全些。而且贝奥恩也准备走这条路。

“再见啦精灵国王”甘道夫告别道“世界还如此年轻愿森林充满欢乐愿你的同胞无忧无虑”

“再会了甘道夫”精灵国王说“愿你永远都可以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最需要你的地方希望你能够常常到我的宫殿来拜访”

“我请求您”比尔博结结巴巴踌躇地说道“接受这个礼物”他拿出了一条戴因临别前送给他的白银珍珠项链。

“霍比特人啊我究竟何德何能可以获得这件礼物呢”国王不解地问道。

“呃我想你知道吧”比尔博颇有些语无伦次地说道“我这个应该对你有些小小的回报呃回报你的款待。我是说纵然是飞贼也是有感情的。我喝过你很多酒吃了你很多面包。”

“伟大的比尔博我收下你的礼物”国王表情严肃地说道“我宣布你成为精灵之友永远受到我们的祝福。愿你的阴影永不褪色不然偷窃对你来说简直太容易了再见”

说完精灵们就返身回森林去了比尔博则开始了他漫长的归乡路。

在他回到家之前还有许多困难和冒险要经历。大荒野毕竟是大荒野在那个年代带来危险的除了半兽人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东西不过好在他既有个好向导又有个好保镖——巫师一直和他在一起贝奥恩也陪了他大半路——因此他再也没有遇到大的危险。反正到了冬天过去一半的时候甘道夫和比尔博就已经沿着森林的边缘再度来到了贝奥恩的居所。两人都在那儿又住了些日子。尤尔季节过得温馨而又快乐四面八方的人都被贝奥恩从大老远喊来参加欢宴。迷雾山区的半兽人如今已寥寥无几且都已成了惊弓之鸟都躲在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幽深的洞穴中。座狼也从森林里消失了因此人们可以放开胆子自由来往。贝奥恩在稍后成为了这片地区的首领山脉与森林之间的广阔地区都成了他的管辖范围。据说他的许多代子孙都具有变化为熊的能力虽然也出了几个坏人但大多数都像贝奥恩一样心地善良、嫉恶如仇只是力量和体形都缩减了不少。他们将迷雾山脉的半兽人全都追逐殆尽大荒野又重新获得了和平。

第二年的春天气候温和阳光灿烂比尔博和甘道夫终于告别贝奥恩启程了。虽然比尔博也很想家但他走时还是很依依不舍因为贝奥恩花园中的鲜

花开得丝毫不比夏天略逊灿烂。

最后他们又踏上了漫漫长路来到了以前被半兽人抓住过的那个山口。不过他们是在早晨登上那个高点的回眸望去只见一片耀眼的阳光照在一望无际的大地上。远方青蓝色的一片是黑森林靠近他们的边缘即使在春天也是深绿色的。再往远处望去在目力快要不及的地方矗立着孤山在它的最高峰尚未融化的积雪闪耀着淡淡的光芒。

“烈火过后是冰雪连恶龙也会有末日的”发出了这样一声感慨后比尔博在心里告别了昔日的冒险。他体内属于图克家族血统的那部分已经很疲倦了属于巴金斯家血统的那部分则渐渐占了上风。“我此刻只想坐在自家的安乐椅上”他说。

第十九章 最后一幕

The Last Stage

五月一号的时候两人终于来到了幽谷谷口最后家园或毋宁说是最初的就矗立在那里。时间和他们当初来时同样是晚上小马已经跑累了尤其是驮行李的那匹他们都觉得需要休息一下。两人沿着陡峭的斜坡往下骑行比尔博听见精灵们依旧在森林里面唱着歌仿佛从他离开之后就没有停过似的。当他们骑到林间低处的草地上时精灵们唱起了与之前相似的歌曲歌曲内容大致如下

恶龙已经完蛋

尸骨已成碎渣

盔甲碎成破片

显赫沦为卑下

刀剑终将生满锈

皇冠宝座难长久

愚夫依旧信强力

金银财宝迷不够。

惟有青草依然绿

惟有树叶颤悠悠

惟有清溪日日流

惟有精灵歌不休

来吧哗啦啦哩

来吧且回山谷里
星辰更加耀眼
远胜珠宝美钻
月色益发皎洁
比那白银灿烂
黄昏灶中炉火
释放阵阵暖意
地底黄金难比
何须追逐不息
来吧哗啦啦啦哩
来吧且回山谷里
哦你去了哪里
回来得如此晚
小河还在流啊
星辰依旧灿烂
哦游子你要去向何方
背着沉重行囊
神情疲倦而忧伤
这里的精灵和精灵姑娘
欢迎你暂把这里当故乡。

让我们唱起哗啦啦啦哩

来吧且回山谷里

淅沥沥沥哗

哗啦啦啦哩

哗啦

唱到这里山谷中的精灵们纷纷走出来招呼他们领着他们越过小河来到埃尔隆德的住所。大家十分热烈地欢迎他们到了晚上有许多人迫切地想要聆听他们的冒险故事。后来给大家讲的人是甘道夫因为比尔博不出声地坐着已经颇有些昏昏欲睡了。这些故事他大多数都知道因为那是他自己亲身经历了的事情而且在回来的路上他把大多数故事都跟巫师讲过后来到了贝奥恩的家中又讲过一遍。不过每当甘道夫讲到整个冒险经历中他不知道的部分时他会时不时地睁开一只眼来听上一会儿。

就这样一会儿睡一会儿醒的他了解到了甘道夫和他们分手后的去向因为他听到了巫师和埃尔隆德的对话。看来甘道夫似乎去参加了一场白巫师的大会。所谓白巫师就是专门研究口头传说和善良魔法的巫师。通过这次大会他们终于将死灵法师赶走结束了其对黑森林南部的黑暗控制。

“过不了多久”甘道夫正在说“森林就会恢复之前的正常状况了。我希望北方能有许多年可以摆脱那种恐惧。不过我真希望能够彻底将死灵法师从这世界上驱逐出去”

“肯定会好起来的”埃尔隆德说“但恐怕不会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此后很多年里也暂时还不会太平。”

在讲完了他们的冒险旅程之后大家又讲了其他的故事接着还是故事有许多年前发生的故事有最近发生的新故事有不知何年何月的故事一直讲得比尔博的脑袋耷拉到了胸口缩在角落里舒舒服服地打起鼾来。

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白色的床上月光从开着的窗户照进来在月下的河岸边许多精灵正在高声欢唱。

欢乐的人们唱起来吧大家一起来唱
风儿吹过树梢拂过石南丛生的蛮荒
星光绽放月光落在花上
夜之高塔窗户多么明亮。

欢乐的人们跳起来吧大家一起来跳
草地柔软让双足如羽毛般轻盈舞蹈
河水银闪闪影子在飞逝
五月好时光我们的聚会多逍遥

我们柔声轻唱为他编织好梦
将沉睡的他轻轻摇动然后留他一人在梦中
游子熟睡枕头柔软蓬松睡吧睡吧赤杨和柳树款款摆动
松树不要叹息直到早晨的风吹起
月亮落下黑暗笼罩大地
嘘嘘橡树、桦树与荆棘
所有的水流请安静直到黎明带来晨曦

“好啊快乐的人们”比尔博探出头去说“看这月亮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们的催眠曲连喝醉的半兽人都能吵醒啦不过还是谢谢你们”

“你的鼾声都可以把石头雕的龙给吵醒了——不过我们还是谢谢你”他们哈哈大笑地回答“天已经快亮了你从昨晚天刚黑就开始睡了。或许明天你就不会这么累了。”

“在埃尔隆德的居所只要睡上一小会儿就对治好疲倦很管用。”他说“不过我想把身体好好养一下。再次祝大家晚安我可爱的朋友们”说完他又回到床上一觉睡到第二天大中午。

在那间屋子里他的疲倦很快就消失了从早到晚他都和山谷精灵们说笑唱歌。不过即使这里充满欢乐也不能长久拖住他回家的脚步他整天都想着自己的家。因此一周之后他和埃尔隆德告别送了一些他愿意接受的小礼物然后比尔博就和甘道夫一起骑马离开了。

就在他们离开山谷的时候西方的天空黑了下来风雨跑来与他们话别了。

“可真是五月好时光啊”雨点打在比尔博脸上时他调侃道“但我们也已经告别了传奇踏上回家路了。我想老天这是要让我们尝尝乡愁的滋味吧”

“还有一长段路要走呢。”甘道夫说。“可毕竟是最后一段了。”比尔博回答。他们来到了标示着大荒野边界的那条河越过了陡峭河岸下面的渡口或许大家还记得。由于夏天将近雪水融化加上下了一天的大雨

河水涨了起来但他们还是有惊无险地走了过去。随着夜晚的降临他们踏上了旅程的最后一段。

旅程和来的时候差不多除了伙伴少了一路更安静了些当然也碰不到食人妖了。路上每走到一处比尔博都会回想起一年前——对他来说似乎更像是十年前——发生的事和大家说过的话因此他当然很快便注意到了小马落进河里的地方当时他们朝边上一拐结果就遭遇了三个食人妖——汤姆、伯特和威尔。

在距离道路不远的地方他们找到了食人妖的黄金那是他们之前所埋下的依旧藏得好好的没被人发现。“我这辈子花销的钱已经够了”比尔博在他们挖出黄金的时候说“甘道夫你最好还是拿上吧我敢说你会派到用场的。”

“这话倒不假”巫师说“不过这话搁你身上也一样钱等用起来会发现不够的”

于是他们把黄金放进袋子挂到小马背上小马对此可一点儿都不觉得高兴。在那之后他们前进得更慢了因为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在走路。但是大地

一片翠绿霍比特人在大片的草地上走得心旷神怡。他用一块红色的丝手帕抹了抹脸——手帕当然不是他自己的他自己的连一条都不剩了这条是从埃尔隆德那边借来的。这时已是六月初夏天气重又变得晴朗炎热。

万事万物都会有结尾这个故事也不例外。终于有一天比尔博出生与成长的故乡出现在了他们眼前这里的风土地貌、一草一木对他来说熟悉得就像是自己的手指和脚趾。当他走到一个山坡上看见了远处他自己的小丘禁不住停下脚步吟诵起来

道路不停向前走

越过岩石上经过树下头

绕过阳光从未照到过的山洞

经过从未入过大海的溪流

越过冬日撒下的白雪

穿过六月欢快的花海

越过青草越过石头

沿着月光笼罩下的山脉。

道路不停延伸，

顶着一天的云朵和星辰

漫游的双脚踏过四海红尘

而今终于朝着故乡奔。

游子的眼曾见过烈火与刀剑

也曾把地底石厅中的恐怖发现

而今终于见到绿色草地

还有那熟悉的树木与小山。

甘道夫略带诧异地望着他。“亲爱的比尔博”他说“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儿不对劲儿啊你不再是以前的那个霍比特人了。”他们越过了小桥经过了河边的磨坊终于站在了比尔博自家的门前。“老天爷呀这是怎么回事”他惊呼道。只见乱哄哄一大群各色各样的人不管地位高低在门前围了一大堆许多人还进进出出——比尔博恼怒地发现他们进出时甚至都不在门垫上擦一擦脚。如果说他见到大家吃了一惊的话那么大家见到他就更是吃惊了。他竟然正赶上了一场拍卖会门上挂着黑底红字的大招牌上面写着六月二十二日挖伯兄弟和掘洞先生将会主持拍卖霍比特屯山下袋底洞已故的比尔博·巴金斯先生所有的财产。拍卖将于十点准时开始。此时已经几乎是午餐时间大多数东西都卖掉了价格从几乎白送到惊人天价都有这种事儿在拍卖会中经常有。事实上比尔博的表亲萨克维尔-巴金斯一家正在忙碌地丈量他的房间看看他们的家具是否摆得下。简而言之比尔博已经被“宣告死亡”了而且也不是所有被如此宣告的人在发现宣告错误时都会感到难过。

比尔博·巴金斯先生的归来在小丘下边、小丘那边和小河对面都造成了相当大的骚动。这可不光是一场为期九天的轰动法律上的争议甚至持续了好几年。事实上巴金斯先生又过了好久才重新被承认还活着。对于那些在拍卖中买到了便宜货的人们比尔博花了不少口舌让他们把东西退回到后来为了节省时间比尔博只能掏钱买回了许多他自己的家具。好多银汤匙都神秘失踪也没人对此作出解释。比尔博个人怀疑这是萨克维尔-巴金斯一家干的。他们一直也没有承认归来的比尔博是货真价实的从那之后也一直和比尔博处得不太融洽这都是因为他们太想要住进比尔博的洞府的缘故。

可比尔博失落的还不只是汤匙呢他连好名声都弄丢了。在那之后他的确一直是精灵之友而且凡是从那里经过的矮人与巫师之类都对他敬仰有加但他在当地的确不再那么受人尊敬了。住在附近的霍比特人都认为他“古怪”——除了他图克家那边的外甥和外甥女们不过就连他们家中的长辈也都劝他们要对这位舅舅敬而远之。

不过他对此并不在乎。他对自己的生活相当满意他家炉子上水壶发出的烧水声甚至比当年那群不速之客来造访前他过着平静生活时的更加悦耳动听。他的宝剑挂在壁炉上盔甲则挂在厅里的一个架子上后来借给了一家博物馆。他通过冒险得来的金银大都花在购买礼物上这些礼物既有很实用

的也有很奢侈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解释他的外甥和外甥女们为什么这么喜欢他。他的魔戒对他谁都瞒着他主要用它来躲开那些不愿意见的客人。

他开始写起了诗歌还不时拜访精灵。虽然许多人提到他的时候都会摇着头拍拍脑门儿叹一声“可怜的老巴金斯”而且也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故事可他还是一辈子都活得快快乐乐而且还是特别长的一辈子。

几年后一个秋天的晚上比尔博正坐在书房里写回忆录他想将其命名为《去而复返——一个霍比特人的假期》突然门口传来了门铃声。来访者是甘道夫和一位矮人实际上那位矮人正是巴林。

“快进来快进来”比尔博热情招呼道没多久他们就在壁炉边落座。如果说巴林注意到了巴金斯先生的背心显得更宽大了还有真金扣子那么比尔博也注意到巴林的胡子又长了好几寸而他那镶着珠宝的腰带也无比耀眼。

谈着谈着话题便自然落到了过去共度的时光比尔博又问起孤山周边的地区近况如何从巴林的回答听来一切似乎都发展得很顺利巴德已经重建了河谷城人们从长湖镇以及南方和西方来跟随他整座山谷又得到了耕作重新变得兴旺起来原先的荒地现在到了春天便充满鸟语花香到了秋天便瓜果飘香。长湖镇也完成了重建繁华更胜往昔奔流河上往来着大量的财货那些地方的精灵、矮人和人类都建立起了真诚的友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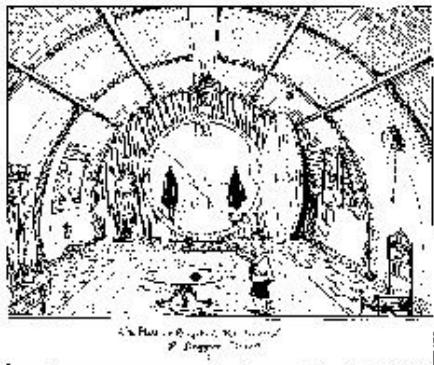
老镇长的下场很不好巴德给了他很多的黄金请他用来帮助长湖镇的人民但是由于他是很容易疑神疑鬼的人住在那里他总是害怕恶龙会作祟于是便卷了大部分金子潜逃了最后被与他同行的人抛弃活活饿死在了荒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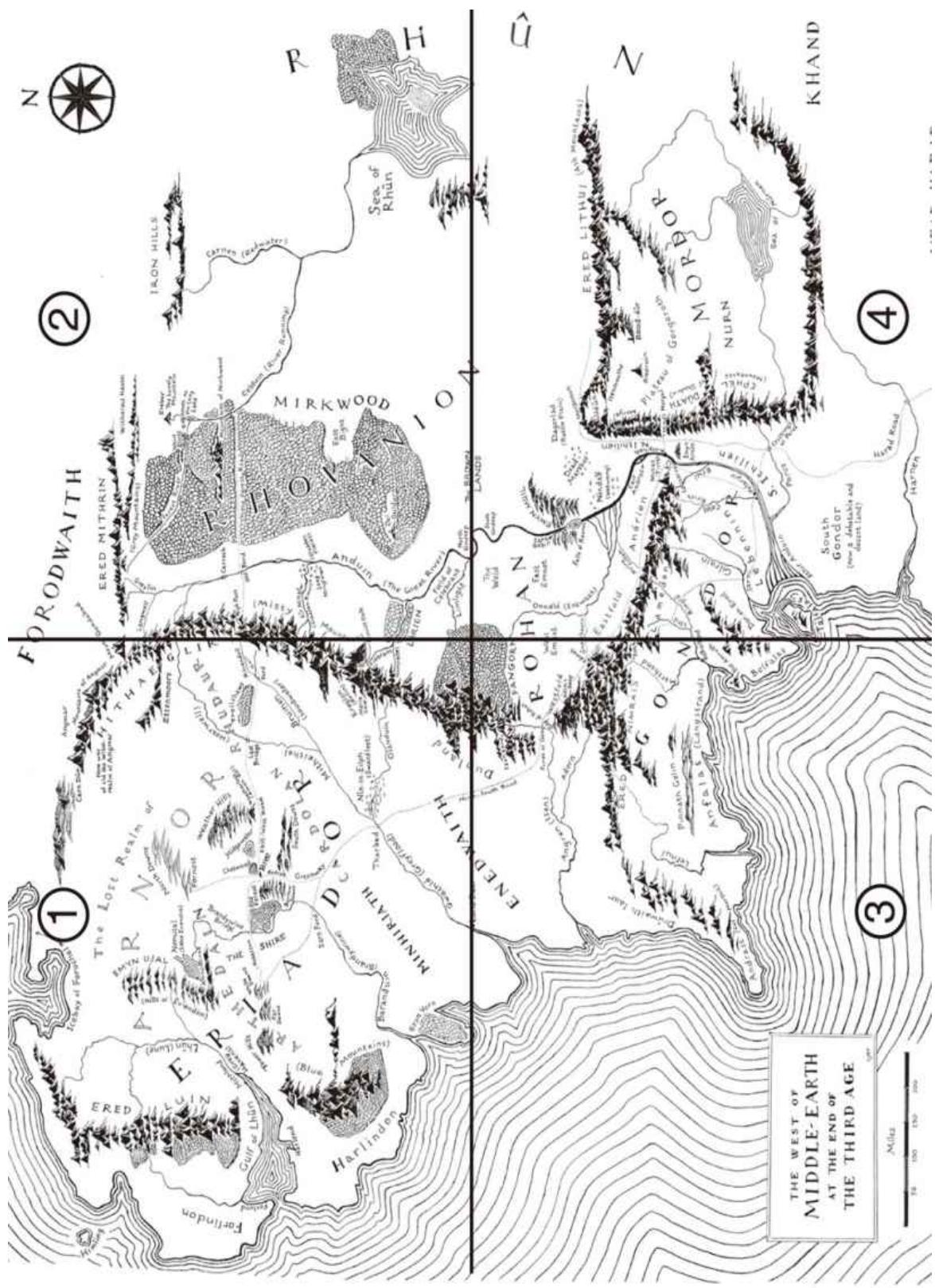
“新的镇长比他要聪明得多”巴林说“也更受欢迎因为长湖镇现在的繁荣大部分是他的功劳。人们编出了歌谣歌颂在他的治理下河中黄金奔流。”

“这么说来古代歌谣中的预言算是以某种形式成真了”比尔博说。

“当然”甘道夫说“为什么它们不会成真呢难道因为你亲身参与为促成它们出了力你就不相信它吗你该不会以为你所有的冒险和逃脱都只是因为你运气好只是事关你个人的安危吧你是个好人巴金斯先生我也很喜欢你但你毕竟只是广阔天地中的一个小人物而已啊”

“真是谢天谢地”比尔博听了这话大笑起来一边将烟草罐递给了甘道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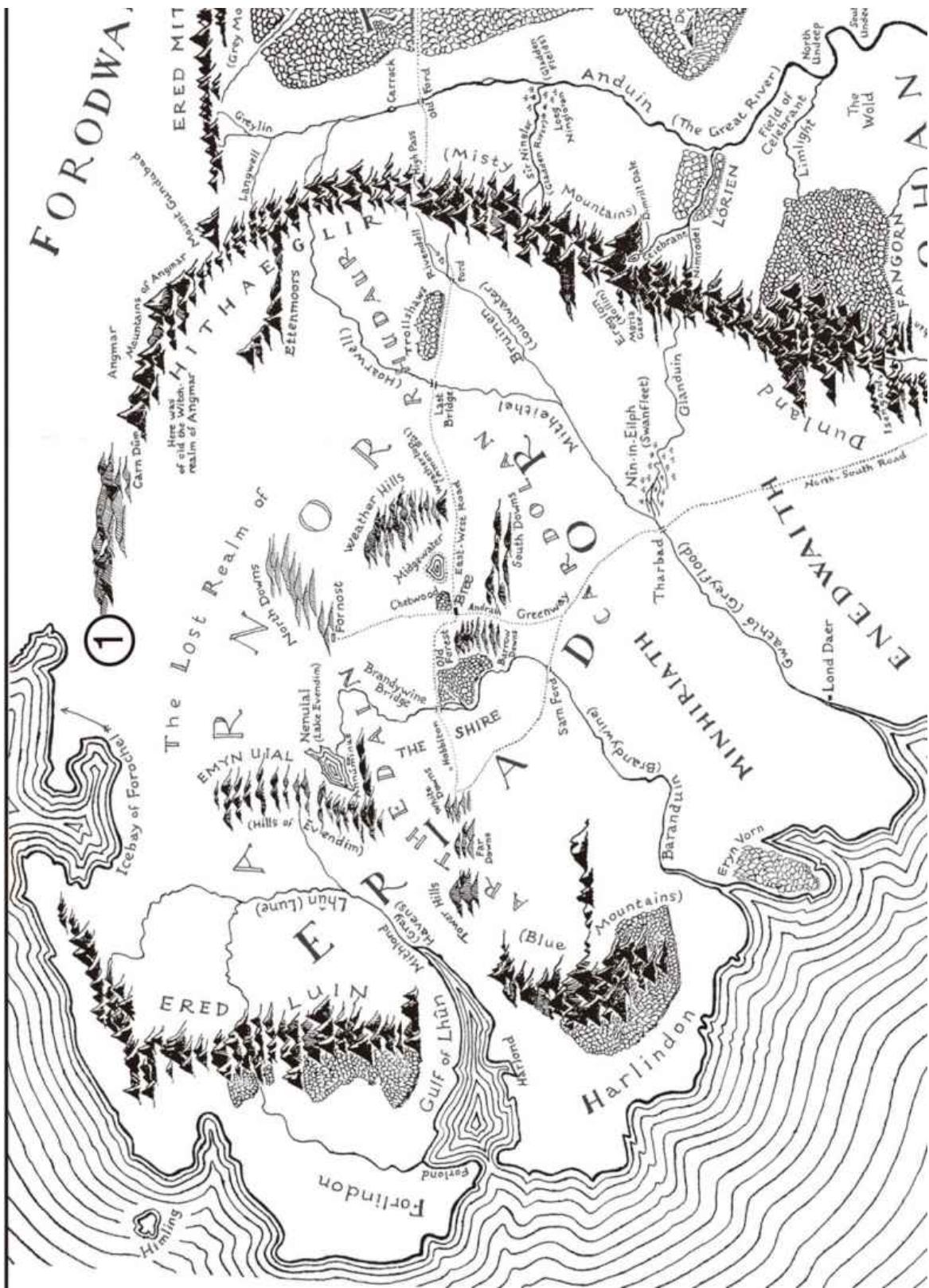
这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那时候的语言和文字与我们今日所使用的有着很大的不同。书中是用英语来代替那些古老语言的但又有两点值得注意1 英语中 dwarf 矮人一词惟一正确的复数形式是 dwarfs 其形容词形式是 dwarfish。本书中用到了 dwarves 和 dwarfish 这两种形式但其仅指涉梭林·橡木盾和他的伙伴们所属的那个古老的种族。2 Orc 奥克一词并不是一个英语词它在书中出现在一两个地方通常被译为英文 goblin 半兽人或是用来指个头更大一些的 hobgoblin[大半兽人]。Orc 是霍比特人当时对这些东西的称呼该词与我们现在用来指称与海豚一类的逆戟鲸等海洋动物所用的 ore 和 ork 等词无关。

如尼文 Runes 指的是一种古老的神秘符号最初是用于雕刻在木头、石头或金属上的因此往往是单薄而又拙朴的。在本书的故事发生时只有矮人们才会经常性地用到这些符号尤其是用于私密的记录。在这本书中他们的如尼文用英语的如尼文来表现而英语的如尼文现在也很少有人知道了。如果将瑟罗尔地图上的如尼文与转换成现代字母后抄录下的内容相比较见第27页与第61页则可以推断出其字母表与现代英语字母表的对应关系而这段文字最上面用如尼文书写的标题也就能解读了。在这张地图上几乎可以找到所有普通的如尼文字符除了以 i 代表 X 和 u 是用来代表 j 和 v 的。没有与 q 对应的如尼文用 cw 表示 也没有与 z 对应的如有必要可用矮人如尼文中的来表示。不过我们会发现有些单个的如尼文字符可以代表两个现代英文字母 thngie 另有一些同类的如尼文代表 ea 和代表 st 有时也会用到。秘门的标记是 D 地图的最左边有一只手指向这一标记手的下面写着

最后两个如尼文字符是瑟罗尔与瑟莱因的姓名缩写。埃尔隆德读到的月亮如尼文是

地图上罗盘的四个指向也是以如尼文标出的如矮人地图中所常见的那样东向被标在了顶端因此按顺时针方向四个秘符代表的依次是 E 东、 S 南、 W 西、 N 北。

FORODWA



最为新鲜原创而又富于愉悦想象力的文学作品。《霍比特人》为一次伟大的冒险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充满悬念又具有一种静悄悄的幽默让人难以抗拒。所有热爱优美冒险故事的读者无论青年还是长者都会将《霍比特人》记在心中。

——《纽约时报书评》

完美无瑕大师之作。英语世界只有两类人一类是读过《魔戒》和《霍比特人》的另一类则是准备去读它们的。

——《泰晤士报》

当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正一头扎进《霍比特人》还有《魔戒》里。它们不只是冒险故事更教会我人们如何互动以及人有善恶。

——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10岁小记者采访

我非常想亲眼看到比尔博·巴金斯的脚掌究竟是什么样的。

——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

14岁时我就开始阅读《魔戒》而直到《哈利·波特》写到最后一卷时我仍然坚持认为自己不会超越托尔金他的作品里有全新的语言和神话而我的魔幻世界里没有这些东西。

——J. K.罗琳《哈利·波特》作者

阅读罗伯特·霍华德的时候我暗下决心总有一天我会写出像他那样棒的故事读林·卡特或约翰·贾克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将来写出来的东西一定会比他们好等拿到托尔金的书妈呀乖乖我绝望了我怎么努力也达不到他的成就啊甚至连接近也做不到。直到今天虽然我还有很多年可以继续努力但我认为我最多也就是罗伯特·霍华德的级别我从来没有想过去追托尔金他是真正的大师。

——乔治·马丁《冰与火之歌》作者

真正促成《阿凡达》开始的原因是《魔戒》中咕噜和水中自己的倒影争论的镜头。它是如此让我感到震惊。

——詹姆斯·卡梅隆《泰坦尼克号》《阿凡达》导演

我对托尔金的想像力的广度深为折服是相当动情的全身心的折服对他的故事所具有的那种抱负心领神会。如果那时我便开始动笔我只会写出他那样的东西。感谢托尔金先生20世纪享有了它所需要的所有的精灵和魔法师。

——史蒂芬·金

我热爱托尔金。他的言语词句如同自然万物如同岩壁的结构与瀑布的奔流。对于我如果痴心达到托尔金的写作水准就如同妄想像樱桃树一般绽放花枝像一只小松鼠想攀上树顶像一场平常降水想被称作暴风骤雨。

——尼尔·盖曼《美国众神》作者

我是最大的托尔金死忠粉丝。

——詹姆斯·弗兰科《蜘蛛侠》大反派哈利、梅根·福克斯《变形金刚》女主角、尼古拉斯·凯奇

英雄是个霍比特人。我想不出比这本书更好的圣诞礼物了。

——W.H.奥登英国现代诗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霍比特人/英托尔金Tolkien, J.R.R.著

吴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书名原文The Hobbit

ISBN 978-7-208-11102-8

I. ①霍… II. ①托…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0180号

书名霍比特人

作者[英] J.R.R.托尔金

转码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I S B N 978-7-208-11102-8/I·1071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世纪文景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The Hobbit by J.R.R. Tolkien

Copyright . The J.R.R. Tolkien Copyright Trust
1937,1951,1966,1978,1995,1997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 first part

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



第一部 魔戒同盟

平凡的霍比特人战栗在末日烈焰面前他能战胜这噬灭灵魂的至尊魔戒吗

★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奇幻史诗。20世纪严肃想象力之源蕴含对世间万物最本真的好奇心与最深刻的洞察力。

★ J.K.罗琳、乔治·马丁、彼得·杰克逊、阿西莫夫、阿瑟·克拉克……众天才敬仰的大师巅峰。

★ 50种语言世间传诵60载光阴历久弥新。

★ 托尔金基金会指定全新纯正译本。托尔金专家邓嘉宛据《魔戒》50周年纪念版重译。

★ 面向未来的装帧设计。华语世界首次完整还原托尔金亲绘《魔戒》封面插画。赭红书盒覆磨砂书套。

内容简介

《魔戒》这是一部为了世界的光明未来誓死抵抗黑暗的伟大史诗。

至尊魔戒拥有统御众戒、奴役世界的力量黑暗魔君索隆苦觅已久。为了守护家园魔戒继承人弗罗多毅然离开宁谧淳朴的夏尔踏上前途未卜的旅途。与他同行的是睿智的巫师、勇敢的人类、美善的精灵、坚毅的矮人和热爱和平的霍比特人。征途见证了勇气与友谊。跃马客栈里的重重暗影卡扎督姆桥的怒吼炎魔勇猛骁勇的洛汗骠骑范贡森林的上古树须凄厉嘶嚎的邪恶戒灵陡峭山壁旁的巨型毒蛛……每个人各自抵御着无尽的诱惑与磨难承担起属于自己的善恶考验。

平凡的霍比特人战栗在末日烈焰面前他能战胜这噬灭灵魂的至尊魔戒吗

全书共三部《魔戒同盟》《双塔殊途》《王者归来》。

奥斯卡桂冠《指环王》三部曲电影原著小说。

作者简介

J.R.R. 托尔金J.R.R. Tolkien英国文豪天才的语言学家生于1892年1月3日1925年开始担任牛津大学教授。他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中洲世界史诗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霍比特人》和《魔戒》。这两部巨作被誉为当代奇幻作品的鼻祖。1972年3月28日托尔金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颁发的大英帝国指挥官勋章。

托尔金于1973年9月2日在牛津逝世。托尔金死后其作品声名未减至今全球已畅销2.5亿余册《魔戒》在英国Waterstones书店和第四频道合办的票选活动中被选为20世纪之书被亚马逊网络书店票选为两千年以来最重要的书。

目录

第一部 魔戒同盟

英国第二版前言

楔子

卷一

- 第一章 盼望已久的宴会
- 第二章 往昔阴影
- 第三章 三人为伴
- 第四章 蘑菇捷径
- 第五章 共谋揭穿
- 第六章 老林子
- 第七章 汤姆·邦巴迪尔之家
- 第八章 古冢迷雾
- 第九章 跃马客栈
- 第十章 大步佬
- 第十一章 暗夜白刃
- 第十二章 逃亡渡口

卷二

- 第一章 际会众人
- 第二章 埃尔隆德的会议
- 第三章 魔戒南去
- 第四章 黑暗中的旅程
- 第五章 卡扎督姆桥
- 第六章 洛丝罗瑞恩
- 第七章 加拉德瑞尔的水镜
- 第八章 告别罗瑞恩
- 第九章 大河
- 第十章 分道扬镳

[地图](#)

魔戒

第一部 魔戒同盟

[英] J.R.R. 托尔金 著

邓嘉宛 石中歌 杜蕴慈 译

Foreword to the Second Edition

英国第二版前言

这个故事随着讲述而逐渐拓展最终演变成一部“魔戒大战”的历史从中还能窥见此前另一段更为古老的历史的点点滴滴。我动笔时还是1937年那时《霍比特人》刚完成不久尚未出版。但我没有把这部续作写下去因为我希冀可以先将远古时代的神话与传奇写完并梳理清楚当时这些已经构思成型多年了。我做这项工作纯粹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至于别人对这部作品的兴趣我并不抱多少希望尤其是因为它的灵感主要源于语言学我之所以动笔乃是为了给各种精灵语提供必要的“历史”背景。

我向一些人征求了意见和建议结果“不抱多少希望”被修正成了“不抱任何希望”。如此一来我受读者的要求鼓励回头继续去写续作—他们想看到更多有关霍比特人及其历险的内容。但是故事被无法抗拒地拉向了更古老的世界可以说还没有讲述它的开端和中段就已先行记叙了它的尾声与终局。在写作《霍比特人》时这个过程业已开始书里已经提及一些旧事比如埃尔隆德、刚多林、高等精灵和奥克此外还浮光掠影地提及了另一些内容它们不期然地出现本质更加严肃、深奥与黑暗比如都林、墨瑞亚、甘道夫、死灵法师还有至尊戒。这些点滴十分重要与古老历史亦有联系对它们的探索展现了第三纪元及其高潮—魔戒大战。

要求得到更多霍比特人相关信息的人们终于得偿所愿但他们不得不苦等良久因为《魔戒》的写作从1936年开始断断续续一直到1949年才告结束。那段时期我有许多责任我没有疏忽它们而身兼学生与教师我还常常沉浸于许多别的兴趣爱好中。而且1939年爆发的大战愈发耽搁了我的写作进程直到年底故事还没写到卷一的末尾。接下来的五年风雨如晦但那时我已觉得这个故事不该囫囵放弃便继续艰难笔耕主要是熬夜工作一直写到墨瑞亚停在巴林的墓前。在此我搁笔许久差不多一年之后才继续并于1941年末写到了洛丝罗瑞恩和大河。隔年我写下了如今成为卷三内容的第一批草稿以及卷五第一、三章的开头阿诺瑞恩烽火四起希奥顿来到祠边谷。写到这里我又停笔了—前瞻构思已经枯竭却又没有时间斟酌思考。

1944年我搁置了书中那场战争的千般头绪、万种繁难这些本该由我组织脉络至少也要加以描写迫使自己去处理弗罗多前往魔多的旅途这一难

题。我将写出的章节陆续寄给我的儿子克里斯托弗他那时身在南非在皇家空军服役。这些章节最后结为卷四。即便如此又过了五年这个故事才写到了目前的结局处。这五年中我搬了家换了职位变更了任教的大学时局虽说不那么晦暗了但艰难依旧。等终于写完“结局”整个故事又必须加以修改实际上是从后往前进行大规模改写。书稿要打字录入还要录第二遍我不得不亲自动手因为我负担不起十指如飞的专业打字员的开销。[\[1\]](#)

《魔戒》最终出版之后已有许多人读过我收到或读过不少有关故事写作动机与涵义的意见和猜测这里我想就此说上几句。本书的根本写作动机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想尝试讲一个极长的故事想让它吸引读者的注意予他们以消遣给他们以欢笑或许偶尔还能令他们兴奋或感动。怎样才算引人入胜、触动人心我惟有以自己的感觉为准而这个标准对许多人来说必定常常是错的。一些读过本书或多少对本书有过评论的人觉得它乏味、荒诞甚至低劣对此我倒没有什么缘由去抱怨因为我读起他们的作品或他们明显推崇的某类作品也颇有同感。许多人喜欢我的故事但即便是依照他们的看法它也有不少不尽人意之处。也许一个长篇故事不可能处处都取悦所有读者但同样也没有哪处会令人人都不满因为我从来信中发现同样的段落或章节有些人认为是瑕疵败笔其他人却大加赞赏。最挑剔的读者也就是我自己现在发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缺陷好在我既没有评论本书的责任也没有推翻重写的义务于是就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并且保持沉默了想说的只有旁人亦已指出的一点这书太短了。

至于任何内在涵义或“讯息”之类笔者无意于此。本书既非寓言亦无关时事。随着故事的拓展它向下扎根深入到过去并萌发了出人意料的旁枝但它的主题一开始就确定了必然要选择魔戒来衔接本书与《霍比特人》。“往昔阴影”作为关键性的一章是故事最早写成的部分之一。1939年战争的阴云已经变成明确的威胁一场大劫在所难免但这一章在此前很久就已写成即便那场大劫得以避免故事仍会自此发展出基本相同的进程。它的种种根源或是在我心中成型已久或是已经部分写成那场始于1939年的大战及其后续几乎没有改变这个故事的任何一处。

现实的战争与书中的传奇战争无论过程还是结局都毫无相似之处。假若传奇故事受了现实的启发或是受其引导而发展那么魔戒必然会被夺取用来反抗索隆索隆不会被消灭而会被奴役巴拉督尔不会被摧毁而会被占领。而未能占有魔戒的萨茹曼本可以在局势混乱和背信弃义之际发现自己研究魔戒学识时追寻的那些缺失链环就在魔多而此后不久他也本可以制造一枚

属于他自己的主魔戒用来挑战那位自封的中洲统治者。在那场冲突中双方都会以憎恨与轻蔑的态度对待霍比特人霍比特人即使作为奴隶也幸存不了多久。

我本来可以迎合那些喜爱寓言故事或时事暗喻的人的口味和观点设计出别的情节。但我打心底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寓言故事自从我足够成熟与敏感能察觉它的存在时便是如此。我相对偏爱历史不管历史是真实还是虚构它对不同读者的想法和经验有不同的适用性。我认为许多人混淆了“适用性”和“寓言”二者前者让读者自由领会而后者由作者刻意掌控。

当然作者不能全然不受自己的经历影响但故事的萌芽如何利用经验的土壤却是极其复杂的人们如果企图定义这个过程至多只能是猜测其证据既不充分也不明确。而且如果仅凭作者和评论家生活的时代重叠就断定二者共同经历的思潮变化或时代大事必定是对作者最强有力的影响因素这个想法自然很有吸引力但却是错误的。事实上一个人必须亲自身处战争阴影之下才能完全体会它的沉重压迫。随着岁月逝去人们似乎常常忘记1914年我在青年时代就遭受了战争之苦这段经历之丑恶可怕不亚于1939年以及后续几年卷入战事的经历。到1918年我的亲密朋友除了一人外均已过世。再举个不那么沉痛的例子有人认为“夏尔平乱”反映了接近我完稿时英格兰的状况。不是这么回事。它是剧情的关键部分尽管我依照故事发展因萨茹曼这个角色而调整了剧情但故事从一开始就已经构思好了我得说这个故事没有任何形式的寓言意义和当代政治喻指。它确实有一定的现实经历作为基础不过这不仅微乎其微因为经济状况完全不同了而且来自很久以前。在我十岁前我童年时居住的国家一直被卑劣地破坏那时汽车还是稀罕东西我一辆也没见过城郊的铁路尚未建成。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座小麦磨坊的最后老朽残迹的照片它建在水塘边曾经兴旺过过去我觉得它是那么重要。我从来都不喜欢那个年轻磨坊主的样子而他的父亲也就是老磨坊主长着一副黑胡子可他不叫山迪曼。

《魔戒》现在出了新版我抓住机会进行了修订。正文中遗留的若干错误和不一致得到了改正我还试着在细心的读者提出疑问的几处地方给出解释。我考虑了所有的评论和问询倘若仍有遗漏可能是因为我没能整理好笔记。但是许多问询都只能在附录中回答—其实最好是出版附加的一卷其中要囊括许多我没有收录在最初版本里的材料特别是更详细的语言学方面的内容。同时这一版里刊印了这份前言作为对楔子的补充还有一些注释以及人名和地名的索引。这份索引意在给出完整条目但不给出完整参考页数因

为目前有必要减少篇幅。我利用N. 史密斯夫人准备的材料所编写的完整索引更应属于那附加的一卷。

[1]托尔金之所以强调“十指如飞”是因为他确实从未学会如何用十指打字。《魔戒》书稿他是用两个手指打成的。—译者注

穹苍下精灵众王得其三

石殿中矮人诸侯得其七

尘世间必死凡人得其九

魔多翳影王座乌沉

黑暗魔君执其尊。

魔多翳影邪暗深处

统御余众魔戒至尊

罗网余众魔戒至尊

禁锢余众魔戒至尊。

楔子

一 霍比特人

这本书讲述的故事与霍比特人密切相关读者从字里行间可以发现他们的大量性格特色和些许历史。从已经面世的《西界红皮书》节选也就是题为《霍比特人》的书中还可以找到更多信息。那个故事来自《红皮书》的开头几章由首位扬名世间的霍比特人比尔博亲自编撰并取名为《去而复返》因为这几章讲述了他前往东方的旅程与归途而这次冒险经历后来把所有霍比特人卷入了本书述及的那个纪元的种种重大事件之中。

很多人也许愿意从头了解这个了不起的种族然而有些人可能没有前一本书。为这些读者考虑此处从霍比特人的传说中摘取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记录并简要重述了前次冒险的经历。

霍比特人不是个引人注目的种族但他们的历史十分悠久过去的人数比现在更多。他们热爱和平、安宁以及犁垦良好的土地最喜出没的地方是秩序井然、耕种得宜的乡野。尽管他们用起工具得心应手但他们不理解也不喜欢比打铁风箱、水力磨坊和手动织布机更复杂的机械过去如此现在亦然。即便是在古老时日他们也会照着惯例躲开“大种人”—这是他们对我们的称呼—而如今他们惊恐地避开我们越来越难遇到。他们听觉灵敏眼光锐利虽说通常很胖没有必要的话行动也不着急但他们的动作敏捷又灵巧。当那些他们不想遇上的大号种族碰巧笨手笨脚地走过时他们能悄然迅速遁去这种能力他们天生就有且发展到了人类觉得这是魔法的地步。但实际上霍比特人从来没有学习过任何魔法他们的逃遁能力纯系一种专门技能来自遗传与练习以及和大地的亲密联系这些都是那些更大也更笨拙的种族模仿不了的。

他们是一个体型很小的种族比矮人还小—这是说他们不如矮人强壮结实即便其实不矮多少。以我们的标准衡量他们的身高从两呎到四呎不等。如今他们少有长到三呎的但据他们说他们的身高变矮了古老时日里要高些。根据《红皮书》艾萨姆布拉斯三世之子班多布拉斯·图克吼牛^[1]有四呎

五时高能骑普通的马。以往所有霍比特人中只有两个古时的著名人物超过了他而那件奇事本书后文会加以介绍。

至于本书故事中涉及的夏尔的霍比特人他们在安宁繁荣的日子里是个快乐的种族。他们穿戴色彩鲜亮的服饰尤其喜爱黄色和绿色。不过他们几乎不穿鞋因为他们脚底有结实的厚皮脚面上覆有浓密的卷毛正像他们的头发通常是棕色的。因此他们当中惟一无人从事的手艺便是制鞋。不过他们有着长而灵巧的手指能制造许多其他有用且好看的东西。他们的脸通常显得和善而非美丽圆脸眼睛明亮双颊红润开口时惯于欢笑且擅长吃喝。而他们也的确经常开怀大笑吃吃喝喝历来喜爱简单的笑话和一天六餐当吃得到的时候。他们热情好客热衷聚会以及送礼—慷慨送出雀跃接受。

显而易见霍比特人与我们有着亲缘关系不过后来两族疏远了。他们与我们比与精灵乃至与矮人亲缘关系都要近得多。古时他们照自己的习惯说人类的语言喜欢和厌恶的事物也与人类十分相似。但是我们两族的亲缘究竟如何如今已不可考。霍比特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现已失落遗忘的远古时代只有精灵仍然保存着那个逝去时代的记录而那些传说几乎全都是关于他们自己的历史人类很少出现其中霍比特人则根本未被提及。然而有一点是明确无疑的霍比特人其实在中洲平静生活了漫长的年月而在此期间其余种族甚至丝毫没有察觉他们的存在—毕竟世间满是数不清的奇怪生物这些小种人似乎极其无关紧要。不过在比尔博及其继承人弗罗多的时代事情不遂人愿他们突然变得重要且著名影响了智者与伟人的决策。

那段时期也就是中洲的第三纪元如今已是久远的过去大地变动沧海桑田。但那时霍比特人居住的地区无疑和他们现在流连之处相同也就是大海以东旧世界的西北部。比尔博时代的霍比特人没有保留任何关于最初家园的知识。他们当中热爱研习学问除了家系渊源的人凤毛麟角不过比较古老的家族中还有少数人钻研过本族典籍甚至还从精灵、矮人和人类那里收集了有关古老时期和遥远土地的传说。本族的记录只从夏尔开垦之日开始最古老的传奇故事也不过是追溯到他们的流浪时代。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明确的从这些传奇故事以及他们特异的语言、习俗所提供的证据来看霍比特人像许多其他种族一样曾于遥远的过去向西迁移。从他们最早的传说中似乎可以窥得那个时代的一斑当时他们住在安都因河谷的上游大绿林边缘和迷雾山脉之间。后来他们为何要取道艰难危险的路途翻过山脉进入埃利阿多已不可考但他们本族的说法提到人类在那片土地繁衍且有一片阴影笼罩了森林令其变得黑暗并因此得名“黑森林”。

霍比特人在翻越山脉之前已经分化成三个略有区别的族群毛脚族、斯图尔族和白肤族。毛脚族肤色较深体型更小也更矮他们没有胡须不穿鞋子手脚整洁又敏捷偏爱高地和山丘。斯图尔族体型更宽身体更强壮手脚也都更大偏爱平地和河畔。白肤族肤色更加白皙发色更浅比另外两族更高也苗条一些热爱树木和林地。

在古老时期毛脚族与矮人交往密切在群山脚下住过很久。他们很早就西迁了漫游过埃利阿多远至风云顶而其他人还住在大荒野。他们是最普通、最典型的霍比特人人数也最多。他们最爱在一处定居也最久沿袭了居住在隧道和地洞中的祖传习惯。

斯图尔族在大河安都因两岸附近流连许久也不太回避人类。他们继毛脚族之后向西而行然后沿着响水河向南。很多人在沙巴德和黑蛮地边界之间住了很久才再次北迁。

白肤族是人数最少的一族来自北方。比起其他霍比特人他们跟精灵的关系更友好相对手工技艺他们更擅长语言和歌谣。古时他们更喜欢打猎而非耕作。他们翻越了幽谷[2]北方的山脉沿苍泉河而下。在埃利阿多他们很快便与先于他们到来的外族融合由于他们略为大胆也更有冒险倾向经常成为毛脚族与斯图尔族部落中的领袖或首领。即便是在比尔博时代仍能在名门望族中找到显著的白肤族血统比如图克家族和诸位雄鹿地统领。

埃利阿多位于迷雾山脉和路恩山脉之间在它的西部地区霍比特人遇到的既有人类也有精灵。事实上从西方之地渡海而来的“人中王者”杜内丹人仍有余部居住在那里但他们迅速衰落了他们的北方王国疆土大片沦为荒野。新来者颇有余地可以居住于是不久之后霍比特人便开始有条不紊地成批定居下来。他们早期的定居地在比尔博时代绝大部分都早已消失被人遗忘不过其中一处最早成为要地的地方虽然地域缩小了但仍保存下来它位于布理及其周边的切特森林当中夏尔以东大约四十哩处。

无疑霍比特人是在这段早期时日中学会了字母并开始遵循杜内丹人的方式书写而杜内丹人则是很久以前自精灵那里学来了这门技能。那段时期中霍比特人忘记了先前用过的各种语言此后都说“通用语”—这就是名为“西部语”的语言它流传开来遍及阿尔诺和刚铎诸王统治的全部疆土以及从贝尔法拉斯到路恩河的所有海滨。不过霍比特人还保留着一些本族的词汇还有月份和日期的本族名称以及一大批继承自过去的人名。

大约在这个时期霍比特人中流传的传说首次写成了历史附以一套纪年法。在第三纪元的1601年白肤族的兄弟俩—马尔科和布兰科从布理出发从佛诺斯特的至高王处获得了许可带领一大批霍比特人越过了棕河巴兰都因。[\[3\]](#)他们走过了建于北方王国鼎盛时期的石拱桥占领了对岸位于河流和远岗之间的所有土地。而他们的全部义务就是维护修缮这座大桥和其他一切桥梁道路予国王信使以方便并承认国王的统治。

就这样夏尔纪年开始了渡过白兰地河霍比特人将河名改成了这样的那一年成了夏尔元年此后一切日期都自此时算起。[\[4\]](#)西方的霍比特人立刻就爱上了他们的新家园并留在了那里很快便又一次淡出了人类和精灵的历史。只要仍有一位国王在位他们名义上便是他的臣民但他们实际上由本族的族长统治丝毫不参与外界的重大事件。他们曾派出若干弓箭手援助国王参加了佛诺斯特对阵安格玛巫王的最后一战这只是他们自己的说法人类的传说中没有记载。但在那场战争中北方王国陷落了。于是霍比特人将这片土地据为己有并从本族的首脑人物当中选出一位长官来代行已逝国王的权力。随后一千年他们在那不受战乱所苦在黑死瘟疫夏尔纪年37年之后他们繁荣壮大直到遭遇漫长冬季之灾和随后而来的饥荒。那时几千人死去了但相对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来说“贫乏时期”1158—1160年已经过去了很久霍比特人已经又一次习惯了物质丰裕。那里的土地肥沃又宜人虽说他们来时已荒废多年但从前曾被很好地耕作过国王一度在那里拥有很多农场、麦田、葡萄园和树林。

这片土地从远岗到白兰地桥绵延四十里格[\[5\]](#)从北部的荒原到南部的沼泽绵延五十里格。霍比特人将其取名为“夏尔”作为他们长官的管辖区域是一方井然有序之地。在这世间的快乐一隅他们经营着自己那些井井有条的生活对黑暗事物横行的外界越来越不关心直到他们认为和平与富饶是中洲的定例也是所有智慧族群的权利。霍比特人对那些守护者及他们付出的辛劳历来所知寥寥如今更是忘记或忽略了他们而正是他们令夏尔的长期和平成为可能。事实上霍比特人是受保护的但这一点他们已经不再记得。

不管是哪一族的霍比特人都从来不曾尚武好战他们也从来不曾自相残杀。当然他们在古老时期曾常常要为本族在艰难世界中的生存而战但在比尔博时代那都是极其古老的历史了。故事开始前的最后一役实际上也是夏尔境内打过的唯一一战现已无人记得那是夏尔纪年1147年的“绿野之战”此役中班多布拉斯·图克大败一伙前来侵略的奥克[\[6\]](#)。自那以后就连天气也变得温和了曾经在严酷寒冬从北方前来劫掠的恶狼如今只不过是祖父一辈讲述

的传说。因此尽管夏尔仍然存有一些武器但它们主要被当作纪念品挂在壁炉上方或墙上或是收藏入大洞镇的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名叫“马松屋”霍比特人把没什么迫切用处但又不愿丢弃的所有东西都叫做马松[7]。他们的住所常有堆满马松的趋势从一家送到另一家的礼物许多都是这种类型。

尽管这个民族享受安逸和平他们却仍然出奇地坚忍。事到临头之时他们很难被吓倒或被消灭。他们也许极其孜孜不倦地追求美好事物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们一旦没有这些就不能生活。他们能挺过悲伤、仇敌和严酷天气的侵袭这会使那些不够了解他们只注意他们的肚皮和胖脸的人大为惊讶。他们虽然不爱与人争吵也不以杀死任何活物作为消遣但他们在陷入困境时非常勇敢紧急时刻还能使用武器。由于眼力敏锐、瞄准精确他们射箭很准而且本领并不局限于弓箭。所有擅自过界的野兽都非常清楚这一点如果任何一个霍比特人弯腰去捡石头那最好赶快躲起来。

所有的霍比特人起初都住在地下的洞府里反正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他们仍然觉得住在这样的住所里最舒服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不得不适应其他形式的住所。实际上在比尔博时代的夏尔通常只有最富有和最贫穷的霍比特人还遵循着旧习俗。最贫穷的就生活在那种最原始的地洞里其实只不过是窟窿而已窗子只有一扇或是压根就没有而富裕的人们依然兴建起比古时的简陋洞穴更豪华的住所。不过适合修建这种宽敞分岔的隧道他们称之为斯密奥[8]的地点并不是随处可见。在平地和洼地上随着家族繁衍霍比特人也开始在地面上修建房屋。事实上就连在丘陵地带和较为古老的村庄里比如霍比屯和塔克领以及夏尔的首府、位于白岗的大洞镇如今都有许多木材、砖头和岩石修成的房子。磨坊主、铁匠、绳匠、造车匠和类似职业的人尤其喜欢这种房子。即便是还有洞府可住的时候霍比特人也早就习惯了建造棚屋和作坊。

建造农舍和谷仓的习惯据说是始自南边白兰地河旁的泽地居民。那个区也就是东区的霍比特人体型更大腿更强壮在泥泞天气里穿矮人的靴子。不过他们的血统大半来自斯图尔族这一点广为人知其实也可以从许多人腮边长出的汗毛看出来—毛脚族和白肤族都是一点胡子也不长的。实际上泽地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晚些时候才从遥远的南方迁来夏尔的他们后来还占据了河东岸的雄鹿地。他们仍然有着许多独特的名字和怪异的词汇这些在夏尔别处都是找不到的。

就像许多其他工艺一样霍比特人很有可能是从杜内丹人那里学来了建筑工艺但也可能是直接从精灵那里学来的—在人类的青年时代精灵是人类的老师。这是因为高等族系的精灵还没有放弃中洲那时候他们仍居住在西边遥远的灰港以及其他离夏尔不远的地方。西部境外的塔丘上三座建于远古纪元的精灵塔楼依然在日月光下它们在远方闪闪发光。最高也是最远的一座孤零零矗立在一座绿丘顶上。西区的霍比特人说从那座塔顶远望可以看见大海但没听说过哪个霍比特人曾经爬上塔去。事实是见过大海或在大海上航行过的霍比特人寥寥无几而回来讲述这类经历的就更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霍比特人就连对河流和小船都心怀恐惧他们当中会游泳的也不是很多。在夏尔生活得越久霍比特人提起精灵的时候就越少他们变得害怕精灵也不信任那些和精灵打交道的人。在他们心中大海变成了一个代表恐惧的词汇一个死亡的象征他们别过头不再去看西边的山丘。

虽说霍比特人的建筑工艺或许是学自精灵或人类但他们在应用时展现了自己的风格。他们不热衷于塔楼。他们的房屋通常又长又矮而且很舒适。最古老的那种其实就是模仿斯密奥修建覆以干草或稻草或用草皮做屋顶也有着凸出的墙。然而那个阶段属于夏尔早期自那时起霍比特人的建筑物形态早已改变。他们用学自矮人或自创的手法加以改进。偏爱圆形窗子乃至圆形门户是霍比特人建筑尚存的主要特色。

夏尔霍比特人的房屋和洞府通常很大其中住着庞大的家族。比尔博·巴金斯和弗罗多·巴金斯都是单身汉这一点极不寻常。他们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是极不寻常的比如他们与精灵的友谊。有时许多代的亲戚都相对来说和平共处居住在一处拥有许多隧道的祖传屋中比如大斯密奥的图克家族和白兰地厅的白兰地鹿^[9]家族。总而言之所有霍比特人都喜欢群居且十分在意他们的亲戚。他们绘制出冗长而精细的家族谱系树分支不可胜数。与霍比特人打交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记住谁和谁是亲戚关系有多近。哪怕要本书列出故事发生时较为重要的家族中较为重要的成员都是不可能的。《西界红皮书》末尾的家谱树本身就够一本小书了除了霍比特人人人都会觉得它极其枯燥。只要它们是准确的霍比特人就热衷此类事由—他们乐于拥有这样的书籍写满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无可非议毫无矛盾。

二 关于烟斗草

关于古时的霍比特人此处还必须提到另一件奇事。他们有个惊人的习惯通过黏土或木质的烟斗吸取—或者说吸入—一种药草叶子燃烧后得到的

烟气这种药草他们称作烟斗草或烟叶很可能是尼古烟草的变种。这种特殊风俗或按照霍比特人喜爱的叫法这种“艺术”其起源云遮雾罩。关于它全部发掘得出的古老记录都由梅里阿道克·白兰地鹿后来他成了雄鹿地统领汇集起来由于他本人和南区出产的烟叶在接下来的历史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此可以引用他在他那本《夏尔药草学》导言中的评论。

“这是一门艺术”他说“我们完全可以宣称它是我们自己的发明。霍比特人何时初次开始吸烟我们不得而知所有传奇故事和家史说法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长久以来夏尔的居民吸过各种各样的药草有些难闻有些甜美。但一切说法都赞同这一点在南区的长谷托博德·吹号最早在园子里种植了真正的烟斗草那时候大约是夏尔纪年1070年是艾森格里姆二世的时代。最优质的家产烟斗草仍然来自那个区特别是如今称为‘长谷叶’、‘老托比’以及‘南区之星’的几种。

“没有记载表明老托比是怎么发现这种植物的因为他到死也没透露。他对药草所知甚详但他不爱旅行。据说他年轻时经常前往布理不过除了那里他肯定从来没离开夏尔去过更远的地方。因此他很有可能是在布理认识这种植物的而无论如何它现在就在山丘南坡上茂盛生长着。布理的霍比特人宣称自己是首批真正吸用烟斗草的人—当然什么事他们都宣称比夏尔人做得更早还称夏尔人为‘殖民者’。但就这件事而言我倒认为他们的说法可能不假。而且最近几百年来吸正宗烟斗草这门艺术确实是从布理传到了矮人和其他各色人等当中诸如游民、巫师以及流浪者他们仍然往来于那处古路口。因此这门艺术的发源之处和中心便可以追溯到布理的老客栈跃马客栈这家客栈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便是由黄油菊一家打理。

“尽管如此据我在多次去往南方的旅程中的观察我确信烟斗草本身并不是原产自我们这片土地而是自安都因河下游传到北方来的而且我怀疑它最初是由西方之地的人类漂洋过海带到那里的。刚铎盛产烟斗草比北方的更大味道也更浓郁。在北方它从来不长在野外只在长谷这样温暖且有遮蔽的地方茂盛生长。刚铎的人类称其为甜嘉兰那斯只推崇它花朵的芳香。烟斗草必定是在埃兰迪尔到来和我们自己的时代之间的漫长数世纪里从那片土地沿着绿大道传播过来的。但就连刚铎的杜内丹人也认同我们拥有这项荣誉是霍比特人首先将烟斗草放进了烟斗就连巫师也不如我们想到得早—尽管我所熟识的那位巫师很久以前就学到了这项艺术并且就像他专心从事别的任何事务时一样变得精于此道。”

三 夏尔的管理方式

夏尔分为四个部分也就是前文已经提到的“区”包括北区、南区、东区和西区。它们又各自分为数片自治领地仍然以一些古老望族的姓氏冠名尽管在这段历史时期这些姓氏也不再仅仅出现于他们原本的自治领地当中。几乎所有图克家的人都还住在图克地但许多其他家族则不然比如巴金斯家和博芬家。四个区以外是东边界和西边界雄鹿地见卷一第五章开头以及于夏尔纪年1452年加入夏尔的西界。

此时夏尔几乎没有什么“政府”。各个家族基本都是自己管理自家事务。种植食物并吃掉它们占去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涉及其他问题时他们通常很慷慨也不贪婪而是心满意足适可而止于是他们的庄园、农场、作坊和小生意几乎毫无改变而且代代如此。

当然尊崇佛诺斯特至高王的古老传统仍然存留下来。佛诺斯特位于夏尔北方他们称其为“北堡”。但近千年没有国王就连诸王之北堡的废墟也为青草覆盖。然而霍比特人仍然认为野蛮民族和邪恶生物比如食人妖都“没聆听过国王教化”。因为霍比特人遵循古时君王的一切重要法令而且通常他们都是自愿遵循法令因为照他们的说法那些都是“规矩”既古老又公正。

图克家族确实长期拥有显赫地位这是因为几个世纪以前“长官”的职位从老雄鹿一族移交给了他们于是自那时起图克族长就担任这一职务。长官是夏尔议会的议长也是夏尔民军和霍比特武装队的指挥官但由于民军和议会都只在紧急状况下集结而紧急状况已不再出现长官的权力也就只剩了名义上的尊贵。当然图克家族仍然特别受尊敬因为这个家族依旧人多势众财力非凡。他们差不多每一代都会出些特立独行甚至天性喜好历险的人物。不过后一种特质如今与其说是被普遍赞同倒不如说是在有钱人圈子里被容忍了。无论如何将家族之首称作“大图克”的传统还是流传下来若有必要就在他的名字后面缀以数字例如艾森格里姆二世。

目前夏尔惟一真正的官员是大洞镇或夏尔的市长是每隔七年在仲夏日也就是莱斯日[10]于白岗举办的自由集会上选出来的。作为市长他惟一的职责差不多就是主持盛宴夏尔每隔一小段时间就是节日盛宴就在节日里举办。但邮局局长和夏警长官这两个职位也都归市长管辖如此一来市长还要同时管理邮递服务和治安警备。这两者是夏尔仅有的公共服务其中邮差人

数尤其众多也忙碌得多。虽说显然不是所有霍比特人都通文墨但那些有文化的经常给所有住处离自己超过午后散步路程的朋友和一部分亲戚写信。

霍比特人称他们的警察或与此最接近的职业为“夏警”[\[11\]](#)。显然夏警没有制服这种东西俨然闻所未闻只是在帽子上插了根羽毛而已。但在实践中他们与其说是警察不如说是牲口看守比起人口走失他们管得更多的是牲口走失。全夏尔只有十二名夏警每个区三名做“内部工作”。还有更多的一批人人数视需求而定被雇来“划定地盘”还要确保任何外地人—不管是大是小—都不惹麻烦。

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所谓的“边界守卫”人数已经大大增加了。有许多报告和投诉都表明有陌生的人员和生物在边界附近潜行或是越过边界。这正是个最初迹象表明自故事传说里的久远时代之后那些一成不变、一切正常的状况已然不再。没多少人注意这迹象就连比尔博也还没意识到这预示着什么。自从他出发踏上那次值得纪念的旅程六十年过去了哪怕以霍比特人的标准衡量—他们往往活到一百岁—他也老了。但显而易见他带回的那一大笔财富也还剩下不少。他没向任何人透露具体有多少连他最喜欢的“侄子”弗罗多他也没有告知。而且他依然秘密保存着他找到的那枚戒指。

四 发现魔戒的始末

如《霍比特人》所述大巫师灰袍甘道夫有一天来到比尔博门前还带着十三个矮人—不是别人正是流亡的诸王后裔梭林·橡木盾及其十二位同伴。连比尔博自己都一直觉得诧异的是他居然跟着他们出发了那是夏尔纪年1341年4月的一个早晨。他们的任务是寻找一大批财宝这批财宝是矮人历代山下之王的宝藏位于遥远的东方河谷邦的埃瑞博山下。任务成功了看守宝藏的恶龙被消灭了。尽管在他们大获全胜之前发生了五军之战梭林被杀还发生了许多著名事件但倘若不是一个捎带的“意外”此事就几乎不会影响到后来的历史也不会在第三纪元漫长的编年史中赢得超出一条注释的篇幅。他们一行人向大荒野行进途经迷雾山脉的一道高山隘口时遭到了奥克的袭击导致比尔博在山底深处黑黢黢的奥克矿井中迷失了一阵子。就在那里当他在黑暗中徒劳摸索时他的手触到了一枚戒指它就在隧道的地上。他把它放进了口袋。那时他好像只不过是碰上了好运气。

比尔博想方设法寻找出路他继续向群山的根基走了下去直到无法前进。在隧道底部有一个远离阳光的冰冷湖泊而在水中的一座岩石小岛上住

着咕噜。他是个令人厌恶的小生物靠着又大又扁的脚拍打水面推动一艘小船。他用苍白发光的双眼偷窥用长长的手指捕捉盲眼鱼把它们生吞活剥。他什么活物都吃倘若不必搏斗就能抓住扼死那就连奥克也会被他吃掉。他拥有一样秘宝一枚金戒指能使佩戴者隐形。这是他在很久很久以前得到的那时他还生活在阳光下。这是他深爱的一样东西是他的“宝贝”他对它说话即便没带着它也一样。他不猎捕也不刺探矿井中的奥克时就将它妥善藏在岛上的一个洞里。

假如咕噜遇到比尔博时戴着戒指他可能就会立刻袭击比尔博。但咕噜当时没戴戒指而霍比特人手中举着一柄精灵匕首这匕首在他手里就如同一柄剑。因此咕噜为了赢得时间便要求和比尔博玩猜谜游戏说如果他出的谜语比尔博猜不出他就宰了他吃掉但如果比尔博取胜他就得照比尔博的愿望行事带他走出这些隧道。

比尔博在黑暗中迷了路毫无希望又进退两难便接受了挑战。他们一个接一个出了许多谜语考问对方。最后比尔博赢得了游戏表面上是靠了运气而非机智因为他到最后挖空心思也想不出谜面而当他的手摸到那枚之前捡到又忘到脑后的戒指他便大声问道“我的口袋里有什么”咕噜要求猜三次却仍然没答出这个问题。

倘若依照游戏的严格规则判断这个最后的问题究竟算“谜语”还是区区一个“问题”而已权威人士确实会各执一词但众人一致同意既然咕噜接受了它并努力猜答案便受到自己承诺的束缚。这类承诺被认为是神圣的古时除了最邪恶的生物无不害怕食言而且比尔博也迫使咕噜遵守诺言因为他意识到这个狡猾的生物可能言而无信但是咕噜独自在黑暗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心已变黑于是打算毁约。他悄悄溜走回到了不远处幽深水中的岛上比尔博对这岛一无所知。咕噜以为他的戒指就在那里。他当时又饿又怒一旦他戴上“宝贝”就什么武器都不怕了。

但是戒指不在岛上他失去了它它不见了。他的尖叫令比尔博打了个寒战虽然他还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咕噜终于灵光一现可是为时已晚。“我的口袋里有什么呢”他叫道。他迅速赶回去要杀死霍比特人找回自己的“宝贝”眼中的闪光犹如两点绿火。比尔博及时察觉了危险盲目沿着通道逃离水边又一次被运气拯救了。因为他在奔跑的时候把手插进了口袋戒指悄然滑上了手指。结果咕噜与他擦肩而过对他视而不见只是堵住了出路以防“小偷”逃走。咕噜一路咒骂自言自语地讲着“宝贝”而比尔博小心翼翼地跟着他从这

些话中到最后就连比尔博也猜出了真相黑暗中他有了希望自己已经找到了神奇的戒指也获得了一线逃离奥克和咕噜的生机。

最后他们在一处看不见的开口处突然停了下来那出口通往山脉东侧的矿井下层大门。咕噜在那里潜伏蹲守嗅着听着。比尔博几乎要用剑杀了他。然而出于怜悯他没有动手。而且尽管他手握那枚被寄予惟一希望的戒指但他还是不愿借助它来杀掉那个处于不利境地的悲惨生物。最终比尔博鼓起勇气在黑暗中跃过了咕噜头顶沿着通道逃跑了敌人满怀憎恨绝望的喊声在他身后纠缠萦绕“小偷小偷巴金斯我们永远都恨它”

可十分有趣的是这并不是比尔博最初告诉同伴们的版本。他对他们是这样说的咕噜答应如果他赢得游戏就送他一个礼物但咕噜去从岛上拿它时发现珍宝已失—那是一枚魔法戒指是很久以前咕噜在生日那天收到的。比尔博猜想那应该就是自己找到的戒指既然他赢了游戏它就已经理所当然地归他所有了。但是鉴于当时境况紧急他对此只字未提并且让咕噜领他出去作为替代礼物的奖励。比尔博将这种说法写进了备忘录似乎自己从来没改动过就连埃尔隆德会议之后也没有。显然它仍可见于最初的《红皮书》在几份誊稿和摘要中都有记载。但是许多份誊稿包含了真正的故事作为另一种说法无疑来自弗罗多或山姆怀斯的注释他们二人都知晓真相不过似乎不愿删掉那位老霍比特人亲自写下的任何内容。

然而甘道夫一听到比尔博最初的故事便不以为然并且一直对那枚戒指十分好奇。他反复询问比尔博一度令他们的友谊陷入僵局。但巫师似乎认为真相很重要最终他从比尔博那里听到了真正的经过。但他认为另一件事也很重要且令人不安虽说他没有这样告诉比尔博这个善良的霍比特人没有一开始就说实话这与他的习惯背道而驰。同样“礼物”这个点子也不仅仅是个具有霍比特人特色的创意。比尔博坦白是他无意中听到了咕噜的说法激发了这个灵感因为咕噜确实多次称戒指为他的“生日礼物”。甘道夫认为这个称呼也是奇怪且可疑的但正如本书所述此后多年他都没能发现有关这一点的真相。

关于比尔博后来的冒险经历此处不再赘述。借助戒指他逃过了大门口的奥克卫兵与同伴们重聚。他在任务中多次使用了戒指主要是为了帮助朋友但他尽量向他们隐瞒了它的存在。回到家中后他除了对甘道夫和弗罗多再也没对任何人提起它夏尔也没有旁人知晓它的存在—他是这么认为的。他只对弗罗多展示过自己在撰写的旅途记述。

比尔博把自己的剑“刺叮”挂在了壁炉上方把那件矮人从恶龙藏宝中取出来赠给他的神奇锁甲借给了博物馆—确切地说就是大洞镇的马松屋。但他把旅途中穿过的那件有兜帽的旧斗篷收在了袋底洞的一个抽屉里而那枚戒指他用一条细链拴好留在了口袋中。

他在五十二岁那年夏尔纪年1342年的6月22日回到了袋底洞的家中从此夏尔再也没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件直到巴金斯先生开始准备庆祝他的“百十一岁”生日夏尔纪年1401年。本书这段历史就从这里开始。

对夏尔档案的说明

第三纪元末夏尔回归重新统一的王国。霍比特人在那些导致回归的重大事件里扮演的角色在他们当中引发了一波研究自家历史的热潮这一兴趣流传相当广泛。许多当时还口头相传的传统习俗都被收集并记载下来。大家族通常也与整个王国中的大事息息相关于是许多家族成员都研究起古代历史和传奇故事。到第四纪元第一个世纪末夏尔已经有了几座图书馆其中藏有许多历史书和档案。

这些收藏规模最大的三处很可能要数塔底居、大斯密奥和白兰地厅。本书中这段对第三纪元末期的叙述主要便是摘自《西界红皮书》。那是“魔戒大战”历史最重要的来源参考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长久保存在塔底居而那是担任“西界守护”的美裔家族的家宅。[\[12\]](#)它起初是比尔博的私人日记被他随身带去了幽谷。弗罗多把它连同许多页松散的笔记一起带回了夏尔在夏尔纪年1420—1421年间他以自己对魔戒大战的叙述几乎填满了它的书页。不过还有三本红色皮革装订的厚书附在后面一并保存很可能单独装在一个红色箱子里这些是比尔博作为离别礼物赠给他的。西界的学者又为这四卷书添加了第五本包含评论、家谱和各种与魔戒同盟的霍比特人成员相关的材料。

《红皮书》的原本没能保存下来但它有许多誊本特别是第一卷誊写给山姆怀斯大人的子女的后代用。但是这些誊本中最重要的一份有段与众不同的历史。它被保存在大斯密奥却是在刚铎写成很可能是应了佩里格林的曾孙要求誊于夏尔纪年1592年第四纪元172年。南方的书记官附上了这条注释“国王之书吏芬德吉尔于第四纪元172年誊抄完成。”这是米那斯提力斯那本《长官之书》的精确复制品所有细节都与原书毫无偏差。那本书是应埃

莱萨王之命抄写《佩瑞安那斯的红皮书》而成而此书是佩里格林长官在第四纪元64年退休后前往刚铎时带给国王的。

因此《长官之书》是《红皮书》的第一份誊本其中包含许多后来遗漏散佚的内容。在米那斯提力斯誊本上添了许多注解和修订特别是精灵语的名称、词汇和引文还补上了《阿拉贡与阿尔玟的故事》中那些游离于魔戒大战主线之外的内容的缩略版本。据悉完整的故事是由法拉米尔宰相的孙子巴拉希尔所写写于国王辞世后的某时。但芬德吉尔誊本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只有它包含比尔博那篇《精灵语翻译原则》的全文。这三卷书是技巧娴熟、知识渊博的著作比尔博为此在1403—1418年间又是询问居民又是查找文献动用了幽谷里一切他能找到的资料来源。但是它们几乎全都只与远古时代有关故而弗罗多也几乎没有用上此处也不再为此多言。

由于梅里阿道克和佩里格林各自成了大家族的首领人物同时又与洛汗和刚铎保持着联系因此雄鹿镇和塔克领的藏书中包含了许多《西界红皮书》中没有出现的内容。白兰地厅也有许多著作探讨埃利阿多以及洛汗历史其中有些是梅里阿道克亲自编纂或起首的不过他在夏尔为人所知的作品主要是《夏尔药草学》和《年代计法》他在后一本中讨论了夏尔和布理的历法与幽谷、刚铎和洛汗的历法之间的关系。他还写了篇短论文《夏尔旧词与名称》着重探讨了诸如马松以及地名中的古老元素这类“夏尔词”与洛希尔人的语言之间的亲缘联系。

大斯密奥的藏书对研究范围更为宏大的历史更为重要但夏尔的居民对它们不那么感兴趣。佩里格林一本书也没写但是他和他的继任者们收集了许多刚铎的书记官所写的手稿主要是关于埃兰迪尔及其继承人们的历史传奇的誊本与概述。在夏尔只有此地能找到关于努门诺尔历史和索隆崛起的大量材料。《编年史略》[\[13\]](#)很有可能是在大斯密奥汇总的梅里阿道克收集的材料对此也有所助益。尽管书中给出的日期特别是第二纪元的常常是猜测但它们仍然值得留意。梅里阿道克不止一次造访幽谷他很可能从那里得到了协助获得了信息。尽管埃尔隆德已经离开那里但他的两个儿子久久未曾动身一同驻留的还有一些高等精灵族人。据说凯勒博恩在加拉德瑞尔离去后前往幽谷居住但没有记录表明他最终是哪一天动身前往灰港的。中洲远古时代的最后一线记忆也随他一同消逝。

[1]吼牛Bullroarer常译成“吼板”是一种乐器这里作为绰号有双关的意味。托尔金在《魔戒名称指南》一文中要求该名意译可能的话要以B音开头但遗憾的是中文无法满足这一点。—译者注

[2]幽谷Rivendell精灵语名为“伊姆拉缀斯”Imladris。托尔金要求Imladris音译Rivendell意译本书附录六中将它作为适合意译的名称给出《魔戒名称指南》中则指出是“意译或音译视情况择优”而Rivendell按字面翻译是“裂隙中的深谷”故译为“幽谷”。“幽”有“深”的含义且有隐蔽之意。幽谷是迷雾山脉中的一处谷地埃尔隆德之家就在这里。《霍比特人》中比尔博一行也曾造访此地。曾用译名为“林谷”或“瑞文戴尔”。—译者注

[3]刚铎的记载表明这是在阿盖勒布二世统治期间。阿盖勒布二世是北方一脉的第二十代国王这一脉在三百年后随阿维杜伊死去而断绝。—原注。本书中未作特殊标记者均为托尔金原注下同。

[4]因此精灵和杜内丹人历法中第三纪元的年份可以由夏尔纪年加上1600年计算出来。

[5]里格League古时长度单位一里格约五公里。—译者注

[6]奥克Orc复数是Orcs。他们是黑暗势力一方最常见的爪牙。托尔金对这种生物有独特的设定他在《魔戒名称指南》中指出尽管他在《霍比特人》一书中将其泛称为“哥布林”goblin但在他的设定中这种生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哥布林”各国译者在翻译时也不可将其转化成本国语言中对goblin的叫法而应保留Orc这一名称的拼写以传达异化感。因此译成中文时将Orc音译成“奥克”是最符合托尔金要求的做法而不是意译成“半兽人”。相应地由于托尔金有时仍会使用goblin一词作为Orc的通用语说法他作品中的goblin也采用Orc对应的含义来意译即“半兽人”。—译者注

[7]马松mathom意思类似于“鸡肋”。托尔金根据古英语的máðm意为“珍贵之物财宝”一词造出了该词并指明这并不是西部语因此应音译。—译者注

[8]斯密奥smial。托尔金要求该词音译且要体现出与“斯密戈”的联系。—译者注

[9]白兰地鹿Brandybuck。根据本书附录六Brandybuck一名包含Brandy这一元素它与Brandy River有关Brandy River则来自精灵语的名称Baranduin

因此译名应当适当体现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据此将Brandy音译为“白兰地”Brandy River译为“白兰地河”Brandybuck译为“白兰地鹿”而Baranduin按照精灵语名称翻译规则译为“巴兰都因河”。—译者注

[10]莱斯日Lithe。托尔金在《魔戒名称指南》中指出Lithe应音译不可因其时间和节日性质意译。故将Lithe译作“莱斯”。—译者注

[11]夏警Shirriff。托尔金要求该词意译意为Shire+Officer但词首应体现出与Shire的联系。故译作“夏警”。—译者注

[12]参见附录二《编年史略》中夏尔纪年的1451年、1462年和1482年以及附录三末尾的注释。

[13]附录二给出的便是经过大幅缩写的版本时间直到第三纪元尾声。

卷一

A Long-expected Party

第一章 盼望已久的宴会

当袋底洞的比尔博·巴金斯先生宣布不久将为庆祝“百十一岁”生日办个特别堂皇隆重的寿宴整个霍比屯登时大为兴奋议论纷纷。

比尔博非常富有非常古怪打从他那场引人注目的失踪与出人意表的归来后就成了夏尔的奇人算来至今已有六十年。他旅行带回的财富已成了当地一则传奇并且无论老一辈人怎么说大家都相信袋底洞所在的小丘底下全都是塞满金银财宝的地地道。要是这还不足以让他闻名遐迩那他还有长久不衰的旺盛精力可供人惊叹。岁月催人老但对巴金斯先生似乎没有多大影响。他九十岁时看上去跟五十岁时差不多到他九十九岁时大家开始称他“保养有道”不过“青春不老”这词会更贴切。有些人不免摇头认为这种事好得不对劲无论何人既能永葆青春显然如此又有无尽财富据说如此这似乎太不公平了。

“这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们说“不合天理要招来麻烦”

不过至今不见有何麻烦且因巴金斯先生出手慷慨大方绝大多数人都愿意包容他的古怪和好运。他依旧走亲访友当然萨克维尔-巴金斯一家例外许多出身贫寒的霍比特人都对他衷心爱戴。但他没有亲近的朋友这样的状况一直到他的子侄辈逐渐长大才有所改变。

这些子侄中年纪最大、最得比尔博欢心的是年轻的弗罗多·巴金斯。比尔博九十九岁时收养了弗罗多做继承人带他回袋底洞一起生活到头来萨克维尔-巴金斯一家的期盼算是落空了。比尔博和弗罗多碰巧同月同日生都是九月二十二日。“弗罗多你这小伙子最好来我这里住吧。”比尔博有一天说“这样我们就能一起舒舒服服地庆祝生日了。”彼时弗罗多还是“二十郎当岁”霍比特人就是这么称呼二十来岁的人童年已过成年未到那要三十三岁呢所谓吊儿郎当。

一晃十二年过去了。每年这两位巴金斯先生都会在袋底洞共同举办热闹闹的生日宴会但这回大家都明白他们今年秋天的计划相当不一般。比尔博将过百十一岁生日—“111”—对霍比特人来讲这可是异常稀奇又分外可

敬的岁数老图克本人也才活了一百三十岁而已而弗罗多将过三十三岁生日“33”也是个重要的数字到时他就“成年”了。

霍比屯和傍水镇开始蜚短流长关于这场要办的宴会的小道消息传遍了整个夏尔。比尔博·巴金斯先生的往事和个性再次成为大众的主要话题老一辈人突然发现他们缅怀往昔的忆旧言论大受欢迎。

论起吸引听众的注意没有谁比得上通常被叫做“老头儿”的老汉姆·甘姆吉。他总在傍水路那家名叫“长春藤”的小酒馆里侃侃而谈颇有权威因为他在袋底洞当了四十年园丁之前也是给掌理这职务的老霍尔曼打下手。如今他自己年纪也大了身上各处关节不利索了园丁的工作主要就由小儿子山姆·甘姆吉扛起来。他们就住在小丘下—袋底洞正下方的袋下路三号父子俩都跟比尔博和弗罗多处得极好。

“我历来都说比尔博先生是一位为人厚道、谈吐文雅的霍比特绅士。”老头儿如此宣称。这话百分之百属实比尔博对他非常有礼貌叫他“汉姆法斯特师傅”并且时常向他请教有关蔬菜种植的学问—要是提到“根茎类”问题尤其是土豆老头儿可是这附近众所周知的头号权威他自己也这么认为。

“那跟他住在一起的那个弗罗多呢他又怎么样”傍水镇的老诺克斯问“他姓巴金斯不假可是大家说他更像个白兰地鹿家的人。我真搞不懂霍比屯的巴金斯家怎么会有人大老远跑到雄鹿地去讨老婆要知道那地方的人都是怪胎。”

“也难怪他们古怪”双足家的老爹老头儿的隔壁邻居插嘴说“谁让他们住在白兰地河不对劲的那一边正正对着老林子。哪怕传言只有一半是真的那里都得算个黑暗又糟糕的地方。”

“可不是嘛老爹”老头儿说“倒不是说雄鹿地的白兰地鹿家住在老林子里头而是说他们的血统似乎本来就怪。他们坐着船在那条大河上闲逛—这是不合天理的依我说难怪招来了麻烦。不过不管怎么说弗罗多先生是个挺好的霍比特小伙子你指望遇见的最好也不过如此啦。他跟比尔博先生像得很而且不光是长相。毕竟他爸爸是巴金斯家的人。卓果·巴金斯先生体面正派是个可敬的霍比特人从来不惹人非议直到他淹死为止。”

“淹死”好几个人异口同声说。他们从前当然听过这事还听过更惊悚的谣传不过霍比特人向来热衷家他们已经准备好再听一遍。

“咳据说是这么回事。”老头儿说“你瞧卓果先生娶了可怜的普莉缪拉·白兰地鹿小姐她是我们比尔博先生的表妹她妈妈是老图克最小的闺女而卓果先生是他的远房堂弟。所以拿俗话说弗罗多先生不管从哪边算都是他的隔代亲既是他外甥又是他远房侄子懂了吧。卓果先生那会儿跟他岳父老戈巴道克大人一起待在白兰地厅他结婚以后常常这么干因为他嘴馋好吃老戈巴道克大人又常大摆宴席来者不拒然后他出去到白兰地河上划船夫妻俩就这么淹死了可怜的弗罗多先生那时还只是个小孩呢。”

“我听说他们吃过晚饭后顶着月光下河去”老诺克斯说“是卓果的分量把船给沉了。”

“我可听说是她把他推下去而他又把她拉下了水。”霍比屯的磨坊老板山迪曼说。

“你别听到什么都信山迪曼。”老头儿说他不怎么待见这磨坊老板“哪来什么推啊拉啊的事儿。船这东西本来就靠不住你安分坐在上头不动都保不定要招来麻烦。总之就留下弗罗多先生这么个孤儿可以说他是身陷那群古怪的雄鹿地人当中稀里糊涂地在白兰地厅给养大了。人人都说那地方当真是个兔子窝老戈巴道克大人起码有一两百个亲戚住在里头。比尔博先生把那孩子带回来跟正派人住在一起可真是做了件大好事。

“不过我猜这对萨克维尔-巴金斯一家活生生是当头一棒。那回比尔博先生出门不归人人以为他死了那家人就以为自己会得到袋底洞结果他回来了叫他们搬了出去接着他就活了一年又一年一天也不见老天保佑然后突然间他搞出个继承人所有的文件都办得妥妥当当。这下萨克维尔-巴金斯一家再也见不到袋底洞里边啦或者说人家就希望他们见不到。”

“我听人说那里头藏了数目可观的一大笔钱财。”一个从西区大洞镇^[1]来做生意的陌生人说“我听到的说法是你家上头那座小丘里挖满了地道里头塞的尽是一箱箱的金银还有猪宝^[2]。”

“那你听到的比我能侃的还多。”老头儿回答“我可不知道有什么‘猪宝’。比尔博先生出手阔绰似乎从来都不缺钱但挖地道的事儿压根就没影。比尔博先生回来的时候我见过他那都是六十年前的事了我还是个孩子哪。”

那时我才去给老霍尔曼他是我老爹的堂亲当徒弟没多久他就带我去袋底洞帮一把手以防大家在拍卖会上把花园踩得乱七八糟。就在拍卖中途比尔博先生上了小丘牵着的小马驮了几个巨大的袋子还有两个箱子。我不怀疑那里头多半装满了他从外地淘来的财宝他们说那些地方有金山呢但他带回来的那些可不够填满地道的。不过我儿子山姆成天在袋底洞进进出出他应该更清楚。他对那些过去的事儿可痴迷极了比尔博先生讲的传说故事他全都听。比尔博先生还教他写字—注意这可不是坏心我也希望不会招来什么坏事。

“‘什么精灵和恶龙啊’我跟他说‘卷心菜和土豆对你我来说才是正理。大人物的事儿你别去插一腿要不你会栽进自己收拾不了的大麻烦。’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我也会这么跟别人说。”他补充道还瞪了那个陌生人和磨坊老板一眼。

不过老头儿这话没说服听众。关于比尔博的财富的传奇如今在年轻一代霍比特人当中早已是深入人心了。

“啊可是他后来肯定又往头一笔上添了不少吧。”磨坊老板争辩着说出了大家的普遍心声“他常常离家外出。还有看看那些来找他的外地人吧夜里上门的矮人还有那个老流浪变戏法的就是甘道夫—尽是这样的。老头儿你可以爱说啥说啥但袋底洞就是个古怪的地方里头住的都是怪胎。”

“山迪曼先生你也可以爱说啥说啥而这些事儿你知道得只怕不比划船多多少。”老头儿顶回去比往常更不待见磨坊老板了“要是那叫古怪那咱这儿还真需要多点这种古怪。话说有些就在左近的人虽说自己住在金窝银窝里也连杯啤酒都舍不得请朋友喝。但是袋底洞的人可事事按规矩来。咱家山姆说每个人都会受到邀请去参加宴会而且还有礼物注意每个人都有礼物—就这个月的事儿。”

这个月就是九月天气好得梦寐以求。没过两天一则流言又传得里巷皆知始作俑者很可能是消息灵通的山姆说是会放焰火—焰火更有甚者这可是夏尔近百年来都没见过的确切地说自从老图克去世就没见过。

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一天越来越近。一天傍晚一辆模样古怪的四轮运货马车满载着样式古怪的包裹进了霍比屯摇摇晃晃爬上了小丘目标是袋底洞。惊诧的霍比特人纷纷从已经掌灯的家门口往外窥伺看得张口结舌。驾车的是外地人唱着陌生的歌谣那是些留着长胡子的矮人还戴着深兜帽有几

个干脆就在袋底洞住下了。九月的第二个周末一名老者独自驾着一辆马车大白天从白兰地桥的方向沿着傍水路而来。他戴着一顶又高又尖的蓝帽子披着长长的灰斗篷还围着条银色领巾。他留着白长须浓密的长眉突出了帽檐之外。一群霍比特小孩尾随马车奔过整个霍比屯直跟着跑上了小丘。他们猜得一点不错马车载着整整一车的焰火。老人在比尔博家的大门口开始卸货—数量众多的一捆捆焰火什么形状种类都有每种上面都贴着一个大大的红色字母G以及精灵如尼文。

当然那就是甘道夫的标志而这个老人就是巫师甘道夫他在夏尔声名显赫主要是因为他擅长摆弄火、烟还有光。他真正从事的行当可比这些艰难危险得多但夏尔的居民一无所知在他们看来他只是这场宴会的“卖点”之一。因此那群霍比特小孩兴奋大喊着“G代表‘够棒’”而老人报以微笑。尽管他只是偶尔出现在霍比屯并且从不久留但他们认得他的模样不过除了长辈中年纪最大的老人不论这些孩子还是旁人都不曾见过他的焰火表演—那如今已成为过往传奇了。

比尔博和几个矮人帮着老人终于把货卸完比尔博给了围观的孩子们一些零钱但是连一个爆竹或烟花都没点给大家看害他们非常失望。

“现在快回家去”甘道夫说“等时间到了有你们看的。”然后他就跟比尔博进屋去关上了门。那群霍比特小孩对着门干瞪眼了好一阵子这才走了觉得宴会永远没有到来的一天。

在袋底洞里比尔博和甘道夫坐在小房间内敞开的窗边朝西望着外头的花园。临近黄昏天光明亮四野宁静园里的金鱼草鲜红似火向日葵灿烂如金爬满草墙的旱金莲甚至探头窥进了圆窗。

“你这花园真是美不胜收”甘道夫说。

“是啊”比尔博说“我其实非常喜欢这个花园我也非常喜欢整个亲爱的老夏尔但我想我需要度个假。”

“那你是打算把计划进行下去了”

“对。我几个月前就拿定了主意至今没变。”

“很好那就不用多说了。坚持计划别变卦—我提醒一句是整个计划。我希望结果对你、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最好的。”

“我也这么希望。无论如何星期四那天我一定要好好乐乐享受一下我的小玩笑。”

“我好奇有谁会笑”甘道夫摇着头说。

“我们走着瞧。”比尔博说。

第二天马车就络绎不绝一拨接一拨驶上了小丘。先前可能有人咕哝“不照顾本地生意”但就在那个星期订单开始源源不绝涌出袋底洞将霍比屯、傍水镇和邻近各地的每一种食品和饮料、每一种日用品和奢侈品几乎订购一空。人们变得群情激昂开始一天天划掉日历上的日子引颈翘首企盼邮差到来希望收到请柬。

没多久请柬开始流水般涌出霍比屯邮局被堆得水泄不通傍水镇邮局被雪片般的请柬淹没邮局不得不征召投递义工来帮忙。这些人络绎于途持续不停地把成百封写着“谢谢我一定参加”的各种客气说法的回函往小丘上送。

袋底洞大门口挂出一则告示“除商讨宴会事宜恕不会客。”但哪怕那些有宴会事宜可商讨的人—不管是真有还是假装有一都甚少获准入内。比尔博很忙书写请柬确认回复包装礼物以及为自己作些私下的准备。从甘道夫抵达那天起他就再也没在人前露过面。

一天早晨霍比特人一觉醒来发现比尔博家前门南面的一片草场上堆满了搭大小帐篷用的绳索和支柱坡上还开出一个通往大路的特别入口建有宽阔的阶梯和一座巨大的白门。住在袋下路的三户霍比特人家紧挨着这片场地登时生出了莫大的兴趣而且广受众人艳羡。本来装着在自家花园里忙活的老头甘姆吉后来干脆也不装了。

帐篷开始一个个支起来。其中有个棚子特别大大到把场地中间那棵树都包纳在内那树岿然挺立在棚子一端树枝上挂满了灯笼宴会的主桌一头就设在树底下。更叫人心痒的是按霍比特人的看法草场北角建起了一个硕大的露天厨房。方圆数哩之内所有餐馆跟客栈的厨师全被请来支援那些进驻袋底洞的矮人和其余怪人。群众的兴奋之情涨到了顶点。

随后到了星期三宴会的前一天天空阴云满布。这下人们全焦虑起来。但到了星期四九月二十二日天色却着实晴朗。太阳升起阴云散尽彩旗招展娱乐开场。

比尔博·巴金斯称这是个“宴会”但它其实是五花八门的娱乐大杂烩。邻近地区的每一位居民几乎都收到了邀请只有极少数几位被意外疏忽掉了但鉴于他们照样出席了倒也无关紧要。夏尔其他地区的人也有许多收到了邀请有几个甚至是从边界外头来的。比尔博亲自站在那座崭新的白色大门前欢迎来宾以及不速之客给所有人外加“闲杂人”派发礼物—后者指的是那些从后头出去绕一圈又从前门进来的人。霍比特人是在自己过生日时送礼物给别人。一般说来送的不是什么昂贵之物也不像今天的场合这样奢侈丰厚但这套送礼的风俗没什么不好。实际上在霍比屯和傍水镇一年里几乎每天都有人过生日于是那两个地方的霍比特人差不多每人每周至少会收到一次礼物。不过他们向来乐此不疲。

今天这场合礼物好得非同寻常。霍比特小孩兴奋得有一阵子几乎忘了吃饭。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玩具它们全都很漂亮有些明显有魔法。许多礼物其实是一年前就下了订单千里迢迢从孤山和河谷城[3]运来是真正的矮人出品。

待所有的宾客都招呼完终于全都进门入席大家就开始唱歌、跳舞、奏乐、游戏当然吃喝那是必不可少的。光是正餐就有三顿包括午餐、下午茶以及晚餐或夜宵。但之所以看得出所谓的午餐跟下午茶主要是因为这么一个事实这两个时段是所有宾客全都坐下一起吃喝其他时段则只不过是许多人在吃喝—从早上十一点左右一路不停吃到下午六点半这时就开始放焰火。

焰火乃甘道夫一手包办它们不但是他带来的也是他设计制作的特效炮、成套炮还有冲天火箭炮都由他亲自施放。不过还有一大批爆竹、鞭炮、筒炮、烟花、火炬、矮人蜡烛、精灵喷泉、兽人吼炮、霹雳响炮分给了大家施放。它们全都棒极了。甘道夫岁数越来越老手艺也越来越好了。

有些火箭好像闪烁的飞鸟还发出甜美的啁啾声。有的好像绿树浓烟就是树干树叶舒展开来犹如整个春天在刹那间绽放光亮的树枝上坠下烁亮的花朵落向目瞪口呆的霍比特人就在快要触及那一张张仰着的脸时又转眼消失只余一抹清香。又有成群的蝴蝶如喷泉般涌出忽闪着飞入树丛中还有七

彩火柱拔地而起化作大鹰、帆船或列阵飞翔的天鹅。时而一场红色的雷雨时而一场黄色的阵雨时而又有林立的无数银枪随着齐齐一声好似发自严阵以待的大军的呐喊瞬间猛刺向天空再像上百条灼热的蛇一样坠落进小河[4]发出嘶嘶声响。最后还有个惊喜是为了向比尔博致敬正如甘道夫所料霍比特人个个大惊失色。场上灯熄一团巨大的浓烟升起形状犹如朦胧的远山山顶随即开始发光喷出猩红和翠绿的火焰然后飞出一只金红色的龙—没有真龙那么大但可真是栩栩如生它口喷烈火目光如炬。咆哮声中它三次呼啸着掠过众人头顶。底下的人纷纷闪躲许多人结结实实地扑倒在地。巨龙犹如一列特快车飞掠而过翻了一个筋斗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在傍水镇上空爆炸开来。

“这表示晚餐开始”比尔博说。疼痛惊恐霎时无影无踪匍匐在地的霍比特人全都一跃而起。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份豪华丰盛的晚餐所谓每个人不包括那些获邀参加特殊家宴的人。家宴在包纳那棵树的庞大棚子里举行应邀出席的人仅有十二打霍比特人也把这数字称为“一箩”不过他们认为这词拿来形容人不妥这些宾客选自所有跟比尔博和弗罗多沾亲带故的家族外加几位没有亲戚关系的特别友人比如甘道夫。许多年少的霍比特人也都获邀经父母同意后出席。霍比特人对孩子晚睡这件事不太在意尤其是在他们有机会去免费大吃一顿的时候。要养大一个霍比特小孩可得耗费不少粮食呢。

宾客中有很多来自巴金斯家和博芬家还有不少来自图克家和白兰地鹿家有来自挖伯家这是比尔博·巴金斯祖母家的亲戚各房的也有来自胖伯家是他外祖父图克家的亲戚各房的以及一些选自掘洞家、博尔杰家、绷腰带家、獾屋家、强身家、吹号家和傲足家的人。这些人有些跟比尔博只能算八杆子勉强打得着的亲戚有些则住在夏尔的偏远角落以前几乎就没来过霍比屯。萨克维尔-巴金斯家也没被忘记奥索和他太太洛比莉亚都出席了。他们讨厌比尔博憎恶弗罗多但是用金色墨水写成的请柬实在华丽叫他们觉得没法拒绝。此外他们这位堂兄比尔博多年来都讲究美食他的筵席享有盛誉。

一百四十四位宾客人都期待着一场可口的盛宴尽管他们对晚餐后的主人致词无法避免的节目颇有畏难情绪—他很可能会扯几句他称之为诗歌的东西有时一两杯酒下肚他还会聒叙起那场神秘旅程中的荒诞冒险。宾客们倒没有失望他们享用了一场非常可口的盛宴事实上堪称一次忘我的享受—珍馐美味丰盛有加花样繁多尽兴方休。随后数周整片地区几乎无人采买

食品但考虑到此前比尔博已将方圆数哩绝大多数商店、酒窖、仓库的存货全都采购一空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盛宴大体上告一段落后就是演说了。不过这时绝大多数宾客酒足饭饱处于他们称为“撑实了”的愉快状态自然有宽容的心情。他们细酌慢饮最喜爱的饮料小口品尝最中意的糕点早忘了先前的畏难情绪都准备好洗耳恭听任何事并且在每段话结束时喝彩。

我亲爱的乡亲们。比尔博从座位上起身开口。“注意注意注意”众人一遍遍喊道异口同声没完没了貌似全都不怎么情愿遵从他们自己的建议。比尔博离开座位走到那棵张灯结彩的树下爬上了一张椅子。灯笼的光照着他容光焕发的脸他的刺绣丝绸马甲上金纽扣熠熠发亮。大家都能看见他站在那里一只手在空中挥舞另一只手插在裤袋里。

我亲爱的巴金斯家和博芬家他又开始说我的图克家和白兰地鹿家挖伯家、胖伯家、掘洞家、吹号家、博尔杰家、绷腰带家、强身家、獾屋家和傲足家。“是傲‘脚’啦”大棚子后头一位上了年纪的霍比特人喊道。当然他就姓傲足并且名副其实他有双大脚上面毛发格外浓密这时两脚都架在桌上。

傲足家比尔博重申道还有我的好萨克维尔-巴金斯家我终于又欢迎你们回到了袋底洞。今天是我的百十一岁生日今天我一百一十加一岁啦“好啊加油长命二百岁”他们鼓噪兴高采烈地拍打桌子。比尔博讲得精彩。这才是他们喜欢的演讲呢言简意赅。

我希望你们全都跟我一样开心。震耳欲聋的喝彩。“没错”或“不对”的高呼。喇叭、号角、风笛、长笛齐鸣另外还有别样乐器凑兴。前面提过出席的有许多霍比特年轻人。数百个音乐响炮被拉爆炮上大多印着大写的“河谷城”—这个名称对绝大多数霍比特人来说都没意义但有一点他们都是赞同的这些里头包着制作精巧、音调迷人的小乐器的响炮真是棒极了。事实上有个角落里一群图克家与白兰地鹿家的年轻人认为比尔博舅舅讲完了他显然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这会儿组起了一支即兴乐队奏起了欢快的舞曲。埃佛拉德·图克先生和梅莉洛特·白兰地鹿小姐跳上一张桌子手里拿着铃铛开始跳起“跃圈舞”这舞挺好看但未免强劲热烈了点。

但是比尔博还没讲完呢。他从身边一个少年手里抢过号角响亮地吹了三声。欢闹平息下来。我不会耽误你们太久。他喊。众人无不喝彩。我将

大家全请来有个目的。他说这话的腔调令人上了心。场上几乎鸦雀无声了一两个图克家的竖起了耳朵。

确切地说有三个目的首先是为了告诉大家我非常喜欢你们所有的人生生活在如此杰出又绝妙的霍比特人当中百十一年委实太短了。场上爆出一阵热烈的赞许。

你们当中一半的人我没了解到我想了解的程度的一半你们当中不到一半的人我喜欢你们也只是你们值得喜欢的程度的一半。这话颇出乎意料还挺深奥的。有零星的掌声响起不过绝大多数人还在努力开动脑筋想搞明白这是不是恭维的话。

第二是为了庆祝我的生日。大家再次欢呼。我该说“我们的”生日。没错今天也是我的继承人兼侄儿弗罗多的生日。他今天就成年了得以继承家业了。长者们马马虎虎地鼓了几下掌一些年轻人则大声鼓噪着“弗罗多弗罗多快活的老弗罗多”萨克维尔-巴金斯夫妇臭着脸心里琢磨着“得以继承家业”是什么意思。

我们俩加起来正好一百四十四岁你们的人数就是选来配合这个非凡的总数一箩且容我如此形容。这次无人喝彩。这太荒唐了。许多客人尤其是萨克维尔-巴金斯夫妇都感到受了侮辱觉得自己肯定只不过是被邀来凑数的就像打成一包的货物。“这是说真的一箩好粗俗的说法。”

并且容我溯及陈年往事这也是我骑着酒桶抵达长湖上的埃斯加洛斯的周年纪念日尽管当时的情况让我忘了那天是自己的生日。那时我才五十岁生日算不得大事。不过那顿宴席相当丰盛虽然我记得当时我重感冒只能说“灰常感黑你们”。现在我来更正确地重复一遍非常感谢你们来参加我这小宴会。一阵尴尬的寂静。他们全担心他就要唱首歌或念些诗了而且也开始觉得无聊。他干吗不就此打住让他们举杯祝他健康长寿就行了不过比尔博既没唱歌也没朗诵诗。他停了一会儿。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目的他说有件事我想要宣布。句尾这词他说得响亮又突兀所有的人只要还能全都一下坐直了身子。尽管我说过生活在你们当中百十一年委实太短但我还是要遗憾地宣布—一切就到此为止了。我要走了。我要离开“现在就走。再见”

他下了椅子就消失了。一道刺眼的强光闪过所有宾客全眨了一下眼。等他们睁开眼睛比尔博已经无影无踪。一百四十个霍比特人挺靠着椅背目瞪口呆。老奥多·傲足把脚从桌上挪下来猛跺了跺。接着是一片死寂直到几声深呼吸后突然间所有的巴金斯、博芬、图克、白兰地鹿、挖伯、胖伯、掘洞、博尔杰、绷腰带、獾屋、强身、吹号和傲足家的全都同时说起话来。

大家达成了共识认为这玩笑开得太烂客人遭受的惊吓与不快需要更多的食物和饮料来安抚平息。“我早就说过他疯了。”这大概是最普遍的评语。就连图克家有少数例外都认为比尔博的行为太荒唐。此刻绝大多数人想当然地将他的消失当成一个荒谬的恶作剧而已。

不过老罗里·白兰地鹿却不这么想。年龄或大餐都没令他脑筋糊涂他对自己的儿媳妇埃斯梅拉达说“亲爱的这当中肯定有蹊跷我相信巴金斯这疯老儿又跑了。这个老傻瓜啊不过管他呢他又没把这些吃的喝的带走。”他大声喊着弗罗多让再送一轮酒上来。

弗罗多是在场惟一一个缄口不语的人。他在比尔博空了的座位旁沉默着坐了好一阵不理会所有的评论和疑问。当然他觉得这玩笑开得妙极了虽说他事先就知情面对宾客的愤慨惊诧他强忍着才没爆笑出来。但与此同时他也深感不安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深爱着那个老霍比特人。绝大多数客人边继续吃喝边对比尔博·巴金斯过去和现在的怪诞事迹絮叨不停但是萨克维尔·巴金斯夫妇已经愤而离席。而弗罗多也不想再参与宴会了他吩咐再多上些酒然后就起身静静喝完自己杯中的酒祝福比尔博健康长寿随即悄悄出了大棚子。

至于比尔博·巴金斯在演讲的同时他就一直拨弄着口袋里那枚金戒指那枚他已经秘密保存了这么多年的魔法戒指而当他跨下椅子时就把戒指套上了手指从此霍比屯再也没有哪个霍比特人见过他。

他轻快地走回洞府在门口站了会儿面带微笑聆听着大棚子里的喧闹以及场地上别的地方传来的欢乐声响。然后他推门入内换下宴会的穿着将刺绣的丝绸马甲折起用棉纸包好收妥。他迅速穿上一些不怎么整洁的旧衣服腰间系了条磨损的皮带又将一柄收在残旧黑皮剑鞘里的短剑挂在皮带上。他打开一个上了锁、散发着樟脑丸味道的抽屉拿出了一件有兜帽的旧斗篷这斗篷一直都被锁起来保存着好像它是什么了不起的宝贝但它久经日晒雨

淋又有多处缝补连原来的颜色都难以辨认了也许是深绿色的吧。这斗篷穿在他身上也嫌太大了点。接着他走进书房从一个坚固的大箱子里取出一札用旧布包裹的东西一本皮革封面的手稿以及一个鼓鼓囊囊的大信封。他将书和那包东西塞进一个立在一旁、快要满了的沉重背包顶上又把他的金戒指连同精致链子一起放进信封里封好写上“弗罗多收”。他起初把信封放在壁炉台子上但突然间又拿回来塞进自己口袋里。就在那时门开了甘道夫快步走了进来。

“哈罗”比尔博说“我还在想你会不会来呢。”

“很高兴看见你显形了。”巫师回答边在椅子上坐下“我想赶上你最后再说几句话。我猜你觉得一切都精彩无比尽在掌握吧”

“对我就是这么觉得。”比尔博说“不过那道闪光挺意外的我都吓了一大跳更何况别人。我猜那是你加上的小把戏对吧”

“对。这么多年你一直明智地保守着那个戒指的秘密而我觉得有必要给你的客人提供点由头好解释你怎么会突然消失。”

“可那破坏了我的玩笑啊你这到处插手管闲事的老家伙”比尔博哈哈笑道“不过一如既往我想你是心中最有数的。”

“这虽不假但那得是在我了解事态的前提下。可是这一整件事我却不敢肯定。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你成功开了玩笑惊吓了绝大多数亲友得罪了他们给全夏尔提供了足够议论上九天—不更可能是九十九天的话题。你还打算更进一步吗”

“当然啦我以前就告诉过你我觉得自己需要度个假度个很长很长的假很可能是永久的—我不指望再回来。事实上我也不想回来我已经作好所有的安排了。

“我老了甘道夫。我看起来不老但是我内心深处开始感觉我老了。真是的还‘保养有道’呢”他嗤之以鼻“唉我感觉极其单薄就像被拉开抻长了你懂我的意思吧就像奶油抹到太大的一块面包上那样。这太不对劲了。我需要一点改变之类的。”

甘道夫好奇又仔细地打量了他。“没错这看起来是不对劲。”他若有所思地说“没错。不管怎么说我相信你的计划大概是最好的。”

“嗯反正我已经下定决心了。甘道夫我要再去看看大山大山然后找个我能休息的地方一个安静祥和的地方没有一堆亲戚在旁窥伺没有一串烦人的访客来按门铃。我也许可以找到一个地方能把我的书写完。我已经给它想了个美妙的收尾从此以后他幸福快乐地度过了一生。”

甘道夫哈哈大笑“我希望他会不过这书不管怎么收尾都没人会读的。”

“噢他们将来还是可能会读的。弗罗多已经读过一些了我写了多少他就读了多少。你会瞄着点弗罗多的对吧”

“当然我会—我会盯着他的只要我抽得出空。”

“要是我叫他跟我走他肯定就会跟我走。事实上就在办宴会之前他自己提过一次。但是他还没真心准备好要走。我在死前还想再看看荒野还有大山但是他仍爱着夏尔爱着森林、田野和小河。住在这里他应该会很舒服的。我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他当然有零星几样东西除外。我希望他习惯了一个人后会过得快乐。现在他该自己当家作主啦。”

“所有的东西”甘道夫说“戒指也包括在内喽你同意过的你记得吧。”

“呃嗯……对我猜我同意过。”比尔博结巴着说。

“那戒指在哪里”

“你非要问的话装在信封里。”比尔博不耐烦地说“就在那边壁炉台上。噢不是在我口袋里”他犹豫了一下“这是不是有点怪”他轻声自言自语“可是说到底为什么不行它为什么不能就待在口袋里呢”

甘道夫再次紧紧盯住比尔博眼中光芒一闪。“我想比尔博”他平静地说“我会把它抛下的。你不想吗”

“嗯想—也不想。现在再想想我要说我一点也不想跟它分开。我实在看不出来干嘛要那么做。你干嘛要我那么做”他问道声音起了一种奇怪的变化因为猜疑和恼怒而变得尖锐“你总对我的戒指缠着问个没完却从来没对我那场旅途中获得的其他东西问过半句。”

“是没有但我必须得缠问你。”甘道夫说“我想知道真相。那很重要。魔法戒指是……呃是有魔法的它们很少见又很稀奇。你可以说我对你的戒指有着专业兴趣现在我也是一样。如果你又要出门漫游我想知道它在哪里。还有我觉得你拥有它的时间实在够久了。比尔博除非我大错特错否则你不会再需要它了。”

比尔博涨红了脸眼中怒火迸现和蔼的脸板了起来。“为什么不需要”他喊“而且这到底关你什么事你干吗非要知道我怎么处置我自己的东西它是我的。我找到了它。它投奔了我。”

“是啊是啊”甘道夫说“可是没必要生气嘛。”

“我要生气了那也是你的错”比尔博说“我告诉你它是我的。我一个人的。我的宝贝。是的我的宝贝。”

巫师的面容依旧严肃而专注惟独深邃的双眼中闪过一道光芒显示出震惊与警觉。“曾经有人那么叫它”他说“但不是你。”

“但我现在这么叫它了这有什么不行就算咕噜以前这么叫过它现在它也不是他的而是我的了。我说我要留着它。”

“你要这么做比尔博你就是个蠢货。”甘道夫站了起来语声严厉“你说的每句话都让这一点变得更清楚。你为这戒指着迷实在太深了。放手吧然后你自己也就能放心上路从此自由。”

“我会按自己的选择去做走自己喜欢的路。”比尔博顽固地说。

“好吧好吧我亲爱的霍比特人你这么长的一辈子里我跟你都是朋友而且你还欠我点情。来吧照你答应过的去做放弃它吧”

“哼你自己想要我的戒指的话就直说好了”比尔博吼道“但你别想得到我告诉你我不会把我的宝贝给人。”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挪向了那把小剑的剑柄。

甘道夫双眼精光一现。“现在马上要轮到我生气了。”他说“你要是在说这种话我真会生气的然后你就会见识到灰袍甘道夫的本相。”他朝霍比特人跨了一步好像长高变大了显得充满威胁他的影子挤满了整个小房间。

比尔博后退到墙边喘着粗气手紧紧攥着口袋。他们面对面僵持了片刻房间里的空气都在颤动。甘道夫双眼依旧逼视着霍比特人。慢慢地比尔博松开了手人开始颤抖。

“我不知道你这是怎么了甘道夫。”他说“你以前从来没这样过。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它是我的不是吗我找到了它要是我没留着它咕噜早把我杀了。不管他怎么说我真的不是个小偷。”

“我从来没说你是。”甘道夫答道“而我也不是。我不是要抢夺你的东西我是想帮助你。我希望你会像过去一样信任我。”他转开身阴影消退了。他似乎又缩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身形佝偻神色担忧。

比尔博抬手遮住了眼睛。“对不起。”他说“可我感觉真怪。不过能再也不受它打扰倒真算是一种解脱。近来它越来越占据我的心神。有时候我感觉它像只眼睛总盯着我而我总想戴上它就此消失你明白吧要不就是老想着它安不安全要拿出来看看才觉得踏实。我试过把它锁起来却发现不把它放在口袋里就不得入眠。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而且我好像没办法下定决心。”

“那就信任我的办法吧。”甘道夫说“全都决定好了留下它离开。不再拥有它。将它送给弗罗多而我会照看他。”

比尔博站了会儿紧张又犹豫。接着他叹了口气。“好吧。”他吃力地说“我会的。”然后他耸耸肩苦笑了一下“毕竟这可不就是举办这场宴会的真正目的吗—送出一大堆生日礼物的同时送出戒指或许也会容易点。结果到头来这还是不容易可是我那些准备如果就这么付诸流水也太遗憾了会糟蹋了我的整个玩笑。”

“的确这宴会依我看就这么一个重点而那会连这都破坏掉。”甘道夫说。

“很好”比尔博说“它跟其余所有的东西都留给弗罗多。”他深吸了口气“现在我真的必须动身了否则就会有人逮到我。我已经说过再见我可没法承受全都重来一次。”他拎起背包朝门口走去。

“戒指还在你口袋里呢。”巫师说。

“噢可不是吗”比尔博叫道“还有我的遗嘱和别的所有文件。你最好把它拿去帮我转交。这会是最安全的。”

“不别把戒指给我。”甘道夫说“把它放在壁炉台子上等弗罗多来拿。那里够安全我会等他的。”

比尔博取出了信封但他就在要把信封放在时钟旁时手突然往回抽搐了一下整包东西掉到了地板上。他还没来得及去捡巫师已经弯腰一把抓过了它放到壁炉台子上。霍比特人脸上再次掠过一阵愤怒的痉挛但突然间愤怒逝去取而代之的是解脱和大笑。

“嗯这就完了。”他说“这下我该走了”

他们出到客厅比尔博从架子上选了他最喜爱的手杖然后吹了声口哨。三个矮人从不同的房间出来他们本来在里面忙着。

“都准备好了”比尔博问“每样东西都打好包贴上标签了”

“全弄好了。”他们回答。

“好那我们出发吧”他跨出了前门。

这是个美好的夜晚墨黑的天空中点缀着繁星。他抬起头嗅了嗅空气。“多好能再次出发多好啊跟矮人一同上路这么多年来这才是我真正渴望的再见”他说看着自己的老屋对着大门一鞠躬“再见甘道夫”

“此刻就先道别了比尔博。自己小心点你年纪够大或许智慧也够多了。”

“小心点我才不在乎哪。别担心我我从没这么高兴过这可说明了好多问题。不过时间到了到头来我高兴得简直神魂颠倒。”他补充说然后仿佛是自言自语他在黑暗中轻声唱了起来

大门外从此始

旅途永不绝。

纵然前路漫漫

我有脚步切切

追行不停歇。

直抵大道歧处

无数路径交会

届时何处去

我自随其缘。

他顿了顿静默了片刻接着没再多说就转身走向了草场和帐篷那一片灯光与人声的相反方向。他绕进了花园匆匆走下长长的斜坡路身后跟着那三位同伴。他跳过坡底树篱的低矮处取道草地如同一阵吹得青草沙沙作响的风隐没在夜色中。

甘道夫站在那里好一阵看着他消失在黑暗里。“再见我亲爱的比尔博——直到我们下次见面”他轻声说然后回去了屋里。

没过多久弗罗多就进来了见甘道夫正摸黑坐着沉思。“他走了吗”他问。

“走了。”甘道夫回答“他终于走了。”

“我希望——我是说到今天晚上为止我一直希望这只是个玩笑。”弗罗多说“但是我心里明白他是打定了主意要走。他总是拿玩笑的口吻来谈严肃的事。我刚才要是早一步回来就好了哪怕只不过是给他送行。”

“我倒确实认为他宁可最后悄悄地走。”甘道夫说“别太难过他不会有事的——目前不会。他留了一包东西给你。就在那儿”

弗罗多取过壁炉台子上的信封扫了一眼但没打开。

“我想你会在里面找到他的遗嘱和别的所有文件。”巫师说“你现在是袋底洞的主人了。还有我猜你会在里头找到一枚金戒指。”

“戒指”弗罗多惊呼“他把那东西留给我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过它可能会有用吧。”

“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甘道夫说“我如果是你就不会用它。但是将它秘藏妥善保管我现在要去睡觉了。”

身为袋底洞的主人弗罗多得出面跟宾客道别他感觉这真是件苦差事。到了这时关于怪事的谣言已经在整个场地传得沸沸扬扬但弗罗多只肯说毫无疑问明天早上一切都会真相大白。午夜左右马车前来接载重要的宾客。它们满载着吃得极饱却又极不满足的霍比特人一辆辆驶离。园丁们按照安排前来用独轮手推车将那些被不小心漏掉不管的人送走。

黑夜渐逝太阳升起霍比特人起来得比平常晚。早晨过去人们前来开始按照吩咐清理帐篷桌椅、刀匙瓶盘、灯笼、栽种在箱子里的花木、食物的残渣、爆竹的碎纸还有遗落的手提袋、手套、手帕以及剩下的食物没剩多少。然后又来了另一批人没按吩咐巴金斯家、博芬家、博尔杰家、图克家以及别的居住或投宿在附近的客人。到了中午连那些撑得最饱的人也起床出来活动了袋底洞前聚集了一大群人都是不请自来但并不令人意外。

弗罗多候在门前台阶上面带微笑但显得疲倦而为难。他欢迎所有上门来访的人但是他仍和先前一样没什么话说。对各种询问他都一律简单回答“比尔博·巴金斯先生出远门去了就我所知不再回来了。”不过他将一些访客请入屋里因为比尔博留了“消息”给他们。

屋里的客厅中堆了硕大一堆各种各样包装好的大小包裹以及小型家具。每样东西上都绑着张签条。有几张签条是这么写的

“给阿德拉德·图克这把真的归他所有。比尔博赠。”这签条挂一把雨伞上。阿德拉德曾经顺手带走许多没标示的雨伞。

“给朵拉·巴金斯以纪念长期以来的书信不辍。爱你的比尔博赠。”这签条挂一个大字纸篓上。朵拉是卓果的姐姐已经九十九岁了比尔博和弗罗多健在的女性亲戚中数她年纪最长。半个多世纪以来她写下过无数金玉良言。

“给米罗·掘洞希望这能派上用场。比·巴赠。”这签条贴在一支金笔和一罐墨水上。米罗从不回信。

“给安杰莉卡使用比尔博叔叔赠。”这签条贴在一面圆形凸镜上。安杰莉卡是巴金斯家的一位少女自以为貌似天仙。

“给雨果·绷腰带藏书用。一位贡献者赠。”这签条贴在一个空的书架上。雨果很会向人借书还起来却远不如别人勤快。

“给洛比莉亚·萨克维尔-巴金斯作为礼物。”这签条贴在一匣子银汤匙上。比尔博确信她趁他上次那趟外出远行时从他家拿走了一大批汤匙。而洛比莉亚也心知肚明。这天稍晚她来了一看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但她还是连汤匙也拿走了。

这只不过是成堆礼物中选出来的一小部分。比尔博在漫长的一生中把住所堆满了大量的杂物。霍比特人本来就有把洞府堆满杂七杂八物品的倾向这大半要归咎于他们喜欢送很多生日礼物的风俗习惯。当然倒不是说生日礼物都总得是新的有那么一两件不知是何用途的马松在整个地区都转送过一圈了不过比尔博通常都把收到的留下送出新的礼物。这个古老的洞府现在总算稍微清出了些地方。

这些五花八门的临别赠礼每一件都附有比尔博亲手写的签条其中几项含有特殊用意或是某种玩笑。不过绝大多数礼物理所当然地送到了那些需要或喜欢它们的人手上。那些比较贫穷的霍比特人尤其是袋下路的住户都收获颇丰。甘姆吉老头儿得到了两大袋土豆、一把新铁锹、一件羊毛背心以及一瓶治疗关节疼痛的药膏。老罗里·白兰地鹿的好客为自己贏来十二瓶的“老窖陈酿”这是南区出产的一种烈性红酒是比尔博父亲的窖藏如今已十分香醇浓厚。罗里当即原谅了比尔博一瓶酒下肚后更夸他是世间第一大好人。留给弗罗多的各种东西多不胜数而且所有的主要宝贝以及书籍、图画和多得超过所需的家具当然都留在他名下。不过有关钱或珠宝既无暗示也无明示赠出的礼物中连一分钱或一颗玻璃珠都没有。

当天下午弗罗多可真难熬。有则谣言野火燎原般疯传说正在免费分赠比尔博的全部家当。没多久袋底洞就被毫不相干的人挤得水泄不通赶都赶不走。签条被扯下来搞混了还爆发了争吵。有些人企图在客厅里交换或买卖东西还有些人试图顺走不是送给他们的小物件或任何好像没人要或没人注意的物品。通往大门的路堵满了独轮车和手推车。

就在这一片骚乱喧闹当中萨克维尔-巴金斯夫妇到了。弗罗多已经进屋去暂作休息留下他的朋友梅里·白兰地鹿照看一切。当奥索提高嗓门喊着要

见弗罗多梅里客气地鞠了一躬。

“他不舒服”他说“正在休息。”

“你是说他躲起来了吧”洛比莉亚说“不管怎么说我们要见他非见不可。去就这么告诉他”

梅里把他们撂在客厅好一会儿他们于是得空发现了送给他们的告别礼物—汤匙。这并没让他们的情绪好转。最后他们被带到了书房。弗罗多坐在桌前面前堆满了纸张文件。他看起来是不舒服—至少见了萨克维尔-巴金斯夫妇是这样。他站了起来手指摆弄着衣袋里的东西但是开口时仍很客气。

萨克维尔-巴金斯夫妇却十分无礼。他们先是对于各种贵重又没贴签条的物件开出极其低贱的价钱就像是熟人之间的交易而当弗罗多回答说只有比尔博特别标明的东西才能送出去他们便说这整件事都非常可疑。

“依我看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奥索说“就是其中的好处被你一个人占尽了。我坚持要看遗嘱。”

奥索本来是比尔博的继承人奈何冒出了收养弗罗多的事。他仔细地读了遗嘱且嗤之以鼻。很不幸遗嘱非常清楚非常正确处处符合霍比特人的法律惯例种种要求之外还有七个证人朱笔签字。

“又没戏了”对他太太说“还是在等了六十年之后汤匙开什么玩笑”他在弗罗多鼻子底下弹了个响指然后重重跺着脚走了。但是洛比莉亚没那么容易打发。稍后弗罗多离开书房想看看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却发现她还在屋里打转探查每个隐蔽的角落不时还轻敲地板。他索回了几样不知怎么落入她雨伞内但相当值钱的小东西便坚决送她出了门。她的表情就好像是在苦思临别要撂下的狠话但最后她在台阶上转过身却只说出

“小子你将来要后悔的你怎么不也走你不属于这儿你不是个巴金斯你—你是个白兰地鹿”

“梅里你听见了吗换句话说那可是侮辱哪。”弗罗多说着当着她的面关上了门。“那是恭维。”梅里·白兰地鹿说“所以呢也当不得真。”

然后他们巡查了一遍袋底洞驱逐了三个年轻的霍比特人两个博芬家的一个博尔杰家的他们正在一个地窖的墙上打洞。弗罗多还跟年少的桑乔·傲足老奥多·傲足的孙子扭打了一番那小子认为那间大些的食品储藏室有回声已经动手开始挖掘。比尔博家有藏金的传奇说法既激发了大家的好奇也唤起了大家的希望。众所周知这种传奇的黄金就算不是不义之财也是来源神秘谁找到就归谁—除非找寻遭到阻止。

弗罗多制服了桑乔将他推出门外接着就瘫倒在客厅的椅子上。“该打烊了梅里。”他说“把门锁上今天谁来都不开了就算他们用攻城锤来撞也不成。”然后他去喝杯已经迟了的下午茶给自己提提神。

他才刚坐下前门就传来一阵轻敲。“这来的多半又是洛比莉亚。”他想“她一定想出了什么真正恶毒的话要回来说个痛快。让她等去。”

他继续喝他的茶。敲门声重复着比刚才大了些但他不予理会。突然巫师的脑袋出现在窗前。

“弗罗多如果你不开门让我进去我就把你的门炸飞进洞一路直穿通整个小丘。”他说。

“我亲爱的甘道夫马上来”弗罗多喊着飞奔出房间去开门，“请进请进我以为是洛比莉亚。”

“那我原谅你。我不久前看见她驾着双轮小马车朝傍水镇去那张酸脸能让鲜奶结块发酵。”

“她已经差点让我结块发酵了。老实说我差点就要戴上比尔博的戒指。我渴望消失。”

“万万不可”甘道夫说一屁股坐下“弗罗多千万小心那戒指事实上我之所以回来交代最后几句话一半是为了那东西。”

“哦它怎么了”

“你对它知道多少”

“就只有比尔博告诉我的。我听过他的故事了他如何找到戒指怎么运用它我是说他在那场旅途中怎么用它。”

“我好奇他说的是哪个故事。”甘道夫说。

“噢不是他告诉矮人并写在书里那个。”弗罗多说“我来这里住没多久他就跟我讲了真正的故事。他说你一直纠缠不休直到他告诉你为止所以我最好也知道真相。‘弗罗多我俩之间没有秘密’他说‘但这些秘密也不能再外传了。无论如何它是我的。’”

“这真有意思。”甘道夫说“那么对这整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如果你是指他捏造出一整个有关‘礼物’的故事……嗯我认为真正的故事要可信得多而且我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改变说法。反正这实在不像比尔博会做的事。我觉得这相当古怪。”

“我也这么觉得。但是拥有这种珍宝的人难免就要遇到些怪事—如果他们使用它们的话。拿这事警惕自己吧你要万分小心地对待它。除了如你所愿让你隐形之外它可能还具有别的力量。”

“我不明白。”弗罗多说。

“我也不明白。”巫师回答“我只不过刚开始怀疑这戒指尤其是从昨晚开始。你不必担心但你若听从我的劝告就尽量别戴它或压根就别戴。我恳求你哪怕真要戴也别引发议论挑起怀疑。我再说一次将它秘藏妥善保管”

“你也太神秘啦你在怕什么”

“我不确定所以我也不会多说。等我回来时或许能告诉你一些事。我马上要走了眼下就先这样告辞吧。”他站了起来。

“马上”弗罗多叫道“为什么我以为你至少会待一个星期。我还盼着你帮忙呢。”

“我本来是要帮你的—但我不得不改变主意。我可能要离开好一阵子但是我会尽快再回来看你的。你见到我的时候别吃惊我会悄悄地来。我不会再经常公然出入夏尔我发现自己变得不太受欢迎了。他们说我是麻烦人物扰乱安宁有人甚至谴责我拐走了比尔博还有比这更难听的。你想知道的话是这样的据说你我二人合谋要霸占比尔博的财产。”

“竟有这种人”弗罗多大声叫道“你是指奥索和洛比莉亚吧。这真是太恶心人了如果我能找回比尔博跟他一同到乡间踏青我宁可把袋底洞连同别的一切都奉送给他们。我爱夏尔但是不知为何我开始巴不得自己也走了。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

“我也不知道。”甘道夫说“还有许多别的事我也不知道。眼下先再见吧好好照顾自己等我回来尤其在不太可能的时刻再见”

弗罗多把甘道夫送到了门口甘道夫最后挥了挥手迈着快得惊人的步子离去。但弗罗多觉得老巫师看上去佝偻得特别厉害仿佛背负着巨大的重担。夜色渐浓他裹着斗篷的身影迅速消失在暮色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弗罗多都没再见到他。

[1]大洞镇Michel Delving此地名根据附录六中的解释采取意译。michel是古体词意为“大”。—译者注

[2] 猪宝原作jools意在体现外乡人的“奇怪”口音。—译者注

[3] 河谷城Dale这既是城镇本身的名字也指周边地区一同组成的城邦故在单指城镇时译为“河谷城”指领地时译为“河谷邦”如“河谷邦之王”。河谷邦位于孤山埃瑞博山附近就是《霍比特人》中比尔博和矮人们前往冒险的地方。—译者注

[4]小河the Water它是白兰地河的支流也是横贯夏尔的主要河流。—译者注

第二章 往昔阴影

别说九天过了九十九天议论都没平息。比尔博·巴金斯先生的第二次消失被霍比屯—确切地说是整个夏尔—品头论足了一年零一天而被惦记的时间比那还久。它变成了讲给霍比特小孩听的炉边故事待到最后等真相被大家忘得一干二净那个总伴着一声轰响外加一道闪光消失又会携着一袋袋金银珠宝重新现身的“疯狂巴金斯”已经成了传奇故事中喜闻乐见的角色长存不衰。

不过与此同时街坊邻居的普遍看法却是比尔博这人本来就精神不太正常最终彻底疯了跑到乌有乡去了。他毫无疑问是在那儿跌进了池塘或掉进了河里悲惨地—但也得算及时地—送了命。而这主要得归咎于甘道夫。

“那个可恶的巫师要是不来打扰年轻的弗罗多他也许就会安分下来长点霍比特脑子。”他们说。而从一切表面情形来看巫师都确实没来打扰弗罗多弗罗多也确实安分下来但究竟长没长霍比特脑子这就不太容易看出来了。实际上他马上就继承了比尔博那“古怪”的名声。他不肯服丧哀悼次年他还为纪念比尔博的“百十二岁”生日办了宴会庆祝称之为“重磅[1]寿宴”。不过这宴会没达到目标因为他只请了二十个客人几顿饭的食物饮料照霍比特人的说法都是“铺天盖地”。

这让一些人震惊但弗罗多保持惯例年复一年给比尔博设宴庆生直到那些人也都习以为常。他说他认为比尔博没有去世。但当他们问“那他到底在哪里”他只耸肩以答。

弗罗多像比尔博一样独居但他有许多好朋友特别是在比较年轻的霍比特人当中大多是老图克的子孙这些人从小就喜欢比尔博常常出入袋底洞。福尔科·博芬和弗雷德加·博尔杰就是其中两位不过弗罗多最亲密的朋友是佩里格林·图克大家通常叫他皮平和梅里·白兰地鹿他的全名是梅里阿道克不过没什么人记得。弗罗多与他们一起踏遍了夏尔但他更常独自一人漫游。令理智健全的霍比特人大为惊诧的是他们发现他有时会去到离家很远的地方顶着星光在山间林里漫步。梅里和皮平怀疑他跟比尔博一样偶尔去拜访精灵。

随着时间流逝大家渐渐注意到弗罗多也显出了“保养有道”的迹象他外表仍维持着那种刚过二十郎当岁的霍比特人模样身强体健精力充沛。“有些人哪就是运气好。”他们说。直到弗罗多接近五十岁这个照理应该更显稳重的年纪他们才开始觉得这情形很古怪。

至于弗罗多本人经过了最初的冲击他便发现独立自主成为所谓的“袋底洞的巴金斯先生”是件颇令人愉快的事儿。多年过去他都生活得相当快乐没怎么忧虑将来。然而连他自己也没完全意识到的是未与比尔博一同离开的懊悔心情亦是与日俱增。他发现自己不时憧憬着荒野秋天的时候尤甚而且还有陌生的奇景入梦那是他从未见过的崇山峻岭。他开始自忖“也许有一天我自己也该渡河而去。”但对此他的另一半意识总是回答“时机未到。”

于是日子就这么过去眼看弗罗多四十来岁的日子就要过完五十岁的生日渐渐临近—五十他觉得这个岁数具有说不清道不明的重大意义或不祥预兆不管怎么说比尔博就是在这个岁数突然撞上了冒险的大运。弗罗多开始觉得心神不宁觉得所有旧路都烂熟于心了无新意。他察看地图好奇边界外的地方都是什么样子。夏尔出品的地图边界之外几乎全是一片空白。他开始到野外漫游得更远也更常独行。而他的朋友们包括梅里都焦虑地关注着他。彼时夏尔开始出现陌生的过客而人们经常看见弗罗多与他们同行交谈。

流言提到外面的世界发生了怪事由于甘道夫那时已多年未曾露面音讯皆无弗罗多只好尽可能自己收集消息。精灵过去几乎不涉足夏尔如今大家却常见他们晚上穿过林子朝西而去一去不返不过他们是要离开中洲不再关心它的种种纷扰。然而路上走动的矮人也多得不同寻常。矮人前往蓝色山脉采矿时总是取道古老的东西大道它横贯夏尔至灰港为止。霍比特人要是想得知远方消息矮人是他们打听的主要对象不过通常矮人寡言少语霍比特人也不多问。但是弗罗多现在经常碰见来自遥远异域的陌生矮人前往西方寻求庇护。他们忧心忡忡有些还悄悄说到大敌以及魔多那个地方。

魔多这个名字霍比特人只在讲述黑暗往昔的传奇故事中听过它就好比回忆背景中的一道阴影但是十分不祥令人不安。情况似乎是被白道会驱逐出黑森林的那股邪恶力量反而以更壮大的势头在魔多的古老堡垒中东山再起。据说邪黑塔已被重建那股力量自此向外扩散又广又远在遥远的东方和南方地区战事已起恐惧日增。奥克在群山中成倍繁衍食人妖也纷纷出动—

不再蠢笨而是变得狡诈且装备着可怕的武器。传闻中还隐约提到一些尚无名称的生物比所有这些妖物都要恐怖。

当然这一切甚少传到那些循规蹈矩的霍比特人耳中但就连消息最闭塞、居家最安分的人也开始听到奇闻而那些为了办事而前去边境的人则目睹了怪事。在弗罗多五十岁那年春天一天傍晚傍水镇的绿龙酒馆里发生了一场对话显示就连夏尔的舒适腹地也为流言所波及尽管绝大多数霍比特人仍以一晒对之。

当时山姆·甘姆吉坐在靠近壁炉的角落对面坐着磨坊老板的儿子泰德·山迪曼另外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乡下霍比特人在听他们交谈。

“这阵子咱可听说了不少奇闻一点不假。”山姆说。

“啊”泰德说“你要是肯听自然就听说喽。但我要愿意回家就能听说炉边故事和童话。”

“你当然能啦。”山姆回敬“依我看那里头有些还真不像你以为的那样荒唐。到底是谁编出了这些故事就拿龙来说吧。”

“谢谢您免了吧。”泰德说“我可不干。我还是个小孩儿的时候倒是听说过龙但现在就没必要再信它们啦。傍水镇只有一条龙还是绿的。”他说引来一阵哄笑。

“算你没错。”山姆说跟大家一起笑“但是那些你没准会叫作‘巨人’的树人又怎么说人家可说了没多久前就在北荒原的那一边见过这样一个比树还大的东西。”

“‘人家’是谁啊”

“比如我堂哥哈尔。他在过山村帮博芬先生干活儿还去北区打猎。他就见过一个。”

“是他说见过还差不多吧。你家哈尔总是说他见过这个、见过那个也许他根本就是瞎说。”

“但这个东西跟榆树一样大还在走路—跨一步最起码也有七码远”

“那我就打赌不是最起码。他看见的就是棵榆树多半就这么回事儿。”

“但你可听好了这棵是在走路。而且北荒原根本不长榆树。”

“那哈尔就更不可能看见这么一棵啦。”泰德说。旁边有人大笑有人鼓掌—观众似乎认为泰德胜了一筹。

“就算你对”山姆说“你也不能否认除了我家的哈尔法斯特以外还有别人看到奇怪的人物横穿夏尔—请注意是横穿还有更多在边界上被挡了回去。咱们的边界守卫从来没这么忙过。

“我听说精灵正在西迁。他们确实说了要去海港那地方比白塔还远呢。”山姆含糊地挥了挥手。不管是他还是在座的任何人都不知道过了夏尔西部边界外的古塔离大海还有多远。但这是约定俗成的远方某处有灰港屹立间或有精灵的船只从那里扬帆启航永不归返。

“他们扬帆航行航行行过大海进入西方离开了我们。”山姆说着字字句句半似颂唱还悲伤又庄重地摇着头。但是泰德哈哈大笑。

“啊那些陈年故事要是信得过这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而且我也看不出它跟你我有啥关系。就让他们航行去好啦但我敢保证你根本没见过他们航行而且整个夏尔都没人见过。”

“这还真不好说。”山姆若有所思地说他相信自己曾在林间见过一个精灵而且希望有一天能见到更多。他小时候听过的所有传奇当中那些提到霍比特人所知的精灵的那些吉光片羽的故事和似曾相识的记忆总是打动他最深。“有人见过我们这个地方就有。他们跟那个美丽种族相熟还能得到消息。”他说“比如巴金斯先生我就是给他干活儿的。他告诉我精灵正在出海离去。他对精灵是有点了解的。老比尔博先生知道的就更多了我还是个小屁孩的时候跟他可没少聊。”

“噢他俩都是疯子。”泰德说“至少老比尔博早就疯了而弗罗多是正在变疯。如果你是从他们那里得来的消息也难怪句句荒唐。好啦朋友们我回家去啦。祝你们健康”他喝干酒杯大摇大摆走了出去。

山姆默默坐着不再说话。他有许多事要想。比如袋底洞的花园有好多活儿要干明天如果天气转晴可有他忙的。草长得很快。但山姆想的不只是

园艺。过了一会儿他叹口气起身出了门。

这是四月初大雨过后天空正在变晴。太阳已经下山凉爽的朦胧黄昏正悄然化成深黯的夜色。他顶着初现的星光穿过霍比屯若有所思地轻吹着口哨走上小丘回家。

正在此时长久不见踪影的甘道夫又出现了。那场宴会过后他离开了三年后来他曾短暂探望过弗罗多一次好好审视他一番之后便又离去。接下来一两年他经常出现黄昏后不期而至日出前悄然离开。他不肯谈论自己所忙的事务和所行的路途似乎对弗罗多的健康状况与所作所为之类的小事最感兴趣。

然后突然间他不再来访了。弗罗多有九年时间没见过他也没听说任何消息他以为巫师已经对霍比特人完全失去兴趣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那天傍晚就在山姆步行回家暮色悄然四合之际书房的窗户传来了一阵熟悉的轻敲声。

弗罗多意外又大为欣喜地迎进了这位老朋友。两人都仔细打量着对方。

“一切都好吧”甘道夫问“弗罗多你看起来一点也没变”

“你也是啊。”弗罗多回答。不过他私下认为甘道夫显得更苍老也更忧虑憔悴了。他向巫师追问想知道有关甘道夫本人以及外面广阔世界的消息。两人很快开始深谈一直说到了夜深时分。

第二天早晨巫师和弗罗多吃完一顿迟了的早餐便坐到了书房敞开的窗前。壁炉里火光灿亮但阳光和煦南风吹拂一切都显得清新田野间树梢上无不闪烁着春天的新绿。

甘道夫想着将近八十年前的那个春天比尔博奔出袋底洞连手帕都忘了带。比起那时现在的甘道夫头发或许更白胡子和眉毛或许更长忧虑和智慧也给他脸上添了皱纹但他的双眼一如既往的明亮他还在抽烟而且吐烟圈时跟过去一样矍铄又快活。

此刻甘道夫默默抽着烟因为弗罗多正静坐着沉思即便沐浴在晨光中他依旧能感到甘道夫带来的消息投下的深暗阴影。终于他开口打破了沉寂。

“甘道夫昨晚你开始告诉我有关我这戒指的怪事。”他说“然后你又住了口因为你说这类事情最好留到白天再讲。你觉得现在是不是最好把它讲完你说这戒指很危险远比我所猜测的危险得多那到底是什么方面的危险呢”

“很多方面。”巫师答道“它的力量极其强大强大到我起初根本不敢去想强大到最终能完全征服任何占有它的凡夫俗子—它会反过来占有他。

“很久以前精灵在埃瑞吉安制造了许多精灵戒指就是你们说的魔法戒指当然它们是各种各样的蕴藏的力量有强有弱。那些较弱的戒指只不过是这门技艺还没达到炉火纯青时的试制品精灵工匠视它们为小玩意—然而依我看它们对凡人来说仍然很危险。而那些主魔戒也就是那些‘力量之戒’则是危险万分。

“弗罗多凡人若持有一枚主魔戒即可长生不死但他不会成长也不会获得更多生命力他只是苟延残喘下去直到最后每一分钟都充满疲惫倦怠。而且如果他常用这戒指让自己隐形他就会褪隐[2]他最终会变得永远隐形受统御众魔戒的黑暗力量之眼监视行走在幽暗中。不错迟早都会这样—若他坚强或起初用意良善就会迟些但无论是定力还是好意都无法保持下去。迟早那黑暗力量会吞噬他。”

“太可怕了”弗罗多说。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花园里传来了山姆·甘姆吉修剪草坪的声音。

“这事你知道多久了”终于弗罗多开口问“比尔博又知道多少”

“我很确定比尔博只知道他告诉你的那些。”甘道夫说“他绝对不会把任何他认为有危险的东西留给你哪怕我保证过会照看你。他认为那个戒指非常美紧急时刻非常有用而如果说真有什么不对劲或古怪的话他认为是他自己。他说那个戒指‘越来越占据心神’而且总是惦念牵挂着它但他从没疑心过戒指本身才是问题所在。不过他已经发现此物需要时刻看住它的大小跟重量似乎不是一成不变它会以一种古怪的方式缩小或变大有可能突然间从原本戴得紧紧的手指上滑脱下来。”

“对这他在最后一封信里警告过我。”弗罗多说“所以我一直把它挂在链子上。”

“非常明智。”甘道夫说“至于比尔博的长寿他从来没把那跟戒指联系在一起。他认为那全是他自己的本事并且为此十分自豪。不过他愈来愈感到焦躁不安心绪不宁。他说像被‘拉开抻长’了。这正是那戒指逐渐控制他的迹象。”

“这一切你知道有多久了”弗罗多再次问道。

“知道”甘道夫说“弗罗多我知道许多只有智者才知道的事。不过若你指的是我是否‘知道这枚戒指’这个么可以说我仍然一无所知。还有最后一项测试要做但我已经不再怀疑我的猜测了。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猜的”他沉思着追溯自己的记忆“让我想想……白道会将黑暗力量逐出黑森林的那一年就在五军之战以前比尔博找到了这枚戒指。那时我心头蒙上了一道阴影但我还不知道自己在担心什么。我常常疑惑咕噜是怎么得到一枚主魔戒的—它显然是一枚主魔戒起码这一开始就很明确。然后我听了比尔博那个如何‘赢得’它的奇怪故事我觉得难以置信。当我终于从他那里挖出真相我立刻明白他毫无疑问是在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理应拥有这个戒指就像咕噜说这是他的‘生日礼物’一样。这两则谎言过于相似令我感到不安。这个戒指明显具有一种有害身心的力量会马上对持有者产生影响。那是我头一次真正产生警觉感到整件事不妙。我常告诉比尔博这样的戒指不要使用最好闲置但他对此非常反感而且很快就变得恼怒起来。我几乎是束手无策。我若从他手中夺取戒指造成的伤害只会更大而且不管怎么说我都无权这么做。我只能观察、等待。我本来可以去咨询白袍萨茹曼但不知为何总裹足不前。”“他是谁”弗罗多问“我从来没听说过他。”

“有可能。”甘道夫回答“他不关心霍比特人至少过去不关心。然而他在智者中颇有威望他是我这一族类之首也是白道会的领袖。他学识渊博但随着学识增长他的骄傲也日渐高涨不容任何干预。有关精灵魔戒的学问无论大小正是他的领域。长久以来他研究这门学问探寻那些制造魔戒的失传之秘。但是当白道会就这些戒指而辩论时他肯对我们透露的所有魔戒学问都在打消我的恐惧。因此我将疑虑埋进心底沉睡但并未高枕无忧。我仍在观察、等待。

“比尔博似乎一切都好日子也一年年过去—是的一年年过去他却似乎完全不受影响。他一点也不见老。我心头再度蒙上了阴影但我对自己说‘毕竟他的母系家族就很长寿。还有时间。再等等吧’

“于是我等了直到他动身离开的那天晚上。他那时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使我心中充满恐惧萨茹曼的全部说辞都缓解不了。我终于明白有种致命的黑暗之力在起作用。从那时开始这么多年来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发掘此事的真相上。”

“没有什么永久性的伤害对吧”弗罗多焦急地问“他会逐渐恢复正常的是不是我是说将来能够安息”

“他当下就感觉好多了。”甘道夫说“这世界上只有一位神灵对所有的魔戒及其魔力了如指掌。而就我所知世间还没有哪位神灵对霍比特人了如指掌。智者当中只有我热爱有关霍比特人的学识。这是一门冷僻的旁支学问但充满了惊喜。霍比特人或许柔软如黄油有时却会坚硬如老树的根。我认为很可能有些霍比特人能够抵御魔戒的力量而且时间远比绝大多数智者肯相信的更长。我想你用不着担心比尔博。

“当然他拥有那戒指多年还使用过它因此戒指的影响力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消退到—比如到他再看见它也无妨的程度。除此之外他会快快活活地活上许多年只不过再也不是他放弃戒指时那样。这是因为他到头来是自愿放弃戒指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亲爱的比尔博对那个东西一放手我就不再担心他了。我乃是觉得自己对你负有责任。

“打从比尔博离开之后我就极其担心你同时还担心这群可爱、荒诞又无助的霍比特人。如果黑暗力量征服了夏尔如果你们所有人—那些善良、快活、愚蠢的博尔杰家、吹号家、博芬家、绷腰带家和别的人家更别提还有荒唐的巴金斯家—全遭到奴役这对世界将是个沉重的打击。”

弗罗多打了个寒战。“可是我们为什么会被奴役”他问“还有他为什么要这样的奴隶”

“老实告诉你吧”甘道夫答道“我相信迄今为止—注意是迄今为止—他彻头彻尾忽视了霍比特人的存在。你们应该谢天谢地。但是你们的平安日子已经过完了。他有很多更有用的仆役他不需要你们但他不会再度把你们抛在脑后。悲惨为奴的霍比特人远比快乐自由的霍比特人更令他愉快惬意。有这么一种东西叫做怨恨与报复。”

“报复”弗罗多问“报复什么我还是不明白这一切跟比尔博、跟我还有我们的戒指有什么关系”

“这可大有关系。”甘道夫说“你还不知道真正的危险但你会知道的。上次我来这里时连我自己都不确定但这次是明言的时候了。请把戒指给我一下。”

弗罗多把戒指从裤袋里掏了出来。戒指系在链子上链子又挂在腰带上。他把它解下来动作迟缓地递给巫师。他觉得它突然间变得异常沉重就好像不知为何也不知是它还是弗罗多自己不愿让甘道夫接触到它。

甘道夫将它举了起来。它看起来是用十足纯金打造的。“你能看见上头有什么铭文吗”他问。

“没看见。”弗罗多说“上面什么也没有。它相当光滑从来没显出过刮痕和磨损的迹象。”

“很好看吧”巫师突然把它掷入了仍在发亮的炉火一角当中这让弗罗多大惊又痛心。他叫了一声伸手去抓火钳但是甘道夫拉住了他。

“等等”他用命令的语气说从浓密的眉毛底下迅速瞥了弗罗多一眼。

戒指没起什么明显的变化。过了一会儿甘道夫起身关上窗外的百叶窗拉上了窗帘。室内变得又暗又静不过花园里仍然隐约传来山姆那把大剪刀发出的喀嚓喀嚓声这会儿离窗子更近了。巫师站在那里望了炉火片刻然后弯腰用火钳把戒指移到炉膛边立刻拿了起来。弗罗多倒抽了口气。

“它一点也不烫。”甘道夫说“拿着”弗罗多畏缩着摊开手掌接过它似乎变得空前地粗大、沉重。

“把它举高”甘道夫说“仔细看”

弗罗多依言细看这下终于发现戒指的外圈和内圈各环绕着一行细纹精细犹胜最精细的笔触。那些火焰般的线条似乎拼成一个个字母组成了一段连贯的铭文。它们闪着刺眼的亮光却又显得遥远仿佛发自极深之处。

“我看不懂这些火焰文字。”弗罗多颤抖着声音说。

“你是不懂”甘道夫说“但是我懂。那些字母是遵循一种古老模式的精灵字母然而那种语言却是魔多的语言我不会在这里念出口。不过以通用语来说的话大致意思是

.....邪暗深处
统御余众魔戒至尊
罗网余众魔戒至尊
禁锢余众魔戒至尊。

这是一首诗中的几句全诗在精灵传说中久为人知

穹苍下精灵众王得其三
石殿中矮人诸侯得其七
尘世间必死凡人得其九
魔多翳影王座乌沉
黑暗魔君执其尊。
魔多翳影邪暗深处
统御余众魔戒至尊
罗网余众魔戒至尊
禁锢余众魔戒至尊。

他顿了顿然后用低沉的声音缓缓说道“这就是‘主宰戒’统御众戒的至尊戒。这就是他在漫长岁月以前遗失令他力量大打折扣的至尊戒。他极其渴望得回它—但是绝对不能让他得回它。”

弗罗多坐着呆若木鸡。恐惧似乎伸展出一只庞大无匹的魔爪好似一团从东方升起的乌云森森逼近要吞噬他。“这戒指”他结结巴巴地说“它到底是怎么来到我手上的”

“啊”甘道夫说“说来话长。故事的开头要追溯到黑暗年代那时的事现在只有博学之士才记得。我要是把来龙去脉都跟你说清楚那么直到春去冬来我们只怕都还坐在这儿。

“但是我昨晚跟你说过了黑暗魔君也就是强大的索隆。你听见的传闻都是真的他的确已经东山再起离开位于黑森林的巢穴返回了他的古老要塞、位于魔多的邪黑塔。魔多这名字连你们霍比特人都听说过就像古老传说边缘的一团阴影。每一次遭到挫败蛰伏休整之后魔影总是改头换面卷土重来。”

“我但愿这种事不要发生在我的时代”弗罗多说。

“我也一样。”甘道夫说“天下适逢其会的苍生都作此想但这由不得他们做主。我们必须决定的只是对面临的时代作出何种应对。弗罗多我们的时代正在变得黑暗下去大敌正在迅速壮大起来。我认为他的各项计划还远远不够成熟但正在趋于成熟。我们将会陷入危境—我们将会陷入严重的危境哪怕没有这个令人畏惧的机遇。

“大敌还缺一样东西这样东西能给他力量与知识来击败一切抵抗攻破最后的防御从而以第二度黑暗覆盖天下各地。那便是至尊戒。

“众戒中最美好的三戒被精灵王族隐藏起来他从不曾染指玷污。矮人诸王拥有的七戒已经被他收回三枚余者已被恶龙所毁。他把九戒给了骄傲强大的凡人而他们因此落入陷阱很久以前就臣服于至尊戒的辖制之下他们变成了‘戒灵’是受他那庞大魔影统治的魔影是他最可怕的爪牙。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九戒灵已有多年不曾出动了。但是谁知道呢当魔影东山再起他们也可能再次出动。不过好啦即便是在夏尔的早晨我们也别谈论这样的事。

“如今的情况是他已将九戒聚在掌握之中七戒中没有被毁的亦是如此三戒仍然隐藏但他已不再为此忧心。他只需要至尊戒。他亲自制造了这枚戒指它属于他他将自己先前的一大部分力量倾注其中以统御其余众戒。如果他得回这枚戒指他将会再度号令众戒—无论它们位在何方就连三戒也不能幸免而靠这三戒达成的一切都将暴露无遗他也将变得空前强大。

“而弗罗多这就是那个令人畏惧的机遇。他曾相信至尊戒已经消亡精灵已经把它销毁—情况本该如此。但是现在他知道它没有消亡而且已被发

现。因此他全副心思都集中于它没完没了地搜寻它。这个戒指是他最大的希望亦是我们最大的恐惧。”

“为什么为什么它没被销毁”弗罗多喊道“还有如果大敌那么强大又如此珍视这枚戒指那他怎么还能遗失它”他把魔戒紧紧攥在手中就像已经看见黑色的手指伸长过来要抢夺它一样。

“戒指是从他那里夺来的。”甘道夫说“很久以前精灵抵抗他的实力要更强大并且也不是所有的人类都与精灵疏远。西方之地的人类[3]曾经援助过他们。那是古老历史中值得回忆的一章尽管那时也有悲伤有聚拢的黑暗但还有非凡的英勇以及并未全然成空的伟大功绩。也许有一天我会把整个故事说给你听又或者你可以从最清楚内情的人那里得知详细始末。

“不过既然你最需要知道的是这戒指怎么落到你手里的而这本身就够说一个故事眼下我就只说这些好了。精灵王吉尔-加拉德和西方之地的埃兰迪尔联手推翻了索隆然而他们也双双战死在那一役中。埃兰迪尔的儿子伊熙尔杜将魔戒自索隆的手上斩落并将它据为己有。于是索隆被击败了他的魂魄逃走隐藏了漫长的年岁直到他的阴影在黑森林中再度凝聚成形。

“但是魔戒却遗失了它掉进了大河安都因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因为彼时伊熙尔杜正沿着大河东岸向北行军他在金鸢尾沼地附近遭到大山中奥克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他跳入水中但就在泅水时魔戒从他手指上滑脱于是奥克发现了他射杀了他。”

甘道夫顿了顿又说“就在金鸢尾沼地当中的幽深水潭里这戒指销声匿迹淡出了众人的知识与传说。这一来如今只有寥寥数人知晓它的大部分历史智者的白道会也找不到更多信息。不过我想我终于能续说这个故事了。

“戒指销声匿迹很久之后—但那仍是很久很久以前—在大荒野边缘、大河岸边生活着一群足轻手巧的小种人。我猜他们跟霍比特人同类与斯图尔族的远祖同源因为他们喜欢大河常在河里游泳还用芦苇做成小船。他们当中有个声望颇高的家族人丁家财两旺胜过多数家族这个家族由一位族中的老祖母掌理她很严厉又精通他们的掌故学识。这一家中心性最好奇、最爱打听事情的人名叫斯密戈。他对根基和起源之类很感兴趣会潜入深潭会在树木和生长的植物脚下挖洞还会在绿色土丘中掘出隧道。他总低头垂目不再仰望山顶不再观看树上的叶子也不再注目风中绽放的花朵。

“他有个兴趣相投的朋友叫狄戈比他眼尖但不如他敏捷也不如他强壮。有一回他们驾着小船顺流而下来到了金莺尾沼地那里生长着大片的莺尾花和开花的芦苇。斯密戈上了岸在岸边到处翻找探查狄戈则坐在船上钓鱼。突然一条大鱼咬住了鱼钩狄戈还没来得及搞清状况就被拖出船掉进了水中沉到了水底。接着他觉得自己看见河床上有个东西在闪光于是松手放开钓鱼线屏住气伸手向它抓去。

“他泼刺着水花冒出水面头发里插着水草手上抓着满把的泥他游到了岸边。等他把污泥涤除看哪在他掌中躺着一枚美丽的金戒指它在阳光下光亮灿烂令他满心欢喜。但是斯密戈一直躲在树后盯着他正当狄戈贪婪地盯着戒指时斯密戈蹑手蹑脚走到了他身后。

“‘狄戈亲爱的把那给我们吧。’斯密戈将头探过朋友的肩说。

“‘为什么’狄戈说。

“‘因为今天是我生日亲爱的而我想要它。’斯密戈说。

“‘我才不在乎呢。’狄戈说‘我已经给过你礼物了为这连家底都掏空了。这是我找到的我要留下它。’

“‘噢真的吗亲爱的’斯密戈说着一把掐住狄戈的咽喉扼死了他因为那枚金戒指显得如此灿亮又美丽。然后他把戒指戴上了自己的手指。

“始终没有人知道狄戈出了什么事他被谋杀在远离家园的地方尸体被巧妙隐藏起来而斯密戈独自返回。他发现戴着戒指时家人谁都看不见他。他为这个发现大为欣喜将其秘而不宣。他用此法来刺探各种秘密把所获知识拿来为非作歹。戒指根据他的状况赋予他力量他变得对各种害人的勾当都耳聪目明。一点也不奇怪他变成了非常不受欢迎的人他显形时所有的亲戚都避之惟恐不及。他们踢他他则咬了他们的脚。他行窃成性常常嘀咕自言自语喉咙里发出咕噜声。因此他们叫他咕噜咒骂他叫他滚得远远的。他祖母为了息事宁人遂将他逐出家门赶出了她的洞府。

“他孤独地流浪偶尔为世间艰难而哭泣。他沿着大河一路往上游而去待到遇上一条从山里流出的小溪便又顺着小溪前行。他用隐形的手指在深潭中捉鱼生吞活嚼。有一天天气酷热就在他俯身倾向水潭时他感到后脑勺犹如火灼一般水面反射出一道炫目的强光刺痛了他泪汪汪的双眼。他为之讶

异因为他几乎忘了太阳的存在。于是他最后一次抬头张望并对太阳猛挥了挥拳头。

“不过当他降低视线时他望见了前方远处迷雾山脉的群峰小溪正是从那里发源。他突然想‘那片大山底下一定阴凉宜人在那里太阳也监视不到我。那片大山的根一定是货真价实的根基里面一定埋藏着自开天辟地以来都不曾暴露的重大秘密。’

“因此他趁夜而行爬上了高地。他发现那条幽暗的小溪是从一个小洞穴里流出来的于是他像条蛆虫那样钻进了山岭的心腹中从此销声匿迹不为人知。那枚魔戒随他一起隐入阴影就连它的制造者力量又开始壮大时也查不出它的下落。”

“咕噜”弗罗多惊叫道“咕噜你是说就是比尔博碰到的那个咕噜怪物这真是恶心透了”

“我认为这是个悲伤的故事。”巫师说“它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甚至发生在我认识的某些霍比特人身上。”

“我没法相信咕噜跟霍比特人有亲缘关系不管关系多远。”弗罗多忿忿地说“这种说法简直太令人反感了”

“可这依然是事实。”甘道夫回答“无论如何我对霍比特人的起源知道得比他们自己还多。就连比尔博的故事也暗示了这种亲缘关系。他们的思维和记忆两者的背景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他们异常理解彼此远超出一个霍比特人可能对矮人对奥克甚至对精灵的理解。不说别的就想想那些双方都知道的谜语吧。”

“那是。”弗罗多说“不过并不是只有霍比特人才猜谜语而别的种族猜的谜语也都大同小异。而且霍比特人不欺骗耍诈咕噜却从头到尾只想着诈骗一味想方设法让可怜的比尔博放松警惕。我敢说他提出这样一个游戏是贼心窃喜有可能让他最后不费吹灰之力就收获一个受害者就算输了于他也是毫发无伤。”

“恐怕你说得太对了。”甘道夫说“不过我想这其中还有别的你尚未意识到。即使是咕噜也还没彻底堕落。事实证明他作为一个霍比特人顽强得连智者一员都始料未及。他内心仍有一个小角落是属于自己的。光明那来自

往昔的光明仍能从中透入就像透入黑暗中的一道裂罅。我想再度听见一个亲切的声音忆起风、树木、草地上的阳光这样一些早已遗忘的事物他其实是很愉快的。

“不过最后这当然只会使他那邪恶的一半愈发恼怒—除非能征服它除非能治愈它。”甘道夫叹息“唉这在他恐怕希望渺茫但不是全然无望—不是尽管他拥有魔戒的时间那么久到他几乎记不得有多长。这是因为他很久都没有频繁戴它因为他在一片漆黑中很少需要它。他显然从来不曾‘褪隐’他形销骨立但依旧顽强。但是当然那个东西吞噬着他的心灵那种折磨已经变得几乎难以承受。

“大山底下所有的‘重大秘密’结果竟然只不过是空空如也的黑夜再没有可探索的东西也没有值得做的事只是鬼鬼祟祟地吃着糟糕的食物怨恨地回忆着过去。他全然是个可怜虫。他痛恨黑暗但更痛恨光明他痛恨一切其中最恨之入骨的是这枚魔戒。”

“这话怎么说”弗罗多问“这枚魔戒肯定是他的宝贝是他惟一在乎的东西不是吗而且如果他痛恨它为什么不扔掉它或丢下它一走了之”

“弗罗多听了这一切后你一定得开始理解这一点。”甘道夫说“他对它爱恨交加正如他对自己也爱恨交加。他没法扔掉它。这件事情已经由不得他做一点主了。

“弗罗多力量之戒会照顾自己。它会背叛它的拥有者而滑脱但它的拥有者永远不会抛弃它。他至多只会动念设想要将它交给某人保管—而这也只是在获得戒指的初期在它刚开始捕获人心的时候。就我所知比尔博是有史以来惟一一个不仅动念还真正做到的人而他也需要我鼎力相助。即便如此他本来也决不会就这么放弃它或将它抛开不管。弗罗多作决定的不是咕噜而是魔戒本身。是魔戒离开了他。”

“什么只为了及时遇见比尔博吗”弗罗多说“找个奥克岂不更合适”

“这事并不可笑起码对你来说不是。”甘道夫说“这是迄今为止魔戒的全部历史里最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比尔博不早不晚刚好那时候到在一片漆黑中凑巧摸到了它。

“弗罗多这当中不止一种力量在运作。魔戒正设法回到它的主人那里去。它曾背叛伊熙尔杜从他手上滑脱然后当机会来临它逮住了可怜的狄戈害他遭到谋杀之后是咕噜它吞噬了他。从他身上它再也榨不出利用价值他太渺小太卑贱了只要它跟他在一起他就永远不会再离开地底深潭。因此如今当它的主人再度苏醒从黑森林中传播出黑暗的思绪它便抛弃了咕噜。未料它却被最不可思议的人捡到了那就是来自夏尔的比尔博

“在这背后还有某种力量在运作凌驾于魔戒制造者的计划。我可以再明确不过地说比尔博是命定要找到这枚魔戒而且这不是魔戒制造者的意思。据此类推你也是命定要得到它。而这或许是个令人鼓舞的想法。”

“才不呢虽说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弗罗多说“不过你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有关魔戒还有咕噜你是真的都知道还是仍然只在猜测”

甘道夫看着弗罗多双目炯炯有神。“我见多识广。”他回答道“但是我不打算把我做的一切都跟你描述一遍。所有的智者都知道埃尔兰迪尔、伊熙尔杜以及至尊戒的历史。不需要其他任何证据单单那火焰文字就能证明你的戒指是那枚至尊戒。”

“可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弗罗多插嘴问道。

“当然就是刚才在这屋里。”巫师针锋相对“但我事先就料到会是这样。我走过黑暗的旅程经过长期的搜索如今归来就是为了这最后一项测试。这是最后的证据现在一切都再清楚明白不过了。我颇花了一些脑筋才挖出咕噜那一段填补了历史的缺口。起初我或许是猜测了有关咕噜的事但现在我不是在猜测而是确知。我见过他。”

“你见过咕噜”弗罗多惊叫道大为讶异。

“是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当然要做得到才行。我很久以前就尝试过最后终于办到了。”

“那么比尔博从他身边跑掉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吗”

“不是特别清楚。我告诉你的是咕噜愿意说的—当然他可不是像我跟你转述的那样说的。咕噜是个骗子你得筛选他说的话。比如他称那个戒指是他的‘生日礼物’一口咬定就是这么回事。他说戒指是他祖母给的他祖母有许

多那类的漂亮东西。这就是个荒唐故事。我毫不怀疑斯密戈的祖母是位女族长是杰出独特的人物但说她拥有许多精灵戒指肯定是无稽之谈至于把精灵戒指拿来送人根本就是谎言不过这谎言里包含着一点点真相。

“谋杀狄戈一事始终折磨着咕噜他为此编造了一套辩护之词当他在黑暗中啃咬骨头时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对他的‘宝贝’诉说直到他自己也几乎信以为真那天就是他的生日狄戈就该把戒指给他它出现在那时候显然就是要成为礼物它就是他的生日礼物等等等。”

“我尽可能捺着性子听他胡说八道但是真相至关重要到最后我不得不动真格的。我用火威吓他一点一滴从他口中挤出了真实的故事同时也挤出了许多啜泣和咆哮。他认为自己遭到了误解受到了亏待然而当他终于把自己的过去吐露给我他说完了猜谜游戏和比尔博的逃脱就再也不肯多说了只是闪烁其辞。他怕的不只是我的威吓还有别的—那更令他恐惧。他咕哝着说他将要夺回自己的东西大家走着瞧看他会不会容忍被人践踏被驱逐进洞再被抢劫咕噜现在有了好朋友非常强大的好朋友他们会帮他巴金斯要付出代价—这是他的主要念头。他痛恨比尔博诅咒他的名字。更有甚者他知道比尔博来自何处。”

弗罗多问“可是他是怎么发现的”

“哦要说名字那是比尔博自己告诉咕噜的真是蠢到家而咕噜知道了名字一旦出到外界就不难打探出比尔博的家乡。噢对他出来了。事实证明他对魔戒的渴望战胜了对奥克、甚至对光明的恐惧。过了一两年后他离开了群山。你瞧尽管他对戒指的渴望仍然束缚着他它却已不再吞噬他。他开始复苏振奋了一点。他感觉自己老了老得可怕却不那么胆怯了并且饿得要命。

“他仍然恐惧、痛恨光明不管是太阳还是月亮的光我想他永远都会这样。但是他很狡诈他发现自己可以避开日光和月华凭着苍白冰冷的双目趁着死寂的黑夜轻巧飞快地赶路捕食吓坏了或不留神的小东西。新鲜食物和新鲜空气令他逐渐强壮大胆起来不出所料他设法进入了黑森林。”

弗罗多问“你就是在那找到他的”

“我在那里看见了他。”甘道夫回答“不过在那之前他跟着比尔博的踪迹流浪到了很远的地方。要从他口中确切得知任何事都很困难他说话经常夹带诅咒和威胁。‘它口袋里有什么’他说‘它不肯说不肯宝贝。小骗子。这问

题不公平。是它先骗人是它。它破坏了规矩。我们本该掐死它的是的宝贝。而我们会的宝贝’

“他基本上就这么说话我估计你也不想多听。那些日子我听得耳朵都长茧了。但是他在咆哮间也说漏了线索。我从中归纳出他轻手轻脚最后去了埃斯加洛斯乃至河谷城的大街小巷到处窃听和偷窥。这下可好有关那些重大事件的消息在大荒野传得沸沸扬扬许多人听说过比尔博的名字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而我们返回比尔博西边家园的归路也不是什么秘密。咕噜的耳朵很尖很快就应该获知他所要的讯息。”

“那他为什么不继续往下追踪比尔博”弗罗多问“他为什么不到夏尔来”

“啊”甘道夫说“我们这就说到了。我想咕噜试过。他启程朝西往回走一直走到大河但之后就改变了方向。我很确定他不是因为路途遥远而心生退意。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把他引开了我那些帮我猎捕他的朋友都这么认为。

“起初是森林精灵追踪他那时他的足迹还很鲜明这事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他们追踪足迹穿过黑森林又折返却始终没有逮到他。整个森林充满关于他的传言连鸟兽都在讲着可怕的故事。林中人类说外面出现一种新的可怕东西那是一种会吸血的鬼魂。它会上树找鸟巢它会爬进洞穴寻小兽它会悄悄潜进窗内找寻摇篮。

“但是足迹在黑森林的西缘转向朝南游荡而去出了森林精灵的地盘便消失了。接着我犯了个大错—是的弗罗多这不是我第一次犯错但恐怕事实会证明这是最糟糕的一次。我当时放任这事不管我放过了他。因为那时我还有许多别的事要考虑而且我仍对萨茹曼的学识深信不疑。

“唉那是好几年前了。在那之后我为这个错误付出了代价度过了许多黑暗又危险的日子。等我重拾追踪也就是比尔博离开袋底洞后踪迹早就模糊难寻了。幸亏我得到了一位朋友—阿拉贡的帮助他是当今世上最了不起的旅人和猎手否则我的搜寻将是一场空。我们一同寻找咕噜走遍了整个大荒野毫无指望一无所获。但是最后就在我放弃追踪转向他途时咕噜被寻获了。我的朋友冒了极大的危险将那悲惨的家伙带了回来。

“咕噜不肯说他到底都干了什么只一个劲地哭骂我们残忍喉咙里频繁发出咕噜声。我们逼他说时他便哀号畏缩绞扭着那双长手不停舔着手指仿佛

指头很痛仿佛忆起了某种旧时折磨。但恐怕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曾一步接一步、一哩又一哩地南下而去缓慢又鬼祟最后到了魔多之地。”

房间陷入了一片死寂。弗罗多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就连窗外的一切似乎也都静止了。山姆那柄大剪刀的声音现在一点也听不见了。

“是的就是魔多。”甘道夫说“唉魔多吸引一切邪恶之物黑暗力量正集中全副心神将他们召聚此地。而且大敌的那枚魔戒也会留下自己的印记使咕噜暴露在召唤之前不能抗拒。还有那时所有的种族都在窃窃私语提到南方的新魔影和它对西方的憎恨。他那些会帮他复仇的正派新朋友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悲惨又可厌的傻瓜啊在那片地方他会得到许多教训多到他吃不消。他在边境偷偷摸摸刺探迟早会被抓住送去审讯。恐怕情况正是这样。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待在那地许久且正在回程上身负某种为祸的使命。但如今那也无所谓了因为他已经干下为祸最深的事了。

“唉没错—通过他大敌得知至尊戒再度现世了。他知道伊熙尔杜死在何处他知道咕噜的戒指是在哪里找到的他知道那是一枚主魔戒因为它使人长寿他知道那不是三戒之一因为三戒从未遗失也不容忍邪恶他还知道那也不是七戒或九戒之一因为它们的下落都已明确。他知道那就是至尊戒。我想他也终于听说了霍比特人和夏尔。

“夏尔—现在他若不是已经查出它位于何处就可能是正在寻找。弗罗多事实上我担心他甚至可能觉得巴金斯这个长久不受注意的名字已经变得十分重要。”

“这太可怕了”弗罗多喊道“这比我从你的暗示和警告中想像出的最坏情况还要糟糕得多噢甘道夫我最好的朋友我该怎么办现在我真的害怕了。我该怎么办比尔博有机会时居然没有一剑刺死那卑鄙的家伙真是太可惜[4]了”

“可惜正是‘怜惜’之心使他手下留情—怜悯还有宽容若非必要决不下杀手。而他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弗罗多你要知道他之所以没怎么受到邪恶侵害最终还得以脱身正是因为他起初取得魔戒的方式—心存怜悯。”

“对不起。”弗罗多说“但是我吓坏了我对咕噜也感觉不到丝毫的怜惜之情。”

“那是因为你没见过他。”甘道夫打断他说。

“是没有我也不想见。”弗罗多说“我没法理解你。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有精灵在他做了那么多可怕的事以后还放他一条生路可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都跟奥克一样坏啊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敌人。他该死。”

“该死我敢说他的确是。可是许多活着的人都该死一些死了的人却该活你能把命还给他们吗若是不能就别急着断人生死吧。即便是极有智慧的人也不能洞悉万物的结局。要说咕噜在有生之年弃恶从善这我不抱多大希望但机会还是有的。而且他跟魔戒的命运息息相关。我内心预感在尘埃落定之前他还要扮演某种角色不管为善为恶而到那时比尔博的怜悯可能会决定许多人的命运—尤其是你的。无论如何我们没有杀他他非常苍老非常悲惨。森林精灵虽说是囚禁了他但也尽量靠着发自他们智慧心灵的好意善待他。”

“就算这样”弗罗多说“就算比尔博无法下手杀死咕噜我也希望他当初没有保留魔戒我希望他从来没有发现它而我也从来没有得到它你为什么让我保管它呢你为什么不叫我丢了它或者或者毁了它”

“让你叫你”巫师反问“我刚才那番话你全没听进去吗你说这些话简直没动脑子。要说丢掉它那显然是大错特错。这类魔法戒指能设法被人寻获若是落在恶人手里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恶果而最糟糕的是它可能会落入大敌手中—事实上它一定会的。因为这是至尊戒他正竭尽全力找寻它召它回到自己手中。

“当然我亲爱的弗罗多这对你来说十分危险我也为此忧心忡忡。但是有太多事危如累卵我不得不冒些险—不过即便是我远在他方的时候夏尔也没有一天不是被警惕地守护着。只要你一直不用它我想魔戒是不会在你身上留下任何持续影响的不会作恶不管怎么说时间也不会太长。你一定要记住九年前我最后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对这事几乎没什么把握。”

“但是为什么不毁了它呢就像你说的那样早就该毁了它”弗罗多再次喊道“如果你警告过我哪怕捎个信给我我就把它给毁了。”

“你会吗你要怎么做你试过吗”

“没有。但我猜可以把它砸烂吧要么就熔掉。”

“那就试试看”甘道夫说“现在就试”

弗罗多又把魔戒从口袋中拿了出来端详着它。此刻戒指平滑光洁他辨不出任何字迹或花纹。金子看起来又美又纯。弗罗多觉得它的色泽何等美丽又鲜艳形状何等浑圆无瑕。它真是个美妙绝伦的东西是不折不扣的宝贝。他取出它时本来打算动手把它扔进炉火烧得最炽烈的地方但现在他发现自己做不到除非战胜内心强烈的挣扎。他掂量着手中的魔戒迟疑着逼自己回想甘道夫告诉他的一切然后使劲横下心一抬手仿佛要将它丢出去—却发现自己又把它塞回了口袋里。

甘道夫苦笑一声“你瞧弗罗多连你也已经对它万分难舍了更别说损伤它。我也没办法‘叫’你那么做—除非强逼你但那会摧毁你的心智。不过说到砸烂魔戒强力毫无用武之地。你哪怕拿沉重的大铁锤来砸也没用它连个刮痕都不会有。你我的手都无法销毁它。

“当然你这小小炉火连普通的金子都熔不了。这戒指刚才已经被烧过却丝毫无损甚至都不烫手。整个夏尔没有铁匠的熔炉可以改变它分毫就连矮人的铁砧和熔炉也办不到。据说龙焰可以熔化、烧毁力量之戒但是拥有足够炽热的古老烈火的恶龙现在世界上一只也不剩了何况从来都没有哪只恶龙能伤这枚至尊戒分毫就算黑龙安卡拉刚[5]也不行—因这统御之戒乃是索隆亲手打造的。

“要毁掉它只有一个办法找到烈火之山欧洛朱因深处的‘末日裂罅’将魔戒丢下去—如果你真的想摧毁它一劳永逸地让它脱出大敌的掌握。”

“我真的想摧毁它”弗罗多喊道“或者说……呃我希望它被摧毁。我生来不是探险的料。我真希望我从来没见过魔戒它为什么来到我手上我为什么会被选中”

“这样的问题没有答案。”甘道夫说“你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是因为你拥有什么他人没有的优点长处至少力量和智慧方面都不是。但是你被选中了因此你必须运用起你所拥有的全部体力、心志和才智。”

“可是这些我也没有多少啊你既睿智又强大要不你把魔戒拿去吧”

“不”甘道夫叫道霍然而起“有了它的力量我就会拥有过于强大可怕的力量而魔戒也会通过我获取一股更强大、更致命的力量。”他双眼炽亮容光焕

发如同内里有火燃烧。“别引诱我我不想变得如同黑暗魔君本人一般。而且魔戒是借由怜悯来侵入我的心—怜悯弱者渴望得到行善的力量。别引诱我我不敢拿走它就连妥善保管、不予使用我都不敢。想要运用它的渴望将会强烈到我无力抗拒。我会有急需它的时候我面前的道路奇险重重。”

他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推开了百叶窗。阳光再次流淌进房间里。在外面山姆吹着口哨沿着小径走过。“现在”巫师转过身面对弗罗多“决定在你。但我始终都会帮助你。”他扶住了弗罗多肩头“你担负它一天我就会帮你担负一天。但是我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大敌正在行动。”

一室寂静良久。甘道夫再度坐下抽着烟斗仿佛陷入了沉思。他似乎闭上了眼睛其实却是从眼皮下紧盯着弗罗多。而弗罗多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壁炉中的红色余烬直到它们充斥了他的视野他仿佛俯瞰进无边无底的火焰之井想像着传说中的末日裂罅和烈火之山。

“好啦”甘道夫终于开了口“你在想什么你决定好怎么做了吗”

“没有”弗罗多回答从冥想中回过神来惊讶地发现天一点不黑还能看见窗外那阳光明媚的花园“又或许我决定了。你所说的话我若没理解错我猜我必须保管魔戒看守它起码现在是这样无论它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

“你若抱着这样的目的那无论它会产生什么影响都会是缓慢的邪恶也不例外。”甘道夫说。

“但愿如此。”弗罗多说“但我希望你能尽快找到另一个更好的保管人。与此同时我似乎成了个危险人物会危及所有生活在我附近的人。我不能既保管着魔戒同时还留在这里。我得离开袋底洞离开夏尔离开一切上路。”他叹了口气。

“我若是能当然愿意拯救夏尔—虽然过去有些时候我认为这里的居民愚蠢迟钝得无法言表还觉得来场地震或者恶龙入侵可能对他们有好处。但我现在不这么觉得了。我觉得只要夏尔还在安全又自在我会发觉流浪更容易忍受我会知道还有那么一个地方它是稳固的安身立足之地纵然我自己再也不能立足彼处。

“当然我有时也曾想到离开但想像中那就像度假一样会是一连串像比尔博那样的、甚至更棒的冒险再平安地收尾。但这一次将意味着流亡是一场

从危险奔向危险吸引危险紧追在后的旅程。而且如果我要离开以拯救夏尔我猜我必须独自上路。可是我觉得自己非常渺小非常无依无靠以及—绝望。大敌是那么强大可怕”

他没告诉甘道夫可就在他说这些话时一股想要追随比尔博的强烈欲望在他心中熊熊燃起—追随比尔博甚至有可能再找到他。这个念头异乎寻常地强烈甚至压倒了恐惧他几乎可以马上就奔出门再一路奔下小径帽子也不戴就像很久以前比尔博在一个类似的早晨所做的那样。

“我亲爱的弗罗多”甘道夫惊叹道“就像我以前说过的霍比特人真是叫人惊奇的生物。你可以在一个月内学会他们所有的为人处世之道然而过了一百年必要时他们还是有办法令你大吃一惊。就算是从你那里我也几乎不敢期望得到这样的答案。比尔博没有选错继承人尽管他几乎没想过事实会证明这有多重要。恐怕你说得对—魔戒在夏尔已经藏不住多久了。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他人你必须离开而且必须隐姓埋名不再叫巴金斯。这个姓氏在夏尔以外或在大荒野中都不安全了。现在我给你取个旅行用的名字你出发之后就叫‘山下先生’吧。

“但我认为你无须独自上路。若你认识任何值得信赖愿意陪伴你而你也愿意带着一同去冒未知之险的人你就无须如此。不过如果你找同伴要审慎选择还要留心你所说的话哪怕对方是你最亲密的朋友敌人耳目众多刺探有道。”

他突然住口仿佛在聆听什么。弗罗多也意识到屋内屋外皆是一片反常的寂静。甘道夫悄悄来到窗子的一边然后一个箭步跃上窗台伸长手臂朝下抓去。只听一声号叫接着一头卷毛的山姆就被提着一只耳朵揪了上来。

“好啊好啊天佑吾须”甘道夫说“这是山姆·甘姆吉对吧说说你这会儿是在干什么”

“老天保佑你甘道夫先生老爷”山姆答道“我啥也没干至少我刚才只是在修剪窗子底下的草坪啊您懂我的意思吧。”他拿起剪刀展示作为证据。

“我不懂。”甘道夫冷着脸说“我可有一阵子没听见你的剪刀声了。你听壁角听多久了”

“听壁角老爷真抱歉我不懂您的意思。袋底洞没有壁角啊这是事实。”

“别耍活宝了你都听到了什么为什么要偷听”甘道夫双眼精光一闪眉毛根根倒竖起来。

“弗罗多先生少爷”山姆颤抖着喊道“别让他伤害我啊少爷别让他变成……不合天理的怪物我老爹会受不了的。我发誓我没有恶意少爷”

“他不会伤害你的。”弗罗多强忍着笑说尽管他自己也吓了一跳还相当迷惑“他跟我一样明白你没有恶意。但是你快点起来回答他的问题从实招来”

“那个少爷”山姆说又有点紧张犹豫“我听见不少我不太明白的东西什么大敌、戒指还有比尔博先生少爷还有恶龙跟一座火山还有一还有精灵少爷。我之所以会听实在是忍不住你懂我的意思吧。老天保佑少爷可我实在太喜欢这类故事了。而且不管泰德怎么说我都相信这些故事。精灵少爷我要能看看他们那就太好了。少爷你走的时候就不能捎上我去看精灵吗”

突然间甘道夫大笑起来。“进来”他吼道双臂一探把惊得目瞪口呆的山姆连同剪刀草屑之类一股脑全从窗户拎进了屋里再把他放在地上站稳。“带你去看精灵啊”他说逼视着山姆脸上却掠过一丝笑容“这么说你听见弗罗多先生要离开”

“我听见了老爷。这就是为什么我哽咽了那一声看来被你听见啦。我想忍住的老爷可是它一下子冒了出来我实在太难过了。”

“这事无可挽回山姆。”弗罗多悲伤地说。他骤然明白逃离夏尔可不仅仅是跟熟悉又舒服的袋底洞告别还包括更痛苦的别离。“我必须离开。但是—”他说到这里紧紧盯着山姆“—你如果真的关心我就会守口如瓶。知道吗如果你没严守秘密哪怕泄漏出你在这儿听见的一丝半点风声那我就希望甘道夫把你变成一只癞蛤蟆再让花园里到处都是草蛇。”

山姆腿一软跪倒在地颤抖不停。“起来山姆”甘道夫说“我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既能堵住你的嘴又能恰到好处地惩罚你偷听—你将跟着弗罗多先生一起上路”

“我老爷”山姆叫道跳了起来就像一条狗听见有人邀它出去散步一样“我要上路了去看精灵去见世面万岁”他大喊接着眼泪夺眶而出。

[1]重磅Hundred-weight英语中可用该词指112这一数字。此处是双关。
—译者注

[2]褪隐fade意思是“逐渐消逝”。在这故事里持有这些魔法戒指的人类最后都变成了戒灵。他们的肉身形体消失了却并未死亡以一种幽灵般隐形的方式存在、为恶。—译者注

[3]西方之地的人类Men of WesternesseWesternesse即“西方之地”指努门诺尔。“西方之地的人类”则指异于普通人类具有精灵血统拥有超长寿命的努门诺尔人。详见本书附录以及《精灵宝钻》。—译者注

[4]可惜pity可译为怜悯、同情、可惜或遗憾。下文甘道夫的整段原文都是用了pity最直接的译法是“怜悯”但为顾及中文的通顺采用了几种不同译法。—译者注

[5]黑龙安卡拉刚Ancalagon the Black首代黑暗魔君魔苟斯造出的有翼恶龙中最强大的一条在第一纪元末的愤怒之战中被埃雅仁迪尔所杀。见《精灵宝钻》。—译者注

第三章 三人为伴

“你得悄悄离开而且要快。”甘道夫说。两三个星期过去了可弗罗多仍旧没有整装动身的迹象。

“我知道但是要二者兼顾很难。”他抗议说“如果我就像比尔博一样突然消失事情会立刻传遍整个夏尔。”

“你当然不能突然消失”甘道夫说“万万不可我说要快不是马上。如果你能想出任何溜出夏尔却不会闹得众所周知的办法那么延迟几天也值得。但是你决不能拖太久。”

“秋天怎么样就在我们生日那天或之后”弗罗多问“我想到那之前我多半可以作些安排。”

老实说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他变得非常不情愿出发。袋底洞的居所显得愈发引人留恋多年来都不及现在这般。他还想尽可能细品自己在夏尔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他知道等秋天来临至少自己心中某个部分会对旅行多些好感过往每逢此节都是这样。事实上他已经暗暗打定主意要在五十岁生日那天离开—那也是比尔博的一百二十八岁生日。不知怎地那似乎是个出发去追随他的恰当日子。“追随比尔博”的念头既是他最大的心愿也让离去一事变得可以忍受。他尽可能不去想魔戒也不去想它最后会把自己带到何方。他并未将自己的思绪对甘道夫和盘托出但巫师猜到了什么向来不易分辨。

巫师看着弗罗多露出了微笑。“很好。”他说“我想那行—但是绝对不能再迟。我越来越焦虑了。同时千万小心别漏出半点你要去哪里的线索还有注意让山姆·甘姆吉保密。如果他到处乱讲我就真要把他变成一只癞蛤蟆。”

“说起我要去哪里这还真不容易泄漏什么消息。”弗罗多说“连我自己都还不清楚要去哪里呢。”

“别荒唐了”甘道夫说“我告诫你的可不是别在邮局留地址这种事儿但你要离开夏尔—你走远之前这点不该让人知道。而且你必须得走至少也得出

发上路而朝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当然也不该让人知道。”

“我满心想的都是离开袋底洞告别此地结果还从来都没考虑过要往哪个方向走。”弗罗多说“我该去哪里呢又该靠什么选择去路呢我的任务是什么当年比尔博是去寻找宝藏去而复返但现在就我所见我是去抛弃宝物一去不返。”

“但你不可能看得太远。”甘道夫说“而我也一样。你的使命可能是找到末日裂罅但这也可能是他人的任务—我不知道。无论如何你都还没准备好踏上那条长路呢。”

“确实没有”弗罗多说“但是眼下我该何去何从呢”

“去赴险—但别太鲁莽也别太直接。”巫师答道“你若想听我的建议那就去幽谷。这段旅程应该不会太危险不过大道已经不如从前那样好走而且等到年底情况会更糟。”

“幽谷”弗罗多说“太好了那我就向东走就去幽谷。我要带山姆去拜访精灵他会很开心的。”他轻快地说内心却突然被一股渴望打动了。他想去看一看半精灵埃尔隆德之家呼吸那道幽深山谷中的空气—在彼处那支美丽种族仍有许多人和平安居着。

夏天的一个傍晚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了长春藤和绿龙酒馆。夏尔边境的巨大连同其他不吉之兆都被抛到了脑后给更加重大的事情让位—弗罗多先生要卖袋底洞事实上他已经把它卖掉了—卖给了萨克维尔-巴金斯家

有人说“还卖了不少钱呢。”但另有人说“打折价还差不多因为买主是洛比莉亚大妈。”奥索几年前就去世了终年一百零二岁够老但不够长寿。

至于弗罗多先生为什么要卖掉他的美丽洞府这可比价钱更引人争议。有几个人抱持的理论是得到了巴金斯先生亲自暗示与点头支持的—弗罗多的钱快要用完了他将离开霍比屯用售屋赚的钱去雄鹿地安顿下来住到他那些白兰地鹿家的亲戚当中平静度日。“能离萨克维尔-巴金斯家多远就离多远。”有人补充。但是袋底洞的巴金斯家富可敌国的看法可谓根深蒂固、深入人心这叫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这种说法难以置信比他们能想像出来的一切正反理由都更难以置信—绝大多数人想像出来的是此乃甘道夫一手策划是个还没揭底的黑暗阴谋。虽说甘道夫十分低调白天也不外出走动但是尽人

皆知他正“躲在袋底洞里”。不过无论搬家这事儿能怎么跟他的巫术诡计扯上关系这个事实都是毋庸置疑的弗罗多·巴金斯将回到雄鹿地去。

“是的我这个秋天就会搬家。”弗罗多说“梅里·白兰地鹿正在帮我找处舒适的小洞府小房子或许也行。”

事实是他靠梅里的帮助已经在雄鹿镇外、乡间的克里克洼选好并买下了一座小房子。除了山姆他对每个人都装作自己要定居该处。他这个主意还是受了出发朝东走的决定启发因为雄鹿地就在夏尔的东部边界上而且由于他童年就是在那边度过的他要回去也就至少有点说服力。

甘道夫在夏尔待了两个多月。六月末的一天傍晚就在弗罗多的计划终于安排好之后他突然宣布自己隔天早晨就又要走了。“我希望这只是很短一段时间。”他说“我要南下到南部边界外去争取收集点消息。我不该无所事事这么久。”

他说得轻松但弗罗多觉得他看起来忧心忡忡便问“出什么事了吗”

“啊这倒没有但是我听到一些让我焦急需要调查的事情。如果我认为你终归必须立刻出发我就会马上回来至少也会送个口信。与此同时你要依计行事但要空前地当心尤其要当心魔戒。容我再跟你强调一次千万别用它”

他在黎明时分离去。“我随时可能回来。”他说“最迟我也会回来参加告别宴。我想毕竟你在大路上可能需要我做伴。”

起初弗罗多相当不安常常想弄明白甘道夫到底听到了什么消息但是不安慢慢消褪了他在晴朗宜人的天气中暂时忘掉了自己的烦恼。这么美好的夏天如此丰收的秋季在夏尔可很少见树上硕果累累蜂房蜂蜜满溢小麦长得高壮结得饱满。

等弗罗多又开始担心起甘道夫时秋天已经过了大半。九月即将过完却仍没有巫师的消息。生日与搬家的时间都越来越近甘道夫却仍没归来也没捎信来。袋底洞开始忙碌起来。弗罗多的朋友有几个过来住帮他打包有弗雷德加·博尔杰和福尔科·博芬当然还有他最要好的朋友皮平·图克和梅里·白兰地鹿。他们一起把整个袋底洞翻了个底朝天。

九月二十日两辆有篷马车满载着弗罗多没有出售的家具与物品经过白兰地桥运往他在雄鹿地的新家。隔天弗罗多变得真正忧心焦急不已不停朝外张望希望看见甘道夫。星期四他生日当天早晨黎明清新美好一如很久以前比尔博的大宴会那日但是甘道夫仍旧没有出现。到了傍晚弗罗多举行了告别宴规模很小只不过是当他和四个帮手一起共进晚餐而他心烦意乱食不知味。他心头沉甸甸的想着很快就要跟这些年轻朋友道别。他不知道该如何向他们开口。

不过那四位年轻的霍比特人兴致勃勃尽管甘道夫缺席宴会仍然很快就变得十分欢乐。餐厅已经搬空只剩桌椅但食物很美味还有好酒—弗罗多可没把酒一同卖给萨克维尔-巴金斯家。

“不管萨-巴家人染指我别的东西后会怎么处置我总算给这东西找了个好家”弗罗多说完干了杯里的酒。那是最后一滴“老窖陈酿”红酒。

他们唱了许多歌说了许多一起干过的事儿然后便按弗罗多的习惯举杯祝比尔博生日快乐并为比尔博和弗罗多两人的健康干杯。他们到外面透了透气看了看星星就上床睡觉了。弗罗多的宴会结束了可甘道夫还是没来。

第二天早晨他们忙着把剩余的行李打包装上另一辆马车梅里负责此事跟小胖弗雷德加·博尔杰一起驾车出发。“你到之前总得有人先去暖暖房子。”梅里说“好啦再见—后天见如果你没半路睡着的话。”

福尔科吃过中饭就回了家但皮平留了下来。弗罗多坐立不安忧心万分徒然地聆听甘道夫的动静。他决定等到天黑。之后如果甘道夫急着找他一定会去克里克洼说不定还会先到—因为弗罗多是步行前往。他的计划是从霍比屯一路不慌不忙地走到雄鹿镇渡口既是为了消遣也是为了最后再看看夏尔。

“我自己也该锻炼一下了。”他站在半空的客厅里看着一面满布灰尘的镜子里映出的人影说。他已经很久没跋涉过了他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有些发福。

午餐后萨克维尔-巴金斯家的人上门了来的就是洛比莉亚和她那沙色头发的儿子洛索。这让弗罗多有点恼怒。洛比莉亚跨进门来说“终于是我们的了”这很无礼严格说来也不是事实因为袋底洞的出售要到午夜才生效。不过洛比莉亚或许情有可原比起原来盼着得到袋底洞的时间她不得不等了七

十七年如今她也一百岁了。总之她是来确定自己付钱买的东西全都没被运走并且她要钥匙。她带了一份完整的清单过来从头到尾一一比对花了好长时间才总算满意了。最后她跟洛索带走了备用钥匙并获得保证说另一把钥匙会留在袋下路的甘姆吉家。对此她嗤之以鼻坦率地表示她认为甘姆吉家的人会趁夜洗劫洞府。弗罗多没请她喝茶。

他自己和皮平以及山姆·甘姆吉在厨房享用了下午茶。山姆将去雄鹿地“为弗罗多先生工作照顾他的小花园”一事已经正式宣布过了老头儿同意了这个安排尽管要跟洛比莉亚做邻居的前景没能给他什么安慰。

“我们在袋底洞吃的最后一餐”弗罗多说着起身把椅子往后一推碗盘就留给洛比莉亚去洗了。皮平和山姆把三人的背包捆好堆在门廊上。皮平去花园里最后溜达一回山姆则不知去向。

太阳下山了。袋底洞显得悲伤忧郁凌乱不整。弗罗多在一个个熟悉的房间中徜徉看着墙上夕阳的余晖逐渐消失阴影逐渐从屋角蔓延开来。室内渐渐暗了下来。他出了门走到小径尽头的大门前然后抄捷径沿着小丘路走了下去多少期待着看见甘道夫穿过暮色大步走上山来。

夜空清朗群星正在亮起。“良宵在前这是个好开端。”他大声说“我想行路一刻也不想耽搁了。我要出发甘道夫得来追上我。”他转身要回去旋即停下脚步因为他听到有人说话就在袋下路尽头的转角那边。其中一个声音显然是老头儿的但另一个声音很陌生并且不知怎地让人很不舒服。他听不出那声音说什么但他听到了老头儿的回答腔调相当尖锐。老头儿肯定很恼火。

“不巴金斯先生已经走啦今天早上走的咱家山姆跟他一起走啦。不管怎么说他全部家当也都没啦。对我跟你说卖光啦没有啦。为什么那可不关我的事也不关你的事。去哪儿了那不是秘密。他搬去雄鹿镇啦差不多就是这个名就在那边挺远的。对就是那儿—挺好走的。我自个儿可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雄鹿地都是怪人。不我没法给你捎信。晚安了您呐”

脚步声远去下了山丘。弗罗多模模糊糊地思考着为何他们没上小丘来这个事实让他大松一口气。“我猜是因为我受够了他们好奇质问我做的事。”他想“这群人可真爱说长道短”他有点想去问问老头儿那个来打听的人是谁但他想了想还是决定算了或者觉得不妥转身快步走回了袋底洞。

门廊上皮平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山姆不在。弗罗多跨进漆黑的门里喊道“山姆是时候了山姆”

“来了少爷”屋内深处传来了回答很快山姆人也跟着出现还擦着嘴。他刚刚是在跟酒窖里的啤酒桶告别。

“都准备好了山姆”弗罗多说。

“都好啦少爷。我现在什么都没落下少爷。”

弗罗多关好那扇圆门锁上将钥匙给了山姆。“山姆把它送到你家去跑着去”他说“然后从袋下路抄近路尽快到草地那头小径的大门口跟我们会合。今晚我们不穿过村子走。窥视探听的耳目太多了。”山姆全速奔了出去。

“好啦现在我们终于出发了”弗罗多说。他们背起背包拿起手杖绕过拐角走到袋底洞西面。“再见”弗罗多看着黑暗空洞的窗户说。他挥挥手然后转身追随比尔博的脚步假如他知道的话快步追着皮平走下了花园小路。他们跃过尽头树篱的低矮处踏上了田野如同一阵吹过草地的风隐没在黑暗中。

他们到了小丘底下在西边那道开向狭窄小径的大门口停下来调整背包的带子。不久山姆便出现了小步紧跑气喘吁吁他双肩上赫然耸立着沉重的背包头上还戴着个他称之为“帽子”的毛毡袋高高的不成形状在暮色中看起来活像个矮人。

“你们肯定把最重的东西都给我背了。”弗罗多说“我真同情蜗牛以及所有那些背上扛着全部家当的家伙。”

“我还能背很多呢少爷。我的背包还挺轻的。”山姆谎称摆出一副刚强的样子。

“别呀山姆你可别帮他”皮平说“这对他有好处。他除了那些叫我们打包的东西什么都没带。他近来懒散得很等他走到自个儿清减一点的时候就会感觉一身轻了。”

“你对个可怜的老霍比特人发发慈悲吧”弗罗多大笑说“等我到了雄鹿地我肯定就会瘦得跟柳条一样。不过刚才我是随便说说。山姆我怀疑你背的

分量比你该背的要多下回打包时我要看着你分配。”他又拿起了手杖“既然我们都喜欢走夜路”他说“那就先走上几哩路再睡吧。”

他们顺着小径朝西走了短短一程然后左拐离开了小径再度潜入了田野。他们沿着树篱灌木的边缘鱼贯而行四面八方夜色渐深而深色斗篷让他们隐身夜色当中仿佛人人都戴了魔法戒指。由于他们都是霍比特人又刻意保持安静纵然是同类也听不出他们的响动—就连田野和树林中的野生动物也几乎没察觉他们经过。

走了一阵他们从霍比屯西边的窄木板桥上过了小河。在那里溪水如同一条曲折的黑缎带由斜斜的桤树描出了边缘。他们再往南走了一两哩匆匆穿过从白兰地桥过来的大路就到了图克地接着他们弯向东南朝绿丘乡野而行。当他们开始爬第一个山坡时转头回眺看见远处霍比屯的灯火在小河那平缓的谷地里闪烁。很快霍比屯就消失在沉暗大地上的重重洼皱里灰水塘旁的傍水镇紧随其后。当最后一座农庄的灯火被远抛在后在树林间时隐时现弗罗多转过身和家乡挥手道别。

他轻声说“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次俯瞰这道河谷。”

走了大约三个钟头后他们稍事休息。夜空清朗空气凉爽满天繁星但一缕缕轻烟般的夜雾从溪流和草地深处悄悄爬上了山坡。在他们头顶枝叶稀疏的桦树在微风中轻摇映衬着浅淡的天空如同一张黑网。他们吃了一顿按霍比特人的标准非常简约的晚餐然后继续前行。不久他们就碰上了一条朦胧淡入前方黑暗的起伏窄路。这条路通往林木厅、斯托克以及雄鹿镇渡口。它从穿过小河谷地的大路分岔出来蜿蜒爬升越过绿丘陵的边缘奔往东区荒野一角的林尾地。

不久之后他们一头扎进了一条深陷的小道小道两旁林木高耸干叶子在夜风中飒飒作响。周遭一片漆黑。一开始他们还聊天或一起轻哼着曲子因为现在他们已经远离了那些好奇的耳朵但接着他们就默不作声地赶路了。皮平渐渐掉了队最后当他们开始爬上一道陡坡他停下脚步打了个呵欠。

“我困死了”他说“随时会困倒在路上。你们打算边走边睡吗都快午夜了。”

“我还以为你爱走夜路呢。”弗罗多说“不过倒真没必要太着急。梅里预期我们大约后天才会到我们还有差不多两天时间呢。我们一找到合适的地

方就歇下来吧。”

“现在吹的是西风。”山姆说“少爷如果我们翻到这座山丘另一边应该可以找到一个避风又够暖和的地方。我要没记错有片干燥的杉木林就在前头。”山姆对霍比屯方圆二十哩的区域了若指掌不过他的地理知识也仅限于此了。

一越过山丘顶他们就见到了那一小块杉木林。他们离开原路走进松香弥漫的黑暗树林深处收集枯枝和球果来生火。不一会儿他们便在一棵大杉树下生起了一堆噼啪响的欢乐篝火。他们围着火堆坐了片刻便开始打瞌睡。然后他们各自找了一处大树的树根形成的夹角蜷缩在自己的斗篷和毯子里很快就睡熟了。他们没安排人放哨就连弗罗多也还没开始担心任何危险因为他们还在夏尔的腹地。火堆熄灭后有几只动物凑上前来看了看他们。一只为生计奔波的狐狸穿过树林停步嗅闻了几分钟。

“霍比特人”它想“哎呀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我听说这个地方出了各种怪事却没听说哪个霍比特人会在树下露宿。这还三个一定大有蹊跷。”它猜得一点没错不过它发现的也仅此而已了。

到了早上天光黯淡潮湿冰冷。弗罗多第一个醒来发现有道树根在背上戳了个洞还有脖子也僵了。“还享受步行呢我为什么不坐车啊”通常在远足伊始他都会这样想“而我所有美丽的羽毛床都卖给萨克维尔-巴金斯家了我看这些树根对他们更有好处。”他伸了个懒腰“起床了霍比特们”他喊道“晨光优美啊。”

“哪里优美了”皮平说睁开一只眼睛从毛毯边缘朝外窥探“山姆九点半前准备好早餐洗澡水烧好没有”

山姆猛跳起来睡眼惺忪“还没呢少爷我还没烧少爷”

弗罗多一把扯掉皮平的毛毯把毯子里的人翻了个身然后走开去了树林边缘。远处东方一轮红日正从笼罩着世界的浓厚迷雾中升起。秋天的林木染上了点点金黄与艳红像是漂泊航行在一片朦胧的海洋里。在他左边稍低之处山路陡然而下没入一处山谷。

等他回来山姆和皮平已经生起了一堆旺火。“水”皮平大声喊道“水呢”

“我可没法在口袋里装水。”弗罗多说。

“我们还以为你去找水了。”皮平边说边忙着摆出食物和杯子“你最好现在快去。”

“你也来吧”弗罗多说“把所有的水壶都带上。”山脚下有条小溪一道小瀑布从几呎高的灰色岩床上泻下他们在那里把水壶和旅行用的小烧水壶都装满了。水冷得彻骨他们洗脸洗手时又是嘘气又是甩水。

他们吃完早餐重新收拾捆好背包已经过了十点。天气开始好转也炎热潮起来。他们下了坡在溪流潜到山路底下的地方过了溪再爬上另一个坡翻过了另一处山肩。到这时候斗篷、毛毯、水、食物还有别的装备用具都已经显得沉重不堪。

白昼行进这种事注定是又热又累。不过走了几哩后这条路总算不再上上下下了改成乏味的“之”字形爬到一处陡峭河岸顶上然后蓄势等着最后一程下坡路。他们看见前方低地上点缀着一簇簇小树丛伸向远处融入一片迷蒙的褐色林地。他们的视线正越过林尾地望向白兰地河。道路像根细线在面前蜿蜒而去。

“道路向前走个没完没了”皮平说“但我不休息可做不到。正是吃中饭的时候啦。”他在路边的河岸上坐下向东望着薄雾再过去就是白兰地河以及他长这么大都没出过的夏尔的边界。山姆站在他旁边圆圆的双眼睁得老大—因为他正眺望着大片自己从未见过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全新的地平线。

“那片林子里住着精灵吗”他问。

“我反正没听说过。”皮平说但弗罗多没有答话。他也沿着路朝东凝望仿佛自己也从未见过这片地方似的。忽然他开口了声音很响却像是自言自语。他缓缓地道

大门外从此始

旅途永不绝。

纵然前路漫漫

纵然脚步疲惫

我愿紧追随。

直抵大道歧处

无数路径交会

届时何处去

我自随其缘。

“听起来有点像老比尔博的诗歌啊。”皮平说“要么是你模仿的听起来真不怎么激励人。”

“我不知道。”弗罗多说“它刚才突然冒了出来仿佛我即兴想出来的但也可能我很久以前就听过。它绝对让我想起比尔博出游前那最后几年。他常说这世上只有一条大道它就像一条大河每一处家门口的台阶都是它的源头每条小径都是它的支流。‘弗罗多走出自个儿家门这可是危险的勾当。’他常这么说‘你上了大道如果不站稳脚跟真不知道会被扫到哪里去。你意识到了吗就是这条路一路穿过黑森林你要是任它引领它可能会把你领到孤山甚至更远更糟糕的地方。’他常站在袋底洞前门外的那条小径上说这种话特别是在他出去走了老长一段路回来之后。”

“这个吗至少接下来一个钟头内大道不会把我扫到哪里去。”皮平说着抛下了背包。另外两人也照办把背包卸下靠着路边把双腿伸到路上。休息一会儿之后他们吃了顿丰盛的午餐又休息了一阵子。

他们走下山丘时太阳已经开始西下午后的阳光遍洒在大地上。他们目前还没在路上遇到过一个人影。这条路不适合走马车因而不常有人迹而且也很少人会去林尾地。他们又稳步慢行了一个多钟头山姆突然停下来仿佛在聆听什么。他们此时身在平地上这条路在极尽曲折后变得笔直向前穿过草地。前方的森林已经不远外缘有些零星的高大树木长在草地上。

“我听到后头有匹小马或大马正沿着路朝这儿来。”山姆说。

他们回头察看但路是弯曲的看不了多远。“我想知道那是不是甘道夫来找我们了。”弗罗多说。可就在说这话的同时他冒出一种感觉来人并非甘道夫。他突然渴望躲藏起来不叫骑马的人看见他。

“这可能算不上什么大事”他语带歉意地说“可是我不想被人看见我们在这路上—不管那人是谁。我受够了自己一举一动都被别人盯着议论。如果这是甘道夫”他后想起来补充道“我们可以给他个小小的惊喜作为对他迟到这么久的惩罚。我们快躲起来”

另两人迅速奔到左边跃进了离路不远的一个小凹洞卧倒在地。弗罗多微一迟疑不知是好奇心还是什么别的感觉正与躲藏起来的渴望拉锯。马蹄声越来越近。一棵大树荫蔽着道路他及时扑进树后的茂密草丛中然后抬起头来从一条粗树根后小心地窥探。

一匹黑马转过了拐弯处。这不是霍比特人的小马而是身高体健的大马。骑马的是个大体型的人似乎猫着腰坐在鞍上全身裹在一件带兜帽的大黑斗篷里只露出底下一双靴子踏在高高的马镫上。他的脸藏在阴影中看不见。

马走到树下就在跟弗罗多持平时停了下来。马上的人影纹丝不动地坐着垂着头仿佛在聆听。从兜帽下传来一种声音就像有人在吸鼻子想嗅出某种难以捉摸的气味。那人朝路两边转着头。

弗罗多突然被一股毫无来由的恐惧攫住害怕自己被发现。他想到了那枚魔戒。他连气都不大敢透然而想把戒指取出口袋的欲望变得极其强烈他开始慢慢挪动着手。他觉得只要戴上戒指自己就安全了。甘道夫的忠告似乎很荒谬。比尔博就用过魔戒。“再说我还在夏尔呢。”他想手指已经触到挂着戒指的链子。就在那一刻马上的骑手坐直了身子一抖缰绳那匹马开始往前走起初缓步前进接着便碎步快跑起来。

弗罗多慢慢爬到路边察看那个骑手直到他渐渐缩成远方一个小点。弗罗多不敢确定但他觉得那匹马在脱离他的视野之前突然转了向朝右奔进了树林里。

“嗯我说这事非常古怪而且着实令人不安。”弗罗多自言自语着朝同伴们走去。皮平和山姆仍旧卧倒在草地上他们什么也没看见因此弗罗多描述了那个骑手和他奇怪的举动。

“我说不出原因但我感觉很确定的是他在找我—要把我嗅出来我还感觉很确定的是我不愿意被他发现。我从来没在夏尔见到过或感到过这样的东西。”

“可是这样一个大种人找我们干吗”皮平说“还有他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又是要干吗”

“这附近有人类居住。”弗罗多说“我相信南区那边的人跟大种人有过纠纷。但我从来没听说过像这个骑手一样的事儿。我想知道他是打哪来的。”

“对不起啊”山姆突然插嘴说“我知道他是打哪来的。黑骑手要是只有一个的话那来这儿的那个就是从霍比屯来的。我还知道他要去哪里。”

“你说什么”弗罗多厉声问无比惊讶地看着他“你之前怎么没说”

“我刚刚才想起来少爷。事情是这样的昨天傍晚我拿着钥匙回自己的洞我老爹对我说‘嗨呀山姆’他说‘我以为你今天早上就跟弗罗多先生一起走了。有个奇怪的主顾来打听袋底洞的巴金斯先生才刚走呢。我让他到雄鹿镇去找。并不是说我喜欢他那腔调我告诉他巴金斯先生已经永远离开老家的时候他似乎恼火得要命居然冲着我发出嘶嘶声。那真叫我忍不住浑身打颤。’‘那家伙是个什么样’我问我老爹。‘我不知道’他说‘但他不是霍比特人。他挺高黑乎乎的俯着身子对我。我估计他是从外头来的大种人说话的方式挺可笑。’

“我不能耽搁多听少爷因为你在等我这事儿我也没上心。我老爹年纪越来越大老眼不止一点点昏花那家伙上到小丘发现他在袋下路尽头透气那会儿天肯定快黑了。少爷我希望他或我都没给你惹祸。”

“说什么也不能怪你老爹。”弗罗多说“事实上我听见他跟一个陌生人谈话那人似乎在打探我我差点就过去问他那人是谁。假如我去问了或者你先前把这事告诉我就好了。那样我在路上或许会更小心点。”

“但是这个骑手还是有可能跟老爹说的那个陌生人毫无关系。”皮平说“我们离开霍比屯已经够保密的了我看不出来他怎么能跟踪上我们。”

“少爷那个嗅闻是怎么回事”山姆说“还有我老爹说他是个黑乎乎的家伙。”

“我要是等等甘道夫就好了。”弗罗多喃喃道“但那说不定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这么说你知道或猜到有关这骑手的事了”皮平问他听到了那两句咕哝的话。

“我不知道而且我宁可不猜。”弗罗多说。

“好吧弗罗多表舅如果你想搞神秘你暂且可以保密。但眼下咱们要怎么办我想吃点东西可是我又不知为啥觉得咱们最好赶快离开这儿。你们讲的那个什么看不见鼻子的骑手到处乱嗅还真叫我不踏实。”

“对我看我们现在是该走了。”弗罗多说“不过别走大路—免得那个骑手回头或者还有别的骑手跟着他。我们今天得好好再赶一程雄鹿地还有好几哩远呢。”

他们再度启程时投在草地上的树影已是又长又窄。现在他们走在离路的左边大约一箭之地的地方尽可能躲在从路上能看见的范围之外。但这么走很不方便因为草丛浓密地面又不平树也长得越来越密聚成了灌木丛。

火红的太阳已经落到背后的山丘后面随着他们向路上返回黄昏也逐渐降临。那条路在一片很长的平地上笔直向前延伸了好几哩他们就在这片平地的尽处回到了路上。路在此向左拐往下进入了耶鲁低地通往斯托克。但还有一条小路往右岔出蜿蜒穿过一片古老的橡树林通往林木厅。“这就是我们要走的路。”弗罗多说。

离岔路口不远他们碰上了一棵巨树的残躯。它还活着那些早已折断的树枝断处四周冒出的小枝仍长着树叶。不过它是中空的可从朝着路那面的一道大裂口进去。三个霍比特人爬了进去在铺着朽木和枯叶的地面坐下。他们休息一阵吃了顿简单的晚餐低声交谈不时仔细聆听外面动静。

当他们爬出树洞回到小路上已是暮霭四合。西风在树梢轻吟树叶都在沙沙低语。小路不久便逐步平缓下降延伸进苍茫的暮色里。一颗星出现在前方就在正暗下去的东边林梢上。他们并肩齐步前行以保持精神振奋。过了一段时间星星越来越多、越来越亮他们那股不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了不再侧耳去听是否有马蹄声。他们开始轻哼起歌曲就像霍比特人散步时那样尤其是在夜里快到家的时候。绝大多数霍比特人这时会唱晚餐歌或就寝歌

但这几个霍比特人哼的是行路歌当然歌里并非没提到晚餐和床。歌词是比尔博·巴金斯作的曲调则跟群山一样古老这是他和弗罗多在小河谷地的小径上散步讲述冒险经历时教弗罗多唱的。

壁炉暖融融

家中好安眠

可是我们还不倦。

转过下个弯或有

陌生的石和树

待我们发现。

林木和花朵叶片和小草

都从身边飞掠。

天空下山丘和流水

我们全不留恋。

转过下个弯或有

一条新路秘密关口

就算今天错过

明天仍然可能

走上隐秘小径

奔向太阳与明月。

苹果和荆棘核果和枣莓

都放下都放下
沙子和岩石水塘和山谷
再见啦再见啦

家园已在身后
世界尽在眼前
路径纷纷待挑选
走出阴影暮色
直到黑夜尽头
群星照临光灿灿。

转回身向故乡
我们悠然归家园。
迷雾和微光积云和阴影
终消散终消散
炉火和灯光美食和大餐
入梦乡入梦乡

歌唱完了皮平又高声唱道“现在上床入梦乡入梦乡”

“嘘”弗罗多说“我觉得我又听见马蹄声了。”

他们遽然停步一动不动如同树影般无声无息竖耳聆听。小路上有马蹄声还在后方一段距离之外但乘风而来缓慢又清晰。他们安静地迅速溜下道路奔进橡树深浓的阴影中。

“我们别走太远”弗罗多说“我不想被人瞧见但我想瞧瞧这是不是另一个黑骑手。”

“没问题”皮平说“但别忘了他会用鼻子嗅”

马蹄声更近了。他们没时间去找任何更好的藏身处便只能躲在树下的大片阴影中。山姆和皮平蹲伏在一根大树干后弗罗多则往回朝小路爬近了几码。一缕淡淡的光线穿过树林小路显得灰暗又苍白。路的上方朦胧的天空中繁星密布但不见月亮。

马蹄声停了。弗罗多观察着看见有个黑色的东西越过两棵树间的光亮间隙然后突然停了下来。它看上去像是一匹马的黑影由一个较小的黑影牵着走。那个黑影站在他们离开小路之处附近左右摇晃着。弗罗多觉得自己听见了嗅闻的声音。黑影弯腰伏到地上接着开始朝他爬过来。

想要戴上魔戒的渴望再次笼罩了弗罗多但这次比之前更强烈强烈到他几乎还没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他的手便探进了口袋。然而就在那一刻响起了一阵像是混合着歌声和笑语的声音。星光下清亮的嗓音在空中此起彼伏那个黑影直起身退了回去。它爬上那匹影影绰绰的马下了小路似乎消失在对面的黑暗中。弗罗多松了口气。

“精灵”山姆压低了声音哑着嗓子惊呼“少爷是精灵少爷”如果不是他们拉住他他肯定会冲出树林直奔那些声音。

“是的是精灵。”弗罗多说“有时候你会在林尾地遇见他们。他们不住在夏尔但会在春秋两季离开远在塔丘外边的家园漫游到夏尔来。感谢老天幸亏他们来了你没看见刚才有个黑骑手就停在这儿歌声响起来之前他其实正朝我们爬过来。他一听见那些嗓音马上就闪了。”

“那精灵呢”山姆说兴奋到顾不上担心骑手的事“我们就不能过去看看他们吗”

“你听他们正朝这边过来。”弗罗多说“我们只要等就行了。”

歌声更近了。有个清亮的声音这时盖过了其他人的用优美的精灵语吟唱着。弗罗多只懂得一点精灵语另外两人则一窍不通但那个声音糅合着旋

律似乎自动在他们脑海里成形化作了他们只能半懂的话语。弗罗多听到的歌是这样

纯净如雪洁白晶莹
明净的夫人西海彼岸的王后
莽莽林中我们漫步迷行
您乃指引之光明
啊吉尔松涅尔埃尔贝瑞丝
您的双眸清澈气息辉煌
纯净如雪洁白晶莹
大海此岸的遥远异乡我们向您歌唱
远在太阳诞生之前
您的闪耀素手播撒星辰
穹苍风野中璀璨盛放
您的银色繁花生姿摇曳
啊吉尔松涅尔埃尔贝瑞丝
在这遥远异土林木之下
留驻的我们犹记
西方海上您的点点明星。

一曲终了弗罗多惊讶万分。“这些是高等精灵[\[1\]](#)他们提到了埃尔贝瑞丝[\[2\]](#)的名号”他说“夏尔历来极少见到这些最美丽的种族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多

少人还留在大海以东的中洲大地上了。这真是太凑巧了”

三个霍比特人坐在路边的阴影中不久一群精灵就从小路下来朝谷地走去。他们缓缓走过霍比特人能看见他们头发上和眼眸中闪烁的星光。他们没带灯火然而行走时脚旁却像是环绕着犹如月亮升起前烘托出山岭轮廓的那种微光。他们这时安静无声不过当最后一位精灵走过时他转身看向霍比特人笑了。

“你好啊弗罗多”他喊道“这么晚了你还在外面。难道你迷路了”然后他大声呼唤其他人整群精灵都停下脚步围了过来。

“这真是太妙了”他们说“三个霍比特人深夜逗留森林里自从比尔博走了之后我们还没见过这种事。这意味着什么呢”

“美丽的种族啊这意味着”弗罗多说“很简单我们看来是跟你们走了同一条路。我喜欢顶着星光行走不过我会很高兴有你们做伴。”

“但我们不需要其他同伴而且霍比特人好无聊。”他们大笑“还有你并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怎么知道我们跟你是走同一条路”

“而你们又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弗罗多反问。

“我们见多识广。”他们说“我们之前常见你跟比尔博在一起尽管你可能没看见我们。”

“你们是谁你们的领主又是哪位”弗罗多问。

“我是吉尔多芬罗德家族的吉尔多·英格罗瑞安。”他们的领头人回答就是那第一个跟他打招呼的精灵。“我们是流亡者^[3]我们的亲族绝大多数早已离去我们如今也只是在渡过大海归去之前再多逗留一阵。不过我们还有一些亲族安居在幽谷。那么弗罗多来吧告诉我们你在做什么我们看出你身上笼罩着一种恐惧的阴影。”

“噢睿智的种族啊”皮平急急插嘴说“跟我们讲讲有关黑骑手的事”

“黑骑手”他们低声说“为什么你们要问黑骑手的事”

“因为今天有两个黑骑手追上了我们也可能是同一个但追上了两次”皮平说“刚才就在你们走近之前才溜了一个。”

精灵们没有立刻作答而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轻声交谈起来。末了吉尔多转过身来面对三个霍比特人。“我们不会在这里提起此事。”他说“我们认为你们现在最好跟我们同行。这不符合我们的习惯不过这一次我们会带你们一起上路你们若是愿意今晚可与我们同宿一处。”

“噢美丽的种族这真是我想像不到的好运。”皮平说而山姆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我衷心感谢你吉尔多·英格罗瑞安。”弗罗多鞠躬说又用高等精灵语补上了一句“Elen síla lúmenn’ omentielvo一颗星照耀着我们相遇的时刻。”

“各位当心了”吉尔多大笑着叫道“可别提什么秘密的事这里有位古代语言学者呢。比尔博真是个好老师。你好啊精灵之友”他说着对弗罗多鞠了一躬“来吧带上你的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你们最好走在中间以免掉队。你们可能会不等我们停下就觉得疲惫。”

“为什么你们要去哪里”弗罗多问。

“今晚我们要去林木厅上方山丘的森林里。还有很多哩路要走不过走完就能休息了这也能让你们明天少走点路。”

他们再次静静地上路像幽影和微光般经过。因为精灵倘若有心能够走得全无声息比霍比特人更胜一筹。皮平很快就觉得困了并且踉跄了一两次每次都是他身边一位高大的精灵及时伸手才让他免于跌倒。山姆走在弗罗多身边仿佛在做梦脸上的神情半是惧怕半是惊喜。

两旁的树林越来越密树龄小些也长得茂密些。随着小路一路向低处延伸伸入下方的山坳两边的斜坡也一路升高坡上长着一簇簇浓密的榛树丛。终于精灵们转离了小路。右边有一条穿过灌木丛的绿色骑马道隐蔽难见。他们沿着它逶迤前行重又走上林木覆盖的山坡来到一处突出在下方河谷低地之上的山肩上。突然间他们出了阴暗的林荫眼前展现出一片广阔的草地夜色中灰蒙蒙的。草地三面环树但东边地势陡然下降他们脚下就是坡底长起的树木那黑黑的树梢。再过去朦胧平坦的低地横陈在繁星下。林木厅的村里有几处灯火闪烁似乎近在咫尺。

精灵们坐在草地上彼此柔声交谈他们似乎不再注意霍比特人了。弗罗多和同伴们把自己裹进斗篷和毛毯里睡意悄悄袭来。夜渐深谷中的灯火熄了。皮平枕着一块小绿岩睡着了。

遥远的东方高空中“群星之网”瑞弥拉斯悠晃着红色的玻吉尔星从夜雾中慢慢升起好似一颗火红的宝石熠熠发光。接着风动夜雾雾气如纱幔般拉开收起“天空的剑客”美尼尔瓦戈系着闪亮的腰带爬过了世界的边缘。精灵们霎时全放声歌唱起来树下突然燃起了一堆红红的营火。

“来吧”精灵们朝霍比特人喊道“来吧是欢笑交谈的时候了”

皮平坐起身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哆嗦。一位精灵站在他面前说“大厅中燃好了火还为饥饿的客人备好了食物。”

草地南端有个开口绿地从那里一直延展进树林形成了一处如同大厅般的宽阔空间树木交错的枝叶便是屋顶巨大的树干则像柱子般罗列在两旁。大厅中央木柴搭起的营火熊熊燃烧着树柱上悬着火把亮着稳定的金光和银光。精灵们或是围坐在火堆旁的草地上或是坐在老树桩上。有些来回走动拿着杯子斟饮料。旁人则端出了满盘满碟的食物。

“餐点挺寒酸的”他们对霍比特人说“我们远离自家的殿堂在森林中投宿。倘若你们有朝一日能来我们家中做客我们定会招待更加周到。”

“在我看来这已经足够生日宴会的规格了。”弗罗多说。

皮平事后对食物或饮料都没留下什么印象他脑海中充斥着精灵面貌散发的光辉他们的声音悦耳动听又变化多端让他感觉如梦似幻。不过他记得吃了面包美味胜过饿汉口中上好白面包的滋味还有水果甜似野莓味道却比果园中培育的果实更丰富浓郁。他喝干了一满杯芳香的饮料它冰凉如清澈的泉水金黄如夏日午后的阳光。

山姆那天晚上的所思所感他永远都无法用言语讲述也不能为自己清楚描绘尽管那夜成为他生平大事之一长存在记忆中。他所能说出的最像样的表达是“呃少爷我要是能种出那样的苹果我就会自称是园丁啦。不过打动我的心的是他们的歌唱你懂我的意思吧。”

弗罗多坐着、吃着、喝着并且开心地交谈着不过他的心思主要放在众人所说的话上。他懂一点精灵语因此热切地聆听。他不时用精灵语向那些端食物给他的精灵道谢。他们对他微笑并笑着说“这里有个霍比特人中的人杰哪”

不久之后皮平便沉沉睡去随即被抱起来送到树下一处窝棚里在那儿他被安置在柔软的床上一觉睡过了整夜。而山姆不肯离开他家少爷皮平被抱走后他上前蜷缩着坐在弗罗多脚边最后他打起瞌睡闭上了眼睛。弗罗多则跟吉尔多交谈着久久毫无睡意。

他们谈了不少事有新有旧。弗罗多问了吉尔多很多夏尔以外的广大世界中发生的事。消息大多是悲伤的而且不祥聚拢的黑暗人类的战争精灵的逃离。最后弗罗多问出了心底的话

“告诉我吉尔多自从比尔博离开我们之后你有没有见过他”

吉尔多露出了微笑。“见过。”他答道“见过两次。他就是在这个地方跟我们道了别不过我还见到他一次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他不肯再谈比尔博而弗罗多陷入了沉默。

“弗罗多有关你自己的事你既没问我也没告诉我多少。”吉尔多说“不过我已经有所了解而且从你脸上从你提出的问题背后的考虑我看得出更多。你正离开夏尔但你又心存疑虑不知能否找到你所寻找的或完成你希望达成的甚至你不知自己能否归来。难道不是这样吗”

“是这样。”弗罗多说“可是我以为我要离去是个秘密只有甘道夫和我忠心的山姆知道。”他低头看着正在轻声打鼾的山姆。

“我们不会把这个秘密泄漏给大敌的。”吉尔多说。

“大敌”弗罗多说“那么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开夏尔了”

“我不知道大敌为了什么追捕你”吉尔多答道“但我发觉他确实在追捕你—这在我看来确实很奇怪。我得警告你如今你四面八方都有危险。”

“你是指那些骑手我担心过他们是大敌的仆役。那些黑骑手究竟是什么啊”

“甘道夫什么都没告诉你吗”

“没告诉我有这样的生物。”

“那么我想我也不应多说—以免恐惧让你裹足不前。在我看来你出发得即便能算及时也只是刚刚及时而已。现在你必须加紧赶路既不能停留也不能回头。夏尔已经再也不能庇护你了。”

“我想像不出还有什么消息能比你的暗示和警告更可怕了”弗罗多惊叫道“我当然知道前方潜伏着危险但我没料到会在自家的夏尔遇险。难道说一个霍比特人都不能平平安安地从小河走到白兰地河了吗”

“可这不是你们自家的夏尔。”吉尔多说“在霍比特人定居此地之前就曾有其他人在此居住当霍比特人不在了之后还会有其他人来此居住。你们周围乃是广阔的世界你们可以把自己圈在夏尔之内却不能把世界永远隔在夏尔之外。”

“我知道—但是夏尔总是显得那么安全又熟悉。现在我该怎么办我的计划是秘密离开夏尔取道前往幽谷但现在我连雄鹿地都没走到就已经被人盯上了。”

“我想你该依原计划而行”吉尔多说“我想你的勇气应当可以克服大路上的艰难险阻。不过如果你想听取更清楚的忠告你该询问甘道夫。我不知道你出逃的原因因此我不知道追捕者会以什么方式袭击你。这些事甘道夫一定知道。我猜你离开夏尔前会见到他吧”

“我希望会。但是这是另外一件让我心焦的事。我已经等了甘道夫好多天。他最慢前天晚上也该到达霍比屯了但他始终没出现。现在我担心出了什么事。我该等他吗”

吉尔多沉默了一刻。“我感到这消息不妙。”他终于开口说“甘道夫竟然会迟到这可不是吉兆。不过俗话说别掺和巫师的事务他们既难捉摸又脾气火爆。要走要等选择在你。”

“俗话还说”弗罗多回答“别找精灵咨询他们既会说是又会说不。”

“真的吗”吉尔多大笑“精灵很少信口开河给予建议因为即便是智者之间建议也是件危险的礼物何况所有的进程都可能出差错。而且你想听什么建

议呢你还没告诉我有关你自己的一切这样我又怎能作出比你更好的选择如果你坚持要我给你建议我会看在友谊的份上给你建议。我认为你如今该立刻出发不要耽延。如果甘道夫在你出发前仍然未到那么我还要建议你不要独自上路。带着愿意跟你同行又忠实可靠的朋友一起走。现在你得感谢我因为我并非欣然给予这些建议。精灵有自己的负担与悲伤很少关心霍比特人乃至大地上其他任何生灵的所作所为。我们的路途无论是凑巧还是刻意都甚少与他们的交会。你我这次碰面恐怕不仅仅是凑巧然而意欲何在我却不清楚我也怕多说不妥。”

“我深深感谢你”弗罗多说“但你要是肯坦白告诉我黑骑手到底是什么就好了。如果我听从你的建议我可能好长一段时间都见不到甘道夫而我该知道那正在追捕我的危险到底是什么。”

“知道他们是大敌的仆役难道还不够吗”吉尔多回答“逃避他们别跟他们交谈他们是致命的。别再问我了然而我心中有预感一切尘埃落定之前你卓果之子弗罗多将会比我吉尔多·英格罗瑞安更了解这些凶残的生物。愿埃尔贝瑞丝护佑你”

“但是我该从哪里寻得勇气”弗罗多问“那是我最需要的啊。”

“勇气会在意想不到之处寻得。”吉尔多说“要心存善愿现在睡吧天亮时我们应该已经走了但我们会把消息传遍各地。那些漫游之人应该知道你的旅程那些拥有力量行善的人也会密切留意。我称你为‘精灵之友’愿群星照耀你旅途的尽头我们甚少与陌生人相处得如此愉快并且从这世上其他漫游者口中听见古老语言的词句亦是赏心乐事。”

吉尔多刚刚说完弗罗多便感到倦意袭来。“现在我要睡了。”他说。精灵将他领去一处就在皮平旁边的窝棚他扑上棚里那张床立刻就睡熟了连梦也没做一个。

[1]高等精灵High Elves指那些曾在阿门洲居住过受过神灵启迪教诲拥有丰富学识的精灵。详见本书附录与《精灵宝钻》。—译者注

[2]埃尔贝瑞丝Elbereth意思是“星辰之后”辛达语中对瓦尔妲的称呼。详见本书附录与《精灵宝钻》。—译者注

[3]流亡者the Exiles指那些在远古时期反叛诸神离开阿门洲的精灵。详见本书附录与《精灵宝钻》。—译者注

第四章 蘑菇捷径

早晨弗罗多醒来精神焕发。他躺在用一棵活树做成的窝棚里树的枝条被编结起来垂到地上床是用羊齿蕨和青草铺的又深又软散发着奇异的清香。阳光透过摇曳的叶子洒下它们都还长在树上仍然青翠。他跳起来出了小窝。

山姆正坐在林边的草地上皮平站在一旁研究着天候。精灵们无影无踪。

“他们给我们留了水果、饮料和面包。”皮平说“过来吃你的早餐吧。面包几乎跟昨晚一样新鲜美味。我一点都不想留给你但山姆坚持得给你留。”

弗罗多在山姆旁边坐下开始吃起来。“今天有何计划”皮平问。

“尽快赶到雄鹿地。”弗罗多回答一心扑在食物上。

“你想我们还会见到那些骑手的踪影吗”皮平轻松愉快地问。在早晨阳光的照耀下哪怕遇见一整队的黑骑手似乎也不怎么能吓得倒他。

“有可能。”弗罗多说一点也不喜欢他这提醒“希望我们渡河时不会被他们看见。”

“你从吉尔多那里打听出他们的事儿了吗”

“没多少—只打听到暗示和谜语。”弗罗多推托道。

“你问没问嗅闻的事”

“这我们没谈。”弗罗多嘴里塞得满满地说。

“你该问的。我确定这很重要。”

“那样的话我确定吉尔多一定会拒绝解释。”弗罗多针锋相对“现在让我静一静吧我吃东西的时候不想回答一连串问题。我要思考”

“我的老天”皮平说“吃早餐的时候思考”他朝草地的边缘走去。

弗罗多觉得这个早晨明亮得可疑而且它并未消除他心中被追捕的恐惧。他仔细考虑着吉尔多的话。耳中响起了皮平欢乐的嗓音他正在绿草地上奔跑歌唱。

“不我做不到”他自忖“带着这些年轻的朋友一起走过夏尔直到走得又累又饿然后有吃有睡非常美好—这是一回事。带着他们流离失所可能永远纾解不了饥饿与疲惫—那是大不相同的另一回事即使他们是自愿跟随。这是我一个人的继承。我想我连山姆都不该带上。”他看向山姆·甘姆吉发现山姆也正看着他。

“啊山姆”他说“你看怎么样我要尽快离开夏尔—事实上我已经决定了要是做得到的话在克里克洼连一天都不待。”

“好极了少爷”

“你仍然愿意跟着我”

“我愿意。”

“山姆情况会变得很危险其实已经很危险了。很有可能我们谁都回不来了。”

“如果你不回来少爷那我也不回来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山姆说“‘你不要离开他’他们对我说。‘离开他’我说‘我永远都不会。如果他要上月亮去我也跟到底。如果那些黑骑手有谁想阻止他他们得先过山姆·甘姆吉这关再说。’他们都哈哈大笑。”

“他们是谁你在说些什么啊”

“是精灵少爷。昨夜我们一起聊天来着。他们似乎知道你要离开所以我想否认也没用。少爷精灵真是美妙的种族啊太美妙了”

“确实。”弗罗多说“现在你凑近看过了他们你还是一样喜欢他们吗”

“这么说吧他们好像有点超出了我的喜欢和不喜欢。”山姆缓缓地说“我怎么想他们好像不要紧。他们跟我料想的很不一样—可以说那么年老又那

么年轻那么快乐又那么悲伤。”

弗罗多大吃一惊地看着山姆几乎以为自己能看出什么外在的迹象反映出似乎已经发生在他身上的怪异改变。这听起来真不像山姆的声音那个他以为了解的原来的山姆·甘姆吉。但是坐在那里的看起来还是那个原来的山姆·甘姆吉例外的只有脸上异乎寻常、若有所思的神情。

“你本来想见到他们现在既然梦想已经成真你还感觉有必要离开夏尔吗”他问。

“我还这么觉得少爷。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经过昨晚之后我感觉自己不同了。我好像不知怎地预见了未来。我知道我们要走很远很远的路进入黑暗但我知道我不能回头。现在我不想去看精灵了也不想去看恶龙或高山—我也没法肯定我想要什么但是到头来我有事要做而那事在前方不在夏尔。我必须做到底少爷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完全不懂但我懂的是甘道夫给我选了个好同伴。我心满意足。我们就一起去。”

弗罗多安静地吃完了早餐然后起身眺望着前方大地并喊了皮平。

“都准备好要出发了”他在皮平奔过来时说“我们必须马上出发。我们睡得太晚了前面还有好多哩路要走呢。”

“你该说是你睡太晚了。”皮平说“我可早就起来了。我们就等着你吃完外加思考完。”

“现在我两样都做完了。我要尽快赶到雄鹿镇渡口去。我不打算费事回到昨晚我们离开的大路上去我要从这儿抄近路直穿过这片乡野。”

“那你就得飞啦。”皮平说“这片乡野你哪都别想步行抄近路穿过。”

“我们总能抄比大路更直接的路吧”弗罗多回答“渡口在林木厅东边但是那条可靠的路弯到左边去了—你可以看见它在北边远处那里拐了个弯。它绕过泽地北端这样就能接上从斯托克上头的大桥通过来的堤道。那要偏出好几哩远呢。我们要是从现在站的地方走直线奔往渡口可以少走四分之一的路。”

“欲速则不达。”皮平争论道“这一带乡野高低不平泽地那边还有许多泥塘和各种麻烦—我了解这片地方。你要是担心黑骑手我觉得在路上遇见他们也不比在树林里和原野上遇见来得更糟。”

“要在树林里和原野上找人可不容易。”弗罗多回答“而且如果你按理会走那条路那人家就有可能在路上而不是别的地方找你。”

“好吧”皮平说“管他泥塘还是沟渠我都跟你去就是了但那真的很难走啊我本来还盼着在日落前经过斯托克那家金鲈酒馆呢那儿有东区最好的啤酒至少过去有一我已经很久没去那儿喝一杯了。”

“那就妥了”弗罗多说“欲速则不达欲醉就更别想‘达’了我们得不惜一切代价让你远离金鲈酒馆。我们要在天黑前到达雄鹿镇。你说呢山姆”

“我会跟你一起走弗罗多先生。”山姆说尽管私下存疑并且深深惋惜不能喝上东区最好的啤酒。

“那么既然我们要跋涉过泥塘和荆棘最好现在就出发”皮平说。

天气已经差不多跟昨天一样热了但西边开始有云聚集看起来像是要下雨。三个霍比特人手脚并用快速爬下了一道绿色的陡坡一头扎进下方浓密的树林里。他们选择的路线是离开左边的林木厅斜穿过沿山丘东边生长的丛丛林木一直走到那背后的平地。然后他们就能越过开阔的原野直奔渡口中间只需经过几处沟渠和障碍。弗罗多估算他们取直线的话大约有十八哩路要走。

他很快就发现那片树林比表面上看上去更浓密、更纠结。林下的灌木丛中无路可走他们走不快。等他们挣扎奋斗到坡岸底下却发现有道小溪从背后的山上流下来河床深陷两侧滑不溜丢荆棘突出。最要命的是这溪就横在他们选择要走的路上。他们跃不过去而且事实是如果不想打湿衣裤擦伤手脚外加弄得满身泥就根本没法过去。因此他们停了下来琢磨着该怎么办。“第一关”皮平沮丧地微笑说。

山姆·甘姆吉回头望去。透过树林中的一道空隙他瞥见了刚才他们爬下来的那道绿坡的顶端。

“快看”他一把抓住弗罗多的手臂说。他们全望过去发现在那高高的坡沿上映衬着天空现出一匹立着的马马旁边俯着一个黑色人影。

他们立刻彻底打消了原路返回的念头。弗罗多领头三人迅速扎进溪旁浓密的灌木丛中。“嚯”他对皮平说“咱俩说得都没错捷径果然已经出了差错但我们也只是将将及时隐匿了行迹。山姆你的耳朵最尖你听到有什么过来没有”

他们一动也不动地站着聆听几乎屏住了呼吸但是没有追来的声音。“我觉得他不会打算牵马走到这坡底下来。”山姆说“不过我猜他知道我们下来了。我们最好快点往前走。”

往前走一点也不容易。他们都背着行囊灌木丛和荆棘都勾扯着不让他们通过。后方的山脊挡住了风空气凝滞闷热。他们硬闯出一条路最后来到相对开阔的地方时已经又热又累一身刮伤并且他们也不再确定自己所走的是哪个方向。溪流到了平地两边的溪岸降低了不少河道也变宽变浅朝泽地和白兰地河蜿蜒流去。

“哎呀这是斯托克溪”皮平说“如果我们打算回到原来要走的路就得马上过河再往右走。”

他们涉过溪水匆忙过到对岸一片开阔无树只长着苇草的空地上。再往前他们又进入一片带状的树林林中绝大部分是高大的橡树间杂着一两棵榆树或白蜡树。地面相当平坦灌木也不多但是树木长得太密他们看不了太远。突如其来的风一阵阵掀起了树叶豆大的雨点开始从蔽天的乌云中落下。接着风息了大雨倾盆而下。他们艰难跋涉尽快赶路穿过一堆堆的草丛越过厚厚堆积的落叶雨在四周滴滴答答不停地落。他们没有交谈但不断回头或向左右张望。

过了半个钟头皮平说“我希望我们没朝南偏太远而且也不是正顺着林子纵走这林子像条带子并不宽—我该说最宽不超过一哩。我们这时早该穿出林子了。”

“这时候左弯右拐可不妙也没法挽救事态。”弗罗多说“我们就继续朝这个方向前进好了我还没那么想现在就出到空旷开敞的地方。”

他们又往前走了大约两哩。阳光又从碎散的云层中透出雨渐渐小了。此时中午已过他们觉得早该吃午餐了。三人在一棵榆树下停了下来这树的叶子尽管正在迅速变黄但仍很浓密树下的地面挺干爽也很隐蔽。他们动手准备午餐时发现精灵为他们的水瓶里装满了淡金色的清澈饮料气味芬芳像是由许多花的蜂蜜酿成惊人地提神。很快他们便开怀大笑起来藐视起大雨和黑骑手。他们感觉最后几哩路会被迅速抛在身后。

弗罗多背靠着树干闭上了眼睛。山姆和皮平坐在近旁开始哼歌然后轻声唱起来

嚯嚯嚯我往醉乡游

治我心伤消我愁。

风吹雨淋随他去

前程路远无须计

悠然林下且高卧

闲看白云乐悠悠。

“嚯嚯嚯”他们又唱了起来声音更大但歌声骤止弗罗多猛跳起来。一声拖长的呼号乘风而来就像是某种邪恶又孤单的生物发出的哭号。它起起伏伏以一声尖锐的高音收尾。而就在他们仿佛突然僵化了似的或坐或站时又响起另一声应答的呼号声音更弱更远却同样吓得人血液冻结。随后万籁俱寂只余风吹树叶的响声。

“你觉得那是什么”皮平终于开口问想要说得轻快声调却仍带点颤抖“要是鸟叫那我在夏尔可从来没听过。”

“这不是鸟兽的声音。”弗罗多说“这是一种呼唤一个信号—那声呼号包含着话语虽然我没听清楚。不过霍比特人可发不出那种声音。”

他们不再多谈却都想到了那些骑手只是没有说出口。现在他们既不想走也不想留但是他们迟早得穿过开阔的原野去往渡口而且最好是趁着白

昼赶快走。片刻后他们便又背起行囊出发了。

没多久树林突然到了尽头眼前展现出一片广阔的草地。现在他们发现自己委实向南偏得太多了。越过这片平原他们可以瞥见河对面雄鹿镇的低矮丘陵但那片丘陵现在跑到左边去了。他们小心翼翼地从树林边缘走出来开始尽快穿过这片开阔地区。

一开始他们离开了树林的掩护不禁心中惴惴。他们吃早餐的那块高地就矗立在后方远处弗罗多已经预备好看见山脊上有骑手的渺小剪影映衬着天空但那里空无一人。太阳从碎散的云中钻出再次灿烂闪耀但正朝着他们先前待过的山丘西沉。他们尽管仍感到不安但不再恐惧了。大地渐渐有了开垦的迹象越来越井井有条。很快他们就进入了耕作良好的田地和牧场有围篱、栅门还有排水沟。一切显得宁静平和正是寻常的夏尔一角。他们每走一步精神就振作一分白兰地河一线越来越近黑骑手也开始变得好似如今已被远抛在后的林中幻影。

他们沿着一大片萝卜田的边上走来到一道坚固的大门前。门内是一条车辙辗出的小路两旁种植着整齐的低矮树篱路通向远处的一丛树林。皮平停下了脚步。

“我认识这片田地和这道大门”他说“这里是豆园庄是老农夫马戈特的地盘。那边树林子里就是他的农庄。”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弗罗多一脸惊恐地说仿佛皮平在宣布那条小路是通向恶龙巢穴的入口。另两人惊讶地看着他。

“老马戈特有什么不对劲”皮平问“他跟白兰地鹿家是好朋友。当然啦擅闯的人觉得他挺可怕他还养了凶猛的狗—毕竟这里靠近边境住在这儿的人必须更小心才行。”

“我知道。”弗罗多说“不过我还是对他跟他的狗怕得要命。”他羞窘地笑着补充“我避开他的农场可有年头了。我小时候住在白兰地厅的时候偷偷地摸进他的农场偷蘑菇被他逮过好几次。最后一次他揍了我然后把我拎到他那些狗面前展示一番。‘伙计们看见没有’他说‘下次这小坏蛋再敢踩上我的地盘你们就吃了他。现在把他给我轰出去’那些狗把我一路直撵到渡口。到现在我都心有余悸—尽管我敢说那些狗明白分寸不会真的咬我。”

皮平大笑。“那好现在该握手言和了尤其是你要回到雄鹿地来住的话。老马戈特绝对是个好汉—只要你别沾他的蘑菇田。我们走小路过去吧这样就不算擅闯了。如果碰到他我来跟他打交道。他是梅里的朋友有段时间我没少跟梅里到这儿来。”

他们沿着小路往前走直到看见前面的树林子里露出一座大屋和几间农舍的茅草房顶。马戈特家和斯托克镇的圆足家还有泽地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是住在房子里。这座农庄用砖头砌得坚固结实四面还环绕着高墙。朝着小路的墙上开着一道宽阔的木头大门。

他们走近时墙内突然爆出一阵吓人的狗吠接着传来一个人的大喊“利爪尖牙大狼上啊伙计们”

弗罗多和山姆立刻僵住不动了不过皮平又往前走了几步。大门打开三只大狗一跃而出奔上小路狂吠着朝三个旅行者冲来。它们没理会皮平但山姆缩着身子贴在墙上两只像狼一样的大狗满腹狐疑地嗅着他只要他稍动一下便发出咆哮。最大最凶猛的那只则堵在弗罗多面前全身的毛竖起不住咆哮。

大门口这时出现了一个身材粗壮长着一张红红圆脸的霍比特人。“哈罗哈罗你们是谁啊想干什么”他问。

“午安马戈特先生”皮平说。

老农夫仔细打量他。“哟这不是皮平少爷吗—我该说佩里格林·图克先生才对”他喊道怒容改成了笑脸“好久没见你来玩啦。你运气不错我认得你。我正打算放狗出门对付陌生人。今天出了些怪事儿。当然这地方偶尔是会出现一些游荡的怪人。太靠近那条河了。”他摇着头说“不过我这辈子见过的人数这家伙最诡异。下次只要我拦得住他可别想不问我同意就穿过我的地盘别想”

“你说什么家伙”皮平问。

“这么说你们没见到他喽”老农夫说“不久前他才沿着这条小路朝堤道那边过去。他是个可笑的主顾还问了可笑的问题。不过要么你们进来说话吧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聊聊消息。我有点现成的好啤酒图克先生要是你和你朋友愿意进来喝一杯的话。”

显而易见这农夫倘若可以照他自己的步调和习惯来还能告诉他们更多事儿。因此他们全接受了邀请。“可是这些狗呢”弗罗多焦虑地问。

老农夫大笑起来。“它们不会咬你的一除非我下令。过来利爪尖牙来”他喊“来大狼”狗儿们走开放任他们不管弗罗多和山姆松了口气。

皮平把另外两人介绍给老农夫。“这是弗罗多·巴金斯先生。”他说“你可能不记得他啦不过他以前住在白兰地厅。”听到巴金斯的名字老农夫一愣眼光锐利地瞥了弗罗多一眼。有那么片刻弗罗多以为他想起了偷蘑菇的事会叫狗来把自己赶出去但是老农夫马戈特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哎呀这事再怪也没有啦”他喊道“巴金斯先生是吧进来进来我们得好好聊聊。”

他们进了老农夫家的厨房在宽大的壁炉前坐下。马戈特太太抱出一大桶啤酒倒满了四个大啤酒杯。这啤酒酿得挺好皮平发现它足以补偿自己错失的金鲈酒馆。山姆则满心疑虑地啜着酒他天生对夏尔其他地区的居民不大信任还有他也不打算跟揍过他家少爷的人迅速结成朋友不管那事发生在多久以前。

在寒暄了几句天气和庄稼收成没比往常差之后老农夫马戈特放下杯子一一打量他们三人。

“好啦佩里格林先生”他说“你这是打哪来又要往哪去你本来不是打算上我的门吧因为要是的话你怎么都没让我看见就过了我家大门哪”

“啊我是没打算。”皮平答道“既然你都猜到了就老实跟你说吧我们是从小路另一头过来的走过了你的田地不过那实在不是故意的。我们打算抄近路去渡口却在那边林木厅附近的森林里迷了路。”

“如果你们要赶路走大路岂不是快得多”老农夫说“但我倒不担心那事儿。佩里格林先生你想的话当然可以经过我的地界巴金斯先生你也是—不过我敢说你还是很爱吃蘑菇吧。”他大笑起来“啊没错我一听名字就认出来啦。我想起以前小弗罗多·巴金斯可是雄鹿地最调皮捣蛋的小鬼之一。但刚才我想到的可不是蘑菇。就在你们冒出来之前才有人跟我提过巴金斯这名字。你们猜那个可笑的主顾问我什么”

他们焦急地等他往下讲。“咳”老农夫好整以暇地继续说道“他骑着一匹大黑马来到大门前大门又正好开着他就直接到了我屋门口。他自己也是一身黑披着斗篷戴着兜帽好像不想让人认出来似的。我心里想‘他到底想要啥呀’我们很少看见大种人越过边界过来。再说我也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的黑家伙。

“‘你好啊’我说出门朝他走去‘这条小路哪都不通不管你要去哪最快的走法都是回到大路去。’我不喜欢他那模样。利爪奔出来跑过去嗅了嗅却像给蜇了似的号了一声夹着尾巴惨叫着窜跑了。那黑家伙坐在马上一动也不动。

“‘我从那边来。’他说声调又慢又僵硬一边抬手朝背后西边一指—你们相信吗他指的是我的田地‘你见过巴金斯吗’他朝我俯下身子拿诡异的嗓音问。他的兜帽垂得很低我看不见任何面孔还觉得一股寒战滑下脊背。可是我看不出他凭什么大模大样骑马来到我的地界上。

“‘快滚’我说‘这里没有叫巴金斯的。你走错啦不是夏尔的这一带。你最好回到西边的霍比屯去找—而且你这回最好走大路。’

“‘巴金斯已经走了。’他悄声回答‘他就要来了。他离此不远。我想找到他。如果他经过你会告诉我吧我回头给你金子做酬劳。’

“‘不你才不会。’我说‘你最好赶快滚回你来的地方去。我给你一分钟然后我就把狗全叫出来。’

“他嘶了一声差不多就是那样可能是笑声也可能不是。接着他就催着那匹大马正正朝我冲过来我将将来得及跳开。我叫来了狗可他猛地掉转马头骑马奔出大门沿着小路冲上堤道去了快得像闪电。这事儿你们怎么看”

弗罗多坐着盯着炉火看了好一阵不过他一心只想着他们到底怎样才能到达渡口。末了他开口说“我不知道该怎么看。”

“那我告诉你该怎么看。”马戈特说“弗罗多先生你压根就不该跟霍比屯那地界的人搅和在一起。那边的人全是怪胎。”山姆在椅子上扭了扭不友善地盯着老农夫看。“不过你向来是个粗心大意的小子。我听说你离开白兰地鹿家去跟那个老比尔博先生住那会儿我就说你会惹上麻烦。记住我说的话这全都是比尔博先生那些奇怪的事迹招来的。他们说他是用些奇怪的法子

从外地弄来了钱。我听说他把金银珠宝埋在霍比屯小丘底下也许有人想知道这些财宝怎么样了。”

弗罗多没答话。老农夫精明的猜测委实令人尴尬。

“所以呢弗罗多先生”马戈特继续说“我很高兴你想通了回到雄鹿地来。我得建议你就待在这边别跟那些外地人搅和在一起。你在这片地方有朋友。如果那些黑家伙有谁再来追你我会对付他们。我会说你死了离开夏尔了或随便什么你爱用的说法。而且啊这话差不多也不假。我看他们要打听下落的多半是老比尔博先生。”

“你可能是对的。”弗罗多避开老农夫的目光盯着炉火说。

马戈特若有所思地看着他。“啊我看得出来你有自己的主意。”他说“我看事情是明摆着的。你跟那个黑骑手同一天下午来这儿这可不是凑巧。而且说到底我的消息你可能也不觉得有多意外。我不是要你告诉我任何你想保密的事儿但我看得出来你遇到了某种麻烦。或许你正在想要去渡口却不能被逮住恐怕不太容易—对吧”

“我正是这么想。”弗罗多说“但我们必须设法到那儿去而这不是坐在这里空想就能办到的。所以恐怕我们得出发了。真的非常感谢你的善意马戈特老爹你听到这话说不定会发笑我怕你跟你的狗怕了三十多年。这真是个遗憾因为我就这么错过了一个好朋友。而现在我很遗憾这么快就要离开。不过我会回来的也许有朝一日—如果我有机会的话。”

“你回来时我随时欢迎。”马戈特说“不过现在我有个主意。太阳已经快下山了我们也要吃晚饭了因为我们差不多到天黑之后就上床睡觉。如果你和佩里格林先生你们都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顿饭我们会很高兴的”

“我们也会很高兴”弗罗多说“但恐怕我们一定得走了。就算现在出发我们抵达渡口之前天也会黑了。”

“啊但是等一下我正想说等吃完晚饭后我会赶着小马车把你们都送到渡口去。那样你们就可以少走许多路而且也会让你们避开别的麻烦。”

这下弗罗多满怀感激地接受了邀请皮平和山姆也大松了口气。太阳已经落到西边的丘陵背后天光渐暗。马戈特的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进来了大

桌子摆上了丰盛的晚餐。厨房点上蜡烛炉火挑旺。马戈特太太忙进忙出在农场里帮工的几个霍比特人也进来了。不一会儿十四个人便坐定开吃。桌上有足量的啤酒一大盘蘑菇与咸肉另外还有大量别的实实在在的农家食品。那几条狗趴在火炉旁啃着皮嚼着骨头。

等他们吃完晚饭老农夫和他的儿子们提着灯笼出门备好了马车。等客人出得门来院子里已经很黑了。他们把背包扔上车爬了上去。农夫坐在驾驶座上挥鞭将两匹强壮的小马赶上路。他太太站在敞开门口的灯光下。

“你自己小心点马戈特”她喊道“别跟外乡人争吵送完人直接回来”

“知道啦”他说驾着马车出了大门。这时一丝风也没有夜晚一片死寂空气中带着寒意。他们没点灯慢慢前行。一两哩之后小路横过一条深沟爬上一道短坡上到高处的河岸堤道上便到了尽头。

马戈特下了车仔细朝南北两个方向张望但是黑暗中什么都看不见凝滞的空气中什么声音也没有。河上腾起的薄雾一缕缕飘悬在沟上又朝原野缓缓爬去。

“雾会变浓的。”马戈特说“不过我要等回程往家里走时才点灯。今天晚上我们大老远就能听见路上任何动静。”

从马戈特家的小路去到渡口大约有五哩多远。几个霍比特人把自己裹得紧紧的不过耳朵却竖得直直的捕捉着马车轮子的叽嘎声和马蹄缓慢的嘚嘚声以外的任何声音。弗罗多感觉马车走得比蜗牛还慢。在他旁边皮平不住点着头快要睡着了但是山姆却盯着前方升起的浓雾。

他们终于来到了渡口小路的入口。入口的标志是两根高大的白柱子赫然耸现在右边。农夫马戈特拉住小马的缰绳马车叽嘎着停了下来。他们正要七手八脚往外爬突然就听见了一直都在害怕的声音路的前方传来了马蹄声。声音是冲他们来的。

马戈特跳下车站在那儿抓住小马的辔头朝前方那一片幽暗中望去。喀的喀哒喀的喀哒骑马人渐渐接近。在雾沉沉的凝滞空气中马蹄声听起来很响。

“弗罗多先生你最好躲起来。”山姆焦急地说“你在马车里趴下用毛毯盖住自己我们会把这骑手打发掉”他爬出马车来到农夫身边。黑骑手得踏过他才能接近马车。

喀的喀哒喀的喀哒。骑手就快到他们面前了。

“哈罗哪位”农夫马戈特喊道。前进的马蹄声霎时停下。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影影绰绰地辨出前方一两码的夜雾中有个披着黑斗篷的形状。

“好了”老农夫说着把缰绳扔给山姆大步走上前去“别再过来一步你想怎样你要去哪儿”

“我要找巴金斯先生。你见过他吗”一个捂着的声音说—不过这声音是属于梅里·白兰地鹿的。一盏挺暗的灯笼被揭开光照在农夫惊讶万分的脸上。

“梅里先生”他叫道。

“是啊当然是我不然你以为是谁”梅里一边上前一边说。随着他从雾中出来他们的恐惧也消散了似乎他突然缩小到了寻常的霍比特人身材。他骑着一匹小马为了抵挡雾气还用围巾把自己从脖子到头脸都裹上。

弗罗多跳下马车跟他打招呼。“这么说原来你在这儿”梅里说“我开始怀疑你今天到底会不会来我正要回去吃晚饭。起雾之后我就过了河朝斯托克骑过来看看你是不是掉到哪道水沟里去了。可是天晓得你们会走哪条路来。马戈特先生你是在哪里找到他们的在你养鸭子的水塘里吗”

“不是我逮到他们擅闯差点放狗咬了他们。”老农夫说“不过我毫不怀疑他们会把整个故事讲给你听。现在梅里先生和弗罗多先生以及各位请容我先告辞啦我最好快点回家。夜渐渐深了马戈特太太会担心的。”

他把马车倒入小路掉过了头。“好吧各位晚安。”他说“这真是诡异的一天千真万确。不过结尾好就一切都好尽管我们最好是回到自己家门口以后再说这话。但我可不会否认等我回到家的时候我会很高兴的。”他点亮灯笼站起身来。突然他从座位底下变戏法般拿出一个大篮子。“我差点忘了。”他说“马戈特太太收拾出这篮东西说是给巴金斯先生的以表问候。”他把篮子递下来就驱车上路了身后是一连串的道谢和道晚安声。

他们目送灯笼的苍白光晕渐渐没入了雾夜。突然弗罗多大笑起来从他提着的盖好的篮子底下飘出了一股蘑菇的清香。

第五章 共谋揭穿

“现在我们自己最好也回家去。”梅里说“我看出来啦这整件事有点古怪不过那得等我们到了之后再说。”

他们掉头走下渡口小路路很直维护得很好用刷白的大石镶边。他们走了一百码左右就到了河边那里有处宽阔的木制码头码头边系着一艘平底大渡船。靠近水边的白色缆桩被两盏悬于高柱的灯笼照得微微发亮。在背后平坦的原野上雾气已涨得漫过了树篱但面前的水面一片漆黑只有岸边芦苇丛中有几缕雾气缭绕。对岸的雾看来还要稀薄些。

梅里牵着小马走过跳板上了渡船其余人也纷纷跟上。然后梅里用一根长竿慢慢将船撑离了岸。在他们眼前宽阔的白兰地河缓慢流淌着。对面河岸陡立有条小径从泊岸处蜿蜒而上。那儿有灯火闪烁。河岸后方雄鹿山朦胧耸立。透过零散的薄雾可以看见山上许多圆窗透出灯光有红有黄。它们都是白兰地鹿家的古宅—白兰地厅的窗户。

很久以前戈亨达德·老雄鹿越过了原本是东边边界的白兰地河。他是老雄鹿家的族长而老雄鹿家是泽地乃至整个夏尔最古老的家族之一。戈亨达德·老雄鹿建造以及开凿了白兰地厅将自己改姓为白兰地鹿定居下来事实上无异于一个独立小王国的君主。他的家族代代繁衍在他之后人口继续增长直到白兰地厅占据了整座低矮的山丘开了三扇巨大的前门、众多侧门还有大约一百扇窗户。接着白兰地鹿家和他们的大批家属又在周围扩建先是掘洞后又筑屋。这就是雄鹿地的起源这片地方位于白兰地河和老林子之间是人口稠密的狭长一带类似夏尔的殖民地。它主要的村落是雄鹿镇集中在白兰地厅后方的河岸边和山坡上。

泽地的居民对雄鹿地人很友善斯托克和灯芯草岛之间的农人仍然承认白兰地厅统领这是对白兰地鹿家的族长的称呼的权威。但是老夏尔的百姓绝大多数都将雄鹿地人视为怪胎可以说半是外地人。不过事实上他们跟另外四区的霍比特人并无太大不同只除了一点他们喜欢船有些人还会游泳。

他们的土地东边起初并未设防但后来他们在那边栽建了一道称为“高篱”的树篱。树篱是好几代以前栽种的经过代代不断养护如今长得又高又密。它从白兰地桥一路延伸过来从河绕出去直到篱尾柳条河由此流出老林子注入白兰地河形成一个大圆弧从这头到那头足足超过二十哩远。不过它当然不算完善的防护。在许多地方老林子都离树篱很近。雄鹿地人在天黑后便把家门锁紧这在夏尔又是很不寻常的。

渡船缓慢地横过水面雄鹿地的河岸渐渐近了。山姆是一行人中惟一一个过去不曾渡过这条河的。随着河水汨汨淌过船舷他有种奇怪的感觉原来的人生已被抛在背后的迷雾中前方则是黑暗的险途。他挠挠脑袋有那么片刻脑中闪过了一个念头弗罗多先生要是能在袋底洞一直安安静静生活下去那该多好。

四个霍比特人下了渡船。梅里正把船系好皮平已经牵着小马踏上小径就在这时山姆他一直回头张望好像要与夏尔告别哑着嗓子低声说

“弗罗多先生回头看你看到什么没有”

在对岸的码头上微弱的灯光下他们勉强可以分辨出一个轮廓就像一捆遗落在后的深黑行李。然而就在他们注视下它似乎动了左右摇晃着仿佛在搜索地面。然后它又爬行起来—也许是蹲下身子前进—返回灯光照不到的昏暗中去了。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梅里惊叫道。

“某种跟踪我们的东西。”弗罗多说“不过现在别问了我们马上走吧”他们迅速沿着小径走到河堤顶上再往回望时雾已经笼罩了对岸什么也看不到了。

“谢天谢地你们没在西岸多留渡船”弗罗多说“马能渡河吗”

“他们可以往北再走十哩走白兰地桥要么就游泳。”梅里回答“但我从没听说有马游过白兰地河。可这跟马有什么关系”

“我等会儿再告诉你。我们先进屋再说。”

“好吧你和皮平都认得路那我就继续骑马去通知小胖博尔杰说你们来了。我们会准备好晚饭之类的。”

“我们先前跟农夫马戈特一家吃过晚饭了。”弗罗多说“不过我们可以再吃一顿。”

“没问题把篮子给我”梅里说随即骑马没入了黑暗中。

从白兰地河到弗罗多在克里克洼的新家还有段距离。他们从雄鹿山和白兰地厅右边经过在雄鹿镇的外围踏上了往南通到大桥的雄鹿地主干道。他们沿路往北走了半哩来到右手边一条小路口。小路高高低低通入乡间他们顺着它又走了两哩路。

最后他们总算来到一道开在茂密树篱中的窄门前。夜色里见不到房子的模样它矗立在小径前方一大片草地的中央草地四周又环绕着一圈矮树然后才是外围的树篱。弗罗多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位于乡村的偏远一隅并且附近没有其他住家出入都不会有人注意。这座房子是白兰地鹿家很久以前盖的用来接待宾客家族中若是有人想暂时躲开白兰地厅的热闹生活也可到此小住。它是一栋老式风格的乡村房屋尽量仿照霍比特洞府建成又长又矮没有第二层楼屋顶是草皮铺的窗户是圆形的还有一扇大圆门。

他们从大门口走上绿色小径看不到一星半点屋内的灯光。窗户关着一片漆黑。弗罗多敲敲门小胖博尔杰开了门。一股亲切的灯光流泻而出。他们迅速闪进屋内关上门把自己和灯光都留在屋里。他们置身于一间宽敞的厅里两边各有几扇门面前则是一条走廊朝里通向房子的中段。

“看你们觉得这房子怎么样”梅里从走廊出来问“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把它弄得像个家我们已经尽力啦。毕竟小胖跟我昨天才把最后一车东西运到这里来。”

弗罗多环顾四周觉得这确实像个家。他自己的心爱之物—或者说比尔博的心爱之物它们在新环境中让他分外真切地想起了他—都尽可能按照它们在袋底洞时来摆设。这是个舒服、愉快、亲切的地方。他发现他真心希望自己是来此定居平静地过退休生活。给朋友们添这许多麻烦似乎很不公平。他再次心神不定地想着他要怎么揭破自己得很快离开事实上是马上就要走的消息。而且今晚就得说在大家都就寝之前。

“真叫人高兴”他费了点劲才说“我简直感觉不出来我搬了家。”

几个旅人挂起了斗篷把背包堆在地板上。梅里领他们进了走廊推开了最远端的一扇门。炉火的光亮伴着蒸汽一涌而出。

“洗澡间”皮平叫道“噢梅里阿道克你太棒了”

“我们按什么顺序来”弗罗多说“年纪大的先来还是洗得快的先来两种顺序你都是排最后佩里格林少爷。”

“相信我能把事情安排得更好”梅里说“我们在克里克洼的生活开端总不能是争吵谁先洗澡吧。那间屋子里有三个浴盆大锅里装满了热水。另外还有毛巾、垫子和肥皂。进去动作都快点”

梅里和小胖进了走廊对面的厨房忙着为深夜的晚餐作最后的准备。浴室里歌声争相传来混合着泼水拍溅的声音。皮平的声音突然高扬盖过了其他人他唱的是比尔博最爱的洗澡歌之一。

嘿辛苦的一天结束了

大家来唱首洗澡歌

洗澡水热腾腾多痛快

谁要是不唱就是傻气

哦滴答小雨虽然悦耳

叮咚溪水虽然好听

可比起洗澡水热腾腾

落雨小溪都万万不及

哦口渴时冷水清凉

我们乐于仰头痛饮

但是啤酒更受欢迎

还有热水冲背刷刷洗

哦蓝天下白泉飞跃

水花跳荡固然美丽

但是喷泉都比不上

脚拍热水哗哗动听

一声惊人的泼溅水声紧接着弗罗多一声大吼“哇啊”看来皮平的洗澡水有不少效仿了喷泉喷得甚高。

梅里走到门边喊道“出来吃晚饭喝啤酒如何”弗罗多应声而出边擦着头发。

“空气里全是水我得到厨房才能擦干头发。”他说。

“哎呀”梅里朝浴室里一看叫道。石地板都淹了水。“佩里格林你不把地上的水都擦干就别想吃东西”他说“动作快点不然我们就不等你了。”

他们围在厨房炉火旁的桌边吃了晚餐。“我猜你们三个不想再吃蘑菇了吧”弗雷德加不抱什么希望地问道。

“我们当然想吃”皮平叫道。

“蘑菇是我的”弗罗多说“是农妇中的女王马戈特太太送给我的。把你们的馋手拿开我来分配。”

霍比特人嗜好蘑菇甚至超过大种人最贪婪的爱好。这个事实部分解释了小弗罗多为什么远征泽地著名的田地以及马戈特遭受损失后怎么会那么愤怒。但这一回的蘑菇即使照着霍比特人的标准也多得足够每个人大快朵颐。接着还有许多别的美食等他们用完餐就连小胖博尔杰都满足地叹了口气。他们挪开桌子拉过椅子围坐在火炉前。

“我们等下再收拾。”梅里说“现在把所有的事儿都告诉我吧我猜你们经历了不少冒险没让我参与真不公平。我要知道全部详情尤其要知道老马戈

特究竟怎么回事他为什么那样跟我说话。他听起来像是吓坏了一如果他真能被吓坏的话。”

“我们全都被吓坏了。”稍停皮平说而弗罗多瞪着炉火一言不发。“换了是你也一样如果你被黑骑手追了两天的话。”

“那又是什么”

“骑在黑马上的黑色人影。”皮平回答“弗罗多要是不肯说那我就从头把整件事讲给你听。”于是他原原本本交代了他们从霍比屯起的整趟旅程。山姆不时点头或感叹几声表示支持。但弗罗多仍然保持沉默。

“假如我没看见码头上那个黑影没听见马戈特声音中那种古怪”梅里说“我一定会认为这全是你在瞎掰。弗罗多这些事你怎么想”

“弗罗多表舅一直守口如瓶。”皮平说“不过开瓶的时候到啦直到现在他还什么都没告诉我们只有农夫马戈特猜这事跟老比尔博的财宝有关。”

“那只不过是猜测。”弗罗多急忙说“马戈特什么也不晓得。”

“老马戈特是个精明的家伙。”梅里说“他那张圆脸后头想的可多了可他不漏片言只字。我还听说他以前有段时间常到老林子里去以见识过一大堆怪事著称。不过弗罗多你最起码可以告诉我们你认为他猜的到底对还是不对。”

“我想”弗罗多慢慢回答“就目前来看猜得算对。这事是跟比尔博往日的冒险有关联那些骑手在找寻—或者应该说在搜索—他或是我。你若想知道的话我还担心这绝不是个玩笑我在这里或任何地方都不安全。”他环顾墙壁和窗户似乎害怕它们会突然垮掉。旁人默不作声看着他接着互相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色。

“他很快就要说啦。”皮平对梅里耳语道。梅里点点头。

“好吧”弗罗多终于说挺背坐直仿佛作了决定“我不能再瞒了。我有话要跟你们说可是我又不知道究竟该从哪里说起。”

“我想我可以帮你的忙”梅里安静地说“让我来告诉你其中一部分。”

“你这话什么意思”弗罗多问焦虑地看着他。

“我亲爱的老弗罗多就是这个意思你很苦恼因为你不知道该如何说再见。当然你是决心要离开夏尔啦。但是危险来得比你预期得更快现在你下决心立刻就走可是又不想走。我们都很为你难过。”

弗罗多张大嘴巴随即闭上。他吃惊的神情如此滑稽他们全大笑起来。“亲爱的老弗罗多啊”皮平说“你真以为自己迷了我们所有人的眼睛吗你要做到那一点还远远不够小心和聪明呢打从今年四月开始你显然就打算走了告别所有熟悉的地方。我们时不时就听见你嘀咕‘我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再俯瞰那道河谷。’诸如此类的话。你还假装你的钱都花完了并且真的把你心爱的袋底洞卖给了萨克维尔-巴金斯家你还跟甘道夫密谈了那么多次”

“我的老天啊”弗罗多说“我还以为我既小心又高明呢我不知道甘道夫会说什么。这么说难道整个夏尔都在谈论我的离去”

“噢没有”梅里说“别担心没那回事当然这个秘密守不了多久。但在目前我想只有我们几个谋划的人知道。毕竟你该记得我们很了解你常跟你一块。我们通常能猜到你在想什么。而且我也认识比尔博。老实跟你说自从他离开之后我就一直分外留心观察你。我认为你迟早会跟着他走事实上我以为你会走得更早。近来这段日子我们都急得不行我们很怕你会像他一样突然不辞而别自己一个人溜掉。打从今年春天起我们就个个上心盯着你也作了不少我们自己的安排。你才没那么容易逃掉咧”

“但我一定得走。”弗罗多说“亲爱的朋友这是无法挽回的事。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不幸但你们想留住我是白费心机。既然你们已经猜到这么多那就帮帮我别扯我后腿”

“你不明白”皮平说“你必须走—因此我们也必须走。梅里和我会跟你一起去。山姆是个出色的家伙为了救你他会跳进龙的喉咙如果他没自己绊倒自己的话。你这场危机重重的冒险可不止需要一个伙伴。”

“我最最亲爱的霍比特人啊”弗罗多感动不已地说“但是我不能同意。我也是很久以前就决定了。你们说到危险可是你们并不明白这不是去寻宝不是什么去而复返的旅程。我是从致命的危险逃向致命的危险。”

“我们当然明白。”梅里坚定地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要一起去。我们知道魔戒不是开玩笑的事但是我们决定竭尽全力帮你对付大敌。”

“魔戒”弗罗多说这下真正惊诧万分。

“是的魔戒。”梅里说“我亲爱的老霍比特你没考虑到朋友的好奇心哪。我知道魔戒的存在已经好些年了—事实上在比尔博离开之前就知道了。不过既然他显然把它当成秘密我也就把这事藏在心底直到我们结成了共谋小组。当然我对比尔博不像对你这么熟悉那时我还太小而且他也比较小心—但是百密总有一疏。如果你想知道我最初是怎么发现的我就告诉你。”

“你说”弗罗多有气无力地说。

“你大概可以想像是萨克维尔-巴金斯家让他露了馅。就在大宴会前一年有一天我走在路上碰巧看见比尔博走在前头。突然萨-巴家的人远远出现了正朝我们走来。比尔博慢下脚步然后说时迟那时快他消失了。我大吃一惊几乎连正常躲起来都不会了。不过我到底钻过了树篱沿着篱内的田边行走。透过树篱我窥视着路等到萨-巴家的人经过之后比尔博突然又出现了我隔着树篱正对着他。他把什么东西塞回了裤袋我瞥见了一点金光。

“从此之后我便睁大眼睛留意啦。事实上我坦白我是暗中监视来着。可是你必须承认这实在太叫人好奇了而我那时才十多岁哪。除了你弗罗多之外我一定是整个夏尔惟一看过老家伙那本秘密书籍的人。”

“你还读了他写的书”弗罗多嚷道“我的老天爷还有什么是安全的”

“我得说没什么是安全的。”梅里说“但我只是匆匆翻了翻要找到机会很难。他从来不把那本书随便乱放。不晓得它怎么样了我很想再好好看看。弗罗多你得到那本书了吗”

“没有。它不在袋底洞。他一定是把它带走了。”

“好啦就像我说的”梅里继续道“我把看到的都藏在心里直到今年春天情况变得严重起来。于是我们结成了共谋小组。我们也是认真的当正事来办而且我们也不怎么光明正大—要套你的话不容易甘道夫就更不用想了。不过如果你想认识我们的头号调查员我可以给你介绍介绍。”

“他在哪儿”弗罗多边说边环顾四周仿佛准备看见一个戴面具的阴险人物从碗橱里跳出来。

“上前来山姆”梅里说。山姆站起身一张脸红到了耳朵。“这位就是我们的情报员我可以告诉你他在最终被逮以前可收集了大量的情报。不过我得说他被逮之后似乎把自己看成假释人员洗手不干了。”

“山姆”弗罗多喊道惊讶得无以复加并且知道自己是该觉得愤怒、好笑、宽慰还是纯粹觉得愚蠢。

“是少爷”山姆说“请原谅我少爷不过弗罗多先生这件事情我对你真的没有恶意对甘道夫先生也没有。他很有判断力的你知道。当你说要独自上路他说不带个你能信赖的人一起去。”

“可是似乎我谁都不能信赖啊。”弗罗多说。

山姆郁闷地看着他。梅里插嘴了“这全看你想要怎样。你可以信赖我们会跟你同甘苦共患难—至死方休。你可以信赖我们会为你保守任何秘密—比你自己守得还牢。但你可不能信赖我们会让你独自面对麻烦不辞而别。弗罗多我们是你的朋友。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甘道夫对你说的我们几乎都知道了。我们知道很多关于魔戒的事。我们都怕得要命—但我们要跟你一起去要么就像猎狗一样追着你走。”

“而且不管怎么说少爷你确实该听从精灵的建议。”山姆补充道“吉尔多说你应该带愿意一起走的人上路这话你可不能否认。”

“我不否认。”弗罗多看着山姆说这会儿山姆正咧着嘴笑。“我不否认但以后不管你有没有打呼噜我都再也不会相信你真的睡着了。我要狠狠踢你来确认。”

“你们这伙骗人的坏蛋啊”他说着转向其他人“不过老天祝福你们”他笑道起身挥挥手“我投降。我会采纳吉尔多的建议。要是危险不这么迫在眉睫我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即便如此我还是高兴得不得了。我很久都没这么高兴过了。我本来还为今晚忧心不已。”

“太好了那就这么定了。让我们为弗罗多队长及队友欢呼三次”他们高呼并绕着他跳起舞来。梅里和皮平开始唱歌他们显然早为这场合准备好了

这首歌。

它是照着很久以前那首令比尔博出发去冒险的矮人歌谣写的调子也一样

告别温暖的炉火与厅堂

纵然风吹纵然雨打

我们可得趁早出发

跨过高山森林去远方。

我们要去幽谷精灵之家

在轻雾弥漫的林间地上。

匆匆越过旷野荒原

哪怕到时不知所往。

虽有敌凶虎视眈眈

我们露宿天幕下

也要坚忍长途跋涉

完成使命终将抵达。

上路吧上路吧

黎明之前就出发

“太好了”弗罗多说“不过那样的话我们上床睡觉前还有好多事要做。不管怎么说我们今晚还能睡在屋顶下。”

“噢那个说法就是作诗而已啦”皮平说“你还真打算天亮以前就出发”

“我不知道。”弗罗多答道“我怕那些黑骑手我确信久待一处不安全特别是待在一个众所周知我要去的地方。吉尔多也建议我不要等。但我真的很想见甘道夫。我看得出来在听说甘道夫没有现身之后连吉尔多都感到不安。所以几时走其实要看两件事来决定一是骑手多快能来到雄鹿镇二是我们多快能动身。准备工作会花不少时间的。”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一个钟头内就能动身。”梅里说“我实际上什么都准备好了。田地那边的马厩里有五匹小马粮食和器具都打包好了只差几件换洗衣服和新鲜食物。”

“看来这个共谋小组还挺有效率的。”弗罗多说“但是黑骑手怎么办我们要是再花一天等甘道夫安全吗”

“这全看你认为那些骑手要是在这里找到你的话他们会怎么做。”梅里回答“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到了当然那是说他们没在北大门被拦下的话。树篱从那儿一路延伸到河堤就在白兰地桥的这头。栅门守卫不会让他们在夜里通过的不过他们可能硬闯。我想就算在白天守卫也会想法把他们挡在外面无论如何也得等到成功给白兰地厅统领送去消息—他们肯定不喜欢骑手的模样肯定会被吓到的。不过当然面对坚决的进攻雄鹿地抵挡不了多久。还有可能到了早上即便是个黑骑手骑马前来打听巴金斯先生守卫也会让他通过。你要回来定居到克里克洼的事差不多是人尽皆知了。”

弗罗多坐着考虑了一会儿。“我决定了。”他最后说“我明天天一亮就启程。但是我不走大路连等在这里都比走大路安全。如果我从北大门走那我离开雄鹿地的消息就会马上传开而不是至少保密上几天时间—本来应该可以的。还有无论有没有骑手进雄鹿地靠近边界的白兰地桥和东大道一定会有监视。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但至少有两个还可能更多。惟一的办法是选个没人料到的方向出发。”

“可是那就意味着只能走老林子了”弗雷德加惊恐地说“你们可别打那主意那儿可跟黑骑手一样危险。”

“没有啦。”梅里说“这听起来像是孤注一掷但我相信弗罗多说得对。那是惟一条出发后不会立刻遭到跟踪的路。运气好的话我们会有个不错的开头。”

“但是你们在老林子里不会有好运气的。”弗雷德加反驳说“从来没人在里面碰过好运。你们会迷路。大家现在都不去那里了。”

“噢他们当然去”梅里说“白兰地鹿家的人就去—偶尔在兴头上来的时候。我们有个秘密入口。弗罗多在很久以前进去过一次。我自己进去过好几次当然通常是在白天在树木昏昏欲睡相当安静的时候去。”

“好吧你觉得怎么最好就怎么做吧”弗雷德加说“我知道的所有东西里我最怕的就是老林子那些有关它的故事简直是噩梦。不过既然我不跟去我的意见也算不得数。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有人留下来等甘道夫来的时候可以告诉他你们是怎么做的。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到的。”

小胖博尔杰虽然很喜欢弗罗多却不想离开夏尔也不想见识外面的世界。他的家族来自东区确切地说来自大桥场的博杰津但他从来没越过白兰地桥。按照共谋小组最初的计划他的任务是留下来应付那些爱打听的人尽可能把巴金斯先生仍住在克里克洼的假象维持得久一点。他甚至带来了一些弗罗多的旧衣服好让自己可以假扮弗罗多。他们几乎没去想扮演这角色会有多危险。

“好极了”弗罗多在了解到整个计划后说“否则我们就没法给甘道夫留下消息了。当然我不晓得那些骑手识不识字但我不敢冒险留下书面信息万一他们闯进来搜查房子就糟了。如果小胖愿意留守我就能确定甘道夫会知道我们是朝哪个方向去的。这让我下了决心明天头一件事就是进入老林子。”

“好吧说定啦。”皮平说“总之小胖的任务是待在这里等黑骑手上门我还是觉得我们的任务要好些。”

“你等到了老林子里头再贫嘴吧。”弗雷德加说“明天这时候你就会巴不得回来跟我待在这里。”

“别再为这事儿斗嘴了。”梅里说“我们还得收拾杯盘行李也得打好包才能睡觉。天亮之前我会叫你们的。”

等到终于上床躺下弗罗多有好一阵子都睡不着。他腿疼。他很高兴明早能骑马。最后他终于迷迷糊糊进入梦乡梦中他似乎从一扇高窗朝外眺望着一片纠结的黑暗树海底下树根间传来生物爬行和嗅闻的声音。他觉得它们肯定迟早都会嗅出他来。

然后他听见了远方的嘈杂。起初他以为那是大风正吹过森林的树叶但他随即明白那不是树叶而是遥远的大海的声音一种他在清醒时从未听过的声音尽管它常在他梦中萦绕。突然间他发现自己来到了户外。那里连一棵树也没有。他置身于一片欧石楠丛生的黑暗荒野当中空气里有一股奇怪的咸味。抬起头他见到前方有座高耸的白塔孤零零地伫立在一道高高的山脊上。他心里升起一股强烈的欲望想要爬上高塔去瞭望大海。他开始奋力爬上山脊朝白塔而去。然而突然间一道光划过天空轰隆雷响接踵而来。

第六章 老林子

弗罗多猛然醒了过来。屋里还很黑梅里一手拿着蜡烛站在那儿另一手梆梆地敲着门。“好啦好啦什么事”弗罗多问仍没摆脱梦里的震惊和迷惑。

“还什么事呢”梅里喊道“起床时间到啦现在四点半外面起了大雾。快点山姆已经快备好早餐了就连皮平都起来了。我正要去备马再把那匹用来驮行李的小马牵来。去叫醒那个懒小胖他至少也得起床给我们送行吧。”

六点过了不久五个霍比特人便准备好上路了。小胖博尔杰还呵欠连连。他们悄然摸出屋子梅里走在前面牵着那匹驮行李的小马取道屋后的小路穿过灌木林接着又过了几片田野。树叶湿漉漉地闪着光每根树枝都滴着水草地布满冰冷的露珠灰蒙蒙的。万籁俱寂遥远的嘈杂显得又近又清晰鸡在院子里咕咕叫远处一栋房子有人关门。

他们在马厩里找到了小马。它们是那种霍比特人喜欢的强壮小牲口速度不快但能干一整天的活。他们上了马很快就骑马走进雾里浓雾似乎在他们面前勉强分开又在他们背后冷峻闭拢。他们缓慢无言地骑马走了大约一个钟头后突然看见那道树篱耸立在前它很高缠着许多银色的蜘蛛网。

“你们要怎么穿过树篱”弗雷德加问。

“跟我来”梅里说“然后你就知道了。”他沿着树篱转向左走不久便来到一处地方这里树篱沿着一块洼地的边缘朝内弯曲。在离开树篱一段距离的地方开出了一条狭道缓缓倾斜着通往地下。这条狭道两边都用砖砌了墙一路稳步升高直到突然合拢形成一条深深扎进树篱底下的隧道出口就在另一边的洼地。

小胖博尔杰在此停了下来。“再见弗罗多”他说“但愿你们不要进老林子只盼你们不会今天没完就需要救援。总之祝你们今天还有往后每一天都走运。”

“如果前方最糟的事儿就是老林子那我肯定是走了运。”弗罗多说“告诉甘道夫沿东大道赶上来。我们很快就会回到东大道并且尽快赶路。”“再

见”他们喊道骑下斜坡进入隧道出了弗雷德加的视野。

隧道又潮又黑另一端的出口封着一道很粗的铁栅门。梅里下马开了锁等他们全通过后又把门关上。铁门咣当一声关紧门锁喀哒一声锁上。那声音颇为不祥。

“好啦”梅里说“你们现在已经离开夏尔到了外面就在老林子边上了。”

“它那些故事都是真的吗”皮平问。

“我不知道你指哪些故事。”梅里回答“如果你是指小胖的保姆给他讲的老掉牙的妖怪故事说到半兽人啊狼啊诸如此类那我得说没那回事。我反正是不信。但这老林子确实很古怪。林子里每样东西都要活跃得多对周遭发生的事儿更敏感—这是说跟夏尔那些东西比的话。而且树木不喜欢陌生人。它们监视你。一般来说只要天还亮着它们只监视就满足了也不干什么。有时候那些最不友善的树会落下一根树枝打你伸出一条树根绊你或者拿长长的藤蔓缠住你。但到了晚上情况就有可能会变得极其吓人了我是这么听说的。我天黑后只来过这儿一两次而且也只是在靠近树篱的地方而已。我当时感觉所有的树都在互相窃窃私语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传递消息策划密谋那些树枝无风自动摇来晃去地摸索。他们确实说过那些树真会移动会包围陌生人把他们困住。事实上它们很久以前攻击过树篱它们前来紧贴着树篱扎根再倾斜压上去。但是霍比特人去砍倒了成百棵树在老林子里燃起好大一堆篝火把树篱东边一长条土地全都烧成了白地。之后那些树木放弃了进攻但是也变得非常不友善。进了林子不远至今还有很大一片地方光秃不毛那就是当初烧篝火的地方。”

“只有树危险吗”皮平问。

“老林子深处还有另一头有着各种各样古怪的东西。”梅里说“至少我是这么听说的不过这些我还一样都没见识过。但是某种东西会造出路来。无论何时走进森林你都会发现一些敞开的小径可是它们不时会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变换位置。离这隧道出口不远处有一—或者说很长一段时间都曾有一—条相当宽阔的小道它从那儿开始通往焚林地接着继续大致沿着我们要走的方向延伸一路往东稍微偏北。那就是我打算要找的路。”

此时几个霍比特人离开隧道栅门骑马穿过了宽阔的洼地。对面有条隐约可见的小径通往老林子脚下离树篱有一百多码远但是当他们顺着小径来

到树下小径便消失了。回顾来路透过四周已经很密的枝干他们可以看见那道深色的树篱。但往前看他们只能看见无数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树干直的、弯的、扭曲的、倾斜的、矮胖的、瘦高的、光滑的以及多枝多节的所有树干都呈青或灰色上面长着苔藓和黏乎乎、毛茸茸的东西。

只有梅里还显得兴致勃勃。“你最好继续带路找到那条小径。”弗罗多对他说“我们彼此不要走散了也别忘了树篱在哪个方向”

他们在树木之间择一条路走小马稳步前进小心地避开众多扭曲交缠的树根。林中没有灌木。地表逐步上升他们越往前走树木就越显得高大、黑暗和粗壮。偶尔有潮湿水气凝成的水滴从静止的树叶上滴落除此之外整片森林寂静无声此刻也不闻树枝间互相低语不见它们移动。但他们都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觉得自己正被监视着那眼光起初充满了不赞成接着不赞成的程度加深变成了厌恶乃至敌视。这种感觉不断增长到头来他们发现自己不断迅速抬头仰视或回头扫视仿佛随时可能飞来突然一击。

他们依然不见任何小径的迹象而树木似乎不断阻住去路。皮平忽然觉得自己再也忍受不了没打招呼就大声嚷起来。“喂喂”他喊道“我什么都不会做你们能不能行行好就让我过去吧”

其他人大吃一惊停了下来。但他的喊声仿佛被厚重的帘幕蒙住低落消失了。既没有回声也没有回答但是树林似乎变得比之前更稠密也更警戒了。

“我要是你就不会大吼大叫。”梅里说“那么做弊大于利。”

弗罗多开始怀疑到底有没有可能找到穿过森林的路还有他让大家走进这座令人恐惧厌恶的森林到底对不对。梅里不停张望着两旁好像已经不确定该朝哪儿走。皮平注意到了说“这还没多久你就把我们带迷路啦。”但就在这时梅里如释重负地吹了声口哨指着前面。

“看吧看吧”他说“这些树的确会移动。我们面前就是焚林地我希望啦但是通往空地的小径似乎被挪走了”

随着他们前行光线越来越亮。突然间他们出了树林发现自己置身在一片宽阔的圆形空地上。头顶的天空大出意料是蔚蓝晴朗的因为他们走在老林子的浓荫下没能见到旭日东升、浓雾消散。不过太阳还升得不够高阳光

只照亮了树梢还照不到这片林间空地。空地边缘的树木树叶都更绿更密几乎就像一堵包围着它的结实的墙。空地上没长树只有杂乱的野草和大片高高的草本植物长茎的野芹浅色的西芹种子播撒进松软灰烬里的火后杂草四处蔓延疯长的荨麻和野薊。这是个阴沉的地方但在走过那片封闭的老林子之后这里就像个欢乐迷人的花园。

四个霍比特人感到精神一振满怀希望地仰望空中正在变亮的日光。空地对面的树墙上有个缺口后面是一条平整的小径。他们可以看见小径延伸进树林里有些地方挺宽上方也是敞开的不过偶有树木逼近伸出黝黑的枝干遮蔽它。他们骑马走上了这条小径仍在爬着缓坡不过现在他们走得快多了心情也好起来。在他们看来老林子终于发了慈悲肯让他们畅行无阻地通过了。

但是过了一阵天气开始变得又闷又热。两边的树木又围拢上来他们看不见前面稍远的地方了。现在他们再次感到树林的恶意压迫上来那感觉空前强烈。四周静得出奇小马踏在枯叶上的响声马蹄偶尔绊到隐蔽树根的声音听在耳中都砰砰作响。弗罗多试图唱首歌来鼓励大家但是他的声音低沉下去像在咕哝。

噢阴影里的流浪者

你们不要绝望

深林纵幽暗

依旧有尽头。

看那太阳运行

沉坠又高升

一日复一日

无论在东还在西

深林终究必退让.....

就在唱到“退让”时他的声音低落消失了。空气似乎沉重到连说话都吃力。而就在他们背后一根粗大的树枝从头顶一棵老树上坠落下来重重地砸在小径上。那些树似乎在封锁他们的去路。

“它们不喜欢你唱的那些‘尽头’和‘退让’之类的。”梅里说“我现在最好什么都别唱了。等我们到了森林边缘再回头给它们来个充满活力的大合唱吧”

他说得轻松愉快即便其实十分焦虑他也没表现出来。余人都没回话垂头丧气。弗罗多心头着实沉甸甸的每前进一步都后悔自己压根不该打算来挑战这些怀着恶意的树。而正当他真要停下来建议往回走如果还可能的话的时候事情却出现了新的转机。小径不再上升有一段差不多成了平路。那些阴森的树往两边退开他们可以看见前头的路几乎是笔直向前。而在前方一段距离之外有一座青翠的山岗上头无树活像个从周围的林木中冒出来的光头。小径看来直通到山顶。

这一来他们又开始往前赶路开心地想着可以暂时脱身爬到老林子的上方去。小径下倾了一段然后又开始往上爬终于把他们领到陡峭山岗的脚下。在那里它脱离了树林湮没在草丛中。森林环绕着整座山丘如同浓密的头发长到一圈剃光的冠顶时戛然而止。

几个霍比特人牵着小马绕着山一圈圈蜿蜒往上爬直到山顶。他们在那停步举目四顾。空气饱含水气和阳光但是雾蒙蒙的他们看不到太远的地方。近处的雾气此时几乎都已消散只有森林的凹处还零星残留着一点。在南边有一道正好切过森林的深陷洼地浓雾仍从那里如蒸汽、如缕缕白烟般往上冒。

“那边”梅里伸手指着说“那就是柳条河的河道。它从古冢岗发源而下朝西南流过老林子中央在篱尾下方注入白兰地河。我们可不要朝那里走据说柳条河谷是整座森林里最古怪的地方—可以说那儿是出产所有怪事的中心。”

余人看着梅里所指的方向但是除了从深陷的潮湿河谷里冒起的雾气几乎什么也辨不出。而河谷过去的另一边也就是老林子的南边一半更是迷茫不可见。

这会儿太阳照射的山岗顶上越来越热一定有十一点了但这秋天的迷雾仍旧让他们看不清其他方向的景物。朝西望他们既辨不出那一线树篱也看

不清位于树篱那边的白兰地河谷。他们抱有最大希望的北边则完全看不见要去的东大道的痕迹。他们站在一片树海中央的孤岛上地平线云遮雾罩。

山岗的东南面地势非常陡峭仿佛山坡降到树林底下还继续延伸出很深就像一座岛屿实为自深海中升起的山峦岛岸实为山坡。他们坐在绿色山岗的边缘边吃午餐边远眺着下方的森林。随着太阳上升越过中天他们在遥远的东边瞥见了古冢岗的灰绿色轮廓它就位于老林子另一侧外边。他们为之大感振奋因为能看见森林外面的任何景象都是好事尽管他们只要办得到就不打算朝那边走—在霍比特人的传说中古冢岗的名声跟老林子本身一样凶险。

最后他们下定决心继续往前。那条引他们爬上山岗的小径在北边重新冒了出来。但是他们顺着它没走多久就察觉它渐渐朝右弯去。没一会儿小径就开始快速下行他们猜这路肯定是朝柳条河谷去的完全不是他们想走的方向。经过一番讨论他们决定离开这条误导人的小径直接朝北走。虽说他们从山岗顶上没看见大道但大道一定在那边并且也不会离得太远。此外这条小径左边也就是朝北的方向地面看起来也更干燥开敞爬升变成山坡后长在上面的树木也更稀疏松树和冷杉取代了橡树和白蜡树以及这片浓密森林中其他陌生又不知名的树木。

一开始这个选择似乎很不错。他们前进得相当快但每当在林间空地瞥见太阳时他们似乎都在莫名其妙地朝东偏行。过了一阵子树木又开始围拢上来这恰好就是他们从远处看时树林显得更稀疏、也不那么纠结的地方。接着地面不期然出现了一道道的深沟既像巨大车轮碾过的车辙又像宽阔的护城壕沟更像弃置已久、密布荆棘的深陷马路。这些深沟通常都正好横在他们行进的路上想要越过的话只能先爬下去再爬上来非常麻烦而牵着马就更加困难。每次他们爬下去都发现沟中长满浓密的灌木和纠结的植物这些东西不知为何不容他们左转只会在他们右转时才让出路来。而且他们必须沿着沟走上一段才能找到爬上对面的路。每次他们爬出来树木都显得更稠密、更幽暗并且只要是往左或往上走就极难找到路他们被迫朝右和朝下走。

一两个钟头后他们彻底失去了明确的方向不过他们很明白自己早就不是朝北走了。他们不断遭到拦截只能按照一条为他们选定的路走朝东、朝南进入而非远离老林子的腹地。

当他们跌跌撞撞地下到一道比之前所遇的都更宽也更深的地沟时已近黄昏。这沟又深又陡事实证明无论往前还是往后他们若不抛弃小马和行李就根本爬不出去。他们惟一能做的是沿着深沟往下走。地面变软了有些地方出现了泥沼沟壁上开始冒出泉水。不久他们便发现自己正沿着一条水声潺潺、河床杂草丛生的小溪在走。接着地势急遽下降小溪的水流变得喧闹汹涌飞快地朝山下奔跃。他们置身在一道昏暗幽深的溪谷中头顶都被高处的树木遮蔽了。

沿着溪流又磕磕绊绊地走了一程之后他们仿佛穿过了一扇大门突然摆脱了阴暗面前再度阳光灿烂。等来到露天的空地上他们才发现自己是沿着一道裂罅走下来的那裂罅位于一堵高耸陡峭、近乎悬崖的坡壁当中。坡壁脚下是一片长着青草和芦苇的开阔地他们能瞥见对面远处还有另一道坡壁几乎同样陡峭。傍晚的金色阳光照在这片隐藏在两岸间的低地上暖洋洋的叫人昏昏欲睡。低地中央慵懒地蜿蜒着一条幽深的河水棕褐。河岸由古老的柳树界定河上由柳树形成拱顶遮蔽河水被倒下的柳树阻截河面漂着无数枯黄的柳叶。空中到处都是柳叶它们在树枝上闪着点点金黄。河谷中徐徐吹着温暖的微风芦苇沙沙作响柳树的枝干咿呀有声。

“哎呀这下我终于知道我们在哪里了”梅里说“我们走的方向跟原来打算的差不多完全相反。这就是柳条河啊让我先往前去探查一下。”

他走进阳光中消失在长草丛里。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报告说悬崖脚下和河流之间的土地都相当结实有些地方结实的草地一路长到水边。“还有”他说“沿着河这一边似乎有条人走出来的曲折小径。如果我们左转沿着它走最后应该可以从老林子的东边走出去。”

“我敢说可以”皮平说“那是说如果那条小径真能通到那么远而不会仅仅把我们领进沼泽陷进去的话。你以为是谁开的小路又为什么开我敢肯定那绝不是为了我们方便。我对这老林子还有它里面的每样东西都越来越怀疑啦。我开始相信所有那些跟它有关的故事了。你知道我们还得往东走多远才出得去吗”

“不我不知道。”梅里说“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们沿柳条河而下走了多远也不知道谁会常来这儿居然沿河踏出一条小路。不过我看不出也想不出什么别的可以出去的路。”

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鱼贯而行跟着梅里走向他发现的小径。到处都是茂盛高挑的芦苇和青草有些地方甚至远远高过他们的头。不过一旦找到小径顺着走很容易它曲折盘转挑选相对结实的地面前进避开泥沼和水塘。它不时经过另外一些流下森林高地、注入柳条河的小溪而在这样的地方会有树干或成捆的灌木小心架在溪上让人走过。

几个霍比特人开始觉得很热。各种虫子成群结队在他们耳边嗡嗡飞舞午后的太阳烧烤着他们的背脊。最后他们突然进了一片浅荫粗大的灰色树枝在小径上方交叉相会。他们迈出的每一步都比上一步更勉强。睡意似乎从地底爬出来攀上他们的腿又从空中轻柔地落下落在他们的头上和眼皮上。

弗罗多感觉自己下巴低垂开始点头。就在他前面皮平往前一跌跪倒在地。弗罗多停了下来。“这很不妙。”他听见梅里在说“再不休息的话就一步都没法走了。我必须打个盹。柳树下很凉快虫子也很少”

弗罗多不喜欢他这话。“拜托”他喊“我们还不能打盹啊得先走出这片老林子再说。”但是其他人已经困得什么也不在乎了。山姆站在他们旁边打着呵欠迟钝地眨着眼睛。

蓦然间弗罗多觉得自己也被睡意压倒了。他的脑袋昏昏沉沉此刻空气中几乎一片死寂。虫鸣消失了只剩下一种若有若无的温柔声音一种轻柔的震颤似乎从上方的树枝当中萌动好像一首半是耳语的歌。他抬起沉重的眼皮看见一棵巨大的柳树向他倾斜过来它古老灰白看起来硕大无朋朝天伸展的树枝就像长着众多细长手指的手节瘤密布的扭曲树干上有着宽阔的裂缝随着树枝的移动发出轻微的吱嘎声。翻飞的柳叶衬着明亮的天空让他觉得头昏眼花他一个不稳就跌倒了躺在跌倒处的草地上。

梅里和皮平勉强拖着步子向前走背靠着柳树干躺了下来。树摇摆着吱嘎作响他们背后那些巨大的裂缝也张得更大接纳了他们。他们抬头看着灰色和黄色的树叶它们背着光轻摇浅唱。他们闭上了眼睛接着他们觉得自己似乎听见了说话的声音词句凉爽宜人提到了河水和睡眠。他们顺从了咒语在这棵巨大的灰柳树下沉沉睡去。

弗罗多躺了一会儿抵抗着这股难以抵抗的睡意。随后他吃力地挣扎着又起了身感到有种强烈的渴望想要冰凉的溪水。“等等我山姆”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得泡一会儿脚。”

他半梦半醒地晃到老树临河的一面那些巨大、弯曲的树根从那儿长进水里像一条条疙疙瘩瘩的小龙伸展入溪饮水。他又开腿坐在其中一条树根上把燥热的双脚伸进冰凉的褐色水流中拍打。就在那里他也忽然背靠着树睡着了。

山姆坐下来挠挠头打哈欠时嘴巴张得像个大洞。他很担心天色越来越晚他觉得这突如其来的睡意很离奇。“这背后有古怪绝不光是太阳和暖风的作用。”他自言自语嘀咕道“我不喜欢这棵庞大的树。我信不过它。听听吧它正唱催眠曲哪这可不行”

他勉强起身蹒跚走去察看小马的情况发现有两匹小马已经沿着小径跑得相当远了。他赶上去牵着它们回到其他小马旁边就在这时他听见了两个声音一个声音很响亮另一个很微弱但非常清晰。响亮的是重物落水的哗啦一响微弱的则像有扇门悄然关紧时落锁的喀哒一声。

他急忙冲回了岸边。弗罗多倒在靠近岸边的水里一条巨大的树根似乎正压着他按住他却没有挣扎。山姆一把抓住弗罗多的外套将他从树根下拖出来使尽力气把他拖回了岸上。他几乎立刻醒来呛得又咳又吐。

“山姆你知道吗”他好一阵才说“那棵野蛮的树把我扔进了水里我感觉到了那巨大的树根就那么缠住了我把我拖进去”

“弗罗多先生我想你在做梦。”山姆说“你要是觉得困就不该坐在那样的地方。”

“别人呢”弗罗多问“我好奇他们都做了什么样的梦。”

他们绕到树另一边山姆这才明白他听见的喀哒声是怎么回事。皮平不见了。他躺卧的那道裂缝已经合拢连一丝缝都看不见。梅里则被夹住了另一道裂缝钳住了他的腰他的双腿还在外面但身体别处都陷入了一个漆黑的开口而那开口的边缘好像钳子一样钳住了他。

弗罗多和山姆先是猛捶原本皮平躺卧处的树干接着又拼命去扳夹住可怜的梅里的裂缝两侧。但是这一点用都没有。

“怎么会有这么邪门的事”弗罗多狂乱地喊道“我们当初为啥要进这可怕的森林啊我巴不得我们全回到克里克洼”他使尽全力去踹树干一点不顾自己

的脚会受伤。一阵几乎察觉不出的颤抖传过树干直上树枝树叶沙沙作响并耳语着这会儿那声音好似一种遥远而微弱的笑声。

“弗罗多先生我估计我们行李中没带斧头吧”山姆问。

“我带了一柄劈柴的短柄小斧子。”弗罗多说“恐怕没什么用。”

“等一下”山姆喊道说到劈柴他想到个主意。“我们也许可以用火烤”

“也许。”弗罗多怀疑地说“但我们也也许会成功地把里面的皮平活活烤熟了。”

“我们也许可以先试着弄疼这棵树或吓吓它。”山姆恶狠狠地说“它要是不放他们出来我就算用嘴啃也要放倒它”他奔向小马不一会儿便带回两个火绒盒和一柄小斧子。

他们迅速收集干草、树叶及一块块树皮堆起了一堆小树枝和劈好的柴。他们将这堆东西堆到树干另一边避开两个受困的伙伴。山姆刚用火绒盒打出火花干草便点燃了火苗窜起烟往上升。细枝烧得噼啪响。一条条小火舌舔上老树结疤的树皮烧焦了它。一阵颤抖传遍了整棵柳树。他们头上的树叶似乎发出了疼痛和愤怒的嘶嘶声。梅里大声惨叫。他们听见树干内部深处也传来皮平模糊不清的叫喊。

“把火灭掉把火灭掉”梅里喊道“如果你们不灭火他就会把我夹成两半他就是这么说的”

“谁什么”弗罗多喊着赶紧奔到大树的另一边。

“把火灭掉把火灭掉”梅里哀求道。柳树的树枝开始狂暴地摇动。有个好似风声的声音扬了起来朝外扩散到周围所有树木的树枝上就像他们在安静熟睡的河谷扔下一块石头激起了愤怒的涟漪朝整座老林子扩散开去。山姆踢散小火堆踩灭了火花。但是弗罗多沿着小径奔跑起来边喊着救命救命救命他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也不知道自己期待着什么结果。他似乎压根就听不见自己那尖锐的呼声他喊的话一出口立刻就被柳树的风刮走了淹没在树叶的喧嚣中。他满腔绝望感到智枯力竭束手无策。

突然间他停了下来。有人回应—也许只是他这么感觉—不过那似乎是来自他的背后远在老林子深处小径的来路那边。他转身聆听很快就打消了

疑虑确实有人在唱歌。那是一个浑厚快乐的声音唱得随心所欲、无忧无虑
歌词却毫无意义

嘿嘿咚欢乐咚敲响叮叮咚

响叮咚跳叮咚柳树倒叮咚

汤姆砰开心砰邦巴迪尔砰

弗罗多和山姆这会儿一动不动地站着半是抱着希望半是害怕遇到什么新的危险。在一长串胡言乱语或者说听着像胡言乱语的歌词后一个嘹亮又清晰的声音骤然扬起唱出了这样一首歌

嘿嘿咚欢乐咚我的小心肝哟

微风轻轻吹小鸟轻轻飞

远在山坡下阳光里闪亮

披泠泠星光等在门阶上

就是河婆[\[1\]](#)的女儿我心上的姑娘

身条细如柳心地比水清

老汤姆·邦巴迪尔带着睡莲花

快快乐乐回来啦你听见他的歌声吗

嘿嘿咚欢乐咚回来啦

金莓呀金莓可爱的鲜黄莓果呀

可怜的柳树老头啊快把你的辫子收起来

汤姆赶着要回家夜晚就要到来

汤姆带着睡莲回家来

嘿嘿咚回来啦你听见我的歌声吗

弗罗多和山姆好像被施了定身术。风止枝停树叶重又安静地悬在了枝条上。又一阵歌声迸发出来接着芦苇上方倏地冒出一顶破旧的帽子一蹦一跳舞动着沿小径而来帽顶高高的帽带上插着一根长长的蓝羽毛。然后又是一蹦一跳一个男人出现在视野里或者说他看上去是个男人—他太大太重无论怎么看都不会是霍比特人可是又没有高到像个大种人尽管他发出的声响是够格了。他粗壮的腿上穿着鲜黄色的大靴子就像一头牛赶去饮水那样踏着重重的步伐闯过草地和灯芯草丛。他穿着蓝外套留着长长的棕胡子。他的双眼又蓝又亮脸颊红得像熟透的苹果却皱堆着上百道笑纹。他手里捧着很大一片如同托盘的叶子里面有一小堆洁白的睡莲。

“救命”弗罗多和山姆喊着两人一同伸开手臂朝他奔去。

“哇啊哇啊别动”老人抬起一只手叫道他们俩骤然站住仿佛挨了一拳僵住。“好啦我的小朋友们你们噗噗喘得风箱似的这是要上哪去啊这儿出什么事啦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汤姆·邦巴迪尔。告诉我你们遇到了什么麻烦汤姆现在赶时间。你们可别碰坏了我的睡莲”

“我的朋友们陷在一棵柳树里出不来”弗罗多上气不接下气地叫道。

“梅里少爷正被夹在一道裂缝里”山姆叫道。

“什么”汤姆·邦巴迪尔吼道跳了起来“是柳树老头糟透了是吧这很快就能解决。我知道他的把戏。白发柳树老头如果不规矩点我会把他的树髓都冻僵我会唱到他的根都剥落我会唱到起大风把他的叶子枝条全刮跑。柳树老头”

他将睡莲小心地放在草地上然后朝柳树奔去。他看见了梅里还露在外头的双脚—身体其余的部分已经被吞得更深了。汤姆把嘴凑到裂缝上开始冲它低声唱起一首歌。他们听不清楚歌词但是梅里显然被唤醒了他两条腿开始踢踹。汤姆跳开折了一根垂悬的柳条抽打起柳树这一侧。“柳树老头快放他们出来”他说“你在想什么你不该醒来。吃泥土深挖掘饮河水睡觉去邦巴迪尔说了算”然后他抓住梅里的脚将他一把拉出突然变宽了的裂缝。

又一声撕裂的嘎吱响传来另一道裂缝也张开了皮平弹了出来仿佛被踢了一脚。接着啪的好大一声两道裂缝再次紧闭。一股颤抖从树根传到树梢遍及全树然后是彻底的寂静。

“谢谢你”霍比特人一个接一个说。

汤姆·邦巴迪尔爆出一阵大笑。“哈我的小朋友们”他说着俯下身来仔细看看他们的脸“你们该跟我一起回家餐桌上已经摆满黄油、蜂蜜、奶油和白面包。金莓正等着呢。晚餐桌上你们有足够的时间问问题。你们跟着我吧能走多快就走多快”说完他捧起睡莲手一招又一蹦一跳沿着小径朝东而去同样大声唱着那些听不出意义的东西。

一来太吃惊二来极宽慰四个霍比特人都说不出话只是尽量紧跟着他快走。不过他们走得还是不够快。汤姆很快就消失在前方他唱歌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远。蓦地他的声音随着一声响亮的问候又传到了他们耳边

小个儿朋友呀跟我来沿着柳条河

汤姆来带路为你举烛照。

太阳西沉啦快要摸黑啦

夜影来临时家门为你开

晕黄灯火映窗棂。

不怕黑桤木不怕白头柳

不怕老树把你绊汤姆为你开路啦

嘿嘿咚开心咚欢迎到我家

之后霍比特人就什么都听不见了太阳似乎一下子就沉落到背后的林子里。他们想到了黄昏时分白兰地河上闪烁的斜阳余晖还有雄鹿镇的数百盏灯火逐一开始在窗后闪亮的情景。庞大的阴影横陈在他们面前树木黑暗的

枝干悬在路的上方令人生畏。白色的雾气开始升腾盘旋在河面上弥漫到岸边的树根间。就在他们脚下地面冒出一股阴暗的蒸汽融入了迅速降临的暮色。

小径变得模糊难认他们也非常疲惫腿跟灌了铅似的。两旁的灌木丛和芦苇丛中传出各种奇怪鬼祟的声音。他们只要仰看黯淡的天空便会看见一些扭曲多节的怪异面孔衬着昏暗暮色从高高的坡岸上和树林边缘睨视着他们。他们开始觉得这一整片乡野都不是真的他们正跌跌撞撞走在一个不祥的梦里永远不会醒来。

正当他们觉得双脚越走越慢就快停下来时他们注意到地面上在缓慢上升。河水开始潺潺低喃。他们看见河流在此形成一处低矮的瀑布白色水沫在黑暗中泛着微光。突然树林到了尽头迷雾也被抛在背后。他们走出老林子发现眼前呈现出一片宽阔平整的草地。河流到了这里变得狭窄而湍急欢快地跳跃而下迎接他们这时已是满天星斗水面在星光下到处闪着微光。

他们脚下的草地仿佛有人修剪过草短而平整。背后老林子的边缘被打理得很整齐犹如一道绿篱。现在面前的小径一清二楚维护良好两边砌着石头。它蜿蜒上到一座青翠山岗顶上此时那里披着淡淡的星光呈灰白色。而在那边一处更远的高坡上有座灯火闪烁的房屋。小径再次下行之后重又上行爬到长长一片覆盖着草坪的光滑山坡上朝着灯光而去。突然间一扇门打开一片敞亮的黄光从中流泻而出。汤姆·邦巴迪尔的房子就在眼前只需上坡下坡到山脚下。房后是一道灰暗光秃的陡峭山肩再过去便是古冢岗的黯影渐渐隐没在东方的暗夜里。

霍比特人和小马全都急急往前赶他们的疲惫已消失一半恐惧则已全部消退。嘿嘿咚快来吧迎接他们的歌声迸涌而出。

嘿嘿咚快来吧我的小伙伴

霍比特小驮马欢聚一堂吧

欢欣乐事开始啦大家一起唱

接着另一个清亮的声音响了起来如春天般既年轻又古老恰似山间从明亮的早晨直流到夜晚的流水之歌它倾落如银迎接他们

歌声起大家一起唱

唱那太阳、星星、月亮与轻雾、雨水与云天

唱那新芽上的阳光羽毛上的露珠

开旷山头的风帚石楠的花

唱那幽池的芦苇水中的睡莲

就像老汤姆·邦巴迪尔与河流的女儿

踏着歌声四个霍比特人来到门口一团金色的光亮笼罩了他们。

[1]河婆River-woman这是中洲世界中一个没有确切解释的存在通常认为她是一个水中的神灵。—译者注

In the House of Tom Bombadil

第七章 汤姆·邦巴迪尔之家

四个霍比特人跨过宽大的石头门槛站定眨着眼睛。他们置身在一个长而低矮的房间中屋顶梁上悬着轻摇的灯盏发出的光辉照亮了整间屋子。在光亮的乌木餐桌上还点着许多高高的黄色蜡烛燃得灿亮无比。

在房间另一端面对大门的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女人。她金色的长发波浪般披在肩头身上的长袍绿如青嫩的芦苇点缀着露珠般的银光。她系着金腰带形如一串紫鸢尾上面插着朵朵勿忘我犹如淡蓝色的眼睛。一只只绿色与棕色的大陶盆围绕在她脚边里面漂浮着洁白的睡莲这让伊人宛若端坐在水中央。

“贵客们请进”她说。她这一开口他们便知刚才听见的清亮歌声是她唱的。他们怯怯地又往室内走了几步并深深鞠躬感觉异常的惊讶和尴尬就像那些去敲一户村舍的门讨口水喝的人看见来应门的竟是年轻貌美以鲜花为袍的精灵王后。不等他们说出话来她便轻盈地一跃而起跨过那些睡莲陶盆笑着朝他们跑来。她奔跑时长袍发出轻柔的窸窣声如同风吹过河岸上盛开的鲜花。

“来吧亲爱的朋友”她说着拉起弗罗多的手“欢笑吧高兴起来我是河之女金莓。”她步履轻快地越过他们关上大门然后转身背对着门张开了白皙的双臂。“让我们把黑夜关在门外”她说“或许你们还在害怕浓雾、树影、深水以及不驯服的东西。什么都别怕因为今晚你们来到了汤姆·邦巴迪尔的家。”

四个霍比特人都惊奇地看着她她微笑着一一看着他们。“美丽的金莓夫人”弗罗多总算开了口感到自己的心被一股莫名的欢喜所触动。他伫立着如同过去多次被悦耳的精灵声音所迷时一般但此刻施加给他的咒语有所不同虽说这一种欣喜之情不是那么强烈和崇高却更深入、更亲近凡人的心灵它不可思议但不显得奇怪陌生。“美丽的金莓夫人”他重复道“我们听见的歌中蕴藏的喜乐这下清楚展现在我面前了。”

身条细如柳心地比水清

清流照芦苇美丽的河之女

你恰如

春日复夏日来年春又临

风吹流泉上笑动万叶鸣

他突然住口结巴起来为听见自己说出这样的话吃惊不已。但金莓大笑起来。

“欢迎”她说“我从未听说夏尔的居民竟会如此甜言蜜语。不过从你眼中的光彩和嗓音的回声中我认得出你是一位精灵之友。这是一次快乐的相聚请坐等一家之主回来他正在照顾你们疲惫的小马不会太久的。”

霍比特人欣然在垫着灯芯草坐垫的矮椅子上坐下金莓则在餐桌边忙碌。他们的视线都追随着她她那苗条身影的优雅举止令人赏心悦目。从屋后某处传来了歌声。在无数句“欢乐咚”和“开心咚”和“敲响叮叮咚”之间他们不时反反复复听见这些词句

老汤姆·邦巴迪尔乐天老伙计

他身穿外套天蓝色脚蹬黄皮靴。

过了一会儿弗罗多说“美丽的夫人若我问得不是太愚蠢请告诉我汤姆·邦巴迪尔是谁”

金莓停下敏捷的动作微笑着说“他就是他。”

弗罗多意存探询地看着她她则以此回答他不解的目光“他就是他正如你们所见。他是森林、流水和山岗的主人。”

“那么这一整片奇怪的土地都属于他”

“不并不是”她回答脸上的微笑消失了“那样的话必定会是重担。”她仿佛自言自语般低声补充说“大地上的树木、青草以及生长存活的万物每样都只属于它自己。但汤姆·邦巴迪尔是主人。无论白昼黑夜当老汤姆在森林中行走在水中涉过在山巅上跳跃从来没有什么能捉住他。他无所畏惧。汤姆·邦巴迪尔是主人。”

一扇门打开汤姆·邦巴迪尔走了进来。此刻他没戴帽子浓密的褐发上顶着秋叶。他笑着走向金莓牵起她的手。

“这是我美丽的夫人”他说着向霍比特人鞠个躬“这就是我的金莓身穿银绿色长袍腰系插着花朵的腰带餐桌摆满了吗我看见了黄油和蜂蜜白面包和奶油牛奶和奶酪还有绿色的香草和采来的熟莓果。这够我们吃吗晚餐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金莓说“但是客人们或许还没准备好”

汤姆拍了拍手喊道“汤姆汤姆你差点忘了你的客人都累了来吧我快乐的朋友们汤姆会让你们焕然一新你们该先把脏手洗净把疲惫的脸也洗洗脱下泥泞的斗篷梳理纠缠的头发”

他打开门他们跟着他穿过短短的走廊便来到一个屋顶倾斜又低矮的房间看起来像阁楼建在这屋的北边。墙是洁净的石头砌成但壁上大半都覆着绿挂垫和黄帘幕。地面是石板铺着鲜绿的灯芯草。房间一侧地上排放着四个厚床垫每个上面都堆叠着雪白的毯子。床对面的墙边靠着一条长椅上边摆着许多大陶盆盆旁立着装满水的棕色水罐有些是冷水有些是冒着蒸汽的热水。每张床边都摆放着柔软的绿拖鞋。

不一会儿霍比特人盥洗得焕然一新两两一边在餐桌旁坐定金莓和主人则各坐一端。这顿愉快的晚餐吃了很久。尽管霍比特人像饿了很久般大吃特吃供应还是充足无缺。他们碗中的饮料看似冰凉的清水但喝下去后却如酒般舒心令他们放开了嗓子—这群客人突然察觉自己快乐地唱了起来仿佛这样比谈话更容易更自然。

最后汤姆和金莓起身迅速收拾了桌子。客人奉命安坐在椅子上每人脚下还有张搁放疲惫双脚的小脚凳。他们面前的宽大壁炉里燃着火散发的气味透着甜香仿佛是燃自苹果木一样。等一切整理就绪屋里所有的灯都熄了

亮着的只有一盏烟囱架两头还各有一对蜡烛。接着金莓来到他们面前手里举着一根蜡烛。她祝他们每人晚安酣睡一场。

“现在请安歇吧。”她说“一觉到天明别担心夜里的动静除了月光、星光和山顶吹来的风没有什么能闯进门窗。晚安”她披着微光窸窣着走出了房间。她的脚步声宛如小溪在宁静的夜里流过冰凉的石头轻轻淌下山岗。

汤姆陪着他们静坐了一会儿而他们每个人都努力鼓起勇气好问出之前晚餐时想问的诸多问题之一。瞌睡虫在他们的眼皮上聚集起来。终于弗罗多说

“主人你当时是听见了我的呼喊还是只不过碰巧在那时候经过”

汤姆浑身一震就像一个人抖落美梦般清醒过来。“呃什么”他说“我是不是听见了你的呼喊没有我没听见我正忙着唱歌呢。我只不过碰巧在那时候经过如果你把那叫做碰巧的话。那不是我的计划但我在等你们我们听到了你们的消息得知你们在漫游。我们猜要不了多久你们就会下到河边来所有的路都把人引向那里下到柳条河。柳树老头是个强大的歌手小伙伴们很难逃过他狡猾的迷宫。不过汤姆在那儿有差事要办柳树老头可不敢拦阻。”汤姆点着头仿佛又打起了瞌睡但是他用轻柔的声音继续唱起来

为了心上人我往水边采莲回

莲花何皎皎莲叶何青青

赶在冬季前收来莲花好护花

来春雪融前盛开佳人玉足边。

每当夏日尽我便为她把花寻

柳条河水顺流下路有清池宽又深

花开先报春花时也缠绵。

多少年前在池边我遇见河之女

美丽的金莓端坐青草间

年轻又鲜活歌声真甜美

他睁开眼睛看着他们眼中突然蓝光一现

这对你们是幸事从此我不再

岁末彷徨清流岸严冬徘徊柳林间

只等欢喜春又来

河的女儿

翩翩漫舞柳荫小径

嬉戏春水间。

他又沉默了。但弗罗多忍不住又问了个问题—他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主人给我们讲讲那个柳树老头吧。”他说“他是谁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他。”

“不说”梅里和皮平突然挺身坐直异口同声说“现在别讲等明天天亮再说吧”

“说得对”老人说“现在该去休息了。当世界笼罩在阴影中有些事听起来也不祥。去睡吧高枕无忧直到天光大亮别理会夜里的动静别怕柳树老头”说完他取下灯吹灭双手各拿起一根蜡烛领他们出了房间。

他们的床垫和枕头柔软如羽绒毯子是雪白的羊毛。他们才躺上厚厚的床盖上轻柔的毛毯就立刻睡着了。

在这死寂的夜里弗罗多做了梦梦里没有光。然后他看见新月升起。在微弱的月光下他眼前隐约现出一道黑色的石墙墙上开出一个黑色的圆拱如同一扇巨门。弗罗多感觉自己被托了起来穿过拱门他看见石墙是一圈山丘围绕着一片平原平原中央屹立着一座岩石尖峰犹如一座庞大的高塔却并非

人工筑成。塔顶站着一个人影。月亮渐渐升起似乎有片刻正悬在那个人的头顶风吹动了他的白发在月光下闪闪发亮。从下方漆黑的平原上传来凶狠的吼声还有众多野狼的嗥叫。突然间一个好像生着巨大翼翅形状的阴影掠过了月亮。那个人影举起双臂他所持的手杖发出了一道闪光。一只巨鹰俯冲而下将他载走。吼声尖厉群狼长嗥。又有个如同狂风大作的响声马蹄声乘风而来哒哒哒哒从东疾驰而至。“黑骑手”弗罗多想着惊醒过来马蹄声犹在脑海中回荡。他怀疑自己还有没有勇气离开这道石墙的庇护。他一动不动地躺着仍在聆听。但此时万籁俱寂末了他翻个身又睡着了漫游进了另一个回想不起的梦境。

在他旁边皮平正做着好梦。但梦中情境一变他翻了个身呻吟起来。他突然醒来或者是他以为自己醒了却仍听见那个惊扰梦境的声音在黑暗中响着噼啪、吱吱—这声响像是树枝在风中摩擦像枝梢在挠墙挠窗—吱嘎、吱嘎、吱嘎。他怀疑屋子附近是不是有柳树。接着他突然恐惧万分怕自己根本不是身在一栋正常的房子里而是在柳树里面再次听见那个恐怖干涩的声音嘲笑着他。他坐起身感到手中攥着柔软的枕头又躺下来松了口气。他似乎还听得见那句话在耳边回荡“什么都别怕安歇一觉到天明别担心夜里的动静”于是他又睡着了。

打扰梅里安眠的是水声水轻轻流下接着扩散阻挡不住地扩散将这屋子整个包围进一个没有边际的黑暗水塘。水流在墙下汨汨作响缓慢但稳定地上涨。“我要被淹死了”他想“水会找到路渗进来的然后我就被淹死了。”他感觉自己躺在黏乎乎的软泥沼里便猛跳起来一脚踏上了一角冰冷坚硬的石板。然后他记起自己身在何处便又躺下。他似乎听见或是想起自己听见了这样的话语“除了月光、星光和山顶吹来的风没有什么能闯进门窗来。”一阵甜香的气息掀动了窗帘。他深深吸了口气再次沉睡入梦。

至于山姆就他记忆所及一整晚都像根木头睡得死沉满足无比—如果木头也会满足的话。

晨光中他们四人一起醒来。汤姆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像只八哥鸟一样吹着口哨。听见他们有了动静他立刻拍手喊道“嘿来吧开心咚欢乐咚我亲爱的”他拉开黄帘幕霍比特人看见原来房间两端被遮住的是窗子一扇朝东一扇朝西。

他们精神饱满地跳起来弗罗多奔到东边的窗边发现自己正望着一片露珠累累的菜园。他本来半期待着看见直抵墙根的草坪草坪上踏满马蹄痕迹可事实上一排高高攀在支柱上的青豆占据了他的视野。他越过豆棚望向远处可以看见山丘隐约的灰色轮廓映衬着朝阳。这是个苍茫的早晨东边那一片长条云朵正像一绺绺边上沾了一圈红泥的脏羊毛云后深处透着微弱的金色光芒。天色预示着要下雨了但天光很快大亮青豆藤上的红花在湿润的绿叶陪衬下显得鲜红欲滴。

皮平从西边的窗户望出去往下望入了一潭迷雾。老林子隐藏在浓雾中。从上方望下去好似俯瞰着一片云铺的斜屋顶。远处有道山谷或凹壑浓雾在那里碎散成许多羽丝滚滚如浪那是柳条河的河谷。河从左边山岗流下消失在白色的雾霭里。近在咫尺的是一片花园和一道修剪整齐、挂着银色蛛网的树篱篱外修剪整齐的青灰草坪布满露水淡淡生辉不见柳树的踪影。

“早安快乐的朋友们”汤姆喊道将东边的窗子敞开。清凉的空气涌了进来含着雨的气息。“我看今天太阳不会露多久脸。我已经出去走了一大圈跃上山巅啦破晓时分我就去了嗅嗅风和天气脚下是湿湿的草地头顶是湿湿的天空。我在窗下唱歌唤醒了金莓但什么都别想大清早叫醒霍比特人。小家伙们在黑夜里醒来在黎明后睡去叮叮当当现在醒来我快乐的朋友们忘记夜里的动静丁零当啷西零咚欢乐咚我亲爱的如果你们动作快会发现早餐还在桌上。如果你们来晚了就只有青草和雨水”

不消说霍比特人自然是迅速到来—倒不是因为汤姆吓唬的话听起来有多认真。他们吃到差不多所有的盘子都底朝天才下了餐桌。汤姆和金莓都没在场作陪。汤姆的声音在屋子里随处可闻他在厨房里嘁喳谈笑在楼梯上上下下在屋外这里那里唱歌。房间是朝西的俯瞰着云雾缭绕的山谷窗子也打开着。水从窗子上方的茅草屋檐滴下来。早餐还没吃完天上的乌云已经连成厚厚一片灰白的雨幕轻柔却稳定地直直落下老林子彻底隐没在深深的雨幕后方。

他们眺望着窗外景色时上方响起了金莓清亮的歌声温柔飘落仿佛攀着雨丝从天而降。他们只听见少数几个词但那很显然是一首雨之歌甜美如阵雨落在干燥的山岗上述说着一条河流的故事它从高地发源一直流下遥远的大海。霍比特人欣然倾听弗罗多心中窃喜暗暗称颂老天仁慈因为这让他们可以延迟出发。从醒来那刻起他心上便沉甸甸地压着上路的念头不过现在他想今天是走不成了。

高空的风往西吹饱含水汽的浓云翻滚堆聚将满载的雨水倾泻在古冢岗那光秃秃的丘顶上。房屋四周除了落下的雨水什么也看不见。弗罗多站在敞开的门旁看着那条雪白的小径变成一条牛奶小河一路冒着泡沫朝山谷流泻而下。汤姆·邦巴迪尔绕过墙角小跑进来边跑边挥着双臂好像在挥开雨水似的一确实当他跃过门槛进屋除了靴子身上相当干爽。他把靴子脱了放在烟囱角落然后在最大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叫霍比特人过来坐在他身边。

“今天是金莓的洗涤日也是她秋天的打扫日。”他说“这对霍比特人来说可太湿了点就让他们在还能休息的时候休息吧这是个好日子适合说很长的故事、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所以汤姆这就开始说啦。”

于是他给他们讲了许多精彩非凡的故事有时半是自言自语有时那双浓眉下的明亮蓝眼睛会突然向他们投来一瞥。常常他说着说着就唱起歌来会起身离开椅子舞上一番。他告诉他们蜜蜂与花朵的故事树木的习性以及老林子中奇怪的生物他讲述了邪恶之物和良善之物友好之物和敌对之物残酷之物和仁慈之物还有隐藏在荆棘下的秘密。

听着听着几个霍比特人开始理解了老林子中的众生不再囿于自身的视角而是真切感到那里是林中其他一切生物的家而他们才是陌生人。汤姆时不时提到柳树老头这一来弗罗多了解到的知识足以令他满足—事实上比他想知道的还多因为那些知识让人挺不舒服。汤姆剖析了那些树的心灵和思想那多半是黑暗又奇怪的充满了对那些能在大地上自由行走之物的憎恨那些能咬、能啮、能砍、能烧的是破坏者和掠夺者。那座森林被称作“老林子”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的的确古老是被遗忘的浩瀚森林的遗迹其中还长着同周遭山岗一样古老的老树这些树木是万树的远祖仍记得它们当家作主的岁月。无数的岁月让它们充满了骄傲与根源深厚的智慧也充满了怨恨。但最危险的要数那棵大柳树它的心已腐坏力量却仍青壮而且它很狡猾精于招风它的歌声与思绪在河流两岸的树林中通行无阻。它灰暗干渴的灵魂从大地汲取力量再向外扩展就像土壤中细密的须根像空气中看不见的细枝嫩芽直到它将老林子从树篱至古冢岗之间几乎所有的树木都纳入了自己的统治支配之下。

汤姆的话题突然一转离了森林跃上年轻的小溪越过水沫飞溅的瀑布越过卵石与风雨侵蚀的岩石扎进密密的青草和潮湿缝隙中的小花最后漫游到了古冢岗上。他们听他讲起了大古冢和座座青坟丘还有山岗上和山间洼地里的岩石环。羊群咩咩叫。绿墙和白墙被筑起。高处建起了座座要塞堡

堡。各个小王国的君王互相征战初升的太阳照耀在他们崭新嗜血的宝剑上光芒似火。战胜战败高塔倾倒要塞焚烧烈焰冲天。黄金堆满死去的君王和王后的棺材架一个个土墩覆盖了他们岩石墓门封闭青青野草湮没了一切。有一阵子羊群漫步其间吃草但很快山岗又荒芜了。有个阴影从远方的黑暗之地现世墓冢中的尸骨骚动起来。古冢尸妖在山洼间出没冰冷的枯指上戒指叮当响金链子在风中摇晃。一圈圈墓石裸露出地面月光下犹如缺损的烂牙在狞笑。

霍比特人打了个寒战。就连在夏尔他们都听过老林子再过去的古冢岗有古冢尸妖的传言。但那种故事没有哪个霍比特人爱听哪怕当时坐在远离该地的温暖舒适的火炉边。此刻四人突然都想起这房子里的欢乐气氛赶走了他们心中的什么顾虑汤姆·邦巴迪尔的家就正好坐落在那片恐怖的山岗底下。他们不安地挪动彼此互望再没心思听他讲的故事。

等他们又跟上他讲的话他们发现他这时已经漫无边际地讲起了陌生的地域它们远在他们的记忆之前超出他们清醒的思维之外。他还讲起了其他的时代彼时世界更辽阔大海直接冲刷着西边的海岸。汤姆仍旧不时歌唱着古老的星光那时陆地上醒来的只有精灵的远祖。然后他突然住了口他们见他点着头仿佛睡着了。霍比特人定定地坐在他面前就像中了魔法似乎应了他言词的咒语风止息云消散白昼退却黑暗自东西两方涌起全天洒满了璀璨的星光。

究竟只过了一朝一夕还是已过了许多时日弗罗多无从判断。他既不觉得饿也不觉得累心中惟独充满了好奇。星光透过窗子照进来他似乎被穹苍的寂静包围着。出于好奇也出于对这寂静突然生出的恐惧他终于开口了

“大人你是谁呢”他问。

“呃什么”汤姆坐直身子说双眼在朦胧中闪烁“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吗那就是惟一的答案。告诉我你若是孤独无名的一己之身你又是谁不过你还年轻我却老了。我是最老之人那就是我。吾友记住我的话在树木河流出现之前汤姆已经在这儿汤姆记得第一滴雨第一颗橡实。他在大种人之前开辟了道路他见证了小种人到来。在君王、坟冢和古冢尸妖出现之前他已经在这儿。在海洋变弯之前精灵前往西方之时汤姆已经在这儿。他知道繁星之下那尚不包含恐惧的黑暗—那时黑暗魔君尚未自外界降临。”

窗外似乎有个影子闪过霍比特人连忙透过窗子向外望去。等他们又回过头金莓正站在后面的门中显出一个背光的身影。她拿着根蜡烛一手遮护着火焰烛光穿过她指间如同阳光透过白色的贝壳。

“雨停了”她说“繁星下新聚的水正奔流下山岗。让我们欢笑快活吧”

“让我们吃吃喝喝吧”汤姆喊道“漫长的传说令人口渴漫长的聆听令人肚饿从早晨说到中午中午说到夜晚”说着他一跃而起离开坐椅跳过去从烟囱架上取了根蜡烛就着金莓所执的烛火点燃然后绕着餐桌舞着。突然他一蹦跃出门去不见了。

他很快就回来了托着一个满满的大托盘。于是汤姆和金莓摆好桌子霍比特人纷纷坐定半是惊奇半是好笑举止优雅的金莓是如此赏心悦目而蹦蹦跳跳的汤姆是如此快乐古怪。然而他们的举动似乎又以某种方式交织成同一支舞蹈进出房间围绕桌子彼此毫不妨碍食物、杯盘和照明一转眼便安排就绪。桌上一片亮堂堂烛光白亮明黄。汤姆对客人鞠了一躬。“晚餐准备好了。”金莓说道。霍比特人见她这时全身裹着银袍系着雪白的腰带鞋子如鱼鳞般闪耀。汤姆则一身洁净的蓝衣蓝如雨后的勿忘我穿着绿色的长袜。

这顿晚餐比先前的更出色。汤姆的讲述令四个霍比特人好似中了魔法他们可能错过了一餐或几餐但当食物摆在面前他们就像至少一星期没吃过饭似的。有好一会儿他们都既没唱歌也没怎么说话只专心一意地大吃。过了一阵他们又一次心绪高涨精神振奋开始大声说说笑笑。

饭后金莓给他们唱了许多支歌那些歌欢快地始于山岗轻柔地下降终至沉寂。寂静中他们在脑海里看见了水塘看见了比他们所知的任何水域都更辽阔的水域他们望进那些水域便看见了水底的天空浩渺深处的繁星如同珠宝。随后她再次祝他们晚安便离开了他们所在的炉火旁。不过汤姆这时看起来非常清醒接二连三地问他们问题。

他显然已经颇为了解他们和他们的所有家人了实际上他还很了解夏尔的全部历史与各种事迹那些都发生在连霍比特人自己也记不清楚的古时年日。这已不再令他们感到惊讶但他并不隐瞒他新近的知识大都来自农夫马戈特他似乎将马戈特视为一个比他们想像中更重要的人物。“老人脚下踏着大地指间沾着泥土他骨子里透着智慧两眼洞明世事。”汤姆说。还有一点很清楚汤姆也跟精灵来往关于弗罗多出逃的消息似乎以某种方式从吉尔多那里传到了他耳中。

实际上汤姆知道得极多提的问题又十分巧妙弗罗多发现自己跟他讲了许多关于比尔博的事以及他自己的恐惧与盼望甚至比他对甘道夫说的还要多。汤姆的脑袋不住地上下点当他听到黑骑手眼中精光一闪。

“把那宝贝戒指给我看看”故事讲到一半他突然开口而连弗罗多自己都惊诧的是他从口袋中掏出链子解下魔戒立刻交给了汤姆。

有那么一刻戒指在他棕色的手掌上似乎变大了一点。接着他突然将戒指举到眼前大笑起来。刹那间霍比特人见到了既滑稽又令人惊慌的一幕汤姆那明亮的蓝眼睛透过一圈金黄闪闪发光。随即汤姆将它套上自己的小指尖举到烛火前。有那么片刻霍比特人没察觉这有什么奇怪但他们紧接着就倒抽一口冷气—汤姆竟然毫无隐形的迹象

汤姆再次大笑接着把魔戒弹到了空中—戒指一闪消失了。弗罗多惊叫一声而汤姆倾身向前微笑着伸手将戒指还给了他。

弗罗多仔细打量着戒指其实说是怀疑更确切就像有人把小玩意借给变戏法的人耍过。它还是同样的戒指或者说看起来一样掂量着也一样弗罗多觉得魔戒掂在手里总是重得出奇。然而有什么在敦促他要他确认一下。或许他对汤姆有点不满连甘道夫都认为是无比危险又重要的东西他却如此轻率对待。弗罗多等着机会当谈话又继续下去汤姆说着一个有关獾和它们那怪异习性的荒诞故事时他悄悄戴上了戒指。

梅里回身要跟他说话却吃了一惊险些叫出声来。弗罗多感到高兴就某方面而言这是他自己的戒指没错因为梅里呆呆瞪着他的椅子显然看不见他。他站起身蹑手蹑脚离开炉火朝外面的门走去。

“嘿你”汤姆喊道烁亮的双眼扫向他显然把他看得一清二楚“嘿弗罗多过来你要去哪里老汤姆·邦巴迪尔还没老眼昏花到那个地步。把你那金戒指摘下来你的手不戴它才更好看。回来别玩你那把戏了过来坐在我身边我们得再聊一会儿想想明天早晨该怎么办。汤姆得指点你们正确的路让你们的脚不会乱走。”

弗罗多大笑他是在努力感到高兴取下戒指重新归位坐好。汤姆告诉他们他估计明天会放晴早晨会令人愉快出发会满怀希望。不过他们最好早点动身因为时间长了连汤姆也没把握这片乡野的天气会是怎样天气有时说变

就变比他换件外套还快。“我不是天气的主人”他说“任何用两条腿走路的都管不了它。”

他们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离开他家后朝差不多正北的方向走翻过古冢岗西边较低的山坡那样他们可以寄希望于旅行一天便抵达东大道避开那些古冢。他告诉他们别害怕但也别管闲事。

“别离开有绿草的地方千万别跟古老的墓碑或冰冷的尸妖搅到一起也别去偷窥他们的所在除非你们很坚强有颗大胆无畏的心”这话他说了不止一次。他还建议万一他们走岔了路碰上一处古冢切记要从西侧绕过。然后他教他们唱一首押韵诗倘若他们明天不幸遇到任何危险、陷入任何困境就可以唱这首诗。

嚯汤姆·邦巴迪尔汤姆·邦巴迪尔

奉水之名奉树木与山丘之名奉芦苇与柳树之名

奉火、日、月之名听见我们的呼声

快来快来我们有难了

当他们都跟着他唱会这首歌后他大笑着拍了拍每个人的肩膀拿起蜡烛领他们回卧室去。

第八章 古冢迷雾

这一晚他们没听见任何动静。然而弗罗多总听见有个甜美的歌声在脑海中回荡他分辨不出这是不是在做梦。那歌像是从灰色雨幕后透出的微光变得越来越亮逐渐将雨幕尽数化作琉璃和碎银直到最后雨帘卷起太阳骤升一片遥远的青翠原野在他面前展开。

当他清醒过来这景象也消失了但闻汤姆在吹口哨热闹得像满树鸟儿在叫。太阳已经斜斜照下山岗照入敞开的窗子。窗外万物青绿闪着淡淡金光。

他们又一次自己吃了早餐早餐后便打点好行装准备道别心情不是不沉重的倘若这样一个清晨能够使人心情沉重的话—天气凉爽、晴朗秋日晴空一碧如洗。清新的风从西北方吹来他们那些安静的小马几乎撒起欢来喷着鼻子动来动去。汤姆走出屋子挥着帽子在门阶上舞动嘱咐霍比特人上马出发快速前行。

他们沿着屋后逶迤而去的小径离开斜行攀上那道庇护了屋子的山脊北端。就在他们下马打算领着小马爬上最后一段陡坡时弗罗多突然停了下来。

“金莓”他喊“那位身穿银绿长袍的美丽夫人我们昨晚之后就没见过她也压根就没向她道别”他十分沮丧甚至转身要往回走但就在这时一声清亮的呼唤悠悠而来。她就站在山脊上召唤他们头发随风飘扬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她翩然起舞足下随之生辉就像沾着露珠的草地闪着晶莹的水光。

他们加快脚步赶上最后一道山坡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了她身旁。他们向她鞠躬她却挥了挥手要他们环顾四方。他们从山顶上俯瞰晨光下的原野如今视野辽阔清楚分明而之前他们站在老林子中的山岗上只见一片云遮雾罩。这会儿他们能看见那座林中的小山岗就在西边青绿依稀可见突起于一片黑鸦鸦的森林中。那个方向的大地遍布树木地势起伏而升在阳光下呈现出青绿、金黄、赤褐等色彩再过去则是隐蔽不见的白兰地河河谷。南边越过柳条河一线远处有隐约闪光如同浅绿的草地白兰地河在那里的低地上绕

了一个大弯流向霍比特人一无所知的地方。朝北望去在渐低的丘陵之后大地舒展开去平原与起伏的地表泛着灰、青和浅褐的色泽渐渐淡入远处一片模糊与黯淡之中。东边屹立着古冢岗一道又一道的山脊延伸进晨光中直到从视野中消失化作遐想—其实只不过是一片天蓝与一道朦胧的白光融入天际可这却从他们的记忆与古老传说中勾出了印象描出了遥远的、高耸的群山。

他们深深吸了一口气觉得只要纵身一跃再大步流星一番就能去往任何想去的地方。慢慢沿着丘陵起伏的边缘朝大道走去这似乎太懦弱了他们应该像汤姆一样充满活力一跳就跨过这片垫脚石般的丘陵径直奔向大山。

这时金莓对他们开口了唤回了他们的视线和思绪。“贵宾们现在赶紧上路”她说“别偏离正路朝北走风从左边吹来祝你们一路平安趁着白昼光亮尽快赶路”她又对弗罗多说“再见了精灵之友真高兴与你相会”

然而弗罗多想不出回答的话。他深深鞠个躬骑上了小马他的朋友们随着他慢慢步下山岗背侧的缓坡。汤姆·邦巴迪尔的家和山谷以及老林子都从视野里消失了。两道青绿山坡之间的空气越来越热他们呼吸到的青草气味越来越浓烈香甜。当他们抵达青绿的谷底回头看时只见金莓渺小而修长的身影映衬着天空就像一朵太阳花她纹丝不动地站在那边望着他们向他们伸出双手。就在他们看见她时她发出一声清亮的呼喊举起手来便转身消失在山岗后。

他们的路途蜿蜒经过山洼底部绕过一座陡峭山岗的绿色山脚进入另一道更深也更宽的谷地然后再越过远处几座山岗的山肩走下它们长长的山坡再爬上它们平缓的山侧上到另一些新的山顶下到另一些新的谷地。一路上都没有树也不见任何水流这片乡野长满青草和富有弹性的草皮四周一片寂静惟有气流拂过大地边缘的微响以及高处陌生鸟儿的孤独鸣叫。他们一路行进太阳越升越高越来越热。每次他们爬上一道山脊微风就似乎变得更弱。当他们瞥见西边乡野时远处的老林子似乎在冒烟仿佛所有落下的雨水都从树叶、树根和土墩中重新蒸出来了。视野所及的边缘这会儿笼罩着一片阴影一团阴暗的迷雾天空在它上方像个蓝色的帽盖又热又沉重。

大约中午时他们来到一座山岗上山顶宽阔平坦如浅碟环着一圈绿色土墩。环内空气纹丝不动天空仿佛近在头顶。他们骑马穿过向北望去心情随即振奋起来因为他们明显已经走得比预期的还远。此时距离肯定全都变得

模糊不可靠了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到了古冢岗的尽头。脚下是一道蜿蜒北去的狭长山谷一路直通到两侧都是陡峭山肩的谷口。再过去似乎再也没有山岗了。朝正北望去一条长长的黑线依稀可见。“那是一排树”梅里说“那一定是大道的标记。从白兰地桥往东走沿路好多哩地都长着树。有人说那是古时候种的。”

“太棒了”弗罗多说“如果今天下午我们能像早上一样走得快又顺我们在太阳下山前就能离开古冢岗悠闲地寻找宿营的地方了。”但就在他说话时他朝东瞥了一眼看见那边的山岗更高正俯视着他们并且这些山岗顶上全都环绕着青冢有些还立着石碑像绿色牙龈上突出了一口参差不齐的牙直指苍天。

那幅景象不知怎地令人心神不宁。因此他们转身不看它下到圆环中的洼处。在洼地中央单独竖立着一块石碑高高耸立在头顶的太阳底下此时没有投下任何阴影。它没有特殊形状却有重大意义就像一块界碑像一根监护的手指或者更像个警告。但他们这会儿饥肠辘辘太阳还高悬中天没什么好怕的。因此他们背靠着石碑的东面坐了下来。它是冰凉的仿佛太阳没有力量晒暖它但这个时候让人感觉很舒服。他们取出食物和饮水露天好好吃了一顿中饭任谁都不能指望吃得比这更好了因为食物是“山下来的”。汤姆为他们准备的分量很充裕足够吃上一整天。他们的小马卸下了货物在草地上随意踱步。

骑马走了大半天山路又吃得饱饱的晒着温暖的太阳闻着青草的芬芳他们躺得久了一点伸直了腿看着鼻尖上方的天空这些情况或许足以解释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事实是他们先前根本没打算睡却突然很不舒服地惊醒过来。那块竖立的石碑冰一般冷投下一一道朝东延伸的黯淡阴影笼罩着他们。太阳呈现出一种苍白淡薄的黄色透过雾气擦着他们所躺洼地的西沿照下来而在北、南、东三面外面都是一片冰冷苍白的浓雾。空气寒意深重一片死寂。他们的小马垂着头挤成一团。

霍比特人全惊跳起来奔到洼地西边。他们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被大雾包围的孤岛上。就在他们惊愕的注视下落日在眼前沉入了白色的雾海背后的东方跃出了一个冰冷灰白的阴影。浓雾翻滚涌到了洼地的墙边升到了他们上方爬升的同时倾弯过来直到在他们头顶合拢形成一个屋顶。他们被关在一个迷雾的大厅中大厅中央的顶梁柱就是那块耸立的石碑。

他们感觉像是有个陷阱在周围合拢但并未气馁。他们曾看到那条大道就横在前方犹记得那幅充满希望的景象也还记得它在哪个方位。无论如何他们现在极其厌恶这处石碑所在的洼地一点也不想待在这里了。他们用冻僵的手指尽快收拾好了东西。

不一会儿他们便领着小马鱼贯越过洼地环缘走下山岗长长的北坡下到雾海之中。他们越往下走迷雾就变得越冷也越潮湿他们的头发全垂在额上滴着水。到了谷底他们冷到不得不停下来取出带兜帽的斗篷裹上但斗篷很快就被灰蒙蒙的雾水沾湿了。于是他们上马再次慢慢前进靠着地面的起伏来摸索前行。他们尽可能猜测着方向引着小马朝他们早上看见的位于那道狭长山谷遥远北端的那个如同大门一样的开口走去。一旦穿过那处豁口只要继续保持直线最后就一定会走上大道。他们只想了这么多另外就是模糊地期盼着出了古冢岗后或许不会有雾。

他们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为了避免失散也为了避免朝不同方向乱走他们排成一路纵队由弗罗多领头山姆紧随其后然后是皮平最后是梅里。山谷似乎无穷无尽地往前延伸。突然间弗罗多看见一个鼓舞人心的记号。透过迷雾前方两侧开始依稀有黑影耸现。他猜他们终于走近了那个丘陵当中的开口也就是古冢岗的北方入口。他们过了大门就可以自由了。

“来吧跟上我”他回头喊然后加紧步伐向前。但是他的希望迅速变成了困惑与惊恐。那两块黑影变得更黑但是缩小了。突然间他赫然看见两块竖立的巨石阴森耸立在面前它们向着彼此微微倾斜就像两根没有门楣的门柱。早上他从山头往下望时可没见过山谷里有一星半点这样的东西。不等他反应过来他已经从巨石间穿了过去而他一穿过黑暗就似乎笼罩了他。他的小马喷着鼻息后脚直立而起他从马上跌了下来。回头时他发现自己孤身一人其他人并没有跟上。

“山姆”他喊道“皮平梅里过来啊你们怎么没跟上来”

没人回答。恐惧攫住了他他往回跑穿过那两块巨石狂乱地大喊“山姆山姆梅里皮平”小马猛然冲进雾里消失了。他觉得自己听到遥远的某处听起来如此传来了喊叫“喂弗罗多喂”声音远在东边也就是他的左边他站在两块巨石底下紧张地注视着那边的阴暗。他一头朝传来呼声的方向奔去发现自己正爬上一个陡坡。

他挣扎着往上爬一边又继续喊并且越喊越狂乱但是好一会儿都没听到任何回答然后似乎在遥远的前方高处又传来模糊的呼喊。“弗罗多喂”微弱的声音从迷雾中传来接着是听起来好像是“救命救命”的叫喊重复再三最后是一长声“救命”拖成长长的哀号然后戛然而止。他跌跌撞撞、竭尽全力朝喊叫声奔去但是这会儿光线已经消失浓重的夜幕包围了他因此根本不可能确定任何方向。他似乎一直在往上爬往上爬。

惟有脚下地表的起伏变化让他知道自己终于来到了山顶或山脊上。他精疲力竭汗流浃背又感到寒冷透骨。天完全黑了。

“你们在哪里”他悲惨地喊道。

没有人回答。他站着聆听突然惊觉到周围变得非常寒冷这片高处开始起风冰寒彻骨。天气正在改变。此时迷雾飘过他身旁像碎布败絮。他呵气成烟黑暗不那么逼人也没那么浓重了。他抬起头惊讶地看见头顶在匆匆飘逝的雾霭间出现了微弱的星光。风开始嘶嘶地吹过草地。

他突然觉得耳中好像捕捉到一个被捂住的喊声便朝那声音走去。随着他往前走迷雾翻滚着朝旁推开露出了满天星斗。一瞥之下他看出自己面向南方正在一座小山的圆顶上他一定是从北边爬上来。刺骨的寒风是从东边吹来。在右边朦胧映衬着西方星空的是个深黑的东西。那是一座庞大的古冢。

“你们在哪里”他再次喊既生气又害怕。

“在这里”一个深沉又冰冷的声音说仿佛发自地底“我正在等你”

“不”弗罗多说但他没逃跑。他膝盖一软跌倒在地。什么也没发生连个声音也没有。他颤抖着抬起头正好看见一个高大的黑色人形朝他俯下身来映衬着星光像个影子。他觉得自己见到了两只冰冷异常的眼睛燃着一种好似发自遥远之处的微光。接着一只冷硬胜铁的手抓住了他。那冰冷的触碰令他彻骨寒透他晕了过去。

等他再醒过来有那么片刻除了惧怕的感觉什么也想不起来。然后他蓦然意识到自己已被囚禁毫无希望—他置身在一座古冢里。古冢尸妖抓走了他他恐怕已经中了那些传说中提到的古冢尸妖的可怕咒语。他不敢动弹只是保持刚才醒来时的姿势仰躺在冰冷的岩石上双手搭在胸口。

他害怕到了极点恐惧仿佛融入了那团包围他的黑暗但他躺在那里却发现自己想起了比尔博·巴金斯和他的故事想起了他们一同在夏尔的小路上漫步时所谈到的旅途和冒险。即便在最胖也最胆小的霍比特人心中也仍然埋藏着勇敢的种子通常埋得着实很深等待着某种最后的、生死攸关的危险来促使它生长。弗罗多既谈不上很胖也谈不上很胆小事实上虽说他自己不知道但比尔博和甘道夫都认为他是夏尔最优秀的霍比特人。他以为自己已经来到这次冒险旅程的终点一个可怕的终点但这个念头反而使他刚强起来。他发现自己绷紧了身体仿佛要做最后一次挣扎他不再觉得自己是个残废、无助的猎物。

他躺在那里思考着定下心来立刻注意到黑暗正在慢慢退却周围渐渐涨起了一种微弱的绿光。起初这光并未让他看清身在何种地方因为它似乎是从他自己身上和他旁边的地上发出来的还没扩散到天花板和墙壁上。他扭过头荧光中看见山姆、皮平和梅里躺在身边。他们都仰躺着脸色看起来死一般苍白身上裹着白衣周围放着很多珍宝可能是黄金但在这光中显得冰冷又可厌。他们头上戴着头箍腰上系着金链手上戴着许多戒指身边摆着剑脚边放着盾牌。但是在他们三人的脖子上横放着一把出了鞘的长剑。

一首歌骤然响起是种冰冷的呢喃时高时低。那声音似乎远远传来阴郁无比有时飘渺如在高空有时又低沉如地底传来的呻吟。从这些悲伤却恐怖的声音汇成的无形之河中不时涌现出一串串歌词字字句句阴沉、僵硬、冰冷残忍又悲惨。黑夜在奚落它被剥夺的早晨寒冷在诅咒它所渴望的温暖。弗罗多冷到了骨子里。过了一刻歌声变得更清楚了他满怀恐惧地注意到它变成了咒文

四体僵冷刺骨入心

岩洞长眠寒似冰

如今墓穴长眠罢

直到日月陨落不再明。

黑风吹袭星辰将晦

身披黄金卧不醒

只待魔君发号令

大地荒芜四海寂。

他听见脑后传来嘎吱声和刮擦声。他用胳膊支起身子看过去此刻在幽暗的光中他看到他们躺在一个像是走廊的地方后面正是走廊的转角。绕过转角有一条长长的手臂正在摸索靠着手指朝离它最近的山姆爬去爬向那把横在他颈上的剑的剑柄。

一开始弗罗多感觉自己好像真的被咒语变成了石头。接着他冒出了一个疯狂的念头想要逃跑。他琢磨着如果自己戴上魔戒古冢尸妖会不会就看不见他了这样他就可以想办法逃出去。他想像着自己在草地上自由奔跑哀悼梅里、山姆和皮平但是又自由了并且活着。他确实无能为力甘道夫也会认可的。

但是他心中已被唤醒的勇气这时占了上风他无法就这样轻易抛下自己的朋友。他踌躇着手在口袋里摸索然后又一次天人交战。这时那只手爬得更近了。突然他铁了心一把抓起摆在身边的短剑跪起身弯腰横过伙伴们的身体用尽全身的力气猛砍向那条爬行手臂的手腕斩断了那只手。与此同时剑刃也崩碎开来直至剑柄。只听一声尖叫微光消失了。黑暗中传来一阵咆哮。

弗罗多趴倒在梅里身上感到梅里的脸一片冰冷。刹那间他脑海中浮现了那些打从浓雾一起就忘掉的记忆想起了山下的那栋房子以及汤姆所唱的歌。他想起了汤姆教他们的押韵诗。他用微弱又绝望的声音开始唱“嚯汤姆·邦巴迪尔”随着这个名字出口他的声音似乎强大起来含有一种饱满活泼的音质黑暗的墓室里回音响亮仿佛打鼓吹号似的

嚯汤姆·邦巴迪尔汤姆·邦巴迪尔

奉水之名奉树木与山丘之名奉芦苇与柳树之名

奉火、日、月之名听见我们的呼声

快来快来我们有难了

一阵突如其来的深沉寂静静到弗罗多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这一刻漫长又缓慢但他接着听见了应答的歌声清晰却遥远仿佛透过地底穿过厚墙而来

老汤姆·邦巴迪尔乐天老伙计

他身穿外套天蓝色脚蹬黄皮靴。

从未有人捉得住汤姆才是真主人

他的歌曲更嘹亮脚步更迅捷。

只听一阵响亮的隆隆声好像有许多石头滚落接着光亮一涌而入—这是真正的光白昼的亮光。弗罗多双脚再过去一点的墓室尽头出现了一个低矮的开口好似一道小门汤姆的头包括帽子、羽毛等等探了进来正在上升的红日从他背后照来给他的头镀了一道边。光线照到地板上照到了躺在弗罗多身边的三个霍比特人的脸上。他们纹丝不动但是那种病态的色彩消失了。现在他们看起来只不过是在沉睡。

汤姆弯下腰摘下帽子一边走进黑暗的墓室一边唱道

腐朽尸妖滚出去消失在阳光下

退散如迷雾悲鸣如冷风

遁逃千山外荒野上

从此永不归圹穴空

快消失被遗忘藏身黑暗中

禁门永锢直到世界重铸。

随着这些词句只听一声叫喊墓室内侧的一端有一部分哗的一下坍塌了。接着是一声拖得很长的尖叫逐渐消退到遥不可测的远方之后便是一片

寂静。

“来吧吾友弗罗多”汤姆说“我们出去到干净的草地上去你得帮我抬他们。”

他们一起把梅里、皮平和山姆都抬了出去。弗罗多最后一次离开古冢时觉得自己看见那只被砍下的手像受伤的蜘蛛一样在一堆坍塌的土石中犹自蠕动。汤姆又回到墓里去随即传来了一阵重重的捣毁声。当他出来时双臂抱着满满一大堆珍宝金、银、紫铜、青铜的器物还有许多珠子、链子、镶宝石的首饰。他爬上绿色的古冢将东西全放在阳光下的坟头上。

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帽子头发在风中飘动。他低头看着那三个被放在坟冢西侧、仰躺在草地上的霍比特人举起右手用清晰又富有权威的声音说

快乐的小伙子们听我呼唤快醒来

冰冷岩石已倾颓温暖重回身与心

黑暗之门已攻破死亡之手已斩断

黑夜阴影已驱散重返出口已敞开

令弗罗多大为欣喜的是三个霍比特人有了动静。他们伸伸手臂揉揉眼睛接着一骨碌跳了起来。他们惊讶万分地左右张望先看看弗罗多再看看汤姆—他就真切无比地站在上方的古冢上。然后他们看见自己穿着单薄的破烂白衣头上腰上都戴着黯淡的金饰还有叮当响的小饰品。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梅里摸着头上滑下来遮住一只眼睛的黄金头箍开口问道。接着他住了口脸上掠过一抹阴影闭上了眼睛。“当然我记得”他说“卡恩督姆[1]的人在夜里来攻击我们我们被打败了。啊长矛刺穿了我的心脏”他捂住了胸口“不不”他说着张开眼睛“我这是说什么呢我一直在做梦。弗罗多你去哪儿了”

“我以为自己迷路了。”弗罗多说“不过我不想说。我们还是想想现在该做什么我们上路吧”

“穿成这德性少爷”山姆说“我的衣服呢”他把头箍、腰带、戒指全扔到草地上无助地环顾四周仿佛期待着发现他的斗篷、外套、马裤和其他霍比特服装会放在附近哪个地方。

“你再也找不到你的衣服啦。”汤姆说着从坟冢上蹦蹦跳跳下来边哈哈笑边在阳光下绕着他们舞蹈。这让人觉得从没出过什么危险或可怕的事当他们看着他看见他眼中闪烁的快乐神采恐怖的确从心中烟消云散了。

“什么意思”皮平望着他问半是迷惑半是好笑“为什么找不到”

汤姆摇摇头说“你们刚刚又逃过了一劫。能捡回一条命丢了衣服可只是小事。我快乐的朋友们要快乐现在让温暖的阳光晒热我们的心和手脚扔掉那些冰冷的破烂衣服汤姆要去打猎这会儿你们就光着身子在草地上跑跑吧”

他蹦蹦跳跳下了山边吹着口哨边吆喝。弗罗多目送他下山见他沿着他们这山与附近那山之间的绿色洼地一路向南跑去仍旧吹着口哨并吆喝着

嘿呦回来吧你们上哪儿啦

跑上还是跑下附近待着还是跑远啦

尖耳朵、灵鼻子、刷子尾、小土佬儿

白蹄小家伙还有老胖墩儿

他这么唱着跑得飞快把帽子抛高又接住直到起伏的地形遮住了他的身影不过有好一会儿他那“嘿呦嘿呦”的声音仍随风传到现在风又转往南吹了。

空气又变得非常温暖。霍比特人照着汤姆所言在草地上奔跑了一阵子然后躺下来晒日光浴。那种愉快就像人眨眼间从严冬被吹送到温暖宜人的气候里又像久病卧床的人一朝醒来发现自己出乎意料地康复了日子又再度充满了希望。

等到汤姆回来他们已经感觉身强力壮了并且饿了。他又出现时先是帽子从山背后冒出来六匹小马乖顺地成一行跟在他后面他们自己的五匹外加

一匹。最后那匹分明是老胖墩儿它比他们自己的小马体型更大、更强壮也更胖并且更老一些。另外五匹小马都是梅里的梅里其实没给它们取过任何这样的名字不过它们接受了这些汤姆给取的名字终身如此。汤姆一一叫着它们的名字它们爬上山脊站成一排。然后汤姆对霍比特人鞠了一躬。

“现在你们的小马都在这儿了”他说“它们比你们这些爱乱逛的霍比特人聪明多啦就某方面而言它们的鼻子可灵了。它们嗅到前方有危险你们则一头扎进去它们为保命逃生的话可跑对了路。你们必须原谅它们。它们是忠心的只不过生来不是为了面对古冢尸妖这种恐怖东西的。瞧它们回来了驮着的东西一样也没少”

梅里、山姆和皮平穿上了他们行李中备着的衣物不过很快就觉得太热因为他们不得不穿上一些较厚较暖的衣服那是他们为即将来临的冬天准备的。

“另外那匹老马老胖墩儿是哪儿来的”弗罗多问。

“它是我的。”汤姆说“它是我的四足伙伴不过我很少骑它它常独自在山坡上自由远游。当你们的小马在我那儿时它们认识了我的胖墩儿。它们在夜里嗅到它的味道迅速跑去找它。我想到它会去找它们会用慧语除掉它们的恐惧。不过现在我快乐的胖墩儿啊老汤姆要骑马啦。嘿他会跟你们一起走好把你们送到大道上所以他需要一匹小马。你总不能靠着自己的腿边跑边跟骑在马上的霍比特人聊天啊那可不容易。”

霍比特人听到这话喜出望外对汤姆谢了又谢。不过他大笑说他们太容易迷路他得亲自把他们平安送出自己的地界才能放心。“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忙”他说“我要制造东西还要唱歌我要谈话还要散步我还得巡视自己的乡野。汤姆没法总是随叫随到给人开墓门或者柳树缝。汤姆有自己的家要照料金莓还在等着呢。”

从太阳来看时间还早大约是九到十点之间。霍比特人又想到了食物。他们的上一顿饭是昨天中午在那块耸立的石碑旁吃的。现在的早餐是汤姆之前给他们准备的本来是昨天的晚饭外加汤姆这次随身给他们带来的。这一顿并不丰盛考虑到他们是霍比特人而且又是这种状况但他们感觉吃得挺好。他们吃的时候汤姆上到坟冢顶上检视那些珍宝。他把大部分宝物堆成一堆它们在草地上熠熠生辉。他吩咐它们待在那里“任凭发现者处置无论是飞禽还是走兽精灵还是人类或所有善良的生物”因为如此一来这坟冢的咒语

就破解了尸妖再不能回来。从宝物堆中他给自己选了一个镶着蓝宝石的别针色泽丰富像亚麻花或蓝蝴蝶的翅膀。他盯着它良久仿佛它触动了什么记忆摇着头说

“这个小玩意就归汤姆和他的夫人啦很久以前有个美人将这别针佩戴在肩上。现在金莓该佩戴它而我们也不会忘记她”

他给每个霍比特人选了一柄匕首匕首呈狭长的柳叶形很锋利做工精良装饰着红与金的蛇纹。匕首出鞘光芒耀眼黑色的剑鞘是以某种奇怪的金属打造轻而坚硬镶着许多璀璨的宝石。无论是由于剑鞘的良好保护还是因为施加在这古冢上的咒语这些匕首似乎丝毫不曾受到岁月的侵蚀不见锈迹锋利无比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古代的小刀长得足够给霍比特人当剑使。”他说“如果夏尔人要往东往南走甚至远走到黑暗与危险当中最好有把利器防身。”然后他告诉他们这些匕首是很久以前西方之地的人类打造的他们是黑暗魔王的仇敌但是他们被来自安格玛之地、卡恩督姆的邪恶之王打败了。

“现在没什么人记得他们了”汤姆喃喃道“不过还是有人在漫游他们是被遗忘的诸王的子孙仍旧孤单地游走四方守护那些浑然不觉的人不受邪物侵扰。”

霍比特人不明白他的话但他这样说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一幅景象似是岁月往后倒退了许多年广大朦胧的平原上有人类在迈步高大严肃手执雪亮的长剑最后走来一人眉心戴着一颗星。接着景象褪淡他们又回到了洒满阳光的世界又该出发了。他们收拾好行李给小马驮上作好了准备。他们把新武器挂在腰间的皮带上罩在外套底下感觉非常别扭还怀疑这武器究竟有没有用。他们先前谁也没想到这场逃亡引他们卷入的冒险其中会包括战斗。

他们终于出发领着小马走下山岗然后上马迅速小跑着穿过了谷地。回头时他们看见了山上那座古冢的坟头阳光照在金子上反射出的光辉犹如金黄的火焰。随后他们转过了古冢岗的一处山肩那景象便被挡住看不见了。

虽然弗罗多不住环顾四周却完全不见那两块耸立如大门的巨石的踪影。没多久他们便骑马来到北边豁口并策马迅速通过面前的大地都是下坡。有汤姆·邦巴迪尔骑着胖墩儿快乐地走在旁边或前面这趟旅程非常愉快胖墩儿虽然腰围浑圆但跑起来可快了。大部分时候汤姆都在唱歌多数的歌

不知所云不过那也有可能是一种霍比特人不懂的陌生语言一种古代的语言主要用来表达惊奇和快乐。

他们稳步前进但是很快就看出大道比想像得要远。就算没有起雾昨天中午睡那一觉也会害他们无法在天黑之前抵达大道。他们当时看见的那条黑线也不是树而是一排长在深沟边缘的灌木沟的对岸有一道陡峭的墙。汤姆说在很久以前它曾是一个王国的国界。他似乎想起了某件与之有关的悲伤往事不愿再多说。

他们爬下深沟再爬出去穿过墙上的一处开口然后汤姆转向了正北因为他们之前走得有些偏西。地面现在开阔又平整他们都加快了步伐终于在太阳已经西沉时看见前方有排高大的树木于是知道在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冒险后他们终于回到了大道上。他们快马加鞭走完最后一段路停在了大树长长的阴影下。他们在一道堤岸斜坡的顶端大道在下方逶迤而去随着夜色渐浓而模糊起来。在他们所在之处大道差不多是由西南向东北延伸并且在右边迅速降入一片宽阔的洼地。大道上密布车辙处处显示出最近下过大雨的迹象路面满是积满水的水洼和凹洞。

他们骑马下了堤岸上下打量不见任何东西的踪影。“好了我们终于回到大道上了”弗罗多说“我估计我们走我选的捷径穿过老林子耗掉的时间不超过两天不过事实或许会证明耽搁反而有用也许我们因此摆脱了他们的追踪。”

余人都看着他。对黑骑手的惧怕如同一团阴影突然又笼罩了他们。打从进入老林子他们主要想的就是如何回到大道上直到现在当大道就在脚下他们才想起那追赶自己的危险十之八九就在这条大道上等着他们。他们焦虑地回望落日的方向但是大道一片土褐空荡荡的。

“你想”皮平迟疑着说“你想我们今晚会不会遭到追击”

“不我希望今晚不会”汤姆·邦巴迪尔回答“也许明天也不会。不过别相信我的猜测因为我不确定。我对遥远的东方一无所知。那些骑手来自远离汤姆家乡的黑暗之地汤姆不是他们的主人。”

尽管如此霍比特人还是希望他能与他们同行。他们觉得真有谁知道如何对付黑骑手那就是汤姆了。他们现在很快就要进入对他们而言全然陌生的地方只有那些最古老也最语焉不详的夏尔传说才提过这些地方。在这聚

拢的苍茫暮色里他们想家了。深深的寂寞和失落感笼罩着他们。他们默立着不愿意作最后的道别并且好一会儿才意识到汤姆在祝他们一路顺风告诉他们要保持心情愉快并且不要停下来要一直骑马行到天黑。

“在今天结束之前汤姆会给你们一个好建议之后你们就得指望好运与你们同在引导你们啦沿着大道再走四哩你们就会遇到一个村庄—布理山下的布理镇屋门都是朝西开。你们在那里可以找到一家老客栈叫做跃马客栈。麦曼·黄油菊[2]是个称职的店主。你们可以在那里过夜之后就可以早上快点赶路。要胆大更要心细保持心情快乐骑着马去会会命运”

他们请求他至少陪他们走到客栈跟他们再喝一杯但是他笑着拒绝了

汤姆的领地到此为止他不会跨越边境。

他有自己的家要打理还有金莓等他归去

然后他转过身抛了下帽子跃上胖墩儿的背骑马越过堤岸唱着歌走进了暮色。

霍比特人爬上堤岸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视野中。

“我真舍不得跟邦巴迪尔主人分别。”山姆说“他很谨慎不出差错。我敢说我们往前走上很远的路都不会碰上比他更好、也更怪的人了。不过我得承认我挺高兴去见识见识他说的那家跃马客栈。我希望它就像咱老家的绿龙酒馆布理镇住的都是些什么人啊”

“布理镇有霍比特人。”梅里说“也有大种人。我敢说那家客栈足够给人家的感觉。跃马客栈是一家公认的好客栈。我们那里的人不时骑马上那儿去。”

“也许它完全符合我们的期望”弗罗多说“但它毕竟在夏尔之外。你们可别随便得像回了家一样请记住你们全都得记住—巴金斯这名字绝不能再提了。如果必须提到名字的话我是山下先生。”

于是他们上了马安静地出发进入暮色中。黑夜很快降临他们沉重缓慢地骑马下山又再上山直到终于看见前方一段距离外有灯火闪烁。

布理山耸立在前挡住了大道映衬着朦胧星光俨然一团黑暗巨物。在它的西侧安然坐落着一个大村镇。现在他们急急赶去惟愿找到一处炉火和一扇能把自己和黑夜隔离开来的门。

[1]卡恩督姆Carn Dûm一度强盛的北方邪恶王国安格玛的都城。—译者注

[2]黄油菊Butterbur。后文也提到布理人的姓名常与植物有关。Butterbur是一种菊科植物因叶子常用来包裹黄油得名。托尔金要求该名意译且最好是包含“黄油”一词的植物名。—译者注

At the Sign of The Prancing Pony

第九章 跃马客栈

布理镇是布理地区最主要的村庄是一处小聚居地像一座被包围在杳无人迹的荒野里的孤岛。除了布理镇本身山丘另一面还有个斯台多^[1]村东边稍远的深谷里有个库姆村此外还有位在切特森林边缘的阿切特。环绕在布理山和各个村庄周围的是一片只有几哩宽的田野和开垦过的林地。

布理的人类发色棕褐身材较为矮小却很壮硕乐天又独立。他们自己做主不归任何人管辖但比起别的大种人他们对霍比特人、矮人、精灵以及世间其他种族的居民都更友好亲切。根据他们自己的传说他们是此地最早的居民是过去第一批漫游到中部世界以西的人类的后裔。只有少数人从远古时代的战乱中幸存下来当诸王渡过大海重新归来他们发现布理人还在而当荒草间湮没了对古代诸王的记忆时布理人仍在。

在那些年月里没有别的人类定居在这么靠西的地方也没有别的人类定居在夏尔方圆一百里格以内。但在布理镇以外的荒野里有神秘的漫游者。布理人称他们“游民”但不知道这些人的来历。他们比布理的人类身材更高、肤色更深据信拥有特殊的视力与听力并且懂得鸟兽的语言。他们朝南、朝东信步而行朝东甚至远达迷雾山脉。但如今他们人数很少也不容易见到了。他们出现时会带来远方的消息讲述一些陌生且被遗忘的传说人们对此热切聆听。不过布理人不跟他们交朋友。

布理地区也住了许多霍比特人家他们自称此地是世上最古老的霍比特人村落在霍比特人还没渡过白兰地河夏尔还没开垦之前很久此地就存在了。他们主要是住在斯台多村不过也有些就住在布理镇尤其喜欢住在人类的房子上方在山坡上较高的地方。大种人和小种人他们彼此这么称呼相处和睦各依习俗、各行其是但双方都正确认识到自己是布理居民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全世界再没有哪个地方可以找到这么古怪却好极了的安排了。

布理的居民无论大小都不常旅行。他们关注的主要四个村庄的事务。布理的霍比特人不时会出门远到雄鹿地或东区去但是尽管从白兰地桥骑马往东走不到一天就能到达这个小地方夏尔的霍比特人现在却很少前来此地。偶尔雄鹿地的人或图克家爱冒险的人会来客栈住一两个晚上但就连

这样的事儿也变得越来越少了。夏尔的霍比特人把布理的居民以及居住在边界以外的所有人都称为“外地人”认为他们粗野鲁钝对他们丝毫不感兴趣。事到如今散居在这世界西边的外地人恐怕比夏尔人想像得更多。有些无疑不比流浪汉好到哪里去他们随便在哪个坡地上挖个洞高兴住多久就住多久。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布理地区霍比特人一向正派得体日子过得繁荣兴旺一点也不比他们大多数住在“内地”的亲戚来得土气。人们还没忘记有段时期夏尔和布理之间往来频繁众所周知白兰地鹿家就有布理的血统。

布理镇上约有百来栋大种人的石砌屋大多数坐落在俯瞰大道的山坡上窗子都朝西开。在山坡那一面有一道环山绕了大半个圈的深沟沟的内圈有道浓密的树篱。大道经由一条堤道越过深沟但在通过树篱的地方阻隔着一道巨大的门。南边角上大道通出镇外之处还有另一道大门。这两道门都在天黑后关闭不过门内就有专为看门人而设的小屋。

在大道向右拐绕过山脚处的路边上有一座很大的客栈。它建在很久以前彼时大道更加熙来攘往。布理自古是交通要地另一条古道就在深沟外、小镇的西边尽头处与东大道相交。在过去的年代人类和其他形形色色的种族在这条道上络绎不绝。夏尔东区至今仍有一句俗话“稀奇好比布理奇闻。”这话就是从当时流传至今。彼时客栈里听得到来自北、南、东边的消息夏尔的霍比特人也更常去听。但是北方大地已经荒芜许久北大道如今少有人迹它现在杂草丛生布理人称它“绿大道”。

不过布理的客栈还在客栈老板是个重要人物。四个村子里的居民不管是大种人还是小种人其中那些游手好闲的、健谈的、好奇爱打听的都把他家客栈当成聚会处而游民和别的流浪者也常在这里落脚再就是一些经过东大道往来大山的旅人大多数是矮人。

天黑了群星闪耀弗罗多和同伴们终于来到了东大道和绿大道相交处的路口走近了小镇。他们来到西大门发现门关了不过门后的守门小屋门前坐着个人。他跳起来弄了盏灯笼过来隔着大门惊讶地看着他们。

“你们打哪儿来的打算干吗”他粗声粗气地问。

“我们要到客栈投宿。”弗罗多说“我们要往东边去可是今晚不能再走了。”

“霍比特人四个霍比特人而且听口音还是夏尔来的。”守门人小声嘀咕仿佛在自言自语。他阴沉地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然后慢慢打开了门让他们骑马进来。

“我们很少见到夏尔人在夜里骑马走大路。”他们在他的小屋前停了一会儿与此同时他继续说“你们得原谅我这好奇心—你们要办什么事儿得去布理东边我能不能问问你们都叫什么名字”

“我们叫什么名字、要办什么事儿都是我们自己的事儿我看不宜在这个地方讨论。”弗罗多回敬他不喜欢那人的神情和口气。

“你们的事儿是你们的这点毫无疑问”那人说“但天黑以后得盘问来人这可是我的事儿。”

“我们是雄鹿地来的霍比特人我们爱好旅行想在这儿的客栈投宿。”梅里插嘴说“我是白兰地鹿先生告诉你这些够了吗过去布理人对旅人说话都很客气我反正是这么听说的。”

“好吧好吧”那人说“我没冒犯的意思。不过你们多半会发现可不只是守门的老哈里会问你们问题。附近可是有怪人的。你们要是去跃马客栈就会发现自己不是唯一的客人。”

他向他们道了晚安他们没再说什么。不过弗罗多借着灯笼的光看得见那人仍在好奇地打量他们。当他们骑马往前去的时候他很高兴听见大门在背后咣啷一声关上。他奇怪那人为何如此多疑以及是否有人打听过一小群霍比特人的消息。那会是甘道夫吗他们耽搁在老林子和古冢岗的时候他说不定已经到了。但那守门人的外貌和声音流露出一些东西让他很不舒服。

那人在后面盯了霍比特人一会儿便回到了自己的小屋中。而他刚一转身去一个黑影就迅速翻过大门进来消失在镇上街道的阴影中。

霍比特人骑着马上了一道缓坡走过疏疏落落几户人家在客栈外面停了下来。那些房子在他们看来都又庞大又奇怪。山姆仰头瞪着这栋有许多窗户的三层楼客栈觉得心直往下沉。他想像过自己在这趟旅途中迟早会遇见比树还高大的巨人以及别的比那还可怕的生物但过了这叫人精疲力竭的一天在此刻的夜里他第一眼见到人类和他们的高屋大房觉得这实在是够了—

事实上简直是吃不消。他想像出这样一幅图景客栈院子的阴影里立着一匹匹上了鞍的黑马黑骑手从楼上黑沉沉的窗户往下望。

“少爷我们肯定不会在这儿过夜对吧”他大叫道“如果这地方有霍比特乡亲的话我们干吗不去找个愿意接待我们的人家投宿那不是更有家的感觉吗”

“住客栈有什么不好”弗罗多说“汤姆·邦巴迪尔推荐这里。我想这里面一定挺像家的。”

在老主顾眼里就连客栈的外观都令人愉快。它面对大道两翼的厢房向后延伸由于地基有一部分是取自后方更低些的山坡因此后边厢房的二楼窗户正好与地面平齐。两翼中央有座宽敞的拱门通往中间的庭院拱门的下方左边有道大门廊上几级阔台阶就能到门开着光线从内流淌出来。拱门上方有盏灯灯下悬挂着一面大招牌招牌上画着一匹用后腿直立着的白胖小马门楣上漆着几个白色大字麦曼·黄油菊的跃马客栈。厚厚的窗帘后许多低层的窗户都透出灯光。

就当他们在外头的昏暗中踌躇时里面有人开始唱起一首快乐的歌许多欢乐的嗓音也跟着大声唱了起来汇成了合唱。他们听了会儿这鼓舞人的声音然后下了马。一曲终了爆发出一片笑声和掌声。

他们牵着小马走到拱门下将马留在院中站定自己则上了台阶。弗罗多往前走却差点跟一个矮矮胖胖、红脸光头的人撞个满怀。那人穿着条白围裙正匆忙走出一扇门要进另一扇手里捧的托盘中满是盛满啤酒的大杯子。

“我们可不可以—”弗罗多开口。

“请等一会儿拜托啦”那人回头喊消失在一片嘈杂的人声和一团烟雾里。片刻之后他又出现了在围裙上擦着双手。

“晚安小少爷”他鞠个躬说“请问你有什么需要”

“如果能安排的话我们要四张床还要安置五匹小马的马厩。请问你是黄油菊先生吗”

“正是在下我叫麦曼—麦曼·黄油菊听候您的差遣你们是从夏尔来的对吧”他说接着他突然抬手猛拍了下额头仿佛努力要记起什么事。“霍比特人”他喊道“这让我想起什么来了先生我可以请问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吗”

“这是图克先生还有白兰地鹿先生”弗罗多说“这是山姆·甘姆吉。我名叫山下。”

“要命”黄油菊先生弹了下手指说“我又忘了等我有时间想了就会想起来的。我正忙得不可开交不过让我看看能为你们做点什么。我们如今很少碰到成群结队从夏尔来的人啦如果没好好接待你们我一定会很过意不去的。但是今晚店里已经挤满了人很久都没有这么热闹过啦。照我们布理的说法不是旱死就是涝死。”

“嗨诺伯”他吼道“你这笨手笨脚的懒虫跑到哪儿去了诺伯”

“来了老板来了”一个长相喜庆的霍比特人从门里蹦出来一见这几位旅人猛刹住脚满怀兴趣盯着他们看。

“鲍伯在哪儿呢”店主问“你不知道那快去找他赶紧的我没三头六臂也没千手千眼告诉鲍伯有五匹小马要入厩他一定得想法挪出个空来。”诺伯咧嘴一笑眨眨眼小跑开去。

“好啦现在我想说什么来着”黄油菊先生拍着额头说“俗话说想东忘西。我今晚太忙了晕头转向的。昨晚有一伙人从南边沿绿大道上来—这么个开头就够奇怪的。然后今天傍晚又来了一伙朝西去的矮人。这会儿又来了你们几位。你们要不是霍比特人的话我恐怕都没地方给你们住啦。当初盖这个客栈时我们北翼厢房就有一两间是特别给霍比特人设计的照着他们的一贯喜好设在楼的底层窗户也是圆的总之一切都是他们中意的那样。我希望你们住得舒服。我敢说你们想吃晚饭了吧。我尽快送上。现在请这边走”

他领他们沿着一道走廊走了短短一段便打开一扇门。“这是间舒适的小客厅”他说“希望合用。原谅我先告退我实在太忙了没时间陪你们多聊。我得跑来跑去可苦了我这两条腿偏偏我还瘦不下来。我待会儿再过来。你们要是想要什么东西摇摇铃就行诺伯会过来的—他要是没来就摇铃再大吼两声”

他终于走了留下他们一行大家都感觉有点透不过气来。无论他有多忙看来他都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们发现这是个小而舒适的房间壁炉里燃着一堆明亮的火炉前有几把低矮舒服的椅子。房里还有张圆桌已经铺了雪白的桌布桌上有个大大的手摇铃。不过那位霍比特仆人诺伯远没等到他们想摇铃就匆忙赶来了。他带来了蜡烛和托盘托盘里满是餐盘。

“少爷们要不要点喝的”他问“还有趁准备晚餐的空儿要我先带你们去卧室吗”

他们盥洗完毕正捧着大杯啤酒喝到一半黄油菊先生和诺伯又进来了。饭菜眨眼间摆好有热汤、冷肉、黑莓果馅饼、新出炉的面包、厚厚的一块块奶油、半块熟奶酪都是好吃可口的普通食物跟夏尔能摆出来的一样好而且家常到足以消除山姆的最后一丝疑虑绝佳的啤酒已经让他放松了大半。

店主又逗留了一会儿然后才准备告退。“不知各位吃过晚饭后愿不愿到外头来跟大家聚聚。”他站在门边说“也许你们宁愿早点睡。不过你们要是想来大家会很欢迎的。我们不常有外地人来—抱歉我是说来自夏尔的客人。我们挺想听点新闻你们要是想起什么故事啦歌儿啦也都行。总之随你们喜欢吧如果缺什么摇铃就是了”

等到吃完晚餐整整吃了三刻钟毫无废话妨碍他们觉得又来了精神情绪高涨弗罗多、皮平和山姆决定加入外头的群体。梅里说那多半很无聊。“我要在壁炉边小坐一下或许待会儿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注意言行举止别忘了你们应该是秘密出逃而且还在大道上呢离夏尔也不太远”

“知道啦”皮平说“你自己小心点别迷路了也别忘记待在屋里比较安全”

大家都在客栈的大公共休息厅里。弗罗多的眼睛适应了光线后发现聚在这里的人既多又杂。三盏悬挂在梁上的昏暗油灯半掩在烟雾里光主要来自熊熊燃烧的炉火。麦曼·黄油菊站在炉火旁跟两个矮人以及一两个模样奇怪的人类说着话。长椅上坐着三教九流的人有布理的人类有一群本地的霍比特人坐在一起聊天还有另外几个矮人以及一些隐在阴影和角落里、难以辨认的模糊人影。

夏尔的霍比特人一进来布理人便异口同声表示了欢迎。那些陌生人尤其是从绿大道上来的都好奇地盯着他们看。店主把新来者介绍给了布理的人他说得很快快到他们虽然听了一堆名字却几乎没搞清楚谁是谁。布理的人类姓氏似乎全都跟植物有关这在夏尔人看来相当古怪比如灯芯草、金银花、石楠趾、苹果树、薺羊毛和蕨尼不用说还有黄油菊。有些霍比特人也有类似的名字比如有不少人姓艾蒿不过大多数人都是一般姓氏比如河岸、獾屋、长洞、挑沙和隧道这当中许多姓氏在夏尔也有。在场有好几位斯台多来的山下先生他们没法想像居然有人跟他们同一姓氏却不是亲戚于是在心里都把弗罗多当成了失散多年的堂亲。

事实上布理的霍比特人既友善又好奇弗罗多很快就发现他必须解释一下自己这是在做什么。因此他交代说他对历史和地理很感兴趣尽管这两个名词在布理的方言里甚少用到还是有许多人连连点头正考虑着要写一本书这话登时把众人都镇住了还有他跟他的朋友们想要收集生活在夏尔之外尤其是东边地界上的霍比特人的资料。

一听这话众人立刻七嘴八舌说开了。倘若弗罗多真想写本书并且多长了几双耳朵他几分钟内就能了解足够写好几章内容的材料。如果这还不够大家还给了他一整份名单从“本客栈的老麦曼”开始到他可以去拜访以获得更多信息的人。但过了一会儿鉴于弗罗多并未流露出当场动笔写书的迹象霍比特人又回到原来那些有关夏尔生活的问题上。事实证明弗罗多不算擅长交际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独坐在角落里一边聆听一边四面张望。

人类和矮人主要在谈远方的事讲着那些耳熟能详的新闻。南方那边很不太平那些从绿大道上来的人类看来是正在搬迁寻找能安居的地方。布理人很有同情心但显然还没怎么准备好接纳大量的陌生人前来住在他们这块小地方。旅人中有个斜眼、坏脾气的家伙预言说不久会有更多的人朝北来。他大声说“如果不给他们找个地方他们就会自己去找。他们跟别的种族一样有权利活下去。”本地居民看起来对这幅前景不大高兴。

霍比特人倒是对这一切都不太在意因为它们似乎暂时也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大种人几乎不可能到霍比特人的洞穴去乞求食宿。他们对山姆和皮平比较感兴趣那两人现在都颇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正欢快地谈论着夏尔的种种大事。皮平讲了大洞镇的市政洞屋顶坍塌的事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当时市长威尔·白足也就是西区最胖的霍比特人被埋在白硅粉里出来时活像个滚满面粉的汤团。但是有几个提出来的问题让弗罗多有点不安。有个似乎去过夏尔几次的布理人想知道山下先生住在哪里有些什么亲戚。

突然间弗罗多注意到靠墙的阴影中坐了个模样怪异、饱经风霜的人那人也在专注地聆听霍比特人说话。他正吸着一支雕刻奇特的长杆烟斗面前摆着偌大的一个啤酒杯。他两条腿朝前伸展着露出一双十分合脚的高筒软皮靴但已经穿得很旧这会儿还沾着泥巴。他身上紧裹着一件布料厚实的暗绿色斗篷风尘仆仆。尽管厅内很暖他仍戴着兜帽脸藏在帽下的阴影里但当他注视着霍比特人时炯炯有神的目光依然可见。

“那是谁啊”弗罗多逮到机会时低声问黄油菊先生“我想你没介绍他”

“他”店主头颈不动斜瞥了一眼接着低声答道“我也是很清楚。他属于那伙漫游的人—我们叫他们‘游民’。他很少开口但他要愿意讲就能讲出稀罕的故事。他会一个月或者一年都无影无踪然后又突然蹦出来。今年春天他来来往往挺频繁的但这阵子我没怎么见过他。他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可从来没听说不过这一带的人都叫他大步佬[2]。他迈开那双长腿大步流星四处跑可是从不告诉别人他在忙什么。我们布理常说‘东边和西边都没消息’东边指的就是游民而西边不好意思就是夏尔人啦。你会问起他倒真怪哪。”就在这时有人喊走了黄油菊先生要求送来更多啤酒所以他没来得及解释最后那句话的意思。

弗罗多发现大步佬正看着他仿佛听见或猜到了刚才他们所有的谈话内容。这时他手一招头一点邀请弗罗多过去坐在他旁边。弗罗多走近时他把兜帽往后推落露出一头蓬松斑白的黑发苍白坚毅的脸上有双锐利的灰眼睛。

“他们叫我‘大步佬’”他用低沉的声音说“很高兴认识你—山下先生如果老黄油菊说对了你名字的话。”

“他说对了。”弗罗多僵硬地说。他被那双锐利的眼睛注视着感觉十分不舒服。

“这么说吧山下先生”大步佬说“我要是你就会叫那俩年轻朋友别说得太多。酒、炉火、萍水相逢这些是够叫人愉快的但是—你知道这儿可不是夏尔。附近有古怪的人—你可能觉得我没资格说这话”他见弗罗多瞥来一眼便自嘲地笑了笑补充道接着观察着弗罗多的神色说了下去“但近来还有更奇怪的旅客经过布理。”

弗罗多回以注目却不置一词。大步佬也没有进一步的表示他的注意力像是忽然集中到了皮平身上。弗罗多见状也警觉到由于大洞镇胖市长的事迹大受欢迎那位荒唐的小图克兴之所至这会儿竟绘声绘色讲起了比尔博那场告别宴会。他已经开始模仿比尔博那场演讲很快就要讲到那惊人的消失一幕了。

弗罗多感到恼火。毫无疑问对大多数本地霍比特人来说这事无伤大雅只不过是白兰地河对岸一群滑稽人物干的一件滑稽事儿而已但是有些人比如老黄油菊知道一点内情说不定早就听过比尔博消失的传言。这会让大家想起巴金斯这个姓氏尤其是有人在布理打听过这名字的话。

弗罗多坐立不安琢磨着该怎么办。皮平显然相当享受众人对他的瞩目把他们身在险境这回事全都抛到了脑后。刹那间弗罗多心头升起一股恐惧担心皮平趁着兴头可能连魔戒都说出来那可就大祸临头了。

“你最好快去采取点行动”大步佬在他耳边低声说。

弗罗多跳起来站到一张桌子上开始说话。这干扰了皮平那些听众的注意力。有些霍比特人看着弗罗多又是大笑又是拍手以为山下先生是啤酒喝多了。

弗罗多突然觉得自己很蠢而且发现自己像平时发表演讲时习惯的那样摸索着口袋里的东西。他摸到了挂在链子上的戒指而一股无法解释的欲望油然而生他想要戴上它从这愚蠢状况当中脱身。他不知怎地感到这种暗示似乎是外来的来自厅里的某人或某物。他坚定地抗拒着诱惑把戒指紧握在手中仿佛要抓住它以防它逃走或搞出任何恶作剧。它全然没给他灵感。他说了“几句得体的话”就像夏尔人会讲的我们都非常感谢你们友好的接待我冒昧地盼望我的短暂拜访有助于重续夏尔和布理之间结下的深厚情谊。然后他犹豫着咳了咳。

现在厅里每个人都看着他了。“来首歌吧”有个霍比特人喊道。“唱歌唱歌”别人也都喊“来吧少爷给我们唱一首我们以前没听过的歌”

有那么一会儿弗罗多呆立着张着嘴。接着他干脆豁出去唱起一首比尔博相当喜欢其实是相当自豪因为歌词就是他自己写的荒唐歌。那是一首关于客栈的歌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弗罗多此时此刻会想到它。歌词全文如下一般来说如今人们只记得少数几句了。

古老的灰色山丘下

有座温馨老客栈

酿成麦酒色深褐

酒香飘飘佳酿诱人

月仙[3]趁夜也来品。

马夫有只小醉猫
小猫会拉五弦琴
琴弓上下飞不停
高声呀呀低声咪咪
还有中音嘎嘎锯。

店主有只小小狗
小狗爱把笑话听
每当旅客开怀饮
小狗竖耳到处留心
哈哈大笑岔了气。

客栈有只带角牛
架子大得像王后
听曲开心如饮酒
摇头晃脑牛尾扫扫
绿草地上撒蹄跑。

噢看那银盘排成列
银勺也来排成队
周六[4]午后先齐备
细心擦擦闪闪发光

等待周日摆上桌。

月仙放量饮佳酿

小猫放声吱哇唱

银盘银勺对对舞

菜园里母牛狂踢跶

追尾巴小狗环环撞。

月仙豪饮更一杯

杯尽醉卧坐椅下

好梦正酣梦佳酿

不知不觉天色微亮

黎明就要来到啦

马夫对猫把话讲

“拉动月亮的白马

嘶鸣且把银衔咬

月仙还在睡大觉

太阳可要来到了”

高高低低小猫忙把琴声奏

快板一曲足把死人吵活了

吱吱嘎嘎曲调急速
店主则把月仙唤
“天快亮啦您可快醒醒”

齐心合力慢慢扶
月仙送进月车里
白马放蹄使劲推
母牛蹦跳好像野鹿
银盘跟着勺子跑。

吱吱嘎嘎小猫狂奏
呜呜汪汪小狗狂吼
白马母牛拿大顶
好梦惊醒一跃而起
旅客也来团团舞。

嘎嘣一声琴弦断
母牛跳过了月亮
小狗开心高声笑
周六银盘一溜小跑
跟着周日银匙去了。

圆圆的月亮滚下山

太阳女仙[5]爬上来

火眼亲见犹未信

这些家伙大白天里

睡着回笼觉还不起

响亮的掌声持续了很久。弗罗多有一副好嗓子这首歌又激起了他们的想像。“老麦在哪儿”他们喊道“他该听听这首歌。鲍伯该教他的猫拉提琴然后咱们就可以跳舞了。”他们要了更多啤酒开始吆喝起来“再唱一遍少爷来吧再唱一遍”

他们给弗罗多又灌了杯酒然后让他开始重唱这首歌许多人也纷纷和着唱起来。曲调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词他们也学得很快。现在轮到弗罗多飘飘然自我感觉良好了。他在桌上跳来跳去。当他第二次唱到“母牛跳过了月亮”时他一跃跳上了半空这下用力过猛结果落下来时砰的砸在一个摆满啤酒杯的托盘上滑了一跤丁零哐啷地滚下了桌子扑通一声摔倒在地。观众本来全张大了嘴要笑却突然间全哑住了因为歌手消失了。他就这么不见了仿佛直接砸穿了地板可又连个洞都没留下

本地的霍比特人大惊之下目瞪口呆接着又全跳起来大叫着要麦曼来。所有的人都避开了皮平和山姆他们发现自己被孤立在角落里被阴暗又怀疑的眼神远远打量着。显而易见现在许多人把他们视为一个法力未知、居心叵测的流浪魔术师的同伙。但有个肤色深暗的布理人站在那里用一种心知肚明、半带嘲讽的神情看着他们让他们感觉非常不自在。这会儿那人溜出了门接着是那个斜眼南方人这一晚他俩凑在一起窃窃私语了好久。

弗罗多觉得自己好蠢。他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只得从桌下爬到大步佬旁边的阴暗角落里。大步佬坐着没动也不动声色。弗罗多背靠着墙取下了戒指。他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套到手指上去的只能猜测自己唱歌时手插在口袋里抚摸它而要跌倒时他手一伸想支撑不知怎地戒指就滑到手指上了。有那么片刻他怀疑会不会是戒指本身在捉弄他也许它察觉了这屋里某个愿望或命令便作出了回应试图揭示出它自己的存在。他不喜欢走出去的那几个男人的神情。

“好啦”当他现形后大步佬说“你为啥这么干这可比你那些朋友可能说走嘴要糟糕太多了这下你算泥足深陷了—或者我该说你是泥‘指’深陷才对”

“我不知道你指什么。”弗罗多说又恼火又惊恐。

“噢你当然知道。”大步佬回答说“不过咱们最好等这阵子骚动平息下来然后巴金斯先生你要是愿意我想私下里跟你谈谈。”

“谈什么”弗罗多问当作没听见对方突然说出他的真名。

“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对你我来说都是。”大步佬正视着弗罗多的眼睛答道“你可能听到一些对你有好处的消息。”

“那很好。”弗罗多说竭力装出不在意的样子“我稍后会跟你谈谈。”

与此同时壁炉旁正在进行一场争论。黄油菊先生一溜小跑赶来这会儿正努力想从七嘴八舌、互相矛盾的叙述里搞清楚事实。

“黄油菊先生我看不见他啦”一个霍比特人说“或者说反正没看见他你懂我的意思吧。可以说他就那么凭空消失啦。”

“你不是说真的吧艾蒿先生”店主一脸困惑地说。

“我是说真的”艾蒿回答“我句句认真不骗你。”

“这一定是哪里有误会”黄油菊摇着头说“不管是说山下先生凭空消失还是据实—这屋里更像这么回事儿—消失都太夸张啦。”

“哦那他现在哪儿去了”好几个声音喊道。

“我怎么知道他爱去哪里就能去哪里只要明天早上付账就行。瞧图克先生就在这儿呢他可没消失。”

“哦我说看见就是看见了我还看见了我没看见的。”艾蒿固执地说。

“而我说这当中有误会。”黄油菊重复道捡起托盘收拾起那些砸烂的餐具。

“当然有误会”弗罗多说“我没消失我在这儿呢我只不过是到角落去跟大步佬说了几句话。”

他上前来到火光所及之处但众人大都往后退开比刚才还不安。他解释说自己跌倒后就迅速从桌子底下爬开了但大家对这个说法一点也不满意。绝大多数的霍比特人和布理的人类当场就气哼哼地走掉了今晚再也没有找乐子的心情。有一两个人恶狠狠地瞪了弗罗多一眼嘴里嘀咕着什么离开了。仍在场的矮人和两三个陌生人类起身跟店主道了晚安但没理会弗罗多跟他的朋友们。没一会儿除了靠墙坐着、没人注意的大步佬所有的人都走光了。

黄油菊先生倒不像有多泄气。他估计自己的客栈极有可能还要客满好几个晚上直到刚才的神秘事件被讨论个底儿掉为止。“山下先生你这是干了啥啊”他说“你那手杂技不但吓坏了我的顾客还打烂了我的杯盘”

“真抱歉我给你惹了这么多麻烦。”弗罗多说“我跟你保证这完全是无意的是个极其不幸的意外。”

“好吧山下先生你要打算再翻几个筋斗或再变点魔术或不管干啥事你最好先跟大家打声招呼也跟我说一声。我们这里的人对任何不合常理的诡异事儿都有点疑神疑鬼的你懂我的意思吧我们可没法马上就接受。”

“黄油菊先生我保证再也不会做任何类似的事了。我想我现在最好上床睡觉去。我们明天一大早就出发。可否麻烦你关照一下八点以前备好我们的小马”

“很好不过山下先生你先别走我还有几句话要私下里跟你说。就在刚才我想起一件事必须得告诉你。我希望你别见怪。等我打点完一两件事之后你要是愿意我可以到你房间去。”

“当然可以”弗罗多说但心里一沉。他不知道在自己上床之前还有多少人要私下里跟他谈谈也不知道他们都要揭露些什么事。难道这些人全都是联合起来对付他的他甚至开始怀疑老黄油菊那张胖脸后面是不是也隐藏着什么阴暗的计谋。

[1]斯台多Staddle托尔金要求该名意译但又要尽可能读音相似译成中文时实不可行故取折衷译为“斯台多”“台”隐含原文“基础”之意。—译者注

[2]大步佬Strider。中文曾译名“神行客”、“健步侠”、“大步”但译者认为这个称呼是布理循规蹈矩的居民所取其实含有贬义而且应足够俚俗才能引发后文中的一些评论因此这样翻译。—译者注

[3]月仙Man in the Moon。中洲的传说故事中驾驶月船的神灵是男性。《精灵宝钻》中提到这位神灵名叫提理安Tilion。—译者注

[4]见附录四。

[5]中洲的传说故事中驾驶太阳船的神灵是女性。《精灵宝钻》中这位神灵名叫阿瑞恩Arien。—译者注

Strider

第十章 大步佬

弗罗多、皮平和山姆摸回了先前的小厅。屋里没点灯梅里不在壁炉里的火也快熄了。他们将余烬吹起火焰又丢了块木头进去直到这时才发现大步佬跟着他们进来了居然正冷静地坐在门边一把椅子上

“哈罗”皮平说“你是谁想干吗”

“他们叫我大步佬”他回答说“你的朋友可能已经忘了不过他答应过要跟我私下里聊聊。”

“我相信你说我可能听到一些对我有好处的事。”弗罗多说“你要说什么”

“我要说的事可不止一件。”大步佬答道“不过我当然得要个价钱。”

“你这话什么意思”弗罗多厉声问。

“别慌我的意思只不过是我会告诉你我知道的事并给你一些好建议但是我需要一点回报。”

“那么请问什么样的回报”弗罗多说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惹上恶棍了。他不快地想着自己身上只带了一点钱而这点钱全给出去也就勉强能满足一个无赖他一点儿也别想省。

“自然是你付得起的。”大步佬答道就像猜到了弗罗多的想法似的慢慢绽开了一个微笑“我只要你上路时带着我一起走直到我自愿离开你们为止。”

“哦真的吗”弗罗多惊讶地回答但也没觉得有多宽慰“就算我真想添个同伴你这样的要求我也不能立刻同意得等我好好了解一下你和你的事迹才行。”

“好极了”大步佬大声说他跷起腿往椅背一靠坐得舒舒服服“看来你开始恢复理智了这可绝对是好事。之前你一直都太不小心了。非常好我会告诉

你我所知道的至于回报你就自己看着办吧。等你听完我的话会欣然回报我也说不定。”

“那就说吧”弗罗多说“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的太多了太多黑暗邪恶的事。”大步佬严肃地说“至于你们的事——他起身走到门前迅速拉开门朝外张望了一下然后悄无声息地掩上门重新坐了下来“我耳朵很尖”他压低了声音继续说“我虽说不能隐身但我追猎过许多野蛮又警惕的生物。而且只要我愿意通常我能避免被人发现。今天傍晚当四个霍比特人从古冢岗过来的时候我正躲在布理西边那条大道的灌木丛后头。他们对老邦巴迪尔说的话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交谈我就不必全盘重複了不过有件事勾起了我的兴趣。‘请记住’他们当中有个人说‘巴金斯这名字绝不能再提了。如果必须提到名字的话我是山下先生。’那大大勾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尾随他们到了这儿紧跟在他们后面溜进了镇子的大门。或许巴金斯先生有正当的理由要隐姓埋名果真如此的话我得建议他跟他的朋友们小心一点。”

“我不知道布理有哪个人会对我的名字感兴趣。”弗罗多生气地说“而且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感兴趣。或许大步佬先生有正当的理由要偷窥和窃听果真如此的话我得建议他给个解释。”

“答得好”大步佬大笑着说“但我的解释很简单我正在找一个名叫弗罗多·巴金斯的霍比特人。我想尽快找到他。我已经听说他从夏尔带出了一个……呃秘密而那跟我和我的朋友们大有关系。

“哎你们别误会”他喊道因为弗罗多从椅子上起身山姆则跳了起来满脸怒容。“这个秘密我会比你们守得更小心而小心是必须的”他倾身向前盯着他们“注意每个阴影”他低声说“黑骑手已经经过了布理。据说星期一有一个沿绿大道下来稍后又有另一个现身是从南方沿绿大道上来。”

屋里一片寂静。“从那守门人迎接我们的态度我就该猜到的。”终于弗罗多对皮平和山姆说“店主似乎也听说了什么。他为什么促使我们去跟人聚聚天知道我们为什么表现得如此愚蠢我们本来应该安静待在这屋里的。”

“那是会好些。”大步佬说“我若是办得到本来会阻止你们去公共休息厅。但是店主不让我来见你们也不肯帮忙捎口信。”

“你想他会不会——”弗罗多开口说。

“不我认为老黄油菊没什么恶意。他只是一点都不喜欢我这种神秘兮兮的流浪汉罢了。”弗罗多困惑地看了他一眼。“这么说吧我看起来是比较像恶棍不是吗”大步佬说嘴角微弯眼中闪过一道异光“但我希望我们能互相增进了解。之后我希望你能解释一下你那首歌唱到最后时出了什么事。那个小玩笑——”

“那纯粹是个意外”弗罗多打断他说。

“我怀疑。”大步佬说“好吧就算是意外。那个意外令你们的处境更危险了。”

“怎么也不会比原来危险多少吧。”弗罗多说“我知道那些骑手是在追我。但是现在不管怎样他们似乎已经错过了我走远了。”

“你绝不能指望这一点”大步佬厉声说“他们会回头还有更多的会来。他们不止这些我知道他们的数目我知道那些骑手。”他停下来目光冷峻又坚定“而且布理有些人是不可信任的。”他继续说“比如比尔·蕨尼。他在布理一带的名声很坏他家经常有怪人出入。你一定已经在人群中注意到他就是那个肤色黝黑又脸带轻蔑的家伙。他跟一个南方来的陌生人走得极近他们在你的‘意外’发生后一起溜了出去。那些南方人也不都是好货。至于蕨尼他可以把任何东西出卖给任何人还以捉弄人为乐。”

“蕨尼会出卖什么我这个意外又跟他有什么关系”弗罗多问依旧打定主意装作听不懂大步佬的暗示。

“当然是有关你的消息。”大步佬答道“某些人士会对你那场表演的经过大感兴趣。他们听了之后根本不用打听就会知道你的真名实姓。我看很可能今晚还没过完他们就都知道此事了。说这些够了吧至于回报我自己看着办要不要接受我当你们的向导。不过我得说我熟悉从夏尔到迷雾山脉之间的每一处土地因为我在这里漫游过多年我的年纪比外表看起来大。事实可能证明我对你们很有帮助。过了今晚你们就必须弃大道而行因为那些骑手会日夜监视大道。你们或许能逃出布理能在白昼继续往前走上一程但你们走不远。他们会在荒野里在某个呼救无门的黑暗之处对你们下手。你希望他们找到你吗他们非常可怕”

霍比特人看着他惊讶地发现他的面容似乎因痛苦而憔悴双手也紧紧抓住了椅子的扶手。房间里极其安静光线似乎变暗了。有那么片刻他坐在那里两眼失神视而不见仿佛行走在久远的记忆中或聆听着远方黑夜里的声响。

“你瞧”片刻之后他抬手遮住了眼睛叫道“或许我比你更了解这些追捕者。你害怕他们但你害怕得还不够。若是可能你们明天就得逃跑而大步佬能带你们走那些鲜为人知的小路。你们愿意带他上路吗”

一片压抑的静默。弗罗多没有作答怀疑和恐惧搅得他心乱如麻。但山姆皱起了眉看看他家少爷最后打破了沉默

“弗罗多先生请让我说一句—我说不带他这个大步佬他警告我们叫我们小心这话我同意—而头一条就是小心他他从大荒野来我就没听说那里出过啥好人。他知道一些事儿这是显然的我不情愿也得承认可这也算不上啥理由能说服我们让他领我们跑到—用他的话说—‘某个呼救无门的黑暗之处’去。”

皮平如坐针毡看起来很不自在。大步佬没回答山姆只是将锐利的目光投向了弗罗多而弗罗多见他望来避开了视线。“不。”他慢慢地说“我不同意带你。我认为……我认为你故意伪装了一副模样。你开始跟我说话时就像布理人但现在口音却变了。总之山姆这点似乎说对了我不懂你为什么既提醒我们小心又要求我们接纳和信任你。你为什么要伪装你是什么人你对我的—我的事究竟知道些什么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小心谨慎这一课你倒是已经学到家了。”大步佬冷然一笑“但是小心谨慎是一回事举棋不定又是另一回事。你现在绝不可能靠自己到达幽谷惟一的选择就是信任我。你必须下定决心。倘若有助于你下决心我会回答你一些问题但你要是根本不相信我又怎么会相信我的故事这当中仍有一”

这时传来一阵敲门声。黄油菊先生拿着蜡烛来了诺伯跟在他后面提着几罐热水。大步佬退到了阴暗的角落里。

“我来跟你道晚安。”店主说着把蜡烛放到桌上“诺伯把水送到房间里去”他走进来关上了房门。

“是这样的”他满脸难色吞吞吐吐地说“如果我坏了什么事我实在很抱歉可是你们也都看到啦事情接二连三、上赶着来我是个大忙人。但是这星期先出了件事接着又是一件拿俗话说这勾起了我的记性我希望这还不算太迟。你瞧有人要我留心从夏尔来的霍比特人尤其是一个名叫巴金斯的。”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弗罗多问。

“啊你最清楚不过。”店主心照不宣地说“我不会出卖你的不过人家告诉我这位巴金斯会用‘山下’当化名还跟我描述了一番他的长相依我看那跟你可相当吻合。”

“真的吗那你给我们说说看”弗罗多笨笨地打断说。

“一个脸颊红润的壮小伙子。”黄油菊先生一本正经地说。皮平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但是山姆显得很愤慨。“他跟我说‘这种描述可帮不了你老麦大多数霍比特人都长那个模样。’”黄油菊瞥了眼皮平继续说“但这位要比一般人高些比大多数人都俊俏他下巴有道沟双眼炯炯有神很神气的一个小伙子。”请你见谅这话可是他说的不是我。”

“他说的他是谁”弗罗多急切地问。

“啊是甘道夫你明白我指的是谁吧。他们说他是个巫师管他是不是他都是我的好朋友。不过现在我不晓得再见到他时他会对我说什么。他要是把我所有的啤酒都变酸或者把我变成一截木头我也不会觉得奇怪他脾气有点火爆。总之生米都已经做成熟饭啦。”

“好啦你做什么了”弗罗多说开始对黄油菊絮絮叨叨的拖沓解说不耐烦起来。

“我说到哪儿了”店主说顿了顿弹了个响指“啊对老甘道夫。三个月前他门也没敲就走进了我的房间。‘老麦’他说‘我明天一大早就走。你能帮我个忙吗’‘你尽管说。’我说。‘我有急事’他说‘我自己抽不出时间但我想捎个信去夏尔。你有什么信得过的人可以派去吗’‘我可以找个人’我说‘明天或者后天。’‘明天就去。’他说然后给了我一封信。

“地址写得相当清楚。”黄油菊先生说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缓慢又自豪地他颇为重视自己那“识文断字”的名声念道

寄给夏尔霍比屯袋底洞的弗罗多·巴金斯先生

“甘道夫给我留了封信”弗罗多叫道。

“啊”黄油菊先生说“那你的真名是巴金斯喽”

“正是。”弗罗多说“你最好马上把信给我并且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始终没把它送出去。我猜这就是你来要告诉我的事虽然你花了老长时间才讲到重点。”

可怜的黄油菊先生苦着脸说“你说得对少爷我请你原谅。我怕得要命如果我坏了事真不知甘道夫会说什么。但我不是故意要扣留它的我把它收妥了可是第二天找不到人愿意去夏尔第三天也是我自己店里的伙计又分不出人手来然后事情接二连三地来我就把它忘到了脑后。我是个大忙人啊。我会尽量补救的要是有什么事儿我能帮上忙你尽管说。

“除了这封信我还答应了甘道夫别的事。‘老麦’他对我说‘我这位夏尔的朋友可能不久就会经过这里他跟另一个朋友。他会自称‘山下’。你要留心但是你啥都不用问。还有如果我没跟他在一起他可能就有麻烦了会需要帮助。你要尽量帮助他我会领你的情。’他说。现在你来了麻烦看来也不远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弗罗多问。

“那些黑衣人他们在找巴金斯。”店主压低声音说“而他们这要是存着好心那我就是个霍比特人。星期一那天所有的狗都在吠鹅也尖叫不停。依我说那可真诡异。诺伯跑来告诉我有两个黑衣人上门来打听一个名叫巴金斯的霍比特人。诺伯的头发全竖起来了。我叫那两个黑衣家伙快走当着他们的面甩上了门但是我听说他们问着同样的问题一路打听到了阿切特。然后那个游民就是大步佬他也在打听。你饭还没吃汤还没喝他就想上这儿来找你没错。”

“没错”大步佬突然出声说上前到了灯光下“而且麦曼你要是当初就让他进来那就会省掉一大堆麻烦。”

店主惊得跳起来。“你”他喊道“你总这么一惊一乍地冒出来你现在想怎样”

“是我允许他待在这里的。”弗罗多说“他来向我提供帮助。”

“好吧你的事你自己明白姑且就算这样。”黄油菊先生说怀疑地看着大步佬“不过我要是你就不会带个游民上路的。”

“那你会带谁上路”大步佬问“带个客栈胖老板吗他光记得自己的名字这还是因为大家整天冲着他这么喊。他们不能永远待在跃马客栈他们也不能回家。他们面前的路很长。你能跟他们一起上路不让那些黑衣人找到吗”

“我离开布理给我多少钱都不干。”黄油菊先生说看起来着实吓坏了。“可是山下先生你们为啥不能在这儿安静待上一阵子呢这一大堆奇怪的事儿是闹什么那些黑衣人在找什么他们是打哪儿来的我挺想知道的。”

“很抱歉我没法详细解释。”弗罗多说“这些说来话长而且我累了还非常担心。不过你要是有心帮我我该警告你只要我在你的客栈待上一天你就危险一天。那些黑骑手我不确定但是我想恐怕他们是来自—”

“他们来自魔多。”大步佬低声说“来自魔多麦曼如果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的话。”

“老天爷啊”黄油菊先生喊脸色变得惨白他显然知道那名字“我这辈子在布理听到的所有消息没有比这更坏的了。”

“是的。”弗罗多说“你还愿意帮助我吗”

“我愿意”黄油菊说“空前地愿意。虽然我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能做什么来抵挡抵挡—”他结巴着说不下去了。

“抵挡东方的魔影。”大步佬悄声说“麦曼你能做的不多但任何小忙都有用。你可以让山下先生今晚以‘山下先生’的身份住在这里你还可以忘掉巴金斯这个名字直到他远离此地。”

“这我办得到”黄油菊说“但是即便我不说恐怕他们也会发现他在这儿。不说别的光是巴金斯先生今晚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就很要命。那个比尔博先生离开的故事早在今晚之前就在布理传开了。就连我们的诺伯都用他迟钝的脑子猜测过何况布理多的是脑筋动得比他快的人。”

“这样的话我们就只能指望那些骑手还没回来了。”弗罗多说。

“我也着实这么指望。”黄油菊说“不过不管他们是人是鬼都没那么容易闯进跃马客栈。到天亮之前你都不用担心。诺伯不会多嘴。只要我还能用自个儿的腿站着哪个黑衣人也别想闯进我的门。今晚我跟我的伙计们会守夜但你要是能最好睡一觉。”

“无论如何天亮时一定要叫我们。”弗罗多说“我们一定要尽早出发。请在六点半准备好早餐。”

“好我会亲自督办。”店主说“晚安巴金斯—我该说山下先生晚安—现在我的老天你们的白兰地鹿先生哪去了”

“我不知道”弗罗多说一下子着急起来。他们把梅里彻底忘了而夜已经深了。“恐怕他出去了。他提过要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

“唉一点没错你们的确需要人照顾你们这几个可真像来度假的”黄油菊说“我得赶快去把门关上但是你朋友回来时我会让他进来。我最好派诺伯出去找他。各位晚安”黄油菊先生再次怀疑地看了大步佬一眼摇摇头终于走出去了脚步声沿着走廊渐渐远去。

“喂”大步佬说“你打算什么时候拆信啊”弗罗多拆开之前仔细检查了蜡封。它看起来确实是甘道夫的记号。里面的信是巫师那刚劲优美的笔迹写就内容如下

布理跃马客栈夏尔纪年1418年年中日

亲爱的弗罗多

我在这里听说了坏消息必须立刻出发。你最好尽快离开袋底洞最迟在七月底前就要离开夏尔。我会尽快回来如果我发现你已经走了我会跟上你。如果你路过布理在这里给我留个信。你可以信任店主黄油菊。你在大道上可能会碰到我一位朋友他是一个人类瘦高个子皮肤挺黑有些人称他大步佬。他知道我们的事情会帮助你。请前往幽谷。我希望我们能在那再度碰面。如果我没去埃尔隆德会给你建议。

甘道夫匆留

又及无论有什么理由都绝对不要再用它不要在夜间赶路

又及务必辨明那是真的大步佬。路上有许多奇怪的人。他的真名叫阿拉贡。

真金未必闪亮

浪子未必迷途

老而弥坚不会凋萎

深根隐埋不惧严霜。

冷灰中热火苏醒

暗影中光明跳荡

青锋断刃将重铸

无冕者再临为王。

又及希望黄油菊把这信及时送达。他是个好人但他的记忆就像个杂物间要紧的事总是埋在底下。他要是忘了我就烤了他。

一路平安

弗罗多默念着看完了信然后将它递给了皮平和山姆。“真是老黄油菊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说“他活该被烤了。如果我当时就拿到信现在我们大概早就安全待在幽谷了。但是甘道夫到底出了什么事看信里的口气他似乎要去冒很大的危险。”

“许多年来他都在冒很大的危险。”大步佬说。

弗罗多转过身来若有所思地看着他想着甘道夫“又及”里的说法。“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你是甘道夫的朋友”他问“那会省去很多时间。”

“会吗在这之前你们有谁会相信我的话”大步佬说“我根本不知道有这封信。我只知道若要帮助你们我必须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说服你们。无论如何我都没打算一上来就跟你们和盘托出我是谁。我得先研究你一下好确定

真的是你。从前大敌曾对我设过圈套。但是我一旦下定决心便打算对你有问必答。不过我得承认”他古怪地笑了一声补充道“我当时挺希望你会因为我这个人而喜欢上我。一个被追捕的人有时会厌倦了猜疑渴望友谊。但是你看我相信我的外表不怎么讨人喜欢。”

“没错—总之你第一眼看上去是不怎么讨人喜欢。”皮平笑道。他看了甘道夫的信突然放了心。“不过我们夏尔有说法是行事漂亮才是真漂亮。而且我敢说等我们在树篱和沟渠里睡上几天之后我们全都会看起来差不多。”

“要想看起来像大步佬这样那可不是你在大荒野中游荡几天就成的几个星期甚至几年都不一定。”他回答“你首先就一命呜呼了除非你实质上比外表更加坚韧强悍。”

皮平不说话了但是山姆可没被镇住他仍然怀疑地打量大步佬。“我们怎么知道你就是甘道夫说的那个大步佬”他诘问道“一直到这封信出现之后你才提到甘道夫。依我看你可能是个冒名顶替的奸细想骗我们跟你走。你说不定已经谋害了真正的大步佬穿了他的衣服来冒充。这你有什么话说”

“我说你这家伙有点胆量。”大步佬回答“不过山姆·甘姆吉恐怕我只能这么答复你假如我杀害了真正的大步佬那我也能把你干掉而且我不必白费这么多口舌早就该下手了。假如我要的是魔戒那我现在就能得到它”

他长身而起刹那间似乎变高了双眼精光一闪锐利逼人。他将斗篷往后一甩手按上了剑柄—那剑之前就藏在他腰侧。他们一动也不敢动山姆张大了嘴坐着哑口无言地瞪着他。

“但幸运的是我确实是大步佬。”他说低下头来看看他们突然一笑面容也随这微笑而柔和下来“我是阿拉松之子阿拉贡。我将不计生死保护你们安然无恙。”

良久屋里都是一片寂静。“信送来之前我就相信你是朋友。”终于弗罗多犹豫着开了口“至少我希望你是。今晚你吓到了我好几次却都不是我想像中大敌的爪牙那种吓法。我以为他的奸细会是一呃看着更美善但感觉更险恶不知你明不明白。”

“原来如此。”大步佬笑起来“而我是看着险恶却感觉美善你是这意思吧真金未必闪亮浪子未必迷途。”

“这么说那些诗句指的是你”弗罗多问“我本来还搞不清它们是指什么。可是你既然从没看过信又怎么知道甘道夫的信里写了这首诗”

“我并不知道。”他回答“但我是阿拉贡那些诗句总是伴随着这个名字。”他拔出剑来他们看见剑刃果真在剑柄下方一呎处就断了。“山姆你觉得它没多大用是吧”大步佬说“但时候快要到了届时它将被锻造一新。”

山姆什么也没说。

“好吧”大步佬说“既然山姆默许了这事我们就定下了。大步佬将给你们做向导。现在我看是你们上床去尽量休息一下的时候了。我们明天的路会很难走。我们就算能不受拦阻离开布理这会儿也别指望能走得不为人知了。但是我会设法尽快隐藏行踪。除了主干道我还知道一两条离开布理地区的路。一旦我们摆脱了追踪者我会前往风云顶。”

“风云顶”山姆说“那是什么地方”

“那是一座山丘就在大道北边位于从此地到幽谷的中途。那里视野开阔纵览四周我们到了那里将有机会审视周遭的情势。甘道夫如果跟着我们一定会去那个地方。过了风云顶之后我们的旅途会更艰难我们将不得不在各种各样的危险当中作出选择。”

“你上次见到甘道夫是在什么时候”弗罗多问“你知道他在哪里或在做什么吗”

大步佬一脸凝重说“我不知道。今年春天我跟他一起来到西边而过去几年当他在别处忙碌的时候我常看守着夏尔的边界。他很少放任夏尔无人防备。我们上次碰面是在五月一日在白兰地河下游的萨恩渡口。他告诉我他跟你的事进展顺利你会在九月的最后一周动身前往幽谷。我知道他会去陪你便去办我自己的事了。结果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很显然他接到了什么消息而我不在附近无法提供帮助。

“我认识他以来这还是头一次心中不安。即便他不能亲自前来我们也应该收到消息。我数天前回来时听说了坏消息。甘道夫失踪和骑手出现的消息到处流传。这是精灵一族的吉尔多告诉我的。稍后他们告诉我你离开了家但是又没有消息表明你离开了雄鹿地。我监视着东大道焦急万分。”

“你想黑骑手会不会跟这事有关—我是指甘道夫失踪的事”弗罗多问。

“除非大敌亲自出马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事能拖住他。”大步佬说“但是别放弃希望甘道夫比你们夏尔人所了解的伟大多了—你们通常只看得见他的玩笑和玩具。但我们这件事会是他最伟大的任务。”

皮平打个呵欠说“对不起我快困死了。就算有天大的危险忧虑我都得上床睡觉了要不我就会坐着睡过去。那个发神经的梅里跑到哪儿去了如果我们非得黑灯瞎火出去找他那我真要崩溃了。”

就在那时他们听到砰的一声门重重关上接着有脚步声沿走廊奔来。梅里冲了进来后边跟着诺伯。他匆匆忙忙关上房门背靠上去上气不接下气。他们惊慌地瞪了他好一会儿他才缓过一口气说“弗罗多我看不见他们了我看不见他们了黑骑手”

“黑骑手”弗罗多喊道“在哪里”

“就在这里在镇子里我在屋里待了一个钟头后来见你们没回来我便出门去散步。我之后又回来就站在灯光之外看星星。猛然间我打了个寒战感觉有个恐怖的东西正在悄悄接近马路对面有种比阴影更浓更黑的影子就在灯光所及的边缘外。它悄没声儿地一下子就溜进了暗处。我没看到马。”

“它往哪个方向去了”大步佬突然厉声问道。

梅里吓了一跳这才注意到还有个陌生人在。“说吧”弗罗多说“这是甘道夫的朋友。我等会儿再解释。”

“它似乎上了大道朝东去了。”梅里继续说“我企图跟上去。当然它差不多是立刻就消失了但我追过转角一直追到大道上最后一户人家的地方。”

大步佬惊奇地看着梅里“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但是做法很蠢。”

“我不知道。”梅里说“不过我想那既不是大胆也不是蠢。我是忍不住就好像是不知怎么被拖过去的。总之我去了然后突然间听到树丛后有人说话。有个声音在嘀咕另一个声音是低语—或是嘶嘶声。他们说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清。我没再偷偷靠得更近因为我全身都开始发抖。然后我吓得要命于是转过身正打算一口气跑回家后面就有什么扑上来接着我……我就摔倒了。”

“是我找到他的先生。”诺伯插嘴说“黄油菊先生派我拿着灯笼出去。我往下走到西大门然后又回头往上走到南大门。我刚走到比尔·蕨尼家旁边就觉得看见大道上有什么东西。我不敢说死但我觉得那像是有两个人俯身在查看什么还要把它抬起来。我喊了一声但是等我上到那里他们无影无踪只剩下白兰地鹿先生躺在路边。他看起来就像睡着了。‘我以为我掉进深水里了。’当我把他摇醒时他跟我说。他的样子怪极了我一把他叫醒他就跳了起来像只野兔似的拔腿直奔回来。”

“我虽然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但恐怕这事一点没错。”梅里说“我做了个噩梦梦到什么我记不得了。我满脑子糨糊知道自己中了什么邪。”

“我知道。”大步佬说“那是‘黑息’^[1]。那些骑手肯定是把马留在了外面然后秘密穿过南大门潜回来。他们已经见过比尔·蕨尼现在一定什么都知道了那个南方人很可能也是个奸细。今夜我们离开布理之前可能会出事。”

“会出什么事”梅里说“他们会袭击客栈吗”

“不我看不会。”大步佬说“他们尚未全数到齐。而且不管怎么说那都不是他们的行事之道。他们在黑暗且人迹罕至的地方才最强大。他们不会公然袭击一栋灯火辉煌、人来人往的房子—除非他们走投无路了然而眼前我们还有埃利阿多地区的整条长路要走他们有的是机会。但他们的力量存于恐惧当中并且已经拿捏住了一些布理人。他们会驱使那些坏蛋干些坏事蕨尼还有一些陌生人或许还包括守门人—星期一时他们在西大门跟哈里说过话当时我就在观察他们。他们离开时他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

“似乎四面八方都有敌人。”弗罗多说“我们要怎么办”

“待在这里别到你们的房间去他们肯定已经弄清了你们住在哪些房间里。霍比特人的房间都离地面很近窗户朝北。我们大家一起待在这里关好门窗。不过诺伯和我要先去拿来你们的行李。”

大步佬走了之后弗罗多跟梅里快速讲了讲晚餐后发生的一切。当大步佬和诺伯回来时梅里还在看甘道夫的信琢磨着。

“啊各位少爷”诺伯说“我已经把床单弄皱在每张床中央都塞了个长枕头。”他露齿一笑又补上一句“我还拿棕色的羊毛毡照着你的脑袋做了个样子巴金—山下先生少爷。”

皮平大笑起来。“还真惟妙惟肖啊”他说“但是等他们戳穿伪装后会出什么事呢”

“到时候就知道了。”大步佬说“希望我们能坚持到天亮。”

“各位晚安。”诺伯说然后离开去加入了守门的行列。

他们把背包和器具都堆在小客厅的地板上推了张矮椅子顶住门并关上了窗户。弗罗多朝外窥视看见夜色依旧清朗明亮的镰刀星座[2]高悬在布理山的山肩上方。他关上窗闩上里面厚重的百叶窗又将窗帘拉上。大步佬把炉火生起来并且吹灭了所有的蜡烛。

霍比特人脚对着壁炉躺在了自己的毯子上但是大步佬在顶着房门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们聊了一会儿因为梅里还有几个问题要问。

“跳过了月亮”梅里咯咯笑着一边裹好毯子“你真是够荒唐的弗罗多不过我真希望自己在场亲眼看见。这些可敬的布理人从此会谈它个一百年。”

“但愿如此。”大步佬说。他们全安静下来接着霍比特人一个接一个进入了梦乡。

[1]黑息Black Breath戒灵的有毒气息能使人受影响而病倒。—译者注

[2]北斗七星或大熊星座的霍比特名称。

第十一章 暗夜白刃

正当他们在布理的客栈准备睡觉之时黑暗也笼罩了雄鹿地雾气徜徉在各个谷地里以及白兰地河沿岸。克里克洼的房子寂静无声。小胖博尔杰小心翼翼地打开门朝外窥视。一整天恐惧在他心里愈演愈烈他既不能歇息也无法入眠—今夜的气氛叫人透不过气孕育着一种威胁。他朝着外面那片阴暗望去而就在他注视下有个黑影在树下移动大门似乎自动自发地打开又无声无息地关上。恐惧攫住了他。他缩回来有那么片刻站在厅中不住发抖。接着他关门上锁。

夜深了。小径上传来有人牵着马悄悄走近的轻响。那些人在大门外停下三个漆黑的人影进了大门像暗夜的影子匍匐过地面。一个到了屋门前另两人各据房子一角。他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如同岩石的阴影而夜在缓缓流逝。房子和寂然无声的树木似乎都在屏息等待。

树叶一阵簌簌微响远处有只公鸡啼叫。黎明前的寒冷时刻正在逝去。门前的人影动了。月黑星稀夜色沉暗剑刃锋芒乍现仿佛一道寒光脱鞘而出。但闻一声撞击声音轻但力道沉屋门一阵颤抖。

“奉魔多之名开门”一个尖锐恶毒的声音说。

又是一击屋门承受不住向后倒下木板爆裂门锁毁坏。那些黑色的人影一拥而入。

就在那时附近的树丛中响起了号角声如同山顶燃起一片火焰撕裂了黑夜。

醒醒出事了失火了敌人来了快醒醒

小胖博尔杰可没闲着。他一看见那些黑影从花园潜过来就知道自己若是不逃一定没命。他着实逃了奔出后门穿过后园越过田野。他刚抵达一哩多外最近的一户人家便瘫倒在门廊前。“不不不”他喊“不是我它不在我手里”大家费了一番工夫才听懂他在嘟囔些什么。终于他们搞清楚了一件事雄鹿地进了敌人是来自老林子的奇怪入侵。于是他们立刻行动起来。

出事了失火了敌人来了

白兰地鹿家吹起了雄鹿地的动员号角自从一百年前那个使白兰地河结冻白色狼群入侵的严酷寒冬之后这号角再没响过。

醒醒快醒醒

远方传来回应的号角。警报正向四面八方传开。

黑影从房子里逃窜而出其中一个奔逃时在台阶上落下了一件霍比特斗篷。小径上响起马蹄声汇聚成飞奔在黑暗中隆隆奔驰着远去。克里克洼四面八方都吹响了号角人声鼎沸脚步奔忙。但是黑骑手如一阵狂风疾驰到了北大门。让这群小东西吹吧索隆以后会对付他们的。此刻他们还有另一项使命现在他们知道那间房子是人去楼空魔戒不在那里了。他们踏倒大门前的看守人从夏尔消失了。

上半夜弗罗多忽然从沉睡中醒来仿佛被什么声音或鬼魂惊醒。他看见大步佬正警醒地坐在椅子上双眼映着炉火炯炯发亮—炉火有人照料烧得正旺但他纹丝不动亦无此意。

弗罗多很快又睡着了但他的梦境再次被风声与疾驰的马蹄声打扰。风似乎卷绕摇撼着屋子他遥遥听见有号角狂吹。他睁开眼睛听见客栈院子里有只公鸡在精力充沛地啼叫。大步佬已经拉开窗帘喀啷一声推开了百叶窗。第一道朦胧曙光照进房间冰冷的空气从敞开的窗户涌入。

大步佬把他们都叫起来后立即领着他们去了卧室。当他们看见卧室里的情景都很庆幸昨晚听从了他的建议窗户全被撬开窗扇摇晃窗帘被风吹得上下翻飞床被翻得一塌糊涂长枕被砍烂丢在地上棕色毡子被撕得粉碎。

大步佬立刻去找来了店主。可怜的黄油菊先生看起来睡眼惺忪又惊恐万分。他几乎整夜没合过眼他这么说但是他什么声音也没听见。

“我这辈子就没碰到过这样的事”他吓得高举双手喊道“客人没法睡在床上上好的枕头全给糟蹋了我们这是撞上了什么世道”

“黑暗的世道。”大步佬说“不过眼前你摆脱我们之后还可以安定一阵子。我们会马上出发。别管早餐了我们站着吃点喝点就行。我们会在几分钟内收拾好。”

黄油菊先生急忙赶去看他们的马是否备好同时给他们弄“一口”吃的来。但他很快就回来了惊慌失措。小马全不见了马厩的门在夜里全被打开马全跑了不只梅里那些小马那里别的马匹和牲口也一概不见了。

弗罗多被这消息击溃了。他们怎么可能指望在骑马敌人的追捕下凭借双脚走到幽谷只怕登月也不过如此。大步佬默然坐了片刻盯着霍比特人看仿佛在掂量他们的力量和勇气。

“要逃过骑手小马帮不了我们”他终于开口说若有所思仿佛猜到了弗罗多的想法“我打算走的那些路步行也不会慢多少。无论何时我自己一直都是步行。我担心的是食物和存粮。从这里到幽谷除了自备的食物我们不能指望找到任何吃的。我们还必须多带存粮因为路上有可能耽搁还有可能被迫绕道远离正途。你们准备背多少”

“要背多少就背多少。”皮平心情沮丧但硬是装得比外表看起来或感觉上更强悍。

“我可以背上两人的分量。”山姆不服输道。

“黄油菊先生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弗罗多问“我们难道不能在村里找两匹小马哪怕就一匹只驮东西也好啊估计我们不能雇用它们但还可以买下来。”他补充说心里有些怀疑不知道自己买不买得起。

“恐怕不行。”店主沮丧地说“布理就那么两三匹可骑的小马都养在我的马厩里它们全都跑了。至于别的牲口用来拉车之类的大马小马在布理也没几匹并且肯定是不卖的。不过我尽力而为。我会把鲍伯叫起来派他尽快到处找找。”

“好。”大步佬勉强说“你最好就这么办。恐怕我们得弄到至少一匹小马。但这么一来我们就压根别指望尽早动身悄悄离开了这跟大张旗鼓出发没两样。毫无疑问这也是他们计划的一环。”

“起码还有一丁点安慰”梅里说“我希望不止一丁点—我们等的时候可以坐下来好好吃顿早饭。找诺伯来”

结果他们推迟了三个多钟头才动身。鲍伯回来报告说不管是凭人情还是靠花钱街坊邻居当中都弄不到马匹或小马—只有比尔·蕨尼家有一匹或许

肯卖。“那是一匹可怜的饿得半死的老牲口。”鲍伯说“但比尔·蕨尼是什么为人我可清楚得很。他既然知道你们的处境起码会要那匹马所值三倍的价钱才肯出售。”

“比尔·蕨尼”弗罗多说“这当中会不会有诈那牲口会不会驮着我们的全部家当跑回他家或帮他跟踪我们之类的”

“很难说。”大步佬说“不过我无法想像有任何牲口在摆脱他之后还肯跑回他家去。我猜这只不过是好心的蕨尼先生的马后炮就是找个办法从这件事情中再捞一笔好处。主要的危险是那可怜的牲口很可能离死不远了。可是也没别的选择了。他开多少价钱”

比尔·蕨尼要价十二银元那的确是这一带一匹小马所值价钱的三倍。事实证明那是匹骨瘦如柴、营养不良、无精打采的马不过模样看着倒还不至于马上倒毙。黄油菊先生亲自付了那笔钱同时另外又给了梅里十八银元赔偿那些丢失的小马。他是个老实人按布理的标准也是个有钱人但三十银元对他来说依然是一笔挺心痛的损失而被比尔·蕨尼讹诈更是令这损失难以忍受。

不过事实是善有善报。人们后来发现其实只有一匹马被偷其余的不是被赶跑就是被吓跑了人们发现它们在布理各个角落游荡。梅里的那群小马一起逃跑由于悟性好去找胖墩儿结果辗转到了古冢岗。于是它们被汤姆·邦巴迪尔照顾了一阵子养得膘肥体壮。随后当布理发生的事传到汤姆耳中他便把这些小马送回给黄油菊先生如此一来店主等于是以相当划算的价钱买到了五匹好马。在布理它们必须工作得更辛苦些但是鲍伯把它们照顾得很好。因此总的来说它们很幸运避免了一趟黑暗又危险的旅程。但它们也从未到过幽谷。

然而当时黄油菊先生只知道他的钱横竖是一去不返了而且他还有别的麻烦。因为其余的客人被吵醒听说客栈遭到了袭击立刻起了极大的骚动。那些南方旅客丢了好几匹马无不大声责骂店主直到大家发现他们当中有一人在夜里不见了不是别人正是比尔·蕨尼的那个斜眼伙伴。大家立刻怀疑起他来。

“如果你们结交了个偷马贼还把他带到我家来”黄油菊愤怒地说“你们就该自负一切损失别冲我大呼小叫。快去问问蕨尼你们那位帅哥朋友哪里去

了”结果发现他谁的朋友也不是谁也想不起来他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这伙人的。

吃过早餐后霍比特人不得不重新打包他们现在预备要走更长的路得为此收拾更多的补给品。等到他们终于动身时已经快要十点了。那时整个布理已经兴奋得人声鼎沸。弗罗多消失的把戏黑骑手的出现马厩的被盗更别提还有游民大步佬入伙那帮神秘霍比特人的消息。这一整套精彩故事可够在平淡岁月里流传多年的。绝大多数布理和斯台多的居民甚至还有许多从库姆村和阿切特赶来的人都挤在路边目送这群旅人出发。客栈中其他的客人也要么站在门口要么从窗户探出头来张望。

大步佬已经改了主意决定走大路离开布理。任何出发后立即进入乡野的尝试都只会让事态变得更糟起码会有一半的居民尾随他们看看他们打算干什么并阻止他们侵入自己的田地。

他们跟诺伯和鲍伯说再见跟黄油菊先生告别时再三道谢。“等世道再升平和乐的时候希望我们后会有期。”弗罗多说“我觉得再没有比在你这里平平静静住上一阵子更美的事儿了。”

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迈步出发心情焦虑又沮丧。路旁的面孔并非都友善喊的也不都是好话。但是大多数布理人似乎挺敬畏大步佬他朝谁一瞪谁就闭上嘴溜了。他跟弗罗多走在前头接着是梅里和皮平最后是山姆牵着马因为他们不忍心所以只给它驮了一部分行李而它看起来也已经不那么垂头丧气似乎挺高兴自己的命运有了转机。山姆正若有所思地啃着一个苹果。他有个口袋里塞满了苹果是诺伯和鲍伯送给他的临别礼物。“行路嚼苹果歇下抽烟斗。”他说“但我想要不了多久我就会怀念这两样东西了。”

他们经过时有人影好奇地从门里窥视也有人头从墙上和围篱后探出霍比特人对这些一律不加理会。但是当他们接近镇子另一端的大门弗罗多看见一道浓密的树篱后方有栋黑乎乎的破房子那是镇上的最后一户人家。他瞥见一扇窗后有张长着狡猾斜眼的黄面孔但那张脸一闪而逝。

“那个南方人原来就躲在那里”他想着“他长得更像个半兽人。”

树篱那边还有个人大剌剌地瞪着他们。他长着两道浓眉和一双蔑视人的黑眼睛大嘴边挂着讥笑。他抽着一根黑色的短烟斗。见他们走近他从嘴里取下烟斗朝地上吐了口痰。

“早啊长脚佬[1]”他说“这么早就上路终于找到朋友啦”大步佬点点头没出声。

“早啊我的小朋友们”他对其他人说“我猜你们知道这一块儿上路的是谁吧那是干啥都没长性的大步佬不骗你们我还听过些更难听的名儿呢。今晚小心了还有你小山姆别虐待我那匹可怜的老马呸”他又吐了口痰。

山姆迅速转身说“而你蕨尼别让我再见到你那张丑脸免得挨揍。”说罢手一抖一个苹果快如闪电脱手飞去比尔缩头不及苹果不偏不倚正砸在鼻子上树篱后爆出一串咒骂。“白费了我一个好苹果。”山姆颇感遗憾地说迈着大步走开了。

他们终于把村子甩在了后头。那支由小孩和游手好闲者组成的护送队伍跟着他们也跟累了在南大门那儿就回了头。穿过南大门他们继续沿着大道走了几哩。大道在绕过布理山脚时拐向左转回原来朝东的走向接着它开始快速下坡进入林木繁茂的乡野。在他们左边布理山比较平缓的东南山坡上可以看见斯台多的一些房子和霍比特洞府大道北边远处的深洼地里有缕缕上升的炊烟表明了库姆村的位置阿切特则隐藏在更过去的树林里。

他们沿着大道走了一段下坡路等到布理山那高大的褐色山丘被抛在身后便遇到了一条向北转的狭窄小道。“我们就从这儿离开大道隐匿行踪。”大步佬说。

“我希望这不是啥‘捷径’。”皮平说“上次我们抄捷径穿过森林差点大祸临头。”

“啊但那时候你们没带我一起走啊。”大步佬大笑说“我的捷径无论长短都不会错。”他朝大道前后张望了一眼视野内不见有人于是他迅速领着大家走下了林木茂密的山谷。

他们不熟悉这片乡野因此对他的计划只能了解到这种程度先朝阿切特走但要靠右从它东边经过然后尽可能径直越过荒野朝风云顶山丘走。一切顺利的话他们这么走可以省去大道所绕的一大段弯路—大道再往前就向南弯以避开蚊水泽。当然如此一来他们就必须穿过沼泽本身而大步佬对沼泽的形容可不怎么鼓舞人心。

不过此刻他们步行得还算愉快。其实若不是昨夜那些事儿闹得人心绪不宁他们会很享受这段旅程觉得胜过先前任何一程。阳光灿烂天气晴朗却不炎热。山谷中的树木依旧枝叶繁茂色彩缤纷并且似乎宁静又祥和。大步佬领着他们沉稳自信地在众多交错的小径间择路前行不过倘若叫他们自己走他们一定很快就会迷路。他采取的路线好似漫无目的曲折重叠以摆脱任何可能的追踪。

“比尔·蕨尼肯定留心了我们是从哪里离开大道的。”他说“但我认为他不会亲自来跟踪我们。他虽说挺了解附近这整片地区但他知道自己在树林里不是我的对手。我担心的是他会告诉别人。我猜他们离得并不远。如果他们认为我们是去了阿切特那就再好不过。”

不管是因为大步佬的本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使然一整天下来两脚的除了飞鸟四脚的除了一只狐狸和几只松鼠外他们没看见也没听见任何其他生物的踪迹和声音。第二天他们开始稳步朝东前进一切依旧安静平和。在离开布理的第三天他们出了切特森林。自从离开大道后地势便逐步下降现在他们进入了一片宽阔平坦的乡野路比之前难走得多了。他们已经远离布理地区的边界来到了无路可循的旷野正一路接近蚊水泽。

如今地面变得潮湿起来多处有泥沼还不时遇上水塘大片大片的芦苇和灯芯草中躲满了啁啾不停的小鸟。他们必须小心择路好既不弄湿脚又不偏离正路。起先他们走得还算快但越往前走他们的速度就越慢行程也变得险象环生。沼泽变幻莫测即使是游民都找不到固定的路径通过这些不断变动的沼泽。蚊虫开始折磨他们空中布满了细小蚊蚋组成的云团钻入衣袖和裤脚往上爬还钻进头发里。

“我就要被活活吃掉了”皮平喊“还‘蚊水’呢蚊子比水还多”

“它们没有霍比特人可吃的时候靠什么活命啊”山姆抓着脖子问。

他们就在这荒凉又可厌的乡野里度过一天惨不堪言。宿营的地点潮湿、冰冷十分不舒服。咬人的蚊虫也不容他们入睡。芦苇和高密的草丛中还有其他令人憎恶的生物出没听声音像是跟蛐蛐沾亲带故但是邪恶得多。它们有成千上万只在四面八方吱咯吱嘎整晚尖叫个不停霍比特人听得几乎要发狂。

隔天也就是第四天情况稍微好转但夜里差不多同样痛苦不堪。虽然那些吱咯吱嘎虫山姆如此称呼它们已经被远抛在后但是蚊蚋仍旧对他们穷追不舍。

弗罗多躺在那儿十分疲惫却睁着眼睡不着。他感觉遥远的东方天际似乎亮起一道光稍纵即逝重复多次。那不是曙光时间离天亮还早得很。

“那是什么光”他问大步佬。大步佬已经起身正站着凝视前方的黑夜。

“我不知道。”大步佬答道“太远了看不清楚。看起来像是从山顶迸出的闪电。”

弗罗多再次躺下但过了好一阵子他仍看得见那一道道白色闪光以及大步佬的高大黑影映衬着闪光静默又警惕地伫立。最后他还是睡着了但睡得很不安稳。

第五天他们没走多远就将最后一片零星布有水塘与芦苇的沼泽甩在了背后。面前的地势又开始逐渐上升这时远处东方已经可见一线起伏的丘陵当中最高的一座山在那一线的右端跟其他山岗稍稍分开。它顶端呈圆锥形峰顶略显平坦。

“那就是风云顶。”大步佬说“我们早就离开的古大道在右边通往它的南侧从它山脚下不远处经过。如果我们朝它直走大概明天中午可以到。我想我们最好这么做。”

“你的意思是”弗罗多问。

“我的意思是等我们真到了那里不知道会遇上什么。它就在大道边上。”

“但是我们肯定有希望在那里找到甘道夫吧”

“不错但是希望渺茫。如果他真走这条路他有可能没经过布理因此他也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动向。总之除非走运我们差不多同时到达否则我们一定会错过彼此不管是他还是我们都不宜在那地久留太不安全。那些骑手既然没在荒野里找到我们就很可能亲自前往风云顶。那里视野开阔四面八方尽收眼底。其实我们站在这里这片乡野有许多飞禽走兽都能从那座山顶上看见我们。不是所有的鸟类都可靠何况还有比它们更邪恶的奸细。”

霍比特人焦虑地望着远处的丘陵。山姆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害怕会见到目光锐利又不怀好意的鹰隼在头顶盘旋。“大步佬你真让我觉得无依无靠心里发毛。”他说。

“你怎么打算”弗罗多问。

“我想”大步佬慢慢答道仿佛自己也没什么把握“我想我们最好从这儿尽可能笔直朝东往那道丘陵而不是往风云顶走。在那边山脚下我知道有一条小径可以领我们从风云顶的北边上去那么走比较隐蔽。然后有什么我们就见什么了。”

那一整天他们都在跋涉直到傍晚提前降临寒气来袭。大地变得更加干燥贫瘠不过迷雾和沼气都被抛在了后方笼罩了沼泽。几只凄怆的鸟儿尖声悲鸣直到一轮红色的夕阳缓缓沉入西边的阴影一片空旷死寂随即笼罩了大地。霍比特人想起了远方的袋底洞想起了落日的柔和余晖透过那讨人喜欢的窗户照进屋子的情景。

夜幕降临时他们遇到了一条从丘陵蜿蜒而下没入黏滞沼地的小溪。趁着最后一点天光他们沿着溪岸往上走等到终于在溪边几棵矮小的桤树下扎营天已经全黑了。前方荒秃无树的丘陵映衬着昏暗的天空隐隐可见。这夜他们设了岗哨而大步佬似乎整夜没睡。月亮快圆了在上半夜给大地蒙上了一层清冷灰白的光。

第二天早晨日出之后他们旋即出发。空气犹如结霜天空是晴朗的淡蓝色。霍比特人感觉精神焕发仿佛一夜安睡未被打扰。他们已经逐渐习惯吃得少却走得—吃得少到要是照着夏尔的标准来看他们恐怕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皮平表示弗罗多看起来有以前的两倍大。

“才怪。”弗罗多说一边束紧皮带“尤其是考虑到我其实掉了不少肉。我希望这消瘦过程不会没完没了否则我就要变成幽灵了。”

“别说这种话”大步佬马上说急切认真得让大家吃了一惊。

丘陵更近了。它们连成一道起伏的山脊常常上升到近千呎高又不时降低形成较低的裂隙或隘口通往山那边的东边地区。沿着山脊的顶部一线霍比特人可以看见长满青草的断壁残沟那些裂隙中仍屹立着古时垒砌的岩石

遗迹。傍晚时分他们抵达了西坡的山脚便在那里扎营。这夜是十月五日他们离开布理已经六天了。

早晨他们发现了自离开切特森林后第一条清晰可辨的小径。他们向右转沿着小径往南走。它行进的路线很巧妙似乎专挑尽可能避开视线的位置走既不让头上的山顶看见也不让西边的平原看见。它潜入小山谷紧靠着陡峭的堤坡而行。当它穿过谷中比较平坦或开阔一点的地方时便有成排的巨石或开采劈出的大石掩蔽着旅行者几乎像道树篱。

“我很好奇是谁开辟了这条小径目的何在。”梅里说那时他们正沿着这样一条路走身旁的石头异常巨大一块接一块排得相当密。“我不敢说我喜欢这好像—呃好像有尸妖的古冢岗那模样。风云顶上有古冢吗”

“没有。风云顶上没有古冢这片山岗上全都没有。”大步佬回答说“西方人类并不住在这里不过他们后来曾在这些山上抵抗来自安格玛的邪恶。这条路是为了方便那些沿墙所设的堡垒而开辟的。但是在很久以前北方王国建立的初期西方人类在他们称为阿蒙苏尔的风云顶山上建了一座巨大的瞭望塔。那座塔被烧毁坍塌了如今只余一圈残垣就像一顶戴在这古老山头上的粗糙王冠。然而它曾经美丽高拔。据说在‘最后联盟’[\[2\]](#)的年代埃兰迪尔曾站在这塔上等候吉尔-加拉德从西方前来。”

霍比特人都盯着大步佬。看来他不但熟知荒野中的路径还熟知古老的传说。“谁是吉尔-加拉德”梅里问可是大步佬没有回答似是陷入了沉思。突然间有人低声喃喃道

精灵王吉尔-加拉德

诗琴仍为他把哀歌传唱

他的王国东起高山西至海洋

最后的乐土任人徜徉。

他的佩剑锐长枪矛锋利

他的战盔醒目闪亮

他的银盾映照
穹宇无垠群星煌煌。

多年前他纵马出征
如今何在无人能明
他的命星陨落
落入魔多翳影掩蔽。

众人大为惊讶地转过头因为出声的是山姆。

“别停啊”梅里说。

“我就知道这几句。”山姆一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说“是我小时候跟比尔博先生学的。他知道我总爱听精灵的故事常常讲那样的故事给我听。亲爱的老比尔博先生博览群书我能识字也是他教的。他还会写诗。我刚才念的诗就是他写的。”

“那不是他编的。”大步佬说“那是一首诗歌的片段原诗是古语写成名为《吉尔-加拉德的陨落》。比尔博一定把它翻译出来了。我竟然不知道。”

“还有好多呢。”山姆说“都跟魔多有关。那部分让我打哆嗦我就没学。我从没想过自己会亲自去那地方”

“去魔多”皮平喊道“我希望不至于到那个地步”

“别那么大声地说这个名字”大步佬说。

他们走近小径南端时已近中午在十月那浅淡又清朗的阳光下他们看见前方有道灰绿的陡坡像桥梁一般往上通到山的北坡。他们决定趁着天光敞亮时一鼓作气爬上山顶。隐蔽已不可能他们只能祈祷没有敌人或奸细正在观察。山上看不出任何动静。如果甘道夫在这周围某处也未露出任何迹象。

他们在风云顶的西侧找到一处隐蔽的洼地洼地底部有个长满茂盛青草的碗状小山谷。他们将山姆和皮平留下来看守小马与背包行囊另外三人继续前进。辛苦攀登了半个钟头之后大步佬上了山顶弗罗多和梅里随后跟上累得气喘吁吁。最后一段是岩石坡非常陡峭。

正如大步佬所言他们在山顶上发现好大一圈古代岩石建筑的遗迹如今倾颓于地被经年的野草所覆盖。不过在圆圈中心有个残石垒起的石堆。那些岩石都变黑了仿佛被火烧过。黑石周围的草地连根烧毁整个圆圈之内的草都被烧得焦枯仿佛大火曾席卷山顶。但是目力所及不见任何活物。

他们站在这圈废墟的边缘居高临下四面八方辽阔的景象尽收眼底大多数地方空旷又单调只是南边远处有几片树林再过去则散布着点点水光。在他们脚下的南面山坡下古大道像一条丝带从西而来蜿蜒起伏直至消失在东边一道隆起的黑色高地之后。大道上毫无动静。他们顺着大道向东放眼望去映入眼中的是高耸的迷雾山脉最近处的山麓丘陵呈暗棕色后方屹立的山体高一些呈灰色再过去则是高耸的白色尖峰刺入云间闪烁着微光。

“好啦我们到了”梅里说“这儿看起来真是乏味无趣既没水又没掩蔽。而且没有甘道夫的踪迹。不过我不怪他没等我们如果他真来过的话。”

“恐怕来过。”大步佬说若有所思地打量四周“就算他比我们晚一两天到布理他也能比我们先到这儿。情况紧急时他能疾驰如风。”突然他弯腰去看那个石堆最上面的一块石头。它比其他石头平整也白一些仿佛逃过了那场大火。他拿起石头拨弄着翻来覆去地察看。“这石头是最近放上去的。”他说“这些记号你们看像什么”

在石头朝下平坦的那面弗罗多看见几道划上去的痕迹。“这里似乎是一竖一点然后又有三竖。”他说。

“左边那一竖加上那两道细枝可能是如尼文的G。”大步佬说“这可能是甘道夫留下的记号不过没人能肯定。这些划痕很细看着也确实很新。但是这记号有可能表示完全不同的意思并且跟我们毫不相干。游民也用如尼文他们有时候也会来这里。”

“如果真是甘道夫划的它们会是什么意思呢”梅里问。

“要我说”大步佬回答“它们表示G3是甘道夫十月三日人在的意思那已经是三天之前了。这也显示他很匆忙危险迫在眉睫因此他没有时间或不敢写下任何更详尽、更直白的信息。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必须小心了。”

“不管这些记号可能是什么意思但愿我们能确定这是他划的。”弗罗多说“无论他在我们之前还是之后只要知道他也在这条路上就是莫大的安慰。”

“也许”大步佬说“不过我相信他来过这里并且遇上了危险。这里曾经被火烧过现在我想起三天之前的夜里我们曾在东边天际见过闪光。我猜他在这山顶上遭到了袭击但是结果如何我无法判断。他已经不在那里了现在我们得自己照顾自己竭尽所能设法走到幽谷。”

“幽谷有多远”梅里问疲倦地环顾四方。从风云顶看出去世界辽阔又荒凉。

“布理东边一天路程的地方有个‘遗忘客栈’我不知道过了那里之后大道是否曾经用哩来衡量过。”大步佬答道“目前有人说也是有人说否。这是条奇怪的路人们能走到旅途终点就很开心管他时间是长是短。但我知道天气良好、不出岔子的话我自己走要花多长时间从这里走十二天可以到达布茹伊能渡口那是大道跟幽谷流出来的响水河交叉的地方。不过我认为我们不能走大道所以眼下至少还有两星期的路要走。”

“两星期”弗罗多说“两星期能发生好多事啊。”

“不错。”大步佬说。

他们在山顶的南缘附近默然站了一会儿。在这荒凉之地弗罗多第一次完全意识到自己无家可归身陷险境。他满腔苦涩多么希望命运将他留在他钟爱的宁静夏尔。他瞪着下方那条可恨的大道它往回通往西边—通往他的家乡。突然间他发觉有两个黑色的斑点正沿着大道缓慢朝西移动再仔细看他看见有另外三个正悄悄向东来与那两个会合。他叫了一声一把抓住大步佬的手臂。

“看”他说指着下边。

大步佬立刻扑倒在石圈的断墙后拉弗罗多趴在他身边。梅里也跟着趴倒在旁。

“怎么了”他轻声问。

“我不知道但恐怕最坏情况出现了。”大步佬答道。

他们又慢慢爬回石圈边缘从两块断石间的裂缝朝外窥探。天光不再明亮晴朗的早晨已经淡去从东边悄悄涌来的云此刻遮蔽了开始西沉的太阳。他们全都能看见那些黑色斑点但不管弗罗多还是梅里都无法准确辨出他们的外形。然而他们心里隐隐明白在下方地面山脚远处的大道上黑骑手正在会师。

“没错”大步佬说他眼力比他们敏锐让他确证无疑“敌人已经到了”

他们蹑手蹑脚匆忙滑下北边山坡去找同伴们。

山姆和佩里格林并未闲着。他们已经探查了这个小谷地和周围的山坡在不远的坡上找到一股清澈的泉水旁边还有最多一两天前留下的脚印。就在小山谷中他们发现有人新近生过火还发现了其他匆促扎营的痕迹。在山谷边缘最靠近山岗处有一些落石。山姆发现落石后面整齐码放着一小堆木柴。

“不知道老甘道夫是不是在这里待过。”他对皮平说“不管这堆柴是谁放的那人看来是打算回来。”

大步佬对这些发现非常感兴趣“要是我刚才先等等亲自把这附近的地面都探查一遍就好了。”他说着匆忙赶往泉水边去察看那些脚印。

“我就怕会这样”他回来后说“那片松软土地上的痕迹都被山姆和皮平踏坏或弄乱了。最近有游民来过这里石头后面的木柴是他们留下的。但另外还有几处更新的痕迹不是游民留下的。至少有一对脚印是厚重的靴子踩出来的就在一两天之前至少一对。我现在无法断定不过我想有许多穿靴子的人来过。”他住了口站在那里苦思。

每个霍比特人的脑海中都浮现出了那些披着斗篷穿着靴子的骑手。如果那些骑手已经发现了这个小山谷那么大步佬越快领他们到别处就越好。山姆得知敌人就在大道上离此只有几哩此时十分反感地打量着这处洼地。

“大步佬先生难道我们不该尽快离开”他不耐烦地问“天快黑了我不喜欢这个洞不知为啥它让我的心直往下沉。”

“对我们肯定得马上决定要怎么办。”大步佬答道抬头望天斟酌着时间和天气“这么说吧山姆”他最后说“我也不喜欢这个地方。但要在天黑前能走到我想不出任何更好的地方。至少我们现在还没被发现但如果我们行动就非常可能被奸细看见。我们能做的只有立刻尽全力返回北方到这一脉丘陵的这一侧那里的地形跟这里差不多。大道已经遭到监视如果我们想到南边的树林里找掩护就必须穿过它。而过了这片丘陵大道北边连续数十哩都是光秃不毛的平地。”

“那些骑手能看得见吗”梅里问“我的意思是他们似乎通常不用眼睛看而是用鼻子嗅我们—如果‘嗅’这个说法确切的话—至少在白天是这样。可是你刚才看见他们在底下时要我们都趴下现在你又说如果我们移动会被看见。”

“在山顶上时我太大意了。”大步佬回答“我急于找到甘道夫的踪迹但我们三人上去在那儿站那么久实属错误之举。因为那些黑马看得见那些骑手还能利用人类和其他生物当奸细就像我们在布理发现的那样。他们自己不像我们看不见这光明的世界但是我们的身影会把影子投进他们的脑海这只有正午的太阳能破坏。然而在黑暗中他们能察觉到许多我们无从察觉的迹象和形状那时他们是最可怕的。无论何时他们都能嗅到鲜活生灵的血的气味对这气味既渴望又痛恨。除了视觉和嗅觉他们还有其他知觉。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存在—我们一到这里还没看见他们就感到心烦意乱而他们会更强烈地感觉到我们的存在。还有”他补充说声音低到犹如耳语“魔戒吸引着他们。”

“那么无路可逃了吗”弗罗多说狂乱地环顾四周“如果我行动我会被看见、被追捕如果我不动又会吸引他们来抓我”

大步佬伸手搭住他的肩膀。“仍然有希望。”他说“你不是孤身一人。就让我们把这些备好生火的木柴当作一个征兆吧此处既无掩护也无险可御但火可弥补这二者的不足。索隆能把火用于邪恶之途—万物他都能—但这些黑骑手讨厌火并且惧怕那些用火的人。在荒野中火是我们的朋友。”

“也许吧。”山姆咕哝着“依我看这也等于是在大喊大叫‘我在这儿’”

他们下到小山谷最低也最隐蔽的角落在那里生火预备晚饭。暮色开始降临天也越来越寒冷。他们突然觉得饥肠辘辘因为从早餐后他们就没吃过任何东西但是他们只敢吃一顿俭省的晚餐。前方的大地除了鸟兽一片空空荡荡是被这世间所有种族遗弃的荒芜之地。游民有时候会越过丘陵经过该处但他们人数很少也从不停留。其他的漫游者十分罕见而且都是邪恶的种类食人妖偶尔会迷路从迷雾山脉北边的山谷中游荡出来。只有大道上会见到旅人最常见的是矮人他们沿着大道匆匆赶路忙着去办自己的事对陌生人既不给予帮助也甚少有什么话说。

“我真不知道这些口粮怎么能维持到最后。”弗罗多说“过去几天我们吃得很省今晚这顿也只是凑合但如果还要走上两星期甚至更久那我们已经吃掉的分量就太多了。”

“野地里有食物。”大步佬说“莓果、薯根、野菜都可以吃必要时我还有些打猎的本事。在冬天来临之前你们不必担心挨饿。但是采集和猎捕食物是个耗时又累人的活儿而我们还要赶路。因此勒紧你们的腰带想想埃尔隆德家的盛宴多么有盼头吧”

夜色渐浓天也越来越冷。从小山谷边缘往外望除了一片迅速融入黑影的苍茫大地什么也看不见。头顶的天空恢复了晴朗慢慢布满了闪烁的星星。弗罗多和伙伴们裹上所有的衣服与毯子蜷缩在火堆周围。但是大步佬只裹着一件斗篷坐得稍微远点若有所思地抽着烟斗。

当夜幕降临火光开始照得四周灿亮时他开始给他们讲故事好让他们不去想可怕的事。大步佬知道许多很久以前的历史和传说关于精灵和人类关于远古时代那些善与恶的事迹。他们都好奇他有多大岁数还有他这些学问都是从哪儿学来的。

当他讲完一个关于精灵王国的故事暂时停下来时梅里突然说“给我们讲讲吉尔-加拉德的故事吧。你之前说的那首古老的诗歌你还知道其余的部分吗”

“我的确知道。”大步佬回答“弗罗多也知道因为它跟我们息息相关。”梅里和皮平看向弗罗多而他正目不转睛盯着火堆。

“我只知道甘道夫告诉我的一小部分。”弗罗多慢慢说“吉尔-加拉德是中洲最后一位高等精灵王。吉尔-加拉德在他们的语言里是星光的意思。他和

精灵之友埃兰迪尔一同去了—”

“别说”大步佬打断他说“大敌的爪牙就在附近我想现在不宜讲述这个故事。如果我们能闯过危险到达埃尔隆德之家你们可以在那里听到完整的故事。”

“那跟我们说些别的古代故事吧”山姆恳求道“讲个衰微时代以前的精灵故事。我实在很想多听点精灵的故事这周围的黑暗逼得人喘不过气来。”

“那我就给你们说说缇努维尔的故事”大步佬说“只简单说说—因为故事很长结局也无人知晓。如今除了埃尔隆德已经没有人还确切记得它在古时是怎么讲述的了。这是个美好的故事尽管它跟中洲所有的故事一样十分悲伤但它或许能让你们心情振奋。”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不是开始讲而是轻柔地唱了起来

木叶长蔓草绿

野芹花采采苍苍

林中若有微光

幽暗里闪烁明星。

和着天籁笛声

缇努维尔翩然起舞

星光掩映在她的秀发

点缀着裙裾晶莹。

冷冷山巅下来了贝伦

迷失徘徊林下

精灵河水滔滔

水之涯他踯躅郁郁。

蔓草间他寻寻觅觅

忽见金色花朵

点缀伊人袖口与披纱

飘飞乌云秀发。

命定跋涉山野虽久

却因迷醉疲惫全消

倏忽迅捷他拔足疾赶

握在掌心只有月光皎皎。

精灵家园的密林中

飘忽轻盈她翩然远逝

留下贝伦踽踽夷犹

在寂静林中侧耳谛听。

他经常听见飘然跫音

如椴叶一般轻盈

袅袅乐声来自地底

在悠悠空谷回荡。

如今野芹枯黄

落木萧萧

山毛榉木叶零落

在荒凉林间飞扬。

林深叶落无人履及

他徘徊四方将伊人寻觅

明月明霜天重

漫天星汉瑟瑟而抖。

远方一座高岗上

月光下她的披风闪烁

脚边萦绕轻雾如银

随着舞步微微颤动。

严冬已尽伊人重临

歌声如云雀翻飞春雨润物

如消融春水琤鸣吟

引领春天骤临。

他看见精灵花朵

盛放伊人足边

他渴望且歌且舞

在芳草地上伊人身旁。

她再次躲避他紧追不停

缇努维尔缇努维尔
他呼唤伊人精灵之名
于是她驻足聆听。
他的声音仿佛咒语
命运主宰了缇努维尔
贝伦上前将她拥抱
臂弯中缇努维尔闪烁晶莹。

她的长发如云飘映
贝伦凝视她的双眸
他看见穹苍星空
伊人眼中流转盈盈。
秀美的精灵缇努维尔
永生的少女蕴含睿智
长发飞掠在贝伦身旁
双臂如银将他轻拥。

一双伴侣走上命定之途
翻越幽岩巉崖荒凉冰冷
走进铁石深殿黑暗门户
密林隐暗犹如末日。

隔离之海将他俩分离

最后仍再相聚

多年前他俩远去凡尘

隐逸林中无忧和鸣。

大步佬叹口气停下来过了一会儿才重新开口说“这首歌的体裁精灵称之为安—森那斯很难转译成我们的通用语我唱的只是它的粗略余韵。它说的是巴拉希尔之子贝伦和露西恩·缇努维尔的相遇。贝伦是个凡人但露西恩是世界早期中洲的精灵王辛葛的女儿。她是有史以来这世界所有的儿女中最美的一位姑娘。她美好犹如北境迷雾上空的繁星脸庞闪耀着光辉。在那段年日里先代大敌盘踞在北方的安格班魔多的索隆那时只不过是他一个臣仆。西方的精灵回到中洲向先代大敌发动战争要夺回被他偷走的精灵宝钻而人类的祖先与精灵并肩抗敌。然而大敌获胜巴拉希尔被杀但贝伦逃过一劫冒着极大的危险翻过恐怖山脉进入了尼尔多瑞斯森林中辛葛统治的隐匿王国。就在含有魔力的埃斯加尔都因河边他看见露西恩在一片林间空地上歌唱起舞。他给她取名缇努维尔在古语中这是夜莺的意思。后来他们遭遇了许多悲伤坎坷分离了许久。缇努维尔从索隆的地牢中救出了贝伦他们一同历经重重危险连先代大敌也掀下王座从而自他的王冠上取下了三颗精灵宝钻之一。他要将这世间最灿烂的珠宝作为迎娶露西恩的聘礼交给她父亲辛葛。可是贝伦最后被来自安格班大门的巨狼咬死他在缇努维尔的怀中断了气。她则选择成为凡人将来要死亡离开这世界好让自己或能追随他。歌谣中说他们在隔离之海彼岸重逢之后有一段短暂的时间他们死而复生重回世间在绿色森林中生活然后他们一同逝去在很久以前就越过了世界的范围一去不返。因此精灵一族当中惟独露西恩·缇努维尔是真正死亡离开了这个世界精灵失去了他们钟爱的女郎。但是古时精灵王族的血脉由她传到了人类当中。露西恩的后代子孙仍然在世据说她的血脉将永不断绝。幽谷的埃尔隆德就属于那一族因为贝伦和露西恩生下了辛葛的继承人迪奥而迪奥的女儿、‘白羽’埃尔汶嫁给了埃雅仁迪尔他将精灵宝钻戴在额上驾船冲破世界的迷雾抵达穹苍之海。而努门诺尔也就是西方之地他们的诸王便是埃雅仁迪尔的子孙。”

当大步佬说话的时候霍比特人一直注视着他那张被柴火的红光微微照亮、显得异常热切的面庞。他的眼睛炯炯发亮声音深沉又浑厚。在他头顶

是繁星满布的墨黑天空。突然间一片淡淡的亮光染上了他背后风云顶的山头。渐盈的月亮正慢慢爬到遮蔽他们的山岗之上山顶上空的繁星黯然失色。

故事结束了。几个霍比特人挪挪身子伸展手脚。“看”梅里说“月亮出来了一定不早了。”

余人纷纷抬头仰望。而就在他们仰望时他们看见升月的微光映出山顶上一个小而黑的东西。它或许只是一块大石头或一块突出的山岩被浅淡月光衬托了出来。

山姆和梅里起身离开了火堆旁。弗罗多和皮平仍旧沉默坐着。大步佬专注地观察着山顶的月光。万籁俱寂但弗罗多感觉到大步佬一停止说话便有一股冰冷的恐惧悄悄爬上了自己心头。他朝火堆缩得更近一些。就在那时山姆从小山谷边缘奔了回来。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但是我突然间觉得害怕。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出这个山谷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正蹑手蹑脚爬上坡来。”

“你看见什么了吗”弗罗多跳起来问。

“少爷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我也没停下来去看。”

“我看了一些东西”梅里说“或者我认为我看见了—在西边远处山影之外月光照着平原的地方我觉得有两个或三个黑影似乎正朝这边过来。”

“你们靠近火堆脸都朝外”大步佬喊道“手里拿上长一点的木柴”

他们背对着火堆坐着沉默又警惕有段时间大气也不敢出各自凝视着环绕他们的阴影。什么也没发生。夜色中没有任何动静。弗罗多动了动觉得自己非得打破这沉默不可他渴望出声大喊大叫。

大步佬低声说“嘘”与此同时皮平抽了口冷气说“那是什么”

就在小山谷的边缘外在风云顶的对侧他们感觉到—而不是看见—有个阴影升起一个或不止一个。他们瞪大眼睛阴影似乎在长大。情况很快便确凿无疑有三或四个高大的黑色人影站在山坡上居高临下俯瞰着他们。那些人影极黑看上去就像是在他们背后的浓重暗影中戳出的黑洞。弗罗多觉得

自己听见了微弱的嘶嘶声犹如毒蛇的呼吸并感觉到一股尖锐刺骨的寒冷。接着那些人影开始缓慢前进。

惊恐压倒了皮平和梅里他们平平扑倒在地上山姆则缩到了弗罗多身边。弗罗多的恐惧不亚于同伴们他像身处严寒中那样颤抖不停但这恐惧被一股突然涌起的诱惑给吞没了他想戴上戒指。这么做的强烈欲望攫住了他他想不起别的任何事情。他既没忘记尸妖也没忘记甘道夫的交代。但似乎有什么正在强迫他漠视所有的警告而他渴望屈服—不是指望逃脱也不是指望采取什么行动—不管是好是坏他就是一味感觉自己必须拿出戒指戴到手指上。他出不得声。他感觉到山姆看着他仿佛知道自己的少爷陷入了极大的麻烦但是他却无法转过脸去看山姆。他闭上眼睛挣扎了一会儿但是抗拒变得无法忍受。最后他一点点拉出链子将戒指戴上了左手的食指。

刹那间尽管别的东西全都跟之前一样昏暗漆黑那些身影却变得惊人地清晰。他看得透包裹他们的黑衣。共有五个高大的人影两个站在山谷边缘三个正在迈步上前。他们惨白的脸上残忍的双眼锐利烁亮斗篷下穿着灰色的长袍灰白的头发上戴着银盔枯槁的手里握着钢剑。他们朝他冲过来时目光落到他身上看透了他。他在绝望中拔出自己的剑那剑似乎在发出红光仿佛一支火把。有两个人影停了下来但第三个比余者都要高大他的头发又长又亮头盔上戴着一顶王冠。他一手执着一柄长剑另一手握着一把刀刀和握刀的手都发着惨淡的光。他一跃上前扑向弗罗多。

就在那一刻弗罗多朝前扑倒在地他听见自己大喊“哦埃尔贝瑞丝吉尔松涅尔”同时一剑向敌人的脚砍去。夜空中响起一阵尖厉的号叫。而他左肩登时感到一阵剧痛像被冰冷的毒镖刺穿。就在他快昏倒时他仿佛透过一团旋转的迷雾瞥见大步佬双手各执一支燃烧的火把从黑暗中跳了出来。弗罗多松手弃剑用最后一点力气将戒指从手指上脱下来紧紧握在了右手中。

[1]长脚佬Longshanks这也恰好是英王爱德华一世的绰号故遵从已有译法译作“长脚”。—译者注

[2]最后联盟the Last Alliance第二纪元时为对抗在中洲重新崛起的索隆精灵与人类最后一次结成联盟讨伐魔多。—译者注

第十二章 逃亡渡口

弗罗多恢复知觉时手里仍死死攥着魔戒。他躺在火堆旁这时木柴堆得老高烧得炽亮。三个同伴正俯身看着他。

“出了什么事那个苍白的王哪去了”他狂乱地问。

他们听见他说话顿时高兴得过了头好一会儿没想到要答话而且他们也听不懂他的问题。终于他从山姆那儿弄清楚他们就只看见一群影影绰绰的模糊身影朝他们走来。突然间山姆惊恐地发现他家少爷消失了。与此同时一个黑影冲过他身旁他跌倒在地。他听见了弗罗多的声音却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或是从地底传来还喊着奇怪的话。他们再没看见别的直到绊跌在弗罗多身上。弗罗多像死了一样脸朝下趴在草地上剑压在身子底下。大步佬叫他们把弗罗多抬过来放在火堆旁然后他就没影了。那已经是好一会儿之前的事了。

山姆显然又开始怀疑起大步佬。不过就在他们谈话时他突然从阴影中现身回来了。他们全吓了一跳山姆甚至拔出剑来护住了弗罗多但大步佬迅速在他身边跪了下来。

“我不是黑骑手山姆”他温言道“也不是他们一伙的。我一直试图摸清他们的行动却一无所获。我想不通他们为什么离开不再进攻。但这附近再也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了。”

他听了弗罗多的讲述变得非常忧虑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接着他吩咐皮平和梅里用烧水的小壶尽量多烧些热水用来洗涤伤口。“保持火堆烧旺给弗罗多保暖”他说然后起身走到一旁把山姆叫到身边“我想现在我比较清楚状况了”他低声说“看来敌人只有五个。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全数到齐但我想他们没料到会遭遇抵抗。他们现在暂时撤退了但恐怕走得并不远。如果我们不能逃脱他们改天晚上还会再来。他们现在只是在等待认为自己几乎达到了目的魔戒已经插翅难飞。山姆恐怕他们相信你家少爷身负致命重伤将会屈服在他们的意志之下。我们且走着瞧”

山姆哭得被泪水呛住了。“不要绝望”大步佬说“现在你必须信任我。你家弗罗多比我原来猜想得还要坚韧不屈尽管甘道夫跟我暗示过这点。他没被杀死而且我认为他会抵抗那创伤的邪恶力量且时间比敌人料想得更长。我会竭尽所能来帮助和医治他。我不在时好好守护他”他匆匆离去再次消失在黑暗中。

尽管伤口慢慢变得越来越痛致命的寒冷从肩膀向手臂和肋侧扩散弗罗多还是打起了瞌睡。朋友们看顾着他给他保暖清洗他的伤口。这夜过得很快令人疲惫。当大步佬终于回来时天际已露晨曦灰蒙蒙的光正渐渐注满小山谷。

“瞧”大步佬叫道弯腰从地上拾起一件先前被夜色掩藏的黑斗篷。离下摆一呎高处有道割裂的痕迹。“这是弗罗多那一剑砍的。”他说“恐怕敌人所受的伤害也仅限于此因为剑丝毫无损而所有刺到那可怕王者的兵器都会崩坏。对他来说更致命的是埃尔贝瑞丝的名号。”

“而对弗罗多来说更致命的是这个”他又弯下腰这次捡起一把长而薄通体透着寒光的刀。大步佬举起刀来他们看见它在接近末端处有个缺口刀尖也折断了。然而就在他将刀举在渐亮的晨光中时众人全吃惊地瞪大眼睛因为刀刃似乎开始融化像一股轻烟般消失在空气中只剩刀柄还握在大步佬手里。“唉”他叹道“那伤口就是这邪恶的刀刺的。如此邪恶的武器如今已极少有人医术高明到可与之抗衡了。不过我会尽力而为。”

他席地而坐将刀柄放在膝上用一种陌生的语言对它唱起一首舒缓的歌。然后他将刀柄放到一旁转向弗罗多用柔和的语调说了一些旁人听不懂的话。他又从挂在腰带上的小袋子里取出一种叶子修长的植物。

“这些叶子我走了很远的路才找到。”他说“因为荒山野岭不长这种植物。不过我靠它叶子的气味摸黑在大道南边远处的灌木里找到了它。”他用手指揉碎一片叶子它散发出了甘甜又辛辣的香气。“我能找到它真是走运这种药草是西方人类带到中洲来的。他们称它‘阿塞拉斯’如今生长稀少只有古时他们居住或营宿过的地方附近才有。在北方除了那些在大荒野中游荡的人无人识得它。它药效极佳不过对于这样的伤它的疗效恐怕有限。”

他将那些叶子丢进滚水中再用水清洗弗罗多的肩膀。水蒸气的芳香令人神清气爽没受伤的人嗅了之后都感到心神镇定思维清晰。这药草对弗罗多的伤口也有些效力他感到疼痛和肋侧的冰冷感觉都消退不少但手臂仍旧

没有知觉他抬不起也用不了那只手。他对自己的愚蠢后悔不已对自己的意志薄弱更是自责。因为他这时已经意识到他当时戴上魔戒不是顺从自己的意愿而是听从了敌人的命令。他怀疑自己会不会就此终身残废怀疑现在他们又怎么能完成后续的旅程。他感觉虚弱无力站不起来。

其他人也正在讨论同样的问题。他们立刻决定要尽快离开风云顶。“我现在认为敌人已经监视这地方好几天了。”大步佬说“如果甘道夫真来过这里他一定已经被迫离开并且不会回来。而且他们昨晚发动了攻击不管怎样我们天黑后留在此地都有极大的危险。我们无论去哪里只怕都比这里强。”

天一大亮他们就匆匆吃了点东西打包上路。弗罗多无法走路因此他们将大部分行李分由四人背负让弗罗多骑小马。过去这几天这可怜的牲口健康状况大有长进它已经显得膘肥体壮并开始对这些新主人尤其是对山姆流露出依恋之情。比尔·蕨尼一定把它虐待得不轻在荒野中跋涉竟似比它之前的生活好得多。

他们出发时取道向南这意味着要横穿大道但这是前往林木更盛之地的最快路线。而且他们需要柴火因为大步佬说一定得给弗罗多保暖尤其是在夜间。此外火对所有人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他还计划靠另一条捷径来缩短旅程大道在向东过了风云顶后改变了路线向北绕了一个大弯。

他们缓慢谨慎地绕过这山的西南坡不久便来到了大道边上。黑骑手无影无踪。不过就在匆忙横过大道时他们听见远方传来两声呼喊一声冰冷的呼叫一声冰冷的响应。他们颤抖着冲往前方浓密的树丛。面前的地势朝南倾斜蛮荒无路灌木和矮树长成一簇簇树丛中间是光秃秃的荒地。草很稀少又粗又灰树丛的叶子都枯萎了正在凋落。这是一片阴郁之地他们一路吃力地走着很少开口说话旅程缓慢又消沉。弗罗多见他们背着重负弓着背垂着头走在他旁边心中很难受。就连大步佬都一脸倦容显得心情沉重。

第一天的跋涉尚未结束弗罗多的伤就又开始痛了起来但是他忍了很久没说。四天过去地貌景物都无太大变化只是他们后方的风云顶显得越来越低前方隐约耸现的遥远山岭显得稍微接近了些。然而自从那两声远远的呼喊后他们再没看见也没听见任何迹象表明敌人已注意到他们在奔逃或跟踪在后。黑夜令他们恐惧他们总是两人一组守夜随时都准备看见黑影趁着乌云遮月、光线微弱的灰暗夜色匍匐潜来但是他们什么也没看见除了枯叶和枯草的叹息也什么都没听见。他们在小山谷里遭受袭击之前曾被邪恶临近

的感觉困扰但这种感觉他们一次都没再有过。要说黑骑手又追丢了他们那就过于乐观了。或许他们正在某处狭路设下埋伏等着。

到了第五天傍晚地势重新开始缓缓上升出了这片他们先前走下的宽浅谷地。现在大步佬再次转向东北而行在第六天他们抵达了一道长缓坡的顶上看见前方远处是一小片林木茂密的丘陵。下方远处只见大道绕过那些山丘脚下右边则是条灰色的河流在微弱的阳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更远处他们瞥见另一条位于石头山谷里的河流半掩在迷雾之中。

“恐怕我们必须从这儿回到大道上走一段”大步佬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精灵称为米斯艾塞尔河的苍泉河。它从幽谷北边的‘食人妖荒原’埃滕荒原流下来在南边远处流入响水河。汇流之后有人称其为灰水河而到入海时它已经是条奔腾的大河。自它发源的埃滕荒原以下除了大道所经过的那座‘最后大桥’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渡河。”

“远处那条我们看得见的是什么河”梅里问。

“那是响水河幽谷称它为布茹伊能河。”大步佬答道“从那座大桥到布茹伊能渡口中间很长距离都是沿着山丘边缘而行。但我还没想好我们要怎么渡河。一条条来吧如果我们没在最后大桥遭到拦截其实就算走运了。”

隔天一大早他们又下到了大道的边缘。山姆和大步佬当先而行但没发现任何旅人或骑手的踪迹。这片被山丘遮蔽的地区下过雨大步佬判断那是两天前的事所有的足迹都被冲洗得一干二净。就他所见从那之后没有骑马的人经过。

他们竭力全速赶路走了一两哩之后他们看见了最后大桥就在前方一道短短的陡坡底下。他们很怕会看见黑色的人影等在那里却一无所见。大步佬让他们隐蔽在大道旁的一处树丛中而他只身前往探查。

没多久他便匆匆赶了回来。“我没见到敌人的踪迹。”他说“我纳闷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我发现了一样非常奇怪的东西。”

他伸出手掌上是一颗淡绿色的宝石。“这是我在大桥中央的泥里找到的。”他说“这是一颗绿玉是颗精灵宝石。我说不准它是被故意放在那里还是无意间遗落的但它给了我希望。我会把它当作我们可以过桥的标志但过了桥之后若没有更清楚的标志我不敢继续走大道。”

他们立刻上路安全走过了大桥除了河水打着旋冲击三座巨大桥拱的声音外没听见别的声响。往前走了一哩之后他们来到一条狭窄的山涧向北切进大道左边陡峭的大地。大步佬在此转离大道领他们很快消失在树木黑沉的昏暗林间在阴沉山丘脚下蜿蜒穿行。

霍比特人很高兴离开那片阴郁之地并把危险的大道抛在身后但这片新的乡野似乎充满威胁并不友好。随着他们前进四周的山势逐渐升高。在高地和山脊上他们不时零星瞥见一些古老的石墙和高塔的遗迹它们给人一种不祥之感。弗罗多不用走路因而有时间望着前方并且思考。他回想起比尔博讲述的那次旅程比尔博的第一场重大冒险就发生在食人妖森林而在食人妖森林附近的乡野中在大道北边的山丘上就有些样子不祥的高塔。弗罗多猜想他们现在就在同一片区域并且好奇他们会碰巧从那地附近经过。

“谁住在这地方”他问“谁建了这些高塔这是食人妖的地盘吗”

“不是”大步佬说“食人妖不会建筑。此地无人居住。很久以前人类曾经住在这里但现在没有了。他们如同传说里所述都落入了安格玛的阴影下变成了邪恶之人而在那场毁灭了北方王国的战争中所有人都被消灭了。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这片山丘已经将他们遗忘尽管仍有一片阴影笼罩着这地。”

“如果这整片地方都健忘又空荡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些故事的呢”佩里格林问“飞禽走兽不会讲这种故事吧。”

“埃兰迪尔的后裔不会忘记所有往事”大步佬说“而且在幽谷人们记得的事远比我能讲出的还多。”

“你常去幽谷吗”弗罗多问。

“常去。”大步佬说“我曾经生活在那而现在我若能够仍会返回。我的心在那里但我命中注定不能坐享和平安乐即便是在美丽的埃尔隆德之家。”

此时他们已经深入群山之中。后方的大道继续朝布茹伊能河而去不过大道和河现在都看不到了。旅人们现在进入了一条狭长、阴暗又寂静的幽深裂谷。两旁山崖上悬生着盘根错节的老树一直往山坡上层层叠叠生长上去形成了松树林。

霍比特人走得很慢感觉非常疲累因为他们得在完全无路的山野中找路不时又被倒下的树木或滚落的大石阻挡。他们尽量避免攀爬一方面是为着弗罗多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要找到爬出这道狭窄山谷的路实非易事。他们进入这片山野两天后天开始下起雨来风也开始不停从西方刮来将来自远方大海的水化成霏霏细雨洒落在那些黑沉沉的山头上。傍晚时分他们已经全都湿透扎营时更是郁郁不乐因为压根生不起火来。隔天前方的山势更高也更陡他们被迫离开原路转向北走。大步佬似乎越来越焦虑他们离开风云顶将近十天了存粮开始不足雨却一直下个不停。

那天晚上他们在一块岩盘上歇脚背后是一堵岩壁壁上有个浅浅的山洞只不过是山崖的一处凹陷。弗罗多焦躁不安寒冷和潮湿令他的伤比以往疼得更厉害而疼痛和刺骨冰寒令他难以入眠。他躺在那里辗转反侧疑惧地聆听着鬼祟的寂夜声响吹过岩缝的风声滴水声树枝断裂声松动的石块突然滚落声。他感觉那些黑影正在上前要闷死他但当他猛坐起身眼前却只有大步佬猫着腰坐在那里抽着烟斗守夜的背影。他又躺下来这次陷入了一个不安的梦境梦中他在夏尔自家花园里的草地上散步但它看起来微弱又模糊比不上站在外面越过树篱望进来的高大黑影来得清晰。

早晨醒来时他发现雨已经停了。云层仍旧很厚但正在散开云和云之间露出了一条条缝隙现出了淡蓝的天空。风又转向了。他们没有早早出发。刚吃过一顿冰冷又不舒服的早餐大步佬便独自外出告诉其余的人留在山崖的掩护下等他回来。可能的话他打算往上爬去好好看一眼这里的地势。

当他回来时所说的话却一点也不安慰人心。“我们朝北偏太远了。”他说“我们得找路往南退回一些。如果我们继续这么走会走到幽谷北边很远的埃滕山谷去那是食人妖的地盘我也完全不熟。也许我们能找到路穿过山谷从北边绕到幽谷但那会花太多时间因为我不认识路我们的粮食也不够。所以我们一定要设法找到布茹伊能渡口。”

他们这天余下的时间全用来攀爬乱石遍布的山岗。他们找到一条两山之间的通道这路通进一条东南走向的山谷这正是他们想走的方向。然而到了天黑他们发现路又被一道高地山脊给阻断了。它的黑边印在天空的背景下碎成许多光秃的尖顶像一把钝锯的锯齿。他们得决定是掉头回去还是翻过它。

他们决定尝试翻过去结果证明这极其困难。没多久弗罗多就被迫下马挣扎着步行前进。即便如此要拉马上来或只为背负重物的自己找到路走也常常叫他们感到绝望。当他们终于爬到山脊顶上天已经几乎全暗了人人精疲力竭。他们爬到了两座更高尖峰之间狭窄的鞍状地段上而就在前方短短一段距离开外地势再度陡降。弗罗多瘫倒在地躺着瑟瑟发抖。他的左臂已经毫无知觉肋下和肩膀感觉像被冰冷的爪子抓着。他觉得周围的树木和岩石都显得模糊又晦暗。

“我们不能再走了。”梅里对大步佬说“恐怕弗罗多已经受不了了。我对他担心得要命。我们该怎么办你想如果我们真到了幽谷的话他们能治好他吗”

“到时我们就知道了。”大步佬答道“在这荒山野地里我也束手无策。我之所以这么急着赶路正是为了他的伤。不过我同意今晚我们不能再走了。”

“我家少爷到底怎么了”山姆可怜巴巴地看着大步佬低声问道“他的伤口很小也已经愈合了。他肩膀上除了一个冰冷的白疤看不出有别的问题啊。”

“弗罗多是被大敌的武器所伤”大步佬说“有种毒性或邪恶在起作用而我的本事不足以将它驱出。不过山姆别放弃希望”

山脊高处的夜晚十分寒冷。他们在一棵老松树虬结的树根下生了一小堆火松树悬在一个浅坑上方那坑像是过去采石后留下的。他们一起挤坐在火前取暖。寒风从岭间隘口吹过他们听着被吹弯的树梢发出呻吟和叹息。弗罗多躺着半睡半醒想像着有无边无际的黑翼从他上方掠过而追捕者乘着这些翅膀在这山岭的所有洼地中搜寻他。

破晓时分晨光明媚空气清新雨后晴空一片澄澈。他们心情为之一振渴望阳光来温暖冰冷僵硬的四肢。天一亮大步佬就带着梅里去察看这片荒山野岭从高处到隘口东边的情况。当他带着比较令人欣慰的消息回来时太阳已经升起光芒万丈。他们现在走的方向大致正确。如果继续往前从山脊另一边下去迷雾山脉就会在他们的左边。大步佬已经又瞥见了前方一段距离开外的响水河而且他知道尽管目前看不见但通往渡口的大道离那条河并不远并且是在离他们更近的这一边。

“我们必须再回到大道上。”他说“我们不能指望在这片山岭中找到路。无论大道上有多大的危险它都是前往渡口唯一的去路。”

他们一吃完饭就重新上路慢慢从山脊的南侧爬下去不过路比原来估计的好走因为这一侧的山坡远没那么陡峭。没多久弗罗多又可以上马骑着走了。比尔·蕨尼这匹可怜的老马渐渐练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本领非常善于择路而行尽可能减少了骑马人的颠簸。一行人的精神又振奋起来。在如此晨光下就连弗罗多都感觉好多了只不过似乎有迷雾偶尔遮挡他的视线他不时抬手在眼前挥动。

皮平走得比其他人都更靠前一些突然他转身对他们喊道“这里有一条小路”

他们来到他身边看见他确实没错—那里明显是一条小路的起点从下方林子里七拐八绕着爬上来消失在身后的山顶上。如今小路不少地方已经模糊不清或是被杂草湮没或是被落下的岩石以及倒下的树木阻住但看来曾经常有人走。这是条由强壮的手臂和沉重的脚步开出的路不时可见老树被砍倒或折断巨石被劈开或挪开以辟出一条路来。

他们沿着小路走了一阵子因为它是下山最好走的路不过他们走得十分小心焦虑也随着进入阴暗的树林里而渐渐增加但小路变得更宽敞平坦突然出了一带杉树林直下一个陡坡急转向左绕过这座山岗那岩石山肩的拐角。他们来到拐角处环顾四方见小路通过一处低崖崖壁下的窄长平地。低崖上悬垂着树木岩石崖壁上有扇歪斜微敞的门挂一根大铰链上。

他们全都在门前停了脚步。门后是个岩洞或石室但内部很阴暗什么都没看见。大步佬、山姆和梅里使尽全力才将门推开了一点然后大步佬和梅里走了进去。他们并未深入因为地上散着许多枯骨进门处除了一些巨大的空缸子和碎陶罐不见其他东西。

“这肯定是个食人妖的洞如果真有食人妖的话”皮平说“你俩快出来我们走吧。现在我们知道是谁开的路了—我们最好快点离开这路”

“我想这没必要。”大步佬走出来“这肯定是个食人妖的洞但看来早已废弃了。我想我们不用怕小心点往下走就会明白的。”

小路从门前继续延伸再次右拐穿过那片平地骤然降入下方一片密林覆盖的坡地。皮平不想让大步佬觉得自己还在害怕便跟梅里走在前面。山姆和大步佬在后面一左一右走在弗罗多的小马旁小路这时已经宽得足够让四

五个霍比特人并肩行走了。但是他们没走多远皮平就跑了回来后面还跟着梅里。两人看样子都吓坏了。

“有食人妖”皮平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就在下面不远的林间空地上。我们从树干间瞧见的大得不得了”

“我们这就过去看看。”大步佬说顺手捡起一根树枝。弗罗多什么也没说但山姆看着很害怕。

此时太阳高照阳光透过半秃的树枝照下来在林间空地上投下一片斑驳的光影。他们在空地边上猛地停住屏住呼吸从树干间窥视。空地上立着三个巨大的食人妖一个弯着腰另外两个站在那里瞪着第一个。

大步佬漫不经心地走上前去。“起来了老顽石”他说用树枝抽在那弯腰的食人妖身上树枝应声而折。

什么事也没发生。霍比特人惊得倒抽一口气接着连弗罗多都大笑起来。“哎呀”他说“我们都忘了自己的家史了这一定就是那三个被甘道夫逮到吵着要怎么烹煮十三个矮人和一个霍比特人才妥当的食人妖。”

“我压根不知道我们都走到这附近了”皮平说。那故事他熟得很比尔博和弗罗多常讲。不过他其实一直是半信半疑即便是现在他仍疑神疑鬼地看着石化的食人妖怀疑会不会有某种魔法让他们突然间又活过来。

“你不但忘了自己的家史还把所有食人妖的知识都忘了。”大步佬说“现在是大白天烈日当空而你竟跑回来吓我说这片空地上有活的食人妖在等我们不管怎么说你也该注意到他们当中有一个的耳朵后面有个旧鸟巢。对活的食人妖来说这种装饰可太不寻常了”

他们全大笑起来。弗罗多感觉自己的精神恢复了。比尔博首次成功冒险的回忆令人心情振奋。而且阳光温暖又舒服他眼前的迷雾似乎消散了一些。他们在空地上休息了一阵子并且就在食人妖巨腿的阴影下吃了午餐。

等大家都吃完后梅里说“有没有人要趁着太阳高照的时候给我们来一首歌我们好多天没唱歌没讲故事了。”

“从风云顶之后就没有了。”弗罗多说。其他人都看着他。“别担心我”他说“我感觉好多了不过我看我还不能唱歌。也许山姆可以从记忆里挖点宝出

来”

“来吧山姆”梅里说“你脑袋里装的可比嘴上说的要多。”

“这我可不敢说。”山姆说“不过这首合不合适我觉得它不算正经的诗歌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几句顺口溜而已。但这儿的几个老石像让我想起它来了。”他站起来仿佛在学校里那样把双手背在背后开始用一首古老的曲调唱起来。

食人妖独坐在石凳上

嚼啊啃着一根老骨头

好多年啦他只啃这一根

因为活人不打这儿过。

都不过没人过

山里的洞穴他自己住

活人全不打这儿过。

汤姆穿着大靴子上山来

“请问你啃的是啥

倒像是我老叔提姆的小腿骨

不过他老人家此时该在墓中躺。

穴中躺土中躺

提姆走了多年啦

他该安眠墓中躺。”

“小伙子这是我挖到的骨头。

骨头埋在土堆里能抵啥用

你老叔早就冰凉又死透

我就拿了他的小腿骨头。

冷骨头瘦骨头

他就行行好给我这老鬼塞牙缝

反正他用不着这根老骨头”

汤姆说“你这货色也没问问

我老爹家的小骨头老骨头

怎能让你随便啃

快把骨头还给我

交过来滚过来

就算老叔已死透骨头他的可没错

快把骨头交给我”

食人妖咧嘴笑“小指头都不用动

我也能把你嚼嚼吞下肚。

鲜肉顺口又滑溜

现在拿你磨磨牙

现在磨现在咬

受够了厚皮老骨头

现在拿你打牙祭”

食人妖以为抓个正着

谁知居然两手空空

汤姆脚底抹油溜到身后

狠踹一脚给点颜色瞧瞧

踹一脚狠一脚

一脚踹在屁股上汤姆想

叫老妖一辈子忘不了

可是深山老林长年坐

老妖皮肉倒比石头硬

脚上皮靴就像踏上山脚

踏上老妖活像挠痒痒

挠痒痒太轻啦

汤姆只叫疼老妖笑哈哈

疼的不是屁股是脚丫

废了一条腿汤姆逃回家

从此穿不上靴老瘸着

老妖怪可管不着

照旧呆坐把老骨头嚼

骨头嚼骨头咬

食人妖的屁股依然完好

牙里照样把老骨头咬

“哎哟那可是对我们众人的警告啊”梅里大笑着说“大步佬幸亏你刚才是用树枝而不是用手去打”

“山姆你这是打哪儿学来的”皮平问“这些歌词我可从来没听过。”

山姆咕哝了句什么旁人都没听见。“这当然是他自己编出来的。”弗罗多说“这趟旅程可让我对山姆·甘姆吉刮目相看了。最初他是个叛徒现在他是个小丑等到最后他会变成一个巫师或战士”

“我希望不会。”山姆说“这俩我都不想当”

下午他们继续在树林中往下走。他们走的很可能就是甘道夫、比尔博以及矮人们在许多年前走的那条路。走了几哩之后他们出了林子来到一道俯瞰大道的高坡上。大道在此已经把狭窄山谷中的苍泉河远远甩在后面如今紧贴着山脚向东而行起伏蜿蜒着在树林和帚石楠遍布的山坡间朝渡口和迷雾山脉而去。下了高坡不远大步佬指出了草地上一块石头。那上面有矮人的如尼文和秘密记号尽管雕刻粗糙如今又饱经风雨剥蚀仍然可以辨认出来。

“看”梅里说“那一定就是标示着食人妖藏金处的石头。弗罗多我好奇比尔博那份还剩多少”

弗罗多看着那块石头真希望比尔博没带回来如此危险又如此难弃的宝藏。“一点也不剩。”他说“比尔博把他那份都送掉了。他告诉我他觉得那些东西得自抢劫者不算真属于他。”

黄昏将影子拉得老长大道上一片寂静不见任何其他旅人的踪迹。如今既然没有别路可走他们只能爬下高坡向左拐尽快离开。很快山岭中就有一

道山肩遮断了迅速西沉的阳光。一股冷风从前方大山吹下朝他们迎面吹来。

他们开始找寻一处离开大道可以扎营过夜的地方。就在这时他们听见了一个声音霎时让恐惧重回心头—背后传来了马蹄声。他们回头眺望但是大道蜿蜒起伏他们看不出太远。他们跌跌撞撞尽快奔离平坦的大道爬进斜坡上方浓密的帚石楠和越橘矮丛最后进了一小片浓密的榛树丛。他们从灌木丛当中往外窥视可以看见大道就在下方大约三十呎处在渐暗的暮色中显得灰蒙蒙的。马蹄声越来越近速度飞快伴随着轻快的哒的哒声。接着他们耳中捕捉到隐约的铃声它仿佛被微风吹得离他们而去相当微弱像很多小铃铛在叮零响。

“那听起来不像黑骑手的马”弗罗多专注地聆听着说。其余的霍比特人都怀着希望赞同它不像不过仍是全都满腹狐疑。他们很久以来都生怕遭到追捕结果觉得任何从后方来的声音都是既不祥又有敌意。但大步佬这会儿身子前倾一手圈着耳朵弯腰贴近地面脸上露出欢喜的神情。

天色暗了灌木丛的树叶轻柔地沙沙响。叮当作响的铃声这会儿更近也更清晰了马蹄声也的哒的哒轻快响着愈来愈近。蓦地底下一匹白色骏马进入了视野。阴影中白马遍体生光奔驰如风。马的辔头在暮色里闪烁生辉仿佛镶满了犹如天上繁星的宝石。骑手的斗篷在身后飘飞兜帽也掀了起来疾驰中他一头金发随风飘扬泛着微光。在弗罗多看来有团白光就像透过一层薄纱那样从骑手周身及服饰中散发出来。

大步佬从藏身处一跃而出朝大道直冲而下一边高喊着一边跳过帚石楠丛。但不等他行动呼喊那骑手已经勒马停下抬头朝他们所在的树丛望来。他一看见大步佬立刻下马奔迎上前喊道“*Ai na vedui Dúnadan Mae govannen*”^[1]他吐出的词句和他清亮的嗓音将他们心中的疑问一扫而空这位骑手乃是精灵族人。在这广阔的世界中再没有哪一族的人拥有如此悦耳的嗓音。不过他的喊声中似乎含着仓促或恐惧的音调他们见他这时与大步佬说话也是迅速又急迫。

很快大步佬朝他们示意四个霍比特人离开树丛匆匆下到大道上。“这是住在埃尔隆德之家的格罗芬德尔。”大步佬说。

“幸会终于见面了”精灵领主对弗罗多说“我是奉命从幽谷出来找你的。我们担心你会在大道上遭遇危险。”

“那么甘道夫已经到幽谷了”弗罗多高兴地喊道。

“不我出发时他还没到不过那是九天之前。”格罗芬德尔回答“埃尔隆德得到消息为此十分忧心。我的一些同胞在巴兰都因河[2]对岸你们的土地上旅行时得知情况有变便尽快捎来了消息。他们说九骑手已经出动而你却身负极大的重担无人引导迷了路因为甘道夫没有返回。即便是在幽谷也没有几个人能公开出马对抗九骑手。不过埃尔隆德已将仅有的这些人派往北、西、南三个方向。我们认为你为了躲避追击可能会绕远路然后迷失在荒野中。”

“我的任务是监视大道。大约七天前我去到米斯艾塞尔桥在那里留了个记号。有三个索隆的爪牙守在桥上但他们见我来便撤退了我将他们逐去了西边。我还碰到另外两个但他们掉头朝南跑了。从那之后我便一直搜寻你的踪迹。两天前我有所发现一直跟到了大桥今天我又找到了你们下山的踪迹。不过来吧现在没时间多说消息既然你在这里我们必须冒险走大道往前闯。我们后面有五个黑骑手等他们在大道上发现你的踪迹就会像风一样疾驰追来。而且他们还没有全数到齐我不知道另外四个会在哪里。我担心他们已经占领渡口正严阵以待。”

格罗芬德尔说话间夜色加深了。弗罗多感到一股极大的疲惫向他袭来。自从太阳开始西沉他眼前的迷雾就开始变浓他觉得有个阴影正横插进自己与朋友的面孔之间。此刻又是一阵疼痛袭来他感到浑身发冷整个人都晃了一下不由得抓紧了山姆的手臂。

“我家少爷又病又伤”山姆生气地说“天黑之后他需要休息不能再骑马了。”

格罗芬德尔一把揽住就要委顿在地的弗罗多将他轻轻抱在怀里忧虑万分地察看着他的脸。

大步佬简单扼要地叙述了他们在风云顶下宿营时遭到的攻击以及那把致命的刀。他取出一直保留着的刀柄递给了精灵。格罗芬德尔取过它时打了个寒战但还是仔细地检视了它。

“这刀柄上写了邪恶的咒语”他说“不过你的眼睛可能看不见。阿拉贡收好它直到我们抵达埃尔隆德之家但是要小心尽量别碰它唉这武器所造成的

伤不是我的疗伤技巧所能应付的。我会尽我所能—但我现在更要催促你们上路不要休息。”

他以手指摸索着弗罗多肩头的伤神色变得更加凝重仿佛他所探知的令他不安。但是弗罗多感觉手臂和肋下的冰冷减轻了一丝暖意从肩头悄然传到了手上疼痛减缓连周围昏暗的暮色也像是敞亮了不少仿佛云开雾散。他又可以清楚看见朋友的脸一股新的希望和力量回到了他身上。

“你该骑我的马。”格罗芬德尔说“我会把马镫收短到马鞍下摆处你尽量夹紧坐稳。不过你不用怕我的马不会把我吩咐它驮的人摔下来。它的步子轻捷流畅。如果危险迫得太近它会载着你飞奔速度连敌人的黑马都望尘莫及。”

“不我不同意”弗罗多说“我不要骑它我不要被它驮去幽谷或别的地方却把朋友们抛在险境里。”

格罗芬德尔微笑了。“我倒怀疑你不跟朋友在一起的话他们还会有什么危险”他说“我想追击会紧跟着你放任我们安然在后。弗罗多是你背负的东西给我们所有人招来了危险。”

弗罗多无言以对被说服骑上了格罗芬德尔的白马那匹小马则驮起其他人大部分行李因此现在他们走起来轻松多了有一阵走得相当快。不过霍比特人逐渐发现自己很难跟上精灵那迅捷又不知疲惫的步伐。他领着他们走到天色漆黑又继续在浓云满布、无星无月的夜色中行进直到东方发白才容许他们停下。那时皮平、梅里和山姆都快蹒跚着睡着了。就连大步佬都垮着肩膀显得很疲累。弗罗多骑在马上做着黑暗的梦。

他们一头倒在离路边几码远的帚石楠丛中立刻睡着了。他们睡觉时格罗芬德尔独自放哨而他又叫醒他们时他们觉得自己才刚刚合上眼皮。早晨的太阳已经升得很高夜里的云雾都已散尽。

“喝点这个”格罗芬德尔对他们说从镶银的皮水袋里轮流给每人倒了些饮料。那饮料清澈如泉水没有味道喝在口里不冷不热但喝下去后便感到一股气力和活力涌向四肢百骸。之后再吃那些走味的面包和干果这是他们现在仅剩的食物似乎比在夏尔吃了好几顿丰盛的早餐更能满足他们的辘辘饥肠。

他们只休息了不到五个钟头就再次踏上了大道。格罗芬德尔依旧催促他们快走一整天的行进中只让他们休息了两次。以这样的方式他们在天黑前走了将近二十哩并且来到了大道右转向下直奔谷底接着笔直通往布茹伊能渡口的地方。到目前为止霍比特人都还没看见也没听见追击的迹象与动静但是每当他们落后时格罗芬德尔常会停下来聆听片刻脸上浮现焦虑之情。有一两次他用精灵语和大步佬交谈。

然而不管两位向导有多焦虑霍比特人今晚都显然再也走不动了。他们累得头昏眼花跌跌撞撞地往前走除了腿脚什么都不能想。弗罗多的疼痛又加倍了周围的景物就连在白天都淡褪得好似灰色的鬼影。他几乎欢迎夜晚的来临因为夜里的世界显得不那么苍白空虚。

隔天一大早再出发时霍比特人仍然很疲惫。他们离渡口还有许多哩路他们以自己能迈出的最快步调蹒跚往前推进。

“我们快到河边时也是最危险的时刻。”格罗芬德尔说“我心里预感追击正从后方迅速赶来而渡口可能另有危险等着我们。”

大道仍然稳稳下行路两旁这会儿到处长了青草霍比特人尽可能走在草地上好减轻双脚的疲惫。傍晚时分他们到了一处地方大道突然穿进一片高大松林下方的暗影中接着陡降到一条很深的地堑里两侧是潮湿的红色岩壁。他们匆忙前进回声不绝于耳似有无数脚步跟随在己方足音之后。倏忽之间大道如同穿过一扇光明之门从深堑尽头又出到开阔之地。在陡峭的斜坡底他们看面前有一哩多的平路过去便是幽谷的渡口。河对岸是陡峭的褐色堤岸一线小径蜿蜒而上。后方则群山高耸一山高过一山一峰高过一峰连绵直至朦胧苍穹。

他们背后的深堑中回声仍旧不绝于耳既似脚步紧紧相随又似一阵强风卷起扫过松枝嘈杂大作。格罗芬德尔侧身聆听了片刻接着他大喊一声纵身向前。

“快跑”他喊“快跑敌人追上我们了”

白马一跃冲了出去霍比特人也急奔下斜坡格罗芬德尔和大步佬断后。他们平地才走了一半背后便乍然传来马匹奔驰的隆隆声响。从他们才离开的那处林间出口冲出一个黑骑手他勒马止步在鞍上一晃。另一个紧随其后接着又一个然后又是两个。

“骑马快走快”格罗芬德尔朝弗罗多大喊。

弗罗多没有立刻听从有股奇怪的抗拒犹疑攫住了他。他勒马徐行转身回望。黑骑手们坐在高大的坐骑上如同凶恶的雕像雄踞山顶黝黑又坚固而他们周围的树林和大地却消退了犹如没入迷雾中。刹那间他明白过来是他们在无声命令他停步等候。转眼间恐惧与憎恶在他心中苏醒了。他松开缰绳伸手抓住剑柄红光一闪他拔出剑来。

“骑马快走骑马快走”格罗芬德尔又喊接着他以精灵语响亮清晰地向白马叫道“Noro lim, noro lim, Asfaloth”[\[3\]](#)

白马立刻纵蹄飞奔疾风般奔过大道最后一段。与此同时那些黑马从山丘跃下紧追骑手口中亦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叫恰似弗罗多在遥远的夏尔东区所听见的令整个树林都充斥了恐怖的叫声。这呼叫获得了响应。令弗罗多和他的朋友们大为惊恐的是从左边远处的树林里和岩石间有另外四个骑手飞奔而来。两个直扑弗罗多两个狂奔向渡口要截断他的去路。他们的路线逐渐向弗罗多的靠拢弗罗多觉得他们风驰电掣般逼近身形也迅速扩大、愈发阴森。

弗罗多回头望了一眼朋友们的身影已经不见后方的骑手也正被甩开—就连他们的强大坐骑在速度上也不是格罗芬德尔这匹白色精灵神驹的对手。然而当他重新向前望去希望顿时黯淡了。看来他绝无机会赶到渡口半路就会被埋伏的骑手拦截下来。他现在能清楚看见他们了—他们已经甩掉了兜帽和黑斗篷头戴头盔身穿白与灰的长袍苍白的手里握着出鞘的长剑双目寒光毕露口中对他发出凶恶的呼号。

此刻弗罗多满心只有恐惧。他想不起手中的剑甚至想不起叫喊。他紧紧闭上双眼死死抓住马的鬃毛。风在耳边呼啸马具上银铃尖声狂响。一股致命的冰寒气息如长矛般刺穿了他与此同时精灵神驹最后冲刺如添双翼像白焰一闪就在冲得最前的骑手面前掠过。

弗罗多听见了溅水声浪花涌上脚边。他感觉到水面迅速起伏接着白马便离河奋力登上了碎石小径。他攀上了陡岸。他已过了渡口。

但是追击者紧咬在后。白马爬到河岸高处停步回顾引颈长嘶。九骑手在下方对岸的水边列阵排开抬头望来。弗罗多面对这威胁不禁泄气他知道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像他一样轻易渡河。他觉得一旦黑骑手过了河他再要

从渡口到幽谷边界这条没有保障的长路上逃脱完全是徒劳。总之他又感到自己被急切命令停下。憎恶再次在他心中抬头他却再也无力去拒绝。

突然最前面的骑手策马向前。马在水边戛然止步人立而起。弗罗多费了极大的力气坐直挥舞着剑。

“滚回去”他喊“滚回魔多去别再跟着我”这声音听在他自己耳中显得单薄又尖锐。那些骑手停了下来但是弗罗多没有邦巴迪尔的力量。敌人报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刺耳大笑。“回来回来”他们叫道“我们去魔多但要带着你”

“滚回去”他喃喃地说。

“魔戒魔戒”他们用冷酷无情的声音呼道接着他们的领队立刻催马向前踏进水中另外两个紧跟在后。

“凭埃尔贝瑞丝和美丽的露西恩之名”弗罗多用尽最后的力气举起剑说“你们既得不到魔戒也抓不到我”

领队这时已涉过渡口一半他从马镫上恶狠狠地站起来举起了手。弗罗多仿佛被一拳击哑感觉口中的舌头像被斩断心跳也艰难异常。他的剑折断了从颤抖的手中跌落。精灵神驹前蹄腾空打了个响鼻。当先的一匹黑马几乎要踏上这边河岸了。

就在那时一阵咆哮喧腾传来汹涌的河水卷裹着许多岩石滚滚而至。弗罗多模糊看见下方的河水暴涨浪涛就像大队佩着羽饰的骑兵沿着河道奔腾而下。弗罗多觉得他们的头盔闪烁着白焰半幻想着自己看见水中有白骑手骑在白马上马有白沫般的鬃毛。三个仍在河中央的黑骑手立刻被水吞没他们消失了突然间被愤怒的波涛埋葬。那些跟在后方的都惊愕地退了回去。

靠着最后一点正在远去的意识弗罗多听见了喊声。他似乎看见在对岸那些迟疑着的骑手背后有一个放出白光的人影。而在那人影背后有一些小小的模糊影子挥舞着火焰在正降临世界的灰暗迷雾中闪耀着红光。

那些黑马全都发起狂来惊恐地往前猛冲驮着背上的骑手扎进滚滚洪流里。洪水将他们冲走尖厉的号叫也被咆哮的河水淹没。接着弗罗多感觉自己往下坠去而咆哮与混乱似乎往上涨来将他与敌人一同吞噬。他什么都看不见也听不见了。

[1] 辛达语意思是“啊杜内丹你终于来了幸会” —译者注

[2]即白兰地河。

[3]辛达语意思是“快跑快跑阿斯法洛斯” 阿斯法洛斯Asfaloth是格罗芬德尔的白马的名字。—译者注

卷二

第一章 际会众人

弗罗多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起初他以为自己是睡晚了还做了个又长又不愉快的梦梦境犹在记忆的边缘徘徊。或者他是病了可是天花板看起来好奇怪它是平的深色的梁上有着繁复的雕刻。有一小会儿他就躺在那里看着阳光在墙上投下的斑驳光影聆听着瀑布的声音。

“我在哪儿几点了”他大声对着天花板说。

“你在埃尔隆德之家现在是早上十点。”一个声音应道“这是十月二十四号早上要是你想知道的话。”

“甘道夫”弗罗多喊了一声坐起来。老巫师就在那儿坐在敞开窗边的椅子上。

“是的。我在这儿。”他说“而你离家后做了那么多荒唐事也能在这儿可真是幸运。”

弗罗多又躺了下来觉得太舒服太祥和不想争辩而且他相信这次不管怎样自己都争不赢的。现在他已经完全清醒渐渐记起这趟旅程了抄“捷径”穿过老林子遇到的灾难跃马客栈的“意外”风云顶下的山谷里丧失理智戴上魔戒。他想着这一切试图回忆自己是如何来到幽谷的却怎么都想不起来。屋里好长时间一片寂静只听得到甘道夫抽着烟斗将白色烟圈吹出窗户的轻微噗噗声。

“山姆在哪儿”好一会儿之后弗罗多问“其他人都没事吗”

“没事他们都好得很。”甘道夫回答“山姆一直在这儿半个钟头前我赶他去休息他才走。”

“在渡口发生了什么事”弗罗多问“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一切似乎都模模糊糊的现在还是。”

“没错是会这样。你那时已经开始褪隐。”甘道夫回答“那刀伤到头来还是击溃了你再晚几个钟头就连我们也救不了你啦。但是我亲爱的霍比特你有着某种内在的力量正如你在古冢岗所展现的—那真是千钧一发差不多要算整趟旅程最危险的时刻。你在风云顶若是也坚持住就好了。”

“看来你已经知道好多事啦。”弗罗多说“我还没跟其他人讲过古冢岗的事。起初是因为太恐怖后来是因为还有别的事要操心。你是怎么知道的”

“弗罗多你在睡梦中说得可多了。”甘道夫柔声说“我要看穿你的心思和记忆并不是什么难事。别担心虽然我刚才说‘荒唐’但其实并不当真。我觉得你很了不起其他人也是。能走这么远一趟路经历那样的危险却仍保有魔戒委实不是小事一桩。”

“如果没有大步佬我们肯定办不到。”弗罗多说“但是我们当时需要你啊。没有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被耽搁了”甘道夫说“那差点毁了我们。然而我也不确定或许这样会更好。”

“我真希望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很快就会有时间说的按照埃尔隆德的吩咐你今天不该谈话也不该为任何事情担忧伤神。”

“但是谈话可以让我不去胡思乱想想东想西也很累人。”弗罗多说“我现在完全清醒了也记起了好多需要解释的事。你为什么耽搁了至少该告诉我这件事吧”

“不管你想知道什么都很快就会听说的。”甘道夫说“等你状况一好我们就要举行一场会议。这会儿我只能跟你说我被囚禁了。”

“你”弗罗多惊道。

“没错。我灰袍甘道夫。”巫师严肃地说“这世间有众多力量有善有恶有些比我强大有些我还没较量过。但考验我的时刻近了。魔古尔之王和他的黑骑手已经出动战事将至”

“就是说你在我遇到黑骑手之前就知道他们了”

“是的我知道他们。我其实跟你提过一次。黑骑手就是戒灵魔戒之主的九大爪牙。但我不知道他们已经东山再起否则会立刻携你逃亡。直到六月离开你之后我才听到他们的消息不过这故事得再等等。暂且这么说吧是阿拉贡救了我们免去一场灾难。”

“是啊”弗罗多说“是大步佬救了我们。不过我一开始挺怕他的。我想山姆从来没真心信过他起码在遇到格罗芬德尔之前是这样。”

甘道夫微笑了“山姆的事我都听说了。他现在再无疑虑了。”

“这真叫我高兴”弗罗多说“因为我已经变得非常喜欢大步佬了。哎呀喜欢不是个准确的字眼我的意思是我觉得他很亲近弥足珍贵虽然他很怪有时候好像还很凶。事实上他常让我想到你。像他这样的大种人我以前一个都没见过。我以为—嗯他们就是个子大但其实很蠢就像黄油菊那样很好心又很愚蠢要么就像比尔·蕨尼那样很愚蠢又很邪恶。但是话说回来我们在夏尔也不怎么了解人类顶多也就知道布理人。”

“你要是认为老麦曼愚蠢那你就根本也不了解布理人。”甘道夫说“他可相当精通自己的行当。他嘴快脑筋慢想得少说得多但拿布理人的俗话说只要给他时间他就能把砖墙看穿。不过像阿拉松之子阿拉贡这样的人中洲如今已经所剩无几渡海而来的诸王一族血统几乎断绝。或许这场‘魔戒大战’将是他们最后一次闯荡。”

“你该不是说大步佬真是古代诸王那一族的人吧”弗罗多惊叹道“我以为他们很久以前就全都绝迹了我以为他只是个游民而已。”

“只是个游民”甘道夫叫道“我亲爱的弗罗多啊‘游民’这个词指的就是那支伟大民族—西方人类—在北方的最后子余。他们从前帮助过我将来的日子里我仍会需要他们的帮助。因为我们虽然到了幽谷但魔戒的难题尚未解决。”

“我想也是。”弗罗多说“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一心只想着要到这儿来。我希望自己再也不用往前走了就这么歇着真叫人心旷神怡。有过一个月的流亡与冒险我觉得已经够满足胃口了。”

他不出声了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说“我算了算日子怎么加也不会是十月二十四号啊应该是十月二十一号。我们一定是在二十号那天

到达渡口的。”

“你说得太多算得也太多了这不利于康复。”甘道夫说“现在你的肩膀和肋边感觉如何”

“我说不好。”弗罗多说“那里没一点感觉这其实算是好转了不过—”他费了点力用右手去摸了摸左手补充道“我的手臂又稍微能动了。没错开始有感觉了不再冷冰冰的。”

“很好”甘道夫说“伤口痊愈得很快。不久你就会完全康复的。埃尔隆德治好了你自从你被送进来他一连照顾了你好几天。”

“好几天”弗罗多说。

“啊确切地讲是三天四夜。精灵是在二十号那天夜里把你从渡口送过来的那就是你最后记得的日子。我们焦虑至极山姆不管白天晚上除了送口信几乎是寸步不离你身边。埃尔隆德是疗伤圣手但大敌的武器是致命的。老实跟你说吧我当时几乎不抱希望了因为我怀疑你那合拢的伤口里有刀刃的碎片却一直找不到直到昨晚埃尔隆德才取出了那块碎片。它埋得很深还一直在往里钻。”

弗罗多打个寒战记起了那柄残酷的刀它的刀刃就在大步佬手中消失刃上有个缺口。“别紧张”甘道夫说“它已经被取出来并且被融掉了。而且霍比特人看来很不容易褪隐。我知道不少强壮的大种人战士很快就会被那样的碎片征服而你却支撑了十七天。”

“他们本来要怎么处置我”弗罗多问“那些骑手打算干什么”

“他们打算用魔古尔之刃刺穿你心脏那刀会留在伤口里。假如他们成功了你就会变得跟他们一样只是更弱小并受他们摆布。你会成为黑暗魔君统治下的一个幽灵他会从你那里夺回魔戒让你眼睁睁见他把它戴回自己手上而如果这样的折磨还嫌不够他还会加倍折磨你因为你企图保有他的戒指。”

“谢天谢地我竟没意识到还有这么可怕的危险”弗罗多气弱地说“我那时当然怕得要命。但是假如我知道得再多一点恐怕就连动都不敢动了。我能逃脱真是不可思议。”

“是啊。运气或者说命运帮了你一把”甘道夫说“不消说还有勇气。被刺伤的是你的肩膀你的心脏丝毫无损而这是因为你抵抗到底。但这么说吧那真是千钧一发。你戴上魔戒之际也正是最危险之时因为你那时让自己一只脚踏进了幽界他们可能会抓走你。你能看见他们他们也能看见你。”

“我知道。”弗罗多说“他们的样子太可怕了可是为什么大家都能看见他们的马”

“因为它们是真马。正如他们身上的黑袍子是真袍子穿来显出形体遮住空虚以便跟活人打交道。”

“可是那些黑马怎么受得了那样的骑手别的动物在他们靠近时全都怕得要命就连格罗芬德尔的精灵神驹都不例外。狗对他们狂吠鹅对他们嘎嘎尖叫。”

“因为那些马生在魔多专门培养来为黑暗魔君效力。他的爪牙和奴隶可并不都是幽灵奥克、食人妖、座狼、妖狼此外曾经有过、现在也还有许多人类他们是生活在阳光下的战士和君王却奉他号令。他们的数量正在逐日增加。”

“那么幽谷和精灵呢幽谷安全吗”

“目前是—在全地被征服之前幽谷是安全的。精灵或许惧怕黑暗魔君会从他面前逃离但他们永远不会再度听信他的言语或是为他效力。而在幽谷仍住着一些他的劲敌那便是精灵智者来自极远大海彼岸的埃尔达领主。他们不怕戒灵因为那些曾在蒙福之地居住过的人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他们拥有强大的力量能对抗可见与不可见之事物。”

“当时我觉得自己看见了一个发光的白色人影没像其他人那样变得黯淡。这么说那就是格罗芬德尔了”

“是的你一度看见了他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模样他是首生儿女中大有力量的人物之一是位隶属王侯家族的精灵领主。事实上幽谷拥有一种可以暂时与魔多之力抗衡的力量别的地区也有别的力量而在夏尔也有另外一种力量存在。但是如果情况照此发展下去很快这些地方就会全都变成被包围的岛屿。黑暗魔君正在全力出击。

“但是我们照样必须鼓足勇气”他说着突然起身扬起下颌胡子根根如刺怒张“你很快就会康复如果我没把你唠叨死的话。你现在是在幽谷此刻你不必担心任何事。”

“我没什么勇气可鼓”弗罗多说“不过眼下我并不担心。只要给我说说朋友们的消息告诉我渡口的事最后怎么样了我就心满意足不会再追问了。听完之后我想我会再睡一觉可你要是不跟我把故事说完我哪能合眼呢”

甘道夫把椅子挪到床边细细端详了弗罗多一番。霍比特人的脸重新有了血色眼神清澈毫无睡意神志清楚而且面带微笑看来没有大碍。但巫师的眼睛却注意到了一种细微的变化弗罗多周身似乎变得有点透明尤其是他伸出来搭在被子上的左手。

“但这当然是意料之中的。”甘道夫暗想“他这才经历了一小半而已到最后会如何连埃尔隆德都无法预言。不会是邪恶我想。或许他会变成像块琉璃内里充满清亮的光让有心之人都看见。”

“你看起来好极了。”他大声说“那我就不征求埃尔隆德的意见冒险给你说个简短的故事吧。不过提醒你真的很短然后你一定得再睡了。就我所知事情是这样的。你一开始逃那些骑手就直奔向你。他们不再需要跨下马匹引导因为你已经一只脚跨进了他们的世界变得可以让他们看见了。还有魔戒也吸引着他们。你的朋友们全跳开让出路来免得被马踏翻在地。他们知道如果白马救不了你那就什么也救不了你了。那些骑手速度太快根本追不上并且人数太多无法对抗。步行的话就连格罗芬德尔和阿拉贡联手也不能同时挡下九骑手。

“等戒灵呼啸而过你的朋友们就紧追在后。在靠近渡口处路旁有片被一丛矮树遮住的小洼地。他们在那匆忙生起火因为格罗芬德尔知道如果骑手企图渡河就会冲来一场洪水然后他就得对付任何还留在他这边河岸上的骑手。洪水刚一出现格罗芬德尔就冲了出去阿拉贡和其他人手拿火把跟上。那些骑手夹在洪水和烈焰之间又见一位盛怒的精灵领主现身无不惊慌失措他们的马也吓得发狂。有三个被第一波袭来的洪水冲走剩下的被他们的马拖入水里惨遭灭顶。”

“黑骑手就这样完蛋了吗”弗罗多问。

“没有”甘道夫说“他们的马肯定是淹死了而没有了马他们就失了臂膀。但是戒灵本身没那么容易摧毁。不过眼下他们没什么可怕的了。你的朋友们在洪水过去之后都渡了河。他们发现你脸朝下趴在堤岸顶上身子底下压着断剑白马站在旁边守护着你。你整个人苍白冰冷他们生怕你死了或落到了比死还糟的境地。埃尔隆德的族人遇见他们把你慢慢抬来了幽谷。”

“洪水是谁引发的”弗罗多问。

“是埃尔隆德下的命令。”甘道夫回答“这山谷里的河流受他统御他若急需封锁渡口那河便会怒涨而起。当戒灵之首纵马踏入水中洪水便汹涌而出。我再跟你透露一点这当中我加了一点自己的手笔你或许没注意到有些汹涌的浪涛显出了神骏的白马形状背上骑着发光的白骑士并且水中夹带着翻滚碰撞的大石头。有那么片刻我还怕我们释放的怒涛会不会过猛洪水会不会失控把你们全都冲走。那水来自迷雾山脉的积雪水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

“没错现在我全想起来了。”弗罗多说“那惊天动地的咆哮我还以为我连同朋友和敌人都要一起淹死了但现在我们都安全了”

甘道夫迅速扫了弗罗多一眼但弗罗多已经闭上了眼睛。“对你们目前都安全了。不久将举办欢宴来庆祝布茹伊能渡口的胜利你们都将载誉出席。”

“棒极了”弗罗多说“埃尔隆德、格罗芬德尔那些伟大的领主更别提还有大步佬竟然愿意如此大费周章善待我这真是太棒了”

“啊他们这么做是有很多理由的。”甘道夫微笑着说“比如我就是个好理由而魔戒是另一个—你是持戒人啊。并且你还是寻得戒指之人比尔博的继承人。”

“亲爱的比尔博”弗罗多睡意蒙眬地说“我真想知道他在哪里我希望他能在这儿能听听这一切他一定会哈哈大笑的。母牛跳过了月亮还有可怜的老食人妖”说着他就沉沉睡着了。

弗罗多现在安全待在大海以东的“最后家园”中。这个家诚如比尔博许久以前所描述的“无论你是想要吃东西、睡觉、工作还是讲故事、唱歌或者只是坐着发呆或是把所有提到的这些事情全都混在一起做他的房子都是一个完美的所在”。单单待在这里就能纾解疲惫消除恐惧抚平哀伤。

快到傍晚时弗罗多又醒了过来他觉得自己不再急需休息或睡眠而是想要吃喝在吃饱喝足之后或许还能唱唱歌听听故事。他下了床发现手臂已经差不多跟以前没受伤时一样好使了。一套干净的绿衣服已经为他备好穿起来非常合身。对镜一照他惊见镜中人比记忆里的瘦多了那人看起来活脱脱就是当年比尔博那个年轻的侄儿经常跟着叔叔在夏尔踏青但是那双眼睛从镜中望出来盯着他却显得若有所思。

“是啊自从你上次偷偷从镜子里往外窥探以来你已经见了点世面。”他对着镜中的人说“不过现在可是欢聚啦”他伸个懒腰用口哨吹起一首小曲子。

就在那时响起了敲门声山姆进来了。他奔向弗罗多尴尬又害羞地拉起了他的左手轻轻抚摸着。不过他随即涨红了脸急忙松手转过身去。

“哈罗山姆”弗罗多说。

“很温暖”山姆说“我是说你的手弗罗多先生。那几个长长的黑夜里它可一直都是冷冰冰的。但是这下万事大吉啦”他叫道再度转过身来两眼闪闪发亮手舞足蹈起来“少爷看见你起床又恢复原来的模样真是太好啦甘道夫派我来看看你准备好下楼没有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我准备好了。”弗罗多说“我们走吧去找其他人”

“我可以带你去找他们少爷。”山姆说“这房子好大而且非常古怪。你永远会有新发现永远不知道转过拐角会见到什么。还有精灵少爷这里那里到处都有精灵有些好像国王叫人又怕又敬有些快乐得就像小孩一样。还有音乐和歌谣—虽说我们来了之后我都没时间也没心情去听。但我多多少少开始摸清这个地方啦。”

“我知道你都做了什么山姆。”弗罗多说挽住山姆的胳膊“不过今晚你该开心听到心满意足为止来吧领我转过那些拐角”

山姆领他穿过好几条走道又下了许多阶楼梯来到一处高踞在陡峭河岸上方的花园。弗罗多发现朋友们都坐在房子朝东一面的廊上。下方的河谷已经笼在阴影中但远方高耸的崇山峻岭仍披着余晖。风很暖奔腾而下的流水声很响黄昏的空气中充盈着树木和花朵的清淡芬芳仿佛夏天还在埃尔隆德的花园里徜徉。

“哇哈”皮平跳起来喊道“我们高贵的表亲来啦快给魔戒之主弗罗多让道”

“嘘”甘道夫从廊后的暗处斥喝道“邪物进不来这个山谷但是我们照样不该指名提起。弗罗多不是魔戒之主魔多邪黑塔的主人才是他的力量再度向整个世界扩张了。我们是在一处要塞里面而外面正变得越来越黑暗。”

“这种叫人欢欣鼓舞的事儿甘道夫可说了一堆。”皮平说“他认为我需要守点规矩。不过不知怎么搞的待在这儿就是没法觉得沮丧消沉。我要是知道这场合该唱什么歌我早唱了。”

“连我自己都想唱歌了”弗罗多大笑“不过此时此刻我更想吃喝”

“这个马上就能治好。”皮平说“起床刚好赶上吃饭你一贯这么狡猾”

“而且那岂止是吃饭根本是大宴啊”梅里说“甘道夫一说你复原了准备就开始了。”他话音未落百钟便齐齐鸣响召唤大家到大厅去。

埃尔隆德之家的大厅里人头攒动绝大多数是精灵不过也有少数其他种族的宾客。埃尔隆德照例坐在高台上长桌一端的大椅子上在他两旁一边坐着格罗芬德尔一边坐着甘道夫。

弗罗多惊奇地看着他们此前他从未见过埃尔隆德这位诸多传说里都提及的人物而坐在埃尔隆德右边的格罗芬德尔甚至左边他以为自己熟识的甘道夫此时都宛若王者彰显出庄严威仪。

甘道夫的个子比另外两人略矮但他长发雪白银髯飞飘肩膀宽阔看起来就像古代传说中的贤明君王。他的容颜饱经风霜而雪白浓眉下那双乌黑的眼睛就像可以瞬间燃起烈火的煤炭。

格罗芬德尔身量高大挺拔脸庞年轻俊美大胆无畏洋溢着欢欣。他有一头灿烂金发双眼锐利明亮声音悦耳动听眉宇间存驻智慧双手蕴握力量。

埃尔隆德的面容不显岁月的痕迹既不苍老亦不年轻却铭刻着许多欢乐与哀伤的记忆。他乌黑的头发如黎明前的暗影发上戴着一圈银箍。他灰色的双眼如清朗的黄昏蕴藏着繁星般的光芒。他令人肃然起敬好似一位历尽风霜的君王然而他又精力充沛如同一位勇士身经百战年富力强。他乃是幽谷之主在精灵和人类两族中都大有威望。

长桌中段有张配着华盖的座椅背对墙上的织锦挂毯而设上面坐着一位美貌绝伦的姑娘。她长得恰似埃尔隆德的女性翻版弗罗多猜她是他的近亲。她貌似年轻却不显幼稚乌黑的发辫未染一丝白霜白皙的臂膀和光洁的脸庞柔滑无瑕明亮的双眸中星光粲然眸色灰如无云之夜同时她又犹如王后一般顾盼之间流露出学识与思想如同历经岁月沧桑。她头上一顶银丝小帽覆到额前帽上白光闪烁的细小宝石镶嵌成网但她一袭柔软的灰袍朴实无华只系着一条银叶穿成的腰带。

弗罗多就这样见到了鲜有凡人见过的埃尔隆德之女阿尔玟。据说她容貌犹如露西恩再世又被称为乌多米尔因她是她族人的暮星。她长期生活在迷雾山脉另一侧的罗瑞恩她母亲族人的土地上最近才回到幽谷回到她父亲家中。不过她两位兄长埃尔拉丹和埃洛希尔外出行侠仗义去了他们经常和北方的游民骑行到远方从不忘记他们的母亲在奥克的巢穴中遭受过的痛苦折磨。

弗罗多从未见过也不曾想像过世间会有如此绝色佳人。而等他得知自己在埃尔隆德的餐桌上也有一个席位得与这些位高貌美之人同坐不免惊喜又局促。虽然他有张合适的椅子又加了好几个垫子垫高他仍感觉自己非常渺小也相当不自在。不过这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宴会气氛欢快食物极合他的辘辘饥肠。他吃了好一阵才又抬起头来环顾四周甚至转头打量起邻座来。

他首先寻找朋友们都在哪儿。山姆曾请求能否伺候自家少爷却被告知这次他也是贵宾。弗罗多看见他这会儿跟皮平和梅里坐在高台旁边一张小桌的上座。不过他没发现大步佬的踪影。

弗罗多右边坐着一位衣饰华贵看来身份显赫的矮人。他叉状的胡须极长白得堪比雪白的衣袍。他系着一条银腰带颈上挂着一条钻石和银子穿成的项链。弗罗多看着他连吃东西都忘了。

“欢迎幸会”矮人说扭过脸来面对他。然后他真的站起来鞠了一躬说“格罗因愿意为您效劳。”说着把腰弯得更低。

“弗罗多·巴金斯愿意为您和您家人效劳。”弗罗多惊得跳起身碰散了椅垫不过总算答得正确无误“您就是那位格罗因伟大的梭林·橡木盾那十二位同伴之一我猜得对吗”

“猜得很对。”矮人回答收拾起那些椅垫摆好亲切有礼地帮弗罗多坐回椅子上“而我不用问你是谁因为我已经被告知你是我们的朋友、著名的比尔博的亲戚是他收养的继承人。请容我恭贺你康复。”

“非常感谢。”弗罗多说。

“我听说你经历了一些非常离奇的冒险。”格罗因说“我好奇得很是什么事让四个霍比特人踏上这么长的旅程。自从比尔博跟我们出了趟远门之后就再没出过这种事。不过既然埃尔隆德和甘道夫似乎没打算讨论这事或许我不该问太多”

“我想我们不宜谈论它至少现在先不谈。”弗罗多礼貌地说。他猜即使是在埃尔隆德之家魔戒一事也不能随便拿出来谈论而且他也想暂时忘记自己的麻烦。“可是我也同样好奇”他补充道“是什么事让您这样身份尊贵的矮人从孤山远道而来”

格罗因看着他“如果你没听说那我想我们同样也不宜谈论。我相信埃尔隆德大人很快就将召唤我们所有人届时我们都将听说许多事。不过我们现在还有好多别的事可聊。”

整顿饭余下的时间他们都在一起谈话但是弗罗多听得少因为除了魔戒之外夏尔的消息显得既琐碎遥远又微不足道然而格罗因有许多大荒野北方地区的大事可说。弗罗多得知贝奥恩^[1]之子老格里姆贝奥恩现在统领着许多强悍的人类他们的领地位于迷雾山脉和黑森林之间无论奥克还是恶狼都不敢侵入。

“说真的”格罗因说“要不是贝奥恩一族早就没法从河谷城前来幽谷了。他们是一群英勇的人始终使高隘口和卡尔岩渡口保持畅通。但是他们索要的通行费太高。”他摇着头补充说“并且他们跟过去的贝奥恩一样不太喜欢矮人。不过他们挺可靠当今世道这就不错啦。没有哪个地方的人类对我们能像河谷城的人类那般友善。那些巴德一族的人他们是好人。如今是神箭手巴德的孙子也就是巴德之子巴因的儿子布兰德在统治他们。他是位强大的王他的领土现在扩张到埃斯加洛斯的东边和南边远处了。”

“那你自己的族人呢”弗罗多问。

“说来话长有好有坏。”格罗因说“不过大致都是好的虽说我们也躲不掉这个时代的魔影但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很幸运。如果你真想听听我们的事我会欣然告诉你各种消息。但你要是累了尽管叫停有人说矮人一讲到自己的手艺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接着格罗因就讲起了矮人王国的种种作为一说就是很久。他很高兴遇到这么一位肯洗耳恭听的听众因为弗罗多尽管其实很快就被那些闻所未闻的奇怪人名地名搞得一头雾水但他既未显露疲态亦未企图改变话题。他兴味盎然地听说戴因仍是山下之王现在年纪大了已经过了两百五十岁依然受人敬重并且惊人地富有。而在“五军之战”中活下来的十个同伴仍有七位与他在一起杜瓦林、格罗因、多瑞、诺瑞、比弗、波弗以及邦伯。邦伯如今胖得要命都没法从躺椅挪身到餐桌前的椅子上得要六个年轻的矮人来抬他才行。

“那么巴林、欧瑞和欧因怎么样了”弗罗多问。

格罗因神色一黯。“我们不知道。”他回答说“我之所以来征询这些幽谷居民的建议主要就是为着巴林的缘故。不过今晚让我们谈点比较快乐的事吧”

于是格罗因开始谈起自己族人的成就跟弗罗多讲述他们在孤山底下和河谷城的辛勤劳作。“我们干得挺好。”他说“不过在金属工艺上我们超越不了父辈许多秘技都失传了。我们能打造不错的盔甲和锋利的长剑却再也打造不出那样的锁甲和利刃堪与恶龙来袭之前打造的那些相比。惟独在开矿和建筑上我们超越了从前。弗罗多你该来看看河谷城的水道还有喷泉和水池你该来看看缤纷彩石铺就的道路还有地底开凿的厅堂与高旷有如庞大山洞的街道拱门雕刻得像树木一般还有在孤山上开辟的梯台兴建的高塔看了你就知道了我们可没有闲着。”

“倘若有机会我会去看看的。”弗罗多说“比尔博若能看见斯毛格荒地起了这么大变化该有多么惊讶”

格罗因看看弗罗多露出了微笑。“你非常喜欢比尔博对吗”他问。

“是啊。”弗罗多回答“与其看遍世间的宫殿和高塔我宁愿能再看看他。”

终于晚宴结束了。埃尔隆德和阿尔玟起身朝大厅外走去众人也依次跟随。诸门豁然大开他们穿过一条宽阔的走廊又穿过另外几道门进入了另一座大厅。厅里没有桌子但在林立两旁的雕花柱子中间有个巨大的壁炉里面的火烧得正旺。

弗罗多发觉自己跟甘道夫走在一起。“这是‘火焰厅’。”巫师说“在这里你会听到许多歌曲和故事—要是你能保持清醒的话。不过除了重大日子这里常常空无一人十分安静。人们来这里渴望安宁以及思考。这里的炉火终年燃烧不过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光源。”

埃尔隆德进入大厅走向为他准备的椅子精灵吟游诗人开始奏起甜美的乐曲。渐渐地大厅里人满了弗罗多愉快地看着这么多美丽的面孔齐聚一堂金色的火光在他们脸上摇曳在他们发间闪烁。蓦地他注意到壁炉对面不远处有个小小的黑色人影背抵着柱子坐在凳上旁边地上放着一个杯子和一些面包。弗罗多不知道他是不是病了如果人在幽谷真会生病的话结果没能参加晚宴。那人的头垂至胸前似乎睡着了深色斗篷的一角拉了下来遮住了脸。

埃尔隆德走过去停在那个安静身影旁边。“醒来小个子先生”他微笑着说。接着他转向弗罗多招呼他过去。“弗罗多你盼望的时刻终于来了。”他说“这儿有位你思念已久的朋友。”

那个黑色人影抬起头露出脸来。

“比尔博”刹那间弗罗多认出了他大叫着扑了过去。

“哈罗弗罗多我的小伙子”比尔博说“这么说你终于到这儿来啦。我一直巴望着你能顺利到达。真好真好我听说这整场宴会都是为你办的。我希望你玩得很开心。”

“你怎么没去”弗罗多喊道“为什么之前不让我来见你”

“因为你在睡觉而我可好好看过你啦。我每天都和山姆一起坐在你床边。至于宴会我现在不怎么参加那类活动啦。再说我还有别的事要做。”

“你做什么了”

“啊静坐和思考啊。近来我可没少这么做而且这地方照规矩最适合静坐和思考了。居然说‘醒来’”他说着斜了埃尔隆德一眼目光炯炯有神弗罗多从中看不出一丝睡意。“‘醒来’我根本就没睡埃尔隆德大人。要知道你们全都退席太快你还打断了我正在写的歌。我卡在一两行上正在苦苦思索可现在我看是再也写不好了—等会儿这里就要大唱特唱会把我的灵感赶得一点不剩。我该去找我的朋友杜内丹帮忙。他在哪儿”

埃尔隆德大笑。“你会找到他的。”他说“然后你们两个就能找个角落写完你的歌我们欢庆结束之前会听听你的作品再品头论足一番。”他派人去找比尔博的朋友虽然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为什么没出席晚宴。

与此同时弗罗多挨着比尔博坐下山姆也很快过来坐在他们附近。他们轻声交谈无视周围大厅里的欢笑和音乐。比尔博自己的情况倒没什么好说的。他离开霍比屯后就沿着大道及其两侧的乡野漫无目的地游荡但不知怎地始终都朝着幽谷的方向。

“我没冒什么险就到了这儿”他说“休息了一阵子之后我跟着矮人去了河谷城那是我最后一趟旅行。我不会再旅行了。老巴林已经走了。然后我回到这儿来就一直待着。我做了各种各样的事儿给我的书又添了内容当然我还写了几首歌。他们偶尔会唱这些歌我想就是为了哄我高兴因为它们在幽谷当然算不得上乘之作。我还聆听跟思考。时间在这里似乎停滞不前就是这个样子。总之这个地方太不可思议了。

“我听到各种消息来自迷雾山脉那边的来自南方的却几乎没有来自夏尔的。当然我听说有关魔戒的事啦。甘道夫常来这儿。他倒没跟我说太多最近这几年他变得比过去还能保密。杜内丹跟我讲的比较多。没想到我的戒指引起了这么大乱子甘道夫没早点发现隐情真是遗憾否则我早就可以亲自把那东西带到这里来省了这一堆麻烦。我想过几次回霍比屯去取可是我老了他们也不让我去我是指甘道夫和埃尔隆德。他们似乎认为大敌正在上天入地到处找我他要是逮到我在大荒野里蹒跚一定会把我剁成肉酱。

“甘道夫说‘比尔博你已经把魔戒交出去了。你要是打算再插手对你或对别人都没有好处。’这话真怪倒也只有甘道夫说得出来。不过他说他在照顾你所以我就听凭自然了。看到你安然无恙我真是高兴死了。”他停下来狐疑地看着弗罗多。

“你现在带着它吗”他小声问“你晓得我听了那么多事后实在忍不住好奇。我真的很想再看看它看看它就好。”

“对我带着它呢。”弗罗多回答不知为何感到不乐意“它始终都是那个样一点都没变。”

“嗯我就想再看一下。”比尔博说。

先前弗罗多起床更衣时就发现有人趁他睡觉时将魔戒换了条又轻又结实的新链子给他挂在脖子上。此时他慢慢把它拉了出来。比尔博伸出了手但弗罗多迅速收回了戒指。他惊愕又痛苦地发现自己眼前不再是比尔博—两人之间似乎投下了一片阴影而透过阴影他发觉自己正注视着一个皱纹密布的瘦小家伙一脸饥渴探出一双瘦骨嶙峋的双手摸摸索索。他生出一种冲动想痛揍对方一顿。

周围萦绕的音乐和歌唱似乎淡去了一片沉寂。比尔博迅速看了看弗罗多的面容抬手遮住了自己的眼睛。“现在我明白了。”他说“把它拿开我很抱歉……我真抱歉让你背负这样的重担我为所有这一切感到抱歉。难道冒险就永远没个尽头吗我看没有。总是要有别人来把故事继续下去。唉这是无可挽回的。我怀疑是否有必要把我的书写完不过我们现在先别担心那书吧—让我们先听一点真正的消息跟我讲讲所有夏尔的事儿吧”

弗罗多将魔戒藏妥两人之间的阴影也消失了几乎没留下一丝痕迹。幽谷的光亮和音乐又包围了他。比尔博时而微笑时而大笑兴高采烈。弗罗多讲的每条夏尔消息山姆在旁不时补充和更正比尔博都抱着莫大的兴趣不管那是倒了一棵最微不足道的树还是霍比屯最小的孩童的恶作剧。他们一心沉浸在夏尔四区的种种琐事里结果没注意到有个穿着深绿色衣服的人到来。有好一会儿他就站在那里低头看着他们面带微笑。

突然间比尔博抬起头。“啊你终于来了杜内丹”他喊道。

“大步佬”弗罗多说“你似乎有好多名字啊。”

“哦我可从来没听过大步佬这称呼。”比尔博说“你为什么这样叫他”

“在布理大家都这么叫我”大步佬笑着说“我就是这样被介绍给他的。”

“而你为什么叫他杜内丹”弗罗多问。

“是某杜内丹[2]。”比尔博说“这里的人经常这么叫他。我想你懂的精灵语够多至少该知道顿-阿丹[3]是什么意思—西方人类也就是努门诺尔人。不过现在可不是上课的时候”他转向大步佬。

“你到哪儿去了我的朋友为什么没去参加晚宴阿尔玟女士也在呢。”

大步佬神色凝重地俯视着比尔博说“我知道。但我常常必须推迟娱乐。埃尔拉丹和埃洛希尔出人意料地从大荒野回来了他们带回的消息我希望马上知道。”

“好吧我亲爱的伙计”比尔博说“现在你已经知道消息了就不能拨点时间给我吗我有急事要你帮忙。埃尔隆德说我这首歌得在今晚结束之前写完可是我卡壳了。让我们找个角落去琢磨琢磨吧”

大步佬莞尔。“那就来吧”他说“把它念给我听听”

他们留下弗罗多独处了会儿因为山姆已经睡着了。弗罗多周围聚满了幽谷的人但附近那些都静默不语专心聆听着乐曲和歌声无暇顾及其他。弗罗多独自一人感到格外孤单于是他也开始聆听。

起初优雅的精灵语歌词与美妙的旋律交织在一起尽管他听不懂多少但刚一开始留心去听就马上入了迷。那些语句竟似幻化成形在他面前展现出种种他此前从未想像过的远方风景与明亮之物。炉火照亮的大厅变得如同一团金色迷雾悬浮在浪花点点的大海上方而大海在世界的边缘叹息。渐渐地迷境越来越像梦境最后他感觉一条金银涌动的无尽长河漫过全身其形千变万化无法参透。它融入了周围震颤的空气浸透他淹没他。被它那闪耀的重量压着他很快便沉入了酣睡的王国。

在那儿他久久徘徊在音乐的梦境里音乐化成了流水又突然间凝成了一个声音。那似乎是比尔博的声音正吟诵着诗歌。一开始那声音模糊而遥远但渐渐地词句清晰起来。

水手埃雅仁迪尔

在阿维尼恩[4]停留

宁布瑞希尓[5]的白桦

他亲手斫斩为舟
它的风帆以白银编织
它的悬灯以白银雕镂
它的船首曲颈如天鹅
它的旗帜有光照映。

铠环森严埃雅仁迪尔
全副披挂如古代君王
闪耀盾牌錾刻古奥符文
屏挡伤害灾难永不临身
他的长弓以龙角打磨
他的箭矢以乌木削制
纯银织成一领锁甲
剑鞘镶嵌玛瑙碧青
他的淬钢雪刃豪勇
钢石精炼战盔高隆
鹰羽一翎装饰盔顶
胸前佩戴宝石翠绿。

星月交辉
他启航远离北方海岸

茫然穿梭在迷咒航道上

不知多少凡世辰光。

狭窄冰峡森冷严酷

永冻冰山寒影寂寂

疆外蛮荒[6]热炎高炽

他连忙转向在不见星月的

黑水上漂泊续航。

他终于来到虚空永夜之域[Z]

却匆匆而过一路上不见

辉煌海岸也没有他寻找的

光亮。

阵阵怒风吹袭摧折

迷眼白浪中他乘风疾行

自西至东抛下使命

孤舟飞渡只为还乡。

黑暗中光焰照临

白羽埃尔汶翩然而至

垂挂在她的项圈正中

远胜凡珍灿灿煌煌。

精灵宝钻光华自有生命

埃尔汶为他佩戴额上
眉宇辉煌他鼓勇无惧
转棹前航黑夜里
远从海西尽头彼岸世界[8]
一场风暴兴起奔放强劲
塔美尼尔之风含威来自主神居地
鲜有凡人经过的海路上
强风凛冽如死亡之力
吹送孤舟驶过
久经遗弃的凄迷灰海
自东向西埃雅仁迪尔终于穿航。

航越永夜海域[9]他被带回
黑海狂涛之间
水下绵延旧时海岸
乃是远古陆沉海下。
在西海尽头他终于听见
珍珠长滩上乐声悠长
滔滔白浪奔腾不绝
这里赤金澄黄宝石闪亮。
他看见圣山巍峨静立

半山间暮靄轻笼住
维林诺他从海上遥遥望见
埃尔达玛地方。
挣脱了黑夜的水手
终于来到洁白港湾
来到翠绿幽美的精灵之乡
这里微风清新
在伊尔玛林[10]山下
傍着险峻山崖闪耀着
提力安灯塔净如琉璃
倒映在微影塘上。

埃雅仁迪尔暂搁使命在此逗留
精灵传授歌谣旋律
年长智者讲述奇异史话
黄金诗琴且吟且奏。
他们给他换上精灵纯白装束
并送来七盏灯火前引
他只身攀越卡拉奇瑞安[11]
前往那久无人迹的隐秘地方。
他走进永恒厅堂

这里辉煌年月流淌无尽
高峻圣山的伊尔玛林宫殿里
大君王[12]临宇无极。
前所未闻的话语响起
述及凡人与精灵
超然物外的景象预示
非俗世物类所能窥及。

精灵为他打造新船
用的是秘银与琉璃
船首光亮既不用光滑摇橹
银色桅杆上也不见风帆张挂。
精灵宝钻就是悬灯
旌旗灿烂鲜活火焰栖燃其上
乃是埃尔贝瑞丝亲手安放。
她现身驾临赐给埃雅仁迪尔
不朽双翼添生舷上
赐予他命定永生
航越无涯天海跟随
日光与月光。

永暮之地[13]山峦入云

银泉簌簌流洒

舷上双翼带着他这漫游不止的光亮
飞过雄伟屏障之山飞向远方。

在世界尽头

他终于返航再度渴望着
穿越来时阴影重归遥远故乡。

孤星璀璨如炽

埃雅仁迪尔凌雾而来
他是日出前的遥远火焰
北境灰海翻腾汹涌
他是黎明苏醒前的瑰异奇景。

他航越整片中洲

在远古时代久远以前
终于听见人类妇女与精灵少女的
悲愁哀泣。

须知在他身上强大的命数已定
直到明月殒灭
灿星运行不息
尘世凡土不再履及

永为使者埃雅仁迪尔

穿航前驱永不停歇

他的宝钻明灯耀眼

他乃西方之地的光焰。

吟诵停了。弗罗多睁开眼睛看见比尔博坐在凳上一圈听众围着他有人微笑有人鼓掌。

“再来一遍吧。”一位精灵说。

比尔博起身鞠了一躬。“林迪尔我真是受宠若惊。”他说“但是全都再来一遍那太累人啦。”

“对你来说可不会太累人。”精灵们大笑着回答“你明知道背诵起自己的诗句你从来都乐此不疲。何况才听一遍我们确实不能回答你的问题啊”

“什么”比尔博叫道“你竟然听不出来哪些是我写的哪些是杜内丹写的”

“要我们分辨两个凡人之间的差别可不容易。”先前开口的精灵说。

“胡扯林迪尔。”比尔博对此嗤之以鼻“你要是分辨不出人类跟霍比特人之间有何差别那你的判断力就比我想像得还糟糕。二者的差别好比豌豆与苹果。”

“也许吧。在绵羊眼中别的绵羊无疑长得各有千秋。”林迪尔大笑说“或者在牧羊人看来也是这样。不过我们对凡人可没有研究我们有别的事要忙。”

“我不跟你争。”比尔博说“听了那么多音乐跟歌曲我困啦。你若愿意我就留给你去猜好了。”

他起身朝弗罗多走来。“好啦结束了。”他低声说“效果比我料想得还好。通常他们都不会要我吟第二遍。你觉得怎么样”

“我可一点也不想猜。”弗罗多微笑着说。

“你没必要猜。”比尔博说“事实是这诗全是我写的只有一点阿拉贡坚持要我加上一句绿宝石。他似乎认为这很重要但我不知道原因何在。除了这个他显然认为我这是全然不知轻重他还说我若有脸在埃尔隆德之家写关于埃雅仁迪尔的诗歌那全是我的事。我猜他说得对。”

“我不知道。”弗罗多说“其实我觉得它挺配的尽管我说不上来为什么。你开始念的时候我都差不多要睡着了它好像跟着我正梦着的什么东西而来一直到快要完了我才晓得真是你在说话。”

“在这里真的很难保持清醒直到你习惯为止。”比尔博说“这可不是说霍比特人真能正经学来精灵对音乐、诗歌和故事的嗜好。精灵对这些的喜爱好像绝不亚于食物。他们还要继续奏乐唱歌很久呢。你说咱们溜出去安静聊聊怎么样”

“可以吗”弗罗多问。

“当然可以。这是娱乐又不是办正事。你可以随意来去只要别惊动别人就行。”

他们起身悄悄退到暗处朝门外走去。熟睡的山姆被留在了厅中脸上犹自带着微笑。尽管弗罗多为比尔博陪在身边而高兴但走出火焰厅时他还是感到一丝懊悔。而就在他们跨过门槛时一个清亮的歌声激扬而起

A Elbereth Gilthoniel,
silivren penna míriel
o menel aglar elenath!

Na-chaered palan-díriel

o galadhremmin ennorath,
Fanuilos, le linnathon

nef aear, sí nef aearon![[14](#)]

弗罗多脚下略停回头望去。埃尔隆德坐在他那把椅子上火光映着他的脸庞如同夏日的阳光照着树木。阿尔玟女士坐在他近旁。令弗罗多惊讶的是他看见阿拉贡站在她身边。他深色的斗篷甩到背后里面似乎穿着精灵的铠甲胸口有颗闪耀的星。他们正在交谈接着弗罗多突然感觉阿尔玟向他这边回过了头她的目光从远处投来落在他身上霎时穿透了他的心。

他着魔般伫立着与此同时那首精灵歌曲的甜美音节就像字句和旋律织就的晶莹珍珠纷落玉盘。“这是献给埃尔贝瑞丝的歌。”比尔博说“他们今晚会唱这首歌还有别的关于蒙福之地的歌会唱很多遍。走吧”

他领弗罗多回到了自己的小房间。房间面向花园朝南正对着布茹伊能河谷。他们在房里坐了会儿透过窗户眺望峭壁林木上空的明亮繁星轻声交谈。他们不再谈论遥远夏尔的琐碎消息也不说包围他们的黑暗阴影与重重危险而是谈论他们共同在这世上见过的美丽事物谈论精灵、繁星、树木以及林中这美好年岁的温和之秋。

最后门上传来一阵轻敲。“抱歉”山姆探头进来说“我只是想问问你们需不需要什么东西。”

“我也跟你抱歉山姆·甘姆吉。”比尔博回答“我猜你的意思是你家少爷该上床睡觉了。”

“呃老爷我听说明天一大早又有场会议而他今天才头一回能起床。”

“没错山姆。”比尔博笑道“你可以小跑着去告诉甘道夫你家少爷已经上床了。晚安弗罗多老天保佑能再见到你真好说实在的可没有哪个种族能像我们霍比特人这么会聊天。我很老啦都开始怀疑还能不能活到看见我们故事里你的那些章节的时候。晚安我想我会去散个步在花园里看看埃尔贝瑞丝的星星。祝你安眠”

[1]贝奥恩Beorn即《霍比特人》中的“换皮人”能化身为熊的贝奥恩。——译者注

[2]某杜内丹the Dúnadan这是强调Dúnadan并非人名而是一个名称the在英语里作为定冠词表示指代特定的一员。——译者注

[3]顿–阿丹dún-adan是辛达语。dún的意思是“西方”adan的意思是“人类”。作为一个词根dún应译为“顿”但词根出现在具体词中可能有拼读变化故作“杜内丹”。—译者注

[4]阿维尼恩Arvernien辛达语。第一纪元位于贝烈瑞安德南部、西瑞安河口以西的一片地区。—译者注

[5]宁布瑞希尔Nimbrethil辛达语意思是“银白的桦树”。这是第一纪元的一片白桦森林位于贝烈瑞安德南部的阿维尼恩地区。—译者注

[6]疆外蛮荒 Burning Waste很可能指的是《精灵宝钻》中提到的“疆外黑暗”Nether Darkness这是第一与第二纪元时阿尔达最南边日月照不到的一块区域。如果该区域是陆地的话虽可航海抵达很可能也是一片荒凉不毛之地。—译者注

[7]虚空永夜之域Night of Naught很可能指的是阿门洲南部一片暗影覆盖的区域。这句其实是说埃雅仁迪尔此刻已经离阿门洲很近了但失之交臂。—译者注

[8]彼岸世界Otherworld指阿门洲。—译者注

[9]永夜海域Evernight诗中以此指代黯影海域Shadowy Seas这是阿门洲外围的一片防御海域。—译者注

[10]伊尔玛林Ilmarin曼威与瓦尔妲位于圣山塔尼魁提尔山顶的宫殿见《精灵宝钻》。诗歌中也可用于指代圣山塔尼魁提尔本身。—译者注

[11]卡拉奇瑞安Calacirian即卡拉奇尔雅Calacirya光之隘口。见《精灵宝钻》。—译者注

[12]大君王Elder King即维拉之王曼威。见《精灵宝钻》。—译者注

[13]永暮之地Evereven阿门洲的一处地区据传埃雅仁迪尔便是从此地出发环绕世界航行。—译者注

[14]这首精灵语诗的意思是

啊埃尔贝瑞丝吉尔松涅尔

澄净晶莹群星璀璨
流泻犹如宝钻光华
茂林幽深的中洲上我们遥遥仰望
永葆洁白的星辰之后我将你歌颂
在大洋此岸隔离之海的这一方。—译者注

第二章 埃尔隆德的会议

第二天弗罗多早早醒来感觉精神焕发康健如初。他沿着奔腾喧嚣的布茹伊能河上方的梯田阶地散步看着温吞吞毫无威力的太阳升到远山上方。东方的崇山峻岭群峰顶上覆盖着皑皑白雪。阳光透过薄薄的银色雾霭斜照着大地黄叶上露珠闪着微光每簇灌木里结着的蜘蛛网都在晶莹发亮。山姆走在他旁边没作声但不停抽着鼻子不时望向东方那片峰顶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崇山峻岭眼中饱含惊奇。

他们在小径的转弯处碰上了甘道夫和比尔博那两人坐在路旁岩石凿出的椅子上谈兴正酣。“哈罗早上好”比尔博说“准备好去参加重大会议了吗”

“我准备好去做任何事啦。”弗罗多答道“不过今天我最想做的事是去走走探索一下这个山谷。我想爬上那边的松林去看看。”他指向幽谷北边一侧的远处。

“以后你会有机会的。”甘道夫说“但是眼下我们还不能作任何安排。今天有许多事要讨论跟决定。”

他们正说着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钟声。“那是通知召开埃尔隆德会议的钟声。”甘道夫叫道“快来吧你和比尔博都要参加。”

弗罗多和比尔博跟着巫师沿着曲折的小径迅速回到屋子里。而没有受到邀请、暂时被忘到脑后的山姆小跑着跟在后面。

甘道夫领他们来到了前一晚弗罗多发现朋友的那处门廊。秋日清朗的晨光在山谷中闪耀从泡沫飞溅的河床里传来汩汩的流水声。鸟儿在歌唱全地一片祥和。弗罗多觉得那场险象环生的逃亡还有那些外面世界里黑暗滋长的传闻都已经恍如区区噩梦中的经历了。但是众人在他们进来时纷纷扭头望来一张张面孔上的神情却显得沉重严肃。

埃尔隆德在场还有几人围坐在他旁边默不作声。弗罗多看见了格罗芬德尔和格罗因大步佬则独自坐在角落里又穿上了他那身旅行的旧衣。埃尔隆德将弗罗多拉到身旁的座位上坐下向众人介绍了他

“朋友们这便是那位霍比特人卓果之子弗罗多。来过这里的人当中所冒之危险与所负任务之急迫有甚于他的寥寥无几。”

接着埃尔隆德为弗罗多一一介绍了他之前不曾谋面的人。格罗因旁边坐着一位年轻的矮人是他儿子吉姆利。格罗芬德尔旁边坐着另外几位埃尔隆德家的谋士顾问为首的是埃瑞斯托而在埃瑞斯托旁边坐着来自灰港的精灵加尔多他是身负造船者奇尔丹所付的使命而来。此外还有一位陌生精灵莱戈拉斯他着绿褐两色装束是他父亲、北黑森林的精灵王瑟兰杜伊派来的使者。离他们稍远处还坐着一个身形高大的人类他黑发灰眼容貌英俊尊贵目光高傲坚定。

这位人类身披斗篷脚穿长靴就像为骑马旅行而备而事实也是这样—尽管他衣饰华贵斗篷还以毛皮镶边却都沾上了长途旅行的风尘。他头发齐肩而剪银领上缀着单独的一颗白宝石斜挂的肩带上系着一支末端镶银的大号角此时号角就搁在他膝头。他意外又惊奇地紧盯着弗罗多和比尔博看。

“这位是来自南方的人类—波洛米尔”埃尔隆德转向甘道夫说“他在天刚破晓时抵达来寻求建议。我请他出席因他的疑问将在这里获得解答。”

会议中所讲述与辩论的事在此不必尽数提及。众人叙述了诸多外面世界发生的事件尤其是在南方以及迷雾山脉东边那片广阔土地上的形势。有关这些事的传言弗罗多已经听说了不少不过格罗因的故事他闻所未闻因此矮人讲述时他听得聚精会神。情况是孤山的矮人虽说以双手打造出了辉煌盛景但他们的心灵却受到了困扰。

“距今多年以前”格罗因说“有片骚动不安的阴影笼罩了我们的族人。它从何而来我们起初一无所知。暗地里悄然传开这样的说法我们被困在一方狭小之地前往更广阔的世界就可以寻得更庞大的财富与更辉煌的荣光。有些人提到了我们本族的语言称为卡扎督姆的墨瑞亚那是我们父辈的伟大成就。他们宣称现在我们终于有了足够的力量与人手可以返回此地了。”

格罗因叹了口气“墨瑞亚墨瑞亚北方世界的奇迹在那里我们挖得太深惊醒了那不提其名的恐怖。自从都林的儿女逃离彼处的广大厅堂就久久空置。可是现在我们却再度带着渴望来谈论它然而又怀着恐惧。因为多少朝代以来没有哪个矮人胆敢踏进卡扎督姆的大门一步只有瑟罗尔除外而他业已遇害。可是巴林最后还是听信了传言决心前往。虽然戴因十分勉强才同意他走他还是带着欧瑞、欧因以及许多族人去了南方。

“那差不多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有很短一段时间我们还收到消息情况似乎不错有讯息报告说他们进入了墨瑞亚开始了伟大的工程。随后便渺无音讯从此再也没有片言只字从墨瑞亚传来。

“然后大约一年前有个使者来见戴因不过不是来自墨瑞亚而是来自魔多。他是趁夜骑马来的将戴因叫到了门口。据他说索隆大君希望与我们结交他会像古时那样赠我们魔戒作为交换。这个使者还急于打听有关‘霍比特人’的知识诸如他们属于什么种族住在哪片区域。他说‘因为索隆知道你们有段时间曾和一个霍比特人很熟。’

“听了这话我们大为疑虑没回答他。他见状放低了自己那凶狠的声音—他没法让它显得甜美否则他必会那么做的。‘索隆只向你们要求一件小事作为你们友谊的标志’他说‘你们应该找到这个小偷’他是这么说的‘然后不管他愿不愿意都要从他那里取得一个小戒指它是众戒之中最微不足道的从前被他偷走了。那只不过是索隆想要的一个小玩意也是你们善意的诚挚表示。只要找到它那么三枚古时矮人先王曾经拥有的戒指就会还给你们并且整个墨瑞亚都将永远归你们所有。你们只要打探到那个小偷的消息比如他是否还活着人在哪里你们就会得到大君的丰厚赏赐与长久友谊。而你们要是拒绝可就没有这等好事了。你们会拒绝吗’

“他说到这里便吐了口气就像蛇那样嘶嘶作响所有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发抖但是戴因说‘我既不拒绝也不接受。我必须考虑这个口信以及这番花言巧语之下藏着什么居心。’

“‘好好考虑但别考虑太久。’他说。

“‘我要考虑多久由我自己决定。’戴因答道。

“‘暂时如此。’他说然后骑马消失在黑暗里。

“从那夜起我们诸位族长一直心情沉重。不必那个使者的恶声恶气提醒我们就知道他的话既含恐吓又带欺骗因为我们早就知道那个卷土重来进入魔多的力量并未改变它从古时起就一直在背叛我们。那个使者来了两次都是无功而返。他撂下话说他不久就要再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年底之前。

“因此戴因终于派我前来警告比尔博大敌正在寻找他的下落并且可能的话也要弄清楚大敌为什么渴望那枚号称众戒中最微不足道的戒指。同时我们也急盼埃尔隆德的建议因为魔影扩张越发逼近。我们发现还有使者去了河谷城找布兰德王还发现他很害怕。我们担心他会屈服。他的东面边界已经密布战争阴云。如果我们不回复大敌大敌可能调动辖下的人类攻击布兰德王以及戴因。”

“你来这里时是正确的。”埃尔隆德说“今天你将听到你需要知道的一切以便你理解大敌目的何在。无论抱不抱希望你们惟一能做的都是抵抗此外别无他法。但你们并非孤军作战。你会得知你们遇到的麻烦只是整个西部世界所遇麻烦的冰山一角。那枚魔戒众戒中最微不足道的一枚索隆想要的小玩意我们该拿它怎么办这才是我们必须定夺的命运。

“你们被召唤来此正是为了此事。我说‘被召唤’但来自远方的陌生人们啊我并未召唤你们。你们来了恰在此时此刻相遇看似凑巧实则不然。我们更该相信此系命运之安排我们在座诸位而非旁人现在必须找出方法来应对这个世界面临的危机。

“因此那些此前向绝大多数人隐瞒只有少数人知晓的事我们这就公之于众。为了让各位了解那是何种危机我们将首先从头讲述‘魔戒传说’一直讲到眼下为止。故事由我来开头由其他人来结尾。”

于是众人聆听埃尔隆德以清晰的声音讲述起索隆和“力量之戒”的故事以及这些戒指是如何在很久以前于世界的第二纪元中铸成。在座一些人知道这个故事的片断但没有人知道全部来龙去脉随着埃尔隆德娓娓道来许多人都向他投去了恐惧与讶异的目光。他说到了埃瑞吉安的精灵工匠说到了他们与墨瑞亚的友谊和对知识的渴切而索隆正是利用后者诱使他们落入了圈套。因为彼时索隆的外貌尚未显露邪恶埃瑞吉安的精灵工匠接受了他的帮助工艺大为精进而他则学会了他们所有的秘技并且背叛了他们在火焰之山中秘密铸造了至尊戒要主宰他们。然而凯勒布林博察觉了他的企图便将自己锻造的精灵三戒隐藏起来。于是战火燃起埃瑞吉安沦为废墟墨瑞亚大门紧闭。

接着埃尔隆德历数了这枚魔戒此后多年的踪迹。由于那段历史在别处有所记载—正是埃尔隆德本人将之录入自己的学识书籍当中—此处就不再

赘言。那是个很长的故事充满了伟大又可畏的功绩。尽管埃尔隆德只是简述但等他说完早晨几乎过去太阳也已经升得很高了。

他讲到了努门诺尔讲到了它的荣光与堕落还讲到人中王者乘着风暴的翅膀远渡重洋回到了中洲。随后“长身”埃兰迪尔和他两个杰出的儿子—伊熙尔杜和阿纳瑞安—都成了伟大的君主他们建立了北方王国阿尔诺还有安都因河口上游的南方王国刚铎。但是魔多的索隆向他们发动了攻击于是他们组建起精灵与人类的“最后联盟”吉尔-加拉德和埃兰迪尔的大军在阿尔诺集结。

说到这里埃尔隆德沉默片刻叹了口气“他们那灿烂鲜明的旗帜我记忆犹新。如此众多的伟大王侯与将领齐聚让我回想起远古时代的荣光与贝烈瑞安德的大军然而纵是那样的人数与容姿仍比不上桑戈洛锥姆崩毁之际—那时精灵以为邪恶已永远终结但事实并非如此。”

“你记得”弗罗多震惊之下将心中所想脱口而出。埃尔隆德向他转过身来他不由得结巴了“可我以为……我以为吉尔-加拉德的陨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确乎不假。”埃尔隆德神色凝重“但我的记忆甚至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我父亲乃是埃雅仁迪尔他出生在刚多林城陷落之前我母亲则是迪奥的女儿埃尔汶而迪奥是多瑞亚斯的露西恩之子。我已经见证了西部世界三个纪元的兴衰目睹了诸多败绩以及诸多徒劳无功的胜利。

“当时我是吉尔-加拉德的传令官随他的大军一同出征。我参加了魔多黑门前的达戈拉德之战那次我军取得了胜利吉尔-加拉德的长矛艾格洛斯和埃兰迪尔的长剑纳熙尔皆是万夫莫当。我亲眼目睹了欧洛朱因山坡上那场最后的格斗在那里吉尔-加拉德战死埃兰迪尔阵亡纳熙尔剑在他身下断成数截。但是索隆自己也被掀翻伊熙尔杜用他父亲的断剑斩下了索隆手上的魔戒将之据为己有。”

“原来这就是魔戒的下落”闻听此言那位陌生人波洛米尔插嘴叫道“南方即便曾经传述过这样的故事现在也早就没人记得了。我听说过那枚属于我们不提其名者的‘主魔戒’但是我们认为魔戒早在他的第一代王国覆灭时就已经从这世上消失了。原来是伊熙尔杜拿走了它这当真是件新闻。”

“唉是的。”埃尔隆德说“伊熙尔杜拿走了它而他本不该如此。那时魔戒本应被丢进当初铸造了它如今近在咫尺的欧洛朱因的烈火中。没几个人见到伊熙尔杜的举动—在最后那场致命的搏斗中他父亲身边只有他而吉尔-加拉德身边只有奇尔丹和我。但伊熙尔杜不肯听从我们的劝告。

“我要将这枚戒指当作对我父亲与弟弟之死的赔偿。”他说。于是不顾我们愿意与否他拿走了它把它视为至宝。然而它很快就背叛了他致他丧命。因此它在北方被称为‘伊熙尔杜的克星’。不过比起其他可能降临到他身上的命运或许死亡还算得上幸运。

“这些消息只传到了北方也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波洛米尔你对此未曾听闻这并不奇怪。伊熙尔杜在金鹰尾沼地丧命只有三个人逃离狼藉战场流浪许久后翻过山岭归来。其中一位是伊熙尔杜的侍从欧赫塔他带回了埃兰迪尔之剑纳熙尔的碎片并将这些碎片交给了伊熙尔杜的继承人维蓝迪尔—那时他还只是个孩子因而留在幽谷没有出征。纳熙尔宝剑已断光芒已熄至今不曾重铸。

“刚才我说‘最后联盟’的胜利是徒劳无功—其实也不尽然但这场胜利确实没能达到目标。索隆虽已式微但并未被消灭他的魔戒失踪了但并未被销毁邪黑塔倒塌了但根基并未被铲除因为它们是以魔戒之力建成只要魔戒尚存它们就得以延续。众多的精灵众多的强大人类以及众多他们的盟友都死在那场战争中。阿纳瑞安被杀伊熙尔杜丧命吉尔-加拉德和埃兰迪尔也都已逝去。世间再也不会重现精灵和人类的如斯联盟因为人类人口增加首生儿女却日渐凋零两支亲族渐行渐远。自从那日开始努门诺尔一族开始衰落他们的寿命也在缩短。

“在大战和金鹰尾沼地的血腥一役之后西方之地的人类在北方变得式微暮暗湖畔他们的城池安努米那斯沦为废墟维蓝迪尔的子孙搬迁到北岗高处的佛诺斯特居住而今就连那里也已渺无人迹。人类称其为‘死人堤’都害怕涉足该地。阿尔诺的居民锐减被敌人蚕食他们的王权断丧只余荒烟漫草的山岭中一座座青冢。

“在南方刚铎王国存续了很久一度兴盛繁荣几乎重现努门诺尔衰落之前的鼎盛国势。人们兴建了高塔与坚固的城池还有容纳众多船只的港口。‘人中王者’的有翼王冠受到使用各种语言的民族的敬畏。刚铎的都城是欧斯吉利亚斯意思是‘星辰城堡’安都因大河就从城中央穿过。他们在东边阴影山脉

的山肩上建了‘升月之塔’米那斯伊希尔又在西边白色山脉的山脚下建了‘落日之塔’米那斯阿诺尔。在米那斯阿诺尔的王庭中种下了一棵白树它的种子来自伊熙尔杜漂洋过海带来的那棵白树而那棵树的种子则是出自埃瑞西亚岛的白树那白树又出自远古时代的极西之地彼时世界还很年轻。

“然而中洲岁月如梭时光消磨阿纳瑞安之子美尼尔迪尔的血脉终至断绝白树枯萎努门诺尔人的血统也与寻常人类混杂。接着对魔多之墙的监视松弛下来黑暗之物潜回戈埚洛斯平原。那些邪物一度出击攻下米那斯伊希尔作为据点将它变成一处恐怖之地。如今它被称为米那斯魔古尔‘妖术之塔’。于是米那斯阿诺尔也重新得名米那斯提力斯‘守卫之塔’。从此这两座城冲突不断但位于两城之间的欧斯吉利亚斯遭到了废弃邪恶在断壁残垣中游走。

“人类诸多世代以来情况都是如此。但米那斯提力斯的城主依旧奋战不懈对抗我们的敌人保持安都因河从阿刚那斯到入海口之间的河道畅通无阻。现在这故事中我该述说的部分就要结束了。因为早在伊熙尔杜的时代那枚统御魔戒就已彻底下落不明三戒也摆脱了它的控制。但是三戒如今再度陷入危境因为我们极为遗憾地发现至尊戒已经被寻获。发现它的过程当由旁人来叙述因为我几乎没有参与此事。”

他话音才落波洛米尔便长身而起面对众人显得高大又骄傲。“埃尔隆德大人请容我发言”他说“首先我要再多说说刚铎因为我正是从刚铎一地而来而那边发生了何事最好让各位都有所了解。我认为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的作为因此也猜不到如果我们最终失败他们将面对什么样的危险。

“切莫以为刚铎大地上努门诺尔的血统已然消耗殆尽切莫以为其全部骄傲与高贵已然无人铭记正是靠着我们的英勇东边的蛮人才仍被压制魔古尔的恐怖也不得前进也正是靠着我们的英勇位于我们这道守护西方的屏障背后的大地才能保有和平和自由。但是如果大河一线的通路被人夺取将会如何

“也许那一刻已为时不远。那不提其名的大敌已经东山再起。我们称之为‘末日山’的欧洛朱因浓烟再次升腾黑暗之地的势力大长我们疲于招架。当大敌归来我们的百姓便被赶出了大河东面那片美丽的领土伊希利恩但我们总归还在该地保有一处据点藏有部分兵力。可就在今年六月魔多突然向我们发动袭击我们以寡敌众节节败退因为魔多已经和东夷以及残酷的哈拉德

人结盟组成了联军。然而我们并非败在人少而是遭遇了一股我们过去从未体验的力量。

“有人说那股力量肉眼可以看见就像一个魁梧的黑骑手一团月光下的暗影。他所到之处敌人尽数狂热然而就连我们最勇猛的人都感到恐惧人马皆不战自溃落荒而逃。我们东线的驻军只剩残部逃回摧毁了当时仍屹立在欧斯吉利亚斯废墟当中的最后一座大桥。

“当时我就在守桥的队伍中直到桥在背后断裂坍塌。只有四人泅水免于一死便是我弟弟和我以及另外二人。但我们继续战斗守住了安都因河西岸全线。我们背后那些受到庇护的人们难得听到我们的名字但若听到都加以称颂—大加称颂却鲜有援助。如今只有洛汗会响应我们的召唤派人驰援我们。

“在这风雨如晦之际我肩负任务孤身一人骑行一百一十天千里迢迢穿过重重危险来找埃尔隆德。但我不是来寻求作战的同盟—据说埃尔隆德的力量在于智慧而非武力。我是前来寻求建议希望解读一些晦涩之语。就在突袭发生的前一夜我弟弟睡得很不安稳做了个梦后来他经常再做类似的梦连我都梦到过一次。

“在梦中我感到东边的天空逐渐变黑并且雷声滚滚但在西方有一道浅淡的光在徘徊我听见光中有个遥远但清晰的声音这样喊道

寻找断剑

它隐于伊姆拉缀斯

彼处将有聚会共议

威力远胜魔古尔咒语。

议中将有符物[1]现身

命数结局[2]在指掌间。

伊熙尔杜的克星苏醒

半身人将仗义挺身。

“这些语句我们难以理解便向家父提起。家父德内梭尔是米那斯提力斯的宰相精通刚铎的学问。他只肯说伊姆拉缀斯是古时精灵当中的说法指的是位于遥远北方的一座山谷最伟大的博学之士半精灵埃尔隆德就住在彼处。于是我弟弟由于心知我们的需求何等迫切便希望遵循梦境指引启程去寻访伊姆拉缀斯。但由于路途充满艰险我决定亲自前来。我父亲虽然十分不情愿但还是同意让我动身。我在已遭废弃的路上游荡良久一路寻找埃尔隆德之家这个地方许多人都曾耳闻却没人知道它位在何方。”

“你现在既然到了埃尔隆德之家就将了解到更多情况。”阿拉贡起身将自己的剑锵然放上埃尔隆德面前的桌子它的剑身已断成了两截。“这就是那把‘断剑’”他说。

“你又是谁你跟米那斯提力斯有何关系”波洛米尔问讶异地打量着这个游民消瘦的脸庞以及他那件因风吹雨打而褪色的斗篷。

“他是阿拉松之子阿拉贡。”埃尔隆德说“他的先祖可以一直追溯到埃兰迪尔之子、米那斯伊希尔之王伊熙尔杜。他是北方杜内丹人的族长如今这支民族已是余者无几了。”

“那这戒指就是属于你的根本不属于我”弗罗多叫道大惊之下跳起了身就像以为对方会立刻索要魔戒似的。

“它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你”阿拉贡说“但我们已经决定你应当暂时继续持有它。”

“呈上魔戒弗罗多”甘道夫严肃郑重地说“是时候了。把它举高这样波洛米尔就会解开全部的谜题。”

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弗罗多身上。羞耻混合着恐惧突如其来令他不由得颤抖而且他感到极其不愿展示魔戒还感到十分厌恶它的触碰内心只愿自己远离此地。他用颤抖的手将它举起来魔戒熠熠发亮光辉闪烁。

“看吧这就是伊熙尔杜的克星”埃尔隆德说。

波洛米尔紧盯着那金色的东西双眼一亮。“半身人”他喃喃道“难道米那斯提力斯的厄运终于到了但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寻找一把断剑”

“那些话说的不是‘米那斯提力斯的厄运’。”阿拉贡说“但厄运与大事确实近在眼前。‘断剑’指的就是埃兰迪尔牺牲时压在他身下断裂的埃兰迪尔之剑。其余所有传家之宝都已失落故而这把断剑备受他子孙的珍视因为我们当中自古相传当魔戒—也就是伊熙尔杜的克星—被寻获时断剑也将重铸。现在你已经亲见你所寻找的剑你还想要什么你是否希望埃兰迪尔家族重返刚铎大地”

“我被派来仅仅是为找出谜语的含意而不是来乞求任何恩惠。”波洛米尔高傲地回答“但我们战事吃紧埃兰迪尔之剑将是超乎我们希望的助力—倘若这样的东西当真能从过往阴影中归来的话。”他又看了阿拉贡一眼眼中不无怀疑。

弗罗多感到比尔博在自己身旁不耐烦地动了动显然在为朋友打抱不平。突然间比尔博起身脱口念道

真金未必闪亮

浪子未必迷途

老而弥坚不会凋萎

深根隐埋不惧严霜。

冷灰中热火苏醒

暗影中光明跳荡

青锋断刃将重铸

无冕者再临为王。

“这诗也许不是上乘之作却说到了点子上—要是埃尔隆德的话对你而言还不够有说服力但是既然他的话值得一个人赶了一百一十天的路来听你最

好还是听进去。

“这诗是我自己写的”他悄声对弗罗多说“是很久以前杜内丹第一次给我讲他的身世时我为他写的。我都巴不得我的冒险还没结束啦那样当他的时机来临时我就能跟着他一起去。”

阿拉贡向他微微一笑便又转身面对波洛米尔。“就我而言我原谅你内心存疑。”他说“德内梭尔的殿堂中屹立着埃兰迪尔和伊熙尔杜二位庄严雄伟的雕像而我与他们并无多少相似之处。我只是伊熙尔杜的继承人并非伊熙尔杜本人。我已活了很久生活艰苦。从此地到刚铎的距离与我所走过的路程相比实是微不足道。我曾翻过崇山峻岭渡过诸多长河大川走遍无数平原旷野甚至去过遥远的鲁恩和哈拉德那里连天象都是陌生的。

“但我的家园我仅有的家园却是在北方。维蓝迪尔的子孙一直生活在这里由父及子世代绵延血脉始终未断。我们的日子辉煌不再人口也日渐凋零但这把剑总有新的继承人保存代代相传。波洛米尔我最后要对你这样说我们是孤独的一族是荒野中的游民和猎手—但我们追猎的永远都是大敌的爪牙他们的踪迹遍及各地不仅仅是在魔多而已。

“波洛米尔倘若刚铎是一座坚固可靠的高塔那么我们便一直在扮演另一个角色。有许多邪恶之物你们的铁壁和利剑都不曾遭遇。对于你们国界以外的地区你所知甚少。你提到了和平和自由但若不是我们北方岂知这二者为何物只怕它们早就为恐惧所毁。但是当黑暗之物从荒无人烟的山岭中出动从不见天日的树林里鬼祟爬来它们全在我们面前作鸟兽散。如果杜内丹人坐视不管或全进了坟墓哪条路还会有人敢走那些安静的地区和单纯的人家夜里哪还会享有安全

“而我们得到的感激比你们更少。旅人对我们皱眉村夫给我们取些轻蔑的外号。有个胖子叫我‘大步佬’然而若不是我们日以继夜地守护他生活的小镇那些离他不到一天路程的敌人早就能把他吓死或把那个小镇夷为平地了。但我们不会放弃守护。若单纯的人们得以无忧无惧他们就会继续单纯下去而我们必须秘密保护他们这样单纯地过下去。时光流转莺飞草长这一直都是我这一族的使命。

“但是如今世界正在再度变迁新的时刻正在来临。伊熙尔杜的克星已被寻获战斗即将到来断剑当被重铸。我会前往米那斯提力斯。”

“你说伊熙尔杜的克星已被寻获”波洛米尔说“我也已经见到了半身人手中那个灿亮的戒指。但是据传伊熙尔杜死于这个纪元伊始那么智者如何得知这个戒指就是他的那一个它又是如何流传了这么多年最后被一个这么奇怪的使者带来此地”

“这会有人叙述的。”埃尔隆德说。

“但是大人求求你先别开始”比尔博叫道“太阳都已经爬到头顶了我感觉有必要吃点东西来补充体力。”

“我还没点你的名呢”埃尔隆德莞尔道“但现在就要点了。来吧给大家讲讲你的故事。如果你还没把你的故事编成诗歌那就平铺直叙。你讲得越简短就能越快吃到午饭。”

“很好。”比尔博说“我遵命就是。不过我这会儿要讲真正的故事倘若在场有人听过我讲的另一回事—”他朝身旁的格罗因看了一眼“那么我请他们忘掉那个版本并原谅我。当时我一心只想把这个宝物据为己有并且洗脱加在我身上的小偷污名。不过现在我或许更明白世事啦。总之事情是这样的。”

对在场某些人而言比尔博的故事是全新的他们惊奇不已地听这位老霍比特人详细叙述了实际上他一点也没有不开心他与咕噜的整个历险过程。他没有省略任何一条谜语。如果允许他说的话他还会把那场生日宴会以及自己事后从夏尔消失的事迹都说出来。但埃尔隆德抬手示意了。

“说得好吾友”他说“不过这次说到这里就好。目前大家知道魔戒传给了你的继承人弗罗多这就足够了。现在让他说吧”

于是弗罗多虽然不如比尔博那般情愿还是说了他从收下魔戒保管那天开始所经历的一切。他从霍比屯到布茹伊能渡口的每一步路都有人提问斟酌他能想起的有关黑骑手的每一件事都有人细细查核。终于他又坐了下来。

“不错啊”比尔博对他说“要不是他们不停打断你你本来可以把这段经历讲成一个好故事。我努力作了点笔记但要把它写出来的话咱们得再找个时间一起重温一遍。你还没抵达此地时的经历就够写出整整好几章了”

“是啊这真是个相当长的故事。”弗罗多回答“可是我总觉得故事还不完整。我还想了解好多事尤其是有关甘道夫的部分。”

来自灰港的加尔多就坐在附近他听到了弗罗多的话。“你说的正是我想说的。”他叫道并转向埃尔隆德“智者或许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半身人的珍宝就是争议已久的主魔戒但不如智者博学的人们恐怕不这么认为。我们是否可以听听证明而且我还要问萨茹曼怎么说他通晓有关魔戒的学识可是他却不在场。如果他知道我们刚才听说的一切他会有什么建议”

“加尔多你问的这几个问题是彼此关联的。”埃尔隆德说“这些问题我并未忽略它们应该获得答复但这些事要由甘道夫出面澄清。我最后才点他的名因为这是他应得的尊重这整件事他才是真正的领导者。”

“加尔多”甘道夫说“有些人认为格罗因带来的消息以及弗罗多遭到的追击足以证明半身人的珍宝对大敌来说价值非常。然而它是一枚戒指。那么是哪一枚呢那兹古尔持有九戒七戒要么被夺要么已毁。”格罗因听到这里动了动但没说话。“而三戒我们知道在哪里。这一来他如此迫切想要的这枚戒指到底是什么

“从失落到寻获从大河到大山这当中确实耗费了很长时间。但智者所缺失的那部分知识终于得以补全尽管为时太慢—大敌紧追在后比我担心得还要接近。好在情况似乎是直到今年就是这个刚过的夏天他才得知全部真相。

“在场有些人应该记得多年前我亲自斗胆闯入多古尔都的死灵法师的大门悄悄探查了他的所作所为从而确认我们的恐惧乃是现实—他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古时的大敌索隆终于再度凝聚成形有了力量。有些人应该也记得萨茹曼当时力劝我们不要公开对抗他导致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只是监视而已。但到了后来他的阴影逐渐增长于是萨茹曼不再反对白道会全力以赴将那邪恶逐出了黑森林。也正是在那一年这枚魔戒被找到了—真是个奇怪的巧合如果这真是巧合的话。

“但是正如埃尔隆德所预见的我们行动得太迟了。索隆也在监视我们对我们的袭击早有防备。他通过驻守着九大爪牙的米那斯魔古尔远远统治着魔多直到万事俱备才从我们面前溃退但他只是假装落荒而逃。等他到了邪黑塔后不久便公开宣告自己东山再起。然后白道会最后一次聚首因为彼时我们得知索隆空前地急于找到至尊戒。我们当时担心他已经获知一些我们

仍一无所知的消息但萨茹曼说那不可能并且对我们老调重弹说至尊戒永不可能再在中洲寻获。

“他说‘最坏的情况不过是我们的大敌知道我们没得到它它仍然下落不明但他会认为失落的东西仍有可能被寻获。不要怕他的企望会欺骗他。我岂不是潜心研究过这项事由吗那枚主魔戒落入了安都因大河中而在很久以前在索隆还蛰伏未起时它便顺流而下被冲入了大海。就让它留在那里直待世界终结好了。’”

甘道夫陷入了沉默。他从廊上向东凝视着迷雾山脉的遥远群峰危及这世界的祸根长久以来就隐藏在那片大山底下。他叹了口气。

“当时我犯了错”他说“我被智者萨茹曼的话哄骗了。我本该更早去发掘真相才对倘若如此我们现今的危险就会降低许多。”

“我们全都犯了错”埃尔隆德说“若不是你的警惕或许黑暗早就已经临到我们头上了。请继续说吧”

“从一开始我心里就毫无理由地担忧。”甘道夫说“我很想知道此物是怎么落到咕噜手里他拥有它又有多久了。因此我对他设下监视猜测他要不了多久就会离开黑暗出来寻找他的宝贝。他出来了却逃脱了监视下落不明。然后唉我搁置了这件事只是继续观望和等待一如既往—而我们总是观望等待得太多了。

“时光飞逝我忙于许多旁务直到我的怀疑再次惊醒突然变成恐惧。那个霍比特人的戒指是哪里来的万一我恐惧成真我们该怎么处置它这些事我一定得拿个主意。但我没向任何人提起我的恐惧因为我知道如果一言不慎传了出去将会招来大祸。长年来所有与邪黑塔的斗争当中背叛始终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那是十七年前的事。很快我就察觉到夏尔四周聚集起各种各样的奸细甚至包括飞禽走兽我的恐惧更深了。我请求杜内丹人相助他们加倍了警戒。同时我向伊熙尔杜的继承人阿拉贡表明了心中所虑。”

“而我建议”阿拉贡说“尽管似乎太迟我们仍应该追捕咕噜。并且伊熙尔杜的过错理当由伊熙尔杜的继承人出力弥补。于是我和甘道夫一起展开了漫长又无望的搜索。”

接着甘道夫讲述了他们如何探索了整片大荒野地区甚至抵达了阴影山脉和魔多的屏障。“我们在那里得到了有关咕噜的传闻我们猜他在那片黑暗的山岭中住了很久。但我们一直没找到他最后我绝望了。然后我在绝望之中又想到一种测试方法这样就不必非要找到咕噜—那枚戒指本身就可能说明它是不是至尊戒。我想起了我在白道会上听见的话那是萨茹曼所言当时我未多留意现在我却在心中将字字句句听得分明。

“‘九戒、七戒和三戒每一枚上面都镶有合适的宝石。’他说‘至尊戒却没有。它是一个圆环没镶宝石朴实无华就像一枚次级魔戒。但它的铸造者给它做了记号这些记号内行人或许还能看见并且辨认出来。’

“那是什么样的记号他并没说。现在会有谁知道呢铸造者知道。萨茹曼知道吗他的学识虽说渊博但总有其来源。这枚魔戒在失落之前除了索隆还有谁曾戴在手上只有伊熙尔杜一人。

“一念及此我便放弃追踪迅速赶到了刚铎。过去我所属的族类成员在刚铎颇受礼遇而其中最受礼遇的是萨茹曼。长年来他都是历任白城城主的座上宾。然而这次德内梭尔大人对我却不如从前那般欢迎他勉强同意我去查阅他收藏的经卷和书籍。

“‘如果你确如所言只是要寻找古时以及白城创立之初的记载那你就去看吧’他说‘在我看来过去不若将来黑暗而将来才是我所关心的。不过萨茹曼曾在此作过很久研究除非你的本事比他还大否则你就找不出任何我不通晓的事—我才是精通这座白城的历史学识的大师。’

“德内梭尔虽这么说但他的藏书当中有许多记载如今就连博学之士也很少有人能读懂了因为那些文字和语言对后世人类而言已是艰深晦涩。波洛米尔米那斯提力斯仍保存着一卷伊熙尔杜亲自写下的书卷。我猜自从诸王血脉断绝之后这书卷除了萨茹曼和我之外再无旁人读过。要知道伊熙尔杜并没有像某些传说里讲的那样直接从魔多的战场上启程离开。”

“也许北方这么传说”波洛米尔插嘴道“但刚铎尽人皆知他先来到米那斯阿诺尔在那里陪侄子美尼尔迪尔住了一段时间指导他然后才把南方王国的统治权交托给他。也是在那时伊熙尔杜种下了白树的最后一棵幼苗以纪念他的弟弟。”

“也是在那时他写下了这份书卷”甘道夫说“而这点在刚铎似乎无人记得。这书卷跟魔戒有关而伊熙尔杜是这么写的

从今时起主魔戒将成为北方王国的传家之宝但刚铎亦居住着埃兰迪尔的子孙有关主魔戒的记载当留在此地以免有朝一日这些重大事件遭到淡忘。

“在这些话之后伊熙尔杜描述了他得到魔戒时的情况

我刚刚拾起它时它还很烫烫如烙铁并灼伤了我的手让我怀疑我是否永远无法摆脱它带来的疼痛。然而就在我书写时它已变冷似乎还缩小了其美丽与形状却依然如故。它上面的文字起初清晰如红焰现已开始褪淡难以辨认。那行字以埃瑞吉安的精灵文刻成因为魔多没有文字堪当如此细致的工艺但那种语言我并不懂得。它难听又粗野我认为它是一种黑暗之地的语言。我不知道它说的是什么邪恶内容只在此临摹一份以免它褪淡不见。或许魔戒仍在怀念索隆之手的热度他的手漆黑却如火般炽热吉尔-加拉德便是死在这双手上。或许若是将这金戒烧热字迹就会重新出现。但我个人绝不会冒任何损伤此物的风险—它是索隆全部造物中惟一的美丽之物。它对我来说弥足珍贵我付出了深重痛苦才得到它。

“一读到这些描述我的探索便到了终点。因为那行临摹出的文字确实如伊熙尔杜所猜测的是魔多和邪黑塔爪牙的语言而那行文字的含义已经众所周知—索隆首次戴上至尊戒那日三戒的铸造者凯勒布林博便已察觉并从远方听见他说出了这些话索隆的邪恶企图也因此暴露无遗。

“我立刻向德内梭尔告辞但就在我北上的途中从罗瑞恩传来讯息说阿拉贡刚经过该地他已经找到了那个叫咕噜的生物。因此我先去跟他碰头听他讲述经过。我甚至不敢猜想他独自经历了什么样的致命危险。”

“那些危险没有必要多说。”阿拉贡说“一个人若必须走近黑门的监视所及之处或踏过魔古尔山谷的致命之花那么他必然会经历危险。我本来到最后也绝望了开始踏上返家之路。接着全凭运气我突然碰上了我在搜索的一泥塘边的浅脚印。当时那足迹既新鲜又急促但不是去往魔多而是离开。我沿着死亡沼泽的边缘追踪那足迹然后逮到了他。那时正是傍晚天色渐暗咕噜潜伏在一潭死水旁盯着水里看被我一举擒获。他全身裹满绿色的黏液。恐怕他永远也不会喜欢我因为他咬了我我也没手下留情。从他那张嘴里我除了牙印什么也没得到。我觉得我整个旅程中这段归途是最糟糕的。我日

夜看着他给他脖子上套了根绳子驱赶他走在我前面还堵住了他的嘴直到他因为缺水少食而被驯服。我押着他一直朝黑森林走终于把他带到那里交给了精灵因为我们事前决定这样做。他臭气熏人我很高兴不用再跟他作伴。我个人希望永远别再见到他。不过甘道夫来了耐着性子跟他谈了很久。”

“是的冗长又无聊”甘道夫说“但总算有点收获。首先他所说的失掉戒指的经过跟刚才比尔博首度公开的一致但那并不重要因为我早就猜到了。不过我却因此头一次得知咕噜的戒指是来自金鸢尾沼地附近的大河里还得知他拥有它很久了有好几倍他那个小种族的寿命之久。那戒指的力量大大延长了他的寿命但只有主魔戒才具备这样的力量。

“如果这还不足为证的话加尔多我说过还有另一个测试方法。这枚刚才举起来给你们看的戒指浑圆又不加装饰而如果有人下定决心将这金戒放进火里烧一会儿就仍可在上面读到伊熙尔杜所说文字。我已经那么做过而这是我所读到的

Ash nazg durbatulûk, ash nazg gimbatul, ash nazg thrakatulûk
agh burzum-ishi krimpatul[3]”

巫师嗓音一变令人大吃一惊。他的语声突然变得凶狠、强大如岩石般粗厉。似乎有道阴影掠过了高悬的太阳门廊一时之间也暗了下来。人人都禁不住战栗精灵全捂住了耳朵。

“灰袍甘道夫过去从没有人敢在伊姆拉缀斯用这种语言说话。”等阴影过去众人缓过气来埃尔隆德说。

“让我们希望以后也没人会再在此地说它”甘道夫回答“但是埃尔隆德大人我并不求你原谅。因为要是不想很快在西部每个角落都听见这种语言那就让我们所有人都别再怀疑了—此物的确就是智者所宣称的那件大敌的法宝它满载着他的全部恶毒。他在古时所拥有的力量有极大一部分就蕴藏在此戒之中。以下便是那些自黑暗年代流传至今的话语埃瑞吉安的工匠当初听见便知道自己遭到了背叛

统御余众魔戒至尊罗网余众魔戒至尊禁锢余众魔戒至尊。

“而且各位朋友你们要知道我还从咕噜那里得知了更多。他一点也不情愿开口说的故事也不清不楚但毫无疑问他去过魔多并且在那里被迫说出了他知道的一切。因此大敌如今知道至尊戒已被寻获长期以来都在夏尔。由于他的爪牙几乎追到我们门前他也很快就会知道—也许就在我说话的这会儿他已经知道—它就在我这里。”

众人坐在椅上默默无言。过了好一阵子波洛米尔才开口说“你说那个咕噜是个小东西小却是个大祸根。他后来怎样了你们怎么处置他了”

“他被囚禁起来了仅此而已。”阿拉贡说“他已经受了不少罪。毋庸置疑他曾遭到酷刑折磨对索隆的恐惧蒙蔽了他的心。不过我还是很高兴一件事那就是他被警惕的黑森林精灵妥善看管着。他积恨甚深这给了他极大的力量你很难相信那么瘦弱枯槁的一个人竟会有那么大力量。假使他获得自由他还能干出许多坏事。我毫不怀疑他之所以获准离开魔多是负有邪恶任务的。”

“唉唉”莱戈拉斯叹道英俊的精灵面孔满布愁云“现在必须得说我被派来传达的消息了—不是什么好消息但我直到现在才知道这消息对在座各位来说可能有多糟糕。斯密戈也就是你们说的咕噜已经逃脱了。”

“逃脱了”阿拉贡失声叫道“这的确是坏消息恐怕我们全都要无比懊悔。瑟兰杜伊的族人究竟怎么会有负重托”

“并不是因为监管不周”莱戈拉斯说“但或许是因为好心过头。而且我们担心囚犯是获得了旁人协助对方比我们想像得更为了解我们的作为。我们应了甘道夫的嘱咐日夜看守着这个生物哪怕我们其实对这任务十分厌倦。但甘道夫嘱咐我们他仍然有救我们不应对他绝望而且我们也不愿将他成天囚在地牢里因为他在那里可能又会重陷从前的黑暗心思中。”

“当年你们对我可没那么客气啊”格罗因说眼中光芒一闪想起了过去被精灵王囚禁在厅堂深处的经历。

“拜托”甘道夫说“我的好格罗因请你别打岔。那是个令人遗憾的误会早就已经了结啦。如果精灵和矮人之间所有的恩怨都要在此拿出来讲那我们还不如干脆放弃这次会议。”

格罗因起身鞠了一躬于是莱戈拉斯续道“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会带咕噜在森林中走走。林中有棵大树它兀自高耸离其他树木都颇有距离他很喜欢爬上去。通常我们都会任他爬到最高的树枝上好感受自由的风不过我们会安排卫士在树底下看守。有一天他拒绝下来而卫士们又不想爬上去抓他—他已经学会了用脚抓紧树的把戏就跟用手抓一样牢。于是他们在树下一直坐到了深夜。

“就在那个无星无月的夏夜奥克出其不意向我们发动了袭击。我们费了些时间才把他们击退。他们数量既多又很凶猛但他们是从山脉另一边过来的不熟悉森林。等战斗结束我们发现咕噜不见了看守他的卫士不是被杀就是被俘。如此一来事态便很明显了—那场突袭正是为了营救他而他事先就知情。我们揣测不出此事是怎么计划的但咕噜十分狡猾而大敌又有众多奸细。除掉恶龙那年所驱逐出去的各种妖物已经大举卷土重来黑森林在我们维护的王国领域之外再度成了邪恶之地。

“我们没能重新抓获咕噜。我们在众多奥克的脚印中发现了他的踪迹—径直扎进森林深处往南而去。但没多久他就摆脱了我们的追踪而我们也不敢继续追猎下去因为我们当时接近了多古尔都那里仍旧是个非常邪恶的地方我们从不去那里。”

“好吧好吧他已经跑了。”甘道夫说“我们没时间再去找他。就随他去吧。但是他可能还会扮演一个不管是他自己还是索隆都料想不到的角色。

“现在我会回答加尔多其余的问题—萨茹曼怎么说针对这一危机他会给我们什么建议这部分故事我必须详细叙述因为之前只有埃尔隆德听我简要述说过而它与所有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都有关。迄今为止这是‘魔戒传说’的最后一章。

“六月底时我在夏尔当时我心头焦虑笼罩于是骑马去了那片小地方的南部边界。因为我有不祥的预感觉得有种我还不了解的危险正在不断逼近。我在边境上听说了消息得知刚铎的战事与挫败而当我听说‘黑魔影症’内心登时一凉。除了少数从南方来的难民我没有其他发现但在我看来他们身上有种他们不肯提及的恐惧。于是我转向东边与北边沿绿大道而行。在离布理不远的地方我碰见了一位坐在路旁坡上的旅人他的马就在他身边吃草。那是褐袍拉达加斯特他有段时间住在靠近黑森林边界的罗斯戈贝尔。他是我的同侪之一但我已经多年没见过他了。

“‘甘道夫’他喊‘我正在找你哪但我在这一带人生地不熟只知道或许能在一个名字粗俗、叫做‘夏尔’的穷乡僻壤找到你。’

“‘你的消息没错’我说‘不过你现在很接近夏尔的边界了要是碰到哪个当地的居民可千万别这么说。你找我什么事一定很紧急。你从来不出远门除非是事态紧急。’

“‘我身负紧急要务。’他说‘我带来了坏消息。’语毕他朝四周张望了一番仿佛隔墙有耳似的。‘是那兹古尔’他悄声说‘九戒灵又出动了。他们秘密渡过了大河正朝西而来。他们乔装成黑衣的骑手。’

“那一刻我知道了自己莫名恐惧的是什么。

“‘大敌一定有什么重大的需求或图谋’拉达加斯特说‘但究竟是什么令他注意这片遥远又荒凉的地区就不是我能猜到的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问。

“‘别人告诉我无论黑骑手去到哪里都在打听一个名叫夏尔的地方。’

“‘这个夏尔。’我说整颗心却沉了下去。当九戒灵齐聚在他们那凶恶的首领麾下即便是智者都惧怕与他们对敌。那个首领古时曾是伟大的君王与法师如今他掌控着致命的恐惧。‘谁告诉你的谁派你来的’我问。

“‘是白袍萨茹曼。’拉达加斯特回答‘他让我转达说你若觉得有需要他会伸出援手但你必须立刻去寻求他的帮助否则就会为时过晚。’

“那个口信给我带来了希望因为白袍萨茹曼是我的同侪中最强大的一位。当然拉达加斯特是个称职的巫师他精于易形改貌对草药和走兽都拥有丰富的知识尤其还与飞禽为友。不过萨茹曼长久以来一直在研究大敌的技艺因此我们经常能够制敌机先。正是靠着萨茹曼的策划我们才将大敌逐出了多古尔都。也许萨茹曼已经找到了什么武器可以把九戒灵赶回去。

“‘我会去见萨茹曼。’我说。

“‘那你必须马上动身。’拉达加斯特说‘因为我浪费了不少时间找你日子所剩不多了。萨茹曼交代我要在夏至之前找到你而现在已经是夏至了。就

算你即刻从这里出发也只是勉强能在九戒灵发现他们要找的地方之前到达萨茹曼那里。而我自己得马上回去了。'说完他便上了马立刻就想走。

"‘等等’我说‘我们将需要你的帮助以及所有自愿者的帮助。向所有与你为友的飞禽走兽散布消息让它们将一切有关此事的消息都送去给萨茹曼和甘道夫。让它们把消息送到欧尔桑克。’

"‘这我会办。’他说然后就纵马走了仿佛九戒灵紧追在后似的。

"‘我没法当场就跟他走。那天我已经骑了很远人马俱疲并且我还得好好考虑一下情况。那晚我下榻布理并且决定不回夏尔了时间不允许。这是我生平所犯的最大错误

"‘不过我写了封信给弗罗多拜托我的朋友也就是客栈老板帮我捎信给他。天一亮我便出发了长途奔驰终于到了萨茹曼的住处—远在南方迷雾山脉尽头的艾森加德离洛汗豁口不远。波洛米尔会告诉你们洛汗豁口是一处极其开阔的山谷位于迷雾山脉和埃瑞德宁莱斯—亦即他家乡的白色山脉—最北麓之间。而艾森加德是一圈陡岩如墙一般环抱山谷山谷中央有座石塔名唤欧尔桑克。这塔是很久以前努门诺尔的人类所建不是萨茹曼的手笔。此塔极高具有许多奥秘但看起来却不像人工所砌。只有穿过艾森加德那圈岩石才能抵达高塔而石圈只有一处大门。

"‘我在一天傍晚来到了大门前它就像一道开在石墙上的巨大拱门守备森严。不过大门守卫正在等我告诉我萨茹曼在等候我。我骑马从拱门下穿过大门在我背后无声关上不知为何我突然一阵心惊。

"‘我骑马来到欧尔桑克塔底到了楼梯下萨茹曼就在那里等我领我上到了他的高层议事厅。他手上戴着一枚戒指。

"‘你总算来了甘道夫。’他严肃地对我说。但他眼中似乎有道白光仿佛内心正在冷笑。

"‘是的我来了。’我说‘我前来寻求你的援助白袍萨茹曼。’那个头衔似乎激怒了他。

"‘真的吗灰袍甘道夫’他冷嘲道‘求援灰袍甘道夫会求援这可真少见啊。一个这么狡猾、这么睿智的人四处漫游插手每一件事—也不管那是否归他

管辖—竟会求援’

“我看着他满心不解。‘如果我未被蒙骗’我说‘事情现在的进展正需要我们所有人齐心协力啊。’

“‘也许吧’他说‘但你现在想到已经太迟了。我很好奇如此至关重要之事你瞒着我这个白道会的首领有多久了现在又是什么事令你从蛰伏之地夏尔来到这里’

“‘九戒灵再度出动了。’我回答道‘他们已经渡过大河。拉达加斯特这么告诉我的。’

“‘褐袍拉达加斯特’萨茹曼大笑说再也不掩饰轻蔑‘拉达加斯特那个驯鸟人拉达加斯特那个头脑简单的货色拉达加斯特那个笨蛋不过他总算还有足够的脑子办好了我派他办的事。你这不就来了我送口信的全部目的就在于此。灰袍甘道夫你就给我留在这里安顿下来别再上路了。因我乃智者萨茹曼铸戒者萨茹曼诸色兼具的萨茹曼’

“这时我才看向他的长袍它乍看之下是白色却又不尽然乃是以无数颜色织成他一动那些斑斓的色彩便闪烁变换令人目不暇给。

“‘我更喜欢白色。’我说。

“‘白色’他冷笑道‘白色乃是开端。白布可染。白纸可写。白光可分。’

“‘如此一来它就不再是白色。’我说‘倘若借由破坏事物来发掘其本质那就已经背离了智慧之道。’

“‘你对我说话大可不必好像对着那些你当成朋友的傻瓜。’他说‘我找你来此不是要你来教训我而是向你提供一个选择。’

“于是他站起身来开始宣告仿佛发表一篇长久排练好的演说‘远古时代已成过去中古时代正在消逝新生时代正在展开。精灵的时代业已结束我们的时代却触手可及—我们必定要统治人类的世界。但我们必须拥有权力可以按照我们的意志来统治万物的权力来获取只有智者才能看见的利益。

“‘听着甘道夫我的老朋友和老帮手’他说着向我走近这会儿放低了声音‘我说“我们”因为你若肯与我合作那就会是“我们”。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崛

起。要与之抗衡旧日的联盟和策略完全无济于事。精灵和苟延残喘的努门诺尔人都毫无希望。因此你不我们面前摆着一个选择。我们可以与那股势力合作。甘道夫那才是明智的。那条路才有希望。那股势力的胜利就在眼前那些给予援手的人将获得丰厚的报偿。随着那股力量的扩张被证实与它为友的也会壮大。而像你我这样的智者或可耐心在最后成功左右它的方向控制它。我们可以等候时机把这些念头深藏心底或许也要强烈谴责过程中做下的恶事但赞同这些崇高的终极目标知识、规则和秩序。我们那些或软弱或懒散的朋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致使这一切我们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至今徒劳无果。我们的计划不需要也不会有任何真正的改变惟一要变的只是我们的方法。’

“‘萨茹曼’我说‘我从前也听过这种游说但都出自魔多派来欺骗愚民的使者之口。我实在想不到你大老远把我叫来就只为了让我听这种陈词滥调。’

“他斜着眼看我略作沉吟。‘嗯看来这条明智之路不得你青睐’他说‘还是说尚未得你青睐而只要还有某种更好的办法你就不会青睐于这条路’

“他走过来将修长的手搭在我臂上。‘但为什么不呢甘道夫’他悄声说‘为什么不是因为统御魔戒吗如果我们能控制它那么那股力量就能落到我们手上。这才是我引你来此的真正原因。我手下有许多耳目我相信你知道这件至宝如今藏在何处。难道不是吗或者说为什么九戒灵要找夏尔而你待在那边又是在做什么’他说完这话眼中突然冒出再也掩饰不住的贪婪光芒。

“‘萨茹曼’我避开他说‘你清楚得很至尊戒一次只能由一个人驾驭所以别再费事说什么“我们”了而我不会交出它来不而且我既然知道了你的心思我连它的消息都不会告诉你。你曾是白道会的首领但你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哼似乎选择若不是顺服索隆就是顺服你。而我两者都不选。你还有别的选择给我吗’

“这时的他冷酷又危险。‘有。’他说‘我本就不曾指望你表现出智慧即便这是为你自己好。不过我已给了你心甘情愿帮我的机会那样也好给你自己省些麻烦跟痛苦。第三个选择是待在这里直到结束。’

“‘直到什么结束’

“‘直到你向我透露何处能找到至尊戒我或许可以找到说服你的办法。抑或直到不需你合作也找到至尊戒而君临天下之人有时间去处理轻松些的问

题比如给既傲慢无礼又拖后腿的灰袍甘道夫设计一个合适的奖赏。’

“‘那可不见得会是轻松些的事。’我说。而他大声嘲笑我知道我说的不过是空话。

“他们把我抓起来单独囚在欧尔桑克的塔顶上萨茹曼通常在那里观测星象。那里除了一道有数千台阶的狭窄楼梯再无旁路可以下去而下方的山谷看起来非常遥远。我向下张望发现曾经一片苍翠蓊郁的美丽山谷如今布满了坑洞与熔炉。恶狼和奥克在艾森加德定居萨茹曼为自己召聚了大批兵力要与索隆争锋—他尚未成为索隆的手下。在这一切工事上空一团乌烟瘴气萦绕不去裹在欧尔桑克四周。我独自站在云间的一座小岛上毫无逃跑的机会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塔上寒风刺骨我只有一点空间可以踱步闷闷地想着九骑手正在北上。

“萨茹曼的话有可能是谎言但我感到十分确定的是九戒灵的确东山再起了。早在我来到艾森加德之前沿途我已经听到一些确凿无疑的消息。我心里一直为我那些夏尔的朋友担心但我仍心怀希望但愿弗罗多如我信中所敦促的已经立刻出发在致命的追击开始之前就已经抵达了幽谷。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和希望都没基础—我把希望寄托在布理的一个胖子身上而我的担心是基于索隆的狡猾。但是卖啤酒的胖子要照管的太多而索隆的力量还没强到我所担心的那个地步。不过谁要是独自身陷在艾森加德的环场当中都很难想像那些猎手会在遥远的夏尔碰壁因为阻挡他们的人非逃即死。”

“我看见你啦”弗罗多叫道“你当时在来回踱步间沐着月光。”

甘道夫吃惊得住了口看向他。“那只是个梦”弗罗多说“我突然间想了起来我本来已经忘得差不多了。那个梦是一段时间以前的事我想是在我离开夏尔之后。”

“那它来得可迟啦”甘道夫说“你等一下就知道了。我那时可谓身陷不幸的困境。认识我的人一定都同意我很少落入这种危境并且很不适应这种倒霉状况。灰袍甘道夫竟像只苍蝇落在蜘蛛奸诈的网中但是就算最细心的蜘蛛也可能吐出不牢靠的蛛丝。

“起初我害怕拉达加斯特也已经堕落了—萨茹曼毫无疑问就是打算让我这么想。但是在我们碰面那会儿我没从他的声音和眼睛里觉察出任何一点蹊跷。要是我看出有诈我决不会到艾森加德来—或者我来时会更谨慎。萨

茹曼也猜到了这一点所以他隐藏了自己的企图欺骗了他的信使。而且妄图争取诚实的拉达加斯特支持背叛纯属白费心机。拉达加斯特是出于善念寻找我的因此才说服了我。

“而萨茹曼的诡计就是这样失败的。因为拉达加斯特没有理由不按我要求的去做。他骑马去了黑森林他在那边有许多老朋友。迷雾山脉的大鹰飞得又高又远他们看到了许多动向恶狼聚集奥克集合九戒灵在各地奔走。他们还听到了咕噜逃脱的消息。他们派了一位使者把这些消息带给我。

“于是当夏天即将逝去在一个有月亮的夜晚大鹰中速度最快的风王格怀希尔出乎意料来到了欧尔桑克。他发现我站在塔顶上。我跟他谈话他在萨茹曼发现之前载我离开了那里。在恶狼和奥克从艾森加德出来追击我时我已经离开那里很远了。”

“‘你能载我飞多远’我问格怀希尔。

“‘许多里格’他说‘但不能去大地的尽头。我是被派来送信的不是来载人的。’

“‘那么我必须在陆地上找匹坐骑’我说‘一匹四蹄迅捷如风的骏马我从来没有这么急着赶时间。’

“‘好我会载你到埃多拉斯那是洛汗之王的宫殿所在。’他说‘那离这里不太远。’我很高兴因为在洛汗也就是里德马克[4]住着‘驭马者’洛希尔人再没有哪里的马能比迷雾山脉和白色山脉之间的大山谷中养出来的更好了。

“‘你想洛汗的人类还可靠吗’我问格怀希尔萨茹曼的背叛已经动摇了我的信心。

“‘他们进贡马匹’他回答‘据说每年都送许多马去魔多。但他们还没有屈服。但倘若真如你所言萨茹曼已经投向邪恶那么他们的厄运也就不远了。’

“天快亮时他将我在洛汗境内放下。现在我已经把我的故事拖太长了剩下的部分会尽量长话短说。我在洛汗发现邪恶—也就是萨茹曼的谎言—已经在运作。那地的国王不肯听从我的警告。他叫我挑匹马赶快离开于是我挑了匹马十分合我心意却十分不合他心意—我选了他国中最好的一匹马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马。”

“那么他一定是匹高贵的马”阿拉贡说“得知索隆能索得这样的贡品比许多其他似乎更坏的消息还要令我悲伤。上次我在那里时情况还不是这样。”

“现在也不是我发誓。”波洛米尔说“这是来自大敌的谎言。我了解洛汗的人类。他们真诚又勇敢是我们的盟友仍住在很久以前我们赠给他们的土地上。”

“魔多的阴影笼罩着远方各地”阿拉贡答道“萨茹曼已经沦落其下洛汗已被围困。谁知道当你归返时会在那里发现什么”

“至少他们决不会交出马来保命。”波洛米尔说“他们爱护马匹仅次于爱护自己的亲人。这是有理由的里德马克的马乃是来自远离魔影的北方原野其种族跟它们的主人一样都承自古时的自由时代。”

“千真万确”甘道夫说“它们当中有一匹很可能是在混沌初开之际诞生的。九戒灵的马不能与他争雄。他不知疲倦迅捷如风。他们叫他‘捷影’[\[5\]](#)。他的一身皮毛在白昼闪亮如银在黑夜则如暗影来去无踪蹄轻无声从未有人骑过他但我捕获了他驯服了他。他驮着我风驰电掣当我从洛汗动身时弗罗多正离开霍比屯而当我抵达夏尔时弗罗多才到了古冢岗。

“但是我兼程赶路的同时心中恐惧也愈来愈深。我一路向北沿途都听说了黑骑手的消息。尽管我一天天越追越近他们还是始终领先。我得知他们兵分数路有些仍留在离绿大道不远的东部边界有些从南边侵入夏尔。我赶到霍比屯弗罗多已经走了。我跟老甘姆吉谈了谈说了很多却少有切中要点。他一讲起袋底洞新主人的缺点就滔滔不绝。

“‘我可受不了变化啦这辈子是不行啦’他说‘更别提还是最坏的变化’他重复了许多次‘最坏的变化’。

“‘最坏’是个糟糕的词”我对他说‘但愿你有生之年不必见到。’但从他的话中我终于得知弗罗多不到一星期前离开了霍比屯还有个黑骑手在同一天傍晚曾来到小丘。我怀着忧惧上路当我到达雄鹿地发现那里群情沸腾就像棍子捣了蚂蚁窝一样。我前往克里克洼的房子那里门户洞开空无一人但在门槛上掉着件斗篷是弗罗多穿过的。有那么片刻我感到了绝望因而没有留下来打听消息否则也不至于那么难过。我骑马去追踪黑骑手。追踪很困难因为去向纷杂让我不知如何是好。不过我觉得有一两个是骑往布理于是我走了那条路因为想到有些话可跟客栈老板说。

“‘他们叫他黄油菊’我心里想着‘如果这延误是他的错我就把他身上的黄油都给化出来。我要把那老笨蛋放在文火上烤了。’他显然也有同样觉悟一见到我露面他就扑倒在地差点当场化了。”

“你把他怎么了”弗罗多惊叫“他真的对我们很好已经竭尽他所能了。”

甘道夫大笑。“别怕”他说“我没整治他也没怎么训斥他。等他停止颤抖从他口里问出的消息令我雀跃万分甚至拥抱了那个老家伙。我当时猜不出事情的经过但是我得知你们前一晚就在布理次日早上跟着大步佬一起离开。

“‘大步佬’我叫道高兴得提高了嗓门。

“是的老爷恐怕是这样的老爷。”黄油菊弄错了我的口气说‘我尽了力可他还是找到了他们然后他们就跟他混到一起了。他们在这里时举止从头到尾都相当古怪你可以说异常顽固。’

“‘笨驴蠢蛋我加倍可敬又亲爱的麦曼’我说‘这是自从仲夏日以来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至少值一个金币。愿你店里的啤酒香醇迷人出类拔萃达七年之久’我说‘现在我可以睡一晚好觉了我已经忘了上次好好睡一觉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于是当晚我在那里过夜十分想知道那些黑骑手怎么样了。因为布理的消息表明只有两个来过此地。但那天晚上我们听到了更多消息。至少有五个从西边过来他们掀倒了大门像一阵狂风呼啸着穿过布理直到现在布理的居民还在颤抖不已认为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而我在黎明前起身追踪他们。

“我不确知详情但在我看来事情肯定是这样的他们的首领仍在布理南边某处秘密地按兵不动与此同时有两个黑骑手先来穿过村镇另外四个侵入了夏尔。但是当他们在布理和克里克洼都遭到挫败后他们回到首领那里报告消息因此有段时间大道并无骑手把守只有他们的眼线监视。他们的首领随即派了几人直接穿过乡野朝东而去自己则怀着盛怒和余下的人沿着大道骑行。

“我如一阵狂风疾奔向风云顶在离开布理的第二天日落之前赶到而他们已经先我而到。他们感到我咄咄逼人的怒气同时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与

我交锋便避开我撤退了但天黑后他们便围拢过来。我被围困在山顶在阿蒙苏尔的古老环形石墙内。我着实被逼得不轻自从古时战争的烽火之后风云顶一直不曾见过如此的闪电与火焰。

“日出之际我逃出重围向北飞奔。我无法指望再采取什么措施了。弗罗多我要在荒野中找到你是不可能的并且在九戒灵紧追在后的情况下去找你更是愚蠢。因此我只能信任阿拉贡。但我还是希望牵制住他们当中的几个同时又能先你们抵达幽谷派出援手。确实有四个黑骑手跟着我但过了一阵子之后他们就掉头回去似乎是朝渡口去了。这多少帮了点忙当你们的营地遭到袭击时只有五个骑手而非九个。

“我沿苍泉河而上穿过埃滕荒原再由北而下经过一条漫长艰难的路终于抵达了此地。从风云顶到这里我花了将近十五天。由于我无法在食人妖荒原的山岩间骑马奔跑所以捷影离开了我让他回他主人那里去但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我若有需要他会应我的召唤前来。就这样我只比魔戒早两天抵达幽谷而魔戒险象环生的消息也已经传到此地—而这被证实极有帮助。

“弗罗多我的故事到此结束。愿埃尔隆德和大家原谅我的冗长叙述。毕竟这样的事过去从未发生过—甘道夫竟然失约未信守承诺如期而至。我想对持戒人说说如此不寻常的事件是有必要的。

“好现在故事从头到尾都说完了。我们都在而魔戒也在但我们一点都没有更接近目标。我们该拿它怎么办”

众人一阵沉默。末了埃尔隆德再次开口了。

“关于萨茹曼的消息着实令人痛心。”他说“因为我们信任过他我们所有的谋划他都参与甚深。无论出发点是善是恶过度深入研究大敌的技艺都是危险的。不过唉这样的堕落与背叛从前也发生过。我觉得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故事中数弗罗多的故事最奇怪。我认识的霍比特人除了在座的比尔博之外没有几个而在我看来弗罗多可能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孤单独特。自从我上次到西部旅行世界已经改变了许多。

“我们知道那些有着许多名字的古冢尸妖我们听过有关老林子的许多传说—它现存的规模不过是古时它的北部外缘而已。曾有一段时期松鼠可以从一棵树跳到一棵树从现在的夏尔一路跳到艾森加德西边的黑蛮地。那些

地方我曾旅行过一次了解到许多未开化的奇异事物。不过我忘了邦巴迪尔—如果这跟很久以前走过森林和山岗的确实是同一个人而早在那时他就比长者都要年长了。那时他也不叫邦巴迪尔我们称他伊阿瓦因·本·阿达尔‘至长且无父之人’。但别的种族给他取了许多不同的名字矮人叫他佛恩北方人类叫他欧拉尔德此外还有其他名字。他是个奇特的生灵也许我本该召唤他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他不会来的。”甘道夫说。

“可我们还来得及捎信给他以获取他的帮助吧”埃瑞斯托问“他似乎拥有连魔戒也能支配的力量。”

“不我不这么认为。”甘道夫说“应该说魔戒没有支配他的力量。他是自己的主人但是他无法改变魔戒本身也无法除去魔戒控制他人的力量。如今他已隐退到了一个小地方并在周围设下了屏障可能是在等候时代改变。没有人看得见那些屏障他也不会踏出屏障一步。”

“但是在那些屏障之内似乎没有什么能令他忧心。”埃瑞斯托说“他是否能拿走魔戒保存在该处使其永不危害天下”

“不”甘道夫说“他不会情愿的。如果全世界的自由人民都恳求他他或许会这么做但他不会明白危机何在。如果把魔戒交给他他很快就会把它忘到脑后最有可能是将它随手一丢。他不会把这类东西放在心上。他将是最不牢靠的守护者而仅仅这点就足以回答你的问题了。”

“而且把魔戒送去给他只会拖延邪恶之日的来临。”格罗芬德尔说“他离此很远我们现在绝不可能既不让人猜到又不引起任何奸细注意地把它送去给他。而就算我们办得到魔戒之主也迟早会知道藏匿它的地方然后就会倾力前去夺取。邦巴迪尔能够独自抵挡那样的力量吗我想不能。我想到最后若是世间别处都被攻克征服了那邦巴迪尔也会倒下的一他将是‘终’正如他是‘首’然后黑夜就会降临。”

“除了伊阿瓦因这名字我对他一无所知”加尔多说“但是我想格罗芬德尔说得对。伊阿瓦因没有能够对抗大敌的力量除非这样的力量就在于大地本身。然而我们知道索隆可使山崩地裂而在伊姆拉缀斯这里在海港的奇尔丹那里以及在罗瑞恩仍然有这样的力量与我们同在。但是当其他各地都被索隆征服当大敌最后攻向我们那些地方和我们这里所具有的力量能抵御他吗”

“我没有那样的力量”埃尔隆德说“他们也没有。”

“那么如果不能靠力量来永远阻止他得到魔戒”格罗芬德尔说“我们能尝试的就只剩了两件事或是将它送去大海彼岸或是将它销毁。”

“但是甘道夫已经向我们透露我们无法凭借我们拥有的任何技艺销毁它。”埃尔隆德说“而住在大海彼岸的人不会接受它因为无论是善是恶它都属于中洲必须由我们这些仍住在中洲的人处理。”

“那么”格罗芬德尔说“让我们将它丢入深海从而让萨茹曼的谎言成真因为现在很清楚了早在当时的白道会会议中他就已经踏上了邪路。他知道魔戒没有永远失落却希望我们这么想因为他自己开始垂涎它。但是谎言中往往也藏着真理它在大海中会安全的。”

“不会永远安全。”甘道夫说“深海中有许多东西并且沧海也可能变成桑田。我们在座各位的责任不是只考虑一时或人类几代或世界一个纪元。我们应当寻求彻底解决这个威胁的办法即使我们不指望真能做到。”

“而我们是不能从前往大海一途找到这个解决办法的。”加尔多说“既然回去伊阿瓦因那里都被认为太危险那么逃向大海的路现在就更是凶险万分。我心里预感当索隆知道来龙去脉后他会料到我们将取道西行而他很快就会知道的。九戒灵确实失去了马但那只是暂时的他们很快就会找到行动更快的新坐骑。如今只有刚铎那正在衰落的力量阻挡他沿海岸向北大举挥兵进攻而他若当真挥兵前来攻击白塔和海港那从此以后精灵就可能再也逃不出中洲逐渐扩展的阴影了。”

“他的挥兵进击将会被延迟许久。”波洛米尔说“你说刚铎在衰落但是刚铎依然屹立着即使是强弩之末也依然非常强大。”

“但是刚铎的警戒已经再也挡不住九戒灵了。”加尔多说“而且索隆还可能找到其他不受刚铎防守的路。”

“那么就只剩下两条路了。”埃瑞斯托说“诚如格罗芬德尔先前所言将魔戒永远藏匿或将它销毁。但这两者我们都无能为力。谁能帮我们解开这个困局”

“在场无人能解。”埃尔隆德沉重地说“至少没有人能预知我们作了选择后结果将会如何。但是此刻我觉得我们该走哪条路已经一清二楚。西行的路看来最容易因此必然不可行它一定受到监视精灵太常从那条路逃离了。现在当此最后关头我们必须选一条艰难的路一条无人料到的路。那才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假使那是希望的话。那就是步上险途前往魔多。我们必须把魔戒送去火焰之山。”

众人再次一片沉默。即使身在这座美好的屋宇中向外看着阳光普照、清澈流水哗响不绝于耳的河谷弗罗多仍感到一股死亡的黑暗涌上心头。波洛米尔动了动引得弗罗多望向了他。他皱着眉头抚弄着那支大号角。终于他开了口。

“我还没完全明白。”他说“萨茹曼是个叛徒但他难道不也表现了一点智慧吗为什么你们总说藏匿和销毁为什么我们不能这么想—主魔戒恰在我们急需时来到我们手上正可为我们所用自由一方的领袖们运用它肯定可以打败大敌。我认为那才是他最害怕的。

“刚铎的人类是英勇的他们决不会屈服但他们可能被击败。英勇首先需要的是力量其次则是武器。如果魔戒具有你们所说的力量那就让它成为我们的武器吧取了它使用出击迎接胜利”

“唉不行。”埃尔隆德说“我们不能使用统御魔戒。我们现在对此是再清楚不过了。它属于索隆由他独力打造乃是全然邪恶。波洛米尔它的力量过于强大除了那些本身已经拥有极强力量的人没有谁能随心所欲地操控它。但是它对力量强大者还有更致命的危险。单单对它的渴望便足以腐蚀人心。想想萨茹曼吧。如果任何智者使用这枚魔戒运用自己的手段推翻了魔多之主那他随后将会亲自坐上索隆的宝座从而诞生另一位黑暗魔君。这便是另一个必须销毁魔戒的理由只要它存于世间就连智者都有危险。万物伊始皆为无邪纵是索隆亦然。我不敢取了魔戒隐藏起来我也不会取了魔戒为我所用。”

“我也不去。”甘道夫说。

波洛米尔狐疑地看着他们但他仍旧低下了头说“那就这样吧。如此一来我们在刚铎就必须依靠眼下拥有的武器了。至少在智者看守这枚魔戒的同时我们会继续战斗下去。但愿那把断剑还能封堵、遏止这股狂潮—如果运用它的手不但继承了一件传家之宝还同时继承了人中王者的精华。”

“谁知道呢”阿拉贡说“但有朝一日我们将会验证。”

“但愿那天不要拖得太久。”波洛米尔说“虽然我不求援助但我们的的确需要援助。知道其他人也在竭尽所能战斗我们会感到安慰。”

“那么请感到安慰吧。”埃尔隆德说“这世上还有其他力量和疆域是你不知道的它们隐藏在你视野之外。大河安都因在流到阿刚那斯、刚铎之门以前经过了许多河岸。”

“但如果所有这些力量都能联合起来各自力量协同运用会对全体都有利。”矮人格罗因说“或许还有其他一些不那么危险的戒指可以在紧急关头助我们一臂之力。我们已经失去了全部七戒—如果巴林没有找到瑟罗尔的戒指的话那是最后一枚而自从瑟罗尔在墨瑞亚死于非命后无人得知它的下落。其实现在我可以挑明了巴林之所以离去部分原因就在希望能找到那枚戒指。”

“巴林在墨瑞亚不可能找到任何戒指。”甘道夫说“瑟罗尔把戒指给了他儿子瑟莱因但是瑟莱因没有把它传给梭林。瑟莱因在多古尔都的地牢里遭到酷刑折磨戒指也被夺走。我到得太迟了。”

“啊唉”格罗因叹道“我们哪一天才能达成复仇不过三戒还在啊。精灵的三戒呢据说三戒威力强大。难道它们不是由精灵王族保管着可它们也是很久以前由黑暗魔君打造的。它们是不是遭到了闲置我见到了精灵王族在座他们不能说说吗”

精灵们无人作答。“格罗因你难道没听见我方才所言”埃尔隆德说“三戒并非索隆打造也不曾被他染指但有关它们的事不容谈论。在这充满疑虑的时刻我只能说这么多它们并未闲置。但是三戒不是被打造来作为战争或征服他人的武器那不是它们的力量所在。打造三戒的人们并不渴望力量、统治、聚敛财富而是渴望理解、制造和医治以保存万物不受玷污。中洲的精灵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这些尽管与此相随的还有悲伤。然而倘若索隆得回至尊戒那么三戒保管者所作的一切努力、所获的全部成果都将化成泡影他们的心思意念将完全暴露在索隆面前。倘若如此三戒最好从来不曾存在过。而这正是他的目的。”

“假使统御魔戒真如你所建议的那样被销毁了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事呢”格罗因问。

“我们还不确切知道。”埃尔隆德悲伤地答道“有些人盼望索隆从未染指的三戒从此将获得自由它们的保管者可以医治索隆给这个世界造成的创伤。但是当至尊戒被销毁后三戒也有可能随之失去力量众多美丽的事物将会褪淡凋零遭到遗忘—我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格罗芬德尔说“如果这能击溃索隆的势力永远消除世界被他统治的忧惧那么所有的精灵都情愿承受这种后果。”

“如此一来我们又回到了摧毁魔戒一事”埃瑞斯托说“然而讨论却毫无进展。我们拥有什么力量堪以寻找当初铸造魔戒的火焰之山这是一条绝望之路。如果以埃尔隆德的经年智慧也不加反对的话我甚至要说这是条愚蠢的路。”

“绝望愚蠢”甘道夫说“这并不是绝望因为只有笃定无疑地预见结局的人才会绝望而我们并非如此。当全部途径都经过了权衡认清必要之举乃是智慧尽管那些紧抱虚幻希望不放的人会觉得这是愚蠢。既然这样那就让愚蠢成为我们的掩护成为一片遮住大敌眼目的面纱因为大敌极其聪明并且以一己恶意为秤精确权衡一切然而他所知的惟一衡量标准是欲望渴求权力的欲望而他就据此揣度所有人心。他绝想不到竟会有谁拒绝此等欲望绝想不到我们拥有魔戒却会寻求将它销毁—我们若是这么做必将令他大大失算。”

“至少是暂时。”埃尔隆德说“这条路非走不可但这条路会极其艰难。不管力量还是智慧都不足以支持我们走出很远。这项危险任务或许能由怀着与强者同样信心的弱者来达成。然而推动世界之轮的功绩常常正是遵循着这样的进程当伟人的目光投向别处是那些微渺之手因为感到责无旁贷而采取行动。”

“很好很好埃尔隆德大人”比尔博突然开口说“不用再说了你的意思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这个麻烦是比尔博这个笨霍比特人惹出来的所以比尔博最好出来拼个老命收拾善后。我在这儿过得非常舒服写书的事儿也有不少进展。你要是想知道的话我刚好在写结局。我原本打算这么写从此以后他幸福快乐地度过了一生。这结尾挺好的纵然老套也无妨。可现在我得修改了因为这看来是实现不了了何况不管怎么说显然还要再添上好几章—如果我能活着回来写的话。这真是件讨厌的麻烦事啊。我该什么时候出发”

波洛米尔吃惊地望着比尔博但当他见到旁人全都对这个老霍比特人尊敬有加他及时咽下了冲到唇边的大笑。只有格罗因露出了微笑不过他的笑

是源自过去的回忆。

“当然我亲爱的比尔博”甘道夫说“如果这个麻烦真是你惹来的没准还真能指望你去收拾善后。但现在你也清楚得很这个麻烦大到没有任何人能说是他惹起的而且任何英雄也都只会参与伟业的一小部分而已。你无须让步你并非虚言假意而且我们也毫不怀疑你是在打着玩笑的幌子自告奋勇。但是比尔博这个任务并非你力所能及。你已经将这东西交出去了不能再收回。如果你还想听我的建议我会说属于你的部分已经告一段落你从此只是一位记录者。写完你的书吧结尾也留着别改它仍有希望成真。不过等他们回来你要准备好写个续集。”

比尔博大笑。“我可想不起来你以前给过我什么顺耳的建议。”他说“但既然你那些逆耳的建议都挺不错的我猜这个也不会太糟。反正我觉得自己是没剩下什么力气或运气来对付魔戒。它成长了而我没有。不过请告诉我你说‘他们’是什么意思”

“那些派去护送魔戒上路的使者。”

“好极了那他们是谁我觉得那才是这场会议必须决定的也是这场会议惟一需要决定的。精灵光靠演说就活得风生水起矮人能忍受巨大疲惫但我只是个老霍比特人我很想念我的午饭。我们现在难道还想不出一些名字要么等吃过晚饭后再说”

没有人作答。正午的钟声响了仍然没有人说话。弗罗多扫了一眼每个人的面孔但没有人望向他。会议中所有的人都垂着眼仿佛在沉思。一股巨大的恐惧笼罩了他仿佛他正等着宣告某种厄运判决他对此早就有所预感可一直徒然期盼这一刻永不会到来。一股想要待在幽谷平静安稳地留在比尔博身边的渴望充斥了他心中每个角落。最后他才凝聚起开口的力气却诧异于听见自己的话语仿佛有别的意志正借着他那微小的声音说话。

“我愿意带走魔戒”他说“尽管我不知道路在何方。”

埃尔隆德抬起眼来看着他刹那间弗罗多感到那锐利的目光穿透了自己的心。“如果没有误解我所听见的一切”他说“我认为这项任务是指派给你的弗罗多。如果你找不到路那便没有谁能找到。这个时刻属于夏尔的子民他们从自己平静的田园中崛起撼动了伟人的高塔与决议。所有智者当中有谁曾预料到这一刻抑或正因为他们过于明智才无法在此刻来临之前预知

“然而这是个沉重的负担沉重到无人能将其强压上旁人肩头。我不会将它强加给你但你若自愿担负我会说你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并且纵然所有古代的伟大精灵之友哈多、胡林、图林乃至贝伦本人齐聚一堂你也当在他们之中拥有一席之地。”

“但是大人你不会派他一个人去吧”原本席地静坐在角落中的山姆大叫道再也克制不了自己一跃而起。

“当然不会”埃尔隆德微笑着转向他说“至少你该跟着他去。要把你跟他分开几乎是不可能的—哪怕他被召来参加一个秘密会议而你没有。”

山姆红了脸一屁股坐下摇着头嘀咕“弗罗多先生我们这是惹上了多大的一个麻烦啊”

[1]符物token符的意思是象征、代表、信物。—译者注

[2]结局Doom既可指“命数”也可指“厄运”是双关含义。因此后文才有波洛米尔将这句解读为“米那斯提力斯的厄运”。—译者注

[3]这便是魔戒铭文的黑语读法其含义就如接下来正文中的解释“统御余众魔戒至尊罗网余众魔戒至尊禁锢余众魔戒至尊。”—译者注

[4]里德马克Riddermark来自古英语意为“骑手的疆域”。常简称“马克”。—译者注

[5]捷影Shadowfaxfax是古英语词意为“鬃毛皮毛”该名的本意是“拥有暗灰色鬃毛与皮毛”。“捷影”是引申的译名。—译者注

第三章 魔戒南去

当天稍晚霍比特人聚在比尔博的房间里开了一个自己人的会议。当梅里和皮平听说山姆悄悄进去参加了埃尔隆德的会议并且被选为弗罗多的同伴二人皆是忿忿不平。

“这真是太不公平啦”皮平说“埃尔隆德不但没把他扫地出门用链子锁上竟然还奖赏了他这厚脸皮的行径”

“奖赏”弗罗多说“我可想不出比这更严厉的惩罚。你说话根本没走脑子被罚踏上这趟毫无希望的旅程竟然叫奖赏昨天我还做梦呢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可以在这里休息好长一阵子也许一辈子。”

“我倒不怀疑而且我也巴不得你能。”梅里说“但我们嫉妒的是山姆不是你。如果你必须去那么我们不管谁被留下来哪怕是留在幽谷都会觉得这是种惩罚。我们已经跟着你走了这么长的路经历了不少艰难的时刻我们想要继续往前走。”

“我就是这意思”皮平说“我们霍比特人该团结行动我们也会的我一定要去除除非他们用链子把我锁起来。队伍里总得有个有头脑的”

“那你就肯定不会中选佩里格林·图克”甘道夫说从接近地面的窗户望进来。“不过你们全都白担心了。现在什么都还没定呢。”

“还没定”皮平叫道“那你们全都在干啥你们闭门密议了好几个钟头”

“谈话。”比尔博说“有一大堆话要谈每个人都开了眼界就连老甘道夫也是。我想莱戈拉斯那一部分有关咕噜的消息连他都始料未及尽管他不动声色。”

“你错了。”甘道夫说“你当时才没注意。我已经从格怀希尔那里听说了此事。如果你想知道借用你的话说真正大开眼界的惟有你和弗罗多但面不改色的才只有我一个。”

“好吧总之除了选定可怜的弗罗多和山姆之外其余什么都还没决定。”比尔博说“我从头到尾一直在担心如果我出局事情就会这么收场。但是你若要问我埃尔隆德一定会等收集好情报之后再派出相当数量的人手。甘道夫他们是不是已经着手行动了”

“是的。”巫师说“已经派出了一批斥候明天还会派出更多。埃尔隆德正在派出精灵他们会与游民联系也许会和黑森林中瑟兰杜伊的族人接头。阿拉贡也与埃尔隆德的两个儿子一起走了。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我们将把方圆百里的各地都侦察清楚。所以弗罗多振作起来你多半要在这里待上很久。”

“啊”山姆郁闷地说“我们等不了多久冬天就来了。”

“那可没办法。”比尔博说“弗罗多我的小伙子这有一部分是你的错你偏要等到我生日那天。我不得不说这是个可笑的致敬方式。我可不会选这个日子让萨-巴家住进袋底洞。不过这就是现状啦你现在不能等到春天才走也不能在情报收集回来之前走。

当冬寒开始侵肤欺骨

霜浓冷夜坚石冻裂

当水涸冰凝林木枯槁

东方荒野邪恶出没。

“但是恐怕那真就会是你的命运啦。”

“恐怕真是。”甘道夫说“在弄清黑骑手的状况之前我们不能出发。”

“我以为他们全被洪水灭掉了。”梅里说。

“你不可能就那样灭掉戒灵。”甘道夫说“他们身上有着他们主人的力量二者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我们希望他们全都没了坐骑也没了蔽体之物这样就会暂时降低他们的危险程度。但是我们一定得确切查明情况。与此同时

弗罗多你应当试着忘掉你的麻烦。我不知道自己能帮你什么忙不过我要悄悄告诉你有人说队伍中得有个有头脑的人他说得对。我想我会跟你去。”

这消息令弗罗多欣喜万分甘道夫不得不从他坐的窗台上起身脱帽鞠了一躬“我只说我想我会去。先别指望任何事啊对这件事埃尔隆德一定有不少考虑你的朋友大步佬也是。这提醒了我我要见埃尔隆德。我得走了。”

甘道夫走了之后弗罗多问比尔博说“你想我会在这里待多久”

“噢我不知道。在幽谷我没办法算日子。”比尔博说“但是我想会很久吧。我们俩可以好好谈一谈。来帮我写书怎么样再给下一本写个开头你想出结尾了吗”

“想啦有好几个全都又黑暗又不幸。”弗罗多说。

“噢那可不成”比尔博说“所有的书都该有个好结局。这个怎么样‘他们全都安顿下来永远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如果最后真是这样收场这么写当然好。”弗罗多说。

“啊我总是很好奇那他们会住在哪里”山姆说。

霍比特人又继续谈了好一会儿回忆着先前的旅程考虑着摆在前方的危险。不过幽谷这地方的好处就在于没过多久一切恐惧和焦虑都从他们心头消散了。将来的吉凶并未被忘记却不再拥有影响现在的力量。他们变得健康强壮起来希望也与日俱增。每一日都美好每一餐乃至每句话、每首歌都愉快这让他们感到心满意足。

日子就这么无声溜走每个早晨都是明亮又美好每个黄昏皆是凉爽又清朗。不过秋天很快就过完了。金色的光辉慢慢淡褪成了银白逗留枝头的树叶从光秃的树上飘落。一股带着寒意的风开始从迷雾山脉向东吹袭。狩猎月[1]在夜空中渐圆让所有的星星黯然失色但是在南天有颗红色的星星在低空闪烁。每天晚上随着月亮又由盈转亏它变得越来越亮。弗罗多能从自己房间的窗户望见它嵌在深远的苍穹中燃得如同一只警戒的眼睛在河谷边缘的树林上方炯炯瞪视。

霍比特人在埃尔隆德之家住了将近两个月。十一月已携着最后几丝秋意离去十二月也正在过去之前派出的斥候才开始返回。一些人朝北行越过

苍泉河的泉源进入了埃滕荒原其他人则朝西行在阿拉贡和游民的帮助下搜索各地沿灰水河而下远至沙巴德古老的北大道在该处一个废弃的城镇附近跨越河流。有许多斥候去了东方和南方。这当中有些人越过迷雾山脉进入了黑森林其他人则攀越过金莺尾河源头的隘口下到大荒野并越过金莺尾沼地就这样终于抵达了拉达加斯特在罗斯戈贝尔的老家。但拉达加斯特不在。回程他们翻越了被称为红角口的高山隘口。埃尔隆德的两个儿子埃尔拉丹和埃洛希尔是最晚返回的。他们走了一段漫长的旅程沿着银脉河而下进入一片陌生的乡野但是他们不肯对埃尔隆德以外的任何人说起自己的使命。

无论何地使者们都没有发现黑骑手或大敌其他爪牙的半点踪迹或消息。就连从迷雾山脉的大鹰那里他们也没打听到新的消息。咕噜销声匿迹踪影不见。但野狼还在继续聚集再度出击远至大河上游。在洪水淹过的渡口他们找到了三匹当场淹死的黑马搜寻下游急流中的礁石又找到了另外五匹的尸体还有一件撕得破烂不堪的黑色长斗篷。关于黑骑手再没有别的蛛丝马迹不管哪里都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看来他们已经从北方消失了。

“九个当中至少有八个被解决了”甘道夫说“说是十足把握未免失之轻率但我想我们现在可以指望的是戒灵被冲散了他们被迫在两手空空还失去形体的情况下尽力回到魔多的主人那里去。

“假如真是这样他们就要等上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出来再度进行追捕。当然大敌还有其他爪牙但他们得长途跋涉到幽谷的边界才可能发现我们的踪迹。而如果我们小心一点踪迹会很难被寻到。不过我们决不能再耽搁下去了。”

埃尔隆德召唤霍比特人来见他。他神色凝重地看着弗罗多。“时候到了”他说“魔戒若要出发就要尽快动身。但是那些与之同行的人决不要指望这个任务能得到战争或武力的支持。他们必须深入到援兵鞭长莫及的大敌腹地。弗罗多你仍然愿意持守你的承诺担任持戒人吗”

“我愿意。”弗罗多说“我会带山姆一起去。”

“那么我无法给你多少帮助更不必说建议。”埃尔隆德说“你的前路我能预见的十分有限你的任务要如何达成我全然不知。魔影如今已经悄然蔓延到了迷雾山脉脚下甚至接近了灰水河的边界而魔影笼罩之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晦暗不明。你会遇到许多敌人有些在明有些在暗。你还会在完全意想

不到的时刻在你所走的路上遇到朋友。我会想方设法把消息送给广阔世界中那些我熟识的人。但是由于如今各地都危险重重有些消息很可能送不到或到得比你还迟。

“我会为你选择伙伴同行他们能走多远端看他们的意愿或随命运允许。由于你寄望于速度和隐秘所以人数绝不能多。就算我有远古时代全副武装的精灵大军也无济于事那只会惊动魔多的力量。”

“护戒远征队的人数应该是九位。九位行者将对抗九位邪恶的骑手。甘道夫将会与你和你忠心的仆人同行因为这应当是他的重任或许也是他辛劳的终结。”

“其余的人他们当代表这世界其他的自由种族精灵、矮人和人类。莱拉斯代表精灵格罗因之子吉姆利代表矮人。他们愿意至少走到迷雾山脉的隘口也许更远。至于人类你会有阿拉松之子阿拉贡一起上路因为伊熙尔杜之戒与他密切相关。”

“大步佬”弗罗多说。

“是的。”阿拉贡微笑着说“我请求再次做你的同伴弗罗多。”

“我本来就想恳求你一起去的”弗罗多说“只是我以为你会跟波洛米尔一起去米那斯提力斯。”

“我是要去。”阿拉贡说“并且在我上战场之前那把断剑应当重铸。不过你的路跟我们的路有好几百哩都是重叠的。因此波洛米尔也会加入远征队。他是个勇士。”

“还余下两名人选”埃尔隆德说“这我还要考虑。我或许会从我的家族部属中选出两个我认为适合派去的人。”

“但是这样一来就没有我们的位置了”皮平愕然叫道“我们不想被丢下我们想跟弗罗多一起去”

“那是因为你们既不了解也无法想像前方等待着你们的是什么。”埃尔隆德说。

“弗罗多也一样。”甘道夫说他出乎意料地支持皮平“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一样。的确这些霍比特人如果明白会有什么危险他们一定不敢去但他们仍然会想去或希望自己敢去会为不能去而感到羞耻不乐。埃尔隆德我想在这件事情上信赖他们的友谊比相信伟大的智慧更妥当。哪怕你为我们选择一位精灵领主比如格罗芬德尔他也无法强攻黑塔无法靠他所拥有的力量开出一条通往火焰之山的路。”

“你说得郑重我却仍有疑虑。”埃尔隆德说“我有不祥预感如今夏尔也不能幸免于难。我本来打算派这两位回去送信按他们当地的习俗尽上他们一己之力警告当地人危险将至。无论如何我认为这两人当中年轻的一个佩里格林·图克应该留下。我内心感觉他不该去。”

“那么埃尔隆德大人你得把我关进牢里或把我捆起来装进麻袋送回家去。”皮平说“否则我就一定会跟远征队走。”

“那就这样吧。你也去。”埃尔隆德说叹了口气“现在九位人选都齐了远征队必须在七天内出发。”

精灵工匠将埃兰迪尔之剑重铸一新剑身刻有七星图案两侧是新月和光芒四射的太阳围绕日月七星还刻着许多如尼文因为阿拉贡之子阿拉贡将赴战场对阵魔多大军。重铸一新的剑雪亮无比内中闪耀着太阳的红光与月亮的冷辉剑锋锐利又刚硬。阿拉贡为它取了一个新名叫做“安督利尔”意即“西方之焰”。

阿拉贡和甘道夫常一同散步或促膝长谈他们要走的路与可能遇到的危险。他们反复研究了埃尔隆德之家收藏的历史典籍和标注详细的地图。有时候弗罗多跟他们在一起但他满足于依赖他们的指导因此他尽可能花时间陪伴比尔博。

最后这几天霍比特人晚上都聚在火焰厅里他们听了许多故事其中就包括那首贝伦与露西恩夺回伟大宝钻的完整歌谣。但在白天当梅里和皮平跑到外头闲逛的时候弗罗多和山姆就跟比尔博一起待在他的小房间里。比尔博会朗诵他书中的篇章书仍然显得相当不完整或他写的诗的片段或记下弗罗多的冒险经历。

最后一天早晨弗罗多独自和比尔博在一起老霍比特人从床下拉出一个木头箱子打开箱盖在里头翻找。

“这是你的剑。”他说“但你知道它断了。我拿了它收好但忘了问那些工匠能不能重铸它。现在没时间了。所以我想或许你会想要这一把你知道它吧”

他从箱子里拿出一把套在破旧皮鞘里的小剑。接着他拔出剑来那打磨光亮、保养良好的剑刃刹那间寒光四射。“这是‘刺叮’”他说着轻轻一扬手它便深深刻进木柱里“你喜欢的话就拿着。我估计我再也不需要它了。”

弗罗多感激万分地接受了它。

“还有这个”比尔博说拿出一包看着不大却似乎很沉的东西。他解开几层裹着的旧布举起一件小锁子甲。它由许多金属环密结而成柔软几近亚麻寒冷如冰又比钢铁坚硬。它闪着光如同月光洒在银子上。它镶嵌着白宝石还配了条珍珠与水晶的腰带。

“是个漂亮的东西对吧”比尔博说着将它挪到光亮处“还非常有用。这是梭林送给我的矮人锁子甲。出发前我把它从大洞镇拿回来打包到行李里那趟旅程的纪念品我全带走了只有魔戒没带。不过我没打算穿它现在我也不需要它最多偶尔拿出来看看。你穿上后几乎感觉不到重量。”

“我看起来—呃我觉得我穿上后看起来会不太对劲。”弗罗多说。

“我就这么跟自己说过。”比尔博说“不过别在意模样啦你可以把它穿在外衣底下。来吧你一定得跟我分享这个秘密别人谁也别告诉我要是知道你穿着它会更高兴的。我觉得啊这件锁子甲连黑骑手的刀都能挡住。”说最后一句时他压低了声音。

“很好那我就接受了。”弗罗多说。比尔博把锁子甲给他穿上把刺叮剑在那条宝光闪闪的腰带上挂好然后弗罗多再套上他那经过风吹雨淋的旧长裤、上衣和外套。

“你看起来就像个普通霍比特人啦。”比尔博说“不过你可比表象更有内涵。祝你好运”他转过身望向窗外试图哼起一首曲调。

“比尔博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为这些还有你过去对我所有的好。”弗罗多说。

“别谢”老霍比特人说转过身来一巴掌拍在他后背上“啊”比尔博大叫一声“你现在结实到拍不得了不过你说对了霍比特人一定要团结尤其是咱巴金斯家的。我要求的惟一回报是你要尽量照顾好你自己尽量带回所有的消息以及你一路遇到的古老歌谣与传说。我会努力在你回来之前把我的书写完。我还打算写第二本书若我有空的话。”他突然住口又转过去看着窗外轻轻唱了起来。

我坐在炉火旁
把往事追忆
曾经的夏季里
野草闲花蝶舞翩翩。

秋天里有金黄木叶
纤柔蛛丝飘飞
我的发际曾有风吹
也有晨雾阳光映照如银。

我坐在炉火旁
揣想未来人间
若寒冬已至而我的
生命之春永不再临。

世上仍有信美万物
我未曾目睹

每座森林每年春临
都有独一无二生机新绿。

我坐在炉火边
追忆多年旧识老友
还有那些后生晚辈
将迎接新世界我无缘得见。

如此独坐思索
把旧时往事回忆
我仍在侧耳等待门外
游子归来的脚步与话音。

那是十二月末一个阴冷的日子东风呼啸着从光秃秃的树枝间挤过在山岗上的黑松林里掀起怒涛。破絮般的乌云压得很低匆匆掠过头顶。阴郁的薄暮开始降临远征队已准备好启程。他们准备天一暗就走因为埃尔隆德建议他们尽可能利用夜色作掩护直到他们远离幽谷。

“你们应当小心防范索隆的众多爪牙耳目。”他说“我毫不怀疑黑骑手大败的消息已经传到他那里他会气得暴跳如雷。很快他能跑会飞的奸细将出动涌向北方各地。当你们前进时连头顶的天空也要留意。”

远征队携带的战斗装备很少因为他们的希望在于秘密智取而非公开力敌。阿拉贡只带了安督利尔没带其他武器他出发时只穿了一身褐绿色与棕色的装束就如荒野中的游民。波洛米尔有一把样式类同安督利尔的长剑只不过没有那么长远的传承历史他还带着盾牌以及作战号角。

“在山谷里吹起来时它的声音清晰又嘹亮”他说“刚铎的敌人无不闻声飞逃”他把号角拿起来放到嘴边用力一吹回声在岩石间回荡幽谷中所有听见的

人都跳了起来。

“波洛米尔你再想吹号的时候可要三思”埃尔隆德说“除非你重新踏上自己的土地且有迫切需要。”

“也许吧。”波洛米尔说“不过我总是在出发前吹响我的号角。虽然我们之后要在暗影中前行我却不愿像夜贼一样动身。”

矮人吉姆利是惟一公然穿着短锁子甲的人因为矮人都不怕重他的腰带上挂着一柄阔斧。莱戈拉斯背着弓和箭腰间系着一把雪亮长刀。三个年轻些的霍比特人都带着从古冢拿来的剑但弗罗多只带着刺叮剑锁子甲则如比尔博所愿藏在外衣下。甘道夫带着手杖但在腰侧佩了精灵宝剑格拉姆德凛—与之成对的另一把剑奥克锐斯特如今安置在孤山下梭林的胸前。[\[2\]](#)

埃尔隆德给他们精心准备了厚厚的保暖衣物外套与斗篷都衬着毛皮。备用的粮食、衣物、毛毯和其他用品都由一匹小马驮着这马正是他们从布理带出来的那匹可怜牲口。

小马在待在幽谷的日子里起了惊人的变化他的毛皮变得油光水滑似乎恢复了青春活力。是山姆坚持带他并说比尔这是他给马取的名字如果不跟着走一定会很痛苦。

“那牲口就差开口说话了”他说“他要是在这里多住一阵子肯定就会说话的。他看我的那个眼神就跟皮平先生讲的话一样明白山姆如果你不让我跟你走我就自己跟上去。”所以比尔便成了负重的牲口不过他是远征队中惟一不显得情绪低落的成员。

他们已经在大厅中的壁炉边道过别现在就等甘道夫从屋子里出来。敞开的门透出一道火光许多窗户都透出柔和的光亮。比尔博裹着一件斗篷沉默地挨着弗罗多站在台阶上。阿拉贡坐着头垂至膝头只有埃尔隆德全然明白这一刻对他意味着什么。黑暗中其他人看起来都是一个个灰暗的身影。

山姆站在小马旁边吮着牙郁郁地瞪着下方那片阴暗那儿河水咆哮冲击着岩石。他对冒险的渴望降到了最低潮。

“比尔我的小伙子”他说“你实在不该跟我们上路。你本来可以待在这里嚼着最好的干草直到新的青草长出来。”比尔甩了甩尾巴闷不吭声。

山姆调整了下肩上的背包在心里焦虑地把所有带的东西都过了一遍怀疑自己会不会忘了什么他最重要的宝贝—炊具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有机会就装满的小盐盒一大堆的烟斗草但我打赌这分量远远不够打火石和引火绒羊毛裤被单各种他家少爷忘带了的小东西等弗罗多临时要用时山姆可以得意地掏出来。他从头到尾想了一遍。

“绳子”他嘀咕道“没带绳子就在昨天晚上你还跟自己说呢‘山姆带捆绳子怎么样你要是没带就会需要它的。’这下好了我会需要绳子现在却不能去找了。”

就在这时埃尔隆德和甘道夫一起出来了他将远征队召到了面前。“这是我的临别赠言”他低声说“持戒人将出发任务是前往末日山。任何责任都惟他一人担当既不可丢弃魔戒亦不可将它交给大敌的任何爪牙更不可让任何人经手—惟有在万不得已之时才可将它暂托给远征队的同伴或白道会的成员。其余与他同行的成员皆为自愿上路助他一臂之力。你们视情况而定可止步不前或返回此地或另择他途分道扬镳。你们走得越远就越难退出。但是你们不受任何誓言的束缚要走多远全凭自己的意愿。因为你们还不了解自己内心力量如何也预料不到自己途中将遭遇何事。”

“在前途黑暗时退却的人是不讲信义。”吉姆利说。

“或许”埃尔隆德说“不过别让不曾见识夜色之人发誓去摸黑行路。”

“但是誓言能巩固动摇的心。”吉姆利说。

“亦可使它碎裂。”埃尔隆德说“不要思虑过远现在心怀善念出发吧再会愿精灵、人类并所有自由子民的祝福与你们同在愿星光照耀你们的脸庞”

“祝……好运”比尔博冷得结结巴巴地喊“弗罗多我的小伙子我猜你大概没办法天天写日记但是我期待你回来时巨细靡遗地告诉我所有的事。还有别去太久啊再会啦”

许多埃尔隆德家族的部属伫立在阴影中目送他们离去对他们轻声道别。没有欢笑没有歌谣与音乐。最后他们转身静静没入了暮色里。

他们过了桥缓缓沿着长而陡峭的小径蜿蜒上行离开了幽谷这道深深裂开的河谷最后来到了高处的荒原上那里风正呼啸着吹过帚石楠丛。然后他

们瞥了一眼下方灯火闪烁的“最后家园”便大步走入黑夜中。

他们在布茹伊能渡口离开大道转向南沿着起伏山地间的狭窄小路前进。他们的目的是沿迷雾山脉西侧这条路行上多日走出许多哩。比起山脉另一侧的大荒野中大河的青翠河谷这处乡野要崎岖得多也荒凉得多他们前进的速度也快不起来但他们希望借此躲避那些敌对耳目的注意。到目前为止这片空旷的乡野还很少见到索隆的奸细而这些小路除了幽谷的居民也很少有人知道。

甘道夫走在前面阿拉贡与他并肩同行。即便是在黑夜里阿拉贡也对这地了如指掌。其他人跟在后面鱼贯而行目光敏锐的莱戈拉斯殿后。旅程的第一阶段艰苦又枯燥弗罗多记忆中几乎只有狂风。在许多不见阳光的日子里刺骨寒风从东边的山脉刮来似乎没有任何衣物能够抵御它摸索的手指。虽然远征队一行人都穿得很厚但是无论行走还是休息他们都很少觉得暖和。白昼午间他们躺在某处洼地里或藏在四处生长的纠结多刺的灌木丛底下睡得很不舒服。临近傍晚守哨者会把大家叫起来然后吃他们最主要的一餐照例是冰冷乏味因为他们不敢冒险生火。傍晚时分他们继续上路总是尽可能找一条最偏南的路走。

起初霍比特人觉得虽然每天都跌跌撞撞地往前走直走到精疲力竭但他们却走得好像蜗牛在爬毫无进展。周遭的景物每天看起来就和前一天所见的一样。不过山脉倒是一直越来越近。幽谷南边的山势愈来愈高并朝西弯主峰山脚周围起伏着越来越广的荒凉小丘和充满急流的深堑。这里能走的小路很少而且十分曲折经常将他们徒然带到陡峭的悬崖边或下到凶险莫测的沼泽畔。

他们如此走了两星期天气开始变了。风突然变猛接着转向南吹。乱云飞渡升高并消散太阳出来了灿烂却没什么热力。在经过长夜磕磕绊绊的跋涉后他们迎来了一个寒冷、清朗的黎明。一行旅人来到一道低低的山脊上这里四周长满古老的冬青树它们灰绿的树干仿佛就是以本地的山石砌成。在旭日的照耀下墨绿的树叶闪亮浆果透着红光。

在南方远处弗罗多看得见影影绰绰的高耸山脉这时似乎正横在远征队要走的小路上。在这道高耸山脉的左边矗立着三座山峰。最高也最近的那座像颗牙齿一般竖着峰顶覆着积雪。它朝北这面的光秃大峭壁大半仍罩在阴影中但是太阳斜照到的地方则是红彤彤一片。

甘道夫站在弗罗多身旁抬手搭眼望去。“我们干得不错。”他说“我们已经到达人类称之为‘冬青郡’[\[3\]](#)的地区边界。在幸福一些的年代有许多精灵住在这里那时这地名唤埃瑞吉安。以乌鸦飞的直线距离来算我们已经走了四十五里格当然我们双脚所走的路比这长得多。从现在起地形和天气都会好一些不过可能反而更危险。”

“不管危不危险真正的日出绝对大受欢迎。”弗罗多说把兜帽往下一推让早晨的阳光照在脸上。

“但是我们前头横着大山”皮平说“我们夜里肯定是转向东走啦。”

“没有。”甘道夫说“不过在天光明亮时你看得更远。越过那些山峰后山脉弯成西南走向。埃尔隆德之家里有许多地图但我估计你从来没想过去看看它们吧”

“我看啦偶尔看过”皮平说“但我不记得了。这种事弗罗多的脑子比较好使。”

“我不需要什么地图。”吉姆利说他已经和莱戈拉斯一起走上前来正凝望着前方深陷的双眼透出奇异的光彩，“那是我们的先祖在古时辛劳开发过的大地我们已经把那些山脉的模样刻在了许多金属和岩石的作品上写进许多歌谣和传说里。它们高高耸立在我们的梦里巴拉兹、齐拉克、沙苏尔。

“我以前只真正远远见过它们一次但我认得它们知道它们的名字因为在它们底下就是卡扎督姆‘矮人挖凿之所’如今又叫‘黑坑’精灵语称为墨瑞亚。那边耸立的是巴拉辛巴红角峰也就是残酷的卡拉兹拉斯。在它背后是银齿峰和云顶峰也就是雪白的凯勒布迪尔和暗灰的法努伊索尔我们称之为齐拉克-齐吉尔和邦都沙苏尔。

“迷雾山脉在该处一分为二而在两道山脉之间便是那处我们不能忘记的、深埋在阴影中的山谷阿扎努比扎也就是黯溪谷精灵称之为南都希瑞安。”

“我们正是要朝黯溪谷走。”甘道夫说“我们若翻过那处位于卡拉兹拉斯另一侧底下、被称为‘红角门’的隘口就可以由黯溪梯下到矮人的深谷。镜影湖就在那里它冰冷的泉水是银脉河的源头。”

“凯雷德—扎拉姆^[4]的水色幽深”吉姆利说“奇比尔—纳拉^[5]的泉源冰冷。想到马上就能看见它们我的心不由得颤抖。”

“我的好矮人愿那景象使你心中欢喜”甘道夫说“不过无论你做什么也好我们都肯定不能在那山谷里滞留。我们必须顺着银脉河进入隐秘的森林再前往大河然后—”他住了口。

“对然后去哪里”梅里问。

“最后—去到这旅程的终点。”甘道夫说“我们不能思虑过远。第一阶段平安走完让我们为此庆幸吧。我想我们该在这里休息不只今天白天还有今天晚上。冬青郡一带有种有益身心的气氛。只要是精灵居住过的地方除非是极大的邪恶降临否则该地不会完全忘记他们。”

“确实如此。”莱戈拉斯说“但是此地的精灵对我们西尔凡族而言是陌生的一族这里的树木和青草如今也不再记得他们—我只听见岩石在哀悼他们他们将我们掘得很深他们将我们刻得很美他们将我们筑得很高但他们已经离去。他们已经离去。很久以前他们就前往海港了。”

那天早晨他们在巨大的冬青树丛遮蔽着的幽深洼地里生了火他们这顿当晚餐吃的早餐是从出发以来吃得最愉快的一顿。饭后他们没有急着睡觉因为他们预计有一整晚的时间可睡并且明天也打算等到傍晚才会出发。只有阿拉贡沉默不语坐立不安。过了一会儿他离开远征队众人信步走到山脊上停在那里一棵树的阴影中朝南方和西方眺望还侧着头仿佛在聆听。然后他回到谷地边缘俯视着底下说说笑笑的其他人。

“怎么回事大步佬”梅里朝上喊“你在找什么你在想念东风吗”

“当然不是。”他回答“但我想念某种东西。我曾在许多不同的季节在冬青郡待过。这地现在虽然已经无人居住但无论何时都有许多别的动物住在这里尤其是鸟儿。可是眼前除了你们万籁俱寂。我可以感觉到我们方圆几哩之内全无声息你们说笑的声音似乎都能在大地上激起回音。我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甘道夫突然警觉地抬起头来。“你猜原因是什么”他问“会不会只是这个人迹罕见的地方乍一见到四个霍比特人更别提还有我们其余几个于是吃惊得出不了声”

“我倒希望就是这样。”阿拉贡答道“但我有一种戒备的感觉还有恐惧这是我以前来到这里时从没有过的。”

“那么我们一定要更小心一点。”甘道夫说“如果你身边带着一个游民那最好是听取他的意见尤其当这游民是阿拉贡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再大声说话。安静休息吧并且放好哨。”

那天轮到山姆守第一班哨不过阿拉贡陪他一起守。其他人都睡了。然后那种寂静越来越明显连山姆都感觉到了。熟睡者的呼吸声清晰可闻。小马甩尾巴的声音偶尔挪动蹄子的声音都成了很响的噪音。山姆稍微一动就能听见自己的关节嘎吱作响。一片死寂包围着他上方却悬着一片晴朗的蓝天而太阳正从东方渐渐升起。南方远处出现了一小片黑斑它逐渐变大朝北而来像风中疾飞的烟。

“大步佬那是什么看起来不像云。”山姆悄声对阿拉贡说。阿拉贡全神贯注凝望着天空没回答。但没一会儿山姆自己也看得出是什么在接近。那是成群的飞鸟它们以高速飞来正盘旋翻飞横过全地似在搜索着什么并且稳步越飞越近。

“趴下别动”阿拉贡嘘声说一把将山姆拉进冬青树丛的阴影中因为有一群鸟儿突然脱离大队低低地直朝山脊飞来。山姆觉得它们是一群大号的乌鸦。密密麻麻的鸦群从上空飞过一团黝黑的影子也随之扫过下方的地面上粗厉的叫声清晰可闻。

直到它们往西北方飞得很远渐渐消失天空也再次清朗阿拉贡才起身。他跳起来前去叫醒了甘道夫。

“黑乌鸦成群结队飞过迷雾山脉和灰水河之间所有的地区”他说“它们刚才经过了冬青郡。这不是本地的鸟儿而是从范贡和黑蛮地来的克拉班[6]。我不知道它们为何而来有可能是南方远处出了什么麻烦迫使它们逃离但我认为它们是在侦察各地。我同时还瞥见高空中有许多鹰在飞。我想我们今晚就该再度动身上路。冬青郡正遭到监视对我们来说它已经不是个有益身心的地方了。”

“照这样来看红角门也不例外了”甘道夫说“我没法想像怎么才能避人眼目翻越该地。不过我们等事到临头再想吧。至于天一黑就动身上路恐怕你是对的。”

“幸亏我们生的火只冒了一点点烟在克拉班到来之前差不多都熄了。”阿拉贡说“火必须扑灭不能再生了。”

“这都什么倒霉破事儿”皮平说。近傍晚时他一醒来就听到了不能生火并且晚上又要动身的消息。“就因为一群乌鸦我本来还盼着今晚好好吃一顿热饭呢。”

“嗯你可以继续盼着。”甘道夫说“说不定前面等着许多你始料未及的大餐。至于我我只想舒服地抽个烟斗暖暖脚。不过我们无论如何都有一件事可以确定我们越往南走天气就会越暖。”

“要是暖过头我也不奇怪。”山姆对弗罗多喃喃道“不过我已经开始想该是我们望见烈火之山看到所谓的路途尽头的时候了吧。我起初还以为这里这个红角峰或管它叫什么别的名字就是终点了结果吉姆利说了他那串话。矮人语可真是拗口又磨牙”山姆的脑袋里毫无地图的概念在这片陌生又貌似广阔无边的地区他委实估算不出任何距离。

那一整天全队人马都保持隐蔽。那些黑色的鸟群不时从他们上方飞过不过随着太阳西下变红它们朝南飞去消失了。远征队在暮色降临时出发他们这会儿把路线半转向东朝远方的卡拉兹拉斯前进那山峰映着夕阳余晖仍发着淡淡的红光。随着天色渐暗闪亮的星星也一颗颗跃了出来。

靠着阿拉贡的引导他们踏上了一条好走的路。在弗罗多看来它像是一条古道的遗迹一度很宽阔且规划良好从冬青郡一直通往大山的隘口。此刻已经圆了的月亮升上了山顶洒下一片清辉使岩石投下了黑黝黝的影子。许多岩石看上去像是经过手工雕凿尽管它们如今散落四处废弃在这片荒凉光秃的土地上。

破晓前的时刻最是寒冷月亮也低垂在天际。弗罗多抬头望着天空突然他看见或者说感觉到有个黑影掠过了高处的星空就像有那么一刻群星都黯淡了然后又重新闪亮起来。他打了个寒战。

“你看见有什么掠过吗”他悄声问就走在前面的甘道夫。

“没有但是不管它是什么我都感觉到了。”甘道夫回答说“也许没什么只是一片薄云而已。”

“那它可移动得很快”阿拉贡咕哝道“而且不是乘风而行。”

那天晚上没发生别的事。第二天的黎明比前一天还明亮但是空气又变冷了风已经又转回向东吹。他们又走了两夜持续往上爬但随着小路蜿蜒上到山丘他们也走得越来越慢而耸立的山脉也越来越近。到了第三天早晨卡拉兹拉斯就在他们面前拔地而起这是座雄伟的山峰山顶白雪如银但是山体陡峭裸露的山岩是暗红色的仿佛染上了血。

天空看起来十分阴沉太阳毫无热度。风这时已转向东北吹。甘道夫嗅了嗅空气转头往回望。

“寒冬正在我们背后加深。”他悄悄地对阿拉贡说“北方远处的高山比原先更白雪已经向下覆盖到山肩了。今晚我们应该取道往上爬向红角门。在那条窄路上我们很可能会被监视者发现并被某种邪恶阻截。不过事实可能证明天气才是最致命的敌人。阿拉贡眼下你对这条路怎么看”

弗罗多无意中听到了这些话明白甘道夫和阿拉贡又在继续某场很早以前就开始了的争论。他焦虑地听着。

“甘道夫你很清楚我认为我们的路自始至终都凶多吉少。”阿拉贡答道“我们越是前进已知或未知的凶险就将越多。但是我们必须前进我们在山道上耽搁绝对不妙。再往南的话直到洛汗豁口之前都没有隘口而自从你说了萨茹曼的消息后我就不信任那条路了。谁知道驭马者的将帅们如今是为哪一边效力”

“的确谁知道”甘道夫说“但是还有另一条不经过卡拉兹拉斯隘口的路—那条我们之前说过的黑暗又秘密的路。”

“但我们别再提它了吧现在先别提。我求你也别跟其他人说除非十分确定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我们必须在继续往前走之前作出决定。”甘道夫答道。

“那么在其他人休息和睡觉时让我们先在自己心里权衡一下轻重吧。”阿拉贡说。

傍晚时分当其他人快要吃完早餐甘道夫和阿拉贡一起走到一旁站在那里看着卡拉兹拉斯。它的山体此时看起来黑暗又阴沉峰顶则笼罩在铅色的

云中。弗罗多看着他们揣想着哪一方能赢得争论。等他们回到众人当中甘道夫开了口于是弗罗多知道他们决定去面对天气和高山隘口。他松了口气。他猜不出来另一条黑暗又秘密的是什么路但是仅仅提到它似乎就让阿拉贡焦虑不堪弗罗多很高兴它被否决了。

“从最近所见种种迹象来看我担心红角门可能遭到监视。”甘道夫说“另外我也忧心即将来临的天气可能会下雪。我们必须全速赶路。即便如此我们仍需要行进两次以上才能到达隘口顶端。今晚会提早天黑你们一准备好我们就立刻出发。”

“可以的话我想多提一条建议。”波洛米尔说“我是在白色山脉的影子底下出生的对高处行路的状况略知一二。我们在翻过山、下到另一边之前会碰到极度严寒乃至更糟的状况。如果我们冻死那行动再怎么隐秘又有何用这里多少还有点树和灌木丛在我们离开此地之前每个人该尽可能背上一大捆木柴。”

“比尔可以多背一些对吧小伙子”山姆说。小马悲戚地看着他。

“很好。”甘道夫说“但是除非到了不是生火就是死亡的关头我们决不轻易使用木柴。”

远征队再次出发一开始速度很快但是没过多久山路就变得陡峭难行。这条盘旋上攀的路在许多地方几乎消失不见还被许多落石封阻。在大片乌云笼罩下夜色变得死一般黑。刺骨寒风在岩石间打旋。午夜时分他们已经爬到大山的小半山腰。眼前狭窄的山道蜿蜒在左侧一堵垂直的峭壁下上方就是卡拉兹拉斯的山体虽然看不见却森然耸立在阴暗中。右边是一道黑暗的深渊地面就那么突然陷入万丈深谷中。

他们费力地爬上一道陡峭的斜坡在坡顶停下来休息了片刻。弗罗多感到有什么柔软的东西轻触着他的脸。他伸出手臂看见朦胧的白色雪花正落到衣袖上。

他们继续向前走。但是没多久雪就下得快起来漫天雪花飞飘打着旋掉到弗罗多眼睛里。甘道夫和阿拉贡弯着腰的黑色背影只在前面一两步的距离却很难看见。

“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紧随在后的山姆气喘吁吁地说“大晴天早晨下雪挺好但是当它下的时候我喜欢躺在被窝里。我巴不得这场大雪能下到霍比屯去大家可能挺欢迎的。”除了北区的高地荒原夏尔很少下大雪下雪被当做乐事是娱乐庆祝的机会。如今在世的霍比特人除了比尔博没有人还记得1311年的严酷寒冬那时白色的狼群越过了结冰的白兰地河入侵夏尔。

甘道夫停下了脚步。他的兜帽和肩膀上都积着厚厚的雪地上积雪已经厚到了靴子的脚踝。

“这正是我害怕的。”他说“现在你怎么说阿拉贡”

“这也是我害怕的但还有让我更怕的东西。”阿拉贡答道“我知道雪所带来的风险但在这么靠南的地方除了在高山上一般很少下大雪。况且我们爬得还不高啊。我们还在很低的地方这些小道通常整个冬季都畅通无阻。”

“我怀疑这是大敌的阴谋手段。”波洛米尔说“我家乡的人说他可以支配耸立在魔多边界上的阴影山脉的暴风雪。他有奇怪的力量和众多的盟友。”

“如果他能从三百里格开外的北方引来大雪困住我们的话”吉姆利说“那他的手臂确实变长了。”

“他的手臂是变长了。”甘道夫说。

他们停下来时风渐渐息了雪也渐渐变小直到几乎停了。他们继续跋涉但是才走了不到一弗隆[Z]暴风雪就又挟着新的怒势归来。狂风呼啸暴雪肆虐大得令人睁不开眼。很快就连波洛米尔都感到前进十分困难。霍比特人跟在个子比他们大的人后面艰难地挣扎前行腰弯得脸都快贴到地面了。可是情况很明显如果大雪继续下他们不可能走出太远。弗罗多的双脚像灌了铅。皮平在后面拖着步子。就连矮人吉姆利强壮决不逊色于任何同胞也边跋涉边嘀咕。

远征队一行人突然停下来仿佛心照不宣达成了一致的协议。他们听见四周的黑暗中传来了怪异可怕的声音。那可能只是风在石壁的裂缝和沟壑中闹出的把戏但那些声音听起来活像凄厉的尖叫和怒吼狂笑。山体开始有石块往下掉在他们头顶呼啸而过砸在身旁的小道上。他们不时听见一阵隆隆的闷响那是巨石从隐蔽的高处往下滚落。

“今晚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波洛米尔说“谁要把这叫做‘风’随他们的便。空中有凶狠的声音这些石头是冲着我们来的。”

“我确实把它叫做‘风’。”阿拉贡说“但这不表示你说得不对。这世界上有许多邪恶和不友善的东西都厌恶用两腿走路的人但它们并未与索隆结盟而是怀有自己的目的。有些东西存于世间的年日比索隆还久。”

“很久以前卡拉兹拉斯就被称为残酷山得了个坏名声”吉姆利说“那时这些地区还没听过索隆的名头呢。”

“谁是敌人无关紧要击退他的进攻才是重点。”甘道夫说。

“可我们要怎么办”皮平可怜巴巴地嚷道。他靠在梅里和弗罗多身上瑟瑟发抖。

“我们要么原地停下要么回头。”甘道夫说“前行无益。我若没记错只要再往上一点这小道就离开峭壁直奔下一条陡峭的长斜坡坡底是个宽阔的浅槽。在那里我们无遮无蔽抵挡不了大雪或石头—或任何其他东西。”

“暴风雪仍在肆虐时回头也不是良策。”阿拉贡说“我们一路上来都没遇到比头顶这峭壁更能遮风挡雪的避难所。”

“避难所”山姆咕哝着“如果这叫避难所那么一堵没屋顶的墙也能叫房子了。”

众人这时尽可能都聚到峭壁边来。峭壁面南靠近底部的地方稍微朝外倾因此他们希望这多少也能帮助抵挡些北风和落石。但是强劲的旋风从四面八方袭击他们大雪从每一团浓云里飘下。

他们背靠着岩壁蜷缩在一起。小马比尔耐心但沮丧地站在霍比特人前面帮他们稍微挡掉一点风雪。但没多久雪就堆积到了他的膝头而且还在越积越高。若不是有身材更大的同伴照应霍比特人很快就会被大雪整个埋掉了。

一股极大的困倦袭击了弗罗多他感觉自己迅速沉入一个温暖而迷蒙的梦里。他觉得有火在烤着脚趾听到比尔博的语声从壁炉另一侧的阴影里传出。“你的日记可记得不怎么样。”他说“一月十二日暴风雪—没必要回来报告这种事啊”

“但是比尔博我想休息想睡一下。”弗罗多费力地回答这时感到有人摇晃着自己痛苦地清醒过来。波洛米尔已经将他从雪堆中拎了出来。

“甘道夫这会要了这些半身人的命。”波洛米尔说“我们不能呆坐在这里等雪没顶。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来自救。”

“给他们喝点这个。”甘道夫说着在背包里摸索拉出一只皮囊“我们所有的人每人都喝上一口。这是米茹沃[8]伊姆拉缀斯的甘露酒非常珍贵。我们告别时埃尔隆德给我的。把它传下去”

弗罗多才咽下一小口这温暖芳香的酒液心里便涌起一股新的力量四肢百骸也立刻摆脱了沉重的倦意。其他人也恢复精神又有了新的希望和活力。但是大雪并未趋缓反而在他们四周更猛烈地飞旋堆积风也吹得更响了。

“生个火怎么样”波洛米尔突然问“甘道夫眼前似乎快到要么生火要么死亡的关头了。等大雪把我们全都埋住我们无疑会避过所有敌对的耳目但那也无济于事了。”

“如果你能生火你就生吧。”甘道夫说“若有任何监视者能顶住这场暴风雪那么不管生不生火他们都能发现我们。”

然而尽管他们听从波洛米尔的建议带上了木柴和引火物但要打出一团在这种盘旋的狂风中坚持不熄或是能点燃潮湿燃料的火苗却不是精灵做得到的连矮人也无能为力。最后甘道夫勉强参与进来。他拾起一捆枯柴高举了片刻然后下了一句指令“Naur an edraith ammen”[9]他将手杖尖端戳进那捆柴中一大蓬蓝绿色的火焰瞬间蹿出木柴燃着了噼啪作响。

“如果有人在看那么至少我已经向他们暴露身份了。”他说“我等于打出了‘甘道夫在此’的招牌从幽谷到安都因河口人人都能读懂。”

但是远征队众人已经不在乎监视者或敌对的耳目了。他们看见火光心花怒放。木柴欢快地燃着。虽然火堆四周的雪都在嘶嘶融化在脚下悄然汇成一洼洼烂泥他们还是高兴地在火上烤手。他们围成一圈站在那里弯腰对着那堆跳跃喷吐的火焰。红色的火光映在他们疲惫又焦虑的脸上。在他们背后暗夜就像一堵黑色的墙。

但木柴燃烧得很快大雪还在纷落。

火苗燃得很低了最后一捆木柴也扔了进去。

“长夜将尽”阿拉贡说“黎明已经不远了。”

“要是晨光能穿透这些密云的话。”吉姆利说。

波洛米尔走到圈外仰头望进黑暗。“雪开始小了”他说“风也静多了。”

弗罗多疲惫地注视着雪花从黑暗中飘落映着即将熄灭的火光显露出片刻的洁白。可是过了很久他都看不出雪有减弱的迹象。然后随着睡意开始再次袭上身来他突然间意识到风的确减弱了飘落的雪花也变大变少了。渐渐地有一丝朦胧的光线开始扩展。最后雪彻底停了。

随着晨光渐亮周围呈现出一个死寂的世界。他们避难处下方有许多雪白的圆丘、拱包和不成形状的深沟而在这之下那条他们跋涉过的小道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但上方的高山隐藏在庞大的云团中仍旧阴沉沉的仿佛随时会下大雪。

吉姆利抬头朝上看看摇了摇头。“卡拉兹拉斯没有原谅我们。”他说“如果我们继续前进他会把更多的雪掷向我们。我们越快回头往下走越好。”

所有的人都同意这话但是现在撤退的路也很难走甚至有可能证实是办不到。离火堆的灰烬只有几步路的地方积雪就有好几呎深高过了霍比特人的头顶。有些地方积雪被风掀起吹到峭壁边上变成巨大的雪堆。

“如果甘道夫愿意举着一把明亮的火走在前面他或许能为你们融出一条路来。”莱戈拉斯说。暴风雪没怎么打扰他他是远征队中惟一还保持心情愉快的人。

“如果精灵可以飞越山脉他们或许能把太阳接来拯救我们。”甘道夫答道“我必须要有东西才能把火点起来。我没办法让雪燃烧。”

“好吧”波洛米尔说“我们家乡的俗话说头脑不灵时就身体力行。我们当中最强壮的人必须找出一条路来。瞧虽然现在一切都被雪掩盖了但我们上来时走的那条小道是在下面那块岩石那里转向的。就是在那里雪开始变大

困住我们。如果我们能走到那里或许再往前就好走了。我估计从这里过去顶多一弗隆。”

“那么就让你和我一起硬开出一条通往那里的路吧”阿拉贡说。

阿拉贡是远征队中个子最高的。波洛米尔虽然比他稍矮体格却更魁梧壮硕。他打头阵阿拉贡紧随着他。他们慢慢地往前挪很快就累得直喘气。好些地方积雪齐胸波洛米尔常常不像在走路倒像在用强壮的双臂游泳或掘洞。

莱戈拉斯含笑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转过身面对余人“你们说最强壮的人必须找出一条路来是吧但是我说犁地要用农夫游泳要选水獭至于在草地、树叶或积雪上轻快奔跑那就让精灵来吧。”

说完他轻盈敏捷地往前一跃弗罗多这时仿佛才第一次注意到—尽管他早已知悉—这位精灵未穿靴子而是一如既往只穿着轻便的鞋子双脚几乎踏雪无痕。

“再见”他对甘道夫说“我去找太阳啦”然后他就像个跑在坚实土地上的赛跑者一样冲了出去迅速超过了那两个艰苦跋涉的人类。他经过他们时挥挥手随即奔远转过拐角的岩石不见了。

其他人蜷缩在一起等候着看着波洛米尔和阿拉贡逐渐缩小成白茫茫一片中的两个小黑点。末了他们也消失在视野里。时间一分一秒慢慢过去云层越发低了这时又有几片雪花盘旋着落了下来。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不过感觉上似乎要久得多—他们终于看见莱戈拉斯回来了。与此同时波洛米尔和阿拉贡也重新出现在转弯处他们落后精灵很远正费力地爬上斜坡。

“各位我没把太阳接来。”莱戈拉斯边奔过来边喊“她正在南方的蓝色田野间散步呢这座红角土丘耍点小脾气的雪她根本不在意。不过我给那些注定要靠两脚走路的人带回一线好希望。就在转过弯处有个极大的雪堆我们那两位壮汉差点被埋在那里。他们本来绝望了直到我回来时告诉他们那个雪堆不比一堵墙宽多少。而在另外一边雪突然就少了再往下走更是薄得像被单只够凉一凉霍比特人的脚趾。”

“啊就像我说的”吉姆利吼道“这不是一般的暴风雪而是卡拉兹拉斯的恶意。他不喜欢精灵和矮人那个大雪堆阻在那里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但是好在你的卡拉兹拉斯忘了你有人类同行。”波洛米尔就在这时走了上来接过话头“而且容我这么说这两个人类还是刚强的勇士虽说换成铲子在手的寻常人类或许更管用。总之我们在积雪堆中开出了一条小道这里所有无法像精灵那样轻盈奔跑的人都该感激才是。”

“就算你们挖透了雪堆我们怎么下到那里去”皮平道出了所有霍比特人的心声。

“别丧气”波洛米尔说“我很累但还剩了些力气阿拉贡也是。我们会背着小家伙们。旁人无疑可以将就着跟在我们后面走。来吧佩里格林少爷我先背你下去。”

他背起了霍比特人。“抓牢了我得腾出手来。”他说着大步往前迈去。阿拉贡背起梅里跟在后面。皮平见波洛米尔赤手空拳单靠强壮的胳膊跟腿脚就开出这么一条路来不由得对他的神力惊叹不已。即便是现在他身上背着人仍在为后面的人拓宽小道边走边猛把两边的雪推开。

他们终于来到那个巨大的积雪堆前它横挡在山道上像一堵陡峭又突兀的墙冠顶锐利犹如刀削高高矗立比两个波洛米尔还高。不过在它中间已经凿出一条通道像桥梁那样攀高再下降。梅里和皮平在另一侧被放下来他们跟莱戈拉斯待在那里等候远征队其余的人过来。

过了一会儿波洛米尔背着山姆回来了。随后走在这条狭窄但这会儿已被踏实的小道上的是甘道夫他牵着比尔吉姆利就坐在马背上的行李堆里。最后走来的是背着弗罗多的阿拉贡。他们穿过了窄道。但是弗罗多的脚才沾地只听一声沉闷巨响大堆的石头和积雪便滚了下来一行人急忙紧贴峭壁蹲伏下来飞溅的积雪和石块使他们几乎睁不开眼睛。待到尘埃落定空气再次清朗之后他们看见身后的山道已经被封住了。

“够了够了”吉姆利喊道“我们正尽快离开呢”的确这最后一击过后大山似乎恶意尽释卡拉兹拉斯好像满意了入侵者被击退再也不敢回来了。下雪的威胁解除云层开始散开天光越来越亮。

正如莱戈拉斯所报告的他们发现越往下走积雪就变得越浅就连霍比特人也能自己跋涉了。不久他们就又都站在陡坡顶端那片平岩架上昨晚他们就是在这里感觉到第一片雪花降下的。

此时天已大亮。他们从高处回头向西眺望那些低处的地区远处山脚下起伏的乡野中能见到那个昨天离开的小谷他们就是从那里开始朝隘口爬的。

弗罗多的双腿很痛。他感觉冷到了骨子里肚子又饿。当他想到漫长又痛苦的下山之路头也晕起来。黑色的斑点在他眼前游动。他揉了揉眼睛但那些黑色的斑点还在。在他下方远处但还在那些较低的山麓上方一群黑点在空中盘旋。

“鸟又来了”阿拉贡指着下方说。

“现在也没办法了。”甘道夫说“无论它们是善是恶或跟我们毫不相干我们都必须立刻下山。即便是在卡拉兹拉斯的小半山腰我们都不能待到下一次天黑”

随着他们转身背对红角门疲惫地跌跌撞撞走下斜坡一股寒风从身后刮了下来。卡拉兹拉斯击败了他们。

[1]狩猎月Hunter's Moon也称为狩月或血月是在最靠近秋分点的收获月之后的第一个满月。—译者注

[2]关于这两把剑的来历见《霍比特人》。—译者注

[3]冬青郡Hollin托尔金在《魔戒名称指南》中要求此名意译。Hollin是“冬青”一词的古老说法故译名也选用“郡”字以贴合古风。—译者注

[4]凯雷德-扎拉姆Kheled-zâram镜影湖的矮人语名称。—译者注

[5]奇比尔-纳拉Kibil-nâla银脉河的矮人语名称。—译者注

[6]克拉班craban复数crebain辛达语生活在范贡和黑蛮地的一种大乌鸦。
—译者注

[7]弗隆Furlong英制长度单位一弗隆为八分之一英里约200米。—译者注

[8]米茹沃miruvor辛达语意思是“珍贵的果酒”。—译者注

[9]辛达语意思是“火啊来拯救我们”—译者注

第四章 黑暗中的旅程

黄昏来临黯淡的天光正在迅速消失一行人疲倦不堪停下来准备过夜。群山笼罩在深沉的暮色中寒风凛冽。甘道夫又给每个人喝了一口幽谷的米茹沃。等大家都吃过一点东西后他召开了一场会议。

“今晚我们当然不能再往前走了。”他说“红角门的那场攻击令我们精疲力竭我们必须在这里休息一阵子。”

“然后我们要往哪儿走”弗罗多问。

“我们面前仍摆着旅程与使命。”甘道夫答道“我们要么前进要么返回幽谷此外别无选择。”

仅仅是提到返回幽谷皮平就登时面露喜色梅里和山姆也充满期望地抬起头来。但是阿拉贡和波洛米尔毫无表示而弗罗多看起来忧虑不安。

“但愿我能回那里去”他说“可是除非确实走投无路并且一败涂地我怎么能毫不羞愧地回去”

“你说得对弗罗多。”甘道夫说“回去就是承认失败并且还要面对接踵而来的更糟糕的失败。如果我们现在回去魔戒就得待在那里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再次动身出发。如此一来幽谷迟早会被围困在经过一段短暂又痛苦的时间后它会被攻陷。戒灵是致命的敌人一旦统御魔戒重回他们的主人手上他们现在的力量和恐怖比起届时将拥有的只不过是零头而已。”

“那么只要有路我们就必须前进。”弗罗多叹口气说。山姆又泄了气。

“有条路我们可以尝试。”甘道夫说“打从一开始当我头一次考虑这旅程时我就认为我们该试试那条路。但那不是一条愉快的路我之前也没跟远征队诸位提起。阿拉贡反对走那条路坚持至少也得先尝试去翻过群山的隘口。”

“要是那条路比红角门还糟糕那肯定相当邪恶。”梅里说“但你最好把它的情况告诉我们立刻让我们知道到底有多糟糕。”

“我说的这条路是通往墨瑞亚矿坑。”甘道夫说。只有吉姆利抬起头来眼中如有火光闪燃。余人则一听到这名字便感到一股恐惧就连霍比特人也觉得它是个说不清楚的可怕传说。

“那条路或许是通往墨瑞亚但是我们怎能指望它会领我们出墨瑞亚”阿拉贡阴郁地问。

“那是个不吉利的名字。”波洛米尔说“我也看不出有必要去那里。如果我们不能翻越山脉那就朝南行走那条我来时走的路好了直到洛汗隘口那地的人对我的族人很友善。或者我们也可以沿艾森河走然后渡过艾森河进入长滩和莱本宁从临海地区去到刚铎。”

“波洛米尔你北上之后情况已经起了变化。”甘道夫说“难道你没听我讲的有关萨茹曼的事吗一切尘埃落定之前我自己或许要跟他清算旧账但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让魔戒接近艾森加德。我们只要跟持戒人同行就决不能选择洛汗隘口。

“至于那条更长的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那样的旅程我们可能要花上一年的时间我们会穿过许多渺无人烟、无处藏身的地区然而它们并不安全。萨茹曼和索隆都有耳目在监视那些地方。波洛米尔当你北上的时候你在大敌眼里不过是个从南方来的漫游者他一心只想着追逐魔戒不会把你放在心上。但是现在你是以护戒远征队成员的身份回去只要你跟我们在一起你就处在危险之中。在这无遮无挡的天空底下我们往南每走一里格危险就增一分。

“由于我们企图公然翻越山上的隘口恐怕我们的境况已经变得更加危急。如果我们不尽快避开他人耳目隐匿一段时间掩盖踪迹我看希望就将微乎其微。因此我建议我们既不翻越山脉也不绕过山侧而是从山底下穿过。无论如何这是大敌的预料中我们最不可能走的路。”

“我们不知道他都预料些什么。”波洛米尔说“他或许正监视着所有的路不管可能还是不可能。如此一来进入墨瑞亚无异于自投罗网比直接去敲邪黑塔的大门好不到哪里去。墨瑞亚这名字都是黑暗的。[\[1\]](#)”

“你把墨瑞亚比做索隆的要塞足证你在信口开河。”甘道夫说“众人当中只有我曾经去过黑暗魔君的地牢而那也只是去他旧日规模较小的多古尔都。那些进入巴拉督尔大门的都一去不返。然而如果进入墨瑞亚后就没有希望重见天日我不会带你们去。如果那里面有奥克那确实可能对我们不利但是迷雾山脉的绝大多数奥克已经在五军之战当中或被驱散或被消灭了。大鹰报告说奥克又在远方集结了但墨瑞亚有可能还未被占领。

“甚至有可能矮人还在里面我们也许能在芬丁之子巴林先祖的深处厅堂里找到他。不管结果如何必须踏上那条由目前情势决定的路”

“我会跟你一起踏上那条路甘道夫”吉姆利说“无论有什么等在那里我都要去看看都林的厅堂—如果你能找到那紧闭的门的话。”

“好吉姆利”甘道夫说“你鼓励了我。我们一起来找那隐藏的大门而我们会取得成功。在矮人的残城废墟中一个矮人的头脑不会像精灵、人类或霍比特人那样容易迷糊。不过这不是我第一次置身墨瑞亚。瑟罗尔之子瑟莱因失踪后我曾在那里寻找他许久。我穿过了墨瑞亚并且又活着走了出来”

“我也穿过黯溪门一次”阿拉贡低声说“但是尽管我也出得生天经历却不堪回首。我不愿再进入墨瑞亚第二次。”

“而我连一次都不愿进去。”皮平说。

“我也不愿。”山姆喃喃道。

“当然不愿”甘道夫说“谁愿意呢但问题是假如是我领路进去谁愿意跟着我”

“我愿意。”吉姆利急切地说。

“我愿意。”阿拉贡沉重地说“你跟从我的领导差一点在雪中全军覆没却未发一句责备之言。现在我会跟从你的领导—如果这最后的警告也动摇不了你。我这时所考虑的既不是魔戒也不是我们其他人而是你甘道夫。并且我要告诉你若你穿过墨瑞亚的大门那务必小心”

“我不愿意去。”波洛米尔说“除非全队表决后都与我意见相反。莱戈拉斯和小家伙们怎么说我们肯定得听听持戒人的意见吧”

“我不愿意去墨瑞亚。”莱戈拉斯说。

霍比特人都没出声。山姆看着弗罗多。终于弗罗多开口说“我不愿意去但是我不愿意拒绝甘道夫的建议。我请求大家不要表决让我们睡一觉之后再说。在晨光中甘道夫会比在这寒冷的暮色中更容易获得支持。这风吼得好大声啊”

这话让大家都陷入了沉思。他们听到风在岩石和树木间呼啸黑夜中四周空旷的野地里传来了嗥叫与哭嚎。

突然间阿拉贡跳了起来。“这风吼得好大声”他喊道“这风声里夹着狼嚎。座狼已经来到迷雾山脉的西边了”

“那么我们还要等到早晨吗”甘道夫说“正如我说的追捕开始了就算我们活着见到黎明现在谁还想趁夜在一群野狼的追踪下南行”

“墨瑞亚有多远”波洛米尔问。

“卡拉兹拉斯的西南边有座门像乌鸦一般飞过去大约十五哩像狼这样跑也许二十哩。”甘道夫严肃地答道。

“那么可以的话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动身。”波洛米尔说“亲耳听见恶狼嚎比空自担心奥克来更可怕。”

“的确”阿拉贡拔剑稍稍出鞘“但是哪里有座狼嚎叫哪里就有奥克潜行。”

“我真后悔没听埃尔隆德的劝。”皮平对山姆喃喃道“到头来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我身上‘吼牛’班多布拉斯的血统不够这些狼嚎都快让我的血结冰了。我压根不记得有过这种魂飞魄散的感觉。”

“皮平先生我的心已经沉到脚指头底下了。”山姆说“但是我们还没被吃掉这儿还有几个壮汉跟我们在一起。不管老甘道夫会有啥下场我打赌那都绝不是填饱狼肚子。”

远征队一行人本来在一座小山丘底下寻了掩护现在为了夜间的防御他们爬到了山丘顶上。山顶长着一小片盘根错节的老树树周围有一圈零零落落的巨石。反正黑暗和沉寂都不可能掩护他们的行踪不被狼群发现他们索性在石圈中央生起了一堆火。

他们围坐在火堆旁那些没守哨的人很不安稳地打着盹。可怜的小马比尔站在那儿发抖冷汗直流。现在时远时近的狼嚎声已经把他们团团围住。在死寂的夜幕中可以见到有许多发光的眼睛从山脊窥视着山顶。有些狼几乎凑到了石圈边上而在石圈的一处缺口边停着一匹巨大乌黑的狼影凝视着远征队一行。突然间它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嗥叫仿佛它是统帅正召唤麾下的狼群进攻。

甘道夫起身大步上前高举起手杖。“听着索隆的走狗”他吼道“甘道夫在此。你们要是珍惜自己那一身肮脏的皮毛就快滚如果你们胆敢踏进这石圈我就让你们从头到尾皮焦骨烂”

那匹狼怒嗥一声猛然跃起扑向他们。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尖锐的弦响莱戈拉斯射出了一箭。但闻一声惨嗥跃起的身影重重跌在地上精灵的箭矢穿透了它的咽喉。那些监视的眼睛一瞬间全消失了。甘道夫和阿拉贡大步上前但是山丘上毫无狼踪嗜血的狼群已经逃走了。四周的黑暗越发沉寂叹息的风中再无吼声传来。

夜很深了西沉的残月在散开的云絮间时显时没。弗罗多蓦然从睡梦中惊醒紧接着毫无预警营地四周爆出一大片凶残又狂野的嗥叫。一大群座狼已经悄悄聚集起来现在从四面八方同时向他们发起了进攻。

“快添柴火”甘道夫对霍比特人吼道“拔出你们的剑背靠背站好”

新添的木柴燃烧起来在跳跃的火光中弗罗多看见许多灰色身影跃入了石圈越来越多。阿拉贡一剑刺透一匹领头巨狼的咽喉波洛米尔大力一挥砍下了另一匹的头。在他们旁边吉姆利叉着粗壮的双腿稳稳站立手中挥舞着矮人的战斧。莱戈拉斯的弓吟唱不停。

在摇曳的火光中甘道夫似乎突然身形暴长他挺起身那巨大的身影像一座古代君王的石雕丰碑充满威胁矗立在山顶上。他像云一般俯低拾起一根燃烧的木柴大步上前迎战狼群。它们在他面前后退。他将燃烧的木柴抛上高空木柴骤然间像闪电般迸射出白色光芒他的嗓音响起如隆隆雷声。

“Naur an edraith ammen! Naur dan i ngaurhoth!”[\[2\]](#)他吼道。

呼的一声伴随着噼啪爆响他上方的树木迸出一片盛大的炫目火花。火焰从一棵树梢跳向另一棵树梢整座山丘都笼罩在灿烂耀眼的火光中。防御

者的刀剑闪闪发亮。莱戈拉斯的最后一支箭破空疾飞时着了火燃烧着深深埋入一匹巨狼首领的心窝。其他的狼无不四散奔逃。

火慢慢地熄了燃到只余飘落的灰烬和火星。一股刺鼻的烟萦绕在烧焦的树桩上空黑压压地随风吹下山丘同时天空中也露出了第一道朦胧的曙光。他们的敌人大败而逃未再归返。

“瞧我跟你说过了啥皮平先生”山姆说着把剑插入剑鞘“狼干不掉他的这真叫人开了眼界半点不假差点把我的头发都烧掉了”

当天光大亮早晨来临狼群无踪无影他们想找狼的尸体却完全找不到。山顶除了烧焦的树和地上莱戈拉斯的箭没有任何夜战的痕迹。那些箭全都完好无损惟有一支箭只剩下箭头。

“这正是我所害怕的”甘道夫说“这些不是在荒野中猎食的普通狼群。我们快点吃饭然后上路”

那天的天气又变了简直就像奉了某种力量的命令—既然他们已经撤下山道雪便不再有用那种力量现在想要明亮的光线好从远方就看见荒野中的任何动向。风在夜里由北向转为西北向此刻也减弱了。云层飘向南方消失蔚蓝的高空一片敞亮。他们站在山侧准备出发一抹惨淡的阳光在群山峰顶上闪亮。

“我们必须在日落之前赶到墨瑞亚大门前否则恐怕我们永远也到不了了。”甘道夫说“路不算远但是走起来可能很曲折在这里阿拉贡无法为我们领路。他很少到这处乡野走动我也只到过墨瑞亚的西墙下一次而且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墨瑞亚的西墙就在那边。”他说遥指东南方向。那里群山陡降入山脚的黯影中远远隐约可见连绵一线光秃的悬崖轮廓而在这片悬崖中央有一堵高出其余峭壁的庞大灰墙。“离开山道时我是领你们朝南走的而不是返回从前出发的地点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还好我那么做了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少走好几哩路而我们正需要赶时间。走吧”

“我不知道该指望什么”波洛米尔面色严峻地说“该指望甘道夫找到他所寻找的还是该指望去到悬崖前却发现永远也无法找到那大门。所有的选择似乎都很糟糕而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夹在狼和墙中间进退维谷。带路吧”

吉姆利这会儿与巫师并排走在最前面他迫不及待想去墨瑞亚。他们一同领着远征队又朝山脉走回去。古时从西边前往墨瑞亚的惟一的路是沿着西栏农溪走那溪是从离墨瑞亚大门不远的峭壁底下流出来的。但是若不是甘道夫迷了路就是近年来地形有了改变因为他没遇到他要找的溪流它应该就在他们动身之处往南几哩的地方。

早晨渐过时近中午一行人仍在光秃秃遍布红色岩石的野地里挣扎寻觅。任何地方他们都看不见水光也不闻水声。大地荒凉又干旱。他们的心直往下沉。视野中全无活物天空中连一只飞鸟也没有。如果夜幕降临时他们还出不了这片废弃之地谁也不敢想后果会怎样。

突然间一直赶在最前面的吉姆利回头喊他们他正站在一个圆土墩上指着右边。他们匆忙上前看见底下是一道深而窄的河道却是一片空寂那褐中带红的河床岩石间勉强只见一道涓涓细流。不过在靠近他们这一侧有条小径破毁不堪蜿蜒穿行在一条石板铺就的古老大道的断壁残垣当中。

“啊终于找到了”甘道夫说“这就是那条溪该流的地方西栏农意思是‘门溪’他们以前都这么叫它。但这水怎么不见了我猜不出来。过去水流一向湍急喧闹。来吧我们已经迟了必须赶快。”

一行人走得脚又酸人又累。但他们仍顽强地沿着曲折崎岖的小径跋涉了好几哩。太阳过了正午开始朝西行。他们休息了片刻匆匆吃了点东西又继续上路。面前群山嶙峋而他们的路位于一道很深的地沟里因此他们只能看见较高的山脊和远处东边的山峰。

最后他们来到一个急转弯处。他们所走的路本来是向南行夹在河床边缘与左边陡降的地面中间这时却再次转向正东。一转过角落他们便见到前方是座低崖大约五高顶上凹凸不平。一股细流从崖上穿过一道宽阔的裂口往下滴落那裂口似乎是被一处曾经十分壮观浩大的瀑布冲刷出来的。

“地形确实改变了”甘道夫说“但肯定是这地方没错。阶梯瀑布就只剩这点了。我若没记错瀑布旁边还有一道岩石凿出来的阶梯主路拐向左边盘升几圈之后就到了顶上的平地。越过瀑布之后曾经有道浅浅的山谷直通墨瑞亚的山障前西栏农溪从中流过小路就沿着溪旁走。我们上去看看现在情况变成什么样了吧”

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石阶吉姆利一马当先迅速冲了上去甘道夫和弗罗多跟在后面。当他们爬到顶上便发现自己无法再沿原路往前走了门溪断流的原因也随之揭晓。在他们身后西沉的夕阳将冷色调的天空涂满了金色的微光在他们面前铺开一个漆黑无波的湖。阴沉的湖面既不反射天空也不映出夕阳。西栏农溪遭到阻塞充溢了整个山谷。在这阴郁不祥的湖水对岸耸立着庞大的峭壁在落日余晖中它们的面孔显得严峻又苍白—到此为止不可逾越。在那起伏的石壁上既没有大门也没有入口的迹象弗罗多连个缝隙或裂口都没见到。

“那就是墨瑞亚的山障。”甘道夫指着湖水对面说道“那里曾经矗立着一座大门也就是精灵之门位于从冬青郡过来的路的终点我们就是走这条路来的。但现在此路不通。我猜远征队里没人想在一天到头的时候进这阴森湖水里游个泳。它看起来可不利身心。”

“咱们得找条路从北边边缘绕过去。”吉姆利说“远征队首先得走主路爬上去看它会领咱们往哪儿走。就算没有这个湖驮行李的小马也没法爬上这道石梯。”

“而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把这匹可怜的小马带进矿坑里。”甘道夫说“群山底下那条路是条黑暗的路有些地方又窄又险即使我们能走他也一定过不去。”

“可怜的老比尔”弗罗多说“我没想到这点。还有可怜的山姆我不知道他会怎么说”

“我很遗憾。”甘道夫说“可怜的比尔一直是个得力的伙伴现在要放走他不管我心里也很难过。当初要是一切依我我本来会轻装上路不带任何牲口更别说带上这匹山姆喜欢的小马了。我一直都担心我们可能会被迫取道墨瑞亚。”

当远征队一行人以最快的速度爬上斜坡抵达湖边时白日已尽暮色犹存点点寒星高悬在天空中闪烁。湖面的最宽处也不会超过两三弗隆。在愈发黯淡的光线下他们看不出它往南延伸了多远但它的北端离他们所站之处不会超过半哩在包围山谷的岩石山脊和湖岸之间有一圈干地。他们急匆匆向前赶路因为他们离甘道夫要去的对岸那个地方还有一两哩。而到了之后他还得寻找门在何处。

他们来到湖的最北角被一条窄溪拦住了去路。溪水污浊发绿好似一条朝着包围的山岭伸出的黏滑手臂。吉姆利并没被吓住他大步向前发现水很浅在岸边只到脚踝深。他们跟在他后面鱼贯前进小心地涉水而过因为杂草丛生的水坑底满是滑腻的石头很难落脚踏稳。弗罗多脚一踏进这黑又脏的水就忍不住恶心地打了个寒战。

当殿后的山姆牵着比尔踏上溪对岸的干地时一声轻响传来先是唰的一声接着是扑通一声仿佛一条鱼扰动了静止的水面。他们迅速扭头只见涟漪正在漾开在昏暗的光线中边缘发黑带着阴影从远处湖中某处有大圈波纹正朝外扩散开来。一阵噗噗的冒泡声然后一切归于沉寂。暮色越来越深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也被云遮住了。

此时甘道夫加大步伐疾赶其他人都尽快紧跟在后。他们到达了湖与峭壁之间的带状干地地方很窄常常只有十来码宽到处是落石和岩石。但是他们找到了一条贴着峭壁的路走尽可能远离那黑暗的湖水。沿着湖岸朝南走了一哩他们碰到了一片冬青树林。许多树桩和枯枝烂在湖的浅水中看来似是一片古老灌木丛的残余或是一道树篱在水淹山谷之前就排列在横过山谷的道路旁。但是紧挨着峭壁底下仍矗立着两棵粗壮高大依旧生机勃勃的冬青树比弗罗多所见过或想像过的任何冬青树都要巨大。它们粗大的树根从山障下一直伸到水中。当初从远处石阶顶上望过来时它们掩在巨大峭壁的阴影下看起来只像区区灌木丛但现在它们岿然耸立笔直、黑暗、沉默像两座岗哨一样屹立在路的尽头将深沉的夜影投在树下四周。

“好了我们终于到了”甘道夫说“这是从冬青郡来的精灵之路的终点。冬青树是那地居民的象征他们把冬青树种在这里标示着他们的领地到此为止因为这座西门主要是为他们与历代墨瑞亚之主贸易往来而开的。那是较为幸福的年代彼时不同种族之间都仍保有亲密的友谊连矮人和精灵之间也不例外。”

“友谊淡化并不是矮人的错。”吉姆利说。

“我可没听说那是精灵的错。”莱戈拉斯说。

“两种说法我都听过”甘道夫说“我也不会在这时候下断语。但是我请求你们两位莱戈拉斯和吉姆利至少要做朋友来帮助我。你们二位我都需要。门户还关闭并隐藏着我们越快找到它越好。天马上就全黑了”

他转过身对其他人说“在我搜寻的时候你们每个人可否作好进入矿坑的准备因为恐怕我们得在这里跟驮行李的好马儿告别了。你们必须把大部分带来抵御恶劣天候的装备抛下在里面你们不需要这些而我希望在穿过矿坑后南下时也不会需要。但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分担一些小马所驮的东西特别是食物和水袋。”

“可是甘道夫先生你不能把可怜的老比尔丢在这个鬼地方”山姆又生气又悲伤地喊道“我不同意就是这样。他跟了我们这么久经历了这么多”

“我很抱歉山姆。”巫师说“但是当门打开以后我想你没办法把你的比尔拖进去进入墨瑞亚的漫长黑暗。你必须在你家少爷和比尔之间作个选择。”

“我要是牵着他他会跟着弗罗多先生进入恶龙的巢穴”山姆反驳说“这周围到处都是狼把他放了跟杀了他有啥两样”

“这并不至于杀了他我希望。”甘道夫说将手放在小马的头上放低了声音“带着守护你、引领你的咒语去吧。”他说“你是一匹有智慧的牲口又在幽谷学到了很多。你要朝能找到青草的地方去尽快回到埃尔隆德之家或任何你想要去的地方。

“好了山姆他将跟我们一样有足够的机会逃脱恶狼回到家里。”

山姆忧郁地站在小马旁一言不答。比尔似乎很明白状况如何他挨蹭着山姆用鼻子去拱山姆的耳朵。山姆眼泪夺眶而出他哆嗦着手解开带子将小马背上的包裹全卸下来扔在地上。其他人清理着东西将所有可以不带的堆在一旁再分摊其余的物品。

当一切收拾停当他们转过来看甘道夫。他显然什么也没做。他站在两棵树中间盯着空无一物的峭壁仿佛要用眼睛在那上头钻出个洞来。吉姆利走来走去用斧头在岩石上敲敲那里敲敲。莱戈拉斯则紧贴着岩壁仿佛在聆听。

“好啦我们全都准备好了”梅里说“但是门在哪里我连个门影都没看到。”

“矮人的门建造时就不是关上后还看得见的。”吉姆利说“它们是隐形的如果忘了机关连制造者都没办法找到或打开。”

“但这座门不是造来只让矮人知道的密门。”甘道夫说突然灵机一动转过身去“除非情况彻底变了否则一双知道该找些什么的眼睛或许能发现蛛丝马迹。”

他走上前去来到墙边上。就在两棵树的阴影中间有一片光滑的地方他伸手来回抚摸喃喃地念念有词。然后他后退了几步。

“瞧”他说“你们现在能看出什么了吗”

月光此时正照在灰色的岩壁上但是他们一时什么也没看见。然后慢慢地在巫师的手抚过的岩石表面上显出了淡淡的细线像细长的银色纹理在岩石上蔓延开去。它们起初只不过像苍白的蛛丝非常纤细只有在月光照到时才断断续续闪烁着微光但它们逐渐越来越宽越来越清晰最后整个图案都可分辨出来。

在顶上高度到甘道夫伸手可及的地方是一道精灵文字母交织形成的拱顶。在下方尽管线条在一些地方模糊或中断了却仍可看出其轮廓一块铁砧和一把锤子上方悬着一顶王冠和七颗星。在这些之下又是两棵树各自带着一轮新月。门中央赫然有单独一颗多芒的星在闪光比其余一切都更清晰。

“那是都林的纹章”吉姆利喊道。

“而那是高等精灵的圣树”莱戈拉斯说。

“还有费艾诺家族之星。”甘道夫说“它们是用伊希尔丁造就这种材料只反射星光和月光并且只有当会说中洲久已失传之语言的人触摸才会显现。我上次听到那语言已经是很久以前了我绞尽脑汁才回忆起来。”

“上面写的是什么”弗罗多问他正努力解读拱顶上的铭文“我以为我是懂精灵字母的可是我看不懂这些文字。”

“这些文字用的是远古时代中洲西部地区的精灵语。”甘道夫答道“但是它们的含义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它们说的只不过是墨瑞亚之主都林之门。请说朋友然后进入。下面那行模糊的小字写着我纳维造了此门。冬青郡的凯勒布林博描了这些符号。”

“‘请说朋友然后进入。’这是什么意思”梅里问。

“够明显了”吉姆利说“如果你是朋友说出口令门就会打开你就能进去了。”

“是的。”甘道夫说“这门很可能是靠口令控制的。矮人的门有些只在特定的时间或为特定的人才打开有些则有锁即使时机正好、口令无误也需要钥匙才能开。这两扇门没有钥匙。在都林的时代这不是什么秘门通常都是开着的守门人就坐在这里。但是门一旦关上任何知道开口令的人都能说出口令然后进入。至少书上是这样记载的对吗吉姆利”

“对。”矮人说“但口令是什么没人记得。纳维和他的手艺以及他所有的族人都已经从这世界上消失了。”

“但是甘道夫难道你不知道口令吗”波洛米尔惊讶地问。

“不知道”巫师说。

其他人都一脸沮丧或失望。只有非常了解甘道夫的阿拉贡仍然沉默不语不为所动。

“那么把我们带到这该死的地方来有什么用呢”波洛米尔吼道回头瞥了一眼那潭黑水打了个寒战“你告诉我们你曾经穿过那矿坑一次。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进去你怎么可能穿过它”

“波洛米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口令—暂时还不知道。”巫师说“不过我用意何在我们很快就能明白。还有”他补充道竖起眉毛双眼闪过一丝精光“我做的事有什么用你可以等它们被证明无用时再来问。至于你另一个问题—你是怀疑我的故事吗还是你脑袋给门板夹了我不是从这里进去的我是从东边过来的。

“你要是想知道我就告诉你这两扇门是朝外开的。从里面你只要双手一推就能把门打开但从外面除了口令别无他法。它们是不能强行使力向里推开的。”

“那你要怎么办”皮平问没被巫师那竖起来的眉毛吓倒。

“用你的头去敲门佩里格林·图克。”甘道夫说“要是这样还敲不碎就请容许我有一点安静不需要再回答那些蠢问题好找出开门的口令。

“这种用途的咒语不管是精灵语、人类语还是奥克语我曾经全都知道。我仍然能不假思索说出两百个来。不过我想只需要试几个就行了我也不打算问吉姆利那些秘密的矮人语词矮人对此从不外传。开门的口令应该是精灵语如同拱顶的铭文—这点似乎可以肯定。”

他又走到石壁前并用手杖轻轻碰了碰那颗铁砧图案底下位于中央的银星。

Annon edhellen, edro hi ammen!

Fennas nogothrim, lasto beth lammen![[3](#)]

他用命令的口气说。那些银色的线条淡褪但是空白的灰色岩石纹丝不动。

他把这些词换着顺序重复多次又作了各种变化。然后他尝试其他咒语一个换过一个一会儿又快又大声一会儿又慢又轻柔。接着他又说了许多单独的精灵语词。依旧毫无动静。峭壁耸立在夜暗里无数的星星在天空中闪烁寒风吹袭而石门坚不可破。

甘道夫再次走到墙边举起双臂以命令式口吻说话腔调中怒意渐长。“Edro, edro”他喊道并用手杖敲击岩石“开门开门”他喊道接着又用中洲西部地区所有曾经使用过的语言发出同样的命令。最后他把手杖往地上一掼沉默地坐了下来。

就在这时狼嚎声乘风远远而来传入了他们聆听的耳里。小马比尔吓得跳起来山姆起身奔到它旁边对它轻声低语。

“别让它跑了”波洛米尔说“如果野狼没发现我们的话看来我们还需要它。我真恨透了这个臭水塘”他弯腰捡起一块大石头扔进远处漆黑的水中。

石头发出一声轻响消失不见但与此同时水中发出唰的一声冒出一个泡泡。石头落下之处再过去的地方泛起好大的涟漪慢慢朝峭壁脚下扩散过来。

“你这是干什么波洛米尔”弗罗多问“我也恨这个地方而且我很害怕。我不知道我怕的是什么—不是狼也不是门后的黑暗而是别的东西。我怕这水塘。别打扰它”

“但愿我们能离开这里”梅里说。

“甘道夫为什么不快点采取行动”皮平说。

甘道夫没理会他们。他垂着头坐在那儿若非绝望就是在焦虑地思索。野狼嚎丧的声音再次传来。水面的涟漪越扩越大逼得更近有些已经拍到岸边上了。

突然间巫师猛跳起来吓了众人一大跳。他在哈哈大笑“我知道了”他喊道“当然啊当然简单得荒唐就像大多数谜底揭晓的谜语一样。”

他拾起手杖站到岩石前清楚地说“Mellon”[\[4\]](#)

门上那颗星瞬间大亮然后褪淡。接着一道巨门的轮廓无声无息地呈现出来尽管先前连个接缝或榫头都看不出来。慢慢地它从中一分为二一吋一吋地向外打开直到两扇门都敞开贴到了墙上。透过敞开的门隐约可见陡峭的台阶往上攀登。不过过了最低几个台阶里面的黑暗比夜色还要深。远征队一行人都惊奇地瞪视着。

“我还是搞错了。”甘道夫说“吉姆利也一样。所有的人里只有梅里的思路是对的。开门的口令始终都写在拱顶上翻译出来其实应该是请说‘朋友’然后进入。我只要用精灵语说出‘朋友’一词门就会打开。非常简单身在当今多疑年代的博学之士反而会觉得这简单过头了。过去的时代可真是要幸福一些啊。现在我们进去吧”

他大步上前脚刚踏上最低一个台阶数般变故陡生。弗罗多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抓住了脚踝他大叫一声便摔倒了。小马比尔惊恐狂嘶一声一个掉头沿着湖岸冲进了黑暗里。山姆跳起来去追他接着听见弗罗多大叫便又跑回来边哭边咒骂。其他人猛转过身只见湖水翻滚沸腾仿佛有一大群蛇从南端游来。

从湖水中扭动着爬出一条长长的触须又湿又亮是淡绿色。触须尖端如手指般卷住了弗罗多的脚正将他往水里拖。山姆扑跪在地上这会儿正用刀

砍它。

那触手放开了弗罗多山姆一把将他拉开大声呼救。水一搅又是二十条手臂冒了出来乌黑的湖水就像开锅沸腾散发出一股恶臭。

“快进门去爬上阶梯快”甘道夫喊着往回一跃。除了山姆众人都被惊呆在原地。他这一喊令他们如梦初醒驱赶他们进去。

他们跑得正及时。山姆和弗罗多才爬了几级阶梯甘道夫才刚开始爬就见那些摸索的触手扭动着爬过窄窄的湖岸探上了峭壁和门。有一条扭动着越过了门槛星光一照闪闪发亮。甘道夫转身停步但他若是在考虑用什么咒语能从里面把门关上却是没必要了。许多卷曲的触手抓住了两边的门以惊人的力气将它们掀了过来。轰的一声巨响门重重关上了刹那间光线全无。透过笨重的石门传来沉闷的碎裂和碰撞声。

在一片漆黑中山姆紧抓着弗罗多的手臂瘫倒在台阶上。“可怜的老比尔”他哽咽着说“可怜的老比尔又是狼又是蛇可它对付不了蛇啊弗罗多先生我必须得选择我必须跟着你。”

他们听见甘道夫又走下阶梯用手杖去戳那两扇门。岩石颤抖了一下台阶也跟着一阵摇晃但是门没打开。

“唉这下可好”巫师说“现在我们背后的退路已经被堵死了出路只有一条—在山脉的另一边。从这声音听来恐怕门外已经堆起巨石树也连根拔起来横在门外了。我很难过那两棵树很美而且活了很长的年岁。”

“我脚一踏到湖水就觉得附近有某种可怕的东西。”弗罗多说“那到底是什么那种东西有很多吗”

“我不知道”甘道夫说“但是那些触手都受一个目的引导。山脉底下的幽深水中有东西爬了出来或是被赶了出来。在这世界的深处有比奥克更古老、更邪恶的东西。”他没有说出口的是无论住在那湖里的是什么东西它在远征队众人当中第一个抓住的是弗罗多。

波洛米尔压低声音嘀咕着但是石壁反射了声音把他的话放大成粗哑的低语人人都能听见“在这世界的深处而我们正朝那儿去呢这可跟我的愿望背道而驰。现在在这要命的黑暗里谁会给我们领路”

“我会”甘道夫说“而且吉姆利将跟我一起。跟着我的手杖走”

巫师走上前去领头踏上了巨大的台阶并将手杖高举起来从杖尖放射出一道微弱的辉光。宽阔的阶梯完好无损他们数着往上爬了两百级又阔又浅的台阶到了顶上他们发现了一条地面平坦的拱形通道通向黑暗中。

“我们坐在这儿的平台上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吧反正我们找不到餐厅。”弗罗多说。他已经开始摆脱被触手攫住的恐惧突然间觉得饥饿不堪。

这提议受到了一致欢迎他们在最高几层台阶上坐下众人的身影在昏暗中显得模模糊糊。等大家都吃过之后甘道夫第三次让每个人都喝了一口幽谷的米茹沃。

“恐怕这酒剩不了多少了。”他说“不过我觉得我们经过刚才大门前那场惊吓后都需要来一点。并且除非我们运气绝佳否则在我们走到另一头之前也会需要剩下全部的酒走的时候要继续当心水矿坑里有许多小溪和水井千万不要碰它们。在我们下到黯溪谷之前大概不会有续满水袋和水瓶。”

“要走多久才到”弗罗多问。

“不好说。”甘道夫答道“变数太多了。不过若是不出事也不迷路一路直走的话我预计要走三四天。从西门到东门的直线距离不可能少于四十哩而这条路可能相当曲折。”

稍事休息之后他们再次上路了。大家都渴望尽快结束这段旅程因此尽管他们都很累可还是心甘情愿继续不停地走了好几个钟头。甘道夫照旧走在最前面左手高举着发出微光的手杖那光正好足够照亮他脚前的地面右手则握着宝剑格拉姆德凛。吉姆利走在他后面左右张望时双眼在昏暗的光线中闪闪发亮。弗罗多走在矮人后面他已经拔出了短剑刺叮。刺叮和格拉姆德凛的剑锋都没有发光这令他们稍感安心因为这两把远古时代精灵工匠所打造的宝剑若是有任何奥克接近就会发出寒光。弗罗多后面走着山姆山姆后面是莱戈拉斯之后是两个年轻的霍比特人然后是波洛米尔。在黑暗中殿后的是神情严肃、默不作声的阿拉贡。

通道蜿蜒转了几个弯然后开始了好长一段稳定的下坡路才又变成平地。空气变得闷热不过并不污浊他们不时会感觉到更为凉爽的气流吹到脸上猜想这可能是从墙上的裂罅吹进来的墙上有很多这样的裂口。借着巫师

手杖的微弱光芒弗罗多瞥见了阶梯和拱门以及其他通道和隧道有的上坡有的向下陡降还有的两边空无一物只有茫茫的黑暗。地形太令人困惑根本不可能记住。

吉姆利几乎没帮上甘道夫什么忙除了坚定的勇气作为支持—他至少没像其他大部分人那样被单纯的黑暗本身困扰。为选哪条路走而举棋不定时巫师经常会跟他商量不过最后总是甘道夫下的决定。墨瑞亚矿坑规模巨大并且错综复杂远超过格罗因之子吉姆利的想像即便他是出身山中种族的矮人。对甘道夫来说很久以前那趟旅程的遥远记忆现在几乎无济于事但是尽管身在暗处道路曲折他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只要有一条路能通往目标他便毫不犹疑。

“别怕”阿拉贡说。这次他们停得比往常要久甘道夫和吉姆利正在一起低声交谈其他人则挤在后头焦急等候着。“别怕我多次跟他旅行尽管尚未有哪次如此黑暗而幽谷还有传说提到他所立下的伟大功绩比我见证过的更加伟大。只要有路可找他必定不会走入歧途。他不顾我们的恐惧把我们带进这里但他一定会把我们带出去无论他自己要付出何等代价。在漆黑的夜里他比贝如希尔王后的猫^[5]更有把握找到回家的路。”

远征队拥有这么一位向导堪称万幸。他们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做火把的工具或燃料—大门前情急之下手忙脚乱许多东西都没带上。假使没有任何光源他们很快就会陷入惨不堪言的境地。这里不只有许多路可选许多地方还有坑洞和陷阱他们走过时足音在路边漆黑的深井中回荡。墙上和地面有裂隙和断缝脚前经常冷不防地出现地堑。最宽的超过七呎皮平花了很久才能鼓足勇气跳过那可怕的缺口。下方远远传来水流翻腾的声音仿佛地底深处有某种巨大的水车在转动。

“绳子”山姆喃喃念着“我就知道你要是不带就会用得着它”

这些危险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他们前进得也越来越慢。他们似乎一直不停地走啊走永无止境地走向大山的根基。他们已经疲惫不堪但是找个地方停下来休息的想法似乎也不令人安心。弗罗多在逃生后在吃过东西又喝了佳酿后精神振奋了一阵子但是现在一股深沉的不安逐渐变成了恐惧又悄悄笼罩了他。虽然他的刀伤在幽谷得到了医治但那可怕的伤口并非没有后遗症。他的感官对看不见的事物更敏锐更能察觉它们的存在。他很快就注意到了自己这种改变迹象之一是在黑暗中他比任何一位同伴—或许甘道夫除

外—都能看得更清楚。而且他是持戒人戒指穿在链子上就挂在他胸前不时显得十分沉重。他明确感觉到前方有邪恶等着后方有邪恶跟着。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把剑柄握得更紧顽强地往前走。

在他身后的一行人很少说话就算开口也是匆促低语。除了他们的脚步声没有别的声音。吉姆利的矮人靴子踏地沉闷波洛米尔举步沉重莱戈拉斯落脚轻巧霍比特人的足音轻得几乎听不见而走在最后的阿拉贡迈着缓慢、坚定的大步。当他们暂停下来时听不到任何声音只是偶尔有看不见的水流的轻微滴响。但是弗罗多开始听见或者说他以为自己听见了别的声音像是柔软的赤脚轻轻落在地上。那个声音一直不够大也不够近因此他不能确定自己真听见了。可是在远征队开始行进时那声音从响起来后就再没停过。那也绝对不是回音因为当他们暂停下来它还兀自继续啪啪轻响了一会儿然后才没了声音。

他们进入矿坑时天才黑。当甘道夫第一次停下来认真核查时他们已经走了好几个钟头中间只短暂休息过几次。在甘道夫面前矗立着一座宽阔的黑拱门朝向三条通道它们全都大致通往东边但左边那条陡降下行右边的却是往上爬升中间的似乎平坦前行不过非常窄。

“我对这地方完全没有印象”甘道夫说站在拱门底下犹豫不决。他举起手杖希望能找到一些记号或铭文来帮他选择但是不见任何类似的符号。“我累得没法作决定。”他摇着头说“我估计你们也都跟我一样累或者更甚。我们最好就停在这里过完今晚—你们懂我的意思这里面总是漆黑一片但外头已经过了午夜月亮已经朝西落了。”

“可怜的老比尔”山姆说“我想知道它在哪里。我希望那些狼还没逮到它。”

在那道巨大的拱门左边他们发现了一扇石门。门半掩着轻轻一推便敞开了。门后似乎是个从岩石中凿出来的宽敞房间。

这石室总算比敞开的通道更能给人庇护的感觉梅里和皮平很高兴找到这么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不由得冲上前去。“慢点慢点”甘道夫见状急忙叫道“慢点你们还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我先进去。”

他谨慎地进了石室其他人鱼贯跟在后头。“瞧”他说用手杖指着地板中央。就在他脚前他们看见一个圆形的大洞像一口井的井口。井边上搁着生

锈断裂的铁链一头垂落到漆黑的坑洞里。附近散落着一些碎石。

“你们俩有一个本来可能掉下去这会儿还在猜几时会撞到底呢。”阿拉贡对梅里说“有向导的时候让向导先走。”

“这看来是一间警卫室专门看守这三条通道的。”吉姆利说“那个洞显然是供守卫用的井井口盖了块石板当盖子但是盖子破了。我们大家在黑暗中一定要当心。”

那口井吸引了皮平的好奇心。当其他人尽量远离地板上那个洞靠着石室的墙摊开毯子铺床时他却爬到了洞边探头朝里看。一股冷气从深不见底之处升上来扑上他的脸。一股突如其来的冲动驱使他摸起一块碎石扔了下去。他感觉自己的心跳了好多次都还没有听见底下传来声音。然后在下方远处那石头像是掉进了某个洞穴的深水里传来扑通一声非常遥远但在空荡荡的井中却被放大了持久回响。

“怎么回事”甘道夫喊道。等皮平坦白自己做了什么他松了口气但很生气皮平看得见他眼里在冒火。“你这蠢图克”他咆哮道“这是一趟严肃的旅程不是霍比特人的远足下次把你自己的扔下去然后你就不会再惹麻烦了。现在给我安静点”

接下来几分钟什么声音也没有但是随后从地底深处传来了微弱的敲打声咚—啪啪—咚。声音停了等回声逐渐消失之后它们又重复出现啪—咚咚—啪啪—啪咚。它们听起来像是某种信号令人不安。不过敲击声过了一会儿就消失了再也没听见。

“我敢打赌那是锤子的声音。”吉姆利说。

“对。”甘道夫说“而且我认为这不妙。也许这跟佩里格林扔的那块愚蠢的石头没什么关系但是也许已经惊动了某种最好别去惊扰的东西。拜托别再做这种事让我们都好好歇一阵子希望别再有麻烦了。皮平你守第一班哨算是对刚才举动的惩罚。”他低声咆哮道自己裹进毯子里睡下。

皮平在一片漆黑中可怜巴巴地坐着。他一直不停转身四顾就怕有什么未知之物会从井里爬出来。他巴不得自己能把那个洞盖起来就算只用毯子盖上也好但他不敢动也不敢靠近它尽管甘道夫看起来已经睡着了。

事实上甘道夫醒着只不过躺着不动也不出声。他正在沉思试着回想前一次穿过矿坑的旅程中的每个细节并焦虑地思索着下一步该选的路。现在只要走错一步都可能是灭顶之灾。过了一个钟头他起身来到皮平旁边。

“去找个角落睡一会儿吧孩子。”他慈祥地说“我想你一定很想睡了。我一点也睡不着所以干脆我来守哨好了。”

“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他咕哝着边在门边坐下来“我需要抽烟打从暴风雪前的那个早晨开始到现在我都没抽上一口烟。”

皮平睡着前最后一眼便是模糊瞥到老巫师佝偻着身子坐在地上粗糙的双手放在膝间遮护着一小团光亮。有那么一刻闪光映出了他的尖鼻子以及喷吐出来的烟。

是甘道夫把他们从睡梦中全叫起来。他独自坐在那儿看守了大约六个钟头让其他的人休息。“在守哨的时候我拿定了主意。”他说“我不喜欢中间那条通道给人的感觉。我也不喜欢左边那条通道的气味—那底下空气污浊要是连这都嗅不出来我也不用当向导了。我该走右边的通道。又到了我们该往上爬的时候了。”

两次短暂的休息不算他们在黑暗中行进了八个钟头。没碰上危险也没听见什么除了前方巫师杖头的微光如同磷火般一明一灭地闪着他们也什么都没看见。他们所选择的通道稳定地蜿蜒而上。就他们的判断这路绕着大圈盘旋爬升越往上走就越高耸也越宽阔。这时两边已经没有通往其他走廊或隧道的开口地面十分平坦好走没有坑洼或裂缝。他们显然踏上了一条曾经是要道的路前进的速度快过前一段。

就这样按直线距离计算他们向东前进了大约十五哩不过实际上他们肯定走了不止二十哩。随着这路往上攀升弗罗多的精神也振作了一点。不过他仍旧觉得压抑并且依然不时听见或者说以为自己听见在远征队之后在他们起落的脚步声之外有个并非回音的脚步声跟随着。

他们已经行进了很远霍比特人若不休息最多也就坚持这么久了。所有的人都在考虑哪个地方可以睡觉而就在这时左右两边的墙突然都不见了。他们似乎穿过了某道拱形门廊进入了一片漆黑空旷的空间。在他们身后有好大一股暖空气但面前的黑暗却是寒气扑面。他们停下来不安地挤在一起。

甘道夫似乎很高兴。“我选对了路。”他说“我们终于来到能住人的区域了并且我猜我们现在离东边也不远了。不过我若没弄错的话我们现在在高处比黯溪门高出许多。从空气给我的感觉来看我们一定是在一个宽敞的大厅里。现在我要冒险弄出点儿真正的亮光来。”

他举起手杖刹那间强光一现犹如一道闪电划过庞大的暗影稍纵即逝。有那么一瞬他们看见头顶上方高处是个广阔的屋顶由许多岩石凿就的巨柱撑起。在他们面前以及两边展现出一处巨大、空旷的厅堂。它黑色的墙面打磨得平滑如镜熠熠生辉。他们看见了另外三个入口都是黑漆漆的拱门一个在正前方朝东另外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接着光亮熄灭了。

“目前我只能冒这么大险。”甘道夫说“大山侧面过去有许多大窗矿坑的上层也有通风井可供光线进入。我想我们已经到了这些地方但现在外面又是晚上我们得等到早上才能确定。我若是没错明天早上我们或许真能看见晨光探进来了。不过现在我们最好别再往前走了。如果能歇的话那就歇息吧。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黑暗的路已经走过大半了。但我们还没走完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还要往下走很远。”

当夜远征队一行人就在这巨大的洞窟厅堂中度过为了避开从东边拱门不断吹进来的一股寒冷气流他们全都挤在一个角落里。他们躺在那里四周一片黑暗空洞且漫无边际。孤寂辽阔的处处洞窟厅堂以及无尽分岔的阶梯通道都压迫着他们。过去那些黑暗传闻曾在霍比特人心中激发的最疯狂的想像跟墨瑞亚实际的恐怖与神奇相比全都相形见绌。

“从前这里肯定有过一大群矮人”山姆说“他们个个都比獾还勤快这么干上五百年才能凿出这一切而且还绝大部分都修在坚硬的岩石里头他们这么干到底是什么呢他们总不会住在这些黑窟窿里吧”

“这些不是窟窿。”吉姆利说“这是伟大的城邦‘矮人挖凿之所’。而且古时它也不黑而是充满了光明和辉煌我们的歌谣里仍然提到。”

他爬起来站在黑暗中开始用深沉的声音吟唱回声盘绕直上高顶。

万物初始群山新绿

明月犹然皎洁无瑕

水泉无名山石无名
都林苏醒踽踽独行。
他赐名山谷与山岗
他渴饮新泉从未尝
他俯身细观镜影湖面
看见群星冠冕映现
犹如银线络宝石
高悬在倒影额前。

万物鲜丽群山高峻
纳国斯隆德与刚多林
精灵古国伟大君王
犹未陨落西海彼方
在都林之日
世界美好如初如常。

雕鳌宝座上都林为王
山岩殿堂千柱林立
黄金为顶白银铺地
古奥符文门上护翼。
水晶刻镂悬灯晶莹

犹如太阳与月星
不畏乌云不畏夜影
美好灿烂光焰长明。

铁砧大锤敲震响
尖凿劈刻刀划
兵刃锤炼刀柄铸接
矿工掘深井石匠建广厦。

绿玉珍珠猫儿眼
精钢锁甲密如鳞
圆盾胸甲战斧与宝剑
还有闪亮长矛如山堆。

都林子民无忧不倦
山岩深处乐声长
竖琴响咏者唱
殿门启报号角回荡。

如今万物陈旧群山老去
煅炉烈火成冷灰
竖琴声哑大锤已息
都林殿堂漆黑无光

在墨瑞亚卡扎督姆
都林坟上暗影沉沉。
只有幽深镜影湖底
偶尔浮现璀璨星辰
那是都林冠冕深隐清泓
只待主人苏醒重临。

“这歌我喜欢”山姆说“我想学在墨瑞亚卡扎督姆但是想到那么多灯就觉得这黑暗好像更浓重了似的。那成堆的金银珠宝都还在那里吗”

吉姆利沉默不语。唱完了歌他再也不愿说话了。

“成堆的珠宝”甘道夫说“不奥克经常劫掠墨瑞亚,上层的厅堂里什么也不剩了。自从矮人逃走之后没有人敢到深处去搜寻通风井和宝库,它们都淹没在水中—或淹没在恐惧的阴影中。”

“那么矮人为啥要再回来”山姆问。

“为了秘银[6]。”甘道夫答道“墨瑞亚的财富不在于黄金也不在于珠宝那些都是矮人的玩物也不在于铁矿那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在这里确实找到了这些东西尤其是铁矿但是这些他们不需要发掘他们想要的一切都可以靠贸易获得。全世界只有这里才能找到‘墨瑞亚银’有些人称它为‘真银’精灵语中称之为米斯利尔矮人称它什么则秘不外传。它从前贵重如同十倍的黄金现在则是无价之宝因为地面上它已所剩无几而就连奥克也不敢在这里开采它。矿脉往北延往卡拉兹拉斯的方向往下则深入黑暗之中。矮人对此闭口不言但秘银既是他们财富的基石同样也成了他们的祸根—他们挖掘得太贪婪也太深惊动了都林的克星他们因而逃离。那些他们带到外面的秘银几乎全被奥克夺走作为贡品献给了觊觎此物的索隆。

“秘银此物人人都渴望。它能被锤打得延展如铜又能被打磨得光亮如镜。矮人可以用它制成金属比淬火过的钢更轻却更坚硬。秘银美如寻常白银但它不会失去光泽亦不会黯淡褪色。精灵珍爱秘银它的多种用途之一便

是制成伊希尔丁‘星月’你们在墨瑞亚西门上已经看见。比尔博就有一件秘银制的环穿成的锁子甲是梭林送给他的。我很好奇它现在怎么样了我猜还在大洞镇的马松屋里吃灰尘吧。”

“什么”吉姆利叫道惊得忘了沉默“一件墨瑞亚银打造的锁子甲那可是君王的厚礼啊”

“是的”甘道夫说“我从来没告诉他不过整个夏尔加上里头的一切都不如那东西贵重。”

弗罗多没有出声但探手入怀摸了摸那件锁子甲上的环。想到自己竟然把整个夏尔的价值穿在外套底下走了这么远的路他觉得震惊万分。比尔博知道吗他一点也不怀疑比尔博心知肚明。这的确是件君王的厚礼。但现在他的思绪已经飘离了黑暗的矿坑飞到幽谷飞到了比尔博身边还有比尔博还居住时的袋底洞。他由衷希望自己能回到那里回到那些日子里修剪草坪在花丛间散步由衷希望自己从来没听说过墨瑞亚没听说过秘银—更没听说过魔戒。

一阵深沉的寂静降临大家一个接一个睡着了。弗罗多负责守哨仿佛有股来自地底深处的气流穿过看不见的门袭来恐惧笼罩了他。他双手冰冷前额汗湿。他聆听着全神贯注地聆听两个缓慢的钟头里心无旁骛。但他什么也没听见连想像中的脚步回声也没有。

当他守哨的时间快结束时他觉得自己在远在他猜测是西边拱门所在之处看见了两个苍白的光点几乎像是发光的眼睛。他吃了一惊。他刚才打了瞌睡。“我肯定是守哨时差点睡着了”他想“还差点做起梦来。”他起身揉了揉眼睛并且继续站着朝黑暗中窥视直到莱戈拉斯来接班。

他躺下后很快就睡着了但是刚才那个梦似乎仍在延续他听见轻声耳语看见那两个苍白的光点慢慢接近。他猛醒过来发现其他人在他附近轻声说话一道朦胧的光线照在他脸上。那是一束长而淡的光线正从东边拱门上方接近天花板高处的通风井里透进来。大厅对面北边拱门也有微弱的光线遥遥透入。

弗罗多坐了起来。“早上好”甘道夫说“终于又是早晨了。你瞧我是对的。我们在墨瑞亚东边的高处。今天过完之前我们应该能找到出去的大门并见到黯溪谷中镜影湖的水就在面前。”

“我会很高兴的。”吉姆利说“我已经见到了墨瑞亚它非常伟大但它已变得黑暗又恐怖。我们没有找到我亲族的踪迹。现在我怀疑巴林是否真的来过这里。”

他们吃过早餐后甘道夫决定立刻动身。“我们很累但是出去后我们能休息得更好。”他说“我想没人愿意在墨瑞亚再过一夜。”

“的确没有”波洛米尔说“我们该走哪条路那边朝东的拱门吗”

“也许”甘道夫说“但我不知我们确切的位置。除非我走岔得厉害我猜我们在上方大门的北边。而且要找到下到大门的正确路线恐怕也不容易。不过决定之前我们应该察看四周的环境。让我们到北门有光的地方去看看。如果能找到一扇窗户的话会很有帮助不过恐怕那道光线只不过是从很深的通风井照下来的。”

一行人在他的带领下穿过了北边拱门。他们发现自己置身在一条宽阔的走廊上随着他们沿走廊前进那道光线也越来越强。他们看见它是从右边一道门廊里透出来的。门廊很高顶是平的石门仍挂在铰链上门半开着。门内是个很大的正方形房间。室内的光线相当昏暗但在黑暗中走了这么久这光线在他们眼中简直亮得炫目令他们边走进门边眨眼睛。

他们的脚步扰起了地板上积得很厚的灰尘并且被那些横陈在门口地上一开始并未看清的东西绊得跌跌撞撞。房间的光源来自对面东墙高处一个宽大的通风井它倾斜向上远远的尽头处可以看见一小方蓝天。通风井的光线直射在房间中央的桌上那是单独一块长方形的大石大约有两呎高上面平放着一块白色的大石板。

“它看起来像个坟墓。”弗罗多喃喃道。怀着一种奇特的不祥之感他俯下身去仔细察看甘道夫迅速来到了他身边。只见石板上深深镌刻着这样的如尼文

“这些是戴隆的如尼文是古时墨瑞亚使用的文字。”甘道夫说“这上面写的用人类和矮人的语言翻译出来是

巴林芬丁之子

墨瑞亚之主。”

“这么说他死了。”弗罗多说。“我就担心会是这样。”吉姆利拉下兜帽遮住了自己的面孔。

[1]墨瑞亚Moria这个辛达语名称意即“黑坑”故波洛米尔这么说。—译者注

[2]辛达语意思是“火啊拯救我们火啊对抗妖狼群”—译者注

[3]辛达语意思是“精灵之门啊现在请为我们开启矮人族的通道请听我族的话语”—译者注

[4]辛达语意思是“朋友”。—译者注

[5]在《未完的传说》中提到刚铎的贝如希尔王后养了十只猫九黑一白。这些猫是她的奴隶她用这些猫来刺探、发掘刚铎所有见不得人的秘密。—译者注

[6] 秘银mithril即后文中的“米斯利尔”本是辛达语意为“灰色的闪光物”。“秘银”是沿袭了过去兼具形神的译名。—译者注

第五章 卡扎督姆桥

护戒远征队一行人默然伫立在巴林墓旁。弗罗多想起了比尔博与这位矮人之间的长久友谊以及许久以前巴林对夏尔的那次拜访。在这尘封的山中石室里那些都仿佛是发生在千年之前发生在另一个世界里。

终于他们回过神来抬起头开始搜寻任何能告诉他们巴林的命运或其族人的遭遇的物品。在石室另一边还有一扇小门就在通风井下。他们现在可以看见这两扇门旁倒着许多尸骨尸骨间到处是断剑、斧头、被劈开的盾牌和头盔。有些剑是弯的是黑刃的奥克弯刀。

石壁上凿了许多壁龛壁龛内放着箍铁的大木箱全都被打破并洗劫一空。但在一个碎裂的箱盖旁有本残破的书同样被乱刀劈砍、乱剑戳刺过还有部分被烧毁残页上沾着黑色和其他暗色的斑斑污渍像是陈旧的血迹几乎辨不出字迹。甘道夫小心地拿起它放到石板上但不少书页仍碎裂散落一地。他一言不发专心看了好一阵。站在他旁边的弗罗多和吉姆利在他小心翼翼翻动书页时看见内文是许多不同的笔迹写就墨瑞亚和河谷城的两种如尼文都有还不时夹杂着精灵文。

终于甘道夫抬起头来。“这似乎是巴林一行人各种遭遇的记录。”他说“我猜这是大约三十年前他们来到黯溪谷之后开始写的书页上有数字似乎是指他们抵达后过去的年数。最上面这页写着‘一’—不‘三’所以开头至少有两页不见了。听听这里写的

“‘我们把奥克赶出了大门和警卫’—这个词我想是‘警卫’下一个词烧焦了模糊不清也许是‘室’—‘在山谷中我们在明亮的’—我想是—‘阳光下杀了许多奥克。弗罗伊中箭身亡。他杀了最大的奥克’。接着是一块污渍然后是‘弗罗伊在镜影湖边的草丛下’。接下来一两行我看不清楚是什么。再是‘我们占领了北端的第二十一大厅在此住下。有’—我看不出来后面是什么。提到了‘通风井’。然后是‘巴林将马扎布尔室设为指挥部’。”

“文献室。”吉姆利说“我猜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石室。”

“嗯接下来好一大段我都没法读。”甘道夫说“只能辨认几个词‘黄金’‘都林之斧’以及‘头盔’什么的。然后是‘现在巴林是墨瑞亚之主。’这章似乎到此结束。几个星号之后开始另一个人的笔迹我能辨认出‘我们找到了真银’再稍后的词是‘锻造甚佳’然后是什么呢……我知道了是‘秘银’最后两行是‘欧因去寻找第三谷上层的武器库’以及什么‘向西走’——一块污渍——‘去冬青郡大门’。”

甘道夫住了口把几页放到一边。“有好几页记录都是这样的写得相当匆忙潦草损毁得也厉害”他说“在这光线底下我几乎无法辨识。再来一定缺了几页因为这里开始标的数字是‘五’我假设是移居此地的第五年。让我看看不成损毁得太厉害太多污渍了我没法读。也许在阳光底下能看得清楚些。等等这里有些东西——这是种又大又粗的字体用的是精灵文。”

“那可能是欧瑞写的。”吉姆利说探过巫师的手臂看过去“他写得又快又好也常使用精灵字母。”

“恐怕他优美的笔迹记录下来的都是坏消息。”甘道夫说“第一个清楚的词是‘悲伤’但剩下的一整行都没有了只剩结尾的残字‘乍’。对了一定是个‘昨’字接着是‘天是十一月十日墨瑞亚之主巴林在黯溪谷殒命。他独自前去探看镜影湖有个奥克从岩石后射死了他。我们杀了那个奥克但来了更多……从东边银脉河上游来。’这页其余的地方太模糊我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楚不过我想我能分辨出‘我们闩住了大门’接着是‘能把他们挡下很久如果’然后也许是‘恐怖’和‘受苦’。可怜的巴林看来他取得的头衔保持了不到五年。我很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但没时间去推敲最后几页的内容了。现在是整本书的最后一页。”他顿了顿长叹口气。

“读起来很可怕。”他说“恐怕他们的结局都很惨。听吧‘我们出不去了。我们出不去了。他们占领了大桥和第二大厅。弗拉尔、罗尼和纳力都在那边倒下。’接下来有四行模糊了我只能认出‘五天前走了’。最后几行是‘西门的湖水一直涨到了峭壁边上。水中的监视者抓走了欧因。我们出不去了。末日来临。’然后是‘鼓声深处传来鼓声。’我不晓得那是什么意思。最后一句话是用精灵文写的潦草得全连在一起了‘他们来了。’然后就没有了。”甘道夫停顿不语站在那儿陷入了沉思。

一阵对这石室的恐惧突如其来笼罩了众人。“‘我们出不去了。’”吉姆利喃喃道“我们运气不错湖水已经退了一些并且水中的监视者在湖的南端睡

觉。”

甘道夫抬起头来环顾四周。“他们似乎守着这两扇门奋战到最后”他说“但那时他们的人已经所剩无几。收复墨瑞亚的尝试就此结束英勇但愚蠢。时机尚未来到。现在恐怕我们得向芬丁之子巴林告别了。他必须长眠在他先祖们的厅堂中。我们会带走这本书马扎布尔之书以后再仔细研究。吉姆利这书最好由你来保管若有机会就把它带回去交给戴因。他会感兴趣的尽管他会为此深感悲痛。来我们走吧早晨都过了。”

“我们该往哪儿走”波洛米尔问。

“回到大厅去。”甘道夫答道“但是这间石室我们不是白来一场。现在我知道我们在哪里了。正如吉姆利所说这必定是马扎布尔室那个大厅一定是北端的第二十一大厅。因此我们应该从大厅的东边拱门离开向右拐朝南往下走。第二十一大厅应该在第七层这比大门还高出六层。现在来吧回到大厅去”

甘道夫话音刚落便传来一声巨响。那是一连串隆隆声恰似来自下方的地底深处震得脚下的岩石都在颤抖。他们大吃一惊冲向门口。咚隆咚隆接连响起仿佛有双巨手将墨瑞亚的处处山洞都变成了一面硕大的鼓。接着传来了应和的锐响—大厅中有人吹响一只大号角远处传回来的角声和粗哑的叫喊还有匆忙奔跑的纷杂脚步声。

“他们来了”莱戈拉斯喊道。

“我们出不去了。”吉姆利说。

“被困住了”甘道夫喊道“我为什么要耽搁这下我们被困在这里了就跟他们当时一样。但当时我不在这里。我们来瞧瞧会—”

咚隆咚隆的鼓声传来墙壁都在震动。

“把门关上堵死”阿拉贡大喊“尽量背着背包别卸下我们仍有机会突出包围。”

“不”甘道夫说“我们决不能把自己关在这里。让东边的门半开着若有机会我们就朝那边走。”

又是一声刺耳的号角以及众多尖锐的叫嚣。脚步声自走廊传过来。远征队一行人纷纷拔剑扬起一阵铮铮脆响。格拉姆德凛闪着寒光刺叮的锋刃精光逼人。波洛米尔用肩膀抵住了西门。

“等一等先别关上”甘道夫说。他跃到波洛米尔身边挺胸直腰现出高大身形。

“是谁来到这里打扰墨瑞亚之主巴林安息”他高声吼道。

一阵犹如石块滑落坑底般粗厉嘶哑的笑声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盖过喧嚣发号施令。咚隆砰隆咚隆鼓声在地底深处回响。

甘道夫一个箭步来到狭窄的门缝前把手杖朝外一戳。一道炫目的闪光照亮了石室和外面的走廊。巫师趁那一刹那探头朝外张望。一阵箭雨顺着通道呼啸而至他往后及时跃回。

“外面都是奥克数量极多。”他说“有些巨大又邪恶是魔多的黑乌鲁克。他们暂时还犹豫不前但是那边还有别的东西。我想那是一只庞大的洞穴食人妖甚至不止一只。从那条路是没有希望逃脱的。”

“而如果他们也从另一扇门过来那就彻底没希望了。”波洛米尔说。

“这边的外面还没听到声音。”阿拉贡说他站在东边的门旁聆听着“这条通道直接往下通向一道楼梯显然不会通回大厅。但在追兵紧随在后的情况下盲目朝这条路奔逃也不妙。我们没办法封住这道门。锁坏了钥匙也不见了而且它是朝内开。我们得设法先拖住敌人。我们得让他们对马扎布尔室心存顾忌”他严肃地说道边抚着他那把剑安督利尔的剑锋。

走廊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波洛米尔扑上前用身子顶住门再用折断的刀剑木片把门卡住。远征队众人退到石室的另一端但还没有机会奔逃。关上的门受到一记重击猛一阵晃接着开始嘎吱作响被缓慢推开堵门的器物也被一点一点往后推挤。一条粗壮的臂膀从逐渐敞开的门缝挤进来肤色黝黑覆着发绿的鳞片。接着又有一只扁平、无趾的大脚踢破下面的门强穿进来。门外一片死寂。

波洛米尔猛跃上前对着那条胳膊使尽全力砍下然而剑却当的一声滑开从他被震得发颤的手中落地。剑刃砍缺了口。

突然间弗罗多感到怒火中烧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以夏尔之名”他喊道冲到波洛米尔身旁弯腰奋力将刺叮剑扎进那只丑恶的脚。只听一声惨嚎那只脚猛缩回去刺叮剑差点脱出弗罗多的手。黑血沿着剑刃滴落在地冒起烟来。波洛米尔扑过去又顶住门砰的将门再次关上。

“夏尔名下记了一个”阿拉贡叫道“霍比特人这一剑可不含糊卓果之子弗罗多你有一把好剑”

门上传来一声撞击接着一声接一声噼啪裂响。撞锤和榔头猛烈击着门使门破裂摇晃着往后倒渐开的缝口突然间大张羽箭呼啸射入但全射在北面墙上纷纷落地未伤一人。随着一声号角吹响众多脚步杂沓奔来奥克一个接一个冲进了石室里。

总共有多少奥克众人来不及细数。这波攻势十分凌厉但是悍猛的抵抗大出奥克意料之外令他们气馁。莱戈拉斯射穿了两个奥克的咽喉。一个跳上巴林坟墓的奥克被吉姆利从下方一斧劈了双腿。波洛米尔和阿拉贡也斩杀了许多。当第十三个奥克倒下其余的便开始尖叫着飞奔逃窜没有伤到抵抗者分毫—惟独山姆的头皮稍有擦伤。当时他及时低头保住了小命并立刻用自己那把古冢宝剑勇猛一刺干掉了奥克对手。他褐色的双眼冒着怒火假如泰德·山迪曼看见定会退避三舍。

“现在是时候了”甘道夫喊道“趁食人妖返回之前我们快走”

但就在他们撤退时没等皮平和梅里奔到外面的阶梯一个魁梧的奥克头目就冲进了石室。他几乎与人类一样高大浑身从头到脚覆盖着黑色的铠甲跟在他后面的喽啰全聚在门口。他扁阔的脸一片黝黑双眼黑如煤炭舌头血红。他挥舞着一支粗大的长矛手中巨大的兽皮盾牌猛一推便挡开了波洛米尔的剑撞得他接连后退摔倒在地。接着这个奥克潜身避开阿拉贡的一击速度快如发动攻击的蛇冲入众人当中长矛直刺弗罗多。这一击刺中了弗罗多右半身将他猛撞到墙上钉在那里。山姆大吼一声挥剑劈去斩断了矛杆。当奥克扔下残杆拔出弯刀安督利尔已经斩上他的头盔。一道如火的光芒闪过头盔一劈为二。那个奥克脑袋开花倒下他的喽啰面对冲上来的波洛米尔和阿拉贡哀嚎着一哄而散。

咚隆咚隆的鼓声在地底深处回响。那巨大的声音再次滚滚传来。

“就是现在”甘道夫高喊“现在是最后的机会。快跑”

阿拉贡一把抱起倒在墙边的弗罗多朝楼梯跑去同时推着梅里和皮平跑在自己身前。其他人紧跟在后但吉姆利是被莱戈拉斯硬拖走的他不顾情况危急仍垂头逗留在巴林的墓旁。波洛米尔使劲想把东门拉上铰链嘎嘎作响—两边门上各有个大铁环但门无法紧闭。

“我没事。”弗罗多喘着气说“放我下来我还能走。”

阿拉贡大吃一惊差点把他掉到地上。“我以为你死了”他叫道。

“还没呢”甘道夫说“不过现在没空纳闷。你快走你们全都快下楼梯到了底下等我一会儿但我要是没及时下去你们就继续走速度要快走那些往下往右的路”

“我们不能留你独自把守这道门”阿拉贡说。

“照我的话做”甘道夫声色俱厉道“刀剑在此毫无用处。快走”

这条通道没有通风井透光完全漆黑一片。他们摸索着走下很长一段阶梯然后回头望去但是除了上方高处巫师手杖发出的微光什么也看不见。巫师似乎还站在关上的门旁戒备着。弗罗多喘着粗气靠在山姆身上山姆则环抱住他。他们站在那儿凝望着阶梯上方的黑暗。弗罗多觉得自己能听见上头甘道夫念念有词他的声音顺着倾斜的天花板传下带着叹息的回音。他听不清楚巫师说的是什么。墙壁似乎在颤抖。震颤回荡的鼓声不时传来咚隆咚隆。

突然间阶梯顶上一道白光闪过接着是沉闷的隆隆声和沉重的砰轰一声。鼓声霎时疯狂大作咚隆—砰隆咚隆—砰隆然后停了。甘道夫飞奔下台阶跌坐在众人当中。

“行了行了解决了”巫师挣扎着站起来“我已经竭尽全力了。但是我遇上了劲敌差点就完了。别站在这儿了快走你们得摸黑走一阵子我太虚弱了。走啊快走吉姆利你在哪儿跟我一块儿走前头你们全都跟紧了”

他们跌跌撞撞跟着他心里都在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咚隆咚隆的鼓声再次响起声音现在听起来又闷又远但是如影随形。此外没听见有追兵既无杂沓的脚步声也无叫喊声。甘道夫没有向左或向右转这条通道似乎走的正是他要的方向。每隔一段路就有向下的台阶约五十级或更多下到另一层。

目前他们最主要的危险就是下这些阶梯因为在黑暗中看不见下去的台阶他们要等来到阶梯边上一脚伸出踏空才会知道。甘道夫用手杖点地前行好似盲人。

一个钟头过去他们大约走了一哩或再多一点下了许多段阶梯却仍未听见有任何追兵。他们几乎开始有了逃出去的指望。在第七段阶梯底下甘道夫停了下来。

“越来越热了”他喘着气说“我们现在应该至少来到大门那一层了。我想很快我们就得找条左转的通道好领我们朝东走。我希望它不会太远。我已经很累了。就算有史以来所有的奥克都在后头追赶我们我也得在这里歇一会儿。”

吉姆利扶住他的手臂帮他到台阶上坐下。“刚才在楼梯上那扇门前出了什么事”他问“你是不是碰上那个击鼓者了”

“我不知道。”甘道夫答道“但我突然间发现自己面对着某种过去从未遇到过的东西。我一时想不出该怎么对付只能试着对门施展一道关闭的咒语。这种咒语我知道许多但这种事要做得妥当却很费时而且即便成功门还是可以用强力击破。

“我站在那里时能听见另一边奥克说话的声音我以为他们随时会把门撞开。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他们用的似乎是他们本族那种丑恶的语言。我只辨出了一个词ghâsh意思是‘火’。然后某种东西进了那间石室—我隔着门感觉到了它的存在那些奥克自己也全都吓得噤若寒蝉。那东西抓住了门上的铁环接着它就察觉了我以及我的咒语。

“我猜不出它是什么东西但我从来没遭遇过如斯挑战。那个反击的咒语太可怕了几乎将我击倒。有那么片刻那扇门竟脱离了我的控制开始打开我不得不念出‘命令’之语。事实证明那威力太大门当场炸成了碎片。有某种漆黑如云的东西遮蔽了里面所有的光线而我被震得朝后摔下了阶梯。整面墙都塌了我想那房间的屋顶也没能幸免。

“恐怕巴林已经被深埋在内也许还有别的东西一同被埋了。我说不准。但至少我们背后的通道是彻底被堵住了。啊我从没感觉这么虚弱过不过这快过去了。现在弗罗多你怎么样这还不是细说的时候但我这辈子从来没像

刚才听到你开口说话时那么高兴过。我生怕阿拉贡抱的是个勇敢但已经一命呜呼的霍比特人。”

“我吗”弗罗多说“我还活着我想没缺什么。我身上青紫痛得要死但情况还不算太坏。”

“啊”阿拉贡说“我只能说霍比特人是用一种极其坚韧的材料做成的类似的材料我从未见过。我要是早知道在布理的客栈时说话一定会更客气一点那一矛连野猪都能刺穿”

“嗯我很高兴地说它没刺穿我。”弗罗多说“不过我感觉自己像被夹在了铁锤跟铁砧之间。”他不再多说发现伤处在呼吸时很疼。

“你很像比尔博。”甘道夫说“你是人不可貌相我很久以前就说他是这样。”弗罗多不由得揣摩这评语是不是话中有话。

他们又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吉姆利开口了他在黑暗中目光敏锐。“我想”他说“前面有光但那不是日光而是红的。那会是什么”

“Ghâsh”甘道夫喃喃道“我怀疑这是否就是他们的意思—底下的几层失火了但是我们只能往前走。”

不久那光确凿无疑所有的人都能看见。它闪烁摇曳着照亮了前方通道远处的墙。现在他们可以看见脚下的路了前方的路急速下坡一段距离外立着一道低低的拱门灼热的红光正是透过它而来。空气变得非常热。

来到拱门前甘道夫示意他们稍等自己先穿过。他甫一过去便站住了他们见他的脸被火光照得通红。他迅速退回。

“外面有个新的邪物”他说“准是等在那里欢迎我们的。但现在我知道我们的位置了—我们到达了第一谷大门下方的第一层。这是古墨瑞亚的第二大厅。大门很近了就在大厅东端出去在左边不到四分之一哩。跨过一座大桥上一段宽阔的台阶沿着一条宽大的路穿过第一大厅就出去了都过来吧朝外看看”

他们朝外窥视眼前是另一个洞穴大厅比他们之前睡觉的那个长得多也更高耸气派。他们离大厅的东端很近西边则没入了一片黑暗中。大厅中央高耸着两行石柱雕刻成巨树树干的模样上方的粗枝开散成众多岩石浮雕的

纹路撑托着天花板。柱身光滑漆黑侧面却隐隐映着暗红色的火光。就在他们对面的地面上接近两根巨大石柱的柱脚处裂开了一道宽大的沟壑。炽烈的红光便从底下冒出来火舌不时舔着沟壑边沿窜出在石柱基底盘卷。一缕缕黑烟在燠热的空气中摇晃。

“我们当初要是经由主干道从上层那些大厅下来就会被困在这里。”甘道夫说“现在但愿大火横在我们跟追兵之间。来吧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他们又听见了那追击的鼓声咚隆咚隆咚隆。在大厅西端的阴影深处传来喊叫与号角声。咚隆咚隆—石柱似乎在摇晃火焰也都在颤抖。

“现在要最后冲刺了”甘道夫说“如果外面太阳高照我们仍有机会逃脱。跟我来”

他转向左边疾奔过大厅光滑的地面。这段距离比目测的要远得多。他们边跑边听见鼓声和后方急追而来的纷乱脚步声。一声尖叫响起追兵看见了他们。铁器出鞘的碰撞声响成一片。一支箭呼啸着飞过弗罗多的头顶。

波洛米尔大笑。“这种情况他们可没料到”他说“大火挡住他们了我们不在他们那一边”

“快看前面”甘道夫喊道“大桥快到了。它又险又窄。”

突然间弗罗多看见面前现出一道漆黑的裂罅。大厅尽头的地面突然消失落入了无底深渊。只有一条约五十呎长的狭长石拱桥可通往外门这桥既无边石亦无扶手栏杆。这是矮人古时的防御工事以抵御任何可能已经占领第一大厅和外层通道的敌人。远征队一行人只能鱼贯通过。甘道夫在深渊边缘停下其余众人聚挤在他身后。

“吉姆利带路”他说“皮平和梅里跟上。向前直走出了门就上台阶”

箭雨纷纷落在他们当中。有一支射中了弗罗多又弹落在地。另一支穿透了甘道夫的帽子卡在上面像一支黑羽毛。弗罗多回头望去。在大火另一边他看见黑压压一片身影似乎有成百上千的奥克。他们挥舞着被火光映得血红的长矛和弯刀。咚隆咚隆的鼓声回荡着越来越响咚隆咚隆。

莱戈拉斯转身搭箭上弦尽管这距离对他的小弓来说太远了一点。然而他刚拉开弓便垂了手箭随之滑落在地。他发出了一声惊惧交加的大叫。两只巨大的食人妖出现了他们扛着巨大的石板将石板扔在沟壑上当做跨越火焰的跳板。然而令精灵骤然充满恐惧的并不是食人妖。那群奥克的阵形突然一分为二他们朝两旁推挤着让开仿佛自己也十分害怕。有什么东西出现在他们后方。那究竟是什么看不出来。它如同一团巨大的阴影当中有个黑色的形体像是人却更巨大。它饱含力量与恐怖尚未到来气势已至。

它来到冒出火焰的沟壑边上火光黯淡了像是被一团浮云笼罩。接着它呼的一声跃过了沟壑火焰霎时熊熊高涨向它致意图裹在它四周一股黑烟在空中盘旋。它颈背上飘动的鬃毛燃着了在背后猛烈地烧了起来。它右手握着一把形状如火舌的利刃左手握着一条多缕鞭梢的鞭子。

“啊啊”莱戈拉斯哀叫道“炎魔来的是一只炎魔”

吉姆利瞪大了眼睛。“都林的克星”他喊道手一松斧头落地抬手掩住了脸。

“炎魔。”甘道夫喃喃道“现在我明白了。”他晃了一下颓然靠在手杖上“运气真是太坏了而我已经很累了。”

那个黑色身影拖着一道烈焰朝他们奔来。奥克吼叫着蜂拥踏上了石跳板。这时波洛米尔举起号角奋力吹响。挑战的号角声激昂洪亮像是洞穴中有许多人齐声呐喊。有那么片刻奥克全胆怯了连那凶猛的阴影都为之一停。然后回音如同遭遇阴风扑灭的火焰倏地消失敌人又冲了上来。

“快过桥”甘道夫振作起气力喊道“快跑这个敌人你们谁也对付不了。我必须守住这条窄道。快跑”阿拉贡和波洛米尔并未听从命令他们肩并肩仍坚守在甘道夫后方在大桥的另一端。其他人在大厅尽头的门口处停下来转过身不肯抛下他们的领袖独自对敌。

炎魔踏上了桥。甘道夫站在拱桥中央倚着左手的手杖右手中的格拉姆德凛宝剑闪着雪亮的寒光。敌人再次停下与他正面对峙它周身的阴影扩展开来如同两只巨大的翅膀。它扬起鞭子诸多鞭梢呼啸着噼啪作响。它的鼻孔喷出火焰。但是甘道夫巍然不动。

“你休想过。”他说。奥克全都僵立大厅中一片死寂。“我乃秘火的仆人驾驭阿诺尔之火。你休想过。乌顿之炎黑暗之火帮不了你。滚回魔影那里去你休想过。[\[1\]](#)

炎魔没有作答。它体内的火焰似乎在低落黑暗却在扩大。它缓缓步上桥来突然间身形暴长变得极其高大双翼横展直抵大厅两边的墙壁。但甘道夫的身影在一片昏暗中散发着微光仍然可见。他看起来很渺小全然孤立无援苍老又佝偻像一棵面对即将袭来的暴风雨的干瘪老树。

一把火焰缠绕的红剑从阴影中挥出。

格拉姆德凛宝剑闪着寒光应战。

两剑交击发出铿锵一声脆响迸射出一道白焰。炎魔向后跌去它的剑融成碎片四散飞出。巫师在桥上晃了晃退了一步随即重新稳住。

“你休想过”他说。

炎魔猛地挺身一跃直接落在桥上。它的鞭子在空中飞舞嘶嘶作响。

“他不能独自应战”阿拉贡突然叫道沿着桥奔回去“以埃兰迪尔之名”他高喊“我来助你甘道夫”

“以刚铎之名”波洛米尔喊道紧跟在他身后冲去。

就在那一刻甘道夫举起手杖大吼一声重重击向面前的桥面。手杖应声碎裂从他手中跌落。一片炫目的白炽火焰腾起桥身爆出裂响恰在炎魔脚下应声而断它所站的那块岩石坠入万丈深渊其余的桥面勉力持住平衡像一条悬空伸出的舌头般颤动着。

随着一声可怕的嚎叫炎魔往前俯跌它那阴影向下直坠消失无踪。但是它跌落时一挥鞭子鞭梢扬起卷住了巫师的双膝将他拖到了断桥边缘。甘道夫踉跄摔倒伸手抓向岩石却抓了个空整个人朝深渊滑落。“快跑你们这些傻瓜”他大喊然后便不见了。

火熄了茫茫黑暗降临。远征队众人像生了根似的立在原地惊恐地瞪着深渊。就在阿拉贡和波洛米尔飞奔而回时余桥也崩断坠落。阿拉贡大喊一

声令他们回过神来。

“快走现在由我来带领你们”他喊道“我们必须听从他最后的命令。跟我来”

他们一脚高一脚低狂乱地爬上过了门之后的宽大阶梯阿拉贡领头波洛米尔殿后。阶梯顶端是一条响着回音的宽阔通道。他们沿着通道飞奔。弗罗多听见身旁的山姆在哭泣然后他发现自己也是边跑边哭。咚隆咚隆咚隆的鼓声在后面回荡着此时显得缓慢而悲伤。咚隆

他们继续跑。前方越来越亮一处处巨大的通风井穿过了屋顶。他们跑得更快进了一座明亮的大厅日光从东边高处的窗户照进来。他们飞奔过大厅穿过庞大、破损的门突然间一道光芒刺眼的拱门敞开在眼前那就是墨瑞亚的东大门。

有一队奥克卫兵蹲在两旁高耸的粗大门柱的阴影里不过门扇已经破裂坍倒。阿拉贡一剑砍倒挡住去路的奥克队长其余的奥克见他怒火冲天全吓得抱头鼠窜。远征队一行人匆匆跑过顾不得理会他们。出了大门他们连跑带跳地冲下那些经过年深日久岁月磨蚀的巨大台阶闯出了墨瑞亚的入口。

就这样他们终于逃出生天来到苍穹之下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和风。

他们一直跑到山障的弓箭射程之外才停下脚步。他们置身在黯溪谷中谷地被迷雾山脉的阴影笼罩但是东边的大地上有一片金光。这时大约是午后一点。阳光照耀高高的天上飘着白云。

他们回头望去在大山的阴影下墨瑞亚东门的黑色门洞犹自大张着。从遥远的地底深处传来缓慢的鼓声咚隆。一缕黑烟缭绕而出。此外什么也看不见四周整座山谷都空荡荡的。咚隆。悲伤终于完全压倒了他们他们哭了许久有些站着静默落泪有些扑倒在地哀泣。咚隆咚隆。鼓声渐渐消失。

[1]秘火Secret Fire又称不灭之火Flame Imperishable是创世神伊露维塔独有的创造之能量。阿诺尔Anor即太阳。乌顿Udûn乌图姆诺的辛达语名前任黑暗魔君魔苟斯的第一个要塞。详见《精灵宝钻》。—译者注

第六章 洛丝罗瑞恩

“唉恐怕我们不能在此久留。”阿拉贡望向山脉举起手中的剑“再会了甘道夫”他喊道“我岂不是跟你说过若你穿过墨瑞亚的大门务必小心唉一语成谶没有了你我们还有什么希望”

他转回身面对远征队众人。“但即使没有希望我们也必须坚持下去。”他说“至少我们或能报此大仇。振作起来别再哭了来吧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事得做。”

他们起身环顾四周。他们所处的山谷向北延伸夹在迷雾山脉两道形同手臂的庞大山脉之间形成一片阴影覆盖的峡谷而峡谷上方矗立着三座白闪闪的山峰凯勒布迪尔、法努伊索尔、卡拉兹拉斯正是墨瑞亚群山。在峡谷尽头有道急流奔腾落下一级级数不清的小瀑布连成一匹白练山脚的空气中弥漫着一层水沫组成的薄雾。

“那就是黯溪梯。”阿拉贡指着瀑布说“我们本该沿着急流旁那条深凿的路下来假如运气能好些的话。”

“或卡拉兹拉斯不那么残酷的话。”吉姆利说“他正屹立在阳光下微笑呢”他对最远那座白雪覆顶的山峰挥了挥拳头然后背转身去。

东边山脉张开的一臂中途陡然而止更远之处依稀可见辽阔苍茫的大地。南边极目所见迷雾山脉绵延不绝。他们此时仍在山谷西侧的高地上而在离他们不到一哩远地势也稍低一点的地方有一个长圆的小湖形状犹如一个巨大的矛头深深扎进北边峡谷。湖的南端已经出了山影笼罩的范围沐浴在阳光下然而湖的水色却是深暗的呈现出一种幽蓝就像傍晚从亮灯的屋中朝外望见的清朗天空的颜色。湖面平静一波不兴。一片柔软的草地环抱着湖从四面朝光裸、完整的岸边缓缓倾斜。

“那就是镜影湖深深的凯雷德-扎拉姆”吉姆利悲伤地说“我还记得他说‘愿那景象使你心中欢喜不过我们不能在那里滞留。’现在我将行路很久而心中却无欢喜。必须赶紧离开的是我不得不留下的却是他。”

此时远征队一行人顺着大门出来的路往下走。这路崎岖不平逐渐没落成一条伸入乱石之中蜿蜒穿行在帚石楠与棘豆之间的小径但仍然看得出这里很久以前曾有一条康庄大道从低地迤逦而上通往矮人王国。路旁不时可见毁坏的石雕以及座座青丘丘上长着细高的白桦或在风中叹息的冷杉。一个朝东的转弯将他们带到了镜影湖的草地附近路边不远立着一根孤零零的柱子顶端破损。

“那是都林石柱”吉姆利叫道“我不能就这么径直走过也不过去驻足片刻看看这山谷的奇景”

“那么就快一点”阿拉贡说着回头望向墨瑞亚的大门“太阳下山得早。也许奥克要等到暮色降临才会出来但我们必须在天黑之前远离此地。月色将尽今晚会是夜色漆黑。”

“跟我来弗罗多”矮人喊道跳离了小路“我可不能让你不见见凯雷德-扎拉姆就走。”他奔下长长的青草坡。弗罗多慢慢跟了上去他虽然又疼又累但仍被那宁静的蓝色湖水吸引。山姆跟在后面。

吉姆利在兀立的石柱旁停下来抬头望去。石柱历经风吹日晒已经裂了柱身上模糊的如尼文也已无法阅读。“这根石柱标示着都林第一次望进镜影湖的地点。”矮人说“让我们走之前亲眼看一看”

他们弯腰俯视那深沉的水一开始什么也看不见。然后他们渐渐看见环抱的群山倒映在幽蓝的湖水中上方的群峰如同簇簇的白色火焰再远处则是一片天空。虽然头顶的天空中阳光照耀但他们能看见繁星如宝石般沉在湖底闪烁却不见自己俯身的倒影。

“噢美丽绝妙的凯雷德-扎拉姆啊”吉姆利说“这里沉卧着都林的王冠直到他醒来。再会了”他鞠了一躬转身离开匆匆爬上青草坡又回到小路上。

“你看见了什么”皮平问山姆但山姆正在沉思没有回答。

道路现在转向南去且迅速下坡从夹抱谷地的两条山臂之间穿出。离湖下行一段路后他们遇到了一汪清澈如水晶的深泉晶莹的水流从泉眼中涌出冲过一道石缘顺着一条陡峭的石渠汨汨往下淌。

“这就是银脉河的源泉。”吉姆利说“别喝它冰一般冷。”

“它汇集了很多其他的山中溪流很快就会变成一条湍急的河流。”阿拉贡说“我们要沿着它走上许多哩。我将带你们走甘道夫所选的路而我希望先去银脉河注入安都因大河处的森林—就在那边。”他们朝他指的地方望去只见前方这条溪流跃入谷中深涧接着继续奔流进入更低之地最后隐没在一片金色迷雾里。

“那就是洛丝罗瑞恩森林”莱戈拉斯说“那是我族居住之地中最美的一个处。这世上没有哪个地方的树能与那地相比。秋天时叶子变成金黄并不凋落直到来年春天新绿生发旧叶方落然后枝头会盛开黄花。森林似屋宇地面一片金黄屋顶金黄一片立柱则如银因为树皮光滑银灰。我们黑森林的歌谣仍是这么说的。若是春天时我能站在那森林的檐下我会欣喜开怀”

“即便那是冬天我也会欣喜开怀。”阿拉贡说“但它还在几十哩外。我们要快一点”

开始一段时间弗罗多和山姆还能勉力跟上其他人但阿拉贡领着他们快速疾行不久他们两人便落后了。从大清早到现在他们什么也没吃。山姆的伤口灼痛不已他感到头晕目眩。尽管阳光普照但习惯了温暖黑暗的墨瑞亚外面的风还是显得寒意十足。他在发抖。弗罗多则感觉每迈一步疼痛都更甚他大口喘着气。

终于莱戈拉斯回过身见他们此时远远落后便告诉了阿拉贡。其他人停下阿拉贡叫上波洛米尔奔了回来。

“对不起弗罗多”他满怀关切喊道“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我们又亟须赶路我忘了你受了伤还有山姆也是。你该出声的。就算全墨瑞亚的奥克紧追在后我们也该先为你们治疗可是我们竟什么也没做。来吧前面不远有个地方我们可以在那里休息一下。到那里我会尽力处理你们的伤。波洛米尔来我们背他们走。”

不一会儿他们遇到了另一条从西边流下的小溪欢腾的溪水在此汇入了湍急的银脉河。汇合的河水一起骤然泻下一道泛绿的石槛水花四溅地落入一个小谷地。谷地周围长着矮小虬曲的冷杉四面陡峭遍布荷叶蕨和越橘丛。谷底是块平坦的地区溪流从这里穿过哗啦响着流过晶亮的鹅卵石。他们就在这里休息此时大约下午三点钟他们离墨瑞亚的大门才只有几哩远然而太阳已经开始西沉。

吉姆利和两个年轻霍比特人用灌木和冷杉树枝生起一堆火汲了水来与此同时阿拉贡照料着山姆和弗罗多。山姆的伤口不深但显得很可怕阿拉贡察看时神色凝重。片刻之后他松口气抬起头来。

“你很走运山姆”他说“很多人头一次杀死奥克后付出了比这更糟的代价。奥克的刀剑经常令伤口中毒不过你挨的这一刀没事。等我处理过之后它应该会彻底痊愈。等吉姆利把水烧热后先清洗伤口。”

他打开自己的随身小袋取出一些枯叶。“这里还有一些我在风云顶附近采来的阿塞拉斯虽说叶子干了失去了部分药效。”他说“把一片叶子揉碎了放进水里用水清洗伤口然后我来包扎。现在该你了弗罗多”

“我没事。”弗罗多不愿意让人碰自己的衣服“我只需要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就好。”

“不行”阿拉贡说“我们必须检查一下看看铁锤和铁砧给你造成了什么伤害。我到现在都很惊奇你竟然还活着。”他轻轻脱下了弗罗多的旧外套和短上衣顿时惊讶得倒抽了口气然后哈哈大笑。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件闪闪发亮如海面粼粼波光的银锁子甲。他小心翼翼地将它脱下高高拎起甲上的宝石如繁星闪耀银环晃动叮叮细响声如雨落池塘。

“我的朋友们都来瞧瞧”他喊道“多漂亮的一张霍比特皮啊足可裹住一个精灵小王子要是让人知道霍比特人有这种皮全中洲的猎人可都要涌到夏尔去了。”

“而全世界猎人射出的箭都会徒劳无功。”吉姆利说惊奇地凝视着那件锁子甲“这是件秘银甲。秘银哪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么漂亮的东西。这就是甘道夫说的那件锁子甲吗那他可低估了它的价值。不过这礼物送得好”

“我常好奇你跟比尔博那么亲密地关在他的小房间里是在干什么。”梅里说“愿老天保佑那老霍比特人我真是空前地爱他。我希望我们能有机会把这事告诉他”

弗罗多右边的胸肋处有一块发黑的淤青。他在锁子甲下还穿了件软皮衬衫但有一处被金属环穿透扎进了皮肉里。弗罗多被甩出去时左半边身子撞到墙上那里也有擦伤和淤青。当其他人准备食物的时候阿拉贡用浸过阿

塞拉斯的水给他清洗伤处。那辛辣的香气盈满了整个谷地所有俯身吸入这水所冒的蒸气的人都感到精神一振又有了气力。不一会儿弗罗多便感觉疼痛消失了呼吸也不那么吃力了不过接下来好几天他仍感觉浑身僵硬一碰就痛。阿拉贡给他肋边垫上软布包扎起来。

“这锁子甲轻得惊人。”他说“如果你受得了就再穿上吧。知道你有这么一件护甲我心里很高兴。别脱下它连睡觉时也不例外除非命运引你去到一个你能安全休息一阵的地方然而只要你的使命尚未达成这样的机会必然很少。”

远征队一行人吃过饭后准备出发。他们熄了火掩去所有痕迹然后爬出谷地重回那条路。才走没多久太阳便落到西边高山之后大片的阴影自山顶蔓延下来。暮色笼罩了脚下迷雾从洼地里升起。东边远处黄昏的天光淡淡地洒在遥远的平原和树林连成的朦胧大地上。山姆和弗罗多这时感觉好了许多并且精神大振可以快步前进了。阿拉贡带领一行人又走了将近三个钟头中间只短暂休息过一次。

天已全黑已是深夜时分。天空中有许多明亮的星星但是渐亏的月亮要很晚才会出现。吉姆利和弗罗多走在最后脚步很轻也不开口说话而是仔细聆听后方路上是否有任何声音。终于吉姆利打破了沉默。

“除了风什么声音也没有。”他说“附近没有半兽人不然我的耳朵就是木头做的。但愿奥克只把我们赶出墨瑞亚就满足了。或许那就是他们的全部目的除此之外跟我们—跟魔戒—都没半点关系。不过他们若要为被杀的头儿报仇常常会追击敌人许多里格直追到平原上。”

弗罗多没有作答。他看看刺叮剑剑刃黯淡无光。但他的确听见了什么或者说他以为自己听见了什么。当暗影刚刚笼罩他们后方的路变得昏暗时他就再次听见了那急促的脚步声即便是现在他也听得见。他猛然转过身发现后面有两个小小的光点—或者说有那么片刻他以为自己看见有两个小光点但是它们立时滑向一旁消失了。

“怎么了”矮人问。

“我不知道。”弗罗多回答“我以为自己听见了脚步声以为自己看见了光—就像眼睛一样。自从我们一进墨瑞亚我就常这么以为。”

吉姆利停下来俯身到地。“除了植物和岩石在夜色中低语我听不到别的声音。”他说“来吧我们得快点其他人已经走得看不见了。”

夜风挟着寒意袭上山谷迎接他们。一团广阔的灰影隐隐约约出现在前方他们听见树叶被风吹动的沙沙声无穷无尽如同微风中的白杨树。

“洛丝罗瑞恩”莱戈拉斯叫道“洛丝罗瑞恩我们已经到了金色森林的边缘。唉可惜是冬天”

夜暗中那些树高高耸立在他们面前粗枝伸展如拱门般罩住了道路和突然奔入林中的溪流。在微弱的星光下它们的树干呈现出灰泽颤抖的树叶则显出一抹暗金。

“洛丝罗瑞恩”阿拉贡说“真高兴又听见树木间的风声我们离墨瑞亚大门才五里格多一点可是我们已经不能再往前走了。但愿精灵的美誉今夜能在这里保护我们不受后方追来的危险侵袭。”

“如果精灵当真还住在这里在这个日渐黑暗的世界里的话。”吉姆利说。

“上次我自己的族人经过这里回归漫长纪元之前我们的漫游之地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莱戈拉斯说“但是我们听说罗瑞恩尚未荒废因这地拥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能将邪恶阻挡在外。尽管如此这地的子民很少现身也许他们住在远离北部边界的森林深处。”

“他们的确住在森林深处。”阿拉贡说着低叹一声仿佛触动了心底某段记忆“我们今晚必须自己照顾自己。我们会再往前走一小段直到树木环绕然后我们再离开这条路找个地方休息。”

他举步向前但波洛米尔犹豫不决地站在原地并未跟上。“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吗”他说。

“你还想走什么更好的路”阿拉贡问。

“一条寻常的路哪怕要从刀剑丛中穿过。”波洛米尔说“这支队伍一直被领着走奇怪的路并且到目前为止都是厄运不断。之前我们违背我的意愿从墨瑞亚的阴影下穿过结果蒙受了损失。现在你说我们必须进入金色森林但

是刚铎盛传这地极其危险据说进去的人没几个出来即便是出来也没有谁安然无恙。”

“别说什么‘安然无恙’但你若是说‘依然如故’那么或许说出了真相。”阿拉贡说“但是波洛米尔倘若在那曾经的智者之城中人们如今毁谤洛丝罗瑞恩那么刚铎的学识就衰微了。你想信什么就信吧我们确实没有别的路走—除非你想回到墨瑞亚的大门去或攀上无路的山脉或独自沿着大河游下去。”

“那就带路吧”波洛米尔说“但这森林确实危险。”

“的确危险”阿拉贡说“美丽又危险。但只有邪恶或那些带来邪恶之人才需要惧怕这森林。跟我来”

他们往森林中走了一哩多一点便遇到了另一条溪流它从绿树覆盖的山坡急速流下而这山坡向西爬升通往山脉。他们听得见水声哗哗飞溅下隐没在右边阴影深处的一处瀑布。幽暗的急流在面前匆匆横过小径至树根间积成朦胧的池塘打着旋汇入银脉河。

“这就是宁洛德尔溪”莱戈拉斯说“很久以前西尔凡精灵就为这条溪流作过许多歌谣我们直到现在还在北方唱这些歌追忆它瀑布上空的彩虹和水沫中漂浮的金色花朵。如今万物黑暗宁洛德尔桥也已坍塌。我要去洗洗脚据说这溪的水能洗去疲惫。”他往前走爬下深陷的溪岸踏进溪水中。

“跟我来”他叫道“水不深让我们涉过去吧我们可以在对岸休息瀑布的水声可以催我们入睡淡忘悲伤。”

他们一个接一个爬下去跟着莱戈拉斯走。弗罗多在水边站了片刻让溪水流过疲惫的双脚。水很冷但给人的感觉很干净他往前走水也渐渐涨到了膝盖他感觉旅途风尘与一切劳顿全都顺着双腿被冲走了。

等一行人全渡过溪流他们坐下来休息吃了点东西。莱戈拉斯给他们讲起黑森林精灵仍珍藏于心的洛丝罗瑞恩的传说说的是世界老去之前阳光和星光照耀在大河旁的草地上。

最后众人沉默下来聆听着阴影中瀑布奔流的甜美音乐。弗罗多几乎幻想着自己听见一个声音在歌唱歌声水声交织在一起。

“你可听见了宁洛德尔的声音”莱戈拉斯问“我给你们唱一首有关宁洛德尔姑娘的歌吧她跟这溪同名很久以前她就住在这溪畔。在我们森林方言中这是一首很美的歌。不过我现在要用西部语来唱就像幽谷中有些人一样。”他用轻柔的声音唱了起来在头顶树叶的沙沙声中歌声几乎渺不可闻

从前有位精灵少女

犹如晴日一颗明星

白色披肩金黄饰边

脚下所履灿灿灰银。

她的眉宇如星辰闪亮

一头秀发含光暖暖

仿佛阳光映射金色枝桠

在美好的罗瑞恩。

长发鬚鬚白臂美皙

她秀美又飘逸

在风中翩然来去

如椴叶般轻盈。

宁洛德尔飞瀑旁

溪水清净冷冽

她的笑语如流银飞扬

琤洒落粼粼湖面。

而今无人知她踪迹
不知在阳光里还是树荫下
少女宁洛德尔早已失去踪影
躑躅在山脉深处。

背风的山坡下
银灰海面泊着精灵船
傍着汹涌海浪
已经多日将伊人等待。

来自北方的夜风吹起
风声呼号猎猎
航船乘风离开了海岸
越过洋流前行。

晨曦微明已望不见陆地
波涛起伏白浪迷眼
回看来时的方向
只余高山灰影隐约一线。

阿姆洛斯望见海岸渐渐远去

几乎消失在波涛尽处
他愤怒这艘凉薄的航船
载他抛下宁洛德尔远离。

他是古时的精灵王
统治着谷地与森林
彼时春季枝桠依然金黄
在美好的罗瑞恩。

精灵们看见他一跃入海
深深潜入水面
犹如箭矢一发离弦
犹如白鸥矫捷。

风吹过他的翻飞长发
白浪围绕晶莹闪亮
精灵们望见他强健又美好
如天鹅般乘风破浪。

可是无论在大海彼方此岸
至今没有只字片语
精灵族人再也没有听见

阿姆洛斯的消息。

莱戈拉斯的声音一颤歌谣停了。“我唱不下去了。”他说“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因为我忘了许多。这首歌很长又很伤感它说到当矮人惊醒山中的邪恶后悲伤如何降临了洛丝罗瑞恩‘繁花盛开的罗瑞恩’。”

“但那邪恶不是矮人造的。”吉姆利说。

“我没说是矮人造的然而邪恶还是来了。”莱戈拉斯悲伤地答道“于是宁洛德尔那一族的许多精灵都背井离乡而她流落迷失在遥远的南方在白色山脉的重重隘口中没有前往她的恋人阿姆洛斯等候她的船。但是到了春天当风吹过新生的绿叶时或许依然能在与她同名的瀑布旁听见她的声音回荡。而当风从南方吹来时阿姆洛斯的声音会从海上传来因为宁洛德尔溪流入精灵称为‘凯勒布兰特’的银脉河而凯勒布兰特河汇入大河安都因安都因河则注入贝尔法拉斯湾罗瑞恩的精灵就从那里扬帆出海。但是不管宁洛德尔还是阿姆洛斯都再也不曾归来。

“据说她在瀑布旁的一棵树上搭建了一座房子。住在树上是罗瑞恩精灵的风俗也许现在还是这样。因此他们又被称为加拉兹民[1]‘树民’。在他们森林的深处树非常巨大林中居民不像矮人那样掘地而居在魔影来到之前也不盖坚固的岩石住所。”

“即便是现下这段时期也可以认为住在树上比坐在地上安全。”吉姆利说。他望向溪流对面那条通回黯溪谷的路然后抬头将视线投向头顶那片密密交织的黝黑粗枝。

“吉姆利你这话是不错的建议。”阿拉贡说“我们无法盖个房子但是如果可以今晚我们会效仿加拉兹民在树上寻求庇护。我们在路边坐了这么久已经很不明智了。”

因此远征队一行人转离小径朝西沿着那条山涧远离银脉河进入森林更深处的阴影中。在离宁洛德尔瀑布不远的地方他们发现一小群树有几棵荫蔽了溪流。它们巨大的灰色树干极粗高度则无法猜测。

“我来爬上去。”莱戈拉斯说“我可是与树木打交道的行家树下树上都如鱼得水。不过这些树的品种对我而言很陌生我只在歌谣中听过它们的名字

它们叫做‘瑁珑’^[2]就是那种会盛开黄花的树但我从来没爬过。现在我就来看看它们形状怎样长势如何。”

“不管这是什么树”皮平说“如果除了鸟以外它们还能让人在上面过夜休息那就肯定是神奇好树我可没办法在树枝上睡觉”

“那就在地上挖个洞好啦”莱戈拉斯说“如果那更符合你们的习惯。不过你若想躲过奥克必须挖得又快又深才行。”他轻盈地往上一跃抓住一根横在头顶高处从树干岔出来的树枝。然而就在他悠荡的片刻上方的树影中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

“Daro”^[3]那个声音用命令的口气说。莱戈拉斯手一松落回地上既吃惊又害怕缩身贴靠在树干上。

“站着别动”他低声对其他人说“别动也别说话”

他们头顶上传来一阵轻笑声接着另一个清亮的声音说起了精灵语。那些话弗罗多几乎听不懂因为山脉东边的西尔凡精灵内部所用的语言跟西部地区的不同。莱戈拉斯抬起头朝上望用同一种语言作了回答。^[4]

“他们是谁都说些什么”梅里问。

“他们是精灵。”山姆说“你听他们的声音还听不出来吗”

“对他们是精灵”莱戈拉斯说“他们说你的呼吸那么大声就算在黑暗中也能一箭射中你。”山姆赶紧用手捂住了嘴巴。“不过他们也说你们不用害怕。他们已经发现我们好长一阵子了。我们还在宁洛德尔溪对面时他们就听见了我的声音听出我是他们北方的亲族因此他们并未阻止我们过河。之后他们还听了我唱的歌。现在他们邀请我和弗罗多爬上树去因为他们似乎接到了一些有关他和我们这趟旅程的消息。至于其他人他们请你们再稍等一下并在树下留意四周的状况直到他们决定该怎么办。”

一道梯子从阴影中垂了下来。它是银灰色的绳子做的在黑暗中闪着微光虽然看起来十分纤细实际上却非常结实能承受许多人的重量。莱戈拉斯轻巧地爬上去弗罗多慢慢地跟在后面最后是努力不要呼吸得太大声的山姆。瑁珑树的树枝几乎是从树干水平长出去然后再向上伸展但在接近树顶的地方主干岔开成许多分枝形成一个树冠在树冠中间他们发现建有一个木

头平台当时这类东西叫做“弗来特”精灵则称之为“塔蓝”。平台中央有个圆孔绳梯就是从那孔中放下去的。

弗罗多终于爬上弗来特时只见莱戈拉斯正与另外三位精灵坐在一起。他们穿着暗灰如影的衣服除非突然移动否则在树干间根本看不见。他们起身其中一位揭开一盏小灯小灯放出了一束银色的光芒。他将灯举高先端详弗罗多的脸然后是山姆的。看毕他又把灯光盖上用精灵语说了欢迎辞。弗罗多结结巴巴地作了答。

“欢迎”精灵见状又用通用语说了一遍说得很慢“我们很少使用别的语言都说本族的话。因为现在我们住在森林的中心不愿意跟其他任何种族打交道就连北方我们自己的亲族也与我们隔开了。不过我们当中还是有人会到外地去收集消息监视敌人他们会说他乡的语言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名叫哈尔迪尔。我的兄弟儒米尔和欧洛芬只会说一点点你们的语言。

“我们得到了消息说你们要来因为埃尔隆德的信使在爬黯溪梯回家的路上经过了罗瑞恩。我们已经长年不曾听说霍比特人—或者说半身人也不知道仍有霍比特人居住在中洲。你们看起来并不邪恶既然你们是跟着一个属于我们亲族的精灵一起来我们愿意依照埃尔隆德的要求与你们交朋友—尽管我们没有带领陌生人穿过我们领土的惯例。不过今晚你们必须待在这里。你们有多少人”

“八位。”莱戈拉斯说“我四个霍比特人还有两个人类—其中一位是阿拉贡他是精灵之友是西方之地的人类。”

“阿拉松之子阿拉贡的名字罗瑞恩并不陌生”哈尔迪尔说“夫人对他颇为爱重。如此说来一切都没问题但你一共只说了七位。”

“第八位是个矮人。”莱戈拉斯说。

“矮人”哈尔迪尔说“这可有问题了。自从黑暗年代开始我们就不跟矮人打交道。他们不准踏上我们的领土。我不能允许他通过。”

“但他是从孤山来的是戴因那些值得信赖的族人之一对埃尔隆德十分友好。”弗罗多说“埃尔隆德亲自选他做远征队的一员他一路上都勇敢又忠诚。”

三个精灵一起轻声讨论了一会儿又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询问了莱戈拉斯。最后哈尔迪尔说“好吧。虽然这有违我们的意愿但我们可以这样做如果阿拉贡和莱戈拉斯愿意看守他并为他担保他就可以通过但穿过洛丝罗瑞恩时他必须被蒙上眼睛。

“不过现在我们决不能再争论下去。你们的人不能再留在地面上。几天以前我们看见有一大队奥克沿着山脉边缘往北朝墨瑞亚去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监视着各条河流。野狼在森林的边界上嗥叫。如果你们的确是从墨瑞亚来的那么危险一定落后不远。明天一早你们就必须继续前行。

“四个霍比特人可以爬上来到这里跟我们待在一起—我们不怕他们旁边的树上有另一个塔蓝其他人必须上那里躲避。你莱戈拉斯必须对我们负责看好他们。如果有任何差错立刻叫我们还有当心那个矮人”

莱戈拉斯立刻下了绳梯去传达哈尔迪尔的口信。不一会儿梅里和皮平便爬上了这高高的弗来特。两人上气不接下气神情似乎更像是害怕。

“拿着”梅里喘着气说“我们把你俩跟我俩自己的毯子都拖上来了。大步佬把其余的行李全藏在了一堆厚厚的树叶底下。”

“你们不需要这些累赘。”哈尔迪尔说“今晚吹的是南风尽管冬天在树顶上是很冷但我们会给你们食物和饮料能驱除夜寒我们还有多余的毛皮和斗篷。”

霍比特人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第二顿而且远比前一顿好得多的晚餐。然后他们把自己裹得暖暖的不只裹上精灵的毛皮斗篷还裹上自己的毯子打算好好睡一觉。可是虽然他们很疲累却只有山姆觉得很容易入睡。霍比特人不喜欢高处哪怕自己的屋子是楼房也不会睡在楼上。这个弗来特完全不是他们习惯拿来当卧室的地方。它没有墙连栏杆都没有只在一边有一片编结出来的薄挡风屏可以根据风向来调整固定在不同位置。

皮平又说了一会儿话“如果我真能在这个鸟窝里睡着但愿不会滚下去才好。”

“我只要睡着了就会睡下去”山姆说“不管有没有滚下去。而且话说得越少我睡得越早你懂我的意思吧。”

弗罗多醒着躺了一阵子透过那些颤动的树叶形成的黯淡屋顶看着闪烁的群星。在他旁边山姆鼾声大作他却过了很久之后才合眼。他能模糊看见两个精灵的灰色身影他们抱膝一动不动地坐着彼此轻声耳语。另一位已经下到较低的树枝上放哨。最后在上方掠过树梢的风声和下方宁洛德尔瀑布的甜蜜呢喃中弗罗多脑海里萦绕着莱戈拉斯唱的那首歌进入了梦乡。

深夜时分他醒了过来别的霍比特人都在沉睡精灵也都不知去向。风停了月牙朦胧的微光在树叶间明灭。他听见不远处传来粗哑的笑声底下地上有纷乱的脚步经过还有金属交击的声响。这些声音渐渐远去消失似乎是朝南进入了森林里。

一个脑袋突然从弗来特中央的洞里冒了出来。弗罗多惊得坐了起来然后才看清那是个戴着灰色兜帽的精灵。他朝霍比特人望了望。

“怎么回事”弗罗多。

“Yrch”[\[5\]](#)精灵压低声音从牙缝中说并将卷起的绳梯抛上弗来特。

“奥克”弗罗多说“他们在干吗”但是精灵已经走了。

不再有声音传来。就连树叶都寂然无声连瀑布都似乎静了下来。弗罗多裹在毯子斗篷中坐在那儿却在发抖。他很庆幸他们没在地面上被逮个正着但他也觉得这些树除了提供隐蔽起不到什么保护作用。据说奥克的嗅觉像猎狗一样灵敏而且他们也会爬树。他拔出了刺叮它精光一闪犹如一团蓝色火焰随后光焰渐渐淡褪敛尽。尽管剑光淡褪但弗罗多并未摆脱那种危险迫在眉睫的感觉相反它愈发强烈了。他起身爬到中央的开口往下窥视。他几乎可以确定他听见底下树根的地方有鬼鬼祟祟的挪动声。

那不是精灵因为林中居民行动起来全然无声。然后他听见一个很轻的声音像是嗅闻似乎有什么东西正摸索着树干的树皮。他屏住呼吸瞪视着下方的黑暗。

此刻有个东西在慢慢往上爬它的呼吸像是从咬紧的牙关中透出的嘶嘶轻响。然后弗罗多看见在贴近树干之处正在上来的是两只苍白的眼睛。它们停下来一眨不眨地凝视着上方。突然间那双眼睛转开一个阴暗的身影滑溜下树干消失了。

紧接着便见哈尔迪尔穿过树枝迅速爬了上来。“这树上有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他说“它不是奥克。我一碰到树干它就逃跑了。它似乎很警惕也拥有不少爬树的技巧若非如此我还以为那是你们霍比特人之一。

“我没射它因为不敢激起任何叫声—我们不能冒险引发战斗。一大队奥克精兵才刚经过这里。他们涉过了宁洛德尔溪—诅咒他们那污了清洁流水的脏脚—沿着河边的旧路往下游走了。他们似乎嗅到了什么气味在你们停留之处附近的地面上搜索了一阵。我们三人对付不了上百个奥克因此我们赶到前头捏着嗓子说话把他们引到森林里去。

“欧洛芬现在已经匆匆赶回我们的居住地去警告族人。那些奥克一个都别想活着走出罗瑞恩。并且在明天天黑之前会有更多精灵在北边边界埋伏下来。但是天一亮你们必须立刻取道向南行。”

东方天际露白。随着天色渐亮晨光穿过瑁珑树的黄叶洒下在霍比特人看来这就像是凉爽夏日清晨的阳光在闪耀。淡蓝的天空在摇曳的树枝间窥视他们。从弗来特南边的一处开口望出去弗罗多看见银脉河的河谷完全横陈在眼前像是一片流金的海洋在微风中轻轻荡漾。

远征队一行人再次出发时天色还很早而且冷这回是由哈尔迪尔和他的兄弟儒米尔领路。“再会了甜美的宁洛德尔”莱戈拉斯喊道。弗罗多回头望去在众多灰色树干间瞥见了一道白色水沫的闪光。“再会了”他说。他觉得自己再也听不到如此优美的流水之声始终将它无数的音符织成无穷无尽、变化不绝的旋律。

他们回到小径上仍沿着银脉河西岸走循着路朝南走了一段。地上留有不少奥克的脚印。但不一会儿哈尔迪尔便转入林中在树荫下的河岸旁停下来。

“河对岸有个我的族人虽说你们可能看不见。”他说吹了声犹如小鸟低鸣的口哨。从浓密的小树丛中一个全身灰衣的精灵应声而出兜帽掀在背后头发在清晨的阳光下闪烁如黄金。哈尔迪尔熟练地将一卷灰色的绳索抛过河去那个精灵接过绳索将绳头绑在岸边一棵树上。

“正如你们所见凯勒布兰特河的水流在此已经十分强劲”哈尔迪尔说“河水很急又很深而且冰冷刺骨。在这么靠北的地方除非万不得已我们是不会涉水渡河的而在眼下的警戒年日里我们也不搭桥。跟我来我们这样过

河。”他将绳子的这一端紧紧绑在另一棵树上然后轻盈地踏上绳索在河上走了一个来回如履平地。

“这路我能走”莱戈拉斯说“但其他人可没有这本事。难道他们得游泳”

“不”哈尔迪尔说“我们还有两条绳子。我们会把它们绑在上方一条齐肩高一条齐腰高。陌生人抓着这两条绳子小心一些应该能走过去。”

这座纤细的便桥搭好后远征队一行人都走了过去有些人缓慢又谨慎有些人则轻松一些。霍比特人中皮平着实是走得最好的他脚下稳定只单手抓着绳索就很快走了过去不过他两眼一直望着对岸没往下看。山姆则拖拖拉拉手抓得死紧总看着下方苍白打旋的水流仿佛那是山中的万丈深渊。

等安全过到对岸他大松一口气“我家老头总说话一天长一天见识不过他说这话时想的是种园子不是像小鸟那样歇在树上也不是努力像蜘蛛那样走路。就连我大伯安迪也没玩过这样的把戏”

当一行人终于在银脉河东岸团聚精灵们解开绳索收了其中两条卷起。留在对岸的儒米尔收回了最后一条将绳索搭在肩上挥了挥手后离去回到宁洛德尔去继续监视。

“现在朋友们”哈尔迪尔说“你们已经进入罗瑞恩耐斯[6]也就是你们所说的‘三角洲’这地像矛头一样夹在银脉河与安都因大河之间。我们不容任何陌生人窥探耐斯的秘密事实上就连获准踏上此地的人也寥寥无几。

“按照先前的协议我必须在此蒙上矮人吉姆利的双眼。其他人可以先自由行走一段直到更接近我们的居住地—那是在埃格拉迪尔位于两河之间的河角地。”

吉姆利对此大为不满。“那协议可没征得我的同意。”他说“我决不容忍被蒙上眼睛走路像个乞丐或囚犯而且我不是奸细。我的族人从未跟大敌的任何爪牙有过瓜葛我们也从未做过伤害精灵的事。要说背叛出卖你们我不比莱戈拉斯或任何其他我的伙伴更有可能。”

“我并不怀疑你。”哈尔迪尔说“但这是我们的律法。我不是订立律法之人不能不遵守律法。容你渡过凯勒布兰特河我已经够宽大了。”

但吉姆利很固执。他又开两腿牢牢站定一只手搭上了斧头的握柄。“我要么自由地往前走”他说“要么就打道回府。在家乡众所周知我从不说假话。就算我在半路命丧荒野也认了。”

“你不能回头。”哈尔迪尔断然道“现在你已经深入此地就必须被带去见领主和夫人。他们会对你作出裁决你是留是走都由他们决定。你不能再渡河回去如今在你背后都有暗哨你不可能通过。你还没看见他们就会一命呜呼。”

吉姆利从腰间抽出了斧头。哈尔迪尔和同伴立刻拉开了弓。“矮人和他们的犟脾气真叫人头疼”莱戈拉斯说。

“好了”阿拉贡说“既然我还是这支远征队的领队你们就要听我吩咐。如此单单区别对待矮人他当然很难接受。我们全都蒙上眼睛就连莱戈拉斯也是。虽然这会让这趟路走得又慢又无聊但这样最好。”

吉姆利突然哈哈大笑“我们看起来会像一队欢乐的傻瓜哈尔迪尔会不会用一根绳子把我们全穿起来就像一只狗牵着一串瞎眼的乞丐不过只要莱戈拉斯一人跟我一样被蒙上眼睛我就满意了。”

“我是精灵还是本地人的亲戚”莱戈拉斯说轮到他恼火了。

“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喊‘精灵和他们的犟脾气真叫人头疼’”阿拉贡说“但是远征队应该有难同当。来吧哈尔迪尔把我们的眼睛都蒙上。”

“如果你不好好带路我就要为每一次跌跤、每一根碰伤的脚趾好好索赔。”吉姆利在他们用布蒙住他双眼时说。

“你不会有办法索赔的。”哈尔迪尔说“我会好好领着你们那些路也都又平又直。”

“唉当今的世道真愚蠢”莱戈拉斯说“在场的人全是大敌的敌人林地阳光明媚头上树叶如金而我却必须被蒙上眼睛走路”

“这看起来或许很愚蠢”哈尔迪尔说“但事实上黑暗魔君的力量最显著的体现就在于分化所有仍然反对他的人使他们疏远失和。如今在洛丝罗瑞恩之外的世界上我们甚少找到拥有信念、值得信任的人—或许幽谷除外。因

此我们决不敢单凭一己信任而危及我们的领土。我们现在住在一个周遭危机四伏的岛上我们的手摸的更多的是弓弦而不是琴弦。

“长久以来河流一直是我们的屏障但是自从魔影朝北潜行而来将我们彻底包围河流就已不再是万全的防护。有些人提议离开但现在看来已经太迟。西边的山脉中邪恶正在增长东边的大地则一片荒凉并且遍布着索隆的爪牙。据传现在我们无法安全地朝南通过洛汗而安都因大河的河口已经落入大敌的监视之下。即使我们设法到达了海岸在那里也找不到任何托庇之所。据说海滨仍有几处高等精灵的海港但它们远在北方和西方甚至远过半身人的地界。不过那究竟是在哪里尽管领主和夫人可能知道我却不知道。”

“既然你都见到了我们起码也该猜一猜啊。”梅里说“霍比特人住的地方叫夏尔而在我家乡的西边有精灵的海港。”

“能住在靠近海滨的地方霍比特人可真幸福”哈尔迪尔说“我的族人有谁得见大海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我们仍在歌谣中回忆着它。我们边走你边告诉我那些海港的事吧。”

“我没法告诉你。”梅里说“我从来没见过它们。我从前就没离开家乡出过远门。而假如我当初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想我也决不会愿意离开的。”

“就连看看美丽的洛丝罗瑞恩都不愿意”哈尔迪尔说“这世界的确充满了危险其中也有不少黑暗之处但是也仍有许多美丽的事物。尽管如今在所有的地方爱都交织着悲伤但或许还是爱占了上风。

“我们当中有些人唱道魔影将会消退和平将会重返。但我相信我们周围的世界届时并不会变得跟古时一样太阳的光芒也不会再如往昔一般。至于精灵恐怕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一个休战的协定而他们会遵循协定不受拦阻地前往大海永远离开中洲。可叹我心爱的洛丝罗瑞恩啊在一个没有瑁珑树生长的地方生活将是多么贫乏无趣纵使大海彼岸有瑁珑树也从来没有人提起。”

就这样他们说着话远征队一行人由哈尔迪尔领头另一位精灵殿后慢慢沿着林中小径鱼贯往前走。他们感觉脚下的地面平坦柔软过了一会儿他们就走得更加自在不再担心跌倒或受伤。弗罗多发现被剥夺了视觉之后自己的听觉和其他感官都变敏锐了。他可以嗅到树木和脚下所踩青草的气味。

他可以听见头顶树叶发出许多不同音调的沙沙声河流在右边远处喃喃低语高天中传来鸟儿尖细清晰的鸣叫。当他们经过一片林间空地时他感觉到阳光照在自己脸上和手上。

他一踏上银脉河的对岸一种奇异的感觉便笼罩了他而随着他继续走进这片“耐斯”这种感觉也愈来愈强烈他似乎跨过了一座时间之桥进入远古时代的一隅正行走在了一个如今不复存在的世界里。在幽谷存在的是对古老事物的记忆而在罗瑞恩古老事物仍活在现世里。这里见过也听过邪恶并经历过悲伤精灵惧怕并且不信任外面的世界。狼群在森林的边界上嗥叫但是罗瑞恩的大地上没有落下任何翳影。

远征队一行人走了一整天直到感觉凉爽的黄昏来临听见夜风的先驱在众多树叶间沙沙低语。于是他们停下来休息无忧无虑地睡在地面上—他们的向导不许他们拆下蒙眼布因此他们无法爬树。第二天早晨他们继续上路不疾不徐地往前走。中午时分他们停了下来弗罗多察觉到他们已经出了森林来到灿烂的太阳底下。突然间他听见四周有许多声音在说话。

一队行军中的精灵已经悄无声息地来到了近处他们正要赶往北边的边界去防守任何从墨瑞亚来的攻击。他们还带来了消息其中有一部分由哈尔迪尔转告了大家。那些追击他们的奥克已被伏击几乎全军覆没残部朝西向山脉逃跑正被追杀。另外精灵还发现有个奇怪的生物佝偻着身子奔跑双手几乎垂地看起来像是野兽但身形又不像野兽。它避开了抓捕精灵也没有射杀它因为不知它是善是恶。它在银脉河下游南方消失了。

“还有”哈尔迪尔说“他们还给我带来了加拉兹民的领主与夫人的口信。你们全都可以自由行走连矮人吉姆利也不例外。看来夫人知道你们远征队中每个人的身份和背景。或许是幽谷送来了新的讯息。”

他首先解下了吉姆利的蒙眼布。“请见谅”他说深深鞠了一躬“现在请用友善的眼光看待我们而且请开心地观看吧因为自从都林的时代过后你是第一位得瞻罗瑞恩耐斯森林的矮人”

轮到弗罗多被取下蒙眼布时他抬起头来不禁屏住了呼吸。他们站在一片林间空地上左边有座青草如茵的大山丘绿得犹如远古时代的初春时节。山丘上长着两圈树木恰似一顶双层王冠外圈都是树干雪白不见一片叶子但匀称的裸枝美不胜收内圈则是极高的瑁珑树仍是满树淡淡的金黄。一棵树高耸在群树的中央其高处的树枝间搭了一座闪亮的白色弗来特。在这些树

下以及整座绿色山丘的青草间遍布一种星形的金黄色小花其间还装点着其他梗子细长的花朵有雪白也有极淡的绿都在随风摇曳它们在绿茵的浓郁色调中如同一层薄雾般朦朦胧发亮。头顶晴空万里午后的太阳照在山丘上给树下投出了长长的绿影。

“看吧你们来到了凯林阿姆洛斯。”哈尔迪尔说“自古以来这里便是这片古老国度的心脏地带阿姆洛斯山丘就在这里在往昔更幸福的年代他的宫殿就建在此处。在这长青不凋的草地上永远盛开着冬日繁花黄色的是埃拉诺淡色的是妮芙瑞迪尔。我们会在这里歇一会儿然后在黄昏时分前往加拉兹民的城市。”

其他人纷纷扑倒在芳香的草地上但是弗罗多站了好一会儿仍然陶醉在这片奇景中。他感觉自己像是步入一扇落地长窗俯瞰着一个早已消失的世界。有道光笼罩着它他自己的语言对此难以名状。他所见的一切都是线条优美、恰如其分那些形状都鲜明得仿佛事先构思成熟、在他解下布条睁眼的瞬间绘成却又古老得仿佛自古存续至今。他眼中所见尽是他原本熟知的颜色金黄、雪白、蔚蓝、翠绿但它们是那样鲜艳、耀眼他仿佛这一刻才第一次看见这些颜色并为它们取下崭新又美妙的名称。在这里没有人会在冬天时哀悼已逝的夏天或春天。大地所生长的一切没有瑕疵没有疾病没有畸形。在罗瑞恩的大地上万物纯净无瑕。

他转过身看见山姆正站在他旁边一脸迷惑地东张西望还揉着眼睛仿佛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清醒着。“这是太阳当头的大白天一点没错。”他说“我以为精灵就适合星星和月亮但我听说过的任何事都不如这个有精灵味儿。我觉得自己好像就置身于一首歌谣里你懂我的意思吧”

哈尔迪尔看着他们似乎确实懂得山姆的所思与所言。他露出了微笑。“你感觉到了加拉兹民的夫人的力量。”他说“你们是否愿意同我一起爬上凯林阿姆洛斯”

他们跟随他轻快的步伐踏上了长满青草的山坡。虽然弗罗多走着呼吸着身旁也尽是生机盎然的树叶和花朵在同样吹拂着他脸庞的清凉和风中颤动摇曳他仍感觉自己是在一片不会褪色不会改变也不会落入遗忘的永恒净土上。当他离开此地重新回到外面的世界那位来自夏尔的漫游者弗罗多依旧会在此地徜徉行走在美丽的洛丝罗瑞恩行走在埃拉诺和妮芙瑞迪尔盛放的草地上。

他们走进了那圈白树。此时南风吹上了凯林阿姆洛斯树梢枝桠间传来声声叹息。弗罗多停下脚步聆听早已逝去的、遥远的海涛拍岸声以及在这世上已经绝迹的海鸟的鸣叫。

哈尔迪尔已经继续前行这时正爬上那个高处的弗来特。弗罗多准备跟着他往上爬手甫一触及绳梯旁的树他突然前所未有的敏锐意识到了一棵树的树皮的触感和质地以及树身内所蕴藏的生命。他感觉到树木中有一股喜悦并与之共鸣既不是作为森林居民也不是作为木匠。那股喜悦是来自活生生的树木本身。

当他终于离开绳梯爬上高高的弗来特哈尔迪尔拉起他的手让他转身面向南方。“先看这一边”他说。

弗罗多抬眼望去看见尚在一段距离外有一座长满众多巨树的山岗或者说有一座建满绿色高塔的城市—究竟是什么他说不上来。他感觉从那里散发出一种力量与光芒将全地笼罩在统治之下。他突然有一种渴望想要像小鸟一样飞到那座绿色的城市去栖息。然后他望向东边看见整片罗瑞恩的大地延展开去直到苍茫闪亮的大河安都因。他极目远眺大河对面于是所有的光芒都消失了他又回到了他所熟知的世界。大河对岸的土地显得一片单调空虚、模糊混沌直到远方才再次隆起像一座黑暗又阴沉的高墙。照耀着洛丝罗瑞恩的太阳没有力量照亮那遥远高山的阴影。

“那边是南黑森林的堡垒。”哈尔迪尔说“它周围裹着一片黑冷杉森林那里的树木互相争斗树枝腐败枯萎。森林中央有座岩石高坡多古尔都就矗立在那里长久以来那是大敌隐蔽的住所。我们认为它现在又有爪牙入住而且七倍于以前的力量。近来它的上空经常乌云笼罩。在这么高的地方你能看见两股敌对的力量。如今它们始终在以意念交战尽管光明已然看穿黑暗的核心但自身的秘密未被发现—尚未被发现。”他转过身迅速爬下了绳梯两个霍比特人紧随其后。

弗罗多在山脚下遇见了阿拉贡他像棵树一样默然伫立但手中拿着一朵小小的、盛开的金色埃拉诺花眼中有种光亮。他正沉湎在某段美好的回忆里。弗罗多望着他意识到自己是在见证曾经就发生在此地的一幕。严酷岁月给阿拉贡的面容留下的痕迹消失了他似乎身穿白衣是位高大又英俊的年轻君主他正用精灵语对一位弗罗多看不见的人说话。 Arwen vanimelda,

namárië^[7]他说然后深吸一口气从回忆中清醒过来。他看看弗罗多露出了微笑。

“这里是世间精灵之境的中心”他说“而我的心永远驻留于此除非在我们—你和我—还必须行走的黑暗道路尽头尚有光明存在。跟我来吧”他拉起弗罗多的手离开了小丘凯林阿姆洛斯有生之年再未重游此地。

[1]加拉兹民Galadrim辛达语。Galadrim的构成是galadh树+rim大群故作“加拉兹民”。—译者注

[2]瑁珑mallorn复数mellyrn辛达语。mallorn的构成是malt金色+orn树。
—译者注

[3]辛达语意思是“不许动”—译者注

[4]见附录六中“精灵”一段。

[5]奥克的辛达语名称。yrch是复数形式单数形式为orch。—译者注

[6]罗瑞恩耐斯Naith of LórienNaith是辛达语意思是“三角洲”。—译者注

[7]辛达语意思是“美丽的阿尔玟再会了”—译者注

第七章 加拉德瑞尔的水镜

日落西山林中阴影越发深长他们再次出发。此时他们朝着已经暮色弥漫的灌木丛中行去。随着他们前行夜色降临树下精灵揭开了他们的银灯。

突然他们出了林子再次进入一片空地发现自己置身在黄昏苍茫的天空下天空中点缀着几颗早现的星星。面前是一片开阔的无树之地从两侧呈弧形开展出去形成极大的一圈。空地再过去是一道隐没在淡淡阴影中的深堑不过生在边缘上的草很绿仿佛还在发着光缅怀已落的太阳。地堑的另一边爬升形成一道极高的绿墙环抱着一座绿丘绿丘上生满瑁珑树比他们目前在全地所见过的都更高大。那些树高不可测屹立在暮光中如同有生命的高塔。在众多层层叠叠的枝干上在始终摇曳不停的树叶中闪烁着数不清的灯火有绿有金有银。哈尔迪尔转向了远征队一行人。

“欢迎来到卡拉斯加拉松”他说“这是加拉兹民之城罗瑞恩的领主凯勒博恩和夫人加拉德瑞尔就住在此地。但是我们无法从这里进入因为城门不是朝北开。我们必须绕到南边这段路程可不短因为这城很大。”

沿着地堑外缘有一条白石铺就的路。他们沿着这条路朝西走树城如同一团绿云在左边越攀越高。随着夜色渐浓更多的灯亮起到得最后整座山丘灯火通明似是缀满了繁星。终于他们来到一座白桥前过桥便见到了巨大的城门。城门面向西南坐落在环形城墙两端交叠的尽头又高又坚固上面悬挂着许多灯盏。

哈尔迪尔敲敲门说了句话城门随即无声无息开启但弗罗多没看见守卫的踪影。一行旅人穿过门进入城门在背后关上。他们身处夹在城墙两端之间的一条深巷中迅速穿过小巷便进入了树木之城。他们看不到居民也听不到小径上有人行走但在周围以及上方空中有很多声音。他们听见有歌声从远方山丘高处传下来就像细雨洒落在树叶上。

他们走过诸多小径爬上众多梯阶终于来到高处看见面前一片宽阔的草坪中央有座喷泉正晶莹闪烁。周围的树枝上挂着许多摇曳的银灯照亮了这座喷泉它喷出的水落入一个银盆从盆中又溅出一条莹白溪流。草坪南边耸

立着众树中最巨大的一棵它粗壮、光滑的树干如灰色丝缎般闪亮擎天的树干直到极高处才有分枝粗大的枝干张开在浓密如云的树叶下。大树旁立着一架宽阔的白梯梯底坐着三个精灵。他们见一行人走近立时跃起弗罗多见他们个子都很高身穿灰色的铠甲肩披雪白的长斗篷。

“凯勒博恩和加拉德瑞尔就住在这里。”哈尔迪尔说“他们希望你们上去与他们交谈。”

于是一个精灵卫士用一支小号角吹出了一个清晰的音符从上方高处传来三声回应。“我先走”哈尔迪尔说“接着是弗罗多和莱戈拉斯。旁人请随意跟上。没爬惯这种梯子的人会爬很久不过你们可以在中途休息。”

弗罗多一路缓慢往上爬经过了许多弗来特有的在左有的在右有的环绕树干于是梯子要穿过它们才行。在离地极高的地方他到了一个好似大船甲板一样宽阔的塔蓝上面建了一栋大屋大到堪为地面上人类的殿堂。他跟在哈尔迪尔后面走进去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椭圆形的会客厅这棵瑁珑巨树便穿过厅中央继续往上生长虽说至此接近树顶已经变细却仍是一根粗柱。

会客厅中洒满了柔和的灯光四面墙壁是绿银两色屋顶则是金色。厅中坐着许多精灵。在树干下以一根鲜活树枝为华盖设着两张并排的椅子坐着凯勒博恩和加拉德瑞尔。他们依着精灵的礼节对来客起身相迎—纵是身为强大君王习俗也是如此。二人都非常高夫人并不亚于领主。他们都是庄重又美丽一身纯白装束。夫人有一头深金色的秀发领主凯勒博恩有一头银亮的长发。但他们身上不见岁月的痕迹惟从那深邃眼眸中可窥见一斑在星光下他们的眼睛锐利如长枪之尖锋却又深奥渊博如记忆积累的深井。

哈尔迪尔将弗罗多领到他们面前领主用精灵语开口欢迎但加拉德瑞尔夫人没有说话只久久注视着他的脸庞。

“请来坐在我旁边吧夏尔的弗罗多”凯勒博恩说“等众人都到齐后我们再一起谈。”

远征队诸人进来时他一一道出他们的名字彬彬有礼地致意。“欢迎你阿拉松之子阿拉贡”他说“距你上次来到此地外界已经过了三十八年。这些年你过得甚是艰苦。但无论吉凶结局已近。在此你且放下重担暂作歇息”

“欢迎你瑟兰杜伊之子我的亲族从北方远道而来实属稀客。”

“欢迎你格罗因之子吉姆利我们在卡拉斯加拉松已经多年不见都林的族人。然而今天我们打破了长久以来的律法。愿此成为吉兆标志着尽管当今世界黑暗但美好的年日已近我们两族子民的友谊亦将恢复一新。”吉姆利深深鞠了一躬。

等所有客人都在凯勒博恩面前坐定领主再次打量他们。“这里共有八位。”他说“但据消息说共有九位出发。不过或许计划有变而我们未获通知。埃尔隆德身在远方而我们两地之间黑暗聚集今年全年阴影都愈发深长。”

“不计划并未改变。”加拉德瑞尔夫人第一次开了口。她的声音清晰悦耳但比一般女性低沉“灰袍甘道夫与远征队一同出发但他没有进入此地的边界。现在告诉我们他在哪里因为我迫切希望再次与他交谈。但他若不进入洛丝罗瑞恩的屏障之内我便无法自远方看见他他的周围笼罩着一团灰雾他双脚所走之路并他头脑所谋之途我都看不透。”

“唉”阿拉贡说“灰袍甘道夫落进了阴影中。他留在了墨瑞亚没能脱身。”

听见这话厅中精灵无不惊呼出声深感悲痛。“这是噩耗”凯勒博恩说“漫长年岁间不幸之事层出不穷然而在此道出的所有消息当中这一则是最不幸的。”他转向哈尔迪尔用精灵语问“为什么没有先把这事告诉我”

“我们还没告诉哈尔迪尔我们的经历与目的。”莱戈拉斯说“起初我们过于疲累而危险又离得太近。之后我们走在罗瑞恩美丽的小径上满心欢喜几乎暂时忘却了悲伤。”

“但是我们极为悲伤我们的损失也无法弥补。”弗罗多说“甘道夫是我们的向导他带领我们穿过了墨瑞亚。眼看我们毫无希望逃脱时是他拯救了我们他自己却坠入了深渊。”

“现在把详情告诉我们”凯勒博恩说。

于是阿拉贡从头叙述了卡拉兹拉斯隘口之行与随后那些日子所发生的一切。他说到了巴林和他那本书说到了发生在马扎布尔室的战斗还有大火、窄桥以及恐怖的来临。“那邪恶我从未见过似乎是来自古代世界。”阿拉贡说“它既是阴影又是火焰强壮且恐怖。”

“那是一个魔苟斯的炎魔”莱戈拉斯说“所有的精灵克星除了盘踞在邪黑塔中的那位数它最致命。”

“我看见桥上正是在我们最黑暗的梦中作祟之物我看见了都林的克星。”吉姆利低声说眼中满是恐惧。

“唉”凯勒博恩说“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惧怕卡拉兹拉斯底下沉睡着一种恐怖。我若知道矮人又在墨瑞亚将这邪物惊醒便会禁止你进入我们的北边边界你和所有跟你同行的人都不例外。如果这是真的人们会说甘道夫终于从智者沦为愚人无谓地进入了墨瑞亚的罗网。”

“这么说的人未免过于轻率。”加拉德瑞尔郑重地说“甘道夫一生从不做无谓之事。那些跟随他的人不了解他心中所谋因此无法转述他的完整目的。但是无论向导如何跟随者都无可指责。不要后悔你接待了这位矮人倘若我们的子民长年流亡远离洛丝罗瑞恩那么这些加拉兹民甚至智者凯勒博恩有谁不想在路过时看看自己的古老家园哪怕它已变成了恶龙的巢穴

“凯雷德—扎拉姆的水色幽深奇比尔—纳拉的泉源冰冷。在远古时代强大的君王尚未陨落长眠岩石之下卡扎督姆巨柱林立的厅堂美不胜收。”她看着悲伤又愤怒地坐在那里的吉姆利露出了微笑。矮人听见那些名称用他本族的古老语言娓娓道来不禁抬起头迎上了她的目光。他感觉自己突然望进了一位夙敌的心却在那里见到了爱与理解。他先是脸露惊奇接着报以微笑。

他笨拙地起身以矮人的礼节鞠了一躬说“然而更美的是罗瑞恩生机盎然的大地而加拉德瑞尔夫人胜过大地中蕴藏的所有宝石”

众人鸦雀无声。好一会儿凯勒博恩才又开口。“我并不知道你们的处境如此险恶。”他说“请吉姆利原谅我。我心中饱受困扰故而口出尖刻之言。我会按照每一位的愿望和需要尽我所能援助你们尤其是那位身负重担的小种人。”

“你们的任务我们知晓。”加拉德瑞尔看着弗罗多说“但我们将不会在此继续公开谈论。然而你们如甘道夫本人计划的那般来到此地寻求帮助此举也许会证明并非徒劳。因加拉兹民的领主被视为中洲精灵中最有智慧的一位他能赐予的礼物超过君王的力量。他从万物萌新的初始年代起就住在西部[1]而我已与他一起生活了无数岁月。因我远在纳国斯隆德和刚多林陷落之

前便越过了山脉。我们共同度过这世界的每个纪元在长久的失败中仍抗争不歇。

“是我首先召聚成立了白道会。倘若情况不曾偏离我的构想白道会应由灰袍甘道夫统领如此一来或许一切都会大不一样。不过即使现在仍有希望留存。我不会给你们建议说你们该这么做或那么做。因为我对你们的帮助不在于策划或执行什么也不在于选择哪一条路而仅仅在于我通晓过去、现在和一部分未来。然而我要对你们说你们的使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口稍有差池便会失败导致全盘尽毁。但是只要远征队全体忠诚团结就犹存希望。”

话音一落她便以目光摄住了他们静静地轮流打量每一个人。除了莱戈拉斯和阿拉贡没人能长时间承受她的凝视。山姆很快就红了脸并垂下了头。

终于加拉德瑞尔夫人收回目光释放了他们莞尔一笑。“别让你的内心烦扰。”她说“今晚你们将平安沉睡。”闻言他们都长出了口气虽然没有一句明言他们却像那些被深入盘问过很久的人那样突然感觉疲惫不堪。

“现在下去吧”凯勒博恩说“悲伤和旅途劳顿已使你们精疲力竭。哪怕你们的使命与我们不是息息相关你们也依然能在这城中获得庇护直到康复重焕活力。现在你们该休息了我们暂时不会再提你们下一步何去何从。”

那天晚上远征队众人睡在地面上这让霍比特人十分满意。精灵在喷泉附近的树林中为他们支起了一个大帐篷并在帐篷中安放了许多柔软的长榻然后他们用悦耳的精灵嗓音向众人道了晚安随即离去。旅人们谈了一会儿昨晚在树梢上过夜的经历以及白天的旅程还谈到了领主和夫人—因为他们还没有心情回顾更早之前的事。

“山姆你是为了什么事儿脸红啊”皮平问“你一下就顶不住了。是人都会认为你心里有鬼。我希望那事儿不比阴谋地偷走我一条毯子更糟糕。”

“我才没想过这种事儿”山姆回答一点开玩笑的情绪都没有“你要是想知道我当时感觉自己像是光溜溜的啥也没穿我可不喜欢那感觉。她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还问我她要是给我机会飞回夏尔的家回到一个有着—有着我自个儿的小花园的舒适小洞府我打算怎么办。”

“这可真有意思”梅里说“几乎就跟我感觉到的一模一样只是……只是这个嘛我想我就不多说了。”他蹩脚地打住。

大家似乎都有类似的经历每个人都感觉自己有了一个选择一是那横在前方、充满恐怖的阴影一是自己极其渴望的某种事物—它就清楚浮现在眼前要得到它只需转离这条路让别人去继续这项使命从事对抗索隆的战争。

“我也有同感”吉姆利说“我的选择应当永远保密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感觉这情形大不寻常。”波洛米尔说“或许这只不过是个考验她出于有利于她自己的目的想探查我们的想法。但我差点就说出口的是她在试探我们并且向我们提供她假装自己有能力给予的东西。不必说我拒绝听从。米那斯提力斯的人类说话算话。”但波洛米尔没有说他认为夫人向他提供了什么。

至于弗罗多他不肯说尽管波洛米尔逼问他不依不饶“持戒人她可看了你很久。”

“不错”弗罗多说“但无论我那时心里想到了什么我都会把它留在心里。”

“那样的话当心点”波洛米尔说“我对这位精灵夫人和她的居心可不怎么信得过。”

“不要污蔑加拉德瑞尔夫人”阿拉贡严厉地说“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她身上和这片土地上绝无邪恶除非一个人自己将邪恶带来而若是这样的话他才要当心自从离开幽谷后今晚我将第一次无忧无虑地入眠。我身心俱疲。但愿我能暂忘悲伤睡得深沉”他倒在他那张长榻上立刻酣然入睡了。

其他人很快也跟着睡了没有声音也没有梦境来惊扰他们的沉睡。等他们醒来发现天光早已高照在帐篷前的草坪上喷泉在阳光下涨涨落落晶莹闪烁。

就他们能分辨或记住的而言他们在洛丝罗瑞恩停留了数日。他们生活在那里的时候阳光灿烂晴空万里只偶尔落阵细雨雨后万物都清新又洁净。风很凉爽又柔和仿佛早春一般但他们却又感觉到周遭有种冬天那样深沉又意味深长的宁静。他们觉得自己除了吃喝休息漫步林间什么也没做。而这对他们来说便足够了。

他们没再见到领主与夫人也很少与此地的精灵族人交谈因为这里懂得并且会说西部语的精灵寥寥无几。哈尔迪尔已经跟他们道别又回到北方防线去了。自从远征队带来墨瑞亚的消息那里就大大加强了防卫。莱戈拉斯常常离开他们去跟加拉兹民相处。除了第一天晚上他都没有跟其他成员一同睡在帐篷中不过他还是回来用餐跟他们聊天。他出去四处漫游时经常带吉姆利一起走旁人对这个变化都感到惊奇。

如今当一行人散步或安坐时他们谈到了甘道夫每个人所知、所见的他巨细靡遗地浮现在他们脑海中。随着身体的疲惫与伤痛逐渐康复他们失落的哀恸也日趋强烈。他们经常听到附近有精灵在唱歌知道精灵正为他的牺牲而哀歌凭吊。尽管他们听不懂那些甜美又悲伤的歌词但从中辨出了甘道夫的名字。

精灵们唱着“米斯兰迪尔米斯兰迪尔噢灰袍的漫游者”他们喜欢这么称呼他。但即便莱戈拉斯跟众人在一起他也不肯为他们翻译这些歌的内容他说自己没有这种本事。而且对他而言哀恸犹在眼前念及只想落泪无法歌唱。

弗罗多是第一个将一部分悲告诉诸文字的人尽管词句并不流畅。他很少被感动到要写歌或作诗。虽然他记忆中储藏了不少前人之作但就连在幽谷他也只是聆听自己从未唱过歌。但是此刻他坐在罗瑞恩的喷泉旁听着周围那些精灵的歌声脑海中有一首他觉得还不错的歌已成形不过当他试着要复述给山姆听时却只想得起零碎片段就像手中一把枯叶四散凋零。

每当夏尔灰色夜幕初降

就听见他的脚步走下小丘

黎明以前他又已离去

静默着踏上长长旅途。

从东方荒原到西方海滨

从北方野地到南方山陵

凶险龙巢隐秘门径
阴深林地任他自由穿行。

无论矮人霍比特无论精灵与凡人
无论终归一死无论永生不朽
无论枝上鸟儿无论巢中走兽
种种密语他都通晓。

致命的剑疗愈的手
背脊负荷略略弯驼
宏亮嗓音白炽法杖
旅途上的漫游者他风尘仆仆。

他坐如智王御极
怒火迅捷喜时朗笑
他状如老人戴着旧帽
把手中曲节手杖倚靠。

在危桥上他挺身而立
烈火阴影他一人独挡
在岩石上他的法杖断毁
在卡扎督姆他的智慧湮灭。

“再这么下去你就要胜过比尔博先生了”山姆说。

“不我恐怕没那本事。”弗罗多说“不过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嗯弗罗多先生如果你还要再写我希望你会讲一讲他的焰火。”山姆说“比如这样

有史以来最美丽的焰火

有蓝有绿好似繁星

又像轰雷之后金色雨点

漫天落下仿佛花雨。

“当然我这诗可远远形容不了实际的场面。”

不山姆这我就留给你了。或者留给比尔博也行。但是—唉我不能再谈这件事了。我想不出要怎么把这消息告诉他。”

一天傍晚弗罗多和山姆一同在凉爽的暮色中散步两人都又感到了焦躁不安。离别的阴影突然笼罩了弗罗多不知怎地他知道自己必须离开洛丝罗瑞恩的时刻已经近在眼前了。

“山姆现在你怎么看精灵了”他说“我曾经问过你同样的问题感觉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啦。不过从那时到现在你已经见到了更多精灵。”

“没错”山姆说“我觉得精灵和精灵又不一样。他们全都够有精灵味儿但不完全一样。现在这些精灵没有流浪也不是无家可归他们好像跟我们的爱好更接近一点他们似乎属于这个地方比霍比特人属于夏尔还妥当呢到底是他们造就了这地还是这地造就了他们实在很难讲你懂我的意思吧。这里特别安静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也没有人想让它有事。这周围要是有魔法那肯定深得不得了这么说吧是在我伸手摸不到的地方。”

“你到处都看得见感觉得到。”弗罗多说。

“可是”山姆说“你看不见谁在施法也见不着像可怜的老甘道夫从前表演的那样的焰火。我很纳闷这么多天来我们怎么没见到领主和夫人做什么事儿。我这会儿幻想她要是有心情肯定能做点精彩绝妙的事儿。弗罗多先生我可真想看看精灵魔法”

“我可不想。”弗罗多说“我很满足。我也不想念甘道夫的焰火我想念的是他浓密的眉毛还有他急躁的脾气跟他的声音。”

“你说得对。”山姆说“别以为我是在挑剔。我经常想看点魔法就是那些古老传说里讲的那种可是我从来没听过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这就像又在家又在度假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不想走。但就算这样我还是开始觉得要是我们不得不启程那不如快点走算了。

“我家老头以前常说老不开始干的活儿永远也干不完。而且我觉得这些精灵不管有没有魔法都帮不上我们太多忙。我在想等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就会更想念甘道夫了。”

“恐怕你说得再正确不过了山姆。”弗罗多说“但我非常希望我们能在动身之前再见见那位精灵夫人。”

话音未落他们就见到了加拉德瑞尔夫人。她仿佛应他们的话而来正从树下走近高挑、白皙、美丽。她没有开口只示意他们跟她去。

她转向一旁领他们朝卡拉斯加拉松的南坡走去。他们穿过一道高高的绿色树篱进了一个围起来的花园。园中无树整个敞开在苍穹下。暮星已经升起正在西边的树林上方放出雪亮的光芒。夫人走下一段长长的台阶下到一处深深的绿色洼地从山丘上的喷泉发源的那条银亮小溪汨汨流淌着从这里穿过。在洼地底部在一个雕成树枝撑托的低矮基座上摆着一个宽而浅的银盆旁边放着一个大口的银水罐。

加拉德瑞尔舀起溪水倒入银盆直到满缘然后对水面吹了口气。“这是加拉德瑞尔的水镜。”等水面再次静止下来她开了口“我带你们来此好让你们观看此镜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空气纹丝不动小谷漆黑一片精灵夫人站在弗罗多身旁显得高大又苍白。“我们要看什么又会看见什么”弗罗多问满心敬畏。

“我能命令水镜揭示许多事物”她答道“对某些人我能显示他们渴望看见的一切。但水镜也会自发显示事物此类事物通常比我们期望目睹的更奇特也更有价值。如果你让水镜自由运作那么连我也不知道你会看见什么。因为它会显示过去、现在以及可能的将来。但一个人所见的到底是哪一种就连最有智慧之人也无法总是说中。你愿意看看吗”

弗罗多没有回答。

“那么你呢”她说转向山姆“我相信这就是你们那一族所说的魔法尽管我不完全明白他们意欲何指他们似乎也用同一个词来描述大敌的诡行。不过你若愿意观看这就是加拉德瑞尔的魔法。你不是说你希望看看精灵魔法吗”

“我是说了。”山姆说因为害怕和好奇而微微颤抖“夫人你若同意我会偷看一眼。”

“我不介意看一眼老家这会儿有什么事。”他低声对弗罗多说“感觉上我已经离开好久好久了。不过我该不会只看见星星或者我理解不了的啥东西吧”

“不会。”夫人柔声一笑“不过来吧你该来看看你会看见什么。别碰水”

山姆爬上基座的脚俯身看向水盆。盆里的水看起来凝重深黑倒映着天上的繁星。

“就跟我想的一样只有星星。”他说。接着他低声倒抽了口气因为星星熄灭了。仿佛揭去一层黑纱水镜变灰继而清澈起来。阳光灿烂枝叶在风中摇曳翻飞。但山姆还没来得及确认他看见的是什么阳光便黯淡了。这会儿他觉得自己看见弗罗多躺在一座庞大黑暗的峭壁下沉睡脸色苍白。然后他似乎看见自己沿着一条阴暗的通道走着又爬上一道没完没了的曲折阶梯。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在急切地找着什么东西但到底是找什么他不知道。如同梦境景象又变换了恢复了原先的场景他又看见了那些树。但这次那些树离得比较远他看得见发生了什么事—它们不是在风中摇曳而是正在哗啦倒地。

“嗨”山姆愤怒地大喊“那个泰德·山迪曼正在砍树呢他不能这样那些树不该砍那是给磨坊后头通往傍水镇的大路遮阳的。我真希望我能逮住泰德我要把他给砍了”

但是这会儿山姆注意到老磨坊不见了一栋好大的红砖建筑正在原址上盖起来许多乡亲正在忙着干活。附近有根高高的红烟囱黑烟似乎遮蔽了水镜的表面。

“夏尔这是有啥在作祟呢”他说“埃尔隆德当时要派梅里先生回去原来是有原因的”接着山姆突然大喊一声跳开“我不能待在这里。”他狂乱地说“我必须回家去。他们在挖袋下路我家可怜的老头正用手推车推着他那点家当走下小丘。我必须回家去”

“你不能一个人回家去。”夫人说“在你看水镜之前你已知道夏尔可能发生了劫难可是你并不想撇下你家少爷回去。记住水镜会显示许多事但并不是所有的事都会发生有些永远不会—除非那些看见镜中景象的人转离他们的正路去试图加以阻止。把水镜作为行动的指引是很危险的。”

山姆坐在地上双手抱着头。“我但愿自己没来过这里我一点也不想再看魔法了。”他说然后陷入了沉默。片刻之后他又哽咽着开口似乎在强忍着眼泪。“不我会跟着弗罗多先生走那条长路回家或者根本就不回去。”他说“但我的确希望自己有天能回去。我看见的事要是真的发生了有人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现在弗罗多你想看吗”加拉德瑞尔夫人说“你很满足并不想看精灵魔法。”

“你建议我看吗”弗罗多问。

“不”她说“我不是参谋顾问不会建议你看或不看。你可能会了解到一些事而且无论你所见是吉是凶它对你来说都既可能有利也可能无益。看既有好处也有风险。但是我想弗罗多你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冒这样的险否则我不会带你来这里。请照你的意愿做吧”

“我看。”弗罗多说他爬上基座俯身面对幽暗的水面。水镜立刻清澈明朗他看见一片沉浸在微光中的大地。远处朦胧黑暗的山脉映衬着苍白的天空。一条灰色的长路蜿蜒消逝在远方。远远地有个身影慢慢从路上走来起初很小很模糊但随着走近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弗罗多突然醒悟到那个身影让他想到了甘道夫。他差点大声叫出巫师的名字接着他发现那人穿的不是灰袍而是白袍在暮色中闪着淡淡光芒的白袍。人影手中握着一根白色手杖头垂得很低看不到脸而且很快便沿着那条路转个弯走出了水镜所见的范

围。弗罗多心中疑惑起来这景象是很久以前甘道夫的许多孤独旅程之一吗或者那是萨茹曼

眼前景象又变了。短暂又微小但非常清晰生动他瞥见比尔博烦躁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书桌上凌乱堆放着纸张雨敲打着窗户。

然后停顿了一会儿随后是接连许多场景一闪而逝弗罗多不知怎地晓得那是他被卷入的伟大历史的一些片断。迷雾消散他看见一幅自己从未见过的景象但立刻就知道那是大海。黑暗降临。海上起了极大的风暴怒涛翻腾。然后他看见一艘轮廓漆黑、船帆破烂的高船映衬着正沉落到残云中的血红太阳从西方驶来。接着是一条宽阔的大河流经一座人口稠密的城市。再是一座有七重塔楼的白色堡垒。然后又是一艘挂着黑帆的船但现在又是早晨了水上波光潋滟一面绣着白树纹章的大旗在阳光下闪耀。一股犹如来自大火和战斗的浓烟升起太阳再次火红沉落淡褪进灰色的迷雾迷雾中有一艘闪烁着灯火的小船远去。它消失了弗罗多也叹了口气准备要退开。

但是突然之间水镜整个变成漆黑黑得仿佛眼前的世界开了个洞弗罗多望进了一片虚空当中。在漆黑的深渊中现出了单独一只魔眼慢慢越来越大直到几乎占满整面水镜。它太恐怖弗罗多吓得两脚犹如生了根既叫不出声也挪不开眼。魔眼边缘是一圈烈火本身却光泽釉亮黄如猫眼机警又专注瞳孔中裂开的缝隙张开成一个黑洞一扇通往虚无的窗子。

接着魔眼开始转动四处搜寻。弗罗多惊恐又确定地意识到自己正是它所搜寻的众多目标之一。但他同时也意识到它看不见自己—暂时还看不见除非他愿意让它看见。挂在颈间链子上的魔戒变得沉重起来重逾巨石他的头被拉得往下垂去。水镜似乎越来越热水面开始有丝丝蒸气升起。他身不由己向前滑去。

“别碰水”加拉德瑞尔夫人轻声说。景象淡褪了弗罗多发现自己正望着清冷的群星在银水盆中闪烁。他退开几步望着夫人浑身发抖。

“我知道你最后看见了什么。”她说“因为它也浮现在我脑海中。别怕不过不要以为维系洛丝罗瑞恩、保护这片土地不受大敌侵袭所依靠的只是林间的歌唱或精灵之弓的纤细箭矢。弗罗多我告诉你就在我与你说话的同时我也察觉到黑暗魔君的存在并且知道他心中所想—或者说我知道他心中一切对精灵的图谋。而他始终在摸索、探寻想要看见我和我的思绪。但是那扇门仍然对他关闭”

她举起白皙的双臂朝东方张开双手摆出了拒绝和否定的手势。精灵钟爱的暮星埃雅仁迪尔正在夜空中熠熠闪烁它亮得惊人竟使精灵夫人的身形在地上投下了一个淡淡的影子。它的光芒擦过她手指上的一枚戒指那戒指闪耀就如打磨光亮的黄金覆上一层银光镶嵌的白宝石闪烁生辉恰似暮星落入凡尘栖在她手上。弗罗多怀着敬畏凝视着那枚戒指觉得自己恍然大悟。

“不错”她说猜到了他的想法“它是不允许被谈论的埃尔隆德也不能讲。但是它瞒不过至尊戒的持戒人以及见过魔眼的人。三戒之一正是戴在罗瑞恩之地的加拉德瑞尔手上。这是能雅金刚石之戒我是它的保管者。”

“大敌心中怀疑但他并不确知—还不确知。现在你懂得为什么你的到来对我们来说是末日的足音了吧如果你失败了我们将暴露在大敌面前被他一览无遗。但是如果你成功了那么我们的力量就将衰微洛丝罗瑞恩将会淡褪消亡时间的潮水将会把它冲刷殆尽。我们必须离世前往西方否则就会衰落成山谷中、洞穴里的原始族群慢慢忘记过去并且被人遗忘。”

弗罗多低下了头。最后他问“那你希望怎么样呢”

“顺其自然。”她答道“精灵对自己的土地与成就的爱比大海的深渊更深他们的遗憾将永不消逝也永远不会彻底平息。但他们宁可抛弃这一切也决不肯顺从索隆—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认清了他的真面目。你对洛丝罗瑞恩的命运不负任何责任你惟一要负责的就是你的任务。只是尽管无济于事我仍愿至尊戒从未被铸造出来或永远失落无踪。”

“加拉德瑞尔夫人你有智慧既无畏又美丽。”弗罗多说“如果你要我会把至尊戒给你。它对我来说实在是个太大的麻烦。”

加拉德瑞尔突然朗声大笑。“加拉德瑞尔夫人或许很有智慧”她说“但若论谦恭有礼她可在这儿碰到了对手。我们初次见面时我考验了你的内心而你就这么彬彬有礼地报了一箭之仇。你开始以犀利的目光看待事物了。我不否认我内心极其渴望索要你所提供的。长年累月我一直在考虑思索如果主魔戒来到我手上我会怎么做。而你看它就被带到我唾手可得的地方。无论索隆自己是兴起还是败亡那很久以前就被谋划出来的邪恶都会以诸多方式运作下去。若我真靠武力或恐吓从客人手中夺得魔戒岂不是又给他的戒指添上了一桩丰功伟绩

“而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你心甘情愿要把魔戒送我你将会拥立一位女王来取代黑暗魔君。我不会是黑暗的而会既美丽又恐怖如同清晨与黑夜美丽如同大海、太阳以及圣山之上的白雪恐怖如同风暴和闪电强壮坚实在过大地的根基众生万物都将爱我并将绝望”

她举起手来她所戴的戒指发出了一道极亮的光只照亮她一人其余一切都落在黑暗中。此刻她站在弗罗多面前显得高不可测、美不能胜既恐怖又尊贵。接着她任由那只手垂落那道光消失了。突然间她又大笑出声哎呀她缩小了—又变成一个修长苗条的精灵女子裹着质朴的白袍温柔的声音既轻软又悲伤。

“我通过了考验”她说“我将衰微并前往西方依旧是加拉德瑞尔。”

他们默然伫立了许久。“我们回去吧”终于夫人又开口说“明天一早你们必须离开因为我们已经作出选择命运之潮正在涌动。”

“我们走之前我有一事相问”弗罗多说“一件我在幽谷时就常常想问甘道夫的事。我被允许携带这枚主魔戒可是为什么我不能看见其他所有的戒指并且了解那些拥有者的思想”

“你还没尝试过。”她说“自从你知道自己拥有的是什么之后你只把魔戒戴到手上三次。别去尝试它会毁了你。难道甘道夫没告诉你这些戒指会根据每个拥有者的情况来赋予他们力量在你能运用那种力量之前你需要先变得远比现在强大并且要训练你的意志去控制他人。即便如此你身为持戒人曾把魔戒戴在手指上也见过隐匿的事物你的目光已经变得比从前锐利了。你察觉了我的想法看得比许多堪称智者的人都更清楚。你看见了那位握有七戒和九戒者的魔眼。你岂不是看见并认出了我戴在手上的戒指”她又转身问山姆“你可看见了我的戒指”

“没有夫人。”他回答“老实说我听不懂你们都在说什么。我从你的手指缝里看见了一颗星星。但你要是肯原谅我的鲁莽我想我家少爷说得对。我巴不得你肯拿走他的魔戒。你会伸张正义的。你会阻止他们将我家老头赶出家门害他流落街头。你会让一些家伙为他们做的肮脏事儿付出代价。”

“我会的。”她说“事情会那样开始但是唉却不会那样结束。此事我们别再提起了。走吧”

[1]西部the West既可指大海西边的阿门洲也可指第一纪元时中洲的西部地区贝烈瑞安德。依照《精灵宝钻》中的记述凯勒博恩起初应是住在贝烈瑞安德之中的灰袍辛葛的隐匿王国多瑞亚斯里。—译者注

第八章 告别罗瑞恩

那天晚上远征队众人又被召去凯勒博恩的接待厅领主和夫人亲切地问候他们。最后凯勒博恩说到了他们离开的事。

“时机已到”他说“愿意继续这项使命的人必须坚定决心离开此地。不愿继续前行的可以在此暂留。但是无论是走是留谁都无法确保平安。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决定命运的紧要关头。想留下来的人可以在此等待那一刻来临届时或是世间诸途重新开放或是我们召唤他们为罗瑞恩最后的需要而战。然后他们可以返回自己的家乡或是在战斗中倒下归回永远安息之所。”

众人一片沉默。加拉德瑞尔看着他们的眼睛说“他们全都决心前行。”

“至于我”波洛米尔说“我回家的路不在后方而在前方。”

“的确”凯勒博恩说“但是远征队所有的人是否都会跟着你前往米那斯提力斯”

“我们尚未决定要怎么走。”阿拉贡说“我不知道甘道夫在过了洛丝罗瑞恩后原本打算怎么做。事实上我认为就连他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

“也许没有”凯勒博恩说“但你们一旦离开此地便再也不能忽视安都因大河。你们当中一些人很清楚从罗瑞恩到刚铎负重的旅人除了乘船无法过河。此外欧斯吉利亚斯的诸桥难道不是已断登陆之处难道不是如今尽数落入大敌之手

“你们会走河的哪一边前往米那斯提力斯的路在西边在这一岸但是执行使命的直接之路在大河以东在更黑暗的彼岸。现在你们打算走哪一岸”

“我的意见若是有人肯听那就是走西岸走前往米那斯提力斯的路。”波洛米尔答道“但我不是远征队的领队。”其他人默不作声阿拉贡看起来犹豫不决饱受困扰。

“我看得出你们还不知道何去何从。”凯勒博恩说“我无权替你们选择但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们。你们当中有些人会划船莱戈拉斯你的族人熟悉湍急的密林河[1]还有刚铎的波洛米尔以及旅人阿拉贡。”

“还有一个霍比特人”梅里叫道“不是每个霍比特人都把船视为野马。我的家族就生活在白兰地河边。”

“很好。”凯勒博恩说“那么我会为你们一行人准备船只。这些船必须又小又轻因为你们若要走很长的水路便会经过一些不得不上岸扛着船走的地方。你们会到达萨恩盖比尔险滩也许还会一直去到涝洛斯大瀑布彼处大河以雷霆万钧之势从能希斯艾尔倾泻而下。此外还有其他危险。船可以暂时减轻旅途的劳顿但是它们不会给你们任何建议。你们最后必须抛弃它们离开大河转向东—或向西走。”

阿拉贡向凯勒博恩反复道谢。赠船令他大感安慰尤其是这么一来他就一连几天都不必决定去路。其他人也显得信心倍增无论前方横亘着什么样的危险顺着安都因大河的宽阔潮流下去迎接它总好过扛着背包弯着腰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只有山姆心存怀疑不管怎么说他都认为船跟野马一样糟糕甚至更糟他所有死里逃生的危险经历都没能改善他对乘船的印象。

“明天中午以前一切都会为你们备妥候在码头。”凯勒博恩说“明天早上我会派人帮你们准备上路。现在我们祝你们所有人都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安眠不受打扰。”

“晚安吾友”加拉德瑞尔说“平安沉睡吧今晚别为路途之事烦扰过度。也许你们每个人该走的路都已铺在脚下尽管你们看不到。晚安”

一行人道了晚安后返回了他们的帐篷。莱戈拉斯跟他们一起因为今晚是留在洛丝罗瑞恩的最后一夜尽管加拉德瑞尔说了那番话他们仍希望一起商量。

他们辩论着究竟该怎么做要如何试着达成销毁魔戒这个目的才算最好。他们讨论许久却没有结果。很显然大多数人想要先去米那斯提力斯至少先暂时避开大敌的恐怖。他们其实也愿意跟随一位领导人渡河进入魔多的阴影中。但是弗罗多一言未发而阿拉贡仍举棋不定。

甘道夫还跟他们在一起时阿拉贡本人的计划是与波洛米尔同行以自己的剑去解救刚铎。他相信那些梦中的讯息是一种召唤埃兰迪尔的继承人挺身而出、与索隆决一雌雄的时刻终于到了。但是在墨瑞亚甘道夫的担子落到了他肩头如今他知道如果弗罗多最后拒绝与波洛米尔同去自己不能抛下魔戒不顾。然而除了与弗罗多一同盲目走入黑暗中他或远征队中的任何人还能给弗罗多什么帮助

“我会前往米那斯提力斯必要的话就孤身前去因为这是我的责任。”波洛米尔说。之后他沉默地坐在那里双眼盯了弗罗多好一阵仿佛要看出这个半身人心里的念头。最后他再次开口声音很轻仿佛在跟自己争辩。“如果你只是想要摧毁魔戒”他说“那么战争跟武器都派不上什么用场米那斯提力斯的人类也帮不上忙。但如果你想要摧毁黑暗魔君的武装力量那么不带庞大的军力便进入他的地盘就是愚蠢。抛弃也是愚蠢。”他突然住嘴就像骤然意识到自己大声说出了心中所想。“我是说抛弃生命是愚蠢的。”他总结道“或者防卫一处坚固的城池或者公然走入死亡的怀抱抉择就在这二者之间。至少我是这样看。”

弗罗多在波洛米尔的一瞥之中捕捉到一种全新又陌生的东西他死死地盯住了波洛米尔。很显然波洛米尔的想法跟他最后所说的话是两回事。抛弃也是愚蠢—抛弃什么力量之戒吗他在会议中曾说过类似的话但他后来接受了埃尔隆德的纠正。弗罗多看向阿拉贡但阿拉贡似乎正专注地考虑着自己的心事对波洛米尔的话没有反应。他们的辩论就这么结束了。梅里和皮平早就睡着了山姆在打瞌睡。夜渐渐地深了。

第二天早晨他们正在打包不多的行李时来了几个能说西部语的精灵给他们送来了许多礼物旅途中需要的食物和衣服。食物绝大部分都是一种极薄的饼干用一种谷物面粉制成外面烤得焦黄里面是奶油颜色。吉姆利拿了一块饼干怀疑地打量着。

“克拉姆[2]。”他压低声音说掰了一小角放进嘴里细嚼然后神情马上变了津津有味地吃掉了余下整块饼干。

“别吃了别再吃了”那些精灵笑着喊道“你吃的量已经足够走上一整天的路了。”

“我以为它只是一种克拉姆类似河谷邦的人类为荒野旅行做的干粮。”矮人说。

“它是干粮没错。”他们答道“但我们叫它‘兰巴斯’或‘行路面包’比人类制作的任何食物都更能充饥而且据说也比克拉姆好吃。”

“确实如此。”吉姆利说“啊它甚至比贝奥恩一族的蜂蜜饼干还好吃这可是不得了的称赞因为据我所知贝奥恩一族是最棒的烘焙行家可是如今他们根本不愿意把自己烤的饼干分给旅人了。你们真是大方的主人”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劝你省着点吃。”他们说“一次只吃一点而且只在必要时再吃。因为这是给你们在找不到任何食物时吃的。这饼干只要像我们送来时这样完整地包在叶子里风味就能保存很长时间。一块饼干就足以支持旅人长途跋涉一整天哪怕是米那斯提力斯的高大人类。”

接下来精灵们解开了带来的包裹给远征队每个人一件衣服。他们给的是为每个人量身定做的连帽斗篷以加拉兹民所织的丝料制成虽轻却暖。很难说它是什么颜色在树下看起来像是透着暮光色调的灰色但是移动起来或在另一种光线下看起来又像浓荫的绿色夜晚时又像休耕田野的褐色在星光下则是水一般的暗银色。每件斗篷都在颈部用一枚有着银脉纹的绿叶别针扣住。

“这些斗篷有魔法吗”皮平惊奇地看着它们问道。

“我不明白你那样说是什么意思。”精灵们的领队答道“它们是精致的服装质地极佳因为它是此地制出的。它们肯定是精灵式的衣袍如果你是这意思的话。树叶和树枝流水和岩石诸般事物沐浴在我们热爱的罗瑞恩的暮光中时表现出的色泽与美这些衣袍都拥有因为我们把对所爱万物的心思注入了手创的所有物品。然而它们仍然是衣服并不是铠甲不能令你刀箭不入。不过它们应该对你们很有帮助穿起来很轻必要时可以很保暖或很凉快。你们还会发现无论走在山林中或岩石间它们都能极有效地帮你们避开那些怀有敌意的目光。夫人的确非常看重你们因为这些衣料是夫人和她的侍女们亲手织的我们过去从未让外人穿戴过本族的服饰。”

吃过早餐后远征队众人告别了喷泉旁的草坪。他们心情沉重。因为这是一个美好的地方虽然他们记不清楚自己在这里度过了多少个昼夜但感觉上它已经像家一样了。就在他们驻足片刻注视着阳光下的白亮水泉时哈尔迪尔穿过生满青草的空地朝他们走来。弗罗多高兴地向他问好。

“我从北边防线回来了”精灵说“现在我被派来再次做你们的向导。黯溪谷里水汽蒸腾浓烟蔽日山里也很不太平。地底深处传来了嘈杂声。如果你们当中有谁想过要走北边的路回家那么那条路已经不通了。不过来吧如今你们的路是向南而行。”

他们走过卡拉斯加拉松时那些绿色的小径上空无一人。不过在上方的树木间他们听见许多噪音在低语歌唱但他们自己却默默前行。终于哈尔迪尔领他们走下了山丘的南坡他们再次来到挂着众多灯盏的大门前上了白桥。就这样他们走了出去离开了这座精灵之城。然后他们转离铺石的道路走上一条通往瑁珑密林深处的小径继续向前蜿蜒穿过银影斑驳的起伏林地一直向下走先朝南又朝东朝安都因大河的河岸行去。

他们走了大约十哩来到一堵绿色高墙前此刻已近中午时分。穿过墙上一道门他们就突然出了树林眼前是一片很长的草坪绿草晶莹点缀着在阳光下眨着眼睛的金色小花埃拉诺。草坪向前延伸成一块舌状窄地岬角左右两边都十分明亮右侧西边流淌着闪闪发亮的银脉河左侧东边奔腾着波浪滚滚的宽阔大河水既深又暗。两条河流的对岸仍是森林向南延伸直到极目之处但是所有的河岸都是光秃不毛。离开罗瑞恩的领地后再不见有瑁珑树高举起挂满金黄树叶的树枝。

在银脉河的河岸离它汇入大河处一段距离的地方有座用白石和白木搭建的河港码头停泊着许多小船和驳船。有些漆得色彩鲜艳闪着银、金和绿色但大多数的船都是或白或灰。有三艘灰色的小船已经为一行旅人备好精灵将他们的物品放进了船中。他们还给每艘船上放了三捆绳子。绳子看起来很细却很坚韧摸起来像丝缎像精灵斗篷一样透着灰色的光泽。

“这些是什么”山姆拨弄着放在草地上的一捆问道。

“就是绳子啊”一个精灵从船上答道“远行务必带上绳子而且要又长又轻又结实像这些就是。它们在很多场合都能派上用场。”

“你可用不着告诉我这个”山姆说“我出发时就忘了带绳子一路上可没少担心。不过我挺好奇这些绳子是拿啥做的我懂点儿制绳用你的说法就是家传啦。”

“它们是用希斯莱恩制的”精灵说“不过现在没时间教你做绳子的手艺啦。我们要是早知道你喜欢这门手艺术本来会教你很多的。但是唉除非你日

后有空再回来眼前你只能先满足于我们的赠礼。愿它能好好为你效劳”

“来吧”哈尔迪尔说“现在一切都为你们准备好了。上船吧不过一开始要小心些”

“这话要听进去啊”其他精灵说“这些船造得很轻它们非常灵巧不同于其他种族所造的船。它们不会沉你们想装载多少东西都行。但是如果把握不当它们也会变得很难操纵。你们最好趁这里有登岸的地方先让自己习惯怎么上下船然后再顺流出发。”

远征队一行人安排如下阿拉贡、弗罗多和山姆共乘一条船波洛米尔、梅里和皮平搭乘另一条第三条上坐着莱戈拉斯和吉姆利两人这时已经成了好朋友。大部分物品和行囊都放在这最后一条船上。船是用短柄宽叶形状的桨来操纵划动。等一切准备就绪阿拉贡领他们尝试着逆银脉河而上。水流湍急他们往前划得很慢。山姆坐在船头两手紧抓船舷愁闷地回头望着河岸。阳光在水面的粼粼反光令他目眩。等他们划过了那块绿地岬角岸上的树便直长到河岸边上了。河面涟漪间到处可见金色的树叶随波逐流。空间明亮异常静止无风四野寂静无声只从高空中传来云雀的歌唱。

他们顺着河道急转个弯便看见一只巨大的天鹅顺流直下高傲地朝这边游来。在曲线优美的颈子下方雪白的胸脯划破水面两侧荡起阵阵涟漪。它的喙子闪耀如同擦亮的金子眼睛闪烁如同黑玉镶嵌在黄宝石中。它巨大的白色翅膀半张着。随着天鹅越来越近一阵音乐从河上飘了下来。突然间他们发现它原来是一艘船以精灵的精湛工艺雕造成鸟的形状。两位白衣精灵用黑桨操纵着船。凯勒博恩坐在船中央加拉德瑞尔站在他身后。她颀长白皙发间戴着金色花环手中捧着一把竖琴正在边弹边唱。她的声音在清凉的空气中回荡既甜蜜又悲伤

我唱起树叶金黄的树叶

金黄树叶萌芽生长

我唱起风随声而起的风

随声而起吹拂林间。

比太阳更远比月亮更远白浪漂浮海上
伊尔玛林的海滨一棵金黄之树生长
它粲然闪亮在埃尔达玛永暮之地的群星下
在埃尔达玛精灵之城提力安的墙旁。

漫漫岁月流逝金黄树叶煌煌蓁蓁
隔离之海的此岸如今精灵泪水纷纷。

啊罗瑞恩寒冬降临这荒凉萧索的时日
木叶落入激流大河滔滔而逝。

啊罗瑞恩如此长久我停驻此岸
日渐黯淡的头冠金色的埃拉诺绕缠。

若我此刻唱起航船哪一艘将来到我身边
哪一艘将带我返航再次越过如此浩瀚洋面

天鹅船来到旁边阿拉贡停住了小船。夫人唱完了歌向他们问好。“我们来跟你们最后告别”她说“祝你们离开我们的领地后一路顺风。”

“你们虽然做了我们的客人却还未曾与我们一同用餐。”凯勒博恩说“因此我们设宴为你们饯行就在这载送你们远离罗瑞恩的两条河流之间。”

天鹅船与他们擦身而过缓缓驶往河岸码头他们把小船掉头跟了上去。饯别宴就在埃格拉迪尔尽处的青草地上举行。但是弗罗多吃喝得很少注意力都放在夫人姣美的容颜与悦耳的声音上。她看起来不再危险或可怕也不再充满隐藏的力量。他觉得她已经像是后来人类偶尔见到精灵时的印象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正是已经被时间长河远抛在后的一个活生生的景象。

他们坐在草地上吃饱喝足之后凯勒博恩抬手指着过了岬角之后南边的森林再次跟他们谈到他们的旅程。

“你们顺流而下会发现树越来越少进入一片光秃秃的乡野。”他说“大河在那一段流过高地荒原中间的石谷然后再经过许多里格最后来到高拔的刺岩岛我们称之为‘托尔布兰迪尔’。大河在那里张开双臂环抱着此岛陡峭的沿岸然后以万马奔腾、水雾漫天之势冲下滂洛斯大瀑布泻入宁达尔夫—你们的语言称之为湿平野。那是一片广阔淤塞的沼泽地水流在那里曲曲绕绕分支众多。从西边范贡森林流出的恩特河经由诸多河口注入这片沼泽。在恩特河附近位于大河这一侧的是洛汗对岸那边则是埃敏穆伊的荒凉丘陵。那里吹的是东风因为那些丘陵俯瞰死亡沼泽与无人之地直到奇立斯戈埚以及魔多的黑门。

“波洛米尔以及任何要与他同去米那斯提力斯的人最好在到达滂洛斯大瀑布之前离开大河并在恩特河尚未注入沼泽时渡过它。不过他们不应过于深入那条河的上游也别冒险陷入范贡森林。那是奇怪的地方人们对它知之甚少。不过波洛米尔和阿拉贡显然无需此类提醒。”

“的确在米那斯提力斯我们听说过范贡森林。”波洛米尔说“但是我所听过的传说绝大部分似乎都是老太婆的迷信就像我们讲给小孩子听的故事。一切位于洛汗以北的地区如今对我们来说都过于遥远人们可以自由发挥想像力。古时范贡森林与我们的王国接壤但如今我们已经有好几代人不曾去过那里无法证实或推翻多年以前流传下来的传奇故事。

“我自己曾经去过洛汗几次但从未跨过它北边的边界。我作为信使被派出来后穿过白色山脉边缘的洛汗豁口跨过艾森河和灰水河进入北地。那是一趟漫长又疲惫的旅程算来有四百里格费了好几个月时间因为我在沙巴德涉水渡过灰水河时失去了我的马。经过那趟旅程以及我与这支远征队一行人所跋涉过的路我可不怎么怀疑自己能找到穿过洛汗的路—以及穿过范贡的路假如有必要的话。”

“那么我就无须多说了。”凯勒博恩说“但不要小看多年以前流传下来的传说。因为老太婆记得的故事常常可能是智者曾经必须了解的。”

这时加拉德瑞尔从草地上站起来从侍女手中拿过一个杯子倒满洁白的蜂蜜酒递给凯勒博恩。

“现在是喝告别酒的时候了。”她说“加拉兹民的领主喝吧不要心怀悲伤尽管正午过后黑夜必然接踵而来而我们的黄昏已经近了。”

然后她将杯子递给远征队每个成员嘱咐他们喝并与他们道别。不过他们都喝了之后她吩咐他们再次在草地上坐下她和凯勒博恩则坐在为他们摆设的椅子上。侍女们站在她周围静默不语有好一会儿她只看着客人们。终于她再次开口。

“我们已经喝了告别酒”她说“阴影已落在我们之间。不过在你们走之前我在船上带来了礼物那是加拉兹民的领主与夫人要赠送给你们用以纪念洛丝罗瑞恩的。”然后她轮流点了他们的名。

“这是凯勒博恩和加拉德瑞尔送给远征队领队的礼物。”她对阿拉贡说然后给了他为他那把长剑定制的剑鞘。鞘上覆着以金银雕造出的花朵与树叶的图案上面还用许多宝石镶出精灵的如尼文写的是安督利尔的名字还有此剑的传承。

“从这剑鞘中抽出来的剑即使战败也不会玷污或断裂。”她说“不过在我们道别的这一刻你还渴望从我这里获得什么吗因为黑暗将会弥漫在我们之间也许我们再也不会相见除非是在那条就此一去、再不归返的路上。”

阿拉贡回答说“夫人您知道我的全部渴望并且您长久以来都保管着我所追求的惟一珍宝。但那珍宝不属于您即使您愿意也无法给我。我惟有穿过黑暗方能获得。”

“不过这或许能让你宽心”加拉德瑞尔说“此物交给我保管为的是要在你经过此地时相赠予你。”然后她从膝头拿起一枚铸造成雄鹰展翅形状的银别针上面镶着一大块清亮通透的绿宝石。当她把别针举高那宝石如阳光穿透春日绿叶般闪烁。“我将这宝石送给了女儿凯勒布莉安她又送给了她的女儿。现在就把它交付给你作为希望的象征。在这一刻接受那预言中为你所取的名字吧埃莱萨埃兰迪尔家族的精灵宝石”

于是阿拉贡接过宝石别针将它别在胸口。见者无不惊奇因为他们过去从未察觉他竟是如此高大又如此高贵如君王。他们感觉多年来的艰辛风霜都已从他肩头抖落。“我感谢您赠我的礼物。”他说“噢罗瑞恩的夫人啊凯勒布莉安和暮星阿尔玟都是由您所出。我还能怎么赞美您呢”

夫人颔首以答然后转向波洛米尔给了他一条黄金腰带。梅里和皮平得到了银色小腰带扣环做得像朵金花。她给了莱戈拉斯一把加拉兹民所用的

弓比黑森林的弓更长并且更坚固弓弦是用一股精灵头发做的。搭配这弓的还有一箭袋的箭。

“对你这位小园丁爱好树木之人”她对山姆说“我只有一个礼物。”她将一个朴素的灰木小盒子放在他手上除了盒盖上镶嵌了一个银色的如尼文字母没有别的装饰。“这镶嵌的G字代表着加拉德瑞尔”她说“不过在你们的语言里G也可以代表花园。[3]这盒子里有我果园的泥土还有我加拉德瑞尔仍旧能够赋予其上的祝福。它并不能帮你坚持前行也不能帮你抵御任何危险。但是如果你保存好它最后重返家乡那么或许它会奖赏你。纵使你发现一切遭到破坏田园荒芜只要你将这些泥土撒在那里那么中洲将没有哪些花园能盛放如你的花园。如此你或许会记得加拉德瑞尔并遥遥瞥见你仅在我们的冬天见过的罗瑞恩。因我们的春天和夏天都已经逝去除了在记忆中那美景世间将永不复见。”

山姆脸红到了耳根握紧盒子深深鞠了一大躬低声咕哝着别人听不分明的话。

“一位矮人会向精灵要什么礼物呢”加拉德瑞尔转向吉姆利说。

“什么也不要夫人。”吉姆利回答“能见到加拉兹民的夫人听闻她温柔的话语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注意听啊所有的精灵”她向周围的人大声说“谁也不要再说矮人是粗鲁又贪得无厌之辈不过格罗因之子吉姆利你肯定渴望得到某种我能给予的东西吧我命令你说出口你不能成为惟一没有礼物的客人。”

“真的没有加拉德瑞尔夫人。”吉姆利结结巴巴地说深深地鞠了一躬“真的不要什么除非是一除非允许我要不允许我获得一根您的头发。它远胜过地底的黄金正如星星远胜过矿坑中的宝石。我不敢奢望这样的礼物但是您命令我说出我渴望之物。”

精灵们一阵骚动讶异地互相低声细语凯勒博恩也吃惊地瞪着矮人但是夫人露出了微笑。“据说矮人的本领在于他们的巧手而不在巧舌”她说“但这话可不适用于吉姆利。从来没有人向我提出如此大胆但又如此谦恭的要求。而且既然是我命令他说的我又怎能拒绝不过请告诉我你要用这礼物做什么呢”

“珍藏它夫人”他答道“用来纪念我们第一次会面时您对我说的话。如果我有朝一日能返回家中的锻造坊它将被封存在永不朽坏的水晶当中作为我家族的传家宝并作为孤山和森林之间结下善缘的信物直到世界的终结。”

于是夫人解开一缕长发剪下三根金色的发丝将它们放在吉姆利手中。“这些话将随同这礼物一同赠予。”她说“我不作预言因为如今所有的预言都是徒劳一边是黑暗另一边惟存希望。但是倘若希望没有落空那么我对你说格罗因之子吉姆利你将手握黄金无数却不受黄金支配。”

“而你持戒人”她转向弗罗多说“我将你放在最后并不是因为我认为你最无关紧要。我为你准备了这个。”她举起一个水晶小瓶瓶子随着她的动作闪闪发光白色的光芒从她手中放射而出。“这个瓶子安设在我的喷泉当中捕获了埃雅仁迪尔之星的光芒。”她说“当黑夜包围你时它反而会放射出更明亮的光芒。当众光熄灭之时愿它在黑暗中成为你的光。请记住加拉德瑞尔和她的水镜”

弗罗多收下了瓶子有那么片刻它在两人之间放射光芒他再度见她像位女王一般挺立伟大又美丽不过不再恐怖。他弯腰鞠躬却无言以对。

这时夫人起身凯勒博恩领他们回到了河港码头。岬角的绿地覆上了一层午后的金光流水则闪烁着粼粼银光。终于一切都准备就绪远征队一行人按照先前的安排登船。罗瑞恩的精灵大声说着再会用灰色的长竿将小船推向流水荡漾的水波载着他们缓缓离去。旅人们定定坐着不动也不出声。在接近岬角尖端的绿色河岸上加拉德瑞尔夫人默然子立。他们经过她身旁时都转过头来注视着她渐渐漂离越来越远。因为在他们看来罗瑞恩正在倒退远去像一艘以迷幻之树为桅杆的明亮大船正驶向遗忘之岸而他们坐在这灰暗又荒凉的世界边缘全然无助。

他们犹在呆呆望着银脉河已汇入了安都因大河的水流小船一转开始迅速朝南而下。夫人白色的身影很快就变得又远又小。她像远处山岗上的一扇玻璃明窗在西沉的阳光中熠熠生辉又像从山上望见的遥远湖泊一块落在大地怀抱中的水晶。接着弗罗多似乎看见她抬手作最后的告别距离虽远她的歌声却乘风而来清晰无比。不过这次她是用那种大海彼岸的精灵的古老语言来唱他听不懂歌词旋律美妙至极却不曾给他安慰。

然而它们同样发挥了精灵语的功效镌刻在他的记忆里日后他竭尽所能翻译了歌词这语言乃是精灵歌谣所用的语言所说的事物在中洲鲜为人知。

Ai! laurië lantar lassi súrinen,
yéni únótimë ve rámar aldaron!

Yéni ve lintë yuldar avánier
mi oromardi lisse-miruvóreva

Andúnë pella, Vardo tellumar
nu luini yassen tintilar i eleni

ómaryo airetári-lírinen.

Sí man i yulma nin enquantuva?

An sí Tintallë Varda Oiolossëo
ve fanyar máryat Elentári ortanë
ar ilyë tier undulávë lumbulë;

ar sindanóriello caita mornië
i falmalinnar imbë met, ar hísië
untúpa Calaciryo míri oialë.

Sí vanwa ná, Rómello vanwa, Valimar!

Namárië! Nai hiruvalyë Valimar.

Nai elyë hiruva. Namárië!

啊风中木叶纷落如金

岁月流逝

数不尽如林木羽叶

滔滔如彼岸大厅席上蜜酒流淌

瓦尔妲神圣庄严的歌声里

头顶深蓝天穹群星闪烁。

如今有谁来为我斟满酒杯

在永洁山巅上

点燃星辰的群星之后瓦尔妲

已高举双手摒挡如云遮

每一条归途深掩在雾影中。

分隔两岸的灰海上黑暗笼罩了白浪

迷雾遮断了卡拉奇尔雅隘口的光亮。

如今何处追寻此岸我等何处追寻

主神之城维利玛

再见了愿汝得见维利玛

一路平安愿汝终将得见维利玛。

瓦尔妲是流亡这地的精灵称之为“埃尔贝瑞丝”的那位夫人的名字。

突然间大河急转个弯两边河岸陡升罗瑞恩之光就此隐匿不见。那片美丽的大地弗罗多再也不曾涉足。

旅人们扭头望向前方的旅途那里太阳照得他们眼花目眩因为人人眼里都盈满了泪水。吉姆利干脆放声而哭。

“我算是见过了世间最美丽的事物。”他对同伴莱戈拉斯说“从今以后除了她的礼物我不会称任何东西为美。”他将手捂住胸口。

“告诉我莱戈拉斯我为什么要参与这项使命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最大的危险来自何处埃尔隆德说得一点不错我们预料不到自己途中将遭遇何事。我所惧怕的危险是在黑暗中遭受折磨但它不能令我退却。但是假如我懂得光明和喜乐也包含着危险我一定不会来的。现在这场离别使我遭受至深重创哪怕今晚我就要直接去攻打黑暗魔君都不会比这伤得更重了。哀哉格罗因之子吉姆利”

“不”莱戈拉斯说“哀哉我们所有的人以及所有今后活在这世间的人。因为人生就是这样发现和失去就像那些身在船中、顺流而下的人的感受。可是格罗因之子吉姆利我认为你是有福的因为你自愿承受失去之苦。你本来可以作出另一种选择但是你没有抛弃同伴你将获得的回报至少也是这样对洛丝罗瑞恩的记忆将永远清晰、毫无玷污地留在你心中既不会淡褪也不会陈旧。”

“也许”吉姆利说“我感谢你这番话。毫无疑问这是真心话但这类安慰全都是冰冷的。心渴望的并不是记忆记忆只是一面镜子哪怕它和凯雷德-扎拉姆一样明净。反正矮人吉姆利的心是这么说的也许精灵看待事物的方式不同。我的确听说对精灵而言记忆比较接近清醒的世界而不是梦境。对矮人来说却不是这样。

“不过我们别说这事了。当心船吧装着这么多行囊它吃水太深了而大河的流速又很快。我一点也不想将我的哀恸淹在冰冷的河水里。”他拿起桨操纵着船朝西岸靠近跟随前方阿拉贡的船那只船已经脱离河中央的水流了。

如此远征队顺着宽阔湍急的水流而下始终朝南而行继续这段漫长的旅途。沿河两岸的树林都是一片光秃背后的陆地早已一点也看不見了。微风已停大河奔流无声。不闻鸟鸣来打破这片寂静。随着天色渐晚太阳变得雾蒙蒙的最后变得好像高悬在苍白天空中的一颗白色珍珠然后就隐没在西

边。黄昏早早来临接着是灰暗无星的晚间。他们操纵着船划行在西岸林木伸出的枝干的阴影下一直漂流到漆黑寂静的深夜时分。旁边掠过的高大树木像鬼魅一般盘根错节的树根穿过迷雾饥渴地插进水里。天气阴郁又寒冷。弗罗多坐在船里听着河水拍打着树根与近岸的浮木所发出的细微汨汨声直到开始点头打起瞌睡最后陷入不安稳的梦乡。

[1]密林河Forest River穿过黑森林的河流《霍比特人》中比尔博和矮人们就是乘桶沿此河逃脱。—译者注

[2]克拉姆cram河谷城和长湖镇的人类擅长做的一种干粮。见《霍比特人》。—译者注

[3]“加拉德瑞尔”Galadriel和“花园”garden都是G开头的词。—译者注

第九章 大河

弗罗多被山姆叫醒发现自己躺在地上裹得严严实实的在安都因大河西岸一处林地的安静角落里躺在一棵灰色树皮的大树下。他睡了一整晚光秃的树枝间隐约可见灰蒙蒙的晨光。吉姆利在旁边忙着生起一小堆火。

天大亮之前他们再度出发。这倒不是说远征队大多数人急着赶往南方——眼下数日仍不必下决定他们其实很满足最迟可以等到滂洛斯大瀑布和刺岩岛届时才避无可避。他们任由大河径自载着小船向前无意赶往横在前方的危险无论最终将踏上哪条路。阿拉贡让他们如愿顺河漂流以保留体力对付即将来到的困乏。但他仍要求大家每天起码做到早早出发并且直到深夜才休息因为他内心感觉时间紧迫并且担心他们在罗瑞恩逗留的同时黑暗魔君并未无所事事。

然而那天以及隔天他们都没见到敌人的影子。时光沉闷乏味地流逝平安无事。随着第三天的航程慢慢过去陆地的景观也渐渐改变了树木越来越稀疏然后彻底消失。他们看见左边东岸是奇形怪状的长长斜坡向上延伸远至天际。那片褐色的地区看起来干枯萧瑟仿佛被大火烧过连一棵显示生机的青草都没留下满目荒凉连缓解一下这种空虚的断树或残石都没有。他们已经来到了横陈在南黑森林与埃敏穆伊丘陵之间那片广阔、荒芜的褐地。就连阿拉贡也不知道究竟是瘟疫、战争还是大敌的恶行让这整片区域变得如此荒枯。

右边的西岸上也是一棵树都没有不过这边地势平坦许多地方长着大片的青草地。他们在大河的这一边穿过偌大一片如林的芦苇丛那些芦苇极高小船沿着它们摇曳的边缘沙沙经过时西边的景象全被这些芦苇遮住了。它们黑枯的羽穗弯垂着在微寒的空气中摇摆发出轻柔又悲伤的嘶嘶声。弗罗多不时从芦苇丛间的缺口处瞬间瞥见一眼起伏的草地还有再过去远方夕阳下的丘陵以及更远处极目所见的一条黑线那是迷雾山脉伸展到最南端的一排山岭。

除了鸟儿没有任何其他生物活动的迹象。有许多鸟芦苇丛中有小鸟在啁啾鸣叫但是大家很少看见它们。旅人们有一两次听见天鹅扇翅高叫抬起

头来看见极大一群在天空列阵飞过。

“天鹅”山姆说“块头可真大啊”

“是啊”阿拉贡说“而且是黑天鹅。”

“这整片乡野看起来多么广大、空旷又悲伤”弗罗多说“我总想像越往南走就越温暖越宜人直到永远把冬天抛在背后。”

“但我们还没有深入南方”阿拉贡答道“现在还是冬天我们离海又远。直到春天突然来临这里都会寒冷下去我们可能还会碰到下雪。在遥远的南方安都因河入海处的贝尔法拉斯湾或许是温暖又宜人—如果不是大敌的缘故应该就是这样。但是这里我估计离你们夏尔南区的南边还不到六十里格离那边还有好几百哩长路。你现在是面朝西南望见的是驭马者之国洛汗—也就是里德马克—的北方平原。我们不久就会到达利姆清河的河口那河从范贡森林流出来汇入大河是洛汗的北面边界。古时从利姆清河到白色山脉之间的土地都属于洛希尔人。那片大地富饶又舒适那儿的草地举世无双。但在当今邪恶肆虐的年日里人们已经不住在大河边也不常骑马到河岸边来。安都因河虽说很宽但奥克能从对岸远远射箭过来。近来据说他们已经胆敢越过大河劫掠洛汗的牧群种马。”

山姆不安地望望这岸又望望那岸。之前树木看起来都像充满了敌意好像庇护了许多秘密的眼睛潜伏着危险现在他倒希望那些树都还在。他感觉远征队一行人暴露无遗大家坐在敞开的小船上身处无遮无蔽之地漂荡在一条正处在战争前沿的河流上。

接下来一两天他们继续稳定地往南航行但人人都觉得这种不安全感在渐渐增长。他们一整天桨不离手加紧往前划。两边河岸迅速后退没多久大河就变得开阔起来水也变浅了。河的东岸出现了长长的石滩水中也有了砾石暗礁船划起来需要更加当心。褐地的地势升高变成一片荒凉的高原上面吹着从东边刮来的寒风。另一边河岸的草地也逐渐变成起伏的枯草岗夹杂在沼泽地和高草丛当中。弗罗多打着寒战想起了洛丝罗瑞恩的草坪和喷泉晴朗的艳阳天和霏霏的细雨。三条小船上交谈寥寥更没人说笑远征队每个人都忙着想自己的心事。

莱戈拉斯的思绪正驰骋在夏夜星空下北方某处山毛榉树林的林间空地中。吉姆利则正想像着黄金的手感思索着它是否适合用来制成盛放那位夫

人所赠礼物的器皿。中间那条船上梅里和皮平非常不安因为波洛米尔一直自言自语有时咬着指甲仿佛有种焦躁或怀疑正啃噬着他有时又抄起桨来把船划到贴近阿拉贡的船后。坐在船首的皮平这时回过头去捕捉到波洛米尔朝前死盯着弗罗多的眼神—他眼中有一抹古怪的光彩。山姆已经早早得出定论尽管船可能没有他从小到大相信的那么危险但其不舒服的程度可大大超出了想像。他可怜巴巴地困在船里动也不敢动只能瞪着两侧的灰暗河水目送冬天的大地从旁边缓慢经过。就连大家都在划船的时候也没有人放心给山姆一把桨。

第四天黄昏时分山姆回头往后看视线掠过了低着头的弗罗多和阿拉贡以及后面跟着的两只船。他昏昏欲睡渴望扎营休息渴望脚踏实地的感觉。突然有个东西攫住了他的视线。起先他无精打采地瞪着它接着他一下坐起来揉揉自己的眼睛。但当他再定睛望去已经看不见那东西了。

那天晚上他们在靠近西岸的一个河中小岛上扎营。山姆裹着毯子躺在弗罗多旁边。“弗罗多先生在我们停下来的一两个钟头以前我做了个很滑稽的梦。”他说“要么也许不是梦反正很滑稽。”

“是吗那是什么梦”弗罗多说他知道不管是什么情况山姆不把事情讲完是不会老实睡觉的。“自从我们离开洛丝罗瑞恩我就没看见也没想到过任何能让我笑的事。”

“不是那种滑稽弗罗多先生是很古怪。那要不是梦的话可就不对头了。你最好听听看。是这样的我看见一截木头长了眼睛”

“木头这部分没啥问题”弗罗多说“大河里有好多浮木。但眼睛就省省吧”

“这我还真做不到。”山姆说“这么说吧就是那眼睛让我一下坐起来的。当时半明半暗的我看不见一截我以为是木头的东西跟在吉姆利的船后漂我也没怎么在意。然后那截木头好像在慢慢赶上我们。你可能会说这实在太诡异了因为大家都一样是在水上漂。可就在那时候我看到了眼睛差不多就像两个苍白的圆点一闪一闪的就长在木头靠近我们这头的一个圆鼓鼓的包上。这还没完那不是一截木头因为它有像桨一样的脚简直就像天鹅的脚一样只不过这脚显得更大还不停起起落落划着水。

“我就在那时候坐直了身子还揉了揉眼睛打算要是赶走瞌睡虫以后发现它还在就大声叫你们看。因为不管它是个什么东西那会儿都正快速赶上

离吉姆利的背后越来越近。但不晓得是不是那两盏灯看见我动了而且盯着它或者是我一下清醒了我不知道。总之等我再看过去它已经不在那儿了。但我想我就像俗话说的那样用‘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窜进了河岸的阴影里。不过我再没看见那双眼睛。

“我跟自己说‘又做梦了你山姆·甘姆吉。’那时候我说了这话后就没多说。可我打那时候起就一直想着这事儿而现在我不敢说那真是做梦了。你觉得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弗罗多先生”

“山姆要是第一次有谁看见那双眼睛我会觉得没什么那就是一截木头而已黄昏和瞌睡让你两眼昏花。”弗罗多说“但这不是第一次。我们还在北方的时候在抵达罗瑞恩之前我也看见了它们。而抵达罗瑞恩那天晚上我看一个长着眼睛的奇怪生物朝我们的弗来特爬上来。哈尔迪尔也看见了。你还记得那些追击一帮奥克的精灵报告的吗”

“啊”山姆说“我记得。我还记得别的。我想到的我可不喜欢。但是把这些事情一件件连起来想再加上比尔博先生的故事和别的我猜我可以给那个生物安上个名字了。一个肮脏恶心的名字咕噜对吧”

“对打从那晚在弗来特上过夜之后我就担心这事好一段时间了。”弗罗多说“我猜他一直躲在墨瑞亚在那时跟上了我们。我曾经盼望我们停留在罗瑞恩那段时间会让他嗅不到气味从而摆脱他。但那悲惨的家伙一定是躲在银脉河边的森林里看着我们出发的”

“恐怕就是这样啦。”山姆说“咱们最好再当心点不然说不定哪天晚上就会发现有些肮脏恶心的手指头勒住咱们的脖子叫咱们再也醒不过来。说了半天这才是我要讲的。今天晚上不用麻烦大步佬或别人我会放哨的。我可以明天再睡反正你可以说我在船上就跟个行李差不多。”

“我会这么说”弗罗多说“而且我还会说是个‘长着眼睛的行李’。你放哨没问题不过你必须保证在半夜叫醒我来换班如果在那之前没发生什么事的话。”

在万籁俱寂的时刻弗罗多从黑甜沉睡中醒来发现山姆正在摇他。“叫醒你真是不好意思”山姆耳语说“不过这是你说的。没什么要紧事或者说不太好—不久之前我觉得自己听到了很轻的溅水声还有抽鼻子声。可是你夜里在河边会听到不少这种古怪的声音。”

他躺下了弗罗多坐起身蜷缩在毯子里努力保持清醒。一分钟接一分钟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时间过得很慢平安无事。弗罗多正想屈从于再次躺下的诱惑突然看见有个几乎难以辨识的黑影漂近了泊岸的三艘小船之一。他模模糊糊地看见一只长而发白的手疾伸出去抓住了船舷两只灯一样的苍白眼睛闪着冷光朝小船内窥探接着抬起来直直瞪着小岛上的弗罗多。那双眼睛离弗罗多顶多只有一两码的距离弗罗多听得见吸气的轻微嘶嘶声。他站起身从剑鞘中拔出了刺叮与那双眼睛对峙着。刹那间那两团光便不见了接着是另一声嘶嘶响连同溅水声那个黑乎乎如同一截木头的身影急速朝下游离去消失在夜幕里。阿拉贡从睡梦中惊醒翻身坐了起来。

“怎么回事”他低声说一跃而起来到弗罗多身边“我在睡梦中感觉有异。你为什么拔出剑来”

“咕噜。”弗罗多答道“至少我猜是他。”

“啊”阿拉贡说“这么说你知道有个小毛贼惦记着我们了对吧他蹑手蹑脚尾随我们穿过了整个墨瑞亚一直跟到宁洛德尔溪边。自从我们取道大河行船他就伏在一截木头上用手脚划水跟着。有一两个晚上我试图捕捉他但他比狐狸还狡猾而且跟鱼一样滑溜。我曾寄望在大河上航行会叫他束手无策可是他水性实在太好了。”

“明天我们得试着走快点。现在你躺下睡吧今晚剩下的时间我来守哨。我真希望能亲手逮住那可怜虫我们或许能拿他派点用场。但我要是抓不到他我们就该试着甩掉他。他非常危险。就算他自己不趁夜谋害我们他也很可能引得附近的敌人发现我们的踪迹。”

那夜过去咕噜的影子再也没有出现。之后远征队一行人保持高度警觉但是一直到航程结束都再没看见咕噜。他如果还在跟踪他们一定做得非常警惕又狡猾。依着阿拉贡的吩咐他们延长了划船行进的时间河岸迅速往后退去。但他们很少再看见两岸的景物因为他们改为白天休息尽可能借着地形来藏身主要趁着晨昏和夜里赶路。就这样一路平安无事直到第七天。

天气还是灰暗阴郁刮着东风不过随着黄昏加深夜晚来临远处西边的天空也清朗起来。灰暗的云层之下大地上现出了一个个浅黄与淡绿色的池塘闪着微光。在那里可以见到一弯皎洁的新月倒映在遥远的湖泊中。山姆看着月亮皱起了眉头。

隔天两侧的乡野开始迅速改变。河岸开始拔高逐渐变成岩壁。没多久他们便经过一片丘陵起伏的岩石地域两边河岸都是陡峭的斜坡上面长满了茂密的荆棘和黑刺李灌木丛跟黑莓丛和蔓生植物纠缠在一起。在这些陡岸的后方是风化了的低矮峭壁以及久经风雨剥蚀的灰色石柱因爬满长春藤而显得黑魆魆的。再后面又是高高耸立的山脊上面冠立着被风吹得歪斜的冷杉。他们正在接近埃敏穆伊的灰色丘陵地带大荒野的南方边界。

峭壁和石柱间有许多鸟成群的飞鸟整天都在高空中盘旋映衬着苍白的天空黑压压一片。那天当他们躺在营地时阿拉贡疑虑地注视着那些飞鸟怀疑咕噜是不是使了坏以及他们航行的消息是不是正在野地里传播开来。稍晚太阳正在下山远征队一行人起身准备再次出发他在逐渐消逝的天光中辨认出一个黑点在很高很远之处有一只大鸟一会儿盘旋一会儿又朝南方慢慢地飞去。

“莱戈拉斯那是什么”他指着北边的天空问“那是不是就和我想的一样是一只鹰”

“是的”莱戈拉斯说“是鹰一只猎鹰。它飞离迷雾山脉这么远我想知道这到底预示着什么。”

“我们等到天完全黑了再出发。”阿拉贡说。

旅程的第八个夜晚来临了。一路上寂静且无风阴冷的东风已息。一弯窄窄的新月早早就沉入了黯淡的暮色中不过头顶的天空很清朗。尽管南方远处仍有大片的云闪着微光但在西方群星灿亮。

“来吧”阿拉贡说“我们再冒险夜间航行一次。我们已经来到大河流域中我不熟悉的地方从此地到萨恩盖比尔的险滩这段我过去从未走过水路。不过我若是没算错的话那片险滩还在前方好几哩远。但即便在那里之前也仍有一些危险的地方河中有不少礁岩和石洲。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不要划得太快。”

这项瞭望的任务交给了领航船上的山姆。他伏在船头专注凝视着一片昏暗的前方。夜更深了但是天空中的星星出奇的明亮照得河面上闪烁着微光。时近午夜他们已经漂流了一阵子几乎没用上桨。突然山姆大叫起来。就在前方几码之外河中赫然矗立起幢幢黑影还听得到急流打旋的水声。有一股急流朝左一旋转向河道清澈的东岸。一行旅人被扫往一边与此同时他

们可以看见近在咫尺之处大河的苍白水沫冲击着一排像牙齿般远远伸入水中的尖锐石礁。小船全挤到了一块儿。

“喂阿拉贡”波洛米尔吼道他的船撞上了领航的船“这真是疯了我们不可能在夜里闯过险滩而且没有船能安然无恙通过萨恩盖比尔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后退后退”阿拉贡喊道“掉头全力掉头”他把桨插进水中试图稳住船并掉头。

“我估计错了。”他对弗罗多说“我不晓得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安都因河流得比我料想的快。萨恩盖比尔一定已经很近了。”

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停住船然后慢慢掉头。但是顶着急流他们起初只能前进很短的距离并且水流一直把他们往东岸送越来越近。夜里的东岸这时显得既黑暗又阴森。

“大家一起快划”波洛米尔吼道“快划不然我们就要搁浅了。”他话音未落弗罗多就感到身下船底的龙骨擦到了礁石。

就在那时数声弓弦砰然响起好几支箭矢呼啸着从他们头顶飞过有些则落在他们当中。有一支正中弗罗多背后他叫了一声仆跌下去船桨脱了手不过那箭被他穿在外衣底下的锁子甲挡回跌落。另一支箭穿过了阿拉贡的兜帽第三支箭牢牢钉在第二条船的船舷上就在梅里手边。山姆觉得自己瞥见东岸下那片长长的鹅卵石河岸上有好些黑影在来回跑动。他们看起来极近。

“Yrch”莱戈拉斯的精灵语脱口而出。

“奥克”吉姆利喊道。

“我敢肯定这是咕噜干的好事”山姆对弗罗多说“而且还挑了个好地方大河就像是故意把我们正好送到他们手里”

他们全倾身奋力划桨就连山姆也插了手。每分每秒他们都做好了被黑羽箭射中的准备。有许多箭从顶尖啸着飞过或射进船边的水中不过再没有射中他们的。夜色虽黑但对能在夜间视物的奥克来说并不算太暗他们一

行人身在闪烁星光下必定给狡猾的敌人提供了明显的靶子—多亏罗瑞恩的灰斗篷以及精灵制造的灰木船才挫败了魔多弓箭手的恶意袭击。

一桨接一桨他们奋力向前。在黑暗中实在很难确定他们是否真的在前进。不过渐渐地水中的漩涡变少了东岸的阴影又淡褪没入了夜色中。最后就他们的判断一行人已经再次来到了河中央并且把船朝上游划回了一段远离了那些突出的礁石。然后他们半掉过船头竭尽全力向西岸划去直到抵达悬在水面上的灌木丛阴影下才停下来喘息。

莱戈拉斯放下桨拿起了那把从罗瑞恩带来的弓。他跳上岸沿着河岸往上爬了几步引弓搭箭转身瞄向大河对岸的黑暗。一声声尖厉的吼叫横过水面传来但是什么也看不见。

弗罗多抬头仰望精灵挺立在上方的身影见他凝神注视着黑夜搜寻可射的目标。他的头隐在夜色里映衬着片片墨黑天空中闪烁的群星像是戴了一顶璀璨的王冠。就在这时从南方升起一片庞大的乌云向这边推移过来并将一股股先驱的黑暗送入了满天的繁星。一股突如其来的恐惧笼罩了远征队一行人。

“埃尔贝瑞丝吉尔松涅尔”莱戈拉斯抬头望向天空的同时叹道。他话音刚落一个黑影便脱出南方的一片漆黑朝远征队疾掠而来逼近时遮蔽了所有光线。它貌似乌云却又不是乌云因为它移动得比乌云要快得多。很快它便显现了身形像一只巨大有翼的生物比黑夜中的坑洞更黑。河对岸扬起一片狂热的呼叫纷纷向它致意。弗罗多感到一股突如其来的寒意贯穿了他攫住了他的心同时肩头感到一股致命的寒冷就像那处旧伤留下的记忆。他蹲伏下身子仿佛要躲藏起来。

说时迟那时快罗瑞恩的大弓响了。箭矢尖啸着脱离了精灵弓弦。弗罗多抬起头几乎就在正上方那个有翼的形体急转向旁随着一声粗哑的尖叫它从空中坠落消失在东岸的阴暗里。天空再次清朗起来。远处传来许多喧闹的声音黑暗中但闻咒骂与哀嚎然后一切归于寂静。那天夜里东方再没传来叫声也没飞来羽箭。

过了一会儿阿拉贡领着小船继续朝上游划去。他们摸索着沿岸边划了一段路找到了一个水浅的小湾。那儿有几棵矮树长得贴近了水面树后方耸立着一道陡峭的岩岸。远征队一行人决定待在这里等到天亮因为想在夜里

继续前进是徒劳无用的。他们没扎营也没生火只把船紧靠在一起停泊蜷缩在船中休息。

“赞美加拉德瑞尔的弓还有莱戈拉斯的手和眼”吉姆利说边大嚼一块薄脆的兰巴斯“吾友黑暗中那一箭真是高强有力”

“但谁知道射中了什么”莱戈拉斯说。

“我不知道。”吉姆利说“但我很庆幸那个阴影没再靠近。我讨厌它。它着实让我想起了墨瑞亚的阴影—炎魔的阴影。”最后一句他压低了声音说。

“那不是炎魔。”弗罗多说仍为笼罩着他的寒意而发抖“那是某种更冰冷的东西。我想它是—”他顿住不再出声。

“你想它是什么”波洛米尔从他那只船上探过身来急切地问好像要从弗罗多的脸上看出端倪。

“我想—不我不会说。”弗罗多答道“不管是什么它的坠落都让我们的敌人惊慌失措了。”

“看似如此。”阿拉贡说“但是敌人在哪里有多少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我们全不知道。今晚我们都要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了眼前黑暗掩护了我们但谁知道白天会是什么情况把武器都放在手边”

山姆坐在那儿轻拍着剑柄仿佛在用手指计数同时抬头望天。“这可真奇怪”他嘀咕着“这月亮在夏尔跟在大荒野是一样的或者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我要是没算错那它就脱轨啦。你还记得吧弗罗多先生我们在那棵树上的弗来特上躺着时看到的是残月我估计是满月过后一周。昨天晚上是我们出发后满一周可是天上蹦出来的新月细薄得活像剪下来的指甲简直就好像我们压根没在精灵的地界里待过一样。

“嗯我记得肯定在那里待了三个晚上而且好像还有几晚但是我敢发誓我们绝对没待上一整个月。是人都会认为时间在那里不作数”

“也许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弗罗多说“在那块土地上也许我们过的是天上一日地上十年的情况。我想一直到了银脉河把我们送回流往大海的安都因大河时我们才回到了流过凡世的时间里。而且在卡拉斯加拉松的时候我就不记得有月亮不管是新月还是残月夜里只有星星白天只有太阳。”

莱戈拉斯在他船上动了动。“不时间从不停留”他说“但是生长和变化的情况并不是万物各地千篇一律。对精灵而言世界在运行运行得既非常迅速又极其缓慢。迅速是因为他们自身几乎不变但其他一切都如白驹过隙这令他们十分悲伤。缓慢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计算流逝的岁月起码不为自己计算。四季的更替不过是时间长河里永无休止重复的涟漪而已。但在日光之下万物最终必有耗尽之时。”

“但在罗瑞恩这种消耗却很慢。”弗罗多说“夫人的力量控制着那片土地。在加拉德瑞尔运用着精灵之戒的卡拉斯加拉松时间尽管貌似很短却丰富饱满。”

“这在罗瑞恩之外是不该提起的即使对我也不该说。”阿拉贡说“别再提它了山姆事情是这样的在那片大地上你的计算失效了。在那里时光飞逝对我们或对精灵都是一样。当我们逗留在那里时外面的世界是缺月逝了又圆圆了又缺。昨晚是新月再次登场。冬天已经快要过了。时间流逝我们迎来了一个希望渺茫的春天。”

那夜在静默中度过。河对岸再无声音或叫喊传来。旅人们蜷缩在小船上感到天气变了。从南方和遥远的大海飘来大团大团的湿润云朵云下的空气变得温暖几乎纹丝不动。大河湍急的水流冲刷险滩礁石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他们头顶上方的树枝开始滴水。

天亮时周围的世界已经弥漫着一股温柔又忧伤的气氛。破晓的天际慢慢泛起苍淡的光迷迷蒙蒙不见阴影。河上有雾白雾裹住了河岸看不见对岸的情景。

“我受不了雾”山姆说“不过有这场雾倒是运气好。也许现在我们就能逃走不被那些该死的半兽人看见。”

“也许吧”阿拉贡说“但是除非等会儿这雾消散一些否则我们也很难找到路走。我们如果要通过萨恩盖比尔险滩前往埃敏穆伊丘陵就非找到路不可。”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通过险滩也不明白为什么还要顺着大河再往前走。”波洛米尔说“既然埃敏穆伊丘陵就在前方我们大可以放弃这些小船径直朝西再朝南走直到抵达恩特河然后渡河进入我的家乡。”

“如果要去米那斯提力斯我们是可以这么走。”阿拉贡说“但是大家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去那里。而且这样一条路线实际上可能比听起来要危险。恩特河谷十分平坦又多沼泽迷雾对那些负重徒步旅行的人是种致命的危险。非到万不得已我不会弃船。大河至少是一条不会走错的路。”

“但是大敌占领着东岸。”波洛米尔抗议道“而且就算你通过了阿刚那斯之门平安顺利地抵达了刺岩岛接下来你要怎么办跳下瀑布降落到沼泽里吗”

“不”阿拉贡答道“更确切地说我们会扛着船走古道下到滂洛斯瀑布底下然后重新取道水路。波洛米尔你是不知道还是故意忘记了建于伟大君王统治时代的北阶梯和阿蒙汉山上的高座无论如何在决定何去何从之前我都打算再登上那处高地一次。在那里或许能发现一些可以指引我们的记号。”

波洛米尔长久以来一直反对这项选择但当情况清楚表明无论阿拉贡往哪走弗罗多都会跟着他时波洛米尔让步了。“米那斯提力斯的人类不会在危难之际弃朋友而去而你假如真能抵达刺岩岛就会需要我的力气。”他说“我会跟你去那个高岛但不会继续往前。从那里我会转向归家的路而如果我出的力赢不来任何同伴同行我就独自回去。”

天色越来越亮雾气也消散了一点。众人决议阿拉贡和莱戈拉斯立刻出发沿河岸去探探前方的路其他人则在船边等候。阿拉贡希望能找到一条路让他们能扛着小船和行李行走直到过了险滩到达平顺一些的河道。

“精灵的小船或许不会沉但那可不意味着我们能活着穿过萨恩盖比尔。”阿拉贡说“这点迄今为止还没人做到。刚铎的人类不曾在这片区域修过路因为他们的王国即便在鼎盛时代领土也没有扩展到过了埃敏穆伊丘陵之后的安都因河上游。不过在西岸某处有一条陆上的运输古道我要是能找到它就好了。那条路应该还没被毁。一直到几年前魔多的奥克还没开始成倍繁殖起来的时候都还有轻舟从大荒野驶出一路下行到欧斯吉利亚斯。”

“我这辈子几乎就没见过船从北方来奥克倒总在东岸潜行。”波洛米尔说“往前走的话每走一哩危险便增加一分即使找到一条路也一样。”

“危险横亘在每条往南的道路上。”阿拉贡答道“请等我们一天。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返回你们就知道厄运确实降临到我们身上了。那时你们就得选出一位新的领队并且尽可能跟随他。”

弗罗多怀着沉重的心情目送阿拉贡和莱戈拉斯爬上陡峭的河岸消失在迷雾里。但事实证明他是多虑了。才过了大约两三个钟头时间还不到正午两个探路人的模糊身影就重新出现了。

“一切顺利。”阿拉贡一边爬下河岸一边说“有一条小径通往一处尚可使用的良好码头距离这里也不是太远险滩从我们下方约半哩处开始整段大概有一哩多长。过了险滩后不远水流便又清澈平顺起来不过流速很快就是了。我们最困难的工作将是把小船和行李弄到那条运输古道上去。我们找到它了但它离河边这里颇有段距离沿着一道石壁底下的背风面走离岸边有一弗隆多远。我们没找到北边的码头在哪儿。如果那地方还在的话我们一定是在昨晚经过了。有可能我们拼命往上游划了很远但在雾中错过了它。恐怕我们现在得离开大河从这里尽可能走到运输古道上去。”

“哪怕我们全都是人类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波洛米尔说。

“尽管我们状况不乐观但还是要试一试。”阿拉贡说。

“对要试一下。”吉姆利说“在崎岖的路上人类走起来会落后但矮人会坚持向前就算要扛着有他自己两倍重的东西也一样波洛米尔大人”

事实证明这事的确不容易但最后他们还是办到了。所有的行李都卸下了船送到河岸顶上一处平坦的地方。然后小船被拖出了水面扛了上去。这些船远没有众人预料的那么重。它们究竟是用生长在精灵国度里的哪种树制成的就连莱戈拉斯也不知道。总之这木头非常结实却又轻得出奇。只要梅里和皮平两人就可以扛起他们的船轻松地在平地上走。虽然如此要把船抬起来拖过远征队现在要横越的地段仍需要两个人类的力气。这片地段离开河后斜斜向上是一片遍布灰色石灰巨岩的崩乱废弃之地有许多被野草和灌木丛遮蔽起来的坑洞。此外还有荆棘丛和陡峭的小谷地并且不时可见泥泞的水塘它们是那些从更深入内陆处的梯地上淌出的细流所汇成的。

波洛米尔和阿拉贡把船一只一只抬过去其他人扛着行李跟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跋涉。终于所有的东西都搬到那条运输古道上了。然后他们一同前进一路只有蔓生的荆棘和众多落石略加阻挠。雾气仍像面纱般笼罩在斑驳的石墙上左边仍是雾锁的大河他们听得见急流和水沫冲刷着萨恩盖比尔的尖锐暗礁与岩石利齿时发出的声响但看不见那片险滩。他们来回走了两趟才把所有的东西都安全搬到南边的码头。

运输古道在那里转回水边缓缓下降到一个小池塘浅浅的岸旁。池塘像是在河边挖出来的不过靠的不是人工而是水流冲击从萨恩盖比尔打着旋冲下来的水流撞上了一道伸入河中一段距离的低矮石堤。过了此地之后河岸拔地而起成为一片灰色的峭壁让步行者再也无路可走。

短暂的下午已经过去了黯淡多云的黄昏逐渐降临。他们坐在水边聆听着隐藏在薄雾中的险滩传来的乱流奔腾咆哮。他们疲倦又困乏心情就像这将逝的一日一样阴郁。

“好吧我们到了并且得在这里度过另一夜。”波洛米尔说“我们需要睡眠。即便阿拉贡打算趁夜穿过阿刚那斯之门我们也全都太累了一毫无疑问我们强壮的矮人是个例外。”

吉姆利没回答他正坐在那里打着瞌睡。

“现在我们尽量休息吧。”阿拉贡说“明天我们必须再次白天上路。除非天气再变一次蒙蔽了我们否则我们会有不错的机会溜过去不被东岸的任何眼睛看见。但是今晚我们必须两人一组轮流守哨睡三个钟头守一个钟头。”

一夜平安无事最糟糕的也不过是黎明前一个钟头下了阵短暂的毛毛雨。天一大亮他们便出发了。雾已经开始消散。他们尽可能靠近西岸而行发现低矮峭壁的朦胧轮廓一路上升越来越高影影绰绰的崖壁底部直扎入湍急的河水中。早晨过去一半天上的云层压得更低了开始下起了大雨。他们拉起皮篷盖住小船以防船里进太多水然后继续往前漂流。隔着灰色的雨帘他们看不清前方与四周的情形。

不过这雨没下太久。上方天色渐渐亮起来眨眼间云破天晴残云拖着丝丝絮絮朝北边大河上游飘去。雾霭尽散。在一行旅人面前赫然是一座宽阔的峡谷两侧都是巨大的石壁在其岩架上和狭窄的石缝中攀长着几棵扭曲的树。水道变窄了大河流得更快。他们被水流载着急速前进无论在前方遇到什么都不可能停下或掉头。他们头顶是一道浅蓝的天空周围是暗影笼罩的大河前方则是埃敏穆伊的黑色丘陵遮天蔽日不见任何出口。

弗罗多朝前凝视只见远处有两块巨大的岩石正在逼近。它们看起来就像巨大的山峰或石柱高耸陡直又阴郁不祥地立在河的两边中间现出一道狭窄的壑口大河正把小船扫向那里。

“看哪阿刚那斯王者双柱”阿拉贡喊道“我们很快就会穿过它们了。三条船成一纵线距离拉得越开越好保持在河中央”

弗罗多身不由己地向那两根巨大的石柱漂去与此同时高耸如塔的它们则朝他迎来。他觉得这两根石柱就像两个巨人庞大的灰色身影虽沉默不语却威势逼人。接着他发现它们的确是塑造加工过的一座以古时的工艺和力量造就的人像经年累月日晒雨淋依然保持着当初的形貌神采。在扎根于深水中的巨大基座上矗立着两尊伟大的石雕君王他们眼睛模糊、眉毛破裂却仍蹙眉望向北方。两座雕像都举着左手掌心朝外摆出警告的手势右手中都握着斧头头上则各戴着风化破损的头盔与王冠。他们是消逝已久的王国的沉默守护者仍拥有伟大的力量和威严。一股惧意伴着敬畏油然而生弗罗多缩起身子闭上眼睛船靠近时也不敢抬头去看。小船飞速从努门诺尔双卫的恒久阴影下漂过脆弱短暂如同渺小的树叶这时就连波洛米尔都低下了头。如此他们进入了阿刚那斯之门的黑暗峡谷。

两边耸立着陡峭的可怕峭壁高不可测。远处是灰暗的天空。黑色的河水咆哮回荡风呼啸着从头顶掠过。弗罗多屈膝蜷缩着身子听见前头的山姆嘀咕抱怨着“什么鬼地方这么恐怖只要让我下了这船管保这辈子我都不会再把脚指头伸进水坑里更别说河了”

“别怕”弗罗多背后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他回过头发现那是大步佬可又不是大步佬—坐在船尾的已经不再是那个饱经风霜的游民而是马拉松之子阿拉贡挺胸直腰光荣自信熟练地划桨操纵着船。他的兜帽掀落在后黑发在风中飞扬眼中炯然放光一位君王自流亡中返回他的国土了。

“别怕”他说“长久以来我一直渴望瞻仰我古时的先祖伊熙尔杜和阿纳瑞安的雕像。在他们的影子底下埃兰迪尔的后裔伊熙尔杜之子维蓝迪尔家族的马拉松之子阿拉贡没有什么好惧怕的”

然后他眼中的光采暗淡了。他自言自语道“甘道夫要是在这里就好了我的心多么渴望米那斯阿诺尔多么渴望故国的城墙但是现在我该何去何从”

峡谷长而黑暗充斥着嘈杂的风声、湍急的水声以及岩石的回声。它略朝西偏因此前方起初一片黑暗但弗罗多很快就看见前面高处有个明亮的缺口它越来越宽迅速接近接着三条船遽然冲出峡谷来到一片广阔晴朗的天光下。

风过天穹早已过午的日头正在照耀。积蓄的河水漫开形成一个长椭圆形的湖这便是水色苍淡的能希斯艾尔^[1]。湖四周环绕着陡峭的灰色山岗山坡上长满了树但山顶都是秃的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在湖的南端尽处耸立着三座山峰。中间那座比另外两座略略突出跟它们分开它是一座水中的岛屿被奔流的大河张开白亮的双臂环抱着。随风传来隐约却深沉的咆哮声就像遥远的滚滚雷声一样。

“看哪那就是托尔布兰迪尔”阿拉贡说着指向南边那座高峰“左边矗立的是‘聆听之山’阿蒙肖右边矗立的是‘观望之山’阿蒙汉。在伟大君王统治的时代这两座山上都设有王座并且有人守卫。不过据说托尔布兰迪尔上既无人迹也无兽踪。夜影降临之前我们就会抵达那里。我听见滂洛斯大瀑布那永无止尽的声音在召唤。”

远征队稍事休息乘着流过湖中央的水流往南漂。他们吃了点东西然后便拿起桨来加紧赶路。西边山岗的山坡已经没入了阴影中太阳变得又红又圆。朦胧的星星不时冒出来。三座山峰衬着暮光巍然矗立在前方显得黑暗阴森。滂洛斯瀑布在大声咆哮。等一行旅人终于来到山岗的阴影下夜幕已经笼罩了奔流的河面。

他们第十天的旅程结束了。大荒野已经被抛在身后他们必须选择向东还是向西行否则无法继续前进。使命的最后阶段摆在了面前。

^[1]能希斯艾尔NenHithoel辛达语意思是“迷雾之湖”。该名称的构成为nen水+hith迷雾+oel/ael湖池塘。该湖这样命名说明它并非任何河流的源头而是从安都因河的水道延伸出来的。—译者注

The Breaking of the Fellowship

第十章 分道扬镳

阿拉贡领着他们进入了大河的右边河道。托尔布兰迪尔的阴影笼罩着这段河道的西岸岸上有一片绿草坪从阿蒙汉山脚下一直延伸到水边。草坪后方就是山丘最外围的缓坡坡上长满了树木这些树沿着湖岸的曲线向西延展。一条小溪从山坡上翻腾着流下滋润着青草。

“我们今晚在此休息。”阿拉贡说“这是帕斯嘉兰草坪。古时此地在夏天非常美丽。我们且盼邪恶尚未侵入这里。”

他们将船拉上青翠的河岸并在旁边扎营。他们设了哨但不见敌人的踪迹和动静。咕噜倘若仍在千方百计地跟踪他们那么到现在也未露出形迹。尽管如此随着夜色渐深阿拉贡却越来越不安他辗转反侧不能安眠。凌晨时分他起身来到正轮到守哨的弗罗多身旁。

“你怎么醒了”弗罗多问“还没轮到你呢。”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阿拉贡答道“不过我睡梦中有种威胁和阴影一直在增长。你最好拔出剑来。”

“为什么”弗罗多说“附近有敌人吗”

“我们看看刺叮怎么说。”阿拉贡回答。

于是弗罗多将那把精灵宝剑从剑鞘中拔出惊愕地发现剑锋在黑夜里闪着淡淡的光。“奥克”他说“离我们不是很近但似乎也够近了。”

“这正是我担心的。”阿拉贡说“不过也许他们不在大河这边。刺叮的光很微弱有可能只表明有魔多的奸细在阿蒙肖的山坡上游荡。过去我从不曾听说有奥克来到阿蒙汉。但是在当今的邪恶时日里谁知道会出什么事须知米那斯提力斯已经保障不了在安都因大河上航行的安全了。明天我们行进时一定要非常小心。”

白昼来临天色如同火与烟。东方天际低垂着一条条乌云像是大火中腾起的浓烟。旭日自下方照亮了乌云燃起暗红的火焰但不一会儿太阳就爬到了乌云上方升入晴朗的天空。托尔布兰迪尔的山顶抹上了一层金辉。弗罗多向东眺望凝视着那座高耸的岛屿。它的山体从奔流的水中巍然拔起高峻悬崖上方的陡峭山坡上众多树木层层叠叠攀长而上。再上去又是高不可攀的灰色山岩顶端是一圈尖塔般的巨石。许多飞鸟绕着尖峰盘旋但见不到其他生物的踪迹。

他们都吃过饭后阿拉贡将远征队一行人召聚在一起。“这一天终于到了—这一天该作出选择的一天我们拖延已久。”他说“我们远征队结成同盟跋涉至今接下来该怎么样我们该随波洛米尔转而向西奔赴刚铎的战事还是转而向东前往恐怖与阴影抑或是我们该分道扬镳各自选择走这条或那条路无论我们打算怎么办都必须尽快决定。我们不能在此久留。我们知道敌人就在东岸但我担心奥克可能已经来到大河的这一边了。”

一阵冗长的沉默没有人开口或挪动。

“好吧弗罗多”阿拉贡终于开口说“恐怕这担子还是要落在你身上。你是当时会议指定的持戒人。你要走的路只有你自己能选择。此事我无法给你建议。我不是甘道夫尽管我已努力担起他的重任却不清楚他对这一刻怀有何种计划或希望如果他确实有过打算的话。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哪怕他此时就在这里选择也还是在你。这是你的命运。”

弗罗多没有立即作答。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地说“我知道时间紧迫但我还无法决定。这担子很重请再给我一个钟头我会作出决定。请让我一个人静一下”

阿拉贡怀着善意的怜悯看着他。“很好卓果之子弗罗多。”他说“你可以独自考虑一个钟头不受打扰。我们会在这里待一阵但你别走远别让我们叫不到你。”

弗罗多垂着头坐了一会儿。一直十分忧虑地盯着自家少爷的山姆摇了摇头咕哝道“事情一清二楚但是眼下山姆·甘姆吉插嘴可没好处。”

这时弗罗多起身走了开去。山姆看见虽然其他人都克制着不去看弗罗多波洛米尔却目不转睛紧盯着他不放直到他走出众人的视野进了阿蒙汉山脚的树林。

起初弗罗多漫无目的地在树林里游荡随后发现双脚领着自己朝山坡上走去。他遇到了一条小路它是一条湮灭的古时大道的遗迹。路在陡峭之处凿有石阶但现在这些石阶都破损不堪被树根撑裂了。他爬了一阵子不在意自己是往哪里走一直走到一处四周长着花楸树的青草地中央有一块宽阔平坦的大石头。这片高处的小草坪朝东的一面无遮无蔽洒满了清晨的阳光。弗罗多停下来视线越过下方远处的大河眺望托尔布兰迪尔以及众多鸟儿—他和那杳无人迹的岛屿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它们就在那里的空中盘旋。滂洛斯大瀑布的声音澎湃汹涌混杂着深沉勃动的隆隆声。

他在大石上坐下双手托着下巴视而不见地瞪着东方。自从比尔博离开夏尔后所发生的一切一幕幕掠过他的脑海他回忆着琢磨着每一句他能记起的甘道夫说过的话。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他却仍旧一筹莫展。

突然他从沉思中惊醒他冒出一种奇怪的感觉那就是背后有着什么东西有双不怀好意的眼睛在打量他。他跳起来转过身惊讶地看见来的只是波洛米尔而已一脸和善的微笑。

“我担心你弗罗多。”他说着走上前来“如果阿拉贡说的没错奥克就在附近那么我们任何人都不该独自乱走尤其是你—你可是肩负重任。而我的心情也很沉重。既然我找到你了我能不能在这里待一会儿跟你聊聊这会让我好过一点。人多嘴杂众口难调但是两个人一起或许能作出明智的判断。”

“你真好心。”弗罗多答道“但我认为没有什么说法帮得了我。因为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我害怕去做波洛米尔—是害怕。”

波洛米尔默然而立。滂洛斯的咆哮永无休止。风在树枝间低语。弗罗多打了个寒战。

波洛米尔突然走过来在他身旁坐下。“你确定你不是在白白受罪”他说“我希望能帮你。你要作出这个艰难的选择需要建议。你愿不愿意听从我的建议”

“我想波洛米尔我已经知道你会给我哪种建议。”弗罗多说“若不是我内心示警那建议倒也貌似明智。”

“示警示什么警”波洛米尔厉声问。

“提防拖延。提防那条看似好走的路。提防拒绝背负那个加在我身上的重担。提防—好吧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提防信任人类的力量和忠诚。”

“可是长久以来那力量一直保护着远方你们那小小家乡中的你尽管你并不知道。”

“我并不怀疑你族人的英勇但是世界正在改变。米那斯提力斯的城墙或许很坚固但还不够坚固。如果它们被攻破接下来会怎样”

“我们将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但是它们仍有不被攻破的希望。”

“只要魔戒还存在就没有希望。”弗罗多说。

“啊魔戒”波洛米尔说眼睛一亮“魔戒我们竟为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惊疑不定惧怕不已这难道不是奇怪的命运弄人吗这么个小东西而我只在埃尔隆德之家看过片刻。我能再看看它吗”

弗罗多抬起头来内心陡然一凉。他捕捉到了波洛米尔眼中的奇怪光彩但他的面容仍显得和蔼友善。“它还是秘不示人的好。”他答道。

“如你所愿我不在乎。”波洛米尔说“但是我难道连提都不能提吗你们似乎向来都只想到它在大敌手里的威力只想到它的邪恶用途而想不到它的好处。你说世界正在改变。如果魔戒存在米那斯提力斯将会陷落。但是为什么会陷落当然倘若魔戒在大敌手里的话。可是假如它是在我们手里呢”

“你难道没参加会议吗”弗罗多答道“因为我们不能使用它任何用它来做的事都会转为邪恶。”

波洛米尔起身焦躁地走来走去。“你就这么说下去吧。”他叫道“甘道夫埃尔隆德—所有这些人都教你这么说。对他们自己而言这话或许不错。这些精灵跟半精灵还有巫师他们或许会惨淡收场。然而我常怀疑他们究竟是明智还是仅仅胆小怕事而已。这些种族各有各的问题但心意志诚的人类是不会堕落的。我们米那斯提力斯人经过长年累月的考验始终坚定不移。我们并不渴望巫师大人的力量只想有能力保卫自己有能力从事正当的大业。看啊就在我们的危急时刻机缘巧合使力量之戒现世。我说这是个礼物一个赐给魔多敌人的礼物。不使用它不运用大敌的力量来反击他这简直是疯了。无畏加上无情单单这些就能让我们取得胜利。在这种时刻一名战士一

个伟大的领袖有什么不能做的阿拉贡有什么不能做的话说如果他拒绝为什么不让波洛米尔来魔戒会给我号令天下的力量。所有人都将集结在我麾下看我如何驱逐魔多的大军”

波洛米尔大步来回走着越说越大声看上去几乎忘了弗罗多的存在。他不断说着城墙和武器人员的召集他为伟大联盟和即将到来的光荣胜利擘画着计划他推翻魔多自己成了伟大的国王既仁善又贤明。他突然停下来挥舞着双臂。

“而他们叫我们把它扔掉”他吼道“更别提什么毁掉如果理性能指出这有哪怕一点做到的希望那也就罢了。问题是没有。给我们提出的惟一计划是让一个半身人盲目地走入魔多把重新夺回它为己所用的机会全都拱手送给大敌。愚蠢”

“你肯定看出来了吾友”他说突然再次转身面对弗罗多“你说你是害怕。果真如此最勇敢的人也应当宽恕你。但是真的不是理智使你裹足不前吗”

“不我是害怕。”弗罗多说“单纯的害怕。但是我庆幸听见你这番肺腑之言。我的头脑现在更清醒了。”

“那么你会来米那斯提力斯了”波洛米尔叫道一脸急切双眼发亮。

“你误会我了。”弗罗多说。

“但你会来至少来待一阵吧”波洛米尔坚持着“我的城离此并不远从那边去魔多比从这里去也远不了多少。我们已经在野外待了这么长时间你在采取行动之前需要关于大敌所作所为的消息。弗罗多跟我一起走吧。”他说“如果你一定要去冒险那么你动身之前需要休养生息。”他友好地将手搭在霍比特人肩上但弗罗多察觉那只手由于压抑住的激动正在颤抖。他迅速退开充满警惕地看着这个几乎有自己两倍高力气更是比他大了好几倍的高大人类。

“你为什么这么不友好”波洛米尔说“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人既不是偷窃的也不是盯梢的。现在你知道了我需要你的魔戒但我向你保证我并不渴望保有它。你愿不愿意至少让我试试我的计划把魔戒借给我”

“不行”弗罗多叫道“会议决定将它交给我持有。”

“大敌若是击败我们那就全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愚蠢”波洛米尔喊道“真气死我了笨蛋死脑筋的笨蛋自投罗网去送死还坏了我们的大事。真有任何凡人有资格获得魔戒那也该是努门诺尔人而不是半身人。若非不巧戒指也不会是你的。它本来有可能是我的。它应该是我的。把它给我”

弗罗多没回答只是退开直到那块平整的大石挡在二人中间。“好吧好吧我的朋友”波洛米尔放缓了声音说“为什么不抛掉它呢为什么不从疑惧中解脱呢要是你愿意你可以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你可以说我力气太大用武力夺走了它。因为我对你来说的确太强大了半身人。”他吼道蓦地跃过大石扑向弗罗多。他英俊和气的脸孔扭曲得十分狰狞双眼中燃烧着怒火。

弗罗多闪向一旁再次让大石挡在彼此之间。现在他只剩了一件事可做—他颤抖着拉出挂在链子上的魔戒就在波洛米尔再次扑向他时他迅速将戒指套上了手指。那个人类倒抽一口气惊讶万分地瞪视了一会儿然后疯狂地奔走了一圈在岩石和树木间到处搜寻。

“卑鄙的骗子”他大吼道“你等我抓到你现在我知道你打什么鬼主意了。你会把魔戒拿去给索隆把我们全都出卖。你只是在暗暗等候机会好在困境里离开我们。诅咒你和所有的半身人都去死都堕入黑暗”就在这时他绊到了一块石头脸朝下跌倒了。有好一阵他就那样四肢摊开、一动不动地趴着仿佛他刚才的诅咒落到了自己身上。接着他突然哭了起来。

他爬起来用手擦着眼睛匆忙抹掉眼泪。“我说了什么”他叫道“我干了什么弗罗多弗罗多”他喊着“回来我失去了理智但现在恢复了。回来啊”

没有回答。弗罗多甚至没听见波洛米尔的喊声。他已经跑得很远了盲目地奔上那条小径上到了山顶。恐惧和悲伤震撼了他他脑海中满是波洛米尔那张疯狂凶猛的面孔还有那双怒火中烧的眼睛。

不一会儿他就独自奔到了阿蒙汉的山顶上他停下来大口喘着气。他抬眼望去感觉就像透过一片迷雾看见了一个宽阔平坦的圆圈铺满了巨大的石板四周围绕着倾颓的城垛。在圆圈中央在四根雕刻的柱子上面设有一张高座可以借由一道长阶梯爬上去。他爬了上去坐在那张古老的椅子上感觉自己像个迷路的孩子吃力地爬上了山地之王的宝座。

起初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像是置身在一个只有各种影子的迷雾世界里他正戴着魔戒。接着迷雾逐渐在各处散开他看见了许多景象渺小而清晰仿

佛就在眼前的一张桌子上却又很遥远。不闻声音只有明亮生动的影像。世界似乎缩小了陷入了沉寂。他正坐在努门诺尔人的“观望之山”阿蒙汉上的观望之椅上。朝东望他看见一片广阔未知之地不知名的平原未经探索的森林。朝北望他看见大河像一条缎带在下方铺陈伸展矗立的迷雾山脉显得又小又硬像一排破碎的牙齿。朝西望他看见辽阔的洛汗草原还有艾森加德的尖塔欧尔桑克像一支黑色长矛。朝南望他看见大河就在脚下像一道摇摇欲坠的海浪般卷起一头栽下涝洛斯大瀑布落入满是水沫的深渊氤氲的水汽中闪烁着一道彩虹。他还看见埃希尔安都因—大河巨大的三角洲阳光下无数的海鸟如同一团白尘盘旋飞舞下方则是银绿相间的大海泛着无穷无尽的波涛。

然而无论他往哪个方向看都能看到战争的征兆。迷雾山脉拥挤得像个蚁丘奥克从成千上万的洞穴中出动。在黑森林的大树下精灵、人类和凶残的恶兽在殊死争斗。贝奥恩一族的土地一片烈焰乌云笼罩着墨瑞亚罗瑞恩的边境浓烟四起。

骑兵在洛汗的草原上奔驰恶狼从艾森加德倾巢而出。战船从哈拉德的海港出海来自东方的人类源源不绝地前进剑士、矛手、弓箭骑兵、首领的战车以及满载辎重的大车。黑暗魔君的所有力量都在行动。然后他转向南方再次看见了米那斯提力斯。它显得很远也很美城墙雪白、高塔众多美丽骄傲地坐落在山上。它的城垛闪着钢铁的光辉塔楼上飘扬着无数鲜明的旗帜。希望在他心头雀跃。但是还有另一个更强大、更坚固的要塞与米那斯提力斯为敌。就在那边在东方他的视线被强拉过去掠过崩毁的欧斯吉利亚斯诸桥掠过龇牙狞笑着的米那斯魔古尔诸门掠过邪恶作祟的阴影山脉望见了戈埚洛斯位于魔多大地上的恐怖山谷。光天化日之下那地却被黑暗笼罩。浓烟当中火光闪亮。末日山正在燃烧浓臭烟气大股升起。最后他的目光被攫住了高墙叠着高墙城垛堆着城垛漆黑坚固得无法估量铁铸的山钢造的门坚不可摧的高塔他看见它了—巴拉督尔索隆的堡垒。所有的希望都弃他而去。

突然间他感觉到了魔眼。在邪黑塔中有一只不眠不休的眼睛。他知道它察觉到了他的注视。那是一股凶残迫切的意志朝他猛扑过来。他觉得它几乎就像一根手指搜寻着他很快就会钉住他精确地知道他在哪里。它触及了阿蒙肖。它扫视过托尔布兰迪尔而他从椅子上猛跳下来蜷缩成一团用灰色的兜帽蒙住了头。

他听见自己大声叫道决不或者叫的是我这就来了我来见你究竟是什么他也分辨不出。接着如同一道源自另外一股力量之尖端的闪光另一个想法闯进了他的脑海摘下来把它摘下来笨蛋把它摘下来把魔戒摘下来

两股力量在他身上缠斗。有那么片刻双方针锋相对完全势均力敌他痛苦地扭动翻滚惨受折磨。突然间他又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了他是弗罗多既非那声音亦非那魔眼—他可以自由选择该怎么做并且仅存一瞬可以作出选择。他拔下了手上的戒指。他正跪在阳光普照的高座前。一个形如手臂的黑影从他上方掠过。它错过了阿蒙汉向西摸索而去消失了。接着整个天空变得晴朗蔚蓝鸟儿在每棵树上歌唱。

弗罗多站了起来他感到疲惫不堪但他意志坚定心情也轻松了。他大声自言自语道“现在我会做我必须做的事。至少这点显而易见即便是在远征队中魔戒的邪恶也已经在运作而在它造成更大的伤害之前一定要让它远离众人。我会独自上路。有些人我无法信任那些我能信任的对我来说又太珍贵了可怜的老山姆还有梅里和皮平。大步佬也是他内心渴望去米那斯提力斯而那里会需要他的既然波洛米尔如今已经堕入了邪恶。我会独自上路。立刻就走。”

他迅速下了小径回到那片波洛米尔找到他的草坪然后停下脚步聆听。他觉得自己听见下方岸边的树林里传来了叫喊和呼唤的声音。

“他们一定会来搜寻我”他说“我不知道我离开多久了我想有几个钟头了吧。”他迟疑着“我该怎么做”他喃喃自语“我必须现在就走否则就再也走不到了。我不会再有机会了。我真不愿意像这样不留半句解释就离开他们。但是他们肯定会明白的。山姆会的。不然我还能怎么办呢”

他慢慢地拉出魔戒再次戴上。他消失了比一阵风更轻地奔下了山岗。

其他人在河边等了很久。有一阵子他们全都默不作声不安地在四周踱来踱去不过这会儿他们坐成一圈正在交谈。他们不时努力想谈点别的事谈那漫长的旅途和众多的冒险。他们向阿拉贡问起刚铎的疆域和它古老的历史以及它那些残余的伟大古迹—在埃敏穆伊这片陌生的边境之地仍能看见它们石雕的君王阿蒙肖和阿蒙汉上的高座滂洛斯大瀑布旁的巨大阶梯。可是他们的思绪和话题总会绕回到弗罗多和魔戒上。弗罗多会作何选择他为什么犹豫不决

“我想他一直在盘算哪条路最危险。”阿拉贡说“这很有可能。既然远征队已经被咕噜盯上那么往东走就是空前地无望我们不能不担心这趟旅途的秘密已经暴露了。但是米那斯提力斯也并不更接近火焰之山和毁灭那个重担的大业。

“我们可以在那里暂作停留英勇抵抗。但要保住那个重担的秘密或者当大敌前来夺取它时抵挡住他倾尽全力的攻击这点德内梭尔大人和他所有的将士都不可能指望做到。连埃尔隆德也说自己力有不及。我们无论是谁若是处在弗罗多的立场要选择哪条路才好我不知道。现在真是我们最想念甘道夫的时刻。”

“我们的损失实在不幸。”莱戈拉斯说“然而我们必须在没有他帮助的情况下作出决定。我们何不先作决定从而帮助弗罗多呢让我们把他叫回来然后表决我赞成去米那斯提力斯。”

“我也赞成去米那斯提力斯。”吉姆利说“当然我们只是被派来一路帮助持戒人的要走多远视自己意愿而定在寻找末日山这件事上我们都不为誓言或命令所迫。与洛丝罗瑞恩告别对我来说极其艰难。但是我已经走了这么远我要说现在我们面对最后的抉择我很清楚我无法离开弗罗多。我会选择去米那斯提力斯但如果他不去那我就跟随他。”

“我也愿意跟他走。”莱戈拉斯说“如果现在道别那是背信弃义。”

“如果我们全都离开他那确实是一种背弃。”阿拉贡说“可是如果他往东走我们并不必全跟他去而且我认为我们也不该全跟他去。那条险路凶多吉少无论是八个人三个人还是一个人去都没有区别。你们若是容许我挑选那么我会指定三个同伴一是决不能容忍不去的山姆再就是吉姆利和我自己。波洛米尔会返回他自己的白城他的父亲和他的族人需要他其他人应该跟他去—至少梅里阿道克和佩里格林该去如果莱戈拉斯不愿离开我们的话。”

“这绝对没门”梅里叫道“我们决不能离开弗罗多皮平和我早就打定主意天涯海角都跟他去现在我们还是这么想。不过我们之前不了解这话真正的含意在遥远的夏尔或幽谷说这话感觉好像很不一样。让弗罗多去魔多简直是疯了太残酷了。我们为什么不能阻止他”

“我们一定得阻止他。”皮平说“我敢肯定他担心的就是事儿。他知道我们不会同意他往东走而且他也不希望要求任何人跟他去可怜的老家伙。

想像一下吧独自前往魔多”皮平忍不住抖了抖“可是这亲爱的傻乎乎的老霍比特人啊他应该知道他根本不用问。他应该知道我们阻止不了他的话也不会离开他。”

“对不起我插个嘴”山姆说“我觉得你们一点不懂我家少爷。他不是在犹豫该走哪条路好当然不是米那斯提力斯到底有什么好—我是说对他来讲。请原谅我这么说啊波洛米尔大人。”他转身补充道。就因为这一转他们才发现原先坐在圈子外默不作声的波洛米尔已经不在那里了。

“他这会儿跑哪去了”山姆叫道显得十分担心“我老觉得他最近有点古怪。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不关他的事他一直都说他要回家去这也不是他的错。但是弗罗多先生知道只要有可能他就一定得找到末日裂罅。可他很害怕。现在说到重点了他明摆着就是吓坏了。这才是他的问题。当然啦打从离开家之后可以说他已经学了点教训—我们全都学了点教训。要不然他就会吓得干脆把魔戒往大河里一扔拔腿走人了。可他还是怕到不敢出发。还有他并不担心我们他不担心我们会不会跟他一起去。他知道我们想要跟他去而这是另一件让他苦恼的事儿。如果他真拿定主意要走就会要自己一个人走。记住我这句话等他回来我们就有麻烦了。因为到时候他就彻底拿定主意了事儿就跟他姓巴金斯一样笃定。”

“山姆我相信你这话比我们任何人都更有见地。”阿拉贡说“如果说得不错我们该怎么办”

“阻止他别让他去”皮平叫道。

“我怀疑这无济于事。”阿拉贡说“他是持戒人身负承担重担的命运。我们认为我们无权驱使他这么做或那么做。就算我们尝试我认为也不会成功。还有其他强大得多的力量在运作。”

“好吧我巴不得弗罗多会‘拿定主意’并且回来让我们把这事给结了。”皮平说“这么等着太可怕了时间肯定已经到了吧”

“对。”阿拉贡说“一个钟头早就过了。早晨都快过去了。我们必须叫他回来。”

就在这时波洛米尔重新出现了。他从树林中走出来不发一语地朝他们走来脸色沉重又悲伤。他停住脚步好像在数在场的人数然后他就远离大家

坐了下来两眼看着地面。

“你去哪里了波洛米尔”阿拉贡问“你看见弗罗多了吗”

波洛米尔迟疑了一下。“看见了也没看见。”他慢慢地答道“说看见了是因为我在山坡上一个地方发现了他跟他说了些话。我力劝他前往米那斯提力斯不要去东方。后来我发火了他就离开了我。他消失了。我曾经在传说中听过这样的事却从来没亲眼见过。他一定是戴上了魔戒。我再也没找到他。我以为他回到你们这里来了。”

“你要说的就只有这些吗”阿拉贡问很不客气地紧盯着波洛米尔。

“对。”他答道“我暂时没有别的话要说了。”

“这可糟了”山姆跳起来喊道“我不知道这个人类究竟干了什么事。为什么弗罗多先生要戴上那东西他不该这么做的。要是他做了天知道会出什么事儿”

“但他不会一直戴着吧。”梅里说“等他避开讨厌的访客他就会摘下来就跟比尔博以前那样。”

“可他去哪里啦他在哪里”皮平叫道“他都走了老长时间了”

“波洛米尔你最后看见弗罗多是什么时候”阿拉贡问。

“也许是半个钟头前。”他答道“也有可能是一个钟头前。我后来漫无目的地游荡了一阵子。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双手抱头坐着仿佛被悲伤压得抬不起头。

“他消失一个钟头了”山姆高声叫道“我们必须立刻想法找到他。来吧”

“等等”阿拉贡喊道“我们必须分组结伴行动而且要安排—过来且慢等一下”

这无济于事。他们根本不理会他。山姆第一个冲出去梅里和皮平紧跟在后眨眼间就消失在西边岸边的树林里用那清亮高亢的霍比特嗓子高喊着弗罗多弗罗多莱戈拉斯和吉姆利也在跑。一股突如其来的恐慌或疯狂似乎降临了远征队。

“我们全都会走散迷路的”阿拉贡郁闷地低声道“波洛米尔我不知道你在这场祸事里扮演了什么角色但现在快帮帮忙去追那两个年轻的霍比特人就算你找不到弗罗多至少也保护好他们。如果你找到弗罗多或发现任何他的踪迹就回到这里来。我会尽快回来。”

阿拉贡拔腿飞奔急追山姆去了。在那片花楸树围绕的小草坪边上他赶上了边费力往山上攀爬边喘着气在喊“弗罗多”的山姆。

“跟我来山姆”他说“我们谁都不该落单。这四周有什么不太对劲我感觉得到。我要到上面阿蒙汉的高座去瞧瞧能看见什么。你瞧正如我心里猜测的弗罗多走了这条路。跟我来眼睛睁大一点”他飞速奔上了小径。

山姆尽了全力但也追不上游民大步佬很快就落在了后面。他才跑没多远前方的阿拉贡就奔出了视野的范围。山姆停下脚步大口喘气。蓦地他一巴掌拍上脑门。

“哇啊山姆·甘姆吉”他大声说“你的腿太短所以动动脑子吧现在叫我想想波洛米尔没撒谎他不是那种人但他也没什么都说。有什么东西把弗罗多先生吓坏了让他突然之间拿定了主意。他终于下定决心要走了。去哪里呢东边。不带山姆一起对甚至不带他的山姆一起。这真无情啊无情得残忍。”

山姆抬手抹去眼里的泪水。“稳住甘姆吉”他说“可以的话就快点想他既不能飞过河去也不能跳下瀑布。他没带行李。所以他非得回到船那边去不可。回到船那边去—山姆快像闪电那样回到船那边去”

山姆一转身冲下了小径。他跌倒了摔破了膝盖但又爬起来继续跑。他直奔到岸边帕斯嘉兰草坪边缘小船都被拖出水停放在那里。那里没人。后方的树林里似乎传来叫喊声但他不加理会。他一动不动站了半晌大口喘气紧盯着前面看。有条小船正自动滑下河岸。山姆大叫一声奔过了草坪。那船滑进了水中。

“我来了弗罗多先生我来了”山姆叫道从河岸纵身一跃整个人扑向正在离岸的船伸手去抓船舷却差了一码。随着一声大叫和扑通一声他脸朝下栽进了湍急的深水中。他咕噜咕噜地往下沉大河淹没了他的卷发。

空荡荡的船上爆发出一声惊愕的叫喊。一支桨划了几下船掉过头来。弗罗多在山姆挣扎扑腾着冒出水面时刚好及时抓住了他的头发。山姆瞪得

圆圆的褐眼中满是恐惧。

“快上来山姆我的小伙子”弗罗多说“现在快抓住我的手”

“救救我弗罗多先生”山姆喘息道“我快淹死了。我看不见你的手。”

“在这里。别掐我小子我不会松手的。好好踩水别乱蹬不然你会把船弄翻的。来抓住这边船舷让我可以划桨”

弗罗多划了几下把船划回了岸边山姆这才能够爬上岸全身湿透像只落汤鸡。弗罗多摘下魔戒再次踏上岸。

“山姆所有会惹麻烦的讨厌鬼当中你是最糟糕的一个”他说。

“噢弗罗多先生这真无情啊”山姆发着抖说“想要抛下我走什么的这真无情。我要是刚才没猜对现在你都到哪儿了”

“安全上路了。”

“安全”山姆说“你一个人没有我帮助你我受不了那会要了我的命。”

“山姆跟我一起走才会要了你的命。”弗罗多说“那会让我受不了。”

“那才不像被撇下那么肯定。”山姆说。

“可我要去的是魔多。”

“弗罗多先生这我清楚得很。你当然是要去魔多。而我要跟着你去。”

“好了山姆”弗罗多说“别妨碍我其他人随时会回来。如果他们逮到我在这里我就得跟他们争论跟解释如此一来我就再也没有心情或机会离开了。可我必须立刻走。这是惟一的办法。”

“当然是。”山姆答道“但不是一个人。我也要去不然咱俩就谁都别去了。我会先把每艘船都凿几个洞出来。”

弗罗多居然真的大笑出声了。一股温暖伴着快乐突然涌起打动了他的心。“留下一条别凿”他说“我们需要它。但你不能像这样不带行李、食物和别的东西就走。”

“等我一小会儿我这就去拿我的东西”山姆急急叫道“全都准备好了。我本来就想我们会今天出发。”他匆忙奔到扎营的地方弗罗多刚才腾空小船时将那只船上同伴的行李都搬出来堆在一处山姆从里面挑出了自己的背包抓了条备用毯和额外几包食物又奔回来。

“这样一来我的计划全泡汤了”弗罗多说“要躲开你还真是没门。不过山姆我很高兴。来吧显而易见我们注定要同行。我们走吧愿其他人找到一条安全的路大步佬会照顾他们的。我猜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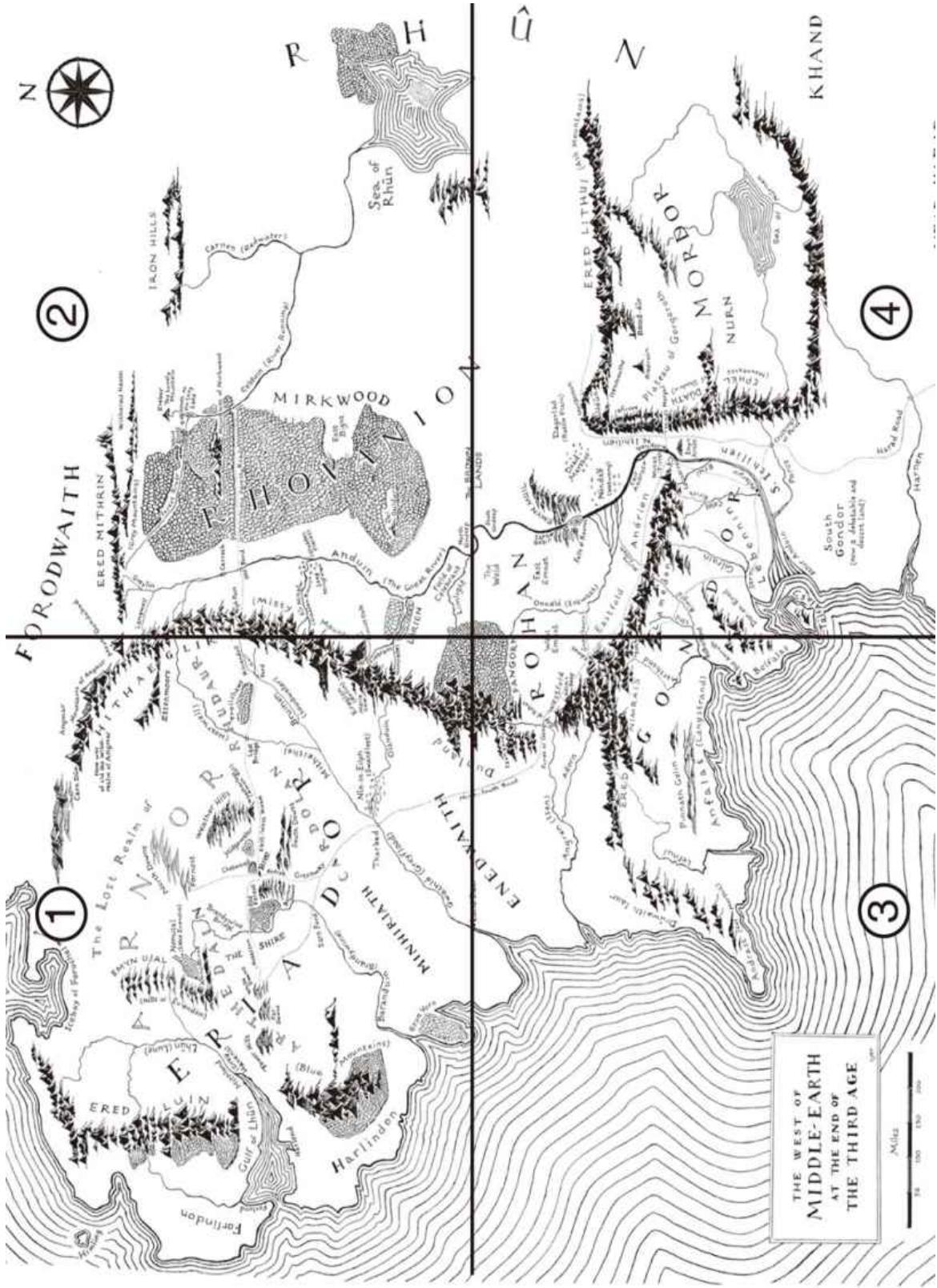
“说不定会弗罗多先生。我们说不定会。”山姆说。

就这样弗罗多和山姆一起出发踏上了这项使命的最后一程。弗罗多划离了河岸大河载着他们迅速离去从西边河道顺流而下经过了托尔布兰迪尔嶙峋的峭壁。大瀑布的咆哮声越来越近。虽说有山姆竭尽全力帮忙但他们要从岛的南端横渡急流将船划到对面的东岸仍然绝非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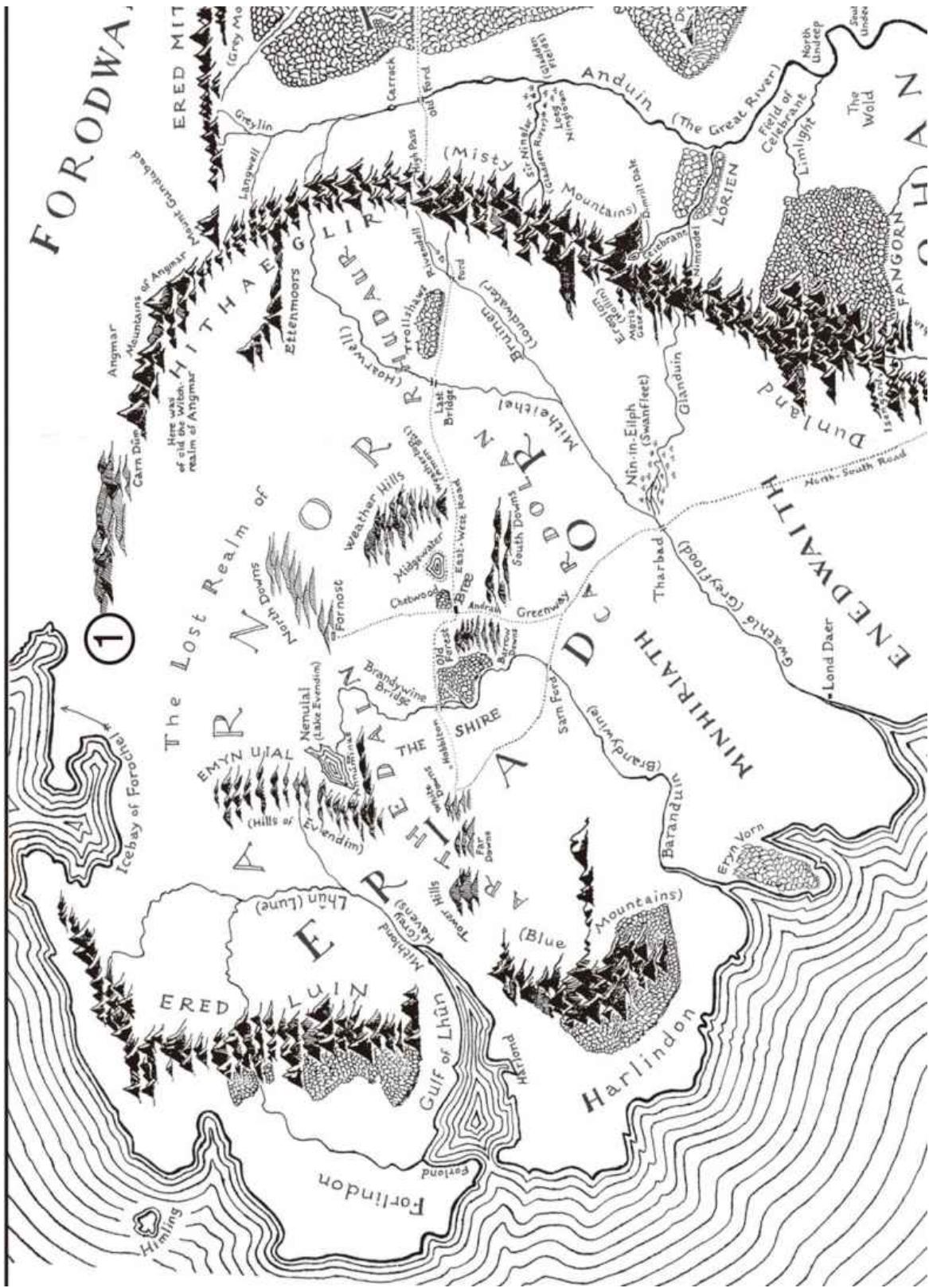
终于他们再次登上了陆地来到了阿蒙肖的南坡。他们找到一处倾斜的河岸便将船拖出水面上到高处在一块巨石后头尽量把它藏好。然后他们背起行囊出发寻找一条能领他们翻过灰色丘陵埃敏穆伊下到魔影之地的路。

Maps

地图



FORODWA_A



地图一

AnduinThe Great River安都因大河

Angmar安格玛

Annúminas安努米那斯

ARTHEDAIN阿塞丹

BaranduinBarndywine巴兰都因河白兰地河

Barndywine Bridge白兰地桥

Barrow Downs古冢岗

Blue Mountains蓝色山脉

Bree布理

BruinenLoudwater布茹伊能河响水河

CARDOLAN卡多蓝

Carn Dûm卡恩督姆

Carrock卡尔岩

Celebrant凯勒布兰特河

Chetwood切特森林

Dimrill Dale黯溪谷

Dunland黑蛮地

East-West Road东西大道

EMYN UIALHills of Evendim埃敏微奥暮暗丘陵

ENEDWAITH 埃奈德地区

ERED LUIN 埃瑞德路因

ERIADOR 埃利阿多

Eryn Vorn 埃林沃恩

Ettenmoors 埃滕荒原

FANGORN 范贡森林

Far Downs 远岗

Field of Celebrant 凯勒布兰特原野

Ford 渡口

Forlindon 佛林顿

Forlond 佛泷德

Fornost 佛诺斯特

Glanduin 格蓝都因河

Greenway 绿大道

Greylin 灰响水

Gulf Of Lhûn 舒恩湾

Gwathló Greyflood 格瓦斯罗河 灰水河

Harlindon 哈林顿

Harlond 哈泷德

Here was of old the Witch. Realm of Angmar 古时的安格玛巫术王国就在
此地

High Pass高隘口

Himling希姆凌

HITHAEGLIR希斯艾格利尔

Hobbiton霍比屯

Icebay of Forochel佛洛赫尔冰湾

Isengard艾森加德

Langwell长川源

Last Bridge最后大桥

LhûnLune舒恩

Limlight利姆清河

Loeg NingloronGladden Fleids洛埃格·宁格罗隆金鸢尾沼地

Lond Daer泷德戴尔

Lórien罗瑞恩

Midgewater蚊水泽

MINHIRIATH明希瑞亚斯

Misty Mountains迷雾山脉

MitheithelHoarwell米斯艾塞尔河苍泉河

MithlondGrey Havens米斯泷德灰港

Mount Gundabad贡达巴德山

Mountains of Angmar安格玛山脉

NenuialLake Evendim能微奧暮暗湖

Nimrodel宁洛德尔

Nîn-In-EilphSwanfleet宁因艾尔芙天鹅泽河

North Downs北岗

North Undeep北河弯

North-South Road南北大道

Old Ford老渡口

Old Forest老林子

RHUDAUR鲁道尔

Rivendell幽谷

Sarn Ford萨恩渡口

Sir NinglorGladden River西尔宁格罗金弯尾河

South Downs南岗

Tharbad沙巴德

The Lost Realm of ARNOR已沦亡的阿尔诺王国

THE SHIRE夏尔

The Wold北高原

Tower Hills塔丘

Trollshaws食人妖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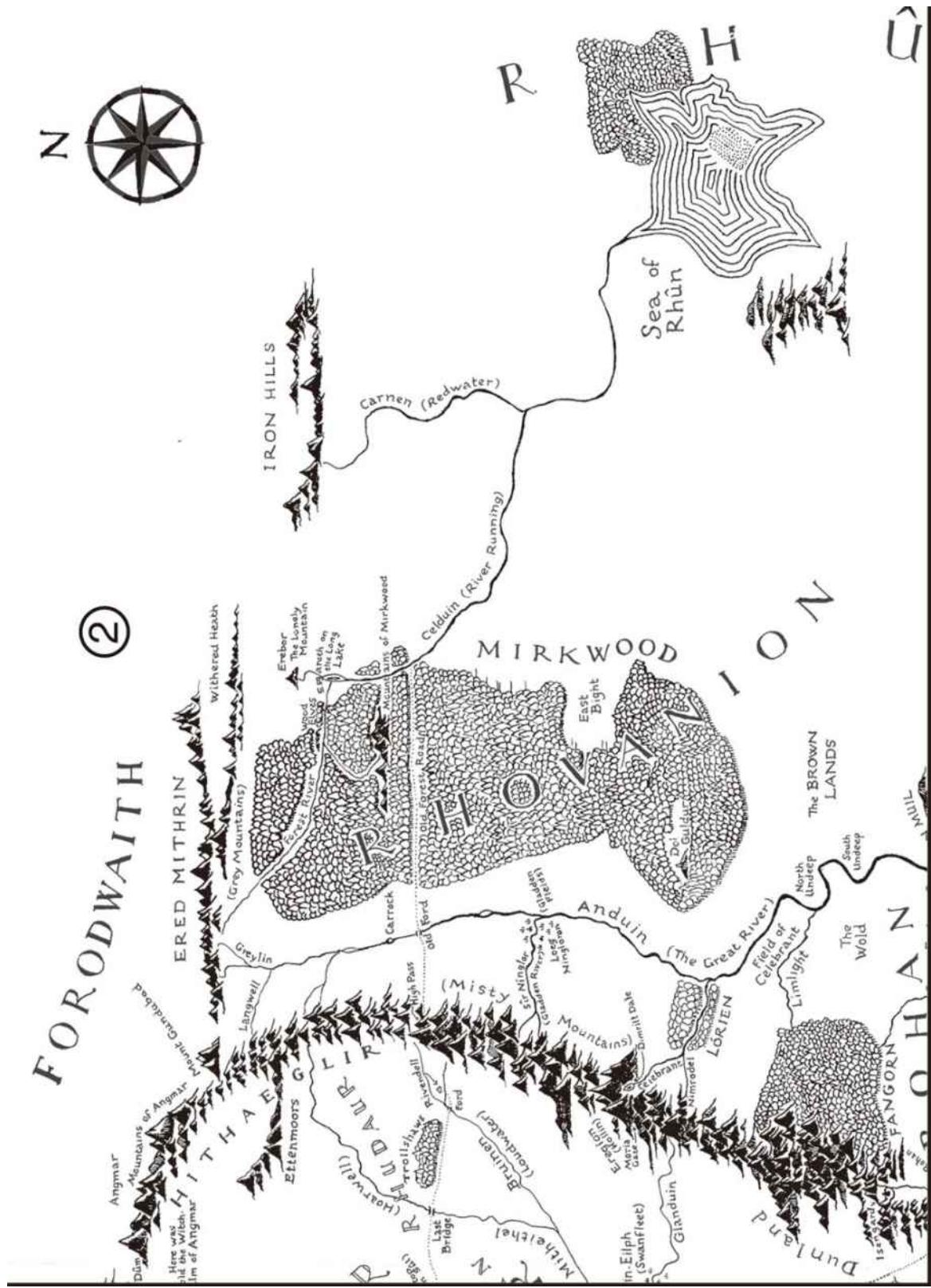
Weather Hills风云丘陵

weathertop Amon Sûl 风云顶阿蒙苏尔

White Downs 白岗

FORODWAITH

(2)



地图二

CarnenRedwater卡尔能河红水河

CelduinRiver Running凯尔都因奔流河

Dol Guldur多古尔都

East Bight东林弯

EreborThe Lonely Mountain埃瑞博山孤山

ERED MITHRINGrey Mountains埃瑞德米斯林灰色山脉

Esgaroth on the Long Lake长湖上的埃斯加洛斯

Forest River密林河

FORODWAITH佛洛德地区

IRON HILLS铁丘陵

MIRKWOOD黑森林

Mountains of Mirkwood黑森林山脉

Old Forest Road老林路

RHOVANION罗瓦尼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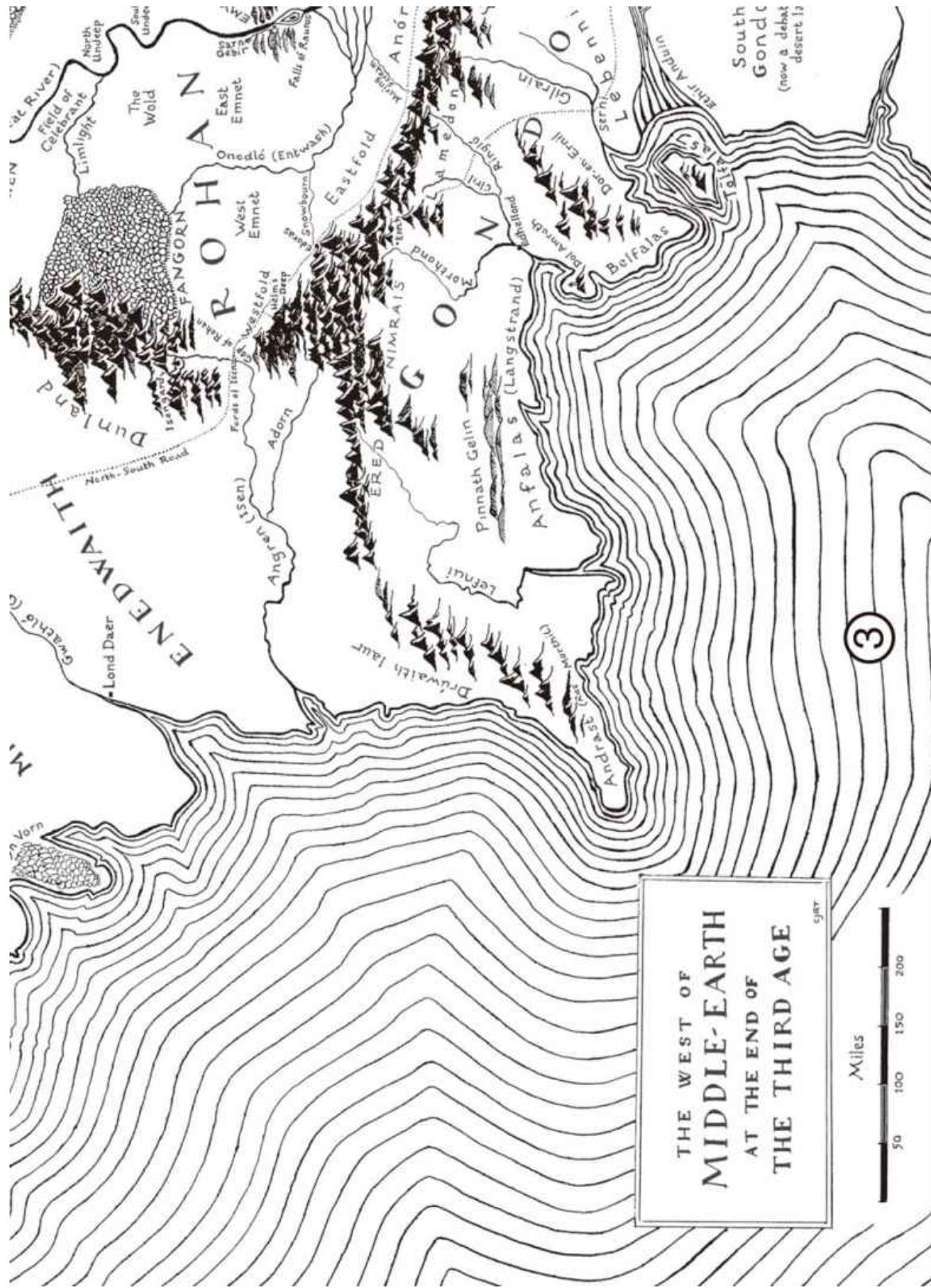
Sea of Rhûn鲁恩内海

South Undeep南河弯

The BROWN LANDS褐地

Withered Heath枯荒野

Wood Elves森林精灵



地图三

Adorn阿多恩河

AndrastRas Morthil安德拉斯特拉斯墨希尔

AnfalasLangstrand安法拉斯长滩

AngrenIsen安格仁河艾森河

Belfalas贝尔法拉斯

Ciril奇利尔河

Dol Amroth多阿姆洛斯

Dor-en-Ernil 多尔恩恩利尔

Drúwaith Iaur伊阿乌德鲁地区菩科尔旧地

East Emnet东埃姆内特

Eastfold东伏尔德

Edhellond埃蒂尔泷德

Edoras埃多拉斯

Erech埃瑞赫

ERED NIMRAIS埃瑞德宁莱斯

Ethir Anduin埃希尔安都因

Falls of Rauros滂洛斯瀑布

Fords of Isen艾森河渡口

Gap of Rohan洛汗豁口

Gilrain吉尔莱恩河

Helm's Deep海尔姆深谷

Lamedon拉梅顿

Lebennin莱本宁

Lefnui莱芙努伊河

Mering Steam梅尔林河

MorthondBlackroot墨松德河黑源河

OnodlóEntwash欧诺德罗恩特河

Pinnath Gelin品那斯盖林

Ringlo凜格罗河

ROHAN洛汗

Sarn Gebir萨恩盖比尔

Serni色尔尼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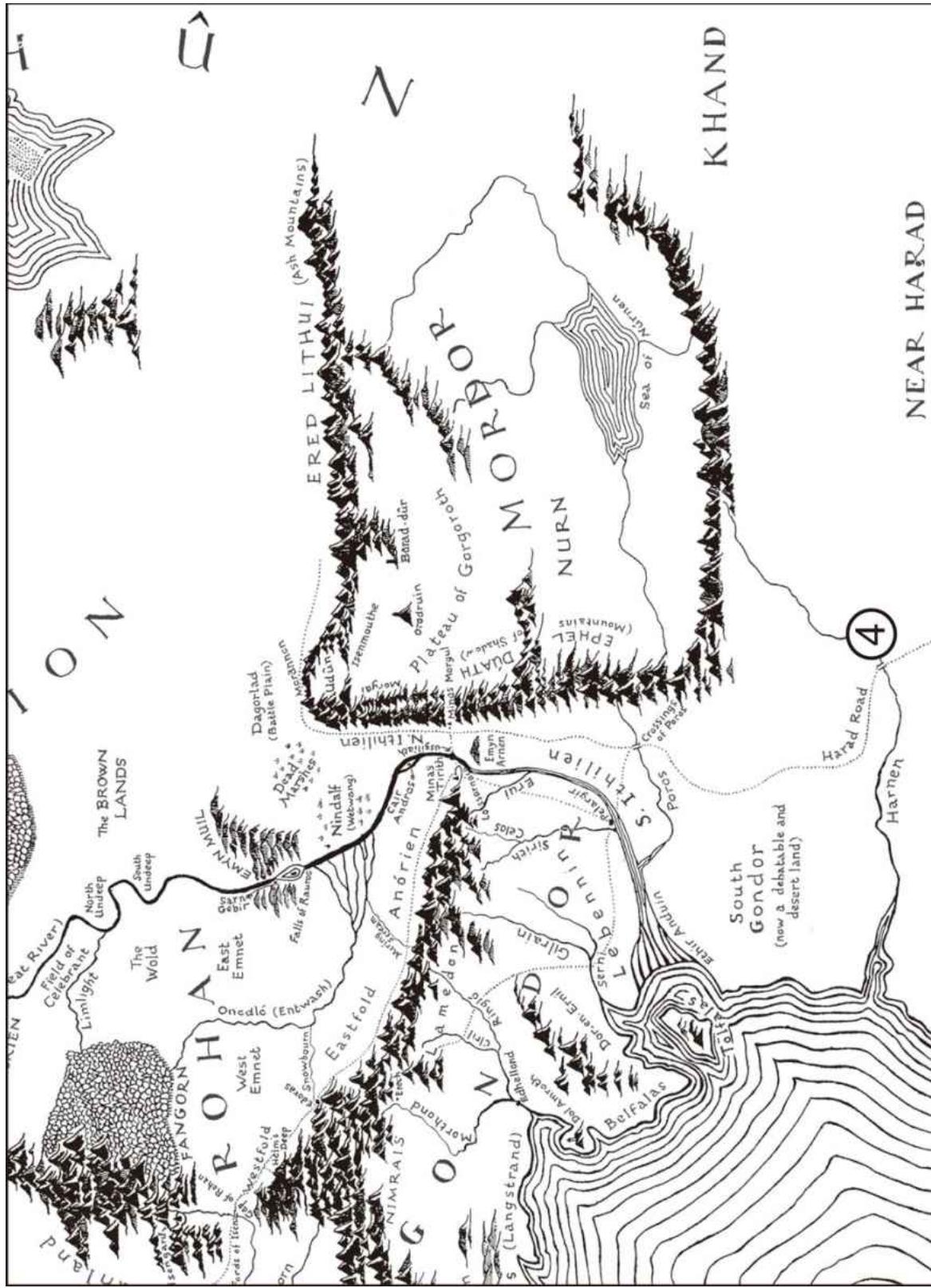
Snowbourn雪河

The West of Middle-earth at the end of the third age第三纪元末期中洲的西部地区

Tolfalas托尔法拉斯

West Emnet西埃姆内特

Westfold西伏尔德



地图四

Barad-dûr巴拉督尔

Cair Andros凯尔安德洛斯

Celos凯洛斯河

Crossings of Poros波罗斯渡口

DagorladBattle Plain达戈拉德战争平原

Dead Marshes死亡沼泽

Emyn Arnen埃敏阿尔能

EMYN MUIL埃敏穆伊丘陵

EPHEL DúathMoutnations of Shadow埃斐尔度阿斯阴影山脉

ERED LITHUIAsh Mountain埃瑞德砾苏伊灰烬山脉

Erui埃茹伊河

Harad Road哈拉德路

Harnen哈尔能河

Isenmouthe艾森毛兹

KHAND可汗德

Lossarnach洛丝阿尔那赫

Minas Morgul米那斯魔古尔

Minas Tirith米那斯提力斯

Morannon魔栏农

MORDOR魔多

Morgai魔盖

N.Ithilien北伊希利恩

NEAR HARAD近哈拉德

NindalfWetwang宁达尔夫湿平野

Orodruin欧洛朱因

Osgiliath 欧斯吉利亚斯

Pelagir佩拉基尔

Plateau of Gorgoroth戈埚洛斯高地

Poros波罗斯河

S.Ithilien南伊希利恩

Sea of Núrnen努尔能内海

Sirith西瑞斯河

South Gondornow a debatable and desert land南刚铎现已荒废归属存疑

Udûn乌顿

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 second part

The Two Towers



第二部 双塔殊途

目录

第二部 双塔殊途

卷三

- 第一章 波洛米尔离去
- 第二章 洛汗骠骑
- 第三章 乌鲁克族
- 第四章 树须
- 第五章 白骑士
- 第六章 金殿之王
- 第七章 海尔姆深谷
- 第八章 通往艾森加德之路
- 第九章 一地狼藉
- 第十章 萨茹曼之声
- 第十一章 帕蓝提尔

卷四

- 第一章 驯服斯密戈
- 第二章 沼泽秘径
- 第三章 黑门关闭
- 第四章 香草炖野兔
- 第五章 西方之窗
- 第六章 禁忌之潭
- 第七章 十字路口之旅
- 第八章 奇立斯乌苟的阶梯
- 第九章 希洛布的巢穴
- 第十章 山姆怀斯大人的选择

地图

魔戒

第二部 双塔殊途

[英] J.R.R. 托尔金 著

邓嘉宛 石中歌 杜蕴慈 译

THE SECOND PART

THE TWO TOWERS

卷三

第一章 波洛米尔离去

阿拉贡朝山岗上大步疾奔不时弯腰察看地面。霍比特人落脚很轻即便是游民也不容易发现他们的脚印但在离山顶不远处有一条山溪横过小径他在潮湿的泥地上找到了所寻的印迹。

“我对这些踪迹判断无误”他自忖“弗罗多跑上了山顶。我想知道在那里看见了什么但他从原路返回又下山去了。”

阿拉贡迟疑着。他很想亲自上到高座处期望从那里看见一些能为他指点迷津的东西但是时间紧迫。蓦地他纵身一跃直奔上山顶越过那片大石板铺就的地面上了梯阶然后坐上那张高座四面眺望。可太阳似乎变得黯淡了世界显得昏暗又模糊。他从北方开始望了一圈又回到北方但视野中除了远处的丘陵什么也没有只在很远的地方又一次看见一只像鹰的大鸟。它飞得很高兜着大圈子盘旋缓缓朝地面下降。

就在他定睛凝视的时候他敏锐的耳朵捕捉到了下方树林里的声音来自大河的西岸。他僵住了。在各种叫嚷当中他惊惧不已地辨出了奥克刺耳的嘶吼。接下来随着一声低沉的呼唤一阵响亮的号角声突然迸发出来声震群山在各处谷地中回荡、增强汇成恢弘的呼喊甚至盖过了大瀑布的咆哮。

“那是波洛米尔的号角”阿拉贡喊道“他急需援手”他跳下台阶拔腿飞奔三步并作两步冲下小径。“唉我今天厄运当头所做的每件事都出了差错。山姆哪里去了”

他越往下跑叫嚷声就越大然而号角声却越来越微弱越来越急迫。凶狠尖厉的奥克吼叫声传了过来号角声随后戛然而止。阿拉贡飞奔下最后一道斜坡但在他抵达山脚之前嘈杂的声音便低落下去而随着他转向左边朝声音传来的方向奔去它们也渐渐远去最后无声无息不复得闻。他拔出雪亮的长剑疾奔过树林高喊着“埃兰迪尔埃兰迪尔”

在距离帕斯嘉兰大约一哩的地方阿拉贡在离湖不远的一小片空地上发现了波洛米尔。他背靠一棵大树坐在地上仿佛在休息然而阿拉贡看见他身

中无数黑羽箭。他手里仍握着剑但那剑断裂至柄他的号角被劈成两半落在身侧。在他周围及脚前横七竖八堆着很多奥克的尸体。

阿拉贡在他身旁跪了下来。波洛米尔睁开眼睛费力地想说话终于他缓缓吐出了言语。“刚刚我企图从弗罗多手中夺过魔戒。”他说“抱歉。我为此付出代价了。”他的目光扫向倒毙在四周的敌人至少有二十个。“他们走了—两个半身人—奥克抓走了他们。我想他们还没死。奥克绑了他们。”他停了停疲惫地闭上了眼睛。片刻之后他再次开口

“别了阿拉贡去米那斯提力斯拯救我的人民我失败了。”

“不”阿拉贡说握住他的手亲吻他的额头“你战胜了。很少有人取得过这样的胜利。放心吧米那斯提力斯绝不会陷落”

波洛米尔露出了微笑。

“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弗罗多也被抓了吗”阿拉贡问。

但波洛米尔再没有开口。

“唉”阿拉贡说“守卫之塔领主德内梭尔的继承人就这样逝去了这个结果真是惨痛现在远征队分崩离析真正失败的人是我。我辜负了甘道夫对我的信任。我该怎么办波洛米尔临终托付我前往米那斯提力斯我内心也渴望去那里但是魔戒和持戒人在哪里我要怎么找到他们挽救这项使命免于灾难性的结局”

他仍然紧握着波洛米尔的手久久跪在那里躬身哭泣。莱戈拉斯和吉姆利找到他时见到的就是这一幕。他们从山岗的西边山坡赶来仿佛在狩猎一般悄然潜过了树林。吉姆利手中握着斧头莱戈拉斯则已用尽箭矢正握着长刀。他们进入空地见状止步吃惊万分。随后他们垂头哀悼伫立了片刻因为发生之事一目了然无需多言。

“哀哉”莱戈拉斯说走到阿拉贡身边“我们在树林中追杀了许多奥克但在这边显然更有用武之地。我们一听见号角声就赶了过来但似乎还是来晚了。我担心是你受了致命的伤。”

“波洛米尔死了。”阿拉贡说“我则毫发无伤因为我没跟他在一起。他为了保护霍比特人而战死而我那时远在山顶。”

“霍比特人”吉姆利叫道“那他们哪里去了弗罗多在哪里”

“我不知道。”阿拉贡疲惫地答道“波洛米尔死前告诉我奥克绑架了他们。他认为他们还没死。我派他去跟上梅里和皮平但我没问弗罗多和山姆是不是跟他在一起等我想问时已经太晚了。今天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出了差错。现在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必须安葬死者。”莱戈拉斯说“我们不能让他躺在这群臭奥克当中腐烂。”

“但动作一定要快。”吉姆利说“他肯定不希望我们为了他而耽误。如果远征队中有人被活活俘虏那我们必须去追赶那群奥克。”

“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抓到了持戒人。”阿拉贡说“我们要弃他于不顾吗难道不该先找到他现在是进退两难”

“那么让我们先做该做的吧。”莱戈拉斯说“我们没有时间和合适的工具来妥善安葬战友也无法为他堆起一座坟丘。但我们或许可以堆一个石冢。”

“那会很耗时费力。附近找不到可用的石头河边才有。”吉姆利说。

“那么让我们将他安置到一只小船中用他的武器和他所杀敌人的武器作为陪葬。”阿拉贡说“我们把他送下涝洛斯大瀑布将他托付给安都因大河。刚铎之河至少会护佑他的尸骨不受邪恶之物折辱。”

三人迅速搜检了那些奥克的尸体将他们的剑、劈裂的头盔和盾牌全收拢成一堆。

“瞧”阿拉贡叫道“我们找到证物了”他从那堆阴森丑恶的武器中挑拣出两把柳叶形的刀刀身有着金红两色的纹饰。他继续搜寻下去又找到了镶着小颗红宝石的黑剑鞘。“这些可不是奥克用的兵器”他说“是霍比特人的。显然奥克抢光了他们身上的物品但又不敢保留这两把刀他们知道它们的来历—这是西方之地的杰作通体镌有给魔多带来灾难的咒语。好吧如此一来我们的朋友即便还活着也是手无寸铁。我会带上这些东西万一有希望也好把它们物归原主。”

“而我将收集所有能找到的箭矢”莱戈拉斯说“因为我的箭袋已经空了。”他搜索那堆武器以及周围的地面找到不少完好无损的箭箭杆比过往奥

克习惯使用的那些更长。他仔细察看着这些箭。

阿拉贡则察看了那些尸体然后说“这里有很多都不是魔多的奥克。以我对奥克及其族群的了解来判断有些是从北方的迷雾山脉来的另外一些我不熟悉。他们的装备完全不合奥克的习惯”

有四个半兽人士兵的身材比其他的更魁梧肤色黝黑眼睛斜吊腿很粗手很大。他们配备的不是奥克惯常使用的弯刀而是宽刃短刀他们还有紫杉木的弓长度与形状都跟人类的弓相似。他们的盾牌上画着陌生的图案—黑底正中有个白色的小手印铁制头盔的正面则镶了一个以某种白色金属铸造的如尼文字母S。

“我从未见过这种标记。”阿拉贡说“这是什么意思”

“S代表索隆。”吉姆利说“一看就懂啊。”

“不”莱戈拉斯说“索隆不用精灵的如尼文。”

“他也从来不用自己的真名更不准别人拼写或说出来。”阿拉贡说“而且他也不用白色。为巴拉督尔效力的奥克使用的标记是一只红眼。”他站在那里思索了片刻“我猜S代表萨茹曼。”末了他开口说“邪恶的势力正在艾森加德活动西部地区已经不再安全。这正是甘道夫所担心的一叛徒萨茹曼经由某种手段探到了我们这趟旅途的消息。他很有可能也知道了甘道夫的陨落。从墨瑞亚出来的追兵可能逃过了罗瑞恩的警戒否则就是他们避开那片土地走别的路去了艾森加德。奥克赶起路来速度飞快。不过萨茹曼有许多获知消息的渠道。你们还记得那些鸟吗”

“哎呀我们可没时间猜谜。”吉姆利说“我们先把波洛米尔抬走吧”

“但是之后我们若要正确地选择行动方案这些谜就一定得猜。”阿拉贡答道。

“或许根本没有什么正确的选择。”吉姆利说。

接着矮人拿起斧头砍了几根树枝。他们用弓弦将这些树枝捆在一起然后将斗篷摊开蒙在上面用这个简陋的担架把同伴的尸体抬到河边担架上还放着一些他最后一战的战利品是他们选出来陪葬的。短短的一段路他们却走得很吃力因为波洛米尔其人既高大又强壮。

到了河边阿拉贡留下看守担架莱戈拉斯和吉姆利徒步匆匆奔回一哩多外的帕斯嘉兰过了好一阵才见他们沿着河岸快速划着两条船回来。

“有件怪事要告诉你”莱戈拉斯说“岸上只有两条船。我们找不到另外一条的踪影。”

“奥克去过那里吗”阿拉贡问。

“我们没发现他们的迹象。”吉姆利说“奥克要是到过肯定会夺走或者破坏所有的船还有那些行李。”

“等回到那里我会察看一下地面。”阿拉贡说。

于是他们将波洛米尔安置在那只要载他离去的小船中央。他们折好那件灰色的连帽精灵斗篷给他枕在头下。他们为他梳理好黑色的长发把发丝理顺摆在他肩头。罗瑞恩的金色腰带在他腰间闪光。他们将他的头盔放在他身旁将被劈开的号角、剑柄以及断剑的碎片都放在他腿上敌人的刀剑则放在他脚下。然后他们将这条船的船头系在另一条的船尾将它拉入水中。他们沿着河岸悲伤地划行随后转进水流湍急的水道经过了帕斯嘉兰。现在下午已经过了一半托尔布兰迪尔的陡峭山体正闪闪发亮。随着他们往南前进滂洛斯大瀑布的水雾在前方腾起微光闪动俨然一片金色的雾霭。湍急的水流和瀑布的轰鸣令静止的空气也震颤起来。

他们心怀哀伤解开了葬船。波洛米尔躺在船里平静、安详在流水的怀抱中顺畅滑去。他们划着桨让自己的船原地不动与此同时大河带走了他。他从他们旁边漂过小船慢慢离去衬着漫天的金色光芒逐渐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接着突然消失了。滂洛斯大瀑布咆哮依旧不为所动。大河带走了德内梭尔之子波洛米尔他的身影再也不能出现在米那斯提力斯像过去一样披着晨曦站在白塔上。不过日后在刚铎长久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精灵船漂下瀑布漂过充满水沫的水塘载着他顺流而下一路经过欧斯吉利亚斯穿过安都因大河的众多河口在繁星满空的夜晚航向了大海。

有好一会儿三位同伴只是默默无言地望着他离去。然后阿拉贡开口了“他们会从白塔寻找他的身影但他再不会自高山大海归还。”接着他开始缓缓地唱道

洛汗的沼泽与原野草长离离
西风缓步而来绕城徘徊。
“流浪的风啊今晚你从西边带来什么消息
明月下星光下你可曾见到高大的波洛米尔”
“我看见他驰过七重溪流辽阔灰水
我目送他跋涉荒野直到远行
走进北方的重重暗影不见了踪迹。
也许北风曾听见德内梭尔之子的号角长鸣。”
“啊波洛米尔在高墙上我极目西望
却看不见你从无人旷野归乡。”

莱戈拉斯接着唱道

大河入海沙丘与岩石罗列
南风飘忽而至挟着海鸥悲鸣在门外呜咽。
“叹息的风啊今夜你从南边带来什么消息
英俊的波洛米尔行迹何处他迟迟未归令人心忧。”
“别问我如今他在何方那儿有无数枯骨
在白沙与黑岩河滩上在风雷灰暗的天空下
多少骸骨顺安都因而下终归海洋。
向北风打听吧是他为我送来的消息。”

“啊波洛米尔城门外南方大路迤逦向海
却望不见你在海鸥悲鸣中归来。”

然后阿拉贡再次唱道

双王之门飞瀑隆隆怒吼
北风驰骋而来犹如冷冽号角绕塔而鸣。
“猎猎朔风啊今天你从北边带来什么消息
英勇的波洛米尔有何音讯他已离乡久久未还。”
“阿蒙汉山丘下他杀敌无前我听见他的呐喊
他圆盾已裂长剑已折战友们送至河岸
他英俊昂首无负无惧战友们将他安殓
涝洛斯金色的涝洛斯瀑布将他纳入胸怀。”
“啊波洛米尔守卫之塔将永远向北凝望
望向涝洛斯金色的涝洛斯瀑布直到地老天荒。”

就这样他们结束了歌唱然后掉过船头逆流尽快划回了帕斯嘉兰。
“你们把东风的哀歌留给我唱”吉姆利说“但我对它没话好说。”
“正是如此。”阿拉贡说“在米那斯提力斯他们忍受东风却不问它带来什么消息。现在波洛米尔已经走上了他的路而我们必须尽快选定我们的。”
他迅速但仔细地检查了这片绿色的草坪不时俯身去检视地面。“奥克没来过这里”他说“否则这里早就被踏得什么也看不出来了。我们所有人的脚印都在反复来回走过。我不能确定的是我们开始去找弗罗多之后有没有霍

比特人回来过。”他回到河岸边走近那条发源于山泉的小溪涓涓淌入大河的地方。“这里有一些清晰的脚印。”他说“有个霍比特人趟进了水里又返回来。但我说不好这是多久以前的事。”

“那你要怎么解这个谜”吉姆利问。

阿拉贡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回到扎营的地方打量着那堆行李。“少了两个背包”他说“其中一个肯定是山姆的那个背包相对来说又大又沉。所以答案是弗罗多坐船走了他的小仆人则跟着他一起走了。弗罗多肯定在我们全都离开时回来过。我上山时碰到了山姆叫他跟着我但显然他没这么做。他猜到了他家少爷的想法并赶在弗罗多动身之前回到了这里。而弗罗多发现要抛下山姆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但他为什么一句话也不留就抛下我们离开”吉姆利问“这种做法实在太奇怪了”

“也实在太勇敢了。”阿拉贡说“我想山姆是对的。弗罗多不想把任何朋友一起带入魔多送命但他知道自己非去不可。在他离开我们之后发生了某件事使他克服了恐惧和怀疑。”

“也许他遇见追杀而来的奥克便逃走了。”莱戈拉斯说。

“他肯定是逃走了”阿拉贡说“但我想并不是逃离奥克。”他并没有说出自己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弗罗多突然下定决心逃跑。他很久都不曾向旁人透露波洛米尔的临终之言。

“好吧现在至少有这样几件事是清楚的。”莱戈拉斯说“弗罗多已经不在大河的这边岸上了只有他可能划走那条船而山姆跟着他走了只有山姆才会拿走自己的背包。”

“那么我们的选择要么是乘着剩下的这条船去追弗罗多要么是徒步去追奥克。”吉姆利说“两条路都希望渺茫而且我们已经损失了宝贵的时间。”

“让我想想”阿拉贡说“现在但愿我能作出正确的选择改变这不幸一天的厄运”他沉默着伫立了一会儿。“我会去追踪奥克。”他终于开口说“我本来情愿带领弗罗多前往魔多陪他走到底。但是我现在如果去荒野中找他就得抛下那些被俘虏的同伴放任他们遭受折磨甚至死去。我的心终于清楚地告诉

我持戒人的命运已经不在我掌握中了。远征队已经扮完了自己的角色我们余下的人但凡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抛下同伴。来吧我们这就出发。抛下所有多余的东西我们必须日夜兼程赶路”

他们把最后一条船拉上岸搬进了树林再将用不上和带不走的物品放在倒扣的船下然后离开了帕斯嘉兰。当他们回到波洛米尔阵亡的那片空地时暮色已经开始降临。没用什么技巧他们马上就找到了奥克留下的踪迹。

“没有别的种族会如此践踏环境。”莱戈拉斯说“他们似乎以糟蹋一切为乐就连不妨碍去路的都劈砍踏倒一地。”

“但他们仍然跑得极快并且不知疲倦。”阿拉贡说“稍后我们可能得在荒芜不毛之地寻找要走的路。”

“不管紧追他们就是”吉姆利说“矮人也可以跑得很快体力也不比奥克差。不过这会是趟长途追踪—他们已经走了很久了。”

“不错。”阿拉贡说“我们全都需要矮人的耐力。来吧无论有没有希望我们都要紧追敌人的踪迹。如果事实证明我们跑得比他们更快他们就要倒霉了精灵、矮人和人类这三支种族都将视我们这趟追击为奇迹。冲啊三位猎手”

他像鹿一样跃起奔出在林间快速穿行。如今他终于下定决心领着他们不停地向前奔跑不知疲倦迅捷非常。湖边的森林被远抛在身后他们爬过了一道又一道长长的山坡它们映衬着已被夕阳染红的天空显得轮廓坚实、漆黑一片。夜幕降临他们就如三个灰影奔过了岩石遍布的大地。

第二章 洛汗骠骑

暮色益深。薄雾弥漫在安都因河黯淡的两岸笼罩了三人背后低处的树林但天空清朗群星毕现。渐盈的月亮爬上西方天际令岩石投下了一块块漆黑的阴影。他们来到岩石丘陵的山脚下放慢了步伐因为赖以追踪的痕迹已经不易辨认。埃敏穆伊高地在此由北向南绵延分成两道高低起伏的山脊。两道山脊的西侧山坡都十分陡峭难爬不过东坡相对和缓布满溪谷和狭窄的山沟。三位同伴在这片不毛之地彻夜攀爬奔行先爬上第一道也是最高的一道山脊再下到另一边漆黑曲折的深谷中。

在天亮之前的静谧寒冷时刻他们暂作休息。月亮早就在前方落下繁星在头顶闪烁白昼的第一道晨光尚未越过后方墨黑的丘陵。此刻阿拉贡正陷入迷途之苦奥克的踪迹下到了山谷里但就在谷中消失了。

“你想他们会转往哪条路”莱戈拉斯问“假如他们的目标如你所料是去往艾森加德或范贡森林那么他们想必朝北走了一条直达那边的路还是说他们会朝南直奔恩特河”

“无论目的地是哪里他们都不会朝河走。”阿拉贡说“除非洛汗发生大乱且萨茹曼的实力大增否则他们就一定会尽可能抄最短的路穿过洛希尔人的草原。我们朝北搜寻吧”

山谷像一条石槽夹在两道起伏的丘陵之间一条涓涓细流在谷底的庞大砾石间穿行。右边是一面嶙峋的峭壁左边是爬升的灰暗山坡在深夜中显得阴影幢幢。他们朝北继续走了一哩多远阿拉贡在通往西边山脊的沟壑和溪谷中不断搜寻不时俯身察看地面。莱戈拉斯领先了一段距离。突然精灵喊了一声另外二人连忙朝他奔去。

“我们已经赶上一些要追击的敌人了。”他说“看”他伸手一指他们这才意识到那些横卧在山坡底下、原本被当成砾石的东西竟是挤在一起的一堆尸体。那里躺了五个丧命的奥克都是被乱刀残忍地砍死有两个还被砍了头。黑血浸湿了地面。

“又是一个谜”吉姆利说“不过解谜得等到天亮我们可等不起。”

“然而不管你怎样解这都不像毫无希望。”莱戈拉斯说“奥克的敌人很可能都是我们的朋友。这一带丘陵有人居住吗”

“没有。”阿拉贡说“洛希尔人很少到这里来此地又离米那斯提力斯很远。也许有一群人类出于什么我们不了解的原因在此地狩猎。不过我认为不是那么回事。”

“那你怎么看”吉姆利说。

“我认为敌人是窝里反。”阿拉贡说“这些是远道而来的北方奥克。被杀的奥克没有一个是佩戴着陌生标记的巨大奥克。我猜他们起了冲突。在这些邪恶的种族当中这种事很常见。也许是为走哪条路起了争执。”

“或者是为俘虏起了争执。”吉姆利说“但愿他们没在这里一同送命。”

阿拉贡将附近方圆一大片地面搜了一遍但再没找到别的打斗痕迹。他们继续前进。东边天际开始露白群星淡去灰蒙蒙的天光正在慢慢变亮。又往北走了一小段他们来到一道山洼里有条细细的小溪从高处蜿蜒淌下水流在岩石间切出一条下到山谷的小径。谷中生着些灌木丛两侧还有一片片的草地。

“终于有了”阿拉贡说“我们要找的踪迹就在这里沿着这条水道往上。奥克起了争执之后走的就是这条路。”

三位追踪者即刻转向循着新路飞快前行。他们仿佛休息了一整夜精力充沛地从一块岩石跃向另一块岩石最后抵达那座灰色山丘的冠顶。一阵突如其来微风扬起他们的头发吹动了他们的斗篷。那是黎明的冷风。

他们转过身只见大河对岸的遥远丘陵正被染成金红。天亮了。一轮红日正越过黑色大地的肩头冉冉升起。在西方面前的整个世界寂然不动灰蒙蒙的不见轮廓。不过就在他们的注视下黑夜的阴影消融苏醒的大地恢复了色彩。大片翠绿漫过洛汗辽阔的草原白雾在河谷中闪闪发亮。在左边远方大约三十多里格开外白色山脉巍然耸立蓝紫缤纷群峰宛如黑玉尖顶覆着皑皑白雪被旭日晨光映得绯红。

“刚铎刚铎”阿拉贡喊道“但愿我能在欢欣一些的时刻再见到你我要走的路尚未向南通往你那明亮的河川。

刚铎刚铎东起高山西至大海

西风吹拂古时御苑

曾有银树之光如雨洒落。

巍巍城墙皓白高塔

王冠饰双翼宝座铸黄金

刚铎刚铎但不知何时重睹银树

山边海隅西风再临

“现在我们上路吧”他说从南方移开目光望向西方与北方—那是他必须踏上的路。

三位同伴所站的山脊在脚前陡峭下降在下方二十多的地方有一片凹凸不平的宽阔岩架至一处峭崖边缘戛然而止—这便是洛汗国土的东面山障。埃敏穆伊丘陵的范围到此为止在他们面前一直绵延到天际的是洛希尔人的绿色草原。

“看哪”莱戈拉斯叫道指着头顶苍白的天空“又是那只鹰他飞得很高现在似乎是在飞走从此地回到北方去。他飞得快极了。看”

“不我的好莱戈拉斯就连我的眼睛都看不见他。”阿拉贡说“他想必飞得极高。我很好奇倘若他就是我先前见过的那只鸟他一定是在忙什么任务。不过瞧我看得见离我们更近、也更要紧的东西—平原上有什么在移动”

“有许多”莱戈拉斯说“是一大队步行者。但我能确定的仅此而已也看不出他们可能是什么种族。他们离我们很远估计有十二里格。不过一马平川也很难目测距离。”

“那无所谓我想我们已经不需要什么踪迹来告诉我们该往哪里走。”吉姆利说“来我们尽快找条路下到平原去吧。”

“奥克选了这条路我看你也找不到更快的了。”阿拉贡说。

现在他们改在光天化日之下追踪敌人。那群奥克似乎在拼命全速赶路。三个追踪者不时发现落下或抛弃的东西装食物的袋子、干肉皮和灰扑扑的硬面包皮一件破烂的黑斗篷一只踢上石头因而损坏的沉重的铁底鞋。那些踪迹领他们顺着崖顶朝北走最后来到一道深裂谷前。一条水花四溅的溪流喧闹而下蚀入岩石形成了这道裂谷在狭窄的裂罅中有一条崎岖下行的小路像陡峭的楼梯那样降到草原上。

一下到谷底他们意想不到地遽然踏入了洛汗草原。它像一片绿色的海洋一直涌涨到埃敏穆伊的山脚下。从山上飞落而下的溪流隐入茂密生长的水芹和水生植物当中他们听得见叮叮咚咚的水声就在这些绿色的隧道中小溪顺着绵长平缓的山坡朝远方恩特河谷的沼泽流去。冬天似乎已被抛在背后固守在丘陵间止步不前。这里的空气更温暖也更柔和还含着淡淡的清香仿佛春天已经苏醒活力已经再度在牧草和绿叶中奔涌。莱戈拉斯深吸了口气恰似一个在不毛之地饱受干渴之苦的人大口畅饮清泉。

“啊绿意盎然的气息”他说“这比睡一大觉还管用。我们这就拔足飞奔吧”

“步履轻捷的人在这地上能跑得飞快。”阿拉贡说“或许能胜过穿铁底鞋的奥克。现在我们有机会缩短差距了”

他们成一纵队像追踪强烈气味的猎犬那样向前疾奔眼中闪着热切的光芒。奥克行进时践踏出来的宽阔残迹几乎直奔正西方向所过之处洛汗丰美的草原无不被蹂躏得伤痕累累狼藉一片。突然阿拉贡叫了一声转向一旁。

“稍等”他高喊道“先别跟着我”他奔离主路迅速跑向右边因为他看见有没穿鞋的小脚印偏离其他印迹朝那边去了。不过那些小脚印没走多远就被从主路前后分出的奥克脚印踏过然后那些脚印急转个弯又回到原路消失在纷乱的践踏痕迹里。在小脚印所到的最远处阿拉贡弯腰从草地上捡起什么然后跑了回来。

“没错”他说“很显然都是霍比特人的脚印。我想是皮平的。他个头比别人都小。还有看看这个”他举起一样东西。它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看起来就像一片新舒展开来的山毛榉树叶在这片没有树的草原上它显得既美丽又突兀。

“精灵斗篷的别针”莱戈拉斯和吉姆利异口同声叫道。

“罗瑞恩的树叶可不会无谓地掉落。”阿拉贡说“这不是偶然掉在这里的而是被刻意抛下给任何可能追来的人做记号。我认为皮平就是为此才从主路上跑开。”

“那么至少他还活着”吉姆利说“而且还善用了急智以及腿脚。这真叫人振奋我们这一番追逐没有白费。”

“但愿他没为这个大胆的举动付出过于昂贵的代价。”莱戈拉斯说“来吧我们继续赶路一想到这些欢乐的小家伙被像牲口一样驱赶我就心急如焚。”

太阳升上中天又慢慢地落下。薄云从南方远处的海上飘来又被微风吹送而去。夕阳西沉阴影从背后涨起自东方伸出长长的手臂。三位猎手仍继续前进。从波洛米尔阵亡到现在已经过了整整一天而奥克依然遥遥领先。在平坦的草原上不见一点他们的踪影。

在夜幕四合之际阿拉贡停了下来。他们奔行了一整天中间只短暂休息过两次此地距离今天破晓时他们所站的东面山障已经有十二里格远。

“我们这下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了。”他说“是该趁夜休息还是该趁意志与体力尚存时一鼓作气地赶路”

“如果我们停下来睡觉敌人却不休息那他们就会把我们远远甩在背后。”莱戈拉斯说。

“就算是奥克行军时肯定也得停下来休息吧”吉姆利说。

“奥克极少公然顶着太阳赶路这些奥克却偏偏那么做。”莱戈拉斯说“他们肯定不会趁夜休息。”

“但我们趁夜赶路的话就没法追踪他们。”吉姆利说。

“就我双眼能见的距离他们走的路是笔直朝前既未左转也未右转。”莱戈拉斯说。

“我也许可以领你们摸黑沿着猜测的路线走不偏离主路”阿拉贡说“但是如果我们走岔或者他们中途转向那等天亮后我们就可能要耽误很久才能重新找到正路。”

“另外还有一点”吉姆利说“只有在白天我们才能看见有没有人离群另走别路。如果有俘虏逃脱或者其中一个被带走了—比如往东朝大河走向魔多去了—那我们就有可能错过迹象却一无所觉。”

“这话很对。”阿拉贡说“不过如果先前那边的蛛丝马迹我都解读正确那么归属白手一方的奥克应该占了上风现在整队人马是朝艾森加德而去。他们眼前所走的路也证实了我的猜测。”

“可一口咬定这就是他们的计划也未免轻率。”吉姆利说“而且逃脱的事要怎么解释要是在黑夜我们就会错过那些使你发现别针的迹象了。”

“从那之后奥克一定加强了守卫俘虏也会变得愈发虚弱。”莱戈拉斯说“除非我们策划相助否则应该不会再有逃脱的事了。至于要怎么助他们逃脱现在还很难说但首先我们必须赶上他们。”

“可即便是我这个有过不少跋山涉水经验的矮人—我在族人中也算能吃苦的一样没法脚不停步地一口气直奔到艾森加德。”吉姆利说“我内心也焦急万分希望能尽快出发但我现在必须休息一下才能跑得更快。而我们若要休息那么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正是休息的时候。”

“我说过这是个艰难的选择。”阿拉贡说“我们要怎么解决争议呢”

“你是我们的向导你也富有追踪的经验。”吉姆利说“该由你做主。”

“我的心恳求我前进但我们必须团结。”莱戈拉斯说“我会遵从你的决定。”

“你们把选择权交给了一个差劲的决策者。”阿拉贡说“自从我们穿过阿刚那斯我的选择全都出了差错。”他沉默下来。夜色渐浓他朝北方和西方凝视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不摸黑赶路。”他最后说“在我看来偏离正路、错失其他往来的迹象这类风险带来的后果更严重。如果月亮够亮我们本可以趁着月光赶路但是唉他落得早且又刚开始转盈光辉微弱。”

“今晚他还躲起来了。”吉姆利咕哝道“要是夫人送个光给我们就好了就像她给弗罗多的礼物那样”

“那个礼物是赠给了更需要它的人。”阿拉贡说“弗罗多肩负着真正的使命。当今种种风起云涌当中我们这个使命不过是小事一桩。这趟追击也许从开始就是徒劳一场无论我作什么选择都于此无损亦无补。总之我拿定主意了所以让我们充分利用这段时间休息吧”

他倒在地上立刻睡着了。自从他们在托尔布兰迪尔的阴影下过夜之后他就再没合过眼。天亮前他醒来起身时吉姆利还在呼呼大睡莱戈拉斯却已站在那里凝视着北方的黑暗像一棵年轻的树立在无风的夜里若有所思静默无声。

“他们走得极远了。”他悲伤地说转身面对阿拉贡“我心里知道他们这一夜并未歇息。现在只有鹰能追上他们了。”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尽力追赶。”阿拉贡说弯腰摇醒矮人“起来了我们得上路了。猎物的气味正在消散。”

“可是天还没亮”吉姆利说“太阳不出来哪怕是莱戈拉斯站在山顶上也看不见他们。”

“站在山顶上也好平原上也罢无论月亮出来还是太阳出来恐怕他们都已经出了我眼力可及的范围了。”莱戈拉斯说。

“眼力不及之际或许可以指望大地给我们捎信。”阿拉贡说“大地在那些可恨的脚下必会发出呻吟。”他伸展四肢趴下将耳朵紧贴在草地上。他一动不动地趴了好一阵久得让吉姆利怀疑他若不是晕过去了就是又睡着了。天际露出了鱼肚白渐渐地他们四周蒙蒙亮起来。终于他起身两位友人这才看见他的脸苍白憔悴神色忧虑。

“大地传来的声音很模糊又混乱不清。”他说“我们周围方圆几哩之内都渺无人迹。敌人的脚步声微弱又遥远马蹄的声音却很大。这让我想起这声音我就连躺在地上睡觉时都曾听到打扰了我的梦境—马疾驰着从西边经过。但他们现在是朝北骑离我们越来越远。我真想知道这片土地上出了什么事”

“我们上路吧”莱戈拉斯说。

于是第三天的追击开始了。在这多云时晴的漫长一天中他们几乎马不停蹄地追赶时而大步疾行时而奔跑仿佛什么疲倦都扑灭不了内心燃烧的那把火。他们很少说话。他们穿过广阔孤寂的原野身上的精灵斗篷几乎与灰绿草原的背景融为一体即便是在中午清爽的阳光下若非近在咫尺大概也只有精灵的眼睛能注意到他们。他们时常在心中感谢罗瑞恩的夫人赠了兰巴斯因为这种食物他们可以边跑边吃重续体力。

一整天敌人的踪迹始终径直朝西北方前进既没有中断也没有转弯。白昼又将结束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一处无树的长斜坡地势在此上升向前方连绵一线的低矮山岗隆起。奥克的踪迹拐向北朝山岗而去之后变得更不易察觉因为地面变得更坚硬草也变短了。在左边远方青绿的地面上有一弯银线那是蜿蜒的恩特河。四野中不见任何移动之物。阿拉贡不时感到奇怪因为他们一直不见人迹或兽踪。洛希尔人绝大多数居住在南边数里格开外在白色山脉那森林覆盖的山缘那道山脉这会儿正隐藏在云雾之中。但是驭马者以前在他们领土的东边区域—也就是东埃姆内特[1]—还保有大批牧群和种马即便是冬天都有野营住在帐篷里的游牧人家四处漫游。可是现在整片大地空荡荡的还笼罩着一种显然不是和平宁静的死寂。

傍晚时分他们再次停下。此时他们已经穿过洛汗平原奔行了二十四里格天然屏障埃敏穆伊已消失在东方的阴影中。渐盈的月亮在朦胧的天空中发光但光辉十分微弱群星则悉数不见。

“我们这一整场追击要说我最不情愿休息的时机—哪怕仅仅是停顿—就数现在了。”莱戈拉斯说“奥克在前方疾奔活像索隆亲自在后挥鞭驱赶。恐怕他们已经抵达森林和黑暗的丘陵这会儿没准正在进入树林深处。”

吉姆利把牙咬得咯吱响“我们抱着希望付出这么多辛劳结局就这么惨痛吗”

“就希望来说或许如此就辛劳而言却不然。”阿拉贡说“我们不该在此回头。但我觉得疲惫。”他回过头顺着来路望向聚拢在东方的夜暗“这个地方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在作祟。我怀疑这种寂静我甚至怀疑这惨白的月亮。群星黯淡我觉得空前地疲惫—按说有如此清晰的踪迹可追踪哪个游民都不该觉得这么疲惫。有种意志力给我们的敌人增添了动力却给我们面前设下了不可见的屏障。这种疲惫与其说是来自肢体不如说是起自内心。”

“没错”莱戈拉斯说“刚下了埃敏穆伊我就有所感觉。那种意志不是在我们背后而是在我们前方。”他伸手指向远方指向一弯月牙下洛汗西部那黑黢黢的大地。

“萨茹曼”阿拉贡从牙缝里说道“但他休想让我们回头我们必须再休息一次因为瞧就连月亮都要被聚拢的浓云遮住了。但是天亮之后我们就往北走取道山岗和沼泽之间。”

一如既往莱戈拉斯是第一个起来的—如果他当真睡过的话。“醒醒快醒醒”他喊道“这是个红色黎明。在森林边缘有奇怪的事在等待我们。是吉是凶我不知道但我们受到了召唤。醒醒”

其余两人一跃而起几乎是立刻就又出发了。渐渐地山岗越来越近。离中午还有一个钟头时他们抵达了那片山岗—一座座青绿的山坡爬升之后化成光秃秃的山脊连成一条直线向北延伸。脚下的地面很干地上的草很短在他们和蜿蜒深入幽暗的芦苇丛与灯芯草丛的河流之间横着一条大约十哩宽的带状洼地。就在最南那座山坡的西侧有一大圈草皮被众多粗野的重靴践踏得一塌糊涂。奥克的踪迹从此处再次朝外奔行沿着干燥的丘陵边缘转向北方。阿拉贡停下来仔细察看那些痕迹。

“他们在这里休息了一阵”他说“但就连离开的踪迹都相当久了。莱戈拉斯恐怕你的直觉是对的。我估计奥克待在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已经是一天半以前的事了。假使他们保持先前的速度前进那么昨天傍晚太阳下山时他们就该抵达范贡森林的边界了。”

“无论是北边还是西边我都只能看见远处逐渐没入薄雾中的青草。”吉姆利说“如果我们爬到山丘上去能看见森林吗”

“森林还很远。”阿拉贡说“我要是没记错这片山岗向北延伸出八里格甚至更远然后从那里往西北到恩特河的发源处中间还隔着相当辽阔的一片大地那段路或许又是十五里格。”

“好吧那我们就继续前进。”吉姆利说“我的腿可不能惦记着那有多少哩数我的心情要是不那么沉重这两条腿多半会更愿意挪动。”

当他们终于接近这一线山岗的尽头时太阳已经开始西沉。他们一鼓作气跋涉了好几个钟头现在前进的速度慢了下来吉姆利也驼了背。无论是辛

勤劳作还是旅途劳顿矮人都吃苦耐劳、坚硬如石但随着心中的希望彻底破灭他也开始被这场无止尽的追逐磨垮了。阿拉贡走在吉姆利后面脸色凝重不发一语不时弯腰察看地面留下的脚印和痕迹。只有莱戈拉斯依旧举步轻快几乎是脚不沾草所过之处落脚无痕。他从精灵的行路干粮中汲取了所需的一切营养他甚至还可以光天化日之下一边睁眼行走一边睡觉—假使人类能把这称为睡觉的话—让思绪在精灵梦境的奇特进程中休息。

“我们爬到这座绿色的山丘顶上去吧”他说。他们疲惫地跟着他爬上长长的山坡终于来到山顶。这座圆形的山丘是一列山岗的最北一座独自矗立光秃而平坦。夕阳西沉暮色如帘幕般降下。他们孤零零地置身在这个灰蒙蒙一团的世界里四周不见地貌标识惟独远在西北方有片更浓的暗影衬着逐渐暗下来的天光—那是迷雾山脉还有它山麓的森林。

“我们在这里见不到任何可以指路的东西。”吉姆利说“再说现在我们又得停下来过夜了。这会儿变得冷起来了”

“这风是从北方雪地吹来的。”阿拉贡说。

“它在天亮之前会吹到东方。”莱戈拉斯说“不过你们要是必须休息那就休息吧。只是别放弃全部希望。明日还是未知之数。谜底经常随着旭日东升而揭晓。”

“我们这一路追击太阳已经升起三次但什么事都没揭晓。”吉姆利说。

夜里天气变得越来越冷。阿拉贡和吉姆利时睡时醒每次醒来都看见莱戈拉斯不是站在他们旁边就是在来回踱步轻声用精灵语唱着歌给自己听。而随着他的歌声灿亮的群星出现在漆黑的穹苍中。黑夜就这样过去了。他们一起看着无遮无挡的曙光缓缓浮现在天际直到一轮朝阳终于升起苍穹万里无云。寒风已向东吹去所有的雾气都消散了。在刺眼的光芒下辽阔荒凉的大地在四周铺展开去。

在前方和东方他们见到了多日以前就已从大河上瞥见的那片多风高地—洛汗北高原。此地西北方矗立着幽深的范贡森林森林那阴暗的外沿还远在十里格开外更远处的坡地则隐入了远方的朦胧里。再远一些美塞德拉斯在微光中遥遥高耸着洁白的峰顶仿佛飘浮在一团灰云中这便是迷雾山脉的最后一座山峰。恩特河从森林中流出迎向山脉这一程流得狭窄又湍急水流冲刷着河道深切出陡峭的两岸。奥克的踪迹转离山岗直奔河流而去。

阿拉贡锐利的目光循着踪迹投向恩特河又从河折回投向森林。他看见远处一片绿色中有一团飞快移动的模糊黑影。他扑倒在地又开始专注聆听。而莱戈拉斯站在他旁边修长的手遮在明亮的精灵双眼上方。他看见的既不是黑影也不模糊而是一群骑兵的小小身影他们人数众多长矛的尖端反射着晨光就像凡人目力觉察不到的细微星光。在那群骑兵背后的远处一缕缕黑烟正在袅袅上升。

空旷的原野上一片寂静吉姆利听得见风过长草的声音。

“骑兵”阿拉贡叫道一跃而起“有许多骑着快马的骑兵正朝我们奔来”

“确实”莱戈拉斯说“共有一百零五人。他们发色金黄长矛雪亮。他们的领队非常高大。”

阿拉贡露出微笑“精灵的眼力可真敏锐”

“这倒不是那些骑兵离我们只有五里格多一点。”莱戈拉斯说。

“不管是五里格还是一里格我们在这种光秃秃的地方都逃不过。”吉姆利说“我们是在这里等他们还是继续走我们的”

“我们在这里等。”阿拉贡说“我累了我们的追击也已失败—或者说至少别人抢先了我们一步因为这些骑兵是顺着奥克的踪迹往这边奔来。我们也许能从他们那里打听点消息。”

“或者挨上几记长矛。”吉姆利说。

“有三匹马空着马鞍但我没看见霍比特人。”莱戈拉斯说。

“我没说会听到好消息。”阿拉贡说“但无论吉凶我们在这里等就是。”

于是三个伙伴离了山顶慢慢步下北边山坡因为他们映衬着苍天站在那里太显眼了。在离山脚还有一小段路的地方他们停下来裹紧了斗篷三人紧挨着彼此在凋枯的草地上坐下。时间缓慢、凝重地流逝。风不大但刺骨。吉姆利十分不安。

“阿拉贡你对这些骑兵了解多少”他说“我们该不是坐在这里等着横死吧”

“我曾经和他们打过交道。”阿拉贡回答“他们骄傲又固执但待人真诚所想所为都慷慨大度勇敢但不残酷明智却没受过教化从不著书立说但传唱诸多歌谣仍遵从着黑暗年代之前人类儿女的风俗。但我不清楚近来此地发生过何事也不知道如今洛希尔人夹在叛徒萨茹曼和索隆的威胁之间究竟持什么态度。他们和刚铎人民虽然并非同族但长久以来一直都是朋友。在很久以前那段无人记得的岁月里年少的埃奥尔带领他们离开了北方。他们跟河谷邦的巴德一族以及森林中的贝奥恩一族亲缘关系反而更近。在那两族当中仍能见到许多高大英俊的金发男人就跟洛汗骠骑一样。无论如何他们绝不可能喜欢奥克。”

“但是甘道夫提到有谣传说他们给魔多进贡。”吉姆利说。

“我跟波洛米尔一样并不相信。”阿拉贡回答。

“你们很快就会知道真相了。”莱戈拉斯说“他们就快到了。”

终于连吉姆利都听见远处传来了马蹄疾驰的声音。那些骑兵循着踪迹已经转离恩特河正在逐渐接近山岗。他们策马飞驰犹如一阵疾风。

清晰有力的呼喝声这时响亮地从原野上传来。刹那间他们迅雷般疾奔而至。领头的骑手一转方向绕过山脚带着大队人马沿着山岗的西缘重新往南而去。众人跟在他后面奔驰—长长一队身披铠甲的男子行动迅捷甲胄闪亮看上去勇猛又英俊。

他们胯下的马高大又强壮四肢匀称灰色的皮毛闪亮长长的尾巴随风飞扬高昂的脖颈上鬃毛都编结起来。骑马的人类与马匹非常相配高大、臂修腿长轻型头盔下淡黄色的头发编成长长的发辫飘飞在后。他们的面容坚定又热切。他们手中握着白蜡木长矛彩绘的盾牌甩在背后长剑挂在腰间的皮带上铮亮的铠甲往下直覆到膝盖。

他们两两一组呈一纵队疾驰而过。虽然不时有人从马镫上立起向前方和左右张望却显然没发觉有三个陌生人默坐在旁注视着他们。大队人马即将过完之际阿拉贡突然长身而起大声喊道

“洛汗的骠骑啊北方有些什么消息”

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和精湛的骑术勒住坐骑拨转马头接着纵马围了上来。三个伙伴很快就被奔驰的骑兵团团围住骑兵们驰上他们背后的山坡又驰下一圈又一圈并且渐渐缩小了包围圈。阿拉贡不发一语地伫立另外二人坐着一动也不动拿不准事态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未发一语也未出一声骑兵们猝然停住。密集的长矛同时指向三个陌生人。有些骑兵摘弓在手箭已上弦。接着一人纵马上前他比其余骑兵都更高大头盔顶上飘扬着一束白色的马尾作为冠缨。他骑上前来直到手里的长矛尖端离阿拉贡的胸口不足一呎。阿拉贡纹丝不动。

“你是谁来此有何目的”那个骑手用西部的通用语问态度和语气都和刚铎的人类波洛米尔如出一辙。

“人称我大步佬。”阿拉贡说“我来自北方正在追猎奥克。”

骑手一跃下马将长矛交给了另一个骑上前来并下马侍立在侧的人。他拔出剑与阿拉贡对面而立仔细打量着对方目光中不无惊异。末了他才又开口。

“起先我还以为你们根本就是奥克”他说“不过现在我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你们要是这个样子去追猎奥克那就实在太不了解他们了。奥克行动迅速全副武装并且人数众多。假使你们真能追上他们多半会从猎手变成猎物。不过大步佬你这人有些奇怪。”他清亮的目光再次落在游民身上“你报出的名字不像人类的名字你身上的装束也很奇怪。你是从草里头蹦出来的吗你是怎么躲过没被我们看见的你是不是精灵族人”

“不。”阿拉贡说“我们当中只有一个是精灵就是来自远方黑森林王国的莱戈拉斯。但我们途经洛丝罗瑞恩带着那地夫人的赠礼与恩惠。”

骑手打量着他们惊异更甚眼神却严厉起来。“如此说来真如古老的传说所言金色森林里有个夫人”他说“他们说很少有人逃得出她的罗网。当今时日可真是怪不可言不过你们要是蒙她恩惠那么就可能也是织网者和施术师。”突然间他目光森冷地扫向莱戈拉斯和吉姆利“沉默的各位你们为什么不开口”他诘问道。

吉姆利起身叉开双脚稳稳站着一手紧抓着斧头的斧柄黑眼睛里光辉一现“驭马的你报上名来我就给你听听我的名号还要给你些别的。”

“按说陌生人理当先报上名号。”骑手低头瞪着矮人说“不过我乃伊奥蒙德之子伊奥梅尔人称里德马克的第三元帅。”

“那么伊奥蒙德之子伊奥梅尔、里德马克的第三元帅就让格罗因之子、矮人吉姆利警告你别再说蠢话。你污蔑了你做梦都想不到的美好事物惟一算你情有可原的理由就是你头脑简单。”

伊奥梅尔双眼冒火。洛汗的人类都忿忿地低声咒骂聚上前来把长矛逼得更近。“矮人大爷你那颗脑袋但凡离地再高出那么一点我就会把它连同胡子之类一并砍掉。”伊奥梅尔说。

“他可不是孤立无援”莱戈拉斯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拉弓搭箭“你不等出手就会送命。”

伊奥梅尔举起了剑事情眼看要糟幸而阿拉贡一跃挡在双方之间举手调停。“请见谅伊奥梅尔”他叫道“等你了解详情你就会明白你为什么激怒了我的伙伴。我们对洛汗对这里的居民—无论是人还是马—都没有恶意。你动手之前难道不肯先听听我们的说法吗”

“好吧。”伊奥梅尔说垂下了手中的剑“不过如今世道人心叵测在里德马克游荡的人最好聪明点别那么目中无人。先告诉我你的真名。”

“你先告诉我你为谁效力。”阿拉贡说“你是魔多的黑暗魔君索隆的朋友还是敌人”

“我只为马克之王、森格尔之子希奥顿效力。”伊奥梅尔答道“我们不为远方黑暗之地的力量效力但我们也还没向他公开宣战。如果你们正要逃离他的魔爪那最好离开这片土地。现今我们的边境全线都有麻烦我们正受到威胁但我们只渴望自由希望像过去那样生活洁身自好不为外邦的君主效力无论他是善是恶。在以往太平的年日里我们是很好客的但眼下这种时机不请自来的陌生人会发现我们反应迅速态度强硬。快说你是谁你为谁效力你们奉了谁的命令到我们的地界里追猎奥克”

“我不为任何人效力”阿拉贡说“但索隆的爪牙无论跑到谁的地界里都是我追杀的对象。凡人中没多少人比我更了解奥克而我若非别无选择也不会以这种方式追猎他们。我们追击的这群奥克俘虏了我的两个朋友救人要

紧。当此情境一个没有马可骑的人自然会徒步奔跑同时不会乞得应允之后才去追踪敌人。至于敌人的人数他也只会用剑去数。我并非赤手空拳。”

阿拉贡将斗篷往下一甩握紧精灵剑鞘拔出安督利尔。剑鞘应他之触闪闪发光雪亮的宝剑出鞘犹如一道倏然腾起的烈焰。“埃兰迪尔在上”他喊道“我是阿拉松之子阿拉贡又被称为‘精灵宝石’埃莱萨、杜内丹我乃刚铎的埃兰迪尔之子伊熙尔杜的继承人。这就是那重铸的断剑你准备帮助我还是阻拦我快作选择”

吉姆利和莱戈拉斯惊异地看着这位同伴他们过去从未见过他露出如斯神态气势。他的身形似乎骤然拔高了伊奥梅尔则相应缩小了。他们在英气勃发的脸上短暂捕捉到了那两座石雕王者的力量与威势。有那么片刻在莱戈拉斯的眼中阿拉贡的额上跃动着一环白焰就像一顶耀眼的王冠。

伊奥梅尔后退一步面露敬畏。他垂下了骄傲的双眼。“这确实是奇怪的年代。”他低声说“梦境和传说都从草里蹦出来变成真的了。”

“大人请告诉我你为何前来此地”他说“刚才那些晦涩不明的话又是什么意思德内梭尔之子波洛米尔为了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已经离开了很久而我们借给他的马独自归来不见骑手。你从北方带来了什么命运”

“我带来的是作出抉择的命运。”阿拉贡说“请你转告森格尔之子希奥顿战事摆在他面前他要么与索隆对抗要么跟索隆同流合污。如今没有谁还能像过去那样生活也没多少人还能‘洁身自好’。但这些重大问题我们稍后再说。有机会的话我会亲自去见你们的国王。现在我有迫切需求我请求得到帮助—或至少听到消息。你已经知道我们在追击一伙绑走我们朋友的奥克。你有什么能告诉我们的”

“你不必再追了。”伊奥梅尔说“那伙奥克已经被消灭了。”

“那我们的朋友呢”

“除了奥克我们没发现别的人。”

“这可太奇怪了。”阿拉贡说“你们查看尸体了吗除了那些奥克模样的真的没有别的尸体了他们的个子很小—你们会觉得只有孩子大小—没穿鞋但穿着灰色的衣服。”

“现场既没有矮人也没有孩子。”伊奥梅尔说“我们清点了所有的尸体搜去了他们的装备然后就照着我们的风俗把尸体堆起来烧掉了。那灰烬还在冒烟呢。”

“我们说的既不是矮人也不是孩子。”吉姆利说“我们的朋友是霍比特人。”

“霍比特人”伊奥梅尔说“这是什么族类名字真奇怪。”

“奇怪的名字配奇怪的族类。”吉姆利说“但这些人是非常亲密的朋友。看来你们在洛汗听过那些困扰米那斯提力斯的话。那些话提到了半身人而这些霍比特人就是半身人。”

“半身人”那个站在伊奥梅尔身边的骑手大笑起来“半身人可那只不过是北方传来的古老歌谣和童话中才有的小种人。我们这是进了传说故事还是大白天站在绿草地上啊”

“这两条都没错。”阿拉贡说“因为将要创作我们这个时代的传说故事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后人。你说绿草地那可是传说中的重头戏尽管如今你是在白日照耀之下脚踩着它”

“大人时间紧迫我们必须向南赶路。”那个骑手说没理会阿拉贡所言“我们别管这几个脑袋发昏的家伙了他们爱怎么胡思乱想都无所谓。要么我们就把他们绑了带去见国王。”

“伊奥泰因别吵”伊奥梅尔用洛汗本地的语言说“先离开我一会儿。叫伊奥雷德^[2]在路上集合准备好骑往恩特浅滩。”

伊奥泰因嘟囔着退下去跟其他人传话。没一会儿他们就全都退开留下伊奥梅尔独自和三个伙伴相处。

“阿拉贡你说的话句句都很奇怪。”他说“但你没说假话这显而易见—马克的人类不说谎因此他们也不容易受骗。不过你也没说出全部实情。现在你愿不愿意把你们的任务说得详细一点好让我判断该怎么做”

“数月前我从谜语诗里称为伊姆拉缀斯的那个地方出发。”阿拉贡说“米那斯提力斯的波洛米尔同我一起上路。我的任务是跟着德内梭尔的儿子到

那座城去帮助他的人民作战对抗索隆。不过与我同行的众人身负其他任务任务是什么我现在不能说。灰袍甘道夫当时是我们的领队。”

“甘道夫”伊奥梅尔叫道“灰袍甘道夫在马克算得上有名。不过我警告你他的名字可再也不受国王待见了。人们记得他曾来访这片土地多次他总是想来就来有时候过一季就来有时候好几年才来而奇怪的事总是接踵而至。现在有人说他是引来邪恶的人。

“的确自从他夏天来过之后一切都出了问题。从那时候开始我们跟萨茹曼有了纠纷。在那之前我们都把萨茹曼当作朋友但是甘道夫来了警告我们艾森加德正在准备突然开战。他说他自己就曾被囚禁在欧尔桑克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同时他请求帮助。但是希奥顿不肯听他的话于是他走了。你们可别在希奥顿面前大声提起甘道夫的名字国王正火大呢因为甘道夫拐走了那匹名叫捷影的马它可是国王所有的马中最宝贵出色的一匹是美亚拉斯之首只有马克之王才能骑它。这种骏马的血统是承自埃奥尔那匹伟大的神驹能懂人言。七天之前捷影回来了但国王的怒气并未因此平息因为现在那匹马变得很野不容任何人驾驭。”

“这么说来捷影已经自己寻路从遥远的北方回来了。”阿拉贡说“甘道夫跟他就是在那分手的。但是哀哉甘道夫再也不能骑马了。他跌入了墨瑞亚矿坑的黑暗一去不返。”

“这个消息太沉重了”伊奥梅尔说“至少我还有许多人都这么觉得。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等你见到国王你就知道了。”

“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谁也意识不到这个消息有多惨痛尽管今年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受到它的严重影响。”阿拉贡说“但是伟人既已倒下常人必须挺身而出。我担起了责任引导队友走过墨瑞亚之后的长路。我们穿过罗瑞恩而来—关于那个地方你最好别再信口开河—从那里开始我们沿大河而下走了许多里格一直到了滂洛斯大瀑布。在那里波洛米尔被你们消灭的那群奥克杀害了。”

“你带来的尽是噩耗”伊奥梅尔惊愕地喊道“他的死对米那斯提力斯、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那是位杰出可敬的人啊人人都称赞他。他很少到马克来因为他总是在东边防线上作战但我见过他。我觉得他更像埃奥尔热情冲动的子孙而不像刚铎那些严肃的人类。若是时机成熟事

实很可能证明他是统领人民的伟大领袖。不过我们还没从刚铎收到这个悲痛的消息。他是什么时候牺牲的”

“从他被杀到今天已经四天了。”阿拉贡答道“自从那天傍晚起我们就从托尔布兰迪尔的阴影下展开了这趟旅途。”

“徒步吗”伊奥梅尔叫道。

“不错正如你现在所见。”

伊奥梅尔眼中浮现出浓浓的惊异之色。“马拉松之子大步佬这名字实在配不上你。”他说“我会叫你‘飞毛腿’。你们三人的这项事迹该在众多殿堂中颂唱。四天不到的时间你们竟然奔行了四十五里格埃兰迪尔一族的人可真是强壮

“但是大人现在你想让我怎么做呢我必须快马加鞭回到希奥顿那里去。我在自己人面前说话必须小心。我们还没有跟黑暗之地公开宣战这固然不假然而有些亲近国王的人却尽出些懦弱的馊主意而战争正在逼近。我跟所有赞同我的人都说我们不会抛弃往昔与刚铎立下的盟约当他们奋战时我们会助他们一臂之力。东马克是第三元帅的领地受我管辖。我已经将我们所有的牲口和牧人都迁了出来撤过了恩特河。此地除了卫兵和敏捷的斥候没有留下任何人。”

“这么说你们没有向索隆进贡喽”吉姆利说。

“我们现在没有也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伊奥梅尔说眼中怒火一闪“不过我听说外面流传过这种谎言。数年之前黑暗之地的君主想用重金跟我们买马但我们拒绝了因为他用牲口从事邪恶的勾当。于是他派出奥克来劫掠能抢的全都抢走并且总是挑黑马—现在我们的黑马已经所剩无几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跟奥克结下了深仇。

“但眼下我们最主要的敌人是萨茹曼他宣称自己拥有统治这一整片土地的权力。我们双方已经开战好几个月了。他命奥克为他效力还有狼骑兵和邪恶的人类他还封锁了洛汗豁口不让我们通过使我们很可能东西两面受敌。

“对付这样一个敌人实在是棘手。他是个狡猾又精通幻术[3]的巫师化身伪装多种多样。人们说他四处出没模样是个身披斗篷、头戴兜帽的老人许多人现在回忆起来都说很像甘道夫。他的奸细渗透进每一道防线他那些携着凶兆的鸟飞遍天空。我不知道这一切会怎么收场我内心异常担忧因为我觉得他的朋友并不都住在艾森加德。但如果你前往王宫你可以亲自判断。你不跟我来吗我以为上天是在我有困惑与需要时差你来助我的。我这个希望会落空吗”

“我能去时必定会去。”阿拉贡说。

“那现在就来吧”伊奥梅尔说“在这邪恶的时期埃兰迪尔的继承人绝对会成为埃奥尔子孙的助力。就连现在西埃姆内特也有战事我怕形势可能会变得对我们不利。

“其实我这次骑马到北边来并未取得国王允准因为我若是不在守卫王宫的兵力就所剩无几。但斥候给我传来警讯说四天之前有一队奥克从东面山障下来。他们报告说其中有些奥克佩戴着萨茹曼的白色徽记。我怀疑这正是我最担心的情况也就是欧尔桑克与邪黑塔结盟于是我领了我的伊奥雷德—也就是我自己家族的人马—出发。两天前入夜时我们在恩特森林的边界附近追上了那帮奥克。我们在那里包围了他们昨天拂晓时发动了攻击。唉我损失了十五个人还有十二匹马。因为奥克的数量比我们估算的还多有其他从东边渡过大河而来的奥克与他们会合—从这里再往北一点就可以明显看见他们的踪迹。另外从森林里也出来了一些都是些强大的奥克也都佩戴艾森加德的白手徽记。这种奥克比其他种类的奥克都更强壮也更凶残。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歼灭了他们。但我们走得太远了南边和西边都需要我们。你不跟我来吗如你所见我们有多余的马。你的剑绝不会赋闲。当然我们还可以让吉姆利的斧头和莱戈拉斯的弓箭派上用场如果他们肯原谅我刚才对那位森林夫人口出轻慢之言。我只是说出了我们这地所有人的说法但我会欣然去了解更多详情。”

“我要感谢你这番明白事理的话我内心也渴望与你同去。”阿拉贡说“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不能弃朋友于不顾。”

“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伊奥梅尔说“你在北边边界上找不到你的朋友了。”

“但我的朋友并不在后方。我们在离东面山障不远处曾找到一个确定无疑的信物表明当时他们至少还有一人活着。而从东面山障一路直到这片山岗我们都没找到他们的其他踪迹也没有什么痕迹转往别的方向而去—除非我丧失了追踪的全副本事。”

“那么你觉得他们怎么了”

“我不知道。他们本来可能混杂在奥克当中被杀并被烧掉了但你会说那不可能我便也不担心这种情况。我只能猜想在战斗打响之前或许还在你们包围敌人之前他们已经被带进了森林。你能保证没人能用这种方式逃脱你们的罗网吗”

“我保证在我们看见奥克之后没有一个逃脱。”伊奥梅尔说“我们比他们先抵达森林的边缘如果在那之后有任何生物突破我们的包围圈那肯定不是奥克而且得拥有某种精灵的力量才行。”

“我们的朋友打扮得就跟我们一样”阿拉贡说“而你们大白天从我们旁边经过时却对我们视而不见。”

“我倒忘了这点”伊奥梅尔说“要在这么多不可思议之事中确认什么可真不容易。整个世界都变得奇怪了精灵和矮人结伴走在我日常过活的草原上居然有人在跟森林夫人说过话后还留得一命还有那柄早在我们的祖先驰来马克之前很久就已折断的宝剑竟然回来参战了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该如何判断自己该做什么”

“他过去如何判断现在就如何判断。”阿拉贡说“善恶从来都不曾改变。它们在精灵和矮人当中与在人类当中并无不同。人有责任辨别善恶无论他是身在金色森林中还是自己家园里。”

“确实是这样。”伊奥梅尔说“我不怀疑你也不怀疑自己本心要做之事。然而我不能随心所欲。若无国王本人首肯让陌生人在我们的土地上随意游荡就是违背我国律法而在现今这段危机四伏的时期命令也执行得更严格。我已请求你自愿跟我一同回去而你拒绝了。我极不情愿发动一场以百击三的战斗。”

“我认为你们的律法并非为这样的机遇制定而我其实并不是陌生人。”阿拉贡说“我曾经来过这片土地而且来过不止一次。我也曾与洛希尔

人的大军并辔驰骋不过那时我用的是另一个名字、另一副装扮。我从前没见过你因为你还年轻但我曾与你父亲伊奥蒙德相熟也与森格尔之子希奥顿相熟。若是在过去此地任何一位王侯将帅都不会强迫哪个人放弃像我现在身负这样的使命。至少我的职责很明确就是继续向前。好了伊奥蒙德之子你终究是要作出选择的。要么帮助我们顶不济也让我们自由离去要么就设法执行你们的律法—但假使你这么做能返回你们的战场或回到国王身边的人数可就要减少了。”

伊奥梅尔沉默了片刻然后开口了“我们彼此都身负紧急要务。”他说“我的人马急着要走你的希望也随时间流逝而消减。这是我的选择你们可以走除此之外我还要借给你们坐骑。我惟一的要求是等你们或是达成使命或是确定徒劳一场之后请带着马渡过恩特浅滩回到埃多拉斯高山上的美杜塞尔德希奥顿王所在的宫殿。如此你就可以向他证明我没有判断错误。我这样做是将我自己可能连同这条性命一起都押在了你的善意上。不要失约。”

“我决不会。”阿拉贡说。

当伊奥梅尔下令将多余的马匹借给陌生人时他手下众人大为惊诧许多人都投来疑虑不满的目光但只有伊奥泰因敢公然开口。

“把马借给这位自称是刚铎一族的大人或许还说得过去。”他说“但是有谁听说过把马克的马借给矮人”

“没人听说过。”吉姆利说“也不用费事了—将来也不会有人听说。我宁可走路也不想骑到这么大的牲口背上无论自愿还是被迫。”

“但你现在必须骑马不然你就会拖我们后腿了。”阿拉贡说。

“来吧吾友吉姆利你来坐到我后面与我共骑。”莱戈拉斯说“这样问题就全解决了你既不需要借马也不用为骑马操心。”

一匹暗灰色的高头大马被领到阿拉贡面前他上了马。“他名叫哈苏费尔。”伊奥梅尔说“他的主人加鲁尔夫战死了。愿他载着你尽情奔驰并带给你比故主更好的运气”

另一匹小些也轻些但性烈难驯的马被带到莱戈拉斯面前。他名叫阿罗德。但莱戈拉斯要他们卸掉马鞍和缰绳。“这些我不需要。”他说然后轻捷

地一跃上马。众人惊讶地发现阿罗德在他胯下甘心又温驯莱戈拉斯只是开口调遣阿罗德便依言挪移—这便是精灵与所有良善动物的相处之道。吉姆利被拉上马背坐在朋友背后他抓紧了莱戈拉斯紧张的程度就跟山姆·甘姆吉坐在船上时差不多。

“再会愿你们找到所寻找的”伊奥梅尔喊道“尽快赶回来让我们此后并肩上战场杀敌”

“我会去。”阿拉贡说。

“我也会去”吉姆利说“我们可没了结加拉德瑞尔夫人一事。我还得教教你说话的礼貌。”

“我们走着瞧”伊奥梅尔说“凑在一起的怪事太多所以一边跟矮人的战斧亲密接触一边学着赞美一位美丽的夫人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再会”

他们就此分别。洛汗的马儿四蹄如飞才一会儿吉姆利回头望去伊奥梅尔一行就已经变成远处一个小点了。阿拉贡没有回头在他们疾驰前进时他俯下身子将头贴在哈苏费尔的颈旁一直仔细盯着地面的踪迹。不久他们便来到恩特河边并发现了伊奥梅尔提到的、从东边北高原下来的另一道踪迹。

阿拉贡下马察看地面然后跃回马背策马朝东走了一段小心地骑在一侧不践踏到地上那些脚印。然后他再次下马检查地面前后徒步走动。

“没有什么发现。”他回来后说“主要的踪迹全都被那些骑兵在返程经过时踩乱了。他们离开时走的路线一定更靠近河边。但这条朝东的痕迹却很新又很清晰而且没有记号表明有任何脚印往反方向走也就是往回朝安都因大河去。现在我们得放慢速度好确定没有踪迹或脚印朝两边岔出去。从这个地方开始奥克一定已经察觉到有人在追他们他们也许尝试过在被追上之前把俘虏先带开去。”

他们向前骑行的同时天空阴了下来。低低的乌云从北高原那边飘过来一片阴霾遮蔽了太阳。范贡那林木覆盖的山坡影影绰绰越来越近随着太阳西下而慢慢变暗。他们没发现朝左或朝右岔出去的痕迹但不时见到单独倒毙在奔逃路上的奥克背上或咽喉插着灰羽箭矢。

终于傍晚时分他们来到了森林的边缘并在林子外围的一片空地上发现了那个巨大的焚尸堆灰烬余热未散犹在冒烟。火堆旁边是一大堆头盔、铠甲、劈裂的盾牌、折断的剑还有弓、标枪以及其他战斗装备。这堆东西中央立着一根木桩上面扎着硕大的一颗半兽人脑袋破损的头盔上仍能看出白色的徽记。就在前方离河从森林边缘流出来的地方不远有一座新堆起来的坟新土上覆盖着刚铲下来的草皮周围插着十五支长矛。

阿拉贡和伙伴们大范围地搜索了整片战场但是光线越来越暗夜幕迅速降临天色阴暗迷雾朦胧。直到天彻底黑下来他们都没有发现梅里和皮平的踪迹。

“我们无能为力了。”吉姆利伤心地说“自从抵达托尔布兰迪尔以来我们碰上了很多谜但这个是最难解开的。我只能猜测霍比特人那些被烧掉的尸骨已经全跟奥克混在一起了。如果弗罗多还活着他听说这个消息一定觉得难以承受那位在幽谷等待他们的老霍比特人也会这么觉得。埃尔隆德本来是反对他们来的。”

“但是甘道夫不反对。”莱戈拉斯说。

“甘道夫选择亲自前来却成了第一个陨落的。”吉姆利答道“他的先见之明这次失败了。”

“甘道夫的忠告谋略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他人都不是基于安全与否这样的先见之明。”阿拉贡说“有些事与其拒绝不如着手去做哪怕结局可能不妙。但我还不想离开这个地方。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在此等到天亮。”

他们在离战场稍远的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宿营。它看起来像棵栗子树但树上还挂着许多去年的褐色阔叶好像张开长长手指的枯手在晚风中悲伤地沙沙作响。

吉姆利打了个寒战。他们每人只带了一条毯子。“我们生个火吧。”他说“我也不在乎有没有危险了。就让奥克像夏天绕着烛光飞的蛾子那样密密麻麻地扑来好了”

“如果那两个不幸的霍比特人在森林里迷了路火光或许能引他们过来。”莱戈拉斯说。

“火光也可能引来其他既不是霍比特也不是奥克的东西。”阿拉贡说“我们离叛徒萨茹曼的山区很近而且我们就在范贡森林边上据说砍这片森林的树是很危险的。”

“但是洛希尔人昨天在这里烧了一场大火”吉姆利说“而且看得出他们砍了树来当燃料。然而他们忙完之后还在这里安全过了夜。”

“他们人数众多”阿拉贡说“此外他们很少到这里来也不进森林里去所以他们不在意范贡的愤怒。但我们要走的路很可能会引导我们进入这座森林本身。所以还是小心一点好别砍活的树”

“没必要砍树。”吉姆利说“洛汗骠骑留下了足够多的大树枝和碎木头地上也还有大量的枯木。”他去收集木柴然后忙着搭柴点火。但阿拉贡背靠一棵大树坐着默不作声陷入了沉思。莱戈拉斯则独自站在空地上望着森林深邃的暗影微微倾身仿佛在聆听远方传来的呼唤之声。

等矮人生起一小堆熊熊燃烧的篝火三个伙伴都靠拢过来坐在一起以戴着兜帽的身影遮住火光。莱戈拉斯抬起头望向横生在头顶上的枝叶。

“看”他说“这棵树也喜欢火”

虽然有可能是晃动的光影迷惑了眼睛但三人都有种确定的感觉就是那些粗枝都在朝这边弯要伸到火焰上方而上面的树枝也都垂了下来。那些褐色的树叶现在全挺起来互相摩擦着好像许多冰冷破裂的手在舒服地取暖。

一时无人开口。因为这座黑暗未知又近在咫尺的森林突然让人意识到了它的存在充满隐秘目的极其阴森沉郁。过了好一会儿莱戈拉斯才又开口。

“凯勒博恩警告我们不要深入范贡森林。”他说“阿拉贡你知道为什么吗波洛米尔又听过这森林的什么传说”

“我曾在刚铎和别的地方听过许多传说”阿拉贡说“但若非凯勒博恩警告我会认为它们只是传说而已是人类在真知学识消隐之后编造出来的。我本来还想问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要是连一个森林精灵都不知道一个人类又怎么回答得出”

“你的阅历比我广博。”莱戈拉斯说“我在自己的家乡从来没听过这件事只有歌谣中讲述欧诺德民[4]—人类称之为恩特—很久以前住在这里因为范贡森林十分古老老到连精灵都这么认为。”

“是的它很古老跟古冢岗旁边的老林子一样古老还比那庞大得多。”阿拉贡说“埃尔隆德说这两座森林是同源的是远古时代那些广袤森林仅存的据守之地那时首生儿女[5]在其间漫游而人类尚在沉眠。不过范贡森林保守着某种属于自己的秘密至于那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吉姆利说“住在范贡森林里的不管是什么可别因为我而受到打扰”

他们抽签决定守哨的顺序抽中守第一班哨的是吉姆利另外两人几乎一躺下就立刻睡起来。“吉姆利”阿拉贡睡眼蒙眬地说“记住别砍范贡森林的活树大小树枝都不行会有危险但也别为了捡枯枝而走太远就让火慢慢熄灭好了。必要时叫醒我”

话音刚落他就睡着了。莱戈拉斯已经躺着不动了优雅的双手交叠在胸前眼睛却依着精灵睡眠的习惯睁开着真实的夜晚与深沉的梦境在其中交织。吉姆利佝偻着身子坐在火边若有所思地用大拇指来回抚着斧头的刃口。身边的树沙沙作响。四野一片沉寂。

忽然间吉姆利抬起头来只见一个老人就站在火光所及的边缘上弯腰驼背倚着手杖身上裹着一件大斗篷宽边的帽子压低遮住了双眼。刹那间“萨茹曼逮到我们了”的念头从吉姆利的脑海中闪过。他猛跳起来却有片刻因为吃惊过度而出不得声。阿拉贡和莱戈拉斯双双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惊醒坐起身来瞪大了眼睛。那个老人既未开口也没打手势。

“啊前辈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阿拉贡说着一跃而起“你要是觉得冷就请过来取暖吧”他大步上前但那老人不见了。附近到处都找不到他的踪迹而他们也不敢走远。月亮已经沉落夜色漆黑一片。

突然莱戈拉斯惊叫道“马那两匹马”

两匹马都不见了。它们拽脱了系缰绳的木桩跑掉了。有好一会儿三人呆站在那里默不作声都被这新临的霉运打击得心烦意乱。他们这时处在范贡森林的外缘。在这片辽阔又危险的大地上他们惟一的朋友就是洛汗的人

类现在离他们却隔着数不尽多少里格的路程。就在僵立的时候他们似乎听见遥远的暗夜中传来了马匹嘶鸣的声音。然后除了飒飒的冷风一切再度归于沉寂。

“好吧马跑了。”阿拉贡终于开口说“我们找不到也抓不到它们了。如果它们不自己回来我们就只好不骑马。反正我们一开始就是靠脚走路而现在总算脚都还在。”

“脚”吉姆利说“我们是能靠脚走路但是脚不能吃啊。”他往火堆里扔了些柴然后在火旁一屁股坐下。

“也就是几个钟头以前你还不愿意坐在洛汗的马背上。”莱戈拉斯笑道“你可还没成为一个骑手呢。”

“看来我不大可能再有这种机会了。”吉姆利说。

“如果你们想知道我的想法我认为那是萨茹曼。”过了一会儿之后他再次开口“不然还会有谁记得伊奥梅尔说的吧他四处出没模样是个身披斗篷、头戴兜帽的老人。这些可是原话。他不是拐跑了我们的马就是把它们吓跑了剩下我们在这里。还会有更多麻烦找上门来的记住我这话吧”

“我记住了。”阿拉贡说“可是我也记得这个老人戴的是宽边帽而不是兜帽。不过我仍然相信你猜得不错也相信我们待在这里无论日夜都有危险。但是眼下我们除了休息什么事也做不了所以我们趁能休息时休息吧。吉姆利现在我来守一阵哨。我更需要的不是睡眠而是思考。”

这夜过得很慢。阿拉贡之后是莱戈拉斯之后又轮到吉姆利他们都轮流守过哨了然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那老人没再出现两匹马也没有返回。

[1]东埃姆内特Eastemnet。emnet是洛汗语词意为“平原”。托尔金要求该词音译。—译者注

[2]伊奥雷德éored洛汗骠骑军队编制中的一个名称。该词本身来自盎格鲁—撒克逊语。《未完的传说》中提到尽管早期人数有所变化但自从伏尔克威奈王的时代大约是魔戒大战前一百年以來一个完整的伊奥雷德至少要

包括120人占洛汗骠骑总数这不包括国王近卫军的百分之一。每位元帅都有自己的伊奥雷德由效忠自己家族的人马组成。—译者注

[3]“精通幻术”的原文是dwimmer-crafty。dwimmer在洛汗语中是“幻影鬼魂幽灵”之意。—译者注

[4] 欧诺德民Onodrim辛达语指恩特。单数形式为Onod-rim后缀表示“群体”。—译者注

[5]首生儿女Firstborn即精灵。在托尔金的神话故事中精灵先于人类在世界上苏醒故称为伊露维塔的首生儿女。见《精灵宝钻》。—译者注

第三章 乌鲁克族

皮平做着一个凶险的噩梦。他似乎能听见自己那微小的声音回荡在漆黑的地地道里喊着“弗罗多弗罗多”但出现的并不是弗罗多。相反从阴影中冒出几百张丑恶的奥克面孔朝他狞笑几百条可怕的手臂从四面八方朝他抓来。梅里在哪里

他醒过来。寒风扑面。他正仰躺在地上。黄昏来临上方的天空正逐渐变暗。他扭过头发现真实的世界并不比梦境中好多少。他的手腕、双腿和脚踝全被绳子捆得牢牢的。梅里躺在他旁边脸色苍白额头上扎着一块脏兮兮的破布。在他们四周有一大帮奥克或坐或站。

皮平觉得头疼欲裂。记忆慢慢地剥离了噩梦的阴影拼凑在一起。当然啦他跟梅里奔进了树林里。他们是中了什么邪为什么冲得那么快一点不顾老大步佬的叫唤他们呼唤着跑了好长一段路—他不记得跑了多少久。接着他们冷不防地正好撞上了一群奥克。那群奥克站在那儿聆听仿佛没看见梅里和皮平直到他俩几乎撞进怀里才反应过来大声叫喊于是又有几十个半兽人从树林间窜出来。梅里和他拔出了剑但那群奥克并不想打只想活捉他们甚至不顾梅里砍断了好几个奥克的手跟手臂。好个老梅里

接着波洛米尔三步并作两步穿过树林赶到了。他让奥克们不得不应战。他杀了许多奥克其余的一哄而散。但他们三人返回时没跑多远就又遭到至少上百个奥克攻击其中有些个头巨大他们箭如雨下专朝波洛米尔射来。波洛米尔吹响了他那支大号角树林都为之震动。起先奥克惊慌撤退但他们发现除了回声之外没有援军赶来便攻得更猛了。之后的事皮平记得的不多。他最后的印象是波洛米尔背靠着一棵树正从身上拔出一支箭来。接着黑暗突然降临了。

“我估计是脑袋给猛敲了一下。”他自忖“不晓得可怜的梅里是不是伤得更重。波洛米尔怎么样啦这些奥克为什么不杀我们我们在哪里要到哪里去”

他答不出这些问题。他感到又冷又难受。“我真巴不得甘道夫没说服埃尔隆德让我们来”他想“这一路上我有什么用只不过是个累赘是个碍手碍脚

的家伙活像个包袱。现在我被劫走了也只不过成了这群奥克的包袱。我希望大步佬还是谁快来把我们救回去可是我该这么指望吗这会不会打乱整个计划但愿我能脱身啊”

他挣扎了几下一点用也没有。一个坐在附近的奥克大笑起来用奥克那种难听的语言对同伴说了句话然后用通用语对皮平说“能休息的时候就乖乖休息小蠹蛋”他把通用语说得简直跟奥克话一样难听“能休息的时候乖乖休息我们很快就会叫你那两只脚派上用场。不等我们到家你就会巴不得自己没长过脚啦”

“要是依我你就会巴不得自己现在是个死人。”另一个奥克说“你这差劲的小耗子我会叫你吱吱叫个不停。”他朝皮平俯下身来黄色的獠牙几乎贴到了皮平脸上。他手里握着一把有锯齿的黑色长刀。“给我老实躺着要不然我就拿这家伙给你挠挠痒。”他嘶声恫吓道“别出风头讨打否则我可不一定记得住命令。该死的艾森加德 Uglúk u bagronk sha pushdug Saruman-glob búbhosh skai[1]”他用自己的语言气呼呼地骂了一长串话音逐渐降低变成了咕哝和咆哮。

皮平吓坏了。尽管他手腕和脚踝都疼得越来越厉害身下的石头也正扎进背上的皮肉但他躺着一动也不敢动。为了转移注意力他开始专注聆听所有能听见的响动。四周有好多个噪音尽管奥克的话怎么听都是恶声恶气充满了仇恨怒火但这会儿显然开始了一场争吵并且越吵越凶。

皮平惊讶地发现这其中大部分内容他都听得懂因为许多奥克说的是通用语。在场的奥克明显来自两三个不同的部族听不懂外族的奥克话。他们正恼怒地争论接下来该怎么做—该走哪条路以及该怎么处置俘虏。

“都没时间好好宰了他们”有一个说“这趟路上没时间找乐子。”

“没办法认了吧。”另一个说“可是为啥不快点宰了他们现在就杀这俩就是讨厌的累赘而我们在赶路。天快黑了我们还得上路。”

“这是命令。”第三个声音低沉地咆哮道“除了半身人格杀勿论把他们尽快带回来要活的。’这是我得到的命令。”

“要他们到底有啥用”好几个声音问“为啥要活的他们很好玩吗”

“不我听说他们中的一个带着个东西大战需要的东西什么精灵诡计之类的。总之要审问他们两个。”

“你知道的就这些那我们干吗不去搜他们的身把东西找出来说不定能找到啥玩意我们自己还能用得上。”

“这话倒很有意思。”一个声音冷笑道听起来比别的奥克声音更柔和却更邪恶“我说不定得上报才是。不得对俘虏搜身不得私占俘虏的东西这是我得到的命令。”

“我也是。”那低沉的声音说“要活的原样抓回来。不得洗劫俘虏。”这是我得到的命令。”

“那可不是我们得到的命令”先前的一个声音说“我们大老远从矿坑跑来这里是要杀人要为我们族人报仇的。我巴不得要杀人完事之后就回北方去”

“那你就继续巴望去吧”那咆哮的声音说“我是乌格鲁克我说了算我要走最短的路回艾森加德。”

“萨茹曼跟大魔眼谁是主子”那邪恶的声音说“我们应该立刻回路格布尔兹^[2]去。”

“我们要是能渡过大河没准还有戏。”另一个声音说“但我们的数可不够冒险往下游走到桥边。”

“我就是渡河过来的。”那邪恶的声音说“在东岸的北边有个飞行的那兹古尔等着我们。”

“也许也许然后你就会带着我们的俘虏飞走在路格布尔兹得到所有的赏金跟称赞丢下我们跑断腿穿过驯马佬的地盘。不行我们必须结成一伙。这片地方危险得很—到处都有可恶的反贼和土匪。”

“对我们必须结成一伙”乌格鲁克咆哮道“我才不信任你这头小蠢猪。你离开了自个儿的猪圈就胆小如鼠。要不是我们赶到你们早就全都逃命去了。我们是善战的乌鲁克族^[3]是我们杀了那个彪悍的战士是我们抓到了俘虏我们是白手智者萨茹曼的仆人这手给我们人肉吃。我们来自艾森加德已经把你们领到这里也会照我们选的路领你们回去。我是乌格鲁克我说一不二”

“你说得太多了乌格鲁克。”那邪恶的声音嗤之以鼻“我倒想知道路格布尔兹的人听了这番话会怎么想。他们没准会认为得卸掉那个肿猪头叫乌格鲁克的肩膀轻松一下。他们没准还会问他那些奇怪的念头都是打哪儿来的。也许都是来自萨茹曼吧他以为他是谁啊戴个肮脏的白色标记就自立为王了我格里什纳赫可是个靠得住的使者他们没准会同意我的看法而我格里什纳赫要这么说萨茹曼是个蠢货一个肮脏奸诈的蠢货。不过大魔眼已经盯上他了。

“你叫我们蠢猪是吧伙计们你们愿意被这群肮脏小巫师的走狗喽啰叫做蠢猪吗我敢保证他们吃的是奥克肉”

登时一大片高门大嗓的奥克语声嚷嚷着回应了他同时响起一阵拔出武器的铿锵声。皮平小心翼翼地翻过身想看看会出什么事。看守他的奥克已经过去加入争吵了。在暮光中他看见一个硕大黝黑的奥克大概就是乌格鲁克正跟格里什纳赫对峙着后者矮个子、罗圈腿胸脯相当宽阔两条长长的手臂几乎垂至地面。他们四周围着许多矮小的半兽人皮平估计那些就是从北方来的。他们已经拔出了刀剑但迟疑着不敢向乌格鲁克下手。

乌格鲁克大吼一声好些身材跟他差不多高大的奥克跑了过来。乌格鲁克出其不意突然一跃上前唰唰两下就砍了两个对手的脑袋。格里什纳赫往旁边一让消失在阴影里。其他奥克纷纷让路有一个倒退时绊到梅里倒在地上的身子咒骂着跌了一跤。但这一跌多半救了他一命因为乌格鲁克的手下从他身上跃过操着阔刃剑砍翻了另一个家伙正是那个黄獠牙守卫。他的尸体正好倒在皮平身上还紧抓着那把有锯齿的长刀。

“收了武器”乌格鲁克吼道“别再啰唆废话我们从这儿朝西直走然后下阶梯从那里直奔山岗然后沿河往森林走。我们得日夜赶路。听清楚没”

“好啦”皮平想“只要那个丑八怪再花点时间来叫他这伙人听话我就有机会了。”他心中闪现了一丝希望。那把黑刀的利刃划破了他的手臂接着滑落到他手腕上。他感觉到血一滴一滴流到了手上但同时也感觉到冰冷的钢刀贴着皮肤。

奥克们都在准备再次开始赶路但有些北方奥克仍旧不愿意艾森加德的奥克又出手杀了两个才把其余的都镇住了。这期间咒骂不绝混乱一团有那么片刻没人看管皮平。他的两腿给捆得结结实实的但上肢却只绑住了手腕而且是绑在身前。虽然绳子绑得死紧但两手还是能同时移动。他把死了的

奥克推到一边然后几乎是屏着呼吸将绑着手腕的绳结压在刀刃上上下挪动。刀很利死尸的手又握得很紧。绳子割断了皮平用手指飞快抓住绳子将它结成一个有两个环的松绳圈套到双手上然后就躺着一动不动了。

“扛上那两个俘虏”乌格鲁克吼道“别对他们搞花样我们到家时他们要是已经死了就还得有人拿命来赔。”

有个奥克像拎麻袋一样把皮平拎起来然后把皮平绑着的双手往自己头上一套抓住两臂向下一拉直到皮平的脸紧压在他脖子上然后就这么背着他颠簸着往前跑。另一个奥克也以同样的方式背起了梅里。那个奥克爪子似的手像铁箍般紧扣着皮平的手臂指甲都陷进了他的肉里。他闭上眼睛又滑回了噩梦中。

突然间他又被丢到了石地上。夜还不深但一弯月牙已经朝西落去了。他们身在一座悬崖边上好似俯瞰着一片苍茫的迷雾之海。附近有水流下去的哗哗声。

“探子终于回来了。”紧挨在旁边的一个奥克说。

“很好你们发现了什么”乌格鲁克的声音吼道。

“只有一个骑马的人他往西跑了。现在周围没啥情况。”

“我敢说现在是没情况但能维持多久你们这帮笨蛋就该把他射死。他会去报信的。那群该死的养马人天亮之前就会知道我们来了。现在我们得用双倍的速度赶路。”

一个人影俯身看着皮平正是乌格鲁克。“坐起来”奥克说“我的伙计们扛你扛烦了。我们得爬下去你们必须自己爬但别给我惹麻烦不许叫更别想着逃跑。我们有的是办法对付玩花样的人这些法子坏不了主人的事但你可不会喜欢。”

他割断皮平腿上和脚踝上绑着的皮索拽住他的头发把他拎起来要他站着。皮平跌倒了乌格鲁克再次拽住头发把他拉起来。好几个奥克见状哈哈大笑。乌格鲁克把一个长颈瓶塞进他的嘴往喉咙里灌进一些火辣辣的液体。皮平感到一股灼热的烈焰猛地烧过全身腿上跟脚踝上的疼痛消失了。他能起来了。

“现在该另一个了”乌格鲁克说。皮平见他走向躺在近旁的梅里踢了一脚。梅里呻吟了一声。乌格鲁克粗暴地揪住他拉他坐起来一把扯掉绑在他额头上的破布然后给伤口抹上一些装在一个小木盒里的乌黑东西。梅里大声痛叫拼命挣扎起来。

奥克们拍手叫好。“擦药他都受不了”他们嘲笑道“可真不识好歹啊。哈等一阵子我们可有乐子了。”

但此刻乌格鲁克没心思寻乐子。他要赶路不得不迁就那些不情愿跟随的同伙。他用奥克的办法治疗梅里这治疗很快见了效。等乌格鲁克把瓶中的液体强灌下霍比特人的喉咙割断他脚上的皮索拉他站起来时梅里竟站住了尽管脸色苍白神色却冷峻又轻蔑显得精力颇为充沛。他额头上的伤口不再碍事但留下了一个一生未褪的褐色疤痕。

“哈罗皮平”他说“这么说这场小小的探险你也来啦我们去哪儿睡觉、吃早餐啊”

“够了”乌格鲁克说“那些全都别想给我闭嘴不许说话。你敢惹是生非等到了地方就报上去老大知道该怎么收拾你们。到时候你们就能捞着床和早餐了就怕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这帮奥克开始爬下一道狭窄的沟壑进入下方那片迷雾笼罩的原野。梅里和皮平之间隔着十几个奥克也跟着他们爬了下去。到了山底他们踏上了草地霍比特人的心绪又昂扬起来。

“现在照直走”乌格鲁克吼道“朝西边走稍微偏北。跟着路格都什。”

“可是太阳出来以后怎么办”一些北方奥克说。

“继续跑”乌格鲁克说“不然你想怎样坐在草地上等那些白皮佬来一起野餐”

“但我们没法顶着太阳跑啊”

“我会在后头赶着你们跑。”乌格鲁克说“快跑不然你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们那些亲爱的洞穴了。白手在上派山里的半吊子蛆虫出来办事到底有啥用处该死的快跑趁天还没亮快跑”

于是整个队伍开始跨着那种奥克的大步伐跑起来。他们毫无秩序又推又撞不停咒骂但他们脚程极快。每个霍比特人都有三个奥克看守。皮平落在队伍相当靠后的地方。以这种速度他不知道自己还能跑多久从早上到现在他都没吃东西。一个看守他的奥克有鞭子。不过此刻那点奥克饮料还在他体内起着作用他的神志也还清醒得很。

一次又一次他眼前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大步佬那张精干的脸他正弯身察看一条黑暗的踪迹跟在后面不停奔跑。但是即便是游民除了一堆混乱的奥克脚印又能看见什么呢他自己的小脚印还有梅里的早就被前后左右的铁底鞋给践踏得什么都不剩了。

他们才跑离峭壁约一哩远地势便向下倾斜进入一片宽阔的浅洼地。那里的地面潮湿而柔软弥漫着雾气在一弯月牙的最后一丝光亮中闪着淡淡的微光。前方奥克的幢幢黑影变得模糊了接着便没进了迷雾。

“晦现在跑慢点。”殿后的乌格鲁克朝前大吼。

皮平脑海中突然灵光一现立即付诸行动。他朝右一拐低头冲出了看守能抓住的范围一头扎进雾里。他四肢大张扑倒在草地上。

“站住”乌格鲁克吼道。

队伍顿时一阵骚乱。皮平跳起来便跑。但奥克在后面追他。有几个突然出现在他的正前方。

“没希望了”皮平想“不过我在这潮湿的地面上留下的痕迹有可能不被破坏。”他被缚的双手在颈前一阵摸索松开了斗篷上的别针。就在几条长臂硬爪抓住他的同时他松手让别针掉落。“我看它会在这儿一直躺到地老天荒吧。”他想“我不知道自己为啥这么干。别人就算成功逃脱多半也全跟着弗罗多走了。”

一条皮鞭抽上他的腿他强忍着没叫出来。

“够了”乌格鲁克吼着跑过来“他还得跑好长的路。让他们两个快跑用鞭子提醒一下就够了。”

“这事没完。”他咆哮着转向皮平“我可不会忘。惩罚只是延后而已。快跑”

这趟路途后来那一段无论皮平还是梅里都记不太清楚了。梦境和现实一般邪恶交织成一条漫长悲惨的隧道越往前走希望越渺茫。他们奔跑继续奔跑奋力要跟上奥克的步调一条冷酷的皮鞭巧妙挥动着不时舔过来如果他们停顿或绊跌就会被一把拽起来拖着往前再跑一段路。

奥克饮料的热力已经消退了。皮平又感到了寒冷难受。冷不防他脸朝下扑倒在草地上。几只指甲尖利的硬手抓住他把他拎起来。他再次像个麻袋一样被打走周围的黑暗越来越浓重。这究竟是又一个黑暗的夜晚还是自己双眼发黑无法视物他辨别不出。

模模糊糊地他察觉到一片喧闹。似乎有许多奥克要求停下来。乌格鲁克在大吼大叫。他感觉自己被甩到地上而他就躺在那里动也不动直到又陷入黑暗的梦境。但他没能逃离痛苦多久一双冷酷无情的铁爪很快又攫住了他。有好长一段时间他被上下颠来颠去渐渐地黑暗退去他又回到了清醒的世界发现已到了早晨。有奥克在大声下令他被粗鲁地抛在草地上。

他在那儿躺了好一会儿抗拒着绝望。他头昏脑涨但从体内传来的那股热力来看他猜自己又被灌了一口饮料。有个奥克俯身看他丢给他一块面包和一条生肉干。他狼吞虎咽吃了那块不新鲜的灰面包但没吃那肉干。他饿得要命但还没饿到去吃奥克扔来的肉他不敢去想那到底是什么生物的肉。

他坐起来四处张望。梅里离他不远他们身在一条狭窄湍急的河岸边。前方隐隐耸立着一道山脉一座高峰正被第一缕阳光照亮。在面前较低的山坡上横陈着一片黑暗模糊的森林。

奥克当中又是吼叫与争论大作。看来一场北方奥克与艾森加德奥克之间的争吵又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有些奥克往回遥遥指着南方有些则指着东方。

“很好”乌格鲁克说“那就把他们给我留下不准杀我以前可就告诉你们了。但你们要是想抛下我们大老远辛苦得来的东西那就抛下好了我会处理。就照老样子让善战的乌鲁克族来干活好了。你们要是害怕白皮佬那就滚快滚那边有座森林。”他吼道指向前方“进森林里去那是你们最好的指望。都给我滚快点滚要不我就再砍下几个脑袋让别的长点脑子”

又是一片诅咒嘈杂然后绝大多数北方奥克脱离队伍撒腿冲了出去人数过百。他们疯狂地沿着河流朝山脉奔去。两个霍比特人则被留给了艾森加

德的奥克—这是一帮冷酷邪恶的家伙至少有八十个体型巨大、肤色黝黑、斜眼上吊的奥克配着大弓和短阔的剑。少数身材比较魁梧并且胆子也比较大的北方奥克留下来跟他们在一起。

“现在我们再来对付格里什纳赫。”乌格鲁克说。但就连他自己的下属也有几个不安地往南张望。

“我晓得”乌格鲁克咆哮说“该死的马娃子听到我们在这儿的风声了。那全是你的错斯那嘎[4]。你和别的探子都该被割掉耳朵但我们是战士我们会拿马肉打牙祭没准还有更好吃的东西。”

就在那时皮平发现了为什么刚才队伍中有些奥克指着东边。此刻从那个方向传来了嘶哑的喊声格里什纳赫又出现了后面跟着大约四十个跟他一样长臂曲腿的奥克。他们的盾牌上涂画着一只红眼。乌格鲁克迈步上前去会他们。

“你这是又回来了”他说“想明白了是吧”

“我回来是要保证命令执行妥当俘虏安全。”格里什纳赫答道。

“这样啊”乌格鲁克说“你这是白费力气。我会保证命令执行妥当但得我说了算。说你回来还想干什么你当时走得匆忙是落下什么东西了”

“我落下一个笨蛋。”格里什纳赫咆哮道“但跟他一起的还有几个强壮的伙计我可舍不得他们。我知道你会领着他们搞得一团糟我这就来帮他们了。”

“好得很哪”乌格鲁克大笑说“但是除非你有胆子打上一架否则你就走错了路。路格布尔兹才是你该去的地方。白皮佬就要来了。你宝贝的那兹古尔怎么啦他的坐骑是不是又给人射啦这会儿你要是把他带过来没准能派上用场—要是这些那兹古尔真跟他们吹嘘的一样厉害的话。”

“那兹古尔那兹古尔。”格里什纳赫边舔嘴唇边说全身颤抖仿佛这词有股恶臭的味道难以下咽“乌格鲁克你压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远远超过你那烂泥巴的梦想的想像。”他说“那兹古尔啊跟他们吹嘘的一样厉害总有一天你会巴不得自己没说过这话。蠢猴子”他凶猛地咆哮道“你要知道他们是大魔眼的心肝宝贝。但是飞行的那兹古尔—时候未到时候未到。他还不肯

让他们渡过大河在这一岸现身不会这么快。他们是为大战和别的目的预备的。”

“看来你知道的不少啊。”乌格鲁克说“我猜知道太多对你可没好处。也许那些路格布尔兹的家伙会疑心你是怎么知道的又为什么会知道。不过同时肮脏活儿还是得让艾森加德的乌鲁克族来干向来都是这样。别站在那里流口水了把你那帮杂兵集合起来别的蠢猪正往森林跑呢你们最好跟上。你们就别想活着回到大河对岸去了那是大错特错。现在快跑我会跟在你们后头。”

艾森加德的奥克再次抓起梅里和皮平将他们甩到背上然后大队开拔。一个钟头接一个钟头他们不停往前跑只在换人扛霍比特人时才中途暂停一会儿。不知是因为艾森加德的奥克速度较快耐力较好还是因为格里什纳赫另有计谋渐渐地艾森加德的奥克超过了魔多的奥克格里什纳赫的下属都落到后面。他们很快又超过了前头的北方奥克。森林越来越近了。

皮平浑身青紫到处是伤他的头痛痛不堪又被背他的奥克的肮脏脸颊和毛茸茸的耳朵抵着磨来磨去。几个弓起的背就在他眼前还有许多粗壮的腿不知疲倦地起起落落简直像是铁线和兽角做的没完没了地敲着噩梦似的鼓点。

到了下午乌格鲁克的队伍赶过了北方奥克。尽管只是冬天的太阳在苍凉的天空中照耀那些北方奥克在明亮的阳光下仍然委顿不堪他们垂头丧气连舌头都耷拉在外面。

“一群没用的蛆”艾森加德的奥克嘲笑道“你们全被烤熟了吧白皮佬会逮住你们吃掉。他们来了”

格里什纳赫一声大叫证明这可不只是个笑话。他们的确看见了策马疾驰而来的骑兵尽管还在后方很远却正在追上奥克们就像潮水涌向正在平坦松散的沙滩上游荡的人群。

艾森加德的奥克开始用双倍的速度狂奔像是一场赛跑到了最后疯狂的冲刺阶段令皮平目瞪口呆。接着他看见太阳正西沉到迷雾山脉背后阴影开始在大地上伸展。魔多的士兵抬起了头也开始加快速度。幽暗的森林离得不远了。他们已经路过了一些外围的树木地势开始往上倾斜越来越陡但奥

克们没有停步。乌格鲁克和格里什纳赫都在大声吼叫督促他们使出最后的力气。

“他们能成功—他们会逃脱的。”皮平想。然后他设法扭过头这才能让一只眼睛越过自己的肩膀朝后望。他看见东边远处的骑兵奔驰过原野已经和奥克们齐头并进了。落日将他们的长矛和头盔镀上一层金令他们飞扬的淡色头发闪闪发亮。骑兵们围堵着奥克防止他们四散并沿着河流驱赶他们。

皮平很想知道这些人是谁。他此时真希望自己在幽谷时学到了更多也多看些地图和别的东西。可是在那段日子里他觉得有那些能干的人掌握着这趟旅程的计划而且从来都没想到自己会跟甘道夫、大步佬甚至弗罗多分开。他对洛汗的全部印象只有这么多甘道夫的马—捷影来自那片土地。这样的话似乎还挺有希望的。

“可是他们要怎样才能知道我们不是奥克呢”他想“我猜这里的人从来没有听过霍比特人。我猜这些禽兽般的奥克要被歼灭了我该高兴才对不过我自己得救可更要紧。”按这事态很可能洛汗的人类在察觉到他和梅里之前就会把他俩连同那些掳掠者一起杀了。

有几个骑兵显然是弓箭手能在奔驰的马背上娴熟地弯弓射箭。他们飞快驰进射程范围内搭箭射向落后的奥克有好几个中箭倒地。这些骑兵随即一转马头驰离敌人的射程范围奥克不敢停下脚步只得胡乱射箭回敬。如此来回多次有一次箭矢射进了艾森加德的奥克队伍中。他们当中有一个就在皮平眼前中箭仆倒再没爬起来。

夜幕降临骑兵却没有围拢进攻。奥克死伤了不少但仍有足足两百个没受伤的。天刚擦黑不久奥克们抵达一座小山丘。森林的边缘很近了可能不到三弗隆远但他们无法再前进因为那些骑兵已将他们团团围住。有一小队奥克不服从乌格鲁克的命令继续奔向森林结果只有三个生还。

“好啦咱们到这里啦。”格里什纳赫冷笑道“领导得好啊我希望伟大的乌格鲁克能再次领我们冲出重围。”

“放下那两个半身人”乌格鲁克下令全不理格里什纳赫“你路格都什再找两个人好好看住他们除非那些肮脏的白皮佬冲进来否则不准杀他们。明

白吗只要我还活着他们就是我的。不准他们呼救也不能让他们被救走。把他们的腿绑起来”

最后一句命令被毫不留情地执行了。不过皮平发现自己和梅里靠得很近这还是第一次。奥克们闹出一大片嘈杂噪音他们咆哮吼叫兵器相击呛啷作响。两个霍比特人趁机互相耳语了一阵子。

“我觉得没什么希望。”梅里说“我觉得自己快完了。就算现在给我松绑我恐怕也爬不了多远。”

“兰巴斯”皮平低声说“我还有点兰巴斯你有吗我想他们就只抢走了我们的剑。”

“对我口袋里还有一包”梅里说“但肯定都给压成碎屑了。而且不管怎样我没办法把嘴巴伸进口袋里啊”

“你不用。我已经—”就在这时皮平被狠狠踢了一脚作为警告。周围的噪音已经低落消失守卫正警醒着呢。

这夜很冷沉寂无声。在奥克聚集的小土丘四周突然燃起了诸多小小的营火在黑夜中显得金红灿亮将他们完全围住。营火都在长弓射程之内但火光中并未见到骑兵的身影在乌格鲁克制止之前奥克朝火光滥射了许多箭矢。骑兵们没有任何动静。夜深之后月亮自云雾后露脸这才偶尔能见到他们的暗影不时在皎白的月光中闪现那是他们在不停走动着巡逻。

“该死的他们在等太阳出来。”有个守卫低声吼道“我们为什么不集合起来冲出去我倒想知道老乌格鲁克以为自己在干吗”

“我敢说你会知道的。”乌格鲁克咆哮着从后面走上前来“你这话是说我完全不用脑子对吧你这该死的你和那帮杂兵还有那些路格布尔兹的猴子就跟蛆虫一样糟糕。跟他们一起冲锋才没有好处他们就只会尖叫乱逃而外头的肮脏马娃子可不少足够在平地上把我们这伙人全扫平。”

“这些蛆虫只有一样本事—黑暗里他们眼睛挺尖。不过我所听说的是这些白皮佬的夜视能力比大多数人类强而且别忘了他们有马据说那些马连夜风都看得见。但那些厉害的家伙还不知道一件事—毛胡尔和他那群小兄弟埋伏在森林里现在随时会出现。”

乌格鲁克这番话显然足以令艾森加德的奥克们满意但其他奥克既沮丧又不服。他们指派了几个哨兵但大多数都躺在地上在舒服的黑暗中休息。的确夜又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因为月亮已经钻进西边的厚云里去了皮平连几呎外的东西都看不见。营火的光照不到土丘上。然而骑兵们并没有仅仅满足于等候天亮放任敌人休息。土丘东边突然爆发出惨叫声表明情况不对。似乎是有些人类骑近前来悄悄下马潜到营地边上杀了几个奥克然后又撤退了。乌格鲁克急忙冲过去制止一场溃逃。

皮平和梅里坐了起来。看守他们的艾森加德奥克跟着乌格鲁克走了。不过即使两个霍比特人生出过任何逃跑的念头也马上就给掐灭了。两条毛茸茸的长臂伸过来分别揪住两人的脖子把他们拉近挨在一起。昏暗中他们察觉夹在两人之间的正是格里什纳赫的大头和丑脸他恶臭的口气就喷在他俩的脸颊上。他开始上下搜查他们身上。皮平感觉到冷硬的指头沿着背脊摸索下去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哈我的小家伙们”格里什纳赫轻声细语地说“你们挺享受这舒服的休息吧还是不享受哪—这也是有可能的你们这样子确实挺尴尬一边是刀剑和鞭子另一边是可怕的长矛小东西就不该搅和到太大的事情里头。”他的指头继续搜索眼睛深处闪着一点苍白却炽烈的光芒。

刹那间有个念头闯进皮平脑海仿佛是直接截获了敌人急切的心思“格里什纳赫知道魔戒的事他趁乌格鲁克正忙着就来找它很可能他是想自己得到它。”皮平心中升起一股冰冷的恐惧不过与此同时他也想着自己怎么才能利用格里什纳赫这个欲望。

“我觉得你这样是别想找到它的。”他低声说“要找到它可不那么容易。”

“找到它”格里什纳赫说摸索的手指停下来一把抓住皮平的肩膀“找到什么你在说什么小家伙”

皮平沉默了片刻。接着在黑暗中他突然从喉咙里发出一阵“咕噜咕噜”的杂音然后补充说“没什么我的宝贝。”

两个霍比特人感觉到格里什纳赫的手指抽搐了一下。“啊哈”这个半兽人轻轻地嘶声道“原来他是这个意思对吧啊哈非常、非常危险我的小家伙们。”

“也许”梅里这下警觉起来明白了皮平的猜测“也许。而且不只是对我们来说很危险。不过你的事你自己最清楚。你到底想不想要它你打算拿什么来换”

“我想不想要它我想不想要它”格里什纳赫说仿佛十分困惑但手臂在颤抖“我打算拿什么来换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的意思是”皮平小心斟酌着字句“黑灯瞎火地乱摸是没用的。我们可以让你省时又省事。但你得先给我们的腿松绑要不然我们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说。”

“我可爱鲜嫩的小傻瓜”格里什纳赫嘶嘶说道“你们拥有的每样东西知道的每件事到时候全都会被挖出来一件不少到那时候你们会巴不得有更多的可说好满足审问的人你们肯定会的用不了多久了我们不该急着审问。噢当然不该你以为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活着我说这可不是出于好心而我亲爱的小伙计你们大可信我。这甚至不是乌格鲁克犯的一个错。”

“我觉得要信你也不难。”梅里说“不过你还没把猎物带回家呢。而且无论发生什么事看来都没遂你的意。我们要是给带去艾森加德那对伟大的格里什纳赫可没半点好处—萨茹曼会把他能找到的东西全都拿走。如果你自己想要点什么现在可正是作交易的时候。”

格里什纳赫开始控制不住脾气了。萨茹曼这名字似乎特别惹他恼火。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骚乱正在逐渐平息下来。乌格鲁克或艾森加德的奥克随时都会回来。

“你们两个谁带着它”他咆哮道。

“咕噜咕噜”皮平说。

“解开我们的腿”梅里说。

他们感觉到奥克的手臂在剧烈颤抖。“该死的你们这两个肮脏的小害虫”他嘶声道“解开你们的腿我会扒开你们身上每一根筋你们以为我不能把你们搜个透心凉吗还搜你们呢我会把你俩大卸八块剁成颤悠悠的碎片。我用不着你们的腿就能弄走你们—让你们从头到脚都归我”

突然他一把抓起了他们。他那肩膀与长臂的力气大得吓人。他将两人分别塞到腋下狠狠地夹在身侧两只令人窒息的大手捂住他们的嘴然后猫着腰往前窜出去无声又迅速地跑着一直跑到土丘的边缘。他在那儿寻得一处守卫之间的空当像个邪恶的阴影一般从中穿过没入黑夜里下了斜坡朝西向那条流出森林的河奔去。在那个方向一大片开阔地里只燃着一个火堆。

跑了十来码后他顿住身子朝四周窥视聆听。周围不见异状不闻一声。他继续蹑手蹑脚地前进身子猫得更低鼻子几乎贴地。接着他蹲下来再次仔细聆听然后霍然起身似乎是打算冒险猛冲一段。就在那一刻一个骑兵黑暗的身影冷不防耸现在正前方。一匹马打着响鼻人立而起。有人吆喝出声。

格里什纳赫立时平平扑倒在地拖过两个霍比特人压在身下然后拔出剑来。他无疑宁可杀了两个俘虏也不容他们逃跑或获救但这一动却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剑出鞘时发出一声微响在他左侧远处的营火映照下微微一闪一支箭随即从黑暗中呼啸而来。这箭若不是瞄得娴熟精准就是受到了命运的指引当场穿透了他的右手。他尖叫着松开手剑落了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格里什纳赫刚跳起来要跑就被踏倒在地一根长矛将他贯穿。他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便直挺挺地躺着不动了。

两个霍比特人仍旧平趴在地上就像格里什纳赫离开他们时一样。另一个骑兵迅速驰来增援同伴。那匹马不知是因为视力特别敏锐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知觉举起前蹄轻巧地跃过了他们俩。但马上的骑手没看见两人—他们身上罩着精灵斗篷躺在那儿这会儿震惊过度吓得不敢动弹。

终于梅里动了动悄声说“到目前为止还算顺利。不过我们怎么才能避免也被穿个透心凉啊”

答案几乎立刻就来了。格里什纳赫的惨叫惊动了奥克们。两个霍比特人从土丘上传来的刺耳吼叫和咒骂来猜测奥克已经发现俘虏失踪了乌格鲁克说不定又砍掉了几颗脑袋。接着回应的奥克叫喊突然从右方传来远在监视火圈之外来自山脉和森林的方向。显然毛胡尔到了正在攻击包围者。马蹄疾驰的声音响了起来。骑兵冒着被奥克箭矢射中的风险正在缩小对土丘的包围圈防止任何奥克突围同时有一队人马驰离去迎战新来的敌人。梅里和皮平突然意识到他俩一动没动就已经身在包围圈之外再没有什么能阻碍他们逃脱。

“现在我俩只要能让手脚脱缚就能逃掉。”梅里说“可是我摸不到绳结也没法把它咬开。”

“不必费事。”皮平说“我先前正要告诉你我的手已经自由啦。这圈绳子只是糊弄他们看的。你最好先吃点兰巴斯。”

他把绳子从手腕上滑脱然后探手掏出个小包裹。饼已经碎了但还能吃仍妥善地包在叶子里。两个霍比特人各吃了两三块。饼的味道让他们重新忆起了那些美丽的面孔忆起了欢笑以及宁静岁月里那些有益健康的食物这些如今都已经显得那么遥远了。有好一会儿他们坐在黑暗中一边怀念一边大嚼完全没注意附近战场上的各种声响与喊叫。皮平首先回到了现实。

“我们得离开这儿。”他说“等等”格里什纳赫的剑就在旁边但他要用的话未免太重很不顺手。因此他往前爬找到那个半兽人的尸体后从尸身上的刀鞘里拔出一把锋利的长刀。他用这刀迅速割断了绑缚两人的绳索。

“现在快逃”他说“我们先热热身然后说不定就能再站起来走。但不管怎样我们最好先爬着走。”

他们开始爬。草原的草既高又软这帮了他们的大忙不过爬行是件缓慢又耗时的事。他们远远地绕开营火一点一点向前蠕动一直爬到河边。河岸深陡河水在岸底的阴影中汨汨流动。这时他们才回头望去。

各种声音已经消失了。显然毛胡尔和他的“小兄弟们”不是被杀就是被赶跑了。那些骑兵回去继续监视静默又不祥但这场监视持续不了多久了。夜已将尽东方无云的天空开始露出了鱼肚白。

“我们得找个地方躲起来否则会被发现的。”皮平说“要是等我们死了以后这些骑兵才发现我们不是奥克对我们来说可不是啥安慰。”他起身跺了跺脚“那些绳子像铁丝一样吃进我肉里不过我的脚又渐渐暖了起来。现在我可以摇摇摆摆地走路了。你怎么样梅里”

梅里站起来。“还行”他说“我能走。兰巴斯确实令人振作也比那个热辣的奥克饮料更叫人感觉健康。我好奇那个奥克饮料是拿什么做的但我看还是别知道的好。我们下去喝点水洗掉对那饮料的念想吧”

“别从这里下这边的河岸太陡了。”皮平说“先往前走吧”

他们转身肩并肩沿着河朝前走。在他们背后东方天际渐渐放亮。他们边走边交换意见用那种霍比特人的乐观态度谈论着自从被俘虏后发生的一切。只听他们的话语没人猜得到他们曾受过残酷的折磨并曾处在极度危险当中绝望地步向酷刑和死亡也没人猜得到即便是现在他们也很清楚自己重新找到朋友、重获安全的机会十分渺茫。

“看来你干得挺不错的图克少爷。”梅里说“如果我真有机会向老比尔博报告的话你肯定能在他书里占上差不多一章内容啦。干得好啊尤其是猜到那个浑身是毛的坏蛋的小把戏还顺手玩弄了他一下。不过我不信有谁会发现你留下的踪迹并找到那枚别针。我可不愿意弄丢我这个别针我担心你那个是再也找不回来了。

“我如果想跟你打个平手可得加把劲儿啦。不过事实上你的白兰地鹿表兄现在占了先机这可是他一展身手的地方。我看你大概不怎么清楚我们在哪儿。而我可不像你我在幽谷时好好利用了时间。我们正沿着恩特河往西走前面是迷雾山脉的尾巴尖儿还有范贡森林。”

就在他说话的当口黑暗的森林边缘已经赫然耸立在前。黑夜从正在到来的晨曦面前逐步退却似乎在森林参天的巨树底下找到了藏身之所。

“那就往前带路吧白兰地鹿少爷”皮平说“要么就往回带路我们曾被警告别进范贡森林像你这么博学的人应该不会忘吧。”

“我没忘。”梅里答道“不过不管怎样与其回头撞进混战中我更愿意到森林里去。”

他带头进了森林走在那些庞大的树枝底下。那些树看起来老得无法想像枝干上垂挂着巨大的须状地衣在微风中轻轻摇晃。两个霍比特人置身在群树的阴影中回身朝外窥视着山坡底下。他俩小心翼翼的渺小身影在朦胧的光线中看起来就像两个精灵孩童从远古的蛮荒森林中朝外凝视惊奇地看着生命中第一个黎明。

远在大河的对岸越过褐地在那数不尽多少里格开外灰蒙蒙的远方黎明来临红艳似火。洪亮的狩猎号角声响起向它致意。洛汗骠骑瞬间焕发了生机号角一声又一声接连响应。

在寒冷的空气中梅里和皮平清楚听见了战马的嘶鸣以及众多骑兵遽然响起的歌声。旭日如同一弧火焰凸升到世界的边缘之上。接着随着一声响彻云霄的呐喊骑兵们从东边发起了冲锋火红的光芒在盔甲和矛尖上闪耀。奥克吼叫着尽数射出剩下的箭。霍比特人看见有几个骑兵跌下马来。但他们没有被打乱阵线而是继续挺进攻上山头又越过山顶然后掉转马头再次冲锋。上一轮冲锋中侥幸活下来的劫掠者这时多数已然溃散朝着四面八方逃窜却都被一一追上杀死。然而有一帮奥克集结成一支黑压压的楔形队伍顽强地朝森林的方向猛冲。他们径直冲上斜坡向两个旁观的霍比特人冲来。他们越冲越近已经砍倒了三名拦住去路的骑兵貌似肯定会逃脱了。

“我们看得太久啦。”梅里说“那不就是乌格鲁克吗我可不想再碰见他。”两个霍比特人转身逃进了森林的阴影深处。

因此他们没看见最后的决战。乌格鲁克被追上就在范贡森林的边缘陷入绝境马克的第三元帅伊奥梅尔亲自下马与他以剑对决最后乌格鲁克被伊奥梅尔所杀。在辽阔的原野上目光锐利的骑兵追击少数先前逃散、此时还有力气飞逃的奥克将他们全数歼灭。

随后骑兵们堆起坟冢将阵亡的同袍合葬颂唱他们的英勇之后燃起大火焚烧敌人的尸骨并将灰烬扬散。这场袭击就这样结束了没有任何消息传回魔多或艾森加德。不过燃烧的浓烟直升天际许多双警醒留心的眼睛都看见了。

[1]这句黑语无法精确翻译大意是“猪下水啊叫乌格鲁克和萨茹曼那些臭烘烘的下流坯一起掉进粪坑里靠”—译者注

[2]路格布尔兹Lugbúrz邪黑塔巴拉督尔的黑语名称。—译者注

[3]乌鲁克族Uruk-hai-hai在黑语中意为“种族、民族”。—译者注

[4]斯那嘎Snaga黑语中这是“奴隶”的意思乌鲁克族经常用这个词来称呼寻常奥克。—译者注

Treebeard

第四章 树须

与此同时两个霍比特人在枝干虬结、阴森莫名的森林里拼命飞奔沿着流淌的溪水朝西边迷雾山脉的山坡上爬越来越深入范贡森林。渐渐地随着对奥克的恐惧消退他们也放慢了步调。一种令人窒息的怪异感觉笼罩了他们仿佛空气过于稀薄不足以让人呼吸。

终于梅里停下脚步。“我们不能这样走下去了。”他喘着气说“我快透不过气了。”

“我们怎么也得先喝点水。”皮平说“我快渴死了。”他吃力地爬上一条曲折伸进河水里的硕大树根弯下腰用双手捧起水来喝。这水清澈、凉爽他一连喝了好多口。梅里也依样照做。那水令他们精神一振似乎连心情都愉快起来。有好一会儿他们一同坐在溪边把酸痛的腿脚伸进溪里让水轻轻拍打着同时环顾周围那些静默伫立的树它们一重重向四面八方扩展开去一直隐没进远方灰蒙蒙的晨光里。

“我说你没害得咱们迷路吧”皮平说往后靠住一棵巨树的树干“反正我们可以顺着这条河—是叫恩特河还是别的什么随你便—朝外走回我们来的那条路。”

“如果我们脚能走得动气能喘得匀的话是可以。”梅里说。

“可不是吗这里光线又暗空气又闷。”皮平说“不知为啥这让我想起远在老家塔克领的那些斯密奥中图克家族大洞府里的那个老房间。那地方可真是大里面家具世世代代都没挪动也没更换过。他们说老图克就是老盖伦修斯年复一年住在里头跟着房间一起衰朽并且打从他一百年前去世后那房间就没变过。而老盖伦修斯是我高祖父这又把那时间往回推了一点。不过跟这树林给人的古老感觉比起来那真算不得什么。你看那一大堆垂着拖着、活像胡须跟鬃毛似的地衣还有大部分的树都半覆着干枯破烂却始终不掉下来的树叶看着又脏又乱如果这里也有春天的话我没法想像那会是什么样更别提什么春天大扫除了”

“可是太阳总有照进来的时候吧。”梅里说“这森林的样子跟给人的感觉一点都不像比尔博描述的黑森林。那片林子一片漆黑暗是所有黑暗邪物的老窝而这里只是阴暗树味儿浓得吓人。你完全没法想像有动物居住在这里或能在这里待得长。”

“是啊连霍比特人都没办法。”皮平说“而且一想到要穿过这森林我就发怵。我猜走上一百哩都找不到吃的。我们还剩多少干粮”

“很少。”梅里说“我们从大伙儿身边跑开的时候除了身上带着几包多余的兰巴斯别的行李都留在原地了。”他们清点了一下还剩多少精灵干粮。所有碎屑加起来勉强够吃五天就这么多了。“而且我们连件披肩或毛毯都没有。”梅里说“不管走哪条路今晚我们都要挨冻了。”

“好吧我们最好现在就决定朝哪儿走。”皮平说“天一定已经亮了。”

就在这时他们注意到在往前一点的森林深处出现了一片黄色的光芒。一缕缕的阳光似乎突然穿透了森林的屋顶照射下来。

“哈罗”梅里说“我们待在这片树下时太阳一定是躲进云里去了现在她又跑出来了要不然就是她终于爬得够高能从一些空隙照下来了。那里看来不远咱们过去瞧瞧”

他们发现那里比原先以为的要远。地势依旧陡峭地上升并且变得越来越坚硬。随着他们前进光线越来越亮不久他们便见前方耸立着一座岩壁—那若不是一座山丘的侧面就是遥远的山脉伸出的一条老长的根基到此突然中断。岩壁光秃无树太阳正正照在整片岩石表面上。山脚下的树木树枝全都挺直伸展着纹丝不动像在凑向温暖。原本看起来都非常灰暗破败的树林此刻却闪烁着深深浅浅的饱满棕色那些光滑的灰黑树干就像擦亮的皮革。一些树干焕发着幼草般嫩绿的光泽。环绕在两人周围的是—片早春的景象或这早春一闪而逝的幻象。

岩壁表面有处地方像是一道阶梯它看起来粗糙不平或许是岩石风化破裂自然形成的。在岩壁上方高处几乎与林中树木顶端平齐的地方有一片突出在峭壁底下的岩架。整片岩架光秃不毛只在边缘长了些青草和苇草以及—截剩了两根弯曲枝干的老树桩。它的模样活像个皱巴巴的老头站在那儿在晨光中眨着眼睛。

“我们上去吧”梅里兴高采烈地说“现在该呼吸点新鲜空气观赏一下大地的景色了”

他们手脚并用地攀上了岩石。那道阶梯就算真是人工凿成也不是为了他们而是为长腿大脚的人所设的。此刻他们浑身竟又充满了活力被俘时留下的伤口与青肿居然已经痊愈了但因为心情太急切他们对此都不觉得惊讶。他们终于爬到了那块凸出的岩架边缘几乎就在老树桩的底部。接着他们一跃而上转身背对山丘深呼吸同时向东望去。他们发现自己不过往森林里走了三四哩而已。树林的前缘沿山坡一路往下向平原延伸就在森林的边上冒起了一股股螺旋上升的黑烟正朝这边飘荡过来。

“风向变了又改成了东风。”梅里说“在这上面感觉好凉快。”

“是啊。”皮平说“就怕这道光只是这么一会儿然后一切又都变得灰灰暗暗的。太可惜了这破败的老森林在阳光下看起来别有一番风采我简直快要喜欢上这地方了。”

“简直快要喜欢上这森林那很好啊你们真是非同一般地客气。”一个陌生的声音说“转过身来让我瞧瞧你们两个的脸。我本来简直快要厌恶你们两个了不过咱们先别着急[1]。转过来”与此同时两只关节鼓起的大手分别搭上他们的肩膀温和但不容抗拒地将他们扳过身然后两条巨大的手臂把他们举了起来。

他们发现自己正看着一张离奇古怪到了极点的脸。这张脸长在一个巨大的、像人类一样—大得几乎像食人妖了—的人形上至少十四呎高非常强壮有个很高的头几乎没脖子。很难说它到底是裹着用类似绿色和灰色树皮的料子做的衣服还是外皮就这样。但无论如何那两条离躯干不远的手臂并无皱纹而是覆盖着光滑的棕色皮肤。那双大脚各有七个趾头。那张长脸的下半截长了一大把浓密的灰色胡须胡须的根部简直活像细枝到了尾端却变得很细还覆着苔藓。但此刻霍比特人除了那双眼睛几乎没注意别的。那双深邃的棕色眼睛闪着绿色的光芒此刻正缓慢、严肃但又极具穿透力地打量着他们。日后皮平经常努力描述他对这双眼睛的第一印象

“你会觉得那双眼睛后面是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装满了经年累月的记忆和漫长、和缓、稳定的思虑。但它们的表面闪耀着现实就像洒在一棵巨树的外层树叶上的细碎阳光或是深幽湖水表面涟漪的粼粼波光。我说不清楚但那感觉就像是某种长在大地中的东西你可以说它是沉睡着的也可以说它

觉得自己是一种介于树根末端和树叶尖梢之间介于深厚的大地和天空之间的
东西突然间醒来了然后用一种千百年来一直审视着自己内在的悠缓目光
同样悠缓地打量着你。”

“呼噜姆呼姆。”那个嗓音咕哝道深沉犹如音调极低的木管乐器“的确很
古怪别着急这是我的口头禅。不过如果我不等听见你们的声音就看见了你们—
我喜欢你们的声音可爱的小的声音它们让我想起了某种我记不得的事物—
如果我不等听见你们的声音就看见了你们我准把你们当作小奥克一
脚踏扁然后才发现自己搞错了。你们的确很古怪。从根到枝都非常古怪”

皮平虽然还很吃惊却不觉得害怕了。在这双眼睛注视下他感觉到一种
饱含悬念的好奇而非恐惧。“请问你是谁”他说“还有你是什么”

那双古老的眼睛中浮现出一道怪异的光彩像是警觉那口深井被完全盖
上了。“呼噜姆这个嘛”那声音答道“这么说吧我是个恩特他们是这么叫我的。
对就是这个词恩特。用你们说话的习惯来讲你可以说我就是所谓的恩
特。有些人叫我范贡还有一些人叫我树须。叫我树须就好。”

“恩特这是什么”梅里说“可你怎么称呼你自己呢你的真名叫什么”

“呼这个嘛”树须回答说“呼那可会泄露天机的别着急。还有你们在我的
地盘由我来发问。我很好奇你们是什么我没法把你们对上号。你们似乎不
在我年轻时学到的旧名单里头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们说不定
已经列出了新名单。让我想想让我想想那名单是怎么说的

且把世间活物之名记心头

先表四个自由行走的民族

最年长的是精灵

凿山矮人居暗穴

土里生长是恩特寿比山岭

终有一死是凡人驯马好手

“哼哼哼。

海獭能筑坝公羊喜冲跳

狗熊寻蜂蜜野猪好斗勇

猎犬饥野兔惧……

“哼哼。

鹰居高崖上牛牧草原中

牡鹿角如冠雕飞最迅捷

天鹅色纯白长蛇血冷寒……

“呼姆哼呼姆哼再来是怎么列的噜姆—吐姆噜姆—吐姆噜姆踢—图姆—吐姆。那名单长得很。但是不管怎样你们似乎哪里都对不上啊”

“我们好像总被遗漏在古老的名单跟故事外头。”梅里说“但我们在世界上已经好久啦。我们是霍比特人。”

“为啥不新加上一行呢”皮平说

洞穴居住者半身霍比特。

“把我们放在四类人当中排在人类大种人后头这样不就行啦。”

“哼不错不错。”树须说“这还真行。这么说你们是住在洞穴里喽听起来挺合适也挺恰当。不过是谁把你们叫做霍比特人的我觉得这不怎么有精灵味儿啊。所有的古老词汇都是精灵创造的字词是他们发明的。”

“不是别人把我们叫做霍比特人是我们自己这么称呼自己的。”皮平说。

“呼姆哼哼这样啊别着急你们自称霍比特人可是你们不该随便告诉人。如果你们不小心会连自己的真名都泄露出去。”

“我们对这事儿可没啥要小心的。”梅里说“事实上我是白兰地鹿家的名叫梅里阿道克·白兰地鹿不过大多数人都只叫我梅里。”

“我是图克家的我叫佩里格林·图克不过大伙儿一般都叫我皮平还有的干脆就叫我皮皮。”

“哼我看出来了你们还真是性急的种族。”树须说“你们如此信任我我很荣幸但你们可不该这么毫不提防。要知道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恩特照你们的说法还有些看起来像是恩特但其实不是恩特的东西。你们愿意的话我就叫你们梅里和皮平—挺好听的名字。但我还不打算告诉你们我的名字至少现在还决不能说。”他眼中绿光一闪流露出一种半是知悉、半是幽默的古怪神情“原因之一是那很费时。我的名字一直随着时间而加长而我已经活了很久、很久了因此我的名字像个故事一样。在我的语言里事物的真名会告诉你它经历过的故事情你们可以说那是古老的恩特语。它是种迷人的语言不过要用它来说任何事都得花很长的时间因为什么事要是不值得花很长的时间去说、去听我们就不用这语言来说。

“但话说回来”那双眼睛一下变得雪亮又“现实”并且似乎缩小了几乎称得上犀利“出了什么事你们在这事里扮演什么角色我能从这个从这个阿—唠啦—唠啦—噜姆巴—咔曼达—林德—欧尔—布噜米看出来跟听出来还能嗅出来跟感觉出来一大堆事正在发生。抱歉刚才那是我给这东西取的名字的一部分我不知道用外面的语言该怎么说。你知道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东西就是我站着在每个美好的早晨向外张望着太阳想着森林之外的草原还有马还有云以及世界演变的地方。出了什么事甘道夫打算干什么还有这些—卟啦噜姆”他发出一声深沉的隆隆声像一架巨大的管风琴发出了一个不和谐音“—这些奥克以及底下艾森加德里头那个年轻的萨茹曼都是怎么回事我喜欢听些消息。不过眼前先别太急。”

“出的事儿可多了”梅里说“而且就算我们急着说也得花上好多时间才说得完。可是你又叫我们别着急那我们该这么快就跟你说什么事儿吗如果我

们问你你打算拿我们怎么办还有你站在哪一边你会不会觉得这太没礼貌而且你认识甘道夫吗”

“我认识我确实认识他。他是惟一一个真正关心树木的巫师。”树须说“你们认识他吗”

“我们认识”皮平悲伤地说“我们认识他。他是个很棒的朋友还曾是我们的向导。”

“那么我可以回答你们另外那些问题。”树须说“我不打算拿你们怎么办—如果你们的意思是不经你们同意就‘对你们干点儿什么’。我们或许可以一起干点儿事。我不知道什么叫站边。我自行其道不过你们的道路或许会有—段与我的重叠。还有你们说到甘道夫大人时候就好像他在一个已经结束的故事里似的。”

“对我们就是这意思。”皮平伤心地说“虽说故事似乎还没完但恐怕甘道夫已经从故事里退场啦。”

“呼这样啊”树须说“呼姆哼啊好吧。”他顿了顿久久地注视着两个霍比特人“呼姆啊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来吧”

“你要想多听一点我们会告诉你的。”梅里说“不过那很花时间。你可不可以把我们放下来趁现在有太阳我们能不能一块儿在这里坐坐你举着我们一定举累了吧。”

“哼累不我不累。我没那么容易累。我也不坐。我不那么哼柔软。不过嘛瞧太阳就要躲起来啦。我们就离开这个—你们刚才说这叫什么”

“山丘”皮平猜道。“岩架阶梯”梅里跟着猜。

树须若有所思地重复那几个词。“山丘。对就是这词。不过要形容一个从世界这片地区被创造以来就挺立在这儿的东西这词还是太草率了。算了走吧我们离开这儿。”

“我们要去哪儿”梅里问。

“去我家或者说我的一个家。”树须答道。

“很远吗”

“我不知道。也许你们会觉得远。可是这有什么关系”

“哦你瞧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丢了。”梅里说“食物也只剩一点了。”

“噢哼这你们不用担心。”树须说“我会给你们一种饮料让你们喝了之后能保持青翠并且还能长上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假使我们决定分开我可以送你们到我家乡外任何你们指定的地方。我们走吧”

树须轻柔却稳固地将两个霍比特人拥在两边臂弯中先抬起一只大脚跟着另一只如此走到了岩架边上。他用树根似的脚趾抠住岩石然后小心翼翼、一本正经地一步步走下石阶下到了森林的地面。

他随即从容地迈开大步在树木间穿行一路深入森林稳稳地朝迷雾山脉的山坡上爬但从不离开溪流太远。有许多树似乎在沉睡或像根本没察觉到他就好像他只是一个过路的生物。但有些树木抖动起来还有些在他走近时举起树枝让他从底下穿过。一路上他边走边用一种音乐般悠长如流水的声音自言自语。

两个霍比特人沉默了一阵。他们感到安全又舒服这真是怪不可言。而且他们也有好多事可想好多事值得惊讶。最后皮平壮起胆子又开口了。

“拜托树须”他说“我能问你个事儿吗为什么凯勒博恩警告我们别进你的森林他告诉我们别冒险陷到这里头来。”

“哼他如今这么说么”树须隆隆发声“要是你们反过来从这儿过去我大概也会说同样的话。别冒险进劳瑞林多瑞南的森林以前精灵是这么称呼它的现在他们把名称缩短了叫它洛丝罗瑞恩。也许他们是对的那片森林可能正在凋零而不是壮大。那曾经一度是‘黄金歌咏之谷地’那个老长的名字就是这意思现在则变成了‘梦中之花’。啊总之那是个古怪的地方不是什么人都能冒险进去的。我很惊讶你们居然出来了不过更惊讶的是你们居然进得去—这已经多年不曾发生在外人身上了。那是个古怪的地方。”

“但这儿也是。来这儿的人尽碰上灾祸没错是碰上了灾祸。
Laurelindórenan lindelorendor malinornélion ornemalin。[2]”他自言自语咕哝

了一长串“我猜他们那儿已经远远落在世界之后了。”他说“这片乡野以及金色森林之外的任何地方都已经不是凯勒博恩年轻时的模样了。不过

“Taurelilómëa-tumbalemorna Tumbaletaurëa Lómëanor[3]

“他们以前总这么说。时过境迁但这在有些地方仍旧一样。”

“什么意思”皮平说。“什么仍旧一样”

“树木和恩特。”树须说“并不是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都能理解所以我无法解释给你听。我们有些还是真正的恩特就按我们该有的样子活跃着但有很多变得越来越困乏嗜睡照你们的说法是变得更有树味儿。当然绝大多数的树都只是树而已。但有许多是半醒的有些则相当清醒还有少数啊嗯变得越来越有恩特味儿。这种变化始终没停过。

“树起了这样的变化之后你会发现其中有些是存着坏心眼的。这跟他们那林子没关系我不是那个意思。哎我认识一些恩特河下游的好心老柳树可叹的是早就死了他们树干都空了事实上他们全都快衰朽得四分五裂了可还是安静又呢喃甜美像新嫩的叶子一样。然而在山脉脚下的山谷里有些十分健康强壮的树却坏透了。这样的事似乎在蔓延。这片乡野过去有些地方非常危险现在也仍有一些小片的地方非常黑暗。”

“你的意思是就像远处北方那片老林子”梅里问。

“是啊是啊类似那样但坏得多。我毫不怀疑遥远的北方仍然有大黑暗时代的阴影笼罩而有害的记忆流传了下来。但这地有些空谷从未从黑暗中解脱出来有些树比我还老。不过我们还是尽力而为。我们不让外人和莽撞的家伙们接近。我们教导我们训练我们四处行走并除去杂草。

“我们这些古老的恩特是树的牧人如今已所剩无几。据说羊会变得像牧羊人牧羊人也会变得像羊不过这种变化很慢他们在世间的时间也都不算长。这种变化在树和恩特之间比较密切也比较快而且二者一同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你可以说恩特更像精灵—更善于理解其他事物的内在不像人类那样十分关心自身。但你也可以说恩特更像人类—比精灵更容易起变化更快接受外界的色彩。还可以说恩特比那两者都更好—他们更稳重对事物的关注更加长久。

“我有些亲戚如今看起来就跟树木没什么区别需要某种惊天动地的事才能被唤醒并且他们只低声说话。但我有一些树却枝干柔软有许多能跟我交谈。当然这事是精灵起的头把树唤醒教他们说话并学习树的语言。精灵总是想跟所有的东西说话古时的精灵也确实这么做。可是后来大黑暗来临精灵渡海离去或逃到遥远的山谷中隐藏起来作歌怀念那永不复返的岁月。永不复返。是啊是啊森林曾经一度是整个连成一片的从这儿直到路恩山脉这儿不过是东端而已。

“那真是天地广阔的年代那时我可以整天行走和歌唱空旷的山谷中只听得到我自己的声音在回荡。所有的森林都像洛丝罗瑞恩的森林但更茂密、更强壮、更年轻。还有那空气的味道啊我经常一整个星期什么都不干只是呼吸。”

树须沉默下来迈开大步走着那么大的脚踩在地上却几乎没发出任何声音。然后他又开始哼起歌来随即转成喃喃吟诵。渐渐地霍比特人开始察觉他是在吟诵给他们听

塔萨瑞南的柳荫地我在春日散步。

啊南塔萨瑞安的春日景色与气息

那时我说这可真不赖。

欧西瑞安德的白榆林我在夏日漫步。

啊欧西尔七河的夏日阳光与天籁

那时我想这无与伦比。

尼尔多瑞斯的山毛榉我在秋日走来。

啊陶尔那尼尔多的焜黄秋叶微叹

那时我心别无所求。

多松尼安的松林高地我在冬日登临。

啊欧洛德那松的冬日苍松寒风白雪
我的歌声直上九霄云端。
如今故土已沉碧波
我巡行在阿姆巴罗那在陶瑞墨那在阿勒达罗迷
此乃吾土范贡森林我的国度
在陶瑞墨那罗迷
在这里树根长
年月犹比积叶深。 [4]

他结束诵唱继续沉默地迈着大步听力所及范围之内整片森林鸦雀无声。

白日将尽暮色缭绕在群树的树干间。终于霍比特人看见前方朦胧升起一片陡峭的暗色之地。他们已经来到迷雾山脉脚下来到了高耸的美塞德拉斯那青翠的山脚。从山侧流下的恩特河这时还是条小溪源自高处的泉源溪水喧闹地一阶阶奔腾跳跃而下向他们迎来。溪流右侧有一片长满青草的绵长山坡此刻披着暮光显得一片灰白。山坡上没长树开敞在天空下星星已经在一排排云彩缝隙间的天河中闪烁了。

树须大步迈上山坡几乎一点也没放慢步伐。突然霍比特人看见前方有个宽阔的缺口两侧各立着一棵巨树就像两根活的门柱不过除了交缠的粗大枝条不见有门。老恩特走近两棵树举起了树枝所有的树叶都抖动起来发出沙沙声。这是两棵长青树树叶墨绿油亮在暮色中闪闪生辉。两树背后是片宽阔平坦的空地仿佛是片地板属于一间从山坡中开凿出的大厅。空地两边的石壁随山势斜斜而上直达五十多呎高沿着石壁还长着两排树也是越往里长得越高。

大厅尽处的石壁笔直陡峭但底部往内凹成一个浅浅的洞穴上方形成了上方的拱顶—这就是大厅仅有的屋顶此外只有树木的枝条。到了厅内尽头

树枝遮蔽了整片地面只余中间一条宽敞的露天通道。有一条溪流离开山上的泉源岔出了小溪主流叮咚地顺着石壁的陡峭表面流下倾落的银色水珠宛如拱顶洞穴前的一道薄薄的水帘。落下的水重新汇集在树木之间的一个石盆中再漫溢出来沿着露天通道旁边往下奔流然后又汇入恩特河继续一路穿越森林。

“哼我们到了”树须打破长久的沉默说“我带你们走了大约七万恩特步不过我不知道这折合成你们的距离是多少。总而言之咱们很靠近末尾山的山脚了。这个地方的名称其中一部分要是拿你们的语言来说大概叫做‘涌泉厅’。我喜欢这名字。咱们今晚就住这儿。”在两排树木间的草地上他将两个霍比特人放了下来他们跟着他向那巨大的拱顶走去。霍比特人这才注意到树须走路时是伸开腿迈出极大一步膝盖却几乎不弯。他先用老大的脚趾头它们确实很大并且非常宽扎根般牢牢扒住地面然后才落下脚掌。

树须在泉水倾落形成的雨帘中站了片刻深深吸了口气接着开怀大笑走了进去。厅中有张巨大的石桌但没有椅子。在这个凹穴的深处已经相当暗了。树须拿起两个大缸子放在桌上里面似乎盛满了水。然而当他将手悬到缸子上方它们立刻开始发光一个发出金光另一个则发出饱满的绿光。这两种光芒交相辉映照亮了整个凹穴仿佛夏日的阳光透过新嫩树叶拼成的屋顶照耀下来。霍比特人回头看见院中的树也都开始发光一开始很微弱但渐渐地越来越明亮直到每一片树叶的边缘都放着光有些是绿的有些是金的有些赤亮如红铜。而所有的树干看起来就像是用发光的岩石雕凿而成。

“行啦行啦现在我们又能聊聊了。”树须说“我想你们一定渴了说不定也累了。喝点这个吧”他走到凹穴深处霍比特人看见那里立着好几个高高的石坛盖着沉重的盖子。他挪开一个盖子拿一根大长柄勺伸进去舀水出来盛了一大两小三个碗。

“这是一处恩特之家”他说“恐怕没有座位可用。不过你们可以坐在桌子上。”他把两个霍比特人举起来放到那张离地有六呎高的大石板桌上他们就坐在桌沿上晃荡着腿啜着饮料。

那饮料喝起来像水其实很像他们之前在森林边缘附近时喝的恩特河的水。不过这水有一种他们形容不出来味道淡淡的让他们想起乘着夜晚清凉的微风而来的远方森林的气息。饮料的效果先出现在脚趾头上再稳稳往上涨通向四肢所经之处皆带去焕然一新的感觉与活力一路直达发梢。事实

上两个霍比特人都觉得头上的头发当真竖了起来摇摆着卷曲着生长着。至于树须他先是把脚泡到拱顶外的石盆里然后悠悠地一口长气喝完了他那一巨碗的饮料。两个霍比特人以为他会一直喝下去永远都不停。

终于他又把碗放下了。“啊—啊”他叹道“哼呼姆现在我们可以轻松点儿聊聊了。你们可以坐在地上我要躺下来要不这饮料就会升到我头上令我睡着。”

在凹穴的右边有一张巨大的床床脚低矮不到两呎高上面铺着厚厚的干草和蕨叶。树须动作迟缓地倒在这床上其间只有那么一丁点弯腰的迹象直到完全躺平头枕在双臂上眼睛盯着拱顶—那里光芒闪烁摇曳像树叶在阳光下嬉戏一般。梅里和皮平坐在他身边的草垫子上。

“现在给我讲讲你们的故事吧慢慢说别着急”树须说。

两个霍比特人开始给他讲起打从他们离开霍比屯后一路冒险的故事。他们叙述得不怎么有条理因为两人不停地打断彼此树须又常常制止说话的人不是把话题拉回先前的某件事就是跳跃往前追问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他俩都没提到魔戒一丝一毫也没告诉树须他们为什么出发以及他们要到哪里去。他也没问他们任何理由。

他对每件事都抱着极大的兴趣黑骑手、埃尔隆德、幽谷、老林子、汤姆·邦巴迪尔、墨瑞亚的矿坑以及洛丝罗瑞恩和加拉德瑞尔。他要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描述夏尔与其乡野然后他说了奇怪的话。“你们就没在那边见到任何哼任何恩特是吗”他问“啊不是恩特我其实该说恩特婆。”

“‘恩特婆’”皮平说“她们长得跟你像吗”

“是啊哼啊不是如今我真的不知道。”树须若有所思地说“但她们应该会喜欢你们的家乡所以我就是好奇才问问。”

不过树须对有关甘道夫的每件事都特别感兴趣而最感兴趣的是萨茹曼的所作所为。两个霍比特人非常后悔没去多了解一下那些事他们只听山姆不清不楚地转述过甘道夫在埃尔隆德会议上说的话。但是无论如何两人清楚说了乌格鲁克和他那帮奥克是从艾森加德来的并且称萨茹曼是他们的主人。

当他们的故事终于迂回曲折地讲到洛汗骠骑跟奥克的战斗时树须说“哼呼姆行了行了这是一大堆消息绝不会错可是你们没把所有的事告诉我确实没有远远地没有。不过我不怀疑你们是遵照甘道夫本来的期望这么做的。我看得出有极其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而到底是什么事我大概早晚都会知道的。但是根和枝在上这真是件怪透了的事—突然冒出一支旧名单中没有的小种人。而且看哪九个早被遗忘的骑手重出江湖追杀他们甘道夫带领他们踏上一趟迢遥旅程加拉德瑞尔庇护他们暂歇在卡拉斯加拉松奥克越过整片大荒野追捕他们—看来他们确实卷入了一场大风暴。但愿他们能够平安度过这场风暴”

“那你自己呢”梅里问。

“呼姆哼我一直不为那些大战操心。”树须说“它们主要跟精灵和人类有关。那是巫师的事巫师总是为将来操心。我不喜欢为将来操心。我不完全站在任何人那一边因为没有人完全站在我这一边你懂我的意思吧—没有人像我这样关心树木如今就连精灵都不关心了。不过我对精灵还是比对别的种族客气因为是他们在很久以前教会我们开口说话尽管后来我们分道扬镳了这仍是一份不能遗忘的厚礼。当然还有一些东西我是绝不会站在他们那一边我跟他们势不两立那些—卟啦噜姆—”他再次发出表示憎恶的低沉轰隆声“—那些奥克还有他们的主人。

“当阴影笼罩黑森林时我曾经焦虑过但是当它挪到魔多去之后我好一阵子都不用操心—魔多离这里可远着哪。不过看来东风又吹起了树木尽数枯萎的时候可能要逼近了。一个老恩特可没有法子挡住这场风暴。他必须经受风雨并且挺住否则就会折断碎裂。

“但是眼下又冒出了萨茹曼萨茹曼可是近邻我不能忽视他。我想我一定得做点什么。近来我常想我该拿萨茹曼怎么办。”

“萨茹曼到底是谁啊”皮平问“你知道他的来路吗”

“萨茹曼是个巫师。”树须说“别的我就说不清了。我不知道巫师的来路。他们最初是在那些大船渡海而来之后出现的但我从来不知道他们是否随船而来。我想萨茹曼被认为是他们当中大有能耐的一个。一段时间之前—你们会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他不再四处游荡不再去关心精灵跟人类的事务在安格瑞诺斯特也就是洛汗人类口中的艾森加德定居下来。起初他可谓默默无闻但后来名气越来越大。据说他被推选为白道会的领袖但结果并

不太好。现在我怀疑萨茹曼是不是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走上邪路包藏祸心了。但是不管怎样他过去没给邻居带来麻烦。我过去曾跟他聊过。有段时间他总在我的森林里出出入入。那段日子里他很有礼貌总是先征求我的同意至少在他遇见我的时候并且总是热心聆听。我告诉过他许多事情那都是他靠自己绝不会发现的。但他从来没用类似的讯息回报过我。我就根本想不起来他告诉过我什么。并且他变得越来越守口如瓶。他的脸就我所记得的—我已经多日没见过他了—变得就像石墙上的窗户还是里头装着百叶窗的那种。

“我想现在我明白他在搞什么鬼了。他密谋想成为一方霸主心里想着金属和轮子一点也不关心那些生长之物除非它们服从他的指派。现在很清楚了他就是个邪恶的叛徒。他跟那些肮脏的东西跟那些奥克为伍。卟勒姆呼姆还有比那更糟糕的—他一直都在对他们动着手脚某种非常危险的手脚。因为这些艾森加德种更像邪恶的人类。在大黑暗时代出现的邪恶之物有个特征他们受不了太阳。可是萨茹曼的奥克尽管痛恨太阳却能忍受阳光。我怀疑他究竟干了什么他们是被他扭曲摧毁的人类吗还是他把奥克跟人类这两个种族混血了那可真是罪大恶极”

树须低声隆隆咕哝了片刻仿佛在宣读某种深沉的、来自地下的恩特语诅咒。“一阵子以前我开始纳闷为什么奥克敢这么毫无顾忌地穿过我的森林”他继续说“一直到了最近我才猜这是萨茹曼在捣鬼很久以前他就侦察出所有的路探明了我的秘密。现在他跟他那群肮脏东西正在大肆破坏。在底下的边界上他们正在砍树—那都是好树有些树他们就是砍倒而已然后丢在那儿任它们腐烂—可恶的奥克恶行但大多数都被劈碎运去喂了欧尔桑克的火炉。这段时期艾森加德总是不断冒着浓烟。

“诅咒他从根到枝那些树有许多曾是我的朋友我从他们还是坚果或橡实的时候就认识他们了。许多都曾有自己的声音如今却永远消失了。曾经欢唱不停的小树林现在只剩树桩和荆棘一片狼藉。我虚度了岁月疏忽了事务。这种行径必须制止”

树须猛地从床上挺身而起捶了一下石桌。那两个发光的缸子一阵颤动喷出两股火焰。树须的眼中闪着宛如绿火的光彩胡子根根竖起好似一把大扫帚。

“我会制止这种行径”他轰然道“你们应该跟我一起去。你们说不定能帮助我。你们还能借此帮到你们的朋友因为如果不制服萨茹曼洛汗和刚铎就会腹背受敌。我们要走的路是同一条—去艾森加德”

“我们会跟你一起去。”梅里说“我们会尽力而为。”

“对对”皮平说“我可真想见到白手被推翻我很想在场尽管我可能派不上多大用场。我永远都忘不了乌格鲁克和那趟穿过洛汗的经历。”

“很好很好”树须说“不过我说得太急了。我们万万急不得。我变得太激动了。我得冷静下来好好想想大喊‘住手’可比实际行动容易多了。”

他大步走到拱门前在泉水形成的瀑布雨帘下站了好一会儿。随后他大笑着晃了晃身子晶亮的水珠纷纷从他身上飞落坠地闪亮犹如红与绿的火花。他走回来再次在床上躺下不再说话。

过了一阵两个霍比特人听见他又开始咕哝自语。他似乎在数自己的手指。“范贡、芬格拉斯、弗拉德利夫对对。”他叹道“问题是如今我们剩下的太少了。”他说着转向霍比特人“在大黑暗来到之前就在森林中行走的首批恩特只剩下三个只剩下我就是范贡还有芬格拉斯和弗拉德利夫—我说的是他们的精灵语名字你们要是喜欢也可以叫他们‘树叶王’和‘树皮王’。[\[5\]](#)我们三个里面树叶王和树皮王在这事儿上已经帮不了什么忙了。树叶王变得嗜睡你们会说差不多像树一样了。整个夏天他都独自站在没到他膝盖深的草地上一直处于半睡眠状态叶子似的头发盖满一身。他过去一向在冬天时醒来起身但近来他即便在冬天也是昏昏欲睡懒得走动。树皮王则住在艾森加德西边的山坡上那是被破坏得最严重的地区。奥克伤了他那一族和他所牧养的树有许多都被谋杀、毁掉了。他已经爬到了高处到他至爱的桦树当中不肯下来了。不过我敢说我还能召集起相当一批年轻些的族人要是我能让他们理解情况紧急要是我能鼓动起他们的话—我们不是性急的种族。真可惜啊我们的人数实在太少了”

“你们既然在这片乡野中生活了那么久人数为什么还那么少”皮平问“是不是有好多都死了”

“噢不”树须说“照你们的说法没有谁是自然死亡的。有些在漫长的年岁中遭遇厄运身亡这是当然还有更多已经变得像树木一样了。但我们的人数

从来就不多并且也不再增加了。我们没有恩特娃—你们会说没有小孩—这样的年岁已经长得可怕数也数不清了。你瞧我们失去了恩特婆。”

“这太叫人难过了”皮平说“她们怎么会全死了”

“她们没死”树须说“我从来没说死啊。我说的是我们失去了她们。我们失去了她们我们找不到她们了。”他叹口气说“我以为绝大多数种族都知道这件事。从黑森林到刚铎精灵和人类都传唱过许多恩特寻找恩特婆的歌。那些歌总不会全被忘了吧。”

“这么说吧恐怕那些歌没有往西越过山脉传到夏尔。”梅里说“你愿意跟我们多说点吗要么就唱首这样的歌给我们听听”

“好啊我当然会。”树须听到这样的要求似乎很高兴“但我没法细说只能简短说一下然后咱们就得打住。明天要召开会议有事要办说不定还有趟旅程得开始走。”

他在停顿了片刻之后说“这其实是个奇怪又悲伤的故事。当世界还年轻的时候森林既辽阔又蛮荒恩特和恩特婆—那时还有恩特姑娘呢啊菲姆布瑞希尔、脚步轻盈的嫩枝娘^[6]她那样美好那时我们正当年少—恩特和恩特婆同行同住。但我们的内心所向发展得并不相同。恩特把爱给了那些自己在世间遇见的事物恩特婆则把心思给了其他的事物。恩特热爱大树还有蛮荒的森林高岗的山坡他们喝山中溪流的水只吃树木抖落在他们所经之路上的果实他们跟精灵学习和树木交谈。但恩特婆关心的却是较小的树以及森林范围之外阳光照耀的草地。她们眼中所见是灌木丛中的黑刺李春天盛开的野苹果和樱桃夏日长在水边的萋萋芳草还有秋天原野上结籽的禾稻。她们并不渴望跟这些植物交谈只盼望它们聆听并服从所听见的话语。恩特婆命令它们按照她们的意愿生长长出她们喜爱的叶子和果实因为恩特婆渴望秩序、丰收与安定她们的‘安定’意思是植物当待在她们所种植的地方。于是恩特婆开辟花园住在其中。但我们恩特却继续漫游四方只偶尔到她们的花园去拜访。然后大黑暗降临到北方恩特婆渡过大河开辟了新的花园耕作着新的田地我们就更少见到她们了。大黑暗被推翻之后恩特婆的土地繁花盛放田地里谷物丰收。许多人类学到了恩特婆的手艺对她们极为尊崇。但对我们对人类而言只是传说是森林深处的秘密。然而我们至今仍在这里恩特婆的花园却已全部荒芜如今人类称那地为褐地。

“我还记得很久以前—在索隆和海国人类发生战争的年代—我突然渴望再见到菲姆布瑞希尔。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虽然她几乎已经褪尽了古时那位恩特姑娘的风韵但在我眼中她依然非常美丽。恩特婆因为劳作都驼了背皮肤变成了棕色她们的头发被太阳晒得枯干染成了成熟小麦的色调她们的脸颊红得像苹果。不过她们的眼睛仍是我们族人的眼睛。我们渡过安都因大河去到她们的土地但我们只找到一片荒漠。一切都是被连根拔起彻底烧毁了因为战火烧过了那片大地。可是恩特婆不在那里。我们呼唤许久寻找许久我们询问遇到的每一个种族打听恩特婆到哪里去了。有些说他们从未见过恩特婆有些说见到她们朝西走有些则说朝东走旁人又说朝南走。但无论我们去往何方都没有找到她们。我们极其悲伤。不过原始的森林在呼唤于是我们回到了森林中。许多年来我们一直寻找恩特婆不时去到很远的地方搜寻很大的范围不住呼唤她们那美丽的名字。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出去得越来越少游荡得也不那么远了。如今恩特婆对我们来说已经只是记忆我们的胡须也已经长而灰白了。精灵作了许多有关恩特寻妻的歌有些歌谣被翻译成了人类的语言。但我们没有为此作歌。每当我们想起恩特婆时我们满足于念诵她们美丽的名字。我们相信有朝一日我们还会重逢或许我们会找到一处能够一起生活又彼此都心满意足的地方。不过有预言说惟有当我们双方都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时这才会实现。而那个时刻很可能是终于临近了。古时索隆已经摧毁了那些花园而如今看来大敌多半会摧毁所有的森林。

“有一首精灵的歌谣说到这事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过去大河上下经常有人唱这首歌。不过提醒你们一声这绝不是恩特语的歌。要是用恩特语来唱一定会长得不得了但我们将它铭记在心不时哼唱。这歌谣用你们的语言是这样唱的

恩特

当春天舒展山毛榉叶树液充盈枝条

当阳光照上野林溪风吹上眉梢

迈开大步深呼吸山间空气多清新

归来吧回到我身边赞美吾土多美丽

恩特婆

当春天来到庭院田野小麦叶间初抽穗
当果园树花盛开犹如晶莹积雪
细雨春阳润大地芬芳满人间
我将踯躅此乡不归因为吾土多美丽。

恩特

当夏日盘踞大地正午明如金
静眠叶冠笼盖下林木梦正长
深林如殿绿荫凉西风轻轻吹
归来吧回到我身边赞美吾土最美好

恩特婆

当炎夏温暖了果实燃炙莓果成深褐
麦秆金黄麦粒白丰收季节到来
蜂蜜流淌苹果圆风儿从西来
我流连此地阳光下因为吾土最美好

恩特

当冬天来到发威山野林木将衰颓
当树木倾倒黯夜蚀短惨淡白天
冬风来自严酷东方凄寒苦雨中我将
把你寻觅呼唤我将再来你身边

恩特婆

当冬天到来歌声歇岁暮长夜终降临

当枯枝摧折阳光与劳作已远去

我将把你寻觅等待直到我俩再相会

凄寒苦雨中的大路我俩同行并肩

合

我俩同行并肩一齐走上西去大路

在远方找到一片土地让两人的心满足安歇。

树须唱完了歌。“就是这样。”他说“当然这歌是精灵作的—轻松愉快词语简洁很快就唱完了。我敢说这歌够动听但恩特要是有时间的话他们这边会有更多要说不过现在我要站起来睡一会儿了。你们想要站哪儿”

“我们通常躺下来睡觉。”梅里说“睡哪儿都行。”

“躺下来睡觉”树须说“看我怎么搞的你们当然是躺着睡喽哼呼姆我都忘了。唱那首歌让我满脑子都沉浸在过去差点以为自己是在跟小恩特娃说话了没错我就是这么以为的。好啦你们可以躺到床上。我要去雨中站着。晚安”

梅里和皮平爬到床上蜷缩在柔软的干草和蕨叶上。草叶很新鲜散发着甜美的香气而且很温暖。桌上的光熄了那些发光的树木也暗下来了。但他们看得见树须站在外面的拱门底下双手高举过头一动也不动。天空中明亮的星星探出头来照亮了倾落的泉水水洒在树须的指间和头上滴滴答答化成千百滴银色的水珠落到他脚上。两个霍比特人听着叮叮咚咚的水声进入了梦乡。

他们醒来时看见温凉的阳光洒满了整片巨大的庭院也照亮了凹穴的地面。头顶高空的云絮乘着强劲的东风滚滚西去。树须不见踪影。不过就在

梅里和皮平在拱门旁的石盆里洗澡时他们听见他哼唱着沿着两排树木之间的小路走了过来。

“呼嚯梅里、皮平早上好”他看见他们隆隆发声道“你们睡得真久。我今天已经走了好几百步了。现在我们喝点东西然后就去恩特大会。”

他从一个石坛里倒了两满碗饮料给他们不过坛子不是昨晚那个饮料尝起来的味道也跟昨晚的不同。这种更有大地的味道也更浓郁可以说更像食物更给人饱足感。两个霍比特人坐在床沿一边喝着饮料一边小口小口吃着小块的精灵干粮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早餐需要嚼点东西倒不是因为觉得饿与此同时树须站在那儿望着天空用不知是恩特语、精灵语还是别的什么奇怪的语言哼唱着。

“恩特大会在哪儿”皮平斗胆问道。

“呼呃恩特大会”树须转过身来说“那不是个地方而是恩特的集会—如今不常开了。不过我已经设法让不少恩特答应前来。我们将在大家每次碰头的地方会面。人类叫那地方‘秘林谷’[\[2\]](#)是在这里的南边我们必须在中午以前到达。”

不一会儿他们便出发了。树须像昨天一样将两个霍比特人抱在臂弯里。到了庭院的入口他转向右走涉过溪流沿着一道树木寥寥的大滑坡坡底大步朝南走。两个霍比特人看见滑坡上方生长着茂密的白桦树和花楸树再往上去是一片黑压压攀长的松树林。不久树须稍微转离了山岗一头扎进了茂密的树林中这里面的树比两个霍比特人从前见过的都更粗、更高也更茂密。有那么一会儿他们感到有些透不过气来就像初次闯入范贡森林时的感觉不过这很快就过去了。树须没跟他们说话。他若有所思自顾自地沉声哼唱着梅里和皮平听不出完整的词句声音听起来就像咚隆咚隆噜姆咚隆咚啦尔咚隆咚隆嗒嗬啦尔—咚隆—咚隆嗒嗬啦尔—咚隆就这么一路变换着音调和节奏哼唱着。两个霍比特人不时觉得自己听见了回应一种嗡鸣或颤音似乎是从地底下传来或从头顶上的大树枝桠间传来也可能从林中群树的树干中传来。不过树须没停下脚步也没扭头左右张望。

当树须终于开始放慢脚步时他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皮平本来努力在数“恩特步”但数到大约三千步左右就乱了只好放弃。突然树须停了下来放下霍比特人然后拢起双手放在嘴前摆成了中空的管状。他用这“管子”或吹或唤发出了声音。一阵洪亮的呼姆、嚯姆声传入林中听起来就像音

调低沉的号角似乎在群树间回荡。远远地从好几个方向都传来了同样呼姆、嚯姆、呼姆的声音不是回音而是回应。

这时树须将梅里和皮平放上肩膀重新迈开大步每隔一阵子就送出另一声号角般的呼唤而每一次回应声都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响。就这样他们终于来到一堵看起来密不透风的墨绿长青树墙前两个霍比特人过去从未见过这种树。它们的枝干都是直接从树根发出来的枝上密密麻麻长满了墨绿油亮、类似无刺冬青的叶子并且托着许多直挺挺的穗状花以及硕大闪亮的橄榄色花苞。

树须转向左边绕着这道巨大的树篱走了几步来到一处狭窄的入口。穿过入口有一条老旧的小径沿着一道很长的陡坡遽然下降。两个霍比特人发现他们正在下到一个几乎圆得像碗一般又阔又深的大山谷里山谷边缘环绕着一圈高大墨绿的长青树篱。谷内非常平整长满了青草但只在碗底长了三棵极高又极美的白桦树。西边和东边还有另外两条小径下到谷中来。

有好几个恩特已经到了。还有更多恩特正从另外两条小径走下来也有一些这时跟在树须后面。他们走近时两个霍比特人都瞪大了眼睛盯着看。两人以为会看到一群长得很像树须的生灵就像霍比特人至少在陌生人眼中都长得差不多一样但全然不是那么回事这可令他们大吃一惊。恩特之间的差异就像树与树之间的区别有些就如虽是同类但长势与树龄颇为不同的树有些则差异很大就像两种不同类的树譬如桦树不同于山毛榉橡树不同于冷杉。有几个相对老些的恩特生着胡须和节瘤如同矍铄却古老的树但没有一个看起来像树须那般古老也有一些高大强壮的恩特四肢匀称皮肤光滑就像森林中那些正当盛年的树木但不见小恩特没有孩子。总共有二十来个恩特站在谷底的宽阔草地上还有更多正在走进来。

一开始让梅里和皮平目瞪口呆的主要是这些恩特的千姿百态各种身材、颜色不同的围度、高度不同的腿长和臂长不同的脚趾和手指的数目从三到九根不等。有几个似乎跟树须多少有点亲缘让两个霍比特人想到了山毛榉树或橡树。但还有其他种类有些让人想起栗子树这些恩特有棕色的皮肤和手指张开的大手还有短而粗的腿。有些让人想起白蜡树这些恩特高大、笔直肤色灰白手上长着许多手指腿很长。有些恩特像冷杉他们是身材最高的有些像桦树有些像花楸树还有些像椴树。但是等所有的恩特都聚集在树须周围微微颌首喃喃发出悠缓如同音乐的声音并专注地久久打量着陌生人这时两个霍比特人才确信他们全是属于同一个种族全都有相同的眼睛

—不是全都像树须那么古老、那么深邃但全都流露着同样缓慢、稳定、若有所思的神情并且同样闪烁着绿光。

恩特全体到齐围着树须站成一个大圆圈立刻一场稀奇又令人费解的对话便开始了。恩特们开始缓慢地喃喃低语先是一个人说接着另一个加入直到他们全都一块儿用一种悠长起伏的节奏吟唱起来一会儿是圈子这边大声一会儿又是那边声音消失而另一边却涌起巨大的隆隆声。皮平尽管听不清也听不懂任何词句—他猜这应该是恩特语—一开始还是觉得这声音非常悦耳好听但是渐渐地他的注意力分散了。过了很久之后吟唱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他发现自己开始胡思乱想既然恩特语是这样一种“不着急”的语言那么他们现在究竟道完了早上好没有树须要是得点名那又得花多少天才能把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唱完“我倒想知道恩特语的‘是’和‘不’都怎么说。”他想着打了个呵欠。

树须顿时注意到了他。“哼哈嘿我的皮平”他说。其他的恩特全停下了吟诵。“我快忘了你们是个性急的种族。而且聆听你不懂的语言长篇大论本来就很累人。你们现在可以下来了。我已经对恩特大会说了你们的名字大家都看见你们了并且一致同意你们不是奥克旧名单也该加上新的一行。我们目前就说了这么多不过这对恩特大会来说已经是进展迅速了。你和梅里要是愿意可以在这山谷里随便转悠。需要养料提神的话山谷北边坡上有口水质很好的泉井。在大会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还有些话要说。我会过去看你们告诉你们事情的进展。”

他把霍比特人放了下来。两人离开之前都深深一鞠躬。从恩特们低语的声调以及眼中闪烁的光彩里看得出这举动着实逗乐了他们不过他们很快就又重新去忙自己的事了。梅里和皮平爬上那条从西边进来的小径从巨大树篱的缺口望了出去。长长的山坡从山谷边缘往上延伸坡上长满了树木。而越过这片山坡在最远一道山脊上的那片冷杉树上方巍然拔起一座高山的雪白尖峰。在左边南方他们看得见森林一直往下绵延到朦胧的远方。就在那遥远处有什么微微泛着淡绿的光梅里猜测自己瞥见的应该是洛汗的平原。

“我想知道艾森加德在哪儿”皮平说。

“我连我们在哪儿都不知道。”梅里说“不过那座山峰大概是美塞德拉斯。就我所记得的艾森加德环场就坐落在迷雾山脉尽头的岔口或裂谷中说

不定就在这道大山脊的另一边。就在那边山峰左边看起来好像有烟或雾你不觉得吗”

“艾森加德是什么样的”皮平问“我好奇恩特到底能把它怎么办。”

“我也是。”梅里说“我想艾森加德差不多就是一圈岩石或山丘圈里是一片平地中央有个岛或石柱叫做欧尔桑克萨茹曼在那上头有座塔。在那圈围墙上有道大门—也有可能不止一道—我相信有条河流从门中穿过。那河从迷雾山脉发源流过洛汗豁口。那里不像是那种恩特应付得了的地方。不过我对这些恩特有种奇怪的感觉。不知为啥我觉得他们才不像外表看起来这么安全无害—呃以及滑稽好玩。他们显得迟钝、古怪、耐心十足简直算得上悲伤但我相信他们能被鼓动起来。果真如此的话我可绝不想站在他们的对手那边。”

“没错”皮平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一头伏在那儿若有所思地嚼青草的老奶牛跟一头冲锋陷阵的公牛可完全是两码事儿而这种变化可能突然间就发生了。我很好奇树须能不能鼓动他们。我敢肯定他是存心要试的但他们不喜欢被鼓动起来。树须自己昨晚就被鼓动起来了然后又克制住了。”

两个霍比特人兜了回来。秘密会议中恩特们的声音仍在此起彼伏。此时太阳已经升得很高足以越过高高的树篱照进谷来。阳光在桦树的树梢上闪耀温和的黄光照亮了山谷的北侧山坡。他们看见那里有一处晶莹闪烁的小喷泉。他们沿着“大碗”的边沿行走在长青树底下—脚趾能踩到清凉的草地又不用赶时间这感觉真惬意—然后他们往下爬到喷涌的泉水处喝了一些泉水。这水清澈、冰凉味道浓烈。他们在长了青苔的石头上坐下看着投在草地上的斑驳阳光以及朵朵云影飘移过山谷的地面。恩特们还在喃喃低语。这里像个陌生又遥远的地方位于他们的世界之外并且远离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他们心头涌起一股强烈的渴望渴望看见和听见同伴的脸庞和声音尤其是弗罗多和山姆的还有大步佬的。

终于恩特们的声音暂时告一段落。两个霍比特人抬起头看见树须朝他们走来旁边还跟着另一个恩特。

“哼呼姆我又来啦。”树须说“你们是觉得厌倦了还是不耐烦了哼呃好吧恐怕你们还万万不能不耐烦。眼前我们已经结束了第一阶段的讨论。但是有些恩特是远道而来他们住得离艾森加德很远还有一些我在恩特大会之前没来得及碰面我得去把事情给他们再解释一遍。之后我们就得决定该怎么

办。不过恩特作决定不会花太长时间不会像把所有跟他们要决定之事有关的事实和事件都梳理一遍那么费时。然而我们还得在这里待很长一段时间很可能得两天这没什么好否认的。所以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同伴。他在附近有处恩特之家。他的精灵语名字叫布瑞加拉德[8]。他说他已经作好决定无须再在大会里待下去了。哼哼如果我们当中真有性急的恩特那他就得算一个了。你们一定处得来。再见”说完树须转身离开了他们。

布瑞加拉德站在那儿神情严肃地打量了两个霍比特人好一会儿。而他们也看着他好奇他什么时候会显出点“性急”的迹象。他很高看起来是那些相对年轻的恩特之一。他双臂双腿的皮肤平滑又有光泽嘴唇红润头发是灰绿色的。他能弯腰也能摇摆就像风中的一棵纤长的树。终于他开口了声音虽说也很洪亮但比树须的声音更加清晰高昂。

“哈哼哼朋友们我们去散散步吧”他说“我叫布瑞加拉德在你们的语言里这是‘急楸’的意思。当然这只是个小名。自从我在一位年长的恩特还没说完问题以前就回答‘对’之后他们就这么叫我了。还有我喝得也很快别人才刚沾湿胡须我就已经喝完走人了。跟我来”

他伸出匀称的双臂手指修长的双手各牵住一个霍比特人。那一整天他们都跟着他在林子里漫游唱着歌欢笑着—因为急楸很爱笑。太阳从云后头钻出来时他笑他们碰到一条溪流或山泉时他笑然后弯下腰用水打湿头和脚有时候听到林间的一些声音或低语他也笑。无论何时他只要看见花楸树就会停上一会儿伸展着双臂唱起歌来边唱边摇摆。

等夜幕降临他将他们带到了自己的恩特之家。那是一块青苔点点的岩石坐落在青翠的坡岸底下的草皮上仅此而已。岩石四周长了一圈花楸树并有一汪泉水从坡岸上汩汩涌流下来所有的恩特之家都有水经过。他们聊了一阵夜色也渐渐笼罩了森林只听见不远处恩特大会的声音还在继续不过这会儿声音听起来更深沉也不那么悠闲从容了并且不时会有洪亮的嗓音吟唱出急促的高音这时别的声音皆低落消失。但布瑞加拉德在两个霍比特人身边用他们家乡的语言柔声说话几乎到了轻声耳语的程度。他们因而得知他是树皮王那一族的他们曾经居住的乡野已经遭到了蹂躏。霍比特人觉得这完全足以解释他何以“性急”至少在奥克的事上是如此。

“过去我的家乡有很多花楸树”布瑞加拉德温和又悲伤地说“那些都是在我还是个恩特娃时就扎了根的花楸树那是很久很久以前那时世界还非常安

静。最老的花楸树是恩特尝试着种来取悦恩特婆的。但她们看看它们只是笑笑然后说她们知道哪里有更洁白的花朵在开放哪里有更丰硕的果实在生长。但在我看来蔷薇一族的所有树木都不及花楸树那般美丽。那些花楸树长啊长直到每棵树的树荫都像一座绿色的厅堂秋天时它们结满累累的红色浆果那真是一幅美丽又奇妙的景象。鸟儿曾栖息在那些树上。我喜欢鸟就连它们吱吱喳喳吵闹时也喜欢。花楸树也足够多容下所有的鸟儿栖息还有富余。但后来鸟儿变得既不友善又贪婪并且摧残那些树把果实啄落在地却又不吃。接着奥克带着斧头袭来砍倒了我的树。我前去看它们呼唤它们长长的名字但是它们既不颤动也不聆听或回应都倒在地上死了。

哦欧洛法尔尼拉斯色米斯塔卡尼弥瑞依[9]

美妙的花楸树啊你发上的花朵多洁白

我的花楸树啊我曾看着你在夏日里闪耀

你的树皮明亮树叶轻盈嗓音清凉又温柔

金红浆果犹如头冠高高戴

死去的花楸树啊如今你的发叶干枯灰白

你的头冠崩散你的声音沉寂永不再。

哦欧洛法尔尼拉斯色米斯塔卡尼弥瑞依”

霍比特人在布瑞加拉德柔和的歌声中睡着了他在歌中似乎用了许多不同的语言来哀悼他钟爱之树的死亡。

第二天他们仍在他的陪伴下度过但他们没离开他的“家”太远。风冷了些云层也更低更暗几乎不见阳光因此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沉默地坐在坡岸下避风。远处众位恩特的声音仍在大会上起起伏伏有时候高亢洪亮有时候低沉哀婉有时候快一些有时候缓慢庄严如同挽歌。第二天夜晚来临恩特的秘密会议仍在翻滚疾驰的乌云与忽明忽灭的星空底下继续召开。

第三天破晓天色黯淡寒风凛冽。在太阳升起时众恩特的声音高涨成一阵宏大的喧嚣然后再次沉寂下去。早晨过去风刮得更猛气氛因为期待而凝重起来。两个霍比特人看得出布瑞加拉德此刻听得十分专注但他们两人身处这个恩特之家所在的小谷里觉得大会的声音非常模糊。

下午来临太阳朝西边的迷雾山脉挪移从云层的间隙和缺口放射出长长的黄色光束。突然间他们察觉到万籁俱寂整座森林默立不动都在聆听。当然恩特的声音也早就停了。这意味着什么布瑞加拉德正全身紧绷挺立在那儿朝北回望秘林谷。

啦—呼姆—啦嗬—霹雳般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大吼群树颤抖弯腰好似遭到一阵狂风吹袭。又是一阵停顿接着一首进行曲响了起来起初如同庄严的战鼓擂响而在隆隆的鼓点声之上嘹亮高亢的歌声喷涌而出

我们来了我们伴着隆隆战鼓前进塔—隆嗒—隆嗒—隆嗒—隆

恩特们正朝这边走来。他们的歌声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嘹亮

我们来了我们伴着号角战鼓前进塔—隆呐—隆呐—隆呐—隆

布瑞加拉德一把抄起两个霍比特人从他家中大步走了出去。

没多久他们便见行军的队伍正在接近。恩特们摇晃着身子迈着大步走下山坡朝他们而来。当先的正是树须后面大约跟着五十来位两两并排脚步踏着节拍双手拍打躯干两侧。他们越走越近眼中的闪光清晰可见。

“呼姆嚯姆我们伴着鼓声来了我们终于来了”树须看见布瑞加拉德和两个霍比特人时说道“来吧加入大会我们出发。我们出发去艾森加德”

“去艾森加德”恩特们异口同声呐喊道。

“去艾森加德”

目标艾森加德哪怕高墙环绕石门阻隔
哪怕艾森加德固若金汤冷若岩石荒若白骨
我们前进、前进前进战场劈山裂石摧毁门户
林木受焚烧熔炉狂咆哮—我们往战场前进
踩着判决的步伐往那阴森土地进发
伴着隆隆战鼓我们来了、来了
目标艾森加德我们带来最后的结局
我们带来最后的结局最后的结局

他们边如此高唱边向南行去。

布瑞加拉德双眼闪亮闪身加入队伍走在树须旁边。老恩特这会儿把两个霍比特人接过去再次放上自己的肩膀。就这样梅里和皮平高昂着头心怦怦直跳傲然坐在整支歌唱队伍的最前头。虽然他们料到最后会有事发生但仍对恩特身上所起的变化大感惊讶。现在的情况就像一股被堤坝拦阻已久的洪水突然决堤暴发。

“不管怎么说恩特这次决心下得挺快的是吧”皮平过了一会儿之后大胆说那时歌声暂停了片刻只有双手的拍打和双脚的踏步还持续着。

“快”树须说“呼姆没错确实是快。比我预料得还快。我其实已经有许许多年没见过他们被鼓动起来了。我们恩特不喜欢被鼓动起来我们也从不会被鼓动起来除非清楚确定我们的树木和生命正处在极大的危险当中。自从索隆和海国人类发生战争之后这座森林再也没出过这样的事。这是奥克的恶行他们肆无忌惮滥砍滥伐—啦噜姆—甚至连个要生火的糟糕借口都没有那令我们极其愤怒。还有那个叛变的邻居他本来应该帮助我们。巫师应该更明白事理他们也确实是明白的。无论是精灵语、恩特语还是人类那些语言都没有什么诅咒的说法足以形容这样的背叛。打倒萨茹曼”

“你们真能攻破艾森加德的门”梅里问。

“嚯哼我们能你要知道或许你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强壮。也许你听说过食人妖他们力大无穷。但食人妖只不过是仿制品是大敌在大黑暗时期照着恩特造出来的拙劣成果正如奥克之于精灵。我们比食人妖更强壮。我们是由大地的骨干所造。如果我们的心灵被唤醒我们可以像树根那样撕裂岩石只不过速度更快快得多只要我们没被砍倒没被火烧毁没被巫术炸碎我们就可以把艾森加德劈成碎片将它的围墙踏成齑粉。”

“但萨茹曼会试图阻止你的对吧”

“哼啊对他会的。这我没忘。实际上这我已经想了很久。但是你瞧有许多恩特比我年轻年轻许多树代。他们现在全被鼓动起来了他们心里全想着一件事—摧毁艾森加德。但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再度开始思考。等我们喝了晚饮后他们会稍微冷静下来。届时我们该有多渴啊不过现在就让他们行军并歌唱吧我们有很远的路要走还有时间来思考。这已经开了头了。”

树须继续向前迈进跟着大伙儿唱了一阵子。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声音低到只剩呢喃然后再次沉默下来。皮平看得见他那满是皱纹的苍老额头拧成一团。当他终于抬起头来皮平看见他眼中流露出一股悲伤—悲伤但并非不悦。那双眼睛里有一丝光芒仿佛那绿色的火焰已然在他思绪的暗井中沉得更深。

“当然我的朋友非常有可能极有可能”他很缓慢地说“我们正走向自己的末日—恩特的最后一次进军。但是如果我们在家里无所作为厄运迟早都会降临到我们头上。这个想法已经在我们心里盘桓很久了。这便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进军。这不是一个草率的决定。现在至少恩特的最后一次进军就会值得作一首歌没错”他叹道“而且我们在消逝之前或许还能帮到其他的种族。只是我本来十分盼望能见到那些关于恩特婆的歌成真。我真想再见到菲姆布瑞希尔。不过我的小朋友们歌曲就像树木只能依照时令、随其天性结出果来。有时它们也会早夭。”

恩特们迈开大步快速前进他们已经下到一片朝南倾斜而下的长长谷地中现在正开始往上爬一直往上爬到西边高高的山脊上。林木逐渐稀疏他们来到只零星长着几小片桦树的地方接着又走过只长着几棵憔悴干瘦的松树的坡地。太阳沉落到前方黑暗山岭的背后。灰蒙蒙的黄昏降临了。

皮平回头望去。恩特的数目增加了一—不然的话这是出了什么事他们刚才越过的明明应该是幽暗、光秃的山坡可现在他觉得自己看见了一丛丛的树木而且它们还都在移动难道范贡森林里的树都醒过来了整座森林正在崛起翻过山岗前去打仗他揉揉眼睛怀疑是瞌睡和阴影欺骗了他但那些巨大的灰色身影都在稳稳地朝前移动。一阵嘈杂传来好像风吹过众多树枝的声响。恩特们正在逼近山脊的顶端歌声全都停了。夜晚降临四野寂静只能听到大地在恩特脚下微颤以及一种沙沙声像是许多树叶飘动时的窃窃低语。终于他们爬到了山顶上俯瞰着一个漆黑的深坑。那便是位在迷雾山脉尽头的巨大裂谷—南库茹尼尔萨茹曼的山谷。

“黑夜笼罩着艾森加德。”树须说。

[1]原文hasty除了指“急忙”还有“轻率”、“草率”、“仓促”等意思翻译时会依上下文而定。—译者注

[2]意即那山谷中的树木在金光中悦耳地歌唱一片充满音乐和梦幻的大地那儿有梦幻般的树那是一片梦幻树之地。—译者注

[3]意即森林阴影密布深谷黑暗深谷林地覆盖地域幽暗。—译者注见附录六中有关“恩特”的叙述。

[4]这首诗歌中出现了许多远古时代的地名这些地方都位于名为贝烈瑞安德的地区这片土地以前位于中洲西部于第一纪元末维拉大军推翻第一代黑暗魔君魔苟斯的“大决战”中沉入海底具体背景见《精灵宝钻》。塔萨瑞南Tasarinan即南塔萨瑞安Nan-tasarion昆雅语意为“柳树之谷”其辛达语名称为“南塔斯仁”Nan-tathren。欧西瑞安德Ossiriand辛达语意为“七河之地”“欧西尔”Ossir意为“七河”。尼尔多瑞斯Neldoreth即“陶尔—那—尼尔多”Taur-na-neldor构成多瑞亚斯北部领土的一大片山毛榉森林贝伦就是在这里与露西恩相遇。多松尼安Dorthonion即“欧洛德—那—松”Orod-na-Thôn辛达语意为“松树之地”。阿姆巴罗那Ambaróna昆雅语意为“东升之地”范贡森林的古名之一。陶瑞墨那Tauremorna昆雅语意为“黑暗的森林”范贡森林的别名之一。阿勒达罗迷Aldalómë昆雅语意为“暮色森林”范贡森林的别名之一。陶瑞墨那罗迷Tauremornalómë昆雅语意为“暮色笼罩的黑暗森林”范贡森林的别名之一。—译者注

[5]树叶王Leaflock和树皮王Skinbark直译的话应是“树叶为发”和“树皮为肤”这也分别是他们的精灵语名字“芬格拉斯”Finglas和“弗拉德利夫”Fladrif的含义。—译者注

[6]嫩枝娘Wandlimb直译应是“嫩枝为四肢”。菲姆布瑞希尔Fimbrethil是她的精灵语名但不是Wandlimb的翻译。—译者注

[7]秘林谷Derndingle托尔金指出该名应尽可能选取带有古风的字眼意译它起源为人类语言其中dingle意为“树林遮蔽的小深谷”dern的含义“秘密的”则已失传。—译者注

[8]布瑞加拉德Bregalad辛达语意为“急性子的树”。该词中的-galad是来自辛达语词根-galadh“树”并不是像Gil-galad与Galadriel中那样意为“光”。后文中提到这个名字在通用语中译为Quickbeam又因为quickbeam在英语中可指花楸树故将Quickbeam译为“急楸”。—译者注

[9]欧洛法尔尼Orofarnë昆雅语意为“长于山中”、拉斯色米斯塔Lassemista昆雅语意为“叶色银白”、卡尼弥瑞依Carnimírië昆雅语意为“艳红珠宝装点”都是死去的花楸树的名字。—译者注

第五章 白骑士

“我都要冻到骨头里去了”吉姆利一边甩着胳膊跺着脚一边说。黑夜终于过去三人在破晓时分草草吃了顿早餐现在天色越来越亮他们正准备再次探查地面寻找霍比特人的踪迹。

“还有别忘了那个老头子”吉姆利说“要是看到靴子印我会更高兴。”

“你为什么高兴”莱戈拉斯说。

“因为一个老头要是长了双能踩出脚印的脚那他可能就只是个普通老头而已。”矮人答道。

“也许。”精灵说“但是在这里沉重的靴子也可能踩不出什么脚印这里的草既深又有弹性。”

“那可迷惑不了一个游民。”吉姆利说“一把弯刀就够阿拉贡看出苗头了。不过我不指望他找到任何踪迹。即使是在这光天化日底下我也敢肯定昨晚我们看见的就是萨茹曼邪恶的幻影。就连现在他那双眼睛也没准正在范贡森林里朝我们看呢。”

“确实很有可能。”阿拉贡说“不过我可不敢肯定。我在想马儿的事。吉姆利昨晚你说它们是被吓跑的可我不这么想。莱戈拉斯你听见它们的声音了吗你觉得它们听起来像是被吓坏了吗”

“不像”莱戈拉斯说“我听得很清楚。若不是因为黑暗和我们自己心存恐惧我本来会猜它们是因为突如其来的欢喜而狂嘶。它们发出的声音恰似马儿遇上一位思念已久的老朋友。”

“我也这么想。”阿拉贡说“但那两匹马不回来的话我就解不开这个谜。来吧天已经大亮了。我们先去察看再来猜测我们就从靠近自己营地的这里开始吧仔细全面搜查然后往朝向森林的山坡上一路找过去。不管我们认为昨晚的访客可能是谁找到霍比特人才是我们的任务。如果他们借着机缘逃脱了肯定会躲在森林里要不然就会被发现。如果我们从这里到森林边缘都

没找到什么那我们就到战场上在灰烬当中最后搜寻一次。不过在那边搜到什么的希望很渺茫洛汗的骑兵实在是太尽职尽责了。”

有好一阵子三人俯身地面仔细搜索。在他们头顶上那棵树悲伤地伫立着枯干的叶子无力地挂在枝头在寒冷的东风中瑟瑟作响。阿拉贡慢慢地朝外搜到了靠近河边的营火灰烬旁又开始折回朝那场战斗打响的小土丘一路搜去。忽然他俯下身子腰弯到脸几乎贴在草地上然后呼唤另外二人。他们迅速奔了过来。

“终于有线索了”阿拉贡说。他举起一片破损的叶子给他们看那是片泛着金色光泽的灰白大叶子此时正在褪变成褐色。“这是罗瑞恩的瑁珑树叶上面还沾了细小的碎屑草地上也有一些碎屑。还有瞧附近还有几段割断的绳子”

“这儿还有那把割断绳子的刀”吉姆利说他弯腰从许多沉重的大脚践踏过的乱草丛中抽出一把锯齿短刀刀柄折断落在一旁。“这是奥克的兵器。”他拿得小心翼翼嫌恶地看着雕刻过的刀柄。它形如一颗丑恶的头颅有着吊斜的眼和狞笑的嘴。

“如此一来这就是我们遇到的最难解的谜了”莱戈拉斯不禁惊叹道“一个被绑起来的俘虏既逃脱了奥克的魔爪又逃出了骑兵的包围然后他在这个仍然无遮无蔽的地方停下来用一把奥克的刀子割断了绑缚。可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如果双脚被绑他如何能走如果双臂被缚他如何用刀如果手脚都没被绑着他又为什么要割断那些绳子他还对自己的本事感到很得意于是坐下来安静地吃了些行路干粮—就算没有瑁珑树叶光是这点也足以表明他是个霍比特人了。然后我猜他把双臂变成了翅膀唱着歌飞进森林里去了。看来要找到他并不难我们只要自己也长出翅膀就行了”

“这里要没妖术就见鬼了”吉姆利说“那个老头子当时在干什么阿拉贡你对莱戈拉斯的解释有什么看法你有没有更好的解释”

“也许我有。”阿拉贡微笑着说“另有一些近在咫尺的迹象你们没留意到。我赞同这一点俘虏是个霍比特人而且他来到这里之前手或腿一定已经松绑了。我猜是手因为这样谜更好解还因为我从旁边的痕迹发现他是被一个奥克扛到这里来的。那边溅了些血迹就在几步之外是奥克的血。这周围有很深的马蹄印还有沉重的东西被拖动的痕迹。骑兵们杀了那个奥克后来把尸体拖去烧了。但霍比特人没被发现—他并不是‘无遮无蔽’因为当时是夜

晚他身上还穿着精灵斗篷。他精疲力竭饥肠辘辘所以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他用倒毙的敌人的刀割开绑缚之后就休息了一会儿并吃了点东西然后才爬开去。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我们知道他尽管是两手空空逃跑的但口袋里还有一些兰巴斯—这正像个霍比特人的样儿。我只说了‘他’但我希望并且也猜测梅里和皮平是一块儿来到这里的。不过这一点没有明确的证据。”

“我们这两个朋友有一个人的手没被绑着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吉姆利问。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阿拉贡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个奥克要打他们离开—绝不是要帮他们逃跑这点我们可以肯定。不现在我反而开始明白那件从一开始就令我不解的事了—为什么当波洛米尔倒下后奥克仅仅满足于抓走梅里和皮平而已他们没有搜寻我们其余的人也没有攻击我们的营地相反他们全速赶往艾森加德。难道他们以为自己抓到了持戒人和他忠心的伙伴我想不是。奥克的主子们即使心知肚明也绝不敢给奥克下这么明确的命令。他们不会对奥克公开提及魔戒—奥克可不是值得信赖的可靠仆役。我认为奥克接获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活捉霍比特人。而在此地这场战斗打响之前有人企图带着宝贵的俘虏溜走。这大概是背叛奥克这个种族极有可能干出这种事来。某个块头跟胆子都很大的奥克可能利欲熏心试图独吞战利品逃走。我的推断就是这样了也可能有别的解释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说我们的朋友至少有一个已经逃脱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帮助他之后再返回洛汗。既然他迫不得已进了范贡森林这个黑暗的地方我们也绝不能被吓住。”

“我不知道哪个对我来说更吓人是进范贡森林还是想到要徒步长途跋涉穿过洛汗。”吉姆利说。

“那么我们就进森林去。”阿拉贡说。

无需多久阿拉贡就找到了新鲜的痕迹。在靠近恩特河岸的一处地方他发现了脚印—霍比特人的但脚印太浅看不出什么。然后就在森林边上一棵大树的树干底下他又找到了更多脚印。那里的地面光秃又干燥没有显出多少信息。

“至少有一个霍比特人在这里站了一会儿并回头张望。然后他转身走进了森林里。”阿拉贡说。

“那么我们也必须进去。”吉姆利说“但我不喜欢这个范贡森林的模样而且我们被警告过别进去。我真巴不得这场追踪把我们领到别的地方去”

“不管那些传说怎么说我觉得这森林并没有给人邪恶的感觉。”莱戈拉斯说。他站在森林的边檐下倾身向前似在聆听并睁大眼睛朝阴影中凝望。“不它不邪恶。或者说它里面若有邪恶那也远得很。我只是堪堪察觉到那些长着黑心树木的黑暗之处的微弱回声。我们附近并无恶意但有警觉以及愤怒。”

“哦可它没理由跟我发怒啊。”吉姆利说“我又没伤害过它。”

“幸好如此。”莱戈拉斯说“不过它确实受过了伤害。森林里有什么事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你们没感觉到那种紧张的气氛吗它让我透不过气来。”

“我感觉到空气很闷。”矮人说“这森林比黑森林亮一些但它一股霉味儿破破烂烂。”

“它很古老非常古老。”精灵说“古老到连我都觉得自己年轻起来了。打从跟你们这些小孩子一起旅行开始我还是头一次有这种感觉。这森林非常古老充满了回忆。我若是在和平的年代来到这里一定会非常快乐。”

“我敢说你会的你毕竟是个森林精灵—不过精灵这个种族无论哪一族都很奇怪。”吉姆利嗤之以鼻“但你叫我觉得安慰了些。你去哪儿我也会去。只是你要准备好随时拉弓我也得准备随时从腰带里抽出斧子。但不是用来砍树”他急忙补上一句抬头望向头顶的树“我只是不想突然碰上那老头子闹个措手不及。仅此而已。我们走吧”

于是三位猎手毅然闯入了范贡森林。莱戈拉斯和吉姆利将追踪的任务托给了阿拉贡可他却没有多少痕迹可看。森林里地表干燥覆满了落叶。不过阿拉贡估计逃亡者会留在水源附近因此他频繁折回溪流的岸边。就这样他来到了梅里和皮平曾经喝水并洗脚的地方。在那儿三人都清楚看见有两个霍比特人的脚印其中一个的比另一个要大上一点。

“这真是好消息”阿拉贡说“不过这痕迹是两天前的了。还有两个霍比特人似乎从这里离开了水边。”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吉姆利说“我们总不能追着他们穿过这整片范贡要地吧。我们上路时补给就不足要是还不能快点儿找到他们那我们到时候除了坐在他们旁边跟着一起饿肚子表示咱好兄弟有难同当之外对他们也没别的用处了。”

“要是真的只能有难同当那我们也得当了。”阿拉贡说“我们继续走吧。”

终于他们来到了那处突然中断的陡峭岩壁也就是树须所在的山岗前抬头望向石壁和那道通往高处岩架的粗糙阶梯。一束束阳光透过翻滚奔行的云朵照下来森林此刻看起来不那么阴沉灰暗了。

“我们上去看看四周的景象吧”莱戈拉斯说“我还是觉得喘不过气很想好好品尝一会儿松快些的空气。”

三人爬了上去。阿拉贡走在最后爬得很慢因为他一路都在仔细察看那些台阶和岩架。

“我几乎能肯定两个霍比特人上过这里。”他说“但这里还有别的痕迹非常奇怪我解释不了。不知我们能不能从这片岩架上看到些有助于猜测他们后来去向的东西”

他站起身向四方张望却没看见任何有用的事物。这块岩架面朝东与南两个方向但只有东边的视野是开阔的。从那里他可以看见大片树木的树梢一排排地朝来路的平原逐渐降下伸展开去。

“我们绕了好大一圈。”莱戈拉斯说“要是我们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就离开大河并直接朝西走我们本来可以全都安然无恙地抵达这里。没有多少人能预见到脚下的路会把自己领到何处直到路的尽头。”

“但我们当时不希望来到范贡森林。”吉姆利说。

“而我们还是来了—并且正好落入了罗网。”莱戈拉斯说“看”

“看什么”吉姆利问。

“那边树林里。”

“哪边我可没长精灵的眼睛。”

“嘘说话小声点看”莱戈拉斯伸手指着说“在下头林子里就在刚才我们过来的路上。就是他。你看不见他吗就是在树木间穿行的那个”

“看见了我现在看见他了”吉姆利咬着牙说“看阿拉贡我不是警告过你吗就是那老头子全身裹着脏兮兮、灰扑扑的破布所以我一开始没看见他。”

阿拉贡举目望去看见有个佝偻的身影在缓慢移动离他们并不远。那人看起来像个老乞丐拄着一根粗糙的手杖疲惫不堪地走着。他低着头并未望向他们。若在别的地方他们一定会言词得体地向他问候但现在他们沉默伫立着每个人都有种奇怪的期待感某种潜在的力量—或威胁—正在逼近。

吉姆利瞪大眼睛看了一阵与此同时那人一步接一步越走越近。突然间矮人再也按捺不住脱口叫道“你的弓莱戈拉斯拉弓准备好那是萨茹曼别让他开口别给他机会对我们下咒先下手为强”

莱戈拉斯引弓拉开动作迟缓仿佛有另一个意志正在抵制他这么做。他手中松松握着一支箭但并未将它搭上弦。阿拉贡一语不发地站着神情警惕又专注。

“你在等什么你这是怎么啦”吉姆利从牙缝里悄声说。

“莱戈拉斯没错。”阿拉贡平静地说“无论我们怀有多大的恐惧或疑惑都不能就这样在一个老人既无防备也未挑衅之时射杀他。先等等看”

就在这时老者加快了步伐以惊人的速度来到岩壁下方。蓦地他抬头朝上望而他们动也不动地站着往下看。四野寂然。

他们看不见他的脸。他罩着兜帽兜帽上又戴了顶宽边帽因此整张脸都被遮住只露出了鼻尖和灰胡子。然而阿拉贡觉得自己从那罩着头脸的兜帽阴影下捕捉到了明亮锐利的眼睛投来的一瞥。

终于老人打破了沉默。“果真是幸会朋友们。”他柔声说“我想跟你们谈谈。是你们下来还是我上去”没等回答他便开始往上爬。

“就是现在”吉姆利说“莱戈拉斯别让他过来”

“我不是说了我想跟你们谈谈吗”老人说“放下那把弓精灵大人”

莱戈拉斯手一松弓和箭都掉落下去随即双臂也无力地垂在身侧。

“还有你矮人大人请将手从斧柄上移开等我上来吧你不需要如此剑拔弩张。”

吉姆利一个激灵接着就像石头一样呆立不动了只能瞪眼瞧着。老者如山羊般灵巧地跃上一级级粗糙的阶梯原先那种疲态似乎一扫而光。当他踏上岩架时有道白光稍纵即逝快得叫人无法确认仿佛是裹在那身褴褛灰衣之下的袍服惊鸿一现。吉姆利嘶地倒吸了一口冷气寂静中那声音听来分外响亮。

“我再说一次幸会”老人说朝他们走过来却在几步远的地方止步倚杖而立。他探着头从兜帽底下打量他们“你们在这片地区有何贵干一个精灵、一个人类、一个矮人全都穿着精灵的服饰。毫无疑问这背后必有一个值得聆听的故事。这种事在这里可不常见啊。”

“听你的口气你似乎对范贡森林非常熟悉。”阿拉贡说“是不是这样”

“不算很熟悉”老人说“要熟悉可得花费长年累月来研究。不过我不时来这里看看。”

“我们可否请教你的名字然后听听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阿拉贡说“早晨快要过了我们还有要事在身不能久候。”

“我想说的话我已经说了你们有何贵干你们自身有什么故事可说至于我的名字么—”他顿住轻声笑了很久。这笑声令阿拉贡感到一股莫名的寒意窜过背脊他打了个寒战。然而他感觉到的既不是畏惧也不是恐慌相反那感觉更像突然被刺骨的风噬了一口或一个睡得不安稳的人被一阵冷雨打醒。

“我的名字”老人重复道“你们难道不是已经猜到了吗我想你们以前听说过。对你们以前听说过。不过来吧先说说你们的故事”

三个伙伴默立着没有人回答。

“有人多半会开始怀疑你们的任务是否适合公之于众。”老人说“所幸我对此略知一二。我相信你们是在追踪两个年轻霍比特人的足迹。对霍比特人。别把眼睛瞪得好像你们从来没听过这个奇怪名称一样。你们听过我也听过。这么说吧他们前天爬到这里来过并且碰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这

个消息可让你们觉得安慰了现在你们想知道他们被带到哪里去了行行或许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相关的信息。可是为什么我们要站在这里你瞧你们的任务已经不再像你们以为的那么急迫了。我们还是坐下来好自在一点地说话吧。”

老人转身走向后方峭壁底下一堆崩落的石块山岩顿时就像是一道符咒被解除三人放松下来有了动作。吉姆利的手立刻伸向斧柄阿拉贡拔出了剑莱戈拉斯则拾起了弓。

老人似乎一无所觉只躬身在一块平坦的矮石上坐下。这时他的灰斗篷敞开来他们清清楚楚地看见他里面穿了一身白衣。

“萨茹曼”吉姆利喊道握着斧头朝他纵身猛扑过去“说快告诉我们你把我们的朋友藏哪去了你把他们怎么样了说不然我就给你帽子来上一斧就算是巫师也要吃不了兜着走”

老人动作比矮人更快。他一跃而起跳到一块巨岩顶上。他站在那里突然显得高大起来岿然俯视着他们。他的兜帽和褴褛灰衣都已经甩开身上的衣裳白得耀眼。他举起了手杖于是吉姆利的斧头挣脱掌握崩落在地哐当一响。阿拉贡的剑僵在动弹不得的手中突然冒出了一股火焰。莱戈拉斯大喊一声将箭射向高空它消失在一闪而逝的火焰中。

“米斯兰迪尔”精灵喊道“米斯兰迪尔”

“莱戈拉斯我再次对你说幸会”老人说。

他们全都盯着他。阳光下他一头银丝如雪白袍熠熠生光手中掌握着力浓眉下的那双眼睛烁亮有神如阳光般富有穿透力。他们怀着惊奇、欢欣与敬畏站在那里百感交集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终于阿拉贡回过神来。“甘道夫”他说“在我们绝望万分、走投无路的时刻你竟然归来了刚才是什么蒙蔽了我的双眼甘道夫”吉姆利什么也没说只是双膝跪倒抬手遮住了眼睛。

“甘道夫。”老人重复道仿佛正从过去的记忆里召回一个久已不用的词语“对是叫这个名字。我从前是叫甘道夫。”

他从岩石上下来拾起灰斗篷裹在身上。那感觉就像方才还在闪耀的太阳现在又躲到云后面去了。“对你们仍然可以叫我甘道夫。”他说他的声音又是他们的老朋友和向导的声音了“起来吧我的好吉姆利这不怪你而且我也没受伤啊。实际上我的朋友们你们谁的武器都伤不了我了。高兴起来吧届此形势转变之际我们又见面了。大风暴即将来临但是形势已经改变了。”

他将手放在吉姆利头上矮人抬起头来突然笑了。“甘道夫”他说“可你穿了一身白衣啊”

“不错我现在是白袍了。”甘道夫说“其实几乎可以说我就是萨茹曼乃是萨茹曼本该扮演的角色。不过来吧跟我讲讲你们的经历自从我们分别之后我经历了烈火与深水忘掉了许多自以为知道的事重新知道了许多我过去已经忘掉的事。我能看见许多远方之事却看不见许多近在咫尺之事。跟我讲讲你们的经历吧”

“你想知道什么”阿拉贡说“我们在桥上分别后所发生的一切那可是说来话长。你难道不先告诉我们那两个霍比特人的消息吗你找到他们了吗他们是否安然无恙”

“不我没找到他们。”甘道夫说“有一股黑暗笼罩着埃敏穆伊的重重山谷我不知道他们被俘虏了直到大鹰告诉了我。”

“大鹰”莱戈拉斯说“我曾见到有只鹰飞得又高又远上次看见是四天之前它就在埃敏穆伊上空。”

“对”甘道夫说“那就是曾把我从欧尔桑克救出的风王格怀希尔。我派他先我而行去监视大河并收集消息。他目光锐利但他也无法看到山脚和树下发生的一切。有些事情他看见了还有些事情我自己看见了。如今我对魔戒已经无能为力—不只我每个从幽谷出发的远征队成员也都无能为力了。它差一点就暴露在大敌面前但还是逃脱了。我在其中出了一份力。那时我坐在高处与邪黑塔角力魔影便过去了。随后我很疲倦非常疲倦沉浸在黑暗的思绪中独行许久。”

“那么你知道弗罗多的情况喽”吉姆利说“他怎么样了”

“我说不好。他躲过了一场极大的危险但还有许多危险横在面前。他决定独自前往魔多并且动身出发了。我就知道这么多。”

“他不是独自一人。”莱戈拉斯说“我们认为山姆跟他一起去了。”

“他去了”甘道夫说眼睛一亮脸上浮起了笑容“他真的跟去了这我从前可不知道但并不令我惊讶。很好太好了你们让我的心宽慰不少。你们得多告诉我一点。现在到我旁边来坐下跟我讲讲你们旅途中的经历。”

三人在他脚前席地而坐阿拉贡开始讲述。有好长一段时间甘道夫都没说话也没发问。他闭着双手摊开着搁在膝头。最后当阿拉贡说到波洛米尔之死与他在大河上的最后一程时老人叹了口气。

“吾友阿拉贡你知道或猜到的你并未全部说出口。”他平静地说“可怜的波洛米尔我没有察觉到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对这样一个既是勇士又是人中豪杰的人而言这种考验太痛苦了。加拉德瑞尔告诉我他曾身处险境但他最后还是逃过了大劫。我很欣慰。哪怕仅仅是为了波洛米尔的缘故那两个年轻的霍比特人也没有跟我们白走一趟但他们要扮演的角色还不止于此。他们被带进了范贡森林而他们的到来就像是小小的石子滚落将引发一场浩大的山崩。正当我们在此谈话之际我已听到了第一声轰响。水坝爆裂时萨茹曼最好别出门在外被逮个正着”

“亲爱的朋友你有一点压根没变”阿拉贡说“还是爱打哑谜。”

“什么打哑谜”甘道夫说“不我是在大声自言自语。这是个旧时的习惯他们选择跟在场最有智慧的人交谈年轻人需要的那些冗长解释着实累人。”他哈哈大笑但现在这笑声给人的感觉却温暖而慈祥犹如一道闪烁的阳光。

“哪怕按照古代人类家族的算法我也已经不算年轻人了。”阿拉贡说“你难道不能把你的想法对我说得更直白点儿”

“那我该怎么说”甘道夫停下来思索了一会儿“如果你想尽可能清楚直白地了解我的部分想法我便概括一下此刻我对形势的看法。大敌当然早就知道魔戒如今在外并且由一个霍比特人携带。他知道从幽谷出发的远征队的人数还知道我们都是来自哪个种族。但他尚未彻底看穿我们的目的。他推测我们全都会前往米那斯提力斯因为换他处在我们的境地中他就会那么做。以他的聪明才智来判断这将会沉重打击他的势力。他其实正怀着极大的恐惧不知道哪个强者会突然出现驾驭着魔戒发动战争讨伐他企图推翻他取而代之。我们想推翻他却不想有人取代他这种想法不曾在他脑海里出现过。他即使在最黑暗的梦境里都从未想到我们会试图摧毁魔戒本身。无疑

你们由此可见我们的幸运和希望所在。由于他想像的是战争相信自己一刻也不得浪费他便发动了战争。他想先下手为强如果这一击够狠往后或许就没必要再出手了。因此现在他将长久以来积蓄的力量投入行动这比他原来计划得要早。他真是个聪明的傻瓜要是他竭尽全部兵力守住魔多以致无人能进然后穷尽全副狡诈心力去搜寻魔戒那么我们的希望确实就会破灭—无论是魔戒还是持戒人都无法长久躲过他的魔爪。但目前他的眼睛是盯着外界而不是自家门口并且他盯得最紧的是米那斯提力斯。很快他麾下的大军就将像风暴一样向它发起猛攻。

“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派出去伏击远征队的手下又失败了。他们没有找到魔戒也没有带回任何霍比特人当人质。哪怕他们只抓到人质对我们来说都将是沉重的打击甚至可能是致命的。不过我们别去想像霍比特人那温和的忠诚在邪黑塔中遭受考验闹得自己心情灰暗了因为大敌没能得逞—到目前为止没有。多亏了萨茹曼”

“那萨茹曼难道不是叛徒”吉姆利问。

“他确实是叛徒—双面叛徒。”甘道夫说“而且这难道不奇怪吗我们近来所遭遇的一切没有哪样比艾森加德的背叛更严重。哪怕只当萨茹曼是一方领主与统帅他已经变得非常强大。他威胁着洛汗的人类就在米那斯提力斯即将面临来自东方的敌军主力猛攻时他牵制着洛汗人使他们无法伸出援手。然而一件诡诈叛主的武器对它的主人总是危险的。萨茹曼也存着私心想截获魔戒为己所用或者至少捉到几个霍比特人来为自己的邪恶目的服务。所以我们两边的敌人都只谋划要在这紧要关头将梅里和皮平以惊人的速度带到范贡森林来否则他们是永远不会到这里来的

“同时他们又让自己心中充满了新的疑惑这些疑惑打乱了他们的计划。感谢洛汗的骠骑这场战斗不会有消息传回魔多。但黑暗魔君知道有两个霍比特人在埃敏穆伊被俘并且被带往艾森加德—这可是违逆了他手下的意愿。现在他既怕米那斯提力斯又怕艾森加德。如果米那斯提力斯陷落萨茹曼可就不妙了。”

“不幸的是我们的朋友夹在当中。”吉姆利说“要是艾森加德紧挨着魔多那么他们打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坐等看好戏了。”

“胜出者会比先前任何一方都更强大并且内心不再存疑。”甘道夫说“但是艾森加德不是魔多的对手除非萨茹曼先夺得魔戒而如今他再也得不到

了。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身陷险境。他不知道的事太多了。他急于将猎物攫取在手耐不住在家等候于是出来接应并监视他的使者。但他这次来得太晚了战斗早在他抵达这片地区之前就结束了他根本无能为力。他没在这里久留。我看穿了他的心思洞悉了他的疑惑。他不具备察看踪迹这类在林中生活的本事。他相信那些骑兵已将战场上所有的人都杀死烧尽但他不知道奥克是否带回了任何俘虏。他不知道他的手下和魔多的奥克发生了冲突他也不知道那个飞行的使者。”

“飞行的使者”莱戈拉斯叫道“在萨恩盖比尔上方我用加拉德瑞尔赠的弓射把他从天上射了下来。他令我们所有人都充满了恐惧。这是什么新的恐怖力量”

“那是一种你无法用箭射死的恐怖力量。”甘道夫说“你只射杀了他的坐骑—干得好但那骑手很快又有了新坐骑因为他是那兹古尔是九戒灵之一他们现在骑着会飞的坐骑。他们的恐怖力量很快就会遮蔽太阳笼罩我们友邦的最后军队。不过他们尚未获准越过天河萨茹曼也不知道戒灵如今已换了这种新的形貌。他一心只想着魔戒。它出现在战斗中了吗它被人找到了吗万一马克之王希奥顿得到它并知晓它的力量那要怎么办那是他所意识到的危险于是他逃回了艾森加德打算以双倍乃至三倍的兵力攻打洛汗。与此同时一直有另一种危险近在咫尺他却忙着自己那些风风火火的念头全没意识到它的存在。他忘了树须。”

“这会儿你又在自言自语了。”阿拉贡微笑着说“我不知道树须是谁。萨茹曼的双面背叛我猜到了一部分但我不明白两个霍比特人来到范贡森林起了什么作用除了让我们来了一场漫长又毫无结果的追踪。”

“等等”吉姆利叫道“还有件事我想先知道。昨晚我们看见的究竟是你甘道夫还是萨茹曼”

“你们看见的肯定不是我”甘道夫说“因此我只能猜你们看见了萨茹曼。我们显然看起来极为相像因此我必须原谅你想一斧把我的帽子劈出个补不好的缺口。”

“好好极了”吉姆利说“我很庆幸那不是你。”

甘道夫再次大笑。“是啊我的好矮人”他说“不是方方面面都遭人误解这真叫人感到安慰。这点我岂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不过当然我绝不会怪你刚

才欢迎我的方式我怎么能怪你呢是我自己常常劝告朋友在与大敌打交道时防人之心万不可无。祝福你格罗因之子吉姆利或许有一天你会同时见到我们二人那时就可以判断了”

“但是霍比特人呢”莱戈拉斯插嘴道“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来找他们你似乎知道他们在哪。现在他们在哪”

“跟树须还有恩特们在一起。”甘道夫说。

“恩特”阿拉贡不由得惊叫道“这么说来那些古老的传说里讲到的森林深处的居民也就是巨大的百树牧人竟是真的这世上还有恩特存在吗我以为他们即便真的不是洛汗的传奇故事也只是一则远古的记忆罢了。”

“洛汗的传奇故事”莱戈拉斯叫道“不大荒野上每个精灵都唱过那些讲述古老的欧诺德民和他们的绵长悲伤的歌谣。不过即便是在我们当中他们也只是一则记忆。如果我还能在这世上碰到一个活的恩特那我真会觉得自己年轻起来了但树须这个名称只是范贡一词的通用语翻译而已可你却说得好像是个人。树须是谁”

“啊现在轮到你问个没完了。”甘道夫说“他漫长悠缓的生平我只知道一小部分却也足够说个我们现在讲不完的故事了。树须就是范贡森林的守护者。他是最年长的恩特是太阳底下仍在这片中洲大地上行走的最古老的生灵。莱戈拉斯我着实希望你能见到他。梅里和皮平的运气很好他们在这里遇到了他就在我坐的这个地方。他两天前来到这里将他们带去了他远在迷雾山脉山脚下的家。他常来这儿尤其当他心神不宁饱受外界传言困扰的时候。四天前我看他在森林中大步行走我想他也看见了我因为他停了下来。但我没跟他说话因为我跟魔多之眼争斗过后很累加之心事重重而他也没跟我说话也没叫我的名字。”

“说不定他也以为你是萨茹曼。”吉姆利说“不过你说起他的口气就好像他是个朋友。我还以为范贡很危险哪。”

“危险”甘道夫叫道“我也很危险非常危险—比你这辈子能遇见的任何人或物都危险除非你被活捉到黑暗魔君的座前那另当别论。而且阿拉贡很危险莱戈拉斯也很危险。格罗因之子吉姆利你可是被危险团团包围着—因为依着你的标准你自己就很危险。范贡森林肯定非常危险—尤其是对那些随时都想动用斧头的人而言还有范贡本人也非常危险尽管如此他却很有智慧

又很亲切。但现在他那漫长又迟缓的愤怒正在溢出充斥了整座森林。正是霍比特人的到来以及他们带来的消息令这股愤怒漫溢了出来它很快就会像洪水一样汹涌奔流但这股大潮已尽数扑向萨茹曼和艾森加德的斧头。一件自从远古时代以来就不曾发生过的事即将发生—恩特将会觉醒并且发现自身非常强大。”

“他们会做什么”莱戈拉斯惊讶万分地问。

“我不知道。”甘道夫说“我认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我很好奇。”他沉默下来低头思索着。

另外三人看着他。一束阳光穿过飞逝的云照在他此时摊开搁在膝头的手心上手掌盛满了阳光恰似杯子装满了水。最终他抬起头来直接凝望着太阳。

“上午要过完了。”他说“我们很快就必须出发了。”

“我们要去找那两个朋友并见一见树须吗”阿拉贡问。

“不。”甘道夫说“那不是你们该走的路。我已经说过了希望之所在但那只是希望。希望并不是胜利。战争已经降临到我们和我们所有朋友的头上这是一场只有运用魔戒才能确保我们胜利的战争。它令我心中充满了巨大的悲伤以及极大的恐惧因为无数事物将被摧毁或许一切都会失落。我是甘道夫白袍甘道夫但黑暗的势力依然更加强大。”

他起身抬手搭额朝东凝望仿佛看见了他们都看不见的遥远事物。然后他摇了摇头。“不”他轻声说“它已经脱出我们的掌握了。至少让我们为此庆幸吧。我们已经摆脱了运用魔戒的诱惑我们必须去面对近乎绝望的危境但那种致命的危险已经解除了。”

他转过身。“来吧马拉松之子阿拉贡”他说“别为你在埃敏穆伊山谷里所作的选择而后悔也别说这趟追逐是徒劳一场。你从重重疑难中选了一条貌似正确的路而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也已经获得了回报。因为正是如此我们才及时见面否则我们再见时只怕就太迟了。不过你们三人的使命已经结束了。你们下一趟旅程是你之前承诺的。你们必须前往埃多拉斯的宫殿找到希奥顿因为那里需要你们。安督利尔现在必须在它等待良久的战斗中展现光芒了。洛汗正困于战争还有更糟的邪恶—希奥顿的情况很不妙。”

“那么我们就见不到那两个快乐的小霍比特人了”莱戈拉斯说。

“我可没这么说。”甘道夫说“谁知道呢耐心一点。去你们该去的地方并且心怀希望去埃多拉斯我也要去那里。”

“对一个人来说无论老少这都是条很长的路。”阿拉贡说“恐怕我还没赶到战争就已经打完了。”

“我们走着瞧走着瞧。”甘道夫说“你们要现在跟我一起走吗”

“要。我们一起出发吧。”阿拉贡说“不过我相信你要是愿意会比我先到那里。”他起身久久看着甘道夫。精灵和矮人都无言地看着他们二人面对面伫立。阿拉松之子阿拉贡的灰色身影高大挺拔坚如磐石。人类手扶着剑柄看起来犹如一位自海上迷雾中前来的君王踏上了寻常人类的海岸。在他面前略微躬身站着的是个一袭白衣的苍老人影这时就像体内点燃了某种光那样闪闪发亮虽因岁月的重负而佝偻却蕴藏着一股超越君王的力量。

“我没有说错甘道夫”阿拉贡终于说“无论你想去何处你都能比我更快到达。我还要说你是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旌旗。黑暗魔君有九骑手我们则有一位却比他们更强大—一位白骑士[1]。他历经烈火与深渊他们将会对他心存畏惧。不管他领我们走向何处我们都必前往。”

“对我们将一同追随你。”莱戈拉斯说“但是甘道夫我想先听听你在墨瑞亚的遭遇这会让我心里好过一点。你难道不愿告诉我们吗你难道不能多留一会儿告诉你的朋友你是如何获救的”

“我已经留得太久了。”甘道夫答道“时间紧迫。但就算给我一整年时间我也不能把一切都告诉你们。”

“那么就趁时间允许告诉我们你愿意说的部分好了”吉姆利说“说吧甘道夫给我们讲讲你跟炎魔的大战”

“别提他的名”甘道夫说那一刻他脸上似乎掠过了一抹痛苦的阴云他默然坐下看起来苍老若死。“我往下坠了很久”他终于缓慢说道仿佛在艰难地回忆“我往下坠了很久他与我一同下坠。他的烈火包围了我烧伤了我。接着我们一头扎进了深水中四下一片漆黑。那冰冷如同死亡的潮水几乎冻僵了我的心。”

“架着都林之桥的深渊深不见底从未有人丈量过。”吉姆利说。

“但它是有底的远在光明不及之处人们所知之外。”甘道夫说“我终于落到了底到了岩石至深的根基。他仍跟我在一起。他的火熄了变得滑溜湿黏比能扼死人的蛇还强壮。

“我们在万物生存的大地之底争斗许久那里的时间无法计量。他始终缠着我我不停砍着他直到最后他向黑暗的隧道飞奔而逃。格罗因之子吉姆利那些隧道不是都林一族挖的。在比矮人挖掘到的最深处还要深得多的地方那里的世界是无名之物啮出来的就连索隆都不知它们是何物它们比他还要古老。现在我已去过那里但我不会对它加以描述那会黯淡了白日的天光。在当时的绝境中我的敌人是我惟一的希望我紧追着他丝毫不肯放松。就这样他终于把我带回了卡扎督姆的秘道—他对它们了若指掌。接着我们一直往上攀登直至来到无尽阶梯。”

“那阶梯早就没人知道位于何处了。”吉姆利说“许多人说它仅仅是传说而已从来就不存在但也有其他人说它被摧毁了。”

“它确实存在而且没有被摧毁。”甘道夫说“它从最底层的地牢一直攀升到至高处的山巅成千上万的台阶呈螺旋状连绵不断盘旋而上最后的出口乃是在都林之塔—那塔凿自银齿峰齐拉克—齐吉尔尖顶的天然岩石。

“就在凯勒布迪尔上积雪中开了一扇孤窗窗前乃是一片狭窄之地恰似一个坐落在云雾缭绕的世界上方、令人头晕目眩的鹰巢。那里的阳光极烈但下方的一切都裹在云层里。他一跃而出而当我紧跟而至之际他猛然爆发出新的火焰。没有人观战否则这场山巅之战或许会被传唱后世。”甘道夫蓦地大笑起来“可是他们在歌谣里会怎么说呢那些从远方观看的人会以为山顶正被风暴笼罩着。他们能听见雷声并且会说闪电击中了凯勒布迪尔反弹起无数道火舌。这难道还不够唱吗我们周围腾起大股浓烟水汽蒸腾碎冰如雨倾落。我将敌人抛了下去他从高处坠落撞碎了山体摔死在那里。接着我便落入了黑暗。我游离于神志与时间之外在我不会宣之于口的诸多道路上漫游了很久。

“我被赤裸裸地送了回来—这次只停留很短一段时间到我的任务完成为止。我赤裸裸地躺在山顶上背后的高塔已碎成齑粉那扇窗已荡然无存毁坏的阶梯也被焚烧断裂的岩石堵死了。我独自躺在世界的坚硬尖角上无人记得无路可逃。我躺在那儿瞪着天空群星在穹顶中流转每天都像大地的一

个生命周期那般漫长。来自四面八方的传闻汇聚起来隐隐传进我的耳里有生有死有欢唱有哀哭还有负载过重的岩石发出永无休止的缓慢呻吟。终于风王格怀希尔又找到了我将我抓起带我离开那里。

“‘患难之友啊我真是注定总要成为你的负担。’我说。

“‘你曾经是个负担。’他答道‘可现在不是了。你在我爪中轻如鸿毛阳光能穿透你照耀。事实上我认为你根本不需要我我要是松开你你可以乘风飞翔。’

“‘你可千万别松爪’我惊喘着说感到自己又活了过来‘送我去洛丝罗瑞恩吧’

“‘派我出来找你的加拉德瑞尔夫人正是这么吩咐我的。’他答道。

“就这样我去了卡拉斯加拉松并得知你们才走不久。我逗留在那片仿佛不会衰老的土地上那里的时光带来康复而非腐朽。我康复了并穿上了白袍。我给予并听取了建议。之后我经由生僻的道路来到此地给你们一些人带来口信。我受命对阿拉贡说

埃莱萨埃莱萨杜内丹人今何在

汝族人因何离散不还

未远矣失落之物将重现

灰衣劲旅自北归。

然汝命途幽暗

亡者当关一路向海。

“她要对莱戈拉斯说的话是

绿叶莱戈拉斯徜徉林下久矣

汝生长于欢乐须措意大海

若闻海岸沙鸥鸣啼

汝心再难安歇林下。”

甘道夫闭上眼睛不再说话。

“这么说来她没什么口信给我吗”吉姆利问低下了头。

“她的话含义晦涩”莱戈拉斯说“收到的人也很难明白其中之意。”

“这话安慰不了我。”吉姆利说。

“那你还要怎样”莱戈拉斯说“难道你要她明言你的死期”

“行啊如果她没别的可说的话。”

“那是什么呢”甘道夫说着睁开了眼睛“是了我想我大致能猜出她话里的意思。抱歉吉姆利我刚才是重新斟酌这些口信。她确实有话给你而且既不晦涩也不悲伤。

“请向格罗因之子吉姆利致上夫人的问题。”她说‘持发人无论你去向何方我都牵挂着你。但可要当心别用斧子砍错了树’”

“甘道夫你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刻可真是良辰”矮人叫道雀跃着用奇特的矮人语大声唱起来“走吧走吧”他挥舞着斧头吼道“既然甘道夫的脑袋如今变神圣了我们这就去找个可砍的来砍砍吧”

“应该不用走太远就能找到。”甘道夫说站起身来“走吧我们这些久别重逢的朋友已经用光了聊天的时间现在得赶紧上路了。”

他再次裹上那件陈旧破烂的斗篷领路出发。他们跟着他迅速从那片高处的岩架下来一路朝回走穿过森林顺着恩特河沿岸而行。他们沿途都未交谈直到离开范贡森林边沿再度踏上草原。他们的马匹依旧踪影不见。

“马儿没回来。”莱戈拉斯说“这趟路走起来可要累死人了”

“时间紧迫我不走路。”甘道夫说接着抬起头吹了声长长的口哨。口哨声清利明晰一旁站着的三人无不惊讶那长须下的苍老双唇竟能吹出如斯声响。他吹了三声口哨。然后他们模模糊糊地听见东风从草原上远远送来了马的嘶鸣。他们等候着心中惊奇而没多久就传来了马蹄声。起初那只不过是地面传来的微微震动只有伏在草地上的阿拉贡可以察觉接着马蹄声渐渐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踏着明快的节奏。

“来的不止一匹马。”阿拉贡说。

“当然。”甘道夫说“一匹马可载不了我们这么多人。”

“共有三匹。”莱戈拉斯说抬眼越过原野眺望“看他们跑的样子那是哈苏费尔旁边是我的朋友阿罗德但还有另一匹马大步领先那是一匹非常雄骏的马。过去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马。”

“这样的马你以后也不会再见到。”甘道夫说“这是捷影。他是马中王者美亚拉斯之首就连洛汗之王希奥顿都不曾见过比他更好的马。他岂非闪亮如银奔驰起来畅如急流他是为我而来—他便是白骑士的骏马。我们将一同奔赴战场。”

就在老巫师说话的当口那匹雄骏的马已大步奔上山坡朝他们而来。他全身皮毛闪亮鬃毛在疾奔带起的风中飘飞。另外两匹马跟着他而来不过此时已经远远落后。捷影一看见甘道夫立刻停了脚步高声嘶鸣。接着他轻轻地小跑上前屈下高傲的头用硕大的鼻子去蹭老人的颈项。

甘道夫疼爱地抚摸他。“吾友从幽谷到这里真是条漫漫长路。”他说“但你聪明又迅捷并在我需要的时候到来。现在我们一起远征在这世上再不分开”

不久另外两匹马也到了静静站在一旁似在等候命令。“我们立刻前往你们的主人希奥顿的宫殿美杜塞尔德。”甘道夫严肃地对那两匹马说而他们俯首以答“时间紧迫因此我的朋友们请容许我们骑上你们并请你们尽上全力飞奔。哈苏费尔带上阿拉贡阿罗德带上莱戈拉斯。吉姆利坐在我前面我会请捷影带上我们两个。现在我们喝点水就出发。”

“现在我解开了昨晚的一部分谜团。”莱戈拉斯说轻捷地跃到了阿罗德背上“无论我们的马最初是不是因为害怕而跑开他们遇到了自己的首领捷影

于是欢欣地问候他。甘道夫你之前知道他就在附近吗”

“我知道。”巫师说“我集中意念呼唤他召唤他尽快前来。昨天他还在远处在这片土地的南部。但愿他再次迅捷无比地带我回去”

甘道夫向捷影交代几句那匹马便以相当快的速度出发了但没有令另外两匹跟不上。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转向选择了一处河岸较低的地方涉水过河然后领他们朝正南进入不生树木的辽阔平原。风吃过一望无际的草原掀起一阵阵灰色的波浪。草原上不见任何大路小径的踪影但捷影既未停步也未踌躇。

“此刻他正领我们走直线前往白色山脉的山坡下希奥顿的宫殿。”甘道夫说“这样走会快得多。河对面的东埃姆内特地面要坚硬些通往北方的主干道就在那边但捷影知道每处穿过沼泽和洼地的路。”

他们穿过草地和泽地连续奔驰了好几个钟头。不少地方的草都没过了骑手们的膝盖他们的坐骑就像在灰绿色的海洋中游泳。他们一路碰到了许多隐蔽的水塘大片大片的莎草在危机四伏的潮湿沼泽上摇晃。但捷影总找得到路另外两匹马则跟着他踏出的蹄印前行。太阳渐渐从高空向西沉落有那么片刻四位骑手越过广阔的平原望去远远见它像个大火球般没入了草原。在视野尽头的低处群山的山肩两侧都被霞光映得通红。地面似乎有股浓烟腾起将一轮红日抹成了血色仿佛它在往大地的边缘沉落时点燃了草原。

“那边就是洛汗豁口。”甘道夫说“它现在几乎在我们的正西方。艾森加德就在那边。”

“我看到一大股浓烟。”莱戈拉斯说“那是怎么回事”

“战斗战争”甘道夫说“继续前进”

[1]白骑士White Rider。本书中几乎不用“骑士”一词翻译Rider但此处是有意为之。甘道夫扮演的角色其实与“圣骑士”paladin颇有相似之处。—译者注

第六章 金殿之王

夕阳西下黄昏渐逝夜色四合他们奔驰如故。当他们终于止步下马连阿拉贡都浑身僵硬疲惫不堪。甘道夫只允许他们休息几个钟头。莱戈拉斯和吉姆利倒头就睡阿拉贡仰躺在地伸开手脚舒展背脊甘道夫则倚杖而立凝望着东西两面的黑暗。四野俱寂没有任何生物的踪迹或声音。当他们再次起身时一道道绵长的浓云封锁了夜空正乘着寒风滚滚飞逝。在清冷的月色下他们再度出发如白昼赶路一般疾驰。

时间流逝他们依然马不停蹄。吉姆利不停打着瞌睡若不是甘道夫抓住他将他摇醒他早就摔下马背了。哈苏费尔和阿罗德疲惫但骄傲坚持跟着它们那位不知劳累的首领而捷影已化作前方一个几乎渺不可见的灰影。路程一哩接着一哩。渐满的月亮沉入了浓云遮罩的西天。

空气中寒意愈发重了。东方的漆黑渐渐淡褪成冷冷的灰。在他们左边远方埃敏穆伊黝黑的山障上空万道红光迸射出来。清朗的黎明到了。一阵风横扫过前路匆匆刮过弯低的绿草。捷影遽然停下脚步长声嘶鸣而甘道夫手指前方。

“看”他叫道。他们抬起疲倦的眼睛望去只见南方的山脉矗立在前峰顶雪白山体则是黑色条纹环绕。连绵的草地一直延伸到簇拥在山脉脚下的丘陵再绵延爬升进入晨光尚未触及、一路蜿蜒到巍峨山脉心腹中的诸多幽暗山谷。这些山谷中最宽阔的一道就敞开在一行旅人的正前方如同群山中一处长长的海湾。在这山谷深处他们瞥见一脉包含一座高峰的起伏山头谷口则耸立着一座孤零零的高地好似一位哨兵。高地脚下盘着一弯银带那是一条发源于谷中的溪流。在旭日的光芒中他们捕捉到遥远的高地上有一点金色的闪光。

“莱戈拉斯说说看”甘道夫说“告诉我们你看见前方有什么”

莱戈拉斯抬手遮住初升的朝阳平射过来的光芒凝神远望。“我看见一道白色的溪流从雪峰上流下”他说“在它流出山谷阴影之处的东边有一座青翠的山丘拔地而起山丘四周围绕着沟渠、坚实的护墙和带刺的栅栏。圈着的

山丘上露出一栋栋房屋的屋顶而在中央的绿色阶地上高高矗立着一座雄伟的人类宫殿。在我看来殿顶似乎是黄金铺就—它反射的光芒所及甚远它的诸多门柱也是金色。站在那儿的人身穿灿亮的铠甲。不过除此之外整片宫殿都还在沉睡。”

“那片宫殿名唤埃多拉斯”甘道夫说“而那座金色大殿便是美杜塞尔德里面住着洛汗马克之王森格尔之子希奥顿。我们在天亮时分来到现在我们面前的路清晰可见。但我们骑行时必须倍加谨慎小心因为城外已经爆发战争而‘驭马者’洛希尔人并不是在沉睡尽管远看貌似如此。我告诫你们谁都不要动用武器不要口出傲慢之言直到我们抵达希奥顿的座前。”

当一行旅人来到那条溪流前时晨光已经大亮天气晴朗鸟儿欢唱。溪水急速流下奔入平原过了丘陵脚下便转了个大弯横过他们的路向东流去在远方注入密密长满芦苇的恩特河。这地绿意盎然湿润的草地上以及沿着溪流绿草茵茵的河岸上都长着许多柳树。在这片南方的土地上那些柳树已经感觉到春天临近柳梢都已飞红。溪流上有一处渡口那里两边的溪岸都被渡溪的马匹踩踏得很低。一行旅人从那里涉过溪水来到一条印着车辙、通往高地的宽路上。

在护墙围绕的山丘脚下道路从许多高高的青冢阴影下经过。在那些坟冢的西侧青草上如同覆盖着一片皑皑积雪—草地上开满了小花犹如天空中数不清的繁星。

“看”甘道夫说“青草地上那些明亮的眼睛多么漂亮它们唤作永志花用这地人类的语言来说叫做‘辛贝穆奈’[\[1\]](#)。因为它们永远生长在亡者安息之地一年四季盛放不断。看哪我们来到希奥顿的诸位祖先长眠的伟大陵寝了。”

“左边有七座坟右边有九座。”阿拉贡说“自从金殿建成之后人类历经了许多漫长世代。”

“从那时起至今我家乡黑森林中的红叶已经落过五百次了”莱戈拉斯说“这段时间对我们来说不过是短暂一瞬而已。”

“但对马克的骠骑而言那却是年深日久了”阿拉贡说“建起这座宫殿也仅仅是存于歌谣中的回忆而已而在那之前的岁月已经佚失在时间的迷雾里。现在他们称这地是他们的家园属于他们自己他们的语言也已经有别于北方

的亲族了。”接着他开始用一种悠缓的语言轻声吟唱精灵和矮人都不懂得这种语言但他们侧耳聆听因为其中蕴含着强有力的韵律。

“我猜这就是洛希尔人的语言”莱戈拉斯说“因为它听起来就像这片大地本身有些部分起伏丰美其他部分却如山脉般坚硬不屈铿锵有力。但我猜不出它的意思只觉得其中满载着凡人的悲伤。”

“我尽量翻译得贴切些”阿拉贡说“在通用语里它是这么唱的

骁骏勇骑今何在[2]吹角长鸣何处闻

高盔铁衣今何在明亮金发何处飘振

诗琴妙手今何在炽红火焰何处照映

春华秋实今何在麦穗何处欣欣向荣

俱往矣如山岗微雨草原飘风

落日西坠幽隐山后。

死木燃尽谁人收取长烟

谁能见岁月流逝西海何时归

“这是很久以前洛汗一位佚名的诗人所作回忆年少的埃奥尔从北方策马南下而来是何等高大英俊。他的坐骑‘群马之父’费拉罗夫四蹄翻飞如生翅膀。这里的人类晚间仍会唱起这首歌谣。”

四人交谈着过了那片寂静的坟冢沿着蜿蜒的路上了山丘的青翠山肩最后来到埃多拉斯宽阔的挡风墙和大门前。

有许多穿着雪亮铠甲的人坐在那里见到来人立刻一跃而起伸出长矛挡住去路。“站住本地不识的陌生人”他们用里德马克的语言喝道命令陌生来者报上名号和来意。他们眼中含着惊奇却不露多少友善之意并且全都脸色阴沉地看着甘道夫。

“你们的语言我了解得很”甘道夫用同样的语言回答“但没多少陌生人有我的本事。假如你们希望听到回答为什么不按照西部地区的习惯说通用语呢”

“这是希奥顿王的旨意懂得我们的语言才是我们的朋友否则任何人都不准踏进他的大门。”一个卫士答道“这是战争时期除了我们自己的子民以及那些从刚铎境内的蒙德堡[3]来的人余者皆不欢迎。你们是什么人如此奇装异服骑着像是属于我们的马冒失地横过平原而来我们在这里站岗很久你们还在远处我们就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么奇怪的骑手也从来没见过任何一匹马比载你的这匹更气宇轩昂。他是一匹美亚拉斯否则我们的眼睛就是被某种咒语欺骗了。说你到底是巫师是萨茹曼派来的奸细还是他邪术造出的幻影快说”

“我们不是幻影”阿拉贡说“你的眼睛也没有欺骗你。我们所骑的确实是你们的马我猜你开口发问之前已经心中有数—但窃贼可很少物归原主。这是哈苏费尔和阿罗德是马克第三元帅伊奥梅尔在短短两天之前借给我们的。现在我们兑现当初对他的承诺将马送还。难道说伊奥梅尔还没回来没有提及我们要来吗”

卫士眼中浮现了一丝不安。“关于伊奥梅尔我无可奉告。”他回答“如果说的是真话那希奥顿毫无疑问会知道此事。或许你们算不上彻头彻尾的不速之客。也就是短短两夜之前佞舌[4]来对我们说希奥顿有旨不准陌生人进门。”

“佞舌”甘道夫严厉地看着卫士“别说了我来此可不是要找佞舌而是要找马克之王本人。我赶时间。莫非你不肯自己去或派个人去通报一下说我们来了”他浓眉下的双目炯炯发亮紧盯着那个人。

“好我去。”卫士缓慢地答道“可是我该怎么通报来者的身份我该怎么介绍你你现在看起来既苍老又疲倦但我认为你骨子里既凶猛又严厉。”

“你眼力不错口舌也不赖。”巫师说“我是甘道夫。我回来了。看哪我同样带回来一匹马这是雄骏的捷影再没有旁人的手能驯服他。在我身旁的是诸王的继承人、阿拉贡之子阿拉贡他将要前往蒙德堡。另外还有我们的战友精灵莱戈拉斯和矮人吉姆利。现在去吧告诉你的主人我们就在他大门外有要事相告请他允许我们进入他的宫殿。”

“你给的可真是些怪名字不过我会按你的吩咐通报征求我主的旨意。”卫士说“请在此稍候我会带回他认为合适的答复。别抱太大期望如今时局不妙。”他说罢立即离开将这些陌生人留给他的战友继续监视。

过了一阵他回来了。“请跟我来”他说“希奥顿准许你们进去但你们携带的全部武器哪怕只是一根手杖也必须留在殿门口。殿门守卫会替你们保管。”

黑色的大门轰然敞开一行旅人跟着领路的卫士鱼贯而入。他们踏上一条铺着打磨过的石板的宽阔小路一会儿迤逦上行一会儿又爬上小段精心砌就的阶梯。他们路过了许多木头搭建的房子和许多扇黑色的房门。道路一侧有一条石渠里面哗哗流着清亮的水。终于他们登上了山顶。有一座高高的平台耸立在一片绿色阶地上阶地脚下有座形如马头的石雕从中涌出一股清澈的泉水。马头下方有个开阔的水盆水从盆中溢出汇成小溪往下流淌。有一道又高又宽的石砌阶梯沿着绿色阶地向上延伸最高一级的两侧设有石凿的座椅。椅上坐着另一批卫士他们膝头摆着出鞘的长剑金发编成辫子垂在肩头绿色的盾牌上装饰着太阳纹章长长的锁子甲亮得耀眼。他们起身时显得比一般凡人更加高大。

“前面就是大殿的门。”向导说“我现在必须回到大门前去值勤。再会愿马克之王对你们开恩”

他转身迅速沿着原路走了下去。四位旅人在那些高大卫士的注视下爬上了长长的阶梯。那些卫士此刻高高伫立在上不发一语直到甘道夫踏上阶梯尽头铺石的高台他们才突然开口嗓音清晰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致以礼貌的问候。

“远道而来者向你们致敬”他们说将剑柄转向旅人们以示和平。绿色的宝石在阳光下闪亮。接着一名卫士走上前用通用语说话。

“我是希奥顿的殿门守卫。”他说“我名叫哈马。在你们进门之前我必须请你们留下武器。”

于是莱戈拉斯将银柄长刀、箭袋和弓都交给了他。“好好保管”精灵说“因为它们来自金色森林是洛丝罗瑞恩的夫人送给我的。”

人类眼中露出惊诧的神色匆忙将那些武器放到墙边好像害怕拿着它们。“我向你保证没有人会碰它们。”他说。

阿拉贡站在原地迟疑了一会儿。“我不愿让我的剑离身”他说“也不愿将安督利尔交到任何人手中。”

“这是希奥顿的旨意。”哈马说。

“尽管森格尔之子希奥顿是马克之王但我怀疑他的旨意是不是该凌驾于刚铎的埃兰迪尔继承人、阿拉松之子阿拉贡的意愿之上。”

“这是希奥顿的王宫不是阿拉贡的就算他取代德内梭尔坐上刚铎的王位也一样。”哈马说疾步抢到殿门前挡住了去路剑这会儿已经在手剑尖指向了陌生来客。

“这种争论可真是无谓。”甘道夫说“希奥顿的命令毫无必要但违抗也毫无用处。一国之君在自己的宫殿里可以随心所欲无论他的做法是愚蠢还是明智。”

“不错。”阿拉贡说“假如我现在带的剑并非安督利尔而这也只是一间樵夫的小屋我就会听从屋主的吩咐。”

“不管那剑叫什么名字”哈马说“只要你不一个人力战埃多拉斯所有的人你就必须将它放在这里。”

“他可不是一个人”吉姆利说抚摸着斧头的锋刃脸色阴沉地抬头看着卫士仿佛他是一棵矮人打算砍倒的小树“他可不是一个人”

“好啦好啦”甘道夫说“在场的全都是朋友或者说本该是朋友。如果我们闹翻了惟一的回报就是魔多的耻笑。我任务紧急。好兄弟哈马至少给你我的剑。请好好保管它。此剑名唤格拉姆德凛是精灵在很久以前打造的。现在让我过去吧。来吧阿拉贡”

缓缓地阿拉贡解下挂剑的皮带并亲手将剑倚立在墙上。“我将它放在这里”他说“但我不准你碰它也不准任何人染指它。在这精灵剑鞘中收的是一把曾经断裂又重铸了的宝剑它最初是在遥远的过去由铁尔哈[5]打造。除了埃兰迪尔的继承人任何抽出埃兰迪尔之剑的人都将惨遭杀身之祸。”

卫士退了一步惊讶万分地看着阿拉贡。“你似乎是从那段被遗忘的年代里乘着歌谣的翅膀而来”他说“大人事情必按您的吩咐而行。”

“好吧”吉姆利说“既然有安督利尔做伴我的斧头也可以无愧地留在这里。”他将斧头放在地上“现在要是一切都遂了你的意就该让我们进去跟你的主人谈谈了吧。”

但卫士仍然迟疑着。“还有你的手杖。”他对甘道夫说“请见谅那也得留在门外。”

“愚蠢之至”甘道夫说“谨慎是一回事无礼却是另外一回事。我是个老人我要是不能拄着拐棍儿进去那我就坐在这里等希奥顿乐意亲自蹒跚走出来跟我说话。”

阿拉贡大笑“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爱到不愿交付他人的东西。不过你怎么能让一个老人跟支撑他的拐棍儿分开呢好啦你真不肯让我们进去吗”

“拐杖若拿在巫师手中可不只是老人的支撑拐棍儿。”哈马说紧盯着甘道夫所倚的那根灰白色拐杖“不过好汉在有疑虑时当相信自己的智慧。我相信你们是朋友是有荣誉可言的人并未怀着邪恶的目的。你们可以进去了。”

于是卫士们抬起殿门上沉重的木闩将门朝内缓缓推开粗大的铰链吱嘎作响。一行旅人踏入殿中。呼吸过山顶的清新空气殿内显得阴暗而温暖。大殿既长又宽影影绰绰半明半暗。巨大的柱子支撑着高高的屋顶。不过穿过东面深深屋檐下的一扇扇高窗有一束束明亮的阳光照射进来光影斑驳。透过屋顶的天窗在袅袅上腾的缕缕轻烟之上天空呈现出一种浅淡的蓝。等眼睛适应了光照旅人们发现地上铺着色彩斑斓的石板脚下交缠着纵横交错的如尼文和奇特的图案。此时他们也看到那些柱子泛着暗沉沉的金色与其他辨不清的颜色上面有着丰富的雕刻另外墙上还挂着许多织锦古代传奇中的人物在宽阔的布面上行进有些因为年代久远而黯淡模糊有些隐在阴影中而显得灰暗一团。但有一块织锦被阳光照亮上面有位骑着白马的青年他吹着一支大号角金黄色的头发在风中飘扬。那匹白马昂着头鼻孔又大又红正因嗅到远方战场的气息而大声嘶鸣。碧绿和雪白的水花冲击着它的四蹄围着它的膝盖翻卷飞溅。

“看那就是年少的埃奥尔”阿拉贡说“他正是这样骑马从北方而来奔赴凯勒布兰特原野之战。”

四个伙伴继续往前走经过大殿中央正用木柴燃着明亮火焰的长形火炉停了下来。在火炉的前方、大殿的尽处三级台阶之上有一座朝北面向大门的平台。台中央设有一张巨大的镀金座椅椅上坐着一个年老佝偻的人驼得几乎就像个矮人。但是他头上戴着一圈细细的金冠金冠的前额正中镶有一颗闪亮的钻石。他的白发又长又浓密编成许多粗辫子垂落在金冠下。他白须如雪垂到了膝头但他的双眼仍炯炯有神正锐利地盯着这些陌生来客。在他椅子后立着一位白衣女子在他脚前的台阶上则坐着一个身形干瘦的男人长着一张苍白精明的脸垂着沉重的眼皮。

殿中一片寂静。老人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终于甘道夫开口说“森格尔之子希奥顿向您致敬我回来了。看吧风暴将至此刻所有的朋友都应当团结起来以免遭到各个击破。”

老人慢慢站了起来全身重量都倚在一根装有白色骨柄的黑色短手杖上。几位陌生来客这时才看出他尽管佝偻却仍旧高大年轻时必定不折不扣是位挺拔自豪之人。

“我向各位致意”他说“或许你们期待受到欢迎。但我要如实相告甘道夫大人你在此可未必受欢迎。你向来是灾难的先驱麻烦像乌鸦一样紧跟着你而且向来是你来得越频繁情况就越糟糕。我不想骗你—当我听说捷影独自返回不见骑手时我为那匹马的归来而欣喜但我更高兴的是骑手没有跟着回来。而当伊奥梅尔带回消息说你终于回了你的长久归宿我也并没有哀悼。只是远方传来的消息甚少可靠。这会儿你又来了并且可以预料的是你带来了比过去更可怕的邪恶。告诉我凶兆乌鸦甘道夫我为什么要欢迎你”他又慢慢坐回椅子上。

“陛下您此言极是。”那个坐在台阶上的苍白男人说“您的儿子、您的左膀右臂、马克的第二元帅希奥杰德阵亡于西部边界的噩耗传来可还不到五天呢。伊奥梅尔也不值得信赖如果允许他掌权的话没多少人会留下来把守您的城池。现在我们也从刚铎得知黑暗魔君正在东方蠢蠢欲动而这个流浪汉就正好选了这样的时机归来。凶兆乌鸦大人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欢迎你我说你就是拉斯贝尔[6]‘噩耗’。俗话说噩耗必是恶客无疑。”有那么片刻他抬起沉重的眼皮黑眼睛盯着陌生来客阴森森地一笑。

“吾友佞舌据说你很聪明并且无疑是你主上的得力助手。”甘道夫用柔和的声音回答说“但是一个人带来噩耗的方式可以有两种一种是他就是作恶

之人另一种是安居乐业时他并不干涉危难之际才带来援助。”

“说得是”佞舌说“但还有第三种啄食尸骨热衷于他人的不幸靠战争养肥的食腐鸟。你这凶兆乌鸦你过去给我们带来过什么援助现在你又带来了什么援助上一次你来这里的时候可是来寻求我们援助的。于是我王容你任选一匹马然后快走没想到你出乎众人意料竟厚颜无耻地带走了捷影。我王为此大为心痛但也有人觉得只要能让你快点滚出此地这个代价倒也不算太高昂。我猜这次你很可能又是故伎重施—你是来寻求援助而非给予援助。你可带了人马、利剑与长矛而来我说那才叫援助那才是我们目前需要的。可是那些跟在你屁股后头的都是什么人—三个穿着破破烂烂灰衣的流浪汉而四个人当中数你自己最像乞丐”

“森格尔之子希奥顿近来你宫中的礼节可大不如前了。”甘道夫说“难道你的大门卫士没有通报我这三个同伴的名号吗任何洛汗的君王都少有机会接待三位这样的客人。他们留在你殿门外的武器价值胜过众多凡人哪怕最强大的也不例外。他们身着灰衣此乃精灵赠予的装束也正是凭着这些他们才能历经奇险穿过暗影来到你的宫殿。”

“这么说伊奥梅尔报告得不假你们真与金色森林里的女巫是同伙”佞舌说“这倒也难怪在德维莫丁[Z]历来都编织着欺骗的罗网。”

吉姆利一步跨上前却突然感到甘道夫抓住了他的肩膀。他停步站住僵硬得像块石头。

在德维莫丁在罗瑞恩

凡人鲜少涉足

在那里笼罩恒久明亮之光

凡人鲜少目睹。

加拉德瑞尔加拉德瑞尔

你泉中之水澄明

素手上亮星白净

在德维莫丁在罗瑞恩

森林土地纯净无瑕

美好远迈凡人想像。

甘道夫如此轻唱道接着他将身上那褴褛的斗篷往旁一甩整个人气势骤然一变不再倚着手杖而是挺起身来开口用清晰冰冷的声音说话

“加尔摩德之子格里马智者只说自己知晓之事。你已经变成一条愚蠢的蛇虫。因此闭嘴吧让你那分叉的舌头待在牙齿后头我穿过火焰和死亡不是来跟一个仆人狡辩吵嘴一直扯皮到闪电降临的。”

他举起手杖只听雷声滚滚东边窗户照进来的阳光被遮住了整座大殿顿时漆黑如夜。炉火黯淡下去化成了一堆将熄的暗红余烬。大殿中惟见甘道夫一人清晰身影他立在黑沉沉的火炉前一身白衣身形高大。

在昏暗中他们听见佞舌嘶声叫道“陛下我岂非劝告过您禁止他带手杖进殿哈马这个蠢货他出卖了我们”一道光亮闪过仿佛闪电劈开了屋顶继而一片沉寂。佞舌摊开手脚趴在地上。

“现在森格尔之子希奥顿你可愿听我说了吗”甘道夫说“你是否寻求援助”他举起手杖指向一扇高窗那里的黑暗便似乎消退了透过窗户可以看见遥远的高处是一片明亮的天空。“黑暗并未笼罩一切。马克之王振作起来你不可能找到更好的援助。我对那些绝望之人并无忠告但对你我仍有忠告可给有话可说。你可愿一听这话不是每个人都能听的。我请你出去走到你的殿门外向外看看。你在阴影中坐得太久听信歪曲编造的谎言和煽动太久了。”

慢慢地希奥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大殿中再次亮起了淡淡的光。那位女子匆忙走到国王身旁搀扶老人颤巍巍迈开步子下了台阶脚步虚浮地走过了大殿。佞舌仍旧趴在地上。他们走到殿门前甘道夫敲了敲门。

“开门”他喊道“马克之王驾到”

大门敞开一股清新的空气呼啸扑来。山上正刮着风。

“叫你的卫士都下到阶梯底下去。”甘道夫说“而您女士请让他跟我单独待一会儿吧。我会照顾他的。”

“去吧伊奥温我的外甥女”老国王说“忧惧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那位女子转过身慢慢向殿里走去。进门前她回头看了一眼。那是凝重又若有所思的一瞥她望着国王的眼神充满了冷静的怜悯。她的容颜美丽异常长发宛如一条金色的河流。她身穿一袭白袍腰系银带苗条又高挑但她显得很壮坚定如钢铁如同一位出身王室的女儿。就这样阿拉贡第一次在明亮的天光下见到了洛汗的公主伊奥温。他认为她非常美丽美丽又冰冷如同尚未成熟的初春清晨。而她这时也突然察觉到了他的存在—一位高大的王者后裔身披灰色斗篷饱经风霜智慧过人尽管他隐藏着自己的力量但她却感觉到了。有那么片刻她像石头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接着她急旋过身进了殿。

“陛下”甘道夫说“现在请眺望你的国土再次呼吸新鲜的空气吧”

从这片高地顶上的门廊中他们看得见溪流对岸洛汗的原野一片青绿延伸到天际淡褪成暗灰。风吹雨丝帘幕般斜斜落下。头顶和西边的天空仍是黑沉沉的伴随着雷声闪电在隐于远方的群山峰间明灭不停。但风已转向北吹去从东方刮来的暴风雨已在减弱朝南方的大海翻滚而去。突然间一束阳光从他们背后云层的裂罅中直透而下落雨被映得闪亮如银遥远的河流熠熠发亮像是发光的琉璃。

“这里并不是那么暗。”希奥顿说。

“确实不是。”甘道夫说“同样岁月也不像有些人想让你认为的那样沉重地压在你肩上。丢开你的手杖吧”

哐啷一声国王手中的黑杖跌落在石地上。他像一个因为从事苦力而长期弯腰致使身子僵硬的人一般慢慢挺起腰来。现在他高大的身躯终于挺拔直立蓝色的双眼望向云开雨散的天空。

“近来我的梦境总是黑暗一片”他说“但现在我觉得自己像个大梦初醒的人。甘道夫我真希望你能早点来因为恐怕你来得已经太迟只会见证我王宫的末日。这座由埃奥尔之子布雷戈所建的雄伟宫殿不会矗立多久了。大火会吞噬那高高的王座。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有很多。”甘道夫说“不过首先派人去把伊奥梅尔放出来。格里马其人除你之外人人都叫他佞舌。你在他的劝说下已经把伊奥梅尔囚禁起来了——我猜得没错吧”

“没错。”希奥顿说“他违背了我的命令并且在我的宫殿中威胁要杀格里马。”

“一个人可以爱你但不爱佞舌及其谎言。”甘道夫说。

“也许如此。我会照你的要求做。传哈马来见我。既然事实证明他是个不称职的殿门守卫那就让他当个跑腿的好了。让罪犯去带罪犯来受审。”希奥顿说。虽然他语气严厉但他看看甘道夫却露出了微笑。他这一笑脸上许多忧愁的皱纹都舒展开来消弭无踪。

哈马被召来又领命而去这时甘道夫领希奥顿到一张石椅上坐下然后自己坐在国王面前最高的台阶上。阿拉贡和伙伴们都站在附近。

“现在没时间详述所有你该知道的事”甘道夫说“但我的期望若未落空那么不久之后我就会有时间详说。看吧你即将面对的危机大到连佞舌费尽心机都没法编进你的梦境。但是你瞧你不再神游了。你清醒了。刚铎和洛汗并非孤立无援。敌人比我们想像得还要强大但我们拥有一个他还未曾猜到的希望。”

甘道夫这会儿说得很快。他的声音低沉又私密只有国王一人听得见他所说的内容。不过他说得越多希奥顿眼中的光采也越亮最后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挺直了身甘道夫也起身站在他旁边两人一起从高处朝东方望去。

“没错”甘道夫此刻语音清楚洪亮地说“我们的希望就在那边我们最大的恐惧也盘踞在该地。命运仍悬于一线但是希望仍在只要我们能不屈服再多坚持一小段时间。”

其他人这时也向东方望去。隔着一里格又一里格的大地他们极目远眺而希望和恐惧又载着牵挂继续向前翻越黑暗的山脉到达魔影之地。持戒人现在在哪里仍悬系着命运的那条丝线其实是何等纤细啊莱戈拉斯用那双视力卓绝的眼睛极目眺望时似乎捕捉到一丝白色的光亮——或许是远方太阳偶然照耀在了守卫之塔的尖顶上。在更远之处有一条小小的火舌无比遥远却又是迫在眉睫的威胁。

希奥顿再次慢慢坐了下来。消沉似乎仍在跟甘道夫的意志较量争取要控制他。他回头看着自己那座雄伟的宫殿。“唉”他说“我竟会遇上当今的不幸时势而我年老时迎来的竟是这样的日子而不是苦苦赚得的和平。唉勇敢的波洛米尔啊年轻人英年早逝老年人却苟延残喘。”他满布皱纹的手扣住了膝盖。

“你的手指要是握上剑柄的话一定会清楚忆起往日的力量。”甘道夫说。

希奥顿起身将手搭上腰侧但腰带上没有佩剑。“格里马把它收哪儿去了”他压低声音喃喃道。

“请用这把亲爱的陛下”一个清晰的声音说“此剑永远为您效力。”有两个人已经悄然上了阶梯这时离顶端只有几步。其中一人是伊奥梅尔他没戴头盔身上也未穿铠甲但手上握着一把出鞘的剑。他一边跪下一边将剑柄递向他的主君。

“这是怎么回事”希奥顿厉声说。他转向伊奥梅尔阶下二人则讶异地望着这位此刻傲然挺立的人—他们离开时那个蜷缩在椅子上、倚着拐杖的老人哪里去了

“这是我给的陛下。”哈马颤抖着说“我知道伊奥梅尔要被释放。我因为心里太高兴或许做错了。可是他既然再次获得自由又是马克的元帅我便按他的吩咐将他的剑交还给他了。”

“是为了将它献在您脚下我王。”伊奥梅尔说。

有那么片刻希奥顿一言不发站在那里俯视着仍跪在面前的伊奥梅尔。双方都不曾稍动。

“你不接剑吗”甘道夫说。

希奥顿缓缓伸出手去。当他的五指握住剑柄观者觉得他枯瘦的手臂重新充满了坚定和力量。他突然举起剑挥舞刹那间剑光闪烁呼呼有声。接着他大吼一声用清楚高亢的声音以洛汗的语言念诵出战斗的号令。

奋起奋起希奥顿麾下骠骑

烟尘起东边暗。

战马辔衔号角动鸣

埃奥尔一族勇往前进

卫士们以为听见了召唤纷纷奔上了阶梯。他们惊讶万分地望着自己的国王接着整齐划一地抽出剑放在他脚前。“我们听令”他们说。

“Westu Théoden hál”^[8]伊奥梅尔说“真高兴见到您又恢复了原样甘道夫再也不会有人说你只会带来悲痛”

“伊奥梅尔我的外甥拿回你的剑吧。”国王说“去哈马把我的剑找来格里马保管着它。也把他一起带来。甘道夫你先前说如果我愿意听你有建议要给。你的建议是什么”

“你已经采纳这些建议了。”甘道夫说“第一信任伊奥梅尔而不要信任一个居心叵测之人。第二抛开后悔和恐惧。第三去做手边该做的事。每个能骑马的人都该立刻派往西边正如伊奥梅尔的建议—我们必须趁着还有时间先除去萨茹曼的威胁。此事我们若是失败就将覆亡但我们如果成功—那么就将面对下一个任务。同时你余下的子民也就是妇孺和老人应当逃入你那些建在山中的避难所—这些避难所不正是为这样的险恶时局预备的吗让他们带上补给但不要耽搁更不要为大小财物而增加自己的负担。眼下处于危境当中的是他们的性命。”

“如今我觉得这确实是忠告。”希奥顿说“让我所有的子民都作好准备但你们几位是我的贵宾—你说得对甘道夫我宫殿中的礼节的确大不如前了。你们彻夜奔行而现在早晨都快过完了你们却既未合眼又未进餐。客房将为你们备好你们吃过饭后就可以去歇息。”

“不陛下。”阿拉贡说“现在还不是困倦者休息的时候。洛汗的人马必须今天出发我们会带上斧头、长剑与弓和他们同行。马克之王啊我们带这些武器来不是让它们倚在你墙边休息的。而且我答应过伊奥梅尔我将与他并肩拔剑作战。”

“如此一来胜利确实有望了”伊奥梅尔说。

“有望是的。”甘道夫说“但艾森加德实力很强其他的危险也在不断逼近。我们走了之后希奥顿你不要耽延。带领你的子民尽快撤往山中的黑蛮祠[9]要塞”

“不甘道夫”国王说“你没意识到你的医疗本事有多高超。事情不该如此安排。我要亲自上战场必要的话就战死在前线上。如此一来我能更好地安息。”

“那么洛汗纵使战败在歌谣中也将荣耀辉煌。”阿拉贡说。那些全副武装站在附近的战士全都拍打着武器喊道“马克之王将亲上战场埃奥尔一族勇往前进”

“但你的子民不能手无寸铁又无人照看。”甘道夫说“谁能代你引导和管理他们呢”

“我走之前会考虑这件事。”希奥顿答道“看我的参谋来了。”

就在这时哈马重新从大殿中走了出来。在他背后佞舌格里马畏畏缩缩地走在另外两人中间。他的脸色异常苍白双眼在阳光下眨个不停。哈马跪下将一柄剑鞘上包着黄金、嵌着绿宝石的长剑呈给希

奥顿。

“陛下您古老的宝剑赫鲁格林剑[10]在此。”他说“这剑是在他的箱子里找到的。他极其勉强地交出了钥匙。箱子里还有许多他人遗失的东西。”

“你说谎。”佞舌说“这把剑是你的陛下亲自交给我保管的。”

“而他现在要求你呈上来。”希奥顿说“你对此不满吗”

“绝对没有陛下。”佞舌说“我尽心尽力照顾您和您所拥有的一切。但是请您千万别累着自己别过度消耗体力。让别人去应付这些烦人的客人吧。您的午餐就要摆上餐桌了难道您不去用餐吗”

“我会去。”希奥顿说“还有在我座位旁将我客人的饭菜也备好。大军今天出发。派传令官先行让他们召集所有住在附近的人凡是拿得动兵器的成年男子和健壮的少年以及所有拥有马匹的人让他们在正午过后第二个钟头骑马到大门前集合。”

“天啊陛下”佞舌叫道“我担心的正是这一点。这个巫师用妖术迷惑了你。难道就没有人留下来守护您先人所建的金殿以及您所有的财宝就没有人保卫马克之王了吗”

“如果这叫妖术那我觉得它比你的轻声细语更有益健康。”希奥顿说“要不了多久你那江湖医生的把戏就会让我像牲畜一样四肢着地爬行了吧。每一个人都不要留下连格里马也不行。格里马也该出征。去你还有时间去清一清你剑上的锈迹。”

“发发慈悲吧陛下”佞舌匍匐在地哀叫道“可怜可怜我这为了服侍您而心力交瘁的人吧。请不要遣我离开您身边当别人全都离开您时至少有我站在您身边。请不要把您忠心的格里马遣走啊”

“我可怜你了。”希奥顿说“我不会把你从身边遣走。我要亲自带着部下奔赴战场。我命令你跟我一起走以此证明你的忠心。”

佞舌轮番打量着众人的脸。他眼中的神情恰似一头困兽在寻觅敌人包围圈中的空隙逃生。他用长而苍白的舌头舔了舔嘴唇“虽说年纪已经大了但一位出身埃奥尔家族的国王作出这样的决定倒也在意料之中。可是那些真正爱他的人不会让他在暮年还出征。可惜看样子我来迟了。那些对我王的死很可能不那么伤怀的人已经说服他了。若我不能消除他们的影响陛下请您至少听我一言您该让一个了解您心意、尊重您命令的人留在埃多拉斯。请指定一个忠心的总管吧请让您的参谋格里马来为你管理一切直到您归来—尽管没有聪明人会认为这有希望但我仍祈祷我们会见到这一天。”

伊奥梅尔哈哈大笑。“无比高尚的佞舌啊要是这项请求也不能让你免于上战场你会接受哪种不那么光荣的职责呢”他说“扛着一袋粮食进山里去吗那还得是有人肯信任你。”

“不伊奥梅尔你没揣透佞舌大人的心思。”甘道夫说将锐利的目光投向佞舌“他大胆又狡猾。哪怕是现在他仍想孤注一掷险中求胜。他已经浪费我不少宝贵的时间了。趴下你这条蛇”他突然以骇人的声音说“肚子贴地趴下萨茹曼收买你多久了他答应给你什么报酬等所有的人都死了以后你就能卷走你的那份财宝占有你垂涎的女人是吗你从那双眼皮子底下盯着她缠着她不放已经够久了”

伊奥梅尔握紧了剑。“这我早就知道。”他咬牙道“就为这理由我本来会无视宫规杀了他。但我要杀他还有别的理由。”他跨步上前但甘道夫伸手拦住了他。

“伊奥温现在安全了。”他说“但是你佞舌你已经为你真正的主子尽心尽力了至少也该赢得一些回报。不过萨茹曼可是惯于忽略自己所订的协议。我劝你还是赶快回去提醒他以免他忘了你对他的忠心效劳。”

“你说谎。”佞舌说。

“你双唇一碰吐出这话也太频繁、太轻易了。”甘道夫说“我没说谎。瞧希奥顿这是条蛇为安全起见你不能带它一起走同样你也不能把它留下。公正的做法是杀了它。但它不是一直都像现在这样。它曾经是个人曾经以它自己的方式服侍过你。给他一匹马让他立刻就走随便他去哪里。从他的选择你就能判断他的为人。”

“你听见了吗佞舌”希奥顿说“这就是你面对的选择要么跟我一同骑赴战场让我们在战斗中考验你的忠诚要么现在就走去你想去的地方。但你要是选了后者那我们将来若是再见面我就不会对你宽大了。”

佞舌慢慢爬了起来。他从半闭的眼缝里瞧着大家最后他扫视希奥顿的脸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接着他突然挺直了身子两手舞动双眼放光眼中的恶毒让众人都不由得往后退开。他龇牙咧嘴然后嗤的一声在国王脚前吐了口痰随即窜向一旁飞奔下了阶梯。

“跟着他”希奥顿说“注意别让他伤害任何人但也不要伤害他或拦阻他。如果他要马就给他一匹。”

“如果有马愿意载他的话。”伊奥梅尔说。

一个卫士奔下了阶梯另一个卫士走到阶地底下的泉水旁用自己的头盔打了水来将被佞舌玷污了的石地冲洗干净。

“现在我的客人们来吧”希奥顿说“我们抓紧时间吃点东西提提精神。”

他们走回了大殿中。此时他们已经听见在下方的小镇上传令官们正在呼喊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只要镇上以及居住在附近的所有男人都整装集合完毕国王便要出征了。

伊奥梅尔和四位客人与国王一同用餐伊奥温公主服侍着国王。他们匆匆吃喝着。希奥顿询问甘道夫有关萨茹曼的情况时旁人都默不作声。

“他是多久以前背叛我们的谁能猜得到”甘道夫说“他并不是一直邪恶。我不怀疑他曾经是洛汗的朋友—即使他后来变得心肠冷酷他仍认为你们对他有用。不过他筹划已久密谋要毁灭你们只是在还没做好准备之前依然一直戴着友谊的面具。过去那些年间佞舌的任务很简单你的一举一动艾森加德都是马上知悉因为你的国土敞开陌生人来来去去。佞舌总是在你耳边谗言不断毒害你的神思让你心生恐惧让你四肢软弱无力与此同时旁人看在眼里却束手无策因为你的意志已经被他控制了。

“但当我逃出来并警告你时对那些看得见形势的人来说萨茹曼的面具便已撕破了。之后佞舌便铤而走险总是想方设法拖延你阻碍你聚集全力。他很狡诈总是根据情况需要麻痹人们的戒心利用他们的恐惧。你难道不记得了他是何等积极地敦促当西边的危险迫在眉睫不得腾出任何人手往北去‘毫无目的地乱闯一气’他其实是说服了你禁止伊奥梅尔去追击入侵的奥克。如果伊奥梅尔不曾公然违抗佞舌借你之口所发的话那些奥克此时就已经带着至关重要的战利品抵达艾森加德了。那其实不是萨茹曼最渴望得到的战利品但我的同伴至少有两位将落入他手。他们知道那个秘密的希望而那个希望我尚不能公然相告于陛下你。你敢想像他们这时本来可能在萨茹曼手中遭受什么样的折磨吗你敢想像萨茹曼现在已经得知足以导致我们败亡的情报吗”

“我欠伊奥梅尔甚多。”希奥顿说“忠言逆耳啊。”

“还有一说”甘道夫说“斜眼看人脸歪。”

“我真是几乎瞎了眼。”希奥顿说“我最该感谢的是你我的嘉宾。你又一次及时到来。出发之前我要送你一件礼物你自己选。这会儿除了我的宝剑属于我的东西你可以任意挑选。”

“我到得是否及时还要看看再说。”甘道夫说“至于你要送的礼物陛下我会选一样符合我需求的—迅速又可靠的一样。请把捷影送给我吧上一次你只是将他借给我可以说是暂借而已。但现在我需要骑着他去冒大险以银白对抗乌黑—我不会拿任何不属于我的东西去冒险。而且我和他之间已经建立起了难分难舍的情谊。”

“你选得很好。”希奥顿说“我现在欣然将他赠送给你。不过这可是件厚礼捷影举世无双他是古时的强大神驹投胎转世这不会再有第二次。至于其他的客人我要向你们提供我兵器库里可以找到的东西。剑你们不需要了但库中有头盔和精工打造的锁子甲那是刚铎送给我祖先的礼物。出发之前先去挑选一些吧愿它们能派上用场”

人们从国王的库房里搬来了战袍给阿拉贡和莱戈拉斯穿上了闪亮的铠甲。二人还选了头盔以及圆形盾牌盾牌上都包着黄金还嵌着绿色、红色和白色的宝石。甘道夫没穿戴盔甲。吉姆利不需要锁子甲因为埃多拉斯的藏品中没有一件比得过他身上那件在北方孤山底下打造的甲冑更不消说库藏里也找不到一件合他身材的。不过他选了一顶铁和皮革做的圆帽正合他圆圆的头颅。他还选了一面小盾牌盾牌上绘着一匹奔马绿底白章正是埃奥尔家族的纹章。

“愿它好好保护你”希奥顿说“这是在森格尔的时代为我打造的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吉姆利鞠了一躬。“马克之王我很荣幸使用您的奔马纹章。”他说“其实我宁可扛着一匹马上战场而不是让马扛着我。我比较喜欢自己的两条腿。不过也许我还能去往一处可以站在地面上厮杀的战场。”

“很可能会的。”希奥顿说。

国王起身伊奥温立刻端着酒杯上前。“Ferthu Théoden hál”[\[11\]](#)她说“届此良辰请喝了这杯酒吧。愿您健康出征平安归来”

希奥顿接过杯子喝了一口伊奥温随即将这杯酒逐一献给客人。来到阿拉贡面前时她突然顿住抬头看他双眼闪亮。他低头看着她美丽的脸庞露出了微笑但就在他接过酒杯时他的手碰到了她的手并感到这一触令她颤了颤。“阿拉松之子阿拉贡向您致敬”她说。“洛汗的公主向您致敬”他答但脸上已无笑容而是浮现出担忧困扰。

他们都喝完后国王穿过大殿来到门口。卫士在那里等候他传令官皆立在一旁所有还留在埃多拉斯或居住在附近的领主和首领全都已经集合起来。

“看哪我将出征这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骑马征战。”希奥顿说“我儿希奥杰德已经战死我没了子嗣。在此我立妹妹的儿子伊奥梅尔为我的继承人。如果我们二人均未生还那么你们就自行推选新的君主。但是现在我必须将留在此地的子民交托一人代我治理。你们谁愿意留下来”

没有人回答。

“难道你们推举不出一个人我的子民都信任谁”

“我们信任埃奥尔家族。”哈马答道。

“但我不能留下伊奥梅尔他也不愿意留下。”国王说“而他是这家族的最后一人。”

“我说的不是伊奥梅尔”哈马答道“而他也不是最后一人。还有他妹妹伊奥蒙德之女伊奥温。她勇敢无畏情怀高尚。所有的人都敬爱她。在我们出征时就让她来做埃奥尔一族的领袖吧。”

“就这么办”希奥顿说“叫传令官去向众人宣布伊奥温公主将领导他们”

接着国王在门前一张椅子上坐定伊奥温在他面前跪下从他手中接过一把剑和一套精美的锁子甲。“再会我的外甥女”他说“时局险恶但我们或许还会回到这金殿来。不过人们可以在黑蛮祠长期坚守万一前方战事不利所有逃脱的人都会前往该地。”

“请别这么说”她答道“我会坚守一年每日每夜直到您归来。”然而她说这话时双眼望向了站在近旁的阿拉贡。

“国王会回来的。”阿拉贡说“别怕等待我们的命运不在西方而在东方。”

国王和甘道夫并肩走下阶梯其他人尾随在后。当众人朝大门走去时阿拉贡回头望去见伊奥温独自站在阶梯顶端的大殿门前手握剑柄将剑竖立在身前。她这时已经穿上了铠甲在阳光下闪亮如银。

吉姆利扛着斧头与莱戈拉斯走在一起。“好啦我们总算出发了”他说“人类在行动前总要说一堆话。我的斧头都等得不耐烦了。虽然我不怀疑这些洛希尔人杀起敌来必定凶狠但不管怎样这种战斗可不适合我。我要怎么上战场我真希望自己能走去而不是像个麻袋那样被搁在甘道夫的鞍前带去。”

“我看那个位置可比许多地方都要安全。”莱戈拉斯说“不过等战斗打响甘道夫或捷影自己无疑都会欣然把你放下地的。骑兵是不用斧头做武器的。”

“而矮人也不是骑手。我不是给人类剃头的我要砍的是奥克的脖子。”吉姆利说拍着斧柄。

他们在大门处看见一大群人马有老有少全骑着马准备出发了。集结的人数超过一千人长矛如林。希奥顿出来时他们高声欢呼。有人已经备好了国王的马—雪鬃另有人牵来了阿拉贡和莱戈拉斯的马。吉姆利皱着眉头颇不自在地站在那里这时伊奥梅尔牵着自己的马走了过来。

“你好啊格罗因之子吉姆利”他叫道“我还没抽出时间像你保证过的那样被你鞭策着学习斯文言语哪。不过你我的争端难道不该先搁置一下至少我不会再再说那位森林夫人的坏话了。”

“我会暂时忘掉我的愤怒伊奥蒙德之子伊奥梅尔”吉姆利说“但是倘若你真有机会亲眼得见加拉德瑞尔夫人你就必须承认她是最美的女性否则我们的友谊一刀两断。”

“就这么说定了”伊奥梅尔说“不过在那之前还请原谅我我请求你以与我共骑来表示和好。甘道夫将会跟马克之王先行但只要你愿意我的马‘火足’可以驮上我们俩。”

“真感谢你”吉姆利大为高兴地说“我的战友莱戈拉斯要是愿意骑马走在我旁边我乐意与你共骑。”

“当然会的。”伊奥梅尔说“莱戈拉斯会在我左边阿拉贡在我右边没人敢挡在我们面前”

“捷影哪儿去了”甘道夫问。

“在草原上撒欢呢。”人们回答“他不让任何人驾驭。他就在那儿在远处渡口边像个影子一样穿行在柳树间。”

甘道夫吹了声口哨大声呼唤那马的名字。那马遥遥昂首长嘶一声掉头如箭矢般向大军疾奔而来。

“若是西风的气息能取肉身显形定是这般模样。”伊奥梅尔说眼望那匹骏马奔上前来在巫师面前站定。

“看来我这礼物其实早就送出去了。”希奥顿说“不过大家注意听现在我任命我的宾客灰衣[12]甘道夫为最睿智的参谋、最受欢迎的漫游者、马克之贵族只要我们全族未灭他便是埃奥尔一族的领袖之一。我将马中的王子捷影赠给他。”

“希奥顿王我感谢你。”甘道夫说。接着他突然甩去灰斗篷扔掉帽子一跃上了马背。他未穿铠甲未戴头盔白发如雪在风中翻飞白袍在阳光下耀眼无比。

“看哪白骑士”阿拉贡高呼。众人也纷纷跟着高呼。

“我们的王和白骑士”他们吼道“埃奥尔一族勇往前进”

众号齐鸣众马扬蹄长嘶。长矛敲击着盾牌。接着国王举手一挥洛汗的最后一支大军就像一股骤然袭来的狂风如雷般轰然向西奔驰而去。

伊奥温独自站在寂静的宫殿大门前一动也不动凝望着平原上那片渐渐远去的闪亮长矛。

[1]辛贝穆奈simbelmynë洛汗语即“永远铭记”之意。该词源自古英语的simbel“永远”和myne“内心”读音为sim-bel-mu-neh。—译者注

[2]此处修辞及句式极似古英语诗歌The Wanderer第92行与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第2255行等处亦有呼应当是古英语诗歌常见的审美主题之一尘世辉煌终免不了命数结局。—译者注

[3]蒙德堡Mundburg米那斯提力斯在洛汗的名称。—译者注

[4]佞舌Wormtongue此名来源是洛汗语。托尔金在《魔戒名称指南》中指出这里的Worm指的是蛇。他的概念或许来自《圣经》的旧约伊甸园中引诱人类的蛇又被称为“大虫”。本章随后甘道夫直接对希奥顿王说他是蛇。—译者注

[5]铁尔哈Telchar第一纪元的矮人城邦诺格罗德中最有名的金属匠。贝伦用来从魔苟斯王冠上挖下一颗精灵宝钻的宝刀安格锐斯特哈多家族的传家宝龙盔与埃兰迪尔的纳熙尔宝剑为阿拉贡重铸后称为安督利尔都是出自他手。见《精灵宝钻》。—译者注

[6]拉斯贝尔Láthspell洛汗语中的“噩耗”。该词源自古英语láð“带来仇恨、邪恶或伤害”与spell“故事消息”。—译者注

[7]德维莫丁Dwimordene洛汗语意为“幻影之谷”。该词源自古英语。—译者注

[8]洛汗语意思是“希奥顿王万岁”—译者注

[9]黑蛮祠Dunharrow洛汗的一处避难所原为野蛮人的神庙。托尔金要求该词最好意译取“山上的异教神庙”the heathen fane on the hillside之意其中harrow的含义与“耙子”毫无关系。—译者注

[10] 赫鲁格林Herugrim洛汗语源自古英语意为“十分凶猛”。—译者注

[11]洛汗语意思是“祝希奥顿身体健康”—译者注

[12] 灰衣 Greyhame 洛汗语 hame 意为“衣袍斗篷”。该词与“雪河”Snowbourn的构词法相似都是一个现代词与一个古词的组合。—译者注

第七章 海尔姆深谷

他们从埃多拉斯出发时太阳已经偏西阳光正照着他们的眼睛把眼前整片起伏的洛汗平原都变成了一片迷蒙金雾。沿着白色山脉的山麓过去踏出了一条西北走向的路他们沿着这条路在起伏的绿野间前行经由一处又一处渡口涉过了一道又一道湍急的小溪。在右前方很远的地方朦胧耸立着迷雾山脉。随着他们一哩哩地走近山脉也愈见沉暗高拔。太阳在前方缓缓沉落暮色从背后掩了上来。

情况紧急大军继续全速向前赶路为怕到得太迟途中也很少歇息。洛汗的马儿速度快耐力又好但前方仍有许多里格的路要走。从埃多拉斯到艾森河渡口鸟飞的距离有四十多里格他们期望在艾森河渡口与国王派去抵挡萨茹曼大军的人马会合。

暮霭四合他们终于停下来扎营。他们已经骑行了大约五个钟头早已深入西部的平原但前方路程还有大半。夜空中繁星闪烁挂着一轮渐满的月亮他们围成一个大圈扎营露宿。由于不明敌情他们没有生火但在营地周围设了一圈骑马的哨兵并派出斥候像幽影一样经过起伏的大地远远驰入前方探察。这夜缓缓过去既无消息传来也无警报发生。黎明时分号角吹响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他们再次出发。

头顶天空还不见乌云但空气中已弥漫着一种滞重的感觉。在一年中这个季节这委实太热了些。旭日朦胧在它后方的天空中有一股不断壮大的黑暗跟随着它慢慢腾起仿佛有一场声势浩大的暴风雨正从东方移来。在西北方遥远的迷雾山脉脚下似乎酝酿着另一股黑暗那是一团阴影正缓缓地从巫师山谷里蔓延下来。

甘道夫放缓速度来到骑行在伊奥梅尔身边的莱戈拉斯那里。“莱戈拉斯你拥有你那美丽种族的锐利双目”他说“你的眼睛可以从一里格开外就分辨出麻雀跟云雀。告诉我你看得见那边有任何东西正朝艾森加德去吗”

“这距离可相当远”莱戈拉斯说举起修长的手遮在眼睛上方专注地凝视着那边“我能看见一团黑暗其中有许多形体在移动是些巨大的形体远在河岸

上但到底是什么我分辨不出。让我的眼睛看不清楚的不是迷雾或乌云—有一股力量以遮蔽一切的阴影笼罩了那片大地而那片阴影正沿着溪流缓缓下行就好像无尽森林下的暮色正流下山岭。”

“而在我们后方一场暴风雨正从魔多袭来。”甘道夫说“今晚将会非常黑暗。”

他们骑行的第二天随着时间流逝空气中的滞重感也愈发明显。到了下午乌云开始赶上他们犹如一顶昏暗的天篷边缘滚滚如浪其间还夹着点点炫目的闪光。太阳西下在一片烟霾中显得殷红如血。夕阳的余晖将三峰山[1]的陡峭峰壁映得通红骑兵们长矛的矛尖也赤如蘸火。此时他们离白色山脉最北端的山梁已经极近三座锯齿般的尖峰正与夕阳遥相对峙。在最后一线红光中先锋部队的人们看见了一个黑点有个骑着马的人正迎着他们赶来。他们勒马停步等他走近。

那人来到近前疲惫不堪头盔凹陷盾牌劈裂。他动作迟缓地爬下马背站在原地喘了一会儿气半晌才能开口。“伊奥梅尔在吗”他问“你们终于来了但太晚了带来的兵力也太少。自从希奥杰德阵亡后形势就恶化了。昨天我们被击退到艾森河这一岸损失惨重有许多人在渡河时身亡。接着敌人的生力军在夜里渡过了河攻击我们的营地。整个艾森加德必定倾巢而出了。萨茹曼还武装了野蛮的山区人和河对岸的黑蛮地游牧部落他把这些人也放出来攻击我们。我们寡不敌众盾墙被攻破。西伏尔德的埃肯布兰德把所有能集结起来的人马都撤向他在海尔姆深谷的要塞。余下的人都溃散了。”

“伊奥梅尔在哪里告诉他前方已经无望。他该抢在艾森加德的恶狼抵达埃多拉斯之前赶回那里。”

希奥顿一直没有出声他隐在一众卫士身后因此那人没有看见。这时他催马上前。“克奥尔过来站在我面前。”他说“我在这里。埃奥尔一族的最后一支军队出征前来绝不会不战而归。”

那人登时精神一振满脸欢喜和惊奇。他挺直了身子接着跪下将他那柄已经砍出缺口的剑献上。“下令吧陛下”他喊道“并且请原谅我我以为—”

“你以为我留在美杜塞尔德佝偻得活像一棵被隆冬大雪压弯的老树。当你奔赴战场时我确实是那样但有一股西风摇撼了那树的枝干。”希奥顿说“给他换匹新马我们去驰援埃肯布兰德”

希奥顿说话时甘道夫往前骑了一小段路他独自坐在马背上朝北凝望艾森加德又朝西望着落日。这会儿他骑了回来。

“快走希奥顿”他说“快去海尔姆深谷别去艾森河渡口了也别在平原上逗留我必须暂时离开你。捷影现在必须驮着我去办一件急事。”他转向阿拉贡、伊奥梅尔以及国王的近卫军喊道“在我回来以前保护好马克之王。在海尔姆关口那里等我再会”

他向捷影吩咐一句骏马便像离弦之箭一般疾驰而去。众人目光追过去时他们已消失无踪恰似一道夕阳中的银色闪光一阵吹过草原的风一个掠过眼前稍纵即逝的影子。雪鬃大声喷了个响鼻扬起前蹄急着想跟上去但这时只有乘风疾飞的鸟儿才可能追上捷影了。

“这是什么意思”一个卫士问哈马。

“意思就是灰衣甘道夫有急事要办。”哈马答道“他一向来去出人意料。”

“要是佞舌在这儿可不会觉得这不好解释。”另一个人说。

“确实不假”哈马说“但换作是我就会等到重见甘道夫时再说。”

“说不定要等很久。”另一个人说。

大队人马这时转离通往艾森河渡口的路折往南行。夜幕降临他们继续前进。山岭越来越近但三峰山的高峰几乎融进了暗下来的天空。西伏尔德山谷仍远在几哩开外恰似一个群山环抱的大海湾谷的远端有一座青翠的宽谷从这宽谷又延伸出一条狭窄的裂谷插入山岭中。自从一位古代战争中的英雄海尔姆将它作为避难之地后此地的人们便依着他的名字称它为海尔姆深谷。这座深谷位于三峰山的阴影下从北向山中曲折地延伸越是深入就越陡峭也越狭窄直至夹在了南北两侧犹如巨塔般高耸乌鸦盘踞、遮天蔽日的峭壁之间。

在深谷入口前从海尔姆关口的北侧峭壁突出了一片半圆形的山岩其突出处高耸着一圈古代兴建的石墙墙内有座高塔。人们说在很久以前刚铎的鼎盛时期海上来的君王借巨人之手兴建了这座堡垒。它被称为号角堡因为只要在高塔上吹响号角后方的深谷便会发出巨大的回响仿佛有早被遗忘的千军万马从山岭底下的无数洞穴中冲出来杀向战场。古时的人们还从号角

堡筑了一道直抵南侧峭壁的防御石墙扼守窄谷的入口墙下修了一个宽大的涵洞深谷溪从中流出。这溪先是绕过号角堡所在的号角岩底再经由一条沟渠从一片开阔的扇形绿地中穿过就这样从海尔姆关口平缓地流下流至海尔姆护墙后再降入海尔姆深谷的宽谷最后流出去进入西伏尔德山谷。此时埃肯布兰德就住在海尔姆关口的号角堡中他是位于马克边境上的西伏尔德的领主。时局受到战争的威胁逐渐黑暗险恶埃肯布兰德十分明智已修补了石墙加固了要塞。

骑兵们还未抵达宽谷口仍在低处的谷地中时先行的斥候便呼喊起来并吹响了号角。羽箭从黑暗中呼啸着飞来。有位斥候飞快折返报告谷中已经来了恶狼骑兵另外还有大队的奥克和野人正从艾森河渡口往南赶来看样子是冲着海尔姆深谷来的。

“我们发现许多自己人在逃往深谷的途中被杀。”斥候报告说“我们也遇到一些被打散的小队人马四处奔逃无人领导。似乎没人知道埃肯布兰德的下落。他若是还没阵亡很可能不等抵达海尔姆深谷就被追兵赶上。”

“没人看见甘道夫吗”希奥顿问。

“有的陛下。很多人看见一个骑马的白袍老人像一阵风似的在草原上东奔西跑。有些人认为那是萨茹曼。据说他在天黑之前就朝艾森加德去了。还有人说稍早的时候看见了佞舌他正跟着一帮奥克朝北而去。”

“佞舌要是叫甘道夫撞上的话可就惨了。”希奥顿说“虽说这样这会儿我倒挺想念这新旧两任参谋。不过事到如今无论埃肯布兰德在不在海尔姆关口我们都只能照甘道夫交代的那样前往那边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知道北方攻来的那支大军有多少人吗”

“人数极多。”斥候说“虽然逃兵免不了草木皆兵但我问过了那些勇敢的人我毫不怀疑敌人的主力是我们这里全部兵力的好几倍。”

“那我们得抓紧行动”伊奥梅尔说“让我们强行突破那些已经挡在我们和要塞之间的敌人海尔姆深谷中有许多洞穴里面可以藏纳数百兵力。从那里还有通往山岭中的秘密通道。”

“别依赖那些秘密通道。”国王说“萨茹曼已经侦察这地很久了。不过我们在那个地方可以防守很长时间。我们走吧”

阿拉贡和莱戈拉斯这时与伊奥梅尔一起骑行在先锋部队里。黑夜中他们奔驰不停但随着夜色加深他们的速度也越来越慢因为往南的路开始上坡一路越来越高通入山脉脚下那些昏暗的山沟。他们发现前方只有零星的敌人不时还碰上小群游荡的奥克但那些奥克在骠骑能追上去宰杀他们之前就落荒而逃了。

“恐怕要不了多久”伊奥梅尔说“我们敌人的头目—不管是萨茹曼还是随便哪个他派出来的将领—就会知道国王率军前来了。”

战争的喧嚣在背后增强了他们此时听得见黑暗中传来的粗哑歌声。他们往上爬了很远进了深谷的宽谷回头望去这才看见后方漆黑的原野上有着无数熊熊燃烧的火把它们或是像鲜红的花朵一样分散开来或是像一排排长长的火龙那样从低地蜿蜒而上。各处不时腾起更亮的火光。

“这是一支大军而且紧咬着我们不放。”阿拉贡说。

“他们带着火把”希奥顿说“一路焚烧沿途所见不管是干草、小屋还是树木。这是座丰饶的山谷有许多人家住在这里。哀哉我的百姓”

“我真希望这是白天那样我们就可以像风暴般从山中冲出纵马朝他们冲杀过去”阿拉贡说“从他们面前飞逃实在令我痛心。”

“我们不必再逃多远”伊奥梅尔说“前面不远就是海尔姆护墙那是一道横过宽谷的古老战壕和防御土墙距离上方的海尔姆关口两弗隆远。我们可以在那里掉头与敌人开战。”

“不我们人数太少守不住护墙。”希奥顿说“它有一哩多长缺口又太宽。”

“如果我们遭到强攻后卫部队必须把守缺口。”伊奥梅尔说。

当洛汗的骠骑来到护墙的缺口时天上无星无月。从山上流下的深谷溪就从这处缺口流出溪旁的路往上直通号角堡。在他们面前漆黑的深坑后方突然耸立起一道高高的黑影那便是护墙。他们正往上骑行时碰到了一个哨兵开口喝问。

“马克之主要前往海尔姆关口”伊奥梅尔答道“说话的是伊奥蒙德之子伊奥梅尔。”

“这真是意料之外的喜讯”哨兵说“快点敌人紧跟在你们后面。”

大队人马穿过缺口在上方倾斜的草坡上停了下来。他们欣喜地得知埃肯布兰德留下了许多人手坚守海尔姆关口并且还有更多人逃到了此地。

“我们大约有一千人可以步行作战”护墙守军的队长老兵甘姆林说“但这些当中绝大多数人不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就是像我留守在此的孙子一样年纪太小。有埃肯布兰德的消息吗昨天有话传来说他正带领仅剩的西伏尔德精锐骠骑朝这里撤退但他到现在也没来。”

“恐怕他现在也不会来了。”伊奥梅尔说“我们的斥候没听说他的消息我们后方的山谷里也已经满是敌人。”

“但愿他逃脱了。”希奥顿说“他是一员猛将英勇犹如‘锤手’海尔姆再世。不过我们不能在这里等他。现在我们必须将所有的兵力撤到号角堡的防御石墙后方。你们的粮食储备充足吗我们只带了很少的补给因为我们当时是要出征作战不是来守城的。”

“在我们后方深谷里的那些洞穴中躲藏着三批西伏尔德的老少妇孺。”甘姆林说“此外还储存了大量的粮食并留有许多牲口和喂牲口的草料。”

“很好。”伊奥梅尔说“敌人正在掠夺和焚烧山谷里剩下的一切。”

“他们要是打算到海尔姆关口来跟我们搞贸易那可得付个大价钱。”甘姆林说。

国王与骑兵们继续前进在跨过深谷溪的堤道前下了马然后牵着马排成一路长队走上引桥进了号角堡的大门。他们在里面又一次受到了热烈欢迎众人重新燃起了希望因为现在有足够的兵力来守住号角堡和扼守深谷的石墙了。

伊奥梅尔将部下迅速布置妥当。国王和近卫军驻守号角堡分派在此的还有许多西伏尔德的人。但伊奥梅尔将自己的绝大部分兵力都部署在深谷石墙及其塔楼上以及石墙的后方。因为敌人若以大军强攻不歇的话此处的防卫看来最可能出问题。所有的马匹都被远远牵到深谷里伊奥梅尔拨出了若干卫士看守。

扼守深谷的石墙有二十呎高厚到墙头能容四人并肩而行石墙上还筑有护胸墙掩护只有个子高的人才能探头望出去。石墙上到处开有箭孔可朝外射箭。从号角堡外院的一道门走石梯下来便可到达这里的城垛还有三段石梯从后方深谷往上通到墙头。但石墙的正面十分光滑巨大的石块被技巧高超地紧密堆砌在一起连接处找不到一点可以落脚攀爬的缝隙石墙顶端则朝外突出犹如海浪冲刷而成的凹底悬崖。

吉姆利靠着墙头的护胸墙站着。莱戈拉斯坐在护胸墙上抚摸着弓凝视着外面那片昏暗。

“这才是我喜欢的地方”矮人说着跺了跺脚下的石头“我们越是靠近大山我的心情就越振奋。这里的岩石很好。这片大地有坚硬不屈的骨架。我们从护墙那边上来的时候我的脚就感觉到了。给我一年时间跟一百个族人我能让这个地方打造得坚不可摧任何大军攻来都只会铩羽而归。”

“这我不怀疑”莱戈拉斯说“但你是个矮人矮人是奇怪的种族。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就算到了白天我也不再会更喜欢。不过吉姆利你令我感到宽慰我很高兴有你站在我身边双腿强壮结实斧头无坚不摧。我真希望能有更多你的族人与我们并肩作战不过我倒更希望我能得到一百名黑森林的弓箭好手。我们需要他们。洛希尔人也有他们自己的优秀弓箭手但在里面的太少了实在太少了。”

“天色对弓箭手来说太黑了。”吉姆利说“这其实都是睡觉的时候了。睡觉我觉得自己需要睡觉我从来没想到哪个矮人会有这种感觉。骑马这活儿真是累死人。可是我手里的斧头却不肯安分。给我一排奥克的脖子跟足够挥舞斧头的地方吧那样我就能摆脱所有的疲惫啦”

时间过得很慢。下方远处的山谷中仍有零星的火光在烧。艾森加德的大军现在正沉默地推进看得到他们的火把正一排排蜿蜒着涌上宽谷。

蓦地护墙那边传来了吼声与尖叫紧接着爆发出人类愤怒的战呼。燃烧的火把越过边缘涌现出来并且成群挤向缺口。接着火光四散并消失了。人类策马越过原野回来直奔上引桥来到号角堡的大门前。西伏尔德的后卫被迫撤回了。

“敌人杀过来了”他们说“我们射完了所有的箭奥克的尸体堆满了护墙下的壕沟但护墙挡不住他们多久。他们已经从许多地方爬上壕沟密密麻麻就

像行进的蚂蚁一样。不过他们吸取了教训现在都不带火把了。”

此时已经过了午夜天空漆黑一片空气沉重凝滞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突然间一道炫目的闪电划破云层分叉的雷电劈下来击中了东边的山岭。在那令人目不转睛的瞬间从石墙到护墙之间全被电光照得雪亮石墙上的守军只见那里有无数黑色身影攒动有些又矮又壮有些高大狰狞都戴着高头盔拿着黑盾牌。此外还有成百上千的敌人正汹涌越过护墙穿过缺口。这股黑色的潮水充斥了两侧峭壁之间的空隙朝防御石墙涌上来。雷声在山谷中隆隆滚动。滂沱大雨倾盆而下。

箭矢如暴雨般呼啸着越过城垛飞来叮叮当当撞在岩石上。有些命中了目标。对海尔姆深谷的攻击开始了谷内却无声无息也没有箭矢回敬敌人。

进攻的大军停了下来岩石和城墙的无声威胁挫了他们的锐气。闪电不时划破黑暗。突然奥克们又尖叫起来挥舞着长矛和长剑向任何暴露在城垛上的人影射出密集如云的箭矢。马克的人类举目眺望惊愕地发现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大片乌黑的麦田在战争的风暴中摇晃着每个麦穗上都闪着倒钩的寒光。

铜号吹响敌人蜂拥而上有的攻打深谷防御墙有的朝通往上方号角堡大门的堤道和引桥冲来。身形最魁梧的奥克和黑蛮地高原的野人都在此集结他们略一迟疑便攻了上来。闪电划过照出每个头盔、每面盾牌上都涂着艾森加德那只可怕的白手。他们爬到了号角岩顶朝堡门逼近。

终于反击来了。箭矢如暴雨般袭来石块如冰雹般砸下。敌人一阵混乱溃散逃窜回去然后再次进攻溃散再进攻。他们就像涨潮的海水每进攻一次都往前推进到一个新的高点。铜号再次吹响一群野人咆哮着挺身而出压了上来。他们把巨大的盾牌高举在头上搭成屋顶被围在中间的人则抬着两根巨大的树干。一群奥克弓箭手聚集在这群人后方朝防御墙上的弓箭手射出阵阵箭雨。他们逼近到堡门前运用强壮的手臂荡起树干轰然撞向木制的堡门。若有人被上方扔下的石头砸倒马上就有两人一跃上前补位。一次又一次巨大的撞门槌摆荡着轰撞堡门。

伊奥梅尔和阿拉贡并肩站在深谷防御墙上。他们听见了咆哮声和撞门槌的轰击声。借着一道突然划过的闪电他们看清了堡门的危急情势。

“快来”阿拉贡说“我们一同拔剑上阵的时刻到了”

他们急如星火沿墙直奔冲上阶梯奔进号角岩上的外院。他们边跑边召集了十来个强壮勇敢的剑士。在西边堡墙与延伸出来的峭壁相接之处斜斜开有一扇小边门门外有一条夹在堡墙和号角岩陡峭边缘之间的窄道绕过堡墙通往巨大的堡门。伊奥梅尔和阿拉贡一同跃出小门他们的人紧跟在后。双剑齐声出鞘。

“古斯威奈”伊奥梅尔喊道“古斯威奈为马克而战”[\[2\]](#)

“安督利尔”阿拉贡喊道“安督利尔为杜内丹人而战”

他们从侧翼发起进攻扑向那些野人。安督利尔闪着白炽的光焰挥起斩落。从堡墙和高塔中传来了呐喊“安督利尔安督利尔出战了断剑再展神威”

撞槌手大惊之下抛下树干转身迎战。但他们的盾墙如同被闪电击中一般溃散开来他们或是被横扫逐开或是被砍倒还有的被抛下号角岩摔到了下方溪流的石砾上。奥克弓箭手胡乱放了一通箭然后仓皇而逃。

伊奥梅尔和阿拉贡在堡门前暂停下来。隆隆的雷声这时已移到了远方。在南方的群山之间闪电依旧不停明灭。北方又刮来了凛冽的风云层被扯散吹走星星探出了头。在宽谷那一边的山岭上方西沉的月亮露出脸来在暴风雨过后的残云中发着黄光。

“我们来得不够及时。”阿拉贡看着堡门说。门上粗大的铰链和铁条已经被撞得扭曲变形许多木板也都裂开了。“大门经不住下一次这样沉重的撞击了。”

“但我们不能留在墙外守卫大门。”伊奥梅尔说“看”他指向堤道。溪流的对岸又集结起一大群奥克和野人。箭矢呼啸而来射在二人周围的岩石上又弹落。“快来我们必须回去看看该怎么从里面堆起石头、架起木梁来挡门。来吧”

他们转身奔跑但就在这时十来个原本一动不动躺在尸堆中的奥克又跳了起来悄无声息地快步跟上了他们。有两个纵身平扑到地上抓住了伊奥梅尔的脚后跟将他拉倒转眼间便把他压在身下。但是一个谁也没注意到的小黑影从暗处一跃而出嘶哑地吼道“Baruk KhazâdKhazâd ai-mênu”[\[3\]](#)一把斧头来回挥舞两个奥克身首异处其余的飞奔而逃。

阿拉贡奔回来救援时伊奥梅尔已经挣扎着爬起来了。

边门再次关上铁门内侧被架上横梁并堆上石块。等人都安全到了里面伊奥梅尔转过身来。“谢谢你格罗因之子吉姆利”他说“我不知道你跟着我们出去突袭不过事实常常证明不速之客乃是最好的伙伴。你怎么到那里去了”

“我跟着你们好赶跑瞌睡虫”吉姆利说“但我看着那些山区人觉得他们的个子对我来说太大了于是我就坐在旁边的石头上看你们舞剑。”

“我欠下你这个情可不好还啊。”伊奥梅尔说。

“今晚过完之前机会还多着哪。”矮人大笑说“不过我很满意。打从离开墨瑞亚后直到刚才我除了树啥也没砍过。”

“赚了两个”吉姆利拍拍斧头说。这时他已回到石墙上原来的位置。

“两个”莱戈拉斯说“我的战绩好多了不过现在我得找些用过的箭来用我所有的箭都射完了。我最起码也赚了二十个然而比起敌人的总数这只能算是九林一叶而已。”

夜空很快变得明净西沉的月亮光辉皎洁但月光并没给马克的骠骑带来希望。他们面前的敌人非但不见减少反而似乎增多了还有更多敌人从山谷中穿过缺口扑来。刚才号角岩上那场奇袭只赢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堡门前的攻击加倍了。艾森加德的大军像怒海狂涛般攻向深谷防御墙奥克和山中野人蜂拥至墙脚下从这一端直到那一端。带钩的绳索被抛上城垛数量多到上面的人来不及把它们尽数斩断或抛落。数百长梯被竖起来架到墙上许多被推倒摔毁但立刻被更多取代奥克就像南方黑暗森林中的猿猴一样飞快地攀梯而上。墙脚下的尸体和伤残者堆得就像暴风雨中的碎石滩一座座丑陋的尸丘越堆越高然而敌人还在不停涌来。

洛汗的人类开始累了。他们所有的箭都已射完矛也已投掷殆尽剑都缺了口盾牌上满布裂痕。阿拉贡和伊奥梅尔三次稳住阵脚组织起反击安督利尔的光焰也三次在危急时刻驱退了攻上城墙的敌人。

这时后方的深谷中突然扬起一阵喧哗。奥克像老鼠一样悄悄爬过溪水流经的涵洞进去了。他们先是聚集在峭壁的阴影中等上方的攻击到了最猛

烈的时候所有的守军几乎都奔赴城墙顶上作战他们就跃出来发动了突袭。有些已经穿过了深谷的窄口进到马群当中与看马的卫兵打了起来。

吉姆利怒吼一声从城墙上一跃而下吼声在峭壁间回荡不已“Khazâd Khazâd”他很快就遇上了砍不完的敌人。

“哎—喂”他喊道“奥克到墙后来了哎—喂莱戈拉斯快来这边够咱俩收拾的。Khazâd ai-mênu”

老甘姆林听见了矮人那盖过一切嘈杂的洪亮呐喊从号角堡探头朝下望。“奥克进到深谷里去了”他喊道“海尔姆海尔姆海尔姆一族冲啊”他边喊边三步并作两步沿着阶梯冲下号角岩许多西伏尔德的人紧跟在后。

他们的攻击凶猛又出其不意奥克在他们面前败走没一会儿便被赶到一起困在了窄谷的狭窄处。这些奥克不是被杀就是尖叫着被驱赶进深谷的裂罅中被守在隐蔽洞穴中的卫兵所杀。

“二十一个”吉姆利叫道。他双手并用一挥将最后一个奥克砍倒在脚前“现在我的纪录又超过莱戈拉斯大人啦。”

“我们必须把这个老鼠洞堵上”甘姆林说“据说矮人一族对岩石最有办法。请帮帮我们吧大人”

“我们不用战斧也不用指甲削石头”吉姆利说“不过我会尽力而为。”

他们将附近能找到的石块和碎石都收集起来在吉姆利的指导下西伏尔德的人将涵洞里面这头堵上只留下窄窄一条出水口。如此一来下雨涨水的深谷溪在堵塞的水道中涌动翻腾起来在两侧峭壁之间慢慢地漫成了几个冰冷的水塘。

“上头会干燥一点。”吉姆利说“来吧甘姆林我们上去看看城墙的状况如何”

他爬上去发现莱戈拉斯站在阿拉贡和伊奥梅尔旁边。精灵正磨着长刀。由于从水道进攻的企图被挫败了敌人的攻势也暂时缓了下来。

“二十一个”吉姆利说。

“好极了”莱戈拉斯说“不过我的纪录现在是两打。刚才这里有短兵相接的活儿。”

伊奥梅尔和阿拉贡疲惫地倚着各自的剑。左侧远处的号角岩上又响起了战斗的金铁交鸣和喊杀声然而号角堡如同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仍然稳稳屹立。堡门已经被击破但敌人尚未越过堆在内部的横梁和岩石。

阿拉贡望了望黯淡的群星又望了望这时正在朝环抱山谷的西边山岭背后沉落的月亮。“今夜长得好似数年。”他说“白昼还要耽搁多久才会到来”

“黎明就快来到了。”甘姆林这时已经爬上墙头到了他身边“但是恐怕黎明也帮不了我们。”

“但黎明向来都是人类的希望。”阿拉贡说。

“可是这些艾森加德的怪物这些萨茹曼用邪恶妖术培育出来的半奥克和杂种人并不害怕太阳。”甘姆林说“同样山区的野人也不怕。你没听见他们的吼声吗”

“我听见了。”伊奥梅尔说“但在我耳里那只不过是鸟的尖叫和野兽的咆哮而已。”

“但还有许多人喊的是黑蛮地的方言。”甘姆林说“我懂那种方言。那是一种古老的人类语言马克西部的不少山谷过去都用这种语言。你听他们痛恨我们他们正高兴呢因为他们认定我们这次必死无疑。‘国国王’他们喊道‘我们会逮住他们的国王。杀了这些佛戈伊尔杀了这些稻草头杀了这些北方来的强盗’他们就是这么称呼我们的。自从刚铎的君主将马克赠给年少的埃奥尔并与他结盟五百年已经过去了但这些黑蛮地人仍然对此怀恨在心。萨茹曼重新点燃了这股古老的怨恨而他们这一族的人被煽动起来后是非常凶狠的。现在除非希奥顿被抓或他们自己被杀他们决不会放弃无论是黎明还是黄昏。”

“尽管如此白昼仍会给我带来希望。”阿拉贡说“俗话不是说只要有人守卫号角堡它就不曾被敌人攻下”

“吟游诗人是这么说的。”伊奥梅尔说。

“那么就让我们守卫它并心怀希望”阿拉贡说。

众人交谈之际突然冲锋号大响接着轰然一声巨响传来一团火光夹着浓烟腾起。深谷溪的水嘶嘶响着水沫四溅倾泻而出—石墙被炸出了一个大洞这水再也堵不住了。一大批黑黝黝的身影蜂拥而入。

“萨茹曼的邪术”阿拉贡叫道“他们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又从涵洞潜进来了并且在我们脚下点燃了欧尔桑克之火。埃兰迪尔埃兰迪尔”他大吼着朝裂口跃下。但与此同时已经有上百架梯子搭上了城垛。墙上墙下最后一波攻击横扫而来如同黑色潮水扑上一座沙丘。防御被冲破了。有些骑兵被迫后退越来越远地退入深谷不时有人倒下但他们仍在战斗一步一步退向后方的洞穴。其余的人则杀出一条血路朝堡垒撤退。

有一道宽阔的楼梯可从深谷上到号角岩与号角堡的后门。阿拉贡立在楼梯底端附近安督利尔仍在他手中发着寒光敌人对这剑惧怕无比一时不敢上前因此一个接一个只要能奔到楼梯前的人都爬上去奔向大门。在阿拉贡身后莱戈拉斯守在楼梯高处单膝点地弯弓待发但他收集来的箭只剩了这最后一支现在他凝视着前方准备把这支箭射向第一个胆敢冲向楼梯的奥克。

“阿拉贡所有能撤上来的人都已经安全进堡了”他喊道“快撤”

阿拉贡转身朝楼梯飞奔而上但他太疲惫脚一软绊倒在地。敌人立刻扑上前来。一群奥克嗥叫着涌上伸出长长的手臂要抓他。跑在最前面的一个被莱戈拉斯最后那支箭穿透了喉咙但其余的奥克跃过尸体继续扑来。这时一块巨石从上方的外墙抛了下来砸在楼梯上滚落把那些奥克全撞回了深谷中。阿拉贡奔进堡门门立刻哐当一声在他背后关上。

“吾友情况很糟糕。”他说抬臂抹掉额上的汗。

“简直糟透了。”莱戈拉斯说“不过只要你还跟我们在一起就不是毫无希望。吉姆利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阿拉贡说“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正在石墙内跟敌人厮杀但我们被敌人冲散了。”

“唉这真是坏消息。”莱戈拉斯说。

“他坚定勇敢又强壮。”阿拉贡说“让我们希望他能撤退到山洞中。他在那里能保一阵安全—比我们安全。矮人会喜欢那样一处避难所的。”

“我也这么希望”莱戈拉斯说“但我仍希望他来了这边。我真想告诉吉姆利大人这会儿我的战绩已经达到三十九个啦。”

“他若是能杀出一条路进到岩洞中一定会再次破掉你的纪录。”阿拉贡大笑道“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刁钻厉害的斧头。”

“我得再去找些箭。”莱戈拉斯说“希望这夜快点过去天亮后我能射得更准。”

阿拉贡进了要塞。在要塞里他惊愕地得知伊奥梅尔没有回到号角堡内。

“不他没上到号角岩来”一个西伏尔德的人说“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正召集人手在深谷口与敌人奋战。甘姆林跟他在一起矮人也是但我没法杀到他们身边去。”

阿拉贡大步走进内院爬上塔中高处的一个房间。国王就在里面黑色的身影立在一扇窄窗前眺望着外面的山谷。

“阿拉贡战况如何”他问。

“陛下深谷防御墙已经被夺下所有的守军都被击溃但有许多人撤回到号角岩这里来了。”

“伊奥梅尔在这里吗”

“不在陛下。但您的部下有许多撤退到深谷中去了有人说伊奥梅尔也在其中。在狭窄的山谷中他们应该可以挡住敌人撤进山洞。之后他们有些什么希望我就知道了。”

“会比我们更有希望。据说那边有足够的补给并且通风良好因为浊气可以从岩石高处的裂缝散出去。那里的人只要坚守没有谁能攻进去。他们能守住很长时间。”

“但奥克带来了欧尔桑克的邪术”阿拉贡说“他们有一种会爆炸的火药他们就是用它攻下了城墙。如果攻不进岩洞他们可以封死洞口让里面的人出不来。不过眼前我们必须将全副精力都放在我们自身的防御上。”

“我待在这个牢笼里觉得很焦躁。”希奥顿说“如果我能让长矛适得其所率领人马驰骋在战场上或许我还能再次感觉到战斗的喜悦并且死而无憾。但我在这里几乎毫无用处。”

“这里至少有全马克最坚固的要塞保护您。”阿拉贡说“比起埃多拉斯乃至群山中的黑蛮祠在号角堡我们更有希望。”

“据说号角堡从未陷落。”希奥顿说“但我现在却没了把握。世界变了曾经坚不可摧的一切现在都证明是靠不住的。敌人数量如此庞大仇恨又如此深重什么塔楼能够抵御得了假如我知道艾森加德的实力已经变得如此强大那么无论甘道夫如何劝说我可能都不会如此轻率地出征相抗。这时再看甘道夫所献的策略可不像在晨光下那时那么好了。”

“陛下一切尘埃落定之前请勿断言甘道夫的策略好坏。”阿拉贡说。

“结束的时刻不远了。”国王说“但我决不会在此了结像只落在陷阱里的老獾般被俘。雪鬃和哈苏费尔以及我近卫军的马都在内院里。破晓时分我会命人吹响海尔姆的号角然后我会冲杀出去。马拉松之子届时你可会与我一同冲锋或许我们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否则就让自己死得可歌可泣—如果之后还有人活下来为我们作歌的话。”

“我会与您并辔冲锋。”阿拉贡说。

告退之后他回到堡墙上彻底巡查了一遍鼓舞众人的士气若有哪处攻势猛烈他就在该处援手参战。莱戈拉斯跟随着他。一团团火光在底下炸开震撼着墙上每块岩石。攀登的钩子一只只抛上来梯子又搭上来。奥克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到外墙顶上守军也一次又一次将他们击退。

最后阿拉贡不顾敌人射来的箭矢站到了巨大的堡门上方。他举目望去只见东方天际已经开始露白。接着他举起空着的手掌心朝外这是和谈的手势。

奥克见状鼓噪嘲笑道“下来下来”他们喊着“要想跟我们谈判你就下来把你们的国王带出来我们是善战的乌鲁克族。他要是不出来我们就去把他从洞里抓出来。把你们鬼鬼祟祟的国王交出来”

“国王是留是来由他自己做主。”阿拉贡说。

“那你这是要干啥”他们回应“你为啥往外看你想看我们的军队有多强大吗我们是善战的乌鲁克族。”

“我在看黎明几时来到。”阿拉贡说。

“黎明来到又能怎样我们是乌鲁克族。”他们嘲笑道“不管晚上还是白天不管天气是好是坏我们都照打不误。不管天上挂着太阳还是月亮我们都照杀不误。黎明来到又能怎样”

“谁也不知道新的一天会带来什么。”阿拉贡说“趁厄运还没临头你们快滚”

“你快滚下来要不然我们就把你射下来。”他们喊道“这才不是和谈你根本没话要说。”

“我还有这句话要说”阿拉贡答道“号角堡从未落入敌手。快滚吧否则你们全都别想被饶得一命一个也别想活着把消息带回北方。你们不知道自己面临着什么危险。”

他独自立在毁坏的堡门上方对庞大敌军。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强大无匹的力量与王者威势竟使许多野人不自觉地顿住回头去看背后的山谷还有人满心疑虑地抬头望天。但奥克大声哄笑一阵标枪箭雨随即呼啸着朝城墙飞来阿拉贡见状一跃而下。

一声轰鸣一团火光炸开。刚才阿拉贡还站立其上的堡门拱道断裂坍塌腾起一团浓烟尘土。堡门后用来加固的障碍物如遭雷击崩毁四散。阿拉贡奔回了国王所在的塔楼。

不过就在堡门倒塌周围的奥克欢呼呐喊着准备冲锋之际他们后方响起了一阵窸窣低语就像远处起了一阵风。那声音渐渐变得嘈杂起来似有许多噪音在晨光中呼喊着怪异的消息。号角岩上的奥克听见这令人惊愕的杂音开始乱了阵脚纷纷回头张望。而就在这时上方的高塔中骤然传出了海尔姆的号角声洪亮又可怕。

听见号声的人无不颤抖。许多奥克脸朝下扑倒在地用手爪捂住耳朵。后方深谷中传来了回声一声响过一声仿佛每座悬崖和山岭上都站了一个强大的传令官。但在堡墙上的人们都抬起头来惊奇地聆听因为回声并未衰

减。萦绕在群山间的号角声不绝于耳一声近过一声大过一声遥相呼应嘹亮又自由地吹响。

“海尔姆海尔姆”骑兵们呼喊道“海尔姆复活了重返战场海尔姆为希奥顿王而战”

伴着这阵呐喊国王出现了战马白似雪盾牌灿如金长矛长又利。埃兰迪尔的继承人阿拉贡在他右边年少的埃奥尔家族麾下的诸位将领则紧随在后。黑夜已逝晨光耀天际。

“埃奥尔一族勇往前进”随着齐齐一声呼喝与一阵巨响他们发起了冲锋从堡门一路怒吼着往下冲过堤道扫荡敌人如疾风席卷草原般杀入艾森加德的大军。而在后方的深谷中也传来了众人从山洞杀出来冲向敌人时的坚定呼喊。所有还留在号角岩上的人都倾力杀出而号角的声音始终在群山间回荡不绝。

国王和同伴们马不停蹄冲锋向前。敌军的首领和勇士在他们面前不是被杀就是抱头鼠窜。无论是奥克还是野人都挡不住他们敌人面对着山谷背对着骠骑的刀剑和长矛鬼哭狼嚎地奔逃因为随着白昼来到恐惧和极大的不安笼罩了他们。

如此希奥顿王从海尔姆关口一路驰骋砍杀出一条血路直抵巨大的护墙前。众人在那里勒马停步。周围的晨光越来越亮太阳的万道光芒在东边的群山上方迸发照得他们的矛尖闪闪发亮。但他们静坐在马鞍上往下凝视着深谷的宽谷。

大地的样貌改变了。之前曾是青翠山谷之处绿草如茵的斜坡漫抵不断爬升的山岭此时却成了一座高耸的森林。光秃秃的参天巨树一排又一排寂静无声地立在那里树枝纠缠树冠灰白虬结的树根掩在碧绿的长草中树下暗影笼罩。护墙距离那片无名树林的边缘只隔着一带两弗隆宽的空旷之地。萨茹曼那不可一世的大军现在就畏缩在这块空地上既怕面前的森林又怕背后的国王。他们如潮水般从海尔姆关口败退下来直到整道护墙上方都再也不见他们的踪影但在护墙下方他们挤成一团活像一群密集的苍蝇。他们徒劳地想攀上宽谷的谷壁寻觅逃生之路。山谷东面太陡都是石壁而在左侧西边他们最后的劫数临近了。

就在那边的山脊上倏然出现了一位骑士全身白衣在旭日中熠熠生辉。低处的山岭响起了号角声。在骑士背后一支上千人的步兵队伍手执长剑沿着长长的山坡急奔而下。在队伍当中阔步走着一个魁梧强壮拿着红色盾牌的人。他来到山谷边上将一支黑色的大号角举到唇边吹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

“埃肯布兰德”骑兵们高喊“埃肯布兰德”

“看哪白骑士”阿拉贡高叫道“甘道夫回来了”

“米斯兰迪尔米斯兰迪尔”莱戈拉斯说“这确实是魔法啊快我要在咒语改变之前好好看看这座森林。”

艾森加德的大军嗥叫着东奔西窜吓得乱成一团。号角声再次在高塔上响起。国王率领同伴从护墙的裂口攻下来。西伏尔德的领主埃肯布兰德从山丘上杀下来。捷影也一跃冲下来如鹿般在山岭间稳健奔驰。白骑士冲向敌人他的到来令敌军恐惧得魂飞魄散。野人在他面前纷纷仆倒奥克们跌跌撞撞尖叫着抛下刀剑和长矛像一股黑烟被越来越强劲的风驱赶着四散飞逃。他们哀嚎着冲进群树底下那片等候的阴影中从此再没出来。

[1]三峰山Thrihyrne洛汗语。该词源于古英语意思是“三根尖角”。理想译法应是采用具有古风的字眼意译。—译者注

[2]古斯威奈Gúthwinë洛汗语意为“战斗之友”。这是伊奥梅尔的剑的名字。—译者注

[3]矮人语意思是“矮人的战斧啊矮人向你冲来了”—译者注

第八章 通往艾森加德之路

就这样沐浴着明媚的晨光希奥顿王与白骑士甘道夫在深谷溪旁的茵茵绿草地上重逢了。在场的还有阿拉松之子阿拉贡、精灵莱戈拉斯、西伏尔德的埃肯布兰德以及金色宫殿的诸位将领贵族。马克的骠骑聚集在他们四周但众位洛希尔人内心的纳闷压过了大战得胜的欢喜全都把目光投向了那片树林。

突然间一阵洪亮的呼喊传来是那些被逼进深谷中的人从护墙那边过来了。来者有老甘姆林有伊奥蒙德之子伊奥梅尔而与他们走在一起的是矮人吉姆利。他没戴头盔头上扎着染血的亚麻绷带但嗓音依然洪亮有力。

“四十二个莱戈拉斯大人”他喊道“唉第四十二个脖子上有铁护颈结果我的斧头都砍出缺口了。你怎么样”

“你赢我一个。”莱戈拉斯说“不过我不嫉妒你的战绩。看见你还稳稳站着我真是太高兴了”

“欢迎你我的外甥伊奥梅尔”希奥顿说“看见你平安无事我由衷地高兴。”

“马克之王向您致敬”伊奥梅尔说“黑夜已过白昼再度来临但这个白昼却带来了奇怪的消息。”他转身惊奇地定睛注视先是看着树林然后是甘道夫“你又一次在紧急关头来到完全出人意料。”

“出人意料”甘道夫说“我说过我会回来在这里跟你们碰面。”

“但你没说何时来到更没说会以何种方式来到。你带来了奇怪的援手。白骑士甘道夫你的魔法着实强大”

“那或许不假但即便如此我其实也还没展示魔法呢。我只是临危进上忠告并且善用了捷影的速度而已。你们自身的英勇才更重要还有西伏尔德人强壮的双腿彻夜行军也功不可没。”

于是众人看甘道夫的眼神更惊讶了。有些人忧心忡忡地瞥向那片树林又抬手遮在额上仿佛认为自己眼中所见与他眼中的不是一回事。

甘道夫快活地哈哈大笑了半天。“那些树”他说“不我跟你们一样看见的明明白白就是片树林。但那不是我干的并非智者的忠告所能达成。事实证明此事的结果比我计划得还好甚至超出了我的希望。”

“这若不是你干的那又是谁的魔法”希奥顿说“显然不会是萨茹曼。莫非还有哪位更厉害的智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那不是魔法而是一种古老得多的力量”甘道夫说“一种远在精灵歌咏、铁锤敲打之前就在大地上行走的力量。

金铁未采林木未斫

月下山峦犹然年幼

戒指未铸灾祸未成

它已多年漫步林中。”

“你这个谜语的谜底是什么”希奥顿说。

“你若想知道就该跟我去一趟艾森加德。”甘道夫答道。

“去艾森加德”他们叫道。

“对”甘道夫说“我要回艾森加德去想去的人可以跟我一起走。我们或许能在那看见奇怪的事物。”

“但马克的人手不够。哪怕他们全部集结起来都治好了伤也休整完毕仍不足以攻下萨茹曼的堡垒。”希奥顿说。

“但我无论如何都得去艾森加德。”甘道夫说“我不会在那里久留。现在我的路该朝东行。月亏之前我会回到埃多拉斯”

“不”希奥顿说“我曾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怀疑过但现在我们不能分开了。你既然建议我同行我便跟你同去。”

“我要跟萨茹曼谈谈越快越好。”甘道夫说“由于他重创了你的国家会谈时你在场比较合适。不过你得多久才能启程又能骑多快”

“经此一役我的手下人困马乏”国王说“我也非常疲倦因为我骑马走了很远的路却几乎没合眼。唉我年纪大了这实在不假也并非全是妄舌的妖言蛊惑造成。这病是无药可医的就连甘道夫也无能为力。”

“那现在就让所有要跟我同去的人休息吧”甘道夫说“我们等到天黑再动身。这其实有好处因为我建议今后我们所有的来去行踪都要保密。不过希奥顿不必下令叫太多人跟你一起走。我们不是去打仗而是去谈判。”

于是国王挑了一些不曾受伤又拥有快马的人派他们将胜利的消息送到马克的每处谷地去。他们同时也传达他的动员令让所有的男人无论老少都尽快前往埃多拉斯。马克之王将在月圆之后第三天召集所有能够从军作战的人马。至于与他一同前往艾森加德的人员国王选了伊奥梅尔和二十名近卫军。跟甘道夫同行的有阿拉贡、莱戈拉斯和吉姆利。矮人虽然受了伤却说什么也不肯留在后方。

“那一击根本不算什么何况有头盔挡下了。”他说“这么一点奥克抓破皮的小伤休想阻止我。”

“你休息的时候我会处理你的伤口。”阿拉贡说。

国王返回号角堡睡下他已经多年不曾如此安稳地睡上一觉了他选择同去的其余人员也都去休息。但其余那些没有负伤的人都开始从事一项繁重的劳作因为无论是原野上还是深谷中都有很多阵亡者的尸体。

奥克不剩一个活口尸体不计其数。但还有一大批山区人投降了他们非常害怕直喊饶命。

马克的人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发派他们去干活。

“现在你们要帮忙以此为你们参与的恶行赎罪。”埃肯布兰德说“之后你们必须发誓从今以后绝不再武装渡过艾森河渡口也绝不再与人类的敌人为伍。然后你们就可以自由返回家乡。因为你们被萨茹曼骗了。你们因为相

信他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就算你们赢得这场战争从他那里得到的报酬也好不了多少。”

闻言黑蛮地的人吃惊极了因为萨茹曼告诉他们洛汗人非常残酷会将俘虏活活烧死。

在号角堡前的原野中堆起了两座坟冢底下埋着所有牺牲在防御战中的洛汗骠骑其中一座埋着东边各谷地的人另一座埋着西伏尔德的人。但黑蛮地的人另埋在护墙下方的一座坟丘下。在号角堡的阴影下还有一座孤坟埋的是国王的近卫军队长哈马他战死在堡门前。

人们把奥克的尸体堆在离那座森林边缘不远处堆叠如山远离人类坟冢。众人对这些尸堆很头痛因为它们太大又太多没法掩埋也没法焚烧。他们没有足够的木柴甘道夫已经警告他们别去伤害树皮或树枝以免招来危险但即便他不曾这么警告也没有人胆敢拿斧头去砍那些奇怪的树。

“别管那些奥克了。”甘道夫说“明天早晨或许能想出新办法。”

到了下午国王的队伍准备出发。此时葬礼才要开始希奥顿为近卫军队长哈马的死而哀悼给他的坟撒了第一把土。“萨茹曼确实给我也给这整片土地造成了重创”他说“我们会面对我将牢记在心。”

当希奥顿、甘道夫和同行的人从护墙出发往下骑行时太阳已经接近了宽谷西边的山岭上空。在他们后方聚集了大批的人有骠骑也有西伏尔德的老少妇孺他们都从洞穴中出来了。他们用清亮的声音唱着胜利的歌曲然后他们见到了那片树林心生恐惧不由得全都安静下来担心会出什么事。

一行人骑到树林前便停了下来人和马都不愿意进入林子里。那些树木阴郁骇人林间弥漫着一股阴影或雾气。它们垂挂下来的长长枝条像一根根搜索的手指一条条从地面突起的树根像怪兽的四肢树下还敞开着一个个黑漆漆的洞穴。甘道夫领着一行人前行这时他们看见从号角堡出来的路与树林交会的地方巨大的树枝似乎张开形成一座拱门。甘道夫就穿过这道拱门进了树林其余的人都跟着他。他们惊讶地发现这条路一直向前延伸深谷溪就在路旁。头顶的天空无遮无蔽充盈着金光但路两侧大排大排的树木已经裹在一片幽暗中一直向远处延伸进无法穿透的阴影。他们听见那里传来树枝吱嘎断裂与呻吟的声音还有遥远的喊声以及吐字含糊不清的噪音似在愤怒地喃喃低语。他们没见到奥克或别的生物。

莱戈拉斯和吉姆利现在共乘一骑他们紧跟在甘道夫身边因为吉姆利很怕这些树木。

“这里面很热”莱戈拉斯对甘道夫说“我感觉到周围有一股强烈的愤怒。你没感觉到空气震动着你的耳鼓吗”

“我感觉到了。”甘道夫说。

“不知那些倒霉的奥克下场如何”莱戈拉斯说。

“我想永远不会有别人知道。”甘道夫说。

他们沉默地骑马走了一阵。不过莱戈拉斯不停地朝两边张望并且只要吉姆利同意他还常常停下来聆听林子里的声音。

“我已经见过许多橡树从橡实长到耄耋但我这辈子见过的树数这些最奇怪。”他说“我真希望现在有空到林子里去转转它们有声音我迟早能明白它们在想什么。”

“别去别去”吉姆利说“我们离它们远点儿吧我都能猜出它们在想什么—憎恨所有用两条腿走路的生物所说的尽是‘压碎’和‘勒死’。”

“我想你有一点说错了它们不是所有两条腿的都恨。”莱戈拉斯说“它们恨的是奥克。因为它们不属于这里也不了解精灵和人类。吉姆利我猜它们生长在遥远的山谷里来自范贡森林深处的山谷。”

“那样的话那就是中洲最危险的森林”吉姆利说“我该感激它们立下的功劳但我不爱它们。你可能觉得它们美妙但我见过了这块土地上更美妙的奇观比世间任何树林或林间空地都更美丽。我心中仍满满都是它的模样。”

“莱戈拉斯人类的行事真是怪不可言在这里他们拥有整个北方世界都数得上的惊人奇景然而他们是怎么称呼它的洞穴他们叫它洞穴把它当成战时跑进去躲藏的地洞储藏草料的地方我的好莱戈拉斯你知道海尔姆深谷中的岩洞有多么广阔美丽吗如果矮人得知有这样的地方存在将会有无数人虔诚前来仅仅只为看它们一眼。一点没错他们会为了瞥上一眼而付出纯金的代价。”

“而我愿意付出黄金以求免去观看”莱戈拉斯说“并且万一我迷路误入我会付双倍的黄金以求出来”

“你还没见过那里因此我原谅你的打趣。”吉姆利说“但你这样说真像个傻瓜。你父王在黑森林山丘底下所居住的宫殿是很久以前矮人帮忙建造的你是不是觉得它很美可是它跟我在此所见的岩洞相比只能算是几间简陋的小屋。我见到的是众多无法丈量的厅堂充满了水珠滴入池塘时发出的永不止歇的叮咚乐响而那些池塘就跟星光照耀下的凯雷德—扎拉姆一样美丽。

“还有莱戈拉斯当人们点亮火把走在会发出回声的穹顶下的沙地上时啊莱戈拉斯那些宝石、水晶和珍稀矿石的矿脉都在光滑的岩壁上闪烁。光透过大理石的纹路照出来犹如贝壳光泽剔透就像加拉德瑞尔女王的玉手。此外还有各种纯白的、橘黄的、破晓玫瑰色的石笋莱戈拉斯它们凹陷、扭曲成梦幻般的形状从色彩缤纷的地面拔地而起直探洞顶那些亮晶晶的钟乳石如翼、如绳、如冰冻白云般的精致幕帘有长矛有旌旗还有悬浮宫殿的塔尖波平如镜的湖面倒映着这一切漆黑的水塘中只见一个覆在清澈镜面下的微光闪烁的世界。一座座连都林在睡梦中都难以想像的美丽城市通过一条条大道和一座座石柱林立的门庭延展出去一直没入光线到达不了的黑暗隐秘之处。还有叮咚声一滴银色的水珠落下在镜面上激起圆形的涟漪令所有的高塔弯曲动摇如同大海岩洞中的水草和珊瑚。接着黄昏来临诸般景色淡褪渐渐消逝。火把转移到另一个厅堂另一个梦境。莱戈拉斯厅堂接连着厅堂殿宇敞向另一处殿宇拱顶接连着拱顶阶梯之后还有阶梯。道路蜿蜒着仍继续向大山的心脏延伸而去。岩洞海尔姆深谷的岩洞我幸逢机运进入此地何等欢喜离开那些岩洞时我忍不住落泪。”

“那么吉姆利我愿以这样的祝福来安慰你”精灵说“愿你从战场上平安归来再次得见这些洞穴不过可别把这事告诉你所有的亲族依你刚才所言他们在此似乎没什么工作可做。也许此地的人正是出于明智才没张扬—一族带着铁锤和凿子的忙碌矮人所造成的破坏说不定大过成就。”

“你不明白”吉姆利说“没有哪个矮人能见了如斯美景还无动于衷。都林一族没有人会为了宝石或矿砂去开采那些岩洞就算有钻石和黄金也不会。你们会把春天园中开满花朵的树木砍下来当柴烧吗我们会照料这一片片盛放如花的岩石而不会挖掘它们。我们会用审慎的技艺一点一点地开凿—或许忙碌一整天就只敲下一小片岩石来。我们会这样劳作下去日久天长我们就能开辟出新的路径展现出远处那些仍旧隐在黑暗中只能从岩石的裂

缝空隙里窥见的厅堂。还有灯莱戈拉斯我们会制灯那种曾一度照亮过卡扎督姆的灯。当我们愿意时就会驱走自从这些山岭问世以来就盘踞在此的黑夜而当我们想休息时又会让黑夜返回。”

“你打动了我吉姆利。”莱戈拉斯说“我以前从来没听你这样述说过。你简直要让我后悔自己没见到那些岩洞了。这样吧我们来订个协议—如果我们都从那场等在前方的危难中平安归来我们就一起旅行一段时间。你跟我一同去拜访范贡森林然后我跟你一起去看海尔姆深谷。”

“这个交换可不是我会选择的”吉姆利说“但如果你保证会回去看那些岩洞跟我一起分享它们的奇景我就会容忍前去范贡森林。”

“我保证”莱戈拉斯说“不过唉眼前我们必须将岩洞和森林都暂时抛在背后。瞧我们来到树林的尽头了。甘道夫这儿离艾森加德还有多远”

“按萨茹曼那些乌鸦飞的直线距离大约还有十五里格。”甘道夫说“从深谷的宽谷口到渡口有五里格而从那儿到艾森加德的大门又是十里格。不过今夜我们不打算骑马走完全程。”

“等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会看见什么”吉姆利问“你大概知道可是我无从猜测。”

“我自己也不确定。”巫师答道“昨天傍晚我在那里但从那之后可能发生了许多事。不过我想你尽管离开了阿格拉隆德的晶辉洞也不会说这趟路是白跑了。”

终于一行人穿过了树林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宽谷的谷底从海尔姆深谷出来的路在此分岔一条往东通向埃多拉斯另一条向北前往艾森河渡口。他们骑着马离开树林的边缘此时莱戈拉斯停了下来满心遗憾地回望。接着他突然大叫一声。

“眼睛”他说“树枝的阴影中有许多眼睛在朝外看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眼睛。”

其他人被他的大叫吓了一跳都勒马转身而莱戈拉斯开始催马往回行去。

“不不”吉姆利大叫道“你要发疯你自己去先把我从这匹马上放下来我一点也不想看什么眼睛”

“停下绿叶莱戈拉斯”甘道夫说“别回到树林里去先别去现在还不是你去的时候。”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从树林中走出了三个奇怪的身形。他们全都像食人妖一样高大至少有十二呎高。他们强壮结实的身体犹如年轻的树木身上似乎穿着衣服要不就是长着棕灰相间的贴身外皮。他们的四肢很长手上长着许多手指头发竖起灰绿色的胡子像苔藓。他们目光严肃地往前凝视但不是望向骑马的一行人而是朝北眺望。突然间他们举起长长的手放到嘴边发出了响亮的呼唤嘹亮的声音如同号角吹出的音符却更富有韵律变化也更多。他们的呼唤得了回应。骑马的众人再次转身这回看见另外一些同一类的生灵正穿过草地大步走来。他们是从北方迅速而来走路的姿态就像涉水的苍鹭只是速度不同因为他们的长腿跨出大步的节奏快过苍鹭拍打翅膀的频率。骑兵们讶异地大叫出声有些人把手挪到了剑柄上。

“你们用不着武器”甘道夫说“这些只不过是牧人。他们不是敌人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

看来确实是这样。因为他这样说的同时那些高大的生灵连看都没看骑兵们一眼就大步走进林子里消失了。

“牧人”希奥顿说“那他们的牲口在哪里甘道夫他们是什么无论如何他们对你来说显然并不陌生。”

“他们是百树的牧人。”甘道夫答道“你上次坐在壁炉边听故事难道真是那么久以前的事了你的国土上有不少孩子能从故事那些纠结缠绕的脉络中找出你所提问题的答案。国王啊你见到的是恩特从范贡森林里来的恩特。你们的语言里称那座森林为恩特森林你以为这个名字是闲来幻想的结果吗不希奥顿正相反在他们眼里你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从年少的埃奥尔到年老的希奥顿所有这些年岁对他们而言根本不值一提而你家族的所有功绩也都微不足道。”

国王默然不语。“恩特”他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我想我开始有点明白遥远传说中那些树的神奇之处了。我竟能在有生之年见识这样奇怪的时代。我们经年累月地照料牲口耕耘田地建造房屋打造工具或骑马前往远方去战

斗援助米那斯提力斯。我们把这叫做凡人的生活叫做世间之道。我们几乎不关心发生在国界之外的事。我们有着述说这些事物的歌谣但我们正在忘记它们只当那是无足轻重的传统把它们教给孩童。可是现在那些歌谣活生生地从奇怪的地方冒出来走在光天化日之下来到我们当中。”

“你该感到高兴希奥顿王。”甘道夫说“因为现在不单是凡人的琐碎生活危在旦夕那些你视为传说之物的生活也都处在危险当中。你或许不知道他们但你并非孤立无援。”

“但我也该感到悲伤。”希奥顿说“因为无论战争的结果如何中洲许多美丽又奇妙的事物都将难逃一劫就此消失难道不是这样吗”

“有可能。”甘道夫说“索隆的邪恶无法完全治愈也无法彻底清除到如同未曾有过一样。然而我们命定要遇上这样的时代。现在我们走吧继续已经开始的旅程”

于是一行人离开了宽谷与树林踏上前往渡口的路。莱戈拉斯不情愿地跟着。太阳已经沉落到地平线以下不过当他们策马行出了山丘的阴影望向西边的洛汗豁口时天空仍是红霞满天浮云背后的光亮仍然炽烈。空中有大批黑翼的鸟儿在盘旋飞翔如同缀在光亮上的黑点有些凄厉鸣叫着从他们头顶掠过返回它们筑在岩壁上的巢。

“吃腐尸的鸟一直在战场上忙碌。”伊奥梅尔说。

他们放缓了步调。夜幕降临大地笼罩了四周。即将盈满的月亮慢吞吞地爬上夜空在清冷的银辉下草原如辽阔的灰色海面一般泛着起伏的波浪。他们从离开岔路口到现在已经走了差不多四个钟头总算接近了渡口。长长的陡坡直降到河水漫流、卵石密布的浅滩河两岸是长满青草的高高阶地。他们听见风中传来了狼嗥想起了许多在此地的战斗中倒下的同袍心情沉重起来。

这条路夹在隆起的青草堤岸之间往下行切过阶地直抵河边然后从河对岸再往前行。横过河面有三排平整的踏脚石踏脚石之间是马走的浅水滩浅滩从河两岸向中间延伸直到河中央一个光秃不毛的小洲上。骑马的一行人望向下方的横渡处都感觉十分奇怪。因为渡口这个地方向来是水流冲击岩石的哗哗声响不绝于耳现在却寂静无声。河床几乎是干涸的成了一片布满卵石和灰色砂子的荒地。

“这地方变得死气沉沉了”伊奥梅尔说“这河遭了什么灾萨茹曼毁掉了许多美好的东西难道他把艾森河的泉源也吞没了”

“看来如此。”甘道夫说。

“唉”希奥顿说“吃腐肉的野兽在这里吞食了无数我大好的马克骑兵我们一定得从这里过吗”

“这是我们的必经之路。”甘道夫说“你的战士阵亡在此实是令人悲痛。不过你会看见至少迷雾山脉的狼群并未吃掉他们。狼群正开怀大嚼的是它们的奥克朋友它们那个种类的情谊实在也就是这么回事了。走吧”

他们骑下河岸渡河他们一到狼群就停止了嗥叫纷纷偷偷溜走。它们看见披着月光的甘道夫以及他闪亮如银的神驹捷影无不感到惧怕。一行人经过了河中小洲从河岸的阴影中有一双双闪着微光的眼睛虚弱地盯着他们。

“看”甘道夫说“有朋友在此辛劳工作过。”

他们看见在小洲中央有一座堆起的坟冢周围砌着一圈石头并且插着许多长矛。

“这里埋着所有在附近阵亡的马克骑兵。”甘道夫说。

“愿他们在此安息”伊奥梅尔说“愿他们的坟冢在长矛都腐朽锈烂之后依旧屹立千古守护着艾森河的渡口”

“吾友甘道夫这也是你的手笔吗”希奥顿说“一个傍晚外加一夜你可做了不少事”

“我有捷影和其他人的帮助。”甘道夫说“我骑得快去得远。不过在这坟冢旁我要说些让你宽心的话许多人在渡口这场战役中牺牲但牺牲的人数比谣传的要少逃散的比被杀的多。我召聚了所有我能找到的人有些人我让西伏尔德的格里姆博德带着去会合埃肯布兰德有些人我差来此地建了这坟现在他们由你的元帅埃尔夫海尔姆统领我让他带着许多骑兵去了埃多拉斯。我知道萨茹曼已经倾尽全力来对付你他的爪牙撇下一切旁务前去进攻海尔姆深谷附近各地似乎全然不见踪迹。尽管如此我还是担心狼骑手和出来抢掠的敌人会趁美杜塞尔德无人防守奔往该地。不过现在我想你不必担心了届时你会发现你的宫殿正等着迎接你凯旋。”

“而我也会欣然再见到美杜塞尔德”希奥顿说“虽说我相信我在那里住的时间不会久了。”

语毕一行人告别了小洲和坟冢渡过河流爬上对岸。他们继续往前骑很高兴能离开那令人哀痛的渡口。他们一离开狼群的嗥叫声就又爆发出来。

从艾森加德到渡口有一条古大道它起初有一段与河平行先弯向东再折向北但最后转离河流直通艾森加德的大门。这座大门位于山谷西边的山坡下离谷口约十六哩。他们顺着大道走但没在路面上骑行因为路旁的地面坚实平整一连数哩都覆盖着富有弹性的浅草。此时他们加快了骑行的速度到午夜时离背后的渡口已经有五里格之遥。随后他们停下来今夜的行程就到此为止因为国王累了。他们已经来到迷雾山脉脚下南库茹尼尔的山谷就在前方山谷两壁如同长臂一般伸展下来迎接他们。谷中一片黑暗因为月亮已经西下光辉被山岭挡住了。不过从山谷深浓的阴影中有一股巨大的烟气正盘旋着腾起。它越升越高染了正在沉落的月亮的道道清辉黑银相间在满天繁星中就像闪着微光的波浪翻翻滚滚地扩散开去。

“甘道夫你看那是怎么回事”阿拉贡问“看起来好像巫师山谷整个都烧起来了。”

“这段时期山谷上空总是烟雾缭绕”伊奥梅尔说“但我之前也没见过这种情况。这是蒸汽不是烟。萨茹曼正酝酿着什么邪术来招呼我们呢。也许他正把整条艾森河的水煮沸这就是为什么河水干涸了。”

“也许。”甘道夫说“明天我们就知道他这是在闹什么了。现在可以的话我们休息一阵子吧。”

他们在艾森河的河床边扎了营。河仍旧寂静无声空荡荡的。有些人小睡了一段时间。但到了深夜哨兵突然大声示警所有的人都醒了过来。月亮已经不见了头顶繁星闪烁但远处地面上有一股比夜色还黑的黑暗正蔓延过来。它从河的两边朝他们滚滚而来向北前进。

“待在原地别动”甘道夫说“别动用武器等着它会过去的”

一团迷雾在他们四周聚拢。头顶仍有几颗星在微弱地闪烁着但两边像是立起了两道无法穿透的昏暗高墙。他们身处一条窄巷里夹在正在移动的影影绰绰的高塔之间。他们听见了许多声音呢喃、呻吟和无尽的沙沙叹

息。大地在脚下晃动。他们满心恐惧地坐着觉得度日如年。但终于那股黑暗跟低语声都过去了消失在大山的怀抱中。

夜半时分远处南方号角堡里的人听见了巨大的响声山谷中仿佛刮起了一阵狂风地动山摇。人人都很害怕没人敢出去察看究竟。然而到了早晨他们外出一看全都大吃一惊因为那些奥克的尸体全不见了树林也不见了。远处下方的深谷山谷里草地被践踏得一塌糊涂仿佛有巨人般的牧人赶着大批牲口来此放牧过一般。但在护墙下方一哩处地面上挖了一个大坑上面的石头垒得像座小山。人们认为那些被他们杀掉的奥克的尸体都被埋在底下了但那些逃进树林里的是否遭遇了同样下场却没人能确定因为谁也不愿涉足那座山丘。它后来被人称为“死岗”上面寸草不生。人们从此再不曾在深谷的宽谷中见到那些奇怪的树。它们趁着深夜回去了回到了遥远的范贡森林里的黑暗山谷中。就这样它们达成了对奥克的复仇。

当晚国王一行人再没入睡但也再没看见或听见其他的怪事只除了一件—他们旁边的河流突然又苏醒过来发出声音了。一大股湍急的水流从岩床上直冲而下过后艾森河又如过往一样恢复了哗哗流过河床的原貌。

天一破晓他们便准备完毕继续上路。天光由灰转白他们没见到日出头顶的空中弥漫着浓浓的雾气周遭大地笼罩着一股难闻的气息。此时他们骑马走在古大道上缓慢前进。这条路很宽路面坚实养护良好。透过浓雾他们隐约能看见左边耸立着迷雾山脉长长的山脊。他们已经进入了巫师山谷南库茹尼尔。这是座三面环山只在南面开口的山谷。它曾经美丽青翠艾森河从中流过。河流早在到达谷地平原之前就已经又深又急因为周围的群山多雨有着众多泉源和小溪它们全都注入了艾森河而河周围的整片平原都丰饶宜人。

然而今非昔比。在艾森加德环抱的山障下仍有几亩萨茹曼的奴隶耕种的田地但整座山谷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变成荒地长满荒草与荆棘。多刺的黑莓在地上蔓生攀上灌木丛和河岸形成一个个草木蓬松的洞穴有许多小动物在里面栖身。谷中没有长树。但在杂草丛中仍可见到古老的树木被焚烧砍倒后遗下的树桩。这是片凄凉的乡野除了湍急的河水哗哗流过卵石的声音四野一片死寂。烟雾和蒸汽在阴沉的低云下飘浮滞留在各处洼地里。众人默默前行不少人心里都充满疑惑不知道这段旅程将会通向一个什么样的沮丧结局。

他们骑马行了数哩之后古大道变成一条宽敞的街道地下精心铺设着平坦巨大的方形石板接缝处连根草也不见。街道两边有很深的沟槽汨汨流淌着水。突然前方出现一根高高耸立的石柱颜色漆黑顶上放了一块大石雕刻涂画成一只长长的白手模样指着北方。他们知道此时艾森加德的大门一定不远了心情不由得都沉重起来然而他们的目光无法穿透前方的浓雾。

人类将坐落在大山怀抱中、巫师山谷内的这片古老之地称为“艾森加德”其年日之悠久已不可考。它有一部分是山峦自然形成的但西方之地的人类古时便在此地完成了伟大的工程萨茹曼在此居住良久其间也并未袖手无为。

在萨茹曼声势鼎盛被许多人尊为巫师之首时此地是这样的在山坡的掩蔽下修起了一道高拔如峭壁的石墙环绕山谷一圈回到原处。石墙只有一个出入口便是在南墙中凿出的一条大拱道。这里凿穿黑色的岩石开出了一条长隧道两端都安装了巨大坚实的铁门。这门造得讲究设在庞大的铰链上铰链的钢柱直接打在天然岩石里只要拔开门闩伸手轻轻一推便能无声无息地打开。任何人只要进入铁门穿过回音阵阵的隧道便可来到一片略略下凹形如庞大浅碗的圆形广阔平原上它的直径有一哩长。这片平原曾经蔚蔚郁郁林荫大道纵横满布果树成林从周围山上流下的诸多小溪灌溉着这些树木最后注入一个湖泊。但在萨茹曼统治的后期全地已不见丝毫青绿生长。所有的路都铺上了又黑又硬的石板路两旁取代树木的是长排长排的用沉重铁链穿起的大理石柱、铜柱或铁柱。

这里曾有许多房屋。环形石墙的内侧挖凿出了无数石室、厅堂和通道因此整片露天的圆形平原都被数不清的窗户与暗门监视着。那些房屋里能容纳成千上万的人居住包括工人、仆人、奴隶、战士还储藏着大量的兵器。地下深处还掘出了许多窝点豢养着狼群。平原上也挖出了许多坑洞。从地面往下开凿了许多深深的通道通道顶端用低矮的土墩或垒起的石圆顶掩盖着地面震动不停如此一来月光下的艾森加德环场看起来就像一座死人骚动不安的坟场。这些通道经过多处斜坡和螺旋梯向下通到地底深处的洞穴里。那里面有萨茹曼的宝库、仓库、兵器库、打铁坊还有巨大的熔炉。那里有昼夜不停旋转的铁轮叮当敲响的铁锤。每到夜晚通风口便排出一缕缕的蒸汽这些蒸汽被底下的光焰映得有红有蓝还有如毒药般的青绿。

所有这些以铁链拦护的道路都通往平原中心那里矗立着一座造型特异非凡的高塔。那塔出自古时那批抚平艾森加德环场的建造者之手然而看上

去不似人类的工艺造就而像是在古时的地动山摇中从大地的骨架上撕扯出来的。它是一座岩石筑就的岛屿和山峰漆黑、闪亮、坚硬四根巨大的多棱石柱结合成一个整体但在接近顶端时又张开成四根尖角每根都是尖端锐利如矛边缘锋利如刀。四根尖角中间有个窄小的空间在打磨光滑的石地上刻写着奇怪的符号人若站在上面距离底下的平原就有五百呎高。该塔就是萨茹曼的大本营欧尔桑克这个名称有双重含义不管这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欧尔桑克”在精灵语中的意思是“尖牙山”但在古时的马克语里意思是“狡猾的心智”。

艾森加德是个坚固又奇妙的地方长久以来也十分美丽伟人曾居住在此其中既有担任刚铎西界守护的王侯贵族也有观看星象的智者。然而萨茹曼却逐渐将它迎合自己的狡诈目的改造并且认为这是对它的改善—但他被骗了。他为了这一切技法和精巧的装置抛弃了自己从前的智慧天真地以为这些都是来自他本人然而它们其实全是来自魔多。因此他所做的一无是处无非是微不足道的复制品是小孩子的模型或奴隶的阿谀奉承实际是在模仿和向巴拉督尔—那座庞大的堡垒、兵器库、囚牢兼熔炉也就是势力惊人的邪黑塔—致敬。邪黑塔嘲笑阿谀奉承且决不容忍任何对手稳恃自身之骄傲与无法估算的力量只待时机来临。

萨茹曼的堡垒传说便是如此。因为如今的洛汗无人进得艾森加德的大门只除了譬如佞舌的少数人—他们秘密地进入从未告诉他人自己的所见所闻。

甘道夫驱马走向那根雕有白手的巨大石柱而他刚一经过它一行人惊奇地发现那只手看上去已经不再是白的而像是染上了干涸的血迹。走近之后他们发现它的指甲是红的。甘道夫并未理会径直骑马前行进入迷雾他们迟疑地尾随上去。此时四周像是突然发过大水路边不时可见宽阔的水塘洼地也注满了水还有涓涓细流从岩石间淌下。

终于甘道夫停下来朝他们打了个手势。他们驱马上前看见前方已经雾气尽散浅淡的阳光正在照耀。时间已过正午他们来到了艾森加德的大门前。

两扇扭曲变形的大门翻倒在地周围边角锐利的大小碎石无数散落得到处都是或是垒成一个个废石堆。那条巨大的拱道还在只是对面的出口如今成了无顶的大缝—隧道顶全被掀了两旁峭壁似的墙上尽是撕扯出来的大裂

缝和缺口门上的塔楼都被击得粉碎。即便大海发怒高涨袭来以暴风雨袭击这些山岭只怕也不可能造成比这更严重的破坏了。

门后的艾森加德环场整个淹没在热腾腾的水里犹如一个煮沸冒泡的大锅波动的水面上漂浮着断梁横木、箱子、桶子和残破的装备工具。所有的路都被淹没了路旁残剩的柱子根根歪斜扭曲裸露在大水上如同断枝残干。更远处在半遮半掩的盘绕云雾中依稀能见那座耸立的岩石岛屿。欧尔桑克高塔仍然黑暗高耸屹立不摇未被暴风雨摧毁。污浊的水拍打着塔的根基。

国王一行人全惊得呆坐在马上说不出话。他们意识到萨茹曼的势力已经被推翻了但猜不出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他们把目光移向拱道和毁坏的大门看见就在那旁边有个很大的瓦砾堆。突然他们注意到有两个小人影正悠闲地躺在瓦砾堆上他们穿着灰衣要从石堆里辨认出来相当不易。他们身边摆着酒瓶碗盘仿佛刚刚大啖一顿美食这会儿吃累了正在休息。其中一个似乎已经睡着了另一个背靠着断裂的岩石两脚交叉手枕在脑后正从嘴里喷吐出一缕缕细长的淡蓝烟雾和一个个小小的淡蓝烟圈。

有好一会儿希奥顿、伊奥梅尔和手下的骑兵全都愕然盯着这两个小人影。在他们眼里艾森加德的一切断垣残壁中就数这景象最不可思议。不过就在国王能开口说话前那个吐着烟圈的小身影忽然察觉到了迷雾边缘这一行安静骑在马背上的人连忙一跃而起。他看起来是个年轻人或者说像个年轻人但身高大约只有成年人类的一半。他露出一头卷曲的褐发但穿着一件风尘仆仆的斗篷斗篷的色泽和样式和当初甘道夫的同伴们骑马来到埃多拉斯时所穿的如出一辙。他抬手放在胸前深深鞠了一躬。然后他像是没注意到巫师及其友人转身面对国王和伊奥梅尔。

“各位大人欢迎来到艾森加德”他说“我们是守门人。我是萨拉道克之子名叫梅里阿道克我的同伴唉他太累了没撑住—”他这时伸脚踢了踢另外一个“—他是图克家的帕拉丁之子佩里格林。我们的家乡在遥远的北方。萨茹曼大人就在里头不过他现在大概正跟一个叫佞舌的人密谈不然他肯定会来这里迎接如此尊贵的客人。”

“他肯定会的”甘道夫大笑说“是萨茹曼命令你们在此守住他的破门并且在吃饱喝足之余留意来客吗”

“不好心的大人这件事他可没想到。”梅里严肃地答道“他一直忙得不可开交。是树须给我们下的命令他接管了艾森加德。他命令我要用恰当的言

词欢迎洛汗的国王。我已经尽力而为啦。”

“那你的伙伴呢莱戈拉斯跟我呢”吉姆利再也忍不住脱口叫道“你们这两个毛头毛脚的小无赖惫懒的家伙你们害我们死命狠追了一场那可是两百里格啊穿越沼泽和森林经历战斗和死亡就为了营救你们结果竟然发现你们在这里大吃大喝无所事事而且还抽着烟抽烟你们这两个小坏蛋烟草又是从哪儿弄来的锤子钳子啊我真不晓得该恼火还是该高兴我还没爆炸可真是奇迹”

“你都替我说了吉姆利。”莱戈拉斯笑道“不过我更想知道他们的酒是从哪儿弄来的。”

“你们追了一场有个东西却没找到那就是更机灵的头脑。”皮平睁开一只眼睛说“你们发现我们坐在得胜的战场上身边都是战利品居然还奇怪我们是怎么弄来这点儿应得的享受”

“应得的享受”吉姆利说“我简直没法相信”

众人大笑起来。“毫无疑问我们见证了亲密老友的重逢。”希奥顿说“这么说甘道夫这两个就是你们失散的同伴这年头注定是奇事不断。我自从离家已经见识了不少而现在我眼前又站着另一个传奇中的种族。这两位应该就是我们当中有些人称为霍尔比特拉[1]的半身人吧”

“陛下您愿意的话请叫我们霍比特人。”皮平说。

“霍比特人”希奥顿说“你们的语言变得很怪不过这名字听起来倒跟这变化挺相配。霍比特人我听到的报告全都名不副实啊。”

梅里鞠了一躬皮平也爬起来深深鞠了一躬。“陛下您真是亲切仁慈。或者说我希望我能这么理解您说的话。”他说“不过还有另一件奇事哪自从我离开家之后可跑了许多地方但直到今天才遇见知道霍比特人故事的人。”

“我的百姓是很久以前从北方来的”希奥顿说“但我不瞒你我们也不知道有关霍比特人的故事。我们中间流传的故事只是这样说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地方有一种半身人族居住在沙丘的洞穴里。但是没有关乎他们事迹的传说因为据说他们几乎什么都不做并且会避开人类的注意一眨眼就能消失不见。他们还能改变嗓音模仿鸟儿尖声鸣叫。不过看来还有不少事儿没提到。”

“确实不少陛下。”梅里说。

“比如”希奥顿说“我就没听说他们还能从嘴里喷出烟来。”

“这可不奇怪”梅里答道“这门艺术我们也才传了几代人而已。是南区长谷镇的托博德·吹号首先在自家花园里种出了真正的烟斗草根据我们的历法那是1070年左右的事儿。这种植物老托比是从哪里弄来的……”

“希奥顿你可不知道自己正面临着什么危险。”甘道夫打断梅里说“这些霍比特人会坐在这片废墟边上对餐桌上的美酒佳肴谈论不休要是你捺着性子聆听他们还会备受鼓励把自家父亲、祖父、曾祖父以及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做过各种鸡毛蒜皮之事跟你侃个没完。关于抽烟的历史我们另外找个恰当的时间再谈吧。梅里树须在哪儿”

“我想他在北边。他去找东西喝啦—干净的水。大多数恩特都跟他在一起还忙着呢—就在那边。”梅里朝那个冒着蒸汽的湖挥了挥手。他们向那边望去与此同时听见遥遥传来隆隆响和嘎嘎声仿佛山坡上发生了雪崩一样。远处还传来了“呼姆—嚯姆”的声音好像胜利的号角声。

“那么没人看守欧尔桑克吗”甘道夫问。

“有大水啊”梅里说“不过急楸和另外一些人在监视着那座塔。平原上那些竿子柱子可不全是萨茹曼立的。我想急楸就在阶梯脚下那块岩石旁边。”

“没错那边有个高大的灰色恩特。”莱戈拉斯说“不过他是垂手立在那儿一动不动就像门前栽种的树。”

“中午都过了”甘道夫说“从一大早到现在我们都还没吃东西。但我希望能尽快见到树须。他没留话给我吗还是美酒佳肴把你们吃得什么都记不得了”

“他留了个口信”梅里说“我本来要说的可是我老被一堆别的问题打岔。我要转告的话是马克之王和甘道夫只要骑马前往北边石墙就会发现树须就在那里欢迎他们的到来。我另外想补充说他们还会在那里发现上好的美味佳肴是您谦卑的仆人们亲自找到并挑选出来的。”他鞠了一躬。

甘道夫大笑。“太好了”他说“怎么样希奥顿你可要和我一起去跟树须会面我们得绕个圈但路不是太远。等你见到树须你会知道更多。因为树须就

是范贡他是恩特的领袖也是最年长的恩特你跟他交谈将听见世间最古老的生灵的语言。”

“我跟你去。”希奥顿说“再会我的霍比特人们但愿我们能在我的宫殿中重逢届时你们可以坐在我旁边将心里想说的尽情告诉我—比如你们父祖辈的事迹只要你们记得起。并且我们还可以谈谈老托博德和他的烟草学问。再会”

两个霍比特人深深鞠了一躬。“这么说他就是洛汗的国王喽”皮平压低声音说“他可真是位体面的老先生还非常客气。”

[1]霍尔比特拉Holbytla洛汗语中对霍比特人的称呼。这个词与“霍比特人”一词的渊源见本书附录六。—译者注

第九章 一地狼藉

甘道夫和国王一行人骑马离开转向东边绕着艾森加德垮塌的石墙走了但阿拉贡、吉姆利和莱戈拉斯都留了下来。他们让阿罗德和哈苏费尔自行去找草吃然后爬上石堆坐在两个霍比特人旁边。

“好啦好啦追踪结束我们总算又见面了而且是在一个我们谁也没想到的地方。”阿拉贡说。

“既然大人物都去商谈大事了我们这些猎手大概也该了解一下自己那几个小谜语的答案”莱戈拉斯说“我们一路追踪你们直到进了森林。但仍有不少事我想知道真相如何。”

“你们经历的事我们也有一大堆想知道”梅里说“我们从老恩特树须那儿得知了一些可那根本就不够啊。”

“迟早全都会说到。”莱戈拉斯说“我们是追踪的人你们该先跟我们说说你们自身的遭遇。”

“后说也行”吉姆利说“吃了饭以后再说那就更好。我头痛再说都过午了。你们两个惫懒的家伙该去找些你们提到的战利品来给我们赔罪才对。美酒佳肴没准能把我给你们记下的那笔账勾销一点。”

“那你们当然会吃到的”皮平说“你们要在这儿吃还是要去萨茹曼从前的门卫室里吃就在那边在拱道底下里面更舒服一点。我们不得不在这儿野餐好睁大眼睛留意这条路。”

“结果半只眼睛也没睁”吉姆利说“不过我可不进奥克的屋子更不想碰奥克的肉食或者任何他们糟蹋过的东西。”

“我们不会叫你碰的”梅里说“我们这辈子已经受够奥克了。不过艾森加德还有不少别的种族的人。萨茹曼的脑子还够聪明不是事事都相信奥克。他派人类给他守门我猜那些是他最忠心的仆人。总之他们享有特权获得的补给可好了。”

“还有烟斗草可抽”吉姆利问。

“不我想没有。”梅里大笑说“不过那是另一码事等吃过午饭以后再说吧。”

“行那咱们就吃午饭去吧”矮人说。

两个霍比特人带路一行人穿过拱道来到左边一道楼梯顶端的一扇阔门前。门内是个很大的房间在另一头有几扇小门一侧设有壁炉和烟囱。这个房间是从岩石里开凿出来的过去一定很暗因为窗户全都是朝隧道开的。不过现在天光透过毁损的屋顶照了进来。壁炉里燃烧着柴火。

“我生了点火。”皮平说“在这大雾里生个火能让我们感觉振奋些。那边有几捆柴我们能找到的木头大部分都是湿的。不过烟囱里有股不小的穿堂风看来它是曲曲折折穿过岩石到上头去的又幸运地没被堵上。有火才方便。我给你们烤几片面包吧不过这面包已经有三四天了恐怕不怎么新鲜。”

阿拉贡和两个同伴在长桌一端就座两个霍比特人消失在后头一扇小门里。

“那里头是个储藏室幸亏比水面高没淹着。”皮平出来时说。他俩抱着一大堆杯、碗、盘、刀以及各种食物。

“吉姆利大人你也不必对着这些食物皱鼻子”梅里说“这些不是奥克的饲料而是‘人类的吃食’—这是树须的说法。你们要喝葡萄酒还是啤酒里头有一桶啤酒—味道还行。这是最上等的腌猪肉。要是你想吃我还可以给你切几片培根肉烤烤。我很抱歉这里没有绿色蔬菜最近这几天的供应基本中断了除了涂面包用的奶油和蜂蜜我没法给你们提供别的东西啦。这样你还满意吗”

“说实在的我很满意”吉姆利说“你们那笔账勾销了不少。”

三人迅速埋头大吃起来。两个霍比特人也毫不害臊地大吃了第二顿。“我们一定得陪同客人一起进餐啊”他们说。

“今天早上你们两个可真是礼貌到家”莱戈拉斯大笑说“不过就算我们没来你们没准也已经互相陪同着又吃上一顿了。”

“没准而且干吗不吃呢”皮平说“我们跟着奥克时吃的东西可实在倒胃口之前那几天又都没什么吃的。我觉得我们都有好长时间没开怀大嚼吃到心满意足了。”

“可那看来也没对你们造成什么损害啊。”阿拉贡说“事实上你们气色好极了。”

“对你们气色是好。”吉姆利说视线越过手里端着的酒杯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们。“哎你们的头发可比失散的时候要浓密卷曲了两倍。还有我敢发誓你们俩都长高了点你们这岁数的霍比特人居然还能长高总之那个树须可没饿着你们。”

“他是没有”梅里说“可是恩特只喝不吃喝饱肚子可不解馋啊。树须的饮料或许挺有营养但我们感觉得有点可嚼的实在东西。就算来点兰巴斯换个口味也不错。”

“你们喝了恩特的水对吧”莱戈拉斯说“啊那样的话我想吉姆利的眼睛多半没看错。有些奇怪的歌谣就唱到过范贡的饮料。”

“关于那个地方的奇怪故事可多了”阿拉贡说“那里我从来没进去过。来跟我多讲点有关范贡森林和恩特的事儿吧”

“恩特”皮平说“恩特是—这么说吧首先恩特各个都不相同。不过要说他们的眼睛的话那可是非常古怪。”他费力地支支吾吾了几句但越来越小声最后作罢。“噢总之”他续道“你们已经远远见到几个恩特啦—反正他们是见到了你们并且报告说你们正在过来的路上—但我估计你们在离开之前还会见到许多别的恩特。这个你们只能自己去领会啦。”

“行了行了”吉姆利说“我们这是从半道上开始讲故事哪我听故事喜欢从头来有个先后顺序。就从那奇怪的一天我们的魔戒同盟瓦解时说起吧。”

“如果有时间你会听到完整的故事的”梅里说“但首先—要是各位都已经吃饱了—你们该装上烟斗点上火。然后我们可以暂时假装大家都又安全回到了布理或幽谷。”

他拿出了一个装满烟草的小皮袋。“我们有成堆的烟草”他说“我们走的时候你们要拿多少就拿多少。今天早上皮平跟我干了些打捞的活儿水面上

漂着好多东西。皮平发现了两个小桶子我估计是从哪个地窖或储藏室里给冲出来的。我们打开桶子就发现里面装满了这个—任谁都梦寐以求的上好烟草而且完好无损”

吉姆利取了一些放在掌中搓了搓再嗅了嗅。“感觉挺不错味道也好。”他说。

“当然好啦”梅里说“我亲爱的吉姆利这是‘长谷叶’啊木桶上清清楚楚打着吹号家的商标我可想像不出它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我猜这是萨茹曼的私房货。我从来不晓得它居然能卖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不过我们这会儿是坐享其成了对吧”

“那是”吉姆利说“要是我有烟斗能抽就好了。唉我的烟斗不是掉在墨瑞亚就是丢在那之前了。你们所有的战利品里都没见烟斗吗”

“恐怕没有。”梅里说“我们没找到任何烟斗就连这门卫室里也没有。看来萨茹曼是独享这份美味来着。不过我看这会儿要是去敲欧尔桑克的门跟他讨烟斗恐怕只会讨来没趣。咱俩可以共用烟斗必要时好朋友就该这么做。”

“稍等”皮平说探手入怀从外套胸前的内袋里拽出了一个用细绳扎口的小软袋子。“我总贴身收着一两样宝物它们对我来说可跟魔戒一样宝贝。这就是其中一样—我的木制老烟斗。而这是另一样—没用过的烟斗。我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带着它走了这么长的路。我自备的烟草用完之后我就没指望还能在旅途中找到任何烟斗草。不过总之它现在派上用场了。”他举起一只烟锅阔而浅的小烟斗递给吉姆利“这样我们之间的账就一笔勾销了吧”

“勾销了”吉姆利叫道“最最高尚的霍比特人啊你这可让我欠你一个大人情了”

“好吧我要出去透透气看看天气跟风向怎么样”莱戈拉斯说。

“我们跟你一块儿出去。”阿拉贡说。

他们出到室外坐到大门前的那堆石头上去。微风已经将迷雾托起驱散他们这会儿能看到山谷里远处的景物了。

“我们先在这里放松歇会儿吧”阿拉贡说“就像甘道夫说的他在别处忙碌的时候咱们坐在废墟边上聊天。我感到一种过去少有的疲倦。”他将身上的灰斗篷裹紧遮住铠甲然后伸直两条长腿往一靠从嘴里吐出一缕细细的烟来。

“快看”皮平说“游民大步佬可回来了”

“他从未离开过。”阿拉贡说“我是大步佬也是杜内丹。我既属于刚铎也属于北方。”

他们默默地抽了好一会儿烟。阳光穿过西方高天上的白云缝隙斜照进山谷里洒在他们身上。莱戈拉斯躺着一动不动定睛看着天空与太阳轻声唱歌给自己听。终于他坐了起来。“好啦”他说“时间消磨了不少雾也正在消散—要不是你们这些奇怪的家伙在这儿吞云吐雾雾早就散干净了。故事呢还说不说了”

“啊我的故事是这么开始的我醒过来发现四周一片漆黑自个儿被五花大绑扔在奥克营地里。”皮平说“让我想想今天几号”

“夏尔纪年的三月五号。”阿拉贡说。皮平掰着手指头算了算。“那其实只是九天之前啊[1]”他说“从我们被抓到现在我感觉像过了一年似的总之虽说那段时间有一半像是在做噩梦但我估计我们被抓后度过了非常可怕的三天。我要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梅里帮忙更正一下。我不打算细说什么鞭打、污秽和臭气之类的这些一想起来就叫人受不了。”说完这话他便开门见山地叙述起波洛米尔最后那场浴血奋战以及奥克从埃敏穆伊丘陵到范贡森林那段行军。其余的人每当叙述跟他们的猜测吻合时都跟着点头。

“我这儿有一些你们遗落的宝物”阿拉贡说“你们一定很高兴能得回它们。”他从斗篷下松开腰带从上面解下两把带鞘的小刀。

“啊”梅里说“我就没指望过还能再见到这两把刀我用我的砍了几个奥克但乌格鲁克把它们从我们手上夺走了。他瞪我们的模样真吓人起先我还以为他会捅我一刀但他把刀扔了就好像它们烫了他的手。”

“这儿还有你的别针皮平。”阿拉贡说“我一直妥善保存着因为它是件宝贵的东西。”

“我知道。”皮平说“扔下它时我心痛得不行但我别无选择啊”

“是没的选择。”阿拉贡答道“需要舍弃珍宝时狠不下心的人只能永远戴着镣铐。你做得很对。”

“割断绑在手腕上的绳索干得漂亮”吉姆利说“当时运气眷顾了你不过有人会说你是双手并用把握住了运气。”

“并且给我们留下好大一个谜团”莱戈拉斯说“我一直纳闷你们是不是长翅膀飞走了”

“不幸的是我们没长翅膀。”皮平说“你们还不知道格里什纳赫那回事。”他打了个寒战不再说了由梅里讲述了最后那可怕的时刻爪子一样的手臭嘴喷出的热气还有格里什纳赫多毛双臂的恐怖力量。

“这一切关于巴拉督尔—也就是他们说的路格布尔兹—奥克的事都让我很不安。”阿拉贡说“黑暗魔君已经知道得太多了他的爪牙也是。而且在那场争吵发生之后格里什纳赫显然把消息送过大河去了。大红魔眼将会盯着艾森加德。但总之萨茹曼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对不管最后是哪边赢他往后的日子都不好过。”梅里说“从他的奥克踏上洛汗的那一刻起形势就开始对他不利了。”

“照甘道夫的意思我们瞥见过那个老恶棍一眼”吉姆利说“就在范贡森林边上。”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皮平问。

“五夜之前。”阿拉贡说。

“让我想想”梅里说“五夜之前—这下我们就讲到故事中你们一无所知的部分啦。在发生战斗之后的那天早上我们遇见了树须。那天晚上我们到了涌泉厅那是他的一处恩特之家。第二天早上我们去了恩特大会那是一场恩特的聚会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古怪的事儿。那场大会开了一整天又延续到第二天。那两天晚上我们都是跟一个名叫急楸的恩特一起过的。然后在大会快要进行到第三天傍晚时恩特们突然间爆发了。那真是惊人啊整座森林都紧张得一塌糊涂仿佛里头正在酝酿一场大雷雨接着就一下子爆发了。我真希望你们能听听他们在行军时唱的歌。”

皮平说“萨茹曼当时要是听见就算他得靠自己那两条老腿跑路这会儿肯定也已经逃到百哩之外了。

哪怕艾森加德固若金汤冷若岩石荒若白骨

我们前进前进前进战场劈山裂石摧毁门户，

“还有好多呢。他们的歌有很大一部分没有歌词就像号角和鼓声组成的音乐。真叫人兴奋啊不过当时我以为那只是进行曲只是歌而已—等我到了这里才懂了更多。”

“夜幕降临后我们翻过最后一道山脊下到了南库茹尼尔。”梅里继续说道“到了那个时候我才头一次感到整座森林本身都跟在我们后面移动。我以为自己在做一场恩特味儿的梦但皮平也注意到了。我俩都吓得要命。当时我们不懂后来才知道详情。

“那些是‘胡奥恩’恩特是这么用‘简短语言’称呼他们的。树须不肯多说他们是怎么回事但我想他们是变得几乎跟树木一样的恩特至少外表是这样。他们散布在林中各处和森林边缘也不作声昼夜看顾着树木。我相信在那些最黑暗的山谷深处有着成百上千的胡奥恩。

“他们力大无比而且似乎有本事把自己隐入阴影中你很难察觉他们在移动但他们确实在移动。他们发怒的时候可以移动得非常快。你站着不动也许是看看天气或听听风吹的沙沙声然后突然之间你就会发现自己置身在树林当中四面八方全是参天大树。他们仍有声音能跟恩特交谈—树须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叫做胡奥恩—但他们变得很古怪、很野蛮总之很危险。假如没有真正的恩特在场看管他们我碰上他们可要吓死了。

“就这样那天上半夜恩特带着我们和所有跟在后面窸窣作响的胡奥恩爬下一条很长的沟壑进入了巫师山谷的上端。当然啦我们看不见胡奥恩但四面八方的空中充满了吱吱嘎嘎的声音。那夜天空乌云密布漆黑一片。一旦离开山岭他们移动的速度就非常快并且发出一种像是疾风吹袭的声音。月亮没有从云后露脸午夜过后不久艾森加德北边已经被一座参天树林包围了。然而既不见敌人的踪迹也没碰上任何挑衅。只有塔上一扇窗户透出些许灯光仅此而已。

“树须和几个恩特继续悄悄前进一直绕到了看得见大门的地方。皮平跟我就坐在树须肩膀上一直跟他在一起我可以感觉到他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不过恩特哪怕在被鼓动起来的时候仍然非常谨慎又有耐心。他们像石头雕像一般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只是呼吸和聆听。

“接着一下子起了一阵大骚动。号声大作艾森加德周围的石墙回声震耳。我们以为自己被发现了战斗就要开始了结果压根不是那么回事而是萨茹曼所有的人马正在进军。我不怎么了解这场战争也不太熟悉洛汗的骑兵但萨茹曼看来是打算倾力给予洛汗最后一击一举灭掉国王和他的所有兵马。艾森加德倾巢而出。我看着敌人出发奥克行军的队伍长得不见首尾还有不少骑着巨狼的奥克部队另外还有人类的大军—他们许多人举着火把我从火光中能看见他们的脸。他们大部分是普通的人类相对来说比较高深色头发神情冷酷但模样并不算特别邪恶。然而还有一些样子就很可怕跟人一样高却长着半兽人的脸皮肤蜡黄吊斜眼。你知道吗他们立刻让我想到了在布理看见的那个南方人只不过他像半兽人的程度不如这些人那么明显。”

“我也想到了他”阿拉贡说“我们在海尔姆深谷可对付了不少这种半奥克。现在看来很清楚了那个南方人是萨茹曼的密探。不过他到底是跟黑骑手合伙了还是单单只为萨茹曼干活我就知道了。这些邪恶的家伙什么时候狼狈为奸什么时候又彼此尔虞我诈实在难说得很。”

“总之各类敌人全加在一起那支大军至少有一万人。”梅里说“他们花了一个钟头才全部走出大门。有些沿着古大道朝渡口去了有些掉转方向朝东去了在大约一哩远的地方搭了一座桥那里的河道非常深。你们要是站起来现在就能看见它。他们全都嗓音粗哑地唱着歌哈哈大笑发出可怕的喧闹声。我当时以为洛汗要倒大霉了但树须没动。他说‘今晚我要对付的是艾森加德要对付这里的山岩跟石头。’

“不过尽管我看不见黑暗里正发生着什么但我相信艾森加德大门刚关胡奥恩便开始朝南移动。我想他们要对付的是奥克。等到了早晨他们已经远在山谷底下了反正那儿有一片看不透的阴影。

“等萨茹曼派出了全部军队就轮到我们上场了。树须把我们两个放下来上前走到大门前开始猛捶那两扇门叫萨茹曼出来。没人回答只从高墙上飞来了箭矢和石头但用箭对付恩特是没用的。当然啦箭会叫他们觉得疼还会令他们大怒—就像被蝇虻叮了一样。恩特可以像针垫一样浑身插满了奥克

的箭却仍然不当一回事。首先他们不会中毒。而且他们的皮肤似乎非常厚比树皮还坚韧只有用斧头重重地砍才会让他们严重受伤。他们不喜欢斧头。但是要对付一个恩特得有一大群拿斧头的人因为任何朝恩特砍上一斧子的人都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恩特一拳就能把铁打烂就跟打扁薄锡纸似的。

“树须中了几箭之后就开始活跃起来变得像他自己说的极其‘性急’了。他发出老大一声呼姆—嚯姆十几个恩特立刻大步上前。发怒的恩特是很可怕的。他们的手指和脚趾就那么凝滞不动地紧抓住岩石然后就跟撕面包皮一样把岩石扯裂开来。那种场面就像眼看着巨大的树根花上一百年撑裂岩石的过程全给缩短到几分钟里完成。

“他们又推又拉又扯又摇并且猛力捶打只听一阵哐当哗啦响不到五分钟时间他们就把那两扇大门掀翻在地捣成了废铁。还有一些恩特已经像沙坑里的兔子那样开始啃啮石墙。遇到这种情况萨茹曼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他显然不知道该怎么应付。当然有可能是他的妖术近来退步了。反正我想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勇敢之辈你懂我的意思吧。他一旦没了大批的奴隶、机械跟别的东西独自困在这么个小地方就没啥正经胆量了。他跟老甘道夫完全不同。我真怀疑他该不是主要靠聪明地蛰伏在艾森加德才得来那名声的吧。”

“不”阿拉贡说“他确实曾经名副其实如同传闻中那般伟大。他知识渊博、思虑缜密双手惊人地灵巧而且他拥有驾驭他人心智的力量。他能说动智者威吓弱小他肯定还保留着这种能力。尽管他现在惨遭失败但我敢说中洲能在单独跟他会谈后还全身而退的人可不多。既然他的恶毒已经暴露无遗或许甘道夫、埃尔隆德和加拉德瑞尔都能做到但其他人就基本谈不上了。”

“但那些恩特就全身而退了。”皮平说“他似乎有一回打动过他们但不会有第二次了。总之他不了解恩特谋算的时候又犯了个大错没把恩特考虑进去。他没有防范恩特结果他们一开始采取行动他就没时间去防范应对了。我们一开始攻击艾森加德里剩下的几只小耗子就一溜烟穿过每个恩特挖开的墙洞逃出去了。对人类恩特盘问之后就放了他们一条生路从这头走的大概只有那么二三十个。不过我想奥克可没逃掉几个不管块头是大是小。反正他们也逃不过胡奥恩—当时不仅有一批胡奥恩下到山谷底下去了艾森加德周围也全被他们组成的树林围住了。

“等恩特将南面的石墙大部分捣得稀烂萨茹曼余下的喽啰就全抛下他一哄而散萨茹曼也惊慌失措地逃跑了。我们到的时候他似乎在大门口。我估计他是出来观看自个儿那支雄壮大军出征的。恩特攻进墙内时他就慌张地逃走了。他们起先没发现他。不过那时夜空已经放晴了星光明亮足以让恩特看清周围。突然间急楸大叫一声‘杀树犯杀树犯’急楸是个挺温和的恩特但他恨死了萨茹曼砍树的行径因为他照管的树遭到了奥克斧头的残酷摧残。他从内门一跃而下冲过去他被鼓动起来时可真是行动迅疾如风。当时一个苍白的人影穿过一根根柱子的阴影仓皇飞逃就快抵达通往塔门的楼梯了而急楸在他后面紧追不舍眼看只差一两步就能抓住萨茹曼并扼死他不料他还是溜进门去了。就差那么一点点。

“萨茹曼安全逃回欧尔桑克后没多久就启动了他那些宝贝机器。那时已经有许多恩特进了艾森加德有些是跟着急楸进去的有些是从北边和东边闯进去的。他们东奔西冲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突然间那些遍布平原的通风口和通气孔都开始喷出大火和恶臭的浓烟好几个恩特身上被烧焦起泡。他们当中有一个我想他叫榉骨本来是很高大帅气的一个恩特可是被一股液体火焰给喷了个正着全身烧起来像支火把一样—那景象真恐怖。

“他们被激得疯狂起来。之前我以为他们已经被真正鼓动起来了但是我错了。我终于见到他们真正发怒的样子。那真叫人胆战心惊。他们咆哮、怒吼、狂呼直到仅凭声音就把岩石震裂坍塌。梅里和我躺在地用斗篷堵住耳朵。恩特们像一阵怒号的狂风一圈又一圈大步绕着欧尔桑克的尖岩奔走猛攻。他们摧毁柱子将大石像雪崩那样砸下通风井将巨大的石板像树叶那样抛向空中。高塔位于这股猛烈的旋风中心我看见一根根的铁柱和一块块砖石被扔起几百呎高砸向欧尔桑克塔的窗户。不过树须还保持着冷静。他挺幸运没被烧伤。他不希望同族暴怒之下伤到自身也不想让萨茹曼趁乱借着哪个洞逃跑。有许多恩特用身躯去冲撞欧尔桑克的岩石却无济于事。那座塔非常光滑坚硬或许上面附着某种魔法比萨茹曼的魔法还要古老强大。总之他们找不到一个可以着手使力的地方也没办法把它撞击出一条裂缝来反而因为冲撞而把自己弄得浑身瘀青伤痕累累。

“于是树须走到圆环内大喊一声。他洪亮的声音将所有的喧嚷都压了下去。刹那间平原上一片死寂。在这片寂静中我们听见塔楼高处的窗口传出来了一阵尖声大笑。笑声在恩特身上造成了古怪的效果。他们本来群情激昂这时却全都冷静下来冷酷如冰极其安静。他们离开平原聚集到树须周围一动不动地站着。树须用恩特本族的语言跟他们说了几句话。我想他把很久

以前自己那个老脑袋里想出来的计划告诉了大家。然后他们就那么在灰蒙蒙的光线中默默地隐去了。那时天已经开始亮了。

“我相信他们布下了岗哨监视塔楼但监视的人都纹丝不动绝妙地隐蔽在阴影中所以我看不见他们。其他人则朝北去了。他们那一整天都忙得不见树影。大部分时间都只剩下我们俩。真是枯燥乏味的一天。我们四处逛了逛不过尽可能地避开了欧尔桑克的窗口能看见的地方。那些窗户瞪着我们的样子可真吓人。我们花了好多时间去找吃的。我们也坐下来聊天好奇远在南方的洛汗出了什么事还有远征队其余的同伴都怎么样了。我们不时会听见远处传来石头震动落下的声音还有砰咚扑通的噪音在山岭间回响。

“下午时我们沿着石墙绕了一圈去看看各处的情况。在山谷最前头的地方有一大片胡奥恩组成的阴森树林在北边围墙那儿有另外一大片。我们不敢走进去。不过林子里有些动静传出撕扯某种东西的声音。恩特和胡奥恩挖了许多大坑和沟渠掘了大水塘筑了水坝汇聚了所有他们能找到的来自整条艾森河以及其他泉源和小溪的水。我们没打扰他们。

“到了黄昏时候树须回到了大门前。他似乎很高兴边走边自个儿哼着曲子。他站定后伸了伸长臂和长腿又深呼吸了一回。我问他是不是累了。

“‘累’他说‘累哦不是累只是僵硬而已。我需要好好喝上几口恩特河的水。我们辛苦劳作了一天。今天砸的岩石、掘的泥土比我们过去长年累月做的还多。不过已经快要完工了。天黑以后别逗留在大门附近或那条老隧道里可能会有大水冲进来—水会脏上一阵子直到所有萨茹曼的污秽都被冲走为止。然后艾森河就又能流淌着干净的水了。’他又顺手掰下了几块石墙动作挺悠闲自得的只为了消遣。

“就在我们想着躺哪儿能安全睡个好觉的时候这一大堆事里最令人惊异的一件发生了。大路上传来了疾驰的马蹄声。梅里和我悄悄伏下树须藏进了拱道的阴影里。就一眨眼的工夫一匹高头大马大步奔来犹如一道银色的闪电。天已经黑了但我能清楚看见骑手的脸—它似乎在发光骑手一身衣服雪白。我就那么坐了起来张着嘴眼睛瞪得大大的。我想出声喊他却叫不出声。

“不过我也不用出声。他就在我旁边停了下来低头看着我们。‘甘道夫’我终于喊出来但声音却小得像耳语。而他呢是不是说‘哈罗皮平这真叫人

惊喜啊’—才不是他说‘快起来你这图克大笨瓜老天在上这一大片狼藉树须究竟在哪儿我要找他。快点’

“树须听见他的声音立刻从暗处走出来那场会面真怪。我很吃惊因为他们俩似乎谁也不吃惊。甘道夫显然料到能在这儿找到树须而树须很可能是故意在大门附近晃荡就为了等他。但我们已经把墨瑞亚的事全告诉那个老恩特啦然后我想起来他当时看我们的神情很古怪。我只能假设他之前见过甘道夫或者得到了他的消息只是不打算急着说出来。他的口头禅就是‘别着急’。但甘道夫不在场时谁也不会多说他的动向连精灵也不会。

“‘呼姆甘道夫’树须说‘我很高兴你来了。我能征服森林流水、原木岩石但是这里有个巫师要对付。’

“‘树须’甘道夫说‘我需要你帮忙。你已经做了很多但我需要更多帮助。我有差不多一万个奥克要对付啊。’

“然后他俩就走了跑到某个角落里商量去了。树须一定觉得这太急了因为甘道夫真是十万火急他们还没走出我们能听见的范围他已经飞快地说起来。他们离开才几分钟也许一刻钟吧甘道夫就回来了看起来大松一口气几乎称得上是兴高采烈了。然后他倒是说了他很高兴见到我们。

“‘可是甘道夫’我叫道‘你到哪儿去了你遇见其他人了吗’

“‘不管我去过哪里我回来了。’他用那种货真价实的甘道夫式的态度答道‘没错我是见过其他一些人了但这事得等等再说。今夜形势危急我必须快马加鞭但黎明或许会更明亮。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会再碰面的。你们自己当心离欧尔桑克远一点再见’

“甘道夫走后树须沉思许久。他显然在很短的时间里知道了很多事正在消化呢。他看着我们说‘哼嗯我发现你们这些小家伙不像我以为的那么性急。你们说的远比能说的少又不比该说的多。哼这可真是一大堆消息一点不假好吧这会儿树须又有的忙了。’

“他走之前我们从他那儿挖了点消息出来听了之后却一点也不开心。但是当时我们关心你们三个超过弗罗多和山姆还有可怜的波洛米尔。因为我们得知有一场大战正在开打或者马上要打了而你们全都参与其中说不定不会生还。

“胡奥恩会帮忙的。”树须说。然后他就走了一直到今天早上我们才又见到他。

“那会儿夜很深了我们躺在一堆石头上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不知是迷雾还是暗影就像一张巨大的毛毯将我们周围的一切全盖上了。空气给人的感觉是又闷又热还充满了沙沙响、咯吱声以及像是许多声音从旁经过的嗡嗡喃喃。我想大概又有几百个胡奥恩经过前往战场增援。后来南边远处传来一阵打雷似的隆隆巨响一道道闪电横过远方的洛汗上空。我们不时能看见几百哩外山脉的尖峰突然耸现黑白分明旋即消失。在我们背后的群山间也有如雷般的声响但不一样。整个山谷不时发出回声。

“恩特想必是在大约午夜的时候破坏了堤坝把积蓄起来的水一股脑从北边石墙的一个缺口灌进了艾森加德。胡奥恩带来的那片黑暗已经过去了雷声也已经滚滚远去月亮正落到西边的山脉背后。

“艾森加德渐渐被注满了到处都是缓缓流动的污水和水塘扩散到整个平原上反射着月亮的余光。四溢的水流隔三差五就会从通风口或喷气孔灌下去大量的白色蒸汽嘶嘶响着冒出来浓烟滚滚升起还有爆炸和一片火光。有一大团蒸汽盘旋腾起一圈又一圈绕着欧尔桑克往上升最后看起来就像一座高耸的云峰底下火光熊熊顶上月光闪亮。水继续不断灌进来到了最后整个艾森加德看起来就像一口巨大的平底锅到处冒着蒸汽和水泡。”

“昨晚当我们来到南库茹尼尔的山谷入口时看见了云团一样的浓烟和蒸汽。”阿拉贡说“我们还担心是萨茹曼在酝酿什么新的妖术来对付我们。”

“不是他”皮平说“他大概已经被呛得再也笑不出来了。到了早晨我是说昨天早晨水已经灌满了所有的洞地面上的雾浓得不得了。我们躲在这个门卫室里着实吓得不轻。那湖里的水开始外溢从旧隧道里涌出来很快就涨到了台阶上。我们以为自己就要像洞里那些奥克一样被淹死了还好我们在储藏室后头发现了一道螺旋楼梯顺着楼梯爬到了拱道顶上。由于通道已经塌了接近顶上的地方被落下的石头堵住了一半我们好不容易才挤出去。我们坐在洪水淹不到的高处看着艾森加德淹没在水里。恩特继续灌入更多的水直到所有的火都被扑灭每个洞穴都被灌满。浓雾慢慢地聚拢在一起水汽升腾成一朵巨大的蘑菇云飘浮在空中一定有一哩高。到了傍晚东边丘陵上空出现了一道大彩虹接着落日就被山坡上一阵浓密的细雨给遮住了。然后

一切都变得异常寂静。有几只狼在远方哀嚎。入夜后恩特不再灌水让艾森河循原路复流。事情就此就结束了。

“从那时开始水就慢慢退下去了。我想地底下那些洞一定在哪里有排水道。不管萨茹曼从哪个窗口往外望肯定都只能看见满目疮痍一片狼藉。我们感到非常寂寞这么一整片废墟中都见不到一个恩特可以说话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我们在拱道上头的地方度过了一个晚上夜里又湿又冷我们都睡不着。我们有种预感随时都可能发生任何事情。萨茹曼仍在塔里。夜里一直有种声音就像一股风朝山谷吹来。我想那些离开的恩特和胡奥恩就是在那时候又回来了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都到哪儿去了。今天早晨雾气迷蒙空气潮湿我们爬下来又在四周逛了一圈附近一个人影也没有。好啦出的这些事我就只能说得出这么多啦。经历了那样一场大动乱现在简直算是平静了而且既然甘道夫回来了也莫名地叫人感觉安全多了。我都能睡着了”

他们全都静下来好一会儿没说话。吉姆利给烟斗重新装满了烟草。“有件事我很好奇”他边说边用打火石和引火绒点燃烟斗“就是佞舌。你告诉希奥顿说他跟萨茹曼在一起。他是怎么进去的”

“噢对我把他给忘了。”皮平说“他是今天早上才到的。我们刚给壁炉生了火吃了点早餐树须就又出现了。我们听见他在外头哼哼叫着我们的名字。

“我就是过来看看你们怎么样了我的小伙子们。”他说‘顺道给你们带来点消息。胡奥恩回来了。一切顺利。对真是顺利极了’他大笑猛拍了拍大腿‘艾森加德再也没有奥克没有斧头了今天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一群人从南方过来其中有几个你们会很高兴见到。’

“他话才说完我们就听见路上传来了马蹄声。我们匆忙奔出去跑到大门前我站在那儿睁大眼睛半期望着看见大步佬和甘道夫领头带着大军骑马前来。但是从迷雾中出现的是一匹疲倦的老马背上驮着一个人类那人一看就是古怪反常的样儿。来的没有别人了。他出了迷雾突然看见面前是一片残破的废墟顿时坐在马上目瞪口呆脸差不多都青了那叫一个惊慌失措。结果他一开始好像都没注意到我们而等发现我们他惊叫一声就想掉转马头逃跑。但树须跨出三大步伸出长臂一把就将他从马鞍上拎下来。他的马吓得撒腿跑掉了他却趴倒在地上。他说他叫格里马是国王希奥顿的朋友跟参谋希奥顿派他带着重要的消息来见萨茹曼。

“‘别人谁也不敢骑马穿过野地因为到处都是邪恶的奥克。’他说‘所以我就被派来了。我这一路上危险重重现在又饿又累。我被狼群追赶不得不偏离了正路往北逃了很远。’

“我注意到他从眼角瞥着树须我在心里说了声‘骗子’。树须拿他那种缓缓的方式打量了他好几分钟直到那个卑鄙的家伙趴在地上局促不安起来。终于树须开口说‘哈哼我正在等你佞舌大人。’那人听到这个名字不由得一惊。‘甘道夫先来过了所以我对你是该知道的全知道了我还知道该怎么处置你。甘道夫说把所有的老鼠都关进一个笼子里。我会这么做的。现在艾森加德的主人是我萨茹曼被关在塔里。你可以进里面去把所有你能想到的消息都告诉他。’

“‘放我走放我走’佞舌说‘我认识路。’

“‘我相信你认识路。’树须说‘不过这里的情况有点变化。你自己去看吧’

“他放佞舌走了佞舌一瘸一拐地穿过拱道我们在后头紧跟着他。等他走到环内这才看见在他与欧尔桑克之间还隔着一片茫茫大水。他转过身来面对我们。

“‘让我离开吧’他哀嚎说‘让我离开我的消息现在没用了。’

“‘的确没用了。’树须说‘但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跟我待在一起等甘道夫和你的主上到来要么就涉水过去。你打算选哪个’

“那人一听提到主上就打了个哆嗦马上把一只脚踩进水里但随即又缩回来。‘我不会游泳。’他说。

“‘水不深。’树须说‘只是很脏不过佞舌大人这可伤害不了你。快下水吧’

“话一说完那个卑鄙的家伙就扑腾进大水去了。他没走多远还没离开我的视线水就淹到了脖子。我最后看见他时他紧抱着不知是个旧桶子还是块木头的东西。不过树须涉水跟在他后面盯着他往塔那边去。

“‘嗯他进去了。’树须回来后说‘我看着他像只落汤老鼠似的爬上了台阶。塔里还有人在有只手伸出来把他拉了进去。所以他进塔里去了希望他得到了称心如意的欢迎接待。现在我得离开一下去洗掉这一身污泥。要是有人想见我让他去北边高处找我。这里太低没有干净的水给恩特饮用或洗

澡。所以我要请你们两个小伙子看着大门留意来人。你们要知道其中会有洛汗国的国王你们可得尽力好好欢迎他他的人马跟奥克打了一场大战。也许你们比恩特更懂人类的礼节知道说什么话才妥当。我这一辈子里这片绿色的原野有过许多国王我却从来不懂他们的话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来客会需要人类的吃食我猜你们精于此道。所以可能的话就去找来一些你们认为适合拿来招待国王的东西吧。’故事到此就结束啦。不过我挺想知道佞舌到底是谁。他真是国王的参谋吗”

“他曾经是。”阿拉贡说“他也是萨茹曼安插在洛汗的奸细和仆人。上天真是报应不爽。光是亲眼看见自己认为固若金汤、壮丽非凡的地方变成一片废墟差不多就足够惩罚他的了但恐怕还有更糟糕的待遇等着他。”

“对我估计树须送他进欧尔桑克也不是出于好心。”梅里说“树须似乎觉得这事办得相当得意离开去洗澡和喝水时还在暗自笑着。随后我们俩忙了好一阵子翻箱倒柜四处搜寻漂着的东西。我们在附近几个不同的地方找到了两三个储藏室都在洪水之上没被淹着。但树须派了些恩特过来搬走了好大一堆东西。

“‘我们需要二十五人份的人类吃食。’那些恩特说。所以你们可以想像你们还没到时就有人仔细地数过你们的人数了。你们三个显然也被算在大人物的行列中但你们在这里吃的可一点不差我跟你保证我们留下的东西跟送去的一样好—其实更好因为我们没送酒过去。

“‘要送喝的吗’我问那些恩特。

“‘那边有艾森河的水’他们说‘那水够好了恩特跟人类都能喝。’不过我真希望恩特能抽出点时间从那些山泉里酿些他们的饮料出来那样的话等甘道夫回来的时候我们准能看见他的胡子都卷起来了。那些恩特走了以后我们感觉又累又饿可是我们没抱怨—我们的劳动大有收获。就在搜寻人类吃食的过程中皮平从那一大堆漂流的东西里捞到了大奖就是那些吹号家的桶子。皮平常说‘饭后来口烟快活赛神仙。’所以就有了你们看见的状况。”

“现在我们全都一清二楚啦。”吉姆利说。

“只除了一点—在艾森加德竟然有南区来的烟斗草”阿拉贡说“这事我越考虑就越觉得耐人寻味。我从没来过艾森加德但我在这片地区旅行过非常熟悉洛汗与夏尔之间这整片空旷的乡野。多年以来都没有旅人或货物公开

经过这地。我猜萨茹曼跟夏尔的某个人有秘密交易。不只希奥顿王的家别人家里或许也能找到一些佞舌。桶子上有日期吗”

“有。”皮平说“是1417年出品的就是去年。哦不现在那当然是前年了多好的一年。”

“啊好吧不管发生过什么邪恶勾当我希望现在已经全结束了即便没结束现在我们也拿它没辄。”阿拉贡说“不过我想我会跟甘道夫提上一句尽管这跟他的诸多大事比起来像是小事。”

“我很好奇他在干吗”梅里说“下午都快过了。我们过去瞧瞧吧大步佬现在只要你想你随时都能进到艾森加德里去。不过里头的情景可不怎么振奋人心就是了。”

[1]夏尔历法中每个月都是三十天。

第十章 萨茹曼之声

他们穿过损毁的隧道站在一堆乱石上望着欧尔桑克的黑岩高塔和众多窗户。高塔耸立在满目疮痍当中仍透出强大的威胁。大水这时已差不多退尽到处留下一洼洼的污水上头漂着泡沫和残骸。但宽大的圆环已重新裸露出来满地烂泥和滚落的石块到处有凹下去的黑洞石柱木桩东倒西歪了一地放眼一片荒凉。在这个破碗边缘堆着庞大的土墩和土坡就像海滨被一场大暴风雨冲积出来的沙石堆。在那背后乱糟糟一片的绿色山谷一直爬升钻进了两道暗色山岭之间的长山沟里。他们看见对面的骑兵们正从北边择路穿过这片废墟行来已经快要接近欧尔桑克了。

“是甘道夫还有希奥顿和他的人马”莱戈拉斯说“我们过去跟他们会合吧”

“当心脚下”梅里说“有很多石板都松了你要是不小心踩到会翘起来把你丢进洞里。”

他们从大门口沿着残剩的路朝欧尔桑克前进走得很慢因为地面的石板碎裂不堪满是泥泞。那边一行人看见他们走近便在高塔的阴影中停下来等他们。甘道夫驱马朝他们迎去。

“啊树须和我进行了些挺有意思的讨论制订了几个计划”他说“然后我们全都休息了那可是急需的。现在我们又得行动了。我希望你们几个也都休息好恢复精神了”

“没错”梅里说“不过我们的讨论是从抽烟开始的又以抽烟告终。还有我们感觉不像以前那样痛恨萨茹曼了。”

“真的吗”甘道夫说“好吧但我可没这感觉。我在离开前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办我得跟萨茹曼辞个行。这很危险很可能是白费力气但还是得做。你们有谁愿意去的可以跟我来—但是千万当心而且别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我去。”吉姆利说“我想见见他看他是不是真的很像你。”

“矮人大人你要怎样才能看出来呢”甘道夫说“如果萨茹曼想要你眼里的他很像我你就会看见他很像我。你有足够的智慧识破他所有的伪装吗好吧我们走着瞧说不定可以。他说不定不好意思在众目睽睽之下露面。不过我已经让所有的恩特都避开了这样我们或许能说动他出来。”

“会有什么危险”皮平问“他会朝我们射箭从窗口朝我们倒下火来还是他能从远处对我们下咒”

“如果你漫不经心到他门前最有可能碰上最后一种。”甘道夫说“但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本事也不知道他可能使出什么手段。接近困兽是很不安全的。而且萨茹曼拥有你们想像不出的力量。当心他的声音”

他们来到了欧尔桑克脚下。高塔通体漆黑岩就像沾了水一般闪闪发亮。高塔那多面的岩体边缘十分锋利仿佛新切凿出的一样。塔底有些刮痕和剥落的小薄碎片这就是暴怒的恩特攻击后留下的全部痕迹。

在高塔东面两根石柱形成的凹处有一扇离地很高的大门门的上方是装有百叶窗的落地窗窗外有个围着铁栏杆的阳台。一道共有二十七阶的宽阔阶梯从地面直通到大门的门槛。这阶梯不知用什么方法以同样的黑色岩石凿成。这是高塔惟一的入口但高拔的塔壁上开有诸多高窗窗上开有深深的箭孔远远望上去就像那些尖角石柱的陡峭表面上长了许多凝视的小眼睛。

在阶梯脚下甘道夫和国王下了马。“我要上去。”甘道夫说“我进过欧尔桑克知道危险何在。”

“我要跟你一起上去。”国王说“我已经老了不再惧怕任何危险。我想跟那害我至深的敌人谈谈。伊奥梅尔该跟我一起来免得我这双老脚走不稳。”

“请便。”甘道夫说“阿拉贡该跟我来。其他人就在阶梯脚下等我们。如果有何可听可看的你们在那里都能听见也能看见。”

“那可不行”吉姆利说“莱戈拉斯和我都想靠近一点看。在此我们可是孤身代表各自的族人。我们也会跟在你们后面。”

“那就来吧”甘道夫说完便跨上台阶希奥顿与他并肩同行。

洛汗骠骑分列在楼梯两边忐忑不安地坐在马上忧心忡忡地抬头看着高塔担心他们的国王会遭遇什么不测。梅里和皮平坐在最下面一级的台阶上

感觉自己既平凡渺小又不安全。

“从这里回到大门得走半哩黏乎乎的路”皮平咕哝道“但愿我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回门卫室我们来干吗他们又不需要我们。”

甘道夫站在欧尔桑克门前举起手杖敲门。门发出空洞的响声。“萨茹曼萨茹曼”他以命令的语气高声喊道“萨茹曼出来”

里面有好一会儿都没回应。最后门上方的那扇窗户打开了但黑暗的窗口不见半个人影。

“是谁”一个声音说“你们有何贵干”

希奥顿吃了一惊。“我认得这声音”他说“我诅咒我头一次听从这声音的日子。”

“佞舌格里马既然你已经做了萨茹曼的听差那就去叫他出来”甘道夫说“别浪费我们的时间”

窗户关上了。他们等待着。蓦地有另一个声音说话了。那个声音低沉悦耳本身就充满了魔力。聆听的人若不当心很少能说得出口自己都听到了什么即便他们说得出来又会很纳闷因为那些话毫无魅力。他们大多只记得听那声音说话时心中愉悦它所说的一切都像是充满智慧、合情合理的金玉良言。他们内心会冒出一种渴望迫不及待地想要附和以显出自己的明智。相形之下其他人说话便显得刺耳难听粗鲁不文而如果反驳那声音便会激怒那些内心已被迷住的人。对某些人来说这魔力只在那声音对着他们说话时才有效当它对别人说话时他们便笑了就像大家对玩杂耍者的把戏目瞪口呆时那些看穿的人会发笑一样。但对许多人而言单单这声音本身就足以使他们入迷而那些被这声音征服的人即使身在远方也仍受它摆布他们会一直听见它在耳边轻声细语敦促他们。然而无人能对它无动于衷只要这声音的主人还操纵它便没有人能拒绝它的恳求与命令除非他们心智坚定、意志坚强决心摆脱它。

“怎么了”这会儿它温和地质问道“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打扰我休息呢难道你们要让我昼夜都不得安宁吗”那语气恰似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因受到不当的伤害而满腹委屈。

他们抬起头来全都大吃一惊因为谁都没察觉到他的出现。他们看见一个人影站在栏杆边上正俯视着他们。那是个老人全身裹在一件大斗篷里斗篷的颜色很难说因为它会随着他的动作或他们目光的游移而改变。他的脸很长额头很高那双深陷的黑眼睛尽管这会儿显得凝重、慈祥又带点儿疲惫却仍深不可测。他须发皆白但在唇边和耳际仍可见到缕缕青丝。

“像但又不像。”吉姆利咕哝道。

“好吧我们来看看。”那个柔和的声音说“我知道你们当中至少两个人的名字。甘道夫我太熟了因此知道他不可能来此寻求帮助或听取忠告。但是你洛汗马克的国王希奥顿你高贵的徽记昭示了你的身份但更清楚显明你的血统的是埃奥尔家族的英俊容貌。噢声誉卓绝的森格尔的杰出儿子啊在此之前你为什么没有以朋友的身份来这儿呢我是多么渴望见到你啊西部大地最伟大的君王尤其是最近几年我多么渴望将你从那些包围着你的轻率愚蠢又邪恶的建议当中拯救出来现在难道真的已经太迟了纵使我受到这么多伤害—此事洛汗的子民也参与其中唉—我仍想拯救你。你已经踏上的这条路将招致越来越近且不可避免的毁灭我愿将你从这毁灭中救出来。事实上现在只有我一人能帮你了。”

希奥顿张开嘴仿佛要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口。他抬头看着萨茹曼的脸看着那双俯视他的漆黑冷肃的眼睛然后转头看看身边的甘道夫。他似乎犹豫起来。甘道夫毫无表示只是像块石头一样静静地站在那里像在耐心等候某个尚未到来的召唤。骑兵们一开始有些骚动喃喃赞许着萨茹曼的话。然后他们像被咒语镇住也都静了下来。他们觉得甘道夫从未如此言语得体地赞美过他们的国王如今一比他对待希奥顿的方式态度全都既粗鲁又傲慢。有一股阴影一种将会遭遇巨大危险的忧虑爬上了他们的心头—马克的结局一片黑暗甘道夫正把他们往黑暗里驱赶与此同时萨茹曼站在一扇逃生门旁拉住半开的门让一线光明得以透入。周遭空气凝重一片死寂。

矮人吉姆利突然打破了寂静。“这巫师的话蛊惑人心”他低吼道伸手握住了斧柄“在欧尔桑克的语言里帮助就是破坏拯救就是残害这一清二楚。我们不是来这里乞讨的”

“安静”萨茹曼说有那么一瞬间他的声音不再那么游刃有余他眼中有一道光一闪而逝“格罗因之子吉姆利我还没跟你说话。”他说“你的家乡位在远方这片土地的动荡于你无关痛痒。你被卷进这些麻烦并非你自己蓄意如此

因此我也不责备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毫不怀疑你是位勇士。不过我请求你先允许我跟我的邻居、也是我过去的朋友洛汗的国王谈一谈。

“希奥顿王你如何决定呢你愿意与我和平共处接受我多年累积的知识可提供的一切帮助吗我们难道不该共商如何应对这邪恶的时期弥补我们的创伤心怀善意让我们双方的家园和土地一同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美丽吗”

希奥顿依旧没有回答。没有人猜得出他内心是在跟愤怒还是怀疑斗争。伊奥梅尔说话了。

“陛下请听我说”他说“现在我们感觉到了先前被警告过的危险。我们跃马杀敌迎向胜利最后难道要让一个口蜜腹剑的老骗子迷惑吗掉进陷阱里的恶狼要是能开口也会对猎犬这么说话。说真的他能给您什么帮助他只想快点脱困。而且您要和这个翻手背叛、覆手谋杀的家伙和谈吗别忘了在渡口倒下的希奥杰德以及在海尔姆深谷葬身的哈马”

“说到口蜜腹剑我们该怎么评价你呢小毒蛇”萨茹曼说一腔怒火这时显而易见了“不过算啦伊奥蒙德之子伊奥梅尔”他再次柔声说“大家各司其职。你是英勇的战士也因此赢得了极高的荣誉。你只要好好遵照国王的吩咐杀敌就够了别搅和到你不懂的政事里。不过也许等你当了国王你就会发现国王选择朋友必须谨慎。无论我们过去有些什么恩怨是真是假萨茹曼的友谊和欧尔桑克的势力都不能轻易抛开。你不过是打赢一场战斗并不是打赢一场战争而且你这次所获得的援助不可能指望有第二次。下次你说不定会发现树林的阴影就在你自家大门前—它难以捉摸、愚蠢无知且不喜欢人类。”

“但是洛汗的陛下啊难道因为曾有勇士在战斗中倒下我就要被称为谋杀犯吗如果你上战场—这毫无必要我也不希望有这种事—那就一定会有人伤亡。我若因此就成为谋杀犯那么整个埃奥尔家族也都会被谋杀之名玷污因为他们参与了多次战争攻击且杀害了许多蔑视反抗他们的人。但是他们后来跟这当中有些人握手言和考虑周到不会有坏处。希奥顿王听我说你我难道不该握手言和、缔结友谊吗这事该由我们自己决定。”

终于希奥顿费力地开了口嗓音沙哑“我们会握手言和。”好几个骑兵高兴得脱口欢呼但希奥顿举起手来制止。“不错我们会握手言和。”这次他的声音清晰了许多“等你和你一手造就的一切都灭亡等你打算把我们出卖给那位黑暗主子一手造就的一切也都灭亡之后我们会握手言和萨茹曼你是个骗子是个败坏人心的家伙。你朝我伸出手来而我看不见的只是魔多爪子上的

一根手指残忍又冷酷即便你比现在聪明睿智十倍你也无权为了一己之私而随心所欲统治我和我的臣民。你对我发动的岂是正义之战即使是你要如何解释西伏尔德被纵火烧成一片焦土当地的孩童惨遭杀害当哈马战死在号角堡的大门前他们还砍戮他的尸体等你被挂在你窗前的绞架上供你自己豢养的乌鸦大快朵颐时我就跟你以及欧尔桑克握手言和这就是埃奥尔家族的答复。我虽是伟大父辈的不肖子孙也不会对你卑躬屈膝。你另找对象吧恐怕你的声音已经失去魅力了。”

骑兵们像从梦中惊醒一般怔怔地看着希奥顿在听过萨茹曼那音乐般悦耳的声音后他们觉得主上的声音听起来如同老鸦鸣叫般刺耳。但此刻萨茹曼控制不住恼羞成怒身子探出栏杆仿佛要用手杖击打国王。刹那间有些人觉得自己看见了一条盘起身体准备发动攻击的毒蛇。

“绞架和乌鸦”他从牙缝里嘶声说道这恐怖的转变让众人忍不住打个寒战“老昏君埃奥尔的宫殿算什么东西不过是间茅草屋里面一帮土匪强盗就着熏天臭气喝酒让自己的小崽子跟狗一起在地上打滚他们才全都早该上绞架但绞绳已经套上正在慢慢收紧最后会收得又紧又牢。你们就等着被吊死吧”说到这儿等他渐渐控制住情绪他的声音又变了“养马的希奥顿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耐心跟你说话我不需要你也不需要你那一小帮骑马逃跑跟冲锋一样迅速的手下。很久以前我给了你凭你的才能和头脑根本得不到的地位。今天我又给了你一次好让那些被你引入歧途的人清楚知道有不同的路可选。可是你竟自吹自擂还对我出言侮辱那好诚如所愿滚回你的茅草屋去

“但是你甘道夫我至少为你而悲哀你的耻辱我感同身受。你怎能容忍和这帮草寇混在一起甘道夫你毋庸置疑是个高傲的人你分明拥有高贵的心智拥有看得既深又远的双眼。即便到了现在你难道还不愿听听我的劝告吗”

甘道夫动了动抬起头来。“你有什么话是我们上次碰面时没说的吗”他问“或者你想收回某些话”

萨茹曼顿了顿。“收回”他思忖着似乎很困惑“收回我尽心竭力劝告你都是为了你好可你连一句都没听进去。你确实拥有广博的智慧所以你很骄傲不喜听劝。但我认为你上一次犯了错误故意误解了我的意图。恐怕我当时因为急于说服你而失了耐心我为此深感后悔。我对你毫无恶意即便你现在带着一帮无知的凶神恶煞找上门来我对你还是没有恶意。我怎么会呢我们两人岂不是出身于同一支高贵又古老的族类堪称中洲最杰出的两人吗我们

的友谊将使双方受益。我们仍可联手大展宏图医治这世界的种种混乱。让我们理解彼此把那些劣等种族排除在外不予考虑吧让他们等候我们发落为了共同的利益我愿补偿以往的过失接纳你。你真不愿跟我一起共商大事吗你真不肯上来吗”

萨茹曼在这最后一搏中注入了极强的威力在场听见的人无不怦然心动。但这次的魔咒全然不同。他们听见的是一位仁慈的君王正在谆谆规劝一个犯错的宠臣而他们无权置喙因为这些话不是说给他们听的他们就像顽皮的小孩或愚蠢的仆人在门边偷听到长辈那难以捉摸的谈话并担心着对自己的命运会造成何种影响。这两个人委实高不可攀令人敬畏又充满智慧。他们必会结为同盟。甘道夫会上到高塔中去在欧尔桑克高绝的厅室里讨论那些他们理解不了的深奥之事。那扇门会关闭他们会被关在门外遣散在旁等候分派下来的工作或惩罚。就连希奥顿心里都出现了这样的想法就像落实了怀疑的阴影“他会背叛我们他会离开—而我们将会失败。”

这时甘道夫大笑起来。众人的胡思乱想顿时如一缕轻烟般消失殆尽。

“萨茹曼啊萨茹曼”甘道夫一边大笑一边说“萨茹曼你走错了人生之路。你应该去当个国王的弄臣借着模仿他的大臣来混得衣食温饱。而说到我”他顿了顿强忍住笑“理解彼此恐怕我已经远超过你所能理解的了。可是你萨茹曼现在我对你了如指掌。你的一言一行我可比你以为的记得更清楚。上次我来拜访你时你是魔多的狱卒我也差点被送去魔多。不我可不打算上去。一个从屋顶逃脱的客人在回来走进大门之前一定会三思。你听好萨茹曼我说最后一次你真不愿意下来吗事实证明艾森加德不如你所希望的那般牢不可破也没有你所幻想的那样固若金汤。而其他那些你坚信不移的事物或许也一样。暂时离开艾森加德真的不好吗也许你可以求助于新的事物好好想想萨茹曼你真不愿意下来吗”

萨茹曼脸上掠过一道阴影容色随即变得一片死白。他还来不及掩饰他们就看穿了他那张面具洞悉了他被疑虑所苦的心思—既憎恨留在塔中又惧怕离开它的庇护。有那么一瞬他犹豫了众人屏息等待。接着他开口了声音尖锐又冷酷。骄傲和仇恨征服了他。

“我愿意下去吗”他嘲弄道“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会下去跟门外的强盗谈判吗我在这里能清楚听见你说话。我不是笨蛋我不信任你甘道夫。那些野蛮

的树魔虽然没公然站在我的楼梯上但我知道他们奉了你的命令潜伏在何处。”

“叛徒总是多疑。”甘道夫厌倦地答道“你不必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假如你真的了解我你就会知道我既不想杀你也不想伤害你而且我还有力量保护你。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可以自由离开欧尔桑克—假如你选择离开的话。”

“这话可真动听。”萨茹曼嗤笑道“十足的灰袍甘道夫的腔调如此仁慈如此屈尊俯就。我毫不怀疑你会发现欧尔桑克宽敞舒适我的离去正中你下怀。但我为什么要离开你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我猜你是有条件的吧”

“你可以从你那些窗口看见离开的理由。”甘道夫答道“其他的你也自会想到。你的奴隶不是被消灭就是溃逃了你的邻居被你变成了敌人你还欺骗你的新主人或企图欺骗他他的眼睛盯向此处时将会是一只暴怒的红眼。然而当我说‘自由’我的意思就是‘自由’—脱离绑缚、锁链或命令的自由。你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甚至萨茹曼甚至是去魔多若你想去的话。但首先你必须将欧尔桑克的钥匙连同你的手杖都交给我。它们将作为你履行承诺的保证只要你兑现承诺日后就归还给你。”

萨茹曼面色变得铁青脸因愤怒而扭曲眼中燃起了红光。他疯狂地大笑起来。“日后”他喊道声音拔高到尖叫“日后是啊我猜那是等你把巴拉督尔本身的钥匙、七王的王冠还有五位巫师的权杖都拿到手并且给自己挣得一双比现在所穿大好几倍的靴子的时候多么谦虚的计划啊这哪里需要我的帮助我还有别的事要忙。别蠢了你如果你想趁自己还有机会来跟我交易那就先给我滚等你冷静了再回来同时把这些割喉强盗以及那些吊在你尾巴上晃荡的小累赘统统给我甩掉再见”他转身离开了阳台。

“萨茹曼回来”甘道夫命令道。众人吃惊地看见萨茹曼又转过了身就像被违反意愿硬拽了回来。他慢吞吞地回到铁栏杆边喘着粗气靠在栏杆上。他的脸像是皱缩了布满了皱纹。他的手像爪子一样紧紧抓着那根沉重的黑手杖。

“我可没准许你离开。”甘道夫严厉说道“我还没说完。萨茹曼你已经变成了一个蠢蛋可鄙又可怜。你本来还有机会摆脱愚昧和邪恶继续效力。但你选择留下继续咬啮你旧把戏的尾巴。那你就留下吧但我警告你你再想出来时可没那么容易了除非是东方那双黑暗的手伸过来抓你。萨茹曼”他喊道

声音变得充满力量和权威“看哪我不是你所出卖的灰袍甘道夫我是自死亡中归回的白袍甘道夫。现在你已经丧失了颜色我将你从吾辈与白道会中驱逐出去”

他举起手缓缓地用清晰无情的声音说“萨茹曼你的权杖折断了。”但听一声裂响那根手杖在萨茹曼手中碎裂开来杖头掉到了甘道夫脚前。“滚”甘道夫说。萨茹曼惨叫一声往后跌倒爬着离开了阳台。就在那时一个沉重闪亮的东西从高处砸下擦过萨茹曼刚刚离开的铁栏杆紧贴着甘道夫的头呼啸而过砸在他所站的台阶上。栏杆咣啷一声折断台阶砸裂火星四溅那东西却毫无损伤。它是一颗黑色的水晶球但球中心有一团幽幽的火光。球从台阶上滚下去弹跳着滚向一个水塘皮平追上去把它捡了起来。

“这个谋杀成癖的无赖”伊奥梅尔叫道。但甘道夫一动不动。“不那不是萨茹曼丢下来的”他说“我想甚至不是他吩咐的。它是从上面很高的一个窗户砸下来的。我猜这是佞舌大人的一记告别礼只不过没瞄准。”

“瞄得也许不准因为他无法决定自己更恨的是谁是你还是萨茹曼。”阿拉贡说。

“也许吧。”甘道夫说“这两人在里面彼此做伴日子可不好过。他们会用言语互相折磨的。但这惩罚很公正。如果佞舌有朝一日能活着走出欧尔桑克那只能说他是幸运到家了。”

他猛转过身只见皮平像抱着什么沉重无比的东西那样正慢慢地爬上台阶。他赶紧喊道“慢点小伙子那东西我来拿我没叫你拿去玩。”他下了楼梯迎上去急急地从霍比特人手中拿过那个黑色的圆球用自己的斗篷裹住。“这东西由我收着。”他说“我猜萨茹曼可不会选这个东西来砸人。”

“但他可能还会砸别的东西下来。”吉姆利说“要是你们的争论已经结束了我们就走吧至少离开他能扔石头砸到我们的范围”

“是结束了。”甘道夫说“我们走吧。”

他们转身离开了欧尔桑克的大门走下楼梯。骑兵们欣然向国王欢呼并向甘道夫致敬。萨茹曼的咒语被破解了—他们看见他被甘道夫召回来被剥夺了地位然后爬了回去。

“好啦这事办完了。”甘道夫说“现在我得找到树须告诉他这里事情怎么样了。”

“他肯定会猜到吧”梅里说“可能有别的结果吗”

“不太可能”甘道夫答道“尽管其实只差毫厘。但我有理由去试一试部分是仁慈的缘故部分却是无情。首先我们已经向萨茹曼展示他声音的魔力正在衰退。他不能既当暴君又当谋士。时机成熟阴谋诡计就不再是秘密。然而他落入了圈套试图当着他人的面将受害人各个击破。随后我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一个公平的机会放弃魔多和他私下的阴谋向我们伸出援手以此赎罪。我们的需要他清楚得很他本来可以提供极大的助力但他却选择了袖手旁观并且要保有欧尔桑克的力量。他只肯发号施令不肯听从吩咐办事。如今他怀着对魔多魔影的恐惧度日却仍梦想兴风作浪指引潮流。悲惨的傻瓜如果东方的势力朝艾森加德伸出手来他会被吞噬的。我们无法从外面摧毁欧尔桑克但是索隆—天知道他能做什么”

“那要是索隆没征服他呢你会把他怎么办”皮平问。

“我不怎么办”甘道夫说“我不会动他。我不想主宰什么。他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不好说。我痛心的是高塔中那么多美好之物如今都腐朽了。但对我们而言情况仍然不算坏。命运的起伏跌宕可真奇怪啊憎恨通常反而会伤害自身我猜就算我们进去了欧尔桑克里也找不到比佞舌朝我们砸下来的这个球更珍贵的东西了。”

上方高处的窗口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又戛然而止。

“看来萨茹曼也是这么想的。”甘道夫说“别管他们了我们走吧”

他们回到损毁的大门前才出拱道树须和其他十几个恩特便离开先前借以隐身的大石堆的阴影大步走上前来。阿拉贡、吉姆利和莱戈拉斯都惊奇万分地盯着他们看。

“树须这是我的三个同伴。”甘道夫说“我提过他们不过你还没见过。”他逐一介绍了他们。

老恩特审视他们良久轮流与他们说话。最后他转向莱戈拉斯“我的好精灵这么说你是大老远从黑森林来的那曾经是座非常伟大的森林”

“现在仍然是。”莱戈拉斯说“但还没伟大到能让我们这些住在里面的精灵没兴趣去看看新的树木的地步。我非常想去范贡森林里转转。我仅仅从它的边缘经过就不想离开了。”

树须眼中闪出了愉快的光芒“但愿群山未老之前你的愿望得以成真。”

“我若有幸就会来的。”莱戈拉斯说“我跟我的朋友达成了一项协议。如果一切顺利我们会一起拜访范贡森林—请你许可。”

“任何与你同来的精灵我们都很欢迎。”树须说。

“我说的这位朋友不是精灵。”莱戈拉斯说“我指的是这里这位格罗因之子吉姆利。”吉姆利深深鞠了一躬结果斧头从腰带上滑脱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呼姆哼啊瞧瞧。”树须说神色不善地看着他“一个带着斧头的矮人呼姆我对精灵是有善意的但你这要求可挺过分。你们的友谊真是不可思议”

“或许你觉得不可思议。”莱戈拉斯说“但只要吉姆利还活着我就不会独自前往范贡森林。噢范贡范贡森林的主人吉姆利的斧头不是用来砍树的是用来砍奥克脖子的他在海尔姆战役中砍杀了四十二个奥克啊。”

“呼好吧”树须说“这听起来好多了好吧好吧那就顺其自然吧反正没必要急着去找事儿。不过眼前我们得先分开一阵子。白昼将尽甘道夫说你们得在天黑前离开马克之王也急着回家去。”

“是的我们必须走了现在就走。”甘道夫说“恐怕我得把给你守门的两个小家伙一块带走。不过缺了他们俩你还是应付得来的。”

“也许可以。”树须说“但我会想念他们。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成了朋友我想我是越来越性急了—我大概是活回头返老还童了。不过他们是我很久、很久以来在太阳和月亮底下看见的头一样新事物。我不会忘记他们的。我已经把他们的名字放进那份很长的名单里了。恩特们会记得它的。

土里生长是恩特寿比山岭

昂首阔步把泉水饮

霍比特孩子们饥渴如猎手

性喜欢笑身材矮小。

“只要树叶还在四季更替他们就是我们的朋友。再会了不过你们要是在你们美好的家乡夏尔听到消息就送个口信给我你们懂我的意思有关恩特婆的传言或她们的踪迹。可以的话你们亲自带口信来”

“我们会的”梅里和皮平异口同声说然后转身匆忙离去。树须看着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儿满腹心事地摇了摇头。然后他转向甘道夫。

“这么说萨茹曼不肯离开”他说“我就知道他不肯。他的心肠腐烂得跟黑胡奥恩的一样。不过要是我被击溃我所有的树都被摧毁了只要还剩个黑洞可以藏身我也不可能出来的。”

“你是不会。”甘道夫说“但是你并不曾打算用你的树去霸占整个世界把其他生灵压制得无从喘息。问题就在于萨茹曼仍在滋养着仇恨尽他所能编织这类罗网。他有欧尔桑克的钥匙但绝对不能让他逃走。”

“当然不会恩特们会看住他。”树须说“没有我允许萨茹曼别想踏出那座石塔一步。恩特们会盯住他的。”

“很好”甘道夫说“这正是我所希望的。现在我可以放下这一件事去操心别的事了。但你一定要小心。水已经退了。我担心只在高塔四周布置岗哨是不够的。我相信在欧尔桑克底下必定挖有很深的地地道过不了多久萨茹曼就会希望借助它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出。如果你肯花力气我请你再灌一次水要么直接把艾森加德淹成一个水塘要么找出所有的出口。只有当地下所有的地方都淹没所有的出口都堵死萨茹曼才会不得不待在高塔上朝窗外望。”

“这事就交给恩特吧”树须说“我们会把整座山谷从头到脚都搜一遍每块石头都翻起来看看。树木会回来住在这里老树、野树都会回来。我们会叫它‘监视森林’。就算真有只松鼠来这儿我都会知道。这事就交给恩特吧直到七倍于他折磨我们的年岁过去我们都不会放松对他的监视。”

第十一章 帕蓝提尔

甘道夫与他的伙伴们、国王和手下的骑兵们又从艾森加德出发时太阳已经沉落到西边那道长长的山脉之后。甘道夫背后带着梅里阿拉贡带着皮平。有两位国王的骑兵先众人而行朝前疾奔很快就下到山谷里从众人视野中消失。其他人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恩特们像雕像一般庄严列队在大门前高举起长臂却一声不出。他们在曲折的道路上走了一段之后梅里和皮平回头望去天空中依然阳光灿烂但艾森加德已经笼上了长长的阴影灰暗的废墟正落入黑暗中。这会儿只剩树须独自站在那里远看就像一根老树桩让两个霍比特人想起了远在范贡森林的边界他们在阳光普照的岩架上与他初次相遇的情景。

他们来到那根雕有白手的石柱前柱子仍立在那儿但雕出的白手已经被丢在地上摔碎了那根长长的食指正躺在路中央在暮色中显得惨白红色的指甲也变成了黑色。

“恩特做事真是巨细靡遗啊”甘道夫说。

他们继续前进山谷中暮色渐深。

“甘道夫今天晚上我们会骑很远吗”过了一会儿梅里问“我不知道你对自己尾巴上吊着个晃荡的小累赘有什么感觉但是小累赘累了如果能停止晃荡躺下来休息小累赘会很高兴。”

“这么说你听见他的话啦”甘道夫说“别耿耿于怀感谢老天他没说更多针对你们的话。他一直盯着你们。而如果这话能安慰一下你们的自尊我就告诉你们当时你和皮平在他心里远比我们其他人重要得多。你们是谁如何来到这里为什么来你们知道什么你们曾经被掳吗如果曾经被掳当奥克遭到全歼时你们是如何逃脱的萨茹曼那伟大的脑袋被这一堆渺小的谜题给折磨惨了。倘若他的关注让你感到荣幸梅里阿道克那么他的讥笑便是赞美了。”

“谢谢你”梅里说“不过甘道夫能吊在你尾巴后面晃荡是更大的荣幸。起码在这位子上有个好处就是你有机会把同一个问题问上第二遍。我们今晚

会骑很远吗”

甘道夫大笑“真是个最叫人难以招架的霍比特所有的巫师都该照看一两个霍比特人—好让自己学习理解他人并纠正自己的错误。我请你原谅。不过就连这些不费神的事我都考虑过了。我们会这样不紧不慢走上几个钟头直到走出山谷。明天我们就必须快马赶路了。

“我们来时本来打算离开艾森加德后就直接越过平原返回国王在埃多拉斯的宫殿那段路程骑马大概要几天工夫。但我们斟酌之后改变了计划。传令兵已经先一步前往海尔姆深谷通知说国王会明天回去。他会带着许多人从那里经由群山间的小路前往黑蛮祠。从现在开始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只要可能超过两三个人就不要公然结伴穿过平原。”

“你的习惯是要么啥都不说一说就说一大堆”梅里说“恐怕我想知道的就只有今晚睡哪儿。海尔姆深谷在哪儿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其他地方又是啥我对这片地方一无所知。”

“那你最好学学要是你想知道当今形势的话。不过你要学也别现在学更别找我学—我有太多要紧的事得考虑。”

“好吧那我就等到营火旁去纠缠大步佬他没你这么急躁。但为啥要这么神神秘秘的我以为我们已经打赢了”

“对我们打赢了但只是赢了第一仗而胜利本身让我们更加危险。艾森加德和魔多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确切情况我还没推测出来。我不确知他们如何交换消息但他们确实交换了消息。我想巴拉督尔的魔眼将会焦躁地盯向巫师山谷然后转向洛汗。让它看得越少越好。”

他们缓缓行去迤逦穿过山谷脚下的路距离淌过石头河床的艾森河忽近忽远。夜色从山脉上蔓延下来迷雾尽散寒风吹袭。一轮满月将东方天际映出一片冷冷的清辉。在他们右侧山肩渐次低落下去成了荒凉的丘陵。一片辽阔的灰色平原展现在众人面前。

终于他们停下来转离大道再次走向长满芳草的高地。他们向西走了一哩左右来到一个面朝南方背靠多巴兰圆丘的小溪谷。多巴兰是北方山脉的最后一座山丘山脚一片青绿山顶长满了帚石楠。狭谷两侧杂乱丛生着去年的蕨类植物春天到来之后蕨类的蜷曲嫩芽刚从芳香的土地里冒出头来。低

处山坡上长满了密密的山楂林他们在林下扎营这时距离午夜大约还有两个钟头。在一棵山楂树下的洼地里他们生起了篝火。那棵山楂高大如乔木枝叶如伞因年深日久而虬结但每根粗枝都老当益壮每根细枝梢上都长满了花苞。

守夜的哨兵布置好两人一班。其余的人用过晚餐后便裹在自己的斗篷和毛毯里睡觉。两个霍比特人自个儿窝在角落里的一堆老蕨叶上。梅里很困了皮平却异乎寻常地心神不宁。他翻来覆去把身下的蕨叶压得窸窣作响。

“怎么啦你”梅里问“难道是睡到蚂蚁窝上了”

“不是”皮平说“可是我很不舒服。我们到底有多久没在床铺上睡觉了”

梅里打了个呵欠。“你不会扳指头算啊”他说“你肯定知道我们离开罗瑞恩多久了。”

“噢那个啊”皮平说“我是指一张摆在卧室里的真正的床。”

“好吧那就从离开幽谷算起。”梅里说“不过我今晚在哪儿都能睡。”

“梅里你真幸运”皮平停顿了一会儿之后轻声说“你跟甘道夫共骑。”

“哦那又怎样”

“你从他那里有没有挖出什么消息来”

“有挖了不少比平常多。但你都听见啦不然也听见了绝大部分—你离得很近而且我们也没偷偷地讲。不过你要是觉得能从他那里挖出更多而他又愿意带着你明天你可以跟他共骑。”

“可以吗太好了但他嘴巴很牢对吧一点也没变。”

“对他嘴巴很牢”梅里清醒了点开始好奇是什么事困扰着伙伴“他成长啦要么就是类似于成长的那种事儿。我想他比从前更仁慈也更警惕更快活有趣也更严肃神圣。他变了但我们还没机会了解他变了多少。不过想想他最后是怎么对付萨茹曼的记得吧萨茹曼曾经是甘道夫的顶头上司是白道会之首—管它究竟是啥意思—总之他曾经是白袍萨茹曼但现在白袍的是甘道夫

了。他叫萨茹曼回来萨茹曼就回来了权杖也被夺走了然后他只叫萨茹曼滚萨茹曼就滚了”

“怎么说呢甘道夫要真变了那也是他的嘴巴比从前更牢了”皮平争辩说“就说那个—那个玻璃球吧他似乎喜欢得要命。有关它的事儿他要么是知道要么就是猜到了什么。但他跟我们说什么了吗没有一个字儿都没说可是那是我捡起来的多亏了我它才没滚进水塘里。结果他说‘慢点小伙子那东西我来拿’—就这样而已。我很好奇那是什么东西它拿在手里重得要命。”皮平的声音低落下去仿佛在自言自语。

“喂”梅里说“原来你就是为这烦心啊好啦我的皮平小伙儿别忘了吉尔多的话—就是山姆常常引用的那句‘别掺和巫师的事务他们既难捉摸又脾气火爆。’”

“但是我们这几个月来成天都在掺和巫师的事务”皮平说“除了遭遇危险我还想得到一点消息。我很想看看那个球。”

“快睡觉吧”梅里说“你迟早都会得到足够的消息。我亲爱的皮平好奇爱打听这种事图克家向来敌不过白兰地鹿家。不过我问你现在是时候吗”

“好啦可我告诉你我很想看看那个球又能有啥坏处我知道老甘道夫像母鸡孵蛋似的把它抱在怀里这样我是得不到它的。但你就只会说快去睡觉你得不到它的这可没啥帮助”

“好吧可我还能说什么”梅里说“对不起皮平你真的只能等到明天早上再说。等吃过早饭之后我会跟你一样好奇我会千方百计帮你去哄哄巫师。但现在我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我要是再打呵欠嘴巴可要咧到耳根子了。晚安”

皮平没再说话。他这时静静地躺着却怎么也睡不着。梅里道晚安后没几分钟就进入了梦乡然而梅里那均匀和缓的呼吸也没有什么催眠的效果。周围变得愈发寂静皮平脑海里关于那个黑球的念头也愈发强烈起来。他仿佛再次感到了它拿在自己双手中那沉甸甸的重量再次看见了他注视过片刻的球心深处那神秘的红光。他辗转反侧努力转移注意力。

最后他实在忍不住爬起来四下望了一圈。天很冷他裹紧了身上的斗篷。月亮清冷皎洁的光辉洒在溪谷里一簇簇灌木丛投下了漆黑的阴影。四

周都是一个个酣睡的身影放眼看去不见那两个哨兵—或许他们在山丘上要么就是躲在蕨丛里。皮平被一种自己也不明白的冲动驱使着轻手轻脚地朝甘道夫躺卧的地方走去。他低头看向巫师对方似乎正在沉睡眼睛却没完全闭上—长睫毛底下露出的眸子中有一丝亮光。皮平急忙退了一步但甘道夫毫无动静。霍比特人再次被吸引过去半违心地从巫师的脑后慢慢凑上前。甘道夫裹着毯子斗篷盖在毯子上。在他右肋与臂弯之间紧贴着身子的地方有个隆起之物一个包在黑布里的圆圆的东西。他的手似乎才从那上面滑落下来。

皮平屏住呼吸一呯呯地接近最后他跪下来偷偷地伸出手慢慢地将那团东西拿了起来。它远没有他料想的那么沉重。“说不定这其实只是一包零碎的东西。”他想莫名松了口气但没把那包东西放回去。他紧抱着它站了一会儿突然有了个主意。他蹑手蹑脚地走开找到一块大石头再转回来。

他迅速拉下黑布将石头包进去再跪下来把它放回巫师的手中然后才望向那个他拿出来的东西。就是它一颗光滑的水晶球此刻摆在他双膝前毫无遮蔽却是黑暗无光死气沉沉。皮平把它拿起来匆匆用自己的斗篷裹住转过身要回自己的床铺去。就在那时甘道夫在睡眠中动了动咕哝了几个字那似乎是一种陌生的语言。巫师的手摸索着一把抓住裹着的石头随即叹了口气不再动了。

“你个大白痴”皮平喃喃地自语“你会给自己惹上要命的大麻烦。快点把它放回去”但他发现自己这会儿双膝直哆嗦再也不敢靠近巫师去拿那个布包。“现在我不可能不惊醒他就把东西拿回来了”他想“等我平静一点再说吧。这么一来我也可以先看它一眼。不过可不能在这儿看”他悄悄走开在离自己床铺不远的一个绿土丘上坐下。月光擦过溪谷的边缘照了进来。

皮平竖起双膝坐着那个球就夹在膝盖间。他朝它低低俯下身就像个贪心的孩子独自远远躲在角落里弯腰看着一大碗美食一样。他掀开斗篷凝视着它。周围的空气似乎变得静止而紧张起来。起初那球如同黑玉般一团漆黑月光使得球面闪闪发亮。接着球心开始亮起一点微弱的光似乎有什么动起来了它攫住了皮平的视线让他再也无法移开双眼。没一会儿整颗球的内部就像着了火球开始旋转起来或者说球中的火光开始旋转。突然那光射了出来。他倒抽一口冷气拼命挣扎却仍弓着身子双手紧紧抱着球。他的身子越弓越低变得全身僵硬。他的嘴唇无声地嚅动了一会儿然后他像被扼住脖子般惨叫一声身子往下一倒躺着不动了。

他的叫声尖锐刺耳哨兵们立刻从山坡上跳了下来整个营地很快全被惊醒了。

“原来小偷在此”甘道夫边说边匆忙将斗篷罩在球上“可是你皮平这回你可闯下大祸了”他在皮平身旁跪下霍比特人此时直挺挺地仰面躺在地上双眼呆滞无神地瞪着天空。“胡闹看看这场恶作剧给他自己招来了什么又给我们全体招来了什么”巫师的脸色变得疲惫又憔悴。

巫师握住皮平的手俯身去听他的呼吸然后把手放在皮平额头上。霍比特人浑身抖了抖闭上了眼睛。接着他大叫出声猛地坐起来狂乱地瞪着围在身边那一张张被月光照得惨白的面孔。

“这不是给你的萨茹曼”他以一种尖锐又平板的腔调叫道从甘道夫面前往后缩“我会立刻派人去取。你明白吗就这么说”他挣扎着要站起来逃走但甘道夫温和却牢牢地抓住了他。

“佩里格林·图克”他说“醒来”

霍比特人一下放松往后瘫倒紧抓住巫师的手。“甘道夫”他喊道“甘道夫原谅我”

“原谅你”巫师说“先告诉我你都做了什么”

“我拿了球还看了它。”皮平结结巴巴地说“看到的东西把我吓坏了。我想走开可是我走不了。然后他来了并且审问我。他盯着我看然后然后我只记得这些。”

“这可不够”甘道夫严厉地说“你看到了什么你说了什么”

皮平闭上眼睛不住发抖但什么也没说。他们全都默不作声地盯着他只有梅里转过身去。然而甘道夫仍一脸严厉“说”

于是皮平再次开口先是低声吞吞吐吐的但渐渐变得清晰声音也大起来。“我看见了黑暗的天空很高的城垛”他说“还有许多小星星。那景象看起来非常遥远又非常久远但是清晰又刺眼。然后星星忽隐忽现—它们被长着翅膀的东西遮住了。我想那些东西非常大真的很大但在玻璃球里它们看起来就像绕着高塔盘旋的蝙蝠。我想它们总共有九只。有一只开始朝我直飞过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它有个恐怖的—不不我没法说。

“我试着要逃因为我觉得它会飞出来但当它把整个球都遮满时却消失了。然后他来了。他没开口让我听到话语他只是看着我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么说你回来了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向我报告’

“我没回答。他问‘你是谁’我仍然没回答但我感到难受得厉害他又逼问我所以我说‘我是个霍比特人。’

“接着他似乎突然看见了我他对着我大笑。那笑声真残酷我当时的感觉就像被乱刀刺着一样。我挣扎了但他说‘等等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告诉萨茹曼这精致之物不是他的。我会立刻派人去取。你明白吗就这么说’

“然后他幸灾乐祸地看着我。我觉得自己被撕成了碎片。不不我说不下去了。别的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看着我”甘道夫说。

皮平抬起头直望进他眼里。巫师一言不发地凝视他片刻神情柔和下来露出了淡淡的微笑。他把手轻轻地放在皮平头上。

“好啦”他说“不用再说了你没受到伤害。我本来担心你说谎但你的眼睛表明你很诚实。这是因为他没有跟你说太久。佩里格林·图克你仍然是个傻瓜却是个诚实的傻瓜。碰到这样的关口聪明人可能反而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但是记住这点你还有你所有的朋友这次能幸免于难就如俗话说的全靠运气好。你不能指望会有第二次。如果他当场审问你你几乎会把你所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而那会把我们全毁了。但他太急了。他要的不只是信息还有你而且是马上就要这样他就好在邪黑塔处置你慢慢处置。别发抖既然你想掺和到巫师的事务里来就得准备好碰上这样的事。好啦我原谅你。放心吧事情没有变得所想的那么糟。”

他轻轻地把皮平抱起来抱回到他的床铺。梅里紧跟着在皮平身边坐下。“皮平好好躺一会儿要是可以的话睡一觉吧”甘道夫说“相信我。要是你又觉得手痒赶快告诉我这种毛病是能治的。总之我亲爱的霍比特人别再把一坨石头塞进我的臂弯里好啦我会留你俩单独待会儿。”

说完甘道夫便回到了其他人那里他们仍站在那颗欧尔桑克的晶石旁满腹疑虑。“危险在我们防备最松懈的黑夜里来到。”他说“我们刚才真是死里逃生”

“霍比特人我是说皮平他怎么样了”阿拉贡问。

“我想现在已经没事了。”甘道夫答道“他没有被控制太久而且霍比特人有惊人的恢复力。这段记忆或者说其中的恐惧大概很快就会淡褪了—或许会淡褪得过快。阿拉贡你愿不愿意帮我保管这颗欧尔桑克的晶石这是个危险的任务。”

“确实危险但不是对所有的人来说都危险。”阿拉贡说“有一个人有权拥有它。这肯定是欧尔桑克的帕蓝提尔来自埃兰迪尔的宝库由刚铎的国王安置在塔中。如今我的时刻快到了。我会保管它。”

甘道夫看着阿拉贡接着在众人惊讶的注目下他捧起包裹着的晶石躬身将它呈上。

“大人请收下它”他说“以此为证其他的物品也将归还于你。但是能否容我劝告你如何使用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不要用它—暂时别用务必小心”

“我等候准备了那么多年你几时见我急躁或大意过”阿拉贡说。

“我还没见过。那么请不要功亏一篑。”甘道夫答道“至少请将此物保密—你以及在场所有的人尤其那个霍比特人佩里格林绝不能让他知道它在哪里。那股邪劲儿可能会再找上他。唉他已经拿过它看过它了这实在是不该发生的。在艾森加德的时候他压根就不该去碰它。当时我全副心思都集中在萨茹曼身上没有迅速反应过来也没立刻推测出这晶石的本质。之后我太累了躺在那里思索此事的时候竟然睡着了。现在我知道了”

“是的毋庸置疑。”阿拉贡说“我们终于知道艾森加德和魔多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又是怎么运作的了。这解释了许多疑问。”

“我们的敌人拥有异乎寻常的力量也有异乎寻常的弱点”希奥顿说“但是老话说害人反而害己。”

“经常如此。”甘道夫说“但这次我们是异乎寻常的幸运。也许这个霍比特人拯救了我使我免犯一次大错。我之前考虑过要不要亲自刺探这石头看

它怎么使用。假如我真那么做了就会在他面前暴露自己。即便非得有这一天我也还没准备好面对这样的考验。但是就算我能集起力量抽身让他见到我的后果也不堪设想—还不到时候应当等到保密不再有利于我们的时刻。”

“我认为那个时刻已经来临了。”阿拉贡说。

“尚未来临。”甘道夫说“眼前仍有一段他心存疑虑的短暂时刻我们必须加以利用。大敌显然认为这石头仍在欧尔桑克—怎么会不是呢因此这个霍比特人也应该被囚禁在那里是萨茹曼逼迫他看那颗晶石用它来折磨他。现在期待以及这个霍比特人的脸孔与声音必然占据了大敌的黑暗心灵。可能要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才会知道自己错了。我们必须抓紧这段时间。我们最近太闲散了必须采取行动。现在艾森加德附近已经不能久留我将立刻带着佩里格林·图克快马先行。这比让他在别人睡觉时独自躺在黑暗中好。”

“我留下伊奥梅尔和十个骑兵就行。”国王说“他们跟我一早出发其余的人只要愿意就可以跟阿拉贡骑马动身。”

“如你所愿。”甘道夫说“但是请全速赶到丘陵的掩护下赶往海尔姆深谷”

就在那时一片阴影笼罩了他们。明亮的月光似乎突然被遮住了。好几个骑兵惊叫出声蹲下身来紧抱住头仿佛要抵挡来自上空的袭击一股盲目的恐惧和致命的寒冷笼罩了他们。他们瑟缩着抬头朝上看一个硕大无比的有翼形体像一片乌云般掠过了月亮。它盘旋了几圈然后朝北飞去速度之快胜过中洲任何的风繁星也为之黯淡。它消失了。

他们站起来身子僵硬如石。甘道夫凝望着天空双臂微张僵直下垂两手紧握成拳。

“那兹古尔”他大声说“是魔多的信使。风暴即将来临。那兹古尔越过天河了上马快上马不能等天亮了能先走的就先走别等了快走”

他拔腿就跑边跑边呼唤捷影。阿拉贡跟着他。甘道夫来到皮平旁边一把将他抱起来。“这次你跟我走”他说“捷影会让你领教他的速度。”然后他奔向自己先前躺卧的地方。捷影已经站在那里了。巫师将装着全部家当的小包甩上肩跃上马背。阿拉贡把裹好斗篷与毛毯的皮平举起来放进甘道夫怀里。

“再会尽快跟上来”甘道夫喊道“捷影上路”

高大的骏马昂起头月光下飘逸的马尾一拂接着他往前一跃四蹄一蹬大地便像从群山中刮来的北风一般迅速消失了。

“多么美丽又平静的一个夜晚啊”梅里对阿拉贡说“有些人哪就是运气好。他不想睡觉他还想跟甘道夫共骑—这下可好他全都如愿了而不是自个儿变成一块石头永远站在这里警戒后人。”

“如果不是他而是你第一个去拾起欧尔桑克的晶石现在会怎么样呢”阿拉贡说“你说不定会做出更糟的事。谁敢说呢不过现在你的运气恐怕是跟着我走马上。快去收拾一下把皮平留下的东西全带上。动作要快”

捷影在平原上飞驰无需催促不用引导。不到一个钟头他们已经来到艾森河渡口并过了河骑兵冢和围绕它的冰冷长矛都被抛在背后一片朦胧。

皮平逐渐恢复过来。他很暖和不过寒风刮得人脸生疼同时也令人头脑清醒。他跟甘道夫在一起。那颗晶石和那个遮蔽月亮的可怕黑影带来的恐惧都在淡褪都成了被抛在群山的迷雾中或短暂的梦境里的事物。他深吸了口气。

“甘道夫我不知道你就直接骑在光裸的马背上”他说“你连马鞍跟缰绳都没有”

“我只有在骑捷影时才沿袭精灵的习惯。”甘道夫说“捷影也不接受任何马具。不是你在骑捷影而是他愿意载你—或不愿意。他若愿意那就够了。那样他会让你在马背上坐得妥妥的除非是你自己跳到空中去。”

“他跑得有多快”皮平问“迎风跑得飞快但是非常流畅平稳。他落脚真轻啊”

“他现在的速度就像最快的马在冲刺”甘道夫说“但这对他来说还不算快。地势在这里有点上升也不如河对岸那么平整。但你看白色山脉在星空下越来越近了远处那边就是三峰山那如同黑矛的三座尖峰。再过不久我们就会到达通往深谷宽谷的岔路两夜之前深谷中发生过一场激战。”

皮平又安静了一会儿。随着路程一哩一哩地飞驰而过他听见甘道夫轻声自哼自唱着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喃喃着不连贯的曲调。终于巫师换成了一

首霍比特人能听懂歌词的歌曲有几句透过扑面而来的疾风清晰传入皮平耳中

高桅大船高大君王

三乘三

航越洪波带来何物

来自陆沉故国

七颗明星七颗晶石

还有一棵白树。

“你在说什么甘道夫”皮平问。

“我只是在脑海中重温一些学识诗歌。”巫师回答“我估计霍比特人已经忘记它们了连那些他们曾经知道的也不例外。”

“不没有全部忘记。”皮平说“而且我们有许多自己的诗歌你多半不感兴趣。但我从来没听过这首。它是讲什么的—七星和七晶石”

“是关于古时诸王的帕蓝提尔。”甘道夫说。

“那是什么”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远望之物’。欧尔桑克的晶石是其中之一。”

“所以它不是不是—”皮平吞吞吐吐地说“—大敌造的”

“不是。”甘道夫说“也不是萨茹曼造的。这并非他的技艺所能企及连索隆也没有这样的本事。帕蓝提尔来自比西方之地更远的埃尔达玛是诺多精灵的造物也许正是出自费艾诺本人之手当时还是远古时代早得时间还不能用年来计算。不过索隆能把万物都扭转为邪恶的用途。唉萨茹曼啊如今我才意识到是这晶石导致了他的沉沦。那些比我们自身所具有的能力更加高深精妙的器物对所有的人都是危险的。然而萨茹曼必须承受这责难。他真

是蠢货他为了一己私利将晶石秘而不宣。他从未对白道会的任何成员透露过半个字。我们都还没考虑过在那些灾难性的战争过后刚铎的那些帕蓝提尔命运如何。人类几乎彻底忘了它们。即使是在刚铎它们也是只有少数人知道的秘密而在阿尔诺只有杜内丹人当中流传的学识诗歌对它们还有记述。”

“古时的人类用它们做什么”皮平问他一下得到了这么多问题的答案感到既兴奋又吃惊并同时暗忖这场问答能持续多久。

“观看远方用思绪彼此交谈。”甘道夫说“他们以这样的方式长久守护着刚铎的领土维系它的统一。他们将晶石安置在米那斯阿诺尔、米那斯伊希尓以及艾森加德环场中的欧尔桑克。在欧斯吉利亚斯毁灭之前统御其他晶石的主晶石曾被安置在其星辰穹顶之下。另外三颗则远在北方。埃尔隆德之家流传的说法是它们位于安努米那斯和阿蒙苏尔还有安置在塔丘的埃兰迪尔晶石—塔丘望向路恩湾的米斯泷德灰船都停泊在那儿。

“帕蓝提尔彼此呼应但在欧斯吉利亚斯的主晶石始终可以观看到刚铎所有其他的晶石。如今看来欧尔桑克岩塔顶住了时间的风暴因此塔中的帕蓝提尔存留了下来。但是仅此一颗晶石的话除了看见远方以及古时事物的微小景象之外起不了别的作用。这无疑对萨茹曼来说很有用而他似乎并不满足于此。他越看越远直到有一天目光落在巴拉督尔上。于是他被逮住了

“谁知道阿尔诺和刚铎失落的那些晶石如今深埋在何方或沉没于何处但是索隆一定至少获得了其中一个并操纵它为自己效力。我猜它是伊希尓晶石因为他很久以前就夺取了米那斯伊希尓并将它变成邪恶之地—它成了米那斯魔古尔。

“现在很容易就能猜到萨茹曼游移的眼睛是怎样迅速地落入了陷阱被牢牢套住以及那股远方的力量是如何从此致力于说服他说服无效便加以威吓。骗子上了当鹰落到鹫爪下蜘蛛陷入了钢铁的罗网我很好奇他被迫去看晶石听候指示和接受监督有多久了欧尔桑克的晶石又有多么倾向于巴拉督尔导致现在只要有人朝晶石内望除非那人意志坚强它就会把观者的思维与目光迅速转到那地而且看看它是如何把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身上我岂不是也感觉到了即使是现在我内心都渴望用它来考验我的意志看我能否将它从他那边扭夺过来转向我要看的地方—横过辽阔的海洋与广袤的时间看

看美丽的提力安城看看费艾诺那超出想像的巧手与心灵忙于劳作时的模样并且那时白树与金树一同繁花盛放”他叹了口气沉默下来。

“我要是早点知道这一切就好了”皮平说“我当时完全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噢不知道。”甘道夫说“你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的而且很愚蠢。你也这么告诫自己却又不听劝。这一切我之前没告诉你是因为我趁着我们一块儿上路的时间把事情前后整个深思了一遍这才终于明白。但是就算我早点说出来也不会削弱你的欲望或使你更容易抵御它。恰恰相反对烧着指头才能学会教训从此才能铭记在心不去玩火。”

“没错。”皮平说“现在就算七颗晶石全摆在我面前我也会闭上眼睛把手塞进口袋里。”

“很好”甘道夫说“这就是我希望的。”

“但是我想知道—”皮平又开口。

“饶了我吧”甘道夫叫道“要是给你提供消息才能治你这爱问东问西的毛病那我就得拿整个后半辈子来回答你的问题了。你还想知道什么”

“所有星星跟所有生物的名字中洲、穹苍高天以及隔离之海的全部历史”皮平大笑着说“当然啦绝不能比这些少不过今晚我不急着知道。这会儿我只是好奇那个黑影子是什么。我听见你大喊‘魔多的信使’。那是什么它去艾森加德能干什么”

“那是飞行的黑骑手是一个那兹古尔。”甘道夫说“它本来可能会把你带到邪黑塔去。”

“但它不是为我来的吧对吗”皮平结巴着说“我是说它不知道我已经……”

“当然不知道。”甘道夫说“从巴拉督尔到欧尔桑克的直线距离至少有两百里格即使是那兹古尔从一处飞到另一处也得花好几个钟头。不过萨茹曼肯定在奥克出击后看过晶石。我相信他许多自以为隐秘的念头都被看透了。一个使者被派来探察他究竟在搞什么鬼。经过今晚一事我相信很快还会再派来另一个。因此萨茹曼插手这邪恶勾当就要自食恶果了。他没有俘虏可以交出去又没有晶石可供观看结果无法回应召唤。索隆只会认定他扣

住俘虏并且拒绝使用晶石。就算萨茹曼对使者说真话都没用因为艾森加德虽然毁了可是他却毫发无伤待在欧尔桑克里。因此不管情愿与否他看起来都像个叛徒。然而他拒绝了我们为的就是避免让索隆视他为叛徒我也猜不出他在这样的困境里会怎么办。我想只要他还待在欧尔桑克里他就仍有力量对抗九骑手。他可能会试图这么做可能会企图设陷阱困住那兹古尔或至少杀掉那个在空中飞的坐骑。若是这样就让洛汗看好他们的马群吧

“不过事情会有什么结果对我们是吉是凶我没法说。也许大敌的策略会因此被打乱或因他对萨茹曼的怒火而受阻。也许他会得知当时我在场曾站在欧尔桑克的台阶上—尾巴上吊着两个霍比特人而且埃兰迪尔的继承人还活着就站在我身旁。如果佞舌没被洛汗的铠甲迷惑的话他会记起阿拉贡以及阿拉贡所宣称的头衔。这才是我担心的。所以我们要快跑—不是逃离危险而是奔向更大的危险。佩里格林·图克捷影的每一步都把你带得离魔影之地更近。”

皮平没回答只抓紧了身上的斗篷仿佛突然有一阵寒意袭来。苍茫的大地在他们身下匆匆掠过。

“瞧”甘道夫说“敞开在前方的是西伏尔德山谷。我们从这里回到了东大道上。远处那片暗影是深谷宽谷的入口。‘晶辉洞’阿格拉隆德就在那里面。别问我洞穴的事等下次碰到吉姆利时你去问他肯定会破天荒头一回得到长得你不想听下去的回答。这趟旅程你不会亲眼看见那些洞穴它们很快会被我们抛在背后。”

“我以为你会停在海尔姆深谷”皮平说“你要去哪里”

“米那斯提力斯得趁战火包围它之前赶到。”

“噢那有多远”

“很远一里格接一里格。”甘道夫答道“从这儿往东一百多哩就是希奥顿王的住处而去米那斯提力斯的距离是这距离的三倍。这还是魔多信使飞行的距离捷影要跑的路会更长。事实将证明谁会更快呢

“我们会一直骑到天亮那还有几个钟头。然后就算是捷影也需要在丘陵间找个谷地休息我希望能在埃多拉斯歇歇。你要是可以就睡吧说不定你能

看见黎明的第一缕光芒照在埃奥尔宫殿的金色屋顶上。从那里起三天之后你将看见明多路因山的紫色阴影与晨光中德内梭尔之塔的白色高墙。

“现在捷影快跑吧跑吧我勇敢的朋友以你前所未有的速度奔驰现在我们来到了你诞生的大地每一块石头你都胸有成竹。跑吧希望全凭速度来维系”

捷影昂首长嘶仿佛听见召他上战场的号声响起。接着他纵身向前四蹄在地面擦出火花夜色从他身边匆匆闪逝。

皮平慢慢进入了梦乡他有种奇怪的感觉自己和甘道夫端坐在一匹奔马的雕像上像石头般一动也不动与此同时世界在狂风呼号中从他脚下滚滚而去。

卷四

The Taming of Sméagol

第一章 驯服斯密戈

“少爷我们这会儿真万确是进退不得了。”山姆·甘姆吉说。他耸着肩膀微驼着背丧气地站在弗罗多旁边眯起眼睛凝望那片昏暗。

他们记得没错的话这是离开远征队的第三个傍晚了。他们几乎搞不清自己在埃敏穆伊丘陵的荒坡乱石间辛苦攀爬了多长时间。他们有时因为找不到路前行而不得不折回有时发现兜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几个钟头以前的所在地。不过整体来看他们是在不断朝东前进尽可能地寻路靠近这一撮怪异扭曲的丘陵的外缘行走。然而他们发现丘陵的外侧始终是高不可下的陡峭悬崖冷对下方的平原。在高低不平的丘陵边缘以外是一片青黑色的腐烂沼泽那里不见任何动静连只鸟的影子都没有。

两个霍比特人这时站在一座荒秃高耸的悬崖边上崖脚裹在迷雾里。他们背后兀立着参差起伏的高地浮云缭绕。一股刺骨寒风从东方吹来。夜色正在面前那片混沌的大地上聚拢地上令人作呕的腐绿正褪成一种阴沉的棕褐色。右边远方在白昼阳光下不时闪闪发亮的安都因大河此时已隐入暗影中。但是他们的双眼并没有越过大河望回人类的土地望回刚铎望回他们的朋友。他们凝视着南方和东方就在那里在即将到来的黑夜边缘悬浮着一条黑线犹如凝止不动的黑烟堆成了遥远的山脉。而在远方地与天相接的边缘不时有一小点红光迸发出来。

“真是进退不得”山姆说“我们听说过的所有地方里就数那个地方我们最不想细看可我们千方百计要去的就是那个地方偏偏我们还没法去一点法子都没有。看来我们是完全走错路啦。我们下不去就算下去了我敢保证我们会发现那绿乎乎的地面全是肮脏恶心的沼泽。啊呸你闻到那味道了吗”他嗅着吹来的风。

“是的我闻到了。”弗罗多说但他没有动双眼依旧凝视着那道黑线和那点闪烁的火焰。“魔多”他压低声音喃喃道“如果非去不可我真希望能尽快到达把这事作个了结”他打了个寒战。风寒冷刺骨还夹带着浓浓的冰冷腐臭味。“好吧”他终于收回目光说“不管是不是进退不得我们都不能待在这儿过

夜。我们得找个隐蔽点的地方再露宿一晚或许明天白天我们就能找到路了。”

“或者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山姆咕哝道“或许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天。我们走错路啦。”

“我倒不觉得。”弗罗多说“我想我命中注定要走到那边的阴影里所以一定能找到路。但它对我来说是吉是凶我们本来寄希望于行动迅速耽搁对大敌有利—但现在我偏偏就耽搁在这里了。难道是邪黑塔的意志在操纵我们我所有的选择都被证明是错的。我早就应该离开远征队从北方下来走大河和埃敏穆伊丘陵东边这样就能越过坚实的战争平原寻得前往魔多的路。但现在只有你我二人不可能寻到回头的路奥克又在东岸巡行。每过一天就丧失宝贵的一天。我累了山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还剩些什么吃的”

“只剩下这些—弗罗多先生你怎么叫它来着—兰巴斯啦还有不少。但慢慢吃的话总比没有强。不过我咬第一口的时候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希望吃点别的东西来换换口味现在我却想了只要一点普通的面包搭配一杯啤酒—呃半杯也行—这就好啦就能吃得很舒服。我把我的炊具从上回扎营的地方大老远地背来了可是有啥用啊首先连点可以生火的东西都没有然后没一点东西可煮连根草都不见”

他们转离崖边下到一处石洼地里。西沉的太阳被云遮住了夜晚很快降临。他们在一堆饱受风雨侵蚀的嶙峋巨石间找到一个角落躺下至少东方刮来的风吹不到这里。寒冷中他们辗转反侧凑合着睡了一宿。

“弗罗多先生你又见过它们吗”山姆问他们坐在寒冷朦胧的晨光中身体冻得僵硬嚼着兰巴斯饼。

“没有。”弗罗多说“我已经两个晚上没听见也没看见任何东西了。”

“我也是。”山姆说“嗬那双眼睛可真吓了我一跳也许我们终于把他甩掉了那个悲惨的滑头鬼。咕噜要是我啥时候有机会掐住他的脖子我会让他的喉咙好好咕噜一声。”

“但愿你永远不必这么做。”弗罗多说“我不知道他如何跟踪我们。不过可能正像你说的我们又把他甩掉了。这地方干燥荒秃我们不可能留下很多脚印也不会留下多少气味即使他的鼻子很灵也没用。”

“我希望就是这么回事。”山姆说“真巴不得我们能永远摆脱他”

“我也是。”弗罗多说“但最让我头疼的不是他。我痛恨这些丘陵真希望能离开困在这上面我和那边的阴影之间只有一马平川的一片死寂之地这让我感觉自己面对东边整个人都一丝不挂而那阴影中有只魔眼在张望。走吧我们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下去。”

但是那天的时间在慢慢流逝。下午过去傍晚来临他们仍在沿着山脊艰难攀爬找不到一条出路。

在这片死寂的荒野中他们有时候会感觉自己听见背后有轻微的响动比如一颗石头滚落又比如想像中扁平的脚走在岩石上的声音。但只要他们一停下来静立侧耳聆听就什么也听不见了有的只是风刮过岩石边缘的叹息—然而即使是这声音都会让他们联想到从尖利的齿缝间轻轻呼出的嘶嘶声。

那一整天他们都在艰难地前进埃敏穆伊丘陵的外缘山脊也渐渐朝北弯去。在这一带沿着山脊边缘延展出一大片饱经风雨剥蚀的扁平岩地不时被战壕似的沟壑割裂开来—这些沟壑陡然下降如同切入崖壁中的深深缺口。为了在这些越来越深又越来越多的裂缝中间找到路弗罗多和山姆被迫偏向左走远离了边缘他们没注意到自己一连好几哩都在缓慢但稳定地往山下走悬崖顶端也在不断地朝平坦的低地降下去。

最后他们不得不停下来。山脊陡转向北被一道更深的沟壑切断。山脊在对面又耸立起来从这边到那边中间隔着好几宽。他们面前赫然是座巨大的灰色悬崖仿佛刀砍出来一般垂直陷落下去。他们无法再往前走眼下必须转向不是向西就是向东。但向西是向丘陵的中心地带回溯只会害他们更艰辛地攀爬耽搁更久而向东会把他们带到外围的悬崖。

“山姆我们除了爬下这道沟没有别的办法。”弗罗多说“让我们看看它会把我们带到哪儿去”

“我敢打赌肯定是垂直栽下去”山姆说。

这道沟比目测的更长也更深。他们往下爬了一段之后发现了几棵矮小虬结的树—这些天来他们还是第一次看见树。大多是扭曲的桦树间或有几棵冷杉其中许多不是已死就是枯瘦不堪被东风侵蚀到了树心。在过往温和一些的年代里沟里肯定长着相当大的一片树林但是现在到五十多码开外就

没有树了尽管仍有残断的老树桩零星散布几乎一直延伸到悬崖边。沟壑的底部挨着一道岩壁断层的边缘地面崎岖不平满布碎石大幅度地往下倾斜。等他们终于来到沟壑尽头弗罗多弯下腰朝外探看。

“瞧”他说“我们一定走了很长一段下坡路否则就是悬崖降低了。这里距离地面比之前要低得多看起来也更容易下去。”

山姆跪在他身旁不情愿地探出崖边往下望。然后他抬头看看左边远处那堵巨大高耸的峭壁。“更容易”他咕哝道“好吧我估计往下总比往上容易。那些不会飞的总还能跳”

“但这要跳也还是够高的。”弗罗多说“大约有我看一看—”他站了一会儿目测着距离“—我猜大约有十八。不会更多了。”

“这还不够啊”山姆说“呃我真恨死了从高处往下看不过看还比爬好点。”

“都一样。”弗罗多说“我想我们能从这里爬下去而且我想我们该试试。看—这里的岩石跟之前几哩的那些很不一样这里的滑坡了还有裂缝。”

外侧下倾的岩壁确实不再陡直了而是有了一点向外的斜度。它看起来像一道巨大的护墙或防波堤由于地基移位了结果走向也全都扭曲错乱了留下了巨大的裂罅和长长的倾斜边缘有些地方几乎像阶梯一样宽。

“如果我们打算试着爬下去最好马上行动。天黑得早我想有风暴要来了。”

愈来愈浓的黑暗已经朝西伸出了长长的手臂东方烟雾缭绕的山脉已被黑暗吞没逐渐刮起的风吹来了远方沉闷的隆隆雷响。弗罗多嗅了嗅空气满心疑虑地望向天空。他将皮带绕在斗篷外系紧背好轻飘飘的行囊然后朝崖边迈步走去。“我要试试看。”他说。

“好吧”山姆郁闷地说“但我要先下去。”

“你”弗罗多说“你怎么改了主意愿意爬了”

“我没改主意这只是常识最容易失手的人应该在最下面。我可不想在你头顶上下去把你撞下去。一个人失手跌下去却要了两条命这没道理。”

弗罗多还没来得及阻止山姆就已经坐下两条腿荡出了崖边然后翻过身脚趾摸索着寻找踏脚的地方。很难说他这辈子头脑冷静时是否做过比这更大胆或者说更不智的事。

“不行不行山姆你这老笨蛋”弗罗多说“你连怎么走都不看看就瞎闯一气肯定要摔死。回来”他托住山姆的腋下把他又拖上来“现在等一等别急”然后他趴在地上探出身子朝下看。虽然太阳还没下山但光线似乎消失得很快。“我想我们能爬下去。”他很快就说“不管怎样我能下去。如果你沉住气小心跟着我你也能下去。”

“我不知道你怎么有那么大把握。”山姆说“嗜在这种光线底下你根本看不见底。万一你半路上碰到一个手脚都没处放的地方要怎么办”

“我想那就爬回来。”弗罗多说。

“说得容易”山姆反驳道“最好还是等到天亮光线充足一点再说。”

“不只要我能做到就不等。”弗罗多说突然奇怪地一意孤行起来“我痛恨待在这里的每时每刻。我一定要试着下去。你别跟着等我回来或叫你的时候再说”

他用手指抠住悬崖的石头边缘让身子慢慢降下去手臂几乎拉直时脚趾终于踏到了一块突出的岩石。“下了一步”他说“这块岩石往右更宽些。我可以松开手站在上面。我—”他的声音突然消失了。

黑暗加快了速度顷刻间从东方匆匆席卷而来吞没了天空。头顶上空传来了炸裂的隆隆雷声但不见雨。炽烈的闪电划破天际劈向这片丘陵。接着狂风大作呼啸的风声中夹杂了一声刺耳的尖啸。两个霍比特人逃离霍比屯后曾在泽地远远听过一模一样的声音。当时他们还在夏尔的树林里那尖啸就已令他们血液冻结而此时在这荒凉野地中它的可怕程度更是远远超过那时。它犹如恐怖和绝望铸成的冰冷利剑直插胸膛截断了他们的心跳与呼吸。山姆平平趴倒在地。弗罗多不由自主地松开手抱头捂住耳朵。他身体一晃脚下打滑哀号一声滑跌下去。

山姆听见他的呼喊费力地爬到了崖边。“少爷少爷”他喊道“少爷”

他没听见回答。他发现自己浑身颤抖但他还是鼓足劲再次大喊“少爷”狂风似乎将他的声音刮回了喉咙里但等风呼啸着刮过沟壑又翻过丘陵远去后一个微弱的回应叫声传进了他的耳中

“没事没事我在这里。可是我看不见。”

弗罗多的叫声很微弱事实上他离得并不是特别远。他只是滑了下去而不是摔了下去落了几码之后他的脚一震踏到了另一块更宽的突出的岩石便站住了。幸运的是这处崖壁深深向内倾斜风把他刮得紧贴在崖壁上因此他没翻跌出去。他稍微稳住自己把脸贴在冰冷的岩石上感觉自己心跳得厉害。但是不知是黑暗笼罩了一切还是他一下子丧失了视力他感觉四周一片漆黑。他胡乱想着自己是不是撞瞎了。他深吸了一口气。

“回来回来”他听见山姆的声音从上方的黑暗中传来。

“我没办法”他说“我看不见了。我找不到可以攀住的地方暂时没法动。”

“我该怎么办弗罗多先生我该怎么办”山姆喊道身子往外探到了危险的程度。为什么他家少爷会看不见了天色确实昏暗但还没黑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他可以看见下方的弗罗多——一个灰色的孤单身影张开手脚贴在崖壁上。但是弗罗多离得太远任何救援的手都够不到他。

又是一声霹雳传来接着大雨浇了下来。滂沱大雨夹杂着冰雹倾泻而下打在崖壁上让人冷到骨子里。

“我这就下到你那里去。”山姆喊道尽管自己也不知道这么做能帮上什么忙。

“不要别下来等等”弗罗多喊回去这会儿声音比较有力了“我应该过一会儿就好了。我已经感觉好多了。别急没有绳子你什么也办不了。”

“绳子”山姆叫道兴奋之余松了口气语无伦次地自言自语起来“哎呀我真该给拴到绳子一头吊起来给笨脑瓜当个榜样山姆·甘姆吉你就是个天大的傻瓜——老头儿常对我这么说这都成了他的口头禅了。绳子”

“别念叨了”弗罗多喊道现在他已经恢复了不少精神有余力感到又好气又好笑了“别管你家老爹了你是不是要跟自己说你口袋里有绳子如果有快拿出来”

“没错弗罗多先生就在我背包那一堆东西里。我带着它跑了几百哩路却把它忘得一干二净”

“那就快点动手把绳子放一头下来”

山姆迅速解下背包打开翻找。背包底下确实有一捆罗瑞恩精灵编结的灰色丝绳。他把绳子一端扔给了他家少爷。弗罗多眼前的黑暗似乎抽离了要么就是他的视力开始恢复了他看见了晃荡着垂下来的灰绳觉得它发着淡淡的银辉。既然双眼在黑暗中找到了一个聚焦点他便感觉不那么晕眩了。他倾身向前拉过绳子紧紧绑在自己腰间然后用双手抓住了绳子。

山姆后退几步用脚抵住离崖边一两码远的一个树桩。弗罗多半爬半拉上到崖上后整个人扑倒在地。

雷声在远处隆隆作响大雨仍然倾盆下着。两个霍比特人爬回沟里但在那里也找不到什么可挡雨的地方。雨水汇成了一条条溪流开始往下淌不一会儿就汇成了一道山洪冲在岩石上激得水雾弥漫就像从巨大屋顶的排水沟排水一样从崖上直冲而下。

“我要是还在下面不是被淹个半死就是被彻底冲走。”弗罗多说“多亏你有绳子真是幸运啊”

“要是早点想起来就更幸运了。”山姆说“也许你还记得我们从精灵国度出发时他们在船上放了些绳子。我因为喜欢就拿了一捆塞在背包里。现在想起来就像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它们在很多场合都能派上用场。’那个精灵说不是哈尔迪尔就是他的哪个同族。他说得真对。”

“可惜我没想到也带上一条”弗罗多说“不过我离开远征队时太仓促了手忙脚乱。要是绳子够长就好啦我们就能用它爬下去。我好奇你那绳子有多长”

山姆慢慢松开绳子用手臂来丈量“五、十、二十差不多三十厄尔[1]长。”

“真没想到”弗罗多惊叹道。

“是啊谁想得到”山姆说“精灵真是奇妙的种族绳子看起来有点细但是很结实可以收成一小把握在手里软得像牛奶轻得像光线他们绝对是奇妙的种

族啊”

“三十厄尔”弗罗多仔细考虑着“我相信它够长。如果暴风雨在天黑前过去我就要试试它。”

“雨已经快要停了”山姆说“但是你可别再在暗处冒险啦弗罗多先生而且你可能已经不怕风中那声尖叫了但我到现在都还后怕。它听起来就像黑骑手—不过是在空中要是他们能飞的话。我想我们最好还是躲在这道缝里等到天亮。”

“但我想被黑暗之地的那些眼睛越过沼泽监视着我若无必要绝不愿在这崖边再多待片刻。”弗罗多说。

说完他便起身再次走到了沟底。他朝外望去东方的天空重新变得晴朗起来暴风雨边缘那些凌乱潮湿的云絮正在消散其主要威力已改在埃敏穆伊丘陵上空张开它那庞大的翼翅。索隆的恶念已经针对此地酝酿了一段时间。暴风雨从这里转向挟着冰雹和闪电袭击了安都因河谷挟着战争的威胁向米那斯提力斯投下了阴影。然后它在山脉中降低云头聚集起硕大的螺旋云缓缓滚过刚铎领土和洛汗边境的上空远在平原上向西驰去的骑兵都看得见风暴的乌黑云塔在太阳后方移动。但在此地在这山石荒漠和恶臭的沼泽上方傍晚深蓝的天空再次敞亮起来几颗苍白的星星出现了就像是在弯月上方的天幕上开了几个白色的小洞。

“能够重见光明真好”弗罗多深深吸口气说“你知道吗有那么一刻我以为自己让闪电或别的什么更糟糕的东西给弄瞎了。我什么都看不见完全看不见直到那条灰色的绳子垂落下来。它不知怎地像在发光。”

“在黑暗里它看起来确实像是银色的。”山姆说“我以前从来没注意到不过当初把它塞到背包后我记不得究竟拿没拿出来过。但是弗罗多先生你要是铁了心想爬下去你打算怎么用它三十厄尔左右那就大约是十八这长度没超过你估计的悬崖高度。”

弗罗多想了一会儿。“山姆把它牢牢绑在那个树桩上”他说“然后我想这次你可以如愿先下去。我来把你放下去你只要手脚并用保护自己别撞上崖壁就行。还有你要是能在一些突出的岩架上停一停让我歇歇那也很好。等你下到地面我会跟着下去。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

“很好。”山姆沉重地说“如果非做不可那就行动吧”他拿起绳子牢牢绑在最靠近悬崖边的树桩上再把另一端绑在自己腰上。他不大情愿地转过身准备第二次走近悬崖边。

但是结果远远不像他想像得那么糟糕。尽管当他从双脚之间往下看时不止一次闭上眼睛但那绳子似乎给了他信心。崖壁上有一处棘手的地方壁面陡直光滑毫无突出的岩石甚至有一小段是往内凹。山姆在那儿打滑身子吊在银绳上悬空晃荡。但弗罗多缓慢稳定地将他往下放最后终于化险为夷。他最大的恐惧莫过于自己还高悬在半空中绳子就放完了。但是弗罗多手上还有老长一段绳子时山姆就到了地面。他大喊“我到底了”声音从底下清晰地传上来但弗罗多看不见因为他灰色的精灵斗篷融入了微光中。

弗罗多跟着也下去了但花的时间比山姆多。他把绳子绑在腰上上端也系牢而且他还把绳子收短了些这样他就算失足也会被绳子拉住不会直接摔到地上。他可不想冒摔下去的险他远不像山姆那么信任这根纤细的灰绳子。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有两处地方不得不完全依靠它。一处是光滑的石壁连他那有力的霍比特手指都找不到可抓握之处另一处是那些突岩它们相距太远。不过最后他也下到地面了。

“终于”他喊道“我们办到了我们逃出了埃敏穆伊我好奇接下来会碰到什么也许很快我们又要为脚下尽是坚硬的石头叹气了。”

但是山姆没吭声他正瞪着悬崖顶上。“笨蛋”他说“笨死了我美丽的绳子啊它绑在一个树桩上而我们都在底下。我们这是正好给那个鬼祟的咕噜留下了一条美妙的小梯子最好再竖个路标说我们往哪条路走了我就说嘛我们这下来得也太容易了。”

“如果你能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让我们俩都下来又能把绳子也带下来那你就可以把笨蛋的名头转让给我啦—或任何你家老爹送给你的称呼。”弗罗多说“要不你爬上去把绳子解开然后再爬下来也行”

山姆挠挠脑袋。“不行抱歉我没辙。”他说“可是我实在不愿意把它留在这儿。”他抚摸着绳子底下这头轻轻晃着“我舍不得从精灵国度里带出来的任何东西。这可能也是加拉德瑞尔亲手做的。加拉德瑞尔。”他悲伤地点着头喃喃说道。他抬起头最后一次拉了下绳子就像在与它道别。

令两个霍比特人大吃一惊的是绳子松了。拽绳子的山姆仰面跌倒长长的灰色绳子无声无息地滑落下来堆在他身上。弗罗多大笑起来。“绳子是谁绑的啊”他说“幸好它直到这时候才松开想想看我可是把全身的重量都放心地压在你绑的绳结上啦”

山姆没笑。“弗罗多先生我对攀爬可能不在行但是我对绳子和绳结是很在行的。”他语调颇为受伤地说“你可以说这是家传的。我爷爷之后是我家老头儿的大哥也就是我的大伯安迪在制索场干了好多年制绳子的行当。我在树桩上打的套子结实着呢不管是在夏尔还是在外地任何人都没法打得更结实啦。”

“那样的话绳子就肯定是断了我估计是给岩石边缘磨的。”弗罗多说。

“我敢打赌绝对不是”山姆用更加受伤的语气说。他弯腰察看绳子的两头“也不是磨断的一点散开的须线都没有”

“那恐怕就是绳结的问题了。”弗罗多说。

山姆摇摇头没回答。他若有所思地把绳子从指间捋过。“随你怎么想弗罗多先生。”他最后说“但我认为绳子是在听到我的呼唤后自己掉下来的。”他将绳子卷好珍而重之地装进了背包中。

“它确实是下来了”弗罗多说“这是最重要的。不过现在咱们得想想下一步怎么走。马上就入夜了。星星多美啊还有月亮也是”

“它们真叫人心情振奋对吧”山姆望着天空说“不知怎地它们很有精灵味儿。而且月亮正在变圆。这两天晚上老是乌云密布我们一直没看见他。他变得好亮。”

“是啊”弗罗多说“但还要再过几天他才会真正变圆。我想我们还是别靠半月这点月光来闯过沼泽了。”

在夜幕的第一片阴影下他们开始了新一段旅程。走了一阵子山姆回头望向来路阴暗悬崖上的沟口像个黑色的缺口。“真庆幸我们有绳子”他说“总之我们给那个小毛贼留了个小小的难题。他那双扁平的臭脚可以去试着爬那些突出的岩石”

大雨过后荒野中的大砾石和有棱角的粗石既湿又滑他们一脚高一脚低择路离开了崖底边缘。下行的地势仍然很陡。他们没走多远一道黑黢黢大张着口的裂罅就突然横在了脚前。这裂罅不算宽但也没窄到能在这昏暗的光线下跳过去的程度。他们觉得可以听见它深处汨汨的流水声。裂罅在左边朝北拐了个弯往回通向丘陵隔断了往那个方向的去路至少天亮前他们是去不了那边了。

“我想我们最好试试沿着这一线悬崖往南走。”山姆说“说不定我们能在那边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甚至是洞穴什么的。”

“我也这么想。”弗罗多说“我累了。虽然我很不情愿耽搁可是我想我今晚无法继续在岩石间爬来爬去了。真希望我们面前有一条清晰的路这样我就可以一直走到双腿走不动为止。”

在埃敏穆伊凸凹崎岖的山脚下行走一点也不比之前容易。山姆也没找到任何可以栖身的隐蔽处或洞穴。崖边只有光秃秃的嶙峋石坡崖壁这会儿又高起来。他们越往回走崖壁就越高也越陡。最后两人精疲力竭瘫坐在距崖脚不远的一块砾石的背风面下。有好一会儿他们坐在这寒冷无情的夜里凄惨地蜷缩在一起尽管他们竭力抗拒着睡意还是越来越浓。月亮现在升得很高清晰异常。淡淡的皎洁月光照亮了岩石表面盈满了冰冷崎岖的崖壁上的缝隙将那一大片阴森黑暗都化作了一片刻着一道道漆黑暗影的冷峻灰白。

“好吧”弗罗多说站起来把身上的斗篷裹得更紧了点“你先睡一会儿山姆盖上我的毯子。我来回走动一会儿放哨。”突然间他僵住了接着弯腰拽住了山姆的胳膊。“那是什么”他低声说“看那边悬崖上”

山姆依言看去从牙缝中猛抽了口气。“嘘”他说“就是他就是那个咕噜大蛇小蛇啊刚才我居然还以为我们爬爬悬崖就能把他给甩了你看他就像只爬在墙上的恶心蜘蛛。”

苍白的月光下在那片显得陡直、近乎光滑的崖面上有个小小的黑影正张开细瘦的四肢向下移动。也许它柔软又有力量的手脚找到了霍比特人永远也别想看见或用上的裂缝和突起但看起来它仿佛是仅仅靠着具有黏性的手掌脚掌贴着岩壁往下爬就像某种潜行的大个儿昆虫。而且它是头朝下往下爬仿佛是用鼻子在嗅路。不时它会缓缓抬起头来细长的脖子折向后方这时

两个霍比特人就会瞥见两个苍白的小光点那是它眨眼望着月亮片刻然后很快又垂下了眼皮。

“你觉得他能看见我们吗”山姆说。

“我不知道”弗罗多小声说“不过我想看不见。就算是友善的眼目也很难发现这些精灵斗篷—你只要站到几步外的阴影中我就看不见你了。并且我听说他不喜欢太阳或月亮。”

“那他为什么偏偏要从这儿下来”山姆问。

“小声点山姆。”弗罗多说“也许他能嗅到我们。还有我相信他的听觉像精灵一样敏锐。我想他现在听见什么了很可能就是我们的声音。我们刚才在那边大喊大叫了半天而且直到一分钟前都在大声交谈实在太大声了。”

“这么说吧我烦死他了”山姆说“我觉得他出现得也太勤啦要是可以我这就去跟他好好谈谈。反正我看这会儿要甩掉他也来不及了。”他拉上灰色的兜帽把脸遮得严严实实蹑手蹑脚地朝悬崖走过去。

“小心点”弗罗多跟在他背后低声说“别惊动他他比表面上要危险得多。”

那个黑色的身影已经爬下了四分之三的崖壁这时离崖底大约不到五十呎。两个霍比特人纹丝不动地蹲在一块大砾石的影子里注视着他。他似乎爬到了一个很难过去的地方否则就是正为了什么东西烦躁不安。他们听得见他在拼命嗅闻不时发出呼吸粗重的嘶声听起来像在咒骂。他抬起头他们觉得自己听见他吐了口唾沫然后他又开始爬。现在他们可以听见他唧唧嘎嘎的嘀咕声了。

“啊咳嘶小心我的宝贝欲速则不达。我们一定不能冒摔断脖子的险对吧宝贝不宝贝—咕噜”他再次抬起头来对月亮眨了眨眼又迅速闭上了眼睛“我们恨它”他嘶嘶道“讨厌讨厌的银光它—嘶—它窥探我们宝贝—它弄痛我们的眼睛。”

此时他越爬越低嘶嘶声也变得更尖锐、更清晰“它在哪里它在哪里我的宝贝我的宝贝它是我们的它是我们要它。那些小偷那些小偷那些肮脏的小偷。他们跟我的宝贝在哪里诅咒他们我们痛恨他们。”

“听起来不像他知道我们在这里啊对吧”山姆耳语说“他的宝贝是什么难道他是说—”

“嘘”弗罗多轻声说“他这会儿很近了近到连我们耳语也听得见。”

果然咕噜突然又停下来硕大的脑袋在细瘦的脖子上摆过来晃过去好像在聆听那双苍白的眼睛半睁半闭。山姆克制着自己拳头捏得手指都抽搐了。他眼中饱含愤怒与厌恶紧紧盯着那个卑鄙的生物而咕噜又开始往下爬继续嘶嘶咕哝着自言自语。

最后他来到离地不超过十来呎的地方就在他们的正上方。那处崖壁从那里就陡直下落还稍微朝内凹就连咕噜也找不到任何可着力的地方。他似乎试着扭身掉头好让脚先下却突然尖叫一声跌了下来。下跌时他蜷起双腿双臂抱住自己像只下降的大蜘蛛一下断了丝一样。

山姆闪电般冲出藏身之地连跑带跳几步就蹿过了他跟崖底之间的距离。咕噜还没来得及起身山姆已经扑了上来。但山姆没料到的是即便在这种从高处跌落、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咕噜仍然比他想像得厉害。山姆还没来得及抓住他他那长长的手臂跟腿就缠住了山姆缚住了他的双臂。咕噜紧紧抓住山姆柔软但惊人地有力像慢慢收紧的绳索一样勒住了他湿冷黏腻的手指摸索着他的咽喉。接着锐利的牙齿咬进了他的肩膀。山姆惟一的办法是用坚硬的圆脑袋朝旁边猛撞那生物的脸。咕噜嘶嘶叫着唾沫飞溅却不肯松开。

山姆若是独自一人可就大事不妙了。但是弗罗多一跃而上从剑鞘中抽出了刺叮剑。他左手一把揪住咕噜稀疏的头发往下一拉令他伸开长长的脖子迫使他苍白恶毒的双眼瞪向天空。

“咕噜放手”他说“这是刺叮你曾经见过它一次。放手否则你这次就会尝到它的滋味了我会割断你的喉咙。”

咕噜像一团湿带子一样软瘫下来。山姆爬起来伸手摸着肩膀双眼冒着怒火却无法报仇—他那惨兮兮的敌人正奴颜婢膝地躺在石地上呜咽着。

“别伤害我们别让他们伤害我们宝贝他们不会伤害我们吧对吧友好的小霍比特人我们没有要伤害人但是他们跳到我们身上像猫扑可怜的老鼠一样

他们就是那么干的宝贝。我们好孤单咕噜。如果他们肯对我们好的话我们也会对它们很好非常好是的是嘶嘶。”

“这下咱们拿它怎么办”山姆说“我说把它绑起来这样它就不能再偷偷摸摸跟在我们后面了。”

“但那会害死我们害死我们”咕噜啜泣着“残酷的小霍比特人。把我们绑起来扔在这寒冷坚硬的地方不管咕噜咕噜。”啜泣哽住了他咕咕响个不停的喉咙。

“不”弗罗多说“如果我们要杀他那就必须立刻动手。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杀他不能。真是个可怜的卑鄙家伙他目前还不曾伤害我们。”

“哦他真没有吗”山姆揉着肩膀说“可不管怎么说他本来就有这意思而且我敢保证他还打算这么干。趁我们睡觉时勒死我们他就是那么计划的。”

“我敢说这没错”弗罗多说“但他打算做什么是另一回事。”他停下来思考了一会儿。咕噜躺着不动不过停止啜泣了。山姆怒目俯视着他。

此时弗罗多仿佛听见了一个来自过去的声音异常清晰却又十分遥远
比尔博有机会时居然没有一剑刺死那卑鄙的家伙真是太可惜了
可惜正是“怜惜”之心使他手下留情—怜悯还有宽容若非必要决不下杀手。

我对咕噜也感觉不到丝毫的怜惜之情。他该死。

该死我敢说他的确是。可是许多活着的人都该死一些死了的人却该活
你能把命还给他们吗若是不能就别急着以正义之名以担心自身安全的缘故
来断人生死。即便是极有智慧的人也不能洞悉万物的结局。

“很好。”他大声答道垂下了握剑的手“但我仍然害怕。不过正如你所见
我不会对那生物动手—现在我见到他了我确实可怜他。”

山姆瞪着他家少爷弗罗多似乎在和某个并不在场的人说话。咕噜抬起头来。

“是嘶嘶宝贝我们很可怜。”他哀哀地说“不幸悲惨霍比特人不会杀我们好霍比特人。”

“不杀我们不杀你。”弗罗多说“但我们也不会放你走。你一肚子诡计和坏水咕噜。你必须跟我们走我们会盯着你就这样。不过你必须尽力帮助我们以善报善。”

“是嘶嘶一定。”咕噜坐起来“好霍比特人我们会跟他们走。在黑暗中为他们找到安全的路对我们会。在这么寒冷坚硬的土地上他们要去哪里我们很纳闷对我们很纳闷。”他抬起头来看他们苍白眨动的眼中闪过一丝狡猾又热切的光。

山姆啜着牙怒瞪着他但他也感觉到自家少爷的情绪有点怪这事显然不容争辩。尽管如此弗罗多的回答还是让他感到大为惊讶。

弗罗多直视着咕噜的双眼咕噜畏缩了转开了目光。“你知道要不你也猜得八九不离十斯密戈。”他平静又严厉地说“当然我们要去魔多。我相信你晓得怎么去。”

“啊咳嘶嘶嘶”咕噜用手捂住了耳朵仿佛如此公开、直率地说出这个名字伤害了他“我们猜到了对我们猜到了。”他低声说“而且我们不要他们去对吧不宝贝不要好霍比特人去。灰烬灰烬还有尘土还有干渴还有坑深坑好多坑还有奥克成千上万的奥克。好霍比特人一定不能去—嘶嘶—那些地方。”

“这么说你去过那里”弗罗多追问“而你现在被迫要回那里去对吗”

“是嘶嘶。是嘶嘶。不”咕噜尖叫道“只有一次而且是意外对吧宝贝对是意外。但是我们不要回去不不”接着他的声音和语言突然间改变了喉咙里发出呜咽声虽然开口说话却不是对他们说“滚开咕噜你伤害了我。噢我可怜的手咕噜我我们我不要回去。我找不到它。我好累。我我们找不到它咕噜咕噜没有哪儿都没有。他们总是醒着。矮人、人类还有精灵眼睛很亮的可怕的精灵。我找不到它。啊咳”他爬起来长长的手握成瘦骨嶙峋的拳头朝着东方挥舞“我们不去”他喊道“不为你去。”然后他又瘫倒“咕噜咕噜。”他脸朝下趴在地上啜泣着“别看我们滚开滚去睡觉”

“他不会听从你的命令滚开或者去睡觉的斯密戈。”弗罗多说“但是你如果真的想要再次摆脱他获得自由那你就必须帮助我。并且恐怕这意思是

要帮我们找到一条朝他那边去的路。不过你不需要走完全程也不需要跨过大门进入他的辖地。”

咕噜再次坐起来从眼皮底下看着他。“他就在那里。”他咯咯笑道“永远在那里。奥克会带你们走完全程的。在大河东岸很容易找到奥克。别找斯密戈帮忙。可怜的、可怜的斯密戈他很久以前就走啦。他们拿走了他的宝贝现在他完全不知所措。”

“如果你跟我们一起走的话我们或许会重新找到他。”弗罗多说。

“不不决不他已经弄丢了她的宝贝。”咕噜说。

“起来”弗罗多说。

咕噜站起来后退到紧贴着崖壁。

“够了”弗罗多说“你是白天找路容易些还是晚上容易些我们很累了但如果你选择晚上我们可以今晚就出发。”

“大光伤害我们的眼睛真的。”咕噜哼哼唧唧地说“不能在大白脸底下走还不行。它很快就会落到山丘后面去了是嘶嘶。先休息一会儿好了好霍比特人”

“那就坐下”弗罗多说“别动”

两个霍比特人在咕噜左右两边坐下背靠着岩壁让两条腿歇一歇。不需要开口作任何安排两人都知道自己片刻也不能睡着。月亮慢慢移动阴影从山丘上投了下来面前变得一片黑暗。天上的星星变得又密又亮。他们谁也没动。咕噜竖腿坐着下巴搁在膝盖上扁平的手和脚摊在地上闭着眼。但他似乎很紧张像是在思考或聆听。

弗罗多朝山姆望去四目相交彼此心领神会。他们放松下来头往后靠闭上了眼睛—或看起来像是闭上了眼睛。不一会儿两人柔缓的呼吸声便响了起来。咕噜的手微微抽动了一下头不易察觉地往左右转了转先是一只眼睛张开了一条缝然后是另一只。两个霍比特人毫无动静。

蓦地咕噜像只蚱蜢或青蛙一样从地上一跃而起以惊人的敏捷和速度向黑暗里扑去。然而这被弗罗多和山姆料了个正着。他跃起后才跑了两步山

姆已经扑到他身上弗罗多跟上来从后面抓住他的腿将他拽倒在地。

“你的绳子大概又能派上用场了山姆。”他说。

山姆取出了绳子。“这寒冷坚硬的地上你是想奔哪儿去啊咕噜先生”他粗声粗气地说“我们很纳闷对我们很纳闷。我敢说你是要去找来几个奥克朋友。你这奸诈肮脏的东西这绳子应该套在你脖子上再打个紧紧的结。”

咕噜安静地躺在地上再没耍诡计。他没回答山姆只是迅速又恶毒地扫了他一眼。

“我们只要拴住他别让他跑了就行。”弗罗多说“我们要他走路所以不能绑住他的脚—还有手他走起路来似乎是手脚并用。把绳子一头绑在他一边脚踝上吧攥紧另一头就好。”

他站在旁边看着咕噜同时山姆把绳结打上。结果却令两人大吃一惊。咕噜开始尖叫那种撕心裂肺的尖厉叫声听起来非常吓人。他痛苦地扭动试图把嘴凑到脚踝上去咬绑在那里的绳子。他不停地尖叫。

最后弗罗多相信了他是真的很疼但这不可能是绳结造成的。他检查了绳结发现绑得不是太紧确实一点都不够紧。山姆是刀子嘴豆腐心。“你怎么啦”他说“如果你想要逃跑我们就必须把你绑起来。但是我们不想伤着你。”

“它伤了我们它伤了我们”咕噜嘶嘶叫道“它冰一样冷它咬我们精灵搓的绳子诅咒他们肮脏残酷的霍比特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试图逃跑当然宝贝。我们猜到他们是残酷的霍比特人。他们跟精灵来往眼睛很亮的凶猛的精灵。把它从我们身上解开它伤害我们。”

“不我不会把它从你身上解开。”弗罗多说“除非—”他顿住想了一会儿“—除非你能发个我能相信的誓。”

“我们会发誓照他的吩咐去做是的是嘶嘶。”咕噜仍然在痛苦扭动撕抓着脚踝“它伤害我们。”

“真的发誓”弗罗多说。

“斯密戈”咕噜突然清晰地说睁大眼睛盯着弗罗多眼中闪着异彩“斯密戈以宝贝的名义发誓。”

弗罗多霍然挺起身来山姆再次被他的话和他严厉的语调吓到了。“以宝贝的名义发誓你真的敢”他说“你可要想好了

罗网余众禁锢余众魔戒至尊。

“你愿意对此发誓吗斯密戈它会迫你守约但它比你还狡诈可能扭曲你说的话。当心了”

咕噜畏缩了。“以宝贝的名义发誓以宝贝的名义发誓”他重复说着。

“那你誓言的内容是什么”弗罗多问。

“会很乖很乖。”咕噜说接着爬到弗罗多脚前趴着嘶哑着嗓子低声说“斯密戈发誓永远、永远都不让他得到它。永远斯密戈会救它。但是他必须以宝贝的名义发誓。”他周身一阵颤抖仿佛他说出的话令他一直恐惧到了骨子里。

“不别以它的名义发誓。”弗罗多低头看着他说既严厉又怜悯“你心里只是能够的话你要看见它抚摸它尽管你知道它会逼你发疯。别以它的名义发誓。你要是愿意就对它发誓。因为你知道它在哪里。对你知道斯密戈。它就在你面前。”

有那么片刻山姆觉得自家少爷变得高大起来咕噜却缩小了一个高大严厉的阴影一位将自己的光亮隐藏在乌云中的伟大君主脚前趴着一只摇尾哀号乞怜的小狗。然而这二者有着某种共同之处并不相异他们彼此可以心意相通。咕噜挺起身来开始把手伸向弗罗多抚摸弗罗多的膝盖。

“趴下趴下”弗罗多说“现在说出你的誓言”

“我们发誓对我发誓”咕噜说“我会为宝贝的主人效力。好主人好斯密戈咕噜咕噜”他突然又哭起来去咬自己的脚踝。

“山姆把绳子解开”弗罗多说。

山姆勉强听从解开了绳子。咕噜立刻爬起来开始活蹦乱跳像只被鞭打后又受到主人安抚的野狗。从那刻起他变了至少有段时间是这样。他说话

时不再像以前那么频繁地发出嘶嘶声或哀叫他会直接对同伴们说话而不是对着他那宝贝本身说话。假如他们靠近他或有什么突然的举动他会惊吓畏缩而且他会避开不去碰他们的精灵斗篷。但是他很友善事实上他热切地讨好他们到了招人可怜的地步。如果他们说笑话哪怕只是弗罗多对他说话和蔼一些他就会咯咯大笑欢喜雀跃而如果弗罗多责骂他他就会伤心哭泣。山姆几乎不跟他说任何话比以前更不信任他。比起以前那个咕噜山姆更讨厌这个新的斯密戈。

“好了咕噜或不管我们怎么叫你”他说“时候到了月亮已经下去了夜也深了。我们最好出发。”

“好的好的。”咕噜赞同说道在四周蹦来跳去“我们出发从北端到南端只有一条路能走。是我发现的是我。奥克不走这条路奥克不知道这条路。奥克不穿过沼泽他们绕道走很多哩路很多哩。你们走上这条路幸运极了。你们找到斯密戈也幸运极了是的。跟着斯密戈吧”

他走了几步转过身来探询地望着他们就像一只狗在邀他们散步。“等一下咕噜”山姆喊道“别往前跑太远我会紧跟着你我的绳子可就在手上。”

“会不会”咕噜说“斯密戈发过誓的。”

他们头顶着满天清晰得刺眼的繁星在深夜里出发了。咕噜领他们回头沿着他们的来路朝北走了一阵子。然后他往右拐离开埃敏穆伊丘陵的陡峭边缘走下碎石陡坡朝下方那片广阔的沼泽走去。他们无声无息地迅速融入了黑暗中。横亘在魔多大门前一里格又一里格的荒原全地都笼罩着一片黑暗的死寂。

[1]厄尔ell古时的度量单位一厄尔等于四十五吋长。—译者注

The Passage of the Marshes

第二章 沼泽秘径

咕噜行走时头颈往前伸着经常手脚并用走得很快。弗罗多和山姆得费不少力气才跟得上他。但他似乎已经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假如他们落在后头他会转身停下来等待。过了一阵他将二人领到之前碰上的那道狭窄沟壑的边缘。但现在他们离山岭要远些了。

“就是这里”他喊道“这里面有一条下去的路没错。现在我们顺着它走出去出到外面那边去。”他指向东南边的沼泽。沼泽的臭气钻进了他们的鼻孔即使在凉爽的夜风里那气味也是又浓烈又难闻。

咕噜沿着边缘上蹿下跳过了一会儿向他们喊道“这里我们可以从这里下去。这条路斯密戈走过一次我走这条路躲过了奥克。”

他带路两个霍比特人跟着爬下去钻进昏暗中。路不难走裂罅在这里只有大约十五呎深十多呎宽底部有流水。从山上潺潺流下的众多小河注入前方那片凝滞不动的水塘和泥潭里而这实际上是其中一条小河的河床。咕噜向右拐朝着偏南的方向走两只脚把岩石河床上浅浅的水踩得四处飞溅。水的感觉似乎令他十分愉快他自顾自地咯咯笑有时甚至嘎嘎地唱起歌来

土地冷又硬

咬我们的手

啃我们的脚。

大石头小石头

就像老骨头

干枯又没肉。

只有小溪与池塘

湿润又清凉

我们的脚好舒畅

我们只愿—

“哈哈我们想要什么”他说往旁边看看两个霍比特人“我们会告诉你们。”他呱呱地说“他早就猜到了巴金斯早就猜到了。”他眼中闪过一道光芒山姆在黑暗中捕捉到了那个眼神认为那绝不令人愉快。

活着却没有呼吸

冰冷有如死气

永不口渴饮水不停

身披鳞甲却无声息。

溺死在陆上

以为岛屿是高山

泉水是喷气。

真是滑溜又美丽

能遇上多高兴

我们只愿

抓住一条

鲜美多汁的鱼

这些歌词只让山姆更担心一个问题—自从明白弗罗多要接纳咕噜当向导的那一刻起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他食物怎么办他没想到他家少爷可能

也想过这件事但他估计咕噜想过。说实在的咕噜独自游荡了这么久他到底吃什么过活“吃得不好”山姆想“他看起来饿得半死。我敢打赌如果没有鱼他才不会太讲究肯定想尝尝霍比特肉是个什么味儿。我看他很可能趁我们打瞌睡时下手。哼他休想至少别想打山姆·甘姆吉的主意。”

他们一脚高一脚低摸黑沿着弯弯曲曲的沟壑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一起码对双腿疲惫不堪的弗罗多和山姆来说这段时间显得很长。沟壑往东拐随着他们前行它越来越宽也渐渐变浅了。头顶的天空终于露出黎明的第一道灰白。咕噜毫无倦色但这时他抬头望了望停了下来。

“天快亮了。”他低声说仿佛白昼是种会偷听他说话、扑来袭击他的东西“斯密戈会待在这里。我会待在这里这样大黄脸就看不见我。”

“能看见太阳我们会很高兴。”弗罗多说“不过我们会待在这里眼下我们已经累得再也走不动了。”

“你们看见大黄脸会高兴那可不聪明。”咕噜说“它会把你们暴露出来。明智的好霍比特人会和斯密戈待在这里。这儿到处都是奥克和肮脏的东西。他们可以看得很远。待在这里跟我一起躲着”

他们三人靠着沟壑底的岩壁坐下来休息。这里的岩壁已经不比一个大个子人类高多少了底部有些干燥石块垒成宽而平的岩架。水从对面的渠道里流过。弗罗多和山姆找了块扁石坐下背靠着休息。咕噜在溪水中嬉戏玩水。

“我们得吃点东西。”弗罗多说“斯密戈你饿不饿我们的食物虽少还是会尽量省一点给你。”

听到“饿”这个字咕噜苍白的眼中燃起了一道绿光这使那双眼睛在那张面黄肌瘦的脸上显得愈发突出。有那么片刻他故态复萌又摆出了过去的咕噜做派。“我们很饿是的我们很饿宝贝。”他说“他们吃的是什么他们有好吃嘶嘶的鱼吗”他的舌头从黄黄的尖牙间耷拉出来舔着毫无血色的嘴唇。

“不我们没有鱼。”弗罗多说“我们只有这个—”他举起一片兰巴斯饼“—还有水不知道这里的水能不能喝。”

“是嘶嘶能喝好水。”咕噜说“喝吧喝吧趁我们还能喝不过他们吃的是什么宝贝它嚼起来很脆好吃吗”

弗罗多掰了一小块饼连同外边包的叶子一起递给他。咕噜嗅着那片叶子脸色大变一股厌恶之情跃然脸上还带着一丝旧时的怨恨。“斯密戈嗅出来了”他说“精灵国来的叶子嘎臭死了。他爬上那些树他洗不掉手上的味道我漂亮的手啊。”扔下叶子他拿起一小角兰巴斯小小地咬了一口。他猛吐出来然后呛咳个不停浑身发抖。

“啊咳难吃”他唾沫四溅地说“你们要噎死可怜的斯密戈。什么糟烂玩意儿他没法吃这个。他必须挨饿。但是斯密戈不介意。好霍比特人斯密戈发过誓。他会挨饿。他吃不了霍比特人的食物。他会挨饿。可怜、瘦弱的斯密戈”

“我很抱歉”弗罗多说“可是恐怕我帮不了你。如果你愿意试试我想这食物对你有好处。不过你大概连试都没办法试至少目前没办法。”

两个霍比特人默默地嚼着兰巴斯。不知怎地山姆觉得好长一段时间以来它都不如现在这么好吃—咕噜的举动让他重新注意到了它的味道。但是他觉得不自在。咕噜就像一条蹲在别人餐桌旁满怀期待的狗盯着他把每口饼从手里送到嘴里。很显然直到他们吃完准备休息了咕噜才确信他们没有藏匿他能分享的美味食物这才走开几步独自在一旁坐下呜咽抱怨了一会儿。

“我说”山姆对弗罗多小声说不过音量也没多轻—他其实并不在乎咕噜会不会听见“我们一定得睡一会儿。但是有这饿鬼在旁边不管他发没发誓我们都不能同时睡着。我敢保证不管他是斯密戈还是咕噜都不可能这么快就转了性。你先睡吧弗罗多先生等我眼皮撑不住的时候我会叫你。就跟以前还没逮到他时一样咱们轮流睡。”

“也许你是对的山姆。”弗罗多明着说“他是有了改变但究竟是怎样的改变又变了多少我还不确定。不过认真地说我想没什么需要担心的—目前没有。不过你想守哨就守吧。让我睡两个钟头不要多然后叫我起来。”

弗罗多累极了话才说完头就往胸口一垂睡着了。咕噜似乎也不再有任何恐惧他蜷起身子很快入睡全不在意周围。不久他就像块石头一样躺着一动不动了咬紧的牙缝中传出了嘶嘶的轻微呼吸声。过了一会儿山姆怕自己

坐着聆听两个同伴的呼吸声也会跟着睡着就站起来轻轻戳了戳咕噜。咕噜松开握紧的手抽搐了一下但除此没有别的动静。山姆弯下腰贴近他耳边说了声鱼但他没有反应连呼吸都没有稍微停顿一下。

山姆挠了挠头。“一定是真的睡着了”他喃喃道“如果我像咕噜那样那他就永远别想再醒来。”他脑海中浮现出剑和绳子但他克制住了只是走到自家少爷旁边坐下。

山姆醒来时上方的天空一片昏暗不但不比吃早餐的时候亮反而还更黑了。山姆一骨碌爬了起来。尤其是肚子饥饿与精神充沛的感觉让他猛地明白自己睡了整整一个白天至少九个钟头。弗罗多还在沉睡这会儿伸展开手脚躺在他旁边。咕噜不见踪影。山姆借用了自家老头那一大堆训人的词儿在心里把自己骂了个狗血淋头。不过他也同时想到他家少爷说得对眼下没有什么需要防备的。不管怎么说他俩都还活着没被勒死。

“可怜的坏蛋”他不无懊恼地说“我想知道他这会儿跑哪去了”

“没跑远没跑远”有个声音在他上方说。他抬起头看见咕噜那颗大脑袋和耳朵的轮廓映衬着傍晚的天空。

“喂你在干吗”山姆喊道他一看到那个身影顿时疑心又起。

“斯密戈饿了。”咕噜说“马上就回来。”

“现在就回来”山姆吼道“嗨回来”但是咕噜一溜烟不见了。

弗罗多被山姆的吼声吵醒揉着眼睛坐了起来。“哈罗”他说“怎么啦几点了”

“我不晓得。”山姆说“我估计太阳已经下山了。他跑掉了说他肚子饿。”

“别担心”弗罗多说“担心也没用。他会回来的你看着吧。誓言还会约束他一阵子。反正他不会离开他的宝贝的。”

当弗罗多得知他们睡死了好几个钟头而咕噜—还是非常饥饿的咕噜—就逍遥在侧他并不怎么在乎。“别再想你家老爹那些骂人的话了。”他说“你当时太累了但结果不也挺好—我们俩现在都休息够了。前面还有艰苦的路要走一条最艰苦的路。”

“食物呢”山姆说“我们要完成这个活儿得花多长时间等完成之后我们又要怎么办这行路干粮虽说能叫你的腿脚冒出股奇妙的劲头赶路可是你可以说它填不饱肚子总之我感觉是填不饱我并没有对准备它的人不敬的意思。但你还是得每天都吃掉一些而它又不会长。我算了算大概够吃那么三星期吧不过我提醒你那还得是勒紧裤带省着吃。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吃得有点太随意了。”

“我不知道我们要走多久才会—才会完成。”弗罗多说“我们在这片丘陵耽搁得实在太久了。但是山姆怀斯·甘姆吉我亲爱的霍比特人—我其实该说我最亲爱的霍比特人山姆我最亲密的朋友—我想我们不需要去想以后会怎么样。就像你说的完成这个活儿—我们真有希望把它完成吗而如果我们完成了谁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如果至尊戒被扔进火山里而我们就在旁边那会怎样我问你山姆我们真的还可能需要干粮吗我想不需要了。只要我们能支撑住让双脚把我们带到末日山我们就尽力了。而我开始感觉有些力不从心了。”

山姆默默地点了点头。他拉过他家少爷的手俯下了身但他没有亲吻那只手只是眼泪止不住滴在上面。接着他转身抬手用袖子去擦鼻子然后起身重重踏步走了一圈试着要吹口哨却吹不出半晌才费力说道“那讨厌的家伙哪里去了”

实际上咕噜很快就回来了。但他轻手轻脚的他俩都没听见直到他来到他们面前。他的手指和脸上都沾满了黑色的污泥嘴里仍在嚼着口水从嘴角淌下来。他究竟在嚼什么他们都没问也不愿意去想。

“蚯蚓甲虫要么就是洞里挖出来的黏滑东西。”山姆想“呕肮脏的家伙可怜的坏蛋”

咕噜什么也没跟他们说只在溪里把自己洗干净并喝了个饱。然后他走到他们面前舔着嘴唇。“现在好多了”他说“我们休息好了准备上路了吗好霍比特人他们睡觉的样子真好看。现在信任斯密戈了吧非常、非常好。”

他们下一段的旅程和之前的差不多。他们越往前走沟壑就越浅沟底的坡度也越和缓。沟底不再尽是岩石泥土多了起来两旁的陡壁逐渐降低成了平缓的坡岸。沟开始变得蜿蜒曲折了。黑夜即将过去但是云层这时遮蔽了星月他们只是从缓缓扩散的稀薄微光才推断出天快要亮了。

在寒风凛冽的时辰他们来到了水道的尽头。此处两岸变成了长满青苔的土墩。溪水越过最后一重饱受蚀刻的岩架后汨汨响着倾注进一片褐色的沼泽消失了。尽管他们感觉不到风吹枯干的芦苇仍在沙沙作响。

如今呈现在他们两旁与前方的是广阔的沼泽和泥潭向南、向东一直延伸到朦胧的晨光中。乌黑恶臭的泥塘蒸腾起一股股盘旋的雾气浓烈的臭味中人欲呕悬在凝滞的空气中。远处这时几近正南的方向上隐约呈现出魔多的山障如同一横排破絮似的乌云飘浮在危险的茫茫雾海上。

现在两个霍比特人完全落入了咕噜手中。在这迷蒙的光线中他们不知道也猜不到自己其实就在沼泽的北部边界上沼泽的主体横陈在南边。如果他们熟悉这片区域的地形便会知道只要稍微耽搁一点时间往回走一段路然后折向东他们就能经由坚实的道路绕过沼泽抵达光秃秃的达戈拉德平原—那是一片位于魔多大门前的古战场。这并不是说走那条路就意味着大有希望。那片岩石平原上无遮无蔽还有奥克和大敌士兵走的许多交通要道穿过。在那里即便是罗瑞恩的斗篷也掩护不了他们。

“斯密戈现在我们要怎么走”弗罗多问“我们一定要穿过这片臭气熏天的沼泽吗”

“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咕噜说“霍比特人要是想很快抵达那座黑色山脉去见他就不需要。往回走一点再绕一点—”他细瘦的胳膊朝北又朝东挥了挥“—你们就能踏上坚硬冰冷的路直达他国度的大门。他的手下有许多在那里等候贵客光临非常乐意把他们直接带到他面前噢是的。他的眼睛无时无刻不盯着那条路。很久以前它在那里逮到了斯密戈。”咕噜打了个寒战“但是从那以后斯密戈就好好地运用自己的眼睛了是的是的从那以后我就善用我的双眼、双脚还有鼻子。我知道其他的路。更难走也不那么快但是更好如果我们不想要他看见的话。跟着斯密戈他能带你穿过沼泽穿过迷雾又好又浓的迷雾。只要你们非常小心地跟着斯密戈那么在他逮到你们之前也许你们能走上很长一段路相当长是的多半可以。”

天已经亮了这是一个无风、阴郁的早晨沼泽的浓烈恶臭一阵阵扑来。空中云层很低阳光穿不透咕噜似乎也急着要立刻上路。因此他们稍事休息之后就再次出发了很快就迷失在一个影影绰绰的寂静世界里与周围的陆地完全隔绝无论是已离开的丘陵还是要前往的山脉都见不到一点踪迹。他们缓慢地排成一列前进咕噜、山姆、弗罗多。

弗罗多似乎是三人中最疲惫的虽然他们走得很慢他还是常常落后。两个霍比特人很快就发现看似广阔无边的一整片沼泽实际上是由无数个水塘和软泥潭以及纵横交错的水道连接成的一张大网。只要有奸巧的眼睛和双脚就能从中穿针引线般找出一条弯弯曲曲的路径。咕噜肯定有这样的奸巧他也全用上了。他那个顶在长脖子上的大脑袋不断地左顾右盼同时鼻子不住嗅闻嘴里也不停地喃喃自言自语。有时他会举起手示意他们暂停自己往前走一小段路蹲下来用手指或脚趾测试一下地面或只是把一只耳朵贴在地上聆听。

一切都阴沉又令人厌倦。潮湿冰冷的冬天还滞留在这片被遗弃的乡野中。惟一能见到的绿色是铁青色野草的渣滓浮在流动缓慢、黑腻腻的阴沉水面上。枯死的野草和腐烂的芦苇犹如早被遗忘的夏日那残破的阴影在迷雾中时隐时现。

白昼流逝光线随之增强了一点雾气上升变得更稀薄透明了。远在这片充斥了腐烂和蒸汽的世界上方太阳这时已经升得很高金光灿烂照耀着下方一片铺着耀眼泡沫的宁静乡野。但从下面看他们只能见到她匆匆而过的光影模糊、黯淡既无颜色也无温暖。但是即便她的存在只是这样一个淡淡的影子咕噜也皱眉畏缩不前。他暂停了行程他们像被追猎的小兽般蹲在一大片褐色的芦苇丛旁休息。四周是一片深沉的寂静只有落尽羽穗的空芦苇秆轻微晃动的沙沙声掠过以及破败的草叶在他们感觉不到的微弱气流中颤动。

“连只鸟也没有”山姆悲哀地说。

“没有没有鸟。”咕噜说“好吃的鸟”他舔舔牙齿“这里没有鸟。这里有蛇有虫有水塘里的东西。一大堆东西一大堆肮脏的东西。没有鸟。”他悲伤地住了口。山姆满脸厌恶地看着他。

就这样他们度过了与咕噜同行的第三天。黄昏的阴影笼罩外面那些更加欢欣的土地不久他们就又上路了一程又一程中间只有短暂的停留。这些暂停不算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帮助咕噜。现在即使是咕噜也不得不万分小心地前进他有时候也会茫然若失半晌不知如何走好。他们已经来到了死亡沼泽的中心地带四周一片漆黑。

他们走得很慢弓着腰接踵而行聚精会神地跟着咕噜走出的每一步。沼泽变得更泥泞铺出一个个凝滞不流的宽水塘其中越来越难找到坚实些的地

面以避免落脚时陷入咕嘟作响的泥沼。三个旅人都很轻否则谁也不可能找到路通过。

眼前天已经全黑了空气本身似乎漆黑沉重到了令人无法喘息的地步。当有光亮出现时山姆不由得揉了揉眼睛他以为自己头昏到眼花了。他先是从左眼角瞥见一个光点一缕倏忽消逝的淡淡光辉。但随即又出现了一些有些像忽明忽暗的烟有些像点在看不见的蜡烛上、缓慢摇曳的朦胧烛火。它们像被隐藏之手抖开的幽灵布巾四处飘忽腾挪。但是他的两个同伴都一言不发。

最后山姆再也忍不住了。“这都是什么啊咕噜”他低声问“就是这些光亮它们现在把我们包围了。我们掉进陷阱了吗它们是谁”

咕噜抬起头来。他面前是一潭黑水他正在地面上爬来爬去拿不准该走哪里。“是的它们把我们包围了。”他低声说“狡诈惑人的光亮。死人的蜡烛是的是的。别管它们别看别跟它们走主人哪里去了”

山姆回过头发现弗罗多又掉队了。他看不见弗罗多。他回头往黑暗中走了几步不敢走太远只敢以沙哑低语呼唤。突然间他撞上了弗罗多对方正呆呆站着望着那些苍白的光亮两手僵直垂在身侧上面滴着水和黏液。

“来吧弗罗多先生”山姆说“别看它们咕噜说我们千万不能看。我们得跟上他尽快走出这个鬼地方—如果走得出去的话”

“好。”弗罗多说仿佛大梦初醒“我来了。走吧”

山姆再次快步朝前走却突然一个趔趄脚被什么老根或草丛绊住了。他扑倒了双手重重着地却一下深深陷进了黏乎乎的烂泥里结果脸也几乎贴到了黑水塘的表面。烂泥发出了轻微的嘶嘶声一股恶臭扑鼻而来那些光亮摇曳舞动飞旋起来。有那么片刻他面前的水看起来就像是沾满污垢的玻璃窗他正透过它朝里凝视。他猛地把双手拔出泥塘惊叫着一跃而起。“底下有死东西水里有死人脸”他惊恐地说“死人脸”

咕噜大笑。“死亡沼泽是的是的这就是它们的名字。”他咯咯笑道“当蜡烛点亮的时候你不该朝里看。”

“他们是谁他们是什么”山姆浑身发抖转向弗罗多问道。弗罗多这时就在他背后。

“我不知道。”弗罗多用梦呓似的声音说“不过我也看见他们了在那些水塘里蜡烛亮起来的时候。那一张张苍白的脸他们躺在每一个水塘里在黑水的幽深之处。我看过了他们狰狞的脸孔很邪恶高贵的脸孔很悲伤。有许多高傲美丽的脸孔他们银色的头发缠满水草。但是他们全都腐臭、朽烂全都死了。他们全都发着邪光。”弗罗多抬手蒙住了眼睛“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想我看见过那里面有人类和精灵旁边还有奥克。”

“是的是的。”咕噜说“全都死了全都烂了。精灵、人类和奥克。死亡沼泽。很久以前有一场大战是的斯密戈小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么告诉他的在我小的时候宝贝还没出现的时候。很大一场战斗。高大的人类拿着长剑还有可怕的精灵还有嚎叫的奥克。他们在黑门前的平原上厮杀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从那之后沼泽就开始扩大吞没了坟墓不断地向外蔓延、蔓延。”

“但那至少也是一个纪元以前的事了”山姆说“那底下不可能真的有死人这会不会是黑暗之地孵化出来的某种妖术”

“谁知道斯密戈不知道。”咕噜答道“你够不到他们你摸不到他们。我们曾经试过是的宝贝。我试过一次。但是你够不到他们。只能看到样子也许却摸不到。不宝贝全都死了。”

山姆脸色阴郁地看着他又浑身抖了抖觉得自己猜出了斯密戈为什么试图去摸他们。“呃我不想看见他们”他说“永远都别再看见我们就不能上路快点离开吗”

“可以可以。”咕噜说“但是要慢慢地非常慢。非常小心要不然霍比特人就要掉下去跟那些死人做伴点燃小小的蜡烛了。跟着斯密戈别看那些光亮”

他朝右边爬去在水塘四周寻觅一条可走的路。他们紧跟在他背后弯着腰就像他一样常常用手触地。“再继续这么走下去我们就要变成一排三个宝贝小咕噜了。”山姆想。

他们终于来到黑水塘的尽头又爬又跳地从一簇不可靠的植物丛跃到另一簇惊险万分地穿了过去。他们经常一个趔趄失足踩进或手先着地栽进臭

如粪坑的水中到了最后他们几乎从头到脚都脏兮兮、黏腻腻彼此闻起来都臭气熏天。

当他们终于再次踏上比较坚硬的地面时夜已经深了。咕噜嘶嘶低声自言自语着不过显然很高兴通过某种神秘的途径凭借某种混合了感觉与嗅觉的认知加上对暗中形体的不可思议的记忆他似乎又知道自己到底身在何处了并且对前面的路又有了把握。

“现在我们继续走吧”他说“好霍比特人勇敢的霍比特人当然非常、非常疲倦我们也是我的宝贝我们全都非常疲倦。但是我们必须带领主人远离这些邪恶的光亮是的是的我们必须。”说完这些话他再次上路几乎是小跑着奔下一条看似长长的、夹在高高的芦苇之间的小路而两个霍比特人跌跌撞撞用最快的速度跟在后面。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停下来充满疑惑地嗅着空气嘶嘶作声仿佛又遭受了困扰或心中不悦。

“又怎么啦”山姆误解了他的举动怒喝道“有什么好嗅的我捏着鼻子都快被这臭气熏倒了。你很臭少爷也很臭这整个地方都很臭。”

“是的是的而且山姆也很臭”咕噜答道“可怜的斯密戈嗅到了但是好斯密戈忍着。帮助好主人。但那不是问题。空气在流动正在起变化。斯密戈很纳闷他不高兴。”

他继续走但不安越来越明显他不时站直身体伸长脖子朝东又朝南望。有好一阵子两个霍比特人既没听见也没感觉到是什么在困扰他。接着三人突然全停下来僵在原地聆听。弗罗多和山姆感觉自己听见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拖长的号叫声音又高又尖听起来残酷无情。他们一阵颤抖。与此同时他们察觉到空气在颤动并且变得异常寒冷。他们竖起耳朵站在原地听见了一个好像是风从远处吹来的声音。那些迷蒙的光亮晃动着黯淡下来然后熄灭了。

咕噜不肯走了。他站在那里哆嗦个不停嘴里叽里咕噜地自言自语直到一阵疾风刮起猛吹到他们身上飕飕咆哮着掠过整片沼泽。夜变得不那么黑了亮得足以让他们看见—或隐约看见—一堆堆不成形状的雾气盘旋扭曲着朝他们滚滚涌来又从他们身边逝去。他们抬起头来看见天上的云团散了碎成丝丝缕缕的云絮。接着月亮自南边的高空中露出了闪着微光的脸庞在翻飞的云絮中穿行。

有那么片刻这景象令两个霍比特人的心情欣慰起来。但咕噜却畏缩伏地喃喃咒骂着那个大白脸。接着就在弗罗多和山姆瞪着天空深呼吸着新鲜空气时他们看见它来了一小朵从那片可憎的山岭飞来的云一个从魔多释放出来的黑影一个庞大有翼的不祥物体。它高速掠过月亮发出一声致命的尖啸后朝西飞去其势汹汹速度比风还快。

他们面朝下扑倒在地不顾一切地趴在冰冷的地上。但那恐怖的影子盘旋一圈又折回来了这次飞得更低就在他们上方掠过可怕的翅膀扫过了沼泽的臭气。然后它走了在索隆怒火催逼下高速飞回了魔多。风在它背后呼啸而过只余下荒凉昏暗的死亡沼泽。在他们目力所及的范围内这整片裸露的荒地直至远处散发着威胁感的山脉都被忽明忽灭的月光映得斑驳迷离。

弗罗多和山姆爬起来揉着眼睛就像从噩梦中惊醒的孩子发现熟悉的夜色仍笼罩着世界。但是咕噜躺在地上仿佛已经晕死过去。他们好不容易才把他叫醒然而有一阵子他不肯抬起脸来只是手肘撑地跪着用扁平的大手抱着自己的后脑。

“戒灵”他哀号道“飞行的戒灵宝贝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看见一切一切。什么都躲不过他们的眼睛。该死的大白脸他们会告诉他一切。他看见他知道。啊咳咕噜咕噜咕噜”直到月亮沉落往西远远移过了托尔布兰迪尔他才肯爬起来继续挪动脚步。

从那时开始山姆感觉到咕噜又变了。他变得更奉承讨好更想显得友善。但是山姆吃惊地注意到他眼中不时流露出异样的神色尤其是在看着弗罗多的时候而且他故态复萌得越来越明显又改回了旧有的说话习惯。山姆还为另一件事而越来越焦虑。弗罗多似乎越来越疲惫疲惫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他什么也不说事实上几乎从不开口。他也不抱怨但走路的样子就像是背负着重担而且担子的重量还在不断加重。他拖着步子在走越来越慢越来越慢以至于山姆经常要请求咕噜等一等别把两人的主人甩在身后。

事实上弗罗多每向魔多的大门走近一步便感觉用链子挂在颈上的魔戒又重了一分。他现在开始感觉到它的存在了是种实实在在坠扯着自己的重量但远比这更困扰他的是那只魔眼—他自己是这么称呼它的。他行走时畏缩缩佝偻着身子更多是因为魔眼的影响而不是因为魔戒的坠扯。那只魔眼乃是一个敌对意志不断增长的恐怖感知那个意志挟着排山倒海的力量竭力要穿透云雾的一切阴影、穿透大地、穿透血肉看见你把你钉在它致命的

凝视底下无所遁形动弹不得。那片仍然抵挡着它的面纱是那样薄太薄了单薄又脆弱。弗罗多十分清楚目前那股意志的中心与驻地究竟在哪里就像一个人即使闭上眼睛也能确切知道太阳的方位。他正面对着它它的威压就迫在他眉睫之间。

咕噜大概也有类似的感觉。但是魔眼的压力近在咫尺的魔戒的引诱以及那个半是因为惧怕刺叮的冰冷锋刃而低声下气发下的誓言在这三者的夹击下他那颗悲惨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两个霍比特人猜不透。弗罗多从未去想山姆的心思则全被自家少爷占满几乎没注意到这团落在自己心头的乌云。现在他让弗罗多走在自己前面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如果他脚步踉跄就扶一把并笨口拙舌地试图出言鼓励。

当白昼终于来到两个霍比特人惊讶地看见他们离那座不祥的山脉居然已经近多了。此时的空气更清新也更凉爽尽管魔多的山障离得还远却已经不再是位于视线尽头的模糊威胁而更像一群狰狞的嶙峋黑塔冷对着一片阴沉的荒野。沼泽已经到了尽头逐渐消失化作了死寂的泥炭地和宽阔平坦的干裂泥淖。前方的大地是一重重长长的平缓坡地贫瘠荒凉一直通向横在索隆大门前的沙漠。

趁着灰蒙蒙的夜色尚存他们像虫子一样蜷在一块黑岩底下缩紧身子以免万一那飞行的恐怖掠过它那残酷的双眼会侦察到他们。这趟旅程余下的部分充斥着渐涨的恐惧投下的阴影其中没有任何事物可供记忆依托。他们在单调无路的荒地里又挣扎跋涉了两个晚上。他们感觉空气似乎变得恶劣起来充满了浓烈的臭味呛得他们口干舌燥堵得他们呼吸困难。

终于到了随着咕噜上路的第五天他们再次停顿下来。在他们面前雄伟的山脉拔地而起衬着黎明的晨光显得黑黝黝的山顶烟云笼罩。从山脉脚下甩出的庞大斜脊和零散丘陵这时最近的离他们不过十多哩远。弗罗多满心恐惧地环顾四周这里跟之前的死亡沼泽和无人之地[1]的不毛荒原一样可怕但此刻慢慢蔓延的白昼在他畏缩的眼前缓缓揭示出的这片荒野要令人厌恶得多。即便是死人脸沼泽绿色春天的些许憔悴幻影仍会来到但在这里无论春天还是夏天都永不会再临。这里生机全无连以腐物为生的苔藓地衣都不长。那些窒塞的水塘里填满了灰烬和缓缓流动的烂泥呈现出令人作呕的灰白色仿佛山脉把腹中的秽物都呕吐在了周围的地球上。高高隆起的碎石堆和粉末堆以及遭受烈火焚烧和毒质污染的大土墩就像一排排没有尽头的坟墓形成了一片可憎的坟场在迟迟到来的晨光中慢慢显露出来。

他们终于来到了横陈在魔多之前的荒漠。这是此地奴隶邪恶劳动的成果留下的永恒遗迹哪怕他们所有的企图全都烟消云散这片荒漠也仍将存留下去。它是一片被玷污的大地病入膏肓全然无可救药—除非大海倒灌进来将它清洗干净令它悉数忘却前尘。“我觉得恶心。”山姆说。弗罗多没说话。

有好一会儿他们只是站在那里就像那些快要睡着的人为了抗拒噩梦来袭拼命地想睁开眼睛尽管明知道惟有穿过阴影才会迎来黎明。天色更亮了光线更强烈冒气的井坑和有毒的土堆显得愈发清晰可怕。太阳升起在云朵和如同狭长旗帜的烟尘中穿行但是就连阳光也被玷污了。霍比特人并不欢迎这光亮它显得很不友好暴露出他们的无助—像在黑暗魔君的废墟堆里吱吱游荡的小小幽灵。

他们累得无法再走必须找个能够休息的地方。有好一会儿他们坐在一个矿渣堆的阴影底下谁也没有说话。矿渣堆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呛着他们的咽喉令他们呼吸不畅。咕噜是第一个起身的他嘴里喷着唾沫咒骂着没对两个霍比特人说一句或看一眼就四肢着地爬开了。弗罗多和山姆跟在他后面爬直到一个几近圆形的大坑前。西侧的坑壁高耸着坑中极为寒冷毫无生气底部淤积着一层泛着油腻、五彩斑斓的污物十分恶心。他们就缩在这个恶劣的坑洞里希望在它的阴影中躲过魔眼的注意。

白昼过得很慢。他们饱受口渴之苦但只从水壶中喝了几滴水那还是在那道沟壑时装的水。现在回忆起来他们觉得那道沟壑简直是个宁静又美丽的地方。两个霍比特人轮流守哨。尽管很累起初他们却谁也睡不着直到远方的太阳降入缓慢移动的云层后山姆才打起了瞌睡。那时轮到弗罗多警戒他背靠着坑壁的斜坡但这并未减轻身负重担的感觉。他抬头望着浓烟缭绕的天空看见了一些奇怪的幻影有黑色的骑马身影还有来自过去的面孔。他忘了时间处于半睡半醒的迷离状态最后什么也记不得了。

山姆猛然醒了过来以为听见他家少爷在叫他。已经是傍晚了。弗罗多早已睡去而且都快滑到坑底去了不可能叫过他。咕噜在弗罗多旁边。山姆一时间以为咕噜是想叫醒弗罗多接着看出不是那么回事。咕噜正在自言自语。斯密戈正在和另一个使用同样的嗓音但是尖声尖气又嘶嘶作声的思想争论着。他说话的时候眼中交替闪着苍白和青绿的光。

“斯密戈发过誓。”第一个思想说。

“是的是的我的宝贝。”另一个答道“我们发过誓要救我们的宝贝不让他得到它—决不。但它正朝他去是的每一步都更接近。这霍比特人打算拿它怎么办我们很纳闷是的我们很纳闷。”

“我不知道。我没办法。它在主人手里。斯密戈发誓要帮助主人。”

“是的是的要帮助主人—宝贝的主人。但如果我们是主人那我们就可以帮助自己是的并且仍然算是守着誓言。”

“但是斯密戈说他会非常非常乖。好霍比特人他解开了斯密戈腿上那根残酷的绳子。他总和颜悦色地跟我说话。”

“非常非常乖呃我的宝贝我们要乖乖得像鱼亲爱的但只对我们自己。不伤害好霍比特人当然不不。”

“但是宝贝掌握着誓言。”斯密戈的声音反驳说。

“那就夺过它”另一个声音说“我们自己掌握它那么我们就会是主人咕噜让另一个霍比特人那个讨厌的多疑的霍比特人让他爬是的咕噜”

“但是不这么对待好霍比特人”

“噢不那既然让我们不高兴我们就不做。可他还是个巴金斯没错我的宝贝是的是个巴金斯。是个巴金斯偷了它。他找到它却什么都没说都没说。我们痛恨巴金斯。”

“不不恨这个巴金斯。”

“恨恨每个巴金斯。所有保有宝贝的人。我们一定要得到它”

“但是他会看见。他会知道。他会从我们手里夺走它”

“他看见。他知道。他听见我们发下了愚蠢的誓言—违反了他的命令是的。一定要夺到它。戒灵正在搜索。一定要夺到它。”

“不给他”

“不亲爱的。瞧我的宝贝如果我们得到它我们就能逃走甚至逃过他嗯也许我们会变得非常强壮比戒灵还强壮。斯密戈大王咕噜大帝至尊咕噜每天吃鱼一天三顿从大海来的新鲜的鱼。最宝贝的咕噜一定要得到它。我们要它我们要它我们要它”

“但是他们有两个人。他们会马上醒来然后把我们杀了。”斯密戈哼唧唧地作着最后的努力“不要现在。还不要。”

“我们要它但是—”说到这里另一个声音停顿了很长一会儿仿佛有个新的思想冒了出来“还不要呢也许对。她说不定会帮忙。她说不定会是的。”

“不不别走那条路”斯密戈哀声道。

“是的我们要它我们要它”

每次当第二个思想说话时咕噜的长手就会鬼鬼祟祟地慢慢伸出去摸向弗罗多然后当斯密戈说话时它又猛缩回去。最后他的两条手臂连同伸缩痉挛的手指一同抓向了弗罗多的脖子。

这场争辩山姆听得入迷躺着动也不动但是他眼睛微微睁开一条缝注意着咕噜的一举一动。过去他那简单的头脑一直认为咕噜最主要的危险来自寻常的饥饿也就是他想吃掉霍比特人。现在他明白过来不是这样咕噜感觉到了魔戒可怕的召唤。他当然是指黑暗魔君但是山姆很纳闷她又是谁。他估计那是这个小恶棍在四处游荡的过程中勾搭到的下流朋友。接着他忘了继续往下想因为事情的演变明显过了头情况变得危险了。他感到四肢都极其沉重但还是铆足劲坐了起来。某种直觉提醒他要小心别显露出他刚才偷听了那场争论。他重重叹了口气并打了个大呵欠。

“几点了”他睡眼惺忪地问。

咕噜从牙缝里发出好长一声嘶嘶站起身来有好一会儿全身紧绷充满威胁。然后他瘫软下来往前扑倒四肢并用爬上了土坑的斜坡。“好霍比特人好山姆”他说“爱困的家伙是的爱困的家伙都丢给好斯密戈警戒不过现在是傍晚了。天慢慢黑了。是该走的时候了。”

“正是时候”山姆想“而且也是我们该分手的时候了。”但是他心里又起了疑琢磨着现在到底是放走咕噜危险还是把他留在身边危险“该死的我真巴不

得他给哈死”他嘀咕道边跌跌撞撞地走下坡去叫醒他家少爷。

奇怪的是弗罗多感到整个人精神焕发。他一直在做梦。黑影已过他在
这片病害之地上看见了一幅美丽的景象。他一点也不记得那幅景象了但是
因为有它他感到欣慰不但心情轻松了一些身上的负担也不那么沉重了。咕
噜像条狗似的乐颠颠地欢迎他咯咯笑着唠唠叨叨把长长的手指扭得噼啪响
又不停地抚摸弗罗多的膝盖。弗罗多对他微笑。

“走吧”他说“你给我们带路一直带得很好很忠心。这是最后的阶段了。
带我们到大门前去我不会要求你继续往前走。带我们到大门前然后你就可
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只要别投靠我们的敌人就行。”

“到大门前呃”咕噜尖声叫道显得又吃惊又害怕“主人说到大门前是的他
是这么说的。好斯密戈会按他的要求去做噢是的。但是当我们走近一点我
们会看到时候我们也许会看见。那一点也不好看。噢不噢不”

“快走吧”山姆说“我们赶快把这事了结掉”

黄昏正在降临他们手脚并用爬出土坑慢慢探路走过这片死寂的荒地。
他们没走多远就又一次感觉到了有翼形体掠过沼泽上空时笼罩着他们的那
种恐惧。他们停下来缩在散发恶臭的地上但上方那傍晚时分的阴沉天空中
什么也看不见。那股威胁感很快就过去了也许是由于巴拉督尔派出去办什么
急事从头顶高空掠过。过了一会儿咕噜爬起来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发抖继续
蹑手蹑脚地往前走。

午夜过后一个钟头左右那股恐惧第三次落到他们身上但这次似乎离得
更远好像是在远远高出云层之上的地方飞过以惊人的速度向西方疾飞而
去。但是咕噜吓得六神无主深信他们的行迹被发现了正遭到追杀。

“三次”他呜咽着“事不过三三次就是凶兆了。他们感觉到了我们在这里
他们感觉到了宝贝。宝贝是他们的主人。我们不能再继续走这条路了不。
没用的没用的”

好言相劝不再有用直到弗罗多把手按在剑柄上生气地命令他咕噜才肯
再爬起来。终于他嚎了一声起身像条被击败的狗一样走在他们前面。

他们低着头沉默地走着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有风在耳边不停呼啸。他们就这样跌跌撞撞疲惫地走完了一夜直到又一个充满恐惧的白昼来临。

[1] 无人之地Noman-lands即褐地。—译者注

第三章 黑门关闭

第二天黎明前他们前往魔多的旅程结束了。沼泽和荒漠都已经被抛在背后。在他们面前雄伟的黑色山脉映衬着苍白的天空座座耸立的山峰都充满了威胁。

魔多的西边横亘着一道阴暗的山脉“阴影山脉”埃斐尔度阿斯北边则耸立着埃瑞德砾苏伊灰白如灰烬的残峰秃脊。然而这两道山脉实际上不过是一整道高墙的一部分环绕着荒凉惨淡的砾斯拉德平原和戈埚洛斯平原以及中央那水质苦涩的内海努尔能。这两道山脉朝着彼此延伸在相接处陡然向北甩出两道长长的山岭之间夹着一个很深的峡谷。这便是“鬼影隘口”奇立斯戈埚是通往大敌疆域的入口。两边高高耸立的峭壁在隘口处低了下来从出口向外突出了两座山岩墨黑、表层光秃的陡峭山丘。这两座山丘上耸立着两座坚固的高塔魔多之牙。它们是很久以前刚铎的人类在推翻并逐走索隆之后的鼎盛时期建造的以防他返回老巢东山再起。然而刚铎的力量衰退了人类消沉不起两座塔楼长年空置。后来索隆归来。现在那两座倾颓的监视塔楼重建起来里面储满了武器驻扎着戍卫部队警戒从不松懈。塔楼的外壁以岩石筑成遍布瞪视着北、东、西三个方向的黑暗窗洞每扇窗后都满是不眠不休的眼睛。

此外黑暗魔君还建起了一道连接两边悬崖的防御石墙扼守隘口的出口。墙上开有单独一道铁门墙头的城垛上终年有哨兵巡逻不停。两侧山岭底下的岩石中开凿了数以百计的大小洞穴里面蛰伏着大群的奥克只要一声令下他们便会如黑蚁倾巢而出密密麻麻涌向战场。除了那些应索隆召唤而来的人或那些知道通关暗语能让索隆领土的黑门魔栏农敞开之人没有人能经过魔多之牙而不遭咬噬。

两个霍比特人绝望地凝视着高塔和防御墙。即使光线微弱距离又远他们仍能看见墙头上走动的黑衣守卫以及门前的巡逻小队。他们这时趴在一个石坑里从坑缘朝外窥视埃斐尔度阿斯最北端的支撑扶垛向外投下的阴影遮蔽了他们。从他们隐藏处到较近的那座高塔的黑色塔顶若有一只乌鸦飞过中间的沉闷空气直线距离也不过一弗隆远。塔楼上方有一缕轻烟缭绕仿佛山底下正闷烧着烈火。

白昼到来黯淡的阳光在埃瑞德砾苏伊死气沉沉的山脊上闪烁。突然间从两座监视塔楼中传来一阵铜号声接着远处山中隐藏的据点和岗哨也传来回应的号声然后是更远的地方的呼应虽然模糊却深沉又凶险那是巴拉督尔洪大的号角声和鼓声在远方的盆地中回响。魔多又开始了充斥着畏惧和劳苦的恐怖一天。夜间守卫被召回深藏于地底的洞穴和厅堂而眼目邪恶、性情凶残的日间守卫则步上岗位。城垛上隐隐闪烁着钢铁的光芒。

“好啦我们终于到了”山姆说“大门就在眼前可看这架势咱们大概最多也就能到这儿啦。我打赌要是我家老头现在见了我他一定又有话说他常说我要是走路不长眼睛最后肯定要倒大霉。不过现在我估计我再也见不到那老伙计了他没机会再说‘山姆我早跟你说啥来着’这就更叫人觉得可惜。他只要有一口气在就会没完没了对我唠叨我要是能再见到他那张老脸就好了。不过我得先洗个脸不然他会认不出我来。

“我猜眼下也不用问‘我们现在该怎么走’了因为我们没法再往前走了—除非我们想叫奥克让我们搭个便车。”

“不不”咕噜说“没用的。我们没法再往前走了。斯密戈说过的。他说我们会去到大门前然后我们会看见。我们确实看见了。噢是的我的宝贝我们确实看见了。斯密戈早就知道霍比特人不能走这条路。噢是的斯密戈早就知道。”

“那你是脑袋叫门板夹了才把我们带到这儿来”山姆说毫无公正讲理的心情。

“主人说的啊。主人说带我们到大门去。于是好斯密戈就这么做了。主人说的聪明的主人。”

“我是说过。”弗罗多脸色严厉刻板但神情刚毅果决。他蓬头垢面、憔悴枯槁因疲惫而消瘦却不再畏缩而且双眼清亮有神“我是说过因为我决意要进入魔多而我不知道其他的路。因此我要走这条路。我不要求任何人跟我同去。”

“不不主人”咕噜哀号着伸手不住抚摸他似乎极其悲痛“这条路不能走不能走别把宝贝拿去给他他会把我们都吃掉如果他得到它他会把整个世界都吃掉。保存好它好主人对斯密戈好一点。别让他得到它。要去别的地方去好的地方然后把它还给小斯密戈。是的是的主人把它还过来好吗斯密戈

会把它保管得妥妥的。他会做很多好事尤其是为好霍比特人做很多好事。
霍比特人回家吧。别去那座大门”

“我奉命前往魔多之地因此我必须去。”弗罗多说“如果只有一条路那么
我就一定要踏上它。此后该来的注定要来。”

山姆什么也没说。他仅仅看着弗罗多脸上的神情就知道自己说什么也
没用。毕竟他从一开始就没对此抱过任何真正的希望。但是他是乐观活
泼的霍比特人只要绝望能来得晚点儿他倒也不需要什么希望。现在他们已
经山穷水尽但他始终紧跟着他家少爷这是他来的主要原因而且他还会继续
这么紧跟下去。他家少爷是不会独自前往魔多的因为山姆会与他同去—并
且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摆脱咕噜。

不过咕噜还不打算被他们摆脱。他跪在弗罗多脚下绞着手尖声哀叫“别
走这条路主人”他哀求道“还有另一条路。噢是的的确还有一条。另一条更
黑暗更难找更隐秘。但是斯密戈知道那条路。让斯密戈带你去吧”

“另一条路”弗罗多疑惑地说低头仔细审视着咕噜。

“是嘶嘶是嘶嘶真的有从前有另外一条路。斯密戈找到的。让我们去看
看它还在不在那里”

“你之前没提过这条路。”

“没有。主人没有问啊。主人没说他打算做什么。他没告诉可怜的斯密
戈。他说斯密戈带我到大门去—然后再见斯密戈可以逃走去过好日子。但是
是现在他说我决意要走这条路进入魔多。因此斯密戈非常害怕。他不想失
去好主人。而且他发过誓主人让他发了誓要救宝贝。但是主人却要把它拿
去给他如果主人走这条路那就是直接把它送到那只黑手里。所以斯密戈一
定要救他们两个然后他想到从前曾经有另一条路。好主人。斯密戈非常乖
总是在帮忙。”

山姆皱起了眉头。如果他能用目光在咕噜身上打洞想必咕噜已经千疮
百孔了。他的内心充满了疑问。从所有表面的迹象来看咕噜是真心痛苦并
急于帮助弗罗多。但是山姆还记得自己偷听到的那场争论他很难相信那个
长久以来都被压制着的斯密戈已经占了上风毕竟那场争论最后并不是斯密
戈的声音说了算。山姆的猜测是各占一半的斯密戈和咕噜他在心里分别叫

他们“滑头鬼”和“缺德鬼”已经停止争论并暂时结盟他们都不想让大敌得到魔戒都希望尽量让弗罗多一直待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不被大敌捉住—反正只要缺德鬼还有机会染指他的“宝贝”就行。对于是不是真有另一条进入魔多的路山姆相当怀疑。

“还好不管这个老坏蛋的哪一半都不知道主人真正的打算。”他想“我打赌他要是知道弗罗多先生打算彻头彻尾地解决掉他的宝贝我们肯定马上就会有麻烦的。总之老缺德鬼对大敌怕得要死—他还奉了或者奉过他的什么命令—因此他宁可出卖我们也不愿意被逮到他在帮助我们还有也很可能不愿就这么让宝贝被熔掉。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希望少爷会谨慎地想到这些事儿。他一点不比别人笨就是心肠太软他就是这么个人。再来一百个甘姆吉也猜不出他下一步会怎么做。”

弗罗多没有马上回答咕噜。当山姆那迟钝但不失精明的脑子还在思索着这些疑惑时弗罗多站在那里凝望着奇立斯戈埚的黑暗峭壁。他们藏身的洼坑是一座低矮山丘一侧的山体凹陷处下方不远处是个类似战壕的长山谷山谷对面是山脉的外缘坡壁。西面那座监视塔楼的乌黑基座就坐落在这山谷的中央。这时在晨光下可以清楚看见数条汇集到魔多大门前的道路颜色灰白、尘土飞扬一条蜿蜒向北另一条向东延伸消失在缭绕于埃瑞德砾苏伊山脚下的迷雾里第三条则朝他们奔来。这路急转弯绕过塔楼进到一道窄谷然后从他所站的洼坑下方不远处经过。它在他右边向西拐去绕着阴影山脉的山肩接着向南钻入了覆盖着整个埃斐尔度阿斯西侧山坡的深浓阴影。然后在他视线不及之处它继续前行通往夹在山脉和安都因大河之间的狭窄土地。

就在弗罗多凝视的时候他察觉到平原上起了很大骚动似有一支大军正在行进尽管被沼泽和更远处的荒地上飘来的浓臭烟雾遮蔽了绝大部分但他仍能不时瞥见长矛和头盔的亮光。远处路旁的平地上还可见到大队骑马的骑兵。他记起了自己在阿蒙汉上远远看见的景象那只不过是几天之前现在却感觉像是好多年前的事。接着他便知道了刚才那个狂热的瞬间在他心中萌动的希望只是空欢喜一场。那回荡的号声不是挑战而是欢迎。他们不是刚铎的人类如复仇的幽灵般爬出久已逝去的英雄的坟墓前来攻打黑暗魔君而是来自辽阔东方大地的其他种族的人类应他们的至高君主召唤而集结。这批大军夜里在他的大门前扎营现在行军进入他的领土以增大他正不断膨胀的力量。弗罗多仿佛突然完全意识到了他们所在之处是何等危险身处越

越来越亮的天光下孤立无援离这浩大的威胁只有咫尺之遥。他迅速拉起单薄的灰色兜帽紧紧罩住头走下洼坑然后转身面对咕噜。

“斯密戈”他说“我再相信你一次。事实上我似乎别无选择命中注定要在最不期然的情况下接受你的帮助而你曾心怀恶念追踪了我那么久也命中注定要帮助我。到目前为止你并未辜负我的信任也真诚地信守了你的誓言。真诚地—我这么说也这么想。”他瞥了山姆一眼补充道“因为我们已经有两次落在你的掌握之中你却未伤害我们。你也没有试图从我这里拿走你一度寻找的东西。但愿你第三次表现得更胜以往但是我警告你斯密戈你正处在危险当中。”

“是的是的主人”咕噜说“可怕的危险斯密戈一想到它就吓得骨头都发抖但是他没有逃走。他一定要帮助好主人。”

“我说的不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险境。”弗罗多说“我指的是你独自面临的危险。你对着你称之为宝贝的东西发了誓。你得记住它会迫你守誓但它也会寻找机会扭曲誓言毁掉你自身。你已经被扭曲了。你刚才愚蠢地在我面前露出了真面目。你说把它还给斯密戈。别再说第二次别让那个念头在你心里滋长你永远得不回它了但你对它的渴望或许会出卖你使你落得悲惨下场。你永远得不回它。万不得已的时候斯密戈我会戴上宝贝而宝贝在很久以前控制过你。假使我戴上它命令你就算要你上刀山下火海你也要顺服。我是会下这样的命令的。所以当心点斯密戈”

山姆赞许地看着他家少爷不过同时他也很惊讶弗罗多脸上的神情和说话的语调都是他不曾见识过的。他心里一直有个看法那就是他亲爱的弗罗多先生仁慈到了必然包含着相当程度的盲目的地步。当然他也自相矛盾地坚信弗罗多先生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老比尔博先生和甘道夫可能不算在内。相比之下咕噜认识弗罗多的时间要短得多因此他以自己的方式犯了类似的错误混淆了仁慈和盲目这倒也情有可原得多。无论如何这一席话都令咕噜感到羞愧心生恐惧。他卑躬屈膝趴在地上除了“好主人”再也说不清楚别的话。

弗罗多耐心地等了片刻再开口时语气缓和了些“起来吧咕噜—或者斯密戈随你愿意叫什么—跟我讲讲这另外一条路可以的话就跟我说明那条路究竟有什么希望足以证明我应当掉头离开眼下这条明摆着的路。快点我赶时间。”

但是咕噜目前的状态可怜又可鄙而弗罗多的威胁使他相当焦虑他尖声哀叫、嘟嘟囔囔说了半天要听清楚他的话实在不容易而且他还常常说到一半就趴到地上乞求他们俩要善待“可怜的小斯密戈”。好一会儿之后他才平静了一些弗罗多零零碎碎地听出来如果有旅人顺着这条朝埃斐尔度阿斯西边拐过去的路走他最后会去到一处周围长着一圈黑树的十字路口。那里右边的路通向欧斯吉利亚斯和跨越安都因大河的诸桥中间的路则继续往南行。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咕噜说“我们从来没朝那边走但是他们说那条路有上百里格一直通到你能看见永远都不会静止的大水的地方。那里有好多鱼还有吃鱼的大鸟很好的鸟但是我们从来没去过那里唉没去过我们从来没机会去。他们说更远的地方还有更多的土地但是大黄脸在那边非常的热而且没有什么云那里的人长着黑脸性子凶猛。我们不想看见那片土地。”

“是不想”弗罗多说“但别游荡偏离了你的正路。第三条路转向哪里”

“噢是的噢是的那里还有第三条路。”咕噜说“那是向左的路。它立刻就开始往上爬往上爬弯弯曲曲的往回爬向那些高高的阴影。等它绕过黑色的岩石你会看见它你会突然看见它在你上面你会想躲起来。”

“看见它看见它你会看见什么”

“古老的要塞非常古老现在非常可怕。很久以前当斯密戈还小的时候我们曾经听到从南方传来的故事。噢是的我们曾经在傍晚坐在大河的岸边在柳树地说很多故事那时大河也很年轻咕噜咕噜。”他开始哭泣喃喃自语。两个霍比特人耐心地等着。

“从南方传来的故事”咕噜又继续说“说的是高大的人类他们长着雪亮的眼睛他们的房子像石头的山丘他们的国王有银王冠还有白树—都是很美妙的故事。他们盖很高很高的塔楼其中有一座塔楼是银白的塔里有一个像月亮一样的石头塔四周有巨大的白墙。噢是的有许许多多关于月亮之塔的故事。”

“那一定是埃兰迪尔之子伊熙尔杜建起的米那斯伊希尔。”弗罗多说“就是伊熙尔杜砍下了大敌的手指。”

“是的现在在他的黑手上只有四个指头但也足够了。”咕噜打着寒战说“他痛恨伊熙尔杜的城。”

“有什么是他不恨的”弗罗多说“不过月亮之塔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嗯主人它以前在现在也在—高塔、白色的房子和高墙。不过现在不好了不漂亮了。他在很久以前攻下了它。现在那里是个非常恐怖的地方。旅行的人看到它都会发抖他们偷偷溜出它的视线避开它的阴影。但是主人必须得走那条路。那是惟一的另一条路。因为山脉在那里要低一些那条古道一直往上、往上直到抵达顶上一个黑暗的隘口然后它又继续往下、往下一下到戈埚洛斯。”他的声音低到如同耳语并且打了个寒战。

“但是那怎么能帮我们的忙”山姆问“大敌肯定对他自己的山脉一清二楚那条路肯定跟这条一样守得严实对吧那座塔楼也不是空的对不对”

“噢不不是空的”咕噜耳语道“它看起来像空的但它不是空的噢不那里面住着非常可怕的东西。奥克对永远都有奥克。但还有更糟糕的东西还有更糟糕的东西住在那里。那条路就从高墙的阴影下开始往上爬然后路过大门。那条路上活动的任何东西都逃不过他们的注视。塔里面的东西看得到—那些沉默的监视者。”

“这么说这就是你的建议没错喽”山姆说“我们应该继续往南走上很长一段路然后等到了地方—如果真到得了的话—就发现我们同样进退两难了还没准更糟”

“不真不是这样。”咕噜说“霍比特人一定要明白一定要努力理解。他没料到那里会受到攻击。他的眼睛四面观看但他看某些地方比别的地方更专心。他没法同时看遍所有地方还不能。你瞧他已经征服了阴影山脉以西直到大河的一整片土地现在他还控制了所有的桥。他认为没有人能到月亮塔去除非大队人马打过桥或弄来一大批没法隐藏的船只过河但这一来他会知道的。”

“他怎么做和怎么想你好像知道得挺多啊”山姆说“你最近跟他聊过吗还是你就只跟奥克套近乎来着”

“你不是好霍比特人你不讲理。”咕噜愤怒地瞥了山姆一眼转向弗罗多“斯密戈跟奥克说过话是的当然说过那是在他遇见主人以前他还跟很多人

说过话他去过很远的地方。他现在说的事情很多人都在说。对他来说最大的危险是在北方这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总有一天他会从黑门出来那一天很快会来。那是惟一条大军可以出来的路。但是在西边那里他不怕而且那里还有沉默的监视者。”

“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啊”山姆一点也不示弱“所以我们就要直接走上去敲敲大门问问我们要去魔多是不是走对了路没准他们沉默过了头真会不回答这才没道理呢。在这里我们也能这么干而且还给自己省下老长一段路。”

“别拿这事开玩笑。”咕噜嘶嘶叫道“这不好笑噢不好笑。试图进入魔多本来就完全没道理。但是如果主人说‘我必须去’或‘我要去’那他一定得尝试一条路。但是他一定不能进那个恐怖的城噢不当然不可以。这时斯密戈就能帮上忙了好斯密戈虽然没有人告诉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斯密戈又帮了忙。他找到了它。他知道它。”

“你找到了什么”弗罗多问。

咕噜蹲下来声音又低到了耳语的地步“一条爬上山脉的小径然后有阶梯一道很窄的阶梯噢是的非常长非常窄。然后还有更多阶梯。然后—”他的声音压得更低“—有个隧道黑暗的隧道最后有个小裂缝有一条高出主隘口好多的小路。斯密戈就是从那条路逃出黑暗的。但那是很多年前了。那条小路现在可能已经消失了但也有可能还在可能还在。”

“我觉得这听起来一点都不对劲。”山姆说“反正你这说法听起来太容易了。要是那条小路还在那里也一定会有人看守。以前难道没人看守它吗咕噜”他这话一说就瞥见—或以为自己瞥见—一道绿光从咕噜眼中闪过。咕噜喃喃低语着但没有回答。

“没人看守它吗”弗罗多厉声问“而你真是逃脱了黑暗吗斯密戈难道你不是因为负有任务才被允许离开至少几年前在死亡沼泽附近找到你的阿拉贡是这么认为的。”

“他胡说”咕噜嘶嘶叫道一听到阿拉贡这名字他眼里登时冒出了邪恶的光“他关于我的话都是胡说对他胡说。我是逃出来的全靠可怜的我自己。没错我被命令要找宝贝而我找了又找找了又找我当然找了。但不是为黑暗魔王找的。宝贝是我们的我告诉你是我的。我确实是逃出来的。”

弗罗多有种奇异的把握他认为尽管咕噜很值得怀疑但在这件事情上这一次咕噜所说的离真相相去不远。他不知怎地找到了一条离开魔多的路至少他相信这是靠了他自己的狡猾。比如弗罗多注意到了一点咕噜刚才说话时用了“我”这非常罕见似乎通常标志着某种过往的真相与诚挚的残余部分一时之间占了上风。但即便咕噜在这一点上是可信的弗罗多也还是没有忘记大敌的诡计。那场“逃脱”有可能是被默许或是被安排好的邪黑塔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无论如何咕噜显然还有许多事情没说出口。

“我再问你一次”他说“这条秘密小路没人看守吗”

但是阿拉贡这个名字已经使咕噜愠怒不已。他全身都散发着那种好不容易说了一次真话或部分真话却被怀疑是骗子的受伤气息。他没回答。

“没人看守它吗”弗罗多重复道。

“没有没有大概。这个地方没有哪里是安全的。”咕噜悻悻地说“没有安全的地方。但是主人必须试试要不就回家。没有别的路了。”他们没办法让他多说了。那个危险之地以及那处高隘口的名字他都说不出或不愿意说。

它名叫奇立斯乌苟一个有着恐怖传言的名字。阿拉贡或许能告诉他们这名字与它的意义甘道夫则会警告他们。但是他们现在孤立无援阿拉贡远在他方而甘道夫正站在艾森加德的废墟中与萨茹曼争斗被背叛拖住了脚步。然而即使在他对萨茹曼发出最后警告之际当帕蓝提尔在欧尔桑克的台阶上砸出火花之时他的思绪都一直牵挂在弗罗多和山姆身上他的心神越过千里长路怀着希望和怜悯搜寻着他们。

也许弗罗多感觉到了却没有意识到就如他在阿蒙汉山上一样即便他相信甘道夫已经逝去永远坠入了遥远的墨瑞亚的阴影中。他在地上坐了好长一段时间低着头沉默不语拼命回忆甘道夫跟他说过的一切。但对于眼前的选择他想不起任何建议。他们被剥夺了甘道夫的引导这发生得实在是太快、太快了那时离这黑暗之地还非常遥远。他们最后要怎么进入它甘道夫没说。也许他也说不出来。他曾经冒险进入过一次北方的大敌要塞多古尔都但是自从黑暗魔君东山再起后他曾旅行进入魔多到过火焰之山和巴拉督尔吗弗罗多觉得没有。而他呢他不过是个来自夏尔的小半身人一个来自宁静乡间的单纯霍比特人人们却期望他找到一条那些伟人不能走或不敢走的路。这命运真是不幸。但是这是去年春天他在自家起居室里自愿负起的任务现在感觉起来无比遥远到像是世界开天辟地时的故事里的一章那时金

树和银树依旧繁花盛开。这真是个不吉的选择。他该选哪条路如果两条路都通向恐怖与死亡那又有什么好选的

时间流逝。一股深沉的寂静笼罩了他们所躺的如此接近恐怖之地边界的灰暗小洼坑。这寂静就像是一块触摸得到的厚厚面纱将他们与周围整个世界隔绝开来。他们上方是苍白的天穹被一道道飞逝的浓烟阻隔但天空似乎极高又极远仿佛是透过浩大深邃、饱含沉重思绪的空气所见的模样。

即便是一只翱翔在太阳下的鹰也看不见坐在坑里承担着厄运的重压默不作声纹丝不动全身都裹在薄薄的灰斗篷里的霍比特人。他可能会稍停片刻打量咕噜一个趴在地上渺小的身影—那或许是某个饿死的人类小孩的尸骨上面还附着破烂的衣服它长长的手脚都白如枯骨瘦如枯骨连一块可啄的肉都没有。

弗罗多把头垂在膝盖上但是山姆往后靠着两手枕在脑后脸藏在兜帽里朝外瞪视着空无一物的天空—起码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空无一物。随后山姆觉得自己看见有个像鸟一样的黑影盘旋进了视野暂停一阵又飞走了。接着又来两只然后是第四只。它们看起来都小得很但他不知怎地知道它们必定是硕大无朋伸展开宽阔的翅膀飞在极高的地方。他蒙上眼睛弯腰蜷起身子过去黑骑手出现时警示他的恐惧又一次向他袭来—那种令人无助的恐惧源自乘风而来的尖叫与月亮映出的黑影。尽管现在威胁更遥远因而不那么难以忍受、难以抗拒但是威胁仍在。弗罗多也感觉到了。他的思绪被打断身体微微一动抖了抖但他没有抬头。咕噜则缩成一团像只受困的蜘蛛。那些展翼的形体盘旋了一阵接着急速俯冲而下飞快赶回魔多去了。

山姆深吸了一口气。“黑骑手又来了在天上。”他哑着嗓子低声说“我看不见他们了。你觉得他们看得到我们吗他们在很高很高的地方。如果他们就是之前那些黑骑手那么他们在白天应该看不见什么对吗”

“对也许看不见吧。”弗罗多说“但是他们的坐骑能看见。现在他们骑乘的这些有翼生物很可能视力比任何其他生物都好。他们像是巨大的食腐鸟。他们在搜寻什么东西恐怕大敌已经有所警戒了。”

恐惧的感觉过去了但包围他们的沉寂也被打破了。刚才有一阵子他们与世隔绝仿佛待在一个看不见的小岛上。现在他们又被暴露出来危险重临。但是弗罗多仍然没有作出决定没跟咕噜说话。他闭着眼睛仿佛正在做

梦或在反观自己的内心和记忆。终于他动了动爬了起来似乎打算开口说出决定。可他说出口的却是“啊那是什么”

一股新的恐惧笼罩了他们。他们听见了歌声和沙哑的吼声。起初像在很远的地方但是越来越近正朝他们而来。他们心中全都闪过了同一个念头那些黑翼看见了他们已经派了军队来抓他们索隆这些恐怖爪牙的速度实在惊人。他们蹲伏下来倾听着。说话声和武器甲胄的碰撞声已经非常近了。弗罗多和山姆从剑鞘中拔出了短剑。逃走已经不可能了。

咕噜慢慢起身像昆虫一样爬到洼坑口小心翼翼地一寸一寸向上爬直到能从一块岩石的缺口朝外望。他一动不动地在那里趴了一阵没弄出一点声音。很快那些声音又开始慢慢减弱接着渐渐消失。远处魔栏农的城墙上有号角吹响。随后咕噜悄悄地退后滑回洼坑底。

“是更多的人类去了魔多。”他压低声音说“黑脸孔。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类不斯密戈没见过。他们很凶恶。他们有黑眼睛长长的黑头发耳朵上戴着金耳环是的很多漂亮的黄金。有些人脸颊上还涂着红颜色还有红斗篷。他们的旗子是红的长矛的矛尖也是红的。他们有圆盾牌黄色和黑色上面有很大的钉子。一点也不好他们看起来是非常邪恶残酷的人类。简直像奥克一样坏体形还大得多。斯密戈认为他们是从比大河尽头还远的南方来的他们是从那条路上来的。他们已经进了黑门但后面可能还有更多会来。总是有更多的人去魔多。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进到里面去。”

“有没有毛象[1]”山姆问热心打听异地的消息于是忘了恐惧。

“没有没有毛象。什么是毛象”咕噜说。

山姆站起身将双手背在身后他每次“吟诗”的时候都是这样然后开始吟诵

我颜色如鼠灰

身巨如房屋

鼻子像长蛇

沉缓过草原

脚步震大地

沿途树木摧。

生长在南方

嘴里有长角

大耳扇扇摇。

脚步不停歇

不曾卧地倒

甚而永不死。

我乃大毛象

身形最巨大

又高又壮年纪老

你若见到我

永远难忘怀。

若只凭传言

不信我是真。

我乃老毛象

从来不说谎。

“这个是夏尔的一首歌谣。”他念完了之后说“也许是胡诌也许不是。不过你知道我们也有自己的故事有来自南方的消息。过去霍比特人也习惯不时出去闯荡只不过真回来的人不多他们所说的也不是全都能信—俗话说那都是布理来的消息可不是跟夏尔说法一样靠得住。但是我听说过太阳地的

大种人的故事那个地方在很远的南方。在我们的故事里他们叫斯乌廷人 [2]。据说他们打仗时骑在毛象上。他们把房子跟塔楼之类的都搭在毛象的背上毛象还会互相丢石头和树木。所以当你说‘南方来的人类全都穿红戴金。’我才会问‘有没有毛象’因为要是有的话不管要不要冒险我都打算看一看。不过现在我估计我永远都看不到毛象啦。也许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动物。”他长叹一声。

“没有没有毛象。”咕噜又一次说“斯密戈没听说过这种动物。他也不想看见它们。他也不想要它们存在。斯密戈想要离开这里去躲在一个安全点的地方。斯密戈想要主人走。好主人他不愿意跟斯密戈走吗”

弗罗多站了起来。刚才当山姆炫耀着念起那首关于毛象的炉边老歌谣时他曾忘掉所有忧虑笑了出来而笑声也将他从迟疑中解放出来。“我真希望我们有一千只毛象并且甘道夫领头骑在一只白色的毛象背上。”他说“如此一来我们说不定能杀出一条路进入那片邪恶之地。可惜我们没有只有疲惫的两条腿仅此而已啦。好了斯密戈三次转折也许会带来最好的结果。我会跟你去。”

“好主人聪明的主人亲切的主人”咕噜高兴地叫道轻拍着弗罗多的膝盖“好主人那么好霍比特人现在就去岩石的阴影下休息吧靠近那些石头底下躺下来安静休息等到大黄脸离开然后我们就能赶快动身。我们一定要像影子一样悄悄地快速离开

[1]毛象Oliphant托尔金在《魔戒名称指南》中提到该名是霍比特人对“大象”elephant的说法很可能是elephant的变体故要求该名音译。但他的要求是针对接近英语的拼音文字而言中文的音译不可能令读者联想到“大象”故此处采用“毛象”这个听起来通俗又比大象古老的名字来意译。—译者注

[2]斯乌廷人Swertings夏尔居民对生活在遥远南方的黑皮肤人类的称呼。该名与通用语中的“黑肤人类”Swarthy Men显然有联系。托尔金要求该名音译如能饱含“黑”的意思最好。—译者注

Of Herbs and Stewed Rabbit

第四章 香草炖野兔

白昼余下的几个钟头他们都在休息随着太阳的移动而挪动藏身阴影中直到他们所在的洼坑西缘的影子终于变得很长黑暗笼罩了整个洼坑。然后他们吃了点东西节省着喝了点水。咕噜什么都没吃但是高高兴兴地喝了他们给的水。

“很快就会有很多水了”他舔着嘴唇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有很好的水好水从好多小溪里往下流进大河。也许斯密戈还能在那儿找到吃的他饿得要命是的咕噜”他将两只又大又扁的手放在干瘪的肚子上眼中又冒出了淡绿的光。

当他们终于出发时暮色已经很浓了。他们悄悄从坑的西缘爬出去像幽灵一样潜入了大道边缘那片崎岖不平的乡野。现在是月圆过后三天月亮要到将近午夜时才会爬上山顶因此刚入夜时大地漆黑一片。高高的尖牙塔楼中燃着一道红光但是除此之外魔栏农上再看不见也听不见任何彻夜警戒的迹象。

他们在荒凉的石地里跌跌撞撞地奔逃了许多哩路那只红眼似乎一直盯着他们。他们不敢走大道但尽可能地跟着它的路线走走在它的右侧又与它保持着很近的距离。他们途中只短暂地休息过一次等到夜深已经很累时那只红眼终于缩成炽烈的一小点然后消失了一—他们已经转过山脉下层那黑黝黝的北边山肩正朝南方走去。

他们的心情这时莫名地轻松下来于是小歇了一会儿但没久待。咕噜觉得他们走得不够快按他估算从魔栏农到去往欧斯吉利亚斯途中的十字路口有将近三十里格而他希望能分四次走完。因此不一会儿他们便又挣扎着上路一直走到晨曦在一片广阔灰白的僻静大地上慢慢扩散开来。他们已经走了将近八里格的路。两个霍比特人这时就算有胆子继续走也实在走不动了。

渐亮的天光已向他们揭示出一片不那么荒凉贫瘠的大地。左边仍然耸立着阴沉不祥的山脉但他们可以看见近在咫尺的南方大道此时它转离黑暗

的丘陵脚下偏向西方而去。路的另一边是山坡覆满了黑压压如同乌云的树木。但四周是一片欧石楠丛生的荒地此外还长着帚石楠、金雀花和山茱萸以及别的他们不认识的灌木。他们能零星见到小片小片的高大松树。两个霍比特人尽管疲惫心情还是又振奋了一点—空气清新又芳香让他们想起了遥远的夏尔北区的高地。能够走在一片落入黑暗魔君的统治只有几年尚未彻底沦入腐朽的土地上如此缓口气似乎真的不错。但是他们并未忘记自己身处险境也没忘记黑门离得实在太近—尽管看不见却就在这片阴暗高山的背后。他们环顾四周寻找一个藏身之处好在白天尚未过去时躲避那些邪恶的眼目。

白昼过得很不安稳。他们躺在茂密的帚石楠丛中数着缓慢流逝的时间—时间似乎没什么变化因为他们仍在埃斐尔度阿斯的阴影下太阳被遮住了。弗罗多不时会睡着睡得平静又深沉也许是因为信任咕噜也许是太累了顾不得为他费神。但是山姆却发觉自己很难真正入睡。即便咕噜明显已经睡熟在他那隐秘的梦里哼唧抽搐山姆顶多也只打个盹。或许让他不能成眠的不是不信任而是饥饿—他已经开始渴望吃上一顿美好的家常饭菜“刚出锅的热腾腾的美味”。

当夜幕逐渐降临大地褪成一片混沌灰影时他们又立刻出发了。咕噜不一会儿就将他们领上了往南的大道。如此一来虽然危险多了但他们走得也快多了。他们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大道前方是否有马蹄或脚步声后头是否有追兵。但是黑夜流逝他们没听见行人或骑手的声音。

大道是在久远到无人记得的年代里修成的从魔栏农往下有大约三十哩的一段曾新近整修过但越往南去道路就越荒败。道路笔直平整从中仍可看出古时人类的手工巧艺它不时穿过山坡切出一条路来或经由造型优美、宽阔耐久的石拱桥跃过小溪。但是到了最后所有石艺遗迹都荡然无存只余路边的灌木丛中偶尔探出头来的断裂石柱以及仍潜伏在杂草和青苔当中的古老的铺地石板。帚石楠、树木和蕨丛攀爬到坡下悬长在坡岸上或在路面上蔓延。道路最后颓圮成一条几乎无人经过仅容板车行走的乡间小径。但它并未弯曲仍是笔直向前延伸为他们指出了最快的路线。

如此他们越过了这片美丽乡野的北界进入了人类一度称之为“伊希利恩”的地区。此地树木蓊郁溪流跌宕。在群星和圆月的照耀下夜晚变得十分美好两个霍比特人觉得越往前走空气就越芬芳。从咕噜的呼气和喃喃自语

中可知他也注意到了这点但他并不欣赏。当天边曙色初现他们便再次停下。他们已经来到一条长而深的山沟尽头深沟中段两壁陡峭大路从一条石脊上切过。他们爬上了西边的沟壁举目四望。

天色逐渐大亮他们看见山脉现在远得多了呈一道弧线逐渐朝东退去消失在远方。他们转向西方面前呈现出和缓的山坡一路下降到深处朦胧的雾气里。他们周围是冷杉、雪松、柏树这样的松香树木组成的小树林另外还有一些不曾在夏尔见过的树木树林之间隔着开阔的空地到处都长着茂盛的芬芳香草和灌木。这趟从幽谷出发的漫长旅程将他们带到了远离家乡的南方但是直到此刻两个霍比特人来到这片备受庇护的地区才感觉到气候的变化。在此他们随处可见春天活跃的踪迹蕨类的嫩芽从苔藓和泥地中冒出来落叶松长出尖尖的绿芽草地上开满小花鸟儿欢唱。伊希利恩这片刚铎的花园如今虽然荒无人迹却仍生机蓬勃保留着原始不羁的美丽。

伊希利恩的南边和西边朝向温暖的安都因下游河谷东边有埃斐尔度阿斯作为屏障却又没被笼罩在大山的阴影下北边则有埃敏穆伊丘陵保护远方大海的湿润南风可以直吹进来。这里生长着许多很久以前种下的参天古树不知多少年无人照管周围乱糟糟长满了随意生发的小苗。这里有小树林和灌木丛柽柳和气味辛辣的黄连木橄榄树和月桂还有刺柏和桃金娘又有百里香或是长成一丛一丛或是蔓延出茂密的木茎如厚厚的挂毯般遮没了岩石各种鼠尾草盛开着或蓝或红或淡绿的花还有墨角兰和新发芽的芫荽以及许多形态各异、气味多样的香草—山姆的园艺知识都不够用了。石坑和石壁上已经点缀了星星点点的虎耳草和景天。报春花和银莲花从榛树丛中冒出来。倾泻的小溪在奔向安都因大河途中在凉爽的山谷里暂时驻足形成一个个水塘。在水塘旁那茂盛浓绿的草地上日光兰和许多百合花摇曳着半开的花蕾。

三个旅人转离了道路走下山坡。他们边走边拨开树丛和香草从中穿行而过一股股甜蜜的香气升起萦绕在四周。咕噜不停咳嗽干呕但两个霍比特人都在深深呼吸山姆还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不是因为觉得好笑而是因为心情舒畅。他们顺着前方一条奔流而下的小溪走小溪这时将他们带到一处浅谷中水质清澈的小湖旁。这是古时候一座石砌的水池如今已经碎裂残破水池边缘的雕刻几乎全被青苔和玫瑰丛覆盖了。水池周围环绕着一排排剑一般的鸢尾叶轻轻荡漾着涟漪的深色水面上漂浮着片片睡莲叶。湖很深水质清新湖水不断从对岸的一处岩石边沿舒缓地溢流而出。

他们在此洗漱一番又在入水口将新鲜的水畅饮到饱然后便寻找一个可以藏起来休息的地方。这片土地尽管看似美丽依旧如今却是大敌的领土。他们离开大道并不远但即使是这么短的距离也已经看见不少旧日战事留下的伤痕以及奥克和黑暗魔君的其他邪恶爪牙造成的新创一坑没有掩埋的秽物垃圾被胡乱砍倒、放任枯死的树木树皮上还有粗暴的刀痕刻下的可怕魔眼记号和邪恶的如尼文。

一时之间山姆把魔多忘到了脑后。他在小湖出水口的下方攀爬摸摸嗅嗅那些陌生的植物和树木。无意中他撞上了一圈被火烧过的焦土发现中间是一堆烧焦碎裂的骷髅和头骨这立刻提醒了他自己这一行人时刻都面临着危险。虽然这片可怕的饕餮处和屠杀场已经覆上薄薄一层疯长起来的荆棘、野蔷薇和蔓生的铁线莲但它存在的时间并不久。山姆匆匆赶回同伴们身边但是什么也没说那些尸骨最好安眠在那里不要被咕噜染指打扰。

“我们找个地方歇歇吧。”他说“别去那下头我要个高点的地方。”

从小湖往回朝上走一点他们发现了褐色的厚厚一层去年的蕨类植物。过了这片蕨叶树叶墨绿的月桂树茂密丛生攀上陡峭的山坡坡顶则长满了古老的雪松。他们决定在这里休息度过这个注定是又明亮又温暖的白天。这天其实十分适宜他们漫步走过伊希利恩的树林和空地但尽管奥克回避阳光这里仍有太多地方能供那些生物躲藏、监视此外索隆爪牙众多其他邪恶的眼目也可能在外游荡。再说咕噜不肯在“大黄脸”底下行走。大黄脸很快就会升到埃斐尔度阿斯黑暗的山脊之上他会因为光和热而畏缩晕倒。

他们还在行进时山姆就郑重思考过食物的问题。现在既然面对那道不可逾越的黑门时的绝望感被抛到了身后他便不像他家少爷那样坚持不去考虑任务完成之后的生计问题。他觉得把精灵的行路干粮省下来留到将来情况更恶劣时吃怎么看都要明智些。从他估算干粮只够吃三星期那天起到现在已经过了至少六天了。

“这么下去我们要是能及时到达火山那可真得算走运。”他想“而且我们可能还想回来呢。我们会的”

此外在跋涉了一整夜洗完澡又喝饱之后他感觉比往常更饿了。在袋下路老厨房的炉火边吃顿晚餐或早餐这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便转身去找咕噜。咕噜手脚并用正偷偷摸摸地爬过那片蕨叶打算独自溜走。

“嘿咕噜”山姆说“你要去哪儿打猎吗好吧你这老家伙听着你不喜欢我们的食物而我自己也觉得换换口味挺不坏的。你的新口头禅是‘永远乐意帮忙’那你可以找点适合给饥饿的霍比特人吃的东西吗”

“可以也许可以。”咕噜说“斯密戈永远帮忙如果他们开口嘶嘶—如果他们客气地开口嘶嘶。”

“行行”山姆说“我确实‘开口嘶嘶’了如果这还不够客气那我求你嘶嘶。”

咕噜走了离开了一段时间。弗罗多吃了几口兰巴斯就深深扎进褐色的蕨叶丛里睡觉去了。山姆看着他清晨的阳光才刚爬到树荫下但他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他家少爷的脸还有他搁在身旁地面上的手。这让山姆突然想起了弗罗多受了致命伤后在埃尔隆德之家沉睡时的情景。那时山姆在看护着他时就注意到弗罗多体内似乎不时发出淡淡的光而现在那光愈发清晰也愈发明亮了。弗罗多的面容很安详找不到恐惧和忧虑的痕迹但那张脸显出了老态苍老而优美仿佛岁月的雕凿透过许多原先隐藏着的细致纹路一朝展露出成效然而拥有那张脸的人并未改变。这可不是山姆·甘姆吉自己主观的认定。他摇摇头仿佛找不到恰当的话来说于是只喃喃道“我爱他。他就是那个样子有时候不知怎地就会流露出来。但是不管怎样我就是爱他。”

咕噜悄没声息地回来了探过山姆的肩膀窥视他看见了弗罗多于是闭上眼睛无声无息地爬开去。片刻之后山姆过来找他发现他正嚼着什么东西还在自言自语。他旁边的地上放着两只小兔子而他开始以贪婪的目光盯着它们。

“斯密戈永远帮忙。”他说“他带了兔子回来很好的兔子。但是主人睡着了也许山姆也想睡觉。现在不要兔子了吧斯密戈尽力帮忙但是他没办法一眨眼就抓到很多东西。”

不过山姆一点不反对吃兔子他也是这么说的—至少他不反对吃烹煮了的兔子。当然所有的霍比特人都会烹调他们在学识字许多人一辈子都不识字之前就开始学习烹调的艺术了。但即便是拿霍比特人的标准衡量山姆也是个好厨子。这一路上条件允许野炊的时候他已经大展过身手。他仍然心怀侥幸地在背包中带着一部分炊具一个小火绒盒大套小的两口小浅锅锅里又塞了一柄木勺一把双尖的短叉子以及几根串肉签。在背包底下还塞着一个扁平的木盒里头藏着那逐渐减少的宝贵东西—食盐。但除此之外他还需

要火和别的。他取出刀子洗干净后磨了磨便开始收拾那两只兔子与此同时想了想。他可不会离开这里让弗罗多独自沉睡哪怕几分钟都不成。

“那啥咕噜”他说“我还有一件事要你来办。把这两个锅拿去装满水再拿回来”

“斯密戈会去打水是的。”咕噜说“不过霍比特人要这么多水做什么他都喝饱了他也洗过澡了。”

“你别管”山姆说“你要是猜不到很快也会知道。而且你越快把水打来就越快知道。你不许弄坏我的锅子不然我就把你剁成肉酱。”

咕噜走了之后山姆又端详了下弗罗多。他仍睡得很沉但这时山姆最讶异的是他的脸和手竟然这么消瘦。“他太瘦又太累了”他喃喃道“霍比特人可不该这个样子。我要能把这些兔子炖好了就去叫他起来。”

山姆挑出最干燥的蕨叶收集起来堆成一堆又爬上山坡捡了一捆细枝和碎木头。山坡顶上有段折断的雪松树枝这给他提供了足够的燃料。他紧贴着坡底那片蕨丛的外缘掘开草皮挖了个浅坑然后把柴火放进去。他精通火石和火绒的用法很快就生起了一小把火。火几乎没冒什么烟而是散发出一股香气。他俯身护着火苗慢慢添上粗一点的木柴好让火烧旺。这时咕噜回来了小心翼翼地端着两锅水一边自言自语地咕哝抱怨着。

他把锅放下接着突然看见山姆在干什么忍不住嘶嘶细声尖叫起来似乎既害怕又生气。“啊咳嘶嘶—不行”他叫道“不可以蠢霍比特人笨蛋对大笨蛋他们一定不能这么干”

“不能干什么”山姆吃惊地问。

“不能弄出这讨厌嘶嘶的红舌头”咕噜嘶嘶道“火火火很危险对很危险。它会烧死会杀死它还会把敌人引来是的它会。”

“我看不会”山姆说“只要你不在上头添湿东西使它冒出烟来我看不出它为啥会招来敌人。但是万一招来就招来吧。我反正打算冒这个险。我要炖了这些兔子。”

“炖兔子”咕噜惊愕地细声尖叫“糟蹋斯密戈给你们省下的美味的肉可怜的饿肚子的斯密戈为什么蠢霍比特人为什么它们是小兔子它们很嫩它们很

香甜。吃了它们吃了它们”他伸手去抓那只最近的兔子兔子已经剥好皮放在火旁。

“等等等等”山姆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们的干粮呛着了你而生兔肉会呛着我。如果你把兔子给我了兔子就是随我处置明白吧我想炖就炖而我确实想炖。你不用瞅着我。你再去抓另一只按你喜欢的办法吃吧—找个我看不见的僻静地方就行。这样你就不用看见火我也不用看见你咱俩都会开心点。我会注意不让这火冒烟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咕噜咕哝抱怨着退开爬进了那片蕨丛里。山姆拿过锅子忙碌起来。“霍比特人要怎么烹调兔子呢”他自言自语道“要放些香草和薯根尤其是土豆—不消说还要配上面包。看来我们弄些香草是没问题的。”

“咕噜”他轻声叫道“帮人帮到底。我需要一些香草。”咕噜的头从蕨丛中探出来但他看起来既不想帮忙也不友善。“要几片月桂叶一些百里香和鼠尾草这就够了—要在水开之前找来。”山姆说。

“不干”咕噜说“斯密戈不高兴。斯密戈也不喜欢有味道的叶子。他不吃草也不吃根不吃宝贝除非他快要饿死或病得厉害可怜的斯密戈。”

“等水开的时候斯密戈要是没照吩咐办好他就要下到货真价实的滚烫的水里去”山姆吼道“山姆会把他的脑袋塞进去是的宝贝。要不是现在季节不对我还会要他去找芫荽和胡萝卜还有土豆。我敢打赌这地方一定到处疯长着这一类的好东西。我愿意付个大价钱来换半打土豆。”

“斯密戈不去噢不宝贝这次不去。”咕噜嘶嘶道“他害怕他也很累而且这个霍比特人不和气一点也不和气。斯密戈不去挖什么根和胡萝卜嘶嘶还有一土豆。什么是土豆宝贝呃什么是土豆”

“就是马—铃—薯—”山姆说“这可是老头儿的最爱填饱空肚子的上好东西。不过你不用去找找不到的。好啦做个好斯密戈给我找点香草来这会改善一下我对你的看法。还有你要是改过自新不再变卦我总有一天会做点土豆给你吃我会的给你上一道甘姆吉拿手的炸鱼和薯条。这你总不会拒绝吧。”

“会的会的我们会拒绝。糟蹋好鱼烧焦它。现在就给我鱼自己留着那讨厌嘶嘶的薯条”

“噢你真是没的治了”山姆说“滚去睡吧”

到头来他只能亲自去找所需的香草不过他倒不至于非得走远到看不见他家少爷躺着沉睡的地方去。山姆坐着沉思了一阵子边照料着火堆直到水煮开。天光越来越亮空气暖和起来露珠从草地和树叶上蒸干消失。不一会儿切成块的兔肉和扎好的香草就在锅里炖上了。随着时间流逝山姆几乎也睡着了。他让两锅兔肉炖了将近一个钟头不时用叉子戳戳看肉烂不烂并尝尝肉汤的味道。

等他觉得炖够火候就把锅从火上拿开悄悄来到弗罗多旁边。弗罗多半睁开眼睛见山姆俯身看着他随即从梦境中清醒过来那又是一个温和、宁静却又记不得的梦。

“哈罗山姆”他说“没休息吗有什么不对劲吗几点了”

“大约是天亮后两个钟头吧。”山姆说“照夏尔的钟来算可能差不多八点半了。不过没什么不对劲的虽然我得说也不是啥都没错没有高汤没有洋葱没有土豆。弗罗多先生我给你炖了点吃的还有一点肉汤。这对你有好处。我没带碗来也没带啥妥当的东西你得用口杯慢慢喝要不就等锅子凉一点以后直接从锅里喝。”

弗罗多打个呵欠伸了个懒腰。“山姆你本来也该睡一下的。”他说“而且在这一带生火很危险。不过我是觉得饿了。嗯我在这儿能闻到吗你炖了什么”

“一份斯密戈送的礼物”山姆说“两只小野兔不过我估计咕噜现在正后悔呢。可惜除了一点香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调味。”

山姆和他家少爷坐在蕨丛中紧靠边缘的地方两人合用旧叉子和勺子就着锅子吃起炖肉来。他们还放开肚子各吃了半块精灵干粮这简直要算一顿盛宴了。

“呦咕噜”山姆轻吹了声口哨叫道“过来你还来得及改主意。你要要是想尝尝炖兔肉这儿还剩了点。”没人回答。

“噢算了我估计他自己去找吃的了。我们把它吃完吧。”山姆说。

“然后你一定得睡一会儿。”弗罗多说。

“那我打盹的时候你可别睡着了弗罗多先生。我可不怎么信任他。他身上那个缺德鬼—就是那个坏咕噜你懂我的意思吧—他的影响还大得很而且还变得更厉害啦。不过我觉得他现在多半想先掐死我。我不正眼看他他也不正眼看我他一点也不喜欢山姆噢不宝贝一点也不喜欢。”

他们吃完后山姆去溪边洗那些家当。起身往回走时他回头往山坡上看了一眼。那时他看见太阳已经升到始终弥漫在东边的蒸汽—或烟雾或阴影或天知道什么东西—的上面了金色的光芒照在周围的树木和空地上。然后他注意到有一道稀薄的蓝灰色烟柱正从上方的灌木丛中盘旋上升反射着阳光能看得清清楚楚。他猛然一惊意识到这是他炖肉用的小火堆他忘记把它扑灭了。

“这下糟了真没想到它会这么显眼”他咕哝着开始匆忙往回赶。蓦地他停下脚步仔细聆听他是不是听见了一声口哨要不就是什么陌生的鸟叫如果那是口哨声音却不是从弗罗多的方向传来的—就在这时又从另一个地方传来了山姆开始尽力往山坡上跑去。

他发现是一根小树枝烧到了搁在外面的一端结果点燃了火堆边缘的一些蕨叶而蕨叶烧了起来让湿润的草皮冒起了烟。他急忙把余火踏熄把灰烬踢散又把挖出来的草皮填回洞里然后才爬回弗罗多身边。

“你有没有听到一声口哨还有一声像是回应”他问“就几分钟以前的事儿。我希望那只是鸟但是听起来不太像。我觉得更像是有人模仿鸟叫。还有恐怕刚才我生的那个火冒了烟。要是我招来了麻烦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而且可能也没机会原谅”

“嘘”弗罗多耳语说“我想我听见好多说话声。”

两个霍比特人捆好小背包背上肩头准备好随时奔逃然后爬进蕨丛的深处。他们蹲在那里聆听。

毫无疑问有几个声音正在压低音量秘密交谈但是很近而且越来越近。接着他们旁边骤然响起了清晰的语声。

“这里烟就是从这里冒出来的”那个声音说“它肯定就在附近无疑就在蕨丛里。我们能抓住它就像抓住掉进陷阱的兔子一样然后就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东西了”

“对还有它都知道什么”第二个声音说。

登时四个男人从不同方向大步穿过蕨丛而来。反正这时逃跑和躲藏都不可能了弗罗多和山姆索性跳了起来背对背靠在一起抽出了短剑。

或许他们对自己眼中所见吃了一惊不过捉到他们的人却吃了更大一惊。四个高大的人类站在那里两个人手中握着长矛矛头阔大雪亮两个人拿着大弓弓几乎有一人高硕大的箭筒里装着绿羽毛的长箭。四人身侧全都挂着剑身穿深浅不同的绿色和棕色的衣服仿佛是为了在伊希利恩的林中空地里走动时更不容易被瞧见。他们戴着绿色的护臂手套用兜帽罩住头还戴着绿色的面罩只有眼睛露在外面十分明亮锐利。弗罗多立刻想到了波洛米尔因为这些人类的身形、举止和说话的方式都很像他。

“我们没找到要找的。”一人说“而我们找到的这是什么啊”

“不是奥克。”另一人说松开了剑柄—之前他看见弗罗多手中刺叮的闪光立刻握住了自己的剑。

“精灵吗”第三人语带怀疑地说。

“不不是精灵。”个子最高的第四人说他显然是这一行人的首领“如今精灵不来伊希利恩走动。而且据说精灵看起来都惊人地美丽。”

“你这意思是说我们长得很难看喽。”山姆说“谢谢你的美言。等你品头论足完了我们或许能说说你们是谁为啥不让两个疲倦的旅人休息。”

那个高大的绿衣人冷冷地笑了笑。“我是刚铎的统帅法拉米尔。”他说“不过此地没有旅人有的不是邪黑塔的爪牙便是白塔的属下。”

“但我们两者都不是。”弗罗多说“而且无论统帅法拉米尔怎么说我们都确实是旅人。”

“那就快说你们是什么人身负什么使命。”法拉米尔说“我们还有任务这不是猜谜谈判的时间或场合。快说你们的第三个同伴在哪里”

“第三个”

“对那个鬼鬼祟祟的家伙我们看见他把鼻子扎到下面那边的水池里。他长得实在不讨人喜欢。我猜是种奥克的奸细要不就是他们手下的生物。但是他使诡计摆脱了我们。”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弗罗多说“他只是我们在路上碰巧遇到的同伴。我对他负不了责任。如果你们碰到他且饶他一命将他带来或交给我们。他只是个流浪的不幸家伙但我已经把他纳入照顾一阵子了。至于我们我们是来自夏尔的霍比特人那地远在西北方要渡过许多河流。我是卓果之子弗罗多跟我在一起的这位是汉姆法斯特之子山姆怀斯是我忠实的霍比特仆人。我们从幽谷也就是有人称之为伊姆拉缀斯的地方远道而来。”听到这里法拉米尔一惊变得专注起来。“我们曾有七个同伴在墨瑞亚失去了一个余下的六个我们在滂洛斯瀑布上方的帕斯嘉兰离开了他们。有两个跟我同族还有一个矮人一个精灵两个人类—阿拉贡和波洛米尔波洛米尔说他来自南方一座名叫米那斯提力斯的城。”

“波洛米尔”四个人异口同声叫起来。

“宰相德内梭尔之子波洛米尔”法拉米尔说脸上浮现出一种异样的严厉神情“你们跟他一起来的如果这话属实那确实是新闻。小陌生人你们要知道德内梭尔之子波洛米尔乃是白塔的至高守护也是我们的元帅我们极其想念他。你们到底是谁跟他有什么关系快说太阳正在升高”

弗罗多反问“你知道波洛米尔带去幽谷的谜语吗

寻找断剑

它隐于伊姆拉缀斯。”

“这些话我们确实知道。”法拉米尔震惊地说“既然你们也知道多少证明你们所言不虚。”

“我刚才提到的阿拉贡就是断剑的拥有者。”弗罗多说“而我们就是那首谜语诗中提到的半身人。”

“这一点我看得出。”法拉米尔若有所思地说“或者说我看得出这是有可能的。那么伊熙尔杜的克星是什么”

“那还隐而未现。”弗罗多说“毫无疑问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此事我们必须详加了解。”法拉米尔说“还要了解你是为了什么才来到这么远的东方来到那边—”他指了指但没有说出名字“—的阴影底下。但现在不行。我们正有急事要办。你们身在险境今天无论在野地里还是大道上都走不了多远。今天中午之前附近必要发生一场恶斗此后要么是死亡要么是迅速逃回安都因大河那边。我会留下两个人保护你们这既是为你们好也是为了我自己。在这片土地上明智的人不相信萍水相逢。若我归来我会再跟你们谈谈。”

“再会”弗罗多说深深鞠了一躬“你尽可随意猜想但我是那独一大敌的所有敌人的朋友。如果我们半身人一族可以指望为你们这样强壮又勇敢的人出点力并且我的任务也允许的话我们愿意跟你走。愿你们的剑光明闪耀”

“半身人无论其他方面如何倒真是彬彬有礼的种族。”法拉米尔说“再会”

两个霍比特人重新坐下但他们都没有把心中的想法和疑虑跟对方说。那两个留下的人就在近旁那片墨绿月桂树的斑驳树影下警戒。白天渐渐热了起来他们不时取下面罩来凉快一下弗罗多发现他们是出类拔萃的人类皮肤白皙深色头发灰眼睛高傲的脸孔含着忧伤。他们彼此低声交谈一开始用的是通用语不过说的时候循着旧日的风范然后换成了一种自己的语言。弗罗多听着听着不禁惊讶起来因为他察觉到他们说的是精灵语不然就是一种跟精灵语相去无几的语言。他惊奇地看着他们因为这一来他知道了他们必定是南方的杜内丹人是西方之地诸王的后裔子孙。

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跟他们说话但是他们答得很慢也很谨慎。他们自我介绍分别是玛布隆和达姆罗德是刚铎的士兵属于伊希利恩突击队[1]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生活在伊希利恩但是伊希利恩沦陷了。宰相德内梭尔选出一些这样出身的人组织了一支突击队派他们秘密渡过安都因河怎么渡过和从哪里渡过他们都不肯说去骚扰那些在大河和埃斐尔度阿斯之间的地区游荡的奥克和其他敌人。

“从这里到安都因大河的东岸将近十里格”玛布隆说“我们很少深入野外这么远。但是我们此行负有新的使命我们前来伏击哈拉德的人类。诅咒他们”

“对诅咒那些南蛮子”达姆罗德说“据说古时刚铎跟遥远南方的哈拉德诸国有贸易往来不过从来没建立友谊。那些年间我们的边界远过南方的安都因河口而南方诸国中离我们最近的乌姆巴尔也承认我们的统治。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人类的许多世代过去我们之间再无来往。近来我们得知大敌的势力已经渗入他们当中他们也投靠他或者说重归他的麾下—他们向来心甘情愿地归顺他的统治—东方的许多地区也都一样。我不怀疑刚铎的气数将尽米那斯提力斯的城墙已难逃一劫他的力量和恶意实在太强大了。”

“但是我们不会坐视不管让他为所欲为”玛布隆说“这些该死的南蛮子正沿古道行军而来去壮大邪黑塔麾下的力量—没错走的就是刚铎的工艺所铺就的道路。就我们所知他们行军比以往更加肆无忌惮他们觉得新主子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到了连他那些山岭的影子都能保护他们的地步。我们前出来是要再给他们一个教训。几天前我们获得情报他们的主力大军正在向北而来。按我们的估计大约中午之前他们有一个军团将经过上面那条路穿沟而过的地方。路是可以穿过但他们可不行只要法拉米尔是统帅他们就休想。现在所有的危险行动都是他领军不过他挺命大的要不就是命运对他有别的安排。”

他们说着说着渐渐都住了口只静静聆听着。万物似乎都安静下来充满警戒。山姆蹲在蕨丛边缘悄悄朝外望。他凭着霍比特人的锐利目光看见周围还有许多人类。他看得见他们正潜上山坡有的单独行动有的列成长队前行始终走在树林或灌木丛的浓荫底下或是在草地和灌木间爬行—他们穿着棕色与绿色的衣物身影几乎辨认不出。他们全都戴着兜帽和面罩手上都戴着护臂手套携带的武器与法拉米尔及他的同伴相似。没多久他们就尽数经过没了踪影。太阳继续升高直到接近南方。树荫缩短了。

“我纳闷那个讨厌的咕噜哪儿去了”山姆爬回树荫深处时想着“他现在相当有可能被当作奥克宰了不然就是叫大黄脸给烤焦了。不过我猜他会照顾自己的。”他在弗罗多身边躺下开始打瞌睡。

他猛然醒来觉得自己听见了号角声。他坐了起来。现在已经是正午时分了。两个护卫站在树荫中警觉又紧张。突然间更大的号角声传了过来并且毫无疑问就在上方在山坡顶上。山姆觉得自己还听见了哀嚎和狂乱的喊叫但声音很模糊仿佛是从远处的山洞中传来一般。接着附近霎时爆发出一片厮杀声就在他们躲藏处的正上方。他可以清楚听见钢铁相击的铿锵利剑

砍上铁头盔的叮当响刀刃劈上盾牌的沉闷声人们在嘶吼尖叫还有个清晰洪亮的声音在大喊“刚铎刚铎”

“听起来就像有一百个铁匠凑在一块儿同时打铁”山姆对弗罗多说“我可真不希望他们再靠近啦。”

但是厮杀声变得更近了。“他们过来了”达姆罗德喊道“看有些南蛮子冲出了包围圈从大道上逃了就在那边我们的人在追杀他们队长冲在最前面。”

按捺不住要看个究竟的山姆这会儿奔到了两个守卫身边。他往坡上爬了一小段到了一棵较大的月桂树下。有那么片刻他瞥见不远处有几个身穿红衣的黝黑人类正奔下山坡穿着绿衣的战士动作迅捷地紧追在后将奔逃的人砍倒。空中箭如飞蝗。接着突然有个人从掩护他们藏身的山壁边沿径直摔了下来落地时压折了一些小树几乎滚到了他们头上。那人最后停在几呎外的蕨丛里脸朝下颈后的金色护颈下方扎着绿色的羽箭。他猩红的战袍被扯破了层叠的黄铜铠甲被砍得凹凸裂开编束着黄金的黑色发辫浸透了鲜血。他棕色的手仍紧紧抓着一把断剑的剑柄。

这是山姆第一次看见人类与人类之间的战斗他不怎么喜欢。他很庆幸自己看不见那张死人脸。他纳闷那人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内心是不是真的很邪恶是什么谎言或威胁让他离开家乡长途跋涉到此以及他是否真的不愿待在家乡过着平静的日子—凡此种种在他脑中一闪又被迅速逐了出去。因为就在玛布隆迈步朝那倒卧的尸体走去时又有新的嘈杂声响了起来。高声嚎叫和呼喊。山姆还听见其中夹杂着刺耳的咆哮或喇叭声。然后是巨大沉重的砰砰响和撞击声就像巨大的锤子夯向地面。

“小心小心”达姆罗德对同伴喊道“愿维拉令他转向猛犸[2]猛犸”

山姆惊惧交加但又无限欢喜地看见一个庞然巨物闯出树林猛冲下山坡。它大得就像一栋房子—他觉得它比房子还要大得多简直是一座移动的灰色小山。或许是惧怕和好奇让它在霍比特人眼中被放大了不过哈拉德的猛犸确实是庞然巨兽如今中洲已经没有他这样的动物了。他那些日后仍活在大地上的同类论魁伟与威武不过是他的缩影而已。他朝着观者们直奔而来在千钧一发之际转了方向就在区区几码开外经过令大地在他们脚下震动。他的巨腿粗壮如树巨耳张开如帆长鼻高举如即将发动进攻的巨蟒小红眼睛里满是狂暴之色。他上翘如号角的长牙箍着金箍上面还滴着血。他身上猩红与金色的饰毯已经扯得稀烂随风啪啪飘舞着。他拱起的背上驮着一

个像是战塔的巨物也已在他狂怒穿过树林时撞得破烂不堪。在他高高的脖子上还有个小小的人影紧抱着不放手—那其实是个魁梧的战士在斯乌廷人当中得算巨人了。

这头巨兽盲目又狂怒笨拙地前行轰然踏过了水池和灌木丛。羽箭射上他皮革粗厚的身体两侧不是弹开就是折断而他毫发无伤。交战双方的人类都在他面前飞奔逃避但他还是追上许多人将他们踩扁在地。不一会儿他就从视野中消失了只余逐渐远去的隆隆踩踏声。山姆再也没听说他后来怎么样了究竟是逃进野地中游荡了一阵子直到死在远离家园的异乡还是落入了深坑陷阱中或者狂怒之下一路直扎进大河里遭了灭顶之灾。

山姆深深吸了口气。“这不就是头毛象吗”他说“所以真的有毛象啊我终于见到了一头真是值了但是家乡绝对没人会相信我的。好了要是这就完了我也该睡一下了。”

“趁能睡时快睡吧。”玛布隆说“如果队长没受伤他会回来的。等他回来我们就立刻启程。我们的作为要不了多久就会传到大敌耳里很快就会有追兵来追我们的。”

“你们要走的时候小声一点就是了”山姆说“不用打扰我睡觉。我可是走了一整晚的路。”

玛布隆大笑。“山姆怀斯大人我看队长不会把你们留在这里。”他说“你且等着瞧吧。”

[1]伊希利恩突击队Rangers of Ithilien此处Ranger的译法和北方杜内丹人的“游民”Ranger有区别这是有意为之。在布理等“不喜欢麻烦”的地方“正派”居民称以阿拉贡为代表的北方杜内丹人为Ranger这是一个略带贬义的称呼取该词“漫游者流浪者”的含义所以译作“游民”而法拉米尔带领的这群刚铎战士属于正规军职责是巡逻与游击所以译作“伊希利恩突击队”单个战士则译为“尖兵”。—译者注

[2]猛犸Mûmak复数Mûmakil哈拉德人对他们在战斗中使用的一种类似大象的巨兽的称呼。刚铎沿用了Mûmakil这个名称以称呼同一种生物。这种生物便是霍比特人语言中的“毛象”Oliphant。基于类似Oliphant译法的考虑于此将Mûmak及其复数形式Mûmakil都译作“猛犸”。—译者注

第五章 西方之窗

山姆感觉自己才打了几分钟瞌睡然而当他一觉醒来却发现时间已近黄昏。法拉米尔已经回来了并且带回了许多人。事实上这次突袭的所有幸存者此时全都聚集在附近的山坡上足有两三百人之多。他们围坐成一个宽大的半圆形法拉米尔坐在缺口中间的地上而弗罗多站在他面前。那个场面看起来异常像是审问犯人。

山姆从蕨丛中悄悄爬了出来但是没人注意他。他在人群的后排找了个可以看见和听清一切的地方坐下。他专注地观看聆听准备好必要时冲上去帮助他家少爷。法拉米尔这时已经摘了面罩山姆可以看见他的脸了那张脸严肃又威严审视人的目光隐隐透出一种敏锐的机智。那双牢牢盯着弗罗多的灰眼睛里写着怀疑。

山姆很快就意识到这位统帅对弗罗多关于自身的陈述有好几点不满意他在那支从幽谷出发的远征队中扮演什么角色他为什么离开波洛米尔他现在又要去哪里特别是伊熙尔杜的克星—法拉米尔多次回到这个话题上来。他显然看出弗罗多有事瞒着他而且那件事至关重要。

“但是是半身人的到来才使伊熙尔杜的克星苏醒这话多少得这么理解。”他强调说“如果你就是谜语诗中提到的那位半身人毫无疑问你把这个东西—不管它到底是什么—带到了你所说的那场会议上而波洛米尔在那里看到了它。你要否认吗”

弗罗多没有回答。“那好”法拉米尔说“既然如此我希望从你这里多了解一些此事。因为波洛米尔所关心的我也关心。伊熙尔杜是让一支奥克的箭射死的至少古老的传说是如此讲述。但是奥克的箭车载斗量单单一支可不会被刚铎的波洛米尔视为厄运的记号。你保有这个东西吗你说它还隐而未现但那难道不是因为你选择隐藏它吗”

“不不是因为我选择。”弗罗多答道“它不属于我。它不属于任何凡人无论伟大还是渺小。不过当真有人有权要求拥有它的话那人也应该是我之前

提过的阿拉贡之子阿拉贡。他是我们一行人从墨瑞亚到滂洛斯瀑布的领队。”

“为什么领队的是他而不是埃兰迪尔的儿子们所建之城的城主之子波洛米尔”

“因为阿拉贡乃是埃兰迪尔之子伊熙尔杜本人的嫡传后裔。他所佩的剑乃是埃兰迪尔之剑。”

围坐着的人闻言无不震惊纷纷窃窃低语起来。有的大声喊道“埃兰迪尔之剑埃兰迪尔之剑前来米那斯提力斯这真是不得了的消息”但是法拉米尔毫不动容。

“也许”他说“但是如此事关重大的主张必须确认才是且需要明确的证据—假如这位阿拉贡当真来到米那斯提力斯的话。我六天前出发时他还没来你的同伴任何一位都还没到。”

“波洛米尔认可这项主张。”弗罗多说“事实上假如波洛米尔在此他就会回答你的所有问题。由于他多日以前就已经抵达滂洛斯瀑布而且那时他打定主意要直接回你们的城去所以你若是回去很快就能在那边得知答案。他知道我在远征队中的角色远征队其他所有成员也都知道因为伊姆拉缀斯的埃尔隆德亲自在会议的众人面前指定由我担负这项使命。我为了这项使命来到这片乡野但是我无权向远征队以外的任何人透露此事。然而那些宣称反抗大敌的人不对此事加以阻挠才是明智之举。”

不管弗罗多内心感受如何他的语气是高傲的。山姆对此表示赞许但这并没有让法拉米尔感到满意。

“这么说”他说“你是让我管好自己的事赶紧回自己家去别来管你是吧。而当波洛米尔归来他就会解释一切。你说当他归来你是波洛米尔的朋友吗”

波洛米尔袭击自己的情景又生动地浮现在弗罗多的脑海中他不由得迟疑了片刻。法拉米尔盯着他的眼神严厉起来。“波洛米尔是我们远征队的英勇一员。”弗罗多终于说道“是的就我这方而言我是他的朋友。”

法拉米尔冷冷地一笑“那么你若知道波洛米尔死了会悲伤吧”

“我当然会悲伤。”弗罗多说。接着他捕捉到法拉米尔的眼神不觉一愣。“死了”他说“你是说他真的死了而你早就知道你一直在用话套我要我还是你现在要用假话来诱骗我落网”

“就算是奥克我也不会用假话来诱骗。”法拉米尔说。

“那他是怎么死的既然你说你离城时远征队的人都还没到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关于他是怎么死的我原本希望他的朋友和伙伴能告诉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但我们分开时他还活得好好的身强力壮。就我所知他还活着。不过这世道确实凶险重重。”

“确实凶险重重。”法拉米尔说“背信弃义尤其不少。”

山姆本来就对这场谈话感到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恼火而法拉米尔最后这句话超出了他容忍的极限。他一个箭步冲到这圈人群中央大步走到了自家少爷身边。

“请你原谅弗罗多先生。”他说“可这实在是够啦。你已经吃了那么多苦头都是为了别人好当然也包括他跟这儿所有这些了不起的人类。他没权利这么跟你说话。

“听着统帅大人”他又开双腿站在法拉米尔面前两手叉腰脸上的神情就像在对付一个闯入果园被抓住质问时却拿“找调味酱”来搪塞的霍比特小孩。周围人群中响起一阵嗡嗡低语但还有一些看热闹的人不禁咧嘴而笑他们的统帅坐在地上跟一个怒气冲冲大叉着双腿站着的年轻霍比特人大眼瞪小眼这场面可真是他们前所未见的奇景。“听着”山姆说“你到底要逼问什么趁着魔多所有的奥克还没一窝蜂赶来收拾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好了你要是因为我家少爷谋杀了这个波洛米尔然后逃之夭夭你就是脑袋给门板夹了。但你要是想这么说那就说啊然后让我们知道你打算怎么办。可惜的是那些成天说着要对抗大敌的人却不让别人按自己的方式作点儿贡献而硬要干涉。现在大敌要是看得见你他肯定高兴得不行多半会觉得自己又得了个新朋友。”

“耐心点”法拉米尔说但并未恼怒“别在你家少爷面前插嘴他比你更有头脑。而我们面临的危险我也不需要任何人指点。即便如此我还是挪出一点时间为的是公正裁决这件疑难之事。我若像你一样性急本来可能早就把你杀了。须知我奉命杀掉所有未经刚铎宰相允许而擅闯此地之人。但不管是人是兽我都不会无缘无故杀害而即使有必要我下手时也并不心喜。同样我也不说无谓之言。所以不必担心。在你家少爷旁边坐下闭上嘴”

山姆一屁股坐下脸涨得通红。法拉米尔再次转向弗罗多“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德内梭尔的儿子死了。死讯传播的方式多种多样。常言说亲人一夜闻生死。波洛米尔是我哥哥。”

他脸上掠过了一道悲伤的暗影“波洛米尔大人随身带着的装备里你可记得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弗罗多想了片刻既担心这当中会不会又有什么圈套又纳闷这场讨论将会如何收场。他好不容易才使魔戒免于落入波洛米尔的骄傲掌握而如今置身在这么多孔武有力的人类当中他会有怎样的遭遇他心中没底。但是他内心感觉到法拉米尔虽然外表酷似他哥哥却更坚定也更有智慧而且不那么自以为是。“我记得波洛米尔随身带着一支号角。”他终于说。

“你记得不错像是真正见过他的人。”法拉米尔说“那么或许你能在脑海中记起它的样子那是一支巨大的东方野牛角箍着银刻有古文字。这支号角向来由我们家族的长子携带已经传了许多世代。据说紧急关头无论在刚铎境内—这是指王国古时的范围—的何处吹响它都绝不会无人响应。

“在这次危险行动出发之前五天也就是十一天前的大约这个时间我听到了那支号角吹响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是从北方传来声音微弱仿佛只不过是想像中的回声。我父亲和我我们都认为这是个凶兆因为自从波洛米尔离开之后我们都不曾听到他的消息边界的守卫也不曾见他经过。而在此之后的第三个晚上我又遇见了一件更怪的事。

“那天夜里我坐在安都因大河边在朦胧的新月下灰暗的寂夜里看着川流不息的河水悲伤的芦苇沙沙作响。我们一向这样监视着欧斯吉利亚斯附近的河岸如今敌人已经占领了那座城的一部分并从那里出击骚扰劫掠我们的领土。但那天晚上在午夜时分整个世界都在沉睡。然后我看见或者说我觉得我看见水面上漂着一艘小船。它式样奇特船首很高闪烁着灰色光辉船上不见人划桨也不见人掌舵。

“我不禁感到敬畏因为它通体散发着淡淡的光晕。我起身走到河岸边开始往水里走去因为我被它吸引了。接着小船转向朝我漂了过来并且从容不迫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徐徐漂过但我不敢碰它。它吃水很深仿佛载着重荷而当它从我眼前经过时我觉得船中仿佛盛满了清水光就是自那水中透出水波荡漾拍打着一位躺在水中沉睡的战士。

“他的膝上放着一把断剑。我看不见他浑身是伤。那是波洛米尔我哥哥已经死了。我认得他的装备他的剑他亲爱的面容。只有一样东西我没看见那就是他的号角。只有一样东西我不识得他的腰上围着一条像是以金叶连成的精美腰带。‘波洛米尔’我喊道‘你的号角哪里去了你又要去往何方噢波洛米尔’但是他漂过去了。船掉头顺着水流而去一路发着微光漂进暗夜里。那就像一场梦然而又不是梦因为我没有醒来。我毫不怀疑他已经死了顺着大河而下漂向了大海。”

“唉”弗罗多叹道“那确实是我所认识的波洛米尔。那条金色的腰带是洛丝罗瑞恩的加拉德瑞尔夫人送给他的。你现在所见的这些灰色的精灵衣饰就是她给我们穿上的这枚别针也是同种工艺造就。”他摸了摸自己咽喉底下那片扣住斗篷的银脉绿叶。

法拉米尔仔细看了看它。“真美。”他说“不错正是同种技艺。如此说来你们穿过了罗瑞恩之地古时它名为‘劳瑞林多瑞南’但如今它早已超出了人类的知识界限。”他轻声补充道看着弗罗多的眼神里多了一份崭新的惊奇“你的古怪之处现在我开始有所理解了。你愿意再跟我多说一些吗想到波洛米尔在望得见自己家园的地方身死实在令人伤怀。”

“我能说的都已经告诉你了。”弗罗多答道“尽管你讲述的故事令我心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我想你看见的是个幻象仅此而已是种曾经发生或将会发生的噩运的投影—除非它其实是种大敌的骗人把戏。我曾看见死亡沼泽的水塘底下有许多古时美善战士的沉睡面孔不然那就是他的妖术造成的错觉。”

“不绝对不是。”法拉米尔说“因为他的妖术会使人心里充满厌恶但我当时心里充满了哀痛和怜悯。”

“但这样的事怎么可能是真的”弗罗多问道“绝没有办法把船从托尔布兰迪尔运过岩石山岗而且波洛米尔决意要渡过恩特河穿过洛汗平原回家。此

外就算里面装满了水又怎么可能有哪只船乘着大瀑布的急流水沫而下居然没有在下方翻腾的潭水中倾覆”

“我不知道。”法拉米尔说“但船是从哪儿来的”

“从罗瑞恩来的。”弗罗多说“我们乘着三只那样的小船顺着安都因大河划桨而下直到大瀑布。那三只船也是精灵的工艺造就。”

“你虽然经过了隐匿之地但你看来并不明白它的威力。”法拉米尔说“人类如果与住在金色森林中的魔法夫人打过交道那么异事将接踵而来。因为走出太阳底下的这个尘世对凡人来说是危险的而且据说过去那些回来的人没有几个依然如故。

“波洛米尔噢波洛米尔”他叹道“那位永生不死的夫人她对你说了什么她看见了什么那时有什么从你心中苏醒你究竟为何要去劳瑞林多瑞南为什么不走你自己的路骑着洛汗的骏马在清晨回到家乡”

他重新转向弗罗多又一次放低了声音“卓果之子弗罗多我猜你能回答这些问题但或许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现在也不是时候。但为了让你别再认为我看不见的是幻象我要告诉你这件事至少波洛米尔的号角千真万确回来了并不是幻觉。它回来了却裂成了两半看着像是斧头或剑劈的。两半号角各自漂到了岸边一半是刚铎的哨兵在芦苇丛中发现的就在北方恩特河汇入大河处的下游另一半则在水中打转载浮载沉被一个下水做事的人发现。真是奇怪的机缘巧合但常言说谋杀终将水落石出。

“此刻那支裂成两半的长子的号角就搁在德内梭尔膝头他坐在高位上等候着消息。而你一点都不能告诉我号角是如何被劈成两半的吗”

“不我确实不知道。”弗罗多说“但是如果你没有记错日子你听到号角声那天正是我们与他们分开的那天—那天我和我的仆人离开了远征队。现在你说的事令我满心恐惧。因为倘若波洛米尔在那天遇险并且被害那我不能不担心我的所有同伴也都凶多吉少。他们可都是我的亲人与好友啊。

“你难道就不能抛开对我的怀疑让我走吗我很累心中又充满了哀伤和恐惧。但是我要去完成一个任务或者说要去试一试直到我也同样被杀。而且如果我们的同盟只剩下了我们两个半身人这项任务就更加紧迫了。

“回去吧英勇的刚铎统帅法拉米尔回去适时保卫你的城池让我前往命运安排我去的地方。”

“我们这场谈话对我来说并无安慰”法拉米尔说“但你听了我的话肯定是指心过度了。是谁整理了波洛米尔的装束安排了葬礼肯定不是奥克或那个我们不提其名者的爪牙。除非是罗瑞恩的居民亲自去为他办了葬礼否则我猜你们还有一些同伴活着。

“然而不管北方边界发生了什么事弗罗多我对于你不再怀疑了。如果艰难岁月的历练给了我判断人类言语神情的经验那么我或许也能依此推断一下半身人”他这时露出了微笑“弗罗多你有种奇异之处大概是精灵气质吧。但我们的对话比我起初料想得更为事关重大。我现在应当把你带回米那斯提力斯让你亲自应对德内梭尔。如果事实证明我此刻选择的路有害于我的城那么我将以性命相抵作为应得的惩罚。因此我不会匆忙决定该做什么但现在我们必须立刻离开这里。”

他长身而起下达了几道命令。聚在周围的人立刻分散成小队从不同的路离开迅速消失在山石树影间。不一会儿在场的只剩下了玛布隆和达姆罗德。

“弗罗多、山姆你们两人跟我和我的护卫一起走。”法拉米尔说“如果你们原本打算沿着大道往南走现在已经不可行了。接下来几天路上都不安全经过这次袭击往后敌人的监视将会更严密。而且我想你们今天无论如何都走不远因为你们累了。我们也是。现在我们将前往一处秘密据点离此大约不到十哩。奥克和大敌的奸细尚未发现那个地方就算发现了我们也能以一当十固守许久。我们可以在那里藏身并休息一阵你们跟我们一起。明天早晨我会决定怎么做对你我双方最有利。”

弗罗多别无选择只能同意这项要求—或命令。无论如何这似乎暂时是一项明智之举。由于这场刚铎人的突袭在伊希利恩旅行比以往更危险了。

他们立即出发了。玛布隆和达姆罗德走在稍前一点法拉米尔、弗罗多和山姆在后。他们从两个霍比特人洗过澡的这一边绕过水塘涉过溪流爬上一道长堤岸然后进入一片一直往西面下坡的绿荫林地。他们以霍比特人能走的最快速度前行同时压低了声音交谈。

“我之所以中断我们的谈话”法拉米尔说“不只因为这位山姆怀斯先生提醒了我时间紧迫也因为我们渐渐谈到了一些不便在众人面前公开谈论的事。考虑到这一点我才撇开伊熙尔杜的克星不谈把话题转到我哥哥身上。弗罗多你对我并非完全坦白。”

“我没有说谎而且我说了所有能说的实话。”弗罗多说。

“我没怪你。”法拉米尔说“在我看来你在困境当中的答话很有技巧也很有智慧。但我从你说的话里得知—或猜到了—你没说出口的更多信息。你跟波洛米尔相处并不友好要么就是你们并非友好地分别。你以及山姆怀斯先生我猜都有一些苦衷。且这样说吧我深爱我的哥哥会欣然为他的死复仇但我也非常了解他。伊熙尔杜的克星—我冒险一猜伊熙尔杜的克星就是你俩之间的问题所在它也是在你们远征队中引发争执的缘由。它显然是某种强大的祖传宝物而倘若我们从古老的故事中吸取过任何教训的话就该知道这样的东西向来不会增进盟友之间的和睦。我猜的是不是接近了真相”

“接近了”弗罗多说“但还不完全正确。我们的远征队中尽管有质疑但没有争执。质疑的是过了埃敏穆伊丘陵之后我们该走哪条路。但是即便如此古老的故事也教导我们轻率地谈论这类—祖传宝物是危险的。”

“啊那我猜得没错你单单跟波洛米尔有龃龉。他希望这个东西被带到米那斯提力斯去。唉这乖谬的命运啊令你见到他最后一面却不能畅所欲言同时令我无法得知我渴望知道的事在最后的时刻他心中作何感想但无论他是否犯了错有一点我很确定他死得光荣成就了某种善事。他的面孔比生前还要俊美。

“但是弗罗多我起初仍然就伊熙尔杜的克星一事逼问了你。请原谅我在那样的时间与场合这很不明智。我当时没有时间细想。我们刚刚打完艰苦的一仗有太多事占据了我的心神。但当我跟你谈话时我逼近了真相便故意引开了话题。因为你必须明白许多古老学识仍然仅为白城的统治者所知并未广泛外传。尽管我的家族拥有努门诺尔人的血统但我们并非埃兰迪尔的后裔。我们这一支的血统可追溯到王室的贤相马迪尔当时的国王是埃雅努尔他是阿纳瑞安一脉的最后一人没有子嗣。埃雅努尔王出征时马迪尔便代理政事而国王一去不返。于是从那时开始白城就由宰相治理不过那是人类许多世代以前的事了。

“我记得当波洛米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一起学习先祖与白城的历史他总是对自己的父亲不是国王一事感到不快。他问‘如果国王总不归来那宰相要过几百年才能变成国王’而我父亲答道‘在其他不那么讲究王权的地方或许经过寥寥几年就可以但在刚铎就算一万年也不够。’唉可怜的波洛米尔。由此你想必对他有所认识了”

“是的。”弗罗多说“但他对阿拉贡执礼甚恭。”

“我毫不怀疑。”法拉米尔说“他若是如你所言承认阿拉贡的主张便会十分尊敬阿拉贡。但关键时刻尚未到来。他们尚未抵达米那斯提力斯尚未在她面临的战争中成为竞争对手。

“不过我刚才说得远了。我们德内梭尔家族靠着悠久的传统了解许多古老学识而且我们的宝库中保存了许多物品书籍写在干羊皮纸上的文献没错还有刻在石板上、鑄在金银箔片上的用了形形色色的文字。有些如今已经没人能读懂了其余的也向来很少有人打开来看。我因为曾经学过可以读懂其中一小部分。正是这些文献吸引灰袍漫游者来到我们当中。我第一次见到他时还是个孩子从那之后他又来过两三次。”

“灰袍漫游者”弗罗多说“他可有名字”

“我们按照精灵的习惯叫他米斯兰迪尔”法拉米尔说“他也愿意我们这么称呼他。‘我在各地有诸多名号’他说‘在精灵当中叫米斯兰迪尔在矮人当中叫沙库恩。我年少时在如今已被遗忘的西方叫欧罗林在南方叫因卡努斯在北方叫甘道夫。至于东方我不去。’”

“甘道夫”弗罗多说“我就猜是他。灰袍甘道夫是我最亲爱的顾问是我们远征队的领队。他在墨瑞亚遇难了。”

“米斯兰迪尔遇难了”法拉米尔惊道“厄运似乎紧追着你们同盟这一行人。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智慧和力量的人—他在我们当中行过许多精彩奇妙之事—竟会遇难这世界将被剥夺多少学问啊你确定吗他真的不仅仅是离开你们去他要去的地方了”

“唉我确定。”弗罗多说“我亲眼见他坠入了无底深渊。”

“我看得出这里面包含着伟大又恐怖的故事”法拉米尔说“或许你晚上可以告诉我。如今我猜这位米斯兰迪尔不只是一位伟大的博学之士还是我们这个时代中所行的种种重大事迹的伟大推动者。当初假如他在我们中间为我们解开梦中那些令人费解的话语那么他本来可以向我们揭示那首谜语诗的含义我们也就不必派出信使。不过也有可能是他不会帮我们解谜而波洛米尔之旅乃是命中注定。米斯兰迪尔从来不告诉我们将会发生何事也从不表露他意图何在。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到德内梭尔的允许去察看我们宝库中的秘密而我在他愿意教的时候这情况很不常见也从他那里学了一点东西。刚铎建立之初在达戈拉德曾打过一场大战那个我们不提其名者便是在此战中被推翻。而此战被米斯兰迪尔视为头等要事他总是搜寻并询问我们相关的记载。他还对伊熙尔杜的故事很感兴趣尽管我们能告诉他的内容更少因为伊熙尔杜下场如何我们自己人也向来都不确定。”

说到这里法拉米尔压低了声音犹如耳语“但我知道或者说猜到了这点并且始终存在心里未与他人说起伊熙尔杜在离开刚铎从此消失在人世间以前曾从那位不提其名者的手上取得了某样东西。我认为这就是米斯兰迪尔追问的答案。但在当时看来此事只有那些热衷于古代学识的人才关心。即便是在我们争论梦到的那首谜语诗时我也没想到‘伊熙尔杜的克星’会与它是同一样东西。因为根据我们所知的惟一传说伊熙尔杜是遭到伏击丧命于奥克的箭矢而米斯兰迪尔从来不曾跟我多说。

“这东西究竟是什么我还猜不出来。但它一定是种既有力量又很危险的祖传宝物恐怕是种黑暗魔君设计的凶残武器。如果那是一种有助于在战斗中取得优势之物那么我完全可以相信骄傲无畏又经常鲁莽行动且总是殷切渴望米那斯提力斯取得胜利—他个人的荣耀也寄托其中—的波洛米尔很可能渴求此物并受到它的引诱。唉要是他不曾接受这项使命离去多好我父亲和城中的长者本来要选派我去但他自告奋勇前往说自己是长子也更坚毅善战—两者都是事实—而且他怎么也不肯留下。

“但是你不用再怕这东西就算摆在大路边我都不会拾取。纵使米那斯提力斯将沦为废墟且惟我一人能拯救她我也不会为了她的利益和我的荣耀而使用黑暗魔君的武器。不卓果之子弗罗多我并不想要这样的胜利。”

“参加那场会议的众人也不想要。”弗罗多说“我自己也一样。我宁愿跟这样的事情毫无瓜葛。”

“至于我”法拉米尔说“我愿看见白树再度在诸王的庭院中盛开繁花我愿看见银王冠归来米那斯提力斯安享和平。我愿看见它再度如同古时的米那斯阿诺尔充满光明崇高又美好美如荣极的女王但不愿见她变成众多奴隶的女主人—不哪怕是位心肠慈善奴隶也都心甘情愿的女主人我也不愿。我们要保护自己的生命对抗一个将要吞噬一切的毁灭者战争就不可避免。但我不会因其锐利而爱雪亮的刀剑不会因其迅疾而爱箭矢也不会因其荣耀而爱战士。我只爱他们保卫的对象—努门诺尔人类的城市。并且我愿人们是为她的往事、她的古老、她的美丽和她如今的智慧而爱她我不愿人们畏惧她除非那种感情如同人们对睿智长者之威仪的敬畏。

“所以不要怕我我不要求你告诉我更多我甚至不要求你告诉我我现在所说的是否接近真相。但是你若肯信任我或许我能给你目前的任务提供一些建议无论你的任务是什么—是的我甚至能帮助你。”

弗罗多并未回答。法拉米尔的话显得那样明智又顺耳他差一点就屈服于对帮助和建议的渴望要把心中所想对这个神情严肃的年轻人和盘托出。但他出于某种原因克制了冲动。他内心因为忧惧和悲伤而沉甸甸的。假如他和山姆当真是—这似乎很有可能—如今九行者当中仅存的两人那么保守此行任务之秘密的责任就落到了他一个人头上。宁可谨慎过头也好过轻率开口。而且当他看着法拉米尔听着法拉米尔的声音时关于波洛米尔的记忆以及魔戒的诱惑在波洛米尔身上引起的可怕变化也清晰地浮现在他脑海里—他们二人尽管不同却毕竟是同胞兄弟。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落足无声像灰绿相间的影子一样从老树下穿过。他们头顶有许多鸟儿在歌唱伊希利恩的长青树林中墨绿的树叶搭成光滑的棚顶太阳照在上面闪闪发亮。

山姆没有参与谈话但他一直在听同时也竖起他那敏锐的霍比特耳朵留心着周围整片林地中的轻微动静。他注意到一件事谈话从头到尾咕噜的名字一次也没出现。他很高兴不过他觉得倒也不能指望从今往后都不再听到这个名字。他也很快就察觉到尽管他们是单独行走但是附近有许多人。不只前方有玛布隆和达姆罗德在阴影中时隐时现两边还有其他人而所有的人都在迅速地朝某个指定地点秘密前进。

有一次他突然回头望去就像皮肤有种刺痒的感觉告诉他背后有人在监视。他觉得自己在刹那间瞥见一个小小的黑色身影闪到了一棵树干后头。

他张开嘴要叫但又闭上了。“我不确定”他暗想“而且既然他们选择忘掉那个老坏蛋我为啥要提醒他们但愿我也能忘掉他”

就这样他们继续前行直到树林变得稀疏地势开始更陡地下降。接着他们再次转向右边很快来到一条位于峡谷中的小河边。它就是那条从上方远处的圆水池里淌出来的小溪至此它已壮大成一条水势湍急的河流奔腾冲刷着深切的河床中的无数岩石。河道上方悬垂着几种冬青树和墨绿的黄杨。往西望去他们可以看见下方笼罩在朦胧光晕中的低地和广阔的草地而在远方安都因大河的开阔水面在夕阳下闪闪发亮。

“唉在此我必须对你们失礼了。”法拉米尔说“我希望你们能原谅一个到目前为止都将礼节置于规定之上既未杀害亦未捆绑你们的人。但这是命令陌生人不得睁着眼睛看见我们现在要走的这条路即便是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洛汗人也不例外。我必须蒙上你们的眼睛。”

“如你所愿。”弗罗多说“就连精灵在必要时也这么做我们穿过美丽的洛丝罗瑞恩的边界时也被蒙上了眼睛。矮人吉姆利深感侮辱但霍比特人忍啦。”

“我要带你们去的地方没有那么美好”法拉米尔说“不过我很欣慰你们不必被强迫而是甘愿接受这个安排。”

他轻声召唤玛布隆和达姆罗德立刻从林中出来回到他身边。“蒙上这两位客人的眼睛。”法拉米尔说“要蒙紧但不要让他们不适。不要绑住他们的双手。他们会保证不去偷看。我本来可以信任他们自觉闭上眼睛但脚下绊到东西的话眼睛难免会转动。幸好他们以免他们绊倒。”

于是两个护卫用绿围巾蒙住两个霍比特人的眼睛给他们戴上兜帽再把兜帽往下拉到几乎遮住嘴接着迅速一人拉住一个的手继续往前走。弗罗多和山姆眼前一抹黑最后这一哩路的情况如何只能依赖猜测。不一会儿他们便察觉自己是在下一道陡坡而且路越走越窄很快便改成鱼贯前进两边都能擦碰到岩壁。护卫走在他们背后两手稳稳搭住他们的肩膀给他们指引前进的方向。他们不时碰到高低不平的路面这时就会被提起来走一阵子然后再被放下。奔腾河水的喧闹声始终在右方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大。终于他们停了下来。玛布隆和达姆罗德引他们原地快速转了几圈使他们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他们又往上爬了一会儿周围变冷了嘈杂的流水声也转弱了。接着他们被扛起来带着往下走走过许多级阶梯并转过了一个弯。蓦地他们又听

到了水声声音很响似乎就环绕着他们奔腾四溅他们感到细细的水沫扑到手上和脸上。他们终于又被放下来脚踏实地了。他们就这样站了片刻仍被蒙着眼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没人开口说话。

然后法拉米尔的声音从背后近处传来“可以让他们看了”他们的兜帽被掀起后面蒙眼的布巾被解开。他们眨了眨眼惊喘了一声。

他们站在一片潮湿的石地上它打磨光滑看起来像是门前的台阶而那粗粗凿出的石门就在他们背后里面黑洞洞的。但在他们面前一道薄薄的水帘垂挂下来近到弗罗多能把胳膊伸进去。这道水帘朝西帘后夕阳的光线平射过来朱红的光芒撞上水珠碎成千万道色彩变幻莫测的光束璀璨迷人。他们仿佛站在某座精灵高塔的窗前窗帘以金、银、红宝石、蓝宝石、紫水晶串缀而成珠宝中全都燃着不熄的火焰。

“至少我们运气还好来得正是时候能以此景酬谢你们的耐心。”法拉米尔说“这是‘落日之窗’汉奈斯安努恩是多泉之地伊希利恩所有瀑布中最美的一个。见过它的陌生人寥寥无几。不过在它背后没有与之相配的高贵宫殿。现在请进来瞧瞧吧”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夕阳沉了下去帘上的火光熄灭在流水中。他们转身穿过一道令人生畏的低矮拱门顿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处宽阔粗糙的石室中头顶是凹凸不平的岩石。室内点着几支火把黯淡的光映在微微发亮的墙上。室内已经有许多人还有其他人三三两两地穿过侧面一道黑洞洞的窄门走进来。两个霍比特人眼睛渐渐适应了昏暗的光线于是发现这岩洞比他们猜想得还要大并且储存着大量的武器和粮食。

“好啦这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法拉米尔说“不是什么非常舒适的地方但你们可以在这里安稳地过上一夜。至少这里很干爽还有食物尽管没有火。那条河曾经流过这个洞穴从那拱门流出去但是古时的工匠改了狭谷上游的水道让溪流从上方两倍高的岩地倾泻下来成了瀑布。随后除了留下一个入口所有进入这个洞穴的路全被封死把水和其他一切都阻挡在外。现在这里只有两条出去的路一条是那边你们被蒙上眼睛带进来的路另一条就是穿过水帘之窗落进深深的潭底那里布满锐利如刀的岩石。现在先歇会儿吧等晚餐摆上。”

两个霍比特人被带到一个角落那里有一张矮床他们愿意的话可以躺下休息。与此同时人们在洞里四处各自忙碌着安静又迅速有序。他们从墙边

取来轻便的桌子支好再摆上餐具。大部分餐具简单而朴素但全都做工精良有圆形的大托盘碗碟有用上过釉的褐陶烧制成的还有用黄杨木削制成的光滑又干净。桌上还间或摆了打磨光亮的铜杯和铜盆。统帅的座位安排在最靠里的那张桌子正中面前摆了一只高脚纯银酒杯。

法拉米尔在人群中穿梭轻声询问每个进来的人。有些人是追击完南蛮子后回来的余下的是那些留在大道附近侦察情况的人他们最后一批进来。所有南蛮子的下落都探明了只有那头巨大的猛犸除外—没人知道他下场如何。敌人方面不见任何行动连一个奥克奸细都不曾出动。

“安博恩你没看见也没听见任何动静”法拉米尔问最后进来的人。

“啊大人没有。”那人说“至少没有奥克。但是我看见了—或者说我以为我看见了—一个有点奇怪的东西。外面天色很暗了草木皆兵在所难免因此那可能就是只松鼠而已。”山姆听见这话立刻竖起了耳朵。“但如果那真是松鼠的话它就是黑的而且我没看见尾巴。它就像个地上的影子我一走近它便飞奔到树后然后飞快地爬上树去比任何松鼠都不逊色。您不让我们随便杀害野兽而它看起来就像野兽所以我没拿箭射它。反正天太黑了我不保证能射中而且那个生物一眨眼就闪进树叶的阴影中了。但是那感觉很奇怪所以我等了一阵然后才匆匆赶回来。我转身离开时觉得自己听见那东西从高处对我发出嘶嘶声。也许就是一只大个儿松鼠。在那个不提其名者的阴影下或许黑森林的野兽有一些游荡到我们这儿的树林里了。据说那里是有黑松鼠的。”

“或许”法拉米尔说“但倘若真是这样那就是个凶兆。我们可不希望黑森林的东西逃到伊希利恩来。”山姆觉得法拉米尔这么说时飞快地瞥了霍比特人一眼但山姆什么也没说。他和弗罗多躺了一阵子看着火把和走来走去低声说话的人。接着弗罗多忽然睡着了。

山姆挣扎着不睡跟自己反复辩论着。“他这人也许不错”他想“但这可说不准。花言巧语是可以掩饰肮脏心思的。”他打个呵欠“我可以睡上一个星期我最好还是睡一下。而且就算我能挺着不睡旁边围着这么一群大个儿的人类我一个人又能干啥也不能山姆·甘姆吉。但就算这样你还是得挺着别睡。”不知怎地他办到了。岩洞门外的光暗下来了倾落的灰色水帘变得朦胧模糊没入了聚拢的阴影。水声持续不歇无论是清晨、黄昏还是黑夜都永不改变音调。它呢喃低语着催人入眠。山姆硬是用指节撑住了眼皮。

这会儿有更多的火把点了起来。一桶酒被凿开了。储藏桶也正挨个被打开。人们从瀑布打水进来一些人在盆里洗手。有人给法拉米尔捧上一个大铜盆和一条白巾他盥洗了一番。

“叫醒我们的客人”他说“给他们端上水洗漱。吃饭的时间到了。”

弗罗多坐起身打了个呵欠伸了伸懒腰。山姆还不习惯有人在旁伺候他惊讶地看到一个高大的人类端着一盆水弯腰站在自己面前。

“大人行行好把它放在地上吧”他说“对我对你都方便些。”接着他一头扎进冷水里把水泼上脖子和耳朵。众人看着既惊讶又好笑。

“吃晚饭前洗头是你们那个地方的风俗吗”伺候两个霍比特人的人问。

“不吃早餐前洗才是。”山姆说“但你要是缺觉那么冷水泼在脖子上就跟雨水浇在枯干的生菜上一样。好啦现在我能清醒得久一点够吃点啥了。”

他们随即被领到法拉米尔旁边的座位前为了他们方便起见那些都是盖着毛皮的桶子高过人类坐的长凳。在开饭之前法拉米尔和他的所有部属都转身面向西方默立片刻。法拉米尔示意弗罗多和山姆也该照做。

“我们一直都这么做。”众人坐下时他说“我们望向曾经存在的努门诺尔望向更远处如今犹存的精灵家园以及比精灵家园更远的那处将会永存的圣土。你们用餐前没有这样的习俗吗”

“没有。”弗罗多说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粗俗无教养“不过我们如果是做客餐前会向主人鞠躬餐后会起身致谢。”

“我们也这么做。”法拉米尔说。

经过了这么久的跋涉露宿日复一日都在孤寂的野地里度过这顿晚饭对两个霍比特人而言简直是盛宴饮着清凉又芬芳的淡黄色的酒吃着抹上黄油的面包、腌肉、干果、上好的红乳酪并且是用干净的双手和干净的刀叉碗碟来吃。不管是山姆还是弗罗多对所有的食物都是来者不拒第二份甚至第三份也都一样。美酒在他们的血脉与疲惫的四肢中涌流自从离开罗瑞恩之地以后他们第一次感到如此舒畅快乐心情轻松。

晚饭结束后法拉米尔把他们领到岩洞后方一个用帘子半遮着的凹室里面放着一张椅子和两个凳子。壁龛里点着一盏小陶灯。

“你们很快就会渴望入睡了”他说“特别是好山姆怀斯在吃饭前怎么也不肯合一下眼—我不知道那究竟是怕我还是怕伤了这壮观的胃口。不过刚吃饱太快去睡觉不好尤其你们之前还饿了肚子。我们来聊聊吧。你们离开幽谷之后的旅程一定有很多可说而你们可能也想多了解一下我们以及你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大地。跟我讲讲我哥哥波洛米尔、老米斯兰迪尔以及洛丝罗瑞恩的美丽居民吧。”

弗罗多已经不再困倦也愿意说话了。不过尽管酒足饭饱令他放松他却没有完全抛开谨慎。山姆乐呵呵地自己哼着小曲儿但是当弗罗多开讲他起初满足于旁听只偶尔冒昧发出一两句赞同的感叹。

弗罗多讲了许多故事但总是绕开跟远征队的任务以及魔戒有关的话题反之尽量详细描述波洛米尔在他们所有危境险遇中的英勇作为面对荒野中的狼群时在卡拉兹拉斯山腰的大雪中以及在甘道夫陨落的墨瑞亚矿坑里。窄桥上逃亡的故事最令法拉米尔动容。

“从奥克面前逃跑哪怕从你称为炎魔的那个凶恶之物面前逃跑”他说“这一定令波洛米尔非常愤怒—即使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他确实是最后一个但阿拉贡先带我们走是迫不得已。”弗罗多说“甘道夫掉下去后只有阿拉贡认识路。不过若是没有我们这些小家伙要照顾我认为无论阿拉贡还是波洛米尔都不会逃走。”

“也许”法拉米尔说“波洛米尔若是在那里与米斯兰迪尔一同坠落或许好过在滂洛斯瀑布上方迎来等待他的劫数。”

“也许。不过现在跟我说说你自己的命运吧”弗罗多再次转移了话题“我想多了解一点米那斯伊希尔和欧斯吉利亚斯还有长久以来坚守不屈的米那斯提力斯。你们长年征战对那座城抱有什么希望呢”

“我们抱有什么希望”法拉米尔说“我们早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如果埃兰迪尔之剑当真归来它也许会重燃希望但我认为那也只不过是将城灭之日延后而已除非还有其他未曾预料的、来自精灵或人类的援助出现。因为大敌

正在不断强大我们却在逐步衰弱。我们是一支日渐衰微的民族如同没有春天的秋天。

“努门诺尔的人类曾广布在这片大陆的沿海和近海地区但他们绝大多数都堕落了变得邪恶又愚昧。许多人变得痴迷于黑暗和黑巫术有些人彻底陷入懒惰安逸有些则起了内讧自相残杀直到积弱而被野蛮人征服。

“在刚铎从来不曾听说有人从事邪术那个不提其名者也从来不曾获得尊崇。在这个英俊的埃兰迪尔的儿子们建立的王国中从西方带出来的古老智慧与美得以长久保存它们仍在城中存留。然而即便如此刚铎的衰落却是咎由自取一点一点地沦入昏聩以为大敌在沉睡然而他只是被驱逐而非被消灭。

“努门诺尔人故国犹在时便已渴望永生不死并因此失去了故国。如今他们此心依然未改因此死亡始终如影随形地存在。国王们建造比活人的屋宇还要豪华的陵墓重视家谱卷轴上那些古老的名字胜过自己儿子的名字。断了后裔的王公贵族坐在年深日久的殿堂中斟酌沉思着家徽纹章憔悴枯槁的人在秘密的内室里提炼强效的不老药或在寒冷的高塔上占卜星象。而阿纳瑞安一系的最后一位国王没有子嗣。

“但是宰相家族比较明智也比较幸运。明智是因为他们从海岸边的强悍民族与埃瑞德宁莱斯山里的坚韧山民中为我们的人民招募了新的力量。他们也与北方那些曾经常常攻击我们的骄傲民族签下了休战协定那些人都是凶猛英勇的人类是我们的远亲不同于野蛮的东夷和残酷的哈拉德人。

“在第十二任宰相奇瑞安我父亲是第二十六任的时代北方人类骑马前来援助我们在广阔的凯勒布兰特原野上击败了那些夺取我们北方诸省的敌人。这些北方人类便是‘驭马者’我们叫他们洛希尔人并将那长久以来都居民稀少的行省卡伦纳松平原划给他们此后那地便叫做洛汗。他们成了我们的盟友事实证明他们始终对我们忠诚守护着我们北方的边界与洛汗豁口并在我们有需要时驰援相助。

“他们从我们的学识和风俗中学了他们想学的必要时他们的君主贵族也说我们的语言。但整体来说他们还是守着祖辈的传统记着本族的往事他们在族内仍说自己的北方方言。我们喜爱他们男人高大女人美丽不论男女都同样英勇金发、强壮、眼睛明亮。他们让我们想起了人类一族在远古时代仍然朝气蓬勃时的模样。事实上我们的博学之士也说他们自古以来便和我

们有着亲缘关系他们起初跟努门诺尔人一样都来自人类的三大家族—也许不是来自精灵之友金发哈多的家族但必定来自他那些拒绝召唤、没有渡海前往西方的百姓。

“在我们的学识传统中是这样划分人类的那些西方来的人类也就是努门诺尔人是高等人类那些微光中的人类比如洛希尔人和他们仍居住在遥远北方的亲族是中等人类还有那些黑暗的人类是野蛮人。

“但如今若说洛希尔人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像我们在工艺技术和礼仪教养上都有所提高那么我们同样也变得更像他们几乎不能再自称高等了。我们变成了微光中的中等人类只不过还拥有对其他事物的记忆罢了。因为如同洛希尔人一样我们如今也尚武好勇以为这些事物本身就是好的既是娱乐竞技亦是最终目的。尽管我们仍然坚持一个战士不能单单只会舞刀弄枪和上阵杀敌还要有更多本领和学识但是我们仍尊敬战士甚于尊敬拥有其他技艺的人。这是我们当今时代的需要。就连我哥哥波洛米尔的情况也是这样他是一个勇武非凡的人正是因此他被视为刚铎最出色之人。他确实非常英勇多年以来米那斯提力斯都不曾有哪个继承人能在困境中如此坚忍不拔在战斗中如此奋不顾身或用那支大号角吹出比他更响亮的号声。”法拉米尔叹了口气沉默半晌不语。

“大人您所有的故事中都没怎么提到精灵。”山姆突然鼓起勇气说。他注意到法拉米尔在提到精灵时似乎带着敬意而这比礼貌、食物、美酒都更能赢得山姆的尊敬减轻他的疑虑。

“我是没提山姆怀斯先生”法拉米尔说“因为我并不熟知精灵传说。不过你这就提到了我们在从努门诺尔人衰微成中洲人类时的另一点改变。既然米斯兰迪尔曾是你们的同伴并且你们又曾与埃尔隆德交谈那你们可能知道伊甸人也就是努门诺尔人的先祖曾在远古初期的大战中与精灵并肩作战并因此获赠一处位于大海当中、能望见精灵家园的疆土作为奖赏。但在中洲的黑暗年代里人类和精灵因为大敌的诡计而变得疏远了并且天长日久时过境迁本已分道扬镳的两支种族更是渐行渐远。如今人类害怕并怀疑精灵却几乎不了解他们。我们刚铎人也变得就像其他人类比如洛汗的人类而即便是他们这种视黑暗魔君为寇仇的人对精灵也是避之不及谈到金色森林时都是胆战心惊。

“但是我们当中仍有一些人在可能的情况下与精灵往来不时会有人秘密前往罗瑞恩回来的却寥寥无几。我并没去过。因为我认为如今凡人一厢情愿去寻找那支年长子民[1]是危险的。不过我很羡慕你曾与那位白衣夫人交谈。”

“罗瑞恩的夫人加拉德瑞尔”山姆喊道“您真该见见她的大人真该见见。我只是个霍比特人在家乡我就是个干园丁活儿的大人您懂我的意思吧我对诗歌不怎么拿手—写诗是不成的没准偶尔作几句打油诗还行您知道吧但那不是真正的诗歌—所以我没法告诉您我真正要说的。它应该被写成歌唱出来。这事儿你得找大步佬也就是阿拉贡老比尔博先生也行。但是我真希望我能写首歌来唱她。她真美大人迷人极了有时候像一棵繁花盛开的大树有时候像一株纤细苗条的白水仙。硬得像钻石柔得像月光暖得像阳光冷得像星空下的寒霜高傲、遥不可及就像雪山可是又天真烂漫就像随便哪个我见过的春天里在头上戴着野菊花的小姑娘。但我说了一堆全是废话都没说到点子上。”

“那么她肯定非常迷人。”法拉米尔说“美得危险。”

“危险么我倒不觉得。”山姆说“我觉得人们自己随身带着危险进了罗瑞恩然后就在那里发现了危险因为那就是他们带进去的。不过你或许可以说她危险因为她自己就强大得很。就说你吧你朝她冲过去可能会像船撞上礁石一样把自个儿撞得粉身碎骨或者像霍比特人下到河里一样把自个儿给淹死。但你不能为了这个就去责怪礁石或河水。你瞧波洛—”他一下打住涨红了脸。

“怎么你要说‘你瞧波洛米尔’是吧”法拉米尔说“你要说什么他是自己随身带着危险”

“是的大人请您原谅容我说一句您哥哥是个体面的人。但是您一直都追根究底不肯罢休。这么说吧从幽谷出发后一整趟路下来我都一直听着也瞅着波洛米尔的说话跟举动—我想你明白这是为了照顾我家少爷不是打算害波洛米尔—而我的看法是他在罗瑞恩时第一次清楚明白了他想要什么东西而这点我早就猜到了。从他看见它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想要大敌的魔戒”

“山姆”弗罗多大惊失色地喊道。他刚刚陷入沉思好一阵子未料突然回过神来已是为时过晚。

“老天啊”山姆脸色变得一片煞白接着又涨成一片血红“我又犯了老头儿常对我说‘你几时想张开你那张大嘴巴几时就拿脚把嘴堵上。’这话再对不过了。噢天啊噢天啊

“好吧大人您听着”他鼓起全部的勇气转过身来面对法拉米尔“您别因为我家少爷的仆人是个十足的笨蛋就占我家少爷的便宜。您一直都把话说得很漂亮谈论精灵啥的叫我失去了戒心。但是我们说行事漂亮才是真漂亮。现在是证明您品格的机会了。”

“看似如此。”法拉米尔带着异样的微笑缓慢又异常轻柔地说“原来这就是所有谜语的答案那枚人们以为已经消失于世的至尊戒。波洛米尔试图恃强夺走它是吧而你们逃脱了逃了这么远的路—结果到了我这里而我在这荒山野岭中掌握着你们这两个半身人、一支任我差遣的军队还有众戒之首。这真是天赐良机啊一个给刚铎的统帅法拉米尔证明品格的机会哈”他长身而起显得极其高大严厉灰眸烁亮逼人。

弗罗多和山姆从凳子上跳起来肩并肩背抵着墙慌乱又笨拙地去抓剑柄。一室寂静。整个岩洞中的人都停止了谈话大惑不解地朝他们望来。但是法拉米尔坐回了椅子上开始无声地大笑起来接着又突然变得神色凝重了。

“唉波洛米尔啊这个考验对他来说实在太残酷了”他说“你们这两个来自遥远异乡带着危及人类之物的陌生过客啊是如何增添了我的悲伤但是你们判断人类的本事可比我判断半身人的差远了。我们刚铎的人类并非口是心非之辈。我们很少自吹自擂并且言出必行或是在履行中身亡。我说过就算我在大道上发现它我也不会拿。纵使我真是个渴望得到此物的人哪怕我说的时候并不清楚它是什么我仍会把这些话当作誓言并受其约束。

“但我并不是那样的人。或者说我足够明智知道这世间有某些危险是凡人必须逃避的。放心坐下吧并且放宽心山姆怀斯。如果你像是跌了一跤那就把它当作是命运的安排好了。你的心不但忠诚也同样精明看得比你的眼睛还要清楚。尽管这似乎很奇怪但你对我说出这件事是安全的甚至能对你敬爱的少爷有所助益。只要我有权左右事态就将令此事对他有益。所以放宽心吧。不过别再大声把此物的名字说出口。一次就已经够了。”

两个霍比特人坐回凳子上一语不发。其余的人又回头去畅饮闲聊觉得自己的统帅大概跟两个小客人开了个玩笑之类这会儿已经没事了。

“好了弗罗多现在我们终于理解彼此了。”法拉米尔说“如果你是因为别人的要求携带此物而不是自愿承担任务那么我同情也尊敬你。并且你令我惊叹就这么藏着它而非运用它。对我而言你们是一支新的种族一个新的世界。你的同族全都像你这样吗你们的国度必定是个充满和平与满足的地方园丁在那里一定备受敬重。”

“那里也不是样样都好。”弗罗多说“不过园丁确实很受敬重。”

“但那里的百姓也必定会疲累即便是在自家的花园里此乃太阳底下世间万物的定则。而你们远离家乡旅途劳顿。今晚到此为止。睡吧可以的话你们两人都安睡吧。别害怕我不想见它也不想碰它甚至不想再了解更多我现在所知已经足够以免危险不知何时突然攻我一个措手不及害我不如卓果之子弗罗多那样经得起考验。现在去休息吧—不过要是你愿意先告诉我一件事就好你们打算去哪里要做什么因为我必须监视等待思考。时间过得很快。到了早晨我们就得各自奔赴我们命定要走的路。”

最初一波惊吓过后弗罗多才感觉到自己颤抖得厉害。现在一股极度的疲倦像云一样笼罩住他他再也无法掩饰抗拒。

“我打算找到一条进入魔多的路。”他虚弱地说“我要去戈埚洛斯。我必须找到火焰之山把那东西投入末日裂罅之中。这是甘道夫说的。我想我永远都到不了那里。”

法拉米尔震惊地瞪了他好一会儿。接着他及时扶住了摇摇欲坠的弗罗多将他轻轻地抱起来抱到床上放下给他盖好暖被。弗罗多立刻沉沉睡着了。

另一张为他仆人准备的床就放在旁边。山姆迟疑了片刻接着深深鞠了一躬。“晚安统帅大人。”他说“您没错过机会大人。”

“我没有吗”法拉米尔说。

“没有大人而且您证明了您的品格是最高尚的那种。”

法拉米尔露出了微笑“山姆怀斯先生你真是个直言无忌的仆人。不过这没什么值得称赞之人给出的称赞胜过一切奖赏。然而我这举动没什么可称赞的。并没有渴望或诱惑让我去做得跟我所做的有所不同。”

“啊对了大人”山姆说“您说我家少爷有种精灵气质这点可是千真万确。但是我要说您也有种气质大人那让我想起了想起了—唔甘道夫就是巫师气质啦。”

“也许吧。”法拉米尔说“也许你远远就能辨出努门诺尔气质。晚安”

[1]年长子民Elder People指精灵。精灵与人类同为创世之神伊露维塔的儿女但精灵在世间苏醒的时间早于人类故精灵又称“首生儿女”、“年长儿女”、“年长子民”、“年长种族”。参见《精灵宝钻》。—译者注

第六章 禁忌之潭

弗罗多醒来时发现法拉米尔正俯身看着他。刹那间原先的恐惧攫住了他他霍然坐起身来往后缩去。

“用不着害怕。”法拉米尔说。

“已经早上了吗”弗罗多打着呵欠问。

“还没有不过黑夜将尽满月正在沉落。你要不要来看看月亮并且有件事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很抱歉把你叫醒但你愿意来吗”

“好。”弗罗多说起身下床。他离开温暖的毛毯与毛皮时不由得打了个小小的寒战。不生火的岩洞里似乎很冷。喧闹的流水在寂静中显得很响。他穿上斗篷跟在法拉米尔身后。

出于某种警惕的本能山姆突然醒过来一看他家少爷的床空了顿时跳了起来。接着他看见此时盈满淡淡白光的拱门当中现出两个黑色剪影正是弗罗多和一个人类。山姆急忙追上去一路经过了一排排沿墙睡在垫子上的人。他经过洞口时看见那道水帘此时已经变成一层由丝绢、珍珠和银线缀成的晶莹面纱恰似月光凝就的冰钟乳正在融化。但他没停步欣赏它而是拐了个弯跟着他家少爷穿过了开在洞壁上的狭窄门道。

他们先是沿着一条黑暗的通道往前走然后上了许多级潮湿的台阶来到一处被天光照亮、凿石而成的狭小缓步台上。透过头顶一个又长又深的通风井可以看见高高在上的灰白天空发着微光。有两道楼梯从这里出发一条看来像是继续往前攀上溪流高高的岸顶另一条则转向左边。他们走上这条左转的楼梯它就像角楼的楼梯一样盘旋而上。

终于他们走出了黑暗的岩石通道举目四望。他们站在一块宽阔扁平的岩石上四周没有栏杆或护墙。在右侧朝东的方向那条急流倾泻着溅落层层阶地然后挟飞流直下之势以漆黑汹涌、白沫滚滚的水流填满了冲刷光滑的水道。它转了个弯几乎就在他们脚前奔腾流过一头径直扎下了左面那处如同张着大口的悬崖。有个人站在靠近崖边的地方沉默着注视着下方。

他们绕着圈往下走时弗罗多转身看了看那一股股润泽的水流然后抬眼凝视远方。世界寂静寒冷仿佛黎明已近。西方远处一轮明月又圆又亮正在沉落。下方的广大山谷中氤氲浅淡闪着微光恰似银雾弥漫的广阔海湾而在那之下滚滚而去的是安都因大河的寒夜冷水。更远处隐约耸现着一片漆黑的暗影其中闪着零星的光冰冷、尖锐、遥远犹如幽灵的牙齿一般雪白那是刚铎境内的白色山脉埃瑞德宁莱斯的群峰峰顶白雪皑皑经年不化。

有好一会儿弗罗多就站在那里站在那块高高的岩石上一股战栗从头顶直传到脚底。他不禁想起了自己过去那些伙伴们他们是否就在这夜色笼罩、广袤苍茫的大地的某一处行走或睡眠抑或已经倒卧身死迷雾裹尸。为什么打断那可以遗忘一切的睡眠把他带来这里

山姆也有同样的疑问且急着知道答案于是忍不住嘀咕以为只有他家少爷能听见“弗罗多先生这毫无疑问是美景但都让人冻到心里去了不消说还冷到骨子里这是怎么回事啊”

法拉米尔听见了回答说“月落刚铎。美丽的伊希尔在即将离开中洲之际瞥向了老明多路因山的白发。[\[1\]](#)这景色值得打几个寒战来看看但我带你来看的并不是风景—至于你山姆怀斯你是不请自来所以只好为这份警惕自食其果了。喝口酒就会好了。来现在注意看”

他走上前来到那个立在黢黑崖边的沉默哨兵旁边弗罗多跟了过去。山姆留在后面他光是站在这块又高又湿的平台上就已经觉得很不安全了。法拉米尔和弗罗多往下望去只见白亮的水流在下方深处倾注进一个水沫泛滥的水潭随即在岩壁环抱的椭圆深潭中不停打着黑暗的漩涡直到又寻得一个窄窄的出口流出喧腾嘈杂着远去进入了更平静也更平缓的河段。月光仍斜照在瀑布脚下在潭中的涟漪上闪烁。弗罗多这时注意到在水潭近处的岸上有个小小的黑色东西但就在他定睛细看时它一跃入水就像一支箭或一块利石那样干脆利落地切开了幽暗的水面消失在瀑布激起的喧腾泡沫中。

法拉米尔转向身旁的人“安博恩现在你觉得那是什么东西是松鼠还是翠鸟黑森林的夜间水潭里有黑翠鸟吗”

“不管那是什么东西都不是鸟。”安博恩答道“它有四肢又像人一样潜水而且看样子水性相当出色。它到底在干什么寻路从水帘后爬到上面我们的藏身处吗看来我们终究是被人发现了。我带着弓箭还在水潭两岸安排了其他弓箭手他们的箭法跟我差不多一样好。队长我们只等你下令就会放箭。”

“我们该放箭吗”法拉米尔迅速转过身问弗罗多。

弗罗多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儿他才说“不别放箭我求你别放箭。”而山姆要是胆子够大的话本来会更快更大声地说“好”。他看不到下面的情形但从他们说的话里他完全猜出了他们在看什么。

“这么说你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法拉米尔说“说吧既然你已经看见了那就告诉我为什么要饶它一命。我们在一起谈了那么多你却一次也没提到你这个流浪伙伴我当时也决定暂时不问等到他被抓获带到我面前时再说。我派出手下最机敏的猎手搜捕他但他竟摆脱了他们除了站在这里的安博恩昨天傍晚见到他一次一直没人看见他直到现在才被发现。但是他现在犯下的侵入罪行可不只是在高地上抓兔子而已而是比那更加严重—他胆敢前来汉奈斯安努恩这是死罪。这个生物让我感到惊奇他这么神秘又这么狡猾却偏偏跑到我们窗前的水潭来玩耍。难道他以为人类整夜都不设岗哨、呼呼大睡吗他为什么这么做”

“我想答案有二。”弗罗多说“第一尽管他很狡猾却对人类了解极少你们的避难所又这么隐蔽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有人类藏在这里。第二我想他是身不由己被一股欲望引诱来此这欲望压倒了谨慎。”

“你说他是被引诱来此”法拉米尔低声说“他会不会知道—这么说他知道你身负的重担”

“他确实知道。他自己曾持有它多年。”

“他持有它”法拉米尔惊得猛抽了口气“此事愈发扑朔迷离堪称谜上加谜。那么他是在追索它了”

“也许。这东西对他来说是宝贝。但我此前并未提及。”

“那这个生物现在在找什么”

“鱼”弗罗多说“你瞧”

他们朝漆黑的水潭望去。在水潭另一端就在岩石投下的深浓暗影边水面上冒出了一颗黑乎乎的小脑袋。银光短暂一闪荡出一圈圈细微的涟漪。它游到岸边接着一个活像青蛙的身影以惊人的敏捷爬出水面上了岸立刻坐

下开始大嚼那个翻身时银光闪烁的小东西。最后一道月光这时正向水潭尽头的石壁后方沉落。

法拉米尔轻声笑起来。“鱼”他说“这倒是种不那么危险的欲望。但也未必—汉奈斯安努恩水潭中的鱼可能会要他付出一切作为代价。”

“现在我已经瞄准他了。”安博恩说“队长我该不该放箭按照我国律法擅闯此地者死。”

“等等安博恩。”法拉米尔说“这件事比表面更棘手。弗罗多现在你有什么话说为什么我们该饶了他”

“这个生物又饿又可怜”弗罗多说“并且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而甘道夫也就是你说的米斯兰迪尔一定会要求你不要因为那个理由—以及其他理由—杀他。他曾阻止精灵那么做原因我并不十分清楚而我猜到的也不能在这里公开说出来。但是就某方面而言这个生物和我的任务息息相关。在你发现并抓住我们之前他是我的向导。”

“你的向导”法拉米尔说“此事变得愈发怪了。弗罗多我愿意为你做的事很多但这一件我不能允准让这个狡猾的流浪者随心所欲离开这里等他要么来了兴致和你们会合要么被奥克抓去然后在酷刑威胁下招供出所知的一切。我们必须杀了他或抓住他而如果不能迅速抓住他那就杀了他。但是除了放箭还有什么办法能抓住这个诡计多端的滑头家伙”

“让我悄悄下去找他。”弗罗多说“你们可以继续拉着弓万一我失败你们起码可以射我。我不会逃跑的。”

“那就去吧动作要快”法拉米尔说“他如果能被活捉这悲惨一生的后半辈子都得做你的忠心仆人。安博恩领弗罗多下去到水潭边脚步要轻。那家伙的鼻子和耳朵都灵得很。把你的弓给我。”

安博恩抱怨地咕哝一声领路走下曲折的阶梯到了缓步台然后走上另一道阶梯最后来到一个狭窄的出口外面有浓密的灌木丛遮挡。他们悄悄穿过出口弗罗多发现自己到了位于水潭上方的南岸顶上。这时天色很黑瀑布只反射着犹在西天流连的月光显得一片灰白。他看不见咕噜。他往前走了几步路安博恩轻手轻脚地跟在他身后。

“继续走”他在弗罗多的耳边低语“当心右边。如果你掉到水潭里那就只有你那位捕鱼的朋友救得了你了。还有尽管你可能看不见但别忘了附近埋伏着弓箭手。”

弗罗多像咕噜那样两手触地摸索着路稳住身体悄悄地往前爬去。这些岩石大都平坦光滑但是滑不溜丢。他停下来聆听。起初除了背后那奔腾不歇的瀑布水声他听不到别的声音。接着他听见就在前面不远处有个嘶嘶声正自言自语

“鱼嘶嘶好鱼嘶嘶。大白脸不见了我的宝贝终于不见了对。现在我们可以安心吃鱼了。不安心宝贝。因为宝贝丢了是丢了。肮脏的霍比特人糟糕的霍比特人。丢下我们走了咕噜宝贝也走了。只剩下可怜的斯密戈孤零零的一个人。不宝贝。糟糕的人类他们会拿走它会偷了我的宝贝。小偷。我们恨他们。鱼嘶嘶好鱼嘶嘶。能让我们强壮。能让眼睛明亮能让手指握紧是的。扼死他们宝贝。是的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嘶嘶扼死他们所有的人。好鱼嘶嘶。好鱼嘶嘶”

他就这么一直唠叨下去简直跟瀑布声一样没完没了只偶尔被微弱的口水声和咯咯吞咽声打断。弗罗多打了个寒战心怀怜悯和厌恶聆听着。他希望这声音能停下来从此再也不必听见。安博恩就在背后不远。他可以爬回去请安博恩让猎手放箭。猎手们大概离得相当近而咕噜正在狼吞虎咽全无防备。只要一箭射准弗罗多就能永远摆脱这个叫人难受的声音。但是不行现在他对咕噜负有责任—即便是怀着恐惧效力仆人只要效力主人便对他负有责任。而且若是没有咕噜他们早就葬身在死亡沼泽里了。不知为何弗罗多也相当清楚地知道甘道夫肯定不希望他这么做。

“斯密戈”他悄声唤道。

“鱼嘶嘶好鱼嘶嘶。”那声音说。

“斯密戈”他又唤稍稍提高了些嗓音。那声音停了下来。

“斯密戈主人来找你了。主人在这里。过来斯密戈”没有回答只有一声轻轻的嘶嘶仿佛倒抽了口气。

“来斯密戈”弗罗多说“我们现在有危险。人类如果发现你在这里会杀掉你的。你要不想死就快过来。到主人这儿来”

“不”那声音说“不是好主人。抛下可怜的斯密戈跟新朋友走了。主人可以等。斯密戈还没吃完。”

“没时间了”弗罗多说“把鱼带着来吧”

“不一定要把鱼吃完。”

“斯密戈”弗罗多孤注一掷地说“宝贝要生气了。我要拿着宝贝然后说让他把刺都吞下去卡住喉咙永远不能再吃鱼。快来宝贝正在等着”

暗中传来一声尖锐的嘶嘶声不久咕噜便出现了四肢着地爬着像只犯错的狗被命令跟到主人脚边。他嘴里叼着一条吃了一半的鱼手里还捏着另一条。他来到弗罗多跟前几乎鼻子碰鼻子对着弗罗多嗅了一阵。他苍白的眼睛闪闪发亮。然后他拿下口中的鱼站了起来。

“好主人”他低声说“好霍比特人回来找可怜的斯密戈。好斯密戈来了。现在我们走吧快点走是的。趁着那两张大脸都还没出来穿过树林快走。是的我们快走吧”

“是的我们很快就走。”弗罗多说“但不是马上走。我会像我保证的那样跟你走。我再保证一次。但不是现在走。你还不安全。我会救你的但你一定要信任我。”

“我们一定要信任主人”咕噜狐疑地说“为什么为什么不马上走另外一个在哪儿那个粗鲁的坏脾气的霍比特人在哪儿他在哪儿”

“在上面。”弗罗多指着瀑布上方说“不带他的话我不走。我们得回去找他。”他的心一沉。这实在太像骗局了。他倒不担心法拉米尔真会下令杀掉咕噜但法拉米尔很可能囚禁咕噜绑住他而弗罗多所做的在这可怜的奸诈家伙看来肯定就是背叛。大概永远也不可能让咕噜理解或相信弗罗多是以惟一可行的办法来救他的命。弗罗多还能怎么做呢只能尽量不辜负双方了。“来”他说“不然宝贝就生气了。我们现在就回到溪流上面去。往前走走啊你走前面”

咕噜紧贴着水潭边缘往前爬了一小段路拼命嗅着疑心不已。接着他停下来抬起了头。“那里有东西”他说“不是霍比特人。”他猛然转过身来突出的

双眼中闪着绿光。“主人嘶嘶主人嘶嘶”他嘶嘶叫着“坏蛋耍诡计嘶嘶骗人”他吐着口水伸出了长长的手臂苍白的手指咯咯作响。

就在那时安博恩高大的黑影从他背后冒了出来朝他扑了过去。一只强壮的大手抓住他的后颈把他按在地上。咕噜闪电般扭过身全身湿滑粘腻像条鳝鱼一样扭动又像猫一样又咬又抓。但又有两个人从阴影中出现了。

“别动”一个人说“不然我们就把你钉成一只刺猬。别动”

咕噜瘫软下来开始呜咽哭泣。他们把他牢牢捆上一点也不客气。

“轻点轻点”弗罗多说“他的力气可不是你们的对手。可以的话别伤着他。如果你们不伤他他会安静些的。斯密戈他们不会伤你。我会跟着你你不会受到伤害的。除非他们把我也杀了。要信任主人”

咕噜转过身来朝他吐口水。那些人把他拎起来用头罩蒙住眼睛然后把他扛走了。

弗罗多跟着他们心中非常纠结难受。他们穿过灌木丛后的开口顺着阶梯和通道一直往回走回到岩洞里。洞里已经点燃了两三支火把人们正在纷纷起身。山姆在洞里他对那些人扛进来的那团松垮东西投以古怪的一瞥。“抓到他了”他问弗罗多。

“对。唉不对我没抓到他是他过来找我因为恐怕他起先是信任我的。我并不希望他被绑成这样。我希望会没事我痛恨这整件事情。”

“我也是。”山姆说“不过只要有那悲惨的家伙在就不会没事。”

一个人走过来朝两个霍比特人示意带他们到岩洞后方那个隐蔽的凹室去。法拉米尔在里面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头顶上壁龛里的灯又点亮了。他示意两人坐在身边的凳子上。“给客人拿酒来。”他说“把犯人带到我面前。”

酒拿来了接着安博恩把咕噜扛了进来。他取下咕噜头上的头罩把他放到地上站着自己站在后面稳住他。咕噜眨了眨眼用厚重苍白的眼皮遮住眼中的怨恨。他看起来是个十分凄惨的家伙浑身潮湿滴水一股鱼腥味他手里还紧抓着一条。他稀疏的头发像杂乱的野草般耷拉在皮包骨的额头上鼻子不停抽吸着鼻涕。

“放开我们放开我们”他说“绳子伤了我们是的很疼它伤了我们而我们什么都没干。”

“什么都没干”法拉米尔扫了这悲惨的家伙一眼目光锐利但是脸上毫无表情既不生气也不同情更不惊奇“没有吗难道你从没做过任何该当被绑或受到更重惩罚的事不过幸运的是这不由我来决断。但是今晚你去了一个会要你命的地方。那个水潭里的鱼是要付上昂贵代价的。”

咕噜手一松鱼掉在地上。“不要鱼了。”他说。

“代价不是为鱼设的。”法拉米尔说“单单来到这里看见那个水潭就是死罪一条。我是因为弗罗多求情才暂时饶你一命他说你至少理应得到他的一些感谢。但你也得让我满意才行。你叫什么名字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你要干什么”

“我们迷路了迷路了”咕噜说“没有名字没有要干什么没有宝贝什么都没有。只有空虚。只有饥饿。是的我们很饿。几条小鱼几条都是骨头的糟糕小鱼给可怜的小东西吃他们就说要偿命。他们好有智慧好公正真是好公正啊。”

“好有智慧不见得。”法拉米尔说“但说到公正或许不假是我们这点微不足道的智慧能够判断的公正。弗罗多给他松绑吧”法拉米尔从腰带上抽出一把小指甲刀递给弗罗多。咕噜误解了这个动作尖叫着跌倒在地。

“注意斯密戈”弗罗多说“你一定要信任我。我不会抛弃你。可以的话你要诚实回答。这不会害你对你有益。”他割断绑在咕噜手腕和脚踝上的绳子扶他站起来。

“过来这里”法拉米尔说“看着我你可知道这地方叫什么名字你以前来过吗”

慢慢地咕噜抬起眼来不情愿地看着法拉米尔的眼睛。咕噜眼中的光芒全消失了只剩一片苍白空洞好一会儿他都盯着这个刚铎人清澈、坚定的双眼。一阵凝滞的沉寂。接着咕噜低下头委顿下去直到蹲在地上不停哆嗦。“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想知道。”他啜泣着“以前从没来过以后再也不来了。”

“你的心中有许多上锁的门窗后面藏着黑暗的房间。”法拉米尔说“但就此事而言我判断你说的是真话。这有利于你。你要怎么发誓永远不会再来自且永远不会借助言语或手势记号带领任何生物到这里来”

“主人知道。”咕噜说着往旁边瞥了弗罗多一眼“是的他知道。我们会向主人保证如果他救我们的话。我们会向‘它’保证是的。”他爬到弗罗多脚前“救救我们好主人”他哼哼唧唧地说“斯密戈向宝贝保证真心诚意地保证。永远不再回来永远不说永远不不宝贝决不”

“你满意吗”法拉米尔说。

“我满意。”弗罗多说“反正你若不接受这项保证就只能执行你们的律法因为你得不到别的保证了。但是我跟他保证过如果他跟我来他不会受到伤害。我不愿做个失信之人。”

法拉米尔坐着沉思了片刻。“很好。”他最后开口说“我把你交给你的主人交给卓果之子弗罗多。让他宣布他要怎么处置你吧”

“但是法拉米尔大人”弗罗多鞠躬说“关于你提到的这个弗罗多你还没宣布要怎么处置呢。在你公布决定之前他无法为自己或同伴拟定任何计划。你的判决本来被推迟到早晨再下但现在时候就要到了。”

“那么我就宣布我的判决。”法拉米尔说“关于你弗罗多我凭着上级授予我的权力宣布你可以在刚铎的国境内保有自由之身但凡它古老边界之内你皆可通行只有这点除外你以及与你同行之人未经邀请不得擅入此地。这判决的有效时间是一年零一日然后终止除非在此之前你前往米那斯提力斯谒见白城的城主兼宰相。届时我将恳请他确认我的判决并将其时效延长为终身。与此同时任何被你纳入保护之下的人也当受到我的保护并受到刚铎的庇护。这回答你可满意”

弗罗多深深鞠了一躬。“我非常满意”他说“并且我愿意为你效力如果这对你这么高贵正直的人来说有任何价值的话。”

“这极有价值。”法拉米尔说“现在你愿意将这个生物这个斯密戈纳入你的保护之下吗”

“我愿意将斯密戈纳入我的保护之下。”弗罗多说。山姆大大叹了口气不过不是对这些礼节有何不满—对这些礼节他就像任何霍比特人一样表示完全赞同。事实上这么大的事若是在夏尔要说的话与要鞠的躬可多得多了。

“那么我要对你说”法拉米尔转向咕噜“你被判了死罪但你只要跟弗罗多同行我们就不会追究你。然而不论何时如果刚铎有任何人发现你离开他游荡在外死罪判决就会生效。若你不好好服侍他无论你是在刚铎境内还是境外都愿死亡速速找上你。现在回答我你要到哪里去他说你曾是他的向导。你当时要领他到哪里去”咕噜不答。

“这点我不容你保密。”法拉米尔说“回答我否则我就收回成命”咕噜仍旧不答。

“我来替他答吧。”弗罗多说“他按照我的要求带我去了黑门但是那里实在无法通过。”

“那片不提其名之地没有敞开可入之门。”法拉米尔说。

“见到这情况后我们转向一旁走南大道下来。”弗罗多继续说“因为他说有一条或者说也许有一条靠近米那斯伊希尔的小径。”

“你是说米那斯魔古尔。”法拉米尔说。

“我不是很清楚”弗罗多说“但我想那条小径是往上爬爬到那座古城所在的山谷北侧的山脉中。它攀上一道很高的裂缝然后就下到—到另一侧的地方。”

“你知道那处高山隘口的名称吗”法拉米尔说。

“不知道。”弗罗多说。

“它叫奇立斯乌苟。”法拉米尔说。咕噜闻言发出了尖锐的嘶嘶声开始自言自语。法拉米尔转过身问他“难道那不是它的名字”

“不是”咕噜说然后他开始哀叫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了“是的是的我们听过一次那个名字。但那个名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主人说他一定要进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找条路试试。没有别的路可以试了没有。”

“没有别的路了”法拉米尔说“你怎么知道谁又曾探索过那片黑暗疆域的全境”他若有所思地盯着咕噜很久之后才又开口“安博恩把这个生物带走。对他客气些但是盯紧他。而你斯密戈别想尝试跳进瀑布里。那底下的石牙相当尖利会让你死期没到就送了命。现在从我们面前退下别忘了拿走你的鱼”

安博恩走了出去咕噜畏畏缩缩地走在他前面。帘子随即拉上遮住了凹室。

“弗罗多我认为你此事做得非常不明智。”法拉米尔说“我认为你不该跟这个生物一起走。它是邪恶的。”

“不不是全然邪恶。”弗罗多说。

“或许还不完全邪恶。”法拉米尔说“但是怨毒像溃疡一样吞食着它邪恶正在增长。他决不会领你走向任何好结果。如果你愿意跟他分开我会准他安全通行带他前往刚铎边界上任何他指定的地方。”

“他不会接受的。”弗罗多说“他会像长久以来那样在后面紧跟着我。并且我已经多次保证要把他纳入我的保护之下无论他带我去哪里我都会去。你不会要求我对他说而无信吧”

“不会。”法拉米尔说“但我的心很想这样要求。因为劝别人打破誓言似乎不及自己打破誓言那样恶劣尤其是见到一个朋友注定要遭受伤害却仍无所察觉的时候。不过我不劝你—如果他愿意跟你走你现在必须忍受他。但我认为你不是非去奇立斯乌苟不可他并没把他对那个地方的了解对你和盘托出。他这点心思我看得很清楚。别去奇立斯乌苟”

“那我该走哪条路呢”弗罗多说“回到黑门前把自己拱手交给守卫吗这地方有什么问题让它的名字都这么可怕你知道吗”

“我所知的都不确切。”法拉米尔说“如今我们刚铎的人从不去大道以东的地方我们这些年轻一些的人更是从来不曾这么做过也没有任何人曾经涉足阴影山脉。关于这道山脉我们只看过古老的记载听过旧时的传闻。但是在米那斯魔古尔上方的隘口里居住着某种黑暗的恐怖。只要一提到奇立斯乌苟老一辈人和博学的人都会脸色发白闭口不言。

“很久以前米那斯魔古尔山谷就已堕入邪恶。当被驱逐的大敌还远在他方伊希利恩仍大部分控制在我们手中时该地就已是充满威胁、令人恐惧之处。你也知道米那斯伊希尔曾经是座强大、自豪又美丽的城池是我们白城的姊妹城。但它被大敌第一次兴起时控制的凶残人类夺取了在大敌被推翻后他们曾经四处游荡无家可归无主可奉。据说这些人类的首领是堕入黑暗与邪恶的努门诺尔人。大敌把力量之戒给了这些首领从此吞噬了他们他们变成了活着的鬼魂恐怖又邪恶。他走了之后他们夺取了米那斯伊希尔并居住在当中用腐朽填满了它和它周围的山谷。它看似空无一物却并非如此因为有一种无形的恐怖驻留在那倾颓的墙垣内。一共有‘九首领’当他们秘密准备并帮助他们的主人归来之后他们也再度强大起来。随后九骑手从那恐怖之门出征我们抵挡不了。千万别靠近他们的大本营你们会被看见的。那是恶毒从不休眠充满无睑之眼的地方。别走那条路”

“但是除了这条路你会指点我走哪条呢”弗罗多说“你说连你自己都不能领我前往山脉更别提翻越了。可我肩负着那场会议赋予我的庄严使命必须设法翻过山去。我必须找到一条路不然就在寻觅中丧命。如果我掉头不肯把这条路坚持到底那我在人类和精灵当中又能去往何处难道你要我带着这个东西跟你去刚铎正是这个东西逼得你哥哥渴望成狂。它将在米那斯提力斯施放什么魔力难道要有两个米那斯魔古尔城隔着一片充满腐朽的死地向对方狞笑”

“我不希望这样。”法拉米尔说。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只是不希望你走向死亡或折磨。并且我认为米斯兰迪尔不会选择这条路。”

“但是自从他离去之后我就必须走那些我能找到的路。而且我们也没有时间去久久搜寻。”弗罗多说。

“这是个艰难的决断也是个无望的任务。”法拉米尔说“不过至少记住我的警告当心斯密戈这个向导。他从前曾犯下谋杀的罪行。我从他身上看得出。”他叹息一声。

“好吧卓果之子弗罗多就是这样了我们相遇又别离。你不需要安慰之辞我并不指望有朝一日还能在这太阳底下再见到你。但你将带着我对你及你

所有同胞的祝福离去。在我们为你准备食物的时候先休息一会儿吧。

“我本会欣然听听这个卑鄙的斯密戈是如何得到我们所说的这个东西又是如何失去它的但现在我不愿打扰你了。倘若你出乎意料又回到生者之地我们能坐在墙角下晒着太阳回顾往事对过去的悲伤放声大笑到了那时你再告诉我吧。而在那时或是别的某个连努门诺尔的真知晶石也无法预见的时刻之前我们别了”

他起身向弗罗多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掀起帘子走到外间岩洞去了。

[1]明多路因Mindolluin辛达语意为“高扬的蓝头”因此法拉米尔会说它有“白发”。—译者注

第七章 十字路口之旅

弗罗多和山姆回到床上默不作声地躺着休息了一阵与此同时外间的人们已经起身开始忙起了这一天的事务。过了一会儿有人端水进来给他们洗漱随后他们被领到一张已经摆好三人份食物的桌旁。法拉米尔与他们一同吃了早餐。他从昨日的战斗以来就没合过眼但看起来并不疲倦。

吃完早餐后他们起身。“愿你们在路上不受饥饿之苦”法拉米尔说“你们的干粮很少我已经命人给你们的行囊里装些适合旅人吃的小包食物。你们在伊希利恩境内不会缺乏饮水但别喝任何发源自‘活死人山谷’伊姆拉德魔古尔[1]的溪水。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我手下侦察和监视的人包括那些潜行到能看见魔栏农的地方的人已经全部回来了。他们都发现了一件怪事就是整片大地空荡荡的。大道上什么也没有到处都听不到脚步声、号角声或弓弦声。那片不提其名之地的上空笼罩着一股蓄势待发的寂静。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预兆但时间正飞快流逝将得出某种重大的结论。暴风雨即将来临。可以的话你们要尽快如果你们已经准备好我们就走吧。太阳很快就会升到阴影之上了。”

两个霍比特人的行囊被拿来交给了他们比之前要重一些一并拿来的还有两根结实光滑的木杖底端包铁雕刻的杖头穿了编结好的皮绳。

“此刻别离我没有合适的礼物相赠”法拉米尔说“就请带上这两根手杖吧。在野外行走或攀爬的人或许能让它们派上用场。白色山脉的人都用它们。不过这两根手杖已经按你们的身高截短并新包上了铁皮。它们是用莱贝斯隆[2]这种美丽的树制造的刚铎的木工匠人挚爱此树它们享有寻获与归返的美誉。但愿这美誉在你们将要前往的魔影下不致全然失效”

两个霍比特人深深鞠了一躬。“无比慷慨周到的主人啊”弗罗多说“半精灵埃尔隆德曾对我说我将在路上获得意想不到的秘密友谊。可是像你表现出来的这样的友谊我确实不曾奢望过。得到你的友谊使我们化凶为大吉了。”

他们准备好要出发了。咕噜不知是从哪个角落还是隐藏的洞中给带了出来他看起来情绪比原来好了许多不过他还是紧挨着弗罗多并且躲避着法拉米尔的目光。

“你们的向导必须蒙上眼睛”法拉米尔说“不过你和你的仆人山姆怀斯若是不愿我准许不必蒙了。”

当他们过来给咕噜蒙上眼睛时他又叫又扭紧抓住弗罗多。于是弗罗多说“把我们三人的眼睛都蒙上吧先蒙我的这样他或许能明白这不是要伤害谁。”如此照办后他们被领着出了汉奈斯安努恩的岩洞。在穿过通道爬完阶梯之后他们在周围感觉到了早晨凉爽的空气清新又甜美。他们蒙着眼又继续走了一小会儿先往上走再缓缓下行。最后法拉米尔的声音下令给他们解开蒙眼的布。

他们重新站在了树林的枝叶底下。瀑布的哗哗响声都听不见了因为在他们和溪水流经的深谷之间横着一道向南的长斜坡。他们向西望去透过树林可以看见天光仿佛世界在那里突然到了尽头在那边缘以外只有天空。

“我们至此就要分道扬镳了。”法拉米尔说“你若听从我的建议此时便不要立刻往东转。先直走这样你们还可以靠着树林的掩护走上许多哩路。在你们西边是一道断层地势沿着这一线陡降沉入巨大的山谷有时是突兀又陡峭的悬崖有时是很长的山坡。你们行走时要一直靠近这道断层和森林外沿。我想你们旅途初期还可以走在日光下。大地犹在做着和平的幻梦所有的邪恶都暂时退却。再会了一路保重”

然后他按照本族的风俗拥抱了两个霍比特人将两手搭在他们肩上弯腰亲吻他们的额头。“带着所有善良人类的祝愿去吧”他说。

他们深深鞠躬到地。他随即转身离开走向站在不远处的两名护卫不曾回头。此刻这些绿衣人行动速度之快令两个霍比特人大开眼界—简直是眨眼间就无影无踪。这座法拉米尔刚刚还站立过的森林转眼显得空寂又阴沉好似一场大梦乍醒。

弗罗多叹了口气转身重新面对南方。咕噜仿佛要表明对所有这类礼仪的蔑视正乱刨着一棵树脚下的腐叶堆。“这就又饿了是吧”山姆想“哼又来了”

“他们终于走了吗”咕噜说“讨厌嘶嘶又邪恶的人类斯密戈的脖子还痛着呢是的好痛。我们走吧”

“好我们走吧。”弗罗多说“不过要是你只会诋毁那些宽恕过你的人你就闭嘴别说话”

“好主人”咕噜说“斯密戈只是开玩笑。斯密戈总是原谅他人是的是的即使好主人要小诡计嘶嘶。噢是的好主人好斯密戈”

弗罗多和山姆没回答。他们背起行囊将手杖拿在手里走进了伊希利恩的树林。

那天他们休息了两次吃了一点法拉米尔给他们准备的食物干果和腌肉足够吃上好多天还有面包分量多得足够吃到坏掉。咕噜什么也没吃。

太阳升起又越过天顶他们都没有见到但当它开始西沉时从西边穿过树木照进来的光变成了金色。他们始终走在清凉的绿荫中周遭一片寂静。所有的鸟儿似乎都飞走了不然就是集体失声了。

夜幕早早降临了这片沉默的树林他们在天色全黑之前停了下来非常疲惫因为从汉奈斯安努恩到这儿他们走了七里格多的路。弗罗多躺在一棵古树下的松软落叶堆上睡了一整夜。山姆在他旁边睡得更不安些。他夜里醒来多次却始终不见咕噜的踪影他们一安顿好歇下他就一溜烟不见了。他没说他是独自睡在附近哪个洞里了还是彻夜游荡不停但第一线曙光出现时他就回来了叫醒了同伴们。

“必须起来了是的他们必须”他说“还有好长的往南和往东的路要走。霍比特人一定要赶快”

这天过得和昨天差不多不同的只是那股寂静显得愈发深沉。空气变得滞重起来走在树下开始有种窒息的感觉就像是有雷雨正在酝酿。咕噜经常停下来嗅着空气然后自言自语嘀咕一阵再催促他们以更快的速度前进。

他们这天第三段的行进继续着下午逐渐过去森林疏朗起来树木变得更粗大也更分散。树干极粗、沉暗庄严的高大冬青树耸立在宽敞的空地上其间零星散布着灰白的白蜡树还有巨大的橡树刚刚长出棕绿色的芽苞。四周都是长片的绿草地草地上点缀着毛茛和银莲花有白有蓝这时都闭合花瓣睡

去了。还有大片大片的地面上堆满林地风信子的叶子它们挂着钟形花朵的光滑花茎已经穿破腐叶冒了出来。他们没有看见鸟兽等活物但在这些露天之地咕噜变得害怕起来。现在他们走得也很谨慎从一片长阴影飞快地奔往另一片。

当他们来到树林尽头时天光正在迅速消逝。他们坐到一棵虬结的老橡树下它的树根像蛇一样弯弯扭扭直伸到一处陡峭坍塌的坡底。他们面前是一道昏暗的深谷深谷对岸树木又密集起来一路向南伸展在阴沉的黄昏中呈现出灰蓝的色调。他们右边是刚铎山脉在西方远处火红斑驳的天空下闪着红光。他们左边则是黑暗—魔多高耸的山障。一道长长的山谷从那片黑暗中延伸出来谷槽越来越开阔向安都因大河陡降下去。谷底有一条湍急的溪流寂静当中弗罗多可以听见流过岩石的淙淙水声。溪旁对岸有条犹如苍白丝带的路蜿蜒而下一直延伸到落日的光辉无法触及的寒冷灰雾里。就在那边弗罗多觉得自己远远望见了若干荒凉黑暗的古老高塔其高耸黯淡的塔顶和残缺不全的尖顶仿佛漂浮在迷蒙的大海上。

他转向咕噜问“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吗”

“知道主人。在危险的地方。主人这是从月亮之塔出来下到大河边那座破城的路。那座破城对是个非常糟糕的地方里头满是敌人。我们就不该听人类的意见。霍比特人已经离开正路很远了。现在一定要向东走上到那边去。”他那枯瘦的手臂朝黑黝黝的山脉挥了挥“我们不能走这条路。噢不残酷的人从那塔下来会走这条路。”

弗罗多俯视着那条路。无论如何现在路上并没有移动的身影整条路看起来荒凉废弃往下通入迷雾笼罩的空荡荡的废墟。但是空气中有种邪恶的感觉仿佛路上真的可能有什么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正在来往。弗罗多又看了看远处正渐渐隐入夜色的塔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流水的声音似乎也变得冰冷又残酷—那是魔古尔都因河的声音从戒灵山谷流出来的已被污染的溪流。

“我们该怎么办”他说“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路是不是该在后面的林子里找个可以藏身休息的地方”

“不夜里藏身歇着不好。”咕噜说“现在霍比特人必须在白天藏身是的白天。”

“噢得了吧”山姆说“我们一定得歇一下哪怕半夜再起来也好。到时候还能有好几个钟头的黑夜足够你带我们走上好长一段路了要是你知道道路的话。”

咕噜勉强同意了这个安排他掉头往树林的方向走去朝东沿着树林稀疏的边缘走了一阵。他不肯在离那条邪恶道路这么近的地面上休息经过一番争论他们全爬到一棵巨大的圣栎树的树杈上稠密的枝条尽数从树干上舒展开去形成一个良好的藏身处同时也是一个相当舒适的避难所。夜幕降临树荫下变得漆黑一片。弗罗多和山姆喝了一点水吃了些干粮和干果但咕噜马上就蜷起身子睡了。两个霍比特人始终没合眼。

当咕噜醒来时时间肯定是过了午夜。他们突然注意到他那双苍白的眼睛睁开了正对着他们发出幽光。他聆听并嗅闻了片刻他们之前已经注意到这似乎是他惯常用来判断夜里时间的方法。

“我们都歇过了吗我们都睡得美美的吗”他说“我们走吧”

“我们没歇我们没睡。”山姆没好气地说“但要是必须得走我们就走。”

咕噜立刻四肢并用从树枝间迅速攀落两个霍比特人则是慢慢跟着爬下来。

他们一下树就立刻在咕噜的带领下出发了朝东爬上那片黑暗的坡地。此时夜色浓得令他们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连前方的树干都要撞上才知道。地面变得更不平整走起来也更困难但是咕噜似乎丝毫不受干扰。他领他们穿过密布灌木丛和荆棘的荒地有时候绕过深沟或黑坑的边缘有时候下到灌木丛掩蔽的幽暗洼地里再爬出来。不过他们每次往下走得低一些对面要爬的坡就会更长更陡。他们在不断地往上爬。他们第一次停下来回头望时隐约可见被自己抛在身后的一层层森林树冠如同一片广大稠密的阴影般铺陈开来恰似漆黑的茫茫天空下一片更暗的夜色。似乎有股庞大的黑暗正缓缓从东方浮现吞噬着模糊微弱的星星。西沉的月亮随后逃离了追赶的云但它周围全裹上了一圈病态的黄光。

终于咕噜回过身来面对霍比特人。“天快亮了”他说“霍比特人一定要赶快。露天待在这些地方不安全。快点走”

他加快了脚步他们疲惫地跟着。不久他们便开始爬上一大片拱地地上几乎覆盖满了茂盛浓密的金雀花和越橘还有低矮顽强的荆棘只是不时会露出零星的空地那是新近燃过火的痕迹。越往拱地顶上去金雀花丛就越多。它们都十分古老茎干颀长下面枯瘦但上面长得茂密并且已经开出了黄色的花朵在幽暗中闪着微光散发出淡淡的甜香。这些带刺的灌木长得很高足以让霍比特人直着腰在底下行走穿过灌木间狭长干燥、铺着厚厚一层多刺落叶的通道。

到了这片宽阔山背的另一端他们停下不再前进爬到一丛纠结的荆棘下藏身。扭曲的荆棘枝条垂落到地面上又攀爬着一团错综复杂的老荆棘。荆棘丛深处形成一处中空的小厅以干枯的枝条和荆棘为椽以春天初萌的新叶和嫩芽为篷。他们在那躺了一会儿累得暂时没胃口只是透过树丛的孔洞朝外窥视看着白昼渐渐来到。

但是白昼没有来的只有死沉的褐色微光。在东方低垂的云层底下亮着一团暗红的光芒—那不是黎明的红光。在这片崎岖起伏的大地尽头埃斐尔度阿斯的嶙峋群山阴沉地面对着他们黝黑混沌浓重的黑夜仍卧在山脚下尚未离去上方则是犬牙交错的尖顶轮廓在火光的映衬下显得刚硬又充满威胁。在他们右侧一段距离之外一道巨大的山肩朝西突出耸立着在幢幢阴影中显得又黑又暗。

“从这里我们要往哪边走”弗罗多问“过了那一大块黑乎乎的东西那边那个开口是—是魔古尔山谷吗”

“我们非得现在就想它吗”山姆说“我们今天肯定不会再走了吧如果这叫白天的话”

“也许不走也许不走。”咕噜说“但我们还是得尽快动身去十字路口。是的去十字路口。就是那边那条路是的主人。”

魔多上空的红光逐渐消失了。东方腾起大团大团的水蒸气朝他们蔓延过来与此同时微光变得更加黯淡。弗罗多和山姆吃了一点东西就躺下了但是咕噜焦躁不安。他不肯吃他们的任何食物但喝了一点水然后在灌木丛下四处爬来爬去边嗅边喃喃自语。接着他突然不见了。

“跑去打猎了我猜。”山姆说打了个呵欠。这会儿轮到他先睡他很快就深深陷入了梦乡。他梦到自己回到袋底洞的花园去找东西但他弓着腰因为

背了个沉重的背包。花园不知为何像是长满了杂乱的野草荆棘和蕨丛正在入侵树篱底部附近的花床。

“看得出来这是归我干的活儿但我累死了。”他不停地絮絮叨叨。不久他想起了他在找什么。“我的烟斗”他说接着一下醒过来。

“傻瓜”他一边暗想一边睁开眼睛纳闷自己为什么躺在树篱底下。“它一直都在你的背包里”接着他明白过来首先烟斗或许就在背包里但他没有烟斗草其次他离袋底洞有好几百哩远呢。他坐了起来。天色看来几乎全黑了。为什么他家少爷让他一觉睡到黄昏没叫他换哨

“弗罗多先生你一点都没睡吗”他说“几点了似乎挺晚了”

“不不晚。”弗罗多说“但天色正变得更黑而不是更亮—越来越黑。就我估计现在还不到中午呢你才睡了差不多三个钟头。”

“我很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山姆说“是有暴风雨要来吗那样的话可糟糕透顶。真希望我们是躲在一个深洞里而不是就这么给困在树篱底下。”他听了听“那是什么声音打雷打鼓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弗罗多说“到现在已经响了好一阵了。有时候大地似乎在颤抖有时候似乎是沉重的空气在你耳朵里跳动。”

山姆环顾四周。“咕噜哪儿去了”他问“他还没回来吗”

“还没。”弗罗多说“连声音和影子都没有。”

“唉我真受不了他。”山姆说“说实在的我出门旅行带的东西就没一个像他这样丢了一点都不可惜。不过这事儿他还真干得出来。在我们跑了这么多哩路之后他偏偏开溜不见了就在我们最需要他的当口—这是说他真有啥用的话而我对这个也挺怀疑。”

“你忘了死亡沼泽。”弗罗多说“我希望他没出什么事。”

“而我希望他别耍诡计。不管怎样我都像你所说的希望他别落到别人手里。因为如果他被抓住那我们很快就会有麻烦了。”

这时他们又听见了一阵滚动的隆隆声这次更响亮也更深沉大地似乎在脚下颤动。“我想我们无论如何都已经有麻烦了。”弗罗多说“恐怕我们的旅程正在接近终点。”

“也许”山姆说“但是我家老头经常说有命在就有希望接着他多半还会添上一句还得吃饱。弗罗多先生你吃点东西然后睡一觉吧。”

下午—山姆估计这个只能叫下午了—慢慢地过去了。从树丛望出去他只看见一个没有影子的暗褐色世界缓缓淡褪成一片没有特征也没有颜色的昏暗。它令人窒息却不温暖。弗罗多睡得很不安稳辗转反侧有时还发出呓语。有两次山姆觉得自己听见他在叫甘道夫的名字。时间似乎永无止尽地拖着步伐。冷不防山姆听见背后一声嘶嘶响正是四肢着地的咕噜用闪闪发亮的双眼窥视着他们。

“起来快起来起来了瞌睡虫”他低声说“快起来没时间耽搁了。我们必须走对我们必须马上走。没时间了”

山姆满腹狐疑地盯着他—咕噜显得很惊恐也可能是兴奋。“现在走你玩什么小把戏时间还没到呐。现在连下午茶的时间都还没到至少还没到一个有下午茶可用的像样地方。”

“傻瓜”咕噜嘶嘶道“我们不是在像样的地方。时间快要不够了是的过得飞快。没时间了。我们必须走。起来主人快起来”他伸手去抓弗罗多。而弗罗多从睡梦中蓦然惊醒猛地坐起来一把捉住了他的手臂。咕噜挣扎脱身往后退开。

“他们千万不能犯傻”他嘶嘶道“我们必须走。没时间了”他们没办法从他嘴里撬出更多话了。他不肯说他去了哪里也不肯说他这么焦急是因为他觉得什么事情正在酝酿。山姆一肚子深深的疑虑并且表现了出来但弗罗多没有流露出心中的任何想法。他叹口气背起行囊准备走出去踏进不断聚拢的黑暗里。

咕噜万分小心地引着他们下了山侧尽可能走在有遮蔽的地方而遇到开阔处时他们就几乎躬身到地飞快奔过。但现在光线十分昏暗霍比特人裹着灰斗篷戴着兜帽以小种人能做到的最谨慎的方式行走就连野外目力敏锐的走兽也几乎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因此他们没有惊动一草一木穿过那地消失了。

他们悄无声息地鱼贯前进走了大约一个钟头。昏暗的天光和大地上彻底的静寂压迫着他们打破这片死寂的只有不时传来的模糊隆隆声—像是远方在打雷又像是山岭中哪个洞里在击鼓。他们从先前的藏身处往下走然后折向南以咕噜所能找到的最直的路线走过了一片朝山脉倾斜而去的崎岖长坡。不久他们看见前方不远处隐约出现了一排树木就像一堵漆黑的墙。他们渐渐走近发觉这些树堪称巨大显得非常古老尽管树冠已经枯秃断裂却仍巍然耸立就像暴风雨和雷电曾经狂扫过它们却既没能杀死它们也没能动摇它们那深不可测的根基。

“十字路口是的。”咕噜低声道自从离开藏身处以来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我们必须走那边。”这会儿他领着他们转向东爬上山坡。接着南大道突然出现在面前它沿着山脉外缘脚下蜿蜒而来到得此处一头扎进了巨大的树圈。

“这是惟一的路。”咕噜低声说“过了大道之后就没路了。没路。我们必须去十字路口。但是要快要安静”

仿佛秘密深入敌营的侦察兵他们蹑手蹑脚下到大道上偷偷沿着石崖下路的西侧边缘前进身影灰暗如岩石脚步轻如狩猎的猫。终于他们来到那些树下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巨大无顶的圆圈里圈中央敞开向着灰暗的天空。庞大树枝搭出的空间就像某座坍塌厅堂中巨大的黑色拱门。四条路在树圈正中央交会。他们背后是通往魔栏农的路面前这条路又延伸出去继续它那往南而去的漫长旅程右边那条路是从古老的欧斯吉利亚斯爬上来得它横过此地向东进入黑暗—那便是第四条路他们要走的路。

弗罗多满心恐惧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开始察觉到有一道光在闪动那光就照在他身边的山姆脸上。他转身向它望去看见在树枝搭成的拱门外前往欧斯吉利亚斯的路几乎笔直如一条抻直的丝带一路往下再往下朝着西方而去。而在那边在远方在此刻淹没在阴暗中的凄凉的刚铎大地尽头太阳正在西沉。她终于找到了慢慢滚动的巨大云幕的边缘犹如一团不祥的火焰向依然未受玷污的大海落去。她短暂的余晖投射在一尊庞大的坐像上石像庄严肃穆如同阿刚那斯那两位伟大的石雕君王。岁月侵蚀了它残暴的手损毁过它。它的头不见了取而代之摆上的是—块粗粗凿出的圆石意在嘲讽野蛮的手在上面粗鲁地涂了一张像在狞笑的脸还在额头中央画了一只硕大的红眼。在它的膝头和巨大的椅上以及整个基座四周全是胡乱涂鸦当中夹杂着魔多鼠辈使用的邪恶符号。

突然间弗罗多借着夕阳平照的光线看见了老国王的头——它滚到了路边。“山姆看”他叫道惊得开了口“看国王又戴上了王冠”

石像的眼窝空了雕刻的胡须断了但在那坚定的高高额头上围着一圈金银缠绕的花冠。点点花朵犹如白色星辰的蔓生植物牢牢匍匐在石像的前额上仿佛在向这倒下的国王致敬而在他那石雕头发的裂缝中黄色的景天也在闪闪发亮。

“他们不会永远得胜的”弗罗多说。接着那惊鸿一瞥的景象突然消失了。太阳沉落不见就像遮蔽了一盏明灯漆黑的夜幕随之降临。

[1]伊姆拉德魔古尔Imlad Morgul辛达语意为“黑暗妖术的深谷”。“活死人山谷”应是法拉米尔的解释。——译者注

[2]莱贝斯隆lebethron是源自刚铎的辛达语词意思大约是“手指一样的树”。——译者注

第八章 奇立斯乌苟的阶梯

咕噜扯着弗罗多的斗篷既恐惧又不耐烦地嘶嘶发话“我们得走了”他说“我们绝对不能站在这里。快走”

弗罗多不情愿地转身背向西方跟着向导走进东边的黑暗中。他们离开了那一圈树木沿着路悄悄地朝山脉走去。这条路也同样笔直延伸了一段但不久就开始向南弯去一直通达他们从远处望见的那道大山肩底下。它赫然耸现在上方黑黝黝的比后方的黑暗天空还黑令人生畏。道路从这处山肩的阴影下爬过继续向前绕过它后又折向东开始爬上陡峭的山坡。

弗罗多和山姆心情沉重艰难地挪着脚步再也没法多顾虑危险了。弗罗多垂着头胸前的重担又在坠扯着他。在伊希利恩他几乎忘掉了它的重量但一过那个雄伟的十字路口那重量便又开始增长。这时他感到脚下的路变陡了于是疲惫地抬起头来。然后正如咕噜先前说的那样他看见了它—戒灵之城。他不由得瑟缩着贴紧了岩壁。

一座倾斜的长山谷一条阴影充斥的深深鸿沟远远延伸入山脉中。远在山谷那端位于两边山壁之间米那斯魔古尔的城墙与塔楼森然矗立高据在埃斐尔度阿斯黝黑山腰上的一块岩盘上。它周围无论苍天还是大地皆是一片黑暗然而它本身却亮着光。那并不是很久以前月亮之塔米那斯伊希尔捕捉到的美丽月光涌出大理石墙在这处群山中的谷地里清辉四射。如今它的光其实比缓慢月蚀时的羸弱月光还要惨淡如同腐烂之物散发的毒气一般飘忽不定又如尸身上的鬼火不为任何地方带去光亮。城墙和塔楼上现出了窗户它们就像无数漆黑的窟窿望进内里的一片虚空。而塔楼顶部盘旋着缓缓而上先见一侧再见另一侧幽灵似的庞大塔顶睥睨着直刺入暗夜中。有那么片刻三个同伴畏怯地立在那里虽不情愿却挪不开向上瞪视的目光。咕噜是第一个恢复过来的他再次焦急地拉扯他们的斗篷但一个字也没说。他几乎是拽着他们往前走每挪一步都十分勉强连时间都似乎放慢了脚步以至于在抬脚与落脚之间似乎隔了难挨至极的好几分钟。

就这样他们慢慢接近了白桥。幽幽发光的道路在此越过了流经山谷中央的溪流继续向前曲折蜿蜒地向上通往城门—那是一张开在北城墙外圈上

的黑暗大口。溪流两岸都是宽阔的平地幽暗的草地上开满了苍白的花朵。这些花也发着幽光很美但形状可怕就像噩梦中种种扭曲的形体并且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令人作呕的腐尸味空中弥漫着腐烂的臭气。桥从这边草地跨到另一边草地。桥头立有精工雕刻的人与兽的雕像但全都倾颓破败模样狰狞。桥下的流水寂静无声冒着腾腾蒸汽然而那一团团升上来就在桥边盘旋缭绕的水气却冰冷至极。弗罗多感到天旋地转意识也渐渐模糊。突然间仿佛有种并非他自身意志的力量运作起来驱使他开始加快脚步踉跄着往前走。他双手摸索着探在身前头耷拉着左右摆动。山姆和咕噜一起追趕着他就在他一个趔趄差点跌倒在桥头上时山姆张开双臂一把接住了自家少爷。

“别走那条路别走那条路”咕噜悄声说但从他牙缝中呼出的气息听起来就像一声口哨撕裂了沉重的静寂他吓得连忙缩到地上。

“挺住啊弗罗多先生”山姆在弗罗多耳边小声说“回来别走这条路。咕噜说别去而我破天荒头一回同意他的看法。”

弗罗多抬手遮住额头挣扎着将目光从山头那座城上扯开。那座发着幽光的高塔蛊惑着他。一股欲望攫住了他令他渴望跑上发着幽光的道路朝它的大门奔去而他抵御着这股欲望。终于他费力地强制自己背转过身而这么做的时候他感到魔戒抗拒着他拽扯着颈间的链子他的眼睛也是在他转开视线时似乎有那么片刻他盲了横在面前的是无法穿透的黑暗。

咕噜像只吓坏了的动物那样在地上连滚带爬已经消失在阴暗中了。山姆搀扶踉踉跄跄的自家少爷领着他尽可能快步跟在咕噜后面。离这一侧溪岸不远处路旁的岩壁上有道裂口。他们穿过了这道裂口山姆发现他们来到一条狭窄的小径上这条小径起初跟主道一样散发着淡淡的幽光直至爬升到生满死亡花朵的草地之上光才消逝小径变得一片黑暗七扭八拐地盘升到山谷的北侧。

两个霍比特人并肩扶持着在小径上跋涉他们看不见前面的咕噜除非他回过头来示意他们继续往前。这时他的双眼中就会闪着一种青白的光也许是反射着那有害的魔古尔之光又或许是被他内心某种回应的情绪点燃了。弗罗多和山姆始终留意着那致命的闪光与那些漆黑的眼窝他们不断充满恐惧地瞥过肩头回望又不断强迫自己收回目光去寻找那条越来越暗的小径。他们缓慢地朝前跋涉。当他们往上爬到高处脱离那条毒溪散发的臭气和水汽后他们的呼吸变得顺畅了些头脑也清明起来但现在他们的四肢却疲累不

堪仿佛背着重担走了一整夜顶着大浪游了很久。最后他们不休息就再也走不动了。

弗罗多停下来坐到一块石头上。他们这时已经爬到一座巨大光秃的石丘顶上。前方的山谷边上有堵绝壁小径绕过绝壁的一头继续前行充其量能算一道突出的宽岩架而岩架右边就是万丈深渊。小径横越高山陡峭的南面缓慢爬升最后消失在上方的一片漆黑中。

“我一定得休息一下山姆。”弗罗多低声说“它在我身上真重山姆伙计非常沉重。我真不知道我能带着它走多远无论如何在我们冒险往那儿去之前”他指指前方的窄路“我一定要歇一歇。”

“嘘嘘”咕噜急匆匆赶回他们身边嘶声道“嘘”他急迫地摇着头手指压在唇上。他使劲拉扯着弗罗多的衣袖指着小径但弗罗多不肯动。

“等一会儿”他说“等一会儿。”疲惫以及比疲惫更甚之物压迫着他就像他的心灵和肉体上都被施了一个沉重的咒语。“我一定得歇一歇。”他喃喃道。

咕噜见状惊恐非常不得不又开口说话了。他用手遮着嘴仿佛要让说话声避开空气中看不见的聆听者一样嘶声说“不能在这里不能。不能在这里歇脚。笨蛋眼睛会看见我们。当他们来到桥上时会看见我们。快走快爬快点”

“来吧弗罗多先生。”山姆说“他又说对了。我们不能待在这里。”

“好吧。”弗罗多声音飘忽地回答就像一个半梦半醒的人在说话“我试试看。”他疲倦地站了起来。

然而太迟了。就在那时他们脚下的岩石震动颤抖起来。空前洪亮的巨大隆隆响声在地底滚动在群山中回响。猛然间天际亮起一道巨大的红色闪光从东边山脉另一侧的远处喷薄而出直刺天空将低垂的云层染成一片猩红。在这充满阴影和冰冷死光的山谷中它显得无比狂暴与凶残令人难以承受。在戈埚洛斯这道冲天火焰的映照下锯齿刀刃一般的岩石尖峰与山脊跃然现形黑得触目惊心。接着传来一声霹雳震耳欲聋。

米那斯魔古尔回应了。一片铁青色的闪电光焰爆发出来分叉的蓝色火舌从高塔和环绕的山岭中腾起直冲入阴郁的云层中。大地呻吟城中传来了一声呼喊。那是一声撕心裂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它混杂了如猛禽般高亢刺耳的鸣叫以及马匹因惊恐与愤怒而躁狂所发出的高声嘶鸣音调迅速拔高直至超出了听力所能承受的限度。两个霍比特人霍然转过身来面对着声音的来源继而双双扑倒在地用双手捂住了耳朵。

恐怖的叫声拖成令人汗毛直竖的长长呜咽声调逐渐下降直到一片死寂弗罗多这才慢慢抬起头来。在狭窄的山谷对面此时几乎与他视线平齐之处坐落着邪恶之城的城墙与它那窟窿般的大门那门大张着形如露出满口闪亮利齿的巨嘴。从城门中出来了一队大军。

整支大军身着缁衣漆黑如夜。在惨白的城墙与发着幽光的路面的映衬下弗罗多看得见他们小小的黑色身影一排又一排行军时迅疾无声犹如无尽的水流络绎不绝朝外涌动。当先的一大队骑兵如列队整齐的幽影般移动着领队的骑手比余众都要高大那是一个黑骑手通身乌黑例外的只有一顶状若王冠的头盔戴在罩着兜帽的头上在幽暗中闪着危险的光。此刻他正在接近下方的桥而弗罗多瞪视的目光跟着他移动无法眨眼也无法退却。这肯定就是九骑手之王了他回到人世正要领着他的恐怖大军去打仗是的确实就是他就是这个枯槁的君王以冰冷的手握着致命的刀击倒了持戒人。那处旧伤抽痛起来一股巨大的寒意袭向弗罗多的心口。

这些思绪以恐惧刺透他令他如中咒语般动弹不得而正当此时就在桥头前骑手遽然止步他身后的全部大军也随即站定。万物凝止一片死寂。也许是魔戒召唤了戒灵之王。有那么片刻戒灵之王感应到自己的山谷中存在着另一股力量这令他心生疑虑。戴着头盔与王冠的黑色头颅怀着恐惧左顾右盼用不可见的双眼扫视着所有的阴影。而弗罗多等待着仿佛鸟儿面对逼近的蛇无法动弹。就在等待时他感到了要求他戴上魔戒的命令这次来得比以往更急促。然而压力虽大他此刻却丝毫不愿屈服。他已经知道魔戒只会背叛他即使戴上它他也没有面对魔古尔之王的力量—目前还没有。尽管因为恐惧而惊慌但他自己的意志已经不再对那命令作出任何回应他只感觉到一股外来的强大力量正在轰击着他。它控制了他的手而他心如明镜地眼睁睁看着它推动自己的手一寸寸朝脖子上的链子挪去不由自主却又焦灼不堪仿佛他在旁观一个发生在远处的古老故事。接着他自己的意志奋起了慢慢迫使那只手退回去命令手去找另一样东西一样贴身藏在胸口的东西。他一把攥住它感觉它冰冷又坚硬加拉德瑞尔的水晶瓶。他珍藏了它许久却几乎将

它遗忘直到此时此刻。他抚摸着水晶瓶一时间所有关乎魔戒的念头都被逐出了脑海。他长叹一口气垂下了头。

就在那时戒灵之王转过头策马驰过了桥麾下的黑色大军也尽数随他而去。也许是精灵的兜帽蒙蔽了他那不可见的双眼而他那小小的敌人在坚定了心智以后避开了他的念头。但他在赶时间。时辰已到他奉了自己那伟大的主人之命必须向西方进军宣战。

他迅速离去驰下了曲折的路恰似一个没入阴影的阴影。而在他背后黑色的队伍仍在过桥。自从伊熙尔杜势力强盛的年代以来这山谷从未派出过这么壮盛的一支军队出征也未曾有过如此凶恶又强大的武装前去攻击安都因河的渡口。然而这只不过是魔多目前派出的一支大军而已并且还不是最强大的一支。

弗罗多微微一动。突然间他心中想起了法拉米尔。“风暴终于爆发了”他想“这一大队的长矛利剑是向着欧斯吉利亚斯去的。法拉米尔能及时渡河吗他猜到了此事但他知道时辰吗当九骑手之王领军而来有谁能守得住渡口并且还有其他的军队会来。我太迟了。全都毁了。我在路上耽搁了。全都毁了。就算我的任务达成也永远没有人知道。我将没有人可以诉说。这将是徒劳一场。”软弱压垮了他他哭起来。而魔古尔的大军仍在源源不断地过桥。

接着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了山姆的声音—仿佛来自记忆中的夏尔某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正值一天伊始门户打开—“醒醒弗罗多先生醒醒”这声音若再加上一句“你的早餐已经准备好了”他也多半不会惊讶。山姆显然很焦急“醒醒弗罗多先生他们走了。”

一声钝重闷响传来米那斯魔古尔的大门关上了。最后一排长矛也消失在道路远方。塔楼仍然在山谷那端狞笑但塔里的光黯淡了。整座城重新陷入漆黑沉郁的暗影死寂无声但仍充满了警戒。

“醒醒弗罗多先生他们走了我们最好也快点走。那地方里头还是有活的东西某种长着眼睛的东西或者说有眼睛的思想你懂我的意思吧。我们在一个地方待得越久就会越快被它逮到。来吧弗罗多先生”

弗罗多抬起头然后站了起来。绝望并未离开他但那股软弱已经过去了。他甚至苦笑了一下此时的清晰感觉跟片刻之前截然相反他必须做的事

只要他能他就必须去做。无论法拉米尔还是阿拉贡、埃尔隆德、加拉德瑞尔、甘道夫还是任何人他们会不会知道都已经无关紧要。他一手拿起手杖另一手握着水晶瓶。当他发现水晶瓶那清澈的光已经开始从手指间溢出来就将它塞进胸前的衣袋中将它紧贴住心口。此刻黑暗山沟对面的魔古尔城只余灰蒙蒙的微光。弗罗多转身背向那城准备继续攀登。

当米那斯魔古尔的大门打开时咕噜看来是沿着突出的岩架爬到前方的黑暗中去了留下两个霍比特人趴在原处。现在他又蹑手蹑脚地爬回来牙齿打战指节扳得噼啪响。“蠢货笨蛋”他嘶嘶道“快点他们千万不要以为危险已经过去了。还没呢。快点”

他们没回答但跟着他爬上了岩架。哪怕已经面对过那么多不同的危险两人仍然谁都不愿爬这样的岩架不过它并不长。小径很快来到一处圆形拐角山体在此又往外鼓出小径则突然钻进了岩石上一个狭窄的开口。他们来到了咕噜曾经说过的第一段阶梯。天已经几乎全黑了能见距离只有一臂之遥。但当咕噜回过头来看他们时那双眼睛闪着苍白的光芒就在上方几吋处。

“小心”他悄声说“阶梯。很多很多阶梯。一定要小心”

他们确实需要小心。弗罗多和山姆起初觉得这比先前好走些因为这时两边都有墙然而阶梯陡得像梯子他们越是往上爬就越是意识到背后就是漆黑的万丈深渊。梯级很窄且高低不一又经常靠不住。它们磨损得很厉害边缘滑不溜丢有些风化破损有些是脚一踏上就崩裂开来。两个霍比特人挣扎着往上爬到最后他们只能死命用手指抠住上面的石阶强迫自己疼痛的膝盖不停地弯曲又伸直。随着阶梯越来越深地切入陡峭的山体岩壁也在他们头顶越升越高。

最后就在他们觉得再也坚持不住了的时候他们看见咕噜的眼睛再次朝他们望下来。“我们上来了。”他悄声说“第一段阶梯爬完了。好样的霍比特人能爬这么高真是好样的霍比特人。只要再爬上几小阶就爬完了是的。”

弗罗多跟着山姆两人眼冒金星疲惫不堪地挣扎着爬上了最后一阶一屁股坐下揉着腿和膝盖。他们身在一处漆黑深陷的通道中前方似乎仍要继续往上爬不过坡度和缓一些也没有阶梯。咕噜没让他们休息多久。

“还有一段阶梯。”他说“更长长得多的阶梯。等我们到下一段阶梯顶上就可以休息了。现在还不行。”

山姆呻吟了一声。“你说更长”他问。

“是的是嘶嘶更长。”咕噜说“但不这么难爬。霍比特人已经爬完了直梯。下一道是弯梯。”

“弯梯完了呢”山姆说。

“我们到时候就知道。”咕噜轻声说“噢是的我们到时候就知道”

“我记得你说过有个隧道。”山姆说“那里难道不是有个隧道之类的穿过去吗”

“噢是的有个隧道。”咕噜说“不过霍比特人在尝试之前可以休息。如果他们穿过隧道他们就接近山顶了。非常接近如果他们穿过的话。噢是的”

弗罗多打了个寒战。攀登让他流了一身汗但现在他感觉身上又黏又冷黑暗的通道中有股从上面看不见的高处吹下来的寒冷气流。他站起来抖了抖身子。“好我们走吧”他说“这里不是坐着休息的地方。”

这条通道似乎延续了好几哩长一直都有寒冷的气流从头顶吹过随着他们往上走气流渐渐壮大成了刺骨的冷风。群山似乎正打算用致命的吐息吓退他们要他们转身舍弃高处的秘密否则就将他们吹入背后的一片黑暗。直到突然发觉右手边没有墙了他们才知道自己已经来到了通道尽头。他们能看见的少之又少。在周围与上方深浓的灰影与漆黑巨大的混沌之物隐然耸现然而不时有暗红的闪光在低垂的乌云下迸射闪烁有那么片刻他们察觉到前方与两旁都是高耸的山峰像是众多石柱支撑着一个庞大无极的松垮屋顶。他们似乎已经往上爬了几百呎高来到了一片宽敞的岩架上。左边是峭壁右边是悬崖。

咕噜领他们贴着峭壁下走。目前他们已经不再攀爬但地面现在更崎岖不平在黑暗中也更加危险并且路上还有大小成堆的落石。他们缓慢又小心地前进。自从进入魔古尔山谷后到底已经过了多少个钟头山姆和弗罗多都再也估计不出了。黑夜似乎没有尽头。

终于他们又一次察觉到一面隐约的高墙又一次他们面前呈现出一道阶梯。他们又稍作停留然后又开始攀爬。这趟攀登之路漫长又累人不过这段阶梯不是开凿在山体中的。此处峭壁的巨大壁面向后倾斜小径像蛇一样左盘右绕横过山壁。有一处它恰好就向一侧爬去来到了漆黑的万丈深渊边缘弗罗多往下瞥了一眼只见下方是个广大的深坑正是位于魔古尔山谷一端的巨大山沟。在沟中深处那条幽灵之路像条发光的长虫丝线般幽幽闪烁着从死城通往那不提其名的隘口。他急忙扭过脸去。

阶梯继续曲折着向上攀爬直到最后过了又短又直的一段才再次爬出到另一处平地上。如今小径已经转离了巨大深沟中的主隘口在埃斐尔度阿斯更高的山岭间它开始在一一道较小的裂缝底下走着自己的危险路径。霍比特人依稀可以辨认出两旁参差林立着参天的石柱和尖峰中间的巨大裂罅和缝隙比黑夜更黑被遗忘的寒冬已在此咬啮蚀刻过太阳照不到的岩石。现在天际的那道红光似乎更亮了。然而他们辨不出这是可怕的早晨真正来到了这片阴影之地还是他们只不过看见了索隆的暴虐折磨着远处的戈埚洛斯时引起的火焰。弗罗多抬起头来看见了他猜测的这条艰苦之路的顶点—犹在前方很远处上方很高处在最高的山脊上映衬着东方阴郁赤红的天空勾勒出了一道狭窄裂罅的轮廓它深深夹在两座漆黑的山肩之间而两边山肩上各有一块角状的岩石。

他停下来更仔细地观看。左边的角岩高峻瘦削里面燃着一股红光不然就是后方大地上的红光穿过孔洞照了过来。他看清了那是一座黑塔楼稳稳静立在外部隘口的上方。他碰了碰山姆的胳膊指指那里。

“我可不喜欢那个样子”山姆说“这么说你这条秘密道路还是有人看守的。”他转向咕噜低吼道“我猜你从头到尾都清楚得很对吗”

“所有的路都有人看守是的。”咕噜说“它们当然有人把守。但是霍比特人一定要试试某条路。这条也许看得最松。说不定他们全都去参加大战了说不定”

“说不定。”山姆咕哝着“好吧它似乎还很远我们还要往上走很长一段路才会到那儿。而且还有个隧道要过。弗罗多先生我想你现在该休息一下了。我不知道现在是白天或晚上几点但我们已经连着走了好几个钟头了。”

“是的我们得休息。”弗罗多说“让我们找个避风的角落养精蓄锐一下—好走最后一段路。”他这么说是因为他确实觉得这就是最后一段路。此后那

片土地上的恐怖以及他要在那达成的任务都显得很遥远到了还不能令他操心挂怀的程度。此时他全副心思都集中在怎么穿过或越过这道无法逾越的高墙和防守上。一旦他能做到这件不可能做到的事那么任务也就一定能设法完成—或者说在这个疲惫的黑暗时刻仍在奇立斯乌苟下的岩石阴影里艰难行进的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在两根巨大石柱之间的漆黑裂罅中坐下弗罗多和山姆待在略靠里的地方咕噜蹲在靠近开口之处。两个霍比特人在这里吃了一餐他们估计这是在下到不提其名之地以前的最后一餐也有可能是两人这辈子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餐。他们吃了些刚铎的食物以及精灵的行路干粮还喝了点水。不过他们喝得很节省只是稍微喝一点润润干燥的口舌而已。

“我纳闷我们啥时候才会再找到水”山姆说“我猜连他们那边也要喝水吧奥克也喝水不是吗”

“对他们也喝水。”弗罗多说“但我们别提它了那种水不是给我们喝的。”

“那我们就更有必要把水壶装满了。”山姆说“可是这上面没有一点水啊我连一点一滴的水声都没听到。不过反正法拉米尔说我们不可以喝任何魔古尔里的水。”

“他是说不能喝任何从伊姆拉德魔古尔流出来的水。”弗罗多说“我们现在不在那山谷里了如果我们碰上一处泉水它将流入山谷而不是从那儿流出来。”

“我信不过这里的水”山姆说“除非我快渴死了。这地方有种邪恶诡异的感觉。”他嗅了嗅“我想还有一股味道。你注意到了吗有种很古怪的味道叫人喘不上气。我不喜欢。”

“这里所有的东西我都不喜欢。”弗罗多说“不管是阶梯还是石头活的还是死的。大地、空气和水似乎全被诅咒了。但我们的路偏偏就在这里。”

“是啊偏偏就是这样。”山姆说“假如我们动身之前知道得多一点我们就根本不该在这儿。不过我猜事情常常就是这样的。弗罗多先生那些古老的传说和歌谣中的勇敢的事儿—就是那些冒险啦我总这么称呼它们—我过去想那些冒险都是故事中那些了不起的人物出门去找的事儿因为他们想要冒险因为人生有点无聊乏味而冒险很刺激你可以说它就像一种娱乐。但是那

些真正要紧的故事或那些真正让你记住的传说却不是那样的当中的人物通常好像是就那么掉到了故事里—你会说他们的路就只能那么走。但我认为他们就跟我们一样有过许多机会可以回头只是他们没有。而他们要是回头了那我们也不会知道因为那样一来他们就会被人们忘掉。我们听到的故事都是那些坚持走下去的—我得说倒不是都有好结局至少对故事里而不是故事外的人来说不是那种好结局。你知道比如回了家发现一切都好可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就像老比尔博先生那样。但那些有好结局的故事可不总是最好听的尽管掉到那些故事里可能是最棒的我很好奇我们这是掉到哪种故事里了”

“我也好奇”弗罗多说“但是我不知道。而真正的故事正是如此。就说随便哪个你喜欢的故事吧。你可能知道或猜到这会是个什么样的故事会是快乐的结局还是悲伤的结局但是在故事里的人不知道。而你也不希望他们知道。”

“不先生当然不希望。就说贝伦吧他永远也想不到他会从桑戈洛锥姆的铁王冠上夺得那颗精灵宝钻但是他做到了那个地方可比我们要去的地方更糟糕他冒的危险也比我们要冒的危险更黑暗。不过当然啦那是个很长的故事中间经历了快乐然后进入了悲伤又超越了悲伤—而那颗精灵宝钻传了下来传到了埃雅仁迪尔手上。天啊先生这一点我居然从来都没想到我们有一你有一些从它那儿来的光就装在夫人给你的星光水晶瓶里天啊这么一想我们仍然在同一个故事里啊故事还在继续。伟大的故事难道从来不会完结吗”

“不那些故事从来不会完结。”弗罗多说“不过故事里的人来来去去他们出场等扮演的部分结束后就会退场。我们的部分迟些时候也会结束的—或早些时候也说不定。”

“然后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睡上一觉了。”山姆说苦笑起来“我是说就只是那样而已弗罗多先生我是说普通的、平常的休息和睡觉早晨起床到花园里干一早上活儿。恐怕我向来盼望的也就这么多。所有的重大计划都不适合我这种人。可是我还是好奇我们到底会不会给搁进歌谣或传说里。当然我们已经在一个故事里面了可我的意思是被人写下来你知道在火炉边被人讲出来要么就等好多好多年以后被人从写满红字和黑字的了不起的大书中朗读出来。然后人们会说‘让我们听听弗罗多和魔戒的故事吧’他们会说‘好啊那可是我最爱听的故事之一。弗罗多好勇敢啊对不对爸爸’‘对儿子他可是最有名的霍比特人那就很能说明问题啦。’”

“那可说明的有点儿太多啦。”弗罗多说笑了起来是发自内心的清朗长笑。自从索隆来到中洲之后这片地方就再也没听过这样的笑声了。山姆突然觉得好像所有的石头都在聆听那些高耸的山岩也都朝他们倾斜过来。但是弗罗多没有理会他又笑了。“啊山姆”他说“听你这么一说我不知怎地快活起来了就好像故事已经写下来了一样。可是你漏掉了一个主要人物啊—勇者山姆怀斯。‘爸爸我要多听一点山姆的故事。爸爸他们为什么没有多写一些他说话呢我喜欢听他说话总是让我哈哈大笑。而且如果没有山姆弗罗多肯定走不远的对吧爸爸’”

“嘿弗罗多先生”山姆说“你不该拿这事开玩笑。我刚才是认真的。”

“我刚才也是。”弗罗多说“而且我现在也是。不过我们讲得太快啦山姆你和我还卡在这故事中最糟糕的地方呢很可能有人在这时候会说‘现在把书合上吧爸爸我们不想继续读了。’”

“也许吧”山姆说“但是我不會说这种话。那些大功告成并且成为伟大传说中的一部分的事儿是不一样的。唉在故事里就连咕噜都有可能是好的总之有可能比你所认为的好些。而且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从前也很喜欢听故事。我很纳闷他觉得自己是英雄还是坏蛋

“咕噜”他喊道“你想当英雄吗—这会儿他又跑哪去了”

无论是在他们隐蔽处的入口还是在附近的阴影中都不见咕噜的踪影。他拒绝了他们的食物不过如同过往他接受了一口水然后似乎就蜷起身子睡着了。前一天他失踪了很久他们以为那是为了去找他自己喜欢的食物至少那是他的目的之一。而现在他显然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又溜走了。但这次是为了什么

“我不喜欢他不说一声就鬼鬼祟祟溜走。”山姆说“尤其是现在。在这么高的地方他不可能去找吃的了除非他爱啃哪种石头。瞧这儿连点青苔都没有”

“现在担心他是没用的。”弗罗多说“要是没有他我们不可能走这么远连看到隘口都不可能因此我们只好容忍他的做法了。如果他不忠心那也只能认了。”

“但我还是想要他待在我眼皮子底下。”山姆说“而且如果不忠心那我就更得盯住他。你记不记得他从来不肯说这隘口有没有人看守而现在我们看见那里有座塔楼—它可能已经废弃了也可能没有。你想他会是去引奥克或天知道什么东西来吗”

“不我觉得不是哪怕他真在心里盘算某种诡计—我看这倒是很有可能的。”弗罗多答道“我想他不是去引来奥克也不是去引来任何大敌的爪牙。他为什么要等到现在费了那么大的劲爬上来这么靠近他惧怕的地界才这么干打从我们遇见他之后他已经有太多机会可以把我们出卖给奥克了。不如有什么事那也是某种他私下里的小计谋某种他认为非常秘密的事。”

“嗯我猜你说的对弗罗多先生。”山姆说“只不过我还是不放心。我没犯错—我一点不怀疑他会高高兴兴地把我交给奥克跟亲他自己的手一样高兴。但是我忘了—他的宝贝。不我猜从头到尾都是可怜的斯密戈要宝贝。他要有想法的话那这就是他所有小盘算里最主要的想法。但是把我们带到这上面来怎么能帮他奸计得逞我就猜不到了。”

“很有可能他自己也猜不到。”弗罗多说“我猜他那糨糊脑袋里不会只有一个明显的计谋。我想他有一方面是真心努力要护住宝贝不让它落入大敌手里能护多久就多久。因为如果大敌得到它那对他自己来说也会是致命的灾难。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也许他就是在等候自己的时机等候机会。”

“对就跟我以前说过的一样滑头鬼和缺德鬼。”山姆说“不过他们越接近大敌的地界滑头鬼就会变得越像缺德鬼。记住我的话只要我们到了隘口他绝对不会不找我们麻烦而真让我们把宝贝带过边境。”

“我们还没到那里呢。”弗罗多说。

“是还没但我们最好还是睁大眼睛警觉点儿。缺德鬼要是撞上我们在打盹很快就会占上风的。不过少爷现在你眨个眼还是安全的你要要是挨近我躺着也是安全的。我可真巴不得能见你睡一会儿。我会守着你。总之你要要是躺在我旁边让我能抱着你那无论谁想下手抓你你的山姆都不可能不知道。”

“睡觉”弗罗多叹口气说仿佛看见沙漠中浮现出了清凉绿洲的幻景“没错就算在这里我也能睡。”

“那就睡吧少爷把头枕在我腿上。”

几个钟头后当咕噜返回偷偷摸摸地从前方阴暗的小径爬下来时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山姆靠着岩石坐着头歪向一边呼吸很沉。弗罗多则枕在他腿上睡得香甜深沉。山姆麦色的手一只搁在他家少爷苍白的额头上另一只则轻柔地搁在他的胸口。两人脸上的神情都非常安详。

咕噜看着他们瘦削饥饿的脸上掠过了一种奇怪的神情。他眼中的光芒淡褪了那双眼睛变得灰白黯淡苍老疲惫。他的身子似乎因痛苦而抽搐得扭曲了他转过身回望上方的隘口摇了摇头仿佛内心陷入了某种争论。然后他回过身缓缓伸出颤抖的手小心翼翼地去触摸弗罗多的膝盖—那种轻触几乎称得上是抚摸了。有一瞬间沉睡的二人若有谁看见他定会以为自己看见了一个苍老疲惫的霍比特人漫长的岁月带他远离了自己的时代远离了亲友远离了年青时的田野和溪流使他萎缩成一个饿坏了的可怜老家伙。

但他这一碰使弗罗多动了动在睡梦中轻哼出声而山姆立刻彻底清醒过来。他第一眼看见的是咕噜—“爪子正在乱抓少爷。”他想。

“喂你”他粗声喝道“你想干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咕噜轻声说“好主人”

“我猜你也不敢。”山姆说“但是你这老坏蛋刚才干啥去了—鬼鬼祟祟溜掉又鬼鬼祟祟跑回来”

咕噜缩了回去沉重的眼皮底下闪过一道绿光。此刻他看起来就像一只蜘蛛四肢缩起往后蹲去双眼突出。那一瞬间过去了再也唤不回了。“鬼鬼祟祟鬼鬼祟祟”他嘶嘶道“霍比特人总是这么有礼貌是的。噢好心的霍比特人斯密戈带他们爬上别人谁也找不到的秘密的路。他又累又渴是的很渴。他引导他们他找寻路径然而他们说‘鬼鬼祟祟鬼鬼祟祟’。非常好心的朋友噢是我的宝贝非常好心。”

山姆觉得有点懊悔不过并没有因此更信任他。“对不起。”他说“我很抱歉可你把我从梦里惊醒了而我本来不应该睡着的那让我有点尖刻了。但是弗罗多先生都那么累了我就要他睡一会儿。嗯就是那么一回事。对不起。但你刚才到哪儿去了”

“鬼鬼祟祟去了。”咕噜说双眼中绿光并未消失。

“噢很好”山姆说“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猜那离真相也不太远。现在我们最好全都一块儿鬼鬼祟祟去。现在几点了是今天还是明天了”

“是明天了。”咕噜说“或者说当霍比特人睡觉时已经是明天了。真蠢真危险—要是可怜的斯密戈没有鬼鬼祟祟在旁边守哨的话。”

“这个词我看我们很快就会听腻了。”山姆说“但是算了吧。我会把少爷叫起来。”他轻柔地将弗罗多额前的头发往后抚开弯下身对他轻声开口。

“醒醒弗罗多先生醒醒”

弗罗多动了动睁开了眼睛。他看见山姆低头看着他于是露出了微笑。“山姆你这是叫我早起对不对”他说“天还黑着呢”

“是的天在这儿一直都黑着。”山姆说“但是咕噜回来了弗罗多先生并且他说是明天了。所以我们得继续往前走了。这是最后一程。”

弗罗多深吸一口气坐了起来。“最后一程”他说“哈罗斯密戈找到任何食物了吗你有没有休息”

“没有食物没有休息斯密戈什么也没有。”咕噜说“他只有鬼鬼祟祟。”

山姆啧了一声但忍住了没开口。

“别给自己乱扣帽子斯密戈。”弗罗多说“不管那些是真是假这么做都不明智。”

“斯密戈只能接受扣在他头上的。”咕噜答道“仁慈的山姆怀斯大人给他扣了这顶帽子他可是个见多识广的霍比特人。”

弗罗多看看山姆。“是的先生”山姆说“我是用了这个词我从睡梦中突然惊醒发现他就在旁边。我已经说了我很抱歉不过我很快就不会觉得抱歉了。”

“好了那就让这事儿过去吧。”弗罗多说“不过斯密戈你和我我们这会儿似乎到了摊牌的时候。告诉我往后的路我们可以靠自己找到吗我们已经看见隘口看见进去的路了如果我们现在能找到路那么我想你和我们的约定就可以说到此为止了。你已经履行了承诺你自由了一自由地回去去找吃的去

休息除了不可投靠大敌的爪牙想去哪里都随便你。有朝一日我也许会回报你不管是我自己还是那些记得我的人。”

“不不还没有。”咕噜哀声道“噢不他们自己找不到路的对吧噢确实找不到的。前面还有隧道。斯密戈必须继续走。不能休息。不能吃东西。还不能。”

第九章 希洛布的巢穴

正如咕噜所言现在确实可能已经是白天了但是两个霍比特人看不出有多大差别也许差别只在头顶阴沉沉的天空它不是那么漆黑如墨了而是变得更像浓烟聚成的庞大篷顶。深沉黑夜的幽暗仍在裂罅与洞穴中徘徊但在他们周围灰蒙蒙的模糊阴影已经取而代之包裹了这个岩石的世界。他们继续前进咕噜在前两个霍比特人肩并肩爬上了那条长长的沟壑沟壑两旁耸立着风化了的嵯峨石墩与石柱像是未经雕凿的巨大石像。万籁俱寂。前方大约一哩左右的地方有一堵巨大的灰色石壁是这一路上最后一块直插向天的巨大山岩。随着他们走近它显得越发黑暗高拔到最后高高耸立在上挡住了后方的一切景象。山岩脚前横陈着深浓的阴影。山姆抽了抽鼻子。

“啊呸什么味道”他说“越来越浓了。”

他们此刻已到了阴影之下可以看见阴影当中有个洞口。“就是从那里进去。”咕噜轻声说“这就是隧道的入口。”他没有说出隧道的名字托雷赫乌苟希洛布[1]的巢穴。从洞穴中发出一股恶臭不是魔古尔草地上那种令人作呕的腐朽气息而是一种污浊不堪的臭气好像它黑暗的内部堆积储藏了无以名状的污秽。

“这是惟一的一条路吗斯密戈”弗罗多说。

“是的是的”他答道“是的现在我们一定要走这条路。”

“你是不是想说你曾经钻过这个洞”山姆说“呸不过也许你不在乎臭味。”

咕噜的眼睛闪烁着。“他不知道我们在乎嘶嘶什么对吧宝贝不他知道。但是斯密戈能忍受很多东西。是的他曾经钻过。噢是的就从当中钻过。这是惟一的一条路。”

“我倒想知道这味道是什么造成的”山姆说“它闻起来就像—算了我不想说出来。我敢保证这就是个奥克的兽窝里头积了他们一百年的恶心东西。”

“好吧”弗罗多说“不管有没有奥克如果这是惟一的一条路我们就必须走。”

他们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才走出几步就陷入了一片无法穿透的终极黑暗中。自从穿过墨瑞亚那无光的通道以来弗罗多和山姆头一次见识到这样的黑暗倘若可能此地的黑暗竟还要更深重、更浓稠。在墨瑞亚有空气流动有声音回响有空间感觉但在这里空气凝滞、污浊、令人窒息一片死寂无声。他们仿佛走在由真正的黑暗本身制造出来的黑色蒸汽中随着吸入这黑雾不仅双眼盲了连心智都盲了于是就连关乎色彩、形状以及任何光亮的记忆也全都从脑海中褪去。这里过去一直是黑夜将来也永远是黑夜黑夜就是一切。

但有那么一会儿他们仍有感觉。事实上他们手脚的感觉一开始敏锐得几乎让人难受。他们惊讶地发现墙壁摸起来很光滑脚下的地面除了偶尔会有台阶也都笔直平坦以一致的坡度稳步上升。隧道很高也很宽宽到两个霍比特人并肩行走朝外伸直了手臂也才堪堪能触及洞壁。他们被隔绝开来孤单地走在黑暗中。

咕噜刚才先进了洞似乎就在前面只有几步之遥。在他们还顾得上留心这类事时他们能听见他呼吸的嘶嘶声和喘息声就在前方。但过了一阵他们的感官变得更迟钝了触觉和听觉似乎都麻木起来。然而他们继续摸索着往前走一直走一直走踏进来时怀着的那一股决心尤其鞭策着他们那是穿过隧道的决心与最后到达那边高处出口的渴望。

山姆摸着洞壁走在右边。当他察觉壁上有个开口时也许他们没走出多远但他早就估计不出时间和距离了。有那么片刻他吸到了一丝不那么滞重的空气接着他们便走过去了。

“这里面不止一条通道。”他费力地小声说要呼气发出任何声音似乎都很困难“再没有比这更像奥克窝的了”

之后他们又经过了三四个这样的开口。先是他在右边发现然后是弗罗多在左边发现它们有的宽些有的小些。但目前为止哪条是主道毫无疑问因为它笔直不转弯仍在持续向上爬升。但它究竟有多长他们还要忍受这状况多久或者说他们还能忍受多久随着他们往上爬空气越发窒闷难以呼吸。而且此时在盲目的漆黑中他们似乎还常常感到某种比臭气更浓稠的阻滞。在奋力前进的同时他们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拂过他们的头碰上他们的手像长长

的触须又或许是垂下生长的东西—他们辨不出那究竟是什么。臭气仍然越来越浓越来越浓到了最后他们简直觉得自己剩下的惟一清楚感官就是嗅觉而它对他们来说就是折磨。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他们在这不见光的洞中过了多久几个钟头—不如说几天几周吧。山姆离开洞壁朝弗罗多缩过去他们的手相碰紧握在一起就这样继续往前走。

好一阵子之后一直沿着左边洞壁摸索着的弗罗多突然摸了个空。他差点跌进旁边那个空洞里。岩壁上这处开口比他们之前经过的任何一处都要宽阔从里面散发出的臭气极其浓烈并且还潜藏着一股极其强烈的恶意。弗罗多不由得蹒跚后退。就在这时山姆也脚步不稳往前扑倒。

弗罗多强压下恶心和恐惧紧紧抓着山姆的手。“起来”他哑着嗓子吐息却发不出喉音“恶臭和危险全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快走快”

弗罗多鼓起剩余的力气和决心用力把山姆拉起来并强迫自己的双脚往前挪动。山姆跌跌撞撞走在他旁边一步两步三步—最后走了六步。也许他们已经经过了那个看不见的可怕开口但不管是不是这样突然间他们的步伐变容易了仿佛某种敌意暂时放过了他俩。他们仍紧握着彼此的手挣扎着继续向前走。

但他们几乎立刻就遇到了新的难题。隧道分岔了起码感觉是这样。他们在黑暗中无法分辨哪一条比较宽或哪一条更靠近笔直的主道。他们该走哪一条左边还是右边他们完全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指路然而一旦选错几乎肯定会是死路一条。

“咕噜走了哪一条路”山姆喘着气说“他为什么不等我们”

“斯密戈”弗罗多试着唤道“斯密戈”但是他的声音粗哑那个名字几乎一出口就消失了。没有回答没有回音甚至连空气都没有颤动一下。

“我猜这次他真的走了。”山姆咕哝道“我猜这恰恰就是他打算带我们来的地方。咕噜只要让我再碰到你肯定要叫你后悔的。”

他们在黑暗中胡乱摸索了一阵不久就发现左边的出口被堵住了一要么它本来就是不通的要么就是有大石头掉下来把通道堵住了。“不会是这条路。”弗罗多低声说“不管是对是错我们都得走另一条路。”

“而且要快”山姆喘着气说“这附近有种比咕噜还糟糕的东西。我可以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看我们。”

他们才走了几码远就听到背后传来了一个声音—一种咕咕咯咯像冒泡一样的杂声以及嘶嘶咝咝像毒蛇一样的长声—在滞重的寂静中听起来既惊人又恐怖。他们猛转过身但是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僵立着瞪大眼睛等着那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出现。

“这是个陷阱”山姆说手按到了剑柄上与此同时他想到了先前古冢里的黑暗。“真希望老汤姆这时候在我们旁边”他想。然而就在他站在黑暗当中心中充满阴郁的绝望和愤怒时他觉得自己看到了一道光一道在他脑海中亮起的光一开始亮得简直令人受不了就像一个久久躲在无窗的洞穴中的人见到了一线阳光。接着那光变得五彩缤纷绿色、金色、银色、白色。远远地他看见加拉德瑞尔夫人站在罗瑞恩的草地上手里拿着礼物那个场面犹如精灵用手指绘出的一小幅画。他听见了她的声音遥远却清晰。她说而你持戒人我为你准备了这个。

冒泡似的嘶嘶声越来越近同时还传来了吱嘎声就像有个用关节连接起来的巨大东西在黑暗中缓慢地挪动。一股恶臭先它一步扑面而来。“少爷少爷”山姆喊道声音又恢复了急切和活力“夫人的礼物星光水晶瓶她说那是给你在黑暗的地方用的光。那个星光水晶瓶”

“星光水晶瓶”弗罗多喃喃道仿佛一个人梦呓着答话好不容易才明白问题的意思“对啊我怎么忘了众光熄灭之时的光现在确实只有光才能帮助我们了。”

他慢慢地探手入怀继而慢慢地举高加拉德瑞尔的水晶瓶。有那么片刻它只是微弱地闪着光就像一颗刚刚升起的星正在奋力挣脱笼罩着大地的浓雾。然后随着它的力量增强随着希望在弗罗多的心中升起它开始燃烧燃成了一团银色的光焰恰似一颗耀眼光芒凝就的小小的心仿佛额上戴着最后一颗精灵宝钻的埃雅仁迪尔亲自从高天之上循着日落之光的轨迹而来。黑暗在它面前退却直到它仿佛化作一个正中央放着光的轻灵剔透的水晶球连高举着它的手也闪烁着白亮的火光。

弗罗多惊奇地凝视着这件不可思议的礼物他随身携带了这么久从来没想到它具有这么大的价值和威力。在来到魔古尔山谷之前他一路上都很少想起它而此前他也不曾使用怕它的光会泄露自己的行迹。Aiya Eärendil

Elenion Ancalima[2]他喊道但并不清楚自己说的是什么因为仿佛有另一个声音在借着他的口说话字字清晰完全不受坑里污秽空气的影响。

但是中洲还有其他古老又强大的威力—黑夜的力量。在黑暗中潜行的她曾经听过精灵在遥远过往的时间深处发出同样的呼喊。她当时对它毫不在意如今也没有被它吓倒。就在弗罗多说话时他感到一股排山倒海的恶意朝他压来一种要置他于死地的目光正在打量他。他注意到在隧道前方不远处在先前他们晕眩跌倒的开口和他们之间出现了一些眼睛聚成两大簇的眼睛—正在逼近的威胁终于露出了真面目。星光水晶瓶发出的光芒撞上那些眼睛的千百个小面被击碎逼退了但在那片闪光之后一股黯淡的致命火焰开始稳稳地自内燃起一团在邪恶念头的深坑中点燃的火焰。那是两簇怪异畸形又令人厌恶的眼睛野蛮却又目的明确充满了骇人的欣喜幸灾乐祸地注视着落在陷阱中毫无希望逃脱的猎物。

吓坏了的弗罗多和山姆开始慢慢往后退那些凶恶之眼的可怕凝视攫住了他们的目光而随着他们一步步后退那些眼睛也一步步逼近。弗罗多的手颤抖了水晶瓶慢慢垂了下来。接着就像那些眼睛想要再看一会儿惊慌失措的枉然奔逃做消遣他俩突然从攫住自己的魔咒中脱身两人齐齐转身一起飞跑起来。不过就在他们奔跑的同时弗罗多回过头去立刻惊恐地看见那些眼睛在后面跳着追来。死亡的恶臭像乌云般包围了他。

“站住站住”他不顾一切地喊着“跑也没用”

那些眼睛渐渐爬了过来。

“加拉德瑞尔”他喊道鼓起勇气再次举起了水晶瓶。那些眼睛停了下来。有那么片刻它们的凝视放松了就像被一丝莫名的疑虑干扰了。刹那间弗罗多的心燃了起来。不管那是愚蠢或绝望或勇气他不假思索将水晶瓶交到左手右手拔出了剑。刺叮出鞘寒光一闪锋利的精灵宝剑大放银光剑锋的边缘则闪动着蓝色的光焰。于是夏尔的霍比特人弗罗多一手高举着星光瓶一手握着雪亮的宝剑直指向前一步步稳稳地朝那些眼睛迎上去。

那些眼睛动摇了。随着光芒逼近它们疑惑起来开始一只接一只地变得黯淡然后慢慢往后退去。过去不曾有这么致命的光亮影响过它们。它们一直安全地待在地下不见日月星辰的光芒但现在有一颗星降入了凡尘而且它还在逼近。那些眼睛开始胆怯一只接一只全都闭上转了开去一团巨物的庞大阴影在光明所及的范围之外起伏挪动。它们消失了。

“少爷少爷”山姆喊道。他紧跟在后已经拔剑准备一战“星辰和荣耀精灵只要听说一定会为这事写一首歌但愿我能活下来跟他们讲讲这事听他们唱出来。可是别再过去了少爷别下到那个巢穴去这是我们惟一的机会现在我们赶快离开这个臭死人的洞吧”

就这样他们又转身前行先是走然后开始跑。因为他们这一路上隧道的地面大幅度地抬高他们每跨出一步就爬得离那个看不见的巢穴散发的臭气更高更远一些而力量也重回他们的四肢与内心。然而那监视者的憎恨仍伏在他们背后或许暂时眼盲了但并未被打败仍决心要致人死命。这时一股冰冷稀薄的气流迎面吹了过来。终于在前方出现了开口那是隧道的尽头。他们大口呼吸重见天日的渴望让他们拔腿朝前飞奔。接着他们大惊失色地向后踉跄跌回。出口被某种障碍封闭了然而那不是石头似乎是种柔软且有一点弹性的东西却又很强韧穿不透。空气能从中透过但一点光也看不到。他们再次冲上前又被弹了回来。

弗罗多举高水晶瓶察看发现面前是一片灰暗之物星光水晶瓶的光芒既无法穿透也无法照亮它就像一团并非由光投射出来的阴影也没有光能把它驱散。纵横交错封住了隧道口的是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整齐有序就像是某种巨大的蜘蛛织成但织得更密更厚也更大每一根丝都粗得像绳索。

山姆放声苦笑。“蜘蛛网”他说“就这样吗蜘蛛网但这是什么蜘蛛啊看我拆了它们砍断它们”

他狂怒之下挥剑乱砍但是被他砍中的蛛丝并未断裂只是先往下缩了些随即像被拉开的弓弦般又弹了回去让剑锋滑开反震着剑和持剑的手臂。山姆使尽全力砍了三次无数的蛛丝当中终于有一条啪的断裂扭曲卷起来甩过半空。断丝的一头抽到了山姆的手他痛得大叫一声往后蹦开又连忙缩手遮住了嘴。

“要这么清出一条路来得花好几天工夫。”他说“这可怎么办那些眼睛回来了吗”

“没有没看见。”弗罗多说“不过我仍然感觉得到它们在监视我或在惦记着我—也许是在计划别的行动。如果这光暗下去或熄灭了它们会立刻再度扑来的。”

“最后还是被困住了就像落在网上的小虫。”山姆恼火地说怒气又盖过了疲惫和绝望“但愿法拉米尔的诅咒落在咕噜身上越快越好”

“现在那也无济于事。”弗罗多说“来吧让我们看看刺叮有何效果。它是一把精灵宝剑。在铸造它的贝烈瑞安德有许多结满恐怖蛛网的黑暗沟壑。不过你得警戒把那些眼睛挡回去。来拿着这个星光水晶瓶。别怕。把它举高留神点”

于是弗罗多迈开脚步来到那张巨大的灰网前举起宝剑抡圆了猛挥下去用锐利的剑锋飞快斩过密密交织的蛛丝并立刻跳开。闪着蓝焰的锋刃削过蛛丝就像镰刀扫过青草它们跳着扭着接着松塌下来。网上被撕出了一个大口子。

一剑接一剑他不停削砍直到剑尖所及之处的所有蛛网全都粉碎上面的残网像松垂的面纱那样被吹进来的风吹得飘飘晃晃。陷阱终于破了。

“来吧”弗罗多喊道“快走快走”绝处逢生令他心中突然间充满了狂喜脑袋晕晕乎乎的就像喝了一大口烈酒。他纵身跳出洞口边跑边欢呼大叫。

在他那双刚刚穿过黑夜巢穴的眼中连这片黑暗之地也显得光明了。大片的烟雾已经升上去变得稀薄了阴沉白昼的最后几个钟头正在流逝。魔多那刺眼的猩红强光已经消失在阴郁的昏暗中。然而弗罗多觉得自己突然看见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早晨。他几乎快要奔到那块岩壁的顶端了现在只要再往上爬一点儿就好。奇立斯乌苟那道裂罅那个黑暗山脊上的黯淡缺口就在他面前两侧黑暗的岩角映着天空。只要短短冲刺一段他就可以穿过去了

“隘口山姆”他喊道全没留意自己的声音摆脱了隧道中令人窒息的空气这会儿显得高亢响亮尖锐刺耳“隘口冲啊冲啊我们会冲过去的一在任何人要拦住我们之前冲过去”

山姆撇开腿拼命追在后面。尽管他为获得自由感到开心但他仍很不安一边跑一边不断回头望着隧道那黑洞洞的拱形开口害怕会看到那些眼睛或某种超出他想像的形体跳出来追赶他们。他和他家少爷对希洛布的狡诈了解得太少了。她的巢穴有许多出口。

希洛布已经在此居住了漫长的年岁。她是个蜘蛛形状的妖物模样正如古时一度住在西方精灵之地里的同类如今那片大地已沉入海底。很久以前

贝伦曾在多瑞亚斯的恐怖山脉中与那些妖物拼过性命他后来在野芹丛间的草地上遇见了月光下的露西恩。希洛布如何逃过大地崩毁来到此地没有任何传说提及因为黑暗年代流传下来的故事寥寥无几。总而言之在索隆到来之前在巴拉督尔的第一块基石立起之前她就已经来到此地。除了自己她不为任何人效力她畅饮精灵和人类的鲜血编织阴影的罗网随着饕餮无度的盛宴而膨胀肥满。因为所有的生物都是她的食物她吐出的则是黑暗。她自己的后裔也是她的悲惨伴侣她杀了他们但他们所生的杂种子孙散布得又远又广从一处山谷到另一处从埃斐尔度阿斯到东边的群山到多古尔都和黑森林的要塞。但没有哪个堪与她作对她是伟大的希洛布乌苟立安特[3]的最后一个后代仍在折磨这不幸的世界。

多年以前咕噜也就是探索所有黑暗洞穴的斯密戈就已经见过她了。他在过去曾经对她顶礼膜拜她邪恶意志的黑暗阴影伴他走过了他疲惫一生的每一条路将他与光明隔绝令他不得懊悔。他曾保证给她带来食物。但是她的贪欲跟他的不同。她几乎不知道或不在乎什么塔楼、戒指以及心灵与巧手设计出来的任何事物。她只渴望其他所有生灵死去无论心灵或肉体而她自己得以开怀饱食生命独自吞噬直到臃肿得连山脉也容不下黑暗也包藏不了为止。

但这样的贪欲实在难以满足如今她潜伏在自己的窝里已经饿了很久。自从索隆的力量壮大起来光明和生物就抛弃了他的地界那座山谷中的城已经死去再也没有精灵或人类接近此地只有那些倒霉的奥克。这是糟糕的食物还很机警。但是她总得吃无论他们怎样忙着从隘口和塔楼挖掘新的曲折通道她总能找出办法捕捉他们。然而她渴望吃到更美味的肉而咕噜把这肉给她带来了。

“我们走着瞧我们走着瞧。”当咕噜走在从埃敏穆伊到魔古尔山谷的危险路途上当邪恶的情绪笼罩他时他常对自己这么说“我们走着瞧。很有可能噢是的很有可能当她把骨头和空荡荡的衣服扔掉那时候我们就能找到它那个宝贝赏给帮她带来香甜食物的可怜斯密戈。然后我们会按照我们保证过的把宝贝抢救下来。噢是的。等我们将它稳稳当当弄到手之后她会知道的噢是的然后我们就要报复她我的宝贝。然后我们就要报复所有的人”

他就这么在奸诈内心的某个角落里谋划着。当他的同伴们沉睡时他再度找上她对她深深俯首然而即便在那时他仍想瞒过她。

至于索隆他知道她潜伏在哪里。她住在那里饥饿万分却丝毫不减恶毒此事令他心情大好因为在这条通向他疆域的古老小径上她这个看守比任何凭他的本事设想出的看守都更可靠。至于奥克他们虽说是有用的奴隶但反正多得用不完如果希洛布隔三差五就抓上几个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她大可自便他可以割爱。就像人有时候会赏几口美食给自己的猫他称她为他的猫但并不为她挂怀索隆会把没有更好利用价值的犯人送来给她他会叫人将他们驱逐进她的洞里然后把她怎么玩弄他们的报告送回他手上。

如此他们各得其所各自乐于自己的盘算丝毫不怕来袭不怕愤怒也不怕自己的恶行会有尽头。一直以来就连一只苍蝇都逃不出希洛布的罗网而现在她的怒火和饥饿愈发高涨。

但是可怜的山姆对他们招惹过来对付自己的这股邪恶一无所知他只感到心里有股越来越强烈的恐惧一种他看不见的威胁像千钧重担一般压着他虽然他想跑两腿却像灌了铅般沉重。

恐惧包围着他敌人就在前方的隘口里而他家少爷却情绪大异毫无顾忌地朝他们奔去。他将目光从背后的阴影与左边峭壁下那片浓重的阴暗中移开往前望去看见了两件令他愈发焦虑的事他看见弗罗多仍握在手上的出鞘利剑闪着蓝色的光焰他看见虽然后方的天空已经黑了但塔楼的窗内仍亮着红光。

“奥克”他咕哝道“我们绝不该这么冒冒失失的。这里到处都有奥克还有比奥克更糟糕的东西。”接着他迅速恢复了长期养成的秘密行动的习惯拢起手指罩住了仍拿在手上的宝贵水晶瓶。因为鲜血流动他的手透出了片刻的红光于是他将这暴露自身的光源深深塞进贴胸的口袋再用精灵斗篷将全身裹住。然后他努力加快了脚步。他家少爷正把他落得越来越远这会儿已经在前面二十几步开外像个影子一样轻快掠过眼看就会消失在这灰暗的世界里。

山姆刚刚藏好星光水晶瓶希洛布就来了。突然间山姆看见在左边前方不远处峭壁下一个影影绰绰的黑暗洞穴中冒出了一个他见过的最丑陋可怕的形体竟比噩梦中所见的恐怖事物还要恐怖。她差不多像只蜘蛛但比大型的猎食野兽更庞大也更可怕因为她残酷的眼中尽是邪恶的企图。他以为已经吓退并击败了的那些眼睛又出现了簇生在她突出的头上这时再次凶光毕露。她长着巨大的角短杆一样的脖子后连着一个硕大臃肿的身躯像只巨大

的充气袋悬垂在她的两排腿间不停摇晃。这个庞大的躯体通体乌黑上面点缀着铁青色的斑块但下方腹部灰白泛着幽光散发出恶臭。她那多节的腿弯曲着关节巨大甚至高过了背腿上的毛如钢刺般根根朝外直竖每条腿的末端都长着钩爪。

希洛布一将她那窸窣作声的柔软身体和蜷缩的腿从巢穴上方的出口挤出来便立刻以惊人的速度挪动起来时而用咯咯作响的腿脚奔跑时而突然一跃。她横在了山姆和他家少爷中间。她若不是没看见山姆就是因为他带着那光而暂时避开了他她全神贯注在一个猎物上—弗罗多。而没有水晶瓶在身的弗罗多正鲁莽地在小径上飞奔丝毫没有察觉自己危险的处境。他跑得很快但是希洛布更快。再纵跃几步她就会逮到他了。

山姆倒抽一口冷气竭尽余力开口大喊“小心背后”他吼道“小心少爷我—”然而他的喊声突然被闷住了。

一只冰冷湿黏的长手伸来捂住了他的嘴另一只手扼住了他的脖子同时还有什么东西缠上了他的腿。他毫无防备一下往后跌进偷袭者的怀里。

“逮住他了”咕噜在他耳边嘶嘶道“终于我的宝贝我们逮住他了是的这讨厌嘶嘶的霍比特人。我们逮住嘶嘶这个。她会逮住另外那个。噢是的希洛布会逮住他不是斯密戈。斯密戈保证过他完全不会伤害主人。但是他逮住了你你这肮脏讨厌嘶嘶的小鬼鬼祟祟的”他对山姆的脖子啐了一口。

咕噜一直认为山姆是个反应迟钝的蠢霍比特人然而对背叛的愤怒对他家少爷性命垂危却无法立刻施救的绝望令山姆在刹那间爆发出了咕噜始料未及的狂暴力量。就连咕噜自己也不可能如此迅速又凶猛地挣脱开来。他捂住山姆嘴巴的手滑开了山姆头一低猛往前蹿试图挣脱掐住脖子的手。他手里握着剑奋不顾身地要转过来刺杀敌人法拉米尔送的手杖系着皮绳还挂在左臂上。但是咕噜身手奇快长长的右臂猛伸出去攫住了山姆的手腕手指就像钳子缓慢却恶狠狠地将山姆的手朝下朝外拗直到山姆痛得惨叫一声松手让剑掉在地上。与此同时咕噜另一只手将山姆的咽喉越扼越紧。

于是山姆使出最后一招。他使尽全力挣脱身躯两腿叉开稳稳站地接着猛力一蹬地面拼尽全力往后摔去。

咕噜没料到山姆会使出这种简单的伎俩往后跌倒。山姆整个人压到他身上这个强壮的霍比特人把他的肚子压了个结实。咕噜发出一声刺耳的嘶

嘶叫有一瞬间松开了扼紧山姆咽喉的手但手指仍紧扣着山姆握剑的手。山姆往前挣脱站了起来然后以被咕噜抓住的手腕为轴迅速朝右转身左手抓住挂在臂上的手杖高高扬起朝咕噜伸出的手臂呼的一声狠狠挥下正正打在他的肘下。

咕噜尖叫一声松了手。山姆随即逼近不待将手杖交到右手就又挥出了凶猛一击。咕噜像蛇一样迅速往旁滑去对准他脑袋的一杖因而落到了他背上。手杖咔嚓一声断了但这一下已经够他受的。从背后偷袭是他的一贯伎俩并且少有失手的时候但这一次怨恨使他失算了。他还没用双手勒紧受害者的脖子就先洋洋自得开口多话结果犯下大错。自从一片漆黑中意外出现了那种恐怖的光芒他那美好计划的每一步都出了错。现在他跟一个暴怒的敌人面对面而敌人的身材并不比他小。这样打下去他绝讨不了好。山姆一把抄起地上的剑举了起来咕噜细声尖叫着四肢着地往旁避开接着像青蛙一样用力一蹦跳走。在山姆赶上来之前他就逃了以惊人的速度回头向隧道里奔去。

山姆握着剑追赶他一时之间忘了一切怒火中烧一心只想宰了咕噜。但是咕噜在他追上来之前就逃掉了。而当他追到漆黑的洞口前嗅到扑鼻而来的臭气犹如平地一声惊雷弗罗多和那个怪物顿时回到了他的脑海中。他猛转过身发狂一般奔上小径拼命呼喊着他家少爷的名字。然而他来得太迟咕噜的诡计至此终究是得逞了。

[1]希洛布Shelob该词由she与lob构成意即“母蜘蛛”。—译者注

[2]“最明亮的星埃雅仁迪尔向你致敬”—译者注

[3]乌苟立安特Ungoliant远古时代与米尔寇魔苟斯一起毁掉维林诺双圣树的大蜘蛛。详见《精灵宝钻》。—译者注

第十章 山姆怀斯大人的选择

弗罗多仰面躺在地上那怪物俯身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的牺牲品丝毫没有留意山姆跟他的喊声直到他奔到眼前。而山姆飞奔过来时只见弗罗多已被蛛丝从肩膀到脚踝缠了个结实那怪物正开始用粗大的前腿半提半拉要把他的身体拖走。

那把精灵宝剑已经从弗罗多手中落下派不上用场却仍在他近侧的地上闪闪发亮。山姆没去细想该怎么办也没去想自己勇不勇敢忠不忠心是不是怒气填膺。他大喊一声纵身上前左手一把抄起他家少爷的剑然后就冲了上去。即便是在野兽的野蛮世界里也不曾见过如此凶猛的攻击—那些只长着小小牙齿、却孤注一掷的小动物竟会奋不顾身扑上那巍然屹立在倒下的同伴身旁拥有尖角和厚皮的巨兽。

山姆小小的怒吼仿佛把希洛布从一个沾沾自喜的梦中惊醒她将可怕恶毒的目光慢慢转过来扫向了山姆。但这次向她袭来的愤怒超过她在过去无数岁月中见识过的愤怒而她刚刚意识到这一点雪亮的剑就已经砍中了她的脚卸下了一只钩爪。山姆一个箭步欺近跃进她拱起的腿间右手又闪电般往上猛地刺向她低下的头上那簇眼睛。一只巨眼瞎了。

现在这倒霉的小家伙就在她正下方一时之间她的毒刺和钩爪都够不着他。她硕大的肚腹就在他头顶上发着腐烂的光散发出的恶臭几乎将他熏倒。但愤怒仍支持着他又挥出了一击就在她压向他把他和他那小小的愚勇全都压垮之前他又挥着雪亮的精灵宝剑狠命劈中了她。

然而希洛布不像恶龙她除了眼睛全身没有相对脆弱的罩门。她的陈年老皮因积腐而满是凹凸不平的坑洼疙瘩但邪恶的生长不断把它从内部一层又一层地加厚。宝剑在这厚皮上划开了一条可怕的口子但任何人类的力量都不能刺穿那丑陋的重重厚皮。纵使那钢铁的剑刃是由精灵或矮人打造使剑的是贝伦或图林的手也奈何不了她。她吃了这一剑不由得一退但随即在山姆的头顶上高高提起硕大的肚腹毒液冒着泡沫从伤口流出来。她张开腿再次将自己那巨大的体积压向他。然而她快速的反击失算了。因为山姆仍然稳稳站着她抛下自己的剑双手握着精灵宝剑剑尖向上竖起要挡开这可怕

的压顶一击。于是希洛布在自身残酷意念的驱使下以超过任何勇士之手所能施展的千钧之力将自己压向了那锋利的剑尖。它越刺越深越刺越深而山姆也慢慢被压向了地面。

在希洛布整个漫长邪恶的一生里她连做梦也不曾尝到这样剧烈的痛楚。无论是古时刚铎最英勇强悍的战士还是落入陷阱的最野蛮的奥克都不曾这样抵抗她也不曾以刀剑伤害她宝贵的肉体。她浑身一阵颤抖再次提起身子挣脱那刺痛她的根源腿脚痉挛着缩到身下猛力向后跃开。

山姆跪倒在弗罗多头边被臭气熏得头昏眼花双手却仍紧握剑柄。透过眼前的重重雾气他模糊地辨出了弗罗多的脸顽固挣扎着控制自己把自己拖出那阵笼罩在身上的晕眩。他慢慢抬起头来看见她就在几步之外正盯着他看她喙上粘着毒唾沫受伤的眼睛滴下一行绿色稠液。她趴在那里颤抖的肚腹瘫在地上巨大的腿弓都在瑟瑟发抖。她正在聚集力气要再次跃起—这次要一举压碎蛰死对方而不是小蛰一下注入毒液让美食停止挣扎。这次她要屠杀然后撕碎。

山姆也伏在地上看着她从她眼中看出了自己死到临头。就在这时一个念头出现在他脑海中仿佛有个遥远的声音在说话。他左手伸到胸前摸索找到了他要找的在这恐怖的幻影世界里他所触及的这个东西冰冷、坚硬、可靠正是加拉德瑞尔的水晶瓶。

“加拉德瑞尔”他虚弱地说接着他听见了一些遥远却清晰的声音那是精灵披着星光从夏尔的亲切树影下经过时发出的呼喊还有在埃尔隆德之家的火焰厅中透入他睡梦中的精灵音乐。

Gilthoniel A Elbereth![\[1\]](#)

他的口舌随即摆脱了束缚他的声音喊出了一种自己并不懂得的语言

A Elbereth Gilthoniel

o menel palan-diriel,

le nallon sí di'nguruthos!

A tiro nin, Fanuilos![2]

他这样喊着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感觉自己又成了汉姆法斯特之子霍比特人山姆怀斯。

“来吧你这肮脏货”他喊道“你伤了我家少爷你这畜生你要为此付出代价我们要赶路不假但我们要先把你解决了再说。来啊再来尝尝它的厉害”

他不屈不挠的精神仿佛触发了强大的潜力他手中的水晶瓶突然像白炽的火炬一样大放光明如同一颗从穹苍中跃下的星以势不可当的光亮烧化了黑暗的空气。过去从来没有这样自天而降的恐怖光焰烧灼过希洛布的脸。道道光芒直透入她受伤的头灼出难以忍受的剧痛而且这可怕的光感染了她从一只眼睛扩散到另一只。她仰跌在地前脚朝天乱舞她头疼欲裂视力被侵入体内的强光摧毁。于是她扭开受伤的头滚到一旁开始一爪接一爪地慢慢爬向后方黑暗峭壁上的洞口。

山姆逼上前去像个醉汉一样头昏眼花但他仍然逼上前去。希洛布终于胆怯了承认了挫败。她缩成一团抽搐颤抖着试图尽快从他面前逃走。她爬到了洞口挤进去只留下一道黄绿色的黏液。就在她滑进洞时山姆还对着她拖曳的腿挥出了最后一剑然后他也瘫倒在地。

希洛布逃走了。此后她久久窝在巢穴里怀着怨毒与痛苦在漫长的黑暗年岁中从内部调养她的伤重新养好她的那簇眼睛直到饿得要死时才再次出洞在阴影山脉的山谷中布下可怕的罗网。但那一切这个故事都不再提及。

山姆被撇下不管了。当不提其名之地的黄昏降临这处战场时他精疲力竭地爬回到他家少爷身边。

“少爷亲爱的少爷”他叫着但是弗罗多没有回答。先前当弗罗多热切地朝前狂奔为获得自由欣喜若狂时希洛布以可怕的速度从后面追上来飞快蜇中了他的颈项。这时他躺在地上脸色苍白听不见声音一动也不动。

“少爷亲爱的少爷”山姆又叫。他聆听着经过了一段冗长的等待然而一片寂静毫无反应。

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割断那些绑缚的蛛丝把头趴到弗罗多的胸口又凑到弗罗多的嘴边可他找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甚至没感觉到最轻微的一丝心

跳。他不停揉搓他的手脚抚摸他的额头但是他家少爷的手脚额头全都冰冷依旧。

“弗罗多弗罗多先生”他喊道“别把我一个人撇在这里啊是你的山姆在叫你。千万别去了我没法跟去的地方醒醒啊弗罗多先生噢醒醒啊弗罗多我的天哪我的天哪。醒醒啊”

接着汹涌的愤怒淹没了他。他大怒之下绕着他家少爷的身子狂奔对着空中挥剑乱刺又劈砍岩石大吼叫阵。但很快他就恢复了神志俯身察看弗罗多的脸那张脸在暮色中显得苍白如纸。蓦地他眼前浮现出在罗瑞恩时加拉德瑞尔的水镜向他揭示的那幅景象一脸苍白的弗罗多躺在巨大的黑色峭壁下沉睡或者说当时他以为那是沉睡。“他死了”他说“不是睡着了是死了”这话一出口就仿佛话语令毒液又起了作用他觉得那张脸的颜色变得一片铁青。

彻底的绝望笼罩了山姆。他拉上灰色的兜帽盖住头屈起身子伏到地上内心一片昏黑。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那阵昏眩终于过去山姆抬起头来发现周围已是一片阴暗。他不知道时间拖沓着过去了多久是几分钟还是几个钟头。他仍在同样的地方他家少爷仍躺在他旁边死了。群山未崩大地也未坍塌毁灭。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他自言自语“我陪他走了这么远的路到头来就是一场空吗”然后他想起了他们的旅程刚开始时他曾经亲口说过的话尽管当时并不明白但是到头来我有事要做。我必须做到底少爷你懂我的意思吧。

“但是我能做什么总不能丢下死了的弗罗多先生曝尸山顶自己回家去还是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他重复着有那么片刻疑虑和惧怕使他动摇了“继续往前走我必须得这么做吗把他丢在这里”

终于他开始哭泣。他来到弗罗多身边将他的身体摆好将他冰冷的手交叠摆在胸前再用他的斗篷将他裹好。然后他将自己的剑以及法拉米尔所赠的手杖摆在遗体的两旁。

“我要是继续往前走的话就必须带上你的剑”他说“弗罗多先生请求你允许。但我会把我这把剑摆在你身边就像它在古冢里陪在老国王身边一样你还有那件老比尔博先生给你的漂亮的秘银锁子甲做伴。至于你的星光水晶瓶弗罗多先生你确实把它借给我了而我也需要它因为从今以后我会一直陷

在黑暗里头了。它太有价值了我不配拿而且它是夫人送给你的但我想她也许会理解的。你理解吗弗罗多先生我一定得继续往前走。”

但是他没法走他还舍不得。他跪下来握着弗罗多的手怎么也无法放开。时间流逝他仍跪在那里握着他家少爷的手内心不断斗争着。

现在他要努力找到能将自己硬生生拉开踏上孤独旅程的力量—为了复仇只要他能够上路他的愤怒将会使他踏遍世间所有的路穷追不舍直到最后逮到他—咕噜然后咕噜就得在一个角落里毙命。但那不是他当初出发时要做的事。离开他家少爷去做这样的事是不值得的那不会使他死而复生做什么都不会。他们不如就一起死了吧。然而即便如此那也将是孤独的旅程。

他看着雪亮的剑尖。他想到了身后那几处漆黑的悬崖空荡荡地坠落到虚无当中。可是自尽也不是出路。那么做毫无意义甚至连悲伤哀悼都称不上。那不是他当初出发时要做的事。“那我现在该做什么”他再次喊道但此刻他似乎确知那个艰难的答案了做到底。另一趟孤单的旅程还是最糟糕的一趟。

“什么我独自一个人去末日裂罅这种地方”他仍然胆怯畏缩但决心在增长“什么我从他那里取走魔戒当时会议把它交给了他啊。”

但是答案马上就出现了“但是会议也给他派了同伴好让任务不至于失败。而你是整个远征队中最后一个成员了。任务一定不能失败。”

“我真希望我不是最后一个”他呻吟道“我真希望老甘道夫还是别的哪个人能在这里。为什么要剩下我一个人来作决定我肯定会弄出差错的。不该由我去带着魔戒自告奋勇上路。

“但是你没有自告奋勇你是被迫奋勇。说到既不正确又不妥当的人选唉你可能要说弗罗多先生也不是比尔博先生也不是。他们都不是选择去自告奋勇的。

“啊好吧我必须自己下定决心。我会下定决心的。可是我肯定会弄出差错的山姆·甘姆吉根本就是这号人啊。

“现在让我想想如果我们在那里被发现了或者弗罗多先生被发现了而那个东西还在他身上那么大敌就得到它了我们也就全都完蛋了—罗瑞恩幽谷

还有夏尔全都完了。现在可没时间浪费要不就全完蛋了。大战已经开始极有可能所有的事都已经称了大敌的心。没机会带着它回去听听建议或是得到准许了。不要么坐在这里等他们来把我杀死在少爷身边然后得到它要么就是拿了它上路。”他深深叹了口气“那就拿了它就这样”

他俯下身极其轻柔地解开弗罗多颈上的别针将手伸进弗罗多的上衣里。然后他用另一只手托起弗罗多的头亲吻那冰冷的前额再轻轻地将那条项链拉过头脸摘下来然后将头放回原处安歇。那张僵硬的脸上没有丝毫变化。山姆见状终于确信弗罗多真的抛下了任务真的死了这比其他任何迹象都更能让他信服。

“再见我亲爱的少爷”他喃喃道“请原谅你的山姆。等活儿干完他会回到这个地方来—如果他有办法回来的话。然后他就再也不会离开你了。你静静安息吧直到我回来。但愿没有肮脏的生物靠近你如果夫人能听见并许给我一个愿望我但愿自己能回来再找到你。再见”

然后他低下自己的头戴上了项链。立刻魔戒的重量把他的头坠扯得直垂到地简直就像挂上了一块巨石。不过慢慢地重量似乎开始减轻不然就是他体内生出了新的力量。他抬起了头接着奋力站了起来发现自己能承受着这个重担行走。他将水晶瓶高举了片刻低头看着他家少爷那光这时燃得温存放出宛如夏夜里暮星的柔和光辉。弗罗多的面容在这光辉中又显得光泽美好了虽然苍白却带着精灵之美仿佛一个早已脱离了阴影的人。山姆怀着痛苦的安慰最后看了一眼转过身藏起那光跌跌撞撞地走进越来越浓的黑暗中。

他不需要走很远。隧道在后方某处隘口就在前方二百码处或许都不到二百码。小径在暮色中依稀可见一条由经年累月的来来往往踏出来的深辙此刻沿着一道长沟缓缓上行两边都是峭壁。沟迅速变窄山姆很快就来到长长一段宽而浅的石阶前。现在奥克的塔楼就在正上方阴森黑暗里面有一只红眼在发光。他现在隐蔽在塔楼底下的漆黑阴影中向石阶顶端爬去终于进了隘口。

“我已经下定了决心。”他不停地对自己这么说但他其实没有。尽管他已经在竭尽全力考虑周到但他正在做的事跟他的本性格格不入。“我是不是做错了”他喃喃道“我到底该怎么做”

隘口两侧的陡峭山壁逐渐向他逼近在抵达真正的山顶之前在最终看见小径降入那片不提其名之地之前他转过身来。有那么片刻他怀着不堪忍受的怀疑一动不动地往回望着。在聚拢的昏暗中他仍然看得见像个小污点一样的隧道口。他觉得自己看得见或猜得到弗罗多躺在哪里。当他凝视着自己整个人生分崩离析的那处岩石高地时幻想那边地面上有一小团微光但那也可能只是泪眼在欺骗他。

“要是我的愿望我那惟一的一个愿望能实现就好了”他叹道“回去找到他”最后他还是转身面对前方的路走了几步—这是他这辈子走得最不情愿也最沉重的几步路。

只有几步路。现在只要再走几步路他就会开始往下走就永远不会再到那处高地了。突然间他听见了喊叫和说话声。他顿时僵立如石。奥克的声音。他们在后方也在他前方。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和粗哑的吼叫声—奥克正从远的一边也许是从塔楼的某个入口爬上隘口来。背后也有沉重的脚步声和呼喝声。他急转过身看见火把小小的红光在下方一闪一闪的他们正从隧道里出来。追捕终于开始了。塔楼中的红眼没有瞎。他被逮到了。

现在摇曳明灭的火把越来越近前方钢铁撞击的叮当响也越来越近。他们转眼之间就会来到山顶逮住他。他花了太长的时间下定决心现在大事不好了。他要怎么逃过一劫怎么救下自己或怎么救下魔戒魔戒。他没有意识到任何想法或决定只是发现自己拉出了链子把魔戒拿在了手上。奥克队伍的领头出现在他前面的隘口了就在这时他戴上了它。

世界变了仅仅片刻的时间也被长如一个钟头的思绪填满。他立刻察觉到自己的听觉变得敏锐与此同时视力却变得模糊但和在希洛布的巢穴里时不同周遭的所有事物这时不是变黑暗而是变模糊。他置身在一个灰蒙蒙的世界里独自一人像一块坚实的小小黑石而沉甸甸套在左手上的魔戒像一圈灼烫的黄金。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隐形的反而独特惊人地显眼。并且他知道在某处有一只魔眼正在搜寻他。

他听见了岩石裂开的声音听见了远处魔古尔山谷中流水的呢喃他还听见了下方深处的岩石底下希洛布那强烈的痛苦她在摸索迷失在了某处黑暗通道里还有塔楼地牢里的各种声音奥克从隧道中出来时发出的呼喝声以及面前那些奥克刺耳的喧哗和笨重的脚步声在他耳中轰隆作响震耳欲聋。他缩身贴住了峭壁。然而他们列队上来时就像一队幽灵迷雾中扭曲的一群灰

影只不过是手中握着苍白火把的恐怖幻影。随后他们从他身旁过去了。他畏缩着想要偷偷离开躲进某个裂罅里藏起来。

他聆听着。从隧道出来的奥克和这些下去的奥克发现了彼此双方这会儿都加快了脚步大呼小叫。他清楚听见了双方的声音并且懂得他们说的话。也许魔戒让他能够理解不同的语言—或仅仅是给了他理解的能力尤其是理解它的制造者索隆的爪牙这样他只要留心就能听懂并将含义翻译给自己知道。魔戒接近了它的铸造之地力量确实大增但它没赋予一样东西就是勇气。山姆此时仍一心只想藏起来潜伏到一切都风平浪静再说。他焦急地聆听着分辨不出那些声音离他多近只觉得那些话简直是贴着他耳边说的。

“喂喂戈巴格你在这上面干啥已经打够仗了你”

“奉命啦你个蠢货。你又在干啥沙格拉特在那边藏腻了想下来打一架”

“命令是给你的但这个隘口由我指挥。所以说话客气点。你有啥要报告的”

“没有。”

“嗨嗨呦”一声大叫打断了两位头领的互相问候。底下的那群奥克突然看见了什么东西。他们开始奔跑上面这群也一样。

“嗨喂喂这里有个东西就躺在路上。奸细是个奸细”号角呜呜咆哮起来各种叫嚣嘈杂大作。

山姆猛然一凛摆脱胆怯的情绪清醒过来。他们发现他家少爷了。他们会做什么他所听过的有关奥克的故事令他毛骨悚然。那绝不能忍受。他跳起来将任务和他所有的决定全抛到九霄云外同时抛掉的还有恐惧和疑虑。这时他明白了自己的位置该在哪里以及一直在哪里—在他家少爷身边尽管他并不清楚自己在那里又能怎样。他往回奔下石阶奔下小径朝弗罗多跑去。

“他们有多少人”他想着“从塔里至少下来了三四十个我猜从底下出来的还要多得多。他们抓住我之前我能杀掉多少我只要一拔剑他们马上就会看见这剑的光然后迟早会逮住我。我怀疑会不会有任何歌谣提到这事山姆怀斯怎么在高隘口倒下让敌人的尸体在他家少爷四周堆成一圈高墙。不不会

有歌谣的当然不会因为魔戒会被找到于是就再也没有歌谣了。可我没办法。我的位置是在弗罗多先生旁边。埃尔隆德和与会诸位那些睿智的大人们和夫人们—他们一定要理解。他们的计划出了差错。我做不了他们的持戒人。没有弗罗多先生就不行。”

但是奥克们现在已经走出了他模糊的视野。他一直没时间考虑自己但现在他意识到自己已经累了累到几乎精疲力竭的地步—他的两条腿不肯照他希望的那样快跑。他速度太慢了。小径像有好几哩长似的。他们在迷雾中都去哪儿去了

他们又出现了仍在前面相当远的地方。一大群人影团团围着一个躺在地上的东西还有一些似乎在东奔西跑就像狗一样弯着腰追踪一道痕迹。他试图鼓起劲来猛冲。

“上啊山姆”他说“不然你又要太迟了。”他松开剑鞘中的剑下一刻他就会拔剑然后—

那边又是一阵尖啸和狂笑的疯狂喧嚣与此同时有个东西被抬离了地面。“呀嗬呀快点嗬上去上去”

然后有个声音吼道“现在开路抄近道。回地下大门去从所有的痕迹来看今晚她不会找我们麻烦了。”一整帮的奥克身影开始移动。中间有四个奥克将一具尸体高抬在肩膀上。“呀嗬”

他们带走了弗罗多的遗体。他们走掉了。山姆追不上他们但他还是努力穷追不舍。奥克到了隧道口正在走进去。那些抬人的先走后头的则拉扯推撞闹成一团。山姆追上去。他拔出剑来颤抖的手握着一道蓝色光焰但是他们没看见它。就在他喘着气追上来时他们的最后一个同伙也走进黑洞口中消失了。

有那么片刻山姆站在那里捂着胸口喘个不停。然后他抬起衣袖抹了把脸抹去污渍、汗水和泪水。“这帮该死的混蛋”他说追着他们冲进了黑暗里。

他觉得隧道不再那么黑了感觉倒像从薄雾走到浓雾中。他感到越来越疲惫意志却反而越来越坚定。他觉得自己看得见火把的光就在前面不远处但无论他怎么追就是追不上他们。奥克在隧道中走得很快而且他们熟悉这

里的隧道。尽管有希洛布的威胁他们还是被迫经常使用这条隧道因为它是从死城翻越山脉的最快通路。他们并不知道主隧道和大圆坑是在多么遥远的年代里挖掘成的希洛布又是从多久以前就盘踞在此但他们自己又在两边绕着主道挖掘了很多岔道以便来来往往为主人办事的时候能躲开那个巢穴。今晚他们并不打算往里头走远而是急着要找一条岔道回到峭壁上的监视塔楼。他们大多数都很高兴为找到与看见的东西欣喜不已边跑边照他们那个种族的习惯叽里咕噜说个不停抱怨连连。山姆听见了他们嘶哑的嘈杂声音在死寂的空气中显得既死板又粗硬而在所有的声音当中他能分辨出两个声音这两个声音比较大离他也比较近。这两支党羽的头领似乎走在队伍的最后并且边走边争论不休。

“你就不能叫你那帮猪猡别这么大声嚷嚷吗沙格拉特”一个声音发着牢骚“我们可不想招来希洛布攻击我们。”

“你就说吧戈巴格吵闹声大半是你那伙人弄出来的。”另一个说“不过就让伙计们乐乐吧我估计暂时不用担心希洛布。看来她是坐到一根钉子上了我们也用不着为了这个痛哭流涕。你没看见吗地上那团恶心东西一路拖回到她那该死的犄角旮旯里我们要能闭嘴一次早就闭嘴一百次了。所以就让他们乐去吧。再说我们终于撞上了点好运气拿到路格布尔兹要的东西了。”

“路格布尔兹要它呃你想它是啥我看它像精灵那类的货色不过小了点。那样的东西有啥危险的”

“要等我们看了才知道。”

“啊哈这么说他们没告诉你要找啥他们才不会把知道的事都告诉我们对吧连一半都不说。但是他们会犯错连大头头们都会。”

“嘘戈巴格”沙格拉特压低了声音这一来连听力变得异常敏锐的山姆也只是勉强听得到他的话“他们可能会犯错但他们到处都有耳目有些就在我那伙人里头天知道是谁。但毫无疑问他们正为什么事犯愁呐。照你的说法底下那些那兹古尔就愁烦得很路格布尔兹也是。有什么事差点出了岔子。”

“你说差点”戈巴格说。

“好啦”沙格拉特说“这事待会儿再说先等我们下到地道里。底下有个地方我们可以好好聊聊到时候让伙计们先走。”

过了一会儿山姆便见火把消失了。接着传来一阵隆隆响声然而他刚加快脚步就砰的撞上了东西。他只能猜测奥克们转了个弯进了那个弗罗多跟他试过要走却发现堵住了的开口。它现在还是堵上的。

这里似乎有块巨石挡道但是奥克们不知怎地通过了因为他能听见另一边传来他们的声音。他们还在继续往前跑越来越深入山中跑回塔楼。山姆焦急万分。他们出于某种邪恶的企图把他家少爷的尸体带走了他却没法跟上。他对那块岩石又推又顶又用身体去撞可它纹丝不动。接着在里面不远处或者说他认为不远的地方他听见两个头领的声音又聊起来。他站定听了一会儿希望说不定能得知一些有用的消息。也许那个看来属于米那斯魔古尔的戈巴格会出来到时他就可以趁机溜进去了。

“不我不知道。”戈巴格的声音说“通常消息传得比飞还快。不过我可不想知道那都怎么办到的。最好别知道。嘎那些那兹古尔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他们一盯住你你就感觉好像魂灵给扒出窍来丢在鬼界的黑暗中冻得半死。但是他喜欢他们这年头他们是他的心肝宝贝所以抱怨也没用。我跟你说在底下那城里听差一点也不好玩。”

“你该试试上这儿来跟希洛布做伴。”沙格拉特说。

“我倒想试试哪个没有这两样东西的地方。但是现在已经开始打仗了打完以后日子可能会好过点。”

“他们说仗打得挺顺利。”

“他们就会这么说”戈巴格发牢骚说“我们走着瞧。总之仗要是真打好了那就应该有的是地方了。你刚才说啥来着—我们要是有了机会你我就溜了吧咱带上几个可靠的伙计溜到哪个油水多又好混日子的地方别再伺候那些大头头了。”

“啊”沙格拉特说“就跟过去的日子似的”

“就是。”戈巴格说“但先别指望。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就像我说的那些大头头唉”他压低了声音几乎成了耳语“唉就算是最大的那个都可能犯错。你说有什么事差点出了岔子。而我说有什么事已经出了岔子。我们最好小心点。每次都是可怜的乌鲁克来收拾善后却没人领情道谢。别忘了敌

人不喜欢我们就跟不喜欢他一样。他们要是把他给做掉了接下来就轮到我们了。不过先谈眼前的你是啥时候接到命令出来的”

“差不多一个钟头前正好就是你看到我们之前。传来一个消息那兹古尔不安。阶梯上恐怕有奸细。加强警戒。阶梯巡逻要到顶。我立刻就来了。”

“差劲的活计。”戈巴格说“你瞧—就我所知咱们那帮沉默的监视者早在两天多以前就开始不安了但是叫我这队人出去巡逻的命令隔了一天才发出来而且也没有任何消息送到路格布尔兹去—这都是因为大信号打出来了那兹古尔之首出去打仗了就是这一类的事儿。我听说然后他们就有好一阵子都没法让路格布尔兹留心这边。”

“我猜魔眼忙着关心别的地方呐。”沙格拉特说“他们说西边正有大事。”

“我敢说是有。”戈巴格愤愤地抱怨说“但那同时还有敌人爬上阶梯啊。而你又是干啥吃的不管有没有特别命令你都该保持警戒的不是吗你是干啥吃的”

“够了别打算教训我该怎么干我的活儿。我们一直十二万分警戒好吧。我们知道出了些古怪的事儿。”

“可真古怪”

“对可真古怪又是发光又是吼叫之类的。但是希洛布出动了。我的伙计们看见了她跟她鬼鬼祟祟的同伙。”

“她鬼鬼祟祟的同伙那是什么玩意”

“你肯定见过他一个瘦小的黑家伙他自己就像个蜘蛛也许更像一只饿扁的青蛙。他以前来过这里。好几年前他第一次从路格布尔兹出来。上头有话叫我们给他放行。从那之后他上阶梯来过一两次但我们没搭理他。他跟那位老夫人似乎有某种默契。我估计他一点也不好吃因为她才不管上头说什么呢。但你们在山谷里可真会警戒啊他在这一大堆骚动的前一天就上来过。昨天傍晚我们就见过他。总之我的伙计报告说那位老夫人她可乐呵着呢。我觉得这整个事儿都挺好的直到传来消息。我以为她鬼鬼祟祟的同伙给她带了玩物来要不就是你们给她送了个大礼一个战俘之类的。她在玩耍取乐时我是不会去打扰的。希洛布出猎时啥都逃不过。”

“啥都逃不过亏你说得出口刚才在那边你没长眼睛看吗我告诉你我心里不踏实。不管爬到阶梯上来的是啥东西它都通过了。它砍破了她的蜘蛛网整个儿出了那个洞。这可值得好好琢磨一下”

“啊好吧但她最后还是逮着他了不是吗”

“逮着他逮着谁这个小家伙他要是惟一一个她早就把他给拖回老巢去了他现在也只会在那儿。假如路格布尔兹要他那你就得去那儿把他弄出来对你来说多好的一趟美差啊。但来的不止一个。”

听到这里山姆开始更专注地聆听把耳朵贴到了岩石上。

“沙格拉特是谁把她缠在他身上的蛛丝给割开的跟砍断蜘蛛网的是同一个。你难道就没发现吗是谁刺了那位老夫人一针我敢说是同一个。而他在哪儿沙格拉特他在哪儿啊”

沙格拉特没回答。

“你要是有脑子最好带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过去从来没有人能把希洛布刺上一针从来没有这点你应该够清楚。虽说这倒也没啥不好但是你想想吧—竟然有人在附近游荡而且打从大包围以来打从古老的坏年头以来压根就没有哪个该死的反贼比这人还危险。有什么事已经出了岔子。”

“到底是啥事”沙格拉特咆哮道。

“从所有的迹象来看沙格拉特队长我得说有个大块头战士跑掉了最有可能是个精灵顶不济也是个带着精灵宝剑的家伙也许还带着斧头。还有他是在你的地盘上跑掉的而你根本没发现他。还真是古怪啊”戈巴格吐了口痰。而山姆听着他所描述的自己忍不住苦笑。

“啊好吧你总是往糟糕了想。”沙格拉特说“你爱怎么解释那些迹象随便你但它们也可能有别的解释。不管怎样我已经在每个点都设了哨兵并且我打算一次只处理一件事。等我察看完这个我们已经逮到的家伙再去担心别的事好了。”

“我猜你在那个小家伙身上找不到多少东西。”戈巴格说“他说不定跟真正的祸根没什么关系。反正那个带着利剑的大家伙似乎不把他当回事—就这么扔下他躺在那里这是精灵惯用的伎俩。”

“咱们走着瞧。现在来吧咱们说够了。让我们瞧瞧俘虏去”

“你打算拿他怎么办别忘了是我先看见他的。要是有什么乐子我跟我的伙计必须有份。”

“好了好了。”沙格拉特抱怨道“我有我的命令。违抗命令是会要我老命的也会要你老命。守卫若是找到任何入侵者都要关押在塔楼里。囚犯要剥光。每样东西都要详细描述衣服、武器、信件、戒指、小玩意儿都要立刻送到路格布尔兹去而且只能送到路格布尔兹去。囚犯必须安然无恙毫发无伤若有哪个守卫胆敢违反立刻处死直到他派人来或他亲自来。这够清楚吧并且这就是我打算做的事。”

“剥光呃”戈巴格说“什么意思牙齿、指甲、头发之类全拔下来”

“不是全不准碰。我跟你说他是要送去给路格布尔兹的。他得安全送去毫发无损。”

“你会发现那可不容易。”戈巴格大笑说“他现在只不过是一具尸体啦。我猜不出路格布尔兹要拿一具尸体做什么。还不如把他下锅炖了。”

“你个笨蛋”沙格拉特咆哮道“亏你刚才话说得那么聪明不少别人差不多都知道的事你反而不知道。你再不小心点就该你被下锅或送去喂希洛布。尸体你对那位老夫人就只那么点了解吗当她用蛛丝把猎物捆起来她是打算事后再吃。她不吃死人的肉也不吸冰冷的血。这家伙还没死呢”

山姆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不由得抠紧了岩石。他感觉整个黑暗的世界都颠倒过来了。这绝大的打击令他差点晕过去尽管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意识他仍听得清内心深处的声音“你个笨蛋他没死你心里明明知道的。山姆怀斯别信你的脑袋那才不是你身上最好用的一块儿。你的毛病就在于你从来就没真抱过任何希望。现在可怎么办”他一时之间什么也不能做只能紧贴着纹丝不动的岩石聆听聆听奥克们粗鄙的声音。

“嘁”沙格拉特说“她的毒液可不止一种。她狩猎的时候会就那么在猎物的脖子上轻轻蜇上一下他们就会像剔了骨头的鱼一样瘫掉然后她就拿自己的法子慢慢享用。你还记得老乌夫沙克吗我们好多天都找不到他。后来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他他被吊起来可神志清醒得很还直瞪着人。把我们都笑死了她大概是把他忘了但我们没碰他—她的事还是别插手为妙。喏—

这肮脏的小东西再过几个钟头就会醒了。他免不了头昏眼花不舒服一阵子然后就该没事了。或者说路格布尔兹要是放过他的话他就没事了。当然他还免不了想知道自己在哪儿遇上了啥事。”

“还有就是他会遇上啥事”戈巴格大笑“我们要是干不了别的总能跟他讲几个故事吧。我猜他从来没去过可爱的路格布尔兹所以他可能想知道那边都有啥。这可比我想到的更好玩啊。我们走吧”

“我告诉你没啥可玩的”沙格拉特说“他一定要安全无恙要不然咱俩都死定了。”

“好吧不过我要是你就会在给路格布尔兹送去任何报告之前先去逮住那个跑掉的大个子。要是报告说你抓到猫崽却让大猫跑了那听起来可不太妙。”

那两个声音要走远了。山姆听见脚步声渐渐减弱。他已经从震惊中恢复过来这会儿正气得暴跳如雷。“我把事情全搞砸了”他喊道“我就知道我会搞砸的。现在他们把他抓走了该死的畜生永远不要离开你家少爷永远永远—我这个规矩明明是对的我心里明明知道。但愿我能获得饶恕现在无论如何我得回到他身边去无论如何都要去”

他又拔出剑来用剑柄去敲打岩石但只敲出了沉闷的响声。不过宝剑现在发着灿亮的光借着光他可以隐约看见周围的景象。他惊讶地发现这块巨大的石头形状就像一座沉重的门还不到他的两倍高。在门顶和洞口的低拱顶之间有个黑乎乎的空当。大概这门只是为了阻挡希洛布闯入里面用门栓或弹簧什么的锁上凭她的狡猾也够不到。山姆用仅存的余力往上跳抓到了门顶挣扎着攀了上去再跳下去。然后他开始狂奔手上的剑闪闪发光。他转了个弯奔上一条弯弯曲曲的隧道。

他家少爷还活着的消息激发了他最后的力气令他忘了疲惫。前方他什么也看不见因为这条新通道不停地变向转弯。但他觉得自己正在追上那两个奥克他们的声音又变近了。现在他们听来相当近了。

“我就打算那么办”沙格拉特语调愤怒地说“直接把他关到顶楼上去。”

“为什么”戈巴格咆哮道“你底下没有牢房吗”

“我跟你说他不得受到任何伤害”沙格拉特答道“明白了他很宝贝。我那些伙计我全信不过你那些更不用提而当你想找乐子想疯了的时候连你也靠不住。你要是不文明点儿他就只能去我要他去的地方而且是你不会去的地方。我说关到顶楼去。他在那里会很安全。”

“他会吗”山姆说“你快忘了那个跑掉的强壮又高大的精灵战士了”他一边说一边奔过最后一个拐角却只发现隧道或魔戒赋予他的听力捉弄了他他估错了距离。

他现在看得见那两个奥克的身影了他们还在前面相當远的地方映着红光显得又黑又矮。这条通道终于变得笔直是道向上的斜坡斜坡尽头有两扇大敞的巨门大概通往那座形如高角的塔楼底下深处的石室。奥克们抬着东西已经穿过门进去了。戈巴格和沙格拉特正朝那道门走近。

山姆听见一阵粗哑的歌声爆发出来号角大响锣声大作一阵可怕的喧闹。戈巴格和沙格拉特已经走到了门槛处。

山姆挥舞着刺叮大喊着但是他小小的声音被那片喧哗吵闹淹没了。没有人注意到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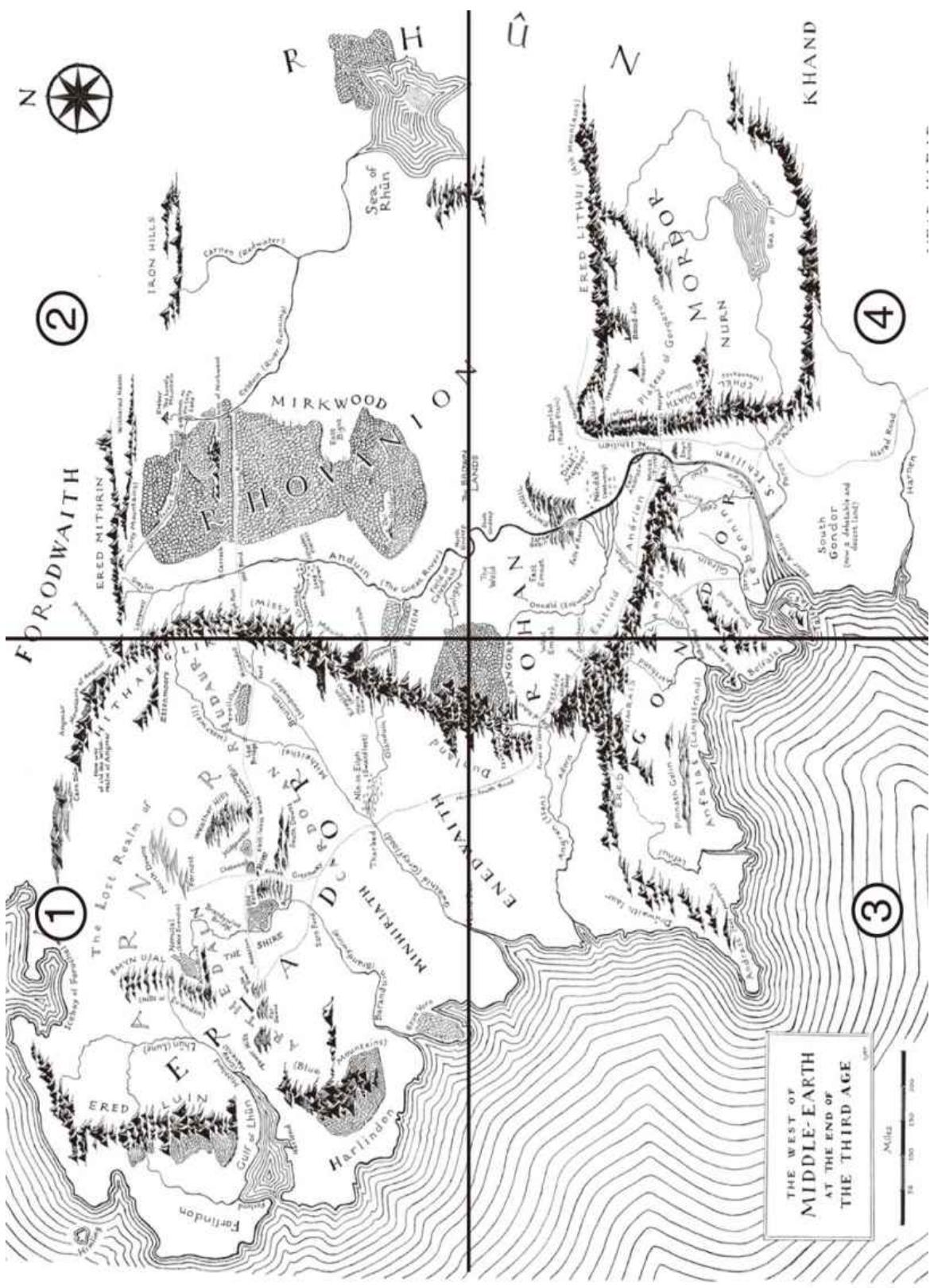
巨门轰然合拢。里面的铁闩咯啷一声拴上了。大门紧闭。山姆用力朝那面拴上的铜门板撞去接着摔倒在地失去了知觉。他躺在外面的黑暗中。弗罗多还活着但落入了大敌之手。

[1]“吉尔松涅尔啊埃尔贝瑞丝”—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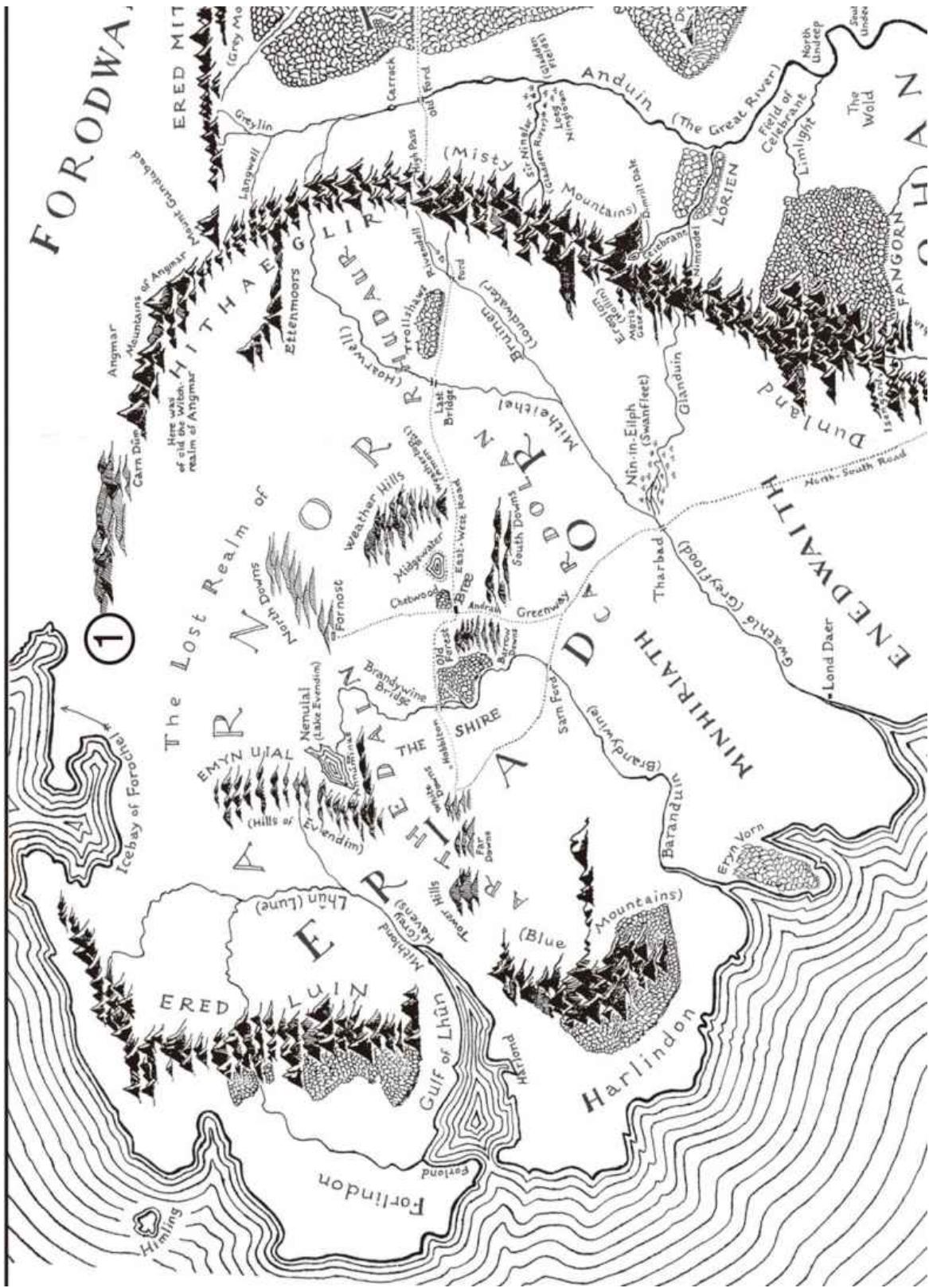
[2]“啊吉尔松涅尔埃尔贝瑞丝您从天上凝望我在死亡暗影下向您祈求永恒纯洁的您照看我”—译者注

Maps

地图



FORODWA_A



地图一

AnduinThe Great River安都因大河

Angmar安格玛

Annúminas安努米那斯

ARTHEDAIN阿塞丹

BaranduinBardywine巴兰都因河白兰地河

Bardywine Bridge白兰地桥

Barrow Downs古冢岗

Blue Mountains蓝色山脉

Bree布理

BruinenLoudwater布茹伊能河响水河

CARDOLAN卡多蓝

Carn Dûm卡恩督姆

Carrock卡尔岩

Celebrant凯勒布兰特河

Chetwood切特森林

Dimrill Dale黯溪谷

Dunland黑蛮地

East-West Road东西大道

EMYN UIALHills of Evendim埃敏微奥暮暗丘陵

ENEDWAITH埃奈德地区

ERED LUIN 埃瑞德路因

ERIADOR 埃利阿多

Eryn Vorn 埃林沃恩

Ettenmoors 埃滕荒原

FANGORN 范贡森林

Far Downs 远岗

Field of Celebrant 凯勒布兰特原野

Ford 渡口

Forlindon 佛林顿

Forlond 佛泷德

Fornost 佛诺斯特

Glanduin 格蓝都因河

Greenway 绿大道

Greylin 灰响水

Gulf Of Lhûn 舒恩湾

Gwathló Greyflood 格瓦斯罗河 灰水河

Harlindon 哈林顿

Harlond 哈泷德

Here was of old the Witch. Realm of Angmar 古时的安格玛巫术王国就在此地

High Pass 高隘口

Himling希姆凌

HITHAEGLIR希斯艾格利尔

Hobbiton霍比屯

Icebay of Forochel佛洛赫尔冰湾

Isengard艾森加德

Langwell长川源

Last Bridge最后大桥

LhûnLune舒恩

Limlight利姆清河

Loeg NingloronGladden Fleids洛埃格·宁格罗隆金鸢尾沼地

Lond Daer泷德戴尔

Lórien罗瑞恩

Midgewater蚊水泽

MINHIRIATH明希瑞亚斯

Misty Mountains迷雾山脉

MitheithelHoarwell米斯艾塞尔河苍泉河

MithlondGrey Havens米斯泷德灰港

Mount Gundabad贡达巴德山

Mountains of Angmar安格玛山脉

NenuialLake Evendim能微奥暮暗湖

Nimrodel宁洛德尔

Nîn-In-EilphSwanfleet宁因艾尔芙天鹅泽河

North Downs北岗

North Undeep北河弯

North-South Road南北大道

Old Ford老渡口

Old Forest老林子

RHUDAUR鲁道尔

Rivendell幽谷

Sarn Ford萨恩渡口

Sir NinglorGladden River西尔宁格罗金弯尾河

South Downs南岗

Tharbad沙巴德

The Lost Realm of ARNOR已沦亡的阿尔诺王国

THE SHIRE夏尔

The Wold北高原

Tower Hills塔丘

Trollshaws食人妖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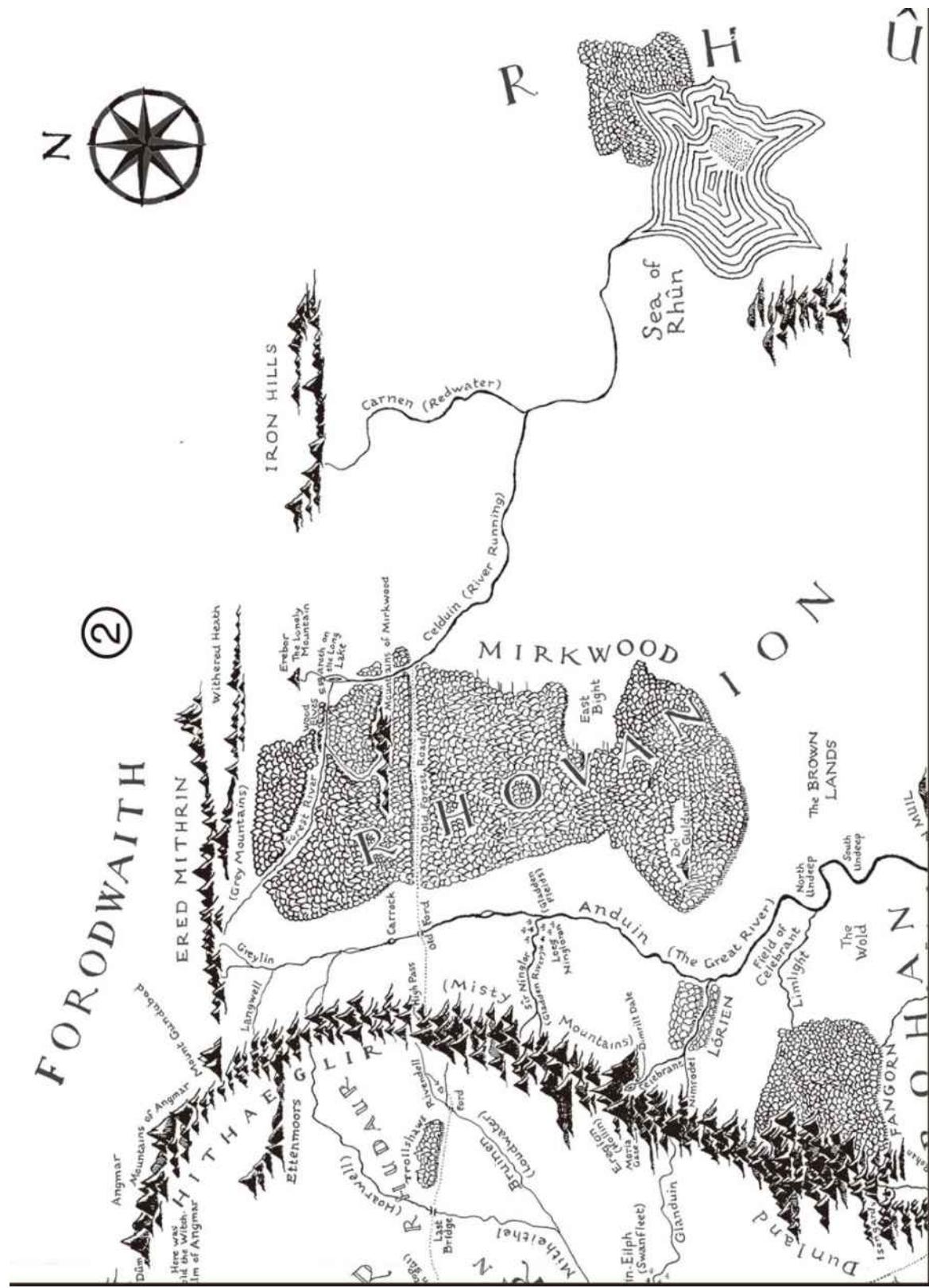
Weather Hills风云丘陵

weathertopAmon Sûl风云顶阿蒙苏尔

White Downs 白岗

FORODWAITH

Here was
the Witch
of the Woods,
and the
King of An-



地图二

CarnenRedwater卡尔能河红水河

CelduinRiver Running凯尔都因奔流河

Dol Guldur多古尔都

East Bight东林弯

EreborThe Lonely Mountain埃瑞博山孤山

ERED MITHRINGrey Mountains埃瑞德米斯林灰色山脉

Esgaroth on the Long Lake长湖上的埃斯加洛斯

Forest River密林河

FORODWAITH佛洛德地区

IRON HILLS铁丘陵

MIRKWOOD黑森林

Mountains of Mirkwood黑森林山脉

Old Forest Road老林路

RHOVANION罗瓦尼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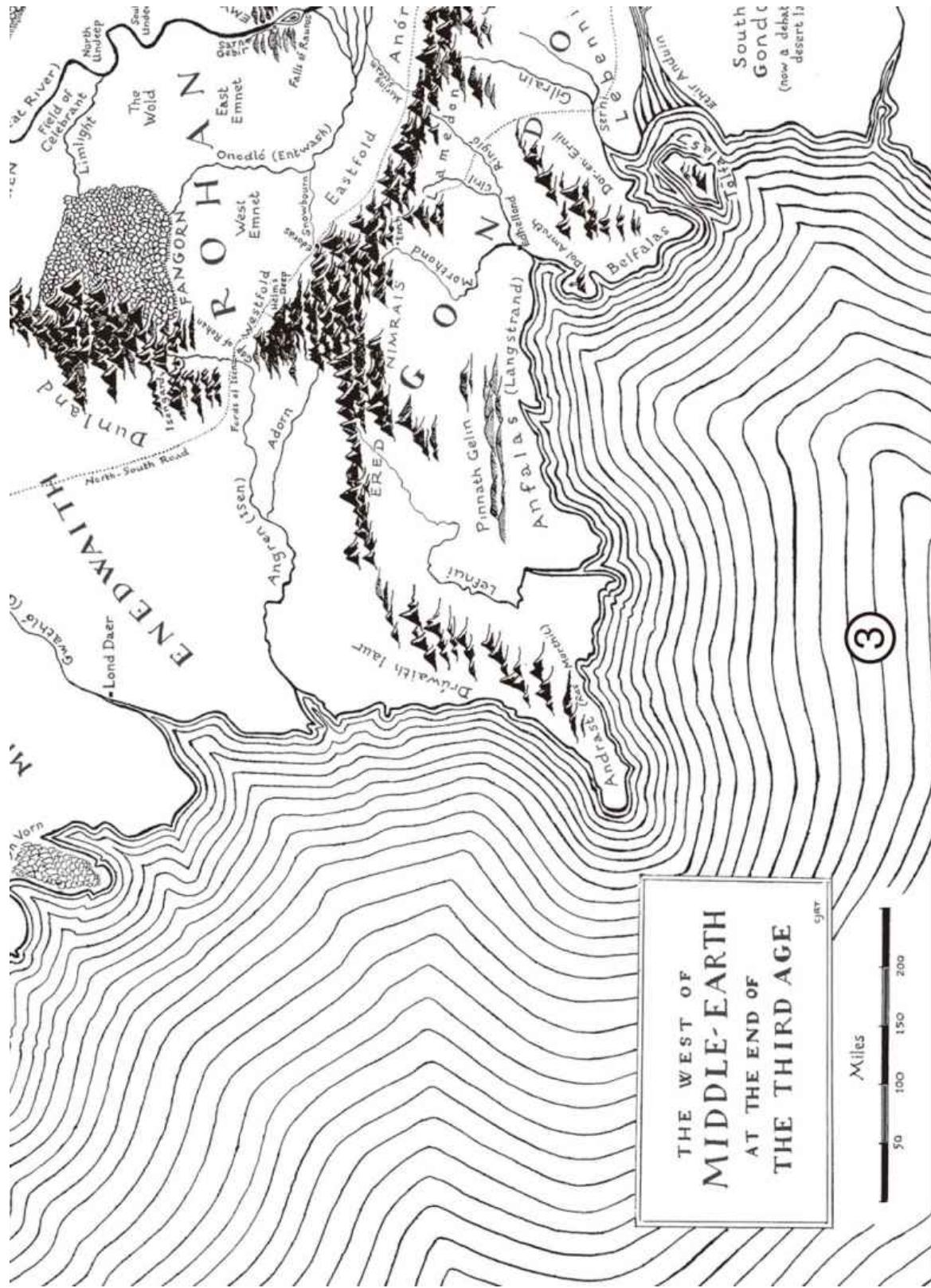
Sea of Rhûn鲁恩内海

South Undeep南河弯

The BROWN LANDS褐地

Withered Heath枯荒野

Wood Elves森林精灵



地图三

Adorn阿多恩河

AndrastRas Morthil安德拉斯特拉斯墨希尔

AnfalasLangstrand安法拉斯长滩

AngrenIsen安格仁河艾森河

Belfalas贝尔法拉斯

Ciril奇利尔河

Dol Amroth多阿姆洛斯

Dor-en-Ernil 多尔恩恩利尔

Drúwaith Iaur伊阿乌德鲁地区菩科尔旧地

East Emnet东埃姆内特

Eastfold东伏尔德

Edhellond埃蒂尔泷德

Edoras埃多拉斯

Erech埃瑞赫

ERED NIMRAIS埃瑞德宁莱斯

Ethir Anduin埃希尔安都因

Falls of Rauros滂洛斯瀑布

Fords of Isen艾森河渡口

Gap of Rohan洛汗豁口

Gilrain吉尔莱恩河

Helm's Deep海尔姆深谷

Lamedon拉梅顿

Lebennin莱本宁

Lefnui莱芙努伊河

Mering Steam梅尔林河

MorthondBlackroot墨松德河黑源河

OnodlóEntwash欧诺德罗恩特河

Pinnath Gelin品那斯盖林

Ringlo凜格罗河

ROHAN洛汗

Sarn Gebir萨恩盖比尔

Serni色尔尼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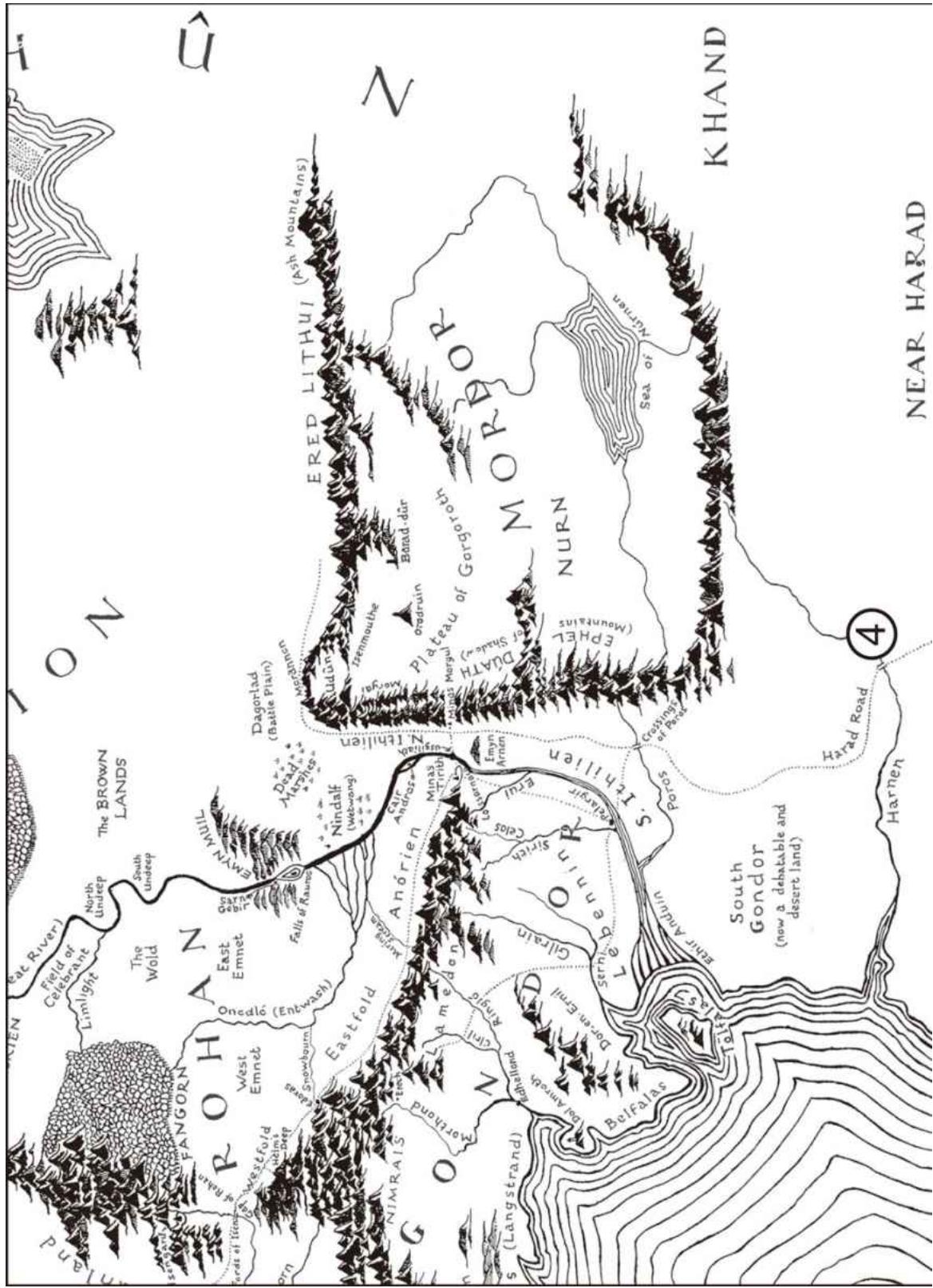
Snowbourn雪河

The West of Middle-earth at the end of the third age第三纪元末期中洲的西部地区

Tolfalas托尔法拉斯

West Emnet西埃姆内特

Westfold西伏尔德



地图四

Barad-dûr巴拉督尔

Cair Andros凯尔安德洛斯

Celos凯洛斯河

Crossings of Poros波罗斯渡口

DagorladBattle Plain达戈拉德战争平原

Dead Marshes死亡沼泽

Emyn Arnen埃敏阿尔能

EMYN MUIL埃敏穆伊丘陵

EPHEL DúathMoutnations of Shadow埃斐尔度阿斯阴影山脉

ERED LITHUIAsh Mountain埃瑞德砾苏伊灰烬山脉

Erui埃茹伊河

Harad Road哈拉德路

Harnen哈尔能河

Isenmouthe艾森毛兹

KHAND可汗德

Lossarnach洛丝阿尔那赫

Minas Morgul米那斯魔古尔

Minas Tirith米那斯提力斯

Morannon魔栏农

MORDOR魔多

Morgai魔盖

N.Ithilien北伊希利恩

NEAR HARAD近哈拉德

NindalfWetwang宁达尔夫湿平野

Orodruin欧洛朱因

Osgiliath 欧斯吉利亚斯

Pelagir佩拉基尔

Plateau of Gorgoroth戈埚洛斯高地

Poros波罗斯河

S.Ithilien南伊希利恩

Sea of Núrnen努尔能内海

Sirith西瑞斯河

South Gondornow a debatable and desert land南刚铎现已荒废归属存疑

Udûn乌顿

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 third part

The Return of the King



第三部 归来

目录

第三部 王者归来

卷五

- 第一章 米那斯提力斯
- 第二章 灰衣劲旅的征程
- 第三章 洛汗大军集结
- 第四章 刚铎围城
- 第五章 洛希尔人的驰援
- 第六章 佩兰诺平野之战
- 第七章 德内梭尔的火葬堆
- 第八章 诊疗院
- 第九章 最后辩论
- 第十章 黑门开启

卷六

- 第一章 奇立斯乌苟之塔
- 第二章 魔影之地
- 第三章 末日山
- 第四章 科瑁兰原野
- 第五章 宰相与国王
- 第六章 离别众人
- 第七章 归家
- 第八章 夏尔平乱
- 第九章 灰港

附录

- 附录一 列王纪事
- 第一篇 努门诺尔诸王
- 第二篇 埃奥尔家族
- 马克诸王
- 第三篇 都林一族

附录二

附录三 家族谱系霍比特人

附录四 历法

附录五 文字与拼写

附录六

地图

译者致谢

魔戒

第三部 王者归来

[英] J.R.R. 托尔金 著

邓嘉宛 石中歌 杜蕴慈 译

卷五

第一章 米那斯提力斯

皮平从甘道夫遮蔽他的斗篷下朝外张望想知道自己是醒着还是仍在酣睡是否还在做着那个疾驰的梦—自从这趟长途奔行开始他已经陷在这个梦中很久了。黑沉沉的世界从身旁急掠而过风在耳边大声呼啸。天上他看得见斗转星移右面他看得见远方有辽阔的暗影映衬着天空那是正在渐渐退后的南方山脉。但除了这些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睡眼惺忪地试着计算时间计算行程过了几个阶段但是记忆昏沉又不明晰。

最初那段驰行速度惊人片刻不歇。然后他在黎明时分看见了一片淡淡的金光他们来到了一座寂静无声的城镇山上有座空无一人的大屋。他们刚一避进大屋里那个会飞的阴影便再次掠过人类全都吓得缩成一团。但甘道夫轻声安慰着他疲惫却不安地睡在一个角落里模糊察觉到有人来来去去有人在说话而甘道夫在下令。然后又是驰行星夜驰行。自从他看了那颗晶石以后这是第二个不第三个夜晚了。一想起那场可怕的经历他彻底清醒过来打了个寒战呼啸的风声也变得好像饱含威胁的低吟。

天空燃起一团光亮有一团黄色的火焰在黑暗的屏障后燃烧。皮平往下一缩惊恐了一会儿猜想着甘道夫正把他带进哪片可怕的乡野。他揉了揉眼睛然后才看见那是月亮升到了东方的阴影上方现在几乎是满月了。所以夜还不深黑夜中的旅程还要继续好几个钟头。他动了动开口询问。

“我们在哪儿甘道夫”他问。

“刚铎境内”巫师答道“正在穿过阿诺瑞恩的大地。”

又是一阵沉默。“那是什么”突然皮平喊道抓住了甘道夫的斗篷“看是火通红的火这地方有龙吗看又是一团”

甘道夫的回应是对着胯下的骏马大声疾呼“快捷影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加快。瞧刚铎的烽火已经点燃呼求援助。战争已经爆发。瞧阿蒙丁上烽火燃起艾莱那赫上焰光熊熊烽火正迅速向西蔓延纳多、埃瑞拉斯、明里蒙、卡伦哈德还有洛汗边界上的哈利菲瑞恩。”

但捷影却不再大步奔驰而是放慢脚步改为缓步而行接着抬起头来引颈长嘶。黑暗中传来其他马匹回应的嘶鸣。隆隆的马蹄声响这时已经听得见了三名骑手疾驰而来就像月亮上飘飞的幽灵从旁一闪而过消失在西方。接着捷影又振奋起来扬蹄奔驰夜色像呼啸的风一般从他身旁流过。

皮平又开始昏昏欲睡。甘道夫跟他讲的话他几乎没留意。巫师在为他解说刚铎的习俗以及白城之主如何沿着庞大山脉的两侧在外围的山丘上建了烽火台并在这些哨点驻扎人手常备精力充沛的马匹随时都可以为他载上信使奔赴北方的洛汗或南方的贝尔法拉斯。“北方的烽火台已经很久不曾点燃了”甘道夫说“而在古时刚铎也不需要烽火台因为他们有七晶石。”皮平闻言不安地动了动。

“继续睡吧别怕”甘道夫说“因为你并不像弗罗多那样是去魔多你是去米那斯提力斯。当今时期你在那里将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安全。倘若刚铎陷落或魔戒被夺那么夏尔也成不了藏身之所。”

“你这话可安慰不了我啊。”皮平说但是瞌睡虫又爬了上来。他在落入深沉的梦乡之前最后一个印象是瞥见了高耸的白色群峰它们披着西沉的月光犹如漂浮在云海之上的岛屿。他很想知道弗罗多在哪里想知道他是已经到了魔多还是已经死了然而他并不知道此刻弗罗多正在远方望着同一轮月亮于黎明之前沉落到刚铎大地的背后。

人声惊醒了皮平。转眼间又一个白昼躲藏、黑夜驰行的日子过去了。正值黎明时分寒冷的破晓即将再次来临周围尽是冰冷的灰雾。捷影大汗淋漓地站着浑身冒着热气但他自豪地高昂着头显得毫无倦意。他旁边站着很多身穿厚重斗篷的高大人类人群后方的迷雾中隐约呈现着一道似乎已经部分倾颓的石墙。黑夜尚未过去就已听得见加紧劳作的声音铁锤敲打铲子叮当响还有轮子的吱嘎声。晨雾中四处可见火把和火堆泛出的模糊亮光。甘道夫正与挡住去路的人们交谈皮平听了才意识到自己成了议论的对象。

“是啊没错我们认识你米斯兰迪尔”那群人的领队说“你也知道通过七环城门的口令可以经过这里自由前行。但我们不认识你的同伴。他是什么人从北方山脉来的矮人吗当此时期我们的国土不希望有陌生人来访除非是全副武装、孔武有力的人类而且我们能信任他们的忠诚能指望他们的援助。”

“我会在德内梭尔座前亲自为他担保。”甘道夫说“至于英勇气概那可不能用身材来衡量。英戈尔德虽然你有他的两倍高但他经历过的战斗和危难

可比你多。现在他从攻打艾森加德一战中脱身我们带来了此役的消息若非他疲惫不堪我一定会叫醒他。他名叫佩里格林是个非常英勇的人。”

“人”英戈尔德怀疑地问旁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人”皮平叫道这下彻底清醒了“人才不是呢我是个霍比特人。而且除了隔三差五有必要的时候我那份英勇就跟我是个人的说法一样靠不住。你们可别让甘道夫忽悠了”

“许多立下丰功伟绩的人并不会夸口。”英戈尔德说“不过什么是霍比特人”

“就是半身人。”甘道夫回答“不是歌谣中提到的那一个。”他注意到人们惊奇的神情后补充道“并不是他不过是他的亲族。”

“是的而且还跟他一同踏上了旅程。”皮平说“你们白城的波洛米尔也跟我们同行他在北方的大雪中救了我一命最后他面对许多敌人为了保护我而被杀了。”

“别说了”甘道夫说“这个哀痛的消息应当首先告知做父亲的。”

“人们都已经猜到了。”英戈尔德说“近来这里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征兆。不过现在快过去吧米那斯提力斯的城主一定急于会见任何带来他儿子最新消息的人不管他是人类还是—”

“霍比特人。”皮平说“我为你们的城主效不了多大的力但我会尽力而为以此纪念勇敢的波洛米尔。”

“再会”英戈尔德说。人们给捷影让出道来骏马从墙中的一道窄门穿过。“米斯兰迪尔愿你在德内梭尔以及我们所有人有需要时带来良策忠告”英戈尔德喊道“但他们都说你一贯带来悲伤和危险的消息。”

“那是因为我很少来并且只在需要我帮助时才来。”甘道夫答道“至于良策忠告我要对你们说现在才维修佩兰诺围墙为时已晚如今面对即将来临的风暴勇气才是你们最好的防御—而我带来的正是勇气还有希望。因为我带来的并不都是坏消息。不过你们还是放下铲子去磨利长剑吧”

“天黑以前我们就能维修完毕。”英戈尔德说“这是防御围墙的最后一段也是最不可能正面遭受攻击的一段因为它朝向我们的友邦洛汗。你可知道他们的情况你认为他们会回应我们的召唤”

“会他们会来的。然而他们已经在你们背后打过很多场战斗这条路或任何其他的路都已经不再安全了。要小心警戒假如没有凶兆乌鸦甘道夫你们就会发现从阿诺瑞恩来的不是洛汗的骑兵而是敌人的大军—然而你们说不定还是会面临那种情况。再会了别打盹”

现在甘道夫进入了墙后的广阔大地。伊希利恩沦落到大敌阴影下后刚铎的人类耗费巨力修筑了这道他们称之为“拉马斯埃霍尔”的外墙。它起自山脉脚下绵延十多里格又回到山脉脚下将佩兰诺平野围绕起来保护在墙里。整片平野就是一片美丽又丰饶的城邦绵长的缓坡和阶地倾斜着向低处的安都因大河延伸而去。围墙的东北端离白城的主城门最近有四里格之遥在那里可以从起伏的坡岸上俯瞰平坦的绵长河滩。人们把这段围墙修得高耸坚固因为从欧斯吉利亚斯的渡口及诸桥而来的大道就是在此经由一段有护墙的堤道穿过由两座严阵以待的塔楼把守的大门。围墙离城最近之处在东南段约一里格远。在南伊希利恩安都因大河环着埃敏阿尔能那片丘陵绕了个大圈之后急转向西外墙就耸立在此处的河岸边墙底下是哈泷德的码头和泊处从南方封地溯流而上的船只就停靠在此。

这片城邦十分富饶有广阔的耕地与众多的果园有自带烘房和谷仓、羊圈、牛棚的农场还有诸多从高地上潺潺而下流过绿地注入安都因河的小溪。但是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牧人和农户并不多刚铎的人民大多都生活在白城的七环城中或边界山岭的高谷地里还有洛斯阿尔那赫以及南边更远、拥有五条湍急河流的美丽地区莱本宁。在那里的山脉和大海之间生活着一支坚韧的民族他们也算刚铎的人类不过血统混杂了。他们当中有一些身材较矮、肤色也较黑的人其祖先多半来自那些已被遗忘的人种在诸王来到之前的黑暗年代里就居住在群山的阴影中。过了莱本宁是广阔的封地贝尔法拉斯伊姆拉希尔亲王就住在那地的海滨城堡多阿姆洛斯[1]里。他拥有高贵的血统他的子民亦然他们身材高大自豪自重眼睛的颜色像大海一样灰蓝。

甘道夫驰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天光逐渐大亮皮平清醒过来抬头张望。在他左边铺开了一片雾海直涨到东方那片黯淡的阴影中在他右边则是群峰耸立的雄伟山脉从西方延伸而来却陡然终止仿佛在大地成型时安都因大河冲破了一道巨大的屏障剜出一座巨大的山谷未来的战斗与冲突就将发生在此

地。并且正如甘道夫保证的那样皮平看到了白色山脉埃瑞德宁莱斯尽头处明多路因山的庞然黑影高处的狭谷呈现出一道道深紫色的暗影曙光映得高耸的山体越来越白。守卫之城就坐落在明多路因山突出的膝头它的七道石墙历经寒暑坚固无匹简直不像人力所建而是由巨人从大地的骨架上雕凿而出。

就在皮平惊奇的目光注视下城墙从朦胧的灰渐渐转白在晨光中微微泛红。突然间太阳爬到了东方的阴影之上送出一束万丈光芒正照亮了白城的面庞。皮平不禁大声叫了出来因为耸立在最高一层城墙内的埃克塞理安之塔映衬着天空粲然发光晶莹闪烁如同一根珍珠与白银打造的长针高挑、美丽、匀称灿烂夺目的尖顶仿佛水晶造就雪白的旌旗乘着晨曦的微风在城垛上招展飘扬一阵清亮的银号声自高远之处而来在他耳中回荡。

就这样甘道夫和佩里格林在太阳升起之时骑马来到了刚铎人类的主城门口面前两扇铁门缓缓向后开启。

“米斯兰迪尔米斯兰迪尔”人们喊道“现在我们知道风暴确实逼近了”

“风暴已至”甘道夫说“我正是乘着它的翅膀而来。让我过去我必须去见你们的城主德内梭尔趁着他的宰相职权还在—无论发生何事你们向来熟知的那个刚铎如今都要迎来末日了。让我过去”

人们听了他饱含权威的声音纷纷退开不再多问。不过他们惊奇地望着坐在他身前的霍比特人以及载他的那匹马因为城中的百姓很少骑马街道上也很少见到马的踪影只有那些城主麾下的信使骑手才会骑马而过。人们说“这肯定是洛汗之王的雄健骏马之一吧也许洛希尔人很快就会赶来增援我们了。”而捷影雄赳赳地踏上了蜿蜒的长路。

米那斯提力斯城是以这样的方式建成的城一共建有七层每层都凿入山中建了一道城墙每道城墙都筑了城门。但这些城门并不是筑在一条线上第一层城墙的主城门是在环形城墙的最东边但第二道门半朝南开第三道门半朝北开如此交错而上因此那条爬上顶层王城的石板路一层层往复回转不断横穿山面。每当它经过与主城门成一线的位置就穿过一条拱形隧道。这条隧道打通了一块突出的庞大巨岩而这块巨岩把除了第一层之外的白城各环皆一分为二部分取自原始的山势部分靠着古时伟大工匠的巧艺与辛劳一座犹如棱堡的巨岩从主城门后那片宽阔广场的里侧拔地而起其边缘锐利如船的龙骨朝向东方。它直升到城的最高一环顶上建有一圈城垛因此王城中的

人或可像如山巨船上的水手那样从船舷最高处陡直望向七百呎下的主城门。王城的入口也朝东但它凿在巨岩中央从那里穿过一道点着灯的长斜坡便可上到第七层的城门。如此人们最终便可来到王庭以及白塔脚前的喷泉广场。那座白塔高挑优美从底座到尖顶高五十寻塔尖上飘着宰相的旗帜距离下方平野一千呎高。

这的确是座坚固的王城只要城内仍有能持武器之人敌人就算有一支大军也无法将之攻克除非仇敌能自后方袭来攀上明多路因山的低缘然后爬上连接巨大山体和警卫山的狭窄山肩。但那道山肩只升到第五道城墙的高度周围也已筑起了巨大的护墙直抵悬在山肩西边尽处的峭壁。那里位于高山与白塔之间坐落着已故国王和宰相的墓室和圆顶陵寝是一处永远沉寂无声之地。

皮平注视着这座伟大的石城[2]只觉得越来越惊奇。他做梦也不曾见过比这更恢宏、更壮丽的事物它比艾森加德更庞大、更坚固而且远为美丽。但它其实在一年年地倾颓朽败本可容纳在此安居乐业的人口也已经减少了一半。他们经过的每条街上都有一些深宅大院宅院的大门或拱门上雕刻着许多形状陌生而美观的古老字母。皮平猜测那都是姓名属于曾经居住其中的伟大人物及其亲属。然而如今那里只余一片寂静石铺的宽阔地板上再无足音响起众多厅堂也不闻人声空寂的窗户与门口不见任何探出张望的脸孔。

终于他们出了暗处来到第七层的城门前。此时弗罗多正在伊希利恩的林间空地上跋涉而那正照耀着大河对岸的温暖阳光也照耀着此地光滑的墙面、稳固的廊柱以及嵌着雕成加冕王者头像的拱心石的巨大拱门。马匹不得进入王城因此甘道夫下了马。捷影听了主人的轻声吩咐容许旁人牵着自己走了。

城门的守卫穿着黑袍头戴造型奇特的头盔盔冠高耸长长的护颊紧贴着脸护颊上方嵌插着雪白的海鸟羽毛。头盔闪着烁亮的银光因为它们真正是以秘银制成是古代鼎盛时期传承下来的宝物。黑袍上绣着一顶银王冠和数颗多芒的星底下是一棵繁花盛开如雪的白树。这是埃兰迪尔后嗣的徽记如今刚铎全境只有王城禁卫军还佩戴他们驻扎在喷泉广场前白树一度在那里生长。

看来他们来到的消息已经先传上来了—他们立刻获准进入无人出声无人盘问。甘道夫迅速大步穿过铺着白石板的广场。朝阳下一块青翠的草地环抱着一股喷涌的甜美清泉但在草地中央伫立着一棵低垂在水池上方的枯树落下的水珠沿着光秃折损的枝干凄然滴回清澈的池水中。

皮平小跑着跟在甘道夫背后向枯树瞥了一眼。他觉得它看起来十分悲伤并且很纳闷为什么在这个一切都受到悉心照料的地方会留有这样一棵枯树。

七颗明星七颗晶石还有一棵白树。

他想起了甘道夫曾经喃喃说过的话。接着他发现自己站在那座闪光的高塔脚下的大殿门前。他跟着巫师从沉默的高大门卫面前走过进了那座石殿空寂的阴凉幽影。

他们沿着一条不见人影的石廊向前走去甘道夫边走边轻声对皮平说“佩里格林少爷你说话时可要留心这可不是霍比特人鲁莽造次的时候。希奥顿是位慈祥的长者德内梭尔则是另一种人。他虽然没有国王的头衔出身却比希奥顿显赫得多大权在握高傲又精明。然而他会主要跟你说话对你详加盘问因为你能告诉他有关他儿子波洛米尔的消息。他极爱这个儿子或许爱得过分了他们并不相像但他因此反而爱得更深。但是以这份爱为名义作掩护他会认为套你的话比套我的容易。除非必要你不要跟他多说并且不要提起弗罗多的任务。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处理此事。再就是除非万不得已你也不要提阿拉贡。”

“为什么不能提大步佬有什么问题”皮平小声说“他本来就要来这儿的不是吗反正他本人也很快就要到了。”

“也许也许。”甘道夫说“然而他若是来了来的方式很可能出人意料就连德内梭尔也没料到。那样比较好。至少他的到来不该由我们通报。”

甘道夫在一道光可鉴人的金属大门前停下了脚步。“听好皮平少爷现在没时间教你刚铎的历史了。要是当初你还在夏尔的林子里掏鸟蛋逃学的时候能多学点刚铎的历史这会儿大概会好办一些。照我的吩咐去做给一位大

权在握的宰相带来他继承人的死讯然后大谈有这么一个一旦前来就会索取王位所有权的人正在路上这可称不上明智。这样明白了吗”

“王位所有权”皮平大惊。

“对”甘道夫说“要是你这段日子以来都在蒙头睡大觉现在就该醒醒了”他抬手敲了敲门。

门开了却不见开门的人。皮平望进了一座宏伟的大殿。大殿两边是宽阔的侧廊光线透过一扇扇深嵌于侧廊墙上的窗户照进来而侧廊与大殿之间夹着一排支撑着殿顶的高耸石柱。它们由整块的黑色大理石造就巨大的柱顶雕刻着许多奇叶异兽犹在柱顶之上宽广的高拱顶在暗处泛着黯淡的金光。微微闪着白泽的地面以打磨光滑的石板铺成镶嵌着线条流畅、色彩缤纷的纹饰。在这座肃穆的长殿中没有挂毯没有故事织锦也没有任何编织物或木制品。不过在石柱与石柱之间沉默伫立着一尊尊高大冰冷的石雕人像。

皮平突然想起了阿刚那斯那两座鬼斧神工的石像。他逐一看过这排逝去已久的历代国王的石像一股敬畏之情升上了心头。大殿远端有座经由多级台阶而上的高台台上设着一张高王座王座上方覆着大理石制成的华盖形状如同戴着王冠的头盔。王座后方墙上雕刻着一棵繁花盛开的树镶以宝石。但王座是空的。高台脚下的最低一级台阶既宽又深阶上设有一张不加装饰的黑石椅椅上坐了一位正凝视着自己膝头的老人。他手执一根有着金色球形杖头的白杖并未抬头。他们肃然一步步踏过长长的石地朝老人走去在离他的脚凳三步之遥处站定。然后甘道夫开口了。

“米那斯提力斯的城主与宰相、埃克塞理安之子德内梭尔向您致敬我在这个黑暗的时刻来到带来了消息与建议。”

老人闻声抬起头来。皮平看清了他那张瘦削的脸孔—高隆的颧骨象牙白的皮肤一双漆黑深邃的眼睛中间生着很长的鹰钩鼻。这副容貌令他想到的不是波洛米尔反而是阿拉贡。“这个时刻的确黑暗。”老人说“米斯兰迪尔你也总在这种时刻来到。但是尽管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刚铎的大劫已近我如今却觉得就连那样的黑暗也及不上我个人的不幸。我听说你带来了一个亲眼目睹我儿子身死的人。是他吗”

“是的。”甘道夫说“他是二人之一。另一个与洛汗的希奥顿在一起之后可能也会前来。如您所见他们是半身人但这一位并不是预兆中提到的那一位。”

“但他仍是个半身人。”德内梭尔厉声说“我对这个名称几无好感正是那些该受诅咒的诗句干扰了我们的策略引我儿子离开去办那趟疯狂的差事以至于身死。我的波洛米尔啊现在我们需要你啊。法拉米尔本该代替他去的。”

“他本来是要去的。”甘道夫说“您哀痛时也莫要不公波洛米尔要求去办这趟差事不容旁人插手。他是个控制欲强的人他想要的就一定要得到。我跟他旅行了很久相当了解他的脾性。但您提到了他的死。您在我们来此之前就得到消息了”

“我收到了这个。”德内梭尔说放下手杖从膝头拿起了他刚才凝视的东西——一支以野牛角箍银制成的号角。这支大号角被从中一劈为二他两手各举着半边。

“那就是波洛米尔总带在身上的号角”皮平喊道。

“不错。”德内梭尔说“当年我也佩戴过它我们家族的每一代长子都佩戴这支号角这可以远远追溯到诸王血脉断绝之前那段消逝的年代马迪尔之父沃隆迪尔在遥远的鲁恩原野猎获了这头阿拉武[3]的野牛。十三天前我听见它远远在北方边界吹响然后大河便将它带来给我。它已经裂开再也不能发声了。”他顿住殿中一片沉重的寂静。突然他将阴沉的目光投向了皮平“半身人对此你有何话说”

“十三十三天。”皮平结结巴巴说“对我想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对他吹响号角时我就站在他旁边。但是没有人来支援只来了更多的奥克。”

“这么说你在场”德内梭尔目光锐利地盯着皮平的脸“跟我多说一点为什么没有援手他如此勇猛的一个人面对的敌人又只有奥克怎会没能脱身而你却逃脱了”

皮平涨红了脸忘了害怕。“最勇猛的人也可能被一箭射死”他说“而波洛米尔中了好多支箭。我最后看到他时他坐倒在一棵树旁正从肋旁拔出一支黑羽箭。然后我就昏过去被掳走了。我再也没见过他也不了解更多。但我

一想到他就肃然起敬因为他非常英勇。我们在树林里遭到黑暗魔君的爪牙伏击他为了救我和我的表亲梅里阿道克而死虽然他失败倒下了但我对他的感激之情丝毫不减。”

接着皮平迎上了老人的目光虽然老人那充满轻蔑与怀疑的冰冷声调仍刺痛着他内心却莫名地升起了一股豪情。“你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类城主肯定觉得一个霍比特人、一个从北方夏尔来的半身人能效的力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不管你怎么想我愿意为你效力以此补偿我所欠下的债。”皮平将自己的灰斗篷往旁一撩拔出短剑放到了德内梭尔脚前。

如同冬日黄昏里一道冷淡的余晖一抹淡淡的笑容掠过了老人的脸。但他将号角的残片放到一旁低头伸出手来。“把武器给我”他说。

皮平拿起剑将剑柄递给他。“它年代甚为久远是哪里来的”德内梭尔问“这把剑想必是我们北方的亲族在遥远的过去打造的”

“它来自我家乡边界上的坟冢。”皮平说“但是现在只有邪恶的尸妖住在那里关于他们我实在不想多说。”

“我看得出你经历过不少异事。”德内梭尔说“而这再次证实人不可貌相或者说半身人不可貌相。我接受你的效劳。因为你不惧言辞威吓并且说话彬彬有礼尽管在我们南方的人听来腔调有些奇怪。我们将来会需要所有知礼的子民无论他们个子是大是小。现在对我发誓”

“按住剑柄。”甘道夫说“如果你决定了就跟着城主的话说。”

“我决定了。”皮平说。

老人将剑放在自己膝头皮平把手按在剑柄上跟着德内梭尔慢慢说道

“我在此起誓自此刻起无论开口闭口主动被动是来是去无论贫穷富裕和平战争是生是死我都将效忠刚铎和刚铎王国的君主与宰相直到我主解除我的义务或死亡降临或世界终结。宣誓人来自半身人之地夏尔的帕拉丁之子佩里格林。”

“而我刚铎的城主、至高王的宰相埃克塞理安之子德内梭尔闻此誓言必将铭记于心必不辜负起誓之人以关爱回报忠诚以荣誉回报英勇以复仇回报背誓。”然后皮平接过短剑收进鞘里。

“好了”德内梭尔说“现在我对你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是说话不得缄默把你的全部经历都告诉我尤其是你记得的有关我儿波洛米尔的一切。现在坐下开始说吧”他说着敲了敲一面立在脚凳旁的小银锣立刻便有侍从走上前来。皮平这才发现他们先前站在殿门两旁的凹处他和甘道夫进殿时不曾看见。

“给客人设座送上酒与食物。”德内梭尔说“我们这一个钟头都不容人打扰。”

“我只能抽出这么多时间因为我还要关注诸多旁务。”他对甘道夫说“那些事务表面看来或许更加重要但对我来说却不如这件紧急。不过也许我们晚上还可以再谈。”

“希望越早越好。”甘道夫说“我从艾森加德赶了一百五十里格的路来到此地一路马不停蹄疾驰如风并不只是为了给您带来一个小战士不管他是多么谦恭有礼。希奥顿已经打过一场大战艾森加德已经被推翻我也已经折断萨茹曼的权杖这一切对您来说都无关紧要吗”

“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很重要但是我对这些行动的了解已经足够借鉴之用以制订我自己对抗东方威胁的计划。”德内梭尔乌黑的双眼望向甘道夫这时皮平看出了两人之间的相似也感到了他们之间的张力他仿佛看见一线闷烧的火连接了两双眼睛说不定会突然爆发成熊熊烈焰。

德内梭尔看起来确实远比甘道夫更像一个厉害的巫师他更有王者气势更俊美更有力量似乎也更年长。然而除去眼睛所见的表象皮平意识到甘道夫拥有更强的力量与更深的智慧以及一种隐藏的威严。而且甘道夫更加年长远远年长得多。“年长多少呢”他心里纳闷然后想到真怪啊自己以前居然从没想过这事。树须提到过巫师但即便那时皮平都没有把甘道夫当作他们当中的一员。甘道夫到底是什么人他是多久以前从多远的地方来到这个世界他又会什么时候离开接着他的思路中断了他看见德内梭尔和甘道夫仍旧四目相对仿佛在阅读对方的心思。不过是德内梭尔先收回了目光。

“不错”他说“虽然他们说真知晶石都已失落了但刚铎的主事者依旧能收集诸多消息他们的见识仍然比那些寻常人类敏锐。不过现在坐下吧”

仆人们拿来了椅子和矮凳一人端来了托盘上面摆着银壶、酒杯与白色糕点。皮平坐了下来但目不转睛地望着老城主。刚才谈到真知晶石时老人的目光突然一闪扫过了他的脸皮平暗忖这到底是自己的想像还是真有其事

“现在我的大臣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德内梭尔半是亲切半是嘲弄地说“须知我儿子视为朋友之人的话语自然是受到欢迎的。”

皮平终身难忘自己在大殿中度过的这一个钟头。刚铎城主用锐利的目光逼视着他不时用狡猾犀利的问题盘问他而且自始至终他都意识到身旁的甘道夫在看着听着并且约束着不断高涨的愤怒和焦躁皮平是这么感觉的。等这个钟头过去德内梭尔又敲响了小锣皮平感觉精疲力竭。“现在最多九点”他想“我可以一连吃下三份早餐。”

“带米斯兰迪尔大人去为他预备好的房间”德内梭尔说“他的同伴倘若愿意目前可以先跟他住在一起。不过传达下去这是帕拉丁之子佩里格林我已经接受他的宣誓效忠教他下面环城往来的口令。传话给统帅将领们第三个钟头的钟响时尽快来此候命。

“至于你我的米斯兰迪尔大人你也当前来你可随心所欲随时前来。除了我短短几个钟头的睡眠时间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得拦阻你来见我。且平息一下你对一个糊涂的老人所发的怒气吧然后重新给我带来安慰”

“糊涂”甘道夫说“不城主大人您到死都不会老糊涂的。您甚至会利用自己的哀痛作为掩护。您当着我的面盘问最不清楚状况的人一个钟头真以为我不明白您的目的”

“你既然明白那就该满意。”德内梭尔回敬道“在有需要时还骄傲自大到鄙视援助与建议这才叫糊涂。不过你分发这样的赠礼却是依你自己的计划而为。刚铎的城主绝不会成为实现他人目标的工具无论那个目标有多大价值。并且对城主而言如今这世界上再没有哪个目标比刚铎的利益更重要。而统治刚铎的大人是我而不是旁人除非国王再度归来。”

“除非国王再度归来”甘道夫说“这么说吧此事如今几乎没人还抱指望但我的宰相大人您的任务依然是守护一个王国直到那天到来。您在这项任务中将会得到所有您愿意要求的援助。但是我要说我无意统治任何王国无论是刚铎还是任何其他地方无论它是大是小。我关心的乃是如今这个危在旦夕的世界里有价值的万物。至于我的任务就算刚铎灰飞烟灭只要有任何东西能够度过这个长夜能在将来的日子里依然美丽成长再度开花结果我的任务就不算完全失败。因为我同样也是‘宰相’是代理人[4]。难道您不知道吗”话音未落他便转身大步离开大殿皮平小跑着跟在他旁边。

出去的一路上甘道夫都没看皮平一眼也没对他说一句话。他们的向导在大殿的门边等候然后领他们穿过喷泉广场走进高大的岩石建筑之间的一条小巷。转过几个弯后他们来到北边一间屋子它离王城的墙很近离连接大山与警卫山的那道山肩也不远。进到屋里他领他们爬上一道宽阔的雕花楼梯上到高于街道的二楼进了一个敞亮又通风的舒适房间室内除了一张小桌子、两把椅子和一条长凳以及一些没有人物、闪着暗金光泽的优美挂饰外没有别的家具不过房间两端各有一间隔着门帘的凹室里面各有一张铺设舒适的床还有洗漱用的水罐和水盆。这个房间朝北开有三扇狭窄的高窗隔着依然迷雾笼罩的安都因河那弯曲的庞大河道望向远方的埃敏穆伊丘陵和滂洛斯大瀑布。皮平必须爬上长凳才能越过宽厚的石窗台朝外望。

“你在生我的气吗甘道夫”等向导走出去关上门后他问“我已经尽力啦。”

“你确实尽力了”甘道夫说突然大笑起来。他走过来站在皮平身边伸手揽住霍比特人的肩膀遥望着窗外。皮平有些诧异地瞥了一眼那张此刻紧挨着他的脸因为刚才的笑声快乐又欢欣。巫师的脸乍一看只有忧心和悲伤不过等皮平定睛细看他发觉在这一切表象之下乃是巨大的喜乐宛如欢乐的泉源一旦喷涌出来足以让一个王国尽皆大声欢笑。

“你确实已经尽了全力。”巫师说“而我希望夹在两个如此可怕的老人中间这种情况你以后再也不要遇到。不过皮平刚铎的城主从你这里得知的信息仍然比你估计的多。你隐瞒不了这些事实离开墨瑞亚后领队的人不是波洛米尔你们当中有一位身份尊贵之人要来米那斯提力斯并且他有一把闻名遐迩的宝剑。刚铎的人类重视古老时期的故事而德内梭尔自从波洛米尔离开就花了大量时间琢磨那首谜语诗以及当中的‘伊熙尔杜的克星’一词。

“皮平他跟这个时代的其他人类都不一样。无论他世世代代的血统如何因着某种机缘他身上所流的血几乎与西方之地的人类一般无二。他另一个儿子法拉米尔也是如此但他至爱的波洛米尔却不然。德内梭尔见识长远。他若集中意念便可以察觉人们内心很多想法哪怕那些人是身在远方。欺骗他非常困难尝试欺骗他也非常危险。

“记住这一点现在你已经发誓为他效力。我不知道你当时那样做是源于何种考虑或感受不过你做得很好。我没有阻拦你因为慷慨之举不该被泼冷水。此举打动了他的心同样且容我说也逗乐了他。至少现在你不当职的时

候就可以在米那斯提力斯城里随意来去。不过此举还有另一面的后果你得听从他的命令而他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你仍要当心”

他住口不言叹了口气。“好吧无需为明日之事忧虑。可以肯定的是明天会比今天糟糕往后多日都将如此而我对此已经无能为力。棋盘已经摆开棋子正在移动。我极想找到的一枚棋子是法拉米尔如今他是德内梭尔的继承人了。我想他不在城里但我刚才没时间去收集消息。我得走了皮平。我得去参加那场城中首脑人物的会议看看我能发现什么。但这会儿是大敌正在落子他就要彻底揭示全副谋划了。刚铎的士兵、帕拉丁之子佩里格林即便是卒子也很有可能跟任何人一样看得清形势。磨利你的剑吧”

甘道夫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我赶时间皮平”他说“你出门时帮个忙。要是你不太累的话在你休息之前也行。去找找捷影看他住得舒舒服服。这里的人民善良又有智慧因此会善待牲口不过他们照顾马匹可不是最有经验的。”

甘道夫说完便出去了。这时从王城的塔楼里传来了清脆悦耳的钟声。钟敲了三响在空中如银铃般清亮然后停止这是太阳升起后的第三个钟头。

一分钟后皮平出了门走下楼梯朝大街上张望。此时阳光灿烂温暖明亮群塔和高屋都朝西投下了长而清晰的阴影。明多路因山挺起纯白的头盔披着雪白的斗篷高高屹立在蓝天下。全副武装的人们在城中的道路上往来似乎是在随着报时的钟声轮换岗位与职务。

“在夏尔我们会说现在九点了。”皮平大声自言自语“正是顶着春天的阳光坐在敞开的窗户前吃顿丰盛早餐的时候。我可真想吃顿早餐啊这些人是压根就不吃早餐还是已经吃过了他们又啥时候吃午餐在哪儿吃呢”

这时他注意到有个服饰作黑白二色的人正沿着狭窄的街道从王城中央朝他走来。皮平感觉很孤单他下定决心等这人经过时就要开口说话不过他倒省却了这份麻烦。那人径直朝他走来。

“你就是半身人佩里格林吗”他说“我被告知你已经向城主宣誓效忠。欢迎你”他伸出手来皮平也伸手去握了握。

“我是巴拉诺尔之子贝瑞刚德。我今天早上不当班被派来教你口令为你解说一些你肯定很想知道的事。至于我我也很想了解你。因为我们本地人

过去虽然听过有关半身人的传闻却一位都没见过我们知道的故事全都很少提及他们。何况你是米斯兰迪尔的朋友。你很了解他吗”

“这个嘛”皮平说“你可以说我在这短短的一辈子里都对他有所了解。我最近跟着他旅行了很长一段路。不过他这本书的内容太多我顶多敢说自己读了一两页而已。但是也有可能个别人了解得深些而我对他的了解程度就跟大多数人一样。我想我们远征队中只有阿拉贡是真正了解他的。”

“阿拉贡”贝瑞刚德说“他是谁”

“噢”皮平结巴道“他是个跟我们一起走的人。我想他现在人在洛汗。”

“我听说你去过洛汗。关于那地我也有不少事要问你因为我们把仅剩的一点希望都寄托在那里的人身上了。不过瞧我差点忘了我的任务首先就是要回答你的问题。佩里格林少爷你想知道什么”

“呃这个嘛”皮平说“那就恕我冒昧现在我心里相当急迫的问题是呃就是关于早餐这类的事儿。我的意思是吃饭的时间都是什么时候你懂我的意思吧还有如果有餐厅的话是在哪儿还有客栈酒馆在哪儿我们骑马上来的时候我到处看了可是连一间也没见着我这一路上可都抱着希望呢一等我们到了讲礼节、懂事理的人们安家的地方就能痛饮啤酒啦。”

贝瑞刚德严肃地看着他。“我看出来了你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他说“他们说上战场的人总抱着下一顿吃饱喝足的指望。不过我自己不是个见多识广的人。这么说来你今天还没用过餐”

“嗯吃过客气点说吃过。”皮平说“承蒙你们城主的好意我只是喝过一杯酒吃过一两块白糕。但他为此整整盘问折磨了我一个钟头那可是耗力气的活儿啊。”

贝瑞刚德哈哈大笑。“我们有俗话说小个子反而可能在餐桌上大展身手。不过你已经像王城中所有人一样吃过早餐啦而且还享受了更高的荣誉。这里可是一座堡垒要塞、一座守卫之塔现在又是战争时期。日出之前我们就起床借着灰白的天光吃几口东西便在日出时分去执行勤务。不过你别绝望”他见皮平表情沮丧再次大笑“那些执行繁重勤务的人可以在上午的中间时段再吃一顿以恢复体力。接着在中午或迟些时候勤务许可时还有午

餐可用。大约是在太阳下山的时候人们还会聚在一起用正餐享受尚存的欢乐。

“来吧我们先走一段路然后给自己找点提神的点心在城垛上吃喝同时纵览一下这美丽的晨光。”

“等等”皮平红着脸说“我因为贪吃—按你的客气说法是饥饿—而忘了正事。甘道夫就是你们说的米斯兰迪尔叫我去照顾一下他的马—捷影。他是一匹伟大的洛汗骏马我听说国王把他看作心爱的至宝但是米斯兰迪尔有功于国所以国王把捷影送给了他。我觉得这匹马的新主人爱这坐骑胜过他爱许多人。如果他的善意对这座城来说有任何价值你们就该对捷影礼敬有加。可能的话你们照料他应该比照料我这个霍比特人更尽心。”

“霍比特人”贝瑞刚德说。

“我们是这么称呼自己的。”皮平说。

“我很高兴得知这点”贝瑞刚德说“这会儿我想说奇特的口音无损于彬彬有礼的言词霍比特人是个谈吐文雅的种族。不过来吧你该让我认识一下这匹良马。我爱马但在这座石城里我们很少看见它们因为我们的人民来自山谷在那之前则是来自伊希利恩。不过你别担心我们只是去礼节性地探访一下不会长留然后我们就去食品室转转。”

皮平发现捷影住得很好也被照顾得不错。在第六环城、王城的墙外紧挨着城主的信使骑手的住处有几间上好的马厩里面养了若干快马。这些信使随时都准备好出发传达德内梭尔或他手下统帅主将们的紧急命令。不过现在所有的马匹和骑手都出去执行任务了。

皮平一进马厩捷影便转过头来轻声嘶鸣。“早上好”皮平说“甘道夫一有空就会马上过来。他很忙不过他问候你并派我来确认你一切都好。而且我希望你在长途奔波之后能好好休息。”

捷影一昂头马蹄顿了顿地。不过他容许贝瑞刚德轻摸他的头拍抚他雄壮的腹侧。

“他看起来就像迫不及待要去赛跑而不像刚刚长途奔波而来。”贝瑞刚德说“他真是雄骏又高贵啊他的鞍具呢必定是华贵又美丽吧。”

“多华贵美丽的鞍具都配不上他。”皮平说“他不用鞍具。要是他愿意载你他就载上你。要是他不愿意哦就没有嚼环、缰绳、鞭子或皮带驯服得了他。再见捷影耐心点战争就要来了。”

捷影昂首长嘶马厩都为之震动他们连忙捂住耳朵。随后见食槽也满着他们便离开了。

“现在该去找我们的食槽了。”贝瑞刚德说领着皮平回到王城来到高塔北侧的一扇门前。他们从那儿走下一道阴凉的长楼梯进入一条点着灯火的宽巷道一边的墙上有不少小窗口其中一扇开着。

“这是禁卫军里我们连队的仓库和食品室。”贝瑞刚德说“塔尔巩你好”他从窗口往里喊“现在时间还早但这里有个新来的人城主已经接受他的效忠。他勒紧了腰带长途奔驰而来今天早上又做了繁重的工作这会儿已经饿了。有什么吃的拿些来吧”

他们领到了面包、奶油、乳酪和苹果。苹果是冬天最后一批存货皮已经皱了但仍然没坏味道很甜。另外还有一皮壶新酿的麦芽酒以及木制的杯盘。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柳条篮里然后爬上楼回到阳光下。贝瑞刚德带皮平来到一个往外突出的大城垛的东端那里的墙上有箭眼窗台底下有张石椅。他们从这里可以向外眺望观赏晨光普照的世界。

他们一边吃喝一边交谈一会儿说起刚铎的风俗人情一会儿又说起夏尔和皮平在异乡的见闻。他们说得越多贝瑞刚德就越讶异愈发以惊奇的眼光看待这个坐在椅子上晃着两条短腿站起来时得踮起脚尖才能越过窗台俯视下方大地的霍比特人。

“不瞒你说佩里格林少爷”贝瑞刚德说“在我们看来你差不多就像我们这里大约经过九个寒暑的孩子。然而你经历过的艰险、见过的奇观我们这里连老者都没有多少敢夸口说见过经历过。我本来以为我们城主是一时兴起才亲自收下一个出身高贵的侍从他们说这是仿效古时诸王之道。但我现在意识到并不是这样请你务必原谅我的愚昧。”

“我原谅你。”皮平说“不过你也算不上犯了大错。在我自己的族人眼里我其实仍然比孩子大不了多少按照我们夏尔的规矩我还要再过四年才能算‘成年’。不过别为我操心了。快过来看看跟我说说我都能看见什么地方。”

太阳这时渐渐升高下方谷地中的迷雾已经散开残余的雾气化作丝丝缕缕的白云就在头顶被强劲的东风吹着飘向远方。王城里白色旗杆上的旌旗正在风中猎猎招展。在下方远处的谷底目测约五里格的距离外这时可见波光粼粼的大河灰水从西北方而来朝南转个庞大的弯后又朝西去直到消失在一片迷蒙闪烁的微光中。过了那里再有大约五十里格就是大海。

整片佩兰诺平野皮平一览无遗。一眼望去平野上星星点点散布着农庄和矮墙、谷仓和牛棚但是到处都看不见牛和其他牲口。绿色原野上纵横交错着条条大道和小径人车往来不停成排的马车朝主城门驶来另一些则从城中出去。时而会有骑兵驰来一跃下马匆匆进城。但大部分车马交通是沿主大道离去大道转向南接着拐了一个比大河更急的弯绕过群山的山脚很快消失于视野之外。大道宽阔铺设良好沿着东侧道边有一条翠绿的宽马道再过去是一堵墙。马道上纵马飞驰的骑手来来往往不过整条道上似乎都塞满了朝南去的大型四轮遮篷马车。不过皮平很快就看出来事实上一切都井然有序向前移动的马车分成三列最快的一列是马拉的另一列慢些是牛拉的巨大四轮车都有五彩缤纷的美丽遮篷沿着大道西侧边缘走的是许多小推车靠人吃力地拉着走。

“那是通往图姆拉登谷地和洛丝阿尔那赫谷地的大道也通往一些山村以及再远一些的莱本宁。”贝瑞刚德说“这是最后一批离开的马车送老人、孩子以及必须跟他们一起走的妇女去避难。他们必须在中午之前撤到离主城门和主大道至少一里格的地方这是命令。令人悲伤却又必须为之。”他叹了口气“现在这些离别的人也许没有几个还能再会了。这城里的孩童历来太少现在则一个也不剩—只有几个少年不愿走或许能找些差事做我自己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沉默了片刻。皮平焦虑地朝东望仿佛随时都可能看见成千上万的奥克越过平野蜂拥而来。“那边是什么”他往下指着安都因河大弯的中部问道“那是另一座城市还是别的什么”

“那曾经是一座城市”贝瑞刚德说“过去它是刚铎的都城而我们所在的城当时只不过是刚铎的要塞。那便是横跨安都因大河两岸的欧斯吉利亚斯的废墟我们的敌人很久以前就占领了它将它一把火烧毁。但在德内梭尔年轻时我们又把它夺了回来不住人只是把它当作前哨阵地防守并重建了大桥供我方军队通行。后来从米那斯魔古尔来了凶残的骑手。”

“黑骑手”皮平瞪大了眼睛。过去的恐惧被唤醒浮现在他睁圆的黑眼睛中。

“对他们通身乌黑。”贝瑞刚德说“虽然你刚才说的那些故事里完全没提到他们但我看得出来你对他们有所了解。”

“我对他们是有所了解”皮平轻声说“但我现在不想说起他们太近太近了。”他住了口抬眼望向大河上空。他感觉自己目力所及尽是饱含威胁的庞大阴影。那些隐约耸立在视野尽头的也许是山脉几近二十里格的朦胧空气柔化了它们锯齿般的峰缘棱角。又或许那只不过是一堵云墙而已云墙之外则是另一股更深浓的暗影。但是就在他张望的时候他感觉眼中的暗影在扩展在聚集在非常缓慢地上升、上升渐渐遮住了太阳。

“离魔多太近吗”贝瑞刚德低声说“不错它就在那边。我们很少说出它的名字但我们一直住在举目可见那片阴影的地方它有时候淡一点也远一点有时候却更接近也更黑暗。现在它正在扩大、变黑因此我们的恐惧和不安也同样在增长。还有那些凶残的骑手不到一年之前他们夺回了渡口我们许多最优秀的战士都被杀了。最后是波洛米尔将敌人从西岸这边赶回去我们守住了这半边的欧斯吉利亚斯但这只是短暂的一阵子。现在我们在那里等候新的攻击到来也许正是这场将至大战的主要攻势所在。”

“什么时候”皮平问“你猜得到吗我两夜前看见了烽火和骑着快马的信使甘道夫说那是战争已经爆发的信号。他似乎急得不得了。但是现在似乎事事又都慢下来了。”

“那只是因为现在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贝瑞刚德说“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那为什么两夜前点燃了烽火”

“等你已经遭到围困再求援就太迟了。”贝瑞刚德答道“不过我不了解城主和他麾下将领们的决策。他们有许多收集情报的办法。德内梭尔城主与众不同他能见人所不见。有人说他夜里独自坐在高塔的私室中将意念集中在某处地方就不知怎地能看见未来他甚至还会不时探查大敌的心智与他角力。他也因此衰老未老先衰。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的上司法拉米尔大人出战在外他越过大河去执行某个危险任务可能送了消息回来。

“不过要是你想知道我认为是什么致使烽火点燃那么我说是那天傍晚来自莱本宁的消息。有一支南方乌姆巴尔的海盗操控的庞大船队正在逼近安都因河口。他们早已无惧于刚铎的声威并且与大敌结盟现在为他的大业发动了大举进攻—我们原指望从莱本宁和贝尔法拉斯得到援助那两地的人民坚韧勇敢并且人数众多但敌人这次攻击将会牵制住大半援军。我们因此愈发寄望于北方的洛汗也对你们带来的胜利消息感到分外高兴。

“但是—”他顿住站起来从北到东又到南望了一圈“艾森加德的所作所为应该让我们警醒我们现在被困在一张巨大的谋略罗网当中。这已经不再是例行的渡口争夺战不再是来自伊希利恩和阿诺瑞恩的突袭不再是伏击和劫掠。这是一场蓄谋策划已久的大战我们无论多么骄傲自负都只能算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根据报告在内陆海以东的远东地区在北方的黑森林以及更往北的范围还有南方的哈拉德都有种种动向。现在所有的国度都将面临考验—魔影当头是挺立还是败倒。

“然而佩里格林少爷我们有此荣幸黑暗魔君的憎恨我们向来首当其冲因为他的憎恨源自时间深处越过大海深渊而来。这里将会承受最猛烈的攻击。就为这缘故米斯兰迪尔才会如此匆忙赶来。因为如果我们败倒谁还挺立得住佩里格林少爷你觉得我们有任何希望能挺立得住吗”

皮平没有回答。他看向巨大厚重的城墙看向重重塔楼和不屈的旗帜看向高空中的太阳然后看向东方那片聚集的昏暗他想到了魔影长长的手指—树林里、群山中的奥克艾森加德的背叛眼目邪恶的群鸟居然侵入了夏尔大街小巷的黑骑手以及那些会飞的恐怖化身—那兹古尔。他打了个寒战希望似乎凋萎了。就在那一刻太阳颤动了一瞬变得模糊昏暗仿佛有黑暗的翅膀一掠而过。他觉得自己听见高空的云霄之上远远传来一声几乎超出听力范围的叫喊微弱却残酷冰冷令人胆战心惊。他脸色煞白缩起身子紧靠着墙。

“那是什么”贝瑞刚德问“你也感觉到什么了吗”

“对。”皮平喃喃说“那是我们失败的征兆末日的阴影飞在空中的凶残骑手。”

“是的末日的阴影。”贝瑞刚德说“恐怕米那斯提力斯将会陷落。黑夜来临了。就连我血液中的暖意似乎都被偷走了。”

有一段时间他们一同坐在那里低着头不说话。接着皮平突然抬起头来看见太阳依然照耀旗帜依然随风飘扬。他抖了抖身子说“它过去了。不我的心还没绝望呢。甘道夫陨落过却又回来了现在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也许能挺立得住哪怕只剩一条腿顶不济也还有双膝。”

“说得好”贝瑞刚德喊道他站起身来回踱着大步“不尽管时间流逝万物都终将迎来末日但刚铎还不会毁灭哪怕胆大妄为的敌人攻破这些城墙在城墙前留下的尸体堆积如山。我们还有别的要塞还有逃往山中的秘道。在某个绿草长青的隐蔽山谷里希望和记忆仍将长存下去。”

“虽说是这样但无论吉凶我都希望它能结束。”皮平说“我压根不是什么战士我也不喜欢想到任何战斗。但是等候一场就要爆发而我却逃不过的战争实在是再糟糕不过了。这一天已经好像长得没完没了啦我们要是不用被迫站在这儿观望而是采取行动、率先进攻我会高兴点。我想要不是甘道夫洛汗本来也不会去进攻的。”

“啊你这可戳到不少人的痛处了”贝瑞刚德说“不过等法拉米尔回来之后情况可能会改观。他很勇敢比很多人以为的更勇敢。当今时代人们都很难相信一位统帅可以文武双全能像他那样富有智慧、饱读诗书和歌谣同时上了战场还是个刚毅大胆、迅速果决的好汉。但法拉米尔就是这样。他不及波洛米尔那样鲁莽热切但刚毅却不在波洛米尔之下。可是他到头来又能做什么我们不可能进攻那……那边国度的山脉。我们势力所及的范围缩小了我们得等到敌人来到防线内才能发动攻击。那时我们必须强力出击”他重重拍了下剑柄。

皮平看着他贝瑞刚德显得高大、自豪又庄重皮平在这片地方见过的所有人都是这样并且他论到战斗时眼中光芒闪烁。“唉我自己的手力道太小轻得跟羽毛一样。”他想但什么也没说“甘道夫说我是个多余的卒子对吧也许是但被摆错了棋盘。”

他们就这么聊到了日上中天突然正午的钟响了王城里起了一阵骚动因为除了站岗的守卫所有的人都要去吃饭。

“你要跟我去吗”贝瑞刚德问“今天你可以先到我队上的食堂来吃。我不知道你会被分派到哪一队也许城主会把你留在自己身边听差。不过大家会欢迎你。趁着现在还有时间你可以想认识多少人就认识多少人。”

“我很乐意跟你去。”皮平说“老实跟你说我很孤单。我把最好的朋友留在了洛汗我一直都没有人可以聊天或者开玩笑。也许我真的可以加入你的连队你是队长吗如果是你可以录用我啊或者代我申请。”

“不行不行。”贝瑞刚德笑道“我不是队长也没有官职、军阶或贵族身份我只是王城第三连队的普通士兵而已。不过佩里格林少爷单单是能成为刚铎之塔的禁卫军一员就已经被认为是值得尊敬了这样的人在此地是很受尊敬的。”

“那么这个职位我就远远配不上啦。”皮平说“带我回房间去吧如果甘道夫不在我就客随主便去哪儿都行。”

甘道夫不在房间里也没有送消息来于是皮平跟着贝瑞刚德走了。他被介绍给了第三连队的人而且看来贝瑞刚德从这事上赢得的面子跟他的客人得到的一样多因为皮平大受欢迎。米斯兰迪尔的同伴以及他跟城主的长时间密谈在王城里早已传得沸沸扬扬。有谣言宣称有个从北方来的半身人王子向刚铎提出效忠并提供五千兵力。还有人说当洛汗的骑兵来到时每个骑兵身后都会带着一个半身人战士他们也许个子小但十分勇悍。

虽然皮平不得不令人遗憾地戳破这充满期盼的传言但他却摆脱不掉新加给他的地位因为人们认为只有这样他才配得上是波洛米尔的朋友才与城主德内梭尔的礼遇相称。他们还感谢他来到他们中间并且热切聆听他所说的话和所讲的异乡故事而且无论他要多少食物和啤酒都予以满足。事实上他惟一的苦恼是得按着甘道夫的吩咐“小心谨慎”不能像个霍比特人在朋友间那样口无遮拦地畅所欲言。

终于贝瑞刚德起身。“这会儿先说再见了”他说“我得去值勤一直到日落。我想在场其他人也是。不过要是你像你说的那样觉得孤单也许你会乐意有个快活的向导带你逛逛整座城。我儿子会乐意陪你走走。容我这么说他是个好孩子。你若愿意就下到最低那一环城在拉斯凯勒尔丹—就是灯匠街—上找一家名叫‘老客栈’的地方。你会在那里找到他还有其他留在城中的孩子。在主城门关闭之前城门口可能会有些值得看看的事。”

他出去了很快其他的人也都跟着走了。天气依然晴朗只是开始起雾即使在这么远的南方这天气搁在三月份还是有点太热。皮平觉得昏昏欲睡但是房间里似乎太冷清于是他决定下去探索这座城。他拿了一点省下来的口

粮去给捷影吃那匹马虽然看着不缺粮草但彬彬有礼地接受了。然后皮平沿着一条又一条弯弯曲曲的路走了下去。

他经过时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当着他的面人们极为庄重有礼以刚铎抬手抚胸外加颌首的习俗向他致意但在背后他听见许多称谓因为那些在门外的人喊屋里的快出来看米斯兰迪尔的同伴、半身人的王子。许多人说的不是通用语而是某种别的语言但是没一会儿工夫皮平就起码明白了Emil i Pheriannath[5]是什么意思并且知道这个头衔已经先他一步往下传遍了全城。

经过好些拱顶街道和很多美丽的巷弄与人行道之后他终于来到了最低也最宽的环城并借着指引来到了灯匠街——一条通往主城门的宽阔道路。他在街上找到了老客栈那是一栋饱经风雨的灰色大石屋从街面向后延伸出两排厢房厢房之间夹着一片狭长的青草地草地后方有一座窗户众多的正屋整座屋前横着一条有一排石柱的长廊以及一道下到草地的楼梯。有群男孩在石柱间玩耍皮平在米那斯提力斯城中只见到这么一群孩子不禁停下脚步观看。很快一个孩子就瞥见了他大喊一声连跑带跳地奔过草地跑上街来还有另外几个跟在后头。他站在皮平面前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

“你好”孩子说“你是从哪里来的你在这城里是陌生人。”

“我曾经是。”皮平说“不过他们说我已经是刚铎的成人啦。”

“噢得了吧”孩子说“那我们这几个也全都是成人了。不过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十岁了很快就会长到五呎高。我比你高不过我父亲是禁卫军卫士他可是最高的人之一。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我该先回答哪个问题”皮平说“夏尔的塔克领附近有个地方叫白井地我父亲就耕种那周围的土地。我快要二十九岁了所以这点我赢你。不过我只有四呎高而且多半不会往上长只会往横长了。”

“二十九岁”孩子说吹了声口哨“哎呀你可真老啊跟我叔叔伊奥拉斯一样老。不过”他很有信心地补充“我打赌我可以轻易收拾你或者把你摔个四脚朝天。”

“我要是容许的话你大概可以吧。”皮平大笑说“也许我能同样收拾你我们那个小地方的摔跤技巧我可懂得一些。我告诉你在我们那儿我可被认为

是罕见的高大强壮而且我从来没让任何人收拾过我。所以如果没别的办法非要比一比的话我说不定得杀了你。等你再长大一点你就会明白人不可貌相。就算你把我当作一个软弱可欺的外地孩子是可以轻易捕获的猎物我也要警告你我不是孩子我是个半身人强悍、勇敢还很邪恶”皮平扮了个鬼脸男孩被吓得后退了一步但立刻就又跨步上前握紧了拳头眼里闪着战斗的光芒。

“别”皮平大笑道“同样你也别相信陌生人的自吹自擂我可不是个斗士。不过不管怎样挑战者先报上姓名会更有礼貌。”

男孩自豪地抬头挺胸说“我是禁卫军的贝瑞刚德之子贝尔吉尔。”

“我猜也是。”皮平说“你看起来很像你父亲。我认识他他让我来找你。”

“那你怎么不马上说”贝尔吉尔说突然泄了气“可别告诉我他又改主意要把我跟那些姑娘一起送走不过来不及了最后一批马车已经走了。”

“他的口信即便不算好也没这么糟。”皮平说“他说你要要是不想收拾我也许可以带我在城里转一阵子好让我开心不觉得孤单。我可以给你讲些遥远异乡的故事作为回报。”

贝尔吉尔拍手笑了松了口气。“太好了”他喊道“那就来吧我们本来就要去城门口看看现在就去。”

“那里有什么好看的”

“日落之前外疆将领们应当就会从南大道前来。跟我们一起走你会看见的。”

事实证明贝尔吉尔是个忠实战友是皮平打从离开梅里后遇到的最佳伙伴。他们走在街上很快就兴高采烈地有说有笑起来全不在乎众人投来的目光。没多久他们便发现自己被夹在了朝着主城门涌去的人群里。到了城门口皮平向守卫报出自己的名字和口令守卫便向他敬礼并放他通行此外还容许他带着同伴一起出去。如此一来贝尔吉尔就更是大为尊敬皮平了。

“这可真棒”贝尔吉尔说“没有大人陪伴我们这些男孩已经不准出城了。现在我们就能看得更清楚啦。”

城门外沿着大道两旁前往米那斯提力斯的各条道路汇成的铺石广场四周都挤满了人。所有人都朝南望不一会儿便响起一阵窃窃私语“那边有尘土飞扬他们来了”

皮平和贝尔吉尔一点点挤到人群前面等待着。号角声遥遥响起欢呼的声音就像一股逐渐增强的风朝他们滚滚而来。接着一阵嘹亮的喇叭声响起周围的人全都大声欢呼起来。

“佛朗佛朗”皮平听见人们喊道。“他们喊的是谁啊”他问。

“佛朗来啦。”贝尔吉尔说“他是洛丝阿尔那赫的领主胖子老佛朗。我爷爷就住在那边。万岁他来了。老佛朗真棒”

一匹膘肥体壮的大马走在队伍最前头马背上骑着的人肩宽腰阔、年迈须白但仍身穿铠甲头戴黑盔带着一根沉重的长矛。他身后列队行进的是一队风尘仆仆但士气昂扬的士兵全副武装带着巨大的战斧。他们神情严肃但比皮平目前在刚铎见到的所有人都要矮一些也黑一些。

“佛朗”人们高呼“真诚的心意真正的朋友佛朗”但是当洛丝阿尔那赫的人走过之后他们嘀咕道“这么少两百人他们有多强我们本来指望会有十倍于此数的人前来。这一定是黑舰队的新动向造成的。他们只能抽出十分之一的兵力前来。不过有总比没有强。”

就这样一支支队伍前来在称颂与欢呼中穿过了城门。他们是外疆的人类在这个黑暗时刻远道而来防守刚铎的白城。但所来的人总是太少总是少于人们期望和需要的。凛格罗谷地的领主之子德尔沃林带来了三百名步兵。高大的杜因希尔和他的两个儿子杜伊林与德茹芬从墨松德的高地也就是黑源河大谷地领了五百弓箭手前来。从安法拉斯也就是遥远的长滩来了一长队人由猎人、牧人和小村庄村民这样的各色人等组成除了他们的领主戈拉斯吉尔的自家卫队余者几乎没有武器装备。从拉梅顿来了少数剽悍的山民但是没有头领。从埃希尔来了几百个从船上抽调出来的渔民。从“绿色丘陵”品那斯盖林来的“白肤”希尔路因带来了三百个身穿华丽绿衣的人。最后前来也最有尊贵气度的是城主的姻亲、多阿姆洛斯的亲王伊姆拉希尔烫金的旗帜上绣着大船与银天鹅的家徽他带来了一队骑着灰马、全副武装的骑士骑士之后跟着七百名武装的士兵都如贵族一样高大灰眸黑发且行且歌。

而这就是全部了满打满算还不到三千。不会再有人来了。呼喊声与脚步声进了城逐渐消失。观看的人群默然伫立了一会儿。风已经停了沙尘悬浮在空中暮色正在变浓。城门关闭的时间已经快到了红色的夕阳已经沉落到明多路因山背后。阴影投下笼罩了石城。

皮平抬起头感觉天空变成了灰烬的颜色头顶上仿佛悬着一层广大的沙尘和浓烟透下来的光线一片黯淡。不过西方天际的落日将烟尘尽数熏染得火红屹立的明多路因山此时映衬着斑斑余烬点缀的火烧云霞显得漆黑一团。“美好的一天就这样在怒火中结束了”他说忘了身边还站着一个孩子。

“要是落日钟响我还没回去的话就真会这样啦。”贝尔吉尔说“来吧关闭城门的号音吹响了。”

他们手牵着手走回城中是城门关闭前进去的最后两个人。他们来到灯匠街时所有塔楼的钟都庄严地敲响了。众多窗户亮起了灯火从各处家居和沿着城墙的士兵营房里传出了阵阵歌声。

“这会儿先说再见啦。”贝尔吉尔说“请代我跟我父亲问好感谢他给我送来同伴。我请求你快点再来。现在我几乎盼望没有战争了这样我们也许可以度过一些开心的时光。我们或许可以一起旅行到洛丝阿尔那赫我爷爷家去。春天去那里真的很棒森林里和原野上到处开满了鲜花。不过也许我们还会有机会一起去。他们永远都征服不了我们的城主而且我父亲非常英勇。再见记得再来啊”

他们分开了皮平匆匆赶回王城。路似乎很远他越来越热肚子又饿得不行。夜幕迅速降临天一下子就黑了。天空中一颗星星也没有。他赶到食堂时晚饭已经开始了不过贝瑞刚德高兴地向他问好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听他讲述自己儿子的事。饭后皮平又略待了一阵就起身告辞因为他莫名地感到忧虑他现在很想再见到甘道夫。

“你能找到路吗”贝瑞刚德站在小厅的门口问。这厅在王城北边他们刚才就坐在里面。“今晚很黑而且还会更黑因为命令下来了城里的灯火要保持昏暗城外则不得见到任何亮光。我还可以透露给你一个消息是命令德内梭尔城主明天一早会召见你。恐怕你不会被分派到第三连队来了。不过我们还是有希望再见面。再见祝你安眠”

住处的房间里很黑只有桌上点了盏小灯。甘道夫不在。皮平心中的忧虑越发沉重了。他爬上长凳竭力想朝窗外望但那就像看进一池墨水一样。他爬下来关上百叶窗上床睡觉。有好一会儿他躺在床上留神听着甘道夫回来的动静然后他陷入了很不安稳的睡眠。

夜里他被灯光惊醒发现甘道夫回来了正在隔着帘幕的外间来回踱步。外头桌上摆着蜡烛和一些羊皮纸卷。他听见巫师叹气喃喃道“法拉米尔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哈罗”皮平把头探出帘幕说“我以为你已经彻底把我忘了。真高兴看见你回来。好长的一天啊。”

“而黑夜也不会太短。”甘道夫说“我回到这里来是因为我需要独自安静片刻。趁着还有床可睡你该赶紧睡。日出时我会带你再次去见德内梭尔城主。不该说当召唤来时而不是日出时。大黑暗已经开始黎明不会再临。”

[1]多阿姆洛斯Dol Amroth辛达语dol指“山丘”或“头”。作为地名有时也简称为阿姆洛斯。—译者注

[2]“石城”stone city和“白城”white city都是米那斯提力斯的别称。多数情况下该城在文中只是简称为the City这时译为“石城”还是“白城”视情境而定。—译者注

[3]阿拉武Araw维拉欧洛米的辛达语名之一。—译者注

[4]“宰相”一词的原文是Steward直译应为“管家”或“代理人”。这里甘道夫既是在提醒德内梭尔他拥有的宰相权力的本质也是在点明自己职责的性质。—译者注

[5]“半身人王子”。—译者注

The Passing of the Grey Company

第二章 灰衣劲旅的征程

梅里回到阿拉贡身边时甘道夫已经走了捷影的隆隆蹄声也消失在黑夜。梅里只有一个很轻的小背包因为他的行李落在了帕斯嘉兰现在他只有几件有用的东西还是从艾森加德的废墟中捡来的。哈苏费尔已经上好鞍具。莱戈拉斯、吉姆利和他们那匹马都站在近旁。

“好啦远征队还有四个人在此。”阿拉贡说“我们会一同骑马前行。不过如我所料我们不会独自上路。现在国王已经决定立刻出发。因为来了那个会飞的阴影他希望趁着黑夜的掩护回到山里去。”

“然后去哪里”莱戈拉斯问。

“我还不确定。”阿拉贡答道“至于国王他先前在埃多拉斯下达过召集令从现在起四夜之后他会赶赴集结之地。我想他会在那里听到战争的消息洛汗的骑兵将会南下前往米那斯提力斯。至于我以及任何愿意跟我走的人……”

“我算一个”莱戈拉斯叫道。“外加吉姆利”矮人说。

“这么说吧我看自己的前途其实很黑暗。”阿拉贡说“我也必须南下前往米那斯提力斯但我还看不到路在何方。一个预备已久的时刻正在临近。”

“别丢下我”梅里说“我一直没多大用处但我不想跟个包袱似的被撇在一边等到事情都完了才有人理会。我想那些骑兵现在不想被我拖累。不过国王确实说过等他返回自己的宫殿我要坐在他旁边给他讲所有跟夏尔有关的事儿。”

“是的。”阿拉贡说“梅里我想你的路与他是一致的但别期待欢乐的结局。恐怕希奥顿要过上很久才能重新安坐在美杜塞尔德中。许多希望将在这个残酷的春天里凋萎。”

不一会儿众人便准备好启程了。共有二十四匹马吉姆利坐在莱戈拉斯身后梅里坐在阿拉贡身前。他们即刻出发彻夜疾驰然而才过了艾森河渡口

的坟冢不久忽有一骑从队伍后方疾赶上前。

“陛下”他对国王说“我们后面有骑兵。我们横过渡口时我就觉得自己听见了他们。现在我们确定了。他们快马加鞭正在赶上我们。”

希奥顿立刻下令停止前进。骑兵们掉转马头抓起了长矛。阿拉贡下了马将梅里放到地上然后拔剑立在国王的马镫旁。伊奥梅尔带着侍从掉头骑到队伍后方。梅里觉得自己空前地像个多余的包袱他暗暗想着万一打起来该怎么办。假如国王这支小卫队遇到埋伏并被击败而他逃进了黑暗一只身待在洛汗的荒原中面对茫茫无尽的路途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这可不妙”他想。他束紧腰带拔出了剑。

西沉的月亮被一大片浮云遮住了但又突然钻了出来无遮无挡。接着人人都听见了马蹄声与此同时他们看见一群黑影从渡口飞快地沿路奔来。月光不时在矛尖上闪烁。追赶者的人数看不清楚但看起来绝不比国王的卫队少。

当他们来到五十步开外时伊奥梅尔高声喊道“停下快停下何人在洛汗纵马奔驰”

那些追赶者立刻勒马止步。万籁俱寂。月光下但见一位骑手下马缓步走上前来。他举起一只手掌心朝外空无一物这是和平的手势。但国王的护卫都抓紧了武器。来人到了距离十步的地方便停了步。直立的黑色身影表明他很高。接着他清晰的嗓音响了起来。

“洛汗你说洛汗听到这个词真令人高兴。我们从极远之处匆匆赶来正是在寻找此地。”

“你们已经找到了。”伊奥梅尔说“你们越过那边的渡口就进入了洛汗。但此地是希奥顿王的领土无他恩准不得在此纵马奔驰。你们是什么人为何如此匆忙”

“我是北方的游民杜内丹人哈尔巴拉德。”那人大声道“我们在寻找阿拉松之子阿拉贡我们听说他人在洛汗。”

“你们也找到他了”阿拉贡叫道。他将手上的缰绳交给梅里奔上前去拥抱来人。“哈尔巴拉德”他说“再也没有比这更令我喜出望外的了”

梅里大大松了口气。他原以为这是萨茹曼的最后一手诡计趁国王只有少数护卫时在半路上伏击。不过看来不需要为保卫希奥顿而牺牲了至少眼下还不需要。他收剑入鞘。

“没事了。”阿拉贡回身说“他们是来自远方我家乡的族人。不过他们为什么来又来了多少人哈尔巴拉德会告诉我们的。”

“我带来了三十人。”哈尔巴拉德说“仓促之间我们只能召聚到这么多族人。但是埃尔拉丹和埃洛希尔兄弟跟我们来了他们渴望参战。我们一接到你的召唤就以最快的速度赶来了。”

“但我并未召唤你们”阿拉贡说“我仅有期盼而已。我经常想到你们今晚尤甚但我并没有送出只言片语。不过来吧这类细枝末节都等以后再说。你们找来时我们正冒着危险匆促赶路。现在如果国王恩准你们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事实上希奥顿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这真是太好了”他说“我的阿拉贡大人你这些族人但凡有像你之处如此三十位骑士就会是一支劲旅实力绝不能用人数估算。”

于是骑兵们再次出发阿拉贡与杜内丹人一起骑马走了一段时间。当他们说完北方和南方的消息后埃洛希尔对阿拉贡说

“我给你带来我父亲的口信时日短促。汝欲急行勿忘亡者之路。”

“我总感觉时日苦短难以达成我切望之事。”阿拉贡回答“但除非当真急迫我不会选那条路。”

“这点很快能见分晓。”埃洛希尔说“不过这些事我们就别在大道上谈论了”

阿拉贡又对哈尔巴拉德说“兄弟你拿的那是什么东西”因为他看见对方拿的不是长矛而是一根长杆看来像是军旗但又用黑布裹着卷起外加多道皮绳系紧。

“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是来自幽谷女士的礼物。”哈尔巴拉德答道“她暗地里用了很长时间才制成。不过她也有话给你如今时日短促。若非我们的希望来临便是一切希望破灭。因此我赠你为你所制之物。再会了精灵宝石[1]”

阿拉贡说“那么我知道你带来的是什么了。且再帮我拿一阵子吧”他回头眺望明亮繁星之下的北方接着陷入了沉默。整夜的旅途中他都没再开口。

当他们终于骑马爬上深谷的宽谷回到号角堡时夜已将尽东方露白。他们在号角堡中躺下休息片刻便开始议事。

梅里一直睡到被莱戈拉斯和吉姆利叫起来。“日上三竿啦”莱戈拉斯说“旁人全都起来干活儿了。快起来懒虫少爷趁还有机会快看看这个地方”

“三夜之前这里打了一场大仗。”吉姆利说“莱戈拉斯跟我来了一场比赛我就赢了他一个奥克而已。快来看看这是个怎样的地方吧而且梅里这里还有山洞美妙的山洞莱戈拉斯你想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不行没有时间。”精灵说“别匆促糟蹋了美景我已经对你承诺等和平与自由的年日再度来临我会与你一同回到此地。可是现在快到中午了我听说不到时我们吃了饭就要再次出发。”

梅里爬起来打了个大呵欠。他觉得短短几个钟头的睡眠根本不够他很累心情还相当沮丧。他想念皮平感觉自己只是个负担而已而且人人都在为一件他不完全明白的事加紧计划着。“阿拉贡哪里去了”他问。

“在号角堡里的议事室中。”莱戈拉斯说“我想他既没休息也没睡觉。他几个钟头前去了那边说他必须好好考虑一下只有他的族人哈尔巴拉德陪着她去了。他心中有种不祥的疑虑或是担忧。”

“这些新来的真是一群异人。”吉姆利说“他们这些人坚定强壮有王家风范洛汗的骑兵跟他们相比差不多就像毛孩子。他们神情严肃多数人有种沧桑气质就像饱经风霜的岩石连阿拉贡自己也是而且他们都沉默寡言。”

“但他们开口时也正像阿拉贡一样彬彬有礼。”莱戈拉斯说“还有你注意到埃尔拉丹和埃洛希尔兄弟了吗他们的衣甲不像旁人那么灰暗并且像精灵贵族一样容貌俊美风度翩翩不愧是幽谷的埃尔隆德之子。”

“他们为啥要来你们听说了吗”梅里问。他这会儿已经穿好衣服将灰斗篷用到肩上披好。三人一起出门前往已经毁坏了的堡门。

“你也听见啦他们是回应了一项召唤。”吉姆利说“他们说有话传到幽谷‘阿拉贡需要自己的族人让杜内丹人驰往洛汗找他’但他们现在很疑惑这口信是谁送去的。要我猜那是甘道夫送去的。”

“不是加拉德瑞尔。”莱戈拉斯说“她不是已经借着甘道夫之口说了吗提到了从北方驰来的灰衣劲旅。”

“没错你说对了。”吉姆利说“森林夫人她看穿了许多人的心思与渴望。现在莱戈拉斯我们何不也期盼一些自家的族人前来帮忙”

莱戈拉斯站在大门前明亮的双眼改望向遥远的北方和东方担忧的神色浮上了俊美的脸孔。“我认为他们没人会来。”他答道“他们无须驰来参战。战争已经侵入了我们的家园。”

三个同伴一起步行了一会儿边走边聊着先前那场战争的波折。他们从损坏的大门走下去经过路旁草地上那些阵亡将士的坟冢最后站到海尔姆护墙上眺望着宽谷。死岗已经耸立在那里乌黑、高耸、堆着岩石草地被胡奥恩大肆践踏过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黑蛮地人和很多号角堡的守军还在护墙、原野和后方损坏的墙周围忙碌着。然而一切显得异乎寻常地安静—这座山谷历经浩大风雨摧残正在疲惫休息。不一会儿他们便转身回去前往堡中的大厅吃中饭。

国王已经先到了他们一进门国王就立刻招呼梅里让他过来坐在自己旁边。“这并不合我的意”希奥顿说“因为这里实在不像我在埃多拉斯的美丽宫殿你的朋友也已经走了他本来也应该在这里。然而可能还要等很久你我才能坐在美杜塞尔德的大桌前而等我回到那里恐怕也没时间设宴。不过来吧先吃喝一些趁现在还行我们一起聊聊。然后你就要跟我一起走。”

“我吗”梅里惊讶又开心地说“这实在太棒了”任何善意的话语都不曾令他如此感激过。“恐怕我只会碍大家的事”他结结巴巴地说“但是您知道我乐意去做力所能及的一切。”

“我完全相信。”国王说“我已经让人给你准备了一匹山地小马。它能像任何大马一样在我们要走的路上驮着你迅速奔驰。因为我将选择从号角堡走山路而不是平原取道黑蛮祠前往埃多拉斯而伊奥温公主正在黑蛮祠等我。若你愿意你可以做我的侍从。伊奥梅尔这里能不能找到适合给我这个佩剑侍从使用的武器铠甲”

“陛下这里没有大量兵器。”伊奥梅尔答道“或许可以找到一顶适合他的轻盔但我们没有适合他身材的甲胄或佩剑。”

“我有剑。”梅里从座位上爬起来从自己的黑色剑鞘中拔出了那柄雪亮的短剑。他心中突然充满了对这位老人的敬爱于是单膝跪地执起国王的手亲吻。“希奥顿陛下我夏尔的梅里阿道克可以将短剑置于您膝上吗”他大声道“若您愿意请接受我的效忠”

“我欣然接受。”国王说。他将修长苍老的手按在霍比特人的棕色头发上祝福了他“洛汗美杜塞尔德家族的侍从梅里阿道克平身”他说“拿起你的剑带它去争取好运吧”

“我将视您如父。”梅里说。

“暂且如此吧。”希奥顿说。

然后他们边吃边谈不久伊奥梅尔便开口了“陛下我们出发的时间快到了。”他说“要我吩咐人吹响号角吗可是阿拉贡在哪里他的座位空着他还没吃饭。”

“我们准备出发。”希奥顿说“但派人去通知阿拉贡大人说时间快到了。”

梅里走在国王身旁随着近卫军一同出了堡门来到骑兵集结的草地上。许多人已经上了马。这将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因为国王只留下人数很少的一支守军驻守号角堡其余可抽调出来的人都前往埃多拉斯参加出征礼^[2]。事实上有一千名执矛骑兵已经趁夜先行但这时仍有五百多人将与国王一起走他们多数来自平原和西伏尔德的山谷。

那些游民沉默地骑在马上略与大队分开。他们队伍整齐配备着长矛、弓与剑。他们披着深灰色的斗篷都戴上兜帽遮住了头盔和头。他们的马身躯强壮、威风凛凛不过鬃毛凌乱。独有一匹马站在那儿没有骑手那是他们从北方带来的马名叫洛赫林它属于阿拉贡本人。所有的马具装备都没有发亮的宝石或金子也没有任何漂亮的装饰骑手们也不用任何徽章或标记只是每个人的斗篷都别在左肩上用的银别针形状就像一颗放射光芒的星。

国王跨上自己的马雪鬃梅里骑着名叫斯蒂巴的小马走在他旁边。伊奥梅尔也即刻出了大门阿拉贡随他一起出来哈尔巴拉德仍携着那根用黑布卷

紧的长杆跟在后面另外还有两个高大的人样貌既不年轻也不年老。他们是埃尔隆德的儿子长得极其相似几乎没有谁能分辨这二人的不同—都是黑发灰眼面孔如精灵般俊美穿着同样的雪亮铠甲外罩银灰斗篷。走在他们后面的是莱戈拉斯和吉姆利。但梅里只盯着阿拉贡一人因为他的变化太惊人了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好多岁。他容色冷厉灰暗又疲惫。

“陛下我内心焦虑。”他在国王的马旁站定“我听到了异乎寻常的话语且看见了远方新的危险。我已苦思良久恐怕现在我必须改变自己的目标了。希奥顿请告诉我您现在驰往黑蛮祠要多久才能到达”

“现在正午刚过一个钟头整。”伊奥梅尔说“从现在算起第三天夜幕降临前我们应该能到达要塞。届时是满月刚过两天国王所下达的召集令将在隔天生效。要集结洛汗的兵力这已经是最快速度了。”

阿拉贡沉默了片刻。“三天”他喃喃道“那时洛汗才开始集结。但我明白如今也无法再快了。”他抬起头来似乎已经下了某种决心神情舒展了不少“那么陛下请您恩准我必须为我自己和我的族人选用新的计划。我们必须踏上自己的路不再隐藏行迹。对我而言秘密行事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会朝东走最快的路我会取道亡者之路。”

“亡者之路”希奥顿说浑身一震“你为什么说到那条路”伊奥梅尔转身注视着阿拉贡梅里觉得近旁的骑手听见这话后无不脸色发白。“如果真有这样一条路”希奥顿说“它的入口就在黑蛮祠。但没有活人能够通过。”

“唉吾友阿拉贡”伊奥梅尔说“我本来盼望我们能一同骑赴战场。但你如果要走亡者之路那么你我别离的时刻就到了我们极有可能再也不会在日光下重逢。”

“无论如何我都要走那条路。”阿拉贡说“但是伊奥梅尔我要对你说我们或许还会在战场上重逢哪怕有魔多的千军万马阻隔。”

“我的阿拉贡大人你便按自己的意思做吧。”希奥顿说“也许那就是你的命运—踏上旁人不敢走的陌生道路。这次分别令我悲伤我的军力也因此削弱了。但我现在必须踏上山路不能再耽搁。再会”

“再会陛下”阿拉贡说“愿您此去威名远扬再会梅里我将你托付给值得信赖的人们我们一路追猎奥克到范贡森林时都不敢抱有这样的奢望。我希望

莱戈拉斯和吉姆利将继续与我同进退但我们不会忘记你的。”

“再见”梅里说。他想不出别的话来。他感觉自己真渺小这一大堆不祥的话令他既困惑又沮丧也令他前所未有地想念皮平那种压抑不住的活泼欢快。骑兵都已整装待发坐骑也扬蹄不定。他希望他们能就此出发做个了断。

希奥顿这时吩咐了伊奥梅尔他举起手来大声下令骑兵们听令便出发了。他们骑马穿过护墙下了宽谷接着迅速转向东取道一条沿山麓丘陵而行的路走了一哩左右路转向南穿回丘陵中从视野里消失了。阿拉贡骑马上了护墙目送国王的人马远远下了宽谷。然后他转向哈尔巴拉德。

“三个我爱的人走了尤其是个子最小的那个。”他说“他还知道自己此行的结局但就算他知道他仍然会去。”

“夏尔的居民个子虽小价值美德却大。”哈尔巴拉德说“他们几乎不知道我们长久以来都在辛苦守护他们边界的安全但我对他们的无知没有丝毫不满。”

“而现在我们两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了。”阿拉贡说“可是唉我们却必须在此分手。好了我得吃点东西然后我们也得快点上路。来吧莱戈拉斯和吉姆利我吃饭的时候要跟你们谈谈。”

他们一起回到堡中。阿拉贡在大厅中的桌前坐下却有好一会儿沉默不语另外两人都等着他开口。“说吧”莱戈拉斯终于说“一吐为快摆脱阴影我们在阴沉的天亮时分回到这个凄凉的地方之后出了什么事”

“一场对我来说比号角堡之战还要严酷的争斗。”阿拉贡答道“吾友我看了欧尔桑克的晶石。”

“你竟看了那块该死的魔法石头”吉姆利惊叫道一脸震惊与惧怕“你难道跟—跟他说了什么就连甘道夫都害怕跟他那么遭遇上。”

“你忘了你在跟谁说话”阿拉贡厉声道眼中精光一闪“我在埃多拉斯门前岂非公开宣告了我的名号我对他说话你害怕什么别怕吉姆利。”他放轻了声音严厉的神情也消失了。他看起来就像个被痛苦折磨得失眠多夜的人。“别

怕吾友我是晶石的正统主人我有权利也有力量使用它或者说我是这么判断的。我的权利毋庸置疑力量也足够—刚好足够。”

他深吸了口气“那是一场激烈的较量所导致的疲惫也消除得很慢。我没对他说话并且我最后将晶石扭转服从我的意志。单单这点他就会难以忍受。他还看见了我。是的吉姆利大人他看见了我不过他见到的是我的另一个身份不是你在此所见的模样。如果这对他有利那么我就做了错事。但我认为并非如此。我认为他得知我存活于世如同要害受了打击—因为此事他从前一直不知道。欧尔桑克的那双眼睛没能看透希奥顿的盔甲但索隆没有忘记伊熙尔杜以及埃兰迪尔之剑。现在就在他要一展宏图伟愿之际伊熙尔杜的继承人和那把剑都现身了因为我向他展示了重铸的剑。他还没有强大到无所畏惧。不怀疑始终都在啃噬他的心。”

“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驾驭着极大的军力。”吉姆利说“现在他会更迅速地发动攻击。”

“仓促的攻击往往会出现差错。”阿拉贡说“我们必须逼迫大敌而不能再等候他采取行动。吾友瞧当我控制了晶石之后我得知了许多。我看不见一种意想不到的重大危险正从南方逼近刚铎它将牵制大批本来可以防御米那斯提力斯的兵力。倘若不迅速采取对策我估计白城将在十天内陷落。”

“那它就只能陷落。”吉姆利说“因为还有什么援兵可派去那里就算派了又怎么能及时赶到”

“我没有援兵可派因此我必须亲自前去。”阿拉贡说“但是在形势无可挽回之前只有一条穿过山脉的路能带我去到海边。那就是亡者之路。”

“亡者之路”吉姆利说“这个名字就很可怕。就我所见它也不讨洛汗的人类喜欢。活人走那样一条路还能留得命在吗而且就算你过了那条路这么少的兵力又哪够抵挡魔多大军的进攻”

“自从洛希尔人来到之后再没有活人走过那条路。”阿拉贡说“因为它向他们封闭。但是在这个黑暗的时刻伊熙尔杜的继承人若是有胆量或许可以利用它。听着埃尔隆德的两个儿子从幽谷为我捎来了他们父亲的口信他乃是最精通学问之人要阿拉贡记起先知所言以及亡者之路。”

“先知所言又是什么”莱戈拉斯问。

阿拉贡答道“佛诺斯特的末代国王阿维杜伊在位时先知瑁贝斯曾这样说

阴影一道沉魔大地

黑暗之翼蔓延西侵。

守卫之塔震栗末日进逼历代王陵。

山中亡者苏醒毁诺者的时辰来临

他们将再起身回到埃瑞赫的黑石

听见山陵中吹角回鸣。

谁人号声谁在惨淡微光中

将被遗忘的人唤醒

乃誓言所托的后裔。

他将从北方而来身负使命

惟此人穿越禁门将亡者之路踏行。”

“毫无疑问是黑暗之途。”吉姆利说“但在我看来不会比这些诗句更黑暗。”

“你若想更透彻地理解这些诗句我就邀请你跟我一起走。”阿拉贡说“因为我现在要走的就是这条路。但我并非欣然前往仅仅是迫于需要。因此唯有你自愿我才会带你同行因为你既会遇到艰难险阻又会遇到极大恐怖可能还有更糟的情况。”

“即便是亡者之路我也愿意与你同去不管它会将我领到哪里。”吉姆利说。

“我也愿意去”莱戈拉斯说“因为我不怕亡者。”

“我希望那些被遗忘的人没忘记怎么战斗”吉姆利说“否则我看不出为什么要打扰他们。”

“这一点我们倘若到得了埃瑞赫就会知道了。”阿拉贡说“不过他们当初背弃的誓言就是去跟索隆作战因此他们若要履行誓言就必须出战。在埃瑞赫仍立有一块黑石据说是伊熙尔杜从努门诺尔带来。它设在一座山岗上山中之王曾在刚铎王国建立之初对着那块黑石发誓效忠伊熙尔杜。然而当索隆归来再次变得强盛伊熙尔杜召唤山中之民履行誓言他们却不肯因为他们曾在黑暗年代中曾经膜拜索隆。

“于是伊熙尔杜对他们的国王说‘汝将成末代之王。倘使事实证明西方强过汝等之黑暗魔主吾之诅咒将临于汝及汝之子民汝等永远不得安息直到履行誓言之日。因这场战争将旷日持久尘埃落定之前你必再蒙召唤。’他们逃离了盛怒的伊熙尔杜也不敢为索隆那边出兵作战。他们藏身于山中秘地从此不与他人往来只是在荒山野岭中渐渐衰微。于是不眠亡者带来的恐怖笼罩了埃瑞赫山和那支民族曾经徘徊的所有地方。但我必须走那条路因为没有活人能够援助我了。”

他站起身。“来吧”他喊道拔出剑来号角堡光线暗淡的大厅中闪过一道亮光“前往埃瑞赫黑石我去找亡者之路愿去的人请随我来。”

莱戈拉斯和吉姆利没有作答但都起身跟着阿拉贡出了大厅。戴着兜帽的游民们仍在草地上等候静默无声。莱戈拉斯和吉姆利上了马。阿拉贡翻身骑上洛赫林。于是哈尔巴拉德举起一支大号角吹响嘹亮的号声在海尔姆深谷中回荡。随着这声号令他们跃马奔腾如滚雷般奔下宽谷留在护墙上或号角堡中的人无不惊愕异常定睛目送他们远去。

当希奥顿经由山中小道缓慢前行时这队灰衣劲旅在平原上飞速奔驰第二天下午便抵达了埃多拉斯。他们只在那里短暂停留便又立刻出发沿山谷而上就这样在天黑时分来到了黑蛮祠。

伊奥温公主接待了他们为他们的到来感到欣喜因为她不曾见过比杜内丹人和埃尔隆德两个俊美的儿子更威武强健之人但她的目光最常追随着阿拉贡。他们与她共进晚餐一同交谈她得知了自从希奥顿骑马离去后发生的一切详情此前关于这些事她只获得了一些急报。当她听到海尔姆深谷的战斗、敌人的惨重伤亡以及希奥顿与麾下骑士冲锋陷阵时她的双眼闪闪发亮。

最后她说“诸位大人你们旅途疲累我们仓促间未能妥善准备只能请你们先将就一夜明日必为各位准备更舒适的住处。”

但阿拉贡说“不公主不必为我们费心了今晚能在此睡上一夜明天吃顿早饭就已足够。因为我有紧急要务在身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得出发。”

她微笑着看他说“那么大人这真是善意之举—离开正途绕这么多哩路给伊奥温送来消息陪背井离乡的她说话。”

“事实上没有人会认为这是白跑一趟。”阿拉贡说“不过公主若不是我必须走的路领我来到黑蛮祠我是不会来的。”

这话令她有些不快因此她答道“那么大人您走错路了。因为离了祠边谷并无向东或向南的路。您最好还是掉头沿来路回去吧。”

“不公主”他说“我没走错路。早在您出生为这片大地增色之前我已在此行走。这座山谷有一条出路而我必须走的路就是那一条。明天我将骑马走上亡者之路。”

她闻言瞪着他脸色变得苍白一片如同受了重重一击许久说不出话来。余人都默然坐着。“可是阿拉贡”她终于开口“难道您的任务是寻死因为在那条路上您惟一能找到的就是死亡。他们决不容忍活人通过。

“他们也许会容忍我通过。”阿拉贡说“至少我会冒险一试。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

“可这是疯狂之举。”她说“在座各位都是声望卓著的英勇之人您该带他们奔赴急需人手的战场而不是将他们带入阴影中。我请求您留下来与我哥哥同行。如此一来我们的心绪都会昂扬我们的希望也会更加明朗。”

“这不是疯狂之举公主”他答道“因为我踏上的是条命定之路。不过那些跟随我的人都是出于自愿。如果他们现在想要留下稍后与洛希尔人同行他们可以留下。但我将取道亡者之路必要的话就独自上路。”

于是他们不再交谈全都沉默用餐。但她的目光始终投向阿拉贡其他人也看出她心中痛苦万分。终于他们起身向公主告辞感谢她的款待然后便去休息了。

阿拉贡走向他和莱戈拉斯、吉姆利同住的帐篷但就在两个同伴进去之后跟在他后面的伊奥温公主叫住了他。他转过身见她一身白衣在黑夜中宛若一团闪烁的清辉但她的双眼却在燃烧。

“阿拉贡”她说“您为什么要走这条致命之路”

“因为我别无选择。”他说“我认为惟有如此我才有希望在这场对抗索隆的战争中尽到自己的责任。伊奥温我并没有选择这条危险的路。假如我能前往我心牵挂之地那我现在就会身在遥远的北方徜徉在幽谷美丽的山谷里。”

她沉默了片刻像是在思索他这话的含意。接着她突然将手搭上了他的臂膀。“您是位刚毅的领袖并且意志坚定”她说“而男人就是如此赢得盛名。”她顿了顿。“大人”她又说“如果您必须走请容我跟随您一起去。我已经厌倦了躲藏在山中我一心盼望去面对危险和战斗。”

“您的责任是跟您的人民在一起。”他答道。

“我总是听到责任”她叫道“可我难道不也是出身埃奥尔家族吗我是女战士不是保姆我已经迟疑着等了太久。既然我的双腿似乎已经不再踌躇我现在难道不能去过我向往的生活吗”

“很少有人能不失荣誉地那样做。”他答道“至于您公主您难道不是接受了治理百姓的责任直到他们的君主归来吗如果当时选的不是您那么就会有某位元帅或将领被指派负起同样的责任而不管他是否厌倦这项工作他都不能擅离职守。”

“为什么总是选中我”她痛苦地说“每次骑兵出征时我都该被留下吗在他们赢得卓著声名时我却在打理家事然后在他们归来时为他们张罗食宿”

“一个无人归来的时刻或许很快就会来临。”他说“届时将会需要没有卓著声名的英勇因为在保护你们家园的最后一战中没人能活下来铭记那些事迹。但那些英勇的事迹并不会因为无人赞美而有所失色。”

她答道“您这些话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说您是个女人您的本分就是待在家里但是当男人在战斗中光荣阵亡您就有了被烧死在家里的自由因为男人再也

不需要家了。可我出身于埃奥尔家族我不是女仆。我会骑马我能使剑不管是痛苦还是死亡我都不惧怕。”

“那您怕什么呢公主”他问。

“怕牢笼。”她说“怕待在栅栏后面习以为常年老体衰所有立下丰功伟绩的机会都化为乌有再也唤不回或无心去唤。”

“然而您却因为我选择走的那条路危险便劝说我别去冒险上路”

“一个人可以这样劝说他人。”她说“但我并非要您逃离危险而是要您奔赴战场您的剑能在那里赢得声名和胜利。我不愿见到一件崇高杰出之物被无谓地丢弃。”

“我也不愿。”他说“因此公主我要对您说请留下您的使命不在南方。”

“那些跟随你去的人也一样。他们去只是因为不愿与你分离—因为他们爱你。”说完她转身离开消失在夜色里。

当天空露出曙光但太阳尚未升到东方高高的山脊之上时阿拉贡已经准备出发。同伴们都已上马他正要跃上马背伊奥温公主前来向他们道别了。她一身骠骑戎装腰间佩着剑。她手捧一只酒杯先举到唇边轻啜一口祝他们一路顺风然后将酒杯奉给阿拉贡。他喝了说“再会洛汗的公主我祝您、您的家族还有您所有的百姓都平安幸运。请告诉您的兄长穿过重重阴影我们将会重逢”

他此言一出近旁的吉姆利和莱戈拉斯看她似乎哭了如此坚强又高傲的人竟会落泪愈显哀伤难抑。但她问“阿拉贡你定要走”

“是的。”他答。

“你真不肯应我所求容我与这队伍并辔而行”

“我不能答应公主。”他说“没有国王和您兄长的首肯我不能答应而他们要明天才会回到此地我现在却分秒必争实不能等。再会”

于是她双膝一跪说“我求你了”

“不行公主。”他说握住她的手扶她起身亲吻了她的手然后便一跃上马头也不回地策马而去。只有那些深深了解他又离得很近的人才看得出他所承受的痛苦。

伊奥温如同一座石雕僵立原地垂在身侧的双手紧握成拳就这么看着他们策马进入了黑黝黝的“鬼影山”德维莫伯格下的阴影中亡者之门就在此山中。等他们从视野中消失她转过身像一个眼盲之人那样踉踉跄跄地返回了自己的住处。不过她的百姓无人看到这场离别因为他们怀着恐惧躲藏起来直到天光大亮那些鲁莽的陌生人也已经离去他们才肯出来。

有些人说“他们是精灵怪。就叫他们去该去的地方吧进那些黑暗的地方去永远别回来。这世道已经够邪恶啦。”

他们上路时天色还是灰蒙蒙的因为太阳尚未爬过前方鬼影山的山脊。他们一路经过成排的古代石像终于来到迪姆霍尔特就在这时一股恐惧也笼罩了他们。此地的黑暗树林就连莱戈拉斯都没法忍受太久。在昏暗的林下他们发现了一处开口在山脚的洼地而一块孤零零的巨石赫然立在路的正中央如同一根象征厄运的手指。

“我的血都凉了。”吉姆利说但旁人都默不作声他的声音消失在脚下阴湿的针叶上。马都不肯从那块充满威胁的石头旁走过骑手们只好下马牵着马绕过去。就这样他们终于进入峡谷深处那里耸立着一堵陡峭的石壁黑暗之门就开在壁上如同黑夜之口大张在他们面前。它宽大的拱门上方刻着符号与文字但过于模糊无法阅读。恐怖如同灰色的蒸汽自门内涌出。

一行人停了下来。人人心里都感到畏怯只有出身精灵一族的莱戈拉斯例外—对精灵而言人类的鬼魂并不可怕。

“这是一道邪恶之门。”哈尔巴拉德说“死亡就等在门的另一边。尽管如此我仍敢穿过但没有马肯进去。”

“但我们必须进去因此马也必须一起去。”阿拉贡说“因为倘若我们当真穿过这片黑暗往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延误一个钟头都会让索隆更接近胜利。跟我来”

于是阿拉贡率先而行。那一刻他的意志之力无比强大竟使所有的杜内丹人与他们的坐骑都追随他。事实上游民的马也深爱主人只要骑手心志镇

定地走在旁边它们甚至愿意面对那道恐怖之门。但洛汗马阿罗德拒绝上前他站在那里吓得发抖冷汗直流让人看着非常不忍。莱戈拉斯用手遮住他的眼睛对他轻声吟述了一些阴暗中听来非常温柔的话语直到他肯被领着前进于是莱戈拉斯也进去了。现在只剩下矮人吉姆利独自站在那里。

他的膝盖打颤这令他对自己十分恼火。“从来没听过这种事”他说“精灵能走地道矮人却不敢”说完他就一头扎了进去。但他拖着两条灌了铅一般的腿跨进门槛之后立刻感觉眼前像瞎了一样一片漆黑—即便他是格罗因之子吉姆利曾经一无所惧地走过世间无数幽深的地方。

阿拉贡从黑蛮祠带了火把来他这时高举着一支火把走在最前埃尔拉丹和另一个人则走在最后而吉姆利落在后面跌跌撞撞竭力要赶上他。除了火把微弱的火焰他什么都看不见然而每当一行人暂停下来他周围都似乎没完没了地响着窃窃私语那些喃喃的词句用的是一种他从未听过的语言。

一行人既没有遭到攻击也没有遇到拦阻但是矮人越往前走就越觉得害怕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知道这时已经无从回头—后面的每段路上都已挤满看不见的大军在黑暗中紧跟着他们。

时间就这样流逝不知过去了多久吉姆利突然见到了他日后始终不愿回想的一幕。就他所能判断的这条路很宽但一行人此刻突然进入了一处极空旷的地方两旁都不再有石壁。他怕得厉害几乎迈不开脚步。随着阿拉贡的火把靠近左边远处有什么东西在昏暗中闪烁着。于是阿拉贡停了下来走过去看个究竟。

“他就不觉得害怕吗”矮人嘀咕道“要是在别的洞穴里格罗因之子吉姆利肯定是头一个朝黄金的闪光奔去的人但在这里不行就让它待在那儿吧”

话虽这么说他还是凑了过去只见埃尔拉丹高举着两支火把阿拉贡跪在地上。在他面前是一副骸骨属于一个身材高大之人。那人当时身穿铠甲连马具都完整地摆在一旁因为山洞中的空气干燥如尘土并且他的锁子甲镀了金。他脸朝下伏在地上骷髅头上戴的头盔饰有大量黄金腰带也以黄金和石榴石制成。这时他们已经可以看见他就倒在山洞另一头的墙前面对一扇紧闭的石门指骨仍紧抠在石缝里身旁有把缺口卷刃的断剑就像他最后在绝望中用它劈砍过岩石。

阿拉贡没有碰他只是默然凝视片刻之后叹了口气起身。“直至世界终结辛贝穆奈的花朵也不会来此盛放。”他喃喃道“九座坟冢外加七座如今墓草已青这么多年来他却一直躺在这扇他无法打开的门前。它将通往何处他为何要通过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

“因为那不是我的使命”他喊道接着转过身对后面那片充斥着窃窃私语的黑暗说“留着你们在邪恶年代中隐藏起来的宝物和秘密吧我们只要快速通过。让我们过去然后你们跟来我召唤你们去往埃瑞赫黑石”

没有回答只有一片比先前的窃窃私语更可怕的死寂。接着一阵寒冷的疾风扫过火把闪了几闪尽数熄灭并且无法再点燃。接下来过了一个钟头还是几个钟头吉姆利几乎没有印象。旁人继续奋力前进但他始终落在队尾。恐怖追趕着他暗暗摸索着总像就要抓到他还有一股像是众多模糊足音的窸窣声紧跟在他背后。他踉踉跄跄地前进最后像动物一样在地上爬行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了—要么找到出口逃离要么就疯狂地跑回去面对那紧跟而来的恐惧。

蓦地他听见了叮咚的水声清脆又清晰就像一块石头落入黑暗阴影织成的梦境。光线渐渐亮了起来突然间看哪一行人穿过了另一道宽阔的高大拱门一条小溪也伴着他们奔流而出。前方是一条很陡的下坡路两边都是陡直的峭壁边缘如刀直刺上方高远的天空。这道裂谷极深又极窄竟令天空也显得阴暗了依稀可见渺小的星星闪烁。不过吉姆利后来得知这是他们从黑蛮祠出发的同一天离太阳下山还有两个钟头。然而他当时感觉到的却是这很可能多年以后、甚至异界里的黄昏。

现在一行人再度上马吉姆利回到了莱戈拉斯身边。他们鱼贯而行黄昏降临幽蓝的暮色笼罩恐惧仍然紧追着他们。莱戈拉斯转头要与吉姆利说话矮人从面前精灵那双明亮的眼睛中看见了闪光。骑马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埃尔拉丹他是全队的最后一人但他并不是最后一个在走这条下坡路的。

“亡者跟在后面。”莱戈拉斯说“我看见了人和马的身影还有像云絮一样的苍白旗帜长矛林立如同雾夜中冬日的灌木丛。亡者跟在后面。”

“是的亡者骑马跟在后面。他们应召唤而来。”埃尔拉丹说。

终于一行人就像突然从墙上一条裂缝钻出来似的穿出了裂谷一道巨大山谷的高处展现在面前旁边流淌的那条溪流向下落去形成许多瀑布发出冷

冷的水声。

“我们这究竟是在中洲的什么地方啊”吉姆利问。埃尔拉丹答道“我们已经从墨松德河的上游走下来了。这条冰冷的长河就是墨松德河它最后流入冲刷着多阿姆洛斯城墙的大海。从今以后你不必再问它是如何得名了人类叫它黑源河。”

墨松德山谷形成一处巨大的河湾河水冲刷着山脉陡峭的南面山壁。陡坡上生满了绿草但此时一切看起来都灰蒙蒙的因为太阳已经下山。在遥远的下方有人类的家居闪动着灯火。这座山谷富饶肥沃众多百姓居住于此。

接着阿拉贡没有转身而是开口高喊好让所有的人都听见“朋友们且将疲惫抛到脑后现在快马加鞭我们必须在明天之前到达埃瑞赫黑石路还很长。”于是他们全都头也不回地策马奔驰在山野中一直来到一座横跨奔腾急流的桥前找到了一条向下通往平地的路。

他们所到之处家家户户门窗紧闭灯火熄灭。那些在屋外的人吓得大叫像被追猎的鹿一般疯狂奔跑。四合的夜色里到处传来同样的呼喊“亡者之王亡者之王来攻击我们了”

钟声在远方的下方响起所有的人都从阿拉贡面前逃开。但这队灰衣劲旅像猎人一样匆匆疾驰直到胯下的马因为疲乏而步履蹒跚。如此就在午夜之前他们终于冒着漆黑如群山中洞窟的黑暗来到了埃瑞赫山。

长久以来亡者的恐怖一直笼罩着这座山和周围的空旷田野。因为山顶上立着一块巨大的球状黑石虽有一半埋在地里露出的部分仍有一人高。它看起来不似凡间之物仿佛自天而降—有人真这么相信但那些还记得西方之地的传说的人都说它是在努门诺尔毁灭时被带出来的伊熙尔杜登陆后将它设在此处。山谷里的居民没有人敢接近它也不敢住在附近。他们说那是幽灵人的聚会处他们会在恐惧的时期聚集起来簇拥在黑石四周窃窃私语。

一行人来到黑石前勒马伫立在死寂的暗夜里。接着埃洛希尔递给阿拉贡一支银号角阿拉贡将它吹响近旁的人全都觉得听见了回应的号声就像从遥远的洞穴深处传来的回音。他们没听见别的声音但察觉到有一支大军将他们所在的山丘团团围住并有一阵冷风从群山中刮了下来好似鬼魂呼出的气息。阿拉贡下了马在黑石前站定以洪亮的声音喊道

“背誓者你们为何而来”

黑夜中但听一个仿佛自远方传来的声音回答他说

“为了履行我们的誓言以求安息。”

于是阿拉贡说“这个时刻终于到了。现在我要去安都因河上的佩拉基尔你们当随我前去。待到这片大地上索隆的爪牙都被清除我将认定誓言已经履行汝等将得以安息永远离去。因我乃埃莱萨刚铎伊熙尔杜的继承人。”

说完他吩咐哈尔巴拉德展开他带来的那面大旗。看哪旗是黑的即使上面绣有任何图案也都隐藏在了黑暗里。四野一片寂静长夜中再听不见哪怕一声低语或叹息。他们在黑石旁扎营但被那些可怕的鬼魂团团包围着几乎没人入睡。

但等寒冷苍白的黎明来到阿拉贡立刻起身率领一行人踏上了征程。除了他以外人人都感觉这是自己有史以来赶过的最急速也最疲惫的一趟路也惟有他的意志才能驱使他们前进。除了北方的杜内丹人和与他们同行的矮人吉姆利、精灵莱戈拉斯没有任何凡人能忍受这样的征程。

他们经过塔朗颈来到拉梅顿。幽灵大军紧跟在后散发着先声夺人的恐怖。终于他们抵达奇利尔河上的卡伦贝尔镇那时背后残阳似血正沉落到西方远处的品那斯盖林丘陵后方。他们发现小镇和奇利尔河渡口都已荒废因为许多男人都已离家去征战而留下的人听说亡者之王即将来到的传言也全都逃到了山里。然而第二天黎明没有到来这支灰衣劲旅继续前进进入魔多风暴的黑暗淡出了凡人的视野。但是亡者继续追随着他们。

[1]精灵宝石Elfstone阿拉贡的别名是昆雅语“埃莱萨”Elessar的翻译。 —译者注

[2]出征礼weapontake此处原词并不是指英国旧时的行政区域名称而是取其字面含义指大军出征前的正式集合仪式。 —译者注

第三章 洛汗大军集结

如今条条大路都奔往东方汇聚迎向即将到来的战争与魔影的攻击。就在皮平站在白城的主城门前观看多阿姆洛斯亲王率众扬旗、骑马进城的同时洛汗之王也驰出了山岭。

白昼将尽。夕阳的余晖在骑兵们身前投出了狭长的影子。夜色已经在覆盖着陡峭山坡、沙沙作响的冷杉林下悄悄蔓延开来。天色向晚国王此刻放马缓缓前行。山路这时绕过了一块巨大光秃的岩石山肩一头扎进了轻声叹息的昏暗树林。骑兵的队伍拉成一字长蛇蜿蜒向下、再向下。当他们终于来到峡谷底部时发现夜幕已经笼罩了地势深处。太阳已经沉落瀑布披着暮光。

一条自背后的高隘口奔流而下的小溪一整天都在他们下方深处流淌跳跃着在青松叠翠的山壁间切出一条窄窄的河道。此时溪水穿过一道石门流出流进了一座宽阔些的山谷。骑兵们跟着小溪走蓦地祠边谷出现在他们面前黄昏中水声听起来格外喧闹。在那里这条较小的溪流汇入了雪河的白水湍急奔腾冲击着砾石腾起阵阵水雾向下奔往埃多拉斯以及青翠的山丘和平原。右边远方雄伟的尖刺山[1]耸立在广大山谷的一头庞然峰底云雾缭绕锯齿般的峰顶却终年覆盖着积雪在尘世之上高高闪耀东面一片暗青西面则被夕阳染上了点点猩红。

梅里惊奇地眺望着这片陌生的乡野他在长长的旅途中已经听了许多有关这地的故事。在他眼里这是个不见天日的世界透过昏暗沟壑中的朦胧空气他只能看见不断升高的山坡一重巨大的岩壁之后又是一重巨大的岩壁迷雾缭绕在嵯峨的悬崖上。他坐在马上神思恍惚了片刻听着喧哗流水暗林低语裂石轻响以及在这一切声音之下正酝酿等候着的无边寂静。他热爱大山或者说他曾经热爱对大山的想像—它们在远方传来的故事背景中起伏绵延。但是现在他被中洲那无法承受的重量压垮了。他渴望坐在一间静室的炉火边将广阔无垠都关在门外。

他非常累。尽管他们骑马走得很慢途中却很少休息。一个钟头接一个钟头在令人筋疲力尽的将近三天时间里他骑马小跑着上上下下越过隘口穿

过长长的山谷横过众多的溪流。有时候碰到路比较宽时他便走在国王的身侧没注意到许多骑兵见这两人同行都忍不住微笑—霍比特人骑在毛发蓬乱的灰色小马上洛汗之王骑在雪白雄骏的高头大马上。那时他就和希奥顿聊天讲自己的家乡和夏尔居民的日常生活或换过来听马克的故事和古时洛汗勇者作为。不过大部分时候尤其最后这一天梅里都是独自紧跟在国王后面一声不吭试图弄明白自己后头的骑手所说的那种声调缓慢、圆润低沉的语言。这种语言中的很多单词他似乎都能听懂只是发音比夏尔的更饱满有力但他无法把它们拼成有意义的句子。不时会有骑手放开清亮的嗓门唱上一支激动人心的歌梅里虽然听不懂唱的是什么却也感到心为之雀跃。

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孤单尤其是在这白昼将尽之时。他纳闷地想着皮平到底去了哪里阿拉贡、莱戈拉斯和吉姆利又将有何等遭遇。接着他心中突然一凉他想到了弗罗多和山姆。“我竟忘了他们”他自责地暗忖“而他们比我们所有人都重要。我是来帮他们的可是现在他们如果还活着也一定是在几百哩开外的地方了。”他打了个寒战。

“终于到了祠边谷”伊奥梅尔说“旅程就快结束了。”他们勒马停步。小路出了狭窄峡谷后急遽下降于是就如透过一扇高窗只消一瞥便将下方薄暮中的大山谷尽收眼底。河边可见一点孤零零的微小灯火在闪烁。

“这段旅程也许结束了”希奥顿说“但我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两夜前月亮已经圆了明天早晨我要骑马前往埃多拉斯集结马克的大军。”

“但是若您愿意听从我的建议”伊奥梅尔压低了声音说“大军集结后您该返回这里直到战争结束无论是胜是败。”

希奥顿闻言微笑“不我儿—我此后就这样称呼你—别对我这老人的耳根说佞舌那些软话”他挺起身来回头望向背后的兵马长长的队伍一直延伸进暮色里。“自我西征以来才短短数日却似乎已经过了漫长的年岁但我永远不会再倚着一根拐杖。倘若战争失败我躲在这山里又有什么用而如果胜利纵使我耗尽最后的力量倒下又有何可悲之处不过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些。今晚我会在黑蛮祠的要塞安歇。我们至少还能过上平静的一夜。继续前进吧”

在渐渐深浓的暮色中他们下坡进了山谷。雪河贴着山谷的西边山壁奔流小路很快将他们领到一处渡口浅浅的水流哗哗响着流过卵石滩。渡口有人把守。国王走近时许多人从岩石的阴影中跳出来当他们发现来者是国王均大声欢呼“希奥顿王希奥顿王马克之王归来了”

接着有人吹了一长声号角声在山谷里回荡。随即响起了其他的号角声回应河对岸亮起了许多灯火。

突然上方高处传来一阵洪亮的喇叭声听起来像是发自某个空旷的地方它们的音符汇集成一个声音隆隆滚过山壁石墙。

就这样马克之王从西方凯旋归来到到了白色山脉脚下的黑蛮祠。他发现他的百姓剩余的兵力业已在此地集结起来因为他归来的消息刚一传开将领们便骑马来到渡口迎接他并带来了甘道夫的口信。领头的是祠边谷百姓的领主敦赫雷。

“陛下”他说“三天前的黎明时分捷影犹如一阵风般从西方而来到了埃多拉斯。甘道夫带来了您战胜的消息让我们心中极为高兴。但他也带来了你的口信要骑兵们抓紧集结。然后就来了会飞的魔影。”

“会飞的魔影”希奥顿说“我们也看见它了但那是在甘道夫离开我们之前的深夜死寂时分。”

“陛下也许吧。”敦赫雷说“但是同一个—或同类的另一个—形状好像畸形的大鸟一团飞翔的黑暗在那天早晨掠过了埃多拉斯所有的人都怕得发抖。因为它朝美杜塞尔德俯冲下来当它飞低几乎碰到屋顶两端的山墙时发出了一声叫人心跳都要停了的尖叫。事后甘道夫建议我们不要在平原上集结而是到山脉下的山谷中来迎接您。他还吩咐我们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多点灯火。我们都照办了。甘道夫说话极有权威。我们相信您也会希望我们听他的话。祠边谷从来没见过这种邪恶可怕的事。”

“做得好。”希奥顿说“我现在骑往要塞。我休息前要会见元帅和将领们。让他们尽快过去见我”

路现在朝东直接横过山谷此处山谷只有半哩多宽。四周全是或平整或崎岖的野草地这时在逐渐降临的夜幕下灰蒙蒙一片但在前方谷地的远端梅里看见一道起伏的墙那是尖刺山最后一条巨大的山根在数不清的岁月以前被河流割裂在外。

平地上到处都聚集了大群大群的人。有些挤到路边高声欢呼着迎接从西边归来的国王与骑兵。但在人群后方一排排整齐的帐篷和木棚、一行行拴在桩上的马朝远处一直伸展开去还有大量的武器堆叠的长矛好似新栽的

树林根根竖立。整支集结的大军正没入夜影不过尽管寒冷的夜风从高处刮下却无人点起提灯也无人生起火堆。哨兵们裹着厚实的衣物来回巡逻。

梅里好奇这里到底有多少骑兵。在这聚拢的夜色里他猜不出他们的数目但感觉是支庞大的军队有成千上万之多。他还在东张西望国王一行人已经来到山谷东面耸立的峭壁底下。小路在此突然开始攀升梅里大为惊讶地抬头望去。这种模样的路他过去从未见过。这是在那些连歌谣都未能忆及的久远年代中人类手工建成的伟大杰作。它如一条盘绕的长蛇蜿蜒而上钻山开路横过陡峭的岩石山坡。它陡如阶梯忽前忽后盘旋着爬升。这条路马匹可走马车也可慢慢拉上但只要上方有人把守敌人除非从天而降绝不可能攻上去。路的每个拐弯处都立有雕刻成人形的巨石它们有庞大笨拙的四肢盘腿蹲坐粗短的胳膊交叉抱着搁在胖肚子上。由于岁月的剥蚀有些已经失去脸部五官只剩下眼部的两个黑洞仍悲伤地盯着路过的人。骑兵们几乎看都不看这些他们称之为“普科尔人”的石像一眼对它们不加理会因为其中蕴含的力量和恐怖都已荡然无存。不过梅里惊奇地凝视着它们看它们这样凄凉地立在昏暗中若隐若现他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同情。

过了一阵子他往回望发现自己已经爬到山谷上方数百呎高了但在遥远的下方他仍可依稀看见蜿蜒成一线的骑兵在涉过渡口沿着路去往为他们准备好的营地。只有国王和近卫军才会登上要塞。

最后国王一行人来到一座峭壁边缘攀升的路在此穿入岩壁之间的缺口这么走上一小段斜坡便出到一片宽阔的高地上。人们称这片高地为菲瑞恩费尔德它是片长满青草和欧石楠的青翠山地高踞在雪河深陷的河道上方又躺在后方崇山峻岭的膝上—往南有尖刺山往北则是锯齿状的大山艾伦萨加而在两者之间面对着骑兵们的是“鬼影山”德维莫伯格自沉郁苍松覆盖的陡坡中高拔而起的冷峻黑障。菲瑞恩费尔德高地被两排不成形状的立石一分为二这些立石延伸出去逐渐隐匿在暮色里消失在群树间。若有人大胆沿着此路走下去很快就会来到德维莫伯格山下黑暗的迪姆霍尔特看见那根充满威胁的石柱以及禁门那张着大口的阴影。

这就是黑暗的黑蛮祠久被遗忘之民的杰作。他们的名号已经失传没有歌谣或传说还记得。他们为什么建造这个地方是把它当作村镇、秘密的神庙还是诸王的墓冢都无从得知。在黑暗年代中在还没有船只来到西边海岸的时期在杜内丹人的刚铎王国建立之前这些人已经在此劳作。如今他们已经消失只留下古老的普科尔人仍坐在路的拐弯处。

梅里瞪着那两排延伸而去的岩石它们颜色漆黑剥蚀得厉害有的倾斜有的倒塌有的龟裂或断裂看起来就像两排衰老又饥饿的牙齿。他好奇它们会是什么而且希望国王不会顺着这两排立石走到尽头的黑暗里。接着他看到在石路两边均搭有小群小群的帐篷和木棚但它们不靠树林反而像是要避开树林一起挤在悬崖边。菲瑞恩费尔德的右侧较为宽阔帐篷数量也较多左侧的营地小一些不过中间立着一座很高的大帐篷。这时有位骑兵从这一边出来迎接他们于是他们离开道路走了过去。

待得走近梅里看见那位骑兵是女子长发编成辫子在暮光中闪闪发亮但她戴着头盔像战士一样身穿齐腰短甲腰间带着长剑。

“马克之王向您致敬”她喊道“我心为您的凯旋而欢欣。”

“你呢伊奥温”希奥顿说“你一切都好吗”

“一切都好”她答道。但梅里觉得她的声音并不由衷—假如真能相信面容这么坚定不屈的人也会哭他就会认为她其实此前一直在哭。“一切都好。只是人们突然背井离乡这条路他们走得疲惫又厌倦也有怨言因为我们很久不曾被战争驱离青翠的原野了。不过并没有发生什么恶事。正如您所见现在一切都井然有序。您下榻之处已经预备妥当因为我得到了关于您的详细消息知道您会几时来到。”

“这么说阿拉贡已经来了。”伊奥梅尔说“他还在哪里吗”

“不在他走了。”伊奥温转过身望向东方和南方天空映衬下的黑暗群山。

“他往哪里走了”伊奥梅尔问。

“我不知道。”她答道“他在夜里到来昨天一早太阳还没爬过山顶就骑马离去。他走了。”

“女儿你很哀伤。”希奥顿说“出了什么事告诉我他是不是提到了那条路”他顺着黑暗中那两排往德维莫伯格去的立石指向远处“那条亡者之路”

“是的陛下。”伊奥温说“他已经进入那片人人都一去不返的阴影。我劝阻不了他。他走了。”

“那么我和他的路就分开了。”伊奥梅尔说“他回不来了。我们必须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出征而我们的希望更渺茫了。”

他们不再说话慢慢穿过矮小的欧石楠和高地的青草丛来到国王的大帐篷前。梅里发现那里什么都准备好了他自己也没被遗漏。国王的住处旁已经搭好了一个小帐篷他独自坐在里头而人们来来去去进入国王的帐篷与他商议事情。夜色渐深西边群山那些隐约可见的峰顶上群星环绕但东方天际一片漆黑不见一物。那两排立石渐渐从视野里消失但在它们的尽头仍然蛰伏着德维莫伯格的广袤阴影比夜幕更黑。

“亡者之路。”他自言自语地喃喃道“亡者之路这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在他们全都离开我了。他们全都奔赴某种厄运—甘道夫和皮平去了东方参战山姆和弗罗多去了魔多大步佬、莱戈拉斯和吉姆利去了亡者之路。但我猜很快就会轮到我了。我想知道他们都在谈些什么国王又打算怎么做。因为我现在必须跟着他走了。”

这些令人沮丧的事想到一半他突然想起自己肚子很饿于是起身决定出去看看这陌生的营区里有没有人跟他有同样感觉。不过就在这时一声号声响起有个人过来召唤他请他这位国王的侍从来去国王的餐桌旁待命。

大帐篷靠里的部分有一处用刺绣的挂毯作帘幕隔开的小空间地上铺着兽皮。那里设着一张小桌桌前坐着希奥顿、伊奥梅尔和伊奥温以及祠边谷的领主敦赫雷。梅里站在国王的高脚凳旁待命过了一会儿老人从沉思中回过神来转过身来对他微笑。

“来吧梅里阿道克少爷”他说“你不该站着。只要我还在自己的土地上你就该来坐在我旁边讲故事宽慰我的心。”

他们在国王的左手边给霍比特人挪出了空位可是没有人要他讲故事。事实上几乎没人说话多数时候他们都只是默默吃喝着。到最后梅里终于鼓起勇气问了那个一直折磨着他的问题。

“陛下我已经两次听到了亡者之路。”他说“那到底是什么大步佬—我是说阿拉贡大人—他到哪儿去了”

国王叹了口气但没人回答。“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情也很沉重。”最后是伊奥梅尔开了口“至于亡者之路你已经亲自走上了此路的第一段。不我不

该讲不吉利的话我们爬上山来的这条路通往迪姆霍尔特那边的那扇门。但进了门之后是什么情况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希奥顿说“不过古代传说中多少有些传闻只是现在很少提及了。埃奥尔家族这些自父及子、代代相传的古老传说倘若不假那么在德维莫伯格山下的那扇门通往一条从大山底下穿过的密道去往某个已被遗忘的终点。但是自从布雷戈之子巴尔多进入那扇门却不曾再现人间就再也没有人冒险去探索它的秘密了。彼时美杜塞尔德刚刚落成布雷戈设宴祭祀巴尔多痛饮之后轻率发誓结果他再也没回来登上他这个继承人该坐的王座。

“民间传说来自黑暗年代的亡者把守着那条路决不容活人前去他们隐匿的殿堂。不过有时候人们会看见亡者们自己从那门里出来像一个个鬼影走下那条立石标出的路。那时祠边谷的百姓家家户户都紧闭门窗十分害怕。但是亡者很少出来除非是有大动荡或死亡将临。”

“不过祠边谷有人说”伊奥温低声说“就在不久前的几个月黑之夜有一队装束奇怪的大军经过。无人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但他们沿着这条立石标出的路走了上去消失在山里仿佛是去赴一趟秘约。”

“这样的话阿拉贡为什么要走那条路”梅里说“你们难道一点儿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不知道除非他跟你这个朋友说了我们没听到的话。”伊奥梅尔说“现在活人之地已经无人知道他的目的了。”

“我觉得比起我第一次在王宫中见到他时他变化极大”伊奥温说“变得更严厉也更苍老。我以为他是鬼迷心窍就像是个被亡者召唤之人。”

“或许他是受到了召唤。”希奥顿说“我心有预感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但他有王者之风命中注定不凡。女儿既然你为这位客人哀伤似乎需要宽慰那么就听听这个故事放宽心吧。据说当埃奥尔一族从北方而来终于沿着雪河而上寻找危难时的坚固避难所时布雷戈和他儿子巴尔多爬上要塞的阶梯就这样来到那扇门前。有个老得已经无法估算年纪的老人坐在门槛上他曾经身躯高大又有君王风范但那时已经憔悴枯槁如同残石。他们也真的把他当成了石像因为他一语不发、纹丝不动直到他们打算从他旁边过去进门。那

时他出了声声音仿佛来自地底他们听了大惊因为他说的竟是西部语‘此路不通。’

“于是他们停下脚步察看发现他还活着。但他没看他们。‘此路不通。’他又说了一次‘此路是身为亡者之人所建也由亡者看守直到时机到来。此路不通。’

“‘几时才是时机到来’巴尔多问。但他始终没得到答案因为老人就在那一刻脸朝下扑倒在地死了。我们的百姓再也不曾得知这群古老的山中居民的事迹。不过也许预言中的时机终于到了阿拉贡能够通过。”

“但是如果不去大胆闯门又怎能发现时机到了没有”伊奥梅尔说“哪怕魔多的千军万马站在我面前我孤身一人没有别处可以躲避我也不走那条路。唉在这危难时刻一个如此勇敢无私之人却叫鬼迷了心窍这世上的邪物难道还不够多还要到地底去找战争就要来了。”

他住了口因为那时外面传来了喧闹有人在喊希奥顿的名字而近卫军正在盘问。

很快近卫军队长掀起帐帘说“陛下这里有个人是刚铎的信使。他想马上见您。”

“让他进来”希奥顿说。

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走了进来梅里差点惊呼出声因为有那么一刹那他以为波洛米尔复活回来了。然后他意识到来人不是波洛米尔而是个陌生人不过这人与波洛米尔极其相像仿佛是他的血亲—同样高大一双灰眼气质高傲。他装束如同骑手身穿精致的铠甲外罩墨绿色斗篷头盔的正面镌刻着一颗小小的银星。他手中拿着一支箭黑色翎毛有钢倒钩但箭尖漆成了红色。

他单膝跪下将箭呈给希奥顿。“向您致敬洛希尔人之王刚铎之友”他说“我是德内梭尔的信使希尔巩给您带来这个出战的符物。刚铎情势危急。洛希尔人向来援助我们但此刻德内梭尔城主请您倾力相助全速发兵否则刚铎终将陷落。”

“红箭”希奥顿接过箭说道仿佛久已料到有此召唤但收到它时仍觉畏惧不已。他的手颤抖了。“我这一生从未在马克见过红箭情势真到了如此地步

吗在德内梭尔城主看来我怎样才算倾力相助全速发兵”

“陛下这只有您自己最清楚。”希尔巩说“但要不了多久米那斯提力斯就会遭到围困。德内梭尔城主吩咐我对您说他的判断是洛希尔人的强大兵力在城墙内会比在城墙外好除非您有冲破各方势力包围的实力。”

“但是他知道我们是一支擅长在马背与平原上作战的民族以及我们也是一支散居的民族集结我们的骑兵需要时间。希尔巩米那斯提力斯的城主掌握的情况比他口信中提到的更多难道不是吗你很可能已经发现我们已经处于战争状态并非毫无准备。灰袍甘道夫曾在我门中间即便是现在我们也在为东方的战事集结兵力。”

“德内梭尔城主对这一切知道或猜到什么我不能妄言。”希尔巩答道“但我们确实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城主并非向您下达任何命令他只请求您记起旧日的友谊和很久以前发下的誓言并为您自己的利益而尽上全力。我们获得了情报有许多君王从东方骑马前去为魔多效力。从北方到达戈拉德平原已有小规模的战斗也有战争的传闻。在南方哈拉德人正在调兵遣将恐惧笼罩了我们的海滨全境导致我们从那边得不到多少支援。请尽快发兵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将在米那斯提力斯的城墙前决定。倘若这场狂潮不能在那里受到遏制那么它将会淹没洛汗的全部美丽原野纵是群山中的这座要塞也无法成为避难所。”

“噩耗啊”希奥顿说“却也不是全然出乎意料。不过请转告德内梭尔即便洛汗本土不受威胁我们也会发兵援助。但我们在对抗叛徒萨茹曼的战斗中损失惨重而且仍须顾及北边和东边的疆界边防他传来的消息本身也确定了这点。黑暗魔君这次似乎掌握了极大的力量他很可能一边将我们牵制在石城前一边还发动大军在双王之门那边渡过大河发动袭击。

“不过我们不会再谈论审慎的策略。我们会发兵。出征礼已经定在明天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便会出发。我本来打算发兵一万越过平原令敌人毁志丧气。现在恐怕兵力会减少因为我不能让我的各处要塞完全无人留守。但我会率领至少六千骑兵前往。告诉德内梭尔当此时刻马克之王会亲自领军南下、前往刚铎的领土尽管他有可能一去不返。但路途遥远而人与马在抵达目的地时都必须有力气作战。从明天早晨算起一周之内你们将会听见埃奥尔子孙的呐喊自北方来到。”

“一周”希尔巩说“若必须一周也只能如此。不过除非另有援军不期而至否则从现在起七天之后很可能您只会看见一片断壁残垣。不过您至少还能让奥克和黑肤人类不得称心如意地在白塔中庆功宴乐。”

“这我们至少能做到。”希奥顿说“不过须知我本人刚从战场上归来又经过了长途跋涉。现在我要休息了。今晚你在此过夜吧然后明天你该看过洛汗大军集结再骑马离开因为你见了这样的景象会宽慰些休息一夜也会骑得更快。早晨议事才是最好的夜晚会改变许多想法。”

国王说罢起身他们也全站起来。“现在每个人都下去休息睡个好觉吧。”他说“而你梅里阿道克少爷今晚我不需要你了。不过明天日出后要随时准备好听我召唤。”

“我会准备好的”梅里说“哪怕您吩咐我随您踏上亡者之路。”

“别说不吉利的话”国王说“因为也许不止一条路可以冠上那个名字。但我并没说我会吩咐你随我踏上任何一条路。晚安”

“我决不要留下等大家回来时才被召唤”梅里说“我决不要留下决不。”他在自己的帐篷里不断这么自言自语直到最后睡着。

他被人摇醒过来。那人叫着“醒醒醒醒霍尔比特拉大人”梅里这才摆脱酣梦猛地坐了起来。天似乎还很黑啊他想。

“什么事啊”他问。

“国王召唤你。”

“可是太阳还没出来呢。”梅里说。

“是没出来今天也不会出来了霍尔比特拉大人。在这样的乌云下谁都会认为太阳永远不会出来了。但是就算没有太阳时间也不会停止。快来吧”

梅里匆匆套上衣服向外看去。天地一片黑暗就连空气似乎都变成了棕色周围万物不是黑就是灰而且没有影子似乎一切都静止了。到处都看不出云的形状只有遥远的西边例外在那边这一片庞然暗影如同摸索的手指仍在继续缓慢地向前爬行指间还有一点光漏下来。头顶像是悬着一个沉重的屋顶阴郁单调而天光似乎越变越暗而不是越来越亮。

梅里看见许多人站着仰望念念有词。他们无不脸色灰白悲戚有些人还显得很恐惧。他心情沉重地去找国王。刚铎的信使希尔巩已经先他而到这时身旁站着另外一人模样跟装束都像他不过比较矮也比较壮。梅里进去时他正在对国王说话。

“陛下它是从魔多来的。”他说“从昨晚太阳下山后开始。我看它从您的领土东伏尔德的群山上升起来缓缓爬过天空我奔驰了一整夜而它紧随在后吞吃了满天星辰。现在这片庞大的乌云就悬在从阴影山脉到此地之间的全境上空并且还在加深。战争已经开始了。”

国王沉默地坐了片刻。“看来我们终于还是到了这一步—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决战。”最后他开口说“许多事物将在这场战争中逝去。不过至少再也不必隐藏行迹了。我们将走大道直路公然全速奔驰。集结应当立刻开始不等那些耽延的人。米那斯提力斯的储备如何如果我们现在必须全速前进就必须轻装简骑只携带足够抵达战场的粮食和饮水。”

“我们早已作好准备存粮极多。”希尔巩答道“此时请您尽可能轻装疾驰吧”

“好伊奥梅尔召传令官。”希奥顿说“下令骑兵集合”

伊奥梅尔出去了要塞中随即响起军号接着下方多处吹响了回应的号声。不过梅里觉得它们的声音没有昨晚听起来那么响亮勇敢了。在沉重的空气中号声显得滞闷粗哑不祥地嘶鸣着。

国王转向梅里。“梅里阿道克少爷我要去打仗了一会儿就要上路。”他说“我解除你的职务但我不解除你我的友谊。你该留在这里。你若愿意就为伊奥温公主效力吧她会代替我治理百姓。”

“但是但是陛下”梅里结结巴巴地说“我向您献上了我的剑。希奥顿王我不愿意这样与您分别。何况我所有的朋友都去打仗了我留在后方的话会很丢脸的。”

“但我们都骑高大的快马”希奥顿说“你虽有雄心壮志却骑不了这样的马。”

“那就把我随便绑在哪匹马背上好了要么就把我挂在马镫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上”梅里说“这条路跑起来很长但如果不能骑马去我就用双脚跑去就算跑断腿晚到几个星期也要去。”

希奥顿露出了微笑。“与其那样还不如我带你共骑雪鬃。”他说“不过你至少可以跟我一起前往埃多拉斯看看美杜塞尔德。因为我会走那条路。这一段路斯蒂巴还能载你走我们要等到达平原才会开始飞速驰骋。”

于是伊奥温站起身来。“来吧梅里阿道克”她说“给你看看我为你准备的装备。”他们一起走了出去。“阿拉贡只向我提了这一个要求”他们在一座座帐篷间穿行时伊奥温说道“那就是你该得到武器装备以备作战。我答应尽力去办因为我心有预感一切结束之前你会需要这些装备的。”

这时她领着梅里来到国王近卫军的住处当中的一座木棚一个军械官拿给她一顶小头盔、一面圆盾牌以及其他装备。

“我们没有适合你穿的铠甲”伊奥温说“也没时间为你打造这样一套锁子甲。不过这里还有一件结实的皮背心一条皮带以及一把刀。剑你已经有了。”

梅里鞠躬感谢公主又给了他盾牌它就跟之前给吉姆利的那面一样盾上嵌有白马的纹章。“把这些都拿去”她说“穿戴着它们去争取好运吧现在再会了梅里阿道克少爷不过也许我们还会重逢—你和我。”

就这样在这片逐渐聚拢的昏暗中马克之王为率领麾下所有骑兵踏上东征之路作好了准备。人们心情沉重许多人在阴影下感到沮丧畏缩。不过他们是一群坚定的子民忠于自己的君主。从埃多拉斯流亡来此的居民在要塞中扎营他们都是妇孺与老人但尽管如此仍听不见有什么人哭泣或抱怨。厄运悬在头顶但他们沉默以对。

两个钟头转瞬即逝此时国王跨上了他的白马。马在半明半暗中遍体生光人显得高大魁伟、气度非凡尽管他高高的头盔下飞扬着如雪银发。他令许多人为之惊讶见他毫不屈服、无所畏惧他们内心也深受鼓舞。

水声喧闹的河边宽阔的平地上集结了许多连队有将近五千五百名全副武装的骑兵另外还有好几百轻装人员带着备用的马匹。但闻一声号响国王举起手马克的大军便鸦雀无声地开始移动。走在最前面的是十二位国王近

卫军的成员都是声名显赫的骠骑战士。接着是由伊奥梅尔伴随在右的国王。他在上方要塞已经跟伊奥温道过别当时情景念及依然令人哀伤但现在他已将注意力转向了前方的路途。梅里骑着斯蒂巴跟在他后面与梅里并骑的是刚铎的两个信使在他们后面又是另外十二位国王近卫军的骑兵。他们从列成长队等候的大军前经过众人脸上的神色都是坚定严肃、毫不动摇。不过就在他们快要走到队伍的尽头时有个人抬起头来目光锐利地瞥了霍比特人一眼。梅里回看了他一眼觉得那是个年轻人个子比较矮也比大多数人瘦小。他捕捉到那双清澈灰眸中的亮光登时打了个激灵因为他突然意识到那是一张不抱希望、一心赴死的脸。

雪河的流水奔腾着冲刷过岩石他们沿着河旁的灰路骑行途经下祠村与上河村。村中有许多女人满脸悲伤从黑洞洞的门中朝外张望。就这样没有号角没有竖琴没有士兵的歌声这场浩浩荡荡的东征开始了。此后在洛汗的歌谣里人们世世代代都传唱着这次的出征。

在一个黯淡早晨从黑暗的黑蛮祠

森格尔之子带着领主与将士上马出发了

他回到埃多拉斯马克统领的

古老厅堂霾雾笼罩

金色堂柱蒙上了郁影沉沉。

他向自由的臣民告别还有那

殿中炉火与王座那些神圣的处所

他曾在此长久欢宴直到日月晦暝。

国王从这里出发疑惧抛在身后

迎向命运在前方。他遵守盟约

发下的誓言句句实践。

希奥顿往战场疾驰连续五个日夜
埃奥尔一族往东挺进
穿过伏尔德芬马克[2]以及森林菲瑞恩
六千持矛精兵赶往桑伦丁[3]
明多路因山脚下的雄伟蒙德堡
南方王国里海国之王的主城
敌寇环伺炽火连营。
命定的结局催驰黑暗夺走了
战马与将士远方的蹄声渐渐
喑哑只留下歌谣把往事传唱世人。

国王确实在不断加深的郁影中来到埃多拉斯的虽然算起时间那不过是中午时分。他只在那里暂作停留又有六十多位没来得及参加出征礼的骑兵加入了大军。吃过饭后他便准备再次出发并向自己的侍从态度和蔼地道别。可是梅里最后一次乞求与他同行。

“我已经跟你说过这趟行军不是斯蒂巴这种小马能胜任的。”希奥顿说“而且我们预料要在刚铎的平野上打一场大战。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梅里阿道克少爷你即使身为佩剑侍从拥有超过身材的雄心壮志又能做什么呢”

“关于这点谁知道呢”梅里回答“但是陛下您若不把我留在身边为什么要接受我做佩剑侍从呢而且我不愿意歌谣唱到我时只说我总是那个被留在后面的人”

“我接受你是为了护你周全”希奥顿答道“也是为了要你遵照我的吩咐行事。我的骑兵没有人能带上你这个负担。假如战争是在我的大门前打响或许你的事迹会被吟游诗人传唱但从这里到德内梭尔统治的蒙德堡有一百零二里格。我不会多说了。”

梅里鞠躬闷闷不乐地退下眼巴巴地盯着一行行的骑兵。所有队伍都已经准备好要出发了有的人在收紧马肚带有的在检查马鞍有的在抚摸他们的马有些人不安地凝视着低垂的天空。有个骑兵趁人不注意悄悄地走上前在霍比特人的耳边低声开口。

“我们说‘路途常在意想不到之处’。”他悄声说“我自己就是这样没错。”梅里抬起头来发现这正是他早上注意到的那个年轻骑兵。“从你脸上我看得出来你希望跟马克之王同行。”

“是的。”梅里说。

“那么你就跟我走吧。”骑兵说“我让你坐在我前面你躲在我斗篷下直到我们远离此地。而这黑暗还会变得更暗。如此好意不该被拒绝。别再跟别人说话只跟我来”

“真是太感谢了”梅里说“谢谢您先生可是我还不知道您叫什么名字。”

“你不知道吗”骑兵轻声说“那么叫我德恩海尔姆吧。”

事情就这么定了。当国王出发时霍比特人梅里阿道克坐在德恩海尔姆前面。这对那匹名叫“追风驹”[\[4\]](#)的高壮灰马而言不算什么负担因为德恩海尔姆虽然身体结实柔韧却比多数人要轻。

他们迎着阴影驰去。那天晚上他们在埃多拉斯以东十二里格、雪河汇入恩特河处的柳树丛中扎营。之后队伍继续前进穿过伏尔德再穿过芬马克—在此地他们右方是一大片攀上丘陵外缘的橡树林隐在刚铎边界上那座黑暗的哈利菲瑞恩山阴影下而在左方远处恩特河众多河口注入的那片沼泽上迷雾笼罩。他们一路前行北方战争的传言也随之而至。落单的人狂驰而来带来敌人攻击东面边界的消息以及成群结队的奥克正朝洛汗的北高原进军。

“前进前进”伊奥梅尔高喊“现在掉头已经太迟。我们的侧翼只能交给恩特河的沼泽来庇护现在我们必须加速。前进”

如此希奥顿王离开了自己的领土沿着漫长曲折的道路一哩又一哩地前进。卡伦哈德、明里蒙、埃瑞拉斯、纳多烽火丘逐一向后退去。然而它们

的烽火已经熄灭了。整片大地灰暗寂静横在前方的阴影越来越深每个人心中的希望也变得越来越渺茫。

[1]尖刺山Starkhorn。托尔金指出该名意思是“直立如尖刺的山峰”但并非通用语故应音译。stark虽有“光秃、严苛”之意但这并非作者初衷。考虑到原名包含英语读者可以轻易辨认的元素译者决定意译。—译者注

[2]芬马克Fenmarch洛汗语。托尔金指出fen-意为“沼泽地”march则是“边界线”的古词本应是mark。他建议翻译时作为Fenmark来处理。—译者注

[3]桑伦丁Sunlending“太阳之地”阿诺瑞恩的洛汗语翻译。托尔金在《魔戒名称指南》中指出该名并非指气候而是与阿纳瑞安意为“太阳之子”的名字和他的纹章相关译成欧洲语言时应予以保留。—译者注

[4]追风驹Windfola来自古英语的wind风和foal驹。托尔金指出此名是洛汗语故应音译 但译者考虑到这个名称包含的是英语读者可以轻易辨认的词根决定意译。—译者注

第四章 刚铎围城

皮平是被甘道夫唤醒的。房间里点着蜡烛因为从窗户只透进来昏暗的微光。空气滞重像是酝酿着雷霆。

“几点了”皮平打着呵欠问。

“第二个钟头已经过了。”甘道夫说“是起床收拾好自己准备见人的时候了。城主召唤你去熟悉你的新职务。”

“他管早餐吗”

“不管我给你拿来了都在这儿然后你得等到中午才有下一顿。依令现在食物定额配给。”

皮平愁眉苦脸地看着给他摆上的一小块面包以及他认为完全不够抹面包的黄油外加一杯稀牛奶。“你为啥带我来这里啊”他说。

“你清楚得很。”甘道夫说“省得你捣蛋惹事。要是你不乐意待在这儿你不妨记住这可是你自个惹上身的祸事。”皮平不出声了。

不久他再次跟随甘道夫走下那条冷飕飕的长廊来到白塔大殿的门前。大殿里德内梭尔坐在昏暗中像只耐心的老蜘蛛。皮平想从昨天到现在他似乎都没动过。老人示意甘道夫就座却把皮平晾在一边站了半晌。这会儿老人才转向他

“啊佩里格林少爷我希望你如意善用了昨天的时间不过恐怕本城的膳食供应无法尽如你意。”

皮平有种很不自在的感觉那就是他说的话和做过的事城主不知怎地大半都很清楚就连他心里想的都被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他没答话。

“你打算如何为我效劳”

“我以为大人你会跟我交代我的职务。”

“等我知道你适合做什么我会交代的。”德内梭尔说“不过我把你留在身边的话也许能最快得知。我的内室侍从乞求我准他调到外防的戍卫队去所以你可以暂时顶替他的职位。你要服侍我帮我传令若是我能从战事跟会议中偷闲你还要陪我聊天。你会唱歌吗”

“会。”皮平说“呃会唱家乡的人认为我唱得还不错。不过大人我们没有适合在大殿高堂里和邪恶时期中唱的歌。我们几乎不唱比风和雨更可怕的东西。我会唱的歌大半都是些逗趣的讲的是能让我们大笑的事儿。当然还有吃吃喝喝之类。”

“为什么这样的歌不适合我的殿堂或不适合现在这种时刻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魔影之下的人或许真想听听来自那些不受魔影困扰之地的回声。如此一来或许我们可以觉得自己不眠不休的警戒并未白费尽管向来无人道谢。”

皮平的心沉了下去。他可不想在米那斯提力斯城主面前唱任何夏尔的歌曲那不是什么好主意尤其是他最拿手的那些滑稽小曲儿—这些歌对这种场合来说实在太……呃粗俗了。还好他这时逃过了一劫没被命令唱歌。德内梭尔转向甘道夫询问有关洛希尔人的情况包括他们的政策如何还有国王的外甥伊奥梅尔的地位怎样。皮平闻言十分惊奇 he 觉得德内梭尔肯定已经多年不曾亲自出过国门可城主似乎仍对那支生活在远方的民族所知甚详。

不久之后德内梭尔对皮平挥挥手再次遣走他一段时间。“去王城的武器库”他说“去领白塔侍从的制服和装备。我昨天就吩咐下去现在应该已经准备好了。穿戴好了再回来”

情况诚如城主所言。皮平很快就发现自己穿上了一身奇怪的服装全是黑银二色。他身穿一件小锁子甲甲上的环可能是钢铁锻造的却黑得像黑玉。头上戴的高冠头盔两侧饰有小小的渡鸦翅膀盔环中央镌有一颗银星。锁子甲外面罩着一件黑色短外套胸前用银线绣着白树纹章。他的旧衣被折好收走但他获准保留罗瑞恩的灰斗篷不过值勤时不能穿。他不知道现在他看起来确实就像百姓称呼他的Ernil i Pheriannath也就是“半身人王子”了。但是他觉得很不自在那片昏暗也开始令他心情沉郁起来。

这一整天都黑暗昏沉。从不见太阳的破晓直到傍晚沉重的阴影越来越深白城中人人心情压抑。高空中一团巨大的乌云乘着战争的风从黑暗之地

缓缓朝西涌来吞噬着光明。云下空气凝滞令人窒息仿佛整个安都因河谷都在等候一场毁灭性的暴风雨袭来。

第十一个钟头左右皮平终于暂时得歇。他出殿去找些吃喝好让沉重的心情振奋一点也让自己更耐得住那份服侍的工作。他在食堂里又遇到了贝瑞刚德他去主道上的戍卫塔楼办了差事刚从佩兰诺平野那边回来。他们一起出去散步上了城墙因为皮平觉得待在室内活像坐牢就算在高耸的王城里也仍然叫人窒息。昨天他们在朝东望的箭眼前一起吃东西聊天这时他们又并肩坐在了那里。

此时是日落时分但那片巨大的帷幕已经远伸展到西方太阳直至最后要沉入大海的那一刻才逃脱黑云在夜幕降临之前送出了短暂的道别光辉。正是那时弗罗多在十字路口看见那束光照亮了那座倒下的国王石像的头颅。但是笼罩在明多路因山阴影下的佩兰诺平野照不到夕阳余晖只有一片阴沉的棕褐。

皮平觉得从上次坐在这儿到现在似乎已经过了好多年。在某段半被遗忘的时光中他还是个霍比特人是个无忧无虑的闲人几乎没接触过后来经历的那些危险。可现在他是预备面对猛烈攻击的白城中的一个小兵身上穿着守卫之塔那令人自豪但色调黯淡的制服。

要是在另外的时间和地点皮平或许会很满意这身新装但现在他知道这不是儿戏。他是千真万确在最危险的时刻当上了一位严厉主上的侍从。身上的锁子甲很沉头盔更是重重地压在头顶。他已经把斗篷扔在一旁的椅子上。他将疲倦的视线从下方黑沉沉的平野上挪开打了个呵欠然后叹了口气。

“你今天很累”贝瑞刚德说。

“是啊”皮平说“非常累没事干和伺候人都累死人。我的主上跟甘道夫、亲王以及别的大人物议事辩论了漫长的好几个钟头我站在他内室的门口无聊得要死。而且贝瑞刚德大人我很不习惯空着肚子伺候别人吃饭。这对霍比特人来说实在是痛苦的考验。毫无疑问你会认为我该深感荣幸但是这样的荣幸有什么好说实在的在这片悄悄爬来的阴影底下就算有吃有喝又有什么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连空气都好像变得又稠又深了你们这里刮东风的时候经常这么阴暗吗”

“不”贝瑞刚德说“这不是自然的天气这是他的恶毒策略。他将火焰之山喷出的炙人烟雾送过来要使我们人心惶惶、一筹莫展。而他确实办到了。我真希望法拉米尔大人回来。他绝不会被吓倒。但现在谁知道他还能不能脱离黑暗渡过大河回来”

“是啊”皮平说“甘道夫也很焦虑。我想他发现法拉米尔不在城里挺失望。可是他自己又上哪儿去了他在午餐前就离开了城主的会议而且我看他心情也不好。也许他预感到了坏消息。”

他们说着说着突然如遭重击般全住了口僵硬如同侧耳聆听的石像。皮平两手捂住耳朵缩低了身子但自从提到法拉米尔后就朝城垛外眺望的贝瑞刚德仍待在原地全身紧绷眼中充满震惊地瞪着外面。皮平知道他听见的那个令人战栗的叫声是什么。很久以前他在夏尔的泽地听说过同样的声音然而现在它包含的力量和憎恨都增强了穿透人心注入恶毒的绝望。

“他们来了”终于贝瑞刚德吃力地开口了“鼓起勇气过来看看下面有凶残的东西。”

皮平勉强爬上椅子越过城墙朝外望去。底下的佩兰诺平野笼罩在一片昏暗中朝隐约可见一线的大河淡褪而去。然而这时他看见就在下方的半空中有五个鸟一样的形体如同太早出现的黑夜幽影盘旋着越过大河急速飞来。它们恐怖如同吃腐尸的禽鸟但比鹰还巨大如死亡般残酷。它们时而俯冲靠近几乎闯入城墙的弓箭射程内时而又盘旋飞走。

“黑骑手”皮平喃喃道“飞在空中的黑骑手但是贝瑞刚德你看”他喊道“它们肯定在找什么东西对吧你看它们总是盘旋着朝那边那个地方俯冲下去你看得见地面上有东西在动吗小小的黑影。对是骑在马上的人有四个还是五个。啊我受不了了甘道夫甘道夫快救救我们啊”

又一声凄厉的长声尖叫响起然后消失皮平再次从城墙边退却像只被追猎的动物一样拼命喘息着。除了那令人战栗的尖叫他听见下方似乎遥遥传来微弱的号声结尾的音符长而高亢。

“法拉米尔法拉米尔大人这是他呼唤的号声”贝瑞刚德喊道“真是勇敢可是如果这些地狱来的邪恶鹫鸟还有恐惧之外的武器他又如何能抵抗城门但是快看他们挺住了他们会冲到城门口的。糟了马匹在发狂疯跑。看人被摔出去了他们用双脚在跑。不还有一个人在马背上但他回去找其他人了。那

一定是统帅大人不管是人还是牲畜他都能掌控。哎呀那些邪恶的东西有一个朝他俯冲下去了。救救他救救他啊难道就没人出去援助他吗法拉米尔”

话音一落贝瑞刚德便拔腿奔进了昏暗中。卫士贝瑞刚德首先想到的是他敬爱的统帅。皮平为自己的恐惧感到羞愧他爬起身来朝外望去。就在那时他瞥见一道银与白的闪光从北而来就像一颗小小的星从天而降落到了昏暗的平野上。它箭一般飞速移动并且越来越快向正朝城门奔逃的四人迅疾地会合过去。皮平看它周围似乎散发出一团淡淡的光晕浓重的阴影在它面前一触即溃。在它接近的同时皮平觉得自己听见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呼喊就像城墙之间的回音。

“甘道夫”他喊道“甘道夫他总是在最黑暗的时刻出现。前进前进白骑士甘道夫甘道夫”他大声狂喊像在旁观一场激动人心的竞赛并为那全然不需要鼓励的赛跑者加油。

就在这时那些俯冲的黑暗阴影察觉了新来者。有一只盘旋着朝他飞去但皮平觉得他举起了手一束白光从手中朝上直刺而去。那个那兹古尔发出长长一声哀号猛一转弯飞走了其他四个见状犹豫随即迅速盘旋上升向东飞进了上方低垂的乌云中消失了。有那么片刻下方的佩兰诺平野似乎也显得不那么黑暗了。

皮平观看者见那个骑马的人与白骑士会合停下来等候那些步行的人。这时人们也从石城里出来急急朝他们迎去。很快他们全都来到外墙下从视野中消失了他知道他们正在进入城门。他猜他们会立刻上来到白塔去见宰相便急忙赶往王城的入口。在那里他遇到了许多也在高高的城墙上观看了这场竞赛与救援的人。

没过多久从外环城通上来的街道中便传来了喧嚣众人的声音欢呼着喊着法拉米尔和米斯兰迪尔的名字。接着皮平看见了火把簇拥的人群紧跟在两位缓缓骑行的骑手身后一个全身白衣却不再闪亮在微光中只见苍白仿佛他的火焰已然耗尽或隐去了另一个衣色沉暗并且垂着头。他们下了马马夫牵走了捷影和另一匹马他们则上前走向门口的哨兵。甘道夫步履稳定灰斗篷撩到背后眼中仍隐隐燃着一股火焰。另一个人一身绿衣像疲惫或受伤的人一样走得很慢脚步有些蹒跚。

当他们经过拱门下方的灯下时皮平挤到了前面。他一见法拉米尔那张苍白的脸就不由得屏住了呼吸。那是一张遭受了极大恐惧或痛苦的袭击、

但已控制住并已平静下来的脸。法拉米尔伫立了片刻跟卫士说话看起来庄重又严肃。皮平盯着他看发现他跟他哥哥波洛米尔极其相像—皮平从一开始喜欢波洛米尔他很仰慕那位杰出的人类高贵又亲切的态度。蓦地他心中对法拉米尔涌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奇异情感。这人拥有一种尊贵的高尚气质如同阿拉贡偶尓流露出来的那样—也许不那么尊贵但也不那么不可估量、遥不可及这位是人中王者的一员虽然生在较晚的时代却仍浸染了年长种族的智慧与悲哀。现在皮平明白了为什么贝瑞刚德说起法拉米尔的名字时总是满怀敬爱。法拉米尔是一位人们甘愿追随的统帅是位他皮平也甘愿追随的统帅哪怕是在黑翼的阴影之下。

“法拉米尔”他跟着其他人大喊“法拉米尔”而法拉米尔在城中众人的喧哗中注意到了他的异乡口音转过身来低头看向他大吃一惊。

“你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一个半身人还穿着白塔的制服从哪里……”

但他还没说完甘道夫便走到他身旁开了口“他是跟我一起从半身人的家园来的。”他说“他是跟我一起来的。不过咱们别在这里逗留了。要说的话跟要做的事还很多而且你也累了。他会跟我们来。实际上如果他不像我这么健忘还记得自己的新职务他就必须跟来因为这个钟头他又得在城主身边听差了。来吧皮平跟我们走”

如此他们终于到了城主的内室。屋中围绕烧木炭的黄铜火盆摆着松软的座椅酒被送了上来皮平站到德内梭尔的椅子后面几乎没人注意他热切地听着每一句话简直忘了疲累。

法拉米尔吃过白面包喝过一口酒后在他父亲左手边一张矮椅上坐下。甘道夫坐在对侧一把雕花木椅上离得稍远些。起先他看起来像在打盹因为法拉米尔一开始只提到了他十天前被派出去执行的任务。他带回了伊希利恩的消息还有大敌与其盟友的动向。他报告了大道上那场击败哈拉德人和他们的巨兽的战斗。这听起来就是一位统帅在向主上报告那些过去经常听到的军情它们都是些边界冲突的琐事此刻显得既无用处也不重要没什么光彩可言。

接着法拉米尔突然看向了皮平。“不过现在我们讲到奇怪的事了。”他说“因为从北方的传奇中走出来、进入南方的半身人这位并不是我看见的第一个。”

一听这话甘道夫立刻坐直身子抓紧了椅子的扶手但他一言不发并且一眼制止了皮平已经冲到嘴边的惊呼。德内梭尔看着他们的脸点了点头仿佛在表示他早在事情说出来之前就已洞悉始末。余人默然静坐法拉米尔慢慢讲了他的故事大部分时候他都看着甘道夫但不时会扫视皮平一眼仿佛借此重唤他对见过的另外两人的记忆。

他娓娓道来自己如何与弗罗多和他的仆人相遇以及在汉奈斯安努恩又发生了何事。听着听着皮平发觉甘道夫紧抓着雕花木椅的手在颤抖。他的手这时显得惨白又苍老皮平盯着那双手看猛然间也感到一阵恐惧的战栗他明白了甘道夫—甘道夫本人这时也忧虑万分甚至是在害怕。室内一片窒闷压抑。最后当法拉米尔说到他和那些旅人分手他们决定要去奇立斯乌苟时他的声音低落下去。他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而甘道夫闻言霍然起身。

“奇立斯乌苟魔古尔山谷”他问“什么时候法拉米尔那是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和他们分手的他们几时会抵达那受诅咒的山谷”

“我跟他们在两天前的早晨分手。”法拉米尔说“如果他们朝南直走从那里到魔古尔都因河谷是十五里格之后离东边那受诅咒的塔楼还有五里格远。他们最快也得今天才可能到达那里也许现在还没到。事实上我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但这股黑暗并不是他们那趟冒险引起的。它起于昨天傍晚昨夜伊希利恩全境都笼罩在这片阴影底下。我认为情况很明显大敌谋划已久要攻击我们而出击的时间早在那些旅人还处于我保护之下时就已经确定了。”

甘道夫来回踱步。“两天前的早晨将近三天的路程这里离你们分手的地方有多远”

“鸟飞的直线距离大约二十五里格。”法拉米尔答道“但我无法更快赶回来。昨晚我在凯尔安德洛斯过夜那是大河北边一个我们用以防守的长岛马匹则藏在这边的河岸上。随着黑暗蔓延我知道需要加紧行动因此我带了另外三个会骑马的人赶回来。我手下其余的战士我已经派往南边去增援欧斯吉利亚斯渡口的守卫部队。我希望自己这么做没有错吧”他看着父亲说道。

“错”德内梭尔吼道刹那间双眼射出精光“你为什么要问我那些人是由你指挥。或者你是想问问我对你的所有作为有什么看法你在我面前显得恭敬有礼但你早就一意孤行不把我的建议放在心上。瞧你一如既往说话充满技

巧但我—我难道没看见你总用眼睛盯着米斯兰迪尔询求自己是说得好还是说得太过吗他早就让你对他言听计从了。

“我儿你父亲老了但还没糊涂。我仍像过去一样看得见听得见。你说出来的一半以及你没说的那一半我都了如指掌。我知道许多谜语的答案。哀哉哀哉波洛米尔啊”

“父亲倘若我所做的令您不悦”法拉米尔低声说“我真希望能在这么严重的指责加到我身上之前事先得知您的看法。”

“而那足以改变你的做法吗”德内梭尔反问“我认为你依然会照做不误。我对你了解得很。你向来渴望像古时的王者一样表现得高贵威严又慷慨大度亲切和蔼和善贤明。出身显赫王族、大权在握又处于和平时期的君王这么做或许很恰当但在危难关头回报和善的可能是死亡。”

“纵死也罢。”法拉米尔说。

“纵死也罢”德内梭尔大吼“但那不只是你死法拉米尔大人那还包括了你父亲的死你所有百姓的死。波洛米尔既死保护他们就是你的责任”

“那么您是不是期望我和他的位置互换”法拉米尔说。

“是的我确实这么期望。”德内梭尔说“因为波洛米尔忠于我他不是巫师的学生。他会记得他父亲的需要不会白白浪费幸运的赏赐。他本来会给我带来一件强有力的礼物。”

有那么片刻法拉米尔的自制垮了。“父亲我想提醒您为什么是我在伊希利恩而不是他。就在不久之前您的看法至少在某个场合占了优势。是城主本人将那项任务交给了他。”

“那是我自酿的苦酒别再去搅动它”德内梭尔说“如今我岂不是夜夜品尝着这杯苦酒还预知了杯底的沉渣更苦么而我现在发现果真如此。真希望事情不是这样真希望此物是来到我的手上”

“你该感到安慰”甘道夫说“无论如何波洛米尔都不会把它带来给你。他已经死了死得光荣。愿他安息但你却在自欺欺人。他会伸手夺取此物一旦得到他必沉沦。他会自己占有它而当他归来你会不再认得你的儿子。”

德内梭尔的神色变得严峻冷酷。“你发现波洛米尔不那么好摆布对不对”他轻声说“但我是他父亲我说他会把它带来给我。米斯兰迪尔你或许有智慧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办法是可能找到的但既不会是巫师的罗网也不会是愚人的草率。关于此事我拥有的学识和智见比你以为的更多。”

“那么你的智见是什么”甘道夫说。

“足以察觉有两件蠢事不能做。第一使用此物极其危险。第二当此关头将它交到一个没脑子的半身人手中带进大敌亲自坐镇的疆域—正是你跟我这个儿子干的—简直是疯了。”

“那么德内梭尔大人他又会怎么做”

“两者都不取。但是毫无疑问他绝不会将此物置于奇险当中而且所倚的只是个蠢货的希望。如果大敌重获他所失去之物我们会彻底遭到毁灭。不它该被妥善保存隐藏起来藏得极其隐秘。我说非到万不得已决不动用它但要把它放在大敌鞭长莫及之处他要染指就要赢得最后的胜利。而到了那时无论发生何事我们都不在乎了因为我们都已经死了。”

“大人你只考虑了刚铎你向来如此。”甘道夫说“但这世界上还有别的人和别的生灵而且时光还要流逝下去。至于我我甚至可怜他的奴隶。”

“假使刚铎陷落其他人又要去哪里寻求帮助”德内梭尔答道“假使现在我把此物藏在王城的地窟深处我们就不会在这片昏暗中胆战心惊害怕最坏的情况出现我们也能不受妨碍地制定策略。你若不信任我能经得住考验你就还不了解我。”

“无论如何我都不信任你。”甘道夫说“我要是信任你早就把此物送来给你保管省下我和其他人的一大堆苦恼。而现在听你说了这话我就更不信任你了就跟我不信任波洛米尔一样。慢着你且别发怒涉及此物我连自己都不信任。即便它被当作礼物心甘情愿地送我时我也拒绝了它。德内梭尔你意志坚强仍能在某些事情上控制自己但你要是得到此物它将会击败你。就算你把它埋在明多路因山的根基底下随着黑暗增长随着那些很快就要扑来袭击我们的更坏事物接踵而至它仍会焚毁你的理智。”

有那么片刻德内梭尔面对着甘道夫双眼又是精光大盛。皮平又一次感觉到两人的意志在对抗但此时看起来两人的目光几乎就是刀来剑往交锋时

火花四射。皮平吓得哆嗦深怕会有什么致命一击出现。但德内梭尔突然放松下来又恢复了冷酷。他耸了耸肩。

“要是我有要是你有”他说“这都是假设和空话。它已经进入了魔影只有时间能证明等着它和等着我们的是何种命运。等待的时间不会太久。在这仅存的时间里就让所有以自己的方式对抗大敌的人团结一致让他们尽力保持希望等希望破灭还留有刚毅可支持着他们自由赴死。”他转向法拉米尔“你认为欧斯吉利亚斯的防御军力如何”

“不强。”法拉米尔说“我先前说过我已经派伊希利恩的兵力去增援了。”

“我认为还是不够。”德内梭尔说“敌人的攻击那里首当其冲。他们将需要一位勇敢的将领在那里率队。”

“那里以及许多地方都需要。”法拉米尔说叹了口气“唉我那我也一样挚爱过的哥哥啊”他起身“父亲能容我告退吗”说完他身子一晃歪靠在他父亲的椅子上。

“看来你很累了。”德内梭尔说“我被告知你快马加鞭赶了很远的路还遭到空中邪恶魔影的袭击。”

“我们别提他们吧”法拉米尔说。

“那我们就不提。”德内梭尔说“现在退下尽可能好好休息吧。明日的形势将会更严峻。”

这时所有的人都向城主告退趁还能休息的时候前去休息。户外是一片不见星光的漆黑。甘道夫寻路朝他们的住处走去皮平举着一支小火把走在他身边。他们直到进屋关上门都没说话。然后皮平终于拉住了甘道夫的手。

“告诉我”他说“有任何希望吗我是指弗罗多或者至少主要是指弗罗多。”

甘道夫把手放在皮平头上。“从来就没多大希望。”他答道“就像我被教训的那样只是个蠢货的希望。当我听到奇立斯乌苟—”他顿住大步走到窗口仿佛他的目光能够穿透东方的黑夜。“奇立斯乌苟”他喃喃念道“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走那条路”他转过身来“皮平刚才我听见那个名字心中几乎绝望。然而说实话我相信法拉米尔带回来的消息中包含着些许希望。因为情况清楚

显示当弗罗多仍然平安自由时我们的大敌终于采取了第一步行动公然开战。所以从现在起有好多天他的眼睛会从自己的地界上挪开在这边到处转。而且皮平我从这么远都感觉得到他的仓促和恐惧。他比原来打算的更快展开了行动。他一定受了什么事的刺激。”

甘道夫站着沉思了一会儿。“也许”他喃喃道“也许就连你的愚蠢行为都帮了忙我的小伙子。让我想想大约五天前这个时候他发现我们推翻了萨茹曼取得了真知晶石。但那又怎样我们拿它派不上多大用场或者说不能瞒过他去使用它。啊我真纳闷。是阿拉贡吗考验他的时刻近了。皮平他实质上强大又坚定。他大胆又坚决有能力自己拿主意必要时敢冒奇险。有可能就是那样。他有可能用了晶石向大敌展示了自己的存在发出挑战而目的正是为了刺激大敌采取行动。是这样吗好了等洛汗的骑兵来到我们才会知道答案—如果他们没有来得太迟的话。前面可有糟糕的日子等着呢。趁我们还能睡觉时快睡吧”

“但是—”皮平说。

“但是什么”甘道夫说“今晚我只准你说一个‘但是’。”

“咕噜”皮平说“天知道他们怎么会跟他搅在一起居然还跟着他走而且我看得出来法拉米尔跟你一样都不喜欢他要带他们去的那个地方。那里有什么问题”

“现在我答不出。”甘道夫说“不过我心里猜想过在一切了结之前无论是吉是凶弗罗多和咕噜终究会碰面。但是我今晚不想说奇立斯乌苟。背叛我怕会是背叛那个悲惨家伙的背叛。但必定是这样的。且让我们记住一个叛徒也会背叛自己做出他本来没打算做的好事。有时候是会这样的。晚安”

第二天迎来的早晨就像是褐色的黄昏。因法拉米尔归来而暂时振奋的人心再次消沉了下去。那天没再看见飞行的魔影但在城上方的高空中不时会传来隐约的叫喊闻者有许多都一时间全身战栗、不敢动弹胆小的人则畏缩哭泣。

而法拉米尔这时又出城了。“他们不让他休息。”有人低声抱怨说“城主把他儿子逼得太紧了。现在他必须担起两个人的责任—一个是他自己一个是他那一去不回的人。”同时人们不断朝北眺望问道“洛汗的骑兵在哪里”

法拉米尔确实不是自己选择出城的。但城主是议会的首脑这天他没心情听从旁人的意见。会议一大早就召开了。会上所有的将领一致认定由于南方的威胁牵制他们的兵力过于薄弱除非洛汗的骑兵还会前来增援否则他们这一方无法主动采取任何攻势。而在等候期间他们必须加强城墙的防卫。

“但是我们不该轻易放弃外围防御。”德内梭尔说“拉马斯是费了大力修筑的。大敌要渡过大河也必须付上沉重的代价。他要大举攻击本城既不能走北边的凯尔安德洛斯因为那里有沼泽也不能从南边的莱本宁过来因为那里河面宽阔需要大量船只。他会发动重兵攻击欧斯吉利亚斯正像从前波洛米尔阻挡他渡河的那一次。”

“那次只是试探。”法拉米尔说“今天我们或许能让大敌在渡河时遭受十倍于我们的损失但我们会为这种交换后悔因为他折损得起一支大军我们却经不起损失一个小队。而且如果他强攻得手、渡过大河我们派到前线的那些人要撤退回来将会十分危险。”

“那么凯尔安德洛斯呢”多阿姆洛斯亲王说“如果要守欧斯吉利亚斯那边也要守才是。别忘了我们左翼的危险。洛希尔人可能会来也可能不会。但法拉米尔告诉过我们有大量的兵力不断前去黑门。从那里派出的大军可能不止一支攻击不止一处渡口。”

“战争中必须冒很多险。”德内梭尔说“凯尔安德洛斯已驻有兵力目前也没有更多兵力可派。但是只要在场还有哪位将领有勇气遵照主上的意愿行事我就不愿不战而退将大河和佩兰诺平野拱手送给敌人。”

于是所有人都闭口不言最后法拉米尔说“父亲大人我不反对您的意愿。既然您失去了波洛米尔我会代替他去尽我所能—只要您下令。”

“我下令。”德内梭尔说。

“那么告辞了”法拉米尔说“不过假使我能归来请改变对我的看法”

“那要看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归来。”德内梭尔说。

法拉米尔骑马东去之前甘道夫是最后一个跟他说话的人。“不要怀着苦恨或轻率地抛弃自己的生命”他说“除了战争这里还有别的事务会需要你。

法拉米尔你父亲爱你到头来他会想起这点的。再会了”

因此法拉米尔大人此时又再次出征了他带走了那些自愿前往的人和能抽调出来的兵力。有些人在城墙上透过昏暗眺望那座毁灭的城市想知道那边状况如何因为什么都看不见。其他人则一如既往望着北方计算着洛汗的希奥顿到这里的距离。“他会来吗他会记得我们古老的同盟吗”他们问道。

“会就算来得太迟他还是会来。”甘道夫说“但你们想想吧红箭最快也得两天前才送到他手上而埃多拉斯离这里路途遥远。”

等到天又黑了才有消息传来。有人从渡口快马加鞭赶来说有一支大军从米那斯魔古尔出发已经接近欧斯吉利亚斯而从南方来的残酷又高大的哈拉德人军团加入了这支大军。“我们已经获知”那信使说“那位黑统帅再次领军他挟来的恐惧已经先他一步传过了大河。”

皮平来到米那斯提力斯的第三天就以这些不吉利的话结束了。没有多少人去休息因为人人都觉得现在就连法拉米尔要长时间守住渡口希望也十分渺茫了。

隔天虽然黑暗的范围已达到极致程度也不再加深却使人们心里的感觉更沉重并且还有一股巨大的恐惧笼罩了他们。凶讯很快又传来了。大敌攻下了安都因河的渡口。法拉米尔正朝佩兰诺的护墙撤退要在主道双堡重整队伍。但敌人的兵力超过他十倍。

“就算他能成功横越佩兰诺平野返回敌人也会紧咬在后。”信使说“敌人在渡河时损失惨重但没有我们期望的那样惨重。他们的计划十分周密。如今看来他们在东欧斯吉利亚斯花了很长时间秘密造了大量的浮筏和驳船。他们像甲虫一般蜂拥渡河而来。然而真正击败我们的是那个黑统帅。就连他要前来的风声都没多少人能抵挡或忍受得住。他自己的下属也都畏惧他他若一声令下他们就会自杀。”

“那么那边比这里更需要我。”甘道夫说并立刻骑马前去他发着微光的身影很快消失在众人的视野里。那一整夜皮平都无法入睡独自一人站在城墙前眺望着东方。

报晓的钟声在这无光照临的黑暗中无异于嘲讽然而钟声刚刚再次敲响皮平就远远看见有火光自平野对面的昏暗中腾起那正是佩兰诺墙的所在。

哨兵们放声大喊城里的所有人都起身拿起了武器。现在不时可见红光蹿出渐渐地透过凝重的空气听得见隆隆的闷响。

“他们占领佩兰诺墙了”人们叫道“他们正在墙上炸出缺口。他们攻进来了”

“法拉米尔在哪里”贝瑞刚德焦虑地喊道“别告诉我他已经阵亡了”

是甘道夫带回了首批消息。上午过了一半他和四五个骑兵护送一列马车回来车里载满了主道双堡沦陷时尽力抢救下来的伤兵。他立刻去见了德内梭尔。城主现在坐在白塔大殿上方的一间高室中皮平在他旁边。德内梭尔漆黑的双眼透过昏暗的窗户朝北、东、南望仿佛要穿透环绕着他的命运阴影。他最常朝北望有时候会停顿下来聆听仿佛借着某种古老的本领他的耳朵可以听见远方平原上如雷的马蹄声。

“法拉米尔回来了吗”他问。

“没有。”甘道夫说“但我离开时他还活着。他决意要留下跟后卫部队同行以免他们撤过佩兰诺时变成大溃败。也许他能让部下坚持得够久不过我很怀疑。他要对抗的敌人过于强大因为我所忧惧的那位来了。”

“难道是一黑暗魔君”皮平脱口叫道惊恐中忘了自己的身份。

德内梭尔放声苦笑道“不佩里格林少爷他还不会来他只有等到大获全胜才会趾高气扬为了向我示威而来。他利用旁人作为兵器。半身人少爷伟大的君主无不如此如果他们够聪明的话。否则我为什么要坐在我的塔楼里思考、观察、等待甚至不惜付出我的两个儿子须知我还能上阵杀敌。”

他起身将长长的黑斗篷往下一甩。看哪他在斗篷底下穿着铠甲腰佩长剑剑柄粗大剑插在银黑两色的剑鞘里。“我曾如此行走如今我也已经如此睡卧多年。”他说“免得身体随着年纪增长而虚弱胆怯。”

“但是巴拉督尔之主麾下那些头领中最凶残的一位现在已经控制了你的外围城墙。”甘道夫说“他就是很久以前的安格玛之王是妖术师、戒灵、那兹古尔之首是索隆手中的恐怖之矛是绝望的阴影。”

“那么米斯兰迪尔你终于遇上劲敌了。”德内梭尔说“至于我我早就知道邪黑塔大军的统帅是谁。你闯回来就是要说这些吗否则难道是你之所以撤

退是因为被打败了”

皮平忍不住颤抖害怕甘道夫会被激怒大发雷霆。不过他多虑了。“也许是吧。”甘道夫轻声答道“但是考验我们实力的时刻尚未到来。如果古时传言为真他将不会败于人手。而等候着他的命运智者仍不得而知。无论缘故为何那位挟来绝望的统帅并没有奋力推进还没有。他正是按照你刚才所说的聪明方式来统治—留在后方先驱赶奴隶打头阵去疯狂拼命。

“不我回来为的是守护那些尚可治愈的伤员。拉马斯到处都被炸出了缺口魔古尔的大军很快就会从多处涌进来。我回来要说的主要是这件事平野上很快就会展开战斗必须准备发动一次突击。让骑兵接受这件任务我们的短暂希望就寄托在他们身上因为敌人只有一样依然准备不足他没有多少骑兵。”

“我们的也很少。洛汗要是能在这个紧要关头赶到就好了。”德内梭尔说。

“我们很可能会先看到其他的人新来。”甘道夫说“凯尔安德洛斯的败兵已经到达这里那个岛已经沦陷。另一支从黑门来的军队从东北方向渡过了河。”

“米斯兰迪尔有人指责你乐于带来坏消息。”德内梭尔说“但对我而言这已经不是新闻了昨天入夜之前我就知道这件事了。至于突击我已经思考过了。我们下去吧。”

时间流逝。终于城墙上的哨兵看得见撤退回来的外围守军了。起初是一小队一小队疲惫不堪且常常负伤的人队伍不整有些人仿佛受到追赶一般拼命狂奔。东边远处有火光闪烁。现在那些火光似乎从各处悄然蔓延进来越过了平原。房屋和谷仓烧了起来。接着红色的火焰像小河一样从许多地方奔流向前蜿蜒穿过昏暗朝城门通往欧斯吉利亚斯的那条大道一线会聚。

“是敌人。”人们喃喃道“护墙被攻破了。他们正从缺口涌进来而且看来都带着火把。我们的人在哪里”

此刻已近黄昏时分光线晦暗到连视力最好的人也无法从王城上看清平野上的情况只见燃烧点不断成倍增加成排的火把不断加长移动得越来越

快。最后在离城不到一哩处一群队伍相对整齐的人进入了众人的视野那群人没有奔跑向前迈进时仍保持着队形。

哨兵们屏住了呼吸。“法拉米尔一定在那里”他们说“人和马匹都会听从他的指挥。他还有希望撤回来。”

撤退的主力离城还有两弗隆的距离后方的昏暗中奔出一小队骑兵他们是仅余的后卫。他们勒马转身再度面对前来的成排火把。突然间一阵凶猛的号叫纷沓而来敌人的骑兵猛冲而至。一排排的火把变成汹涌急流一行又一行举着火把的奥克以及挥着红色旗帜的南蛮子野蛮人吼着刺耳的语言蜂拥而来追上了撤退的部队。随着一声尖厉的怪叫昏暗的天空中降下了一群飞行的魔影那兹古尔俯冲下来开始屠杀。

撤退变成了溃败。已经有人开始脱队逃窜他们丧失理智地四散狂奔抛下手中的武器惊恐地大叫跌倒在地。

这时王城中响起了号声德内梭尔终于下令突击。城中所余的全部骑兵早已集结在城门的阴影中和高耸城墙的外侧墙下就等待他一声号令。此时他们跃马而出队伍整齐加速疾驰大声呐喊着向前冲锋。城墙上也扬起一片呼应的呐喊助威。多阿姆洛斯的天鹅骑士在平野上当先奔驰为首的是他们的亲王与他蓝色的军旗。

“阿姆洛斯为刚铎而战”他们喊道“阿姆洛斯支援法拉米尔”

他们从撤退大队的两翼掠过如同雷霆袭向敌人。但有一骑越众而出飞驰犹如疾风掠过草地。那正是周身闪耀、再次展露原貌的甘道夫他骑着捷影举起的手中发出一道光芒。

那兹古尔尖叫着急飞而去因为他们的统帅尚未前来挑战这个发出白色火焰的敌手。魔古尔的大军一心盯牢了猎物冷不防遭到猛烈攻击登时被打垮像大风中的火星零落四散。撤退的队伍精神大振转身痛击追赶他们的敌人。猎人变成了猎物撤退变成了进攻被斩杀的奥克和敌兵尸横遍野被丢弃的火把冒起发臭的浓烟袅袅盘旋相继熄灭。骑兵继续向前冲杀。

然而德内梭尔不许他们追出太远。虽然敌人攻势受阻、暂时退却但庞大的兵力仍从东方源源而来。号声再次响起吹着收兵的信号。刚铎的骑兵停止了追击。在他们背后受到护庇的撤退部队重整队伍这时沉着地往回

撤。他们抵达了城门昂首阔步地进了城城里的人也怀着自豪看待他们高声赞美他们。但人们心中忧虑因为这支队伍损失惨重。法拉米尔失去了三分之一的部属并且他人在哪里

他是最后一个回来的。他的部下都进城了骑士们也归来了断后的是多阿姆洛斯的军旗与他们的亲王。他骑在马上身前怀抱着他在一片狼藉的战场上寻获的外甥^[1]德内梭尔之子法拉米尔。

“法拉米尔法拉米尔”大街上人们纷纷呼喊流下了眼泪但是他没有回答。他们载着他踏上曲折的道路送去王城他父亲身边。就在那兹古尔从白骑士的攻击下急转逃离时法拉米尔正与一个骑马的哈拉德人战士力战对峙一支致命的羽箭飞来将他击落马背。若非多阿姆洛斯骑兵的冲锋将他从南方之地的赤红刀剑中救下倒地的他一定早被乱刀砍死了。

伊姆拉希尔亲王将法拉米尔送到了白塔说“大人您的儿子在立下彪炳战功后回来了。”然后他叙述了自己所见的一切。德内梭尔起身看着他儿子的面容不发一语。接着他命人在内室中备床将法拉米尔放在床上再命众人退下自己却独自上到了塔楼顶上的密室里。当时许多抬头望向那里的人都看见窄窗里透出一团淡淡的光闪烁摇曳了一阵随后一亮而灭。德内梭尔下来后来到法拉米尔床边坐下不言不语但见城主的脸色灰败比他儿子更像个垂死之人。

就这样石城终于遭到了围困陷入敌人的全面包围之中。拉马斯护墙被攻破整片佩兰诺平野全部弃给了大敌。城门关闭之前一队从北大道飞奔回来的士兵带回了有关外界的最后消息。他们这些残兵都属于扼守从阿诺瑞恩和洛汗进入城关地区的要道的卫队为首的是英戈尔德不到五天前就是他允许甘道夫和皮平通过那时太阳依旧升起早晨仍存希望。

“没有洛希尔人的消息。”他说“现在洛汗不会来了。就算他们来了也无济于事。我们过去风闻的新增敌军已经先到了据说是取道安德罗斯渡过大河而来。他们声势浩大有大批魔眼麾下的奥克还有无数的人类部队都是些我们之前没见过的新人种个子不高但很健壮模样凶狠留着矮人一样的胡子挥舞着大斧。我们认为他们来自辽阔的东方某个未开化的地方。他们把守了北大道还有许多人已经侵入了阿诺瑞恩。洛希尔人来不了了。”

城门关闭。城墙上的哨兵整夜都听得见敌人的动静。他们四处游荡焚烧田野和树木乱砍任何被发现在外的人无论那人是死是活。黑暗中估计不

出已经渡河而来的敌人数量但到了早晨或者说在早晨那黯淡的阴影悄然笼罩平原时便看出人们哪怕在黑夜里心怀恐惧、草木皆兵也基本未曾高估敌人的数目。平原上黑压压全是行进的敌军放眼望去昏暗中只见数量极众的漆黑或暗红的帐篷组成的营地它们像毒蘑菇似的冒了出来团团围绕着这座被困之城。

急急忙忙的奥克像蚂蚁一样忙碌挖了又挖就在距离城墙一箭之遥外挖出了一段段拼成巨大环形的深壕沟。壕沟一挖好沟中便燃起了大火但那火是如何点燃又是如何添加燃料靠的是技巧还是妖术却没人看得清。一整天他们都在持续劳作而米那斯提力斯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无法阻止。每当有一条壕沟挖掘完成他们便看见有一辆辆大车前来并且很快又来了更多敌人的队伍分别躲在壕沟的掩体后方迅速组装起巨大的机械以投掷飞石弹丸。城墙上没有够大的投石器能投掷到那么远守军也无法制止敌人的工作。

一开始城里的人还哈哈大笑并不怎么害怕这类装置。这是因为石城的主墙极高厚度惊人是流亡的努门诺尔人在威势和技术衰颓之前建造的。外墙的墙面如同欧尔桑克塔坚硬、漆黑、光滑无论钢铁还是大火都不能征服也无法摧毁除非有巨震使它所屹立的大地本身崩裂塌陷。

“休想”他们说“那不提其名者不亲自前来就休想。而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连他也休想进来。”但有些人答道“只要我们还活着能活多久他拥有一样自开天辟地以来曾使许多固若金汤之地沦陷的武器那就是饥饿。所有的路都切断了。洛汗不会来了。”

但是那些机械装置并未在坚不可摧的城墙上浪费弹药。指挥攻击魔多之主最强大的敌人的并非土匪或奥克头领操纵攻击的乃是一股充满恶意的力量与意志。那些巨大的投石器一安装好立刻在众多的叫嚣声与绳索滑轮的吱嘎声中开始抛出弹丸。弹丸飞行的高度惊人因此正好从城垛上方掠过砰然砸落在石城的第一环内。弹丸中有许多经过某种秘法处理滚落时爆炸成一团团的火焰。

城墙后面很快变成一片十分危险的火海火焰四处飞窜所有能抽调出来的人都忙着灭火。接着夹杂在这些巨大的弹丸中如冰雹般落下了另一些杀伤力很差、却更可怕的东西。它们小而圆翻滚着落在城门后的大街小巷中并不爆炸。然而当人们奔过去察看究竟却不是惊声大叫就是痛哭流涕。因为敌人抛进城里来的是那些在欧斯吉利亚斯、在拉马斯或在平野上阵亡的

将士们的头颅。他们的模样十分可怕尽管有的摔得不成人形有的被残酷地剥得血肉模糊但许多头颅的五官仍可辨认并且看来是在痛苦中死去。所有的头颅都被烙上了那个邪恶的标记——一只无脸魔眼。然而尽管这些头颅遭到毁损玷污人们还是常常能从中辨认出一些过去认识的人来想起他们曾经身着戎装骄傲地行走或在田里耕作或在假日里骑马从山中青翠的谷地里前来。

城中的人向蜂拥在城门前的残酷敌人徒劳地挥着拳头。敌人听不懂西部人类的语言根本不理会那些咒骂只用粗厉刺耳如野兽和食腐鸟一样的声音叫嚣。但是没过多久米那斯提力斯城中有胆气站出来向魔多大军挑战的人就所剩无几了。因为邪黑塔之主还有另一样比饥饿见效更快的武器——恐惧和绝望。

那兹古尔又来了。黑暗魔君如今实力壮大随着他释放出自己的力量那些只为他的意志和恶毒代言的那兹古尔之声也充满了邪恶与恐怖。他们一直在石城上空盘旋像秃鹰一般等着用难逃一死之人的血肉填饱肚子。他们飞在视野和射程之外但人们始终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他们那致命的声音破空而来每一声新的叫喊都不是让人越来越适应而是越来越无法忍受。到了最后即便是坚强勇敢的人也会在那隐藏的威胁从上空飞过时急忙扑倒在地或是呆站着脑海中一团昏黑任由武器从无力的手中坠地。他们再无战意只想躲藏想匍匐爬行想着死亡。

在这黑暗的一整天里法拉米尔一直躺在白塔内室的床上高烧昏迷不醒。有人说他快死了很快城墙及街道上所有的人都在说他“快死了”。他父亲坐在他身边不发一语只是看着他不再关心任何防务。

这是皮平经历过的最黑暗的时刻就连他被乌鲁克族抓住时都没这么糟糕。他的职责是伺候城主他也确实一直站在未点灯的内室门旁候着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恐惧但他却像被遗忘了似的。他感觉就在自己的注视下德内梭尔渐渐衰老他高傲的意志中似乎有什么崩塌了他坚定的心智被击溃了。也许造成这种情况的是哀痛还有悔恨。他看见那张曾经冷漠无情的脸上有了泪水这比愤怒更让人难以忍受。

“别哭大人。”他结结巴巴地说“也许他会好起来。你问过甘道夫了吗”

“别拿什么巫师来安慰我”德内梭尔说“那个蠢货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大敌已经找到它了现在他力量大盛他看清了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的努力全都

将毁于一旦。

“我派我的儿子去冒无谓的险未获感谢没有祝福而现在他躺在这里毒液在血脉中流淌。不不现在无论这场战争有何结果我这一脉都将断绝就连宰相的家族也绝了传承。等人中王者最后那批潜藏到山中的幸存者也被尽数搜寻出来贱民将统治他们。”

人们来到门前呼喊求见城主。“不我不下去。”他说“我得待在我儿身边。也许他在死前还会开口。但那个时刻已经近了。你们爱追随谁就去追随谁吧哪怕那个灰袍蠢货也行虽然他的希望已经破灭了。我就待在这里。”

就这样甘道夫接过了刚铎之城最后保卫战的指挥权。他所到之处人心再次振奋起来会飞的魔影也从脑海中消失了。他不知疲倦一般大步流星从王城巡视到城门从北边城墙巡视到南边城墙。全身穿着闪亮铠甲的多阿姆洛斯亲王跟着他。亲王和麾下的骑士们仍然像那些真正具有努门诺尔人血统的贵族一样始终处变不惊。看见他们的人都悄声私语说“古老的传说恐怕说得对那一族的人确实拥有精灵的血统因为宁洛德尔的精灵族人很久以前一度居住在那片土地上。”接着有人在昏暗中唱起“宁洛德尔之歌”的一些诗句还有其他从消逝的年代里流传下来的安都因河谷的歌谣。

然而他们两人一离开阴影便再度包围了人们他们的心又开始冷却刚铎的英勇皆尽凋敝成灰。就这样他们在恐惧中慢慢熬过了昏暗的白昼迎来了绝望的黑夜。石城第一环的大火此刻已烧得完全不可收拾外墙戍卫部队已经在多处被截断了退路。不过仍然留在岗位上忠于职守的人很少大多数都已经逃进了第二环城内。

在战场后方远处大河上已经迅速搭起了便桥一整天都有大量后续兵力和大批战争装置被运送过来。到了半夜攻击终于放缓了敌人的前锋借由众多特意留下的曲折路径穿过了燃火的壕沟。他们一波波地前进依旧三五成群推挤着进了城墙上弓箭手的射程之内全然不顾己方的损失。虽然火光照耀之下许多敌人都成了刚铎曾经引以为豪的神射手的靶子但此刻城墙上留下的人实在太少已经不足以给他们造成严重损失。接着那个隐藏的统帅察觉到刚铎的英勇士气已被打垮遂释出了他的力量。在欧斯吉利亚斯搭建起来的庞大攻城塔穿过黑暗被缓缓地推上前来。

信使们再次来到白塔中的内室外因为军情紧急皮平便让他们进去了。德内梭尔原本看着法拉米尔的脸这时慢慢转过头去沉默地看着他们。

“大人石城的第一环正在浴火您有何命令”他们说“您还是城主和宰相。不是所有的人都听从米斯兰迪尔。人们纷纷逃走抛下城墙无人防守。”

“为什么那些笨蛋为什么逃”德内梭尔说“早点烧死比晚点好反正我们统统都会烧死。回你们的篝火那边去吧而我我现在要去我的火葬柴堆—去我的火葬柴堆德内梭尔和法拉米尔不要坟墓不要坟墓不要那种防腐后长眠的缓慢死法当年一条船都不曾从西方航行来到此地时那些野蛮人的王采取火葬我们就要像他们一样。西方已经失败了。回去都烧死吧”

信使们既没鞠躬也没回话纷纷转身逃离。

德内梭尔起身放开了他一直握着的法拉米尔高烧的手。“他正在烧已经在烧了。”他悲伤地说“他灵魂的居所[2]瓦解了。”然后他缓缓地朝皮平走过来低头看着他。

“永别了”他说“永别了帕拉丁之子佩里格林你为我效力的时间很短而现在就要结束了。在仅剩的时间里我解除你的职务。现在去吧去找个你觉得最妥当的死法。要跟着谁死也随你就连那个因为一己愚蠢而把你带来送死的朋友也行。叫我的仆人来然后走吧。永别了”

“大人我不说永别。”皮平跪下说。接着他突然又像个霍比特人了起身直视着老人的双眼“大人你准许我离开这我接受”他说“因为我确实非常想见甘道夫。不过他不愚蠢而且只要他不觉得生路断绝我也绝不会想去寻死。但是只要你还活着我就不希望我发下的誓言被废掉也不希望我的职务被解除。如果他们最后真的打到王城来我希望我在这里站在你旁边说不定还能用行动真正赢得这些你授予我的武器。”

“那就随便你吧半身人少爷。”德内梭尔说“但我的人生已经毁了。叫我的仆人来”他回到了法拉米尔身边。

皮平离开去叫仆人。他们来了一共六个王室仆人个个高壮俊美却在听到召唤时忍不住颤抖。但是德内梭尔以平静的声音吩咐他们给法拉米尔盖上保暖的毯子然后将床抬起来。他们按照吩咐而行抬起床离开了内室。他们走得很慢尽量不惊扰到发烧的人而德内梭尔跟着他们此刻他拄着手杖了。皮平走在最后。

仿佛进行丧礼一般他们走出了白塔走进了黑暗只有上空低垂的云层底部映着暗红的闪光。他们步履轻缓地走过宽阔的广场又应了德内梭尔的吩咐在那棵枯树旁略作停留。

万籁俱寂惟余石城下方战争的微弱喧嚣。他们听见水从枯死的树枝上悲伤地滴落到漆黑的水池里。接着他们继续前行穿过王城的大门立在那里的卫兵惊讶地瞪着他们又焦虑地目送他们走过。他们转向西最后来到第六环后方城墙的一扇门前。它名唤“分霍尔兰”因为此门始终是关闭的只在举行丧礼时打开并且只有城主以及那些佩着陵园的徽章、负责照管墓室的人才可以进入。门后是一条蜿蜒下行的路转了许多个弯下到明多路因山的峭壁阴影底下的一处窄地那里坐落着诸位先王以及宰相的墓室。

这条路旁有间小屋里面坐着守门人他手里拿着提灯走上前来眼中露出惧色。城主命令他开门于是门无声无息地打开了。他们走进去从他手中拿过了提灯。这条下行的路夹在古老的城墙和众多朦胧的栏柱之间在摇晃的提灯光中显得黑沉沉的。他们一路往下走与此同时缓慢的脚步不断激起回声直到最后他们来到了“寂街”拉斯狄能行走在灰白的圆顶、空荡荡的厅堂和死亡已久之人的遗像间。他们进了宰相家族的墓室放下了所抬的卧床。

皮平不安地四下打量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有着宽阔穹顶的厅室中小提灯的光在墙上投出了巨大的影子恍若给厅室四壁都挂上了帘幕。室中隐约可见多排大理石雕出的桌子每张石桌上都躺着一个沉睡的人形双手交叠头枕着石枕。但眼前近处有张宽大的桌子是空的。德内梭尔打个手势他们便将法拉米尔和他的父亲并排安置在桌上给他们盖上同一张罩毯然后低头侍立在旁如同在死者床边哀悼。这时德内梭尔低声开口了。

“我们就在此等候。”他说“不过别叫防腐师了。拿易燃的木柴来堆在我们周围以及身下倒上油。等我下令你们就把火把插进柴里。就这么办别再跟我啰嗦。永别了”

“大人容我告辞”皮平说转身惊恐地逃离了这间死人的屋子。“可怜的法拉米尔”他想“我一定得找到甘道夫。可怜的法拉米尔比起眼泪他明明更需要医药。噢我在哪里能找到甘道夫呢我猜一定是在打得最激烈的地方而且他肯定抽不出时间来管垂死的人跟疯子。”

到了门口一众仆人仍把守在那里皮平向其中一人说“你们的主人已经疯了。拜托你们怠怠工吧只要法拉米尔还活着就别给这地方拿火来甘道夫来

之前什么也别做”

“米那斯提力斯的主人是谁”那人回道“是德内梭尔大人还是灰袍漫游者”

“看来是灰袍漫游者否则就要没人了。”皮平说随即回头用自己能跑的最快速度奔上那条曲折的路冲过大吃一惊的守门人奔出门去继续跑一直跑到接近王城的大门。他奔过大门时哨兵跟他打招呼他听出那是贝瑞刚德的声音。

“你这是要跑哪儿去啊佩里格林少爷”他喊道。

“去找米斯兰迪尔。”皮平答道。

“城主交付的任务紧急我不该耽误你”贝瑞刚德说“但要是可以的话快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城主大人去哪里了我刚刚上岗可我听说他往禁门去了而且还有人抬着法拉米尔走在他前面。”

“是的”皮平说“去了寂街。”

贝瑞刚德低下了头藏住眼泪。“他们都说他快死了”他说“而现在他死了。”

“没有”皮平说“还没死呢。就连现在我想他都还有可能不死。但是贝瑞刚德这城还没沦陷城主就先崩溃了。他鬼迷心窍了还很危险。”他迅速地把德内梭尔奇怪的言行讲了一遍。“我必须立刻去找甘道夫。”

“那你得到底下的战场去。”

“我知道。城主准许我离开。但是贝瑞刚德你要是有办法快做点什么别让任何可怕的事情发生”

“除非城主亲自下令否则任何身穿银黑二色制服的人都不得为任何理由擅离职守。”

“那样的话你就必须在命令和法拉米尔的性命之间作个选择了。”皮平说“而且说到命令我想你要对付的是个疯子不是上级。我得快点走了。如果可以我一定会回来。”

他往下一直跑一直跑朝外环城跑去。那些往上逃离大火的人从他旁边经过有些人看见他的制服转身对他大喊但他毫不理会。终于他穿过第二环的城门门外大火在城墙间乱窜。然而周遭静得出奇。没有战斗的呼喝吼叫也不闻金铁交鸣之声。突然间传来一声恐怖的呼叫一波巨大的震动以及一阵深沉回荡的隆隆声。皮平强迫自己前进对抗着一股猛烈袭来、几乎令他膝盖发抖的惧意和恐怖。他转过拐角眼前赫然是主城门后的开阔地。然后他收住脚步呆了。他找到了甘道夫但他吓得缩了回去蜷成了一团阴影。

强攻自午夜开始一刻不歇。战鼓隆隆。从北到南一队又一队的敌人朝城墙扑来。来的还有庞然巨兽—哈拉德的猛犸拖着巨大的攻城塔和机械穿过火海间的一条条小道在忽明忽暗的火光中犹如移动的房屋。然而他们的统帅并不如何在乎他们做了什么也不在乎有多少伤亡他们的目的只在于测试防御的力量并让刚铎的人四处奔忙、疲于应战。攻打城门才是他的重中之重。钢与铁打造的城门或许坚固非常又有坚不可摧的岩石建造的塔楼和堡垒守卫但门本身却是关键是整道无法穿透的高大城墙中最薄弱的环节所在。

战鼓隆隆擂得更响。火焰高窜。巨大的机械装置慢慢越过平野装置中央有一根巨大的攻城槌长度犹如一棵百呎高的巨树以粗大的铁链悬起摆动。它是在魔多那些黑暗的锻造坊中耗费了很长时间打造出来的丑恶可怕的槌头由黑铁铸造形状如同掠食的狼。它被施加了诸多带来破毁的魔咒。他们给它取名“格龙得”用来纪念古时那柄“地狱之锤”[\[3\]](#)。庞大的野兽拖拉着它奥克簇拥着它后面跟着挥动它的山中食人妖。

但城门周围的抵抗仍很顽强多阿姆洛斯的骑士和戍卫部队中最强壮的精兵都坚守在此阻挡着攻势。箭矢镖矛纷落密如骤雨攻城塔或是撞毁或是突然如火炬般爆开。城门两侧的城墙前尸体和武器残骸覆满了每一寸地面。但仍有越来越多的敌人疯了一般扑上来。

格龙得缓缓前进。它的外壳不会着火虽然拖拉的巨兽时有发狂左突右闯踩死不计其数的奥克护卫但那些尸体会被拖离它的前进之路其他奥克立即取代他们的位置。

格龙得缓缓前进。战鼓隆隆疯狂擂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出现了一个可怕的身影一个戴着兜帽、裹在黑斗篷中的高大骑手。他踏着阵亡者的尸体缓缓往前骑行不再留心任何箭矢。他停住举起一把苍白的长剑。他这一

举攻守双方登时都感觉到一股巨大的恐惧当头笼罩下来。人类的手都垂落身旁弓弦不再鸣响。有那么片刻一切都静止了。

战鼓隆隆加急擂动吱嘎震颤。轰然一声巨响格龙得被众多巨手猛拖上前。它抵达了城门。它摆动起来。一声深沉的巨响犹如霹雳窜过云层隆隆响彻了石城。但是铁铸的城门与钢打的门柱顶住了这一撞。

见状黑统帅踏着马镫起身以可怕的声音高声呼喝出一种已被遗忘的语言词句中挟着力量与恐怖要撕裂人心与岩石。

他喊了三声。巨大的攻城槌撞了三次。最后一次撞击之下刚铎的城门应声而破。它像被某种爆炸的咒语击中一道灼烈的强光闪过城门轰然炸成碎片坍塌在地。

那兹古尔之首逼上前来。他庞大漆黑的身影映着后方的火光赫然耸现扩展成一股无边无际的绝望威胁。那兹古尔之首逼上前来立在那迄今从未有敌人穿过的拱道下当者无不奔逃。

只有一人没逃。在城门前的空地中甘道夫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坐在捷影背上等候。世间自由的骏马中惟独捷影经受得住如斯恐怖坚定无惧如拉斯狄能的雕像一般毫不动摇。

“你休想进入此地”甘道夫说。那个庞大的阴影一顿。“滚回为你准备的深渊去滚回去堕入等着你和你主人的虚空。滚”

黑骑手一掀兜帽。看哪他戴着一顶君王的王冠但王冠下的头颅却看不到。在王冠与披着斗篷的漆黑宽肩之间可见后方红红的火焰跳动。从一张无形的嘴里传来了致命的大笑。

“老蠢货”他说“老蠢货这个时刻是属于我的。你见到死亡时莫非认不出你诅咒也是枉然现在领死吧”言毕他高高举起了剑火焰在锋刃上流动。

甘道夫没动。而就在那一刻在后方城中远处某个院子里一只公鸡开始喔喔啼叫。它的叫声尖锐响亮丝毫不顾忌妖术和战争单纯欢迎着早晨欢迎着死亡阴影之上的高天之中即将到来的黎明。

仿佛回应一般远方传来了另一种声音。号角声呜呜的号角声阵阵不绝的号角声。明多路因山的沉暗山壁上吹角长鸣隐隐回荡。北方宏大的号角

正在猛烈吹响。洛汗的援军终于赶来了。

[1]德内梭尔的妻子芬杜伊拉丝出身于多阿姆洛斯。伊姆拉希尔是她的弟弟。也即法拉米尔的舅舅。—译者注

[2]精灵以及习得许多精灵学识的努门诺尔人认为肉体是灵魂的栖居之所。—译者注

[3]地狱之锤Hammer of the Underworld第一代黑暗魔君魔苟斯的兵器。参见《精灵宝钻》。—译者注

第五章 洛希尔人的驰援

天色昏黑梅里裹着毯子躺在地上什么也看不见。虽然这夜沉闷无风但他周围那些看不见的树却在轻声叹息。他抬起头来果然又听见了林木蓊郁的丘陵和山坡上传来一种声音就像隐隐的鼓声。那种脉动的声音会突然停止然后又在另一个地点响起一会儿近些一会儿远些。他很纳闷哨兵们听见没有。

他看不见他们但他知道自己周围全是洛希尔人的骑兵连队。在黑暗中他能闻到马的味道听见它们挪动马蹄轻踏着松针覆盖的地面。大军此时露宿在艾莱那赫烽火丘周围密生的松林里。东阿诺瑞恩的大道旁坐落着德鲁阿丹森林高高的烽火丘就屹立在森林覆盖的绵长山脊上。

梅里虽然很累却睡不着。他这会儿已经连续骑行了四天那片越来越深的昏暗已经慢慢消磨了他的志气。他开始怀疑自己明明拥有各种借口可以留在后方就连他的陛下也如此命令为什么还这么渴望前来。他也拿不准要是老国王知道他违背了命令会不会生气。也许不会。埃尔夫海尔姆是指挥他们所在的这支伊奥雷德的元帅他和德恩海尔姆之间似乎有着某种默契。他和他手下所有的骑兵都当梅里不存在梅里开口说话时他们也假装没听见。恐怕他只不过又成了一个包袱归德恩海尔姆携带。德恩海尔姆也不安慰人他不跟任何人说话。梅里感觉自己渺小、多余而且孤单。现在时间紧迫大军处于险境。他们离环绕城关地区的米那斯提力斯外墙只剩不到一天的骑行距离。侦察兵已经被派往前方探路有些一去不返其余的匆忙赶回报告说前方道路已被大批敌军封锁。有一支敌军就驻守在阿蒙丁以西三哩处的大道上还有些人类的兵力已经沿着大道推进离此不到三里格远。奥克在大道两旁的山岭与树林里游荡。国王和伊奥梅尔正连夜商讨对策。

梅里渴望找个人说话。他想到了皮平但这只让他愈发翻来覆去难以安眠。可怜的皮平啊被关在巨大的石城里孤单又害怕。梅里真希望自己是个像伊奥梅尔那样的高大骑兵可以吹响号角什么的并且骑着快马去解救他。他坐起来聆听再次敲响的鼓声这会儿鼓声近在咫尺了。很快他听见了低声说话的声音看见半罩着的昏暗提灯从林间穿过。附近的人开始在黑暗中摸索着行动。

一个高大的人影突然耸现然后在他身上绊了一下不禁咒骂了句树根。他认出那是元帅埃尔夫海尔姆的声音。

“大人我不是树根”他说“也不是行李袋子而是个被踢青了的霍比特人。作为赔礼您至少也得告诉我这是在做什么。”

“在这邪门的黑暗里做什么都有可能。”埃尔夫海尔姆答道“但是陛下派人传令说我们必须作好准备可能随时都会下令出发。”

“是敌人要来了吗”梅里焦虑地问“那是他们的鼓声吗别人似乎都不把鼓声当回事闹得我都开始以为那是我的错觉了。”

“不不是”埃尔夫海尔姆说“敌人在大道上不在山里。你听到的是野人[1]森林中的野人他们就这么跟远处的族人交流。据说他们还在德鲁阿丹森林中出没。他们是更古老的时候的遗民人数不多生活也很隐秘像野兽一样警觉又不开化。他们并不跟着刚铎或马克去作战但眼前的黑暗和奥克的到来都令他们不安他们生怕黑暗年代又要来了而目前看来那也确实很有可能。谢天谢地他们没打算猎杀我们据说他们用毒箭林中的本事无人可及。不过他们已经提出愿意为希奥顿效力。眼下他们的一个头领正被领去见国王灯光朝那边去了。我听说的就这么多了。现在我得赶快去传达陛下的命令。你也打包起来吧袋子先生”说完他便消失在阴影中。

梅里不喜欢这段有关野人和毒箭的话但还有一股与之大相径庭的沉重恐惧压在他心头。等待简直无法忍受。他很想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爬起来很快就在最后一盏提灯消失于林间之前小心地跟了上去。

不久他来到了一处开阔地那里有个小帐篷搭在一棵大树下是国王的帐篷。一盏顶上遮了罩的大提灯挂一根粗枝上灯下投洒了一圈苍白的光晕。希奥顿与伊奥梅尔坐在那里面前地上坐了个模样奇怪的粗短人影他像块古老的岩石那样骨节突出稀疏的胡子像干苔藓一样蓬乱地长在粗糙的下巴上。他的腿很短手臂很粗身材矮壮只在腰间遮了些草。梅里觉得自己在哪里见过他突然他想起了黑蛮祠的普科尔人像。这个人恰似那些古老的石像之一活生生地现身于此也许正是很久以前那些被佚名匠人们拿来当作雕塑原型的生灵历尽无尽年岁传下的后裔。

梅里蹑手蹑脚走近现场一片沉静。接着那个野人开始说话了像是在回答什么问题。他嗓音低沉喉音很重然而令梅里吃惊的是他说的是通用语只

是不甚流利语句中还夹杂了陌生的字眼。

“不骑马人之父”他说“我们不打仗只打猎。在树林里杀埚尔袞[2]痛恨奥克族。你们也痛恨埚尔袞。我们尽力帮忙。野人耳朵灵眼睛尖知道所有的路。高大的人类从大水里上来以前石头房子盖起来以前野人就住在这里。”

“但我们需要的是战事上的援助。”伊奥梅尔说“你和你的族人能怎么帮助我们”

“带来消息。”野人说“我们从山上向远处看。我们爬上很高的大山向下看。石头城关闭了。大火在外面燃烧现在里面也烧起来了。你们想去那里那你们一定要快。但是埚尔袞和很远的地方来的人类”他关节粗大的短胳膊朝东挥了挥“坐在马道上。非常多比骑马人还多。”

“这你怎么知道”伊奥梅尔说。

老人那扁平的面孔与漆黑的眼睛未见反应但声音因不悦而阴沉。“野人不开化自由自在但不是小孩子。”他答道“我是伟大的头领悍-不里-悍。我数很多东西天上的星星树上的叶子黑暗中的人。你们有二十个二十的十倍加五倍。他们有更多。大打一场谁会赢另外还有更多的围着石头房子的墙走来走去。”

“唉他说得真是太对了。”希奥顿说“我们的斥候还说他们在路上挖了壕沟打了木桩。我们不可能靠突袭把他们迅速除掉。”

“但我们急需赶路。”伊奥梅尔说“蒙德堡已经陷入火海了”

“让悍-不里-悍说完”野人说“他知道的路不止一条。他会带你们走没有坑洞没有埚尔袞走来走去只有野人和野兽的路。石头房子的人更强大的时候造了许多路。他们像猎人切兽肉一样切开了山岭。野人以为他们拿石头当饭吃。他们坐大马车穿过德鲁阿丹去里蒙。他们已经不走那路了。路被忘记了但是野人没有忘记。翻过山在山后面它还在青草和大树底下在里蒙后面下到阿蒙丁然后回到骑马人的路的尽头。野人会带你走那条路。然后你们就可以杀掉埚尔袞用明亮的铁赶走很坏的黑暗然后野人就可以回野外的森林里睡觉。”

伊奥梅尔和国王用洛汗本族的语言谈了一阵。最后希奥顿转身面对野人。“我们接受你的帮助。”他说“尽管如此一来我们会给自己后方留下大批敌人但那又何妨如果石城陷落我们就谁也回不去了。而如果石城得救那么被截断退路的将是奥克大军本身。悍-不里-悍如果你守信我们会给你丰厚的报偿你将永远是马克的朋友。”

“死人可成不了活人的朋友也给不了他们礼物。”野人说“但是如果大黑暗过后你们还活着那就别再打扰森林中的野人不要再像猎捕野兽一样猎捕他们。悍-不里-悍不会把你们领到陷阱里。他会自己跟骑马人之父一起走他要是带错路你们可以杀了他。”

“就这么说定了”希奥顿说。

“绕过敌人再回到大道上要花多长时间”伊奥梅尔问“如果由你带路我们势必得步行而且路无疑很窄吧。”

“野人走路很快。”悍说“路很宽石马车山谷那边可以并排走四匹马。”他朝南挥了挥手“但是路头和路尾都很窄。从日出到中午野人可以从这里走到阿蒙丁。”

“那么我们至少要给先锋部队七个钟头的时间。”伊奥梅尔说“但全体到达需要多久我们必须按照接近十个钟头来估算。我们可能会被预料不到的问题耽搁。如果队伍全线拉长那么在冲出山岭之前得花很长时间整队。现在几点了”

“天知道”希奥顿说“现在全是黑夜。”

“全是黑暗但不全是黑夜。”悍说“当太阳出来时即使她是藏起来的我们也感觉得到。她现在已经爬上了东边的山脉。在天空中现在白天已经开始了。”

“那么我们必须尽快出发。”伊奥梅尔说“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指望在今天帮得上刚铎。”

梅里不再往下听而是悄悄溜回去准备随时听令出发。这是大战前的最后一程。他觉得他们当中很可能没有多少人会生还。但是他想到了皮平和米那斯提力斯的大火便压下了自己的恐惧。

那天一切进展顺利没看见也没听见任何敌人埋伏等候他们的迹象。野人派出了一群谨慎的猎人作掩护因此没有奥克或游荡的奸细会得知山中的动静。他们越接近被围困的城光线就越昏暗骑兵们成长列前进人与马犹如一个个黑暗的影子。每一队都由一个林中野人带路老悍则走在国王身边。刚开始的路段走得比期望的要慢因为骑兵要牵着坐骑步行从营区后方择路穿过密林覆盖的山脊再下到隐藏的石马车山谷这很花时间。当前锋部队抵达一大片延伸过阿蒙丁东侧的灰色灌木林时时间已近黄昏。那片灌木林遮住了从西边纳多到东边阿蒙丁这一列丘陵当中的一个大豁口。那条久被遗忘的马车大道穿过那个豁口往下延伸通回到从石城出发、穿过阿诺瑞恩的主大道上。但是如今在经过诸多人类世代之后树木已经进占了这条马车道它不时消失、中断被掩埋在不知堆积了多少年的落叶底下。不过灌木林也给骑兵提供了最后一线在公开加入战斗之前隐藏行迹的希望。因为灌木林再过去便是大道和安都因平原而东边和南边的山坡全是岩石寸草不生群峦本身又扭曲盘绕汇成一族往上爬升峰棱层叠并入明多路因山那巨大的山体和山肩。

先锋部队暂停下来等后方部队从石马车山谷的深沟中鱼贯出来后他们才散开进入灰色的树林中扎营。国王召唤将领们前来议事。伊奥梅尔派出斥候去侦察道路但是老悍摇了摇头。

“派骑马人去没用。”他说“这么坏的天气野人已经看见所有能看见的东西了。他们很快就会回来跟我报告。”

将领们都来了。接着树林中悄然走出另外几个好似普科尔人像的人他们十分警觉跟老悍长得极像梅里简直分辨不出谁是谁。他们用一种喉音很重的奇怪语言跟老悍说话。

不久老悍转向国王。“野人说了许多事。”他说“首先要小心阿蒙丁那边还有好多人扎营离这里走路一个钟头。”他朝西边那座黑色的烽火丘挥了挥胳膊“但是从这里到石城人的新墙之间什么都看不见。许多人在新墙那里忙着。那墙已经倒了被埚尔袞用地上的响雷和黑铁的棒子捣垮了。他们粗心大意没看看周围。他们以为他们的朋友监视着所有的路”说到这里老悍发出了种奇异的咯咯声听起来像是在大笑。

“好消息”伊奥梅尔叫道“即便在这样的昏暗中希望也再次闪耀了。大敌的计谋经常出乎他的意料为我们所用。这可憎的黑暗本身成了我们的掩

护。现在他那些渴望摧毁刚铎、把它一块块石头拆掉的奥克已经挪开了我的心头大患。外墙本来会阻挡我们很长时间现在我们可以长驱直入了一倘若我们能冲到那里的话”

“我再次感谢你森林中的悍-不里-悍。”希奥顿说“感谢你给我们领路带来这些消息祝你好运”

“杀了埚尔袞杀了奥克族没有别的话能让野人高兴。”老悍回答“用明亮的铁赶走坏天气赶走黑暗”

“我们正是为此骑了这么远的路”国王说“我们会去尝试做到。但们能做到什么只有明天才知道。”

悍-不里-悍蹲下身子用坚硬的额头碰触大地表示告别。接着他起身像要离开却突然停住了脚步像只受惊的林中动物一样抬起头嗅着异样的空气。他眼中光芒一亮。

“风向正在改变”他喊道。话音未落似乎只是眨眼之间他和他的同伴们都消失在昏暗中洛汗的骑兵从此再也没人见过他们。不久东边远处又传来了隐隐约约的鼓声。但是整支大军已无人还担心野人不可靠尽管他们看似模样奇怪不讨人喜欢。

“再往前走我们就需要引导了”埃尔夫海尔姆说“在和平时期大军中有些骑兵去过蒙德堡我就是其中一个。我们到达大道就会见它拐向南走七里格后抵达环绕城关的外墙。那条大道沿途两侧大半是厚草地刚铎的信使认为他们在那段路上能用最快速度奔驰。我们可以快速前进而不弄出太大响声。”

“那么既然我们预期前方有一场需要全力以赴的恶战”伊奥梅尔说“我建议现在休息等到夜里再从这里出发这样我们就可以调整行程—抵达那片平野时要么是明天本来的天亮时分要么是陛下发令的时候。”

国王同意这一建议将领们离去了。但埃尔夫海尔姆很快又转了回来。“陛下斥候在灰森林前方没有发现别的状况”他说“只是找到了两个人两个死人和两匹死马。”

“是吗”伊奥梅尔说“怎么回事”

“是这样陛下他们是刚铎的信使其中一个大概是希尔巩。他的头被砍掉了但至少手里还紧握着那支红箭。还有从现场的迹象看他们被杀之前似乎正往西逃。据我看他们是发现敌人已经占领外墙或正在进攻外墙于是掉头—那应该是两夜之前的事如果他们照例在驿站换了新马才上路的话。他们无法前往石城于是掉头回来。”

“唉”希奥顿说“如此一来德内梭尔就没能得到我们驰援的消息会断绝了对我们到来的希望。”

“需求虽刻不容缓迟到仍胜过不到。”伊奥梅尔说“也许将会证明这句古谚这一次比有史以来任何时候都更真确。”

是夜洛汗大军沿大道两侧静悄悄地前进。大道此时绕着明多路因山的边缘转向南行。几乎在正前方远处的漆黑天空下有一片红光闪动大山的山壁映着这光隐隐呈现。他们正在接近佩兰诺的外墙拉马斯但是白昼尚未来到。

国王骑马走在前锋队伍的中央周围是近卫军。埃尔夫海尔姆率领的伊奥雷德随后而行。此时梅里注意到德恩海尔姆离开了自己的位置趁黑不断向前移动直到终于紧跟在国王近卫军之后。队伍突然停了下来。梅里听见前方有声音在低声交谈。冒险几乎抵达墙边的斥候回来了。他们来到国王面前。

“陛下那里火势很大。”一人说“整座城都陷入了火海平野上布满了敌人。不过似乎所有的敌人都去攻城了。据我们估计外墙只留下很少的兵力看守他们粗心大意忙着破坏。”

“陛下您还记得野人的话吗”另一人说“在和平时期我住在北高原的野外。我名叫维德法拉我也认为风给人带来消息。风向已经变了。从南方吹来一股和风尽管味道很淡却含着海洋的气息。这个早晨将带来新的事物。当您越过外墙后在这片浓烟之上的将是黎明。”

“维德法拉若你所言不虚愿你活过今日往后长年享有祝福”希奥顿说。他转向身旁的近卫军这时以洪亮的声音说话因此第一支伊奥雷德也有许多骑兵能听见

“现在马克的骠骑埃奥尔的子孙时刻已经来临家园遥遥在后宿敌大火在前尽管你们征战之地乃在异乡战场上赢得的荣耀却将永远属于你们自己你们曾经立下誓言现在为君王、为故土、为盟友去兑现它吧”

众人以矛击盾砰然有声。

“我儿伊奥梅尔你率领第一支伊奥雷德作为中军跟在王旗后方。”希奥顿说“埃尔夫海尔姆我们越过外墙后你率队去右翼格里姆博德率队去左翼。后面的各队根据情况跟着这三支队伍。敌人聚在何处就攻击何处。我们无法制订其他计划因为平野上的状况尚不清楚。现在不要惧怕黑暗前进”

前锋部队策马以所能做到的最快速度奔驰—无论维德法拉预言过何种变化此时天色仍然一片沉暗。梅里坐在德恩海尔姆背后左手抓紧同时试着用右手松开鞘中的剑。现在他痛苦地体会到了老国王语中的真实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你又能做什么呢梅里阿道克“只能做这个”他想“那就是拖累一个骑兵充其量也就是巴望坐在马鞍上别跌下去让飞奔的马蹄踩死”

离外墙所在已经不到一里格了。他们转瞬即达对梅里来说是太快了。霎时间狂喊四起还有零星的兵器交击声不过持续得很短。忙着拆墙的奥克人数很少又措手不及很快就被杀死或驱散。在拉马斯损毁的北门前国王再次勒马止步。第一支伊奥雷德在他背后和两侧停步整队。尽管埃尔夫海尔姆的队伍远在右翼德恩海尔姆仍与国王靠得很近。格里姆博德的人转往一旁绕去东边远处墙上的一处巨大开口。

梅里从德恩海尔姆的背后往前偷看。很远的地方也许有十多哩远那里大火燃成一片但在大火与骑兵之间燃着一道道排成巨大新月形的火焰最近的燃烧点距离还不到一里格。漆黑的平野上他能看清的事物很少而且他既看不见任何黎明的希望也感觉不到哪怕一丝风不管风向是否已经改变。

此刻洛汗的大军静悄悄地推进到刚铎的平野上恰似上涨的潮水漫过被以为是万无一失的堤坝缺口缓慢但稳定地涌入平野。然而此时黑统帅的全副心思意念都集中在即将陷落的石城上而且还没有消息去通知他警告他计划有任何瑕疵。

过了一阵国王领着近卫军稍往东移来到围城的大火与平野外围之间。他们仍旧没有受到阻挡希奥顿也仍旧没有下令。最后他再度停住。这时离石城更近了。空气中弥漫着燃烧的气味游荡着死亡的阴影。马匹不安起

来。但是国王端坐在雪鬃上一动不动盯着米那斯提力斯的惨状好似突然间遭到了痛苦或恐惧的沉重打击。他似乎被暮年高龄压垮缩小了。梅里自己则感到恐怖和怀疑仿佛庞大的重负沉沉地压在身上。他的心跳都放缓了。举棋不定之间时间也似乎归于停止。他们来得太迟了太迟还不如不来也许希奥顿会畏缩垂下苍老的头颅掉头偷偷溜走然后躲进山中。

突然间梅里终于感觉到了。毫无疑问变化来了。风吹在他脸上天光渐亮。在很远、很远的南方隐约可见云层它们犹如模糊的灰色暗影正在卷起、飘移黎明就在云层后方。

就在那一刻一道光芒乍现如同闪电从石城脚下的大地腾空而起。在那电光石火的瞬间石城遥遥闪耀黑白分明城顶高塔犹如一根闪烁的针。接着随着黑暗再次聚拢平野上滚滚传来巨大的轰隆一声。

那声音让国王佝偻的身影骤然挺得笔直他又显得高大威武了。他踏着马镫直起身以宏亮的声音高呼清晰胜过有史以来任何凡人所能做到

希奥顿麾下骠骑奋起奋起

邪恶已苏醒烧杀掳掠

快震刺长矛圆盾摒击

快拔剑鏖战血染黄沙直到旭日重升

奔向战场奔向战场往刚铎前进

说完他从掌旗的古斯拉夫手中抢过一支大号角猛力吹响由于力道过大号角竟然爆裂。立刻大军中所有的号角齐奏合鸣在那一刻洛汗的号角声如同一阵暴风响彻平野如同一声霹雳回荡山间。

奔向战场奔向战场往刚铎前进

蓦地国王对雪鬃大喝一声骏马应声一跃而出。在他背后大旗迎风招展打出一匹白马奔驰在绿色原野上的纹章但他冲得比它更快近卫军如同奔雷紧跟着他但他始终一马当先。伊奥梅尔纵马疾奔头盔上那缕白色的尾鬃因而飘扬。第一支伊奥雷德的前沿呼啸而去如同冒着白沫的大浪奔向海岸但是无人赶得上希奥顿。他看似癫狂否则便是先祖的战斗狂热如同新生的烈火正在他周身血脉中奔流。他骑在雪鬃背上如同古代的神明恰似世界还年轻时的维拉大战中伟大的欧洛米。他亮出了金色的盾牌看哪它灿烂如同太阳骏马的雪白四蹄所到之处长草也被照亮映得碧绿一片。因为黎明来临了黎明以及从大海吹来的风都来临了黑暗被驱离魔多的大军在哀号陷入了恐惧四散奔逃、丧命愤怒的马蹄从他们身上踏过。接着洛汗的大军全体高声唱起战歌他们边唱边杀沉浸在战斗的喜悦里他们的歌声壮美又可畏甚至传入了石城中。

[1]野人Woses译自古英语词wasan意为“野的被忽视的”其洛汗语原型为Róg复数形式为Rógin。—译者注

[2]埚尔袞gorgûn野人语言中的奥克。—译者注

第六章 佩兰诺平野之战

然而指挥进攻刚铎的既不是奥克头领也不是土匪。黑暗消散得太快比他的主人定下的时日来得要早命运在这一刻背叛了他世界转而对抗他胜利就在他伸手攫取时从他指间溜过。但他的臂膀很长他仍然统御大军控制着极大的力量。他是君王是戒灵是那兹古尔之首拥有诸多武器。他离开城门口消失了。

马克之王希奥顿已经抵达从城门通往大河的大道他转而奔向如今距离不到一哩的石城稍微放慢了速度搜寻新的敌人。近卫军簇拥着他德恩海尔姆也在其中。前方埃尔夫海尔姆的部队已经冲得更接近城墙他们在攻城机械中间劈砍杀戮将敌人驱赶进燃烧的沟渠里。佩兰诺北部近半已被攻克营区燃起大火奥克如同猎人面前的兽群朝着大河飞逃。洛希尔人任意驰骋来去纵横所向披靡。但是他们尚未突破围城的局面更未夺回城门。大批敌人守在城门前远处那一半平野还有其他大军尚未投入战斗。大道过去的南边列着哈拉德人的主力他们的骑兵全聚在头领的军旗下。那个头领举目张望在渐亮的天光中看见希奥顿王的王旗远远奔在战线之前周围护旗的人却寥寥无几。见状他心中顿时充满了炽烈的愤恨大吼一声展开了自己的旗帜猩红底色衬出一条黑蛇。他领军向白马绿旗大举冲杀过来南蛮子纷纷抽出弯刀多如天上闪烁的繁星。

这一来希奥顿注意到了他却不肯等他袭来而是对着雪鬃大喊一声径直冲上前去迎战。他们的照面交锋激烈慑人然而北方人类白热的怒火燃烧得更加炽烈他们骑术高超马背上运用长矛的本领更加精湛致命。尽管人数不及他们却像火矢闯入森林一般切开了南蛮子的队伍。森格尔之子希奥顿直接冲入敌阵手中长矛一抖将他们的头领挑下马来。他抽剑在手策马奔向军旗长剑一挥砍断旗杆斩杀旗手黑蛇随之覆没。所有尚存一命的敌方骑兵见状全都掉头远远而逃。

但是看哪就在国王意气风发之际他的金盾突然黯淡了。崭新的黎明被空中的阴影玷污黑暗当头笼罩了他。群马人立而起尖声嘶鸣。骑兵们被甩下马鞍趴倒在地。

“支援我支援我”希奥顿喊道“埃奥尔的子孙起来莫惧黑暗”但是雪鬃怕得发狂高高直立而起前蹄在空中踢蹬接着他一声惨嘶侧身翻倒在地一支黑色箭矢贯穿了他。国王倒在他身下。

而那巨大的阴影就像一片乌云徐徐降落。看哪那是一只有翼生物若是鸟那么它比其他所有的鸟都大却全身光秃既无翎管也无羽毛阔大的翼翅有如绷在尖长指间的皮膜还臭气熏天。也许它是诞生在世界更古老时的生物它这个族类在月光下被遗忘的寒冷山岭间苟延残喘苟活过了它们的时代在丑恶的巢穴中孵育出这不合时宜的最后一窝性喜邪恶。黑暗魔君捉了它用腐肉喂养它直到它长得极其庞大远超过其他一切飞禽然后他把它给了自己的仆人当坐骑。它自天而降逐渐落下接着收拢指爪撑起的皮膜粗哑地号叫一声扑落在雪鬃身上爪子深埋进马的体内光秃的长脖子弯曲下来。

在它背上坐着一个形体通身罩在黑斗篷中巨大且充满威胁。他戴着一顶钢王冠但冠缘和黑袍之间空空如也只有一双闪着致命光芒的眼睛这就是那兹古尔之首。先前他在黑暗退却前召来了自己的坐骑返回空中此刻他卷土重来挟来毁灭将希望化为绝望胜利转为死亡。他提着一柄乌黑的大钉头锤。

然而希奥顿并未被彻底抛弃。他的近卫军不是被杀害倒在四周就是被发狂的坐骑所制驮到了远处。但仍有一人立在那里那便是年轻的德恩海尔姆。忠诚战胜了惧怕他哭泣着因为他爱国王如父。这一整场冲锋陷阵梅里始终坐在他身后毫发无伤直到这个黑影来临。追风驹吓得将他们掀下马背这时正在平原上狂奔。梅里像一只晕头转向的野兽那样四肢着地爬行降临到身上的恐惧使他眼盲、眩晕。

“国王的卫士国王的卫士”他的心在呐喊“你必须待在他身边。你说过‘我将视您如父。’”但是他的意志没有反应他的身体颤抖不停。他既不敢睁眼也不敢抬头看。

接着透过头脑的一团昏乱他觉得自己听到德恩海尔姆在说话但此刻那个声音显得异样令他想起了另一个他认识的声音。

“滚开你这丑恶的德维默莱克^[1]食腐鸟之王让死者安息”

一个冰冷的声音答道“别挡在那兹古尔和他的猎物之间否则轮到汝时他不会杀汝。他会将汝带至远在一切黑暗之外的哀悼之所汝之肉身将在该处

被吞噬汝枯萎之心智将赤裸裸地暴露在无睑之眼面前。”

长剑锵然出鞘。“悉听尊便。但只要能够我就要阻止你。”

“阻止我汝这蠢货。没有活人[2]能够阻止我”

接着在那一刻的全部声音中梅里听见了最奇怪的一个。德恩海尔姆似乎哈哈大笑起来清亮的声音犹如金铁交鸣“但我不是活着的男人你面对的是个女人。我是伊奥蒙德之女伊奥温你挡在我与我至亲的陛下之间。如果你不是当真不死就快滚无论你是活人还是黑暗的行尸走肉只要你敢碰他我就劈了你。”

那只有翼的生物对她尖叫但是戒灵沉默以对没有作答仿佛突然起了疑虑。一时之间梅里的极度惊讶战胜了惧怕。他睁开眼睛眼前的黑暗消退了。那只巨兽就坐在离他不远处周围似乎一片昏暗那兹古尔之首则赫然耸立在上恰似一个使人绝望的阴影。在稍为偏左的地方面对他们而立的是他一直称为德恩海尔姆[3]的伊奥温但那顶遮掩了她的秘密的头盔已经从她头上跌落她灿亮的金发脱离了头盔的束缚散在双肩上闪着淡淡的金光。她灰如海洋的双眼坚定又凶猛但她脸颊上犹有泪痕。她手握长剑举起盾牌阻挡敌人那可怕的目光。

那是伊奥温也是德恩海尔姆。一张脸庞的印象瞬间闪过了梅里的脑海是他骑马离开黑蛮祠时注意到的那张脸那张不抱希望、一心求死的脸。他内心登时充满了同情同时又惊讶万分。刹那间他那一族缓慢点燃的勇气觉醒了。他握紧了拳头。她这么美丽这么绝望她不该死至少不该孤立无援地死去。

敌人的脸没有转向他但他还是几乎不敢动害怕那致命的眼神会落到他身上。慢慢地慢慢地他开始往旁边爬。而满心疑虑与恶毒的黑统帅正全神贯注盯着面前的女人视他如泥泞里的一条虫毫不理会。

突然间那只巨兽拍起丑恶的翅膀掀起了恶臭的风。它又飞到空中接着迅速朝伊奥温俯冲而下尖叫着用喙和爪展开攻击。

她仍然没有畏缩。她是洛希尔人的公主马克诸王的后代窈窕却如钢刀美丽却可怕。她迅速一剑劈去巧妙又致命。那伸长的脖子被她一剑斩断砍下的头颅像石头般落在地上。她往下一跃躲开轰然砸落在地的庞大躯体巨

兽的长翼摊开倒在地上瘫作一团。它这一亡那片阴影也随之消失。一道光
照在她身上她的头发在初升的阳光中闪闪发亮。

黑骑手从巨兽的遗骸上起身高大、凶恶如高塔般耸立在她面前。但闻
一声饱含憎恨、犹如毒液灌耳般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叫他挥锤砸落。一击之
下她的盾牌粉碎手臂也震断了她踉跄跪倒在地。他俯身如乌云般笼罩住她
眼中精光闪烁。他举起巨锤要给予致命一击。

但是突然间他极其痛苦地嚎叫一声亦是向前一个踉跄他那一击因而偏
斜砸进地里。梅里从他背后刺了他一剑。短剑穿透黑斗篷从锁子甲下方刺
入了他强壮膝后的肌腱。

“伊奥温伊奥温”梅里喊道。伊奥温闻声摇摇晃晃挣扎着起身趁那硕大的肩膀俯在面前聚起最后的力气一剑刺在铁王冠和斗篷之间。长剑火星四溅崩成无数碎片。王冠哐啷落地滚远。伊奥温往前扑倒在阵亡敌人的身上。但是看啊斗篷和锁子甲底下空无一物。此刻它们堆在地上不成形状破损、凌乱。一声嚎叫蹿升到战栗的空中衰减成尖厉的哭号随风飘散。一个没有形体可依附的薄弱声音渐渐消逝彻底湮没在世界的那个纪元里再未得闻。

霍比特人梅里阿道克站在尸堆当中像只白昼里的猫头鹰般眨着眼睛因为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透过一片迷蒙他看着伏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伊奥温的金发头颅又望向意气风发时猝然陨落的国王的脸—雪鬓在痛苦挣扎中翻过身去不再压住国王但他仍然成了主人的灾星。

梅里弯下腰执起国王的手亲吻看哪希奥顿睁开了眼睛目光清明他吃力地开了口声音平静。

“永别了霍尔比特拉少爷”他说“我的身体已废我要去见我的先祖了。如今我纵是跻身他们伟大的行列也当无愧。我砍倒了黑蛇。这是残酷的黎明却也是愉快的一天并且会有金色的夕阳”

梅里说不出话来只是又哭了。“请原谅我违背您的命令陛下”他终于开口说“然而除了哭泣着与您告别我丝毫没有尽到服侍您的义务。”

老国王露出了微笑说“别难过我原谅你。雄心壮志是不会被拒绝的。从今往后幸福生活吧。当你在和平的日子里坐下来抽烟斗时要想想我因为我

承诺过要同你坐在美杜塞尔德听你讲述烟草的传说如今却再也做不到了。”他合上双眼梅里垂下头待在他身边。不久他又开口了“伊奥梅尔在哪里我眼前发黑我临走前想见见他。我走后他必须继承我的王位。我还有话留给伊奥温。她……她不愿意我离开她而今我再也见不到她了那比女儿还亲的人啊。”

“陛下陛下”梅里泣不成声地说道“她——”然而就在那时他们四周鼓噪大作号角喇叭齐鸣。梅里转头四顾他完全忘了战争忘了周围整个世界从国王倒下的那一刻起其实只过了片刻感觉上却像已经过了好几个钟头。此时他意识到敌我双方即将交锋大战在即而他们正面临着被夹在战斗正中的危险。

敌人的生力军正从大河那边沿着大道急急开来魔古尔的大军从城墙下过来哈拉德的大军从平野南边过来骑兵当先步兵在后步兵之后还现出了背上负着战塔的庞大猛犸的身影。但在北边伊奥梅尔重新集结起洛希尔人雄壮的前锋追随着他的白色马尾盔冠。另外石城中的兵力也尽数出击以多阿姆洛斯的银天鹅旗为开路先锋正将敌人从城门前驱离。

刹那间梅里脑海中掠过几个疑问“甘道夫在哪里他难道不在这儿吗他难道不能挽救国王和伊奥温吗”但这时伊奥梅尔已策马疾驰而来还活着并终于控制住坐骑的近卫军也随他一同奔来。他们惊异地看着那凶兽倒卧在地的尸体跨下坐骑都不肯靠近。但伊奥梅尔跃下马鞍来到国王身边默然肃立心中惊恸交集。

接着一名近卫军从倒地已死的旗手古斯拉夫手中拿起国王的旗帜高高举起。希奥顿缓缓睁开了眼睛。他见了旗帜示意将它交给伊奥梅尔。

“马克之王向您致意”他说“现在跃马骑向胜利告诉伊奥温永别了”如此他阖然长逝且不知伊奥温就躺在他近旁。那些立在旁边的人无不落泪唤道“希奥顿王希奥顿王”

但伊奥梅尔对他们说

不可痛悼失度雄武之主陨落

其死无愧其生。他日高陵垒起

当由妇女悲泣。此时惟战而已

然而他自己也边说边哭泣。“近卫军留下”他说“将他的遗体光荣地护送出战场以免战斗毁伤就这么办其他倒在此地的近卫军也是同样。”然后他看着阵亡的人回想起他们的名字。忽然躺在那里的伊奥温跃入了他的眼帘而他认出了他的妹妹。如同一个高呼到中途突遭一箭穿心的人他呆立了片刻接着脸色变得煞白冰冷的狂怒在他心中高涨竟至有一刻无法成言。一股出离愤怒的疯狂情绪攫住了他。

“伊奥温伊奥温”他终于喊出声“伊奥温你怎么会在这里这是怎样的疯狂或邪恶死死吧死吧我们全都去赴死”

不经商议也不等石城的人马前来会合伊奥梅尔径直策马奔回大军阵前吹响号角高呼着进攻。整片战场都回荡着他的声音清晰地喊着“赴死冲锋冲向毁灭冲向世界的尽头”

话音一落大军开始移动。但洛希尔人不再歌唱。他们齐声呼喊着“赴死”声音洪亮可怕他们越奔越快犹如一股大浪从阵亡的国王身边一扫而过咆哮着向南袭去。

霍比特人梅里阿道克仍然站在那里眨着眼睛没有人跟他说话事实上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他抹掉眼泪弯腰拾起伊奥温给他的绿色盾牌背在背上。接着他去找自己松手丢下的剑因为他当时一剑刺下手臂立刻就麻木了现在他只能使用左手。看哪他的武器就在那里但是剑刃就像插进火中的干树枝一样冒着烟并且在他的注视下它扭曲、萎缩终至灰飞烟灭。

这柄来自古冢岗、由西方之地的工艺铸造的宝剑就此毁去。它是很久以前在北方王国中被缓慢铸造出来的那时杜内丹人还朝气蓬勃而他们的敌人当中为首的便是恐怖的安格玛王国及其妖术师国王。倘若当初铸剑之人得知此剑的命运必当欣慰因为哪怕挥动它的是一双更强而有力的手也没有其他的剑曾给那个敌人造成如此痛苦的重创切开那不死的肉体破除那将他的意志与看不见的肌腱紧密结合的咒语。

这时骑兵们以长矛杆蒙上斗篷做成担架抬起了国王。他们轮流抬着他向石城走去其他人轻轻抬起伊奥温跟在后面。然而他们还无法将近卫军全都带离战场因为共有七位近卫军战士阵亡在此他们的队长狄奥威奈^[4]也在

其中。于是他们将阵亡者抬离敌人与那恶兽周围插上长矛。之后待得尘埃落定人们回来在那里燃起大火烧了那只巨兽的尸体。不过他们挖下坟墓埋葬了雪鬃并在坟上立了石碑碑上分别用刚铎和马克的语言刻着

忠实仆从罹祸根源

捷足之后骏逸雪鬃

雪鬃的坟冢上从此绿草长青但是焚烧巨兽的那处地面却永远焦黑寸草不生。

梅里悲伤地慢慢走在抬遗体的士兵身旁再也不去注意周围的战斗。他疲累不堪周身疼痛四肢都不胜寒冷般颤抖。从大海刮来一场豪雨仿佛万物都在为希奥顿和伊奥温哭泣用灰色的泪水浇熄了城中的大火。不久他透过一片雾气看见刚铎的先锋部队近了。多阿姆洛斯亲王伊姆拉希尔骑上前来在他们面前勒马止步。

“洛汗的人你们抬的是谁”他喊道。

“希奥顿王。”他们回答“他去世了。但伊奥梅尔王正驰骋在战场上他盔冠上有白色马尾迎风飞扬。”

于是亲王下马在担架前屈膝向国王与他发动的这场伟大进攻致敬并落下泪来。他起身后望向伊奥温不禁大吃一惊。“没错吧这是位女子”他说“难道连洛希尔人的妇女都来参战援助我们了吗”

“不只有一人。”他们答道“她是伊奥梅尔的妹妹伊奥温公主。我们直到这个时候才知道她前来参战我们为此悔恨万分。”

尽管她的脸苍白冰冷亲王仍注意到了她的美他俯身想更仔细地看看她这时碰到了她的手。“洛汗的人啊”他叫道“你们当中没有医者吗她或许伤重垂危但我认为她还活着。”他将光可鉴人的前臂铠甲凑到她冰冷的唇边看哪铠甲蒙上了一层几乎难以察觉的淡淡水汽。

“现在需要赶快救治。”他说派自己的一名骑兵迅速奔驰回城去找帮手。但他向死者深深鞠了一躬开口与他们道别然后上马离开奔赴战场。

此时佩兰诺平野上的战斗已进入白热化兵器交击声愈发高亢其间夹杂着人的呐喊与马的嘶鸣。号角吹响喇叭声不绝猛犸被驱赶上战场时也粗声咆哮。石城的南边城墙下刚铎的步兵正在奋力对抗仍大批聚在那里的魔古尔军团。但骑兵已经朝东驰去增援伊奥梅尔有掌钥官“长身”胡林有洛丝阿尔那赫的领主有绿丘陵的希尔路因还有英俊的伊姆拉希尔亲王与簇拥着他的骑士部属。

他们对洛希尔人的援助可谓及时因为伊奥梅尔被自己的愤怒出卖战场的态势转而对他不利。他在盛怒下发动的进攻彻底击垮了敌人的前线部队他的骑兵组成的大楔阵干净利落地切入了南蛮子的阵列击溃了他们的骑兵也摧毁了他们的步兵。但是猛犸所到之处马匹无不踌躇不是退缩便是转向跑开。这些巨怪无人对抗像防御塔一样屹立于是哈拉德人在它们周围集结起来。洛希尔人在发动进攻时单单哈拉德人就已经比他们多出三倍而不久之后情况变得更糟因为敌人的主力军此刻如流水般从欧斯吉利亚斯源源不断地涌进了佩兰诺平野。他们本来集结在欧斯吉利亚斯只等黑统帅一声令下便要洗劫石城劫掠刚铎。现在黑统帅被灭魔古尔的副头领勾斯魔格[5]便悍然驱使他们投入了战斗—有手持利斧的东夷有可汗德地区的瓦里亚格人[6]有通身猩红的南蛮子还有从远哈拉德来的黑人貌似半食人妖长着白眼红舌。他们有一些正加紧赶往洛希尔人后方另一些则向西抵挡刚铎的军队阻碍他们与洛汗会合。

就这样这日开始转而对刚铎不利他们的希望开始动摇而正当此时石城中又传出新的惊叫声。那时上午过半正刮着大风雨往北移阳光普照大地。就在这一片清明当中城墙上的哨兵看见远方出现了新的可怕一幕他们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安都因大河从哈泷德的河弯处往下连绵好几里格石城里的人人都能一览无遗视力好的人还能看见前来的任何船只。这时望向那边的人惊愕地大喊起来因为他们看见一支舰队正乘风而来衬着波光粼粼的河面显得黑压压一片有大型快速帆船还有吃水极深、配有众多桨手的大船黑色的船帆鼓满了风。

“乌姆巴尔的海盗”人们大喊“乌姆巴尔的海盗看啊乌姆巴尔的海盗来了这么说贝尔法拉斯已经被占领了埃希尔和莱本宁都完了。海盗来攻打我们了这是厄运的最后一击”

由于石城中已找不到能指挥的人有人没有接到命令就跑去敲钟示警有人则吹响喇叭号令收兵。“回到城里来”他们喊道“回到城里来在全军覆没之前回到石城里来”但是吹送着舰队疾驶而来的风将他们的鼓噪全部刮走了。

事实上洛希尔人不需要通报或警示。他们自己全都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队黑帆因为伊奥梅尔现在离哈泷德不到一哩远。在他和那边的港口之间第一批敌人已经极力压来同时新的敌军已绕到后方切断了他跟亲王会师的路。此刻他望向大河心中的希望破灭了先前他赞美过的风此刻转而被他诅咒。但是魔多的大军无不振奋鼓舞心里充满了新的嗜血欲望他们再度群情激昂呐喊着发动了进攻。

这时伊奥梅尔冷静了情绪心思再次清明起来。他下令吹响号角召集所有能来的人聚到自己旗下。他打算最后筑起一道庞大的盾墙坚守阵地下马战至最后一人纵使西部世界再也没有人类留下来纪念马克的最后一位国王他也要在佩兰诺平野上立下堪为歌谣传颂的功绩。于是他骑马上了一座翡翠的小丘插下王旗旗上的那匹白马在风中飞驰。

冲出疑虑冲出黑暗冲向破晓。

我身披阳光策马且歌长剑在手。

跃马直到希望终结生命终点

此乃仇愤之时战毁之时血战直到暗夜

他边朗诵这些诗句边放声大笑。因为战斗的渴望再次从他心中升起他仍年轻毫发无伤并且他是王一支勇悍民族的君王。看啊就在面对绝境大笑的同时他再次望向那支黑色的船队并举起剑向他们发出了挑战。

接着惊奇之情攫住了他然后是无比的欢悦。他在阳光下将剑高高抛起接住时开始高唱。所有人都随着他望了过去看哪在为首的那艘船上赫然亮出一面大旗船转向哈泷德港时大旗迎风招展开来。旗上是一棵繁花盛开的白树那是刚铎的标志但白树还有七颗星环绕上方又有一顶高王冠那正是埃尔兰迪尔的标志不知多少年岁里都不曾由任何一位王侯打出。七星在阳光下

流光璀璨因它们乃是埃尔隆德之女阿尔玟以宝石缝就王冠在晨光中明亮无俦因它是秘银和黄金绣成。

阿拉松之子阿拉贡埃莱萨伊熙尔杜的继承人就这样走出亡者之路乘着来自大海的风来到了刚铎王国。洛希尔人欣喜若狂大笑爆发如潮众剑舞出一片闪光。石城中号声嘹亮百钟齐鸣汇成惊喜交加的音乐。但魔多的大军却陷入了慌乱困惑他们自己的船竟载满了敌人这得是多厉害的妖法。他们意识到命运的浪潮已经逆转厄运已在眼前一股黑暗的恐惧笼罩了他们。

东边多阿姆洛斯的骑兵驱赶着敌人驰来食人妖一般的人类、瓦里亚格人以及恨恶阳光的奥克。南边伊奥梅尔大步冲杀敌人望风而逃却发现自己腹背受敌因为此时诸船上的人已经跳下跃上哈泷德码头如同一场风暴向北横扫而去。莱戈拉斯来了吉姆利挥舞着斧头来了哈尔巴拉德擎着大旗来了还有额上佩星的埃尔拉丹和埃洛希尔兄弟此外还有北方的游民—坚毅不屈的杜内丹人他们率领莱本宁、拉梅顿和南方各采邑的大批英勇百姓前来参战。但阿拉贡手执西方之焰奔在众人之前安督利尔犹如新点燃的火炬重铸的纳熙尔如古时一样致命。他额上戴着埃兰迪尔之星。

如此伊奥梅尔与阿拉贡终于在战场中央相会他们倚剑互望彼此欣喜。

“哪怕有魔多的千军万马阻隔我们还是重逢了”阿拉贡说“我在号角堡岂不是这么说过”

“你确实这么说过”伊奥梅尔说“可是希望常常靠不住我当时又哪里知道你有先见之明。不过意料之外的援助堪称双倍的祝福朋友相会也再不会有比这次更开怀的了。”他们伸手紧紧相握。“而且也着实不会有比这次更及时的。”伊奥梅尔说“吾友你来得不算早。我们已经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经历了巨大的悲痛。”

“那么谈论之前我们就先去复仇吧”阿拉贡说然后他们一同骑马重返战场。

他们仍有艰难又漫长的一仗要打因为南蛮子既强悍又无情绝望时愈发凶猛东夷既强壮又善战并且死不投降。因此在烧毁的家宅或谷仓边在小丘或山岗上在城墙下或平野中他们仍在四处会合、集结、战斗直到白昼渐渐过去。

终于太阳沉落到明多路因山背后霞光将整片天空烧成一片通红丘陵和山岭都如同染上了鲜血。大河上波光如火黄昏中佩兰诺的青草也一片猩红。刚铎平野这一场大战就在那个时刻结束。拉马斯环墙内没有留下一个活着的敌人。除了死在逃命中的以及淹死在大河的红色泡沫中的其余全数被斩杀往东回到魔古尔或魔多的寥寥无几。只有一则遥远的故事传回了哈拉德人的地界一则关于刚铎的愤怒与恐怖的传说。

阿拉贡、伊奥梅尔和伊姆拉希尔骑马朝城门返回他们此刻已经疲累得感觉不到喜乐或悲伤。这三人因他们的运气、武艺和强大的兵器全都毫发无伤事实上少有敌人敢在他们盛怒之际抵挡或面对他们。但旁人有许多受伤、残废或战死在平野上。佛朗落马后独自力战被斧头砍倒墨松德的杜伊林和他的兄弟在率领弓箭手逼近猛犸射那些野兽的眼睛时双双被踏死。此外白肤希尔路因没回到品那斯盖林格里姆博德没回到格里姆斯雷德^[7]而坚毅不屈的游民哈尔巴拉德也再没回到北方。无论声名显赫还是寂寂无名无论将领还是士兵阵亡的人实在太多了这是一场真正的大战没有一则故事说尽它的全貌。许久以后洛汗有位诗人在他的《蒙德堡墓冢之歌》中这样写道

我们知道曾经山峦间战角轰鸣
在南方王国兵刃出鞘烨烨。
骏马疾驰犹如晨风
奔向石国战火燃起。
那里陨落了森格尔之子伟大的希奥顿
全军的统帅再也不曾回到他的金殿
不曾回到北方的牧地绿野。
哈尔丁与古斯拉夫
敦赫雷狄奥威奈还有勇毅的格里姆博德
赫勒法拉赫鲁布兰德霍恩与法斯特雷德

个个力战而亡在遥远的异域
与他们的盟友刚铎的统领们
长眠在蒙德堡的墓丘下沃土中。
白肤希尔路因永别故乡海边的丘陵
还有老佛朗再也不能凯旋
故园阿尔那赫百花绽放的山谷。
高大的弓手德茹芬与杜伊林
回不去幽深的黑水
群山影下墨松德的小湖。
从拂晓到日暮死亡一视同仁
攫住了领主与平民。他们早已安息在
刚铎的长草下大河边。
如今流水粼粼如银如泪
在那一日却曾咆哮奔流河水尽赤
血映残阳染红了白浪
当暮色中烽火点燃群山
拉马斯埃霍尔的朝露也染血而逝。[8]

[1]德恩海尔姆Dernhelm洛汗语意思是“秘密的守护者”。伊奥温使用这个化名其实已经隐晦地透露了她的身份而“海尔姆”helm在现代英语中又是“头盔”之意因此才有下文。—译者注

[2]德维默莱克Dwimmerlaik洛汗语意为“死灵法术造就之物鬼影幽灵”。

—译者注

[3]活人living man亦可译为“活着的男人”。此处是双关。—译者注

[4]狄奥威奈Déorwine洛汗人名中的wine也写作winë词根意为“朋友”读音为wi-neh并不是罗伯特·英格利斯Robert Inglis在《魔戒》有声书中读成的“怀恩”。—译者注

[5]勾斯魔格Gothmog与《精灵宝钻》中第一代黑暗魔君魔苟斯麾下的炎魔之首勾斯魔格重名但并非同一人。—译者注

[6]瓦里亚格人Variags生活在魔多东南部的可汗德地区的人类。该词来自哈拉德人的语言含义不明。—译者注

[7]格里姆斯雷德Grimsrade格里姆博德的祖传家宅。slade源自古英语意为“森林中的空地山坡上的洼地”。—译者注

[8]本诗开头的“We heard of”是日耳曼诗歌的传统开场白且极似《贝奥武甫》的现代英文译本开头“Listen! / We have heard of the glory in bygone days/of the folk-kings of the spear-Danes, / how those noble lords did lofty deeds”冯象的三联版译为“听哪谁不知丹麦王公当年的荣耀首领们如何各逞英豪”从本书情节来看洛汗子民对这一段悲壮史事烂熟于胸世代传唱。因此本诗开头特意译为“知道”。—译者注

第七章 德内梭尔的火葬堆

那个黑影自城门口撤退后甘道夫仍一动不动地坐在马上但皮平仿佛从身上卸下一副重担站了起来。他伫立着聆听那一片号角声感觉自己的心都要因它带来的喜乐炸开了此后的年岁里每当他听见从远处传来的号角声都忍不住热泪盈眶。然而这时他猛然想起了自己的任务赶紧往前跑去。与此同时甘道夫动了动对捷影说了句什么正准备骑马出城。

“甘道夫甘道夫”皮平大喊。捷影停下了脚步。

“你在这里干什么”甘道夫说“白城的律法岂不是规定那些穿银黑二色制服的人必须待在王城未经城主允许不得离开”

“他允许了”皮平说“他让我走。可我怕极了。上头那边可能要出可怕的事。我想城主已经疯了恐怕他要自杀还要拉上法拉米尔。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吗”

甘道夫从洞开的城门望出去听见平野上已经渐渐扬起战斗的声响。他握紧了拳头。“我必须走了”他说“黑骑手已经出战他仍会给我们带来毁灭。我没时间。”

“但是法拉米尔怎么办”皮平喊道“他还没死而要是没人去阻止他们他们就会把他活活烧死了”

“活活烧死”甘道夫说“到底怎么回事快说”

“德内梭尔去了陵寝”皮平说“他把法拉米尔也带去了还说我们全都会被烧死他不打算等。他们要搭个火葬柴堆把他放在上面烧了法拉米尔也一块儿烧。他已经派人去拿木柴和油。我已经告诉了贝瑞刚德但我怕他不敢擅离职守他正站岗呢再说他又能怎么办”皮平一口气说完这事探出颤抖的手碰碰甘道夫的膝盖“你难道不能救救法拉米尔吗”

“我也许可以”甘道夫说“但我若去救他恐怕就有其他人得死。唉我必须去因为别的救援都不能及时帮上他但不幸和悲伤将由此而生。即使是在我

们要塞的腹地大敌都有力量攻击我们—那是他的意志在运作。”

既已拿定主意甘道夫立刻迅速采取了行动。他一把拎起皮平放在身前一句话就让捷影掉头。马蹄声声他们奔驰在米那斯提力斯上行的街道上与此同时准备战斗的种种声音在他们背后涌起。到处都有人从绝望和恐惧中振作起来抓起武器彼此大喊“洛汗的援军来了”队长们在高呼连队在集合许多队伍已经向下开往城门。

他们遇见了伊姆拉希尔亲王。他对他们喊道“米斯兰迪尔你现在要去哪里洛希尔人正在刚铎的平野上作战我们必须集合所有能找到的兵力。”

“你会需要每一个人越多越好。”甘道夫说“要尽快我能抽身的话就去但我有急事要去见德内梭尔城主不能等。城主不在的时候由你指挥”

他们继续前进。随着一路向上越来越接近王城他们感觉到晨风扑面也瞥见了远方的一抹曙色那是南方天际一线不断扩展的晨光。但它没给他们带来什么希望因为他们还不知道等在前面的是什么恶事担心着已经为时过晚。

“黑暗正在逝去”甘道夫说“但它仍浓重地笼罩着白城。”

他们发现王城的门口没有守卫。“看来贝瑞刚德去了”皮平说心中的希望变大了些。他们转离大门沿路赶往禁门。禁门大开着守门人倒在门前。他被杀了钥匙被取走了。

“大敌干的好事”甘道夫说“他最爱这种事朋友自相残杀人心混乱导致忠诚分裂。”他下了马吩咐捷影回马厩去“吾友你我早该奔驰在平野上但其他的事让我耽搁了。不过若我呼唤你请全速赶来”

他们穿过禁门走下那条陡峭曲折的路。光线渐渐变亮路旁高大的石柱和雕像如同灰色的幽灵慢慢后退。

突然寂静被打破了他们听见底下传来人声呼喝与刀剑交击的叮当声自从白城建成以来这种声音从未在这处圣地响起过。他们终于来到拉斯狄能匆匆赶往宰相墓室晨光中隐约可见其巨大圆顶。

“住手住手”甘道夫喊道纵身跃上门前的石阶“停下这疯狂的举动”

只见德内梭尔的仆人们手里握着长剑和火把而贝瑞刚德孤身站在门廊最高一级台阶上身穿禁卫军的银黑二色制服他挡着门不让那些仆人进去。已经有两名仆人倒在他的剑下他们的血玷污了这处圣地。其他人则咒骂他说他违反法纪是背主的叛徒。

就在甘道夫和皮平奔向前时他们听见墓室里传来德内梭尔的喊声“快点快点照我的话做给我杀了这个叛徒难道还要我亲自动手”话音一落贝瑞刚德原本用左手拉住的墓室门被猛然打开白城的城主站在他身后高大威猛眼中闪着烈焰般的光芒手里握着出鞘的长剑。

但甘道夫快步跃上台阶他盛怒而来犹如一道白光陡然照进黑暗之地那些人急忙遮住眼睛往后退开。他抬手就是一击德内梭尔的剑应声脱手而飞落到背后墓室的阴影里。面对甘道夫德内梭尔仿佛受了惊吓连连后退。

“这是怎么回事大人”巫师说“亡者的墓室不是活人该待的地方。而且城门口的大战都打不完为什么还有人在圣地打斗难道我们的大敌已经侵入了拉斯狄能”

“刚铎的城主几时得向你汇报事务了”德内梭尔说“难道我不能命令自己的仆人”

“您可以命令。”甘道夫说“但那若是疯狂和有害的命令其他人也可以违抗您的意志。您的儿子法拉米尔在哪里”

“他躺在里面”德内梭尔说“正在烧已经在烧了。他们在体内放了把火。但很快一切都会烧起来。西方失败了。一切都将被一场大火吞噬全部就此了结。灰烬灰烬和浓烟都将被风吹散”

于是甘道夫看出他真的疯了担心他已经做出可怕的事便立刻大步抢上前去贝瑞刚德和皮平紧跟在后而德内梭尔则步步后退直退到里面那张桌台旁。在那里他们发现了法拉米尔。他仍发着烧神智不清地躺在台上而台下已经堆起了木柴四周也堆得很高并且全都浇上了油连法拉米尔的衣袍和盖毯上也不例外。不过还没点上火。见状甘道夫虽把力量之光仍隐藏在灰斗篷下却展露了隐藏在体内的气力。他跃上柴堆轻轻抱起病人再一跃而下抱着人往门口走去。但就在此时法拉米尔发出呻吟在昏迷中呼唤着他的父亲。

德内梭尔像是从恍惚中惊醒他眼中的怒火熄灭了。他哭起来说“不要把我儿子从我身边带走他在叫我。”

“他是在叫您”甘道夫说“可是您还不能接近他。他命在旦夕必须找医者治疗也有可能治不好。至于您的责任是出去为您的白城战斗死亡有可能在那里等待你。这点您心里明白。”

“他不会再醒来了。”德内梭尔说“战斗也是枉然。我们为什么渴望活久一点为什么我们不能并肩赴死”

“刚铎的宰相您被赋予权力不是为了让您安排自己的死期。”甘道夫答道“只有那些落在黑暗力量统治之下没有信仰的国王才这么做怀着高傲和绝望自杀靠谋杀亲人来缓解自己死亡的痛苦。”说完他穿过墓门将法拉米尔抱出了死气沉沉的墓室。送他来的担架这时已被摆在门廊上甘道夫把法拉米尔放了上去。德内梭尔跟了出来站在那里颤抖不已渴切地看着儿子的脸。一时之间所有的人都默然肃立看着他们的城主在痛苦挣扎德内梭尔动摇了。

“来吧”甘道夫说“那边需要我们。您还有很多事可做。”

突然间德内梭尔放声大笑。他再次挺直身躯显得高大又骄傲。他快步走回桌台前拿起先前自己头枕的那个枕头然后回到门口一掀布罩看哪他双手捧着一个帕蓝提尔。他将它举起时周围观望的人都觉得那个圆球内部燃起了火焰开始发光竟令城主削瘦的脸恍若被一团红光照亮—那张脸犹如坚石雕刻而成轮廓明暗分明高贵、骄傲、可怕。他的双眼熠熠发亮。

“高傲和绝望”他喊道“你莫非以为白塔的眼睛是瞎的不灰衣蠢货我所见比你所知的更多。你所抱持的希望不过是无知而已。去吧去费心治疗去出征去战斗到头来全是徒劳。你们或许能暂时在佩兰诺平野上取胜但要对抗这个如今已经崛起的力量却是有败无胜。它只不过才伸出一根手指头来对付这座白城。整个东方都在行动。哪怕是现在你所寄望之风也欺骗了你它从安都因河吹来一支黑帆舰队。西方已经败了。所有不愿做奴隶的都走吧是时候了。”

“这样的策略将让大敌毫无悬念地取得胜利。”甘道夫说。

“那你们就希望下去吧”德内梭尔大笑“米斯兰迪尔我莫非不了解你吗你希望取代我的位置站在北边、南边或西边每个王座之后。我已经看穿了你的心思策略。我岂不知您命令这个半身人保持沉默我岂不知您带他来此做我自己内室的奸细然而我从我们的谈话中已经得知你所有同伙的名号与目的。很好你用左手暂时利用我做挡箭牌对抗魔多又以右手带这个北方的游民来篡我的位。

“但我对你说甘道夫米斯兰迪尔我不会做你的工具我是阿纳瑞安家族的宰相绝不会退位给一个新贵当个年老糊涂的管家。就算他能向我证实他有资格他依旧只不过是出身伊熙尔杜一脉那个破败的家族早就丧失了王权和尊严。我绝不会向那样一个家族的最后一人低头”

“倘若事态依您所愿发展”甘道夫说“您希望怎么做呢”

“我会要求一切一如既往如同我这一生的每一天一样”德内梭尔答道“如同在我之前的先祖们的时代一样和平地做这白城的城主我死之后就将我的位子留给儿子而他会是自己的主人不是巫师的学生。但如果命运不容我的期盼成真那我就什么都不要既不要生命衰颓亦不要均分一半的爱更不容尊荣减损。”

“在我看来一位忠心的宰相交出他的职权丝毫不减损他享有的爱或尊荣。”甘道夫说“至少您不该在您的儿子生死未卜之时剥夺他的选择。”

这些话让德内梭尔再次双眼冒火他将晶石夹在腋下拔出一把刀大步走向担架。但贝瑞刚德一个箭步上前挡在法拉米尔前面。

“好啊”德内梭尔喊道“你已偷走我儿子一半的爱而今你又偷走我麾下骑士的心令他们最后彻底夺走了我的儿子但至少这一次你绝不能违抗我的意志我要决定自己的生死。”

“过来”他对仆人喊道“你们若非个个都是懦夫就给我过来”于是有两人奔上台阶到他面前。他飞快从其中一人手中夺过火把迅速奔回墓室里。在甘道夫来得及阻止他之前他已将火把猛地插进柴堆里木柴登时噼啪响着腾起一片烈焰。

接着德内梭尔跃上桌台周身裹着烈火与浓烟。他拿起脚前那根宰相的权杖抵着膝头一折而断接着将断杖扔进火里躬身在桌台上躺下双手捧着那

颗帕蓝提尔放在胸前。据说从此之后如果有人望进这颗晶石除非他有极强的意志能将它的视线扭向其他目的地否则他只会看见两只苍老的手在烈火中焦枯烧毁。

甘道夫在悲痛与恐惧中别开脸关上了门。有好一会儿他一语不发地站在门槛前沉思而外面其他人则听着室内烈火那贪婪吞噬的声音。接着只听德内梭尔大叫一声之后就没了声息世间再也无人见过他。

“埃克塞理安之子德内梭尔就这样过世了。”甘道夫说然后他转向贝瑞刚德以及一旁那些吓呆了的城主公人“同样逝去的还有你们所知的那个刚铎的时代无论是吉是凶它都结束了。在此已经发生了不幸的事但现在打消所有横在你们之间的仇恨与敌意吧因为这一切全是大敌策划的是他的意志运作的结果。你们因职责而敌对却落进了一张并非由你们编织的罗网。但是你们这些盲目服从城主的仆人好好想想若不是贝瑞刚德抗命白塔的统帅法拉米尔现在也会同样被烧成灰了。

“把你们倒下的同伴从这不幸之地抬走吧。我们会把刚铎的宰相法拉米尔抬到一个他可以平静安睡的地方若他就此长眠也是命该如此。”

于是甘道夫和贝瑞刚德抬起担架将它抬往诊疗院。皮平尾随着他们悲伤地低着头。但城主的仆人们仍呆站在墓室前如同受了打击的人。正当甘道夫走到拉斯狄能的尽头时只听一声巨响他们连忙回头看见墓室的圆顶爆裂浓烟滚滚冒出。接着轰的一声石块隆隆坍塌进一片火海中但火势丝毫不减火焰仍在断壁残垣间摇曳跳跃。那些仆人这才惊恐地飞奔而逃跟着甘道夫离开了。

终于他们回到了又称“宰相之门”的陵寝门前贝瑞刚德悲痛地看着守门人。“这件事会让我后悔一辈子。”他说“那时候我急疯了他又不肯听我说反而对我拔剑。”然后他关上门用从被杀之人那里夺来的钥匙把门锁上。“这把钥匙现在应当交给法拉米尔城主了。”他说。

“城主不在时由多阿姆洛斯亲王指挥。”甘道夫说“但既然亲王不在这里我必须亲自承担这份职责。我命令你留下钥匙保管好直到石城恢复正常秩序为止。”

他们终于来到石城的高层环城在晨光中朝诊疗院走去。那是几所与其他房舍隔离开来的美丽房屋专门用来照料重病的人不过现在已经准备好收

治在战斗中受伤或垂死的人员。这些房子位于第六环城离王城的大门不远靠近南边城墙四周是花园种植着草皮与树木—石城中这样的地方只有这么一处。这里住着几位获准留在米那斯提力斯的妇女因为她们精于治疗之术或是医者的助手。

然而就在甘道夫和同伴们将担架抬到诊疗院的正门前时他们听见城门前的平野上传来一声大叫尖锐刺耳的声音直拔上天然后随风消逝。那叫声太可怕了以至于一时之间所有人都僵立不动然而当声音消失人人的心情都突然振奋起来充满了自从东方的黑暗入侵以来一直不曾有过的希望。他们感觉天更亮了太阳破云而出。

但是甘道夫却一脸沉重与悲伤他吩咐贝瑞刚德和皮平将法拉米尔送进诊疗院自己则走到邻近的城墙边。他站在新升起的太阳下向外张望整个人如同一座白色的雕像。靠着他被赋予的视力他洞悉了发生的一切。当伊奥梅尔从战斗的第一线纵马而出站在平野上那些阵亡者身边时甘道夫长叹一声再次裹紧斗篷离开了城墙边。贝瑞刚德和皮平从诊疗院里出来时看见他站在院门前沉思。

他们看着他有一刻他不发一语。最后他开口说“吾友西部地区以及这城中所有的百姓啊可歌可泣之事已经发生了。我们是该哭泣还是该欢笑超乎我们的希望敌人的统帅已经被消灭了你们已经听到他最后那声绝望呼喊的回音。但是他的死也给我们带来了惨痛的损失与巨大的悲伤而若不是德内梭尔的疯狂我本来可以避免这样的损伤。大敌的手伸得可真长啊唉不过现在我终于发现他的意志是如何侵入白城的核心了。”

“虽然历任宰相都以为这是个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秘密但我在很久以前就猜到七晶石至少有一颗保存在这城的白塔里。德内梭尔在他仍然明智的年岁里知道自己力量的极限不敢擅自用它也不敢去挑战索隆。但是他的智慧衰颓了当他的国家危机日增恐怕他就去看了晶石并遭到了欺骗我猜自从波洛米尔离开后他去看得太频繁了。他太杰出不可能顺从黑暗力量的意志但尽管如此他也只能看见那力量允许他看见的。毫无疑问他所获得的知识经常为他所用然而那展示给他看的魔多雄厚实力的景象却让绝望在他内心滋长直到最后压垮了他的心智。”

“当时我就觉得有件事很奇怪现在我明白了”皮平一边回忆一边说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城主从法拉米尔躺着的房间里出去当他回来时我才第一次感

觉他变了变得苍老又颓丧。”

“就在法拉米尔被送到白塔来的那一刻我们许多人都看见顶层的房间里闪过一道奇怪的光芒。”贝瑞刚德说“但我们以前见过那种光芒石城里早有传言说城主不时会跟大敌以意志角力。”

“唉那么我猜得没错。”甘道夫说“索隆的意志就是这样侵入了米那斯提力斯我也因而被耽搁在此。我会被迫继续留在这里因为不只法拉米尔很快还有别的事情要我处理。

“现在我得下去会见那些前来的人。我已经看见平野上发生了让我心中极为悲痛的一幕但可能还会有更悲痛的事发生。皮平跟我一起去但是你贝瑞刚德你该回到王城把发生的事都告诉禁卫军的队长。恐怕他职责所在会把你调出禁卫军。不过告诉他若我能给他提个建议我建议把你派到诊疗院来担任你的统帅的卫士兼仆人当他醒来时能随侍在侧—如果他还会醒来。因为是你救他免于火焚。现在去吧我很快就会回来。”

说完他便转身离开皮平跟着他朝下一层环城走去。就在他们加紧往下赶路时晨风带来了一阵灰雨所有的火焰都被浇熄了他们面前升起了大团的浓烟。

第八章 诊疗院

当一行人接近米那斯提力斯毁损的城门口时疲惫不堪又泪眼模糊的梅里感觉面前好像有一团迷雾。遍布城门四周的屠戮与残骸他都没怎么注意。空气中烟熏火燎臭气弥漫因为有许多攻城机械被焚毁或投进冒火的壕沟里许多尸体也是还有南蛮子的巨兽的残躯四处横陈有被烧得半焦的有被投石砸烂的还有被墨松德的英勇弓箭手射穿眼睛而死的。落雨已经停了一段时间太阳在高空中闪耀但低层环城都仍裹在闷烧的浓烟中。

人们已经开始努力从一片狼藉的战场上清出一条路来这时有一些人抬着担架从城门出来。他们将伊奥温轻轻放在软垫上又给国王的遗体盖上一大块金色织布他们举着火把簇拥着他前行火焰迎风摇曳火光在阳光下显得惨淡苍白。

就这样希奥顿和伊奥温来到了刚铎之城见者无不脱帽鞠躬致敬。他们穿过被烧毁的环城的灰烬与浓烟沿着一条条石街一路往上。对梅里而言这段上行之路似乎长得没有尽头恰似一个令人厌恶的梦境中一段毫无意义的旅程一直走啊走走向一个记忆无法把握的昏暗终点。

慢慢地前方的火把闪了闪熄灭了他在一团黑暗中行走。他想“这是一条通往坟墓的隧道我们会永远待在那儿的。”然而突然间他的梦境里闯进了一个活泼的声音。

“啊哈梅里感谢老天爷我可找到你了”

他抬起头来眼前的迷雾消散了些。那竟是皮平他们面对面站在一条窄巷里除了他俩周围空无一人。他揉了揉眼睛。

“国王在哪儿”他说“伊奥温呢”接着他一个踉跄坐倒在一道门阶上又开始哭起来。

“他们已经上到了王城。”皮平说“我猜你一定是边走边睡拐错弯了。当我们发现你没跟他们在一块儿甘道夫就派我出来找你。可怜的老梅里再见

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可是你累坏了我不会跟你啰嗦个没完。告诉我你受伤了吗或哪里疼”

“没有。”梅里说“呃不我想我没受伤。但是皮平自从我刺了他一剑后我的右臂就动不了了而我的剑就跟块木头似的全烧没了。”

皮平露出了焦急的神色。“哦那你最好尽快跟我一起走。”他说“我真希望我能抱得动你。你不适合再多走路了。他们根本就不该让你自己走的不过你得原谅他们。城里发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梅里一个从战场上归来的可怜霍比特人很容易就会被忽略掉。”

“被忽略可不总是坏事。”梅里说“我刚才就被忽略了被—不不我没办法说出口。帮帮我皮平我眼前又开始变得一片漆黑我的胳膊真冷啊。”

“靠在我身上梅里伙计”皮平说“来吧一步接一步。不远的。”

“你要去埋葬我吗”梅里说。

“不当然不”皮平说虽然心被恐惧和同情绞紧他仍试着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开心些“不我们要去诊疗院。”

他们转出那条位于幢幢高宅和第四环城外墙之间的巷子重新回到爬上王城的主大街。他们一步一步往上走梅里像个睡着的人一样摇摇晃晃嘴里还在喃喃呓语。

“我根本没法把他弄到那儿去”皮平想着“难道都没人能帮我吗我不能把他留在这里。”就在这时出乎他的意料有个男孩从后面追了上来。男孩经过时他认出那是贝瑞刚德的儿子贝尔吉尔。

“哈罗贝尔吉尔”他喊道“你要去哪里你还活着真高兴又看到你。”

“我正给医者跑腿办事呢”贝尔吉尔说“我不能耽搁。”

“不用你耽搁”皮平说“但麻烦你上去告诉他们我这儿有个病了的霍比特人就是佩瑞安人[1]是从战场上回来的。我想他实在走不动了。如果米斯兰迪尔在那儿他听说这个消息会很高兴的。”贝尔吉尔继续往前跑了。

“我最好在这儿等着。”皮平心想。于是他轻轻扶着梅里躺在一处有阳光的人行道上然后在他身旁坐下让梅里的头枕在自己膝上。他轻轻摸着梅里的身体和四肢将朋友的双手握在自己手里。梅里的右手摸起来冰一样冷。

没多久甘道夫就亲自来找他们了。他弯腰察看梅里抚摸他的额头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他抱起来。“他本来应该被光荣地抬进这城里来。”他说“他一点也没辜负我对他的信任。因为若不是埃尔隆德对我让了步你们谁也不会踏上这条路而那样的话今天我们遭受的不幸就要惨重多了。”他叹了口气“不过这下我手边又多了一个要照顾的而战斗一直都还胜负未定。”

就这样法拉米尔、伊奥温和梅里阿道克终于全都安卧在诊疗院的床上了。他们在那得到了精心照顾。虽然古代全盛时期的一切学识到现在都衰微了但刚铎的医学依然高明他们精于疗伤止痛之道大海以东所有凡人的病患都能医治惟独衰老除外。他们找不到治愈衰老的办法事实上他们的寿命如今已经缩减到只比其他人类稍长一点除了某些血统较为纯正的家族他们当中能够精力充沛地活过百岁的人也越来越少。然而他们的技能与知识此时遇到了挑战他们对许多患上一种病的人束手无策这病被称为黑魔影症因为它是那兹古尔引起的。那些患上这病的人会慢慢陷入昏睡睡得越来越沉然后变得无声无息冰冷异常最后死亡。在照顾病人的看护人员看来半身人和洛汗公主都罹患此病且病情格外严重。整个上午的时间他们还会偶尔开口说话在昏睡中喃喃呓语。看护人员聆听他们所说的一切希望或许能借此得知一些有助于了解病人伤情的事。但是病人很快就开始陷入昏迷随着太阳西下他们的脸逐渐蒙上了一层灰影。而法拉米尔的高烧也降不下来。

甘道夫满怀忧虑地从一个照顾到另一个看护人员也把听见的全都告诉了他。这天的时间就这么慢慢过去外面的大战持续着形势时好时坏各种奇怪的传言不胫而走而甘道夫仍是等待和观望并未前去参战。直到最后艳红的夕阳映得霞光满天透过窗户照进来的霞光洒在病人死灰的脸上使那些站在病床旁的人觉得患者的脸泛起了淡淡的红晕仿佛慢慢恢复了健康但这只是对希望的嘲弄。

院中看护人员里最年长的人是位老妇名叫伊奥瑞丝这时她看着法拉米尔英俊的脸庞忍不住哭泣因为所有的百姓都爱他。然后她说“唉他竟然就要死了。真希望刚铎能像很久以前一样他们说那时候有国王在位。因为古谚里说‘王者之手乃医者之手’于是众人就能得知谁是真正合法的国王。”

站在一旁的甘道夫说“伊奥瑞丝你这话人们会永远记住的因为这话里包含了希望。或许国王真的回到刚铎来了。那些传进城里的奇怪消息你难道没听说吗”

“我这里忙得团团转没空理会那些大呼小叫。”她答道“我只希望那些杀人魔别到这院里来搅扰病人。”

随后甘道夫匆匆离开了此时天空中的晚霞已经消逝山岗染上的暗红也渐渐淡褪暮色苍淡如同灰烬悄然笼罩了整片平野。

随着太阳下山阿拉贡、伊奥梅尔和伊姆拉希尔率领众位将领与骑兵接近了石城。当他们来到城门前阿拉贡说

“看哪夕阳西下如同一团大火它标志了诸多事物的终结与崩溃改变了这世界的潮流。但这座石城和这个王国长年累月都归于宰相的统治之下我若不请自入恐怕难免引起猜疑和争论现在大战未了当避免这类龃龉。在情势明朗、我们或魔多战胜之前我不会进城亦不会宣告任何王权主张。人们当在这片平野上为我搭起帐篷我会在此等候白城城主的欢迎。”

但伊奥梅尔问“您已经打出国王的旗号展示了埃兰迪尔家族的标志难道您能忍受这些遭到质疑”

“不能。”阿拉贡说“但我认为时机尚未成熟。除了大敌和他的爪牙我无意与旁人争斗。”

伊姆拉希尔亲王说“我身为德内梭尔城主的姻亲若能就此事进言的话我要说大人您的话很明智。德内梭尔意志强悍、为人高傲但年纪已老而且自从他儿子重伤倒下后他的情绪也变得乖戾了。可是我不愿让您像个乞丐一样待在门外。”

“不是乞丐。”阿拉贡说“就说是游民的统领吧他不习惯城镇和石造的房屋。”他命人收起王旗然后解下额上的北方王国之星将它交给埃尔隆德的儿子们保管。

于是伊姆拉希尔亲王和洛汗的伊奥梅尔与他辞别进了石城穿过喧闹的人群一路骑行前去王城。他们来到白塔大殿寻找宰相却发现宰相的座位是空的而在王座的高台前马克之王希奥顿躺在一张御床上周围立着十二支火

把以及十二名卫士分别是洛汗和刚铎的骑士。床的帷幔是绿白二色但国王身上盖着一块金色大布一直覆到胸口胸口放着出鞘的长剑脚下放着他的盾牌。火把的光映着国王的银发闪闪发亮犹如阳光洒上喷泉的水花然而他的面容显得英俊而年轻只是那种平和的神态远非年轻人可以企及。他看起来像是睡着了。

他们在国王身旁默立片刻之后伊姆拉希尔问“宰相去哪里了米斯兰迪尔又在哪里”

一名卫士答道“刚铎的宰相在诊疗院。”

但伊奥梅尔问“我的妹妹伊奥温公主呢她肯定享有同样的光荣应当躺卧在国王身旁。他们把她安置到哪里去了”

伊姆拉希尔说“可是当他们把伊奥温公主抬到此地时她还活着。你莫非不知道”

伊奥梅尔闻言心中霎时燃起了意想不到的希望但强烈的担忧与恐惧也随之而生因此他未曾多说只是转身迅速离开大殿亲王跟在他身后。他们出门时夜幕已经降临天空中繁星点点。这时只见甘道夫徒步走来与他同行的是个身披灰斗篷的人。双方在诊疗院门前照面伊奥梅尔和伊姆拉希尔向甘道夫问安并说“我们在找宰相人们说他在这院里。难道他也受了伤吗还有伊奥温公主在哪里”

甘道夫答道“她躺在里面还活着但快要不行了。而你们也听说了法拉米尔大人被毒箭所伤但现在他成了宰相因为德内梭尔已经去世他的墓室已被烧毁。”他讲述了事情经过他们听了无不哀伤又惊异。

但伊姆拉希尔说“倘若刚铎和洛汗在一天之内同时失去了君主胜利的喜悦将大打折扣因为代价实在太惨痛。如今伊奥梅尔统领着洛希爾人但与此同时石城该由谁统治我们现在难道不该派人去请阿拉贡大人吗”

这时那个披着斗篷的人开了口“他已经来了。”他走到门旁提灯的光辉中他们认出他果然是阿拉贡。他在铠甲外裹着罗瑞恩的灰斗篷除了加拉德瑞尔赠与的绿宝石没有佩戴任何信物。“我之所以来是因为甘道夫请求我来。”他说“但此刻我只是阿尔诺的杜内丹人的统领。多阿姆洛斯亲王应当

统治石城直到法拉米尔苏醒。不过我的建议是接下来一段时期以及我们与大敌交锋时该由甘道夫统领我们所有人。”众人对此都表示赞同。

于是甘道夫说“时间紧迫我们别站在门口了进去吧因为只有阿拉贡前来那些仍在院中的重病之人才存有一线希望。刚铎的女智者伊奥瑞丝这样说‘王者之手乃医者之手’于是众人就能得知谁是真正合法的国王。”

于是阿拉贡率先进门其他人跟随在后。门口有两个穿着王城制服的卫士一个身量高大另一个却只如孩童而当他看见进来的一行人不禁惊喜万分地大叫出声。

“大步佬太棒了你知道吗我就猜在黑舰队上的是你但他们全都大喊着‘海盗’不肯听我说。你是怎么办到的”

阿拉贡大笑拉住了霍比特人的手。“这当真是幸会”他说“但现在还不是讲旅人故事的时候。”

但伊姆拉希尔对伊奥梅尔说“我们竟然可以这样叫我们的国王还是他登基时会用别的名字”

阿拉贡听见他的话转过身来说“确实会。在古时的高等语言里我叫‘埃莱萨’意思是‘精灵宝石’又叫‘恩温雅塔’意思是‘复兴者’。”他拿起佩戴在胸前的绿宝石“但是倘若我的家族有朝一日得以建立就将以‘大步佬’为名。在高等语言里它听起来不会这么俚俗。我将叫‘泰尔康塔’我所出的所有子孙亦然。”

语毕他们进了诊疗院朝病人所在的房间走去。路上甘道夫讲述了伊奥温和梅里立下的功绩。“我在他们身边待了很久”他说“一开始他们在昏睡中说了许多梦话随后便陷入了致命的昏迷。此外我也被赋予了洞悉诸多远方之事的能力。”

阿拉贡首先去看法拉米尔其次是伊奥温公主最后是梅里。等他看过这些病人的脸查验过他们的伤他叹了口气。“我必须倾尽我被赋予的全部力量和本领来救治他们。”他说“要是埃尔隆德在这里就好了他是我们这一族中最年长的一位力量也更强。”

伊奥梅尔见他悲伤又疲惫说“你肯定得先休息一下吧至少先吃点东西”

但阿拉贡说“不这三个病人尤其是法拉米尔时间已经不多了得分秒必争才行。”

然后他召来伊奥瑞丝问“诊疗院中储藏着治疗的草药吧”

“是的大人”她答道“不过我估计分量不够给所有需要的人用。但这点我是有把握的那就是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去哪儿找更多草药来。在这段可怕的日子里什么事都出差错到处失火燃烧跑腿办事的孩子那么少所有的路都堵住了不通。您瞧从洛丝阿尔那赫到这边市集来做买卖的商贩都不知多少日子没来过了但在这座诊疗院里我们竭尽所有做到了最好我深信大人您一定清楚明白。”

“等我看了之后我会判断。”阿拉贡说“还有一样东西也缺就是说话的时间。你们有阿塞拉斯吗”

“我不知道这点我是有把握的大人”她答道“至少肯定没有叫这名字的药草。我会去问问草药师他知道所有古老的名字。”

“这种药草也叫‘王叶草’[\[2\]](#)”阿拉贡说“也许你知道的是这个名字近年来乡下的人都这么叫它。”

“噢那个啊”伊奥瑞丝说“这么说吧大人您要是一开始就说这个名字我早就会告诉您了。没有我们没有这种药草这点我是有把握的。您瞧我从来没听说它有什么了不起的疗效。其实啊每当我跟姊妹们在树林里看见这种草我都经常说‘王叶草这个名字可真奇怪我很纳闷人们为什么这么叫它。因为假如我是国王我就会在我的花园里种上更鲜艳、更美丽的花草。’不过这草捣碎时仍然有股甜美的香味对不对‘甜美’这词不知用得对不对也许‘有益健康’更贴近正确的描述。”

“确实是有益健康。”阿拉贡说“现在我说这位大妈你若爱法拉米尔大人就请你拿出跟说话一样的速度赶快去给我找些王叶草来要是这城里还有一片叶子的话。”

“而要是没有我就要在背后载着伊奥瑞丝直奔洛丝阿尔那赫。”甘道夫说“她得带我去树林里但可不是去找她的姊妹们。捷影会让她见识一下什么叫做‘赶快’。”

伊奥瑞丝走了以后阿拉贡吩咐另一位妇女烧水。然后他一手握住法拉米尔的手一手搭在病人那汗湿淋漓的额头上。但法拉米尔没有动也没有任何表示似乎连气息都没了。

“他快要不行了”阿拉贡转身对甘道夫说“但这不是受伤造成的。看伤口正在愈合。假使如你所想他是被那兹古尔的箭所伤他一定当晚就死了。我猜这伤是南蛮子的箭造成的。箭是谁拔的还保留着吗”

“箭是我拔的”伊姆拉希尔说“并给伤口止了血。但我没把箭保留下因为我们要做的事太多了。就我所记得的那箭确实就像南蛮子用的箭。但我还是相信它是天上那些魔影射的否则他的高烧与病势无法解释因为伤口既不深也不致命。您怎么看这件事”

“疲惫因他父亲的情绪而悲痛受伤但最主要是因为黑息。”阿拉贡说“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因为他早在骑马前往外墙作战之前就已经险些被笼罩在魔影底下而就在他坚守前哨阵地拼死作战的同时那种黑暗必定慢慢潜入了他体内。我要是早点赶到这里就好了”

这时草药师进来了。“大人您要找乡下人说的王叶草”他说“也就是高贵古语中的‘阿塞拉斯’或者对那些懂点维林诺语的人来说……”

“我是需要”阿拉贡说“我也不在乎你们现在是叫它‘阿西亚·阿兰尼安’[\[3\]](#)还是‘王叶草’只要你们有就行了。”

“请见谅大人”草药师说“我看得出来您不单是位善战的将军还是位博学之士。但是唉大人诊疗院只收治重伤或重病的人故不保存这种东西因为就我们所知它没有什么疗效充其量能使污浊的空气清新或驱走一些暂时的滞闷。当然除非您留心古代的歌谣—我们的妇女比如好心的伊奥瑞丝尽管不理解歌谣的意思却仍能背诵。

时值黑息鼓动

死亡阴影渐浓

所有光明已逝

乃有阿塞拉斯阿塞拉斯

为垂死者送来生命

就在王者手中掌握

“恐怕这只是一首被老妇的记忆篡改过的打油诗而已。它若真有任何意义的话就留待您判断了。不过城里的老人仍用这种草药泡水来治头疼。”

“那就奉国王之名快去找那些没什么学问却比较有智慧家里还有一些这种草药的老人拿药吧”甘道夫吼道。

阿拉贡这时跪在法拉米尔床边一只手按在他额头上。旁观者感觉有一场激烈的争斗正在进行因为阿拉贡的脸色渐渐泛灰显得疲惫不堪。他还不时唤着法拉米尔的名字但在他们听来呼唤声一次比一次轻仿佛阿拉贡本人离开了他们走入远方某个黑暗的山谷呼唤那迷失的人。

终于贝尔吉尔跑进来手中一块布里包着六片叶子。“大人王叶草来了”他说“但这最晚也是两星期以前摘下来的恐怕已经不新鲜了。我希望它还能用吧大人”然后他看见了法拉米尔不禁哭了出来。

然而阿拉贡露出了笑容。“能用。”他说“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你留下来吧别难过”然后他拿了两片叶子摊在掌上对它们吹了口气接着揉碎屋里登时充满了一股清新的生机仿佛空气本身苏醒了颤动起来闪耀着喜乐的火花。他将揉碎的叶子扔到递过来的一碗热水里立刻所有人的心情都豁然开朗。每个嗅到这香气的人都似乎回忆起某片土地上露珠晶莹、阳光明媚、万里无云的早晨在那里春日的美好世界本身只不过是一闪而逝的记忆。不过阿拉贡起身仿佛整个人都焕然一新他眼中含着笑意将碗拿到法拉米尔昏睡的脸前。

“哎呀这可不得了谁会相信啊”伊奥瑞丝对站在她旁边的女佣说“这野草可比我以为的管用它让我想起了伊姆洛丝美路伊^[4]的玫瑰我还是个小丫头的时候见过不管哪位国王都不能奢求比那更美的花了。”

突然法拉米尔动了动然后睁开了眼睛。他望着俯身看着他的阿拉贡眼中亮起了理解和爱戴的光彩。他开口轻声说“陛下您召见了我我来了。国王有何命令”

“醒来不要再在阴影中行走”阿拉贡说“你很疲乏。休息一下吃点东西等我回来时你要准备就绪。”

“我会的陛下。”法拉米尔说“当国王归来时谁还会躺着无所事事呢”

“那么就先暂别了”阿拉贡说“我得去照顾其他需要我的人。”他带着甘道夫和伊姆拉希尔离开了房间但贝瑞刚德和他儿子留了下来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皮平跟着甘道夫出去关上门时他听见伊奥瑞丝大声惊呼

“国王你听到没有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嘛医者之手。”这话很快就从诊疗院传了出去国王确实回到他们当中来了他在战乱之后带来了医治。这个消息传遍了全城。

阿拉贡来到伊奥温床前说“这一位受了重伤遭到重创。断了的手臂已经得到妥当的治疗如果她有力量活下去的话手臂迟早会痊愈的。虽然受伤的是执盾的手臂但主要的伤害却是来自执剑的手臂尽管没断现在却像是丧失了活力。

“唉她与之搏斗的敌手无论心智还是体魄其力量都远超过她。面对这样一个敌人倘若没有被惊吓击垮还能拿起武器对抗那些人必定比钢铁更坚强。是厄运安排她挡了他的路。她是个美丽的姑娘是堪为女王的家族中最美的一位。但我却不知道该如何评论她。当我第一次见到她看出她的不快乐我感觉自己像见到一朵傲然挺立的白花修长窈窕如百合然而我知道它是刚硬的仿佛是由精灵工匠以钢铁打造而出。抑或也许是汁液遭遇严霜、封冻成冰的花朵尽管挺立着苦中带甜外表依然十分美丽内里却已受过重击很快就会凋谢死亡她的病根远在这日之前就种下了是不是伊奥梅尔”

“大人我很惊讶您会问我因为我认为您于此事如同其余诸事一样无可指责。”他答道“但是我可不知道我妹妹伊奥温在头一次遇见你之前曾经受过任何严霜的侵袭。在佞舌当道国王遭受迷惑的年日里她既担忧又恐惧这些感受她都不瞒我。她照顾国王时确实是忧惧日深但那不至于使她落到这等地步”

“吾友”甘道夫说“你有骏马有征战的功绩还有自由奔驰的原野而她在精神与勇气上丝毫不比你逊色却生为女儿身。此外她还命定要照顾一位她爱之如父的老人眼睁睁地看着他沦落到耻辱可鄙的昏庸境地。她觉得自己扮演的角色无足轻重似乎还抵不上他所倚靠的那根拐杖。

“你以为佞舌毒害的只有希奥顿的耳朵吗‘老昏君埃奥尔的宫殿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间茅草屋里面一帮土匪强盗就着熏天臭气喝酒让自己的小崽子跟狗一起在地上打滚’这些话难道你之前没听过这是佞舌的老师萨茹曼说的。不过我不怀疑佞舌在家里一定用花言巧语粉饰了同样的意思。我的大人你妹妹爱你且依然决心继续尽上自己的责任因而才克制着没有开口。若非如此你可能早就从她口中听到这类话了。但是当她独自一人在夜阑时痛苦守望只觉得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在枯萎闺房的四壁都在向她迫近化作一个束缚野兽的牢笼那时有谁知道她对着黑暗说过什么”

伊奥梅尔闻言缄默了。他望着妹妹仿佛在重新思索过去他们一起度过的所有时光。但阿拉贡说“伊奥梅尔你所看见的我也看见了。目睹一位如此美丽而勇敢的女子付出的爱无法得到共鸣在这世间的种种不幸中鲜有哪种悲伤比这更让人心中感到苦涩惋惜。自从我骑马前往亡者之路把她满怀绝望地留在黑蛮祠悲伤与遗憾就始终如影随形。这一路上我的恐惧没有哪种比担心她会出什么事更加真切。然而伊奥梅尔我要对你说她对你的爱比对我的更加真实。对你她既爱又了解但对我她爱的不过是一个幻影一种念头希望立下伟大的功绩赢得光荣去到远离洛汗平原的地方。

“也许我有力量医治她的身体将她从黑暗的低谷中召唤回来。但她被唤醒之后会怎样是希望、遗忘还是绝望我不知道。如果是绝望那么她将死去除非还有其他我不具备的治疗之术。唉她的功绩足以使她跻身于威名显赫的女王之列了。”

说完阿拉贡弯下腰端详着她的面容那张脸确实洁白如百合寒冷如冰霜坚硬如石雕。但他俯下身亲吻她的额头轻声呼唤她说

“伊奥蒙德之女伊奥温醒来因为你的敌人已经死去”

她没有动但这时又开始深深呼吸起来白色亚麻床单下的胸脯明显有了起伏。阿拉贡又揉碎了两片阿塞拉斯的叶子扔进热气腾腾的水里用这水擦洗她的额头以及她搁在床单上毫无知觉的冰冷右臂。

接着不知是阿拉贡当真具有某种西方之地已遭遗忘的力量还是仅仅是他评价伊奥温公主的话给旁观者带来了影响随着草药的甜香在室内悄然弥漫开来人们感到一股强风从窗户吹入不含任何气息但空气却全然清新、洁净、充满活力仿佛之前从未被任何生物吐纳过是从星辰穹顶下高高的雪山上或从远方泛着泡沫的大海冲刷着的银色海岸上新生成的。

“醒来洛汗公主伊奥温”阿拉贡又说了一次并握住她的右手感觉生机重返手又温暖起来“醒来阴影已经消逝一切黑暗都已经涤净”接着他将她的手交到伊奥梅尔手中随即退开。“呼唤她”他说然后悄然出了房间。

“伊奥温伊奥温”伊奥梅尔流着泪呼喊道。她睁开了眼睛说“伊奥梅尔这太让人高兴了他们说你被杀害了。不那只是我梦中的黑暗声音。我到底做了多久的梦”

“不久妹妹。”伊奥梅尔说“不过别再多想了”

“我出奇地疲倦。”她说“我必须睡一会儿。不过告诉我马克之王怎样了唉别告诉我那是做梦因为我知道不是。正如他预见的他过世了。”

“他是过世了。”伊奥梅尔说“但他嘱咐我向比女儿更亲的伊奥温道别。现在他安卧在刚铎的王城内享有极大的荣光。”

“这真令人哀痛。”她说“但还是远远超出了我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大胆的企盼。那时埃奥尔的宫殿似乎已经荣光没落甚至还不如牧羊人的小屋。还有国王的侍从就是那位半身人他怎样了伊奥梅尔他是英勇的你当封他为里德马克的骑士”

“他也躺在这诊疗院中就在附近我会去看他。”甘道夫说“伊奥梅尔应当留在这里陪你一阵。不过在你完全康复之前先别谈起战争和悲伤的事。你这样一位英勇的公主能看见你再次醒来恢复健康和希望真是太令人高兴了”

“恢复健康”伊奥温说“也许吧。至少当我可以坐上某个阵亡骑兵空出的马鞍可以有所作为时是这样。但是希望我不知道。”

甘道夫和皮平来到梅里的房间他们看见阿拉贡站在床边。“可怜的老梅里”皮平叫着奔到床边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朋友一脸死灰身上仿佛压着积年悲伤的重荷看起来更糟了。突然间“梅里可能会死”的恐惧攫住了皮平。

“别怕”阿拉贡说“我来得及时已经将他召唤回来。现在他很疲乏也很悲伤。他敢于刺向那致命之物因此受了跟伊奥温公主一样的伤。但他的精神那样坚强乐观这些邪恶伤害都是可以治愈的。他不会忘记自己的伤痛但那不会使他心中阴郁沮丧而是会教给他智慧。”

接着阿拉贡将手放在梅里头上轻轻抚过棕色的卷发碰触他的眼睑呼唤他的名字。阿塞拉斯的香气悄悄弥漫在房中如同果园的芳香如同阳光下蜜蜂飞舞的帚石楠丛。蓦地梅里醒了他说

“我饿了。几点了”

“现在过了晚饭时间啦”皮平说“不过我敢说我能给你弄点东西来要是他们允许的话。”

“他们肯定允许。”甘道夫说“这位洛汗的骑兵如果还想要别的任何东西他们也都会允许只要米那斯提力斯城里找得到—他的名字在这城里可是广受尊敬。”

“太好了”梅里说“那么我想先吃晚饭然后再抽一锅烟斗。”这话一出口他的神色便是一黯“不不抽烟斗了。我想我再也不会抽烟了。”

“为什么”皮平说。

“因为”梅里慢慢地答道“他死了。抽烟的事让我想起了过去的一切。他说他很遗憾再没机会和我聊聊烟斗草的知识了。这差不多是他最后说的话。我抽烟时再也不可能不怀念他了。还有那天皮平他骑马来到艾森加德那天他是那么彬彬有礼。”

“那么你就在抽烟时怀念他吧”阿拉贡说“因为他是位心肠仁慈的伟大国王并且信守了他的誓言。他奋起摆脱阴影迎来了最后一个美好的黎明。虽然你为他效力的时间很短暂但终你一生那都将是值得自豪的快乐回忆。”

梅里露出了笑容。“那好”他说“如果大步佬能提供我需要的东西我就一边抽烟一边怀念好啦。我的背包里还有一些萨茹曼的高档货不过我实在不知道打了这一仗后它变成什么样子了。”

“梅里阿道克少爷”阿拉贡说“你要是因为我浴火仗剑穿过崇山峻岭和刚铎的国土是为了给一个粗心丢掉自己装备的士兵送烟斗草那你可错了。如果你的背包找不到了你就得派人去找这座诊疗院的草药师。而他会告诉你他不知道你渴望的那种药草有任何疗效但平民百姓叫它‘西人草’王侯贵族叫它‘嘉兰那斯’在其他更高深的语言里还有些别的名字他还会补吟几句半被遗忘、他自己也不甚了了的诗句然后他会很抱歉地告诉你诊疗院中没有这种

药草还会留下你去回想各种语言的历史。不过我现在也必须这么做了因为我自从骑马离开黑蛮祠之后还不曾在一张这样的床上睡过觉并且从黎明前的黑暗时分到现在都没吃过东西。”

梅里抓住他的手亲吻。“我真是太抱歉了”他说“快去吧打从在布理相遇那天晚上起我们就一直都是你的大麻烦。但我们族人在这种时候习惯说些轻松的俏皮话并且说的也不如心里想的多。我们总怕说得太多结果到了开玩笑不合时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点我了解得很否则我也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和你们打交道。”阿拉贡说“愿夏尔繁荣永存”他亲了亲梅里后便出了门而甘道夫跟着他走了。

皮平留了下来。“还有别的什么人像他那样吗”他说“当然啦甘道夫除外。我看他们一定是亲戚。我亲爱的笨驴你的背包一直摆在你床边我碰到你的时候你就背着它。当然啦他从头到尾都看见它了。不管怎样我自己还有一些。来吧这是长谷叶。我这就赶去给你弄些吃的你就趁这会儿把烟斗填一填然后咱们轻松快活一会儿。我的天哪咱图克家和白兰地鹿家可没法爬到高处还活得长命百岁。”

“确实没法”梅里说“我是不行总之现在还不行。但是皮平至少现在我们可以看见那些崇高的人物与事物可以尊敬他们了。我想最好还是先爱适合你爱的你必须有个起步的地方扎下些根而夏尔的土壤是很深的。不过仍有一些更深和更高的东西要是没有这些哪个老头都没法在他所谓的‘太平’时候照顾自己的花园无论他知不知道它们的存在。我很高兴我知道了知道了一点。不过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说话。烟叶在哪儿要是烟斗还没坏的话帮我把它从包里拿出来。”

这时阿拉贡和甘道夫一同会见诊疗院的院长向他建议法拉米尔和伊奥温应留在此地继续被悉心照料一段时日。

“伊奥温公主不久就会想要起床离开这里”阿拉贡说“但你不能允许她这么做要想尽办法留住她至少也要拖上十天。”

“至于法拉米尔”甘道夫说“他必定很快就会得知他父亲去世了。不过在他完全康复并履行职责之前别把德内梭尔发疯的详情告诉他。要关照当时在场的贝瑞刚德和那个佩瑞安人暂时别把这些事说给他听”

“另一位也在我看护下的佩瑞安人就是梅里阿道克我要怎么处理”院长说。

“很可能他明天就可以下床了不过时间不能长。”阿拉贡说“如果他想起来活动就随他吧。他可以在朋友的照顾下散散步。”

“他们真是了不起的种族啊。”院长点着头说“我认为骨子里可坚韧着哪。”

许多人已经在诊疗院的门口聚集起来他们要见阿拉贡并跟着他。当他终于吃过饭人们上前请求他去医治自己受伤垂危或被黑魔影笼罩的亲朋好友。阿拉贡起身出去派人请来埃尔隆德的两个儿子他们一起忙碌到了深夜。于是这话传遍了整座白城“国王真的回来了。”他们因他佩戴的那块绿宝石而叫他“精灵宝石”如此借由他的百姓为他所选的名字他出生时应得之名的预言也应验了。

累得实在无法继续时他披上斗篷裹住自己溜出城去就在天亮之前回到自己的帐篷里然后小睡了一会儿。到了早晨白塔上飘扬着多阿姆洛斯的旗帜—天鹅般的白船在蔚蓝的海上航行。人们抬头望见都纳闷国王的归来是否只是一场梦。

[1]佩瑞安人perian辛达语意思是“半身人”。这是“半身人”的个体单数形式。—译者注

[2]王叶草kingsfoil。托尔金指出foil是“叶子”的意思。—译者注

[3]阿西亚·阿兰尼安asëa aranion昆雅语即阿塞拉斯。—译者注

[4]伊姆洛丝美路伊Imloth Melui辛达语意为“甜香花朵之谷”。它是位于洛丝阿尔那赫的一处谷地伊奥瑞丝小时候就生活在那。—译者注

第九章 最后辩论

大战次日的早晨来临天朗云轻风转向西吹。莱戈拉斯和吉姆利一大早就出来了他们急着想见梅里和皮平于是请求准许前往白城。

“真高兴听说他们还活着”吉姆利说“为了找他们我们穿过洛汗跑了一趟吃了大苦头我可不愿这些痛苦全都白费了。”

精灵和矮人一同进了米那斯提力斯城人们见他们经过对这样一对伙伴的组合无不感到惊奇。因为莱戈拉斯容貌俊美远非人类能够比拟他在晨光中边走边用清亮的嗓音唱着一首精灵歌曲而吉姆利在他身旁昂首阔步一边捋着胡须一边左顾右盼打量着周围一切。

“这里有些石工做得不错。”他看着城墙说“不过也有些做得不行街道也可以设计得更好。等阿拉贡登基之后我要提议让孤山的石匠来为他效力我们会把这里建成一座值得自豪的城池。”

“他们需要更多花园。”莱戈拉斯说“这些房子都失去了生机这里欣欣向荣的东西太少了。如果阿拉贡登基黑森林的子民当给他带来会唱歌的鸟儿以及不会枯死的树木。”

终于他们来到伊姆拉希尔亲王面前。莱戈拉斯看着他深深鞠了一躬因为他看出眼前这一位身上确实有着精灵血统。“大人向您致敬”他说“自从宁洛德尔的族人离开罗瑞恩的森林已经过去了漫长岁月然而人们仍可看出他们并非都从阿姆洛斯的港口扬帆渡海去了西方。”

“我的领地上也有这个传说”亲王说“但那里也已经不知多少年没有见过美丽种族的一员了。此刻我很惊讶竟然在你的悲伤战乱当中见到了一位精灵。您所求为何呢”

“我是随同米斯兰迪尔离开伊姆拉缀斯的九个同伴之一”莱戈拉斯说“我跟我这位矮人朋友是跟着阿拉贡大人一起来的。不过现在我们希望能见见我们的朋友梅里阿道克和佩里格林。我们被告知他们处于您的保护之下。”

“你们可以在诊疗院找到他们我会带你们前去。”伊姆拉希尔说。

“大人您派人给我们带路就行了。”莱戈拉斯说“因为阿拉贡给您送来这个口信这时候他不愿再进白城但将领们需要立刻召开会议他希望您和洛汗的伊奥梅尔能尽快下去前往他的营帐。米斯兰迪尔已经到了。”

“我们会去。”伊姆拉希尔说。于是他们客气地道别了。

“这是位英俊的贵族也是位伟大的人类将领。”莱戈拉斯说“如果刚铎在当今的衰微年日里仍有这样的人物那么在其崛起的时期必有惊人的荣光威势。”

“不用说那些出色的石工都比较古老是在头一次建成时造的。”吉姆利说“人类办事总是虎头蛇尾春天有霜冻夏天会干旱答应的事到头来总是办不到。”

“不过他们的种子倒是很少丧失生机。”莱戈拉斯说“它埋在腐朽尘土里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吉姆利人类的事迹将会比我们存留得更长久。”

“但我猜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只剩下‘本来可以是这样’。”矮人说。

“对此精灵不知道答案。”莱戈拉斯说。

这时亲王的仆人来了领他们去了诊疗院。他们在那里的花园中找到了朋友们大家相见分外欢喜。他们先是散步聊天了一阵能够这样在白城高处的环层中吹着风暂时安宁放松地享受清晨人人都感到欢喜。然后梅里觉得累了他们便走去坐在城墙上背后是诊疗院的青草地面前的南方远处就是阳光下波光粼粼的安都因大河一直流到连莱戈拉斯也看不见的远方流入宽阔的平地流入青翠朦胧的莱本宁和南伊希利恩。

这时其他人还在交谈莱戈拉斯却沉默了。他迎着阳光远眺当他定睛凝视时看见有白色的海鸟振翅向大河上游飞来。

“看”他喊道“海鸥它们竟飞到了这么远的内陆。我觉得它们太奇妙了但它们也扰乱了我的心。我这辈子从未见过海鸥直到我去了佩拉基尔就在那里就在我们骑马去攻打舰队时我听见它们在空中鸣叫。我当场呆住忘记了中洲的战争因为它们的长声鸣叫向我诉说着大海。大海唉我还未曾见过大

海但我族人的内心深处无不埋藏着对大海的渴望一朝惊动便难平息太危险了。唉那些海鸥啊。当我走在山毛榉和榆树下时心境再也无法宁静了。”

“别这么说”吉姆利说“中洲还有无数的事物可看无数伟大的工作可做。如果美丽的种族全都去了灰港那些被命定留下来的将面对一个多么黯淡无趣的世界。”

“黯淡又无趣一点也没错”梅里说“莱戈拉斯你可千万别去灰港啊。总有一些种族会需要你不管他们是大是小甚至还包括一些像吉姆利这么有智慧的矮人。至少我是这么希望的尽管我不知怎地有种预感这场大战最糟糕的部分还没来到。我多么希望战争彻底结束了而且有好结果啊”

“别那么悲观”皮平说“太阳还高照着呢我们至少还能在这儿团聚个一两天。我想多听听你们的经历。说吧吉姆利今天早上你跟莱戈拉斯已经提了足有十来次你们跟大步佬的奇异旅程但你一点也没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里太阳或许是高照着”吉姆利说“但是有些关于那条路的记忆我打从心底不愿意回想起来。要是当时我知道等在前头的是什么我想任何友情都不能让我踏上亡者之路。”

“亡者之路”皮平问“我听阿拉贡说过这个名字还猜过他可能是什么意思。你不肯再跟我们多说一点吗”

“我不愿意说。”吉姆利说“因为我在那条路上真是丢脸到家—格罗因之子吉姆利向来认为自己不屈不挠胜过人类在地底下比任何精灵都顽强大胆。结果这两条我都没证明而且仅仅是靠着阿拉贡的意志我才坚持走到底。”

“并且也靠着对他的爱。”莱戈拉斯说“凡是了解的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爱他就连洛希尔人那位冷冰冰的公主也是。梅里我们是在你抵达黑蛮祠的前一天一大早离开那里的当地所有的人除了现在受伤躺在下面诊疗院中的伊奥温公主都因为太害怕而不敢出来给我们送行。那场离别令人神伤连我看了都觉得万分不忍。”

“唉我当时只顾得上自己。”吉姆利说“不我不会提起那趟旅程。”

他不出声了但是皮平和梅里都极其好奇莱戈拉斯最后拗不过说“为了让你们安心我就跟你们说一些吧。因为我不觉得恐怖我不怕人类的鬼魂我认为他们脆弱又无力。”

于是他很快讲了那条大山底下幽灵作祟的路讲了埃瑞赫黑石处那次黑暗中的秘约以及之后从那里到安都因大河边的佩拉基尔、总共九十三里格的昼夜疾驰。“从黑石出发我们整整骑马奔行了四天四夜在第五天抵达。”他说“看哪在魔多的黑暗中我的希望反而高涨因为幽灵大军在那片昏暗中似乎变得更强大也更可怕了。我看他们有些骑马有些大步疾奔但全都以同样的速度飞快前行。他们沉寂无声但是眼中闪着熠熠幽光。他们在拉梅顿高地追上了我们的马将我们裹在中央若非阿拉贡阻止他们就会赶到前面去了。

“他们听了阿拉贡的命令全都退了回去。‘就连人类的鬼魂都服从他的意志。’我想‘他们会在他需要时为他效力的’

“我们驰行的第一日有光然后就是那个无晓之日但我们仍然继续赶路涉过了奇利尔河和凛格罗河第三日我们来到吉尔莱恩河口上游的林希尔。来自乌姆巴尔和哈拉德的凶残对手溯河而上拉梅顿的百姓正在那里跟他们激战争夺滩头。但是我们到达以后攻守双方一致放弃了战斗落荒而逃大喊着亡者之王来攻击他们了。只有拉梅顿的领主安格博有胆量面对我们。阿拉贡吩咐他等灰色大军经过之后他当召集百姓如果他们敢去当随后跟上。

“在佩拉基尔伊熙尔杜的继承人会需要你们。”他说。

“如此我们渡过了吉尔莱恩河将挡路的魔多盟军驱赶得溃不成军。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但没过多久阿拉贡就起身说‘看哪米那斯提力斯已经遭到攻击。我担心它会在我们这支援军赶到之前陷落。’因此我们不等天黑就又上了马以马匹所能承受的最快速度奔驰过莱本宁的平原。”

莱戈拉斯停下来叹了口气然后将目光投向南方轻声唱道

清溪如银从凯洛斯流向埃茹伊

在那青翠原野莱本宁

草长离离白色百合摇曳
西海微风里
瑁洛斯与阿尔费琳[1]金花如钟铃
在那青翠原野莱本宁
摇振西海微风里

“我族人的歌谣中说那里的平原一片青翠但当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黑暗中的一片灰黑荒凉。横过广袤的大地我们追击敌人整整一天一夜毫不留意马儿践踏了多少花朵与青草直到最后抵达大河边的严酷终点。

“当时我心中认为我们已经靠近了大海因为水面在黑暗中显得宽广辽阔岸边有数不清的海鸟在鸣叫。唉海鸥的长声鸣叫啊罗瑞恩的夫人岂不是告诉过我要当心它们现在我再也忘不了它们了。”

“至于我我可一点也没注意它们”吉姆利说“因为我们那时终于遇上了真正的战斗。乌姆巴尔的主力舰队都泊在佩拉基尔大船有五十艘较小的船不计其数。我们追击的敌人有许多比我们先到港口他们带去的恐惧传播开来有些船已经离岸打算顺大河而下逃跑或开往对岸许多小船也已经着火。但是走投无路的哈拉德人掉头反扑他们在绝境中变得非常凶猛并且一看到我们就哄然大笑因为他们的队伍人数仍然相当庞大。

“但是阿拉贡停下来用洪亮的声音喊道‘现在我以黑石之名召唤你们上吧’刹那间一直尾随在后的幽灵大军就像一片灰色潮水终于得以冲上前去将前方的一切尽数卷走。我听见了模糊的叫喊声、隐约的号角声以及无数好似远远传来的喃喃低语听起来就像是很久以前的黑暗年代里某一场被遗忘的战斗的回声。他们拔出了苍白的剑但我不知道这些刀剑还能不能伤人因为亡者根本不需要武器单单恐惧就够了。没有人能抵挡他们。

“他们上了每一艘靠岸的船又渡过水面到了那些抛锚的船上。所有的水手都吓疯了纷纷跳水而逃只有那些被链子锁在划桨旁的奴隶没跑。我们在四散奔逃的敌人当中纵马横冲直撞像秋风扫落叶一样驱赶他们直到我们抵

达河边。然后阿拉贡为剩下的每一艘大船指派了一个杜内丹人他们上船安抚那些还在船上的俘虏叫他们别害怕并释放了他们。

“那黑暗的一天结束之前抵挡我们的敌人已经一个不剩不是淹死就是逃往南方指望着徒步跑回家乡去。我一想到魔多的谋划竟会被这样一支饱含恐怖和黑暗的幽灵大军推翻就觉得既不可思议又妙不可言。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这确实不可思议。”莱戈拉斯说“在那一刻我看着阿拉贡心想他要是当初将魔戒据为己有那么以他那般强大的意志力他将变成何等强大又可怕的一位君王。魔多怕他不是没有理由的。然而他的心灵比索隆所能揣度的更加高贵。因为他岂不是露西恩的子嗣吗纵然数不清的岁月漫漫流逝那条血脉却永不衰败断绝。”

“这样的预言可超出了矮人的眼睛所见。”吉姆利说“不过那日的阿拉贡确实极其强大。看哪他掌握了整支黑舰队选择了最大的一艘船作为旗舰并上了船。然后他下令吹响从敌人那里夺来的众多军号号声齐鸣声势浩大。幽灵大军都退回岸上他们立在那里无声无息几乎不见踪影只有眼睛映着船只燃烧的烈焰红光。阿拉贡以洪亮的声音对那些亡者喊道

“现在请听伊熙尔杜继承人之言你们已经履行了誓言。回去吧从此勿再骚扰那片山谷离去吧并得安息”

“于是亡者之王出列站在幽灵大军阵前将手中的长矛折断掷于地上然后深深鞠了一躬转身离去。整支灰色大军迅速开拔就像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吹开的迷雾消失不见。而我却感觉像是大梦初醒。

“那天晚上我们休息了不过其他人都在忙碌。有许多俘虏被释放了获释的奴隶有很多是过去被掳走的刚铎百姓。不久又从莱本宁和埃希尔来了一大批人拉梅顿的安格博也带来了他能召集的所有骑手。既然亡者的恐怖已经消除他们就前来支援我们并来见伊熙尔杜的继承人—这个名号已经在黑暗中如星火燎原般传开了。

“而我们的故事这就接近尾声了。那天傍晚和夜里许多船只都安排好人员准备就绪到了早晨舰队就启航了。现在这感觉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其实只不过是前天早晨是我们骑马离开黑蛮祠的第六天。但是阿拉贡依旧被恐惧驱赶着生怕会赶不及。

“‘从佩拉基尔到哈泷德的码头一共四十二里格。’他说‘但明天一定要抵达哈泷德否则就会彻底失败。’

“如今划桨的全是自由的人他们极其卖力但我们是逆流而上在大河上航行的速度仍然很慢。虽然在南方水流得不快但我们缺乏风力相助。尽管我们在港口大获全胜我本来还是会心情沉重但莱戈拉斯突然大笑起来。

“都林的子孙翘高你的胡子吧”他说‘常言道绝境之中常有希望诞生。’但他却不肯说自己远远看见了什么希望。到了夜里黑暗变得越发深重而我们心急如焚因为我们看见北方远处的乌云下方被红光照亮。阿拉贡说‘米那斯提力斯正在燃烧。’

“但是到了半夜希望真的重新诞生了。埃希尔那些熟悉航海的人凝视着南方说风向变了从海上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早在天亮之前有桅杆的船都扯起了帆我们加快了速度直到黎明照亮船头白花花的水沫。接下来你们就知道了我们一路顺风顶着露出脸庞的朝阳在早晨的第三个钟头赶到在战场上展开了那面大旗。不管将来怎样那都是伟大的一天伟大的一刻。”

“不管未来如何伟大功绩的价值都不会有所减色。”莱戈拉斯说“闯过亡者之路是伟大的功绩且将永远伟大—纵使在将临的日子里刚铎无人幸存下来颂唱它。”

“而那还真有可能成真。”吉姆利说“因为阿拉贡和甘道夫都是脸色凝重。我真想知道他们在底下的营帐里讨论什么对策。至于我我就像梅里一样巴不得战争随着我们的胜利就此结束。但是不管还有什么要做为了孤山子民的荣誉我都希望自己参与其中。”

“而我则是为了大森林子民的荣誉与对白树之王的爱。”莱戈拉斯说。

众人都沉默下来有一阵子他们就坐在高高的城墙上各自想着心事而与此同时众将领正在辩论。

伊姆拉希尔亲王与莱戈拉斯和吉姆利分开后立刻差人去找伊奥梅尔然后两人一起下去出了白城前往阿拉贡设在平野上的营帐那里离希奥顿王陨落处不远。他们与甘道夫、阿拉贡以及埃尔隆德的两个儿子一同商议。

“诸位大人”甘道夫说“请听听刚铎的宰相在临死前所说的话‘你们或许能暂时在佩兰诺平野上取胜但要对抗这个如今已经崛起的力量却是有败无胜。’我并不是要让你们像他一样绝望而是要你们深思这些话中包含的事实。

“真知晶石不会呈现假象就算是巴拉督尔之主也无法迫使它们作假。或许他能凭意志选择让那些意志较弱者看见哪些事物或让他们误解眼中所见事物的含义。无论如何这点都毫无疑问—德内梭尔看见魔多的庞大军力摆开阵势要对付他并且还有更多正在集结。他看见的都是事实。

“我们的力量勉强够击退这第一次声势浩大的进攻但下一次进攻将会更加猛烈。如此一来这场战争将如德内梭尔判断的那样最后不会有希望。胜利不能靠武力取得无论你们是固守此地抵挡一次又一次的围城还是出兵到大河对岸后遭到覆灭你们怎么选择都是恶果。而谨慎的对策将是巩固现有坚固阵地的防御在那里等候敌人进击这样就能将你们的末日略作推迟。”

“那么你是要我们退回米那斯提力斯或多阿姆洛斯或黑蛮祠然后当潮水汹涌而来时像孩子一样坐在沙造的城堡里”伊姆拉希尔说。

“这也不是什么新点子”甘道夫说“德内梭尔治理的年日里你们岂非一直就是差不多如此行事但是不我说过这是谨慎的做法但我不劝你们谨慎。我说过胜利不能靠武力取得。我仍希望胜利但不是靠武力。因为在这一切谋划策略的中心还有那枚力量之戒它是巴拉督尔的根基是索隆的希望。

“关于此物诸位大人现在你们全都有了足够的了解可以明白我们以及索隆的困境。假如他重新得到它那你们的英勇将尽皆成空他将迅速赢得彻底的胜利彻底到谁也预见不到他的胜利会有终结之时直至世界末日。而假如它被销毁那他就将败落败落到谁也预见不到他还能有机会卷土重来因为他将失去自己问世时那与生俱来的力量的精髓以那力量造就或奠定的一切事物都将崩溃瓦解。他将永远残缺变成区区一个在阴影中折磨自己的怨灵再也不能凝聚成形、发展壮大。这世界也将从此摆脱一种巨大的邪恶。

“将来或许还会有其他邪恶出现因为索隆本身也不过是个仆人或使者而已。但是我们的责任不是去掌控世界的全部潮流而是尽上全力救济我们所处的时代将原野上那些已知的邪恶连根拔除好让后人有干净的土地可以耕作。至于他们会碰上什么样的气候那就不由我们做主了。

“这一切索隆都很清楚他知道他遗失的这个宝贝之物已经被重新寻获但他还不知道它在哪里或者说我们希望他还不知道。因此他此刻正疑虑重重。因为假如我们已经找到此物那么我们当中确实有人具备足够的力量去运用它。这点他也清楚。阿拉贡你已经用欧尔桑克的晶石向他亮过相了我猜得可对”

“我在离开号角堡之前确实这么做了。”阿拉贡答道“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而且晶石来到我手中正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那时持戒人从滂洛斯瀑布启程东去已有十天我认为应当将索隆之眼的注意力引离他自己的领土。自从他回到自家高塔中后几乎不曾遇到挑战。不过要是我预先知道他回应的攻势竟有这么快也许我就不敢轻易向他亮相了。留给我赶来支援你们的时间实在太短了。”

“你说如果他获得魔戒一切全都成空。”伊奥梅尔说“那么如果我们获得魔戒为什么他就不会认为攻击我们也是一场空这点你怎么说”

“因为他还不确定。”甘道夫说“而且他建立起自己的势力靠的可不是像我们那样坐等敌人立足稳固。还有我们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学会运用魔戒的全部力量。事实上魔戒只能由单独一个主人使用而不是多人。索隆会寻找我们起内讧的时机。在我们当中某个强者打倒旁人、自己称王之前如果他突然出手那时魔戒可能会帮助他。

“他在观望。他看见许多也听说许多。他的那兹吉尔仍然在外巡行他们在天亮之前还从这片平野上空飞过尽管疲惫沉睡的人没几个察觉到。他在研究各种迹象那柄夺去他的珍宝的剑已经重铸命运之风已经转向有利我方他的首波攻击遭遇意料之外的失败并折损了一员重要统帅。

“哪怕就在我们说话的同时他的疑虑也在增长。他的魔眼这时正竭尽全力朝我们看来看不见几乎所有其他动向。我们也必须这样吸引住它。我们的全部希望就在于此。因此我要这样建议我们没有魔戒。无论是出于智慧还是极度愚蠢它都已经被送去销毁以防它毁灭我们。没有魔戒我们不可能靠兵力击败他的军队但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的魔眼转向他真正的危险所在。我们不能依靠武力获胜但我们可以依靠武力给持戒人创造唯一的机会不管这个机会有多么渺茫。

“阿拉贡既然已经起头我们就必须继续走下去。我们必须逼迫索隆孤注一掷。我们必须引出他隐藏的力量令他倾巢而出。我们必须立刻出征与他

对阵。我们必须以自己作饵哪怕他将张口咬住我们。他会怀着贪婪和期望咬饵上钩因为他见到如此鲁莽的行动会认为自己看出了魔戒新主的骄傲自大。他会说‘瞧他把脖子伸得太快也太长了。让他来好了看吧我会让他落入一个插翅难飞的陷阱在那里将他打得肝脑涂地他傲慢无礼地取得的东西将永远回到我手里。’

“明知是陷阱我们也必须勇敢地踏入但不要为自身抱多大希望。因为诸位大人事实很可能证明我们在场的各位会在一场远离生者之地的黑暗战斗中全部死亡这样就算巴拉督尔被推翻我们也无法活着看见新纪元来临。但是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若是在此坐视那就肯定会死而且死时还知道不会有新纪元来临。既然无论如何都是死那么出击总比坐以待毙强。”

众人沉默了一阵。最后阿拉贡说“我既然已经起头就会继续走下去。现在我们来到了生死关头希望和绝望息息相关。犹豫不决就意味着失败。眼下请各位谁都不要拒绝甘道夫的建议他长期以来对抗索隆的辛劳已经到了接受考验的关键时刻。若不是他一切早就落入万劫不复了。不过我依然并不宣称拥有指挥任何人的权力。让其他人按自己的意志作出选择。”

于是埃洛希尔说“我们从北方前来的目的就在于此。我们从父亲埃尔隆德那里带来的建议也正是这样。我们不会回头。”

“至于我”伊奥梅尔说“这些深奥的问题我几乎不懂然而我不需要懂。我知道一点而这一点就够了—阿拉贡是我的朋友他援助过我和我的人民因此当他召唤时我会帮助他。我会去。”

“至于我”伊姆拉希尔说“无论阿拉贡大人宣称与否我都视他为我的主君。他的期盼于我就是命令。我也会去。不过我目前暂代刚铎宰相之职我的首要责任是为刚铎的百姓考虑。一定程度的谨慎仍是必须的。无论吉凶我们都必须准备好应对各种可能。眼前看来我们仍有可能得胜只要这样的希望仍在刚铎就必须受到保护。我不愿在凯旋时却发现后方的大地遭到蹂躏白城成了废墟。我们从洛希尔人那里得知在我们的北翼仍有一支未参战的敌军。”

“不错。”甘道夫说“我并非建议你们彻底弃守白城。事实上我们带去东方的兵力不必庞大到能对魔多发动实质性的攻击只要大到足以挑起战斗即可。并且这支军队必须行动迅速。因此我请问诸位将领最迟两天之内我们

能召集多少兵力出发这些人必须顽强大胆并且都是自愿前往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险境。”

“我们全都人困马乏大多数人受了轻重不等的伤。”伊奥梅尔说“我们还损失了大批的战马后果不容乐观。倘若我们很快就得出发我可望率领的人马恐怕连两千都不到而且还要留下同样多的人守卫白城。”

“我们要算的不只是在这片平野上战斗过的人。”阿拉贡说“沿海的威胁既已解除南方封地的生力军正在赶来。两天之前我从佩拉基尔派出一支队伍他们由大胆无惧的安格博骑马率领穿过洛丝阿尔那赫前来有四千人之多。如果我们在两天后出发他们在我们动身前就能来到附近。此外我还吩咐很多人追随我搭乘任何能找到的船只沿着大河而上。借着这一阵风他们很快就会抵达事实上有好几条船已经在哈泷德靠岸了。我判断骑兵加上步兵我们能率领七千兵马出发留下防守白城的兵力也比先前攻击开始时更多。”

“城门被摧毁了”伊姆拉希尔说“现在哪里有技术去重建一扇再安装上去”

“在埃瑞博山戴因的王国里有这样的技术。”阿拉贡说“如果我们的希望不至于全部破灭届时我会派格罗因之子吉姆利去请孤山的工匠。不过人员比城门有用如果守军放弃城门不顾什么样的门也挡不住大敌的攻击。”

于是众位领袖讨论的结果就是这样两天后的早晨倘若召集顺利他们将率领七千兵马出发。他们要去的是穷山恶水之地因此这支队伍当以步兵为主。阿拉贡当从他由南方召集来的人手当中抽出两千兵力伊姆拉希尔当抽出三千五百兵力伊奥梅尔当从洛希尔人中选出五百个失去坐骑但自己仍能战斗的士兵他自己则率领五百名骠骑精兵另外还当有一支五百人的骑兵其中包括埃尔隆德的两个儿子、杜内丹人以及多阿姆洛斯的骑兵—总共六千步兵和一千骑兵。但是仍有坐骑且能作战的洛希尔人主力由埃尔夫海尔姆指挥这三千余人当埋伏在西大道截击阿诺瑞恩的敌人。他们立刻派出斥候骑着快马往北、从欧斯吉利亚斯和通往米那斯魔古尔的路往东打探尽力搜集消息。

等他们计算完所有的兵力考虑好要走的旅程以及该选的路伊姆拉希尔突然放声大笑。

“千真万确”他叫道“这是刚铎有史以来最大的玩笑我们将率领七千兵马去攻打那黑暗之地的崇山峻岭和无可通行的大门这个数目最多也就是刚铎全盛时期前锋部队的人数这真像一个拿着弹弓和绿柳条箭的孩子去威胁一个全副武装的骑士米斯兰迪尔如果黑暗魔君真像你说的那样几乎无所不知他岂不是更有可能微笑而非害怕然后伸出小指一举捻死我们就像捻死一只企图叮他的蚊虻”

“不他会试图捕捉这只蚊虻拔掉它的刺。”甘道夫说“而且我们当中有些鼎鼎有名的人物堪比一千全副铠甲的骑士。不他不会笑的。”

“我们也不会。”阿拉贡说“如果这是个玩笑那它可苦涩得让人笑不出来。不这是奇险危境中的最后一搏双方将决一胜负结束对弈。”然后他拔出安督利尔高高举起剑在阳光中闪耀“直到最后一战尘埃落定你才会重新入鞘”

[1]瑁洛斯mallos和阿尔费琳alfirin都是辛达语。“瑁洛斯”意为“金色花朵”花形似金钟。“阿尔费琳”意为“不朽不死”。一种说法是阿尔费琳还有另一个辛达语名“微洛斯”uilos意思是“永远洁白”并且它就是被洛希尔人称为“辛贝穆奈”、生长在洛汗诸王坟冢上的白色花朵永志花。但在《未完的传说》中克里斯托弗·托尔金指出《魔戒》书中此处莱戈拉斯所唱的歌里对此花的描述与永志花大相径庭故有可能指的是另一种花。—译者注

第十章 黑门开启

两天之后西方大军在佩兰诺平野上全部集结起来。奥克和东夷的大军已经掉头从阿诺瑞恩攻来但他们被洛希尔人击溃驱散几乎未作抵抗就朝凯尔安德洛斯逃窜。这个威胁被消灭了从南方来的生力军又接连到达如此一来石城便得到了尽可能完善的防守。派出的斥候回报往东的路一直到十字路口倒下的国王石像那里都不见敌人踪影。至此最后一战一切准备就绪。

莱戈拉斯和吉姆利又一次共乘一骑与阿拉贡和甘道夫同行他们与杜内丹人以及埃尔隆德的两个儿子走在前锋的队伍中。但梅里觉得丢脸因为自己不能跟他们同去。

“你的身体还不适合参加这样的行军。”阿拉贡说“但别觉得丢脸。哪怕这场战争你不再出力你也已经赢得了极高的荣誉。佩里格林会代表夏尔居民前去参战。别嫉妒他这个危险的机遇虽然他已做了命运容许他做的一切却仍不能与你立下的功绩相比。不过其实现在所有人的处境都一样危险。也许我们会在魔多的大门前惨遭不幸而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你们也将面对最后一战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那股黑潮追上你的任何地方。再会了”

于是梅里沮丧地站在那里看着军队集结。贝尔吉尔站在他旁边同样情绪低落因为他父亲贝瑞刚德将率领一队石城的人同去—在案子得到审判之前他不能重回禁卫军。皮平作为一名刚铎的士兵也在那人当中。梅里看见他就在不远的地方。在那群高大的米那斯提力斯人当中他的身影显得矮小却挺拔。

终于号角吹响大军开始出发。一支骑队接着一支骑队一队步兵接着一队步兵他们转过大弯朝东行去。军队走下大道前往主道但在他们从视线中消失很久之后梅里还站在那里。长矛和头盔反射出的最后一抹晨光闪了闪消逝了而他仍然站在那里低垂着头心情沉重觉得孤零零的无依无靠。每个他关心的人都已经走了隐没在悬于东边远方天际的那片阴暗中他心里觉得自己再见到他们的希望异常渺茫。

仿佛被这种绝望情绪提醒他的手臂又疼了起来。他觉得虚弱、衰老连阳光都显得惨淡了。贝尔吉尔用手碰了碰他他才惊醒过来。

“来吧佩瑞安人少爷”孩子说“我看得出你还是很痛苦我扶你回去找医者吧。不过别怕他们会回来的。米那斯提力斯的人永远不会被击败。而且现在他们有了精灵宝石大人还有禁卫军的贝瑞刚德。”

军队在近午时分来到了欧斯吉利亚斯。所有能够抽调出来的工人和匠人都在那里忙碌着。有些人在加固敌人所建但在逃跑时部分破坏了的渡船和栈桥有些人在收集补给和战利品余下的人则在大河对面的东岸抢建着防御工事。

先锋部队穿过老刚铎的废墟渡过宽阔的大河踏上了在兴盛时期修筑的笔直长路—这条路从美丽的太阳之塔通往高耸的月亮之塔也就是如今那可憎的山谷中的米那斯魔古尔。军队在过了欧斯吉利亚斯五哩之后停下结束了第一日的行军。

但是骑兵继续前进在黄昏之前抵达了十字路口和那一圈巨树。万籁俱寂。他们没看见任何敌踪没听见任何呼喊没有箭矢从路旁的岩石间或树丛中飞出但是越往前走他们就越感到这片大地的警惕在增长。林木和岩石树叶和青草都在聆听。那片大黑暗已经被驱散远方西沉的落日照耀着安都因河谷蓝天下群山的洁白峰顶都染上了一层嫣红但埃斐尔度阿斯上空酝酿着一股黑影与一片昏暗。

阿拉贡随即在通往树环的四条大道上安排号手吹响了嘹亮的军号传令兵高声喊道“刚铎的王侯已经归来他们将收回这整片属于他们的大地。”那个放在雕像上的丑陋奥克头被推落在地摔得四分五裂老国王的头被抬起重新安放回原位头上仍戴着白与金相间的花冠。士兵们辛勤地刷洗并刮去了奥克在石上留下的所有污秽涂鸦。

先前议事时有人提议应当先攻下米那斯魔古尔若是拿下它便将其彻底摧毁。“而且也许事实会证明”伊姆拉希尔说“走那条从那里通往上方隘口的路去进攻黑暗魔君比走北面大门来得容易。”

但甘道夫当时急忙提出反对一是因为盘踞在那座山谷中的邪恶会让凡人疯狂丧胆再是因为法拉米尔带回的消息。如果戒人真的尝试走了那条路那么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别把魔多之眼的注意引到那里去。因此第二天

等主力部队抵达后他们在十字路口安排了一支精锐守军布下防线以防魔多派军队翻过魔古尔隘口或从南方调更多的兵力前来。这支守军大部分选自熟悉伊希利恩情况的弓箭手会隐藏在树林里和路口周围的山坡上。不过甘道夫和阿拉贡骑马领着先锋来到魔古尔山谷的入口望着那座邪恶之城。

它漆黑一片死气沉沉因为住在那里的是奥克与魔多的次等生物都已经在大战中被消灭了那兹古尔也都外出未归。但那座山谷中充满了恐惧和仇恨的气息。他们摧毁了那座邪恶的桥放火烧了那片有毒的田野然后离去。

隔天也就是他们从米那斯提力斯出发后的第三天军队开始沿着大道向北挺进。从十字路口顺着大道去魔栏农有数百哩路没人知道他们在抵达之前会碰上什么。他们公开前进但十分警惕并派骑马的斥候先行探路其余的步兵走在两侧。东侧的队伍尤其谨慎因为近处是浓密黑暗的树丛接着是一片散布着断崖沟壑的起伏石地过了石地就是埃斐尔度阿斯阴沉严峻的长长陡坡攀援而上。世间的天气仍然晴朗西风持续吹拂但什么也吹不走紧裹在阴影山脉周围的沉沉暗影以及凄凉迷雾。山脉后方不时腾起一股股巨大的浓烟升上空中在高空的气流中盘旋。

甘道夫让士兵不时吹响军号然后传令兵会高喊“刚铎的王侯已到此地人人都当离开或投降归顺。”但伊姆拉希尔说“不要说‘刚铎的王侯’说‘国王埃莱萨驾到’。虽然他还没有登基但这是事实。而且如果传令兵使用这个名号也会让大敌更费思量。”此后传令兵一日三次宣告埃莱萨王驾到。但是没有人回应这挑战。

尽管这一路行军貌似平静无波但全军上下军衔从最高到最低每个人都情绪低落。每往北前进一哩他们的不祥预感就加重一分。离开十字路口后行军到了第二天傍晚时分他们遇到了头一场交锋。一支奥克与东夷组成强大军队设下埋伏想击垮他们的前锋部队地点正是当初法拉米尔伏击哈拉德人之处大道在此深深切过朝东而去的山岭的突出部分。然而西方众将领已经事先接到斥候的警讯这些斥候都是玛布隆率领的汉奈斯安努恩的老练士兵因此埋伏的敌军自身反落入了陷阱。骑兵们向西绕个大弯迂回从侧翼和后方包抄敌人不是被消灭就是被驱逐到东边的山岭中。

不过这场胜利并未给将领们带来多少鼓舞。“这只不过是一场佯攻”阿拉贡说“我认为它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给我们造成重创而是要让我们错误地猜想大敌势弱引我们继续前行。”从那天傍晚开始那兹古尔飞来监视着军队的

每一步行动。它们依旧飞得很高除了莱戈拉斯没有人看得见但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阴影加深阳光黯淡。虽然戒灵尚未俯冲下来攻击敌人也始终保持沉默未发出叫喊但它们带来的恐惧却无法摆脱。

就这样时间推移无望的旅程继续。从十字路口启程后的第四天也就是离开米那斯提力斯的第六天他们终于走到了生者之地的尽头开始进入那片横陈在奇立斯戈埚关口的大门前的荒地。他们看得见一直向北、向西延伸到埃敏穆伊的沼泽和荒漠。那些地方是如此荒凉笼罩着众人的恐惧是那样深重大军中有些人竟怕到两腿发软无论徒步还是骑马都无法继续向北走。

阿拉贡看着他们目光中含着怜悯而非愤怒。因为那些是从洛汗、从遥远的西伏尔德来的年轻人或是从洛丝阿尔那赫来的乡下人对他们来说魔多是个从小就听闻的邪恶名字不过并不真实只是一个从未进入自己单纯生活的传说。而现在他们如同行走在成真的噩梦当中既不理解这场战争也不明白命运为何将他们领到这样一条路上来。

“去吧”阿拉贡说“但是尽量保持尊严不要奔逃有一个任务你们可以尝试去执行这样便不致感到颜面尽失。你们朝西南走目标是凯尔安德洛斯。假使它如我所料仍在敌人手中你们就尽力将它夺回然后为保卫刚铎和洛汗将它坚守到底”

闻言一些人因他的怜悯而感到羞愧克服恐惧继续前进而其他人听见有另一项需要勇气的任务可以选择且是自己能力可及便怀着新的希望离开了。就这样由于在十字路口已经留下不少人驻守西方众将领最后率领着不到六千人前去黑门前挑战魔多的势力。

如今他们缓慢前进时刻等候着敌人回应挑战。他们全军集体推进因为从主力部队里派出侦察斥候或小分队只是徒然浪费人力罢了。从魔古尔山谷出发的第五天傍晚他们最后一次扎营休息用能找到的枯树和欧石楠在营区四周生起火堆。他们度过了警戒不眠的一夜意识到四周有许多模糊之物在走动潜行也听见了狼嚎的声音。风已停空气似乎一片凝滞。虽然天上无云新月出现已有四夜他们却几乎看不见什么因为地面冒出团团烟气皎洁的新月也被魔多的迷雾遮蔽了。

天气变冷了。到早晨时又起了风但这次是北风且很快增强为凉意十足的清风。夜里那些潜行之物全都消失无踪大地看似一片空寂。在北方有毒的坑坑洼洼之间出现了首批大堆大堆的矿渣、碎石和炸翻的泥土那是魔多

鼠辈抛出的狼藉。但在南边隐约耸立着奇立斯戈埚的巨大防御墙此时已经离得近了。墙正中央便是黑门两边各立着一座高拔漆黑的尖牙之塔。因为将领们在最后一段行军中转离朝东弯的古老大道避开了那些蛰伏山丘的危险于是他们现在是从西北方朝魔栏农挺进这正是弗罗多当初所走的路线。

阴森的拱顶下黑门那两扇巨大的铁门紧闭。城垛上什么也看不见。一切沉寂无声警戒却无处不在。他们来到了这场愚勇征程的终点披着早晨灰蒙蒙的天光孤独无援又寒意透骨地站在荒原上面前是敌人的高塔和巨墙己方军队全然无望攻取—就算他们将力量强大的攻城机械带来此地而大敌的兵力只够防守城门和城墙他们也做不到。而且他们还知道魔栏农周围的所有山丘和岩石间都藏满了敌人而门后那条阴影幢幢的峡谷更是被大批邪恶生物挖掘打通了无数隧道。站定后他们看见所有的那兹古尔都聚在此地像秃鹰一样在尖牙之塔上空盘旋。他们知道自己正受到监视但大敌仍然毫无动静。

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将这出诱敌的戏唱到底。因此阿拉贡尽可能摆出最佳阵势将军队分别拉上奥克劳作多年用炸出来的岩石泥土堆成的两座大丘。在他们面前朝着魔多的方向横陈着一大片烂泥沼和臭水塘就像一道防护河沟。等一切安排就绪众将领率领大队骑兵护卫、掌旗手、传令兵以及号手骑马向黑门前进。甘道夫担任主要使者同行的还有阿拉贡与埃尔隆德的两个儿子、洛汗的伊奥梅尔、伊姆拉希尔以及奉令一同前往的莱戈拉斯、吉姆利和佩里格林—如此每一个对抗魔多的种族都有一位见证者在场。

他们来到魔栏农听力所及的范围展开了王旗吹响了军号。传令兵出列喊声直传到魔多的城垛上。

“出来”他们喊道“黑暗之地的君主出来他将受到公正的审判。他对刚铎发动不义之战掠夺刚铎的领地。因此刚铎之王要求他为自己的邪恶之行赎罪然后永远离开。出来”

一阵漫长的静默。没有丝毫声响或回应从城墙和大门传来。但是索隆已经安排好计划他打算在击杀这些老鼠之前先残酷地玩弄他们。因此就在众将领要掉头回阵时沉寂突然间被打破了。从山岭中传来一阵雷鸣般的隆隆鼓声持续良久声势浩大然后是震耳欲聋的号角齐鸣令岩石也为之动摇。哐啷一声巨响黑门从中央打开里面走出一支邪黑塔的特使队伍。

为首骑来的是个高大邪恶的身影胯下是匹黑马—倘若它真是马的话。它个头巨大形貌丑恶罩着可怕的面具与其说是活马的头不如说更像骷髅头骨眼窝和鼻孔中都冒着火焰。马上的骑手通身黑袍戴着黑色的高盔但这并非戒灵而是一个活人。他是巴拉督尔塔的副官没有任何传说记载过他的名字因为就连他自己都已将它遗忘。他说“我是索隆之口。”不过据说他是个叛徒来自被称为“黑努门诺尔人”的一族他们在索隆统治的年代中来到中洲定居崇拜他倾心于邪恶的学识。此人在邪黑塔首次重新崛起时便投靠过去并靠着奸诈狡猾得到了索隆赏识节节高升。他学会了强大的黑魔法对索隆的心思知之甚深。他也比任何奥克都残酷。

现在骑马而来的就是他与他同来的只有一小队黑甲士兵打着一面底色漆黑、但以红色绘着魔眼的旗帜。他在距离西方众将领几步开外的地方停下来上下打量他们一番哈哈大笑。

“你们这帮杂牌军谁是那个有权跟我对话的人”他问“或者坦白说谁是那个有脑子能明白我话的人起码不是你”他嘲讽道轻蔑地转向阿拉贡“要当国王可不能只靠一块精灵石头或这样一群乌合之众还得有点别的才行。哈这片山岭里随便哪个土匪都能召聚这样一批人马”

阿拉贡没有开口回应但他盯住对方的眼睛不放双方就这样较量了片刻。虽然阿拉贡纹丝未动也未伸手去拿武器但对方很快就退缩了仿佛受到武力威胁般退却。“我是个传令官是特使不该受到攻击”他叫道。

“这种律法生效的场合还有一个惯例”甘道夫说“那就是特使不该这么傲慢无礼。但是没有人威胁过你。你在完成任务之前完全不必害怕我们。不过除非你的主人悟出了新的智慧否则哪怕你带着他的全部爪牙也会面临巨大的危险。”

“这样啊”特使说“看来发言人是你了灰胡子老货我们倒真是不时听到你的名头你总四处游荡远远躲在安全的地方策划阴谋惹是生非但甘道夫先生这次你把鼻子伸得太远了你该看看在索隆大帝的脚下编织愚蠢罗网的人是个什么下场。我奉命前来给你们展示几样信物—尤其是对你要是你敢来的话。”他朝一个护卫示意那人呈上一个用黑布包着的包裹。

特使将黑布摊开令众将领无不诧异惊愕的是他首先拿起山姆携带过的短剑然后是一件配有精灵别针的灰斗篷最后是弗罗多曾穿在破烂外套底下的秘银锁子甲。众人只觉得眼前一黑在那死寂的片刻里他们觉得世界归于

静止心如死灰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站在伊姆拉希尔亲王背后的皮平悲痛地大叫一声扑上前去。

“安静”甘道夫厉声喊道一把将他推了回去。而特使放声大笑。

“原来你还带着另一个这样的小鬼啊”他叫道“我可猜不出你认为他们有什么用但你把他们当作奸细派到魔多来真是蠢中之蠢连你一贯的愚蠢都望尘莫及。不过我倒要感谢他因为显而易见至少这个小东西从前见过这些信物现在你想否认也无济于事。”

“我并不想否认。”甘道夫说“事实上这些我样样都认得也知道它们的全部来龙去脉。而不管你如何嘲讽你这污秽的索隆之口根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你为什么把它们拿来这里”

“矮人的锁子甲精灵的斗篷沦亡西方的短剑还有从夏尔那个小老鼠出没的地方来的奸细—不别吃惊我们清楚得很。这些是一场阴谋的标志。现在或许你并不痛惜失去穿戴这些东西的那个小家伙又或许不是这回事—对你们来说他会不会是个宝贵的人果真如此的话你们就赶紧用剩下的那点脑子琢磨琢磨吧。因为索隆可不喜欢奸细现在俘虏的命运就靠你们的选择来决定了。”

没有人回答他。但他看见了他们担忧灰败的脸色以及眼中流露的惧意于是他再次大笑觉得自己这场要弄消遣进展得好极了。“很好很好”他说“我看得出来对你们来说他是亲密宝贵的人。要不然就是你们不希望他的任务失败那任务已经失败啦现在他将忍受长年累月的缓慢折磨领受我们伟大塔楼的技能构想出来的最漫长、最缓慢的折磨并且永远不会获得释放除非他变得不成人形崩溃发狂那时也许他就会回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就可以看见自己做了什么好事。这是确定无疑的—除非你们接受我主上的条件。”

“说出条件吧。”甘道夫镇定地说但那些近旁的人都看见了他的痛苦神色。此刻他就像个衰老干瘪的老人终于被压垮、击败了。他们毫不怀疑他会接受对方的条件。

“条件如下。”特使说微笑着逐个打量他们“刚铎的乌合之众以及它哄骗来的盟友要立刻退回安都因河以西并先发誓无论是公开还是暗地里都永远不再以武力进犯索隆大帝。安都因河以东的全部土地都永归索隆独有。安都因河以西直到迷雾山脉和洛汗隘口都要成为魔多的属国那地的人一律不

得携带武器但准许管理自己的事务。不过他们必须帮忙重建被他们肆无忌惮破坏的艾森加德那里将归索隆所有他将派副手进驻该地—不是萨茹曼而是更值得信任的人。”

他们看着特使的眼睛都读出了他的想法那位副手就是他他将统管西方残余的一切。他将是他们的暴君他们是他的奴隶。

但甘道夫说“就为了交换一个仆人这些条件要求得也太多了如此一来你的主人就可从中收获他原本得经过多次战斗才能赢得的东西莫非是刚铎一战摧毁了他靠战争取胜的希望以至于落到要来讨价还价的地步假如我们当真十分看重这个俘虏又有什么能担保索隆这个卑鄙的背叛大师会信守承诺这个俘虏在哪里把他带来交给我们然后我们会考虑这些条件。”

语毕甘道夫便专注地观察着他像个正与死敌击剑交锋的人。而有那么一瞬在甘道夫眼中特使似乎茫然不解但很快又哈哈大笑起来。

“别傲慢无礼地跟索隆之口顶嘴”他吼道“你想要担保索隆不给担保。你们若想求得他的宽容就必须先遵从他的命令。这些就是他的条件。接受不接受随你的便”

“我们会接受这些”甘道夫突然说。他把斗篷往旁边一甩一团白光迸现如同斩入那片黑暗之地的一柄利剑。他高举起手那个污秽的特使不由得往后退缩甘道夫上前劈手夺过那些信物锁子甲、斗篷和剑。“我们会接受这些以此纪念我们的朋友。”他高声道“至于你的条件我们全部拒绝。滚吧你出使的任务结束了你已死到临头。我们来这里不是来跟背信弃义、该受诅咒的索隆浪费口舌谈判的跟他的爪牙就更没什么好说。滚”

魔多的特使再也笑不出来了。大惊愤怒之下他的脸都扭曲了活像一只蹲伏蓄势要扑向猎物的野兽却被一根带刺的大棒猛击中了口鼻。他怒火中烧嘴淌口水喉咙里憋出一阵不成调的怒吼。但他看见众将领勇猛的面色与致命的眼神惧怕压倒了愤怒。他大叫一声转身跃上坐骑带着随从狂奔回奇立斯戈埚。不过他们边跑他的士兵边吹响号角发出了早已安排好的信号。他们尚未奔回到大门前索隆便发动了陷阱。

战鼓隆隆火焰蹿燃。黑门的两扇巨门向后大敞。门开处涌出一支大军速度快如拉起水闸倾泻而出的大水。

众将领重新上马驰回阵地魔多的大军爆发出一阵嘲弄的呼喊。尘土飞扬窒闷呛人从附近又杀来一支东夷的军队他们本来就躲在较远的那座塔楼后方隐藏在埃瑞德砾苏伊的阴影里等待信号。不计其数的奥克从魔栏农两边的山岭中蜂拥而下。西方的人马落入了陷阱不久他们立足的两座灰色山丘就被十倍、甚至超过十倍的敌军团团围住被困在敌军的汪洋大海中。索隆已用铁嘴咬住了提供给他的饵。

阿拉贡几乎没有时间调兵遣将。他跟甘道夫站在一座山丘上那面白树七星的旗帜也立在那里美丽又绝望。附近的另一座山丘上立着洛汗的白马旗帜与多阿姆洛斯的银天鹅旗帜。两座山丘上各自摆开环形的阵势面对四面八方刀枪剑矛尽皆高举。不过首当其冲的将是朝着魔多方向的前缘那里左边站着埃尔隆德的两个儿子杜内丹人列在他们周围右边立着伊姆拉希尔亲王和多阿姆洛斯高大英俊的人类以及守卫之塔的精兵。

风呼啸军号响箭矢破空长鸣。正往南移的太阳此刻也被魔多浓臭的烟雾笼上了一层面纱它透过饱含威胁的迷雾送来暗红的光显得模糊又遥远仿佛一天行将结束抑或是整个光明的世界都即将终结。这时那兹古尔从聚拢的郁暗中出现了冰冷的声音呼号着死亡的话语于是所有的希望都被扑灭了。

当皮平听见甘道夫拒绝条件使弗罗多注定要受邪黑塔折磨时他被恐惧压得抬不起头来。不过他控制住了自己此刻他站在贝瑞刚德旁边与伊姆拉希尔的部下一同站在刚铎队伍的前沿。因为在他看来既然一切都已经毁了他最好还是快点死从讲述着他这一生的不幸故事中逃离。

就在他看着敌人冲上前来展开攻击时他听见自己在说“我真希望梅里在这里。”与此同时思绪在他头脑中奔腾闪过“呃话说现在我总算更理解一点可怜的德内梭尔了。梅里跟我我俩可能会死在一块儿可是既然反正要死为啥不死一块儿呢呃既然他不在这里我希望他会死得舒服一点。而现在我要尽力而为啦。”

他拔出剑来看看着它金与红交缠的形状流畅的努门诺尔文字在剑身上闪烁如火。“这剑就是为这样一个时刻打造的。”他想“要是我能用它刺死那个邪恶的特使就好了那样我立下的功绩就能跟老梅里扯平啦。哼这种野兽一样的家伙我在死前一定要干掉几个。我真希望还能再见到清朗的阳光和青翠的草地”

就在他这样想着的同时第一波攻击已经朝他们扑了上来。奥克被两座山丘前方的沼泽阻住了来势他们停下来对着防御阵线射出漫天箭雨。接着从奥克当中大步冲出一大队从戈埚洛斯来的山区食人妖他们咆哮如野兽比人类高大壮硕身上只裹着一层鳞片突起的贴身密网也许那就是他们丑陋的厚皮。他们拿着巨大的黑色圆盾骨节粗大的手挥舞着沉重的铁锤。他们满不在乎地跃入水塘涉水而来一边奔走一边吼叫像一阵暴风般冲入刚铎人的阵线像铁匠锤打红热的弯铁那样锤击着头盔与头颅、手臂与盾牌。站在皮平旁边的贝瑞刚德被击中昏倒在地。击倒他的大食人妖头领朝他俯下身伸出手爪去抓他—这些凶恶的生物击倒人后会接着咬断其咽喉。

就在那时皮平举剑向上一刺那把刻有铭文的西方之地的利刃刺穿厚皮深深扎入食人妖的要害黑血顿时喷涌而出。食人妖往前一晃像一块崩落的巨石般轰然垮倒埋住了那些站在他身下的人。黑暗、恶臭和重压的疼痛猛地袭向皮平他的神志跌入了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

“结局果然跟我猜的一样”他的思绪在飘离的同时说道它从躯壳里逃跑之前还笑了一下简直能算是在为终于抛下全部疑惑、担忧和恐惧而高兴。接着就在它要飞入遗忘之乡时它听见了无数人声他们似乎在遥远的高空中在某个被遗忘了的世界里呼喊

“大鹰来了大鹰来了”

皮平的思绪又流连了那么片刻。“比尔博”它想“可是不对啊那件事儿很久很久以前发生在他的故事里。这是我的故事而它现在结束了。再见”然后他的思绪远远飞走了他的双眼闭上了。

卷六

第一章 奇立斯乌苟之塔

山姆从地上撑起身来浑身疼痛。有那么一会儿他很纳闷自己这是在哪里可接着所有的悲惨遭遇和绝望都回到了脑海中。他在漆黑一团的地地道里在奥克要塞的地下门外那道黄铜门已经关死。他一定是在猛撞那门后昏过去了但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昏过去多久。当时他怒火填膺绝望又暴怒现在他冷得发抖。他悄悄爬到门边把耳朵贴到门上。

他隐约听见门内远处有奥克在大声喧闹但没多久声音就停了也许是出了听力范围一切都静了下来。他头痛眼前的一片黑暗中金星飞舞但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思考。情况很清楚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冀望从这扇门进入奥克的老巢要等这扇门打开不知要多少天而时间极其宝贵他不能等。他对自己责任再没有一点怀疑—他必须去救自家少爷要不然就在尝试中送命。

“送命更有可能反正那样也容易得多。”他一边严肃地跟自己说一边将刺叮入鞘转身离开了那两扇黄铜门。他不敢使用那种精灵之光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沿着隧道慢慢往回走。他边走边努力把他和弗罗多离开十字路口后发生的事情串在一起。他拿不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他估计是今天和明天之间的某个时刻但就连日子他也记不清楚了。他身在一片黑暗的地域里白昼的世界在这里似乎已被遗忘所有进入此地的人也都被遗忘了。

“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过我们没有”他说“大家在那边又都遇到了什么事”他茫然地向对面的空中挥了挥手但随着他走向希洛布的隧道其实这时他不是面朝西方而是南方。在西方那个外面的世界这时是夏尔纪年的三月十四日近午时分。就在这时阿拉贡正率领黑舰队离开佩拉基尔梅里正随同洛希尔人骑马走下石马车山谷与此同时米那斯提力斯正陷入一片火海皮平眼看着德内梭尔眼中的疯狂渐渐高涨。不过尽管这些友人各有各的忧虑与恐惧却常常惦念着弗罗多与山姆他们二人并未被遗忘。只是他们离得太远众人鞭长莫及内心的惦念也无法给汉姆法斯特的儿子山姆怀斯送去任何帮助。他是千真万确地孤立无援了。

终于他回到了奥克通道的石门前却仍找不到固定着门的门把或门栓。他像之前那样费力地爬了出去轻巧落地然后小心翼翼地朝希洛布的隧道的

出口走去。她那张巨网的残丝挂在门口仍被寒风吹得飘荡不止。在经历了背后那片有害的黑暗之后这阵阵气流让山姆感觉寒冷但吹动的风也让他振作起来。他谨慎地爬了出去。

天地俱寂透着不祥。天光昏暗犹如阴天的黄昏。从魔多升起的一团团巨大蒸汽从头顶低低飘过朝西涌去大片纷乱翻滚的乌云和浓烟底部又一次被暗红的光照亮。

山姆抬头望向奥克的塔楼那些窄窄的窗户突然透出了灯光像是瞪起了一只只细小的红眼睛。他不知道那是不是某种信号。先前他盛怒又绝望暂时把对奥克的恐惧忘到了脑后这时那恐惧又回来了。依他的判断他只能走这一条路—他必须继续往前走努力寻找这座可怕塔楼的主要入口。但他发现自己膝盖发软整个人都在发抖。他垂下目光不去看前方的塔楼和裂罅两侧耸立的尖角又竖起耳朵聆听紧盯着路边浓重的岩石阴影强迫双脚勉强顺从意志慢慢一步步往回走。他经过了弗罗多倒下的地方那里希洛布的臭气还未消散。他继续往上走直到又站在他戴上魔戒、看着沙格拉特带队经过的那个裂口处。

他在那儿停步一屁股坐下。那一刻他再也无法逼迫自己往前走了。他觉得自己一旦越过隘口的顶端、真正向魔多之地踏进一步那一步将是无可挽回的。他将再也不能回头。说不清是出于什么目的他掏出魔戒又把它戴上。他立刻感到了戒指的沉重分量也重新感到了魔多之眼的恶意然而此刻这股恶意空前地强烈又急切。它怀着不安与疑虑正在搜索企图穿透它为防御自身而制造出来的重重阴影—这些阴影现在反而成了妨碍。

如同先前一样山姆发现自己的听力变得敏锐了但他眼中所见的世间万物却变得单薄模糊。山道两旁的岩壁仿佛隔着一层迷雾呈现出一片苍白不过他仍听到远处境遇凄惨的希洛布正发出吐沫似的声音他还听见粗嘎却清晰的喊声与金铁交鸣声感觉离得极近。他跳了起来整个人紧贴住路边的石壁。他很庆幸自己戴着魔戒因为这会儿又走来了另一队奥克—或者说他一开始是这么以为的。接着他突然明白过来不是这回事是听力欺骗了他—奥克的叫喊来自塔楼塔顶的尖角此时就在正上方在裂罅左边。

山姆打了个寒战强迫自己继续走。那座塔楼里显然正在发生某种可怕的事。也许那些奥克的残酷本性占了上风他们不顾一切命令正在折磨弗罗多甚至野蛮地将他千刀万剐。山姆竖起耳朵听着听着又生出了一丝希

望。几乎毫无疑问塔楼里在斗殴奥克一定起了内讧沙格拉特和戈巴格已经大打出手了。这个猜测给他带来的希望尽管渺茫却足以成为激励。这也许正是个机会。他对弗罗多的爱战胜了其他一切念头他一时忘了危险大声喊道“弗罗多先生我来了”

他往前奔上那条爬升的小道越了过去。小路立时朝左转陡然下降。山姆就这么进入了魔多。

也许是受了内心深处某种危险的预感驱使他取下了魔戒不过照他的想法他只是以为自己希望看得清楚些。“最好能看见最坏的状况。”他嘀咕道“在雾里瞎闯可没好处”

跃入他眼帘的是一片荒凉、严酷又贫瘠的大地。埃斐尔度阿斯最高的山脊在他脚前陡然下降巨大的悬崖直扎入一道黑暗的深沟深沟对面又升起另一道低得多的山脊边缘参差如同犬牙交错映着背后的红光兀立在眼前显得一片漆黑—那就是险恶的魔盖魔多大地的防御内环。越过那道山脊几乎就在正前方远处那片点缀着微小火光的黑暗汪洋对面有一团巨大的火光正在闪动。粗大的烟柱旋转着从中升起根底是蒙尘的暗红顶部乌黑汇入天上一片滚滚的云盖。那片云笼罩了这一整片受诅咒的土地。

山姆正看着欧洛朱因火焰之山。它的锥形山体周身灰白山底深处的熔炉不时蓄起高热汹涌搏动着从山侧的裂缝中喷吐出一条条岩浆的河流。有些发着炽烈的光沿着巨大的渠道朝巴拉督尔流去有些蜿蜒淌入岩石遍布的平原直到冷却就像受尽折磨的大地吐出了扭曲不动的龙形。山姆就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看见了末日山。此时它耀眼的火光照映着光秃的岩石山壁使它们看起来像是浸透了鲜血。然而那些从西边爬上山道的人却看不见因为他们被埃斐尔度阿斯高耸的屏障挡住了视线。

山姆目瞪口呆地立在可怕的火光中。他现在往左看可以看见奇立斯乌苟之塔那固若金汤的全貌。他从另一侧看见的尖角只是它最顶端的角塔。塔的东面分三大层耸立在一块从下方深处的山壁突出的岩架上。高塔背临一面巨大的峭壁从峭壁上筑出一个叠一个的棱堡越往上越小。朝着东北和东南的陡峭堡墙上砖石都筑得极其精巧。在高塔最低一层的周围在山姆此时立足之地下方的两百呎处一道有城垛的围墙环抱着一个窄院。大门开在靠近东南方的一面敞开向一条宽阔的大路路的外护墙沿着悬崖边缘筑起直到它转向南方蜿蜒降入黑暗与越过魔古尔隘口而来的道路交会。然后那条路

继续向前穿过魔盖上一处锯齿状的裂口进入戈埚洛斯山谷远远通向巴拉督尔。山姆所站的这条高处的窄道经过阶梯和陡直的小径迅速下降在嶙峋的岩壁下靠近塔门的地方与主大路会合。

山姆凝视着塔楼突然明白过来修筑这座要塞不是为了把敌人拒于魔多之外而是为了把他们困在魔多之内。这简直令他震惊。它其实是刚铎很久以前所建的工事之一是伊希利恩防线的东端前哨建于最后联盟之后当时西方之地的人类监视着索隆的邪恶之地他的爪牙还潜伏在其中。但是就跟尖牙之塔纳霍斯特和卡霍斯特一样此处的警戒也失败了背叛者把这座塔拱手交给了戒灵之王。长久以来它一直被邪恶之物把守着。索隆回到魔多后发现这塔十分有用。因为索隆的爪牙很少而满心恐惧的奴隶却有很多这塔的主要用途仍跟古时一样是为了防止有人从魔多逃脱。就算真有敌人敢贸然尝试潜入那片土地就算有人通过了魔古尔和希洛布的警戒也还有不眠的守卫这最后一关要过。

山姆看得再清楚不过要从那些眼目众多的围墙底下悄悄爬下去并穿过充满警戒的大门是何等无望。就算他全都办到了也无法在后面那条被守卫着的大路上走出多远因为就连那些位于红光照不到的幽深之处的浓黑阴影也无法一直掩护他躲过能够夜里视物的奥克。但是不管那条路可能多么绝望他眼下的任务都要糟糕得多—不是躲开那道大门逃走而是孤身一人进去。

他想到了魔戒但他从中找不到慰藉只有恐惧和危险。远处熊熊燃烧的末日山一进入视野内他就发觉自己身负之物起了变化。魔戒越是接近那处在遥远古时将它锻造成形的巨大熔炉力量就越强也变得越凶猛除了某些强大的意志无人能驯服它。当山姆站在那里时即便魔戒不是戴在手上只是用链子挂在颈上他仍然觉得自己扩大了好像裹上了一重巨大扭曲的自身阴影犹如一个伫立在魔多的山障上、充满不祥的庞大威胁。他觉得自己从这一刻起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克制住魔戒尽管它会折磨自己要么占有它去挑战那个盘踞在阴影山谷之外的黑暗堡垒里的力量。魔戒已经在引诱他了侵蚀着他的理性与意志。他的脑海中冒出了狂野的幻想他看见了这个纪元的英雄、大力士山姆怀斯手执燃着火焰的剑大步穿过这片昏暗的大地他振臂一呼便万军来归簇拥着他一同进军去推翻巴拉督尔。接着乌云滚滚尽皆退去艳阳高照他一声令下戈埚洛斯谷地就变成了一片花木繁盛的花园果树结实累累。他只要戴上魔戒将它据为己有这一切就会实现。

在这个考验的时刻他之所以坚定地守住了心智最主要是因为他有着对自家少爷的爱同时也是因为他那单纯的霍比特人意识仍然存留在内心深处未被击败。他心知肚明就算那些幻象不是一个纯粹只会背叛他的骗局自己也没伟大到能够担起这样的重担。他需要并且应得的只是一个属于自由园丁的小花园能用自己的双手劳作而不是把花园膨胀成一个王国命令他人用双手去劳动。

“不管怎样那些念头都只不过是骗人的。”他跟自己说“可能都不用等我大声说出来他就会发现我恐吓我。我要是这时候在魔多戴上戒指他一定会在眨眼间就发现我。呃我只能说这种状况就像春天里闹霜冻一样糟糕透顶。偏偏就在隐身会非常有用的时候我不能使用魔戒而且我就算真能再往前走每一步它都只会是累赘跟重担而已。这到底该怎么办”

他并不是真的犹疑不定。他知道自己必须下去到那大门去不能继续在这里耽搁。他耸了耸肩仿佛在甩掉阴影、遣散幻景然后开始慢慢往下走。他觉得自己每走一步就变小一点。没走多远他就又缩成了一个个子很小又吓坏了的霍比特人。现在他正从塔楼的围墙下走过。塔内那些呼喝打斗的声音他用自己那两只普通的耳朵都能听见。这时喧闹声似乎就来自外墙后的庭院内。

山姆沿着小道往下走了差不多一半时只见两个奥克冲出黑暗的门道跑进红光之中。他们没转向他这边而是朝主大路直奔而去。但他们在奔跑中突然趔趄着扑倒在地都不动了。山姆没看到箭矢但他猜那两个奥克是被其他在城垛上或躲在大门阴影里的奥克射倒的。他紧贴着左边的墙继续往前走。只需抬头望一眼他就知道没可能爬上去。石墙有三十呎高既无裂缝也无突起且如反向的阶梯一般向外倾。惟一的路是大门。

他蹑手蹑脚地前进边走边琢磨有多少奥克跟着沙格拉特住在塔里戈巴格又有多少手下还有如果真的起了争执的话他们是为了什么而闹翻。沙格拉特那伙似乎有四十来个戈巴格那伙则有两倍还多不过沙格拉特的巡逻队肯定只是他手下守卫部队的一部分而已。他们是为弗罗多以及战利品起了争执这几乎可以肯定。山姆脚下一顿因为事态突然显得一清二楚了简直就像他亲眼目睹一样。那件秘银甲当然了弗罗多一直穿着他们会发现它的。从山姆听到的来判断戈巴格会觊觎它。但是眼前惟一能保护弗罗多的就是来自邪黑塔的命令如果那些命令被抛到脑后弗罗多随时都可能没命。

“快点你这悲惨的懒家伙”山姆对自己叫道“现在豁出去吧”他拔出刺叮朝敞开的大门跑去。但是就在他要从那座巨大的拱门底下冲进去时他整个人登时一震那感觉就像撞进了希洛布所织的某种罗网一样只不过这网是隐形的。他看不见有障碍物但有种强大到他的意志无法战胜的东西挡住了去路。他环顾左右随即在大门的阴影里看见了两尊监视者。

它们恰似两座坐在宝座上的巨大雕像每座都有三副相连的躯体和三个头颅头上长着秃鹰般的脸分别朝外、朝内以及朝着门道爪子似的手搁在硕大的膝盖上。监视者们看起来像是用巨石雕刻而成固定不动却有知觉—它们里面驻有某种可怕的警戒邪灵。它们认得敌人。无论有形还是隐形没有谁能溜过去不被发现。它们会禁止他进入或禁止他逃脱。

山姆铁了心再次往前冲但又被猛地制止仿佛胸口和头上挨了一击般踉跄不前。接着因为实在无计可施他极其大胆地回应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他慢慢取出加拉德瑞尔的水晶瓶将它举了起来。瓶中白光迅速增长黑暗拱门下的阴影被驱走了。两尊丑陋妖异的监视者坐在那里冰冷、纹丝不动全副可怕的形貌都显露无遗。有那么片刻山姆瞥见那些黑石做成的眼睛里光芒一闪仅仅是其中的恶毒就令他胆战心惊。但慢慢地他感到它们的意志动摇了瓦解成了恐惧。

他一跃冲过它们边跑边把水晶瓶塞回胸口就在这时他察觉到它们恢复警戒就像背后有道钢闩喀哒一声扣上一样再清楚不过。然后那些邪恶的头颅发出一声尖锐高亢的叫喊回荡在面前耸立的高墙上。上方高处遥遥传来咣的一声刺耳钟响像是回应的讯号。

“这下可好”山姆说“我算摇了大门的门铃了好吧来人啊”他喊道“告诉沙格拉特队长伟大的精灵战士上门拜访还带着精灵宝剑”

没有回应。山姆大步往前走去手中的刺叮闪着蓝光。庭院笼罩在浓浓的阴影中但他仍看得见石板地上东倒西歪地躺着许多尸体。他脚边就是两个背后各插着把刀的奥克弓箭手。前面还躺着更多尸体有单独被砍倒或射死的还有成对的仍抓着扭打在一起互相刺着、扼着或撕咬着痛苦而死。石板上淌满黑血踩上去滑腻一片。

山姆注意到有两种装束一种是以红眼为标记另一种则是扭曲成死亡鬼脸的月亮。不过他没停下来看个仔细。穿过庭院塔脚下有扇大门半敞着里

面透出一道红光一个壮硕的死奥克倒在门槛上。山姆跃过尸体走进门去环顾了一圈不知该怎么办。

有一条空荡荡的宽敞走道从大门口通往山侧。墙上支架里点着的火把模糊照亮了走道但远处的尽头隐没在昏暗里。走道两侧可见许多扇门和开口不过走道中不见人影只有那么两三具尸体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山姆根据听到的两个队长的交谈知道弗罗多无论是死是活都最有可能被关在高高在上的角塔中的某个房间里但他可能得找上一天才能找到爬上去的路。

“我看它应该是在靠后面的地方。”山姆嘀咕道“整座塔楼都是往后面爬高的。不管怎样我最好跟着这些火把走。”

他沿着通道往前走去不过这回走得很慢每一步都比前一步更勉强。恐惧开始再次攫住了他。周遭一片死寂只有他的脚步声这声音似乎变大了形成回响就像巨手拍打着岩石。死尸空寂映着火把光亮的潮湿黑墙像在滴血他害怕死亡会潜伏在门口或阴影中然后突然降临而且他心底还记得等在大门前的警戒恶念。这几乎超出了他能够逼迫自己面对的极限。他真想痛痛快快地打杀一场—别一次来太多敌人—总好过这种捉摸不定又难以忍受的可怕状况。他强迫自己想着弗罗多躺在这座恐怖塔楼的某个地方或是被五花大绑或是疼痛不堪或是已经死亡。他继续往前走。

他已经走进火把照不到的地方几乎到了走道尽头的大拱门底下。他猜得对这是底层门的内侧。就在这时上方高处传来了一声闷住的可怕尖叫。他猛地站住了。接着他听见有脚步声接近。有人正急切地从上面一道发出回音的楼梯往下飞奔。

他的意志力太弱太慢没来得及制止他的手。他的手已经拽住链子抓住了魔戒。不过山姆没戴上它因为就在他将魔戒紧攥在胸口时一个奥克噼里啪啦冲了下来从右边一个漆黑的门洞里一跃而出径直朝他奔来。对方离他不到六步时猛一抬头看见了他。山姆可以听见它喘着粗气看见它充血的双眼中闪着凶光。它也吓得刹住了脚因为它看见的不是一个吓得差点连剑都握不稳的小霍比特人它看见的是后方摇曳的火光映衬出来的一个巨大身影裹在一团灰影中一言不发一只手握着剑单是剑光就刺目生疼另一只手虽然抓着胸口但手里似乎藏着某种无法形容的威胁饱含着力量和厄运。

有一刻那个奥克缩起了身子接着它惊恐地怪叫一声转身朝来路狂奔回去。敌人出乎意料地逃走这让山姆比看见对手夹着尾巴逃走的狗还要开

心。他大喝一声追了上去。

“没错有个精灵战士跑掉了”他喊道“我来了你赶快带我上去要不我就剥了你的皮”

但那个奥克是在自己的老巢里动作敏捷又体力充沛而山姆则是初来乍到又饿又累。楼梯又高又陡弯弯曲曲。山姆开始喘起了粗气。奥克很快就不见踪影他只能隐约听见它继续往上奔跑的啪啪脚步声。不时它还会怪叫一下声音沿着楼梯两侧回荡。但渐渐地它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

山姆步履沉重地往上爬。他感觉自己没走错路精神不禁大为振奋。他把魔戒塞回去束紧了皮带。“哼哼”他说“要是他们全都这么讨厌我跟我这把刺叮事情倒可能比我指望的好办。反正看来沙格拉特和戈巴格还有那帮喽啰已经帮我把事儿办得差不多了。除了那只吓坏了的小耗子我还真相信这地方一个活口都不剩了”

话一出口他登时定住脚步仿佛一头撞上了石墙。他所说的话中的完整含意犹如一记重拳击中了他。一个活口都不剩了刚才那声可怕的垂死尖叫是谁发出的“弗罗多弗罗多少爷”他半是抽噎地喊道“要是他们已经杀了你我该怎么办好吧我终于来了一直爬到顶上来看看我一定要看的。”

他继续往上爬一直爬。四周漆黑一片只偶尔在转角上或通往塔楼高层的开口处才点有火把。山姆试着去数阶梯但数到两百之后他就记不清了。如今他静悄悄地走着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听到说话的声音还在上面一段距离开外。看来还活着的耗子不止一只。

就在他觉得自己再也喘不上一口气再也逼不得膝盖弯上下的时候楼梯突然到顶了。他站定了。说话的声音这会儿又大又近。山姆左右张望了一下。他已经一口气爬到了塔楼的最高一层也就是第三层的平顶天台上。这是片开阔的空间大约二十码宽周围有低矮的扶墙。平台中央有个圆顶小屋遮蔽着楼梯出口小屋有两扇矮门分别朝向东西两面。朝东山姆能看见下方魔多那辽阔又黑暗的平原以及远方燃烧的火山。在它深邃的火山口中正有一股新的熔岩汹涌四溢一条条流动的火河发出炽烈的光连这边相隔几十哩远的塔楼顶都被映得通红。朝西的视线被巨大的角塔基座挡住了角塔耸立在这片高层平台的后方塔的尖角高高超过了环绕山岭的山顶。有一道窄窗透出了灯光。角塔门离山姆所站之处不到十码远。门开着但里面一团漆黑说话的声音就是从阴影中传出来的。

起初山姆没去听。他一步跨出朝东的门环顾周围立刻发现这里的打斗最激烈。整个平台上堆满了奥克的尸体以及四散的断头残肢充满死亡的恶臭。突如其来的一声咆哮和紧随而来的重击与哀嚎吓得他一个箭步躲了回去。有个奥克愤怒的话音扬起粗哑、残忍、冷酷山姆立刻听出这是塔楼的头领沙格拉特在说话。

“你说你不肯再去斯那嘎你这条该死的小蛆你要是因为我受伤太重糊弄我也没事那你可大错特错了。过来看我捏爆你的眼睛就跟我刚才捏爆拉得布格的一样。等新的伙计们来了看我怎么对付你我要把你打包送给希洛布。”

“他们不会来的反正你死前是不用指望了。”斯那嘎粗暴地答道“我跟你说过两回戈巴格的那群臭猪先到了大门口咱们的人谁也没出去。拉格都夫和穆兹嘎什冲出了大门但是都给射死了我从窗户看见的我告诉你他们是最后两个。”

“那你一定得去。反正我必须待在这里。但我受伤了叫戈巴格那个肮脏的叛徒下黑坑去”沙格拉特的声音逐渐减弱同时吐出一连串咒骂的脏话“我把最好的分给他他却捅我一刀那坨臭屎我没来得及掐死他。你一定得去要不我就吃了你。一定要把消息送到路格布尔兹要不咱俩都会下黑坑去。对你也会你在这里鬼鬼祟祟躲着可逃不掉。”

“我才不再下那楼梯去”斯那嘎咆哮道“管你是不是头领。打住把手的手从刀上挪开要不我就一箭射穿你肠子肚子。等‘他们’知道这里都出了啥事你这头领也当不了多久了。我可为这座塔楼跟那群臭气熏天的魔古尔耗子拼过命了结果瞧瞧你们两个宝贝头领干的什么好事为了分赃打成一团。”

“说够了你”沙格拉特咆哮道“我有命令在身。是戈巴格先惹事动手要抢那件漂亮的衣服。”

“哼是你大模大样装腔作势才惹火他的。反正他比你有脑子。他不止一回跟你说这些奸细当中最危险的一个溜掉了你就是不听。你现在还是不听。我跟你说戈巴格说得对。这附近有个强大的战士是那种手狠的精灵要不就是恶心的塔克^[1]。我跟你说他来了。你听见那声钟响了吧。他闯过了监视者那是塔克的把戏。他就在楼梯上。他要不下楼梯我就不下去。就算你是个那兹古尔我也不干。”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对吧”沙格拉特吼道“你想这样你不想那样是吧然后等他真来了你就抛下我撒腿跑路不你才别想我会先给你肚子上戳出些红蛆洞来。”

那个小个子奥克从角塔门飞奔而出大块头的沙格拉特紧追在后他生着两条长臂弯腰驼背奔跑时都垂到了地上。但他的一条胳膊软塌塌地垂着似乎在流血另一手抱着一个黑色的大包裹。畏缩在楼梯门后的山姆在他跑过时借着红光瞥见了那张邪恶的脸—似乎被手爪抓破了满面血污突出的獠牙滴着口水嘴里发出野兽般的咆哮。

就山姆所见沙格拉特绕着天台追杀着斯那嘎小个子奥克左闪右躲巧妙避开接着一声怪叫又窜回角楼里消失了。沙格拉特见状停了下来。山姆从朝东的门往外看见他这会儿靠在扶墙边直喘粗气左边的手爪无力地一张一握。他把包裹放在地上用右边手爪抽出一把红色长刀朝刀上吐了口唾沫。他走到扶墙边俯身朝底下的外院张望。他大喊了两次都没人回应。

突然就在沙格拉特背对着屋顶天台、躬身在城垛上时山姆吃惊地看见地上那些横七竖八的尸体中有一具动了起来。它慢慢爬着伸出一只手爪抓住了包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它另一只手上握着一支带着短短断柄的阔头长矛摆好了戳刺的姿势。但就在那一刻不知是出于疼痛还是憎恨它从牙缝中漏出了一声嘶嘶的喘息。沙格拉特快如毒蛇闪向一旁扭转过身一刀砍进了敌人的咽喉。

“逮到你了戈巴格”他吼道“还没死透哈哼我这就送你上路”他跳到戈巴格倒下的尸体上盛怒之下猛踩狠踏不时弯腰用刀胡乱剁一番。终于他满足地把头往下一甩喉中咯咯地发出了宣告胜利的可怕怪啸。然后他舔了舔刀子用牙咬住抓起包裹轻松地朝近处那扇通往楼梯的门大步走来。

山姆没时间细想。他或许可以从另一扇门溜出去但是很难不被看见。他也不可能一直跟这个可怕的奥克玩捉迷藏。他采取了多半是力所能及的最好办法—大吼一声跳出来面对沙格拉特。魔戒他已经不再握在手里但它就在那里一股隐藏的力量对魔多的奴隶而言就是充满恐吓的威胁。山姆手中还握着刺叮宝剑的光芒就像可怕的精灵国度中的闪亮星光残酷无情地刺痛了奥克的眼睛就连梦到那些都会令奥克一族胆战心惊。而且沙格拉特无法既抓着他的宝贝不放又去应战。他停下脚步龇出獠牙低声咆哮。接着他又用奥克的招数往旁边一闪在山姆扑过来时他把沉重的包裹当作盾牌跟武

器朝敌人的脸猛挥过去。山姆被打得一个趔趄不等他回过神来沙格拉特已经一个箭步蹿过奔下楼梯去了。

山姆边骂边追上去但他没跑多远便很快又想到了弗罗多并且记起了另一个已经奔回角塔去了的奥克。眼前又是个两难的选择他也没时间仔细琢磨。要是沙格拉特逃掉了他很快就会找到援兵杀回来。但如果山姆去追他另一个奥克又可能在那上面做出些可怕的事。再说山姆反正也可能追不上沙格拉特或是被对方宰掉。他迅速转身往回奔上楼梯。“我估计我又错了。”他叹气说“但不管接下来会出什么事我眼下都得先上到楼顶再说。”

底下远处沙格拉特已经三步并作两步跃下楼梯背着自己的宝贝包裹奔过庭院冲出了大门。假如山姆能看见他得知他这一逃会带来怎样的悲痛他大概会沮丧万分。但现在他心里只想着最后一个阶段的搜索。他谨慎地来到角塔门口走了进去。里面一片漆黑不过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很快就察觉到右侧有朦胧的亮光。光线来自另一个楼梯口楼梯又暗又窄似乎是沿着角塔圆形外墙的内壁盘旋而上。有一支火把在上方某处幽幽闪光。

山姆开始轻手轻脚地爬上楼梯。他来到摇曳的火把所在之处它固定在左边一扇门的上方那道门正对着一扇朝西的窄窗乃是他和弗罗多在下方的隧道口看见的红眼之一。山姆快步走过门前赶着去爬第二层楼。他担心自己随时都会遭到袭击或是有手从背后猛然伸出来掐住自己的喉咙。接下来他爬到了一扇朝东望的窗前又有一支火把固定在门的上方这次门开着通往一条穿过角塔中央的通道。那条通道黑黢黢的只有火把的微光以及从窄窗外面透进来的红光。然而楼梯到此为止不再爬升。山姆蹑手蹑脚地进了通道。通道两旁各有一扇低矮的门都关着并且上了锁。一点声音也没有。

“我爬了这一大通竟是个死胡同”山姆咕哝抱怨道“这里不可能是塔顶。可现在我该怎么办”

他奔回底下那层楼试着去推那扇门。门纹丝不动。他再次跑上楼汗水开始淌下脸庞。他觉得哪怕每一分钟都很宝贵但时间一分钟接一分钟地溜走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不再担心沙格拉特或斯那嘎或世上任何奥克。他只想念他家少爷他只想看一眼他的脸或摸一下他的手。

终于疲惫不堪的他感觉被彻底击败了于是在通道那层楼的下一级楼梯上坐下埋头捂住了脸。周遭一片寂静静得可怕。他来时已经燃得差不多的火炬这时噼啪一声熄了。他觉得黑暗如潮水一般淹没了他。接着连他自己

也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漫长的旅程与哀痛都落得一场空的终点他不知道受到心里什么念头的感染竟开始唱起歌来。

他颤抖的声音在冰冷黑暗的塔楼里听起来相当单薄那是一个孤单又疲惫的霍比特人的声音无论哪个奥克听到都不可能错认成精灵王侯的清亮歌声。他喃喃唱着夏尔的古老童谣信口唱着比尔博先生的诗句片段它们从他脑海中冒出来就像家乡的景物一样在眼前一闪而逝。突然间他体内生出了一股崭新的气力他的声音响亮起来同时他自己的词句也不期然和上了那简单的曲调。

西部国度里阳光下
在春天也许有繁花生长
也许树梢萌芽活水流淌
还有鸣雀欢快歌唱。
或者还有晴朗无云的夜晚
摇曳的山毛榉纷披发叶
戴着精灵之星
犹如宝石白亮。

虽然我倒卧在长途跋涉的终点
黑暗把我深深埋葬可是
越过所有坚墙高塔
越过所有险峻大山
高挂在所有阴影之上
太阳运行不息群星永在

我绝不认为时日已尽
也不打算向群星永别。

“越过所有坚墙高塔”他又重复唱道却猛然住了口。他觉得自己刚才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回应他可是这会儿又什么都听不到了。等等他是听到了什么声音但不是人声。有脚步声正在接近。上面的通道里有一扇门正被悄悄打开绞链吱嘎作响。山姆蹲下身来聆听。那扇门关上了发出一声闷响。接着响起了一声奥克的咆哮。

“啊哈你那只臭烘烘的耗子闭嘴别给我吱吱叫要不我就上去收拾你。听见没有”

没有人回答。

“好啊。”斯那嘎低声吼道“不过我还是要过去看看你瞧瞧你在搞什么鬼。”

绞链再次吱嘎作响此时山姆从通道门槛的角落偷偷看去只见一扇打开的门口有火光闪动一个模糊的奥克身影走了出来。他似乎拿着梯子。刹那间山姆脑中灵光一现—通道的天花板上有暗门通往最顶层的密室。斯那嘎竖起梯子架稳然后就爬上去不见了。山姆听见了门栓拉开的声音接着那个难听的声音又说话了

“你给我乖乖躺着要不就叫你好看我猜你是没多少时间能安生活着了但你要是不想现在就开始领教好玩的就闭嘴安静点明白吧我这就提醒你一下”随即传来啪的一响像是鞭子抽人。

山姆闻声内心的怒火骤然爆发出来。他一跃而起奔了过去像猫一样蹿上梯子。他从一间圆形大房间的地板中央探出了头。房间的天花板上挂着一盏红灯朝西的窄窗又高又暗。窗下的墙角旁躺着一个东西有个黑乎乎的奥克身影叉开腿俯视着它。奥克第二次举起了鞭子但这一鞭永远没能挥下去。

山姆大喊一声握着刺叮冲过地板扑了上去。奥克急转过身还来不及动作山姆就一剑斩断了它握鞭的手臂。奥克又疼又怕大声嗥叫绝望中把头一

低朝山姆猛撞过来。山姆的第二剑砍偏了他被撞得失去平衡仰天跌倒探手去抓那个踉跄从他身上奔过的奥克。他还没挣扎着爬起来就听见一声大叫和扑通一响那个奥克慌忙奔逃时一脚绊到了梯子顶端从敞开的暗门直跌了下去。山姆没再管它而是奔到了蜷缩在地板上的人影前。那正是弗罗多。

他全身赤裸躺在一堆肮脏的破布上像是晕过去了。他的手臂抬着护住了头身侧横着一条丑陋的鞭痕。

“弗罗多我亲爱的弗罗多先生”山姆叫道泪水几乎糊住了眼睛“我是山姆我来了”他半抱起他家少爷紧紧搂在胸前。弗罗多睁开了眼睛。

“我还在做梦吗”他喃喃道“可是别的梦都太可怕了。”

“你一点都不不是在做梦少爷。”山姆说“是真的。是我。我来了。”

“我真不敢相信”弗罗多说抓紧了他“有个拿鞭子的奥克接着它竟变成了山姆那么我听见底下有人在唱歌我还试着回应也全都不是在做梦了那是你吗”

“的确是我弗罗多先生。我找不到你几乎就要放弃希望了。”

“啊现在你找到我了山姆亲爱的山姆。”弗罗多说他躺回山姆温柔的怀抱中闭上了眼睛就像黑夜的恐惧被慈爱的声音或温柔的手赶走之后安然休息的孩子。

山姆觉得自己可以怀着无尽的快乐一直坐下去但是形势并不允许。光是找到他家少爷还不够他还得试着救他出去。他亲吻了弗罗多的额头说“来吧醒醒弗罗多先生”他努力让自己听起来语调欢快就像过去在夏日早晨拉开袋底洞的窗帘时一样。

弗罗多叹口气坐起来问道“我们在哪里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弗罗多先生现在没时间讲故事等我们到了别的地方再说。”山姆说道“不过现在你是在那座塔楼的顶上就是在你被奥克抓走前你跟我在下头远处的隧道口看见的那座塔楼。我不知道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儿了。我猜有一天多了。”

“只有一天多”弗罗多说“我感觉像是过了几个星期。要是有机会你一定得把所有的事儿都告诉我。我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对不对我昏了过去做了好多噩梦醒过来时却发现现实更糟糕。我被奥克团团围住。我想他们当时刚往我喉咙里灌了什么火辣辣的可怕液体。我头脑变清醒了但全身都疼还累得很。他们扒走了我身上的所有东西然后就来了两个大块头的残暴畜生审问我。他们俯视着我得意洋洋玩弄着手里的刀子一直审问到我觉得自己就要发疯了。我永远也忘不掉他们的手爪和眼睛。”

“你要谈论他们弗罗多先生那你就忘不掉。”山姆说“如果我们不想再见到他们那越快离开越好。你能走吗”

“能我能走。”弗罗多说慢慢起身“山姆我没受伤只是感觉非常疲倦而且这里很痛。”他伸手越过左肩摸着后颈。他站了起来赤裸的皮肤被上方的红色灯光照得猩红在山姆看来他仿佛披了一身的火焰。他在地板上来回走了两趟。

“这下好多了”他说精神振作了一点“不管是被一个人丢在这里还是有哪个守卫来我都一直不敢动直到吼叫跟打斗开始。我想那两个大块头畜生为了我跟我的东西反目成仇了。我躺在这里吓得半死。随后到处变得一片死寂而那更糟糕。”

“对看来他们是反目成仇了。”山姆说“那种肮脏的生物这地方过去肯定有两百个。你可能会说这让山姆·甘姆吉来对付可离谱了点。不过他们全都自相残杀死光了。这挺幸运的不过故事太长一时半会儿编不成一首歌咱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再说。现在该怎么办弗罗多先生你不能全身光溜溜地走过黑暗之地啊。”

“山姆他们夺走了所有的东西。”弗罗多说“我所有的东西。你明白吗所有的东西”他一亲口说出这话便真切地意识到灾难有多彻底。绝望压倒了他又蜷缩着蹲在地上垂下了头。“山姆任务失败了。我们就算能离开这里也逃不掉了。只有精灵能逃走逃离中洲渡过大海远远离去—假如大海足够辽阔能把魔影阻挡在外。”

“不是所有的东西弗罗多先生。任务没失败还没呢。我拿了它弗罗多先生请你原谅我把它保管得好好的现在就挂在我脖子上它还是个可怕的重担。”山姆笨拙地掏着戒指和项链“不过我想你一定得收回它。”然而到此地步山姆感到不愿意放弃魔戒不愿意再让他家少爷承受这个重担。

“你拿着它”弗罗多倒抽一口气“你现在就拿着它山姆你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眨眼间他的声音就怪异地变了“把它还给我”他叫道站了起来伸出颤抖的手“立刻还给我你不能拥有它”

“好的弗罗多先生。”山姆相当吃惊地说“它在这儿呢”他慢慢拽出魔戒从头上取下了链子“可是先生你现在是在魔多的地界里了等你出去之后你会看见火山还有别的东西。你会发现魔戒现在变得非常危险而且特别难以承受。如果这活儿太难也许我可以帮你分担一下”

“不行”弗罗多叫道一把从山姆手里夺过戒指和链子“不行你才不能拿你这小偷”他喘着气睁大眼睛瞪着山姆一手紧攥着魔戒站在那里眼中饱含着恐惧和敌意。接着他突然惊呆了眼中迷雾似乎散去他抬手捂住了疼痛的额头。伤痛和恐惧使他有些茫然刚才那一幕恐怖的景象对他来说显得无比真实—就在他眼前山姆又变成了奥克一个满眼贪婪、淌着口水的丑恶小鬼不怀好意地瞅着他的宝物还伸爪欲抓。但现在那幕景象消失了。跪在他面前的是山姆就像心口被猛刺了一刀面孔痛苦地扭曲着泪如泉涌。

“噢山姆”弗罗多喊道“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在你做了这一切之后请原谅我这都是魔戒那可怕的力量。我真希望它从来、从来都不曾被找到。但是山姆别理我。我必须把这个重担背负到最后。这无法改变。你不能挡在我跟这厄运之间。”

“没什么弗罗多先生。”山姆说一边用袖子抹去眼泪“我明白。但我还是能帮忙的不是吗我得把你弄出这个地方。看吧马上就办不过首先你需要些衣服和装备还得吃点东西。衣服是最好办的。既然我们在魔多就最好照魔多的习惯打扮反正也没别的选择。弗罗多先生恐怕你不得不穿奥克的东西了我也是。如果我们要一起上路最好穿得相配。现在先披上这个吧”

山姆解下灰斗篷披在弗罗多肩上然后卸下背包放在地板上。他从剑鞘中抽出刺叮剑刃上几乎看不到一点闪光。“我差点忘了这个弗罗多先生。”他说“不他们没拿走所有的东西要是你还记得你把刺叮还有夫人的水晶瓶都借给了我。两样我都还保管着。弗罗多先生请让我再多保管它们一会儿吧。我必须走开去看看能找到什么。你待在这里走动走动活动一下腿脚。我不会离开太久应该也不用走太远。”

“小心点儿山姆”弗罗多说“而且快点儿附近可能还有活的奥克不知躲在哪里等着。”

“这个险我一定得冒一下。”山姆说。他走到暗门处溜下了梯子。没一会儿他又探出了头往地板上扔了把长刀。

“这东西可能有用。”他说“那个拿鞭子抽你的家伙死了看来是匆匆忙忙摔断了脖子。现在弗罗多先生你要是有力气就把梯子拉上去不听到我的暗号就别把它放下来。我会喊‘埃尔贝瑞丝’这是精灵的词儿奥克绝不会说的。”

弗罗多浑身发抖地坐了一会儿可怕的恐惧一个接一个地从头脑中冒出来。于是他站起来裹紧灰色的精灵斗篷开始来回走动窥视探察着这间囚室的每一个角落好让脑子不去胡思乱想。

虽然恐惧让他觉得至少过了一个钟头但其实没多久他便听见山姆的声音在底下轻声喊着“埃尔贝瑞丝埃尔贝瑞丝”。弗罗多放下了那道轻巧的梯子。山姆气喘吁吁地爬了上来头上顶着个大包袱。他让包袱砰地落在地上。

“现在赶快弗罗多先生”他说“我搜了一下才找出所有适合我们这种身材穿的小号东西。我们不得不将就些但必须赶快了。我没碰到任何活口也没什么都没看到可我心里就是不踏实。我想这个地方正被监视着。我没法解释那种感觉但是总之我觉得就好像附近有个那种会飞的恶心骑手就在上头那一团漆黑当中他在那儿不会被人看见。”

他解开包袱。弗罗多满怀厌恶地看着包袱里的东西但他别无选择只能穿上否则就得光着身子上路。包袱里有一条毛茸茸、脏兮兮的兽皮长裤还有一件肮脏的皮上衣。他穿上它们又在皮上衣外头套上一件结实的锁子甲它对成年的奥克来说太短对弗罗多来说却太长又太重。他在锁子甲外系上一条腰带再挂上一个短剑鞘里面收着一把宽刃短剑。山姆拿来了好几顶奥克头盔其中一顶弗罗多戴着很合适。那是一顶镶着铁边的黑帽一圈圈铁箍外面蒙着皮革而在鸟喙形状的护鼻上方皮革上绘着一只红色的邪恶魔眼。

“魔古尔的东西就是戈巴格的装备更合身也做得更好。”山姆说“但我猜这里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后再穿戴他的标志进魔多去恐怕不妙。好啦你打扮妥了弗罗多先生。容我冒昧地说一句你简直像个完美的小奥克啦—至少我们要是能找个面具遮住你的脸再给你长一点儿的手臂、弯一点儿的腿你就会很像的。这个可以把会露馅的地方遮掩一下。”他将一件黑色的大斗篷披在弗罗多肩上“这下你就准备好了我们走的时候你可以捡个盾牌拿着。”

“那你呢山姆”弗罗多说“我们不是得穿得相配才行”

“这个弗罗多先生我一直在想”山姆说“我最好还是别留下我的任何东西我们没法毁掉它。而我没法在自个儿这身衣服上再穿奥克的铠甲对吧我就只能用斗篷遮一下了。”

他跪下来仔细折好了自己的精灵斗篷。令人惊讶的是它被折成了极小的一卷。他把它塞进地板上的背包里起身将背包甩到背上再给自己戴上一顶奥克头盔肩头披上另一件黑斗篷。“好了”他说“这下我们就相配了够像啦。现在我们一定得走了”

“山姆我没办法一口气奔到那儿。”弗罗多苦笑着道“我希望你已经打听好了一路的客栈还是你已经忘记咱们得吃得喝”

“要命可我真忘了”山姆说沮丧地叹了口气。“老天保佑弗罗多先生你这一提叫我真是又饿又渴我都不记得上次水米沾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我一心想着找你把这全忘了。让我想想我上次查看时那种行路干粮还足够多还有法拉米尔统帅给我们的补给必要的话够支撑我两条腿走上两星期的。不过我水壶里就算还剩着点水也实在不多两个人喝的话绝对不够。奥克难道都不吃也不喝吗还是说他们光靠着臭气跟毒物就能过活”

“不山姆他们也吃也喝。培育他们的魔影只能仿制无法创造创造出真正的属于它自己的新事物。我认为它并没有给予奥克生命只是扭曲并损害了他们。如果他们真要生存就必须跟其他活物一样生存。找不到更好的腐肉污水他们都会吃喝但不会吃有毒的东西。他们喂过我所以我的情况比你好些。这地方一定哪里有水跟食物。”

“但是没时间去找了。”山姆说。

“这个吗情况比你想得要好一点。”弗罗多说“刚才你离开时我运气还不错。他们确实没拿走所有的东西。我在地上那堆破布里找到了我的食物包。当然他们搜过它了但我猜他们比咕噜还讨厌兰巴斯的样子和气味把它扔了一地有些还被践踏碎了但我把它都收集起来了不会比你的少多少。不过他们拿走了法拉米尔给的食物还砍坏了我的水壶。”

“好那就不用多说啦。”山姆说“我们有足够的东西可以上路了。不过水会是个大问题。但是来吧弗罗多先生我们出发要不就算有一整湖的水也帮

不了我们的忙”

“得等你先吃口东西再走山姆。”弗罗多说“这点我不让步。来把这块精灵干粮吃了然后把你水壶里的最后一点水喝了这整件事本来就相当无望所以担心明天也无济于事。说不定不会有明天了。”

他们终于出发了。两人爬下梯子后山姆把它搬到通道里那个摔死的奥克蜷缩着的尸体旁。楼梯很黑但天花板上仍能看到火山的强光不过这时它已经黯淡下来成了暗红色。他们捡了两面盾牌完成了全套伪装然后继续走。

他们脚步沉重地下了宽大的楼梯这时又到了外面的开阔地上恐怖沿着围墙环伺让背后角塔顶上他们重逢的那个小房间都简直有了家的感觉。奇立斯乌苟之塔里或许一个活口也不剩了但它仍浸淫在恐惧和邪恶之中。

最后两人来到外院的门口停下了脚步。即便是在他们站的地方都能感觉到监视者的恨恶扑面而来。那两尊沉默的黑暗形体据守大门两侧从门中望出去模糊可见魔多的光焰。他们在丑恶的奥克尸体当中择路穿行一步比一步更艰难。还没到达拱道两人就被迫站住了。无论是对意志还是四肢而言再往前挪一寸都意味着痛苦与疲惫。

弗罗多没有力气进行这样一场争斗。他瘫倒在地。“我走不动了山姆。”他喃喃道“我要昏过去了。我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

“我知道弗罗多先生这会儿再坚持一下是那道大门那上头有种黑魔法。但是我闯进来了而且还要闯出去。它不可能比以前更危险。现在冲吧”

山姆再次拿出了加拉德瑞尔的精灵水晶瓶。刹那间水晶瓶光芒大盛仿佛在向他的坚毅致敬又像要为他那只麦色的霍比特人之手赋予辉煌光彩—正是那只忠诚的手立下了如斯功绩。耀眼的光辉像闪电一般照亮了阴暗外院的每一个角落而且这光稳稳地持续着并未消失。

“吉尔松涅尔啊埃尔贝瑞丝”山姆喊道。因为不知为何他的思绪突然跳跃着回想起了在夏尔遇见的精灵还有那支在树林里赶走黑骑手的歌。

“Aiya elenion ancalima!”^[2]在他背后弗罗多又一次喊出了声。

就像绳索啪的一声崩断两尊监视者的意志突然瓦解了弗罗多和山姆踉跄着向前跌去。接着他们拔腿便跑穿过大门经过了那两座眼中放光的巨大坐像。但听喀啦一声拱门的拱心石砸了下来几乎就砸在他们脚跟上上方的墙也崩溃坍塌成了废墟。他们在间不容发的刹那逃了出去。钟声大响监视者发出一声高亢恐怖的号叫从黑暗的高空中传来了回应。漆黑的天空中闪电般扑下一个飞行的身影凄厉的尖叫刺破了层层乌云。

[1]见附录六。

[2]“向最明亮的星辰致敬”——译者注

第二章 魔影之地

山姆总算还剩足够的机灵将水晶瓶塞回了胸口。“快跑弗罗多先生”他喊道“不不是那边那堵墙后头是悬崖。跟我来”

他们沿着大门口那条路往下飞奔。跑了五十步左右道路急转了个弯绕过悬崖上一座突出的棱堡带他们脱离了塔楼的视线。他们暂时逃脱了。他们瑟缩着背靠岩石大口喘气随即又捂紧了胸口。那个那兹古尔这时就栖落在坍塌的大门旁的墙上发出一声声致命的号叫。四周的崖壁回声不绝。

他们怀着恐惧踉踉跄跄地往前走。道路不久便再次急转向东有那么可怕的一刻他们又暴露在塔楼的视野中。他们边飞逃边往后瞄看见那个巨大的黑色身影就落在城垛上。接着他们一头冲下一处两旁都是高耸岩壁的缺口这条路陡降下去与魔古尔路交会。他们来到两路交会的路口仍然不见奥克的踪影那兹古尔的号叫也不见回应。但他们知道这种沉寂不会长久。现在追杀随时都会开始。

“这样跑不行山姆。”弗罗多说“假如我们真是奥克我们就该是正冲回塔里而不是往外逃。我们只要一碰到敌人就会被识破的。我们必须设法离开这条路。”

“但是我们离不开啊”山姆说“我们又没长翅膀。”

埃斐尔度阿斯的东面山壁十分陡峭悬崖峭壁直坠入横在它们和内侧山脊之间的漆黑山沟。交会路口过去不远下了另一个陡坡之后有座跨越峡谷的石桥道路经过石桥后便进入了魔盖地区起伏的山坡和峡谷。弗罗多和山姆亡命狂奔冲上了石桥但还没跑到桥另一端就听见喧嚣大作。在他们背后远处奇立斯乌苟塔楼高高屹立在山侧石墙闪着沉暗的光。突然间它刺耳的钟声又响了接着忽然一变震耳的隆隆声响成一片。号角吹响。这时从桥的尽头那边传来了回应的喊叫。弗罗多和山姆正在漆黑的山沟里欧洛朱因黯淡下来的火光照不到这里他们看不见前方的情形但已经听见了铁底鞋的沉重脚步声道路上也传来了急促的哒哒蹄声。

“快点山姆我们得跳下去”弗罗多喊道。他们连滚带爬奔到桥上的矮胸墙边。所幸魔盖的斜坡已经升到几乎和路面一样高跳下沟去已经没有可怕的落差了。但天色太黑他们估计不出这一跳会有多深。

“好吧我先跳弗罗多先生。”山姆说“再见”

他松了手弗罗多随后。就在两人往下坠的同时他们听见骑兵从桥上呼啸着飞驰而过后面跟着奥克奔跑的杂沓脚步声。然而山姆要是有胆子的话肯定会笑出声来。两个霍比特人有些担心会跌在看不见的岩石上摔个伤筋折骨可落差不过十二呎左右他们扑通一声落地跌进一团始料未及的东西里——一片虬结带刺的灌木丛。山姆躺在那里不动轻轻吮着刮伤的手。

等马蹄声和脚步声都过去后他才斗胆耳语说“老天保佑弗罗多先生可我真不知道魔多还长东西不过要是知道我估计也就是这种东西了。这些棘刺感觉起码有一呎长它们扎透了我穿的所有衣服。早知道我就该把那件铠甲穿上”

“奥克的铠甲也挡不住这些棘刺。”弗罗多说“连皮背心也没用。”

他们费了好一番功夫才出了那片灌木丛。那些棘刺和荆条硬得像铁丝又像利爪一样紧抓不放。在他们终于脱身前斗篷就被扯得破破烂烂了。

“现在我们往下走吧山姆。”弗罗多悄声说“快点下到山谷里去然后尽快转向北走。”

在外面的世界里白昼已经再度来临。远在魔多的阴暗之外太阳正爬过中洲的东缘但在这里一切仍暗如黑夜。火山闷烧着喷出的火已经熄了。峭壁上的火光淡褪了。自从他们离开伊希利恩后就刮个不停的东风这时似乎也止息了。他们缓慢又痛苦地往下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阴影中摸索、绊跌在岩石、荆棘和枯树当中挣扎向下再向下直到再也走不动为止。

最后他们停下来背靠着一块大石并肩坐下两人都在冒汗。“这会儿哪怕沙格拉特亲自给我一杯水喝我也要跟他握个手。”山姆说。

“别说这种话”弗罗多说“这只会让我们渴得更厉害。”接着他伸了伸筋骨感到又累又晕好一会儿都没再说话。终于他挣扎着又站了起来可他惊讶地发现山姆睡着了。“醒醒山姆”他说“走吧是再努力一程的时候了。”

山姆赶忙爬了起来。“哎呀我压根没打算睡”他说“我一定是不知不觉睡过去的。弗罗多先生我已经好长时间没好好睡过一觉了我的眼睛就那么自己闭上了。”

现在是弗罗多带路估计着尽量朝北走在巨大深谷底部那厚厚一层大小不一的石堆中穿行。不过没多久他又停了下来。

“这不行山姆”他说“我吃不消了。我是说这件铠甲我现在这个样子实在穿不动它。我累的时候就连那件秘银甲我都觉得重而这个比它重太多了。再说它有什么用我们不可能靠着战斗成功闯过去啊。”

“但我们有可能碰上战斗”山姆说“而且还有不长眼睛的刀跟箭。就说这个吧那个咕噜可还没死呢。黑暗中有把刀刺过来时我可不愿去想你什么保护也没有光有一点皮子。”

“可是你看亲爱的山姆伙计”弗罗多说“我累了非常疲惫心里一点希望也不剩。但我必须往前走只要我还能动就要努力走到火山去。魔戒已经够重了而这额外的重量简直要了我的命。我一定得脱掉它。但别认为我不知好歹。我真不愿意去想你为了给我找这东西不得不在那些肮脏的尸体当中翻来找去。”

“别说了弗罗多先生。老天保佑你要是可以我背着你走都行。你要脱就脱吧”

弗罗多将斗篷放到一边脱下奥克铠甲扔到一旁。他有点发抖。“我真正需要的是保暖的衣服。”他说“天气变冷了要不就是我着凉了。”

“你可以披上我的斗篷弗罗多先生。”山姆说着取下背包拿出了精灵斗篷“这件怎么样弗罗多先生”他说“你把那奥克破布紧紧裹在身上外面绑上腰带然后再披上这件斗篷。虽然这样不怎么像奥克打扮但能让你暖和些。而且我敢说它比别的任何装备都更能保护你不受伤害。它是夫人亲手做的。”

弗罗多披上斗篷扣好别针。“这样好多了”他说“我感觉轻松多了现在可以继续走了。但这片叫人盲目的漆黑似乎正在侵入我的心灵。山姆我被关着的时候曾试着回想白兰地河、林尾地还有霍比屯那条流过磨坊的小河。但眼下我却看不见它们了。”

“啊哈弗罗多先生这次可是你在谈论水了”山姆说“要是夫人能看见或听见我们就好了我会跟她说‘夫人在上我们现在想要的只有光跟水干净的水和大白天的光就好可比任何珠宝都强—真抱歉这么说。’可是从这里到罗瑞恩着实远得很。”山姆叹口气对埃斐尔度阿斯的高峻群山挥了挥手。此刻只能猜测山脉的所在它们映着漆黑的天空呈现出一片更深的黑暗。

他们再次出发了。没走多远弗罗多又停了下来。“我们上方有个黑骑手”他说“我能感觉到它。这一阵我们最好别动。”

他们缩身躲到一块大石底下面朝西边来路坐着有一段时间都默不作声。然后弗罗多吐了口气放松下来说“它走了。”他们站起来接着两人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在他们左边在远远的南方那道雄伟山脉的群峰和高脊映衬着渐渐变灰的天空开始显露出深色与黑色的清晰轮廓。在崇山峻岭背后光亮正在增强并慢慢朝北方蔓延开来。高天之上正进行着一场争斗。魔多的滚滚黑云正被驱退从生者的世界里吹来的阵风增强了扯碎黑云的边缘将浓烟迷雾扫回来处那片黑暗之地。朦胧的光线从阴沉的天篷掀起的裙缘之下漏进了魔多就像苍淡的晨曦穿过脏污的窗户透进了囚牢。

“看那边弗罗多先生”山姆说“看那边风向变了。一定出什么事了。他也不能万事都随心所欲。在那边远处的世界里他的黑暗正在崩溃。我真希望能看见出了什么事”

这是三月十五日的早晨太阳正从东方的阴影之上升起照亮了安都因河谷西南风正在吹拂希奥顿倒在佩兰诺平野上奄奄一息。

就在弗罗多和山姆伫立凝望的同时晨光的边缘沿着埃斐尔度阿斯全线的轮廓扩展接着他们看见一个身形以极快的速度从西方移来一开始映着山巅上方那一带微光只是一个黑点但它逐渐变大直到像一团闪电般冲进了黑暗的天篷从头顶的高空中掠过。它离去时发出了长长一声尖厉的呼叫那是那兹古尔的声音但没能再让他们感到任何恐怖—那是一声悲哀与惊愕的呼叫声对邪黑塔来说乃是凶讯。戒灵之王已经碰上了他的劫数。

“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一定出什么事了”山姆叫道“沙格拉特说‘仗打得挺顺利’但戈巴格可不那么有把握而且他判断得没错。弗罗多先生情况正在好转。现在你难道不觉得有点希望了”

“唉不山姆没多少。”弗罗多叹道“那是在远处山脉的另一边。我们是在朝东走不是朝西。我真累啊。山姆魔戒真重。而且我开始在脑海里每时每刻都见到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火轮。”

山姆振奋起来的精神又立刻消沉下去。他焦急地看着自家少爷牵起了他的手。“走吧弗罗多先生”他说“我想要的东西已经得到一样啦那就是一点光线。这足够帮我们的忙了不过我猜这也很危险。咱们再试着往前走一段然后就躺下来休息。但现在先吃口东西吃点精灵的食物它也许能让你振作起来。”

弗罗多和山姆分吃了一块兰巴斯饼用干裂的嘴尽量咀嚼着然后迈着沉重的脚步继续向前。那光虽然只不过是灰蒙蒙的天光此刻却足够让他们看清自己是置身两道山脉之间的峡谷深处。峡谷缓缓朝北上升谷底有一条如今已经干涸的溪床。在岩石遍布的河道对面他们看见朝西的峭壁底下蜿蜒着一条被踩踏出来的小路。他们要是早知道本来可以更快抵达这条小路因为它在桥的西端离开魔古尔主路沿着一条从岩石上凿出来的长阶梯下到谷底。巡逻队或信差要迅速前往奇立斯乌苟和卡拉赫安格仁的铁颚艾森毛兹之间那些次要的岗哨以及北方远处的要塞就走这条路。

两个霍比特人要走这样一条小路非常危险但他们要赶时间而且弗罗多觉得在乱石之间攀爬或在无路的魔盖峡谷里跋涉这样的艰辛自己无法面对。他判断也许追猎者们料想他们最不可能走朝北的路。敌人首先会彻底搜索朝东通往平原的路或回到西边隘口的路。他打算只有远远走到塔楼的北边之后才能转向寻找能带他往东走的路向东踏上这段跋涉中无比危险的最后一程。因此他们这时横过岩石溪床踏上奥克小路沿路走了一段时间。左边的峭壁悬在头顶从上面看不到他们。但小路有许多转弯每到一处他们都抓紧剑柄小心翼翼地往前挪。

光线未再增强因为欧洛朱因仍在喷发大量浓烟烟被冲突的气流托着上升越升越高一直升入高空的无风区域扩散成一个无边无际的篷顶其中心的支柱拔升到了他们视线不及的阴影之外。他们吃力地跋涉了一个多钟头后听见了一个让他们顿时止步的声音—难以置信但千真万确滴水的声音。左边的黑崖看起来就像被某把巨斧劈开了一条缝沟壑又深又窄水就从沟里滴下来。也许一些从阳光照耀的大海上汇集而来的甜美雨水到来却不幸落在这片黑暗之地的山障上徒劳地四处流淌后被吸进了尘土而这是仅存的几

滴。它的涓涓细流从这里的岩石中淌下流过小路转向南迅速奔流消失在没有生命的石堆间。

山姆朝它冲去。“我这辈子要是还能再见到夫人一定要告诉她”他叫道“先是光现在又有水”然后他停下来说“我先喝弗罗多先生。”

“好不过这些足够我们俩喝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山姆说“我的意思是要是这水有毒或者喝了很快就会出乱子那么最好是我来试而不是你少爷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懂。但山姆我想咱们应该一块儿碰运气或一块儿蒙福气。不过要是水冰冷刺骨还是小心点好”

水很凉但不冰尝起来的味道也不好。这要是在家乡他们就会说它又苦又有油腥味但在这里它却似乎好得怎么称赞都不为过让人忘了害怕或谨慎。他们喝了个饱山姆也把水壶装满。之后弗罗多感觉舒服了些他们继续往前走了好几哩路直到小路变得宽了沿着路边开始有了简陋的护墙。这些情况提醒他们已经接近另一个奥克据点了。

“山姆我们就在这里离开这条路。”弗罗多说“我们必须转向东走。”他看着峡谷对面那道阴郁的山脊叹了口气“我剩下的力气大概刚够爬到那边上头找个山洞然后我一定得休息一会儿。”

此时河床在小路下方离他们有一段距离。他们爬下河床开始穿行结果惊讶地发现这里竟有些黑水潭是从峡谷更高处的某个源头涓流而下汇聚成的。魔多西边山脉脚下的外缘地区是一片垂死之地但还没有断绝生机。这里仍有东西生长粗糙、扭曲、尖锐挣扎着求生。而在山谷另一侧的魔盖峡谷低矮丛生的树木潜藏着紧附着大地蓬乱的灰色草丛在岩石间顽强挣扎岩石上爬着干枯的苔藓而且到处都蔓延着大团纠结缠绕的荆棘。有些荆棘的刺又尖又长有些长着刀一般的倒钩。荆棘上还挂着去年的干枯败叶凄风一吹沙沙作响但它们爬满蛆虫的芽苞才刚刚绽开。色作暗褐、灰或乌黑的蝇虻嗡嗡作响像奥克一样有着红眼形状的斑点印记还会叮人。在荆棘丛的上方一团团饥饿的蚊蚋不停地飞舞盘旋。

“奥克的装备压根没用。”山姆挥着胳膊说“真希望我长了一身奥克皮”

最后弗罗多实在是走不动了。他们已经爬上一条倾斜的窄沟壑但哪怕要看见最后一道崎岖的山脊都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山姆我现在必须休息了尽量睡一觉。”弗罗多说。他环顾四方但在这阴惨惨的荒野里似乎连个能让动物钻进去的洞都没有。末了精疲力竭的两人悄悄爬到一片帘子般垂下来的荆棘丛底下它就像张毯子遮住了一片矮石壁。

他们坐下来尽可能像样地吃了一餐。山姆背包中还剩了些法拉米尔提供的补给他们吃掉了一半就是一些干果和一小块腌肉将宝贵的兰巴斯留给往后的艰难日子。他们喝了一点水。在峡谷里他们曾再次喝过水潭里的水但现在又很渴了。魔多的空气中有一种强烈的辛辣气息让人口干舌燥。一想到水连山姆那乐观的精神都颓丧了。越过魔盖之后还要横越那片可怕的戈埚洛斯平原。

“现在你先睡吧弗罗多先生。”他说“天又开始黑了。我估算今天差不多过完了。”

弗罗多叹了口气几乎不等这话说完就睡着了。山姆握着弗罗多的手抗拒着自己的疲惫默默地一直坐到入夜。最后为了保持清醒他爬出藏身的地方向外张望。大地似乎满是咯吱叽嘎、窸窸窣窣的声响但不闻说话声或脚步声。西边埃斐尔度阿斯山顶的高空中夜色仍然模糊黯淡而就在空中在群山间一块高耸的黑色突岩之上山姆看见一颗白亮的星星从乱云间探出头来闪烁了片刻。那颗星的美震撼了他的心当他从这片被遗弃的大地抬头仰望希望又回到了他心里因为一种清晰又冷静的领悟如同箭矢一般直透他心底—魔影终归只是渺小之物且会逝去而在魔影无法触及之处光明与崇高之美永存。他在塔里唱的歌其实不是希望而是蔑视和挑战因为他那时想的是自己。此刻他自身的命运甚至他家少爷的命运都暂时不再困扰他了。他爬回荆棘丛下在弗罗多身边躺倒抛开了一切忧惧踏实安稳地睡着了。

他们一起醒来仍握着彼此的手。山姆几乎精神焕发准备好面对另一天但弗罗多叹了口气。他睡得很不安稳一直梦到熊熊大火醒来也没感到安心。不过他这一觉也不是毫无恢复的效果他的气力足了些也能更好地负起他的重担再走一程了。他们不知道时间也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但吃了几口食物、喝了点水之后他们就继续沿着沟壑往上爬直到爬完沟壑来到一道由碎石和滑落的石头堆成的陡坡。至此最后一批活物也放弃了挣扎。魔盖参差不齐的顶端寸草不生光秃一片贫瘠得就像一块石板。

他们奔走搜寻了很久才找到一条可以攀爬的路。他们手脚并用地爬了最后一百呎终于爬到了顶上。他们来到了一道夹在两堵黑色峭壁之间的裂缝穿过之后发现自己就站在魔多最后一道屏障的边上。内部的平原横陈在下方约一千五百呎深处的坡底一路延伸到远方没入了视野尽处那片混沌昏暗。此时世间的风自西方吹来巨大的云团被高高托起朝东飘去。然而阴沉的戈埚洛斯平原依旧只照得到灰蒙蒙的光线。那里烟雾在地面上徘徊在洼地里潜伏地表的缝隙里漏出丝丝臭气。

他们看见了末日山。它仍在很远的地方至少有四十哩路山脚扎在全是灰烬的废墟中庞大的锥形山体巍然屹立喷吐浓烟的峰顶云雾缭绕。这时它的火焰低落了正蛰伏着闷闷燃烧如同睡眠中的野兽一样充满威胁与危险。火山后方悬着一片犹如雷雨云般预示着凶兆的广袤阴影而在这些面纱背后的巴拉督尔就远远高耸在从北直插下来的灰烬山脉的一道长岭上。黑暗力量正在沉思魔眼正在内省思索着包含疑虑和危险的消息一把雪亮的长剑一张看起来坚毅又充满王者风范的脸。有一段时间它几乎没去注意其他动向。它那整座门上有门、塔上叠塔的庞大要塞都笼罩着一股压抑的阴郁气氛。

弗罗多和山姆凝望着那片令人痛恨之地内心交织着厌恶和惊奇。在他们和那座冒烟的大山之间环绕山北和山南一切都展现出破败和死亡那是一片遭到焚毁、令人窒息的沙漠。他们纳闷这片疆域的统治者如何养活奴隶又怎样维系军队然而他确实有军队。就他们目力所及沿着魔盖边缘以及南方远处有一片片营区有些是帐篷组成有些规划得就像小镇。这些营区中最大的一处就在正下方在进入平原大约一哩的地方。它聚集的模样就像昆虫的巨大巢穴长而低矮的土褐色建筑和棚屋间有笔直阴沉的街道。营区周围的地面上人来人往忙碌非常一条宽阔的路从营区往东南直奔与魔古尔道会合而沿着魔古尔道一行行小小的黑色身影正在匆忙赶路。

“我一点也不喜欢眼前这种状况。”山姆说“我管这叫‘相当没希望’。不过那里既然有那么多人肯定有井或水不消说还有吃的。而且我的眼睛要是没全看错那些是人类不是奥克。”

无论他还是弗罗多都对这片广阔疆域的南方远处有大片奴隶劳作之地一无所知那片区域就在火山的烟尘背后位于努尔能湖凄凉的黑水畔。他们也不知道有往东、往南通往魔多各处属地的大路邪黑塔的士兵就从那些属地用一长列一长列的马车载运来物资、战利品和新的奴隶。这边的北方区

域有矿区和锻造区也是那场筹谋已久之战集结军队的地方。黑暗力量就像在棋盘上移动棋子一样在此调遣军队将他们聚集到一起。它的首批行动意在初试锋芒却在西边战线的南北两方都遭到了遏制。它暂时将他们撤回换上新的军队在奇立斯戈埚附近集结准备复仇反击。而且假如它另一个目的是防守火山、阻止任何人接近那么它采取的行动也不大可能比这更充分了。

“算啦”山姆继续说“不管他们吃啥喝啥咱们都弄不到。我看不出来有下去的路。就算咱们下去了也不可能穿过那一大片爬满了敌人的开阔地啊。”

“但我们还是得试试。”弗罗多说“这不比我料想的更糟。我从来没指望能穿过去眼下我也看不见任何成功的希望但我仍要尽力而为。目前我们得避免被捉住拖得越久越好。因此我想我们必须继续往北走看看这片露天平原在比较狭窄的地方是什么情况。”

“我猜得到它会是什么情况。”山姆说“在比较狭窄的地方人类和奥克也就会挤得更紧点儿。等着瞧吧弗罗多先生。”

“我们真能走那么远的话我敢说我会瞧见的。”弗罗多说完转身离开了。

他们不久就发现要沿着魔盖的山头或任何高坡走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地上压根没有路还刻满了深深的峡谷。末了他们被迫退回那道之前爬上来的沟壑下到原来的峡谷中另外找路。他们走得很辛苦因为不敢横过峡谷去走西边那条小路。走了一哩多他们看见了先前猜测近在咫尺的奥克据点它隐蔽在峭壁底下的一处洼地里包括一道围墙和一群围绕着一个黑暗洞口的小石屋。眼前不见任何动静但两个霍比特人小心翼翼地前进此处老河道两边都长着茂密的荆棘丛他们就尽可能地贴着荆棘走。

他们往前走了两三哩远背后那个奥克据点已经看不到了。两人刚要再度自由地喘口气就听见了奥克说话的声音又大又刺耳。他们立刻闪到一丛没长开的褐色树丛后。声音越来越近不久视野里便出现了两个奥克。一个是黑皮肤的矮种奥克鼻孔很大嗅个不停显然是某类追踪者。它身上裹着棕色的破布带着一张角弓。另一个是高大的作战奥克就像沙格拉特那一伙佩着魔眼的标志。他也背着一张弓手里还拿着一支阔头短矛。一如既往两个奥克争吵不休由于来自不同的种族他们说着带有各自口音的通用语。

在距离两个霍比特人藏身处不到二十步的地方小个子奥克停下了脚步。“不干了”它咆哮道“俺要回家。”它指向峡谷对面的奥克据点“俺鼻子闻石头闻得都长茧了这么下去才没戏。俺说什么痕迹也没剩下。俺听了你的结果就找不到那个气味了。俺跟你说它爬到那片山丘上去了才不是顺着峡谷咧。”

“你这抽鼻子的小货色没多大用处吧”大个子奥克说“我就说眼睛比你那烂鼻子有用。”

“那说说你那狗眼看见啥了”另一个咆哮道“呸你连要找啥都不晓得。”

“那要怪谁”士兵说“可不怪我。要怪就怪上头。他们起先说是个穿着铮亮铠甲的大个精灵然后又说是个像矮人一样的小个家伙再又说肯定是一伙造反的乌鲁克族要么就可能是这一堆全加一块儿。”

“嗷”追踪者说“他们脑袋叫门板夹掉了就这么回事儿。俺猜还有几个头儿得脱层皮要是俺听说的没错的话—塔楼给人端了啥的你几百个伙计给做掉了囚犯给跑了。要是你们这群当兵的都这么搞还真难怪那边打仗都是坏消息。”

“谁说有坏消息”士兵大吼。

“嗷谁说没坏消息”

“你这说法就是该死的要造反你要不闭上臭嘴老子就一刀捅你个窟窿明白没”

“好好算你狠”追踪者说“俺不说光想总行了吧。但是那个鬼鬼祟祟的黑家伙跟这一整件事有啥关系就是长着扁平手的那个秃毛鸡”

“我不知道。没关系吧也许。但我敢打赌他四处打探绝对没安好心眼。这该死的他前脚才从咱们这儿溜走后脚马上有话下来要抓他要活的还要快。”

“这么说吧俺希望他们抓到他好好修理一顿。”追踪者低声吼道“没等俺赶到他就找到人家不要了的铠甲偷走还在那个地方到处乱转把那边气味全搞乱了。”

“那倒稀里糊涂救了他一命。”士兵说“咳我当时不知道上头要抓他就射了他一箭距离五十步干净利落正中后背但他继续跑了。”

“呸你根本没射中。”追踪者说“你先是射偏了然后又跑得太慢之后你就派人找来了可怜的追踪者。俺受够你啦。”他蹿跳着大步跑了。

“你给我回来”士兵吼道“不然我就举报你”

“跟谁举报不是你那宝贝的沙格拉特吧他可再也不是队长了。”

“我会把你的名字跟编号报给那兹古尔。”士兵压低嗓音嘶声道“他们有一个现在管起塔楼的事了。”

另一个刹住脚步开口时声音里充满了恐惧与愤怒。“你个该死的告密的鬼祟贼胚子”他怪叫“你干不好自个儿的差事居然还不站在自己人这边。滚去找你那卑鄙下流的尖叫鬼吧要是敌人没先干掉他们但愿他们把你全身的肉都冻掉俺听说头号人物已经给干掉了俺希望那是真的”

大个子奥克握着短矛朝他扑了过去但追踪者跳到岩石后头一箭射中了冲过来的大个子的眼睛。大个子轰然倒地追踪者则飞奔着横过峡谷消失了。

有一阵两个霍比特人坐着未出一声。终于山姆动了动。“我说这才叫干净利落。”他说“这种美好的友谊要是在魔多传播开咱可就省了一半的麻烦。”

“小声点山姆。”弗罗多耳语道“附近可能还有其他人。我们显然是堪堪逃过了一劫敌人的追踪比我们估计的还紧迫。不过山姆那就是魔多的风气它已经传遍了魔多的每个角落。奥克没人管的时候就是这副德行总之所有的故事都这么说。但你不能因为这个就抱很大希望。他们对我们要痛恨得多全体一致历来如此。假如那两个奥克刚才看见了我们他们就会抛开所有龃龉直到要了我们的命。”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山姆再次打破了沉默不过这次是小声耳语“弗罗多先生你听见他们提到‘那个秃毛鸡’了我跟你说过咕噜还没死对吧”

“对我记得。我当时纳闷你怎么知道。”弗罗多说“好啦先说眼下吧我想我们最好先待在这儿别出去等天全黑了再说。所以你要是能小声说说可以

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还有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

“我尽量”山姆说“但我一想到那个缺德鬼就忍不住火冒三丈想要大吼大叫。”

于是魔多阴沉的光线慢慢暗下来变成没有星辰的漆黑夜晚期间两个霍比特人一直都坐在多刺的灌木丛掩护下。山姆竭尽所能寻找字眼在弗罗多耳边低声述说了咕噜那次背叛的攻击、希洛布的恐怖以及他自己那些涉及奥克的冒险经历。等他说完弗罗多什么也没说只是抓住山姆的手紧紧握着。最后他动了动。

“唉我想我们又得上路了。”他说“我很好奇在我们真正被抓所有费力又偷摸的行动都徒劳无功地结束之前还要度过多久。”他站起来“天真黑而我们又不能用夫人给的水晶瓶。山姆帮我好好保管它。现在除了握在手里我没有地方可以放它而在这漆黑的夜里我需要双手摸索。不过刺叮我送给你。我有一把奥克的刀但我想我不会再有砍杀的时候了。”

趁夜在无路可行的地方行走既困难又危险。两个霍比特人跌跌撞撞沿着岩石遍布的峡谷东缘慢慢地朝北走跋涉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西边群山以外的大地上白昼已经来临多时这里才有一抹灰白悄悄越过山巅他们这时又躲了起来轮流小睡。轮到山姆守哨时他忙着思考食物的事。等弗罗多终于睡醒起来说到吃点东西、准备再次上路山姆提出了目前困扰他最厉害的问题。

“抱歉弗罗多先生。”他说“还得走多远你心里有数吗”

“没有没有任何清楚的概念山姆。”弗罗多答道“出发前我在幽谷看过一张魔多的地图那是大敌回到此地之前绘制的可是我印象很模糊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北边有个地方是西边山脉和北边山脉伸出的支脉几近交会处。那里离之前塔楼附近的那座桥肯定至少有二十里格远或许是个横越的好地点。不过当然我们要到了那儿就会离火山更远我估计有六十哩远。我猜我们从那座桥往北走到这里大概已经有十二里格了。就算一切顺利我也绝不可能在一个星期内抵达火山。山姆我怕这个负担会变得极重我们越是接近我就会走得越慢。”

山姆叹了口气。“这正是我担心的。”他说“唉先不说水。弗罗多先生我们得吃得再少一点或走得再快一点至少我们还在这座峡谷里的时候得这

样。再吃一口所有的食物就都吃完了只剩下精灵的行路干粮。”

“我会试着再走快一点山姆。”弗罗多深吸一口气说“那就来吧我们再走上一段”

天还没有再度黑透。他们步履沉重地前进一直走到夜色全黑。时间流逝他们疲惫地踉跄跋涉着中间只短暂停了几次。当阴暗的天篷边缘下初露一抹隐约的灰白时他们又躲了起来藏进一块悬岩底下的黑暗坑洞里。

光线慢慢增强直到清亮得超过了以往。一股强劲的风从西方吹来正将魔多的烟雾从高空的气流中驱离。没多久两个霍比特人就能分辨出周围数哩的地形地貌了。山脉和魔盖之间的深谷越是往上爬升就变得越浅内侧山脊此时在陡峭的埃斐尔度阿斯面前不过是一道岩架。但在朝东一面山脊却依旧陡降下去直落入戈埚洛斯平原。那条河床在前方遇到了一堵破碎的石阶到了尽头因为从主山脉朝东伸出一道荒秃的高岭犹如一堵墙。埃瑞德砾苏伊那迷雾缭绕的灰色北部山脉也延伸出一条突出的长臂与这道横岭会合。在两山会合处有一处窄窄的豁口—卡拉赫安格仁艾森毛兹^[1]。穿过豁口便是乌顿深谷。那座深谷位于魔栏农后方魔多的爪牙在谷中挖掘了许多隧道和深深的兵器库用以防御自家地盘的黑门。现在他们的主君正在那里紧急调集大军要去对抗前来进攻的西方众将领。两道凸出的山岭上建有诸多堡垒和塔楼处处燃着营火。横过整个豁口还筑了一道土墙并且挖了一条只能靠单独一座桥通过的深壕。

从豁口向北数哩在主山脉分出西边横岭的拐角高处耸立着古老的杜尔桑城堡如今它是成群聚在乌顿深谷附近的奥克据点之一。在渐亮的天光中已经可以看见一条从城堡蜿蜒而下的路一直来到离两个霍比特人躺卧处约一两哩的地方才朝东拐沿着切入横岭一侧的岩架前进一路下到平原里前往艾森毛兹。

两个霍比特人朝外望见此景觉得往北这一整段路程都白走了。右边的昏暗平原烟雾弥漫他们既看不见营区也看不见军队移动但那一整片区域都处在卡拉赫安格仁的堡垒警戒之下。

“我们走进死胡同了山姆。”弗罗多说“如果往前走我们只会碰上那座奥克塔楼但我们惟一可走的路就是那条从它下来的路—除非我们回头。往西我们爬不上去往东我们也爬不下去。”

“那么弗罗多先生我们就必须走那条路。”山姆说“我们必须走它碰碰运气如果在魔多有任何运气可碰的话。我们再这样瞎转或试图回头一样也会暴露。我们的口粮也不够。我们必须冲一下子”

“好吧山姆。”弗罗多说“只要你还怀着一点希望就领我走吧我的希望已经没有了。但是山姆我冲不动。我只能跟在你后面慢慢走。”

“弗罗多先生你开始继续慢慢走之前需要吃东西跟睡觉。来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他给了弗罗多水和额外的一块行路干粮又把自己的斗篷折成枕头塞到他家少爷头下。弗罗多太累无力就此争论而山姆也没告诉他他喝的是他们仅剩的一点水他吃的食物体除了自己的还包括山姆的口粮。等弗罗多睡着以后山姆俯身聆听他的呼吸仔细打量着他的脸。那张瘦削的脸满是皱纹但在睡眠中显得满足无惧。“好了少爷看我的了”山姆自言自语说“我不得不离开你一小会儿去碰碰运气。我们一定得找到水否则别想再往前走了。”

山姆悄悄爬了出去以连霍比特人都少有的谨慎从一块岩石飞快跑到另一块。他下到朝北爬升的河床顺着它走了一段一直来到石阶处。毫无疑问很久以前河的泉源曾从这里奔涌而下形成一个小瀑布而今却只显得一片干涸寂静。但山姆不肯放弃希望他弯下腰细听终于欣喜地捕捉到了缓缓滴水的声音。他吃力地往上攀了几阶发现从山侧冒出一股暗色的涓涓细流积在一个光秃秃的小池子里水又从池里溢出然后消失在贫瘠的岩石底下。

山姆尝了那水似乎还行。于是他喝了个饱装满水壶然后转身准备回去。就在那时他瞥见一个黑色的形体或影子在前方弗罗多藏身处附近的岩石间掠过。他强忍住一声喊叫从水泉处一跃而下往回跑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那是个机警的生物很难看清但山姆毫不怀疑那是谁—他恨不得用双手掐住它的脖子。但它听见了山姆回来的声音迅速溜走了。山姆觉得自己最后匆匆瞥见了它一眼它越过东边的峭壁边缘回头张望然后就急速低头消失了。

“啊运气总算没叫我失望”山姆喃喃道“但这真是好险啊难道附近有成千上万的奥克还不够还要来个缺德的恶棍探头探脑我真巴不得他当初给一箭射死”他在弗罗多身边坐下没惊动他自己却不敢睡。最后等他觉得睁不开眼睛知道自己实在撑不住了才轻轻唤醒弗罗多。

“弗罗多先生恐怕那个咕噜又到附近来了。”他说“反正那要不是他就是有两个咕噜。我出去找了些水回来的时候正好看见他在探头探脑。我觉得咱俩同时睡不安全请你原谅但我的眼皮实在睁不开了。”

“老天保佑山姆”弗罗多说“快躺下好好睡一觉不过我宁可碰上咕噜也不想碰上奥克。无论如何只要他自己不被抓他就不会把我们出卖给他们。”

“但他可能自己干点抢劫谋杀的勾当啊”山姆低吼“弗罗多先生你可要睁大眼睛这里有一整壶水你喝吧。我们走的时候还可以去装。”说完山姆一头倒下睡着了。

他醒来时天光正在转暗。弗罗多背靠着岩石坐着但已经睡着了。水壶空了。不见咕噜的踪影。

魔多的黑暗已经回来了高处的营火烧得又红又旺。两个霍比特人就在这时再度出发踏上整趟旅程中最危险的一段路。他们先走到那一汪细泉那儿然后小心地往上爬来到那条路上—路由此急转向东奔向二十哩外的艾森毛兹。这条路不宽路边也没有高墙或胸墙。随着路往前延伸路边缘的陡崖落差也越来越大。两个霍比特人听了一阵听不见路上有任何动静于是他们稳稳迈开步伐朝东走去。

走了大约十二哩后他们暂停下来。路在后面不远处已经略往北拐他们走过的那一段此时已经被挡住看不见了。事实证明这是灾难性的。他们休息了几分钟然后继续前进但还没走几步便突然听见寂静的暗夜中传来了他们始终暗暗害怕的声音杂沓的行军脚步声。声音还在后面一段距离外但他们回头已经看得见闪动的火把拐过弯来相距不足一哩。而且对方走得很快快到弗罗多没法沿路往前逃走。

“山姆我怕的就是这个。”弗罗多说“我们一直在碰运气这下运气用完了。我们无路可逃了。”他慌乱地抬头看着嶙峋的石壁古时筑路的人将头顶上方许多的山岩都削得陡直。他奔到路的另一侧从悬崖边缘往下望只见一个昏暗的漆黑深坑。“我们终于无路可逃了”他在石壁下一屁股坐到地上垂下了头。

“看来是这样了。”山姆说“那我们只能等着瞧了。”说完他也窝进了悬崖的阴影在弗罗多身边坐下。

他们不必久等。那群奥克行进的速度极快走在最前排的举着火把他们渐渐走近黑暗中的红色火焰迅速变亮。山姆这时也垂下头去希望这样就能在火光照到自己时藏住脸孔并且他将盾牌立在膝盖前挡住他们的双脚。

“要是他们忙着赶路拼命往前走不去管两个疲惫的士兵就好了”他想。

而他们似乎真是这样。领头的奥克全都喘着粗气低头小跑着。他们是一帮个头较小的种类被驱赶着不情不愿地去参加黑暗魔君的战争。他们只关心走完行军路程免挨鞭打。队伍旁边有两个凶狠的大块头乌鲁克他们挥着响鞭来回跑动大声喝斥。一排又一排的奥克过去了会照出破绽的火把已经在前方一段距离开外了。山姆屏住了呼吸。现在队伍已经过了大半。接着突然间那两个驱赶奴隶的监军之一注意到了路旁的两个身影。他朝他们一挥鞭子吼道“喂你们站起来”他们没回答于是他大吼一声整个队伍停了下来。

“起来你们两个懒鬼”他吼道“现在不是懒散的时候。”他朝两人迈出一步即便在昏暗中他也认出了他们盾牌上的徽记。“开小差是吧”他咆哮道“还是打算开小差你们这帮家伙昨天傍晚就全都该到乌顿了。你们知道的。起来给我入列要不我就记下你们的编号报上去。”

弗罗多和山姆挣扎着站起来佝偻着腰像脚痛的士兵那样一瘸一拐地拖着步子朝队伍后方走。“不行不准到后面去”监军吼道“往前走三排就待在那里要不然等我回过头来你们就会知道厉害”他把长鞭朝他们头顶一甩脆声炸响接着再一甩吆喝一声命令全队再次小跑前进。

这对疲累的可怜山姆来说已经够艰难的而对弗罗多而言就是酷刑并且很快变成了噩梦。他咬紧牙关努力让自己什么也不去想挣扎着前进。他周围那些大汗淋漓的奥克臭得令人窒息他口渴得开始拼命喘气。他们前进、再前进他全神贯注一心只想着呼吸与勉力让两腿移动却不敢去想这场跋涉与忍耐会通往何等不幸的结局。指望掉队而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那个奥克监军不时退过来嘲笑他们。

“瞧瞧”他大笑着拿鞭子轻抽他们的腿“我的懒虫们有鞭子事竟成。跟上我本来现在就要好好提醒你们一番只不过等你们姗姗来迟地到了自个儿的营地也肯定会一样给打得皮开肉绽。这对你们有好处。难道你们不晓得我们是在打仗吗”

他们已经跑了好几哩路道路终于开始奔下一条长长的斜坡进入平原这时弗罗多即将精疲力竭神志也不清醒了。他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山姆不顾一切搀扶住他试图帮他尽管他觉得自己也快要跟不上脚步了。他知道现在结局随时都会到来他家少爷会昏迷或倒下一切都会暴露他们痛苦的努力都将付诸流水。“我说啥也得把那个该死的大块头监军收拾了。”他想。

接着就在他要把手搭到剑柄上时意料之外的机会出现了。他们这时已经来到平原上正朝乌顿的入口接近。在入口前方不远从西边、南边和从巴拉督尔过来的路在大门前的桥头处会合。沿着这三条路都有军队在移动因为西方众将领正在逼近黑暗魔君也正把自己的武力加紧派向北方。因此好几支部队碰巧在路口撞到了一起那里一团漆黑墙上的营火照不到。每支部队都想抢先抵达大门前结束行军因此他们大肆推挤咒骂无论那些监军怎么斥喝、怎么挥动鞭子扭打还是发生了有些甚至拔刀相向。一支从巴拉督尔来的乌鲁克族重装部队冲进了杜尔桑来的部队使他们陷入一团大乱。

头昏眼花的山姆尽管又痛又累却登时清醒过来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拉住弗罗多两人一同扑倒在地。有几个奥克绊到了他们又吼又骂。两个霍比特人手脚并用从混乱中慢慢爬开最后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从路的对侧溜了下去。那里有一处很高的路边石堆得高出了开阔地面好几呎给军队的领队在黑夜或大雾中当作路标。

有一阵他们躺着不动。天太黑即便真有藏身之处可寻他们也无法去找。但山姆觉得他们至少也该离这些大道远一点到火把照不到的地方去。

“来弗罗多先生”他耳语道“再爬一段然后你就可以躺着不动了。”

弗罗多拼尽最后一点力气用双手撑起身子挣扎着往前挪了也许二十码远。接着他栽进一个突然出现在前面的浅坑里像死了一样躺在里面。

[1]艾森毛兹Isenmouthe意为“铁口”。托尔金指出虽然该名用来表示精灵语名“卡拉赫安格仁”的通用语翻译但它在故事发生的时期已经极其古老词形陈旧词义也显得晦涩了因此不妨音译。—译者注

第三章 末日山

山姆把自己那件破烂的奥克斗篷垫到他家少爷的头底下再用罗瑞恩的灰斗篷盖住了两人。他这么做着思绪却飞向了那片美丽的土地还有精灵—他希望他们亲手织就的布料会具有某种功效能奇迹般地在这片充满恐惧的蛮荒之地助他们藏身。随着那些部队陆续前行穿过艾森毛兹满耳的杂沓脚步声与吼叫声也逐渐消失了。看来在各个种族的众多队伍混到一起造成的大乱中没人惦记他们至少现在还没有。

山姆啜了一小口水但他坚持要弗罗多喝等他家少爷略微恢复后他给了他一整块宝贵的行路干粮要他吃下去。两人已经累到无力去顾及害怕的地步于是他们摊开手脚躺着小睡了一觉睡得很不安稳—热汗黏在身上变冷硬石地也扎着背人还直打哆嗦。一阵稀薄的冷空气从北方自黑门吹来穿过奇立斯戈埚贴着地面沙沙流过。

到了早晨灰蒙蒙的天光再次显露因为天空高处仍吹着西风但下方黑暗之地的围墙后方的乱石地里空气简直像是静止了寒冷却又滞闷。山姆从洼坑里朝外望周围一马平川的大地一片阴沉呈现出土黄的色泽。附近的各条路这时都不见动静但北边的艾森毛兹离这里不到一弗隆远山姆害怕那边墙上那些警戒的眼睛。东南方远处火山如同一团竖起的黑影隐约耸立。它喷出滚滚浓烟一部分升到高空向东逶迤而去同时大量翻滚的烟云沿着山体飘下扩散笼罩了整片大地。在东北方几哩开外灰烬山脉的山麓丘陵像一个个忧郁的灰色鬼魂般伫立着而在它们后方隆起的是迷雾笼罩的北方高地犹如遥远的一线层云几乎不比低垂的天幕更暗。

山姆试着估算距离权衡着该走哪条路。“怎么看都得走上五十哩。”他瞪着那座险恶的火山沮丧地嘀咕起来“如果本来要走一天那弗罗多先生眼下这个样子就得走一个星期。”他摇了摇头想着办法但同时一个新的阴暗念头慢慢浮现在他脑海中。在他坚定的内心希望破灭的时间向来不曾持续多久而且他一直都考虑着回去的事但到了此刻他终于醒悟到这项痛苦的事实—现有的口粮至多够让他们抵达目的地而当任务完成他们就将面对穷途末路置身在这片恐怖的荒漠中孤立无援、无遮无蔽、没有食物。他们回不去了。

“看来这就是我出发时觉得自己非做不可的事儿”山姆想“帮助弗罗多先生走到最后一步然后陪他一起死。好吧如果这就是那我必须得做。但我真的好想再看傍水镇一眼还有罗西·科顿[1]跟她的兄弟们还有老头和玛丽戈德他们。可不知怎地我就是没法想像甘道夫会在明知弗罗多先生压根没有任何返回希望的情况下还派他来执行这项任务。自从甘道夫在墨瑞亚掉进深渊事事都出了差错。我真希望他没掉下去他一定有办法的。”

但是就在山姆心中的希望破灭时或者说似乎破灭时它被转化成了一股新的力量。山姆心中的意志变得刚强起来与此同时他那平凡的霍比特面孔也变得坚定甚至严厉了。他感到一股战栗窜过四肢他仿佛正在变成某种石雕钢打的生物不管是绝望、疲惫还是无尽的荒凉长路都不能令他屈服。

怀着这样崭新的责任感他收回目光察看眼前的大地研究下一步行动。天色又亮了一点以至于他惊讶地看见从远处望去显得辽阔又单调的平原实际上坑坑洼洼、凹凸不平。整片戈埚洛斯平原的地表其实布满了巨大的坑洞仿佛当年它还是一片荒凉的软泥时曾遭到无数箭矢和巨大石弹骤雨般的袭击。那些最大的坑洞边缘都堆积着破碎的岩石宽阔的裂缝从洞边向四面八方伸展。在这片大地上躲开那些并非最警醒的眼睛悄悄从一处藏身地潜行到另一处是可行的—至少对那些强壮又不赶时间的人来说是这样。但在那些饥饿又疲惫不堪还要趁一息尚存跋涉很远的人眼中这片大地就显得险恶了。

山姆想着这一切回到了他家少爷身边。他不需要叫醒他因为弗罗多正睁着双眼仰躺在地上瞪着浓云密布的天空。“呃弗罗多先生”山姆说“一直在看周围还想了点事儿。路上没人我们最好趁这个机会赶快离开。你能走吗”

“我能走。”弗罗多说“我非走不可。”

他们再次出发借着能找到的掩护尽量迅速地从一个坑爬向另一个坑但始终沿一条斜线向北方山脉的山麓丘陵前进。但最靠东的那条路一直跟随他们前行直到它转向离去紧贴着山脉的外缘而行伸入前方远处那一堵如墙的黑影。此刻在一段段平坦的灰暗道路上既没有人也没有奥克走动因为黑暗魔君已经快要完成兵力的调动了。即便是在自己疆域的要塞中他也利用黑夜来保密害怕那已经转而对抗他的世间之风会撕开他的障眼纱。而且大胆奸细已经突破防卫混进来的消息也困扰着他。

两个霍比特人走了几哩累人的路后才停下来。弗罗多似乎就要精疲力竭了。山姆看出以他们这种一会儿爬一会儿猫着腰走一会儿慢吞吞地挑出一条拿不准的路走一会儿又连滚带爬匆忙快跑的方式弗罗多怕是走不了多远了。

“弗罗多先生我想趁着天还亮走回路上去。”他说“咱们再信一次运气吧上回它差点抛弃了我们但到头来它还是没有。咱们再稳稳当当走上几哩然后就休息。”

他冒的风险其实比他所了解的大。但弗罗多被重担和脑海中的争斗占据了太多心神无暇争辩而且他也几乎绝望到不在乎的地步。他们继续走爬上了堤道沿着那条坚硬严酷的路跋涉下去一路走向邪黑塔本身。然而他们的运气不错那天余下的时间里他们没碰到任何活的或移动的东西。夜幕降临时他们消失在魔多的黑暗里。此时整片大地都在酝酿等待犹如暴风雨将至因为西方众将领已经过了十字路口并且烧了伊姆拉德魔古尔的致命原野。

就这样随着魔戒南行诸王的旌旗北上绝望的旅程也在继续。两个霍比特人的体力渐渐衰弱大地却变得愈加险恶对他们来说每一天、每一哩路都走得比从前更艰苦。他们在白天没有遇上敌人夜里却有几次听见了叫喊声、众多杂乱的脚步声或被残酷驾驭着飞驰的马蹄声当时他们躲藏在路边不安地蜷缩着或打着盹。但远比这一切危险都更可怕的是那股袭击着他们的威胁他们不断前进它也在不断逼近。那股恐怖的威胁来自那个黑暗力量它隐在自己王座周围的黑色帷幔之后等候着沉浸在幽深的思绪和不眠不休的恶毒当中。它越来越近耸现的身影越来越黑暗像是黑夜之墙从世界尽头迎面压来。

终于一个可怕的傍晚来临了。正当西方众将领接近生者之地的尽头时两个流浪者也遇上了茫然绝望的时刻。他们逃离那群奥克后已经过了四天但过去的那段时间就像一个越来越黑暗的梦境。最后这一整天里弗罗多一语未发只是半弯着腰走路经常跌倒仿佛眼睛已经再也看不见脚下的路。山姆猜测他们遭遇的所有痛苦中弗罗多正承受着最可怕的一种就是魔戒逐渐增加的重量。它既是肉体的重担也是心灵的折磨。山姆已经不安地注意到他家少爷不时抬起左手像要抵挡挥来的击打或要遮住畏缩的双眼躲开那只正在搜寻他们的可怕魔眼。有时候他的右手会悄悄摸索到胸前紧紧攥住然后随着意志恢复控制手又慢慢地放开缩回。

这时随着黑夜又至弗罗多坐了下来头垂在双膝之间胳膊疲倦地垂到地上两手无力地痉挛着。山姆注视着他直到夜色笼罩了二人让他们看不见彼此。他已经找不到任何话可说于是转去琢磨自己那些忧郁念头。他自己虽然疲倦又觉得恐惧当头却仍有体力。若非兰巴斯所具有的功效他们早就躺倒死去了。它并不满足食欲山姆的脑海里不时充斥着对各种食物的回忆以及对简单的面包和肉类的渴望。但旅人单单依赖这种精灵的行路干粮不与其他食物混着吃时它会显出一种逐渐增长的潜藏功效。它滋养意志、提供耐力使人以超乎凡人的方式控制肌肉和四肢。但是现在必须作出一个新的决定。他们不能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了因为它朝东通往那个大魔影火山此时却耸立在右边几乎是正南的方向他们必须转向它。然而在它面前仍铺展着一片荒凉、烟气缭绕、覆满灰烬的广阔大地。

“水水”山姆喃喃道。他一直在限制自己干焦的口中舌头似乎变得又厚又肿但无论他多么小心节省现在也只剩一点点水了也许只有半壶而他们或许还要走上好几天。要是当初没壮着胆子顺着奥克的路走他们早就没水喝了。因为在那条大道上每隔一段很长的距离就建有蓄水池是给被调派赶路穿过无水区域的部队使用的。山姆在其中一个蓄水池中发现了些剩余的水虽然走了味还被奥克弄得浑浊却足以解去燃眉之急。但那已经是一天前的事了。不可能再有希望找到水了。

最后山姆思虑得累了打起了瞌睡。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吧他是无能为力了。他时梦时醒睡得很不安稳。他看见了团团光芒活像幸灾乐祸的眼睛看见了缓慢爬行的黑色身影他还听见了活像野兽发出的噪音或被酷刑折磨之物发出的惨嚎。他会惊醒过来发现世界一片漆黑围绕在四周的只有空虚的黑暗。只有一次他起身慌乱地四处张望虽然那时清醒着他似乎还是看见了那些好像眼睛的苍白光芒。但它们很快地闪了闪就消失了。

可憎的黑夜缓慢又勉强地过去了。接下来的白昼天光晦暗因为越靠近火山空气就越浑浊同时索隆在自身周围编织出的魔影幕障也从邪黑塔里悄然蔓延出来。弗罗多仰面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山姆站在他旁边不愿说话但又知道自己这时有话得说—他必须激励起他家少爷再作一次努力。终于他弯下腰抚摸弗罗多的额头对着他耳边开口了。

“醒醒少爷”他说“又该出发了。”

弗罗多仿佛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钟声惊醒迅速爬了起来。他起身朝南望去但当他看清火山以及前方的沙漠他再次沮丧畏缩了。

“我做不到山姆。”他说“这个重担实在太重太重了。”

山姆在开口之前就知道说了也是白说而且他要说的话不但无益还会有害但他出于同情无法保持沉默。“那让我帮你背负一会儿吧少爷。”他说“你知道我只要还有一点力气在就愿意这么做也很高兴这么做。”

弗罗多的双眼中浮现出一道疯狂的光芒。“离我远些别碰我”他喊道“我告诉你它是我的滚开”他的手摸索着伸向了剑柄但接着他的声音迅速变了“不不山姆。”他悲伤地说道“可是你一定要理解。它是我的重担别人谁也不能背负它。现在已经太迟了亲爱的山姆你无法再以那样的方式帮我了。我现在几乎被它的力量控制住了。我无法放弃它如果你试图拿走它我就会发疯。”

山姆点点头。“我理解。”他说“但我一直在想弗罗多先生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咱们可以不要。干吗不减轻一点负担呢现在咱们要往那边走而且要尽可能走直线。”他指向火山“任何咱们有可能不需要的东西都不用再带了。”

弗罗多又看向火山。“没错。”他说“在那条路上我们不需要多少东西。等到了它的尽头就什么都不需要了。”他捡起奥克盾牌丢了出去接着又扔掉了头盔。然后他脱下灰斗篷解开那条沉重的腰带让它连同那把带鞘的剑一起落到地上。他扯下那件破烂的黑斗篷任它散落一地。

“好啦我再也不装奥克了”他叫道“我也不再带武器管它是美好的还是丑恶的。如果他们想就让他们来抓我吧”

山姆也依样做了将自己的奥克装备放到一边又拿出了背包里的所有东西。然而不知为何那些东西每一样对他而言都已经变得很珍贵也许仅仅是因为他耗费了这么大辛苦背着它们跋涉了这么远的路。他最舍不得的是那套炊具。想到要扔掉它们他忍不住热泪盈眶。

“弗罗多先生你还记得那锅炖兔肉吗”他说“还有在法拉米尔统帅的家乡在那道温暖的坡岸下我们待的地方那天我看见过毛象。你记得吗”

“不山姆我恐怕不记得了。”弗罗多说“无论如何我知道发生过那些事但我看不见它们。我尝不到食物的味道感觉不到水的流动听不见风的声音对花草树木毫无记忆脑海中再也不剩月亮或星辰的影像。山姆我赤裸裸地立在黑暗中在我和那个火轮之间无遮无蔽。我连睁着眼睛都开始看见它其他一切都淡褪了。”

山姆走过去吻了吻他的手。“那么我们越早摆脱它就越早得安宁。”他说得有些艰难因为想不出更好的话可说。“说是没用的。”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把挑出来要扔的东西全都收集在一起。他不希望这些东西暴露在荒野中被任何眼睛看见。“缺德鬼似乎拿了那件奥克铠甲他可别想再添上一把剑。他赤手空拳的时候已经够糟糕的了。他也休想乱动我的锅”说完他抱起所有的装备走到地表诸多裂缝中的一条旁边将它们一股脑儿全扔下去。他宝贝的锅子落入黑暗中时那哐啷啷的声音犹如丧钟一般击打在他心上。

他回到弗罗多身边然后割了一小段精灵绳索给他家少爷当腰带将灰斗篷紧扎在他腰间。他将剩余的绳索小心地卷好收回背包里。除了绳索他只保留了余下的行路干粮和水壶腰带上还挂着刺叮胸前的上衣口袋里藏着加拉德瑞尔的水晶瓶以及她专赠给他的小木盒。

现在他们终于转身面对火山出发了。他们不再考虑隐藏行迹将疲惫与摇摇欲坠的意志都集中在继续前进这一个任务上。在这灰蒙蒙的阴沉白昼里除非近在咫尺否则就连这片高度警戒之地也没多少东西看得到他们。黑暗魔君的所有奴隶当中只有那兹古尔可能向他发出警告有个很小但不屈不挠的危险正悄悄逼近他那防守森严的领域的中心要地。但那兹古尔和他们会飞的黑翼坐骑都身负另一项任务外出了一—他们在远方聚集向行军中的西方众将领投下阴影邪黑塔的思绪也转往那个方向。

山姆感觉这天他家少爷找到了某种新的力量—他要携带的负担确实减轻了一点但只靠这个是解释不了的。他们的第一程路走得比他期望得更远也更快。这片大地崎岖难行又充满敌意然而他们仍前进了不少火山也越来越近。但随着白昼过去阴暗的天光很快就开始消退弗罗多又佝偻起身子脚步开始蹒跚仿佛那股新生的劲力挥霍完了他仅存的气力。

他们最后一次停下来时他瘫坐在地上说“山姆我口渴。”便不再说话了。山姆给他喝了一口水壶里只剩下一口了。他自己没有喝。这时魔多的黑夜再次淹没了他们对水的记忆统治了他的全副心神—虽然他什么都看不

见但每一道他曾经见过的、在绿柳荫下或阳光里闪烁的小溪、小河或泉源都在他眼前欢快地奔流荡漾令他饱受折磨。他回想起自己曾跟科顿家的乔利、汤姆、尼布斯还有他们的姊妹罗西在傍水镇的池塘里玩水他的脚趾感觉到了清凉的池底软泥。“但那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他叹了口气“而且是在很远的地方。如果真有哪条回去的路那也得先经过火山。”

他睡不着开始跟自己辩论起来。“好了瞧瞧吧咱做的比你期望的好。”他坚强地说“反正开端挺好。我估计咱们停下来之前已经走了一半的路。再有一天就能走完了。”接着他停下来。

“别傻了山姆·甘姆吉。”他自己的声音回答道“他明天哪怕能动也不可能再像今天这样子走。而你把所有的水跟绝大部分口粮都给了他你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但我还能继续走很长一段路而且我会走的。”

“去哪里”

“当然是去火山。”

“可是然后呢山姆·甘姆吉然后呢等你到了那儿你打算怎么办他自己肯定什么都做不了。”

山姆惊愕地发现他答不出这个问题。他心里完全没数。弗罗多没跟他多谈自己的任务山姆只是大概知道得想个什么法子把魔戒扔进火里。“末日裂罅。”他喃喃道脑海里浮起那个古老的名字。“得少爷也许知道怎么找到那个地方我可不知道。”

“这下你明白了吧”回答的声音又来了“这压根就是一点儿用都没有。他自己就是这么说的。你就是个笨蛋一直抱着希望费力往前走。要不是你这么死心眼你俩好几天前就该一起躺下好好睡一觉了。可你忙了这一通还是难免一死甚至比死还糟糕。你现在还不如就躺倒放弃。反正你们永远也到不了山顶。”

“就算只剩这一身骨头我还是要爬上山。”山姆说“就算会压断我的脊梁、累碎我的心我也要亲自把弗罗多先生背上去。所以就别唠叨了”

就在这时山姆感到身下的地面一阵震动。他听见或者说是感觉到深处传来了遥远的隆隆声仿佛是被困在地底的雷鸣。云层下方红光短暂一亮渐渐消失。火山也同样睡得很不安稳。

他们前往欧洛朱因的最后一段旅程终于到来山姆从未想像过自己能够承受这样的折磨。他浑身疼痛口中干得连一口食物都咽不下。天一直黑着不只是因为火山喷出的浓烟—似乎一场风暴即将来临东南方远处漆黑的天空下闪电频频。最糟糕的是空气中满是烟雾令人呼吸得艰难又痛苦。他们开始头昏眼花以至于步履蹒跚时常跌倒。但是他们的意志并未屈服他们挣扎着继续前进。

无声无息火山越来越近到了最后他们只要抬起沉重的头就能见到它庞然耸立在面前占据了全部视野—一团由灰烬、熔渣和烧焦的岩石堆成的巨物一座陡峭的圆锥形山体从中拔地而起高耸入云。持续终日的暮色将尽真正的夜晚尚未再临他们已经连滚带爬地来到了它的山脚下。

弗罗多猛喘一声扑倒在地。山姆在他身旁坐下。他惊讶地发现自己虽然疲累却感到轻松了些他的思维似乎又清晰起来头脑也不再受争论的干扰。他知道所有绝望的理由但他不予理会。他意志已定只有死亡才能摧毁。他已经不再渴望或需要睡眠相反他十分警醒。他知道一切危机风险现在都集中到一点上—明日就是命运判决之日明日要么最后一搏要么彻底失败成败在此一举。

但明日何时来到黑夜似乎绵绵无尽化成了永恒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消逝没有累积一时半刻也没有带来任何改变。山姆开始怀疑是不是第二度黑暗已经降临白昼永远不会重现。最后他摸索着抓住了弗罗多的手。那只手冰冷颤抖不停。他家少爷正在发抖。

“我就不该抛下我的毯子。”山姆喃喃道。他躺下来试着用自己的怀抱和体温让弗罗多感觉舒服些。接着他睡着了。这趟远征最后一日的朦胧晨光落在并卧的两人身上。从西方吹来的风昨天就停了转了向此刻刮起了北风并且开始增强。渐渐地看不见的太阳把光芒渗透进了两个霍比特人躺卧的阴影里。

“就是现在咱们最后拼一次”山姆说着挣扎着站了起来。他朝弗罗多弯下腰轻轻摇醒他。弗罗多呻吟了一声但他耗费了极大的意志力摇摇晃晃地

站了起来却随即又跪倒下去。他艰难地抬起双眼望向高耸在上的末日山的黑暗斜坡接着他开始可怜地双手并用朝前爬去。

山姆看着他内心在痛哭干涩刺痛的眼里却流不出泪水。“我说过就算折断脊梁我也要背着他走。”他喃喃道“我会的”

“来吧弗罗多先生”他喊道“我不能为你背负它但我能背负你连它一起。所以起来来亲爱的弗罗多先生山姆这就载你一程。你只要告诉他往哪儿去他就会去。”

弗罗多趴到他背上双臂无力地环着他的脖颈两腿紧夹在他腋下山姆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接着他惊奇万分地发觉这负担并不重。他本来担心他仅存的力气只够背起他家少爷一人此外他料想自己要分担受诅咒的魔戒那可怕坠扯的重量。但情况并非如此。无论是因为弗罗多长期以来被疼痛、刀伤、毒刺、悲伤、恐惧、无家可归的游荡折磨得形销骨立还是因为山姆被赐予了最后一股神力总之他不费多大力气就背起了弗罗多就跟在夏尔的青草地或干草场上扛起一个霍比特小孩玩耍一样。他深吸一口气便出发了。

他们已经抵达火山北侧稍微偏西的山脚下那里长长的灰色山坡尽管崎岖但不陡峭。弗罗多没说话因此山姆只能在毫无指引的情况下尽力挣扎着往上爬他只抱定了一个念头要在自己力气耗尽、意志动摇之前尽可能爬高。他吃力地跋涉往上再往上一会儿往这边转一会儿往那边转减缓攀爬的坡度。他常常踉跄着朝前摔倒最后就像一只背着重负的蜗牛一样往前爬。当意志力再也无法驱使他向前四肢也泄去了力量时他停下来将他家少爷轻轻放下。

弗罗多睁开眼睛叹了口气。在爬到飘浮弥漫的浓臭烟气上方之后呼吸也变得容易一些了。“谢谢你山姆。”他哑着嗓子低语“还有多远要走”

“我不知道。”山姆说“因为我不知道咱们要去哪里。”

他回头看看又往上望惊讶地发现他最后这趟努力攀登居然爬了这么远。这座不祥的火山独自耸立先前显得比实际更高。这会儿山姆发现论高度它比不上他跟弗罗多爬过的埃斐尔度阿斯的高处隘口。它崎岖起伏的山肩自庞大的山基升起高出平原大约三千呎而高耸的中心火山锥又从山肩上拔起约一千五百呎高。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烘炉或烟囱顶上扣着一个参差不

齐的喷火口。不过山姆已经爬到了山基的上半截下方的戈埚洛斯平原裹在烟气和阴影中显得阴暗模糊。他往上看去此时要是干焦的喉咙还允许的话他就会大喊一声—因为在上方那片崎岖不平的土丘和山肩上他清楚地看见了一条小径或道路。它像一条渐升的环带从西边爬上来蛇一般盘绕火山而上而不等绕过去消失在视野外它就抵达了火山锥东侧的底部。

山姆无法看到正上方最低的那一段路因为从他站的地方往上有一道陡峭的斜坡挡住了视线。但他估计只要再努力往上爬一小段就会碰上那条路。他内心又升起了一线希望。他们还有可能征服这座火山。“啊那条路开在这里很可能是天意”他跟自己说“要是没有那条路恐怕我就得说我最后还是被打败了。”

那条路开在这里并不是为了山姆。他不知道自己正看着从巴拉督尔通往“烈火诸室”萨马斯瑙尔的索隆之路。它从邪黑塔巨大的西门出来借由一座庞大的铁桥越过深渊然后进入平原夹在两道冒烟的断层之间延伸一里格抵达一条慢慢爬升的长堤道一直往上伸展到火山的东侧。路从那里盘旋而上由南向北绕过宽阔的山体最后爬到一个黑暗的入口—它位于火山锥的高处但离冒烟的峰顶还很远。那个入口朝东回望正对着索隆那阴影覆盖的堡垒中的魔眼之窗。因为火山熔炉的喷涌经常堵塞或破坏这条路所以总是有数不清的奥克一遍遍费力清理和修补。

山姆深吸了一口气。那里有一条路但他不知道自己要怎么爬上斜坡到路上去。首先他得放松一下疼痛的腰背。他在弗罗多身边平躺了一会儿两人都没说话。天光渐渐亮起。突然一股莫名的急迫感降临到山姆心头几乎就像有人在呼唤他“快走快走否则就太迟了”他打起精神站了起来。弗罗多似乎也感觉到了那呼唤挣扎着跪了起来。

“我能爬山姆。”他喘息着说。

于是一呎接一呎他们像两只灰色的小虫一般悄悄爬上了斜坡。他们来到了那条路上发现路很宽由碎石和压实的灰烬铺成。弗罗多吃力地爬到了路上接着仿佛遭到强迫一般他慢慢转身面向东方。索隆的重重阴影就悬在远处它们倘若不是被外面世界吹来的阵风撕裂了就是被内部巨大的不安扯开了浓云的帷幕盘旋翻滚有那么一刻被撩到了一旁。于是弗罗多看见了漆黑的巴拉督尔众多残酷尖塔与至高塔尖的铁王冠屹立在广袤的阴影当中却比阴影更黑也更暗。一道红焰就像透过某扇高不可测的巨大窗口朝北直射

而出那是一只锐利魔眼的一瞥它只朝外看了一眼那些阴影便再次收拢隔开了那可怕的景象。魔眼并未转向他们。它正凝视着北边打算背水一战的西方众将领此刻它所有的恶毒都集中在那里黑暗力量正移动着要给予致命一击。但弗罗多被那可怕的一瞥扫过顿时倒地仿佛受到了致命的重创。他的手摸索着脖子上的链子。

山姆在他旁边跪了下来。他听见弗罗多那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在耳语“帮我山姆帮我山姆抓住我的手我没法让它停下来。”山姆握住他家少爷的两只手将它们掌心相对合在一起然后亲了亲再温柔地将它们拢在自己的双手中。他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他发现我们了这下彻底完蛋了要么就是很快要完蛋了。现在山姆·甘姆吉这就是最终的结局。”

他再次背起弗罗多将他家少爷的两手拉到自己胸前任他的两条腿晃荡着然后埋头吃力地沿着路往上爬。这路不像起初所见的那么好走路基在许多地方都瓦解崩裂或被张开的裂口切断。幸运的是山姆站在奇立斯乌苟上时火山起的那场大骚动喷发的岩浆大都朝南坡和西坡流了这一侧的道路并未被堵住。路朝东爬了一段后又往回急转个弯朝西走了一段。在拐弯处路深深切开一块很久以前从火山的熔炉中吐出的风化峭壁从中穿过。背着重负的山姆气喘吁吁地来到转弯处就在拐过来时他用余光瞥见有什么东西正从峭壁上掉落好像一小块黑色石头在他经过时落了下来。

突如其来的重量击中了他他朝前扑倒由于仍握着他家少爷的手他自己双手的手背都擦破了。接着他明白出了什么事因为就在他扑在地上时他听见上方传来了一个可恨的声音。

“邪恶的主人嘶嘶”那声音嘶声道“邪恶的主人嘶嘶欺骗我们欺骗斯密戈咕噜。他不准往那边走嘶嘶。他不准伤害宝贝嘶嘶。把它给斯密戈是嘶嘶把它给我们把它给我们嘶嘶”

山姆猛地一撑爬了起来立刻拔出自己的剑但他束手无策。咕噜和弗罗多扭到了一起。咕噜正撕扯着他家少爷试图要抓住挂魔戒的链子。攻击企图用武力从弗罗多身上抢夺他的宝贝大概是惟一能唤醒弗罗多奄奄一息的心灵与意志的事。他带着突如其来的怒火猛力反击不只是山姆就连咕噜也大吃一惊。即便如此假如咕噜仍和以前一样未变事情恐怕依然会往另一个方向发展但他走过了天知道多么可怕的路一路上孤单、饥饿、干渴被一股吞噬神志的欲望和一股不堪忍受的恐惧驱使这一切都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创

伤。他变成了一个瘦弱、饥饿、形容枯槁的家伙只剩一层蜡黄的皮肤包着一把骨头。他眼中闪着狂野的凶光但他的恶毒心思已经驱使不出昔日怨恨的蛮力了。弗罗多甩开他颤抖着站了起来。

“趴下趴下”他喘着气说一手捂紧胸口以便抓住藏在皮衣下的魔戒。“你这偷偷摸摸的家伙趴下滚开别挡我的路你的日子已经结束了。现在你不能背叛我也不能杀害我。”

接着就像先前在埃敏穆伊的岩檐底下一样山姆突然间又看到了这两个对手的另一幕景象。一个蜷缩在地的生物简直只能算是一个活物的幽影此刻已经彻底堕落并且失败却仍充满骇人的欲望和愤怒。在它面前站着一个坚定、此时已不为怜悯所扰的人影身穿白袍却在胸前举着一个火轮。从火中发出一个声音下着命令。

“滚别再来烦我如果你再碰我一下你将自己跳入末日山的烈火。”

那个缩成一团的身影后退了眨动的眼睛里有着恐惧但同时也有着无法满足的渴望。

接着景象消失了山姆看见弗罗多站在那里手抓着胸口大口喘着气咕噜跪在他脚前两手大张着伏在地上。

“小心”山姆喊道“他会跳起来”他挥舞着剑大步上前“快点少爷”他喘着气说“快走快走没时间了。我会对付他。快走”

弗罗多看着他仿佛看着一个站在远方的人。“对我得走了。”他说“别了山姆终于到结局了。在末日山末日将临。别了”他转过身沿着爬升的小路向上走去走得很慢但身姿挺直。

“好了”山姆说“我终于能对付你了”他握着出鞘的剑一跃上前准备战斗。但咕噜没跳起来。他平趴在地上哭了起来。

“别杀我们”他哭道“别用肮脏嘶嘶又残酷的钢铁伤害我们让我们活着是的就再活那么一点点时间吧。毁了毁了我们毁了。当宝贝没了我们会死是的死了变成尘土。”他用枯瘦的长手指抓挠着路上的灰烬嘶声说“尘土嘶嘶”

山姆的手犹豫了。他心中怒火如炽想起的都是咕噜作下的恶。一剑杀了这奸诈的叛徒这专干谋杀、死有余辜的家伙将是公正的十分公正同时也

是惟一保险的做法。但在他内心深处有什么制止了他。他不能击杀这个趴在尘土里孤立无助、全然崩坏、悲惨到家的家伙。他自己也曾携带过魔戒虽然那只有很短的时间但他此刻仍能模糊猜测到咕噜遭受那枚魔戒奴役今生再也找不到安宁或宽慰身心交瘁的痛苦。但山姆不知道该说什么来表达他的感受。

“噢你这该死的你这臭家伙”他说“快走滚只要你待在我踢得到你的地方我就不信任你快滚要不然我就该伤害你是的用这把肮脏残酷的钢铁伤害你。”

咕噜四肢着地撑起身往后退开几步然后掉过了头。当山姆作势要踢他时他飞快沿着小路跑下去了。山姆不再管他而是突然想起了自家少爷。他抬头往路上看去不见弗罗多的踪影。他尽快沿着路往上跋涉。假如他这时回头或许能看见咕噜在下方不远处又掉转身来双眼中疯狂的凶光大盛迅速但小心地悄悄跟在后面如同岩石间偷偷移动的阴影。

小路往上攀升。很快它又拐了个弯最后一次朝东行切过火山锥的表面来到火山侧面一道黑暗的门前那就是萨马斯瑙尔的大门。这时远方的太阳正爬向南方天空像个阴暗模糊的红色圆盘穿透浓烟雾霾不祥地照耀着。但环绕在火山周围的整个魔多就像一片死地沉寂无声、阴影笼罩正等候着某种可怕的打击。

山姆来到那处敞开的门口往内望去。里面又黑又热深沉的隆隆响声震动着空气。“弗罗多少爷”他喊道。没有人回答。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心脏因强烈的恐惧而怦怦狂跳。接着他一头扎了进去。一个影子跟着他。

起初他什么也看不见。出于迫切的需要他再次拿出了加拉德瑞尔的水晶瓶但瓶子在他颤抖的手中既苍白又冰冷在这令人窒息的黑暗中散发不出任何光芒。他已经来到了索隆国度的心脏地带来到他古时力量冠绝中洲时建立的冶炼之所其他一切力量在此都遭到了抑制。在黑暗中他怀着恐惧试探着往前走了几步接着骤然间一道红色闪光向上蹿起猛撞上高绝漆黑的洞顶。山姆这才发现他身在一处山洞或隧道里已经钻入冒烟的火山锥当中。然而前面不远处地面和两边的墙都被一道巨大的裂罅劈开红色的强光就从那里一会儿跃上来一会儿熄下去没入黑暗。与此同时下方深处一直传来嗡嗡隆隆的骚动仿佛有巨大的机器正在搏动劳作。

红光再次跃起就在裂罅边缘末日裂罅之前站着弗罗多。在强光的映衬下他的身影漆黑、绷紧、挺得笔直但动也不动仿佛已经化成了岩石。

“少爷”山姆大喊。

于是弗罗多动了一下用一个清晰的声音开口说话了。事实上山姆从未听过他用比这更清晰、更强有力的声音说话它盖过了末日山的震动与喧嚣在洞顶和四壁之间回荡。

“我来了。”他说“但我现在选择不做我原来要做的事。我不会完成这项行动。魔戒是我的”突然间他把戒指戴到手指上旋即在山姆眼前消失了。山姆倒抽一口气但他没机会喊出声因为在那一刻诸多变故同时爆发。

有个东西狠狠撞上了山姆的背他站立不稳整个人摔倒到旁边头猛撞在石地上同时一个黑影跃过他奔了过去。他静卧着有一刻失去了知觉。

当弗罗多在黑暗魔君国度的中心萨马斯瑙尔戴上魔戒宣称自己的所有权时远方巴拉督尔中的那个力量大为震动整座高塔从根基直到尖锐的骄傲冠顶都震颤不休。黑暗魔君蓦然察觉到了弗罗多他的魔眼穿透一切阴影越过平原看向那座他打造的闪电光石火之间他明白了自己何等愚不可及敌人所有计策也终于暴露无遗。他的愤怒爆发成熊熊烈焰但他的恐惧也如一团庞大的黑烟高高涨起令他窒息。他知道自己危在旦夕此时他的命运如悬一线岌岌可危。

他立时甩脱了心中的所有策略抛弃了编织出的所有恐惧与背叛的罗网以及所有的战略与战事。一阵战栗传遍他的整个王国他的奴隶胆怯畏缩了他的大军止步犹豫了他的将领们忽然失去了引导丧失了意志动摇又绝望。因为他们全被遗忘了。那股支配着他们的力量的全副心思与意志这时以压倒性的威力集中到了火山上。在他的召唤下那兹古尔那群戒灵发出撕心裂肺的号叫急旋归返孤注一掷拼死向南疾飞鼓翼猛冲向末日山快逾疾风。

山姆爬了起来。他头晕眼花血从头上流下滴进了眼睛。他摸索着往前走接着他看见了怪异又恐怖的一幕。在深渊的边缘咕噜疯了一般跟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扭打着。他来回摇摆一下子接近边缘几乎要掉下去一下子又拽回来跌倒在地爬起来又摔倒。从头到尾他一直咬牙切齿地嘶嘶作声但没说出一个字。

深渊底下的烈火在愤怒中苏醒红光大炽整个洞穴充满了炫目的强光与高热。突然间山姆看见咕噜的长指头朝上拉到嘴边白森森的獠牙闪现接着猛地喀嚓一咬。弗罗多惨叫一声现出形来跪倒在深渊的边缘上。但咕噜像个疯子般手舞足蹈高举着戒指那戒指仍戴在一根手指上此刻正闪闪发亮仿佛真是由熊熊烈火制成。

“宝贝宝贝宝贝”咕噜高叫道“我的宝贝噢我的宝贝”他这么叫着抬起双眼得意洋洋地看着他的战利品就在这时他的脚一下踏得太远身子一歪在边缘上晃了几晃尖叫一声摔了下去。从深处传来了他最后一声喊着“宝贝”的哀嚎然后他就消失了。

一声巨响接着是一片洪大的混乱响声。火焰高蹿舔噬洞顶。原本的震颤变成了大骚动整座火山都摇撼起来。山姆奔向弗罗多搀起他抱着他奔出门去。就在那里在萨马斯瑞尔黑暗的大门口在魔多平原上方的高处极度的惊讶与恐惧笼罩了他他忘记了一切呆站在那里像化成了石像一样凝望着眼前的情景。

他看见了转瞬即逝的景象乌云翻滚云中有高耸如山的塔楼和城垛坐落在压住无数坑洞的强大山基之上巨大的庭院和地牢没有窗洞的监狱如悬崖峭壁般耸立牢不可破的钢门森然大张。接着一切都消失了。塔楼倾圮群山崩溃高墙垮下、熔化坍塌倒落庞大的烟柱旋转着腾起蒸汽喷涌翻滚着上升、上升直到在空中形成滔天巨浪随即翻覆下来狂野翻卷的浪尖轰然压落地面。然后一阵轰隆声终于越过这一哩哩的大地传来声音越来越大变成震耳欲聋的咆哮巨响。大地震动平原隆起崩裂欧洛朱因摇晃不止大火从裂开的山巅喷涌而出。顷刻间天空电闪雷鸣倾盆的黑雨如鞭子般劈啪落下。在暴风雨的中心传来一声撕裂所有乌云、穿透所有喧嚣的号叫那兹古尔来了像燃烧的火矢一般疾射而来却陷入了山崩的冲天烈焰中他们被烧得劈啪作响枯萎消亡灰飞烟灭。

“瞧这就是结局了山姆·甘姆吉。”他身旁响起了一个声音。弗罗多站在那里面色苍白、精疲力竭但又恢复了自我。此刻他眼中有了平和没有绷紧的意志没有疯狂也没有任何恐惧。他的重担已经被解除了。夏尔幸福的日子里那个亲爱的少爷回来了。

“少爷”山姆喊了一声双膝跪倒。四面八方天崩地裂他这一刻却只感到欢喜极大的欢喜。重担摆脱了。他家少爷得救了又是他自己了他自由了。

然后山姆看到了那只残缺流血的手。

“你可怜的手”他说“我没有东西包扎它也没法减轻它的疼痛。我宁可把自己整只手都给他。不过他现在已经去了不能挽回一去不返了。”

“是的。”弗罗多说“但你还记得甘道夫的话吗‘即使是咕噜也可能还有某种作为。’山姆要不是他我本来是不可能毁掉魔戒的。这趟远征本来可能是徒劳一场甚至落得极其不幸的结局。所以让我们原谅他吧因为任务达成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此刻在万事终结之际山姆我很高兴有你跟我在一起。”

[1]科顿Cotton霍比特人姓氏。托尔金指出它由cot和ton组成意为“小屋屯”与“棉花”无关。译者综合考虑后决定音译。见附录六。—译者注

第四章 科瑁兰原野

魔多大军在两座山丘四面八方狂躁涌动。西方众将领即将被聚拢上来的敌海淹没。太阳燃作血色在那兹古尔的羽翼下死亡的阴影沉沉笼罩着大地。阿拉贡站在他的王旗下沉默、严峻像是陷入了沉思回忆着悠久往事或遥远之物但他的双眼闪烁如星夜色越深就越是明亮。甘道夫站在山丘顶上他一身冷峻的雪白不沾丝毫阴影。魔多展开了攻击如浪涛一般扑向被围困的山丘在兵器碰撞交击声中厮杀的吼叫如潮水般一波接着一波。

仿佛眼前突然浮现了某种景象甘道夫动了一下。他转身回望北方那边的天空苍白又清朗。接着他举起双手以盖过一切喧嚣的洪亮声音大喊“大鹰来了”许多声音跟着回应道“大鹰来了大鹰来了”魔多的大军抬头观看不知这个预兆意味着什么。

风王格怀希尔来了他的兄弟蓝德洛瓦也来了。他们是北方大鹰中的佼佼者是老梭隆多最强大的后裔。早在中洲年岁尚轻时梭隆多便曾在环抱山脉那高不可及的山巅上筑巢。两只巨鹰身后跟着浩浩荡荡的一列列臣属他们来自北方群山乘风疾飞而来。群鹰从高空瞬间俯冲而下直扑那兹古尔急掠而过时阔翼拍打掀起了一阵狂风。

但那兹古尔听见邪黑塔中突然传来一声恐怖的呼唤他们转身而逃消失在魔多的阴影里。就在那一刻魔多大军全体都发起抖来疑惧攫住了他们的心。他们手颤抖腿发软不再狂笑。那个驱逼着他们用仇恨与暴怒填满他们的魔君的力量正在动摇它的意志离开了他们。现在他们望进敌人的眼睛看见的是致命的光芒他们害怕了。

接着西方众将领全都高喊起来因为在黑暗之中他们心里盈满了一股新的希望。刚铎的骑士、洛汗的骑兵、北方的杜内丹人、紧密靠在一起的战友全都从被围困的山丘上冲出去杀向军心动摇的敌人用尖锐的长矛攒刺攻破敌人压上来的阵线。但甘道夫高举双臂再次以清晰的声音喊道

“停住西方的人类停住并等候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就在他说话的同时大地在他们脚下震动了。接着一股庞大的黑暗夹着点点火光猛然腾空而起迅速上升远远超过黑门的两座塔楼高高升到群山之上。大地呻吟颤抖。尖牙之塔摇晃倾斜倒塌坚固的防御墙坍塌崩溃黑门翻倒化为废墟。从远方传来了隆隆的声响先是模糊如击鼓接着增强如咆哮最后壮大到响彻云霄一连串分崩离析的喧嚣滚滚而来又久久回荡。

“索隆的国度终结了”甘道夫说“持戒人完成了使命。”众将领向南凝望魔多之地他们觉得有个以闪电为冠的庞大阴影形体升了起来映衬着帷幕般的云层显得一片漆黑无法穿透遮蔽了整个天空。它硕大无朋矗立在世界之上朝他们伸出一只充满威吓的巨手可怕但无力—因为就在它向他们探来时一阵大风卷走了它它被彻底吹散、消失了。然后一片寂静降临。

将领们都低下了头而当他们再次抬起头来看哪他们的敌人正在溃逃魔多的力量如尘土般随风而散。当死亡袭击蚁丘中那负责繁殖、统治着它们全体的臃肿女王蚁群将会没头没脑、漫无目的地游荡然后无力地死去。索隆的生物也是如此奥克、食人妖、被咒语奴役的野兽全都群龙无首、东奔西窜有些自杀有些跳入深坑还有些哀嚎着逃回洞穴和远离希望、漆黑无光的地方躲藏起来。但鲁恩和哈拉德的人类也就是东夷和南蛮子看出他们的战争一败涂地看见了西方众将领的强大威势与伟大荣光。那些为邪恶效力最深也最久并且憎恨西方的人仍是集高傲与勇敢于一身的人类现在轮到他们振作起来要破釜沉舟地殊死一战。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尽可能朝东逃跑有些则抛下武器乞求饶命。

于是甘道夫将战斗与指挥的全副职责都交给阿拉贡和其他王侯自己站在山顶上呼唤。大鹰风王格怀希尔闻声而降立在他面前。

“吾友格怀希尔你曾载过我两次。”甘道夫说“若你愿意三次当酬报所有。你会发现比起你载我离开齐拉克-齐吉尔时我并未增重多少我的旧生命已在彼处付之一炬了。”

“我会载你前往你所欲之地”格怀希尔说“纵使你是岩石打造。”

“那就来吧让你的兄弟和你族中飞得最快的臣属与我们同行因为我们需要的速度快过任何疾风要胜过会飞的那兹古尔。”

“北风正吹但我们会胜过它。”格怀希尔说。他背起甘道夫朝南方疾飞而去同去的还有蓝德洛瓦和年轻迅捷的美尼尔多。他们飞越乌顿和戈埚洛

斯看见下方的整片大地山崩地裂、喧腾轰响前方的末日山猛烈燃烧喷涌出大火。

“此刻在万事终结之际”弗罗多说“山姆我很高兴有你跟我在一起。”

“是的少爷我跟你在一起”山姆说着将弗罗多受伤的手轻轻地搁在自己胸口“而你跟我在一起。这趟旅途结束了。但走过了这么长的路我还不想放弃。那不大像我你懂我的意思吧。”

“也许不像山姆”弗罗多说“但这就像世间万事一样。希望破灭。结局来到。现在我们不用等多久了。我们迷失在这天崩地裂的毁灭当中无路可逃。”

“那少爷我们至少可以离这个危险的地方远一点离开这个末日裂罅如果它叫这名字的话。我们可以对吧来吧弗罗多先生无论如何我们且从那条小路走下去”

“很好山姆要是你想走我就走。”弗罗多说。他们起身沿着那条蜿蜒的路慢慢往下走。就在他们往火山震动不已的山脚走去时从萨马斯瑙尔喷出一团巨大的浓烟和蒸汽火山的锥体撕裂开来一大股岩浆滚滚涌出随着雷鸣般的响声缓缓从山的东侧倾泻而下。

弗罗多和山姆无法再往前走了。仅存的毅力和体力正在迅速衰退。他们已经来到火山脚下一座灰烬堆积成的低矮山丘上但从那里再也无路可去。山丘此时已成了一座小岛在欧洛朱因的痛苦折磨中存留不了多久。它周围的大地都裂开了从深深的裂缝和坑洞中不断冒出浓烟和臭气。在后方火山正在剧烈震动。山侧撕开了许多巨大的裂口。火焰的河流顺着长长的山坡缓缓向他们淌来。他们很快就会被吞没。炽热的灰烬如雨般纷纷落下。

他们这时站在那里山姆仍握着他家少爷的手抚摸着。他叹了口气。“弗罗多先生我们这是参与了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故事啊对吧”他说“我真希望能听到别人讲这个故事你想他们会不会说‘现在该讲讲九指弗罗多和厄运魔戒的故事了。’然后大家都会安静下来就跟我们在幽谷听他们讲独手贝伦跟伟大宝钻的故事时一样。我真希望我能听到这个故事而且我很好奇在我们的部分讲完之后会是什么。”

他这么说着以此抵挡恐惧直到最后一刻然而他的眼睛仍不自觉地望向北方向北望进风眼那里遥远的天空一片清朗因为吹拂的冷风渐强大风驱退了黑暗与残云。

就这样格怀希尔乘着狂风到来他冒着巨大的危险在天空中盘旋用那双能视远物的锐利眼睛看见了他们—两个渺小的黑色身影孤立无援手牵着手站在一座小山丘上与此同时整个世界在他们脚下摇撼、喘息火焰的河流不断逼近。就在他发现他们、俯冲而下时他看到他们倒了下去也许是精疲力竭也许是被浓烟和高热呛住也许是终于被绝望击倒掩住双眼不看死亡。

他们肩并肩躺着。格怀希尔疾飞而下随同下降的是蓝德洛瓦和迅捷的美尼尔多。两个犹如身在梦中、不知自己将会有何下场的流浪者就这么被抓起来带上高空远离了火焰与黑暗。

山姆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上方却是轻轻摇曳的山毛榉粗枝阳光透过枝上的嫩叶闪烁着金绿交织。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混合的甜美香气。

他记得这种味道—伊希利恩的芬芳。“老天保佑”他默默想着“我这是睡了多久啊”因为这香气将他带回了他在阳光明媚的坡岸下生起小火堆的那一天。有那么片刻他压根记不得从那时直到此刻之间的一切。他伸了个懒腰深吸了一口气。“啊呀我做了个什么样的梦啊”他嘀咕道“醒来真叫人高兴”他坐起来接着看见弗罗多就躺在他身边睡得安详一只手枕在脑后另一只手搁在被单上。那是右手缺了第三根手指。

全部记忆如潮涌回山姆大喊出声“那不是梦那么我们是在哪里”

他背后有个声音轻声说“在伊希利恩的土地上在国王的看护下。他正在等你们。”语毕一身白袍的甘道夫站到了他面前此刻阳光穿过密叶闪烁落下照得他的胡子如白雪般熠熠生光。“啊山姆怀斯少爷你感觉怎么样”他说。

山姆目瞪口呆地往下一倒有好一会儿夹在困惑和狂喜之间半句话都答不出来。终于他倒抽一口气道“甘道夫我还以为你死了不过我以为我自己也死了。难道所有悲伤的事到头来都不是真的这世界是怎么了”

“一个巨大的魔影离开了。”甘道夫说接着他大笑起来笑声如同音乐如同流入干旱之地的水泉。山姆听着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他已经不知有

多少日子没有听过笑声这样纯粹欢乐的声音了。它听在他耳里就像他此生所知的所有欢笑的回声但他自己一下子泪如泉涌。随后就像甜美的雨水乘着春风止歇后太阳会照耀得更明亮他止住了眼泪迸发出欢声大笑边笑边从床上跳了起来。

“我感觉怎么样”他叫道“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我觉得—”他在空中挥舞着双臂“—我觉得像冬天之后的春天太阳照在树叶上像喇叭、竖琴和所有我曾经听过的歌”他住了口转向他家少爷。“可是弗罗多先生怎么样了”他说“他可怜的手真叫人痛惜对吧但我希望他别处都好好的。他可经历了一段特别艰难的日子。”

“是的我别处都没事。”弗罗多坐了起来这次轮到他哈哈大笑了“山姆你这贪睡的家伙我在等你的时候又睡着了。今天一大早我就醒来了现在一定快要中午了。”

“中午”山姆说着试图计算日子“哪天的中午”

“新年的第十四天”甘道夫说“或者要是你想知道是夏尔纪年四月的第八天。[\[1\]](#)但在刚铎从现在开始新年将永远定在三月二十五日就是索隆败亡、你们被救离大火来到国王身边的那一天。他照料了你们现在他正在等你们。你们当与他一同用餐。等你们准备就绪我就带你们去见他。”

“国王”山姆说“什么国王他是谁”

“刚铎的国王兼西部地区的君主”甘道夫说“他已经收复了古时的所有领地不久之后便要登基但他在等你们。”

“我们该穿什么”山姆问。因为他只看见了他们旅途一路所穿的破旧衣服折叠好放在床边的地上。

“穿你们一路前往魔多所穿的衣服。”甘道夫说“弗罗多就连你在黑暗之地所穿的奥克破布都该好好保存。没有丝绸或细麻也没有任何盔甲或纹章比这些破衣更值得尊敬。不过稍后我或许可以找些别的衣服来。”

然后他对他们伸出双手他们看见其中一只手上闪着亮光。“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弗罗多叫道“难道是—”

“是的我给你们带来两件宝物是你们获救时在山姆身上找到的都是加拉德瑞尔夫人的礼物弗罗多你的水晶瓶山姆你的木盒。你们一定很高兴这些东西完璧归还了。”

两个霍比特人洗漱穿戴完毕又简单吃了点东西便跟着甘道夫走了。他们步出先前躺卧的山毛榉树林往阳光下光彩焕发的一片狭长青草地走去草地四边长着庄严的大树叶色墨绿开满鲜红的花朵。他们听见树木后方有瀑布的声音一条小溪从面前流过两岸鲜花盛开。小溪流到草地尽头的绿林里再从树木搭成的拱道下流走。经过拱道时他们看见了远处的粼粼水光。

他们来到林间的敞开之地惊讶看见那里站着许多身穿雪亮铠甲的骑士以及身穿银黑二色服饰的高大卫士那些人恭敬地向他们致意、鞠躬。接着有人吹出长长一声号声他们沿着淙淙溪流穿过树木拱道来到一片开阔的绿地上。绿地后方是银雾笼罩的宽阔河流河中屹立着一座蓊蓊郁郁的长岛许多船只停靠在岛的岸边。但在他们这时立足的这片绿地上集合着一支大军整齐的列队在太阳下闪闪发光。两个霍比特人走近时只见长剑出鞘长矛挥舞但闻号角与长号齐鸣众人以各种声音、各种语言高呼道

半身人万岁盛赞他们

Cuio i Pheriain anann! Aglar'ni Pheriannath!

盛赞他们—弗罗多与山姆怀斯

Daur a Berhael, Conin en Annûn! Eglerio!

赞美他们

Eglerio!

A laita te, laita te! Andave laituvalmet!

赞美他们

Cormacolindor, a laita târienna!

赞美他们两位持戒人盛赞他们[2]

弗罗多和山姆往前走去他们的脸因害羞涨得通红他们的眼因惊奇而发亮。他们看见在欢呼的人群中央设有三张铺以绿草皮的高座座椅后面都飘着旗帜右边是绿底上一匹白马在自由奔驰左边是蓝底上一条银色的天鹅船在海上畅游而在正中央那张最高的王座后方一面大旗迎风招展深黑的底色上赫然一棵繁花盛开的白树白树上方是一顶闪耀的王冠和七颗闪亮的星。王座上坐着一个身穿铠甲的人他的膝头横放着一把大剑但他未戴头盔。当他们走近时他站起了身。接着他们认出他来尽管他变了模样—眼前他气度高贵、神色愉悦乌黑的头发、灰色的眼睛一派人类君主的王者风范。

弗罗多奔去会他山姆紧跟在后。“啊这敢情才是惊喜之最”他说“是大步佬啊要不然我就还在做梦”

“没错山姆是大步佬。”阿拉贡说“真是条漫长的路不是吗从布理开始那时你并不喜欢我的模样。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条漫长的路但你的旅途是最黑暗的。”

接着山姆惊讶又全然困惑地看到他在他们面前单膝跪下致意然后他右手牵着弗罗多左手牵着山姆将他们领到王座前请他们坐好接着转身对站在周围的将士们开口洪亮的声音传遍人群

“盛赞他们”

当欢呼声涨到顶点又渐渐平息后一位刚铎的吟游诗人走上前来屈膝请求吟唱一曲而这给山姆带来了彻头彻尾的满足和纯粹的欢喜。听吧诗人说

“噢英勇无畏的人啊领主们与骑士们国王们与亲王们刚铎美好的百姓洛汗的骑兵还有埃尔隆德的儿子们北方的杜内丹人精灵与矮人夏尔情怀高尚勇敢的子民以及西方所有自由的人民现在请听我一曲。我将为你们颂唱九指弗罗多和厄运魔戒的故事。”

山姆闻言不由得大笑他开心无比站起来大喊道“噢这是何等的荣耀和光彩啊我所有的愿望都成真了”接着他流下了眼泪。

人群也全都大笑了、流泪了就在他们的欢笑与眼泪中吟游诗人清亮的嗓音扬起如金似银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他向众人颂唱一会儿用精灵语一会儿用西部语直到他们的心为这甜美的字字句句而痛再也容纳不下而他们

的喜乐犹如利剑他们的思绪从而进入痛苦与欢乐交织涌流之境眼泪正是那天赐祝福的美酒。

正午的太阳开始西下树木的阴影业已拉长诗人的吟唱也终于结束。“盛赞他们”他屈膝说。然后阿拉贡起身众人也都起身一同前往准备妥当的一座大帐篷在那里吃喝欢笑直到傍晚。

弗罗多和山姆被带到另一处帐篷内在那里脱下了旧衣但它们都被叠好尊敬地放置在一旁。然后他们换上了备好的干净细麻衣。随后甘道夫进来弗罗多惊奇地看见巫师手里抱着自己在魔多被夺走的东西剑、精灵斗篷以及秘银甲。他给山姆带来了一件镀金铠甲还有那件历尽风霜此时已经洗净补好的精灵斗篷。然后他在他们面前放下了两柄剑。

“我不想要任何佩剑。”弗罗多说。

“至少今晚你当佩一把剑。”甘道夫说。

于是弗罗多拿了那把属于山姆的小剑它曾在奇立斯乌苟与他相伴。“山姆我已经把刺叮送给了你。”他说。

“不少爷比尔博先生把刺叮送给了你它跟他赠你的秘银甲是配成一套的。他不会希望别人这时候佩带刺叮的。”

弗罗多只好让步。甘道夫好似他们的侍从一般跪下来给他们系好佩剑的腰带然后起身给他们头上戴了银环。他们打扮停当便前去参加盛大的宴会。他们与甘道夫一同坐在国王那一桌同桌的还有洛汗之王伊奥梅尔、伊姆拉希尔亲王以及所有的主将另外还有吉姆利和莱戈拉斯。

待全体肃立静默后酒被送了上来同时来了两位侍从服侍国王们—或者说他们看起来像是侍从一位穿着米那斯提力斯禁卫军的银黑二色制服另一位穿着绿与白的服饰。山姆纳闷这么小的男孩在身强力壮的人类大军中干什么但当他们走近他看清了他们不禁脱口惊呼道

“天哪快看弗罗多先生看这儿我说这不是皮平吗—我该说佩里格林·图克先生还有梅里先生他们居然长这么高啦老天保佑我看除了我们的故事还有更多故事要讲哪。”

“确实有”皮平向他们转过身来“等这场宴会一结束我们就开始讲。眼下你可以先试试去问甘道夫。虽然他现在笑的比说的多但他不像以前那么喜欢保密啦。这会儿我跟梅里正忙我们是白城和马克的骑士我希望你注意到了”

终于欢乐的一天结束了。太阳下山圆月徐徐升到安都因河迷雾的上方月光从沙沙飘动的树叶间洒落这时弗罗多和山姆坐在呢喃的树下沉浸在美丽的伊希利恩的芳香中与梅里、皮平和甘道夫畅谈到深夜不久莱戈拉斯和吉姆利也加入了他们。于是弗罗多和山姆得知了自从那不幸的一日远征队众人在滂洛斯瀑布旁的帕斯嘉兰分道扬镳后所发生的一切。尽管如此总有更多问题可问更多事情可说。

奥克会说话的树广袤的草原疾驰的骑兵闪亮的洞穴白塔和金殿还有战斗航行的大船这一切都在山姆脑海中掠过直到他觉得自己都糊涂了。但在所有这些奇行异事的谈论中他对梅里和皮平的身高问题最是惊奇不断回到这个话题上。他和弗罗多分别跟那两人背靠背站好比了身高。他忍不住挠挠脑袋。“在你们的年纪真叫人想不通”他说“可事实又是明摆着的—你们要是没比以前高了三吋我就是个矮人。”

“矮人你肯定不是。”吉姆利说“不过我是怎么说的凡人最好别喝恩特饮料否则就别指望结果跟喝杯啤酒一样。”

“恩特饮料”山姆说“你们又讲到恩特了但我实在搞不清他们到底是什么唉要把所有这些事儿都弄明白得花好几个星期的工夫”

“确实要好几个星期”皮平说“然后还得把弗罗多关在米那斯提力斯的哪座塔里把这些全写下来。要不然他会忘掉一半而可怜的老比尔博会失望透顶。”

终于甘道夫起身。“亲爱的朋友们王者之手乃医者之手”他说“但是你们当时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他可是费尽全力才把你们召唤回来让你们进入忘记一切的美好梦乡。虽说你们委实是幸福地睡了很久但现在还是该上床睡觉了。”

“而且那不只是说山姆和弗罗多”吉姆利说“还有你皮平。我爱你多半就因为你让我操碎了心这点我可永远不会忘。我也不会忘是我在最后大战的山丘上找到了你。要不是矮人吉姆利你那时候可就没命了。不过我现在至

少知道霍比特人的脚是什么模样了哪怕在成堆的尸体底下就只看得到一双脚当我把那具巨大的尸体从你身上挪开时我以为你死定了差点把自己的胡子都扯下来。而且你又能下床出来走动也才一天的工夫而已。现在你也上床去。我也要去睡了。”

“而我”莱戈拉斯说“当在这片美丽之地的林间漫步这就堪作休息了。将来若我的精灵父王允许我们的族人该有一些搬到这里来。当我们前来这里应当蒙福至少暂时如此—暂时如此一个月一生人类的一百年。但安都因很近而安都因一路奔流向海—向海

向海向海白鸥鸣啼

海风萧萧白浪飘飘。

西去西去圆日西坠。

灰船灰船你是否听见

我先行族人的呼唤

我将离别离别那育我的森林

精灵盛世已远时日将尽。

我将孤独航越辽阔洋面。

终极海岸长浪起落

失落之岛悦耳呼唤殷殷

埃瑞西亚精灵家园从无凡人航抵

我族的永恒之地木叶长青”

莱戈拉斯就这样边唱着边走下山去。

其他人也都离去于是山姆和弗罗多回到床上睡了。第二天早晨他们心怀希望安宁地起身他们在伊希利恩度过了许多天。如今大军驻扎的科瑁兰原野离汉奈斯安努恩不远夜间可以听见源自那地瀑布的溪流水声。小溪从汉奈斯安努恩的岩石水口奔流而下穿过繁花盛开的草地在凯尔安德洛斯岛附近注入安都因大河。两个霍比特人四处游荡再次造访那些之前经过的地方。山姆始终抱着希望想着会不会在某处的林荫中或隐蔽的林间空地上瞥见一眼那只巨大的毛象。当他得知在刚铎围城时曾有大批毛象参战但全部都被杀死之后他觉得这真是令人悲伤的损失。

“唉我想人就是没办法同时出现在每个地方。”他说“不过看来我错过了好多。”

在这期间大军在为返回米那斯提力斯作着准备。疲惫者得到休息受伤者得以痊愈。因为他们当中有人和残余的东夷以及南蛮子打了艰苦的一仗直到那些人全部被制服。并且那些进入魔多、摧毁该地北方堡垒的人也在最近才刚刚归返。

终于五月临近时西方众将领再次出发了。他们率领麾下所有人员登船从凯尔安德洛斯启航沿着安都因大河顺流直下来到欧斯吉利亚斯。他们在那停留一天隔天来到了青翠的佩兰诺平野再次望见了高耸的明多路因山下的白塔—刚铎人类的白城对西方之地最后的记忆。它经过了黑暗与烈火的洗礼迎来了崭新的一日。

他们在平野的中央搭起大帐篷等候黎明来到。这是五月的前夕国王将在日出时分走进他的城门。

[1]夏尔纪年的三月有三十天。

[2]五句的意思大致与诗中译出的相同前三句是辛达语后两句是昆雅语意思依次是“半身人万岁荣耀属于半身人”“弗罗多和山姆西方的王子赞美他们”“赞美他们”“啊祝福他们祝福他们我们久久祝福他们”“持戒人们啊盛赞他们”—译者注

第五章 宰相与国王

刚铎之城全城都笼罩在怀疑和极大的恐惧中。在一些人看来白昼并不意味着多大希望每个早晨他们都在等候噩耗对他们而言美好的天气和明亮的太阳似乎只不过是种嘲弄。他们的城主已经死了烧成灰了阵亡的洛汗国王停灵在他们的王城内那个在夜里来到他们中间的新国王又出征了去对抗那极其黑暗又异常可怕没有任何英勇之情或武勇之力可以征服的力量。而且杳无音讯。大军离开魔古尔山谷取道山脉阴影下那条往北的大道之后没有一个信使回报也没有一句流言传来提及阴郁的东方发生了什么事。

众将领出发仅仅两天后伊奥温公主便吩咐照顾她的妇女拿来她的衣袍。她不肯听劝坚持要下床。等她们帮她穿好衣服用亚麻纱布吊挂好她的手臂她便去见诊疗院的院长。

“大人”她说“我忧心如焚实在躺不住。”

“公主”他答道“您尚未痊愈我受命要特别照顾好您。您必须卧床七日后才能起来我是这么被吩咐的。我请求您回去吧。”

“我已经痊愈了”她说“至少身体已经痊愈了一除了左臂以外不过它也已经不疼了。但我要是无事可做就会再次病倒的。没有战争的消息吗那些妇女什么都不知道。”

“诸位王侯将领已经骑马抵达魔古尔山谷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消息了。”院长说“人们说那位从北方来的新将领是他们的统帅。他是一位伟大的贵族而且是位医者。医治的手竟也能使剑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倘若古老的传说是真的那么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但如今在刚铎已经不是这样了。长年以来我们医者只求弥补用剑之人造成的创伤。而且哪怕没有这些人我们要做的事也够多了—不需要战争来添乱世间就已经充满了伤害与不幸。”

“院长大人不必双方仅仅一个敌人就足以导致战争。”伊奥温答道“而无剑之人仍然可能死于剑下。当黑暗魔君聚集兵力时您难道只希望刚铎的百姓为您采集药草吗而且肉体的痊愈并不总是好事马革裹尸也并不总是不幸即便死得极其痛苦。若是容许我会在这个黑暗的时刻选择后者。”

院长看着她。她长身玉立白皙的脸上双眼明亮。当她转过身从他开向东方的窗户望出去时她的右手紧握成拳。他叹了口气摇了摇头。片刻后她再次回身面对他。

“就没有什么事可做吗”她说“这城由谁统治”

“我委实不清楚。”他答道“此类事务不由我操心。一位元帅统领着洛汗的骑兵。我听说刚铎的人马由胡林大人指挥。但白城的宰相依法应是法拉米尔大人。”

“我在哪里能找到他”

“就在这诊疗院里公主。他受了重伤不过目前正在康复。可我不知道——”

“您就不能带我去见他吗这样您就知道了。”

法拉米尔大人正独自在诊疗院的花园中散步。阳光晒得他浑身暖洋洋的他感到生命力重新在血脉中奔涌然而他心情沉重正越过城墙向东眺望。院长前来时唤了他的名字他转过身便见到了洛汗的公主伊奥温。他看清她受了伤又眼光敏锐地察觉了她的悲伤与烦乱心中不禁油然生起怜悯之情。

“大人”院长说“这位是洛汗的公主伊奥温。她随同国王骑赴战场受了重伤目前住在院中由我照管但她并不满意希望能和白城的宰相谈一谈。”

“大人请不要误解了他。”伊奥温说“我并不是因为照顾不周而悲伤。对那些渴望被治愈的人来说没有哪处诊疗院比这里更好。但我无法成天卧床无所事事、如陷囹圄。我曾渴望战死沙场但死亡未至而战争还在继续。”

法拉米尔略作示意院长便鞠躬告退。“公主您希望我做些什么”法拉米尔说“我自己也是医者的囚徒。”他看着她身为一个内心深处涌动着怜悯之情的男人他觉得她在哀伤当中透出的美好仿佛要刺透他的心。而她看着他见到了他眼中深沉的温柔但她从小在战士当中长大她很清楚马克的骑兵没有哪位能在战场上胜过眼前这个人。

“您有什么愿望”他再次说“若在我权力范围之内我会去办。”

“我要您给这位院长下令吩咐他放我离开。”她说。然而尽管言词高傲依旧她的心却踌躇犹疑了平生第一次她对自己没了把握。她猜这个既坚毅又温柔的高大男人可能认为她只是任性就像个意志不坚定的孩子不能坚持做完一件枯燥乏味的工作。

“我自己也受着院长的照管。”法拉米尔说“并且我尚未接掌白城的治理之权。但是即便我有权也仍会听从他的建议。除非遇到重大需要否则我不该在他擅长的事务上违背他的意愿。”

“但我不想养伤了。”她说“我真希望像我哥哥伊奥梅尔一样骑赴战场若像希奥顿王就更好—他阵亡了同时获得了光荣与安息。”

“公主纵使您有追随众将领出征的体力这时也太迟了。”法拉米尔说“但无论情愿与否战死沙场的命运仍有可能降临到我们所有人头上。如果您肯在还有时间的时候听从医者的命令您就能更充分地作好准备以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它。您和我我们必须怀着耐心忍受这等待的时时刻刻。”

她没有作答正当他看着她的时候他感到她身上有什么东西软化了仿佛一层严霜在春天的第一丝征兆中开始消融。一滴泪夺眶而出顺着她的腮边流下犹如一颗晶莹的雨露。她微微低下了高傲的头颅。接着她开了口更像是对自己而不是对他说话“可是那些医者还要我再躺七天。”她低声说道“而我房间的窗户又不朝东。”此刻她的语调就像一个伤心的少女。

法拉米尔心中虽充满了怜悯却露出了微笑。“您房间的窗户不朝东吗”他说“这可以补救。此事我会给院长下令。公主若您肯留在院中让我们照顾并好好休息那么您可随意到这花园中来在阳光下散步并向东眺望—我们的全部希望都出发去了那边。您会在这里找到我—在散步、等候并且同样向东眺望。若您愿意跟我说说话或偶尔陪我散散步都会让我感到宽慰。”

于是她抬起头来重新正视他的双眼苍白的面容浮起了一抹红晕。“我如何能使您宽慰呢大人”她说“而且我并不想听生者的言谈。”

“您愿意听我坦白直言吗”他说。

“我愿意。”

“那么洛汗的伊奥温我要对您说您很美。在我们丘陵的山谷中有许多美好明丽的花朵还有比花朵更美的姑娘但迄今为止我在刚铎见过的无论是花朵还是姑娘都不及此刻所见的这么美丽又这么悲伤。也许黑暗将笼罩我们的世界所余的时日无多而当它来临时我希望能坚定地面对。但是如果我在太阳仍然照耀时还能与您相见我会感到宽慰。因为您跟我都曾从魔影的羽翼下经过是同一只手将我们挽救回来。”

“唉大人我没有”她说“魔影仍然笼罩着我。别指望从我这里找到医治我是个女战士我的手并不温柔。但我至少要为这件事感谢您—我不必总是待在房间里。蒙白城宰相的恩准我会出来散散步。”然后她朝他行了一礼便走回诊疗院去了。法拉米尔则独自在花园中徘徊良久但现在他的目光更常望向诊疗院而不是东边城墙了。

法拉米尔回到自己的病房后召来院长听院长讲了他所知的有关洛汗公主的一切。

“但我相信大人”院长说“您能从住在我们院里的半身人那里得知更多。他们说他参加了洛汗国王的驰援最后跟公主在一起。”

于是梅里被送去见法拉米尔当天余下的时间里他们都在一起交谈。法拉米尔了解到很多事甚至比梅里所言的还要多。他想他现在大致明白了洛汗的伊奥温何以悲伤烦乱。美好的黄昏中法拉米尔和梅里在花园里散步但她没有出现。

隔天早晨法拉米尔从诊疗院中出来时看见她站在城墙上她一袭白衣沐着阳光莹然闪烁。他呼唤她她下了城墙两人在草地上散步或一同坐在绿树下有时交谈有时沉默。之后每一天他们都是这样。院长从窗户里望见他们内心欢喜因为他是位医者他的担忧减轻了。这些日子以来众人的心头沉沉压着恐惧和不祥的预感但可以肯定的是交托给他照管的这两人仍在渐渐康复日益强壮。

在伊奥温公主首次求见法拉米尔后的第五天他们再次一同站在白城的城墙上向外眺望。依旧没有消息传来人心无不沉郁。天气也变冷了不再晴朗。起自夜里的风这时从北方猛烈吹来一阵紧似一阵周围的大地却显得一片灰暗阴沉。

他们穿着保暖的衣服和厚重的斗篷伊奥温公主还在外面罩了一件颜色蓝如夏日深夜的大氅下摆与领口处均绣有银星。法拉米尔命人取来了这件大氅并亲手为她披上。他觉得她站在自己身边看起来真是美丽又高贵犹如王后一样。这件大氅是专为他早逝的母亲、阿姆罗斯的芬杜伊拉丝缝制的她对他来说只是一段年深日久的美好回忆一段最早的悲伤往事。在他看来母亲的服饰正适合美丽又悲伤的伊奥温。

但此时她裹在这件绣着繁星的大氅中颤抖她的目光越过这片灰暗的大地朝北望进寒风的风眼在那里遥远的天空冷峻而晴朗。

“您在找什么伊奥温”法拉米尔说。

“黑门不是在那边吗”她说“他现在必定已经到了那里吧从他骑马出征至今已经七天了。”

“七天了”法拉米尔说“但我若是对您这样说请别因此看轻我这七天给我带来了从未想像过的喜乐与痛苦。喜乐是我见到了您痛苦是我对这个邪恶时代的恐惧和怀疑如今确实变得更加深重了。伊奥温我不愿这个世界现在就走到尽头也不愿这么快就失去我所寻获的。”

“大人您会失去寻获的什么呢”她应道严肃地看着他眼中却有着友善与体贴“您这些天所寻获的我不知道您如何才能失去。不过吾友我们别说这事吧我们什么都不要说我正站在某处可怕的边缘脚前是漆黑无俦的深渊但我不知道自己背后是否有亮光因为我还不能转身。我正在等候一个决定命运的机缘。”

“是的我们正在等候一个决定命运的机缘。”法拉米尔说。他们不再出声。两人站在城墙上却感觉风停止了吹拂天光变暗太阳模糊城中与周围大地上万籁俱寂—无风、无语不闻鸟儿鸣叫不闻树叶沙沙作响就连他们自己的呼吸声都听不见就连他们心跳的节奏都已停顿。时间凝滞了。

他们如此伫立着彼此的手触碰到一起紧紧相握两人却浑然不觉。他们仍在等候却不知道等的是什么。不久在他们看来远方群山的山脊上方升起了另一座庞大的黑暗高山如大浪堆叠要把世界吞没闪电在它四周明灭不停。接着一阵震颤传过大地他们感觉连白城的城墙都在颤抖。周围的整片大地都腾起一个如同叹息的声音他们心跳的节奏突然间又恢复了。

“这让我想起了努门诺尔。”法拉米尔说惊讶于竟会听见自己开口。

“努门诺尔”伊奥温说。

“对”法拉米尔说“那片沉没的西方之地。黑暗的巨浪高涨吞没了绿地漫过了山岭吞噬了一切。无法逃离的黑暗。我常梦到它。”

“那么您认为这是大黑暗来临了”伊奥温说“无法逃离的大黑暗”她猝然向他靠了过去。

“不”法拉米尔注视着她的面容“那不过是我脑海中的一幅景象而已。我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清醒的理智告诉我巨大的邪恶已经降临我们站在末日边缘但我的心却说‘不’我的肢体也轻松自在一种什么理智都否认不了的希望和欢乐降临到我心上。伊奥温伊奥温洛汗的白公主在这个时刻我不相信有任何黑暗能持续下去”他低下头亲吻了她的前额。

就这样他们站在刚铎之城的城墙上一阵大风刮起吹得乌黑与金黄的发丝绺绺纠缠在空中翻飞飘扬。魔影消逝了太阳露脸光明进发安都因河的水闪耀如银人们在城中每一处房舍里歌唱心中喜乐泉涌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份喜乐源于何方。

正午时分过去不久太阳尚未落山从东方飞来了一只巨鹰他从西方众王侯那里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喜讯。他叫道

欢唱吧阿诺尔之塔的百姓

索隆国度已永远翦除

邪黑塔也已倾覆。

欢呼喜乐吧守卫之塔的万民

你们的警醒并未徒劳

魔多黑门已毁坏

你们的王直闯过

并且得胜。

歌唱欢喜吧西部国度的子民

你们的王将归回

并住在你们中间

世世代代。

枯干白树将新生

他将重植在王庭高处

此城将得福。

欢唱吧万民[\[1\]](#)

而人们欢唱了用白城的一切方式欢唱庆贺。

接下来的日子灿如黄金春夏齐至联袂在刚铎的平野上狂欢。从凯尔安德洛斯快马加鞭来了骑手他们送来了有关一切达成之事的消息白城也准备好迎接国王到来。梅里奉命与载着大批物资的马车队一同去了欧斯吉利亚斯从那里搭船前往凯尔安德洛斯。但法拉米尔没有去因为他如今已经康复便接掌了治理之权与宰相之职尽管只是短短一段时间。他的职责是为那位即将取代他的人做好准备。

而伊奥温也没有去虽然她哥哥送信来请求她前往科瑁兰原野。法拉米尔为此感到惊奇但他因为诸事忙碌很少见到她。她仍住在诊疗院中独自在花园里散步她的脸色又苍白起来整座白城似乎只有她仍在病中心怀悲伤。诊疗院的院长忧心忡忡秉报了法拉米尔。

于是法拉米尔前来找她两人再度一同站在城墙上。他对她说“伊奥温你为何在此耽延为什么不前往凯尔安德洛斯那边的科瑁兰参加庆祝你哥哥在那里等你。”

她说“你不明白吗”

而他答“可能有两个原因。但哪个才对我不知道。”

她说“我不喜欢猜谜。你直说吧”

“那么公主我就直说。”他说“你不去是因为只有你哥哥叫你去而旁观埃兰迪尔的继承人阿拉贡大人凯旋如今并不能令你开怀。或者你不去是因为我没有去而你仍然渴望留在我身边。又或许二者兼有你自己也无法选择。伊奥温你是不爱我还是不愿意爱我”

“我曾希望被另一个人所爱。”她答道“但我不想任何人怜悯。”

“这点我知道。”他说“你曾渴望获得阿拉贡大人的爱。因为他高贵又强势而你希望获得盛名和荣耀得以高高擢离世间匍匐的芸芸众生。你觉得他值得仰慕也许就像年轻的士兵仰慕伟大的将军。他也确实是当今最伟大的人物是一位人中之王。但当他只给你理解与怜悯时你就什么都不想了只想英勇战死沙场。看着我伊奥温”

伊奥温目不转睛久久望着法拉米尔。于是法拉米尔说“伊奥温不要蔑视怜悯—那是来自温柔之心的礼物。但我要给你的不是怜悯。因为你是一位高贵又英勇的公主已经为自己赢得了不会被人遗忘的盛名而且我认为你是一位美丽的公主美得连精灵的语言都无法描述。我爱你。我曾怜悯你的悲伤但如今纵使你从未悲伤既无恐惧也无任何缺憾纵使你是蒙受祝福的刚铎王后我也依然会爱你。伊奥温你不爱我吗”

闻言伊奥温改变了心意或者说她的心意她终于了然。刹那间她的寒冬退去阳光照耀在她身上。

“我站在太阳之塔米那斯阿诺尔上”她说“看哪大魔影已经消逝我将不再做一位女战士不再与伟大的骑兵争锋也不再只从杀戮之歌中获得快乐。我将做一位医者热爱世间生长繁衍的万物。”她重新望向法拉米尔“我已经不再渴望做一位王后了。”

法拉米尔欢声大笑。“那很好”他说“因为我不是一位国王。然而只要洛汗的白公主愿意我将娶她为妻。若她情愿就让我们渡过大河在更欢乐的日子里定居在美丽的伊希利恩在那里建起一个花园。倘若白公主前来那里的万物都将欣然生长。”

“那么刚铎人啊我就必须离开我自己的百姓了”她说“瞧那位大人驯服了北方不开化的女战士难道努门诺尔一族都没有姑娘可挑了吗’—你愿意让你骄傲的百姓如此议论你吗”

“我愿意。”法拉米尔说。他将她拥入怀中在光天化日下亲吻了她毫不在乎他们两人就站在高高的城墙上许多人都看得见。也确实有许多人看见了他们还看见他们周身披着光辉走下城墙手牵着手去了诊疗院。

法拉米尔对诊疗院的院长说“洛汗的公主伊奥温在此她现在已经痊愈了。”

院长说“那么我宣布她可以出院并向她告别愿她再也不受疾病或伤痛之苦我将她托付给白城的宰相照料直到她的兄长归来。”

但伊奥温说“虽然我如今获准离开我却宁愿停留。因为对我而言此地是万千居所当中蒙福最深之处。”于是她仍住在那里直到伊奥梅尔王回来。

如今白城中诸事齐备万众聚首因为消息已经传到刚铎各地从明里蒙直到品那斯盖林和远方沿海地区所有能来白城的人都加紧赶来了。城中再次住满了妇女和可爱的孩子他们满载着鲜花返回家园。从多阿姆洛斯来了全境技艺最精湛的竖琴手还有演奏六弦琴、长笛、银号角的乐师以及莱本宁山谷中嗓音清亮的歌手。

终于一日傍晚人们从城墙上望见平野上搭起了大帐篷。那一整夜灯火通明人们都在等候天亮。当晴朗的早晨来临太阳升到再无阴影笼罩的东边山脉上方城中百钟齐鸣旌旗尽展迎风飘扬。王城的白塔上宰相的旗帜最后一次在刚铎城中升起映着阳光银亮如雪旗上既无徽记亦无纹章。

西方众将领此时率领大军朝白城而来人们见他们如同银色的海浪一排接一排地前进在朝阳中灿烂闪耀不住荡漾。就这样他们来到了城门入口在离城墙一弗隆处止步。由于城门尚未重建入口设了栅栏身着银黑二色制服的禁卫军守在那里手执出鞘的长剑。栅栏前立着宰相法拉米尔、掌钥官胡

林以及刚铎的其他将领另外还有洛汗的伊奥温公主和埃尔夫海尔姆元帅以及众多马克的骑兵。城门两边都挤满了身穿彩衣、头戴花环的俊美百姓。

米那斯提力斯城墙前腾出了一大片空地四周环列着刚铎的士兵和洛汗的骠骑以及白城的百姓和从全国各地前来的人民。随着大军中走出一队服饰作银灰二色的杜内丹人众人安静下来。阿拉贡大人当先缓步而来他身穿黑甲、腰系银带披着纯白大氅领口扣以一块碧绿的大宝石其光辉远近可见但他头上未戴盔冠只在额前以细银带系着一颗亮星。随他一同上前的是洛汗之王伊奥梅尔、伊姆拉希尔亲王以及全身白袍的甘道夫还有四个身材矮小的人—许多人见到他们都感到惊奇。

“不表妹他们不是小男孩。”伊奥瑞丝对身边伊姆洛丝美路伊来的表亲说“他们是佩瑞安人来自遥远的半身国度。据说他们在那地都是声名显赫的王子。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在诊疗院里照顾过其中一个。他们个子小但英勇过人。哎呀表妹你能相信吗他们当中有一位只带着自己的侍从就闯进了黑暗国度单枪匹马跟黑暗魔君战斗还放火烧了他的塔楼反正城里是这么传说的。他应该就是那个跟我们的精灵宝石走在一块儿的。我听说他们是好朋友。说到精灵宝石大人他可真叫人叹为观止他讲话不大客气我提醒你不过就像俗话说的他有颗金子般的心而且他有一双医者的手。我当时说‘王者之手乃医者之手。’一切就是这么被发现的。而米斯兰迪尔呢他对我说‘伊奥瑞丝你这话人们会永远记住的’而且啊—”

但伊奥瑞丝没能继续对她乡下来的亲戚解说下去因为一声长号吹响跟着全场肃静。接着法拉米尔与掌钥官胡林步出城门身后没有随从只带了四个穿戴着王城的高头盔与铠甲的人捧着一个箍以银边的黑色莱贝斯隆木制成的大匣子。

法拉米尔在汇聚的人群中央与阿拉贡会面他屈膝说“刚铎最后一任宰相请求交还职权。”然后他呈上一根白色权杖。但阿拉贡取过权杖后又交还给他说“这份职权并未终结。只要我的家族得以延续它就将属于你和你的后人。现在履行你的职权吧”

于是法拉米尔起身以洪亮的声音说“刚铎的子民啊现在请听本国宰相一言看哪终于有人再度前来要求继承王位了。这位是阿拉松之子阿拉贡阿尔诺的杜内丹人的族长西方大军的统帅佩戴北方之星驾驭重铸之剑战场上凯

旋双手带来医治他乃努门诺尔的埃尔兰迪尔之子伊熙尔杜之子维蓝迪尔的直系后裔—埃莱萨精灵宝石。他应当加冕为王进入本城并居住在此吗”

全体大军和所有百姓齐声高喊“应当”

于是伊奥瑞丝对她的亲戚说“表妹这就是我们白城的一个仪式而已因为他已经进去过啦我刚才正跟你说事儿来着。他跟我说—”她又忍不住口了因为法拉米尔再次说道

“刚铎的子民按博学之士所言古时的习俗是国王应该在他父亲过世之前从其手中接过王冠若情况不允那么他当独自前往他父亲躺卧的陵寝从其手中取过王冠。但是由于如今必须有所变通我便运用宰相的职权今日从拉斯狄能取来了最后一代国王埃雅努尔的王冠他早在古时我们先祖的时代就已过世。”

于是四位禁卫军步上前来法拉米尔打开匣子取出一顶古老的王冠。它的形状很像王城禁卫军的头盔但要更高并且通体雪白两侧的羽翼是用珍珠和白银仿照海鸟翅膀的形状打造象征着诸王越过大海而来。王冠的冠圈上嵌着七颗钻石冠顶嵌着单独一颗宝石放出的光芒犹如火焰。

于是阿拉贡取过王冠高举起来说

“Et Eärello Endoreenna utúlien. Sinome maruvan ar Hildinyar tenn' Ambar-metta!”

这句话乃是埃尔兰迪尔乘着风之翼渡海而来踏上岸时所说“我越过大海来到中洲。我与我的子孙后嗣将在此地居住直到世界终结。”

然后众人惊讶地看到阿拉贡没有把王冠戴到自己头上而是把它交还了法拉米尔。他说“我今日得以继承王位是靠着多人的辛劳与英勇。为了纪念这一点我想请持戒人将王冠拿给我若米斯兰迪尔愿意我想请他将王冠戴在我头上—因为他一直是所有成就之事的推动者这胜利是属于他的。”

于是弗罗多上前从法拉米尔手中接过王冠捧过去交给甘道夫。阿拉贡屈膝甘道夫将白王冠戴在他头上说

“现在国王的时代来临了众维拉的王座但在便愿这些年日蒙受祝福”

阿拉贡起身时目睹的人无不静默凝视因为他们觉得他此刻才首次向他们展露真容。他像古时的海国之王一样高大高过身旁立着的诸人他看似年老却又正当盛年他眉宇之间透出智慧双手掌握力量与医治之能周身似乎散发出一团光芒。接着法拉米尔大声道

“看哪我们的国王”

刹那间众号齐鸣国王埃莱萨上前来到栅栏边掌钥官胡林把栅栏向后推开。在竖琴、六弦琴、长笛的乐声和歌手嘹亮的歌声中国王走过撒满鲜花的街道来到王城走了进去。白树七星的王旗升上塔顶飘扬开来众多歌谣传述的埃莱萨王的统治从此开始。

在这位国王统治期间白城被建造得比首度全盛时期还要美丽处处可见树木与喷泉城门以秘银和精钢打造街道以洁白的大理石铺就。孤山的子民前来辛勤劳作森林的子民欣然造访。一切都得到医治与完善家家户户男女兴旺充满了孩童的欢声笑语不再有漆黑的窗子也不再有空寂的庭院。在第三纪元结束、世界进入新纪元后白城保存了逝去岁月的荣光与记忆。

在加冕之后的日子里国王坐在诸王大殿中的王座上判决政事。从东方和南方从黑森林的边界从西边的黑蛮地来了各地各族的使节。国王宽恕了投降的东夷允许他们自由离去。他与哈拉德人签订了和平协议。他释放了魔多的奴隶将努尔能湖四周的所有土地都赐给他们自己耕耘。许多英勇的人都蒙召见获得他的嘉奖。最后禁卫军的队长将贝瑞刚德带到他面前听候判决。

国王对贝瑞刚德说“贝瑞刚德你的剑使圣地溅血犯了禁忌。同时你未获宰相或队长允许擅离职守。古时犯下这样的罪行当以一死作为惩罚。因此现在我必须宣判你的命运。

“因为你作战英勇更因为你所犯下的罪行是出于对法拉米尔大人的爱你的死罪得以宽恕。虽然如此你却必须离开王城禁卫队必须离开米那斯提力斯城。”

闻言贝瑞刚德心中如遭重击脸上血色尽失垂下了头。但国王说

“此乃必要之举因为你被指派加入伊希利恩亲王法拉米尔的卫队—白卫队你是队长当光荣地安居在埃敏阿尔能为你不惜一切代价冒险拯救、终得

免于一死的人效命。”

贝瑞刚德意识到国王的宽恕与公正欣然跪下来亲吻国王的手欢喜又满足地离开了。阿拉贡将伊希利恩赐给法拉米尔作为领地吩咐他住在看得见白城的埃敏阿尔能的丘陵中。

“这是因为”他说“魔古尔山谷中的米那斯伊希尔应当彻底拆毁。那地尽管或许终有一日能得净化但可能长年累月都无法住人。”

最后阿拉贡会见了洛汗的伊奥梅尔。他们互相拥抱后阿拉贡说“你我之间不提给予、索取或酬谢之语因为我们是兄弟。当年埃奥尔从北方策马而来的一刻何等欢欣从未有任何联盟的百姓如我们两族这般蒙福过去从不曾、将来也不会彼此辜负。现在如你所知我们已将享有盛名的希奥顿安置在圣地的陵寝中若你愿意他将在那里永远与刚铎的诸王一同安眠。若你希望他归葬故里我们会护送他回到洛汗让他与自己的族人安息在一起。”

伊奥梅尔回答说“自从您从绿草茵茵的山岗中起身与我相见那日我就爱您而这份爱决不会消减。但我现在必须暂时离开回到我的国度那里有太多需要医治有待恢复秩序。至于阵亡的国王且让他在此地安眠一段时日等一切准备就绪我们会回来迎接他。”

而伊奥温对法拉米尔说“现在我必须回去我的家乡再看它一次并协助我的兄长重建家园。不过等我长久爱戴如父的人终于入土为安我会回来。”

就这样欢庆的日子过去了。五月的第八日洛汗骠骑准备妥当骑马沿北大道离去埃尔隆德的两个儿子与他们同行。从白城城门一直到佩兰诺围墙人民都夹道送行向他们欢呼致意。之后其他住在远方的人也都高高兴兴地返回了家园。但在白城中有许多志愿者不停忙碌着重建、修复清除战争留下的所有伤痕抹去黑暗的记忆。

四个霍比特人仍和莱戈拉斯、吉姆利一起留在米那斯提力斯因为阿拉贡十分不愿同盟众人分开。“天下无不散的宴席”他说“但我希望你们再多留些时日因为你们参与的功绩结局尚未来到。我成年以来始终都在期盼的一日临近了当那日来临我希望我的朋友都在身边。”但那日究竟是什么日子他却不肯多说。

在这段时期魔戒远征队的众人与甘道夫一同住在一栋漂亮的房子里随心所欲地自由来去。弗罗多问甘道夫“你知道阿拉贡说的那日是什么日子吗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快乐我不想走但是时光飞逝比尔博还在等着呢而且夏尔才是我的家。”

“说到比尔博”甘道夫说“他也在等同一个日子他知道是什么事让你们留在此地。至于时光流逝现在才五月仲夏还没到呢。尽管万物看似都已改变世界仿佛过了一个纪元但对于草木而言离你们出发才过了不到一年。”

“皮平”弗罗多说“你不是说甘道夫不像以前那么喜欢保密了我想他那会儿是忙得不耐烦了而现在他缓过来啦。”

而甘道夫说“许多人都喜欢事先知道端上桌的会是什么菜肴但那些辛苦准备宴席的人却喜欢保守秘密因为惊喜会让赞美之语来得更响亮。阿拉贡本人正在等待一个征兆。”

有一天甘道夫突然不见人影一行人都好奇接下来会有何事。但甘道夫是趁夜带着阿拉贡出城了他引着阿拉贡去了明多路因山的南侧山脚下。他们在那发现了一条在极为久远的过去修筑的古道如今已没有什么人敢走因为古道爬上高山通往一处从前只有国王才常去的高处圣地。他们沿着陡峭的山路上行一直来到一处位于覆盖着高耸峰顶的积雪下方的高台地俯瞰着那道屹立在白城后方的峭壁。他们站在那里通览大地因为黎明已经来临。他们看见白城远在下方城中高塔林立披着旭日光芒就像一支支雪白的铅笔整片安都因河谷如同花园金色的迷雾宛若一层面纱笼罩了阴影山脉。在一侧他们直望到埃敏穆伊的灰色丘陵滂洛斯瀑布的闪光像一颗遥遥闪烁的星而在另一侧他们只见大河像一条缎带一路铺向佩拉基尔再过去天际一片光亮那就是大海的所在。

甘道夫说“这是你的王国并且将成为未来那片更大疆域的中心。世界的第三纪元已经结束新纪元已经开始。你的使命是将新纪元的开端安排得井然有序保存那些能被保存下来的事物。因为尽管它们有许多得到了拯救却有更多从现在起将会消逝。而且三戒的力量已经终止。你眼中所见的全地以及周围环绕的所有区域都将成为人类的居所。因为人类的统治时期已经来临那支年长的亲族将会淡出或离去。”

“亲爱的朋友我很清楚这一点”阿拉贡说“但我仍希望得到你的辅佐。”

“从现在起不会多久了。”甘道夫说“第三纪元才是属于我的纪元。我曾是索隆的死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我很快就会离去。如今重担必须落在你和你的亲族身上。”

“但我终将一死。”阿拉贡说“因为我是凡人。虽然我自己有这样的出身又拥有不曾混杂的西方民族的血统我的寿命将比其他人长得多但那仍旧很短暂。等到那些如今还在母腹中的孩子出生、成长并衰老时我也会一样衰老。届时万一我所渴望的未蒙恩准谁来统治刚铎统治那些将这座白城视为王后的人喷泉王庭中的白树仍然枯萎光秃我几时才会看见征兆表明它将从此重焕生机”

“从那绿色的世界回过头来看看貌似冰封一片的不毛之处”甘道夫说。

于是阿拉贡转过身只见背后是一片从积雪外缘延伸下来的岩石斜坡但细看时他察觉到荒地中孤立着一个生长之物。他朝它攀爬过去看见就在积雪的边上长着一棵不过三呎高的小树。它已经萌发出修长优雅的嫩叶叶面墨绿叶背银白纤细的树冠顶上长着一小簇花朵洁白的花瓣如阳光下的白雪般明亮耀眼。

阿拉贡见状叫道“Yé! utúviényes![2]我找到它了看哪这是万树之长的后裔可它怎么会在这里它本身树龄还不到七岁啊。”

甘道夫也趋前观看说“这千真万确是玉树宁洛丝一系的幼树。宁洛丝是加拉希理安所出而加拉希理安又是拥有众多名号的万树之长泰尔佩瑞安的果实长成。谁知道它如何在这个预定的时刻来到这里但这是一处古老的圣地在诸王血脉断绝、王庭中的白树枯死之前一定曾有一颗果实被埋在这里。据说虽然白树很少结出成熟的果实但果实中蕴藏的生命也许会经历漫长的休眠岁月无人能预知它几时会苏醒。你要记住这点。倘若哪日有一颗果实成熟一定要将它种下以防白树一系从这世上断绝。这棵幼树隐藏于此山中恰似埃兰迪尔一族隐身于北方的荒野。不过埃莱萨王宁洛丝一系可远比你的家系古老。”

阿拉贡伸手轻触幼树看哪它竟似浅浅地长在地里毫无损伤就被移起。阿拉贡将它带回了王城。随后人们怀着崇敬将那棵枯树连根挖起但他们并未烧掉它而是将它安放在寂静的拉斯狄能。阿拉贡将新树种在王庭的喷泉旁它开始欢快地迅速生长。六月来临时它已经繁花盛放。

“征兆已经赐下”阿拉贡说“那日也不远了。”他在城墙上安排了瞭望哨。

仲夏的前一日有信使从阿蒙丁赶到白城报告说北方来了一队骑马的美丽种族这时已近佩兰诺围墙。于是国王说“他们终于来了。让全城都作好准备吧”

就在仲夏的前夕天空如蓝宝石般澄澈蔚蓝雪亮的繁星在东方天际闪烁但西方天际仍一片金黄空气清凉芬芳。一队人骑马沿着北大道而来到了米那斯提力斯的城门前。为首的埃洛希尔和埃尔拉丹举着一面银色的旗帜接着来了格罗芬德尔和埃瑞斯托以及幽谷的全部成员随后是加拉德瑞尔夫人和洛丝罗瑞恩的领主凯勒博恩他们骑着白马还从领地中带来了很多美丽的族人都披着灰色斗篷发间点缀着白色宝石。最后来的是在精灵与人类当中都大有威望的埃尔隆德大人他带着安努米那斯的权杖骑在他身旁一匹灰马上的是他的女儿阿尔玟她族人的暮星。

弗罗多见她于暮色中到来周身微光闪烁额上佩戴着繁星身上散发着甜香他不禁深感惊奇。他对甘道夫说“我终于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等了这才是结局。如今不只白昼应受钟爱连夜晚都当美丽蒙福黑夜的一切恐惧都消逝了”

于是国王迎接宾客众人都下了马。埃尔隆德呈上权杖并将女儿的手交到了国王手中。他们一同登上王城群星纷纷现身天穹如繁花盛开。如此在仲夏之日埃莱萨王阿拉贡在列王之城中与阿尔玟·乌多米尔成婚他们漫长等待与不懈努力的故事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

[1]大鹰带来的口信原文的用词及语气极似《圣经·旧约·诗篇》。—译者注

[2]昆雅语意思是“看啊我找到它了”—译者注

第六章 离别众人

欢聚的日子终于结束远征队众人都惦记着该回家了。弗罗多去见国王时他正与王后阿尔玟坐在喷泉旁边她唱着一首维林诺的歌而白树业已成长茁壮繁花满枝。他们起身欢迎弗罗多向他问好。阿拉贡说

“弗罗多我知道你来是要说什么—你想回家。的确最亲爱的朋友一棵树要在故土才长得最好但西部全地都将永远欢迎你。虽然你的族人过去在伟大的传说中籍籍无名但从今往后他们享有的声誉将比众多早已消亡的大国更高。”

“我确实想回夏尔。”弗罗多说“但首先我必须去幽谷。在此如此蒙受祝福的日子里若说还缺什么那就是我想念比尔博了。埃尔隆德家中所有的成员都来了他却没来我很难过。”

“持戒人你为此感到惊讶吗”阿尔玟说“你了解那个现在已被摧毁之物的力量而靠那种力量达成的一切如今都在消逝。然而你的亲人拥有此物的时间比你更久。依着他那一族的标准他已到古稀之龄。他正在等你因为他只会再做一次长途旅行。”

“那我请求告辞尽快启程。”弗罗多说。

“我们七天后出发。”阿拉贡说“因为我们会与你一同骑马远行一段甚至远达洛汗国境。今天起三日后伊奥梅尔将会回到这里将希奥顿护送回马克安葬我们将与他同行以表达对死者的敬意。不过在你走之前我将确认法拉米尔对你说过的话—你可永远在刚铎全境自由来去你所有的同伴亦然。倘若真有任何我能相赠的礼物配得上你的功绩你都当得到无论你想要何物均可带走。你当身穿如同此地王子一般的服饰载誉骑马而行。”

但王后阿尔玟说“我会赠送你一件礼物。我是埃尔隆德的女儿但如今当他动身前往海港时我不会与他同行因为我的选择与露西恩相同—我选了同她一样既甜蜜又痛苦的命运。但是持戒人当时机到来你若有意将取代我前去。倘若你的伤仍令你哀痛你对那重担的记忆仍然沉重那么你可以前往西

方直到所有的伤痛和疲惫都得到治愈。不过现在请戴着它吧以纪念与你的人生息息相关的精灵宝石和暮星”

她摘下一枚用银链挂在胸口、宛若亮星的白宝石将它戴在弗罗多的颈上。“当恐惧与黑暗的回忆困扰你时”她说“它会给你带来帮助。”

如国王所言洛汗的伊奥梅尔三天后骑马抵达白城与他同来的是一支由马克的菁英骑士组成的伊奥雷德。伊奥梅尔受到了欢迎当他们一行人全都在宴会大厅米瑞斯隆德围桌坐定他目睹在场女士们的美丽为之惊叹不已。前去歇息之前伊奥梅尔派人请来了矮人吉姆利。他对矮人说“格罗因之子吉姆利你的斧头准备好了吗”

“没有大人”吉姆利说“不过若有需要我会立刻取来。”

“那你判断是否需要吧。”伊奥梅尔说“因为你我之间仍然横着那场对金色森林的夫人出言不逊的过节。如今我总算亲眼见到她了。”

“哦”吉姆利说“大人你现下有何话说”

“唉”伊奥梅尔说“我不会说她是世间最美的女士。”

“那我就得去拿斧头了。”吉姆利说。

“不过首先容我解释一下。”伊奥梅尔说“假如我是在别的人群中看见她我本来会说出你想听的任何话。但是现在我会将暮星阿尔玟王后放在第一位我也准备好要捍卫自己的看法与任何反对的人决斗一场。我该叫人去拿我的剑吗”

吉姆利闻言深深鞠了一躬。“不我这边原谅你了大人。”他说“你选择了黄昏但我的爱给了清晨—而且我心有预感它很快就会永远逝去了。”

出发的日子终于来临一支仪容美丽的庞大队伍准备好从白城向北骑行。于是刚铎和洛汗的两位国王前往圣地去了拉斯狄能的陵寝将希奥顿王安放在金色棺架上肃然抬着他穿过白城然后将棺架安放在一辆大马车上以他的军旗开路洛汗的骠骑拱护周围。梅里身为希奥顿的侍从坐在灵柩马车上捧着国王的兵器。

其他远征队成员的坐骑也按着各人的身材备好弗罗多和山姆骑马走在阿拉贡身边甘道夫骑在捷影背上皮平与刚铎的骑士同行莱戈拉斯和吉姆利则一如既往共同骑着阿罗德。

一同前往的还有王后阿尔玟凯勒博恩、加拉德瑞尔和他们的子民埃尔隆德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多阿姆洛斯和伊希利恩的两位亲王外加众多将领和骑士。从来没有任何一位马克之王像森格尔之子希奥顿一样得到如此一支队伍沿途护送返回自己的家园。

他们徐徐进入了阿诺瑞恩一路平安无事。当他们来到阿蒙丁山下的灰色森林虽然不见一个活人的影子却听见山中传来一种好似鼓声的敲击声。于是阿拉贡吩咐吹响长号传令官们喊道

“注意埃莱萨王驾到他将德鲁阿丹森林赐给悍-不里-悍和他的族人此地将永远属于他们。从此以后没有他们同意不得有人闯入”

鼓声随即大响了一阵然后归于平静。

终于经过十五天的旅途希奥顿王的灵柩马车穿过洛汗的绿色草原,来到埃多拉斯。他们全都歇息在此。金殿里挂满美丽的帷幔灯火通明并设下了自从落成以来办过的最盛大的宴席。三天之后马克的人类为希奥顿举行了葬礼。他与他的兵器以及许多他曾拥有的美丽器物都被安置在石室里石室上方堆起了一座巨大的坟冢坟上覆满绿草和洁白的永志花。现在在陵地的东边有八座坟冢了。

接着王室骠骑兵们骑着白马绕着陵地奔驰齐声高唱国王的吟游诗人格利奥威奈为森格尔之子希奥顿所作的歌此后格利奥威奈不再作歌。纵是听不懂洛汗一族语言的人们心也被骠骑的缓慢歌声打动而马克的百姓听着那些歌词双眼不禁发亮他们仿佛再次听见北方如雷的马蹄声远远传来埃奥尔高呼的嗓音响彻凯勒布兰特原野的战场。诸王的传说滔滔不绝海尔姆的号角声在群山间嘹亮回荡直到大黑暗来临希奥顿王奋起骑马穿过魔影冲入大火壮烈阵亡而就在那时太阳超乎希望归返于清晨照耀在明多路因山上。

冲出疑虑冲出黑暗冲向破晓

他身披阳光策马且歌长剑在手。

希望由他重燃长逝犹怀希望
超越死亡超越恐惧超越大劫已解
摆脱失丧摆脱尘世留名久长荣光。[\[1\]](#)

但梅里站在翠绿的坟冢下哭泣待一曲唱毕他起身呼道
“希奥顿王希奥顿王永别了虽然相处时间短暂但您对我犹如父亲一般。
永别了”

当葬礼结束妇女的哭泣止歇希奥顿终于独自躺在他的坟冢中众人收起悲伤聚在金殿中举行盛宴因为希奥顿活到足年又死得光荣丝毫不逊于他最伟大的先人。按照马克的习俗他们当为纪念诸王而干杯当这一刻来临洛汗公主伊奥温走上前她白衣如雪金发如阳将一满杯酒奉给了伊奥梅尔。

一位吟游诗人兼博学之士起身依序念诵马克所有国王的名字年少的埃奥尔建造金殿的布雷戈不幸者巴尔多的弟弟阿尔多然后是弗雷亚、弗雷亚威奈、戈尔德威奈、狄奥和格拉姆接着是马克遭到大难时躲在海尔姆深谷的海尔姆。如此便结束了西边九座坟冢的第一脉因为这一系的血脉在那时断绝。此后东边坟冢的第二脉开始海尔姆的外甥弗雷亚拉夫然后是利奥法、沃尔达、伏尔卡、伏尔克威奈、奋格尔、森格尔以及最后一位希奥顿。当吟游诗人念完希奥顿的名字伊奥梅尔一饮而尽。接着伊奥温吩咐仆人斟满所有的杯子在场众人尽皆起身举杯给新王祝酒高呼“马克之王伊奥梅尔向您致敬”

最后当宴席接近尾声伊奥梅尔起身说“这虽是希奥顿王丧礼的宴席但在诸位退席之前我要宣布一则喜讯。希奥顿王待我妹妹伊奥温始终如同亲生女儿一般因此他不会对我此举感到不满。殿中空前齐聚在此的诸位嘉宾来自各地的美丽种族请听我说刚铎的宰相、伊希利恩亲王法拉米尔请求洛汗的公主伊奥温嫁他为妻她已经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因此他们将在各位面前订婚。”

法拉米尔和伊奥温起身上前牵住对方的手。所有的人都举杯向他们道贺非常高兴。“如此一来”伊奥梅尔说“马克与刚铎的友谊又添了一重新的纽带我也更加欣喜。”

“伊奥梅尔你真是大方”阿拉贡说“竟将你国中最美好的赠给了刚铎”

伊奥温闻言看着阿拉贡的眼睛说“我效忠的王者和我的医者请祝我快乐”

他回答说“自从我第一眼看见你就一直愿你快乐。现在看见你如此幸福我心深感欣慰。”

等宴会结束要走的人一一向伊奥梅尔告辞。阿拉贡和他麾下的骑士罗瑞恩和幽谷的子民都准备好上马离开但法拉米尔和伊姆拉希尔留在了埃多拉斯暮星阿尔玟也留了下来她跟她的哥哥们道别。无人看见她与父亲埃尔隆德最后会面的情景因为他们到山岭中一起交谈良久而他们离别的痛苦将存续下去直到世界终结。

最后在宾客们动身之前伊奥梅尔和伊奥温来找梅里他们说“此刻再会了夏尔的梅里阿道克、马克的霍尔德威奈骑向好运望你很快再来我们欢迎你”

伊奥梅尔说“为了奖赏你在蒙德堡的平野上立下的功绩古时的诸王本会赠给你大批礼物多到连马车也装载不下。但你却说除了已经赐给你的盔甲兵器你什么都不要。这让我很为难因为我确实没有礼物值得一送。但我妹妹请求你收下这个小东西纪念德恩海尔姆以及黎明来临时分吹响的马克号角。”

然后伊奥温给了梅里一个古老的号角它精致小巧整支由白银打造配着绿色的挂肩带。从号角尖到号角口巧匠环绕着角身镌刻了一排纵马奔驰的骑兵图案还以如尼文刻有吉言。

“这是我们家族的传家之宝。”伊奥温说“它是矮人打造的来自恶龙斯卡萨的宝藏。是年少的埃奥尔将它从北方带来。倘若在需要之时吹响它就能使敌人丧胆友人振奋—他们将听见吹角之人的呼唤奔去为他助阵。”

于是梅里收下了号角因为这样的礼物是不能拒绝的。他亲吻了伊奥温的手他们拥抱着他那一次双方就这样离别了。

宾客都准备就绪他们喝了上马酒带着盛赞和友谊上路随后来到了海尔姆深谷在那里休息了两日。于是莱戈拉斯兑现了他对吉姆利许下的承诺与矮人一同去了晶辉洞。等他们返回他却沉默了只肯说那些洞穴惟有吉姆利

找得到合适的言辞描述。“过去从来没有哪个矮人敢说自己比试言辞胜过了精灵。”他说“因此我们这就去范贡森林好扳回一局”

他们从深谷宽谷骑往艾森加德见到了恩特们一番忙碌的成果。整圈石环都被推倒、拆走了环内的土地被改造成一处栽满果树和林木的花园园中有一条溪流穿过。在全地中央有个水质清澈的湖高大的欧尔桑克塔就屹立在湖中仍旧坚不可摧漆黑的岩壁倒映在池中。

一行旅人在艾森加德旧日大门耸立的地方坐了一阵现在那里有两棵大树像哨兵一样把守着一条通往欧尔桑克塔、两侧皆绿的小路入口。他们惊奇地打量着已经完成的工作但无论远近都不见活物的踪迹。不过没多久他们便听见一个声音哼着“呼姆—嚯姆呼姆—嚯姆”接着就看见树须沿着小路大步走来欢迎他们急揪跟在他身旁。

“欢迎来到欧尔桑克树园”他说“我知道你们要来但我在山谷上面忙着还有好多事情没做。不过我听说你们在南边和东边远处也都没闲着。我听到的消息全都很好非常好。”然后树须称赞了他们的所有功绩他似乎对一切了如指掌。终于他停下来久久盯着甘道夫。

“嗯好啦”他说“你已经证明你是最强大的你的全部努力都收到了好结果。现在你要去哪里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来瞧瞧你的工作进展如何吾友”甘道夫说“并感谢你在所完成的一切当中给予的帮助。”

“呼姆嗯这话很公道”树须说“恩特们确实扮演好了自己的角色而且不光是对付那个呼姆该死的住在这里的杀树犯。还有一大批涌入这地的卟啦噜姆那些眼睛邪恶—双手乌黑—两腿弯曲—心如燧石—指如爪子—满腹臭烂—嗜血如命的墨瑞麦提—辛卡洪达^[2]呼姆嗯鉴于你们这群人很性急而他们的全名跟饱受折磨的岁月一样长就说那群奥克害人精好了。他们越过大河还从北方下来团团围住了劳瑞林多瑞南的森林不过他们进不去那地这要感谢这里的伟大人物。”他向罗瑞恩的领主和夫人鞠了一躬。

“这同一种污秽的生物在那边的北高原碰见我们时可真是惊得要命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说过我们—虽然这话可能对比他们好的种族也适用。不过他们也没多少会记得我们因为没多少活着从我们手里逃跑大多数都让大河给

吞了。这对你们来说是幸事因为要是他们没遇见我们那么草原的王就不可能骑马远征就算他去了回来时也已经没了家园。”

“我们非常清楚”阿拉贡说“无论米那斯提力斯还是埃多拉斯都永远不会忘记此事。”

“‘永远’这个词就连对我而言都太久了。”树须说“你的意思是只要你们的王国尚存你们就不会忘记。不过它们确实会存在很久久到连恩特都觉得久的地步。”

“新纪元开始了”甘道夫说“范贡吾友这个纪元或将证明人类的王国将比你存在得更久。不过现在告诉我我委托你的事怎么样了萨茹曼的情况如何他难道还没厌烦了欧尔桑克我猜他可不会认为你改善了他窗外的风景。”

树须看了甘道夫老长一眼。梅里想那一眼简直是狡猾到家。“啊”树须说“我就猜你会提到这事。厌烦了欧尔桑克他最后相当厌烦但比起他的塔我的声音可要让他厌烦得多。呼姆我给他讲了一些挺长的故事或者说起码在你们的语言里被认为是挺长的。”

“那他为什么要留下来听难道你进了欧尔桑克”甘道夫说。

“呼姆没有我没进欧尔桑克”树须说“但他来到窗前聆听因为他没有任何别的办法获知消息。虽然他痛恨那些消息却又贪婪地听取我看得出来他全听进去了。但我还给消息补充了大量内容这些他想想是会有好处的。他变得非常厌烦。他向来是个急躁的家伙而急躁导致了他的堕落毁灭。”

“我的好范贡”甘道夫说“我注意到你提到他时都非常小心地使用了过去式。那么现在呢他死了吗”

“没就我所知他没死。”树须说“但他走了。对他已经走了七天了。我让他走的。当他爬出来时已经落魄得差不多了至于他手下那个蛇虫一样的生物活像个苍白的鬼影子。现在甘道夫别跟我提我保证过好好看管他我记得的但从那时起情况有了改变。我把他一直看管到他变得安全安全到不能再去作恶。你该明白我最痛恨的就是囚禁活物除非极为必要我也不会把这样的生物关在笼子里。一条没有毒牙的蛇可以爬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

“也许你是对的”甘道夫说“但我认为这条蛇还留有一颗毒牙。他的声音是有毒的我猜他连你树须都说服了因为他知道你心中的弱点。好吧他走了没有什么可说了。但欧尔桑克塔本来属于国王现在也应归还给他虽然他可能不需要它了。”

“这要再看情况。”阿拉贡说“不过我会把这整座山谷都交给恩特任他们整治只要他们继续监视欧尔桑克塔没有我的允许不准任何人进入。”

“塔已经锁上了。”树须说“我逼着萨茹曼锁上了它然后把钥匙交给我。钥匙在急楸那儿。”

急楸像风中弯曲的树般鞠了一躬将两把用钢环穿在一起形状精致的大黑钥匙交给了阿拉贡。“我再次感谢你们”阿拉贡说“并向你们道别。愿你们的森林享受和平再度繁茂。等这座山谷长满山脉西侧还有大片地方可供扩展很久以前你曾经在那里漫步。”

树须的面容变得悲伤了。“森林或许会繁茂”他说“树林或许会扩展。但恩特不会。没有恩特娃了。”

“但你们如今要搜寻会更有希望。”阿拉贡说“长久以来封锁着的东方大地将会向你们敞开。”

但树须摇摇头说“太远了而且当今时期那边有太多人类出没。不过我都快忘光了礼数你们要留在这里休息一阵吗或许还有几位愿意穿过范贡森林好走近路回家”他看着凯勒博恩和加拉德瑞尔。

然而除了莱戈拉斯之外旁人都说他们现在必须告辞离开或是南去或是西行。“来吧吉姆利”莱戈拉斯说“现在我蒙范贡允准要去拜访恩特森林的深处看看那些在中洲别处都不可能找到的树。你该信守承诺跟我一块儿去这样我们还可以一起继续旅行回到我俩在黑森林和森林那边孤山的家园。”吉姆利同意了这个提议不过看起来算不得特别欣喜。

“看来魔戒同盟的同行之谊终于要在此告一段落了。”阿拉贡说“但我希望你们会很快返回我的国度带来你们答应过的帮助。”

“如果我们各自的王上允许我们会来的。”吉姆利说“好吧再会了我的霍比特人如今你们应该能安全回家了我也不用再为担心你们的安危而睡不着

觉了。我们有机会就会给你们送信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还会偶尔碰面的不过恐怕再也不会这样全员到齐了。”

于是树须依次向他们道别他缓慢又满怀敬意地向凯勒博恩和加拉德瑞尔鞠了三躬。“A vanimarvanimálion nostari[3]无论是以树龄还是以石龄而计[4]我们都很久很久不曾相见了。”他说“我们这样直到结束的时刻才相见真令人悲伤。因为世界正在改变我自水中察觉我自土中感应我自风中嗅到。我想我们不会再见了。”

凯勒博恩说“至为年长者我不知道。”但加拉德瑞尔说“我们是不会再在中洲相见了直到沉没在波涛之下的陆地重新升起—届时我们或许会在春天塔萨瑞南的柳林草地上相会。别了”

最后梅里和皮平跟老恩特道别他看见他们时开心了些。“啊我快乐的小家伙们”他说“你们走之前愿意再跟我喝一次饮料吗”

“当然愿意”他们说。他带他俩到旁边一棵树的树荫下他们看见那里已经放了一个大石瓮。树须装了三碗饮料他们开始喝却看见他那双奇异的眼睛越过碗沿打量他们。“当心当心”他说“打从我上回见到你们你们可又长高啦。”他们哈哈大笑喝干了碗中饮料。

“啊再见啦”他说“要是你们在家乡听到任何恩特婆的消息别忘了给我送信。”然后他朝众人挥了挥手便走进树林里去了。

一行旅人加快了骑行的速度取道赶往洛汗豁口。最后阿拉贡就在皮平偷窥欧尔桑克晶石之处附近向他们告别。这次离别让四个霍比特人很伤心因为阿拉贡曾是他们的向导带他们闯过了许多危险他从未令他们失望过。

“我真希望我们有一颗晶石这样就能从里面看见所有的朋友”皮平说“并且能从远方跟他们说话”

“现在你能使用的晶石只剩下一颗了”阿拉贡说“因为米那斯提力斯的晶石中显现的景象你不会想看的。不过国王会保管欧尔桑克的帕蓝提尔观看他的王国中正在发生何事他的属下又在做什么。佩里格林·图克别忘了你是刚铎的骑士我不会解除你的效忠。你现在是获准休假但我可能会召你回来。还有亲爱的夏尔的朋友们请记住我的王国也包括北方有朝一日我会前往那里的。”

然后阿拉贡向凯勒博恩与加拉德瑞尔告辞。夫人对他说“精灵宝石你穿过黑暗愿望得偿如今拥有你所渴望的一切。善用你的年日”

但凯勒博恩说“亲人别了愿你的命运不同于我愿你的珍宝自始至终与你同在”

话毕他们就此离别。那时正当夕阳西下他们过了一阵转身回望只见西部之王端坐在马背上身边簇拥着麾下的骑士落日照在他们身上甲胄马具都闪着一片金红阿拉贡的纯白大氅也被染得艳红若焰。接着阿拉贡取下那块绿宝石高高举起从他手中射出一道绿色的火光。

不久这支人数减少了的队伍顺着艾森河转向西行穿过豁口进入前面的荒地然后再转向北越过了黑蛮地的边界。黑蛮地人逃走躲藏起来他们害怕精灵族人虽然其实很少有精灵来过他们的乡野。不过一行旅人没有理会当地居民因为他们仍然人多势众所需的一切补给也还充裕。他们从容不迫地骑行想休息时就扎营。

跟国王分别后的第六天他们行经一片树林。迷雾山脉此时绵延在右侧这片树林便是从山麓丘陵而下。他们出了树林再次进入开阔的乡野时正值日落时分他们赶上了一个拄着拐杖行走的老人。他穿着破烂的灰衣也有可能是肮脏的白衣身后紧跟着另一个没精打采、哼哼唧唧走着的乞丐。

“嘿萨茹曼”甘道夫说“你要上哪儿去啊”

“关你何事”他答道“难道你对我的惨状还不满足还要来规定我去哪里”

“你知道答案”甘道夫说“两者皆非。但无论如何如今我辛劳的岁月即将告终。国王已经接过了重担。假如你肯等在欧尔桑克就会见到他他会向你显示智慧和怜悯。”

“那我就更有理由趁早离开了。”萨茹曼说“因为我不想他的智慧跟怜悯。你若真想知道你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我倒可以告诉你我在寻找一条离开他王国的路。”

“那你就又一次走错了路”甘道夫说“你的旅程我看不到希望。我们向你提供帮助你会不屑一顾吗”

“向我提供帮助”萨茹曼说“不拜托别对我露出微笑我喜欢看你们皱眉头。至于在场的这位夫人我可不信任她—她向来恨我总为你出谋划策。我毫不怀疑是她带你走了这条路好让你们幸灾乐祸地看看我落魄的惨相。我要是早知道你们追来一定不会让你们称心如意。”

“萨茹曼”加拉德瑞尔说“我们有其他的任务和其他的忧虑对我们而言那些都比追寻你的踪迹来得紧急。你被我们追上不如说是运气好因为眼前你有了最后一次机会。”

“若这真是最后一次我很高兴。”萨茹曼说“因为这省了我再次拒绝的麻烦。我所有的希望都毁了但我不会分享你们的—如果你们真有任何希望的话。”

有那么片刻他的双眼激动得发亮。“滚”他说“我旷日潜心研究这些学问可不是一无所获。你们清楚得很你们已经给自己招来了末日。我流浪时想到你们摧毁我的居所的同时也拆毁了你们自己的家定会多少觉得欣慰。如今还有什么船能载你们回去航过如此辽阔的大海”他嘲讽道“那将是一艘载满了鬼魂的灰船。”他哈哈大笑但声音沙哑又吓人。

“起来你这白痴”他对那个坐在地上的乞丐吼道并用拐杖打他“掉头要是这些体面的种族走我们这条路那我们就走另外一条。起来快走要不然晚餐我连面包皮都不给你”

那个乞丐转过身边垂头丧气地走着边呜咽道“可怜的老格里马可怜的老格里马永远都挨打受骂。我真恨他我真希望离开他”

“那就离开他”甘道夫说。

但佞舌只用充满恐惧的模糊双眼瞥了甘道夫一眼便跟在萨茹曼后面赶快拖着脚步走过。这悲惨的二人经过了众人走到四个霍比特人身边时萨茹曼停下脚步瞪着他们但他们怀着怜悯看他。

“这么说你们也是来嘲笑我的是不是我的小叫花子们”他说“你们不关心乞丐缺什么对吧因为你们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食物、漂亮的衣服烟斗里还装了上好的烟斗草。噢对我知道我知道它是哪里来的。你们不会给乞丐一管烟斗草对吧”

“我会如果我真有的话。”弗罗多说。

“我还剩一些要是你肯等等可以都给你。”梅里说。他下了马在鞍旁的行囊中翻找然后他递给萨茹曼一个小皮袋。“这些全给你。”他说“你可以尽情享用它是从艾森加德的大水中打捞出来的。”

“没错是我的我的而且是花了大价钱买的”萨茹曼喊道一把抓向皮袋“这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补偿因为我确信你们拿走的更多。但是倘若小偷把乞丐的东西还回去就算只有一小口乞丐也得感恩。哼等你们到家之后要是发现南区的情况不那么称心如意那才是理所应当。愿你们的土地永远缺乏烟叶”

“谢啦”梅里说“既然这样我得要回我的皮袋。它可不是你的而且陪着我走了很远的路。用你自己的破布去包烟斗草吧。”

“小偷只配被偷。”萨茹曼说转身背对梅里踹了佞舌一脚朝树林走去。

“啊我可真爱听这话”皮平说“他居然说小偷我们被伏击、被弄伤、被奥克拖着穿过洛汗我们该得的赔偿又怎么说”

“啊”山姆说“而且他说‘买’。我倒纳闷怎么买我也不喜欢他提到南区时的腔调。我们是到回去的时候了。”

“肯定是时候了。”弗罗多说“但我们要去看比尔博就无法走得再快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先去一趟幽谷。”

“对我想你最好这么做。”甘道夫说“但是哀哉萨茹曼恐怕他已经彻底毁了无可救药。尽管如此我仍不确定树须是对的。我猜想他还能用卑鄙的手段造成一点损害。”

隔天他们继续前行进入了黑蛮地的北部区域。那里虽然是片翠绿宜人的乡野如今却没有人类居住。九月来临白昼一片金黄夜晚一片银白他们从容骑行一直来到天鹅泽河。河水经由瀑布突然落入低地他们找到了瀑布东边的老渡口。西边远处的迷雾中有许多池塘和河洲天鹅泽河蜿蜒穿过其间注入灰水河—那里有无数天鹅栖息在大片芦苇地中。

他们过了渡口进入埃瑞吉安一个晴朗美好的黎明终于来临闪亮的晨雾上方朝霞灿烂。一行旅人从扎营的低矮山岗上向东眺望只见朝阳照在三座

高耸直入云霄的山峰上卡拉兹拉斯、凯勒布迪尔、法努伊索尔。它们就在墨瑞亚的大门附近。

他们在此逗留了七日因为另一次难分难舍的别离已经近在眼前。不久凯勒博恩和加拉德瑞尔以及他们的族人就将转向东行经过红角口下黯溪梯到银脉河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园。他们有很多话要与埃尔隆德和甘道夫说这才取道西边的路走了这么远而到了这里他们仍与朋友交谈逗留不前。经常在霍比特人沉睡良久之后他们还在星光下坐在一处回忆着逝去的漫长岁月以及他们在这世间的一切欢乐与辛劳或是商议着有关未来的安排。如果有漫游者碰巧经过他几乎什么都不会看见也不会听见他只会觉得自己见到了灰色的人影它们是以石头雕刻而成用来纪念无人居住之地中那些如今已被遗忘的事物。因为他们纹丝不动也不开口说话而是探索彼此的心思。当他们的思绪往来交流只有他们的明亮双眼会微动点燃。

但最后一切都已说过他们再次暂时分离直到三戒离去之时。罗瑞恩之民那些披着灰斗篷的身影朝山脉骑去迅速消失在岩石和阴影间。那些要前往幽谷的人坐在山岗上目送他们直到从聚拢的迷雾中射出一道闪光然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弗罗多知道那是加拉德瑞尔高举手上的戒指以示道别。

山姆转过身叹了口气“我真希望我是回罗瑞恩去”

终于一天傍晚他们翻过了高地荒原突然间—正如旅人的一贯观感—发现自己来到了幽谷那道深谷的边缘看见了下方远处埃尔隆德之家的闪亮灯火。他们走了下去过了桥来到大门前于是整间房舍都充满了灯光和歌声欢迎埃尔隆德的归来。

四个霍比特人不等进餐、洗漱甚至都没脱下斗篷第一件事就是去寻找比尔博。他们发现他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房间里到处是纸张、墨水笔和铅笔比尔博则坐在燃着旺火的小壁炉前的椅子上。他看起来老态龙钟但很安详正在打瞌睡。

他们进门时他睁开眼睛抬起头来。“哈罗哈罗”他说“你们这下回来了而且明天还是我的生日。你们来得真是时候知道吗我即将一百二十九岁啦再过一年要是我还有口气在我就追平老图克了。我很希望超过他不过我们走着瞧。”

庆祝过比尔博的生日之后四个霍比特人在幽谷又待了几天。他们常常跟那位老朋友坐在一起如今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房间里只有吃饭时才出来。关于吃饭他照例还是非常准时也总是一到吃饭就及时醒来很少错过。他们围坐在火前把有关旅途和冒险能记得的一切都轮流告诉他。起先他还假装做做笔记但常常就睡了过去。等醒过来他会说“太精彩了太奇妙了不过我们讲到哪里了”然后他们就从他开始打瞌睡的地方继续把故事往下讲。

惟一真正抓住他的注意力、让他清醒起来的叙述似乎是阿拉贡的加冕以及婚礼。“当然我也接到邀请去参加婚礼了。”他说“我可等得够久了。但是不知怎地事到临头我却发现这儿有好多事要做打包行李也实在很麻烦。”

差不多过了两个星期弗罗多从窗户望出去发现夜里结了霜蜘蛛网都变成了白网子。见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必须走了必须跟比尔博说再见。经过了一个人们记忆里最美好的夏天此时天气依然风和日丽但十月已经来临天气很快会再度开始刮风下雨。而且回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让他感到不安的其实并非天气的考虑而是他有一种感觉是该回夏尔的时候了。山姆也有这种感觉昨夜他还在说

“啊弗罗多先生我们去了很远的地方也大开了眼界但我认为我们可没找到一个比这里更好的地方。这里什么都有一点你懂我的意思吧夏尔、金色森林、刚铎、各位国王的宫殿还有客栈、草地、山脉全都混合在一起。可是不知怎地我总觉得我们该快点走了。坦白跟你说我很担心我家老头。”

“是的山姆什么都有一点只除了大海。”弗罗多当时答道。此刻他重复自语道“只除了大海。”

那天弗罗多跟埃尔隆德谈了话他们一致决定霍比特人隔天早晨就应动身。令他们高兴的是甘道夫说“我想我也该去至少跟你们走到布理。我想去看看黄油菊。”

傍晚他们去向比尔博道别。“哦你们要是得走那就走吧。”他说“我很遗憾。我会想念你们的。光是知道你们在这地方就是件愉快的事。不过我又很困了。”然后他把秘银甲和刺叮给了弗罗多他忘记之前已经给过了。他还给了弗罗多三本学识书它们是他在不同时期、用细长的笔迹亲手写成的红色的书脊上贴着标签“翻译自精灵文译者比·巴。”

他给了山姆一小袋黄金。“这差不多是斯毛格陈酿的最后一滴啦。”他说“山姆要是你打算结婚的话这或许能派上用场。”山姆脸红了。

“年轻的小伙子们我没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们”他对梅里和皮平说“除了金玉良言。”然后他结结实实说了一大篇再按夏尔的风俗补上了最后一条“别让你们的脑袋长得太大闹到戴不下帽子你们要是不快点停止长个儿就会发现帽子跟衣服都是很贵的。”

“不过既然你想胜过老图克”皮平说“我不明白我们为啥不该试试去胜过吼牛。”

比尔博大笑起来然后从一个口袋里拿出两个漂亮的烟斗烟嘴是珍珠制成边上镶着做工精致的银饰。“当你们用这烟斗抽烟时想想我吧”他说“这是精灵给我做的但我现在不抽烟了。”接着他突然打起瞌睡然后睡了一小会儿。等他醒过来又继续说“现在我们讲到哪儿了对当然送礼物。这提醒了我—弗罗多我那个你带走的戒指它怎么样了”

“我搞丢了亲爱的比尔博”弗罗多说“我丢掉它了你是知道的。”

“太可惜了”比尔博说“我本来很想再看看它。不过不看我多糊涂你出发就是为了那个目的去丢掉它不是吗可是这一切真叫人糊涂因为它似乎跟好多别的事情混在一块了阿拉贡的事白道会刚铎骑马人南蛮子还有毛象—你真的看到一头毛象了山姆—还有山洞、塔楼、金色的树天晓得还有别的什么。

“我那趟旅程回家时走的路显然太直接了。我想甘道夫当时可能帮我带了点儿路。不过话说回来拍卖会本来有可能在我回来之前就结束了那样的话我就有可能惹上比原来还多的麻烦。总之现在已经太迟啦。再说我真的认为坐在这里听听这一大堆故事要比跑一趟舒服得多。这里的炉火非常惬意食物相当美味而且你需要精灵时他们就在旁边。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大门外从此始

旅途永不绝。

如今前路漫漫

且由来者追随
任他开启新历险
脚步疲惫我自歇
灯火通明旅店里
日暮退息将好眠。”

比尔博咕哝着念完最后一个字脑袋往胸口一栽沉沉睡去。

屋中的暮色渐浓炉火燃得越发明亮。他们看着睡着的比尔博发现他正在微笑。他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山姆环顾室内看着墙上摇曳的影子轻声说

“弗罗多先生我想我们不在的时候他也没写多少。现在他再也不会写我们的故事了。”

比尔博就在这时睁开了一只眼睛简直好像听见了似的。接着他振奋起来。“你瞧我越来越会打瞌睡了。”他说“我有时间书写的时候我真的只想写诗。我亲爱的小伙儿弗罗多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在走之前帮我把东西整理整理把所有的笔记纸张还有我的日记都收拾起来愿意的话你就都带走吧。你瞧我没有太多时间做挑选、编排之类的事儿。让山姆帮忙吧等你们把东西都整理好就回到这里我会检查一遍。我不会太挑剔的。”

“我当然愿意做”弗罗多说“当然我也很快就会回来—旅途不会再有危险了。现在已经有了一位真正的国王他很快就会重整各条大道的秩序。”

“谢谢你我亲爱的小伙儿”比尔博说“这样我就真是大大放心了。”说完他很快又睡熟了。

第二天甘道夫和四个霍比特人到比尔博的房间里跟他辞行因为外面很冷了。然后他们跟埃尔隆德和他家中的所有成员道别。

弗罗多站在门口埃尔隆德愿他一路顺风并祝福了他。他说

“弗罗多我想除非你转眼即返否则你就不需要回来了。明年大约这个时候叶子变得金黄但尚未飘落之际请在夏尔的树林里等待比尔博吧。我会与他同行。”

没有别人听见这话弗罗多也没有说出去。

[1]对于希奥顿葬礼的描述极似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结尾主角贝奥武甫火葬一节。贝奥武甫的悼歌以“fame”荣誉古英语为lof为英雄盖棺论定希奥顿的悼歌亦以“glory”荣光作结。—译者注

[2]昆雅语意思是“乌黑的手肮脏的心”。—译者注

[3]昆雅语意思是“美丽的两位美丽儿女的父母”—译者注

[4]原文为By stock or by stone。此语似是出自中古英语诗歌《珍珠》Pearl然而原诗中作何解释说法不一托尔金用于此处当是符合树须的种族特色及惯用语。—译者注

第七章 归家

终于霍比特人朝着回家的方向走了。他们现在急着重见夏尔不过一开始只是骑马慢行因为弗罗多感到惴惴不安。来到布茹伊能河渡口时他停下来似乎极不情愿骑入水中。他们注意到有一阵他的眼睛似乎看不见他们和周遭的事物。那一整天他都沉默不语。那是十月六日。

“弗罗多你是不是身上疼”甘道夫骑到弗罗多身边低声说。

“嗯对我身上疼。”弗罗多说“是肩膀那里。伤处很疼对那黑暗的记忆也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那是去年的今天发生的事。”

“唉有些伤是无法完全治愈的。”甘道夫说。

“恐怕我的伤就是。”弗罗多说“真正回去是不可能的。我或许能回到夏尔但它不会显得一样了因为我也不会一样了。我被刀刺伤过被刺蛰伤过被牙咬伤过还被一种长期的重担压伤过。我能在哪找到安宁”

甘道夫没有回答。

到了第二天傍晚疼痛和不适都过去了弗罗多又快活起来快活得就像并不记得昨天的黑暗。之后旅途一路顺利日子也过得很快。他们悠闲骑行经常在美丽的林地间逗留秋阳照着树叶一片火红与鲜黄。终于他们来到了风云顶。时近黄昏山丘的阴影沉沉投在路上。于是弗罗多请求骑快一点他不肯望向那山而是裹紧斗篷低着头骑过了山影。那天晚上天气变了冷风嗖嗖满载着雨从西边刮来黄叶像鸟儿一样漫天盘旋翻飞。到切特森林时林中树枝已经差不多都光秃了他们看见好大一片雨幕笼罩着布理山。

就这样在十月末一个狂风骤雨的傍晚五个旅人骑马沿着上坡路来到布理的南大门前。门紧锁着。大雨扑面落下漆黑的天空中乌云低垂滚滚奔腾他们的心也为之一沉因为他们本来以为会受到欢迎。

他们呼叫了很多遍看门人才终于出来。他们见他拿着一根大棒子。他充满疑惧地打量着一行来人但等他看清来的是甘道夫与他同行的人虽说奇

装异服却是霍比特人无疑他露出了喜色开口欢迎他们。

“请进”他边说边开锁打开了大门“这么个天气恶劣的晚上我们可不会又湿又冷地待在外面等人来。不过毫无疑问跃马客栈的老麦会欢迎你们所有的消息你们都能在他那里听说。”

“之后所有我们说的你都能在他那里听说并且还添了油加了醋。”甘道夫大笑“哈里还好吗”

看门人沉下脸来。“走了。”他说“但你最好去问麦曼。晚安”

“你也晚安”他们说都进了门。随后他们注意到路旁的树篱后头盖了长长一排低矮的棚屋不少人类已经从棚屋中出来正隔着树篱瞪着他们。他们来到比尔·蕨尼的家看见那里的树篱零落杂乱所有的窗户都用木条封住了。

“山姆你想他是不是被你那个苹果砸死了”皮平说。

“皮平先生我可没抱那么大指望。”山姆说“我倒想知道那匹可怜的小马怎样了。我常想起他还有那些狼嚎之类的。”

终于他们来到了跃马客栈至少这里的外观没什么改变。那些较低的窗户红色窗帘后都有灯光。他们摇响门铃诺伯前来应门把门打开一条缝朝外窥视。他看清站在灯下的一行人之后忍不住惊讶地大叫一声。

“黄油菊先生店主大人”他喊道“他们回来了”

“噢是吗我来教训他们。”黄油菊人未到声先至随后就冲了出来手上还拿着一根棍子。但他一看见门外的人是谁就刹住了脚原来阴沉愤怒的脸一下变得惊奇又高兴。

“诺伯你这个猪脑袋大笨蛋”他叫道“你难道就不能报一下老朋友的名字这年头你可不该这样吓我。好啦好啦你们是打哪儿来的啊老实说我压根没指望还能再见到你们当中任何一位—跟着那个大步佬走进大荒野里还到处都是那些黑衣人但我看见你们可真是高兴啊尤其是还有甘道夫。请进请进房间还跟以前一样吧它们都空着。其实不瞒你们说你们很快就会发现大部分房间都空着这些日子以来都是这样。我去看能给你们做些什么晚餐当然会尽快上菜不过我目前很缺人手。嘿诺伯你这慢吞吞的家伙去告诉鲍伯啊我又忘了鲍伯走了—现在天一黑就回他家里人那边去了。好吧诺伯把客

人的小马都牵到马厩去而甘道夫你会自己把马牵到马厩去我不怀疑。真是匹好马啊我第一次看见他时就这么说过。唉请进别把自己当外人大家随意”

无论如何黄油菊先生说话的方式一点没变也似乎跟过去一样总是忙得上气不接下气。但客栈里几乎没什么人整个静悄悄的。公共休息厅传来的低语交谈听起来也就是两三个人而已。店主点了两根蜡烛拿着走在他们前面在烛光下细看他脸上似乎布满了皱纹忧虑憔悴。

他领他们沿着走廊走去来到了一年多以前那个怪异之夜他们用的那间小客厅。他们跟着他感到有点不安因为他们看得出显然正有某种麻烦老麦曼却装作若无其事。事情显然跟过去不一样了。但他们只等着什么也没说。

正如他们所料晚餐后黄油菊先生来到小客厅看看一切是否令他们满意。他们确实满意—无论如何跃马客栈的食物和啤酒都还没变糟。“今晚我不会冒昧建议你们去公共休息厅了”黄油菊说“你们一定累了反正那里今晚也没多少人。不过你们就寝前要是能抽出半个钟头的时间给我我会非常乐意跟你们谈谈就咱们自己私下谈谈。”

“我们也正是这么想的”甘道夫说“我们不累这一路走得挺悠闲。我们只是又饿又湿又冷但这一切你都帮我们治好了。来吧坐下要是你有任何烟斗草我们会祝福你。”

“唉你要点别的任何东西的话我都会高兴些。”黄油菊说“那正是我们短缺的要知道我们只有自己种的那些但那可不够。这些日子以来从夏尔完全弄不到。不过我去想想办法。”

他回来时拿来了一卷末切的烟叶足够他们抽上一两天。“南丘叶”他说“是我们这里最好的但跟南区叶没的比我向来这么说虽说绝大部分时候都是一心向着布理的请见谅。”

他们让他坐在烧着木柴的壁炉旁的一张大椅子上甘道夫坐在壁炉的另一边四个霍比特人坐在两人之间的矮椅子上。然后他们谈了好几倍于半个钟头的时间交换了黄油菊先生希望听到或说出的全部消息。对店主来说他们讲的绝大部分都只不过是些不可思议又令人费解的事完全无法想像。它们基本只换来这样的评语“真的假的”尽管黄油菊先生亲耳听得明明白白他

仍常常重复道“真的假的巴金斯先生或者该叫山下先生我真是搞糊涂了。真的假的甘道夫大人啊呀我从没想过谁能想到我们这辈子竟然会碰见这种事”

不过他自己主动吐露的也着实不少。他说情况算是糟透了。生意甚至谈不上像样而是一落千丈。“现在外地都没人来布理附近了。”他说“里头的人呢又大多数都待在家里门户紧闭。这都是去年那些从绿大道上来的新来人和流浪汉闹的你们可能还记得那回事但后来又来了更多。有些就是避祸的可怜虫但大部分都是坏人偷鸡摸狗惹是生非。就连布理本地也出了事祸事。啊呀我们闹了一场真正的斗殴有些人被杀了被杀死了你们能相信吗”

“我确实能相信。”甘道夫说“多少人”

“三个加两个。”黄油菊说指的是大种人和小种人“有可怜的马特·石楠趾罗利·苹果树还有小丘那边来的小汤姆·摘荆棘再就是上游那边来的威利·河岸还有斯台多来的一个姓山下的—全是好伙计啊真叫人想念。而那个本来守西大门的哈里·金银花还有那个比尔·蕨尼他们加入了陌生人那边还跟着一道走了。我相信就是他俩放那些人进来的我是说在斗殴那天前夜。我们先是给那伙陌生人指点了大门在哪儿把他们推了出去之后就出了事那天是年末而斗殴发生在新年一大早我们这地方下了场大雪之后。

“现在他们住在外头当了强盗躲在过了阿切特那边的树林里还有北边更远的荒野中。我说这可有点像传说里讲的糟糕的旧时代。大道上已经不安全了没人出远门家家户户早早就门窗紧闭。我们不得不给四面的树篱都设下岗哨夜里还派很多人看守大门。”

“呃没人找我们的麻烦”皮平说“可我们一路走得挺慢也没设守哨。我们认为已经把所有的麻烦都抛在背后了。”

“啊天可怜见没这回事少爷”黄油菊说“不过他们没找你们的麻烦这倒不奇怪。他们才不会抢全副武装的人呢又是剑又是头盔还有盾牌之类的你们这种打扮会让他们三思一下。我得说我看不见你们的时候就大吃一惊。”

于是四个霍比特人突然意识到人们当时惊愕万分地看着他们与其说是惊讶于他们的归来不如说是惊奇于他们的行头。他们自己已经彻底习惯了战事习惯了与盛装的人们一同骑行几乎忘了这样的事实斗篷下隐现的雪亮铠甲刚铎和马克的头盔以及盾牌上的美丽纹章这些在家乡都会显得稀奇古

怪。而甘道夫也不例外—他现在骑着银灰的高头大马全身白衣外罩银蓝二色大氅身侧还挂着长剑格拉姆德凛。

甘道夫哈哈大笑。“好极好极”他说“要是他们连我们区区五个人都怕那我们这一路见识过的敌人可比他们有出息。不过无论如何只要我们待在这里他们晚上就不会来你这儿惹事。”

“可是你们能待多久啊”黄油菊说“我不否认我们是乐于让你们待上一阵子的。你瞧我们不习惯遇到这样的麻烦。有人跟我说游民全走了。我想直到现在我们才真正明白过来他们为我们做了什么。因为周围还有比强盗更糟糕的东西。去年冬天野狼一直在树篱周围嗥叫个不停。树林里有黑影出没那可是些吓人的东西光是想想就叫人血都发冷。真是非常不太平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料想会这样。”甘道夫说“这段日子里几乎所有的地方都不太平非常不太平。但是麦曼振作起来吧你一直都差那么一点就掉进特大的麻烦我听见你没掉得更深着实庆幸。不过好日子就要来了说不定比你记忆中的任何日子都要好。游民已经回来了我们跟他们一起回来的。而且麦曼又有了一位国王。他很快就会把注意力转向这边。

“然后绿大道就会再度开放国王的使者会前来北方将会有人来往往邪恶之物将被逐出荒野。事实上不久荒野就会不再是荒野了那些曾经渺无人迹的野地将会有居民和良田。”

“要是路上往来的是些正派可敬的人那是不会有坏处的。”黄油菊先生摇摇头说“但我们可以希望再来些流氓跟恶棍。我们不希望布理有外地人最好布理附近都压根没有我们不想被人打扰。我可不想要一大群陌生人在这儿扎营在那儿定居把野地挖得一团糟。”

“麦曼你们不会受人打扰的。”甘道夫说“从艾森河到灰水河之间有足够的土地白兰地河以南沿岸也有布理方圆骑马走上几天的范围之内都不必有人来住。还有许多民族曾经住在离这里有一百多哩远的北方就在绿大道尽头的北岗或暮暗湖边。”

“北边死人堤那边”黄油菊说愈发显得半信半疑了“他们说那地方闹鬼除了强盗谁也不去。”

“游民是去的。”甘道夫说“你叫它‘死人堤’那里多年来是叫这个名字但是麦曼它正确的名字是佛诺斯特·埃拉因1—诸王的北堡。有朝一日国王会再去那里届时你将会看见一队体面的人马经过此地。”

“哦这听起来有希望些我能接受。”黄油菊说“毫无疑问这对生意是有好处的。只要他不来打扰布理就好。”

“他会的。”甘道夫说“他知道布理也热爱这个地方。”

“他知道”黄油菊一脸困惑“但我很肯定我可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布理—他不是人在好几百哩开外坐在大城堡里的高椅子上吗他要是拿金杯子喝葡萄美酒我也不会觉得诧异。跃马客栈或一杯啤酒这些对他来说算什么这可不是说我的啤酒有啥不好—甘道夫自从你去年秋天来这儿对它美言几句之后它就好得异乎寻常。我得说在这堆麻烦里这真是个安慰。”

“啊”山姆说“但他说你的啤酒向来很好。”

“他说的”

“当然是他说的。他是大步佬啊游民的头领。你的脑袋还没想明白吗”

黄油菊终于想起来了神色惊讶莫名胖脸上双眼圆睁嘴也张得老大倒抽了口气。“大步佬”他缓过气来后惊呼道“他戴着王冠什么的还拿着金杯哎呀我们来到什么年头了这是”

“更好的年头。无论如何对布理来说更好。”甘道夫说。

“我当然是这么希望”黄油菊说“啊我都不知多少个月没聊得这么愉快了我不否认今晚我会更容易睡着觉而且心情也会轻松些。你们可跟我说了好大一堆需要琢磨的事儿不过我会等到明天再想。我要去睡觉了我不怀疑你们也乐意睡觉去。嘿诺伯”他走到门边喊道“诺伯你这慢吞吞的家伙”

“哎呀”他一拍额头自言自语“这又让我想起了什么事儿”

“我希望不是你又忘了一封信吧黄油菊先生”梅里说。

“哎呀哎呀白兰地鹿先生就别再提那事儿了不过你又打断我想的事儿了。我想到哪儿了诺伯马厩啊就是这事儿。我有样东西是属于你们的。你

们还记得比尔·蕨尼跟偷马那回事吧你们买的那匹小马咳它在这儿。它独个儿回来了它做到了。不过它去了哪里你们比我清楚。它回来时毛发蓬乱得像条老狗瘦得皮包骨但还活着。诺伯一直照顾它来着。”

“什么我的比尔”山姆叫道“啊不管我家老头会说啥我真是天生福星这不我又一个愿望成真了他在哪里”山姆直到去马厩探望过比尔之后才肯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整天一行旅人都待在布理到了傍晚黄油菊先生无论如何都不能抱怨生意清淡了。好奇心战胜了全部恐惧他的客栈里挤满了人。四个霍比特人出于礼貌傍晚时到公共休息厅待了一阵子回答了一大堆问题。布理人的记性向来好得很弗罗多好多次被人问到他的书写了没有。

“还没呢”他说“我现在要回家把笔记整理出来。”他答应一定好好描写发生在布理的惊人事件好给那本很可能大部分都要写“遥远的南方”那些平淡琐事的书添加一点趣味。

随后有个年轻人建议大家唱首歌。然而一听这话大家全沉默下来他遭到众人皱眉制止也没人再提唱歌的事了。显然大家都不希望公共休息厅里再闹出什么怪异的事件。

一行旅人待在布理期间白天不见麻烦夜里也不闻异响布理的平静不曾受到打扰。但隔天早上他们很早就起来了由于还在下雨他们希望能在天黑前抵达夏尔而路途还很长。布理的居民全都出来送行心情比过去一年以来都要愉快。那些先前没见到这几个外地人披挂整齐时的模样的人这下都惊得目瞪口呆—白须飘飘的甘道夫似乎浑身发光蓝色的大氅仿佛只是一片遮住阳光的云四个霍比特人就像几乎被遗忘的传说里那些行侠仗义的骑手。就连那些嘲笑所有关于国王的说法的人也开始觉得或许其中有几分可信之处。

“啊祝你们一路顺风平安到家”黄油菊先生说“我本来该警告你们的—要是我们听到的消息不假那么夏尔就也不怎么太平。他们说怪事连连。不过顾了这个就管不了那个我自己的麻烦就够多了。我冒昧地说一句你们旅行回来后可变了现在你们看起来就像是处理得了棘手事儿的人。我不怀疑你们很快就能把所有的事儿都摆平。祝你们好运还有你们越常回来我就越高兴。”

他们跟他道别然后骑马上路穿过西大门往夏尔走去。小马比尔跟着他们并且像过去一样驮着一大堆行李不过他在山姆旁边小跑着显得相当满意。

“我纳闷老麦曼在暗示什么。”弗罗多说。

“我能猜到一点”山姆阴郁地说“我在水镜里看到的—好多树被砍倒了之类的还有我家老头被撵出了袋下路。我早该尽快赶回家的。”

“很显然南区也出了问题。”梅里说“烟斗草普遍短缺。”

“不管出了啥事”皮平说“罪魁祸首一定是洛索这点你可以确定。”

“他参与颇深但不是罪魁祸首。”甘道夫说“你们忘了萨茹曼。他对夏尔产生兴趣比魔多还早。”

“总之我们有你在一起”梅里说“这样事情很快就会解决的。”

“我眼下是跟你们在一起”甘道夫说“但我不久就要离开了。我不会去夏尔你们得自己解决它的问题。你们受的训练目的就在于此。你们还不明白吗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的任务已经不再是拨乱反正或帮助他人拨乱反正了。至于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你们不需要帮助。现在你们已经成长起来了而且成长得委实很了不起跻身伟人之列我一点都不再为你们当中任何人担心了。”

“不过你们要知道我马上要拐到另一条路去了。我要去跟邦巴迪尔好好谈谈我这辈子还没跟他正经谈过呢。他是个雷打不动长满青苔的主儿而我一直是滚石不生苔的命。不过我滚来滚去的日子快结束了现在我们有很多话可以跟对方说上一说。”

不久他们就来到东大道上那个跟邦巴迪尔分别的地方。他们经过时希望并且半期待着看见他站在那里跟他们打招呼但却不见他的身影。南边的古冢岗上弥漫着一片灰雾远方的老林子更是雾霭深重。

他们停下来弗罗多惆怅地看着南方。“我真想再见见那位老伙计。”他说“我想知道他过得如何”

“跟你保证一如既往。”甘道夫说“基本不受打扰而且我猜很可能除了我们拜访恩特的事儿其余我们所做或所见的任何事他都不会太感兴趣。也许日后你能去看看他。不过我要是你们现在就会赶路回家否则就来不及在白兰地桥前的大门关起来之前进去了。”

“可是那里没有任何大门啊。”梅里说“起码大道上没有这你是很清楚的。当然啦有雄鹿地大门但不管什么时候他们都会让我进去。”

“你的意思是过去没有任何大门。”甘道夫说“我想现在你会发现有了。就连在雄鹿地大门口你都可能碰上想不到的麻烦。但你们能处理好的。再见亲爱的朋友这还不是最后的道别还不是。再见”

他引捷影离开大道那匹雄骏的马一跃过了道边的绿堤然后甘道夫一声吆喝他便应声撒开四蹄像一阵从北方来的风朝古冢岗奔驰而去。

“好啦就剩下我们四个了跟出发时一样。”梅里说“我们已经把其他的人一个接一个都抛在背后了简直就像一场正在慢慢淡褪的梦。”

“我可不这么觉得。”弗罗多说“我觉得更像再次渐渐进入梦乡。”

第八章 夏尔平乱

天黑之后四个又湿又累的旅人终于到了白兰地河却发现路被挡住了。桥的两端各立起一道竖着尖桩的大门他们可以看见河对岸那头盖了几座新房子—两层楼的建筑开着直边的窄窗空空的没有窗帘里面灯光昏暗一切显得好不阴郁不合夏尔风俗。

他们用力敲打外侧这道门大声叫喊但起初无人回应。接着令他们吃惊的是有人吹响了号角那些窄窗里的灯光也灭了。黑暗里传来一个声音大吼道

“谁啊滚你们不能进来。看不懂告示吗‘从日落直到日出不准出入。’”

“天这么黑我们当然看不见告示”山姆吼回去“这么个湿淋淋的晚上夏尔的霍比特人要是还得被关在外头那等我找到告示一定要撕烂它。”

话音刚落一扇窗户砰地关上一群拿着灯笼的霍比特人从左边的房子里涌了出来。他们打开了那一头的大门一些人走过桥来。他们看清四个旅人之后似乎都吓到了。

“霍伯·篱卫”梅里认出了其中一个霍比特人“过来你不认识我了你该认识的。我是梅里·白兰地鹿我很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而你这么个雄鹿地人在这儿干什么。你通常在篱大门那儿。”

“老天保佑是梅里少爷千真万确还是全副武装要去打仗的模样”老霍伯说“哎呀他们说你死啦人人都说你死在老林子里了。不管怎样我真高兴看见你还活着”

“那就别隔着栅栏傻瞪着我快开门”梅里说。

“抱歉梅里少爷我们有命令。”

“谁的命令”

“上头袋底洞头头的命令。”

“头头头头你是说洛索先生”弗罗多说。

“我想是吧巴金斯先生。但是最近我们只能喊他‘头头’啦。”

“真的吗”弗罗多说“好吧无论如何我很高兴他放弃了巴金斯这个名字。不过显然已经到了巴金斯家收拾他让他安分点的时候。”

门里的霍比特人一下子全都安静下来。“说这种话是要惹祸的。”有人说“他肯定会听说。而你们要是闹出这么大动静就会吵醒头头手下的大块头。”

“我们这就吵醒他叫他大吃一惊。”梅里说“如果你的意思是你们那宝贝头头一直在雇用荒野里那些恶棍那我们还真是回来晚了。”他一跃下了小马借着灯笼的光看见了告示一把扯下来扔过了大门。那些霍比特人纷纷后退没人打算过来开门。“来吧皮平”梅里说“两个人就够了。”

梅里和皮平翻过大门那些霍比特人拔腿就跑。另一声号角吹响右边那栋大些的房子里出来一个大个子人影挡住了门口的灯光。

“这吵什么哪”他边上前边咆哮道“有人破门而入你们快滚要不我就扭断你们那肮脏的细脖子”然后他住了口因为他看见了宝剑的闪光。

“比尔·蕨尼”梅里说“给你十秒钟要是不开门你会后悔的。你要不听话我就让你尝尝这剑的滋味。你开了门之后就得从这两道门走出去再也别回来。你是个恶棍还是个拦路强盗。”

比尔·蕨尼胆怯了。他拖着脚步走到门前开了锁。“把钥匙给我”梅里说。但那个恶棍把钥匙往他头上一扔随即拔腿冲进黑暗里。他冲过那些小马身边时其中一匹飞起后蹄将奔跑的他踢个正着。他号叫一声奔进夜暗中从此再也没人听说他的消息。

“干得漂亮比尔。”山姆说。他指的是那匹小马。

“你们的大块头也不过如此。”梅里说“我们稍后再去看看那个头头。眼下我们需要一个过夜的地方。既然你们似乎把大桥客栈给拆了盖了座这么死气沉沉的房子来代替你们就得接待我们。”

“我很抱歉梅里先生”霍伯说“这事是不准做的。”

“什么事不准做”

“接待临时来的人吃掉额外的食物所有这类的事。”霍伯说。

“这地方到底怎么了”梅里说“是去年收成不好吗还是别的什么问题我还以为去年夏天天气挺好应该丰收呢。”

“哦不去年年景挺好的。”霍伯说“我们收了好多粮食但我们不是很清楚粮食都哪去了。我想全都是那些‘收粮员’和‘分粮员’闹的他们四处数啊称啊还把东西拿去藏起来。他们收粮多分粮少大部分粮食我们再也没见到。”

“噢行了”皮平打着呵欠说“我觉得今晚这些事实在太烦人了。我们行李里还有吃的。只要给我们一个房间能躺下就行它肯定比我见识过的好多地方都强。”

门口那些霍比特人看起来仍旧不安显然这又破坏了某种规定[1]之类的。但要拒绝四个这样的旅人又不可能—他们态度自信人人都有武器其中两个的模样还异乎寻常地高大健壮。弗罗多下令把两道门重新锁上。无论如何附近仍有恶棍时保持警戒还是有道理的。然后四个伙伴进了霍比特人的守卫房子尽可能舒适地安顿下来。这地方简陋又难看有个寒酸的小炉子但根本没法把火烧旺。楼上的房间里有短短几排硬床每面墙上都贴着一张告示和一份规定清单。皮平把它们全撕了下来。没有啤酒食物也很少但加上旅人们带来一同分享的那些大家都饱餐了一顿。皮平还破坏了第四条规定把第二天的木柴配额大部分扔进了火里。

“好了这会儿来抽个烟吧你们顺便告诉我们夏尔出了什么事”他说。

“现在没有烟斗草啦”霍伯说“就算有也全给头头的手下抽了。所有的存货似乎都不见了。我们倒是听说有整车整车的货顺着旧大道出了南区过了萨恩渡口。那是去年年底你们走了之后的事儿。但在那之前就有这种事只不过都是小规模悄悄地干。那个洛索—”

“你快闭嘴霍伯·篱卫”好几个人喊道“你知道不准谈这种事。头头会听说的然后咱们就都有麻烦了。”

“只要你们几个不去打小报告他就啥都不会听说。”霍伯生气地顶回去。

“好了好了”山姆说“这就足够了。我不想再听了。没欢迎、没啤酒、没烟抽反而有一大堆规定还有奥克词儿。我本来指望能休息的但我看得出来前头有活儿得干还有麻烦。咱们睡吧有事明天再说”

新“头头”显然有办法得到消息。从大桥到袋底洞有四十哩远但有人赶着路去了。所以弗罗多和他的朋友们不久就被揭发了。

他们本来没定任何明确的计划只是大概想着先一起回克里克洼在那里休息一阵。但现在看这情况他们决定直接去霍比屯。所以第二天他们就出发了沿着大道稳步前行。风停了但天空还是灰蒙蒙的。大地看起来相当悲戚荒凉。但这毕竟是十一月初已经秋末了。不过燃烧的规模似乎大得不寻常从周围许多地方都有浓烟上升在远方林尾地的方向正有一大团烟云腾起。

暮色降临时他们接近了蛙泽屯这个村庄就坐落在大道旁离大桥约二十二哩。他们打算在那里过夜蛙泽屯的浮木客栈是家好客栈。然而他们来到村庄的东端时却碰上了一道栅栏上面挂着个巨大的告示牌写着“此路不通”。栅栏后头站着一大群夏警他们手持大棒帽子上插着羽毛一副既神气权威却又相当害怕的模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弗罗多说觉得快要大笑出来。

“就是这么回事巴金斯先生。”夏警队长说他是个帽子上插着两根羽毛的霍比特人“你们因为下列罪行而被捕破门而入撕毁规定攻击守门人擅自过界未经批准在夏尔建筑中歇宿以及用食物贿赂守卫。”

“还有别的吗”弗罗多说。

“这些就够了。”夏警队长说。

“要是你想听我还可以再添上几条。”山姆说“骂你们的头头希望揍他长满痘的脸而且认为你们夏警看起来简直蠢到家。”

“好了先生那些就够了。是头头命令得把你们悄悄弄走。我们要带你们去傍水镇移交给头头的手下。他处理你们的案子时你们可以申诉。但我要

是你不想在牢洞里没必要地蹲上太久的话就不会申诉。”

弗罗多和同伴们闻言全都放声大笑叫夏警们一头雾水。“别荒唐了”弗罗多说“我爱上哪儿就上哪儿而且得看我时间方便。我正好有事要去袋底洞但你们若是坚持同行那也随你们的便。”

“很好巴金斯先生。”队长说把栅栏推到一旁“但别忘了我已经逮捕你了。”

“不会的。”弗罗多说“永远不会。但我可以原谅你。眼下我今天不打算再走了如果你肯好心护送我去浮木客栈我会很感激的。”

“巴金斯先生我做不到那家客栈关门了。村子另一头是夏警局我带你去那里好了。”

“好吧。”弗罗多说“你先走我们会跟上。”

山姆一直在上上下下地打量那群夏警终于发现一个他认识的。“嘿过来罗宾·掘小洞”他喊道“我有话跟你说。”

掘小洞夏警胆怯地瞥了队长一眼队长一脸气恼但又不敢干涉。于是掘小洞落到队尾走在已经下了小马的山姆旁边。

“瞧瞧罗宾老哥”山姆说“你是霍比屯土生土长的应该更有脑子一点怎么居然干出拦截弗罗多先生这种事来那家客栈关门又是怎么回事”

“客栈全关门了。”罗宾说“头头不准大家喝啤酒。反正最早就是这么回事儿。但现在我想是他那些手下独占了。他还不准乡亲四处走动谁要是想出门或者非出门不可就得先到夏警局去说说要办啥事。”

“你竟然帮着这么胡闹真该觉得丢脸。”山姆说“你自己向来就爱泡在客栈里面而不是待在外头。不管是不是当班你总随时进去喝两杯。”

“山姆要是可以我也愿意照老样子办事啊。别跟我急我有啥办法你晓得七年前我是为啥去当夏警的那时可没这种事。这个活儿给我机会到处逛逛看看乡亲听听消息晓得哪儿有好啤酒喝。但现在不一样了。”

“但你可以不干啊如果当夏警不再是个正派活儿不干就是了。”山姆说。

“我们不准不干。”罗宾说。

“我要是多听见几回‘不准’”山姆说“我就要冒火了。”

“还真不能说我不乐意看看你冒火。”罗宾压低声音说“要是我们全都一起冒火说不定能干成点什么事儿。但是山姆还有那些人类呢就是头头的手下。他把他们派到各处去我们这些小种人要是谁敢起来主张自己的权利他们就把他拖到牢洞关起来。他们首先抓了老面汤团就是市长老威尔·白足之后又抓了好多人。最近越来越糟现在他们动不动就打人。”

“那你为啥还帮他们做事”山姆生气地说“谁派你到蛙泽屯来的”

“没人派。我们就待在这儿的大夏警局里。现在我们是东区第一部队了。总共有好几百夏警而且因为这一大堆新规定他们还要增加人手。大多数人都是被迫加入的不过也有自愿的。就算是在夏尔也有爱管闲事、爱说大话的人。还有比这更糟的—有些人给头头和他的手下当奸细。”

“啊这么说你们就是这样得了我们的消息对吗”

“对。现在我们不准用过去的快递服务送消息了但他们用在不同的地方有专门跑腿的人。昨晚有一个带着‘密信’从白犁沟跑来另一个人从这儿接手继续送。今天下午通知返回来了说要逮捕你们不是直接送到牢洞而是押送到傍水镇。很显然这是头头想立刻见见你们。”

“等弗罗多先生跟他把事情解决了他就不会这么着急了。”山姆说。

蛙泽屯的夏警局跟大桥边的房子一样糟糕。这座房子只有一层但有同样的窄窗用难看的灰白砖砌成还砌得歪七扭八。室内潮湿沉闷晚餐摆在一张没铺桌布、也不知几个星期没刷洗过的长桌上。食物跟餐桌同样糟糕。此地离傍水镇大约十八哩路他们早上十点钟出发四位旅人都很高兴能离开这里。他们本来可以早一点出发的只不过耽搁明显叫夏警队长无比气恼不由人不做。西风已经转成往北吹并且变冷了但雨停了。

一队人马离开村庄时场面着实滑稽不过少数出来观看“押送”四个旅人的村民貌似不敢确定放声大笑是准还不准。十二个夏警奉命护送“犯人”但

梅里让他们列队走在前头而弗罗多和友人们骑马跟在后面。梅里、皮平和山姆轻松自在地骑在马上又笑又说又唱而前头的夏警一路重重踏着步子企图显得严肃又权威。然而弗罗多一直沉默着看起来忧伤又若有所思。

一行人最后从一个正在修剪树篱的健朗老汉面前走过。“哈罗哈罗”他嘲笑说“这是谁在逮捕谁啊”

有两个夏警立刻离开队伍朝老人走去。“队长”梅里说“要是不想我教训他们就命令你的伙计们立刻归队”

队长一句厉声命令那两个霍比特人只得悻悻归队。“现在继续走”梅里说。之后四个旅人有意让小马加快速度逼着那些夏警拼命快走。太阳出来了尽管风还很冷他们还是很快就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到了三区石的地方他们终于放弃了。他们已经走了将近十四哩路只在中午休息过一次。现在是下午三点钟。他们肚子饿腿又极酸没法跟上了。

“好吧你们就自己慢慢走”梅里说“我们先走一步。”

“再见罗宾老哥”山姆说“我会在绿龙酒馆外面等你你还没忘它在哪儿吧。别在路上混太久啊”

“你们这么做是拒捕。”队长愁眉苦脸地说“我可不负责啊。”

“我们还会拒掉很多事儿都不用你负责。”皮平说“祝你好运”

四个旅人驱马小跑前进当太阳开始朝西边远方地平线上的白岗沉落时他们来到了傍水镇的宽池塘边。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头一次真正的痛苦打击。这里是弗罗多和山姆的家乡他们至此才意识到世间所有地方自己最在乎的就是这里。许多他们熟知的房子都不见了。有些似乎是烧毁了。池塘北边岸上那一排赏心悦目的老霍比特洞府全都废弃了洞府附带的小花园原来一直漂漂亮亮地延伸到水边现在全都杂草丛生。更糟的是围绕着整个池塘边在霍比屯路贴岸而行的地方本来有一排林荫现在全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整排丑陋的新房子。他们顺着路朝袋底洞的方向看去惊愕地发现远处立着一根高高的砖砌烟囱正朝傍晚的空中喷着黑烟。

山姆急得发疯。“弗罗多先生我得马上过去”他叫道“我得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我要去找我家老头。”

“山姆我们得先搞清楚状况如何。”梅里说“我猜那个‘头头’身边肯定有一帮恶棍。我们最好找个人讲讲这附近出了什么事。”

但是傍水镇中所有的房子跟洞府都大门深锁没人跟他们打招呼。他们觉得很纳闷不过很快就发现了原因何在。他们抵达靠霍比屯那边的最后一栋房子也就是如今窗户破损、死气沉沉的绿龙酒馆时震惊地看见有六个长相很不讨人喜欢的大块头人类正懒洋洋地靠在酒馆墙上个个都长着吊斜眼、蜡黄脸。

“长得就像布理那个比尔·蕨尼的朋友。”山姆说。

“长得就像好多我在艾森加德看到的人。”梅里喃喃道。

这帮恶棍手里拿着棒子腰间挂着号角不过看起来他们浑身上下没有别的武器。四个旅人骑马过来时他们离开墙走到路上挡住了去路。

“你们以为自个儿这是往哪去呢”这群人里块头最大、长得最凶恶的一个说“前头没路给你们走了。那些宝贝夏警都哪去了”

“正规规矩矩走在半路上呢。”梅里说“也许腿有点酸。我们答应在这里等他们。”

“呸我是怎么说来着”那个恶棍对同伙说“我告诉过沙基信任那些小笨蛋没半点好处。我们就该派些自家兄弟过去。”

“请问那能有什么区别”梅里问“我们这个地方虽说不常见到拦路贼但我们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们。”

“拦路贼呃”那人说“敢情你就这么说话啊改改要不我们就帮你改改。你们这些小货色越来越不像话了你们还真别太指望老板的好心肠现在沙基来啦他得照着沙基的话做。”

“而沙基说要怎样”弗罗多平静地问。

“这个地方得醒醒啦学点规矩”那个匪徒说“沙基就要这么办你们要是逼他他就下狠手。你们需要个更大的老板要是今年过完之前你们又惹出啥麻烦那就会有一个了然后你们这些小耗子就会学乖那么一点。”

“确实。我很高兴听到你们的计划。”弗罗多说“我正要去拜访洛索先生他也可能有兴趣听听这些计划。”

那个恶棍哈哈大笑“洛索他知道得够多啦你可用不着担心。他会照着沙基的话做。因为老板惹麻烦的话我们就能换掉老板懂了吧要是小家伙们打算硬挤进不要他们来的地盘我们就让他们没法捣蛋懂了吧”

“是的我懂了。”弗罗多说“比如我发现你们在这里没跟上形势消息也不灵通。自从你们离开南方之后已经发生了很多事。你和其他所有恶棍的好日子都到头了。邪黑塔已经倒塌刚铎有了一位国王。艾森加德被摧毁了你们的宝贝主人成了乞丐流落荒野。我在路上遇见过他。现在沿着绿大道来的将是国王的使者骑手而不是艾森加德的暴徒。”

那人瞪着他露出微笑。“成了乞丐流落荒野”他嘲笑道“噢真的吗胡吹大气你就吹吧得意洋洋的公鸡崽子但这可阻止不了我们住在这个富裕的小地方你们在这里已经懒散得太久了。还有—”他在弗罗多面前打了个响指“—国王的使者去他的等我看一个说不定会留个心。”

这实在超出了皮平的容忍限度。他回想起了科瑁兰原野而这里一个吊斜眼的无赖竟敢叫持戒人“得意洋洋的公鸡崽子”。他将斗篷朝后一甩拔出宝剑催马上前身上刚铎的银黑制服闪闪发亮。

“国王的使者我就是一个”他说“你是在跟国王的朋友说话他还是整片西部大地上最有名的人你这恶棍加笨蛋给我跪到这路上求饶要不然我就拿这把食人妖的灾星捅你个对穿”

西沉的落日映得宝剑闪闪发光。梅里和山姆也都拔出了剑骑上前支援皮平但弗罗多没动。那群恶棍后退了。他们的伙计一直都是恐吓布理地区的农人、欺凌手足无措的霍比特人但手持雪亮的宝剑神色严峻、毫无惧意的霍比特人令他们大吃一惊。而且这几个新来者的嗓音中有种他们过去从没听过的语调令他们胆战心惊。

“滚”梅里说“再敢打扰这个村庄的话你们一定会后悔。”三个霍比特人逼上前去那群恶棍见状转身拔腿飞奔沿着霍比屯路跑掉了但边跑边吹响了号角。

“唉我们回来得可真不够早。”梅里说。

“一天也没早说不定还晚了至少来不及救洛索了。”弗罗多说“这个悲惨的笨蛋啊不过我还是为他难过。”

“救洛索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皮平说“我看该说‘灭了他’。”

“皮平我想你根本没搞清楚状况。”弗罗多说“洛索从没打算把事情搞到这个地步。他是个可恶的笨蛋但他现在被抓起来了。那些恶棍说了算却拿他的名义随心所欲地干些收粮、抢劫、恐吓、传信还有破坏的事没过多久干脆连他的名义都不用了。我料想他现在被囚在袋底洞而且吓得要死。我们应该尝试去救他。”

“哎呀我太震惊了”皮平说“我们跑了这么一大趟我说啥也没想到旅途收场会是这样—得在夏尔本地跟一群半奥克和恶棍打一仗目的居然是拯救痘王洛索”

“打仗”弗罗多说“啊我想这是有可能的。不过记住不要杀害霍比特人就算他们站到另一边去也不行—我是说真的变成那边的人而不是仅仅因为害怕而听从那帮恶棍的命令。夏尔从来没有霍比特人故意去杀害另一个霍比特人现在也不可开此先例。如果能够避免任何人都不要杀。你们要控制住脾气非到最后一刻不要动手”

“但是要是这些恶棍人数很多那就意味着肯定要打一仗。”梅里说“我亲爱的弗罗多你不可能只靠着震惊和悲伤来拯救洛索或夏尔。”

“对”皮平说“我们这次是出其不意下次要吓退他们就不会这么容易了。你听见号角声了吧显然这附近还有别的恶棍。等他们聚集起更多人手胆子就会大得多。我们得琢磨着今晚找个地方避一避。尽管我们全副武装但毕竟只有四个人啊。”

“我有个主意。”山姆说“我们到南小路的老汤姆·科顿家去他向来是个勇敢的伙计。他有一大群孩子全都是我的朋友。”

“不”梅里说“‘避一避’并没有好处。大家正是那么做的结果正中那些恶棍下怀。他们只要大举攻来困住我们然后再把我们逼出去或烧死在屋里就行了。不我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采取什么行动”皮平说。

“鼓动夏尔起来抗暴”梅里说“现在就干把大家全唤醒你也看得出来除了一两个无赖和几个想当大人物却一点也不了解实际状况的笨蛋他们全都恨透了这堆勾当但夏尔的人舒服日子过得太久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只要一根火柴他们就会点燃成大火的。头头的手下肯定知道这一点。他们一定会来猛踩我们这个火星尽快扑灭。我们没多少时间了。

“山姆你要是愿意就赶去科顿的农庄一趟。他是这一带的重要人物而且是最强壮的一个。来吧我要吹响洛汗的号角让他们全听听这种闻所未闻的音乐。”

他们骑马回到镇中央山姆拐向一旁沿着往南通向科顿家的小路放马疾奔而去。没跑多远他就听见一声嘹亮的号角骤然响起直冲云霄回荡在远方的田野和山岗间。那角声如此震撼人心险些令山姆掉头奔回去。他的小马人立而起仰颈长嘶。

“向前跑小子向前跑”他喊道“我们很快就回去。”

接着他听见梅里换了号音雄鹿地的动员号角吹响在空中震荡。

醒醒快醒醒出事了失火了敌人来了醒醒

失火了敌人来了快醒醒

山姆听见背后响起一片嘈杂人声还有一阵巨大的喧闹声和甩门声。在他前方灯光从薄暮中纷纷亮起狗在吠叫脚在奔跑。他还没奔到小路尽头农场主科顿就带着三个儿子尼克、乔利和小汤姆匆匆向他奔来手握斧头挡住了去路。

“不对这个不是恶棍。”山姆听见农场主说“看大小是个霍比特人但是穿得稀奇古怪。嘿”他喊道“你是谁这吵吵闹闹的是怎么回事”

“是山姆山姆·甘姆吉。我回来了。”

农场主科顿走到近前借着微光瞪着他瞧。“哎呀”他惊叫起来“嗓音没错长相也没比过去糟糕但是山姆你这副打扮我要是在街上碰到可认不出来。

看来你去外地啦。我们还担心你死了呢。”

“死我可没有”山姆说“弗罗多先生也没死。他跟他的朋友们都在这里吵吵闹闹的就是这回事。他们在鼓动夏尔。我们要赶走那些恶棍还有他们的头头。我们现在就开始。”

“好啊好啊”农场主科顿叫道“终于开始了我这一整年老想闹上一场但是乡亲们不肯帮忙而我还有老婆跟罗西得照顾。那些恶棍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不过孩子们现在来吧傍水镇奋起了我们一定得去”

“科顿太太和罗西还好吗”山姆问“把她们单独留在家里还不安全呢。”

“我家尼布斯陪着她们呢但你要愿意可以去帮他的忙。”农场主科顿咧嘴笑着说然后他就带着儿子们朝镇上跑去了。

山姆急忙赶向那栋屋子。一道台阶从宽敞的院子通往屋子的大圆门科顿太太和罗西就站在台阶顶上尼布斯站在她们前面手里紧攥着干草叉。

“是我”山姆一边催马小跑上前一边喊道“山姆·甘姆吉所以尼布斯你别戳我。不过反正我身上也穿着铠甲。”

他一跃跳下小马的马背奔上了台阶。他们全瞪着他不说话。“晚安科顿太太”他说“哈罗罗西”

“哈罗山姆”罗西说“你去哪儿啦他们都说你死了但我从春天开始就盼着你回来。你一点都不急着回来是不是啊你”

“也许是吧”山姆窘迫地说“但我现在着急了。我们要对付那群恶棍我得回到弗罗多先生那儿去。但我想我一定得看看看看科顿太太好不好还有你罗西。”

“我们都挺好谢谢你。”科顿太太说“或者说应该挺好要是没有那群偷鸡摸狗的恶棍的话。”

“嗯那你快去吧”罗西说“既然你这么长时间都在照顾弗罗多先生那你怎么能一看情况危险就要离开他呢”

这可让山姆没法开口了。真要回答起来恐怕需要一个星期要么就什么都不说。他转身离开骑上小马。但就在他要走时罗西奔下了台阶。

“山姆我觉得你看起来很精神。”她说“现在快去吧不过你要多保重等你解决了那些恶棍要马上回来”

待山姆回去他发现整个镇子都被鼓动起来了。聚集起来的霍比特人即便不算许多年轻人也已经有超过一百位身强力壮的成年人手拿斧头、长刀、沉重的锤子、结实的木棍少数人还有打猎用的弓箭。还有更多人正从镇外的农庄赶来。

镇里有人点了一个巨大的火堆主要是为了增添激昂气氛同时也因为这是头头禁止的事情之一。夜色加深火也烧得更旺。其他人听从梅里的指挥在镇两端的路口设下栅栏。夏警们来到镇南的路口时全都惊呆了不过一看清事态大多数人就拔了帽子上的羽毛加入起义剩下的人则偷偷溜了。

山姆在火堆旁找到了弗罗多和朋友们他们正和老汤姆·科顿谈话同时一群傍水镇的乡亲围成一圈赞赏地盯着他们看。

“嗯下一步怎么打算”农场主科顿说。

“还不好说我得多了解一点状况。”弗罗多说“那些恶棍总共有多少人”

“很难说。”科顿说“他们来来去去到处游荡。在霍比屯路上头的窝棚里有时候能有五十人但他们常从那儿出去到四下里去偷鸡摸狗他们管这叫‘收粮’。但跟在他们称呼‘老板’的人身边的几乎总不少于二十个。他在袋底洞或者说他曾经在袋底洞现在他已经不出来到外面走动了。实际上已经一两个星期没人见过他了但那些手下不让任何人靠近那里。”

“霍比屯不是他们惟一的据点对吧”皮平说。

“对真是越发叫人遗憾。”科顿说“我听说在南边的长谷跟萨恩渡口附近还有一大群人另外还有些人潜藏在林尾地在路汇镇还有他们的窝棚。另外他们管大洞镇过去的储藏地道叫‘牢洞’专门用来关那些反抗他们的人。不过我估计在夏尔总共不超过三百人也许更少。如果我们团结在一起就能收拾他们。”

“他们有些什么武器”梅里问。

“鞭子、刀子、木棒够他们干肮脏活儿了。”科顿说“目前只看到这些但我敢说要是打起来他们肯定还有别的装备。反正有人有弓箭。他们射过我们一两个乡亲。”

“你瞧弗罗多”梅里说“我就知道我们肯定得打仗。总之是他们先开始杀人的。”

“倒也不全是。”科顿说“至少不是射杀的。是图克家先开始的。你瞧佩里格林先生你爹打从一开始就不买洛索的账他说这会儿如果有谁要出来当老大那就得是正经的夏尔长官不能是什么暴发户。洛索派手下去了他们也拿他没办法。图克家运气好他们在绿丘陵有那么多深洞府包括大斯密奥这样的那帮恶棍逮不着他们。他们也不让那帮恶棍进自己的地盘。那群人敢去图克家就猎杀他们。图克家射杀了三个潜进去抢劫的。打那以后那帮恶棍就变得更卑鄙恶劣了。他们相当严密地监视着图克地。现在没人进出那个地方了。”

“图克家好样的”皮平欢呼道“但现在有人要再进去了。我这就赶去大斯密奥有人要跟我一起去塔克领吗”

皮平带着六个年轻人骑着小马离开了。“回见”他叫道“穿过田野只有十四哩左右的路明天早上我就能给你们带来一支图克大军。”当他们骑马走进聚拢的夜色时梅里吹响号角给他们送行。众人都大声喝彩。

“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不要杀人。”弗罗多对身边众人说“就连那帮恶棍也包括在内除非是万不得已为了保护霍比特人免受伤害。”

“行”梅里说“不过我想现在霍比屯那帮匪徒现在随时都会过来拜访我们啦他们可不会只来商量。我们会努力干净利落地对付他们但我们也得作最坏的打算。眼下我有个计划。”

“很好”弗罗多说“由你来安排吧。”

就在这时几个被派往霍比屯方向的霍比特人跑了回来。“他们来了”他们说“有二十来个但还有两个穿过乡野朝西边去了。”

“那肯定是去路汇镇”科顿说“去找更多的帮手来。嗯来去各十五哩路。我们暂时还不用担心他们。”

梅里赶紧离开去发布命令。农场主科顿负责清场街道上除了年纪较长、拿着某类武器的霍比特人其余人都回屋里去。他们没等多久就听见了吵嚷的说话声接着是沉重的脚步声。不久一整队恶棍就从路那头走过来。他们看见栅栏哈哈大笑。他们想像不出这个小地方居然还有人敢起来反抗他们这样聚在一起的二十个大汉。

霍比特人打开栅栏站到一旁。“谢啦”那群人嘲笑道“现在要是不想吃鞭子就赶紧跑回家上床睡觉去。”接着他们沿街迈步前进大声吼道“把灯熄了进屋去待着要不然就抓你们五十个人送到牢洞关一年。进去老板要冒火了。”

没人理会他们的命令。但当这群恶棍经过镇民便静静地从后面逼近跟了上去。那群人抵达火堆时只见农场主科顿独自站在那里伸手烤火取暖。

“你是谁你以为这是干啥呢”恶棍领队说。

农场主科顿慢吞吞地打量着他。“我正想这么问你。”他说“这不是你的地盘你们不受欢迎。”

“哼不过你可受欢迎了。”领队说“我们就欢迎你。弟兄们把他拿下关到牢洞去给他点颜色瞧瞧好让他闭嘴”

几个人刚跨步上前就刹住了脚。四周爆发出一片怒吼他们这才突然发现农场主科顿并不是独自一人。他们被包围了。在火光边缘的黑暗中站着一圈从黑影中悄悄过来的霍比特人大约有两百之众全拿着某种武器。

梅里走上前来。“我们先前照过面。”他对领队说“我警告过你别回到这里来。我再警告你一次你们站在明处已经被弓箭手瞄准了。如果你敢碰这个农场主一下或碰任何人一下你立刻就会被射死。放下所有的武器”

领队环顾四周。他陷入了包围不假但他现在有二十个同伙撑腰并不觉得害怕。他太不了解霍比特人了因此不知道自己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他愚蠢地决定打上一仗以为能够轻易突围。

“兄弟们上啊”他吼道“叫他们尝尝厉害”

他左手使长刀右手挥棍棒朝包围圈冲去企图杀出一条路回霍比屯去。他对准挡住去路的梅里挥出凶猛的一击接着身中四箭气绝倒地。

对其他人来说这就足够了。他们投降了被没收了武器再被用绳子绑在一起押去了一间他们自己盖的小空房里。他们被捆上手脚锁在里面还有人看守。死掉的领队被拖走埋了。

“这似乎有点太容易了对不对”科顿说“我就说我们能收拾他们。但我们需要有人号召。你回来得正是时候梅里先生。”

“后面要做的事还多着呢。”梅里说“要是你算得没错我们对付的还不到他们的十分之一。不过现在天黑了。我想咱们的第二击得等到明天早上到时候我们就去拜访他们的头头。”

“干吗不在现在去”山姆说“现在不过六点多钟。而且我想看看我家老头。科顿先生你知道他怎么样了吗”

“山姆他不怎么好可也不算太糟。”农场主说“他们挖了袋下路那对他来说可是个悲伤的打击。头头的手下除了放火跟抢劫之外曾经还干过点别的活儿就是盖了些新房子。你家老头就住在其中一栋里离傍水镇头上再往北不到一哩远。不过他只要逮着机会就来找我我总是关照让他吃得比某些可怜乡亲饱一点。当然这全都违反‘规定’。我本来想让他跟我一块儿住但那也不准。”

“科顿先生真感谢你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山姆说“但我想见见他。他们说的那个头头还有那个沙基可能会在天亮之前先对那边下毒手。”

“好吧山姆。”科顿说“你挑一两个人跟你去把他接到我家里。你不用越过小河走近过去的霍比屯村子。我家乔利会给你带路。”

山姆走了。梅里安排人手夜里在镇子周围巡逻并在栅栏边派驻警卫。然后他和弗罗多跟着农场主科顿一同走了。他们跟那一家人坐在温暖的厨房里科顿家的人客气地问了问他们的旅行却没当真去听回答因为他们对发生在夏尔的事要关心得多。

“事情全都是从痘王开始的我们都那么叫他。”农场主科顿说“弗罗多先生你们一走就开始了。那个痘王他冒出些古怪的念头似乎想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到手然后使唤别的乡亲。没多久大家就发现他倒是已经弄到了不错的眼光但那对他来说不是好事。他弄到手的东西越来越多磨坊、啤酒场、客

栈、农庄还有种烟斗草的大农场但他哪来的钱却是个谜。似乎他去袋底洞之前就已经买下了山迪曼的磨坊。

“当然他一开始在南区有大笔的家产是从他爹那里继承来的。看情形他卖了一大堆上好的烟叶悄悄运到外地去都有一两年了。但到了去年年底他开始把大批的货物运到外地去不只是烟叶。物资开始短缺并且冬天也到了。乡亲开始火大但他有他的对策—来了一大堆的人类大多数都是恶棍驾着大马车来有些把物资往南方运有些留了下来。然后又来了更多人。我们大家还没搞清楚状况他们就在夏尔到处安营扎寨了。他们随心所欲地砍树、挖洞盖自个儿的窝棚和房子。起先痘王还为抢走的东西和搞出的破坏付钱赔偿但很快他们就开始到处作威作福看到什么想要的就抢走。

“接着出了点麻烦但还不够。市长老威尔前往袋底洞去抗议但他压根没到得了地方。那帮恶棍对他动了手抓了把他关到了大洞镇的洞里他现在还在那儿呢。之后大概新年后没多久既然已经没了市长痘王就自称‘夏警头头’或者就是‘头头’开始爱干啥就干啥。如果有谁用他们的话说‘不老实’就跟着威尔进了牢洞。就这样情况从差劲变成了糟糕。除了头头的手下没人有烟抽。头头不准大家喝啤酒只有他的手下能喝并且关了所有的客栈。除了那些规定所有的东西都越来越少咱们只能自己偷偷藏下来些—那帮恶棍四处收集物资好‘合理分配’这意思是归他们不归我们除非你肯到夏警局里去讨些残羹剩饭要是你吞得下去的话。全都糟糕得很。但自从沙基来了之后可以说是彻底毁了。”

“这个沙基是谁啊”梅里说“我听有个恶棍提到了他。”

“似乎是那群恶棍中的老大。”科顿答道“大概是在去年秋收的时候可能是九月底我们头一回听到这个名字。我们从来没见过但他上头的袋底洞里。我猜现在真正的头头是他。所有的恶棍都照他说的办而他说的大多是砍了、烧了、毁了现在已经发展到‘杀了’。他们的行径已经到了作恶都解释不了的地步。他们把树砍了就让树倒在那儿不管把房子烧了也不盖新的。

“就拿山迪曼的磨坊来说吧。痘王几乎是一搬到袋底洞就把磨坊拆了。然后他弄来一大帮长相丑陋的人类盖了一座更大的里头装满了轮子跟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只有那个傻瓜泰德才喜欢它他在那里头干活儿给那些人类清洗轮子可他爹以前是那个地方的磨坊主自己当老板。痘王的打算是磨得

更多更快反正他是这么说的。他还有别的那样的磨坊。但你得有粮食才能磨啊粮食还是那么多旧磨坊就够磨了没更多的给新磨坊磨。但自从沙基来了之后他们就压根不磨什么谷物了。他们整天敲敲打打排放出浓烟跟臭气霍比屯连到了晚上都不得安宁。他们故意倒出污水把小河下游全弄脏了脏东西还往下流到白兰地河去。如果他们想把夏尔变成荒地这倒当真是用对了法子。我不信这一大堆事都是痘王那个笨蛋指使的。我说肯定是沙基。”

“没错”年轻的汤姆说“哎他们连痘王的老妈就是那个洛比莉亚都抓了。哪怕别人谁都不喜欢她他总还是挺疼她的。有几个霍比屯的乡亲看见了这事儿。她拿着她那把旧雨伞沿着小路走下来有几个恶棍推着一辆大手推车正往上走。

“‘你们上哪儿去’她问。

“‘袋底洞。’他们答。

“‘去干吗’她问。

“‘给沙基盖几个窝棚。’他们答。

“‘谁说你们能盖啊’她问。

“‘沙基。’他们说‘所以滚开别挡路老婆娘’

“‘看我叫沙基见鬼去你们这些肮脏的小偷恶棍’她说举起雨伞向那个领头的走过去那家伙差不多有她两倍大。于是他们抓了她她都那把年纪了还被拖到牢洞里关起来。他们还抓了别的我们更想念的人但你不能否认她可比大多数人都表现得更有骨气。”

话到中途山姆带着他家老头突然进来了。老甘姆吉看上去没老多少只是耳背得厉害了些。

“晚安巴金斯先生”他说“看见您安全回来我真是太高兴了。不过恕我冒昧我可以说有个账要跟您算算。我一直都跟您说您就不该把袋底洞卖掉。所有的祸事都是打那儿起的。就在你们在外乡闲逛的时候—把黑暗人类撵到山里头去照我家山姆的说法是这样虽然他没说清楚这是为了啥—他们就来了把袋下路挖了毁了我所有的土豆”

“甘姆吉先生我真是抱歉。”弗罗多说“但现在我回来了我会尽我所能弥补的。”

“啊您这么说真是再公道不过了。”老头说“我一直都说弗罗多·巴金斯先生是个真正的霍比特绅士—不管大家觉得巴金斯家某些别的人是什么德性抱歉。我希望我家山姆表现还好让您满意吧”

“太满意了甘姆吉先生。”弗罗多说“事实上信不信由您他现在可是天底下最有名的人物之一啦。从这儿到大海边到大河对岸他们正把他的事迹写成歌谣呢。”山姆脸红了但他满心感激地看着弗罗多因为罗西正两眼闪闪发亮地看着他对他微笑。

“这要相信可实在不容易。”老头说“不过我看得出来他曾经跟一些怪人混在一起。他那件马甲哪来的我不赞成穿那些铁玩意在身上不管它好看不好看。”

第二天一大早农场主科顿全家和所有的客人就都起来了。夜里没听见什么动静但今天入夜之前肯定会有更多麻烦。“看来袋底洞没剩下什么恶棍了”科顿说“不过路汇镇那帮人现在随时都可能到。”

早餐后从图克地有个信使骑马到来他情绪高昂。“长官已经把我们全地都鼓动起来了”他说“消息正像野火一样到处传开。监视我们那个地方的恶棍能逃得一命的全往南跑了。长官追他们去了去挡住从那条路过来的大批恶棍。不过他派了佩里格林先生领着所有他能分派出来的人手回这边来。”

第二条消息就没那么好了。在外面守了一夜的梅里在大约十点钟的时候骑马过来。“来了一大帮恶棍在四哩开外。”他说“从路汇镇那边沿路来的有大群零散的恶棍加入了他们那一伙现在人数肯定有百来人了。他们沿路放火呢真是该死的混蛋”

“啊这一伙是不会等着谈判的他们只要做得到就会杀人。”农夫科顿说“如果图克家的人不快点赶到我们最好隐蔽起来不必废话放箭就是。弗罗多先生问题解决之前肯定要打上一仗的。”

图克家的人确实赶到了。他们不久就开到了镇上皮平带头足有一百个从塔克领和绿丘陵来的霍比特人。这下梅里有了足够的霍比特壮丁来对付那群恶棍。侦察的人来报那帮人全集中在一起。恶棍们知道这边村镇全被

鼓动起来对抗他们了明显打算在叛乱的中心—傍水镇来一场残酷无情的镇压。但是不管他们有多冷酷残忍他们当中似乎没有懂得作战的领头人。他们大刺刺地前进毫无防备。梅里迅速定下了计划。

那帮恶棍踏着重重的步伐沿东大道而来未作停留就拐上了傍水路。这条路有一段是上坡两旁有很高的堤坡坡顶种着矮树篱。离主路大约一弗隆的地方有个拐弯恶棍们在那里碰到一道用翻倒的旧农场手推车组成的结实路障不得不停了下来。与此同时他们注意到路两旁刚好高过自己头顶的树篱上排满了霍比特人而在后方现在还有另一些霍比特人推来了更多原先藏在田野中的大车挡住了退路。从他们头顶上传来一个声音。

“听着你们已经踏进了陷阱。”梅里说“你们那些从霍比屯来的同伙也是这样结果他们死了一个其余的全成了俘虏。放下武器往后退二十步然后坐下。任何人想突围出去都会被射杀。”

但现在这帮恶棍不可能被这么轻易吓退了。他们当中有几个人打算顺从但立刻被同伙制止。有二十来人往回朝大车冲去。六个被射杀但其余的冲出包围杀了两个霍比特人往林尾地的方向穿过乡野四散奔逃过程中又有两人倒下。梅里大声吹响号角从远处传来了回应的号声。

“他们逃不远的。”皮平说“现在那一整片乡野里都有我们的猎人在活动。”

后面被围困在窄道中的人类还有大约八十人他们企图爬过路障和堤坡霍比特人不得不射死或用斧头砍死了许多人。但那些最强壮和最拼命的有不少从西边冲了出去凶猛地攻击对手此时意在杀戮而不是逃跑了。好几个霍比特人倒下其余的眼看顶不住了幸而守在东边的梅里和皮平赶了过来攻向那些恶棍。梅里亲自杀了领队那是个体型巨大如奥克、长着吊斜眼的凶残家伙。然后梅里指挥自己的兵力散开把剩余的人类包围进一大圈弓箭手的射程内。

最后战斗结束了。战场上倒毙了将近七十个恶棍有十来个做了俘虏。十九个霍比特人被杀三十来个受伤。死掉的恶棍被装上大车拉去附近的一个老沙坑掩埋从此以后那坑就叫“战斗坑”。战死的霍比特人则合葬在小丘一侧后来在那里立了一块大石碑周围修成了花园。1419年的傍水镇之战就这样结束了这是发生在夏尔的最后一场战斗也是自从1147年远处北区发生绿野之战以来惟一的一场战斗。结果虽然此战很幸运地牺牲不多却仍在

《红皮书》中单独占有一个章节所有参战者的名字都收入了一份《名录》被夏尔的史学者们铭记于心。科顿一家的声誉和财富从这时开始鹊起但无论如何列在名录卷首的两位领袖是梅里阿道克和佩里格林。

战斗中弗罗多在场但他没有拔剑主要是阻止那些因自己人伤亡而愤怒无比的霍比特人不让他们去杀害弃械投降的匪徒。等到战斗结束善后事宜也安排停当梅里、皮平和山姆会同弗罗多一起骑回了科顿家。他们吃了一顿迟来的中饭然后弗罗多叹口气说“唉我想现在是去对付这个‘头头’的时候了。”

“一点没错越快越好。”梅里说“还有别太客气他要为招来这么多恶棍、引发这一切恶事负责。”

农夫科顿召集了二十来个强壮的霍比特人。“我们只是猜测袋底洞没剩恶棍。”他说“我们不知道实际情况。”于是他们徒步出发弗罗多、山姆、梅里和皮平领头。

这是他们一生中最悲伤的时刻之一。前方耸立着一座大烟囱他们过了小河渐渐接近老村庄穿过一排排沿路新建的丑陋房子看见了那座肮脏丑陋得令人侧目的新磨坊。它是一座巨大的砖造建筑横跨在小溪上不断排放出冒着蒸汽的恶臭脏水污染溪流。沿着傍水路整条路上的树木都被砍倒了。

他们过了桥抬头看向小丘全都倒抽一口冷气。眼前的一幕就连曾经在水镜中见过景象的山姆也没有准备。西侧的老谷仓被拆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涂了焦油的窝棚。所有的栗子树全没了。堤坡和绿篱残破不堪。踩得光秃的草地上乱七八糟停着大车。袋下路被挖成了满是沙子和碎石的大坑。上方的袋底洞被一撮大棚屋挡住看不见了。

“他们竟把它砍了”山姆叫道“他们砍了集会树”他指着它过去所在的位置比尔博作告别演说时就站在那棵树下。树被伐倒在田野间枝叶都被砍了早已死亡。这仿佛是压垮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山姆放声哭了出来。

一声大笑令他收了泪。有个粗鲁的霍比特人懒洋洋地靠在磨坊院子的矮墙上。他一脸污垢两手漆黑。“山姆你这是不喜欢喽”他讥笑说“不过你向来心软。你不是爱胡扯什么船吗我以为你已经搭上其中哪一条‘航行航行’走了。你回来打算干吗现在我们在夏尔可有活儿干了。”

“这我看得出来。”山姆说“没时间去把手脸洗干净倒有时间靠墙无聊。不过山迪曼少爷你瞧我在这村里有笔账要算你别想说风凉话耽误事否则当心吃不了兜着走。”

泰德·山迪曼朝墙外吐了口唾沫。“呸”他说“你别想碰我一根汗毛。我是老板的朋友。你要是敢再对我啰唆他会好好教训你的。”

“山姆别跟蠢人浪费口舌”弗罗多说“我希望没有太多霍比特人变成这个德行。这种麻烦可比那些人类造成的一切破坏都糟糕。”

“山迪曼你是个肮脏无礼的家伙。”梅里说“而且你完全打错了算盘。我们正打算上小丘去除掉你那个宝贝老板。我们已经把他的手下都解决了。”

泰德倒抽了一口气这才看见护卫队—梅里一个手势他们就大步过桥而来。他冲回磨坊中拿着一支号角跑出来大声吹响。

“省省力气吧”梅里大笑道“我有个更好的。”然后他举起银号角吹响嘹亮的声音响彻了小丘。接着霍比屯里每个洞府、窝棚和破屋里都有霍比特人回应他们涌出屋子欢呼大叫着跟着一行人沿路往袋底洞走去。

众人在小路顶端停了下来弗罗多和朋友们继续向前终于来到他们曾经深爱的地方。只见花园里搭满小屋和窝棚一些棚子离朝西的老窗户极近挡住了所有的光线。到处是成堆的垃圾。大门被刮得伤痕累累门铃索松垮垮地垂着铃也不响。敲门没有回应。最后他们伸手去推门开了。他们走了进去。里面臭气熏天满是污秽脏乱不堪看起来已经有一阵子没人住了。

“那个倒霉的洛索躲哪儿去了”梅里说。他们找遍了每个房间除了大小耗子没发现别的活物。“我们要不要让其他人去搜搜那些窝棚”

“这比魔多还糟糕”山姆说“从某个方面来说糟糕多了难怪人们说‘糟糕到家’因为这是家你记得它从前的样子而现在全毁了。”

“是的这是魔多。”弗罗多说“正是它的杰作之一。萨茹曼一直在干魔多的勾当即使他认为那是为自己干。那些被萨茹曼欺骗了的人比如洛索也都一样。”

梅里环顾四周惊愕又厌恶。“我们出去吧”他说“我当时要是知道萨茹曼造成了这一切祸害就该把那个小皮袋塞进他喉咙里。”

“没错没错但你没有所以我才能够欢迎你们回家。”随着这话萨茹曼本人出现在门口看起来吃得不错心情也很愉快。他双眼中闪着恶毒和愉悦的光芒。

弗罗多突然灵光一闪叫道“沙基”

萨茹曼哈哈大笑。“这么说你们听说这个名字啦对吧我记得过去在艾森加德时我所有的手下都爱这么叫我。这很可能是一种表达亲切热爱的方式。[\[2\]](#)但是你们显然没料到会在这里看见我啊。”

“我是没料到。”弗罗多说“但我本该猜到的。甘道夫警告过我你还有能力用卑鄙的手段造成一点损害。”

“相当有能力”萨茹曼说“而且损害也不止一点。你们几个霍比特小爷真让我笑掉大牙—跟那么多大人物一块骑着马感觉那么安全小小的自我也感觉那么良好。你们以为自己到头来大功告成现在可以就那么从容回家在乡下过美好安静的日子了。萨茹曼的家园可以全被毁掉他可以被赶出去但没有人能碰你们的家园。噢当然没有甘道夫会照顾你们的事儿。”

萨茹曼再次哈哈大笑“别指望他等他利用工具完成了任务就会把它们甩掉。但你们非得挂在他尾巴后头晃荡闲逛跟说笑绕了你们所需两倍的距离。‘好啊’我想着‘既然他们这么蠢那我就赶到前头去给他们个教训。喜欢宿醉者活该头痛。’要是你们肯给我多一点的时间跟人手这个教训就会更深刻。不过我所做的已经够多了你们会发现有生之年都很难弥补消除。想到这点真叫人心情愉快也多少抵消了我遭受的伤害。”

“这么说吧如果你靠这样的事来获得愉快的心情我可怜你。”弗罗多说“恐怕这也只会是个愉快的回忆而已。立刻离开永远别再回来”

来自各村的霍比特人先前看见萨茹曼从一间小屋出来他们立刻就挤到了袋底洞的门口。听见弗罗多的命令他们愤怒地咕哝道

“别让他走杀了他他是个坏蛋是个谋杀犯。杀了他”

萨茹曼环视那些写满敌意的面孔露出了微笑。“杀了他”他嘲笑道“我勇敢的霍比特人要是以为你们人多势众那就来杀了他啊”他挺直身体用乌黑的眼睛阴恻恻地瞪着他们“别以为我丧失了一切财物就丧失了全部力量任何攻

击我的人都将受到诅咒。我若在夏尔溅血夏尔将会衰败永远无法治愈复原。”

一众霍比特人退缩了。但弗罗多说“别信他他已经丧失了全部力量只余声音还能恐吓你们欺骗你们—如果你们肯听的话。但我不愿让他被杀。冤冤相报于事无补什么也医治不了。萨茹曼快离开用最快的速度离开”

“佞儿佞儿”萨茹曼喊道。佞舌从旁边一座小屋里爬出来了简直就像条狗。“又上路了佞儿”萨茹曼说“这些体面人物跟小爷们又赶我们去流浪了。走吧”

萨茹曼转身就走佞舌拖着脚步跟在后面。但就在萨茹曼经过弗罗多身边时他手中刀光一闪迅速刺出。刀刺在弗罗多穿在衣下的铠甲上应声折断。山姆领着十几个霍比特人一声大吼将这个坏蛋摔在地上。山姆拔出剑来。

“别山姆”弗罗多说“就算是现在也别杀他。因为他没伤到我。无论如何我都不希望他在这种仇恨的情绪中被杀。他曾经是伟大的属于高尚的种族我们不当胆敢对他们动手。他堕落了我们救不了他。但我仍想放过他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得救赎。”

萨茹曼爬起来瞪着弗罗多。他眼中闪着一种混合了惊奇、尊敬和憎恨的怪异光彩。“你成长了半身人。”他说“不错你成长了许多既有智慧又很残酷。你剥夺了我报仇的甜美快感现在我必须离开从此活在苦恨中欠着你仁慈的债。我痛恨这点也痛恨你好我走再也不打扰你们。但别指望我祝你健康与长寿两者你都不会有。不过那并非由我造成我只是预先告知而已。”

他迈步走了霍比特人让出一条窄路让他经过但他们攥紧了武器连指关节都发白了。佞舌迟疑了一下还是跟着主人走了。

“佞舌”弗罗多喊道“你不必跟着他。我知道你并不曾对我做过什么恶事。你可以在这里休息一阵吃饱喝足等到身体强壮一点你可以走自己的路。”

佞舌停下来回头看他似乎打算留下来。萨茹曼转过了身。“没做过恶事”他咯咯笑道“噢不就连他在夜里偷偷溜出去时也只是去看星星而已。不

过我是不是听到有人问倒霉的洛索躲哪儿去了佞儿你知道对不对你要不要告诉他们”

佞舌缩起身子呜咽着说“不不”

“那我来说。”萨茹曼说“佞舌杀了你们的头头那个倒霉的小家伙你们好心的小老板。佞舌是不是啊我相信你是趁他睡觉的时候一刀刺死了他。我希望你把他埋了尽管佞儿近来饿得厉害。不佞儿可不真的是好人你最好还是把他留给我。”

佞舌通红的眼中突然冒出一股疯狂的憎恨他嘶声道“你叫我这么做的你逼我这么做的”

萨茹曼大笑。“佞儿沙基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总是这样对不对好啊现在他说跟上来”他朝趴在地上佞舌脸上踹了一脚转身走了。但那一脚似乎令什么失去了控制。突然间佞舌爬起来拔出藏着的刀像狗一样咆哮一声扑到萨茹曼背上将他的头往下一拽一刀割断了他的喉咙然后怪叫着沿着小路奔了下去。弗罗多还没反应过来也来不及开口三个霍比特人的弓弦就响了佞舌倒地身亡。

站在近旁的人这时无不惊愕因为萨茹曼的尸体周围凝聚起一股灰雾像火冒的烟一样缓缓上升到高空如同一个穿着寿衣的苍白身影隐约笼罩着小丘。它飘摇了片刻望向西方但从西方吹来了一阵寒风它弯身转向随着一声叹息消散得无影无踪。

弗罗多低头看着那具尸体觉得既可怜又恐怖。因为就像已死多年的事实却在刹那间显露它就在他眼前萎缩下去皱缩的脸变成一层破烂不堪的皮裹在丑陋骇人的头骨上。弗罗多拾起散落在一旁的脏斗篷的一角拉过来盖住它然后转身走开。

“就这么结了。”山姆说“一个糟糕的结局我真希望自己没看见。不过可算完了。”

“而我希望这是这场战争的最后一役。”梅里说。

“我也希望。”弗罗多叹口气说“最后的一击。但是我在所有的希望和恐惧当中都不曾料到它会落在这里就在袋底洞的门口”

“不收拾完这堆烂摊子我可不能说什么最后。”山姆郁闷地说“而那会是费时又费力的活儿。”

[1]规定Rules本章中的Rules译作“规定”以和楔子中提到的霍比特人自愿遵守的国王法令他们称之为“规矩”区别开来。—译者注

[2]这很可能源自奥克语的“沙库”意思是“老头”。

第九章 灰港

收拾善后确实要费很大力气但费的时间倒没有山姆原先担心的那么长。战斗后的第二天弗罗多骑马去了大洞镇释放了牢洞里所有的犯人。他们首批找到的人当中就有可怜的弗雷德加·博尔杰他已经不能再被叫成“小胖”了。他曾率领一群反抗者躲在斯卡里丘陵旁边的獾地洞里被那帮恶棍用烟熏了出来因而被抓。

他太虚弱了连路都没法走他们是把他抬出来的。皮平说“可怜的老弗雷德加当初你要是跟我们走肯定能干得更出色。”

他睁开一只眼睛努力勇敢地露出微笑。“这个说话这么大声的年轻巨人是谁啊”他有气无力地说“不是小皮平吧你现在戴多大号的帽子啦”

另外还有洛比莉亚。可怜的人看起来又衰老又瘦弱。当他们将她从一个黑暗窄小的牢房里救出来时她尽管步履蹒跚还是坚持自己走。她倚着弗罗多的手臂手里仍抓着她那把伞走出来大家见此情景热烈拍手欢呼当时欢迎她的声势堪称惊人。她这辈子都不曾受过这样的欢迎非常感动含着泪水搭车离去。不过她得知洛索遇害之后就垮了。她不愿再回袋底洞把它还给了弗罗多然后就回娘家族人——硬厦镇的绷腰带家族那里去了。

隔年春天当可怜的老太太过世时——毕竟她已经超过一百岁了——令弗罗多既吃惊又十分感动的是她把自己和洛索的遗产全部留给了他用来帮助那些被动乱害得无家可归的霍比特人。于是两家之间的不和就此终结。

老威尔·白足在牢洞中被关得比谁都久虽然他吃的苦头可能没某些人那么多但也需要好好饮食调养之后才能再担负市长的职责。因此弗罗多同意在白足先生身体复元之前给他做代理人。他在担任代理市长时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将夏警的人数和职权都削减到妥当的程度。追捕残余恶棍的任务就交给了梅里和皮平也很快就完成了。南方的匪帮听说傍水镇之战的消息后对夏尔长官几乎不加任何抵抗就全数逃离。年底前少数幸存者也在森林中被围捕起来那些投降的人则被领到边界赶走了。

与此同时整修的工作飞速进行着山姆一直忙碌不堪。霍比特人在情绪高昂且有需要时可以像蜜蜂般辛勤地工作。现在有成百上千只不同年龄的手愿意伸出来帮忙有霍比特小子跟丫头那些小却灵巧的手也有老头大娘那些粗糙长硬茧的手。尤尔日来临之前所有新建的夏警局和“沙基的手下”所建的房屋棚子都已经拆得不剩一砖一瓦不过拆下来的砖块被用来修补许多老洞府让它们变得更干燥、更温暖舒适。那些被恶棍藏在窝棚、谷仓和废弃洞府里尤其是藏在大洞镇的隧道和斯卡里的老采石场中的大量货物、食物和啤酒都找到了。因此这个尤尔日的欢声笑语热烈得超出了所有人的期望。

清理小丘和袋底洞、整修复原袋下路是霍比屯首批完成的要事之一连拆除新磨坊都要推后。那个新沙坑的前面全部填平修成了一个有遮蔽的大花园在小丘的南面开挖了一些往回深入丘中的新洞府内部全用砖砌成。甘姆吉老头重新搬回三号居住他把这话常挂在嘴边不在乎有谁听见

“我总说风给谁都没吹来好处才叫邪风还有只要结果更好就一切都好”

这条新路要叫什么名字大家算是讨论了一番。被考虑过的名称包括“战斗花园”或“更好的斯密奥”。但过了一阵子按照霍比特人朴素实用的习惯那条路就叫做“新路”。在正宗的傍水镇笑话里它又叫做“沙底路”^[1]。

树木遭受的损失和毁坏最严重因为沙基吩咐将夏尔的树木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砍倒这是最让山姆难过的事。要医治这项伤害别的不说光是时间就需要很久他觉得只有到了自己的曾孙那一代夏尔才会恢复本来面貌。

他忙了好几个礼拜忙到都没空想起那场旅程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记起了加拉德瑞尔的礼物。他拿出那个小木盒给其他三位“旅行者”现在人人都这么称呼他们了看征求他们的建议。

“我还在纳闷你几时会想起它来。”弗罗多说“打开吧”

盒子里装满了细腻的灰色沙土中间有一颗种子如同银壳的小坚果。“我该拿它怎么办”山姆说。

“找个有风的日子把它撒在空中让它发挥作用”皮平说。

“在啥东西上起作用啊”山姆说。

“选择一个地点当苗圃看看那里种的植物会怎样。”梅里说。

“但我很确定如今有这么多的乡亲受过了苦夫人不会乐见我把它全用在自个儿的花园里。”山姆说。

“山姆运用你自己拥有的全部智慧和知识吧”弗罗多说“然后用这件礼物来帮你工作给它增色。你要省着点用。这土可没多少我相信每一粒都有其价值。”

于是山姆在每个曾有特别美丽或备受钟爱的树木被砍倒的地方都种下了小树苗并在每棵树苗的根部土壤中放下一粒宝贵的沙。他忙着这项工作跑遍了整个夏尔但他若是特别关照了霍比屯和傍水镇也没有谁会责怪他。最后他发现还剩下一点沙土于是他去了三区石它可以说是最接近夏尔中心的地方。他将沙土抛向空中并附上祝福。他把那颗银色小坚果种在了集会场上那棵大树曾经生长之处他很好奇会长出什么。整个冬天他都尽可能耐心地等候克制着别不断到处跑去看是否有变化发生。

春天来临一切好得超乎他最大胆的憧憬。他种的树都开始抽芽生长仿佛时光也在紧赶慢赶想让一年抵得上二十年。在集会场一株美丽的小树苗破土而出它有着银色的树干和修长的叶子到了四月突然开出了金色的花朵。它真的是一棵瑁珑树成了这一带的一道奇景。在后来的年岁里它长得亭亭玉立美不胜收。它变得远近闻名人们会长途跋涉来观看它—山脉以西、大海以东惟一的一棵瑁珑树也是世间最美好的瑁珑树之一。

总而言之夏尔的1420年是个好得不可思议的年份。不仅阳光灿烂风调雨顺气候变化无一不是恰到好处而且似乎还有某种额外的东西一种丰富多彩、蓬勃生长的气氛还有一种闪烁的美超过这片中洲大地上曾经闪现与消逝的所有平凡夏季。那一年所孕育和出生的孩子非常多全都美丽又健壮大多数都长着浓密闪亮的金发过去这在霍比特人当中是很少见的。水果的产量极其丰富小霍比特人们几乎是泡在草莓和奶油里之后他们又坐在李子树下的草地上大吃直到把成堆的果核堆成一座座小方尖塔活像征服者的头颅堆然后才移往下一个目标。没有人生病而且除了必须割草的人所有人都非常开心。

在南区葡萄结实累累“烟叶”的产量更是惊人。每一个地方小麦都是丰收到收获时家家的谷仓都塞到爆满。北区的大麦长得极好结果1420年酿的啤酒被久久铭记变成了一句格言。事实上在过了一代人之后大家还可以在

客栈里听见哪个老头在喝了足足一品脱当之无愧的啤酒后放下杯子时叹息着说“啊这真是地道的一四二〇年好酒一点没错”

起初山姆跟弗罗多住在科顿家但新路修好之后他跟他家老头搬了回去。他除了别的那一大堆工作还额外忙着指导打扫修复袋底洞但他也常常离家在夏尔各处忙着植树的活儿。因此三月初时他不在家不知道弗罗多病了。三月十三日那天农场主科顿发现弗罗多躺在床上手里紧攥着一颗用链子挂在脖子上的白宝石整个人好像半梦半醒。

“它永远消失了”他说“如今只剩黑暗和空虚。”

但那场病过去了当山姆在二十五号回来时弗罗多已经恢复了健康丝毫没有提到自己的情况。与此同时袋底洞已经整理得井然有序梅里和皮平从克里克洼前来送回了所有的老家具和摆设因此这个老洞府很快就恢复了原貌。

最后当一切都准备妥当弗罗多说“山姆你几时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啊”

山姆看起来有点尴尬。

“如果你不想搬也不需要马上就搬。”弗罗多说“但你知道你家老头住得很近寡妇朗布尔会把他照顾得很好。”

“不是为这个弗罗多先生。”山姆说着脸涨得通红。

“哦那是为什么”

“是罗西就是罗丝·科顿。”山姆说“我当初出去的事儿她似乎一点都不乐意可怜的姑娘但我既然没开口她也不好这么说。而我当时没开口是因为我有活儿得先做。不过现在我开口了而她说‘嗯你已经浪费一年了所以为什么还要再等’‘浪费’我说‘我可不会这样说。’但我还是明白她的意思。你可以说我感觉真是左右为难。”

“我明白了。”弗罗多说“你想结婚但你又想跟我一起住在袋底洞是吗可是我亲爱的山姆这多么容易啊你尽快结婚然后跟罗西一起搬到这儿来。不管你想养多少孩子袋底洞都住得下。”

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了。山姆·甘姆吉在1420年的春天娶了罗丝·科顿这一年的婚礼之多也非常有名他们一起搬到袋底洞居住。若说山姆觉得自己很幸运弗罗多却知道自己更幸运因为整个夏尔再没有哪个霍比特人得到了如此妥帖的照顾。等修缮的工作全都计划好并安排下去他便开始了平静的生活写了大量的手稿翻阅了所有的笔记。那年仲夏他在自由集会上辞去了代理市长的职务亲爱的老威尔·白足接下去又主持了七年的盛宴。

梅里和皮平一起在克里克洼住了一段时间经常在雄鹿地和袋底洞之间往来。两个年轻的旅行者靠着歌曲、故事、华服以及美妙的宴会在夏尔出尽了风头。乡亲们称他们“贵族”全是出于褒义因为大家看见他们身穿雪亮的铠甲拿着华丽的盾牌骑马走过听见他们欢笑、高唱遥远地区的歌谣心里都暖洋洋的。如今他俩虽然身材高大、模样高贵但在其他方面并无改变只是他们确实比以前说话更文雅个性更开朗充满了欢乐。

但弗罗多和山姆换回了寻常的衣饰只在有需要时他俩才会穿上编织精美的长灰斗篷领口扣着美丽的别针。弗罗多先生总在颈上戴着一条白宝石项链他常常用手指抚弄它。

如今诸事顺遂且总有希望一切还会变得更加美好。山姆的生活忙碌又充满欢欣就连一个霍比特人也不能指望更多了。他觉得那一整年都完美无瑕只是隐隐有些为他家少爷忧心。弗罗多悄然脱离了夏尔的一切事务山姆痛心地注意到他在家乡享有的敬重竟是那么微不足道。几乎没有人知道或想知道他的功绩和冒险他们的赞美和尊敬绝大部分都给了梅里阿道克先生和佩里格林先生以及假如山姆知道的话山姆自己。此外到了秋天旧日烦扰的阴影又出现了。

一天傍晚山姆来到书房发现他家少爷的模样十分奇怪。他脸色异常苍白眼睛似乎看着遥远的地方。

“怎么回事弗罗多先生”山姆说。

“我受了伤”他答道“受了伤。它永远不会真正痊愈。”

但他随即起身症状似乎过去了第二天他又恢复正常了。直到后来山姆才回想起那天是十月六号。两年前的那天风云顶的山谷里一片漆黑。

时光流逝当1421年来到三月时弗罗多又病了但他极力隐瞒了病情因为山姆还有别的事要考虑。山姆和罗西的第一个孩子在三月二十五日出生一个值得山姆记下的日子。

“啊弗罗多先生”他说“我有点进退两难。罗丝和我本来打算要是你同意的话就给孩子取名弗罗多但现在生下来的是个女娃。虽然是个人人梦寐以求的漂亮闺女也很幸运地像罗丝多过像我但毕竟不是个男娃。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个山姆”弗罗多说“老办法没什么不好吧就像罗丝[2]一样选一种花的名字吧。夏尔有一半的闺女都取了这样的名字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的”

“弗罗多先生我想你说得对。”山姆说“我在旅途中听过一些美丽的名字但我想那些都太宏大、太正经了你大概会说天天叫有点消受不起。我家老头总说‘取名要短这样叫起来就不用非得简称。’但是如果要取个花的名字我就不在乎长不长了——一定得是朵美丽的花因为你瞧我认为她现在就非常美丽了将来还会越长越美丽。”

弗罗多想了一会儿。“嗯山姆‘埃拉诺’这个名字如何是‘太阳—星星’的意思你还记得在洛丝罗瑞恩的草地上看见的金色小花吧”

“你又说对了弗罗多先生”山姆高兴地说“这正是我要的。”

当小埃拉诺将近六个月大时1421年已经进入了秋天弗罗多把山姆叫进书房里。

“山姆星期四就是比尔博的生日啦。”他说“他将是一百三十一岁赢了老图克”

“可不是吗”山姆说“他真是太叫人惊奇了”

“呃山姆。”弗罗多说“我要你去跟罗丝商量一下看她能不能让你离开几天这样你和我可以一起出发。当然如今你不能走远也不能离开太久了。”他有点惆怅地说。

“嗯弗罗多先生这是不太好。”

“当然不好。不过不必介意。你可以送我上路。告诉罗丝你不会离开太久不超过两星期并且会很平安地回来。”

“弗罗多先生我真希望我能一路陪你到幽谷去探望比尔博先生。”山姆说“但是我真正想待的惟一一个地方又是这里。我又觉得左右为难了。”

“可怜的山姆恐怕那感觉确实如此。”弗罗多说“但你会好的。你本来就是结实又完整的你也将会是这样。”

接下来的一两天弗罗多跟山姆一起把自己的文件和手稿过了一遍并把他的钥匙也交给了山姆。有一本封面用不加装饰的红色皮革做成的大书里面的大开书页现在几乎全写满了字。一开始有不少页是比尔博弯曲细致的手迹但绝大部分都是弗罗多那坚毅流畅的字体。全书分成许多章节但第八十章还没写完之后是一些空白页。扉页上写了许多书名但都一个接一个划掉了内容如下

我的日记。我的意外之旅。去而复返。以及随后发生之事。

五个霍比特人的冒险。主魔戒的故事根据比尔博·巴金斯的亲身观察和他朋友们的叙述编纂而成。我们在魔戒大战中的作为。

比尔博的手迹在此结束接着是弗罗多写的

魔戒之主的败亡

和

王者归来

小种人的见闻夏尔的比尔博和弗罗多的回忆录并由他们朋友的叙述和从智者习得的知识加以增补。

连同由比尔博在幽谷从《学识典籍》翻译出来的篇章。

“哎呀弗罗多先生你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山姆惊呼道“呃我得说你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写。”

“山姆我确实都写完了。”弗罗多说“最后几页是留给你的。”

九月二十一日他们一同出发。弗罗多骑着那匹从米那斯提力斯一路驮他回来的小马它如今叫做“大步佬”了山姆则骑着心爱的比尔。那是个晴朗的金色早晨山姆没问他们要去哪里他自己猜得到。

他们取道斯托克路翻过丘陵朝林尾地走去放任小马缓步而行。他们在绿丘陵露宿了一夜。九月二十二日当下午逐渐过去时他们缓缓骑马上山来到树林边上。

“弗罗多先生黑骑手第一次出现时你不就是躲在那棵大树后面”山姆指着左边说“现在那好像做梦一样。”

那天傍晚繁星在东方天空中闪烁他们经过了那棵毁坏的橡树转个弯从榛树丛中间走下山丘。山姆沉浸在回忆中不言不语。不久他开始意识到弗罗多正在轻声唱歌给自己听唱的是那首老行路歌不过歌词不太相同。

转过下个弯也许有

一条新路秘密关口

虽然往昔常错过

但是来日我终将

踏上隐密小径走在

明月以西太阳以东。

仿佛回应一般从下方谷地通上来的路上传来许多声音唱道

A! Elbereth Gilthoniel!

silivren penna míriel

o menel aglar elenath!

Gilthoniel, A! Elbereth![3]

在这遥远异土林木之下

留驻的我们犹记西方海上您的点点明星。

弗罗多和山姆停下来静静坐在淡淡的阴影中直到看见一行闪着微光的旅人朝他们走来。

来的有吉尔多和很多美丽的精灵族人山姆还惊讶地发现埃尔隆德和加拉德瑞尔也骑马而来。埃尔隆德披着灰色大氅额上戴着一颗星手上拿着银色的竖琴手指上戴着一枚嵌着一颗大蓝宝石的金戒那便是三戒中最强大的维雅。加拉德瑞尔骑在白马上一身微光闪烁的洁白衣袍犹如缭绕在明月周围的白云因为她本人似乎也在发出柔和的光辉。她的手指上戴着能雅此戒由秘银打造单嵌一颗闪烁如寒星的白宝石。在他们后面有一匹缓缓而行的灰色小马上面的人点着头似在打盹不是别人正是比尔博。

埃尔隆德庄重又和蔼地向他们问候加拉德瑞尔对他们微笑。“啊山姆怀斯少爷”她说“我听说也看见你善用了我的礼物。夏尔如今比过去任何时刻都更蒙祝福更受钟爱。”山姆鞠了一躬却找不到话说。他之前已经忘了这位夫人有多美丽。

这时比尔博醒了睁开眼睛。“哈罗弗罗多”他说“啊我今天超过了老图克这场比赛就算结束啦。现在我想我已经准备好踏上另一段旅程。你要来吗”

“是的我也来。”弗罗多说“持戒人应该一起走。”

“你要去哪里少爷”山姆叫道终于明白过来正在发生什么事。

“去灰港山姆。”弗罗多说。

“而我不能去”

“不能山姆。总之还不能去不能去往比灰港更远的地方。不过你也是持戒人虽然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你的时刻会到来的。山姆别太难过。你不能一直左右为难你必须一心一意做个完整的人继续生活许多年。你有那么多可以去享受、去担负、去执行。”

“可是”山姆说眼泪开始往上冒“我以为你做了所有那些事情之后也能享受夏尔很多很多年。”

“我也曾经那么以为。但山姆我被伤得太深。我设法拯救夏尔它也获救了但不是为了我。山姆常常得是这样当事物陷入危机必须有人放弃它们、失去它们好让其他人可以保有它们。不过你是我的继承人我所拥有和可能拥有的一切我都留给你了。而你还拥有罗丝和埃拉诺将来还会有弗罗多小子、罗西丫头并且还有梅里、戈蒂洛克丝以及皮平说不定还有更多我预料不到的。到处都会需要你的双手与你的智慧。当然你会当市长想当多久就当多久你还会是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园丁。你会朗读《红皮书》上的记载将已逝岁月的记忆保持鲜活好让大家记得大患难的日子使他们越发珍惜自己钟爱的地方。只要你那一部分故事还在继续这就足够你像任何人一样忙碌又快乐了。

“现在来吧陪我骑一段路”

于是埃尔隆德和加拉德瑞尔继续前行。第三纪元结束了力量之戒的时代逝去那段时日的故事与歌曲也都到了结局。随他们一起去的有很多不会继续留在中洲的高等精灵。山姆、弗罗多和比尔博骑马走在众精灵当中精灵们也欣然向他们致敬。他们心中充满了悲伤但这悲伤同时得到了祝福不含怨怼苦恨。

那整个黄昏和整个夜晚虽然他们骑马从夏尔中间穿过然而除了野生动物之外无人看见他们经过。也许零星有哪个暗中的漫游者看见树下掠过一道微光或在月亮西行时瞥到草地上有光和影流淌而过。他们离开夏尔绕过白岗的南缘就到了远岗以及塔楼望见了远方的大海。就这样他们最后骑下米斯泷德抵达位于狭长的路恩峡湾中的灰港。

当他们来到大门前造船者奇尔丹前来迎接他们。他身量极高胡子很长[4]年纪也十分苍老但目如朗星神采锐利。他看着他们鞠了一躬说“一切都准备好了。”

于是奇尔丹领他们来到港口那里泊着一艘白船。码头上有个一身白袍的人影站在一匹灰色的高大骏马旁正在等候他们。那人转身迎向他们弗罗多随即看见如今甘道夫手上公开戴着第三枚魔戒—伟大的纳雅戒上所嵌的宝石红如火焰。那些即将远行的人知道甘道夫将跟他们一起搭船离去都很欣喜。

但山姆此刻内心悲伤他觉得如果离别会很痛苦那么独自回家的漫漫长路将会更加哀伤难忍。但就在他们站在那里精灵陆续登船启航的一切准备都快要准备好时梅里和皮平骑着马急匆匆地赶到了。皮平含泪大笑。

“弗罗多你以前就想撇下我们偷偷溜走结果没能得逞。”他说“这次你差点就成功了但还是没能得逞。不过这次不是山姆出卖了你而是甘道夫本人”

“没错”甘道夫说“因为归途三个人一起走比独自一个人要好。好啦我亲爱的朋友们终于在这里在大海的岸边我们在中洲的同盟情谊到了尽头。平安地去吧我不会说‘别哭’因为并非所有的眼泪都是不幸。”

于是弗罗多亲吻了梅里和皮平最后亲吻了山姆然后登上了船。船帆升起海风吹拂那只船慢慢驶离了长长的灰色峡湾。弗罗多带着加拉德瑞尔的水晶瓶它的光芒闪了闪终于消失了。大船航进大海穿过大海进入了西方直到最后在一个下着雨的夜晚弗罗多闻到空气中有一股甜香听见越过水面飘来阵阵歌声。然后他觉得就像在邦巴迪尔家中梦见的那样灰色的雨幕尽数化作碎银琉璃向后卷起他看见了白色的沙滩以及沙滩尽头在骤升的太阳下那一片遥远的青翠原野。

但对站在海港的山姆来说渐浓的暮色终于变成了一片黑暗。当他望着灰色的大海他只看见水上有个影子很快就消失在西方。然而他仍在那里一直站到深夜耳中只听见拍打着中洲海岸的波涛叹息呢喃不绝它们的声音深深没入了他的心底。梅里和皮平站在他旁边也都默不作声。

终于三个伙伴转身离开他们慢慢往家的方向骑马行去始终没有回头也没有开口交谈一直回到夏尔。但在这条漫长灰暗的路上每个人都为身边有朋友陪伴而感到莫大的安慰。

最后他们骑马翻过山岗走上了东大道。梅里和皮平随即骑往雄鹿地他们一边走一边已经唱起歌来。而山姆转往傍水镇就这样他再次在一天将尽之时回到了小丘。他往前走那里有暖黄的灯光屋内有炉火晚餐已经备好家人正在等待。罗丝迎接他进屋拉他在他的椅子上坐下将小埃拉诺放在他的膝头。

他深吸一口气说“啊我回来了。”

[1]沙底路Shakey's End原文这个笑话为双关既是仿照“袋底洞”Bag End又表示“沙基的末日”。—译者注

[2]“罗丝”Rose即玫瑰。霍比特人喜欢用花朵的名字给女孩取名。译者根据中文习用译名选择了音译。详见附录三注释和附录六。—译者注

[3]意思是“啊埃尔贝瑞丝吉尔松涅尔

澄净晶莹群星璀璨

流泻如宝钻光华

吉尔松涅尔啊埃尔贝瑞丝”—译者注

[4] 奇尔丹的胡子问题托尔金曾经解释精灵的生命分为三个“周期”cycle“精灵直到生命的第三周期才会长胡子。”参见精灵语言学会Elvish Linguistic Fellowship出版的期刊Vinyar Tengwar第41期From The Shibboleth of Feänor一篇同一处还指出费艾诺的妻子奈丹妮尔的父亲是个例外他还在生命的第二周期早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些笔记给出了一定程度的解释但托尔金终生都在不断修改他的故事对于“精灵也会长胡子”一事如今无可辩驳的定论是不存在的。—译者注

附录

附录一 列王纪事

以下附录所包含的主要内容特别是附录一至附录四资料来源请参见“楔子”末尾的说明。附录一第三篇《都林一族》很可能源自矮人吉姆利的叙述他与佩里格林、梅里阿道克保持着友谊多次在刚铎和洛汗与他们重聚。

种种资料中可以找到的传奇、历史与学识浩如烟海此处给出的仅仅是从中选出的一部分且多数都进行了大量缩减。这些材料的主要目的是描述“魔戒大战”及其缘起并填充故事主线上的空缺。比尔博最感兴趣的是第一纪元的古老传奇这些故事也被简略提及因为它们涉及埃尔隆德的出身以及努门诺尔诸王与族长的先祖。直接取自较长的编年史纪事与故事的引文以引号标识。后插入的内容以方括号标识。以引号标出的注释见于出处。其余均为编校注释。[\[1\]](#)

文中给出的日期若非以“第二纪元”或“第四纪元”标出均为第三纪元。第三纪元末年定为3021年9月即三戒西去之日但为了刚铎的文献记载起见第四纪元元年从3021年3月25日开始。刚铎纪年和夏尔纪年里的日期转换方法参见楔子和附录四。在年表中写在列王及诸统治者名号之后的日期如果只给出一个那么就是他们的逝世日期。倘若标以+符号便说明他们并非寿终正寝而是战死或死于其他原因不过并非每次出现此符号时都会附上一条事件记录。

[\[1\]](#)若干处参考《魔戒》以部数、卷数和章数注明和《霍比特人》以章数注明。

第一篇 努门诺尔诸王

第一节 努门诺尔

费艾诺是埃尔达精灵中艺术与学识造诣最深的一位但他同时也是最骄傲、最任性的。他琢造了三颗宝石即“精灵宝钻”[\[1\]](#)在其中注满了照亮维拉之地的双圣树—泰尔佩瑞安与劳瑞林[\[2\]](#)的璀璨光辉。大敌魔苟斯垂涎这三颗宝石他毁掉双圣树窃走精灵宝钻携往中洲将它们严守在桑戈洛锥姆的坚固要塞中。费艾诺违逆维拉的意志率领多数族人放弃了蒙福之地流亡前往中洲因他出于骄傲打算凭借武力从魔苟斯处夺回精灵宝钻。此后便是埃尔达与伊甸人对抗桑戈洛锥姆的无望战争[\[3\]](#)他们最终被彻底击败。伊甸人阿塔尼[\[4\]](#)包含了三支人类家族他们最先来到中洲的西部和大海的岸边成为埃尔达对抗大敌的盟友。

埃尔达与伊甸人之间有过三次联姻露西恩与贝伦伊缀尔与图奥阿尔玟与阿拉贡。靠着最后一次联姻半精灵家族长久割裂的两个分支得以重新联合血脉得以恢复。

露西恩·提努维尔是第一纪元的多瑞亚斯之王灰袍辛葛的女儿她的母亲是出身于维拉一族的美丽安。贝伦是伊甸人第一家族的巴拉希尔之子。他们二人一同从魔苟斯的铁王冠[\[5\]](#)上夺回了一颗精灵宝钻。露西恩变成了凡人精灵一族失去了她。她的儿子是迪奥迪奥的女儿则是埃尔汶她曾保有那颗精灵宝钻。

伊缀尔·凯勒布琳达尔是隐匿之城刚多林之王图尔巩的女儿。[\[6\]](#)图奥是哈多家族的胡奥之子哈多家族是伊甸人第三家族他们在对抗魔苟斯的战争中最有名望。伊缀尔与图奥的儿子便是航海家埃雅仁迪尔。

埃雅仁迪尔娶了埃尔汶。他依靠那颗精灵宝钻的力量穿过重重黯影[\[7\]](#)来到极西之地作为精灵和人类双方的使者陈词赢得了援助推翻了魔苟斯。埃雅仁迪尔不得再返回尘世之地他的船载着那颗精灵宝钻被安排在穹苍中巡航成为一颗星。对遭受大敌及其爪牙压迫的中洲居民来说它也是希望的象征。[\[8\]](#)维林诺的双圣树在遭到魔苟斯毒害之前的古老光辉惟有三颗精灵宝钻保存下来但另外两颗在第一纪元末失落了。这些事件与其他更多涉及精灵和人类的完整传说都记载于《精灵宝钻》一书当中。

埃雅仁迪尔有两个儿子—埃尔洛斯和埃尔隆德他们被称为“佩瑞蒂尔”[\[9\]](#)或“半精灵”。第一纪元那些英勇的伊甸人领袖的血脉仅在他们身上得以存续而在吉尔-加拉德陨落[\[10\]](#)之后他们的后代也成为中洲高等精灵王族一脉的唯一代表。

第一纪元末维拉赋予半精灵一次不可反悔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归属于哪一支亲族。埃尔隆德选择归属精灵一族成为博学的大师。因此他也获得了与那些仍然徜徉在中洲的高等精灵相同的恩典—当他们终于厌倦了尘世之地便可乘船从灰港离开前往极西之地。这项恩典在世界改变之后仍然得以延续。但是埃尔隆德的子女也面临一个选择是随他一同离开去往世界的范围之外还是留在中洲变为凡人死去。因此无论魔戒大战如何演变结局对埃尔隆德来说都将充满悲伤。[\[11\]](#)

埃尔洛斯选择归属人类留在伊甸人当中。但他被赐予极长的寿命数倍于寻常人类。

众维拉也就是世界的守护者们为了报答伊甸人在对抗魔苟斯的大业中作出的牺牲赐予他们一块栖身之地让它远离中洲的种种危险。因此伊甸人大多数扬帆过海靠着埃雅仁迪尔之星的指引来到了大岛埃兰娜那里是一切尘世之地的西边尽头。他们在那地建立了努门诺尔王国。

大岛中央有一座高山名为美尼尔塔玛视力好的人从山顶远望可以辨出埃瑞西亚岛上埃尔达港口的白塔。埃尔达从那里前来拜访伊甸人以知识学问和众多赠礼丰富了他们的生活但维拉向努门诺尔人下了一道命令即“维拉的禁令”努门诺尔人不得向西航行到看不见自家海岸的海域也不得企图涉足不死之地。尽管他们被赐予长寿起初三倍于寻常人类之久但他们必须终有一死因为维拉无权从他们那里剥夺“人类的赠礼”后来被称为“人类的宿命”。

埃尔洛斯是努门诺尔的开国之王后来以高等精灵语之名“塔尔-明雅图尔”为人所知。他的后代长寿但终有一死。后来他们变得强大起来对祖辈的选择感到不满渴望得到与世界同寿的不朽生命此为埃尔达的宿命于是私下出言反对禁令。他们就这样开始了背叛而在索隆的邪恶教唆下他们终于招致努门诺尔的沦亡和古老世界的崩毁如《阿卡拉贝斯》[\[12\]](#)中所述。

以下是努门诺尔诸王与诸女王的名号埃尔洛斯·塔尔-明雅图尔瓦尔达米尔塔尔-阿门迪尔塔尔-埃兰迪尔塔尔-美尼尔都尔塔尔-阿勒达瑞安塔尔-安卡理梅首位执政女王塔尔-阿纳瑞安塔尔-苏瑞安塔尔-泰尔佩瑞恩第二位女

王塔尔-米那斯提尔塔尔-奇尔雅坦“霸主”塔尔-阿塔那米尔塔尔-安卡理蒙塔尔-泰伦麦提塔尔-瓦妮美尔德第三位女王塔尔-阿尔卡林塔尔-卡尔马奇尔塔尔-阿尔达明。

自阿尔达明之后诸王登基时便采用努门诺尔语或称“阿督耐克语”的名号阿尔-阿督那霍尔阿尔-辛拉松阿尔-萨卡索尔阿尔-基密佐尔阿尔-印齐拉顿。印齐拉顿痛悔诸王先前的种种作为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远见者”塔尔-帕蓝提尔。他的女儿本来应当成为第四位女王即塔尔-弥瑞尔但国王的侄子篡夺了王位成为黄金之王阿尔-法拉宗便是努门诺尔人的末代国王。

在塔尔-埃兰迪尔统治期间努门诺尔人的航船首次回到了中洲。国王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即熙尔玛莉恩。她的儿子是维蓝迪尔他便是首位安督尼依亲王。安督尼依位于岛的西部历代安督尼依亲王都以与埃尔达交谊甚笃著称。其末代亲王阿门迪尔以及他的儿子“长身”埃兰迪尔都是维蓝迪尔的后人。

第六代国王身后只留下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她成为首位女王因为当时制定了一项王室法律国王年纪最长的孩子无论男女都将继承王位。

努门诺尔王国屹立到第二纪元末此间王国的威势荣光不断增长而半个纪元过去努门诺尔人的智慧与欢欣亦是与日俱增。日后降临他们身上的魔影其最早的端倪出现在第十一代国王塔尔-米那斯提尔统治的时期。正是他派出一支强大的军队去援助吉尔-加拉德。他爱埃尔达但也嫉妒他们。努门诺尔人当时已成为伟大的水手探索着东方一切海域并开始渴望西方和禁区水域。他们生活得越是幸福快乐就越是渴望埃尔达的长生不死。

在米那斯提尔之后诸王甚至开始贪求财富和权力。起初努门诺尔人来到中洲乃是作为良师益友教导、帮助遭受索隆折磨的寻常人类如今他们的海港变成了堡垒统治着广大海滨地区。阿塔那米尔及后继者对人类课以重税努门诺尔人的船只满载着贡品返航。

塔尔-阿塔那米尔最先公开反对禁令并宣称他理应拥有埃尔达的寿命。就这样魔影加深了人们的心因顾虑死亡而投向黑暗。于是努门诺尔人分裂为两派一边是诸王及其追随者们疏远了埃尔达和维拉另一边则是少数自称“忠贞派”的人大多数都住在岛国的西部。

诸王及其追随者们渐渐摒弃了埃尔达语最终第二十代国王以努门诺尔语取了封号自称“阿尔—阿督那霍尔”“西方主宰”。在忠贞派看来这是不祥之兆因为该称号此前只用来称呼维拉中的一员或大君王本人。[\[13\]](#)而阿尔—阿督那霍尔果然开始迫害忠贞派惩罚那些公开使用精灵语的人埃尔达也不再来努门诺尔了。

尽管如此努门诺尔人的威势与财富依然继续增长然而随着他们对死亡的恐惧愈发加深他们的寿命却愈发缩短欢乐也离他们而去。塔尔—帕蓝提尔企图弥补邪恶造成的损害但为时已晚努门诺尔出现了反叛和争斗。他死后他的侄子、反叛一方的领袖夺去了权杖成为国王阿尔—法拉宗。黄金之王阿尔—法拉宗是诸王中最骄傲也最强大的一位他所渴望的是至少也要统治世界的权力。

他决心挑战强大的索隆从而统治中洲。最后他亲自率领大军出航在乌姆巴尔登陆。努门诺尔人威势强大、荣光惊人竟使索隆被自己的爪牙抛弃。索隆卑躬屈膝前来宣誓效忠寻求宽宥。阿尔—法拉宗因骄傲自大愚蠢地把索隆当做阶下囚带回了努门诺尔。不久之后索隆蛊惑了国王成为国王的首要谋士。很快他便将所有努门诺尔人的心重新引向了黑暗例外的只有忠贞派的残余成员。

索隆欺骗了国王谎称只要占领不死之地便可拥有永恒的生命禁令只不过是为了防止人中王者超越维拉。他说“但伟大的君王应争取他们当得的。”

最终阿尔—法拉宗听进了他的建议因为他感到年华老去对死亡的恐惧令他心智昏昧。于是他准备了有史以来世间最强大的舰队待到万事俱备便吹号出海。他打破了维拉的禁令发动征战要从西方主宰手中夺过永恒的生命。但当阿尔—法拉宗涉足蒙福之地阿门洲的海岸时众维拉放弃了守护世界之权呼唤独一之神[\[14\]](#)世界从此改变。努门诺尔倾覆沉入大海不死之地则被永远移出了世界。努门诺尔的辉煌就此终结。

忠贞派最后的领袖埃兰迪尔和他的两个儿子驾着九艘船逃离了沦亡。他们的船上载着宁洛丝的小树苗以及七颗真知晶石这是埃尔达赠给他们家族的礼物。[\[15\]](#)他们被大风暴裹挟而去抛上了中洲的海岸在中洲的西北部建立了流亡努门诺尔人的王国阿尔诺与刚铎。[\[16\]](#)埃兰迪尔是至高王住在北方的安努米那斯南方则交给两个儿子伊熙尔杜和阿纳瑞安来统治。他们在南

方建了欧斯吉利亚斯它位于米那斯伊希尔和米那斯阿诺尔之间[17]离魔多边境不远。因为他们相信毁灭至少带来了一件好事那就是索隆也覆灭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努门诺尔的毁灭确实殃及索隆毁去了他长久以来借以行走人世的肉身形体但他满怀憎恨的灵魂乘着一阵黑风逃回了中洲。他再也化不成人类眼中的美貌形体而是变得黑暗丑恶从此只能通过恐怖行使力量。他重新进入魔多在那里悄然潜伏了一段时间。但当他得知他最憎恨的埃兰迪尔不但逃脱而且正在自家门口经营国度不禁大为震怒。

因此过了一段时间索隆便赶在流亡努门诺尔人站稳脚跟之前向他们发动了战争。欧洛朱因火山再次喷发烈火在刚铎它得到了新名“阿蒙阿马斯”意为“末日山”。但索隆操之过急他自己的势力尚未彻底恢复而吉尔-加拉德的势力在他离去期间已经增长壮大。为了对抗索隆最后联盟建立起来。索隆在此役中被推翻至尊戒从他手中被夺走。[18]第二纪元就此告终。

第二节 流亡王国

北方一脉 伊熙尔杜的继承人

阿尔诺埃兰迪尔†第二纪元3441年。伊熙尔杜†2年。维蓝迪尔[19]249年。埃尔达卡339年。阿兰塔435年。塔奇尔515年。塔隆多602年。维蓝都尔†652年。埃兰都尔777年。埃雅仁都尔861年。

阿塞丹佛诺斯特的阿姆莱斯[20]埃雅仁都尔的长子946年。贝烈格1029年。瑁洛尔1110年。凯勒法恩1191年。凯勒布林多1272年。瑁维吉尔1349年。阿盖勒布一世†1356年。阿维烈格一世1409年。阿拉佛1589年。[21]阿盖勒布二世1670年。阿维吉尔1743年。阿维烈格二世1813年。阿拉瓦尔1891年。阿拉方特1964年。末代国王阿维杜伊†1975年。北方王国灭亡。

族长阿拉纳斯阿维杜伊的长子2106年。阿拉海尔2177年。阿拉努伊尔2247年。阿拉维尔2319年。阿拉贡一世†2327年。阿拉格拉斯2455年。阿拉哈德一世2523年。阿拉戈斯特2588年。阿拉沃恩2654年。阿拉哈德二世2719年。阿拉苏伊尔2784年。阿拉松一世†2848年。阿刚努伊2912年。阿拉多†2930年。阿拉松二世†2933年。阿拉贡二世第四纪元120年。

南方一脉 阿纳瑞安的继承人

刚铎诸王埃兰迪尔、伊熙尔杜、阿纳瑞安†第二纪元3440年。阿纳瑞安之子美尼尔迪尔158年。凯门都尔238年。埃雅仁迪尔324年。阿纳迪尔411年。欧斯托赫尔492年。罗门达奇尔一世†541年原名塔洛斯塔。图伦拔667年。阿塔那塔一世748年。西瑞安迪尔830年。此后是四位“船王”

塔栏农·法拉斯图尔913年他是第一位没有子女的国王继承他是他弟弟的儿子塔奇尔扬。埃雅尼尔一世†936年。奇尔扬迪尔†1015年。哈尔门达奇尔一世奇尔雅赫尔1149年刚铎的威势此时达到了巅峰。

“荣耀之王”阿尔卡林、阿塔那塔二世1226年。纳马奇尔一世1294年第二位没有子女的国王继承人是他的弟弟。卡尔马奇尔1304年。明阿尔卡1240—1304年为摄政王1304年加冕成为罗门达奇尔二世死于1366年。维拉卡1432年在他统治的时期刚铎第一场大祸“亲族争斗”发生。

维拉卡之子埃尔达卡起初名为维尼特哈亚[22]在1437年被推翻。“篡位者”卡斯塔米尔†1447年。埃尔达卡复位死于1490年。

阿勒达米尔†1540年埃尔达卡的次子。哈尔门达奇尔二世1621年原名温雅瑞安。米纳迪尔†1634年。泰伦纳†1636年泰伦纳和他的所有子女都在瘟疫中丧生他的继承人是他的侄子即米纳迪尔的次子米那斯坦之子。塔隆多1798年。泰路梅赫塔·乌姆巴达奇尔1850年。纳马奇尔二世†1856年。卡利梅赫塔1936年。昂多赫尔†1944年昂多赫尔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战死沙场一年之后在1945年王位传给得胜的统帅埃雅尼尔他是泰路梅赫塔·乌姆巴达奇尔的后裔。埃雅尼尔二世2043年。埃雅努尔†2050年。诸王血脉至此断绝王国改由宰相统治直到3019年埃莱萨·泰尔康塔重续血脉。

刚铎宰相胡林家族佩兰都尔1998年他在昂多赫尔战死后统治了一年时间建议刚铎拒绝阿维杜伊提出的继承王位的要求。“猎手”沃隆迪尔2029年[23]。“坚定者”马迪尔·沃隆威他是首位执政宰相。他的继承人们不再使用高等精灵语名字。

执政宰相马迪尔2080年。埃拉丹2116年。赫瑞安2148年。贝烈贡2204年。胡林一世2244年。图林一世2278年。哈多2395年。巴拉希尔2412年。迪奥2435年。德内梭尔一世2477年。波洛米尔2489年。奇瑞安2567年在他统治的时期洛希尔人来到了卡伦纳松。

哈拉斯2605年。胡林二世2628年。贝烈克梭尔一世2655年。欧洛德瑞斯2685年。埃克塞理安一世2698年。埃加尔莫斯2743年。贝伦2763年。贝瑞刚德2811年。贝烈克梭尔二世2872年。梭隆迪尔2882年。图林二世2914年。图尔巩2953年。埃克塞理安二世2984年。德内梭尔二世他是最后一位执政宰相继承人是他的次子法拉米尔。法拉米尔是埃敏阿尔能的领主、国王埃莱萨的宰相死于第四纪元82年。

第三节 埃利阿多、阿尔诺以及伊熙尔杜的继承人

“古时埃利阿多这个名字指的是迷雾山脉与蓝色山脉之间的全部土地在南方则以灰水河和在沙巴德上方汇入灰水河的格蓝都因河为界。

“阿尔诺王国在全盛时期领土包括埃利阿多全境例外的只有路恩河以西的地区以及灰水河与响水河以东、幽谷和冬青郡所在的土地。路恩河以西是精灵国度青葱安宁人类不去那里但矮人过去和现在都住在蓝色山脉东侧特别是在路恩湾以南的山区中那里仍有他们的矿井在运作。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习惯沿着大道去往东方我们来到夏尔以前他们已经这样行事很久。造船者奇尔丹居住在灰港有人说他仍住在那里直到‘最后航船’扬帆驶向西方。在诸王统治的年代仍然驻留在中洲的高等精灵绝大多数都与奇尔丹住在一地或住在林顿的海滨地带。如今他们即便还有人留在这里人数也是寥寥无几。”

北方王国与杜内丹人

继埃兰迪尔和伊熙尔杜之后阿尔诺有过八位至高王。埃雅仁都尔死后由于他的儿子们意见各异王国一分为三阿塞丹、鲁道尔、卡多蓝。阿塞丹位于西北部包括白兰地河和路恩河之间的土地以及大道以北直到风云丘陵的土地。鲁道尔位于东北部地处埃滕荒原、风云丘陵和迷雾山脉之间但还包括苍泉河和响水河之间的河角地。卡多蓝位于南部以白兰地河、灰水河和大道为界。

伊熙尔杜一脉在阿塞丹得以传承延续但在卡多蓝和鲁道尔王族血脉很快便断绝了。王国之间常有冲突争斗这加速了杜内丹人的衰落而争论的焦点在于风云丘陵以及西边邻近布理的土地的归属。鲁道尔和卡多蓝都渴望占据屹立于两国边境上的阿蒙苏尔风云顶因为阿蒙苏尔之塔中保管着北方那颗主晶石帕蓝提尔另外两颗则由阿塞丹保管。

“在阿塞丹的瑁维吉尔统治初期邪恶侵入了阿尔诺。那时安格玛王国在埃滕荒原以北的北方崛起领土涵盖迷雾山脉的两侧许多邪恶的人类、奥克以及其他凶恶的生物都聚集在那里。[那片土地的君主以‘巫王’为人所知但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其实是戒灵之首。他见刚铎强盛阿尔诺却内部不和便抱着消灭阿尔诺的杜内丹人的目的北上。]”

瑁维吉尔之子阿盖勒布统治期间由于另外两个王国再无伊熙尔杜的后人留存阿塞丹的国王再度要求取得阿尔诺全境的统治权。这个要求在鲁道尔遭到了抵制。在那里杜内丹人数量很少一个出身于山区人类的邪恶首领夺取了权力他与安格玛结有秘密联盟。因此阿盖勒布巩固了风云丘陵的防御[24]但他在与鲁道尔和安格玛的战斗中战死。

阿盖勒布之子阿维烈格得到了卡多蓝和林顿的援助将敌人赶出了风云丘陵。此后多年阿塞丹和卡多蓝都在风云丘陵、大道和苍泉河下游一线驻扎兵力。据说幽谷此时遭到了围困。

1409年一支大军从安格玛出动越过苍泉河进入卡多蓝包围了风云顶。杜内丹人被击败阿维烈格被杀害。阿蒙苏尔之塔遭到焚烧之后被夷为平地但人们抢救出了那颗帕蓝提尔撤退时将它带回了佛诺斯特。臣服于安格玛的邪恶人类占领了鲁道尔[25]那里尚存的杜内丹人要么被杀要么逃往西边。卡多蓝遭到了洗劫。阿维烈格之子阿拉佛尚未成年但他十分英勇靠着奇尔丹的援助他将敌人从佛诺斯特和北岗击退。卡多蓝的杜内丹人中残余的忠贞者也在提殒戈沙德坚持抵抗或在后方的老林子中避难。

据说安格玛一度被来自林顿和幽谷的精灵族人压制—埃尔隆德翻过迷雾山脉从罗瑞恩带来了援军。这时曾经住在苍泉河和响水河之间的河角地的斯图尔族逃向西边和南边这既是因为战乱以及对安格玛的恐惧也是因为埃利阿多的土地和气候—尤其是东部—状况变差变得不宜居住。一部分人返回了大荒野住在金鸢尾沼地附近成为一支以捕鱼为生的河边种族。

在阿盖勒布二世统治的时代瘟疫从东南方传播到埃利阿多卡多蓝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染病死去了明希瑞亚斯尤甚。霍比特人和其他所有种族都受灾严重但瘟疫向北传播时威胁逐渐减弱阿塞丹的北部地区几乎未受影响。此时卡多蓝的杜内丹人终告灭族邪灵自安格玛和鲁道尔而出进入了荒无人烟的丘陵盘踞该处。

“古冢岗古时称为‘提殒戈沙德’其众多坟丘据说极为古老许多都是在第一纪元的古代世界时期由伊甸人的祖先建造的那时他们还没有翻越蓝色山脉进入贝烈瑞安德而林顿便是如今贝烈瑞安德仅存的地区。因此杜内丹人归来后对那片丘陵十分尊崇将众多王侯贵族葬在那里。[有人说持戒人遭到囚禁的那座坟丘曾是卡多蓝最后一位君主的坟墓他战死于1409年。]”

“1974年安格玛的势力再度抬头巫王在冬季结束前向阿塞丹发动了突袭。他攻下了佛诺斯特将绝大多数残存的杜内丹人赶过了路恩河其中就包括国王的儿子们。但国王阿维杜伊在北岗坚持抵抗到最后接着带领一些卫士向北逃去。他们靠着快马得以逃脱。

“在迷雾山脉北端附近阿维杜伊在古老的矮人矿井隧道中躲了一阵但最终迫于饥饿出来寻求洛斯索斯人也就是佛洛赫尔的雪人[26]的帮助。他在海岸边找到了一处雪人的营地但雪人不愿帮助国王因为他能拿出作为回报的只有一些不受他们重视的珠宝而且他们害怕巫王他们说他能随心所欲制造或者解除霜冻。但是部分出于对骨瘦如柴的国王及其随从的同情部分由于害怕他们的武器雪人给了他们一点食物并为他们造了雪屋。阿维杜伊被迫在那里等待盼望南方能有援助前来因为他的马都死了。

“奇尔丹从阿维杜伊之子阿拉纳斯处听说国王逃往北方立刻派出一艘船前往佛洛赫尔搜寻。因为逆风船过了许多天才终于到达那里水手们远远看见了失踪的人们用浮木燃起并有意保持不灭的小火堆。但那年的冬季迟迟不肯过去尽管那时已是三月冰却刚刚开始融化碎裂从海岸延伸出很远。

“雪人看见船大惊之下十分恐惧因为他们记忆中从不曾见过海上有这样的船。但他们此时已经变得更加友善便将国王及其随从当中幸存下来的人放在雪橇上拉过了冰面直到不敢再前行。就这样从船上派出一只小船接应了他们。

“但是雪人深感不安他们说嗅到风中有危险的气息。洛斯索斯人的首领对阿维杜伊说‘别骑上这个海怪要是这些海人有吃的和别的我们需要的东西那就让他们拿来你可以留在这里直到巫王回家去。夏天他的力量就变弱了但现在他的呼吸是致命的他的寒冷手臂伸得很长。’

“但是阿维杜伊没有采纳首领的建议。他表达了谢意于分别之际将自己的戒指赠给了对方说‘此物的价值仅其古老程度就已超出你的估计。它不具备力量但拥有它的人会得到那些热爱我家族的人们的敬意。它帮不了你但

有朝一日你若有需求不管你渴望什么我的亲族都将报以海量将它赎回。’[\[27\]](#)

“然而不管是偶然还是预见洛斯索斯人的建议是正确的。因为不等船抵达远海一场大风暴便挟着遮天蔽日的大雪从北方扑来将船吹到了冰上并将冰堆上船身就连奇尔丹的水手也束手无策。夜里冰压坏了船的外壳船沉没了。末代国王阿维杜伊就这样死去那两颗帕蓝提尔也随他一同葬身海底。[\[28\]](#)此后很久人们才从雪人那里听说佛洛赫尔沉船的消息。”

夏尔居民得以幸存不过战争也席卷了他们的家园绝大多数人都逃去躲藏起来。他们派了一些弓箭手去援助国王但那些人再没有归来还有一些去参加了那场推翻安格玛的战斗此事在南方纪事有更多描述。在此后的和平中夏尔居民实行自治繁荣起来。他们选出一位长官来代替国王并对此心满意足。虽然长久以来许多人仍然盼望国王归来但最后这个希望被遗忘了只存留在“直到国王归来”这句俗语中用来形容某种无法达成的善事或某种无法弥补的邪恶。首任夏尔长官是泽地一个名叫布卡的人老雄鹿家族自称是他的后代。他在我们纪年的379年1979年成为长官。

阿维杜伊死后北方王国灭亡因为杜内丹人此时人丁寥落埃利阿多的所有民族都衰落了。然而杜内丹人的诸位族长承继了国王的血脉阿维杜伊之子阿拉纳斯便是首代族长。他的儿子阿拉海尔在幽谷被抚养长大继他之后所有族长的儿子也都如此他们的传家宝也保存在那里巴拉希尔之戒、纳熙尔剑的碎片、埃兰迪尔之星以及安努米那斯的权杖。[\[29\]](#)

“王国灭亡之后杜内丹人隐入黯影变成一支行事隐秘的流浪民族他们的功绩和辛劳很少被传唱记录。自从埃尔隆德离去已没有多少关于他们的记忆了。尽管在‘警戒和平’结束之前邪恶之物就再度开始袭击埃利阿多或秘密侵入此地但诸位族长大多数还是得以寿终正寝。据说阿拉贡一世被恶狼所害狼群此后始终是埃利阿多的一项威胁仍未消除。阿拉哈德一世的时代奥克突然现身后来证明他们此前已经秘密占领了迷雾山脉中的要塞许久以切断所有通入埃利阿多的隘口通路。2509年埃尔隆德的妻子凯勒布莉安旅行前往罗瑞恩在红角口遭到伏击。奥克发动突袭打散了护卫队将她抓住掳走。埃尔拉丹和埃洛希尔追来救下了她但她已遭受折磨伤口中毒。[\[30\]](#)她被送回伊姆拉缀斯虽然身体被埃尔隆德治愈却丧失了在中洲的一切生趣次年她便前往灰港渡海而去。后来在阿拉苏伊尔的时代奥克再次在迷雾山脉中

繁衍壮大开始劫掠各地杜内丹人和埃尔隆德的儿子们与他们作战。就是在那时一大批奥克向西而行直至进入夏尔被班多布拉斯·图克赶走。”[\[31\]](#)

杜内丹族长共有十四位而第十五位也是最后一位便是阿拉贡二世他再度成为刚铎与阿尔诺两国的君王。“我们称他‘我们的国王’。当他北上前往重建的安努米那斯在暮暗湖畔的王宫中暂住夏尔人人都会感到欢喜。但他不进入这片土地亲自恪守他制订的法令大种人一律不得越过夏尔边境。不过他经常带着许多体面的人骑马前往大桥在那里欢迎他的朋友以及任何想要见他的人。有些人随他骑马而去只要愿意就住在他的王宫中。佩里格林长官曾多次前往那里市长山姆怀斯大人亦然而他的女儿—美丽的埃拉诺是暮星王后的侍女。”

这是北方一脉的骄傲与奇迹尽管势力不再尽管人民衰微但他们的传承历经世世代代依旧由父及子绵延未绝。此外虽然杜内丹人的寿命在中洲越来越短但刚铎在诸王血脉断绝后寿命衰减得更快。而北方杜内丹人的族长们许多人仍活了常人两倍的寿命远超过我们当中寿命最长的人。阿拉贡实际上活了二百一十岁是自阿维吉尔王以来他那一脉之最。在阿拉贡·埃莱萨身上古时诸王的尊严得以重现。

第四节 刚铎以及阿纳瑞安的继承人

阿纳瑞安在巴拉督尔前被杀之后刚铎一共有过三十一位国王。尽管边境战事从未止息但一千多年来南方的杜内丹人在海陆两地的财富和威势都在增长直到号称“荣耀之王”阿尔卡林的阿塔那塔二世统治的时代。然而那时衰落的迹象已经出现南方的贵族结婚很迟子女很少。法拉斯图尔是第一位没有子女的国王阿塔那塔·阿尔卡林之子纳马奇尔一世则是第二位。

第七代国王欧斯托赫尔重建了米那斯阿诺尔此后诸王夏天都住在那里而不是住在欧斯吉利亚斯。在他统治的时期刚铎首次被东方来的野蛮人攻击但他的儿子塔洛斯塔击败了他们将他们赶出王国随后为自己取名“罗门达奇尔”意思是“东方胜利者”。然而后来塔洛斯塔在与新来的大群东夷[\[32\]](#)的战斗中被杀他的儿子图伦拔替他报了仇赢回了东边的领土。

船王一脉自第十二代国王塔栏农而始。他建立了海军将刚铎的统治范围沿着海岸向西拓展向南则扩大到安都因河口以南。塔栏农为庆祝自己作为大军统帅取得的胜利以“法拉斯图尔”之名即位意思是“海岸之王”。

他的侄子埃雅尼尔一世继承了他的王位修复了古老的港口佩拉基尔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海军。埃雅尼尔从海陆两面围困乌姆巴尔攻下该地它随后变成了刚铎全盛时期一座坚固强大的港口兼要塞。[\[33\]](#)但是埃雅尼尔胜利后没能幸存多久。他与许多人一起在乌姆巴尔外海的一场大风暴中丧生。他的儿子奇尔扬迪尔继续建造船只但哈拉德的人类由那些被赶出乌姆巴尔的贵族领导发动强大兵力前来攻打这处要塞奇尔扬迪尔战死在哈拉德地区[\[34\]](#)。

乌姆巴尔被围攻多年但刚铎由于海上力量不足始终无法攻取该地。奇尔扬迪尔之子奇尔雅赫尔等待时机在集聚军力后终于从北方自海陆两路发动攻击。他的军队渡过哈尔能河彻底击败了哈拉德的人类迫使他们的王承认刚铎的统治权威1050年。随后奇尔雅赫尔为自己取名“哈尔门达奇尔”意思是“南方胜利者”。

在哈尔门达奇尔余下的漫长统治时期内没有敌人胆敢挑战他的威势。他在王位上坐了一百三十四年阿纳瑞安一脉当中只有一位国王的统治时间比他更长。在他统治的时期刚铎的威势达到了巅峰。那时王国疆域向北扩展到凯勒布兰特原野与黑森林的南缘向西到灰水河向东到鲁恩内海向南则到哈尔能河从那里沿着海岸又扩展到乌姆巴尔半岛与海港。安都因河谷的人类承认刚铎的权威哈拉德诸王也顺服刚铎其子作为人质生活在刚铎王庭。魔多荒芜不毛但仍受到守卫各处隘口的坚固堡垒的警惕监视。

船王一脉就这样结束了。哈尔门达奇尔之子阿塔那塔·阿尔卡林生活的时期富庶辉煌于是人们说“在刚铎珍贵的宝石被孩童当做石子来玩耍。”但是阿塔那塔喜好安逸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维持他所继承的权力他的两个儿子也都是相似的脾性。在他死前刚铎已经开始衰落而且这一点无疑被敌人注意到了。对魔多的监视也被忽视了。尽管如此直到维拉卡的时代第一场大祸才降临刚铎亲族争斗引发内战内战带来的惨重损失和破坏一直不曾完全恢复。

卡尔马奇尔之子明阿尔卡是个精力极其充沛的人1240年纳马奇尔任命他为摄政王彻底甩手不理朝政。从那时起明阿尔卡便以国王之名代理刚铎国事直到他继承他父亲的王位。他主要担忧的是北方人类。

在刚铎的威势带来的和平时期内北方人类的人数大大增加了。诸王对他们示好因为他们是与杜内丹人亲缘最近的寻常人类大多数都是古时那些

伊甸人的先祖的后裔。诸王给予他们安都因河对岸、大绿林以南的广阔土地以期抵御东方的人类。因为在过去东夷主要都是越过鲁恩内海和灰烬山脉之间的平原攻来。

在纳马奇尔一世统治的时期东夷又开始进攻不过起初兵力很少。但摄政王得知北方人类并不是始终忠于刚铎其中一些人会与东夷的军队联合动机或者是贪求战利品或者是助成他们的王侯之间的宿怨争斗。因此明阿尔卡在1248年率领一支大军出兵。他在罗瓦尼安和鲁恩内海之间击败了一支东夷大军拔除了他们位于大海以东的所有营地和据点。此后他为自己取名“罗门达奇尔”。

罗门达奇尔归来后巩固了安都因河西岸直至利姆清河汇流处的防守并禁止任何陌生人在过了埃敏穆伊之后沿大河而下。能希斯艾尔入口处的阿刚那斯双柱便是由他修建。但他需要人手也渴望加强刚铎和北方人类的联系因此他将许多北方人类收归麾下并在自己的军队中给予他们很高的地位。

罗门达奇尔格外器重曾援助他作战的维杜加维亚。维杜加维亚自称“罗瓦尼安之王”确实是诸位北方人类首领当中势力最大的一位不过他自己的领土位于大绿林和凯尔都因河[35]之间。1250年罗门达奇尔派自己的儿子维拉卡作为大使去与维杜加维亚生活了一段时间让维拉卡熟习北方人类的语言、风俗和政策。但维拉卡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父亲的计划。他渐渐爱上了北方的风土人情并娶了维杜加维亚的女儿维杜玛维为妻。过了几年他才回到刚铎。这次联姻后来导致了亲族争斗的内战。

“因为刚铎的贵族已经对他们当中的北方人类斜眼相向而且王位继承人或国王的任一个儿子竟然娶了外族的寻常人类这种事闻所未闻。国王维拉卡年岁渐长时南方省份已有叛乱。他的王后是位美丽高贵的女士但她身为寻常人类命中注定短寿而杜内丹人担心她的后代会被证实也一样短寿辱没人中王者的威严。此外他们也不愿奉她的儿子为主。虽然他如今名为埃尔达卡但他生在异乡年轻时还曾经取名为维尼特哈亚这个名字属于他母亲那一族。

“因此当埃尔达卡继承父亲的王位时刚铎发生了内战。但事实证明埃尔达卡没那么容易被剥夺继承权。他身上除了刚铎血统还融合了北方人类的无畏精神。他英俊又英勇也没显露出比父亲衰老得更快的迹象。诸王后裔

率领同盟起兵反叛时他奋起抵挡战到最后一兵一卒最终被围困在欧斯吉利亚斯。他在那里守了很久直到饥饿和数目更庞大的叛军迫使他放弃逃离浴火的城池。在那场攻城战与大火中欧斯吉利亚斯的真知晶石塔被毁那颗帕蓝提尔失落在水中。

“但埃尔达卡躲开了敌人追捕来到北方向回到他在罗瓦尼安的亲族当中。在那里许多人聚集到他身边既有为刚铎效力的北方人类也有王国北方地区的杜内丹人。后者当中有许多人意识到埃尔达卡值得尊敬更多的人则憎恨起篡夺他王位的人。这个篡位者名为卡斯塔米尔是罗门达奇尔二世的弟弟卡利梅赫塔的孙子。他不仅是与国王血缘关系最近的王室成员之一所率的军队也是所有叛军中势力最大的一支因为他是舰队统帅得到了海岸一带的居民以及佩拉基尔和乌姆巴尔这两个大港的支持。

“卡斯塔米尔在王位上坐了不久便证实他傲慢自大、睚眦必报。他是个残酷的人这在攻取欧斯吉利亚斯时就已初次体现—他命人处死了被俘的埃尔达卡之子奥能迪尔他下令对城市进行屠杀损毁更是远超过战争的必要。米那斯阿诺尔和伊希利恩的人都对此记忆犹新而当人们发现卡斯塔米尔不在乎陆地只考虑舰队并打算把都城迁去佩拉基尔这两地就更不愿拥护卡斯塔米尔。

“因此他只当了十年国王。埃尔达卡见时机已至便率领一支大军从北方而来人们纷纷从卡伦纳松、阿诺瑞恩和伊希利恩投奔到他麾下。在莱本宁的埃茹伊渡口发生了一场大战此役中刚铎的大批精英洒下了热血。埃尔达卡亲自与卡斯塔米尔决斗并杀了他为奥能迪尔报了仇但卡斯塔米尔的儿子们逃脱了他们偕同其他亲族和舰队众人在佩拉基尔抵抗了许久。

“他们在那聚集了全部能集合的军力因为埃尔达卡没有船只无法从海路阻挠他们随后扬帆而去在乌姆巴尔建立了据点。他们把那里变成了所有国王之敌的避难所还自立为王不听国王管辖。此后历经数代人乌姆巴尔都一直与刚铎争斗不休成为刚铎海岸和海上一切往来的心腹大患。它直到埃莱萨的时代才被彻底征服。南刚铎地区变成了海盗和诸王之间的冲突之地。”

“失去乌姆巴尔对刚铎来说是重大的损失不仅因为王国的南方领土缩小放松了对哈拉德人的控制还因为那里是努门诺尔末代国王、黄金之王阿尔—法拉宗登陆并挫败索隆威势的地方。尽管后来有巨大的邪恶降临但就连埃

兰迪尔的追随者们也心怀自豪铭记着阿尔-法拉宗的大军如何自大海深处扬帆前来。在海港上方的海岬最高的一座山丘上他们立了一根白色巨柱作为纪念碑。碑顶设有一个水晶球它反射日光月华闪耀如同一颗明亮的星天气晴朗时即便是在刚铎的海岸或西部海域的远方它都能被人看见。它如此屹立直到不久之后索隆第二次崛起—乌姆巴尔落入他的爪牙之手而标志他耻辱的白柱也被推倒。”

埃尔达卡回归之后杜内丹人王室和其他家族与寻常人类通婚更为普遍因为许多贵族都在亲族争斗中被杀而埃尔达卡很器重帮他夺回王位的北方人类大批来自罗瓦尼安的人补充了刚铎的人口。

起初通婚并没有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加速杜内丹人的衰落但衰落仍然一如既往逐渐成真。无疑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洲本身此外星引之地沦亡后努门诺尔人所获的赠礼也被缓慢收回。埃尔达卡活到二百三十五岁坐了五十八年王位其中十年在放逐中度过。

第二十六代国王泰伦纳统治期间第二场大祸降临刚铎。泰伦纳的父亲、埃尔达卡之子米纳迪尔在佩拉基尔被乌姆巴尔的海盗杀害。这些海盗的首领是安加麦提和桑加杭多他们都是卡斯塔米尔的曾孙。不久之后一场致命的瘟疫便乘着黑风从东方袭来。国王泰伦纳和他所有的子女都病死了刚铎的居民也大量亡故特别是那些生活在欧斯吉利亚斯的人。此后由于人数减少、疲于奔命他们停止了对魔多边境的监视守卫各处隘口的堡垒也遭到废弃。

后来人们注意到这一切发生时魔影正在大绿林中变得深重许多邪物也重新出现。这是索隆崛起的端倪。的确刚铎的敌人也蒙受了损失否则他们本来可以在刚铎积弱时将其一举征服但索隆可以等待而且很可能他最想要的正是让魔多无人看守。

国王泰伦纳病死后米那斯阿诺尔的白树也枯萎死去但他的侄子塔隆多继承了王位在王城中种下了一棵小树苗。是他将王宫永久迁到了米那斯阿诺尔因为欧斯吉利亚斯如今已经部分废弃开始沦为废墟。那些逃去伊希利恩或西边河谷躲避瘟疫的人愿意回来的寥寥无几。

塔隆多年纪轻轻就坐上了王位他是刚铎诸王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但他所做的仅限于重整王国内部缓慢培养力量。不过他的儿子泰路梅赫塔仍记得米纳迪尔之死。海盗劫掠沿海地区甚至远犯安法拉斯。泰路梅赫塔对

海盗的肆无忌惮感到忧虑便集结兵力于1810年突袭攻占了乌姆巴尔。在那场战斗中卡斯塔米尔的后裔死绝乌姆巴尔再度由诸王统治了一段时间。泰路梅赫塔将“乌姆巴达奇尔”这个头衔添加到自己的名号中。但很快又有新的邪恶降临刚铎乌姆巴尔再一次失陷落入哈拉德的人类手中。

第三场大祸是战车民的入侵。这场持续将近一百年的战争将刚铎已经衰退的元气消磨殆尽。战车民是一支来自东方的民族或者说是多支民族的联合体。他们比此前出现的任何敌人都更强大武装也更精良。他们乘着巨大的战车行进首领乘着双轮战车作战。后来人们发现他们是被索隆的使者挑动向刚铎发动了突袭。1856年国王纳马奇尔二世在与他们作战时战死在安都因河对岸。罗瓦尼安东部与南部的居民遭到奴役刚铎的前哨那时收缩到安都因河和埃敏穆伊一线。[人们认为此时戒灵重新进入了魔多。]

纳马奇尔二世之子卡利梅赫塔得到了罗瓦尼安起义军的帮助于1899年在达戈拉德大败东夷为父亲报了仇暂时化解了危机。在北方的阿拉方特与南方的卡利梅赫塔之子昂多赫尔统治的时期两个王国抛开了长期的沉默疏远再度共商大事。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是同一股势力与意志在指挥多处地区向努门诺尔的幸存者发动攻击。在那时阿拉方特的继承人阿维杜伊娶了昂多赫尔之女费瑞尔1940年。但两个王国都无法向对方派出援军因为当战车民大军卷土重来时安格玛也重新向阿塞丹发动了攻击。

此时众多战车民已穿过魔多以南地区与可汗德和近哈拉德的人类联合。在这次自南北两侧发起的大规模袭击当中刚铎几乎灭国。1944年国王昂多赫尔和他的两个儿子阿塔米尔和法拉米尔都在魔栏农以北战死敌人蜂拥进入伊希利恩。但南路军统帅埃雅尼尔在南伊希利恩取得了一场大胜消灭了渡过波罗斯河的哈拉德军队。他赶往北方竭尽所能将败退的北路军收聚到身边向战车民的主营发动了进攻。此时他们还在设宴狂欢以为刚铎已被推翻己方除了抢夺战利品别无他事。埃雅尼尔突袭营地放火烧了战车将敌人打得一败涂地赶出了伊希利恩。敌人在他面前狼奔豕突大半都死在了死亡沼泽里。

“昂多赫尔和他的儿子们既死北方王国的阿维杜伊便提出了继承刚铎王权的要求因为他是伊熙尔杜的直系后代也是昂多赫尔惟一还活着的孩子费瑞尔的丈夫。但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国王昂多赫尔的宰相佩兰都尔在这个决定中起了主要作用。

“刚铎议会答复‘伊熙尔杜将刚铎让与阿纳瑞安之子美尼尔迪尔故刚铎的王冠与王权仅可属于他的后裔。在刚铎仅认可儿子的继承权我们尚未听说阿尔诺的法令有所不同。’

“对此阿维杜伊答复‘埃兰迪尔有两个儿子。伊熙尔杜是长子也是他父亲的继承人。我们已经听说埃兰迪尔之名至今仍位于刚铎诸王一脉之首因他被奉为一切杜内丹人王国的至高王。埃兰迪尔仍在世时南方被交予他的两个儿子共同统治。但埃兰迪尔死后伊熙尔杜离开去继承父亲的至高王权并仿效父亲将南方的统治权交予弟弟的儿子。他没有让出自己在刚铎的王权亦不曾打算将埃兰迪尔的王国永远分治。

“此外古时努门诺尔的权杖传给国王最年长的后代无论是男是女。的确这项法令不曾在饱受战事困扰的流亡王国中实行但这仍是我们一族的成法既然昂多赫尔的儿子们战死后没有留下后代我们现在便援引此法。”[\[36\]](#)

“对此刚铎没有答复。得胜的统帅埃雅尼尔提出了继承王权的要求并获得了认可刚铎所有杜内丹人都首肯此事因为他出身王室—他是西瑞安迪尔之子西瑞安迪尔是卡利姆马奇尔之子卡利姆马奇尔则是纳马奇尔二世的弟弟阿奇尔雅斯的儿子。阿维杜伊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因为他既无实力也无意反对刚铎的杜内丹人的选择然而他的后代从未遗忘这一主张即便当他们的王权断绝时也不例外。而在当下北方王国灭亡的时间就要临近了。

“正如其名所示阿维杜伊确实是末代国王。据说这个名字是他出生时先知瑁贝斯为他取的。先知对他父亲说‘你应叫他阿维杜伊因他将是阿塞丹最后一位国王。不过杜内丹人将面临一个选择。他们若是作出看似希望不大的选择你的儿子就将改名成为一个伟大王国的君王若非如此就将有诸多悲伤降临众多生命逝去直到杜内丹人崛起重新联合。’

“在刚铎埃雅尼尔之后也只有一位国王。假如王冠和权杖得以联合或许王权就将得以维持诸多邪恶也可以得到避免。但埃雅尼尔是个睿智的人也不傲慢。虽说统治阿塞丹的诸王血统高贵但对刚铎大多数人来说那个王国似乎无关紧要。

“埃雅尼尔派人给阿维杜伊送信宣布依据南方王国的法令和需求他继承了刚铎的王冠。‘但我没有忘记阿尔诺的忠诚也不会否认我们的亲缘更不希望埃兰迪尔的王国相互疏远。只要能做到我便会在你急需援手时派人相助。’

“然而过了很长时间埃雅尼尔才觉得自己足够安全可以实践诺言。阿拉方特继续以日趋衰弱的国力抵挡安格玛的攻击阿维杜伊即位后也是如此但最后在1973年秋天消息传到了刚铎阿塞丹形势危急巫王正准备向它发动最后一击。于是埃雅尼尔派自己的儿子埃雅努尔带上全部他能调出的兵力尽快率领一支舰队北上。然而为时已晚。不等埃雅努尔到达林顿的海港巫王已经征服了阿塞丹阿维杜伊也已身死。

“但埃雅努尔来到灰港时精灵和人类都十分高兴并且大为惊奇。他兵力庞大、船舰众多哈泷德和佛泷德都泊满了才勉强让全部船只靠岸停泊。船上下来一支威武的军队携带武器和补给堪为伟大君王而战—或者说这是北方居民的印象尽管这只不过是刚铎全部力量中的一小股先遣队。这其中战马尤其大获称赞因为它们许多都来自安都因河谷骑手则高大又英俊更有罗瓦尼安的骄傲首领。

“于是奇尔丹从林顿和阿尔诺召集了所有肯来的人待万事俱备大军便渡过路恩河向北行军前去挑战安格玛巫王。据说巫王现在就住在佛诺斯特他篡夺了诸王的王宫和权位让那城里住满了邪恶居民。他狂妄自大没有在要塞里等待敌人进攻而是出城迎战想把他们像过去那些人一样赶进路恩河。

“但西方大军从暮暗丘陵向他发动了猛攻在能微奥湖与北岗之间的平原上展开了一场大战。安格玛的军队已经退却正撤往佛诺斯特就在这时西方大军的骑兵主力绕过丘陵从北方冲杀而至将他们杀得一败涂地四散而逃。巫王集结起所有还能集结的残兵向北逃去以求撤回自己的领地安格玛。然而不等他抵达卡恩督姆躲避刚铎的骑兵便追上了他埃雅努尔一马当先。与此同时精灵领主格罗芬德尔率领一支军队从幽谷赶来。于是安格玛被彻底击败以至于那个王国中无论人类或奥克没有一个还留在迷雾山脉以西。

“但是据说在大败之际巫王本人突然现身他披着黑袍戴着黑面具骑着黑马见者无不毛骨悚然。他满心憎恨辨出了刚铎的统帅发出一声可怕的大吼便径直向对方冲去。埃雅努尔本来可以抵挡他但他的马却承受不住进攻急转过身他还来不及控制它就已载他远远逃开。

“巫王见状大笑那个声音恐怖异常闻者无人能忘。但那时格罗芬德尔骑着白马迎了上去巫王笑到一半便转身逃跑没入了阴影。夜幕降临了战场巫王失去了踪影没人见到他去往何方。

“此时埃雅努尔骑马赶回但格罗芬德尔望进渐浓的夜色说‘别去追他他不会回到这片土地。他的末日尚远亦不会死于人手。’许多人记住了这些话。但埃雅努尔大怒只想一雪此耻。

“邪恶王国安格玛就这样灭亡了。巫王的仇恨也因此主要落到了刚铎的统帅埃雅努尔头上—但此事要待多年之后才会揭晓。”

后来事态明朗正是在国王埃雅尼尔统治的时期巫王从北方逃脱回到了魔多。他身为戒灵之首在那里召集了其余的戒灵但直到2000年他们才从魔多出动越过奇立斯乌苟隘口围攻米那斯伊希尔。2002年他们攻下该城夺得塔中的帕蓝提尔。整个第三纪元他们都没被逐出此地米那斯伊希尔变成了恐怖之地重新得名米那斯魔古尔。伊希利恩尚存的许多居民都背井离乡。

“埃雅努尔与他的父亲一样英勇却没那么睿智。他脾气火爆是个强壮的人但他不肯婚娶因为他仅有的乐趣就在于战斗或练习武技。他极为勇悍刚铎人没有哪位能在他热衷的比武中战胜他他与其说是位统帅或国王不如说更像个竞技冠军。他的精力和武技维持的年岁也都比常人更久。”

2043年埃雅努尔继承王位。米那斯魔古尔之王向他发出一对一决斗的挑战讥讽他在北方不敢与自己正面较量。那一次宰相马迪尔压住了国王的怒火。自从国王泰伦纳统治的时期起米那斯阿诺尔就成了王国的都城和诸王的王宫所在地如今它更名为米那斯提力斯成为一座永远警惕、对抗魔古尔之邪恶的城市。

埃雅努尔只坐上王位七年魔古尔之王便再度挑战讥讽国王说他年轻时外强中干如今更是年老怯弱。这一次马迪尔无法再阻止国王了。埃雅努尔带领一小队骑士护卫前往米那斯魔古尔大门前。人们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们的消息。刚铎人认为背信弃义的敌人设下陷阱擒住了国王他在米那斯魔古尔遭受折磨至死但由于无人见证他的死亡“贤相”马迪尔以他的名义统治了刚铎多年。

此时诸王的后裔已经寥寥无几。他们的人数在亲族争斗中大大减少而且自从那时起诸王对近亲变得嫉妒又警惕。那些遭受怀疑的人常常逃往乌姆巴尔在那里加入反叛者的队伍余人则宣布脱离家系娶没有努门诺尔血统的女子为妻。

结果他们找不到血统纯粹的人选继承王位也没有哪个提出继位要求的人能得到一致支持。所有人都记得那场亲族争斗并为此担忧他们清楚如果类似的争端再度发生刚铎必定灭亡。因此虽然岁月流逝宰相仍继续统治着刚铎。自从埃雅努尔将埃兰迪尔的王冠留在王陵中埃雅尼尔王的膝头以来它就一直留在该处。

宰相

宰相家族被称为胡林家族因他们都是埃敏阿尔能的胡林的后裔。胡林是国王米纳迪尔1621—1634年的宰相出身于高等努门诺尔族裔。他的时代过后诸王一直从他的后代中选择宰相而在佩兰都尔的时代之后宰相之权作为一种王权而改为世袭制由父传子或传给最近的亲族。

实际上每位新宰相掌权之初都要立下这样的誓言“以国王之名掌管此杖、统治王国直到国王归来。”但这些话很快就变成了例行公事无人理会因为宰相行使国王的一切权力。然而在刚铎许多人依然相信有朝一日确实将有一位国王归来有人还记得北方的古老一脉传说中那一脉仍在秘密地传承下去。但执政宰相们对这类想法一概狠下了心肠。

尽管如此历任宰相却从不曾坐上古老的王座他们也不戴王冠不执权杖。他们只带一根白杖作为权力的象征。他们的旗帜是纯白的不饰纹章而王室旗帜是黑底上面的图案是七星之下一棵繁花盛开的白树。

马迪尔·沃隆威被视为刚铎首任执政宰相在他之后又有二十四任直到第二十六任也是最后一任执政宰相德内梭尔二世的时代。起初世道太平因为那是警戒和平时期期间索隆因面对白道会的势力而退让戒灵也仍然躲在魔古尔山谷中。但从德内梭尔一世的时代开始就再没有彻底的和平就连刚铎没有发生大战或公开的战斗时王国边境也时时受到威胁。

德内梭尔一世统治的末期乌鲁克族也就是强壮的黑奥克首次出现在魔多之外。2475年乌鲁克横扫伊希利恩攻占欧斯吉利亚斯。德内梭尔之子波洛米尔后来“九行者”中的波洛米尔便是随他取名击败了他们收复伊希利恩。但欧斯吉利亚斯终于被毁其雄伟石桥断裂。此后那里再无居民。波洛米尔是位伟大统帅连巫王也害怕他。他人品高贵、面容俊美并且是一个身强体壮、意志坚定的人但他在那场战争中负了魔古尔之伤这缩短了他的寿命。他饱受疼痛之苦变得骨瘦如柴父亲死去十二年之后他也去世了。

在他之后奇瑞安的漫长统治开始了。他警惕又谨慎但刚铎的势力范围已经缩小他能做的只有防守边境与此同时他的敌人或者调动这些人的力量准备向他发起进攻他却无力干涉。海盗不断骚扰海岸地区但他的心腹大患是在北方。在罗瓦尼安的辽阔土地上黑森林和奔流河之间如今生活着一支凶猛的民族任由多古尔都的魔影驱使。他们就是巴尔寇斯人常常穿过森林去劫掠使得金鸢尾沼地以南的安都因河谷大半荒无人烟。随着别的同类从东方前来入伙这些巴尔寇斯人不断壮大而卡伦纳松的人口却萎缩了。奇瑞安堪堪守住了安都因河一线。

“奇瑞安预见到风暴在即于是派人北上求援却为时过晚。因为那年2510年巴尔寇斯人已经在安都因河东岸造了许多大船和木筏蜂拥渡过大河横扫了守军。从南方赶来的刚铎军队遭到孤立被逐往北边过了利姆清河。随后一群奥克突然从迷雾山脉杀出来迫使他们从那里退向安都因河。就在那时北方来了意想不到的援助洛希尔人的号角首次在刚铎大地上响起。年少的埃奥尔率领骑兵赶来横扫敌军并在卡伦纳松的原野上追逐巴尔寇斯人将其彻底歼灭。奇瑞安将那片土地许给埃奥尔居住埃奥尔则向奇瑞安立誓[37]即‘埃奥尔之誓’刚铎君主但有所求、发出召唤他们随时相助。”

在第十九任宰相贝伦的时代更严重的危机降临了刚铎。三支准备许久的庞大舰队从乌姆巴尔和哈拉德出发大举进攻刚铎的沿海地区。敌人从多处登陆甚至往北远达艾森河的河口。与此同时洛希尔人遭到东西两面夹击他们的土地被侵占他们也被赶到白色山脉的谷地中。那年2758年从北方和东方吹来的酷寒大雪拉开了漫长冬季的序幕它持续了将近五个月。洛汗的海尔姆和他的儿子们全都死于那场战争埃利阿多和洛汗哀鸿遍野。但白色山脉以南的刚铎状况稍微好些。春天到来之前贝伦之子贝瑞刚德击败了入侵者。他立刻向洛汗派去了援军。贝瑞刚德是继波洛米尔之后刚铎最伟大的统帅。等他继承父亲的权位2763年刚铎已开始恢复元气但洛汗遭受的创伤复原得较慢。正是因此贝伦欢迎萨茹曼到来并将欧尔桑克的钥匙给了他。从那年起2759年萨茹曼便居住在艾森加德。

贝瑞刚德掌权时期迷雾山脉中发生了矮人与奥克之战2793—2799年。关于这场战争只有流言传到南方直到奥克逃离南都希瑞安企图横穿洛汗在白色山脉中立足。河谷地区经过多年征战这场危机才告化解。

第二十一任宰相贝烈克梭尔二世死后米那斯提力斯的白树也枯死了但因为找不到小树苗人们放任枯树子立“直到国王归来”。

图林二世掌权时刚铎的敌人再度蠢蠢欲动因为索隆再次壮大了势力他的崛起之日也逐渐临近。伊希利恩的土地上魔多奥克大批出没当地居民除了最坚毅的一批纷纷背井离乡向西迁到安都因河对岸。图林在伊希利恩为战士们修建了秘密避难所其中汉奈斯安努恩是驻守时间最长的一处。他还再度巩固了凯尔安德洛斯[38]的防御以保卫阿诺瑞恩。但他的心腹大患是在南方哈拉德人占领了南刚铎波罗斯河一带冲突不断。当伊希利恩遭到大举侵犯洛汗之王伏尔克威奈履行了埃奥尔之誓派众多战士前往刚铎报答了贝瑞刚德当年的援助之情。图林靠着他们的帮助在波罗斯河渡口取得了胜利但伏尔克威奈的两个儿子都战死沙场。洛汗骠骑依照本族风俗安葬了他们由于是双胞胎兄弟他们被同葬一穴。这座坟墓即“豪兹-因-格瓦努尔”[39]久久高耸在河岸边刚铎的敌人都不敢越过。

图林之后掌权的是图尔巩他的时代人们记得的事件主要是在他死前两年索隆重新崛起公开现身重回为他准备良久的魔多。接着巴拉督尔再度建立起末日山喷发火焰伊希利恩最后一批居民也远走他乡。图尔巩死后萨茹曼将艾森加德据为己有并加固了它。

“图尔巩之子埃克塞理安二世是个睿智的人。他靠着手中尚存的权力来增强王国实力对抗魔多的攻击。他鼓励远近一切有才干的人前来为自己效力而对那些事实证明值得信赖的人他一律给予地位与奖赏。埃克塞理安采取的许多措施都有一位卓越统帅为他出谋划策。此人最受他器重刚铎人称之为梭隆吉尔‘星之鹰’因为他身手敏捷视力敏锐斗篷上佩着一颗银星但他的真名与故乡却无人知晓。他从洛汗前来投奔埃克塞理安也曾在洛汗为森格尔王效力但他并非出身洛希尔人。无论陆上还是海上他都是一位伟大的领袖然而在埃克塞理安的时代结束前他便如当初神秘出现一般神秘离去。

“梭隆吉尔经常告诫埃克塞理安一旦索隆决定开战乌姆巴尔的叛军将是刚铎的心腹大患亦将成为对南方诸多领地的致命威胁。终于他得到了宰相的首肯集结起一支小型舰队乘夜出其不意前往乌姆巴尔烧掉了海盗的一大批船只。在码头的战斗中他亲自打倒了港口统帅接着便率舰队回航损失微乎其微。但当他们回到佩拉基尔时人们却惊诧又悲伤因为梭隆吉尔不肯返回米那斯提力斯而那里正有无上荣誉等待着他。

“他给埃克塞理安送信告别说‘大人现在有其他事务召我前去倘若我命定还能再度来到刚铎那必将是许久之后且将经历诸多艰险。’人们猜不出那些事务的详情也不知道他受到了何种召唤但知道他去了哪里。因为他乘船渡

过了安都因河向同伴告别后便独自离去人们最后一次见他他正面朝阴影山脉而行。

“梭隆吉尔的离去令白城居民大为惊讶人人都觉得这是重大损失只有埃克塞理安之子德内梭尔例外。他如今已成年堪当宰相大任而四年之后他父亲去世他便继承了宰相之位。

“德内梭尔二世是个骄傲的人高大、英勇比诸多世代以来在刚铎出现的任何人都更具有王者风范。他同样睿智又有远见而且十分博学。事实上他酷似梭隆吉尔两人恰似拥有极近的亲缘。但不管是在人们心目中相较还是他父亲的器重程度他都始终屈居这个陌生人之下。当时许多人认为梭隆吉尔是趁竞争对手还没成为自己的主上抓紧时间离开的。但梭隆吉尔自己其实从未与德内梭尔争斗过也从未自视过高或对向德内梭尔的父亲称臣不满。他和德内梭尔对宰相的建议只在一顶事务上有所分歧梭隆吉尔常常警告埃克塞理安不要信任艾森加德的白袍萨茹曼而应当欢迎灰袍甘道夫。但德内梭尔对甘道夫并无好感在埃克塞理安辞世之后米那斯提力斯也不再那么欢迎灰袍漫游者。因此后来等一切真相大白许多人认为德内梭尔心思敏感比同时代的所有人都看得更远更深他在当时已经发现了这个陌生人梭隆吉尔的真实身份并怀疑此人和米斯兰迪尔正共谋要取代自己。”

“德内梭尔成为宰相后2984年事实证明他是一位手腕高明的统治者。他大权独揽寡言少语虽说也聆听建议随后却独断专行。他成婚很晚2976年娶的是多阿姆洛斯的阿德拉希尔之女芬杜伊拉丝。她是位容貌极美、心地温柔的夫人但过了不到十二年她就逝去了。德内梭尔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她除了她为他生的长子他最爱的人就是她。但人们觉得她在这座防守森严的城市中憔悴凋零了就如海边谷地里的鲜花被放到荒岩上一般。东方的魔影令她满心恐惧她总是向南眺望想念着大海。

“她死后德内梭尔变得比从前还要严厉沉默他预感到魔多会在自己统治的时代发动进攻便独自久久坐在塔中沉思。后来人们认为他急需知识但又十分骄傲过于相信自己意志的力量竟斗胆去看白塔中的那颗帕蓝提尔。历任宰相都不敢这样做。而在米那斯伊希尔陷落伊熙尔杜的帕蓝提尔落入大敌之手以后就连埃雅尼尔和埃雅努尔两位国王也不敢因为米那斯提力斯的晶石是阿纳瑞安的帕蓝提尔与索隆占有的那一颗联系最为紧密。

“如此一来德内梭尔对自己的领土以及边界以外的遥远之地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这让人们不胜惊羡但他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与索隆的意志进行较量他未老先衰。因此德内梭尔心中傲慢与绝望同时增长直至他从当时的一切作为中都只看得见白塔之主独力对战巴拉督尔之君于是他不信任其他所有抵抗索隆的人除非他们仅为他一人效力。

“就这样魔戒大战之日渐渐临近德内梭尔的两个儿子也长大成人。波洛米尔比法拉米尔年长五岁深受父亲宠爱容貌酷似德内梭尔也同样骄傲但在其他方面与父亲并无相似之处。他更像过去的埃雅努尔王不娶妻热衷的主要是战斗。他无畏又强壮但除了古代战争故事他对传承学识兴趣有限。他弟弟法拉米尔与他容貌相似想法却截然不同。他像父亲一样洞悉人心但他所了解的令他待人更为仁慈而非轻视。他举止文雅热爱学识和音乐因此那时许多人都认定他不及兄长勇敢但这并非事实他只是不曾无谓地冒险追求荣耀罢了。甘道夫来到白城时法拉米尔欢迎他并尽力学得他的智慧。由于此事以及其他许多事由他令父亲心中不快。

“但兄弟两人自童年起便是情谊深厚那时波洛米尔帮助并保护着法拉米尔。自此不管是为了父亲的青睐还是为了臣民的赞誉他们二人都从未有过嫉妒竞争。法拉米尔认为刚铎不可能有人堪与德内梭尔的继承人、白塔统帅波洛米尔相提并论波洛米尔亦作此想然而考验来临事实却是不然。魔戒大战中这三人的境遇别处另有详述而在魔戒大战之后执政宰相的时代宣告终结因为伊熙尔杜和阿纳瑞安的继承人归来王权得以重续白树旗帜再度飘扬在埃克塞理安塔上。”

第五节 此处续以“阿拉贡与阿尔玟的故事”节选

“国王的祖父名为阿拉多其子阿拉松欲娶狄海尔之女、美丽的吉尔蕾恩为妻。狄海尔自己亦是阿拉纳斯的后裔他对这一姻缘持反对态度理由是吉尔蕾恩还年轻按照杜内丹人的习俗还不到女子通常婚嫁的年龄。

“‘况且’他说‘阿拉松性情严肃已经成年他担当族长之日将会比人们预料的更早。但我心存不祥预感他会短命。’

“但他的妻子伊沃尔玟也有预知天赋她答道‘所以才更要抓紧现在是山雨欲来、黑云压城大事将至。如果他俩现在成婚或许还能为我们的族人诞育希望但若是耽搁那么终此纪元希望也不会再临。’

“结果阿拉松和吉尔蕾恩结婚刚一年阿拉多就在幽谷以北的冷原被山区食人妖俘去杀害了阿拉松于是成了杜内丹人的族长。翌年吉尔蕾恩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阿拉贡。但当阿拉贡只有两岁大时阿拉松同埃尔隆德的儿子们一起骑马与奥克作战眼睛中了奥克的箭因而牺牲死时只有六十岁在他这一族中确实属于短命。

“之后阿拉贡成了当今伊熙尔杜的继承人他母亲带他寄居埃尔隆德处。埃尔隆德充当了父亲的角色爱他如同己出。不过阿拉贡被称作‘埃斯泰尔’意为‘希望’他的真名和家系都依埃尔隆德之命密不示人因为智者们那时知道大敌正企图找出伊熙尔杜的继承人—倘若他们尚存于世。

“埃斯泰尔刚满二十岁时有次他和埃尔隆德的儿子们一起立下了丰功伟绩凯旋幽谷。埃尔隆德打量着他心中欣慰因为在他们眼中埃斯泰尔英俊高贵、业已成人而且体魄心智日后尚能更上一层。因此那一日埃尔隆德唤出了他的真名告知他身份传承并把他家族的传世之宝交给了他。

“这是巴拉希尔之戒它见证了我们的久远亲缘。”埃尔隆德说‘而这些是纳熙尔剑的碎片。有了它们你还可以再立丰功伟绩。我预见你的寿命将超出人类的限度除非你横遭不测或败于考验。然而考验将会艰苦又漫长。安努米那斯的权杖就先留在我处它还有待你去赢得。’

“第二天日落时分阿拉贡独自走在林中心绪昂扬。他唱起了歌因为他满怀希望周围又是一片美景。他正唱着蓦然看到有位少女在白桦林木间的绿茵上漫步。他大吃一惊遽然止步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不然就是获得了精灵吟游诗人的天赋能使歌中所唱的情景展现在听者眼前。

“只因当时阿拉贡唱的是《露西恩之歌》的一段讲的就是露西恩与贝伦相遇在尼尔多瑞斯森林里。于是看哪露西恩就在他眼前现身幽谷裹着一袭银蓝双色的披风美如精灵家园的朦胧微光。乍起的风中她黑发飘扬额上佩戴的宝石犹如繁星闪亮。

“有一刻阿拉贡只是默默凝视可他又担心她会消失不复得见于是向她唤道‘缇努维尔缇努维尔’恰如远古时代贝伦所为。

“那位少女闻声转身对他莞尔一笑问道‘你是谁为什么用那个名字叫我’

“他答道‘因为我把你当作了露西恩·缇努维尔本人刚才我正在唱她。而你即便不是她也宛如她再世。’

“许多人都这么说。”她正色道‘可那是她的名字不是我的—虽说我的命运未必与她不同。不过你是谁’

“‘我过去名叫埃斯泰尔’他说‘但我其实是阿拉松之子阿拉贡伊熙尔杜的继承人杜内丹人的族长。’他曾为自己这份高贵的血统而心中自豪然而现在他一一道来却只觉得它没了价值与她的端庄优雅相比不值一提。

“但她欣然笑道‘那么我们就是远亲了。我是埃尔隆德之女阿尔玟又名乌多米尔。’

“‘动荡时期常见人们藏起至宝。’阿拉贡说‘但我真佩服埃尔隆德和你的两个哥哥我可是自幼就住在这里却从没听人提起过你。我们一直没能谋面这怎么可能你父亲该不是把你锁进了宝库吧’

“‘没有’她说抬头眺望东方矗立的群山‘我一度住在我母亲族人的国度就是远方的洛丝罗瑞恩最近才又回来探望父亲。我已经多年不在伊姆拉缀斯生活了。’

“听了这话阿拉贡心生疑惑因为她看起来并不比他年长而他在中洲也才活了区区二十年的岁月。然而阿尔玟迎着他的目光说‘不必疑惑埃尔隆德的子女拥有埃尔达的寿命。’

“于是阿拉贡注意到了她眼中的精灵之光与积年的智慧不禁心生窘迫但从那一刻起他就爱上了埃尔隆德之女—阿尔玟·乌多米尔。”

“接下来一段时间阿拉贡变得沉默寡言而他母亲也看出他有了不寻常的际遇。最后他经不起追问向她讲了那场傍晚林中的邂逅。

“‘孩子’吉尔蕾恩说‘尽管你是众多君王的后嗣这个目标也嫌太高了。要知道她可是当今世间最高贵、最美丽的女子。而且人类与精灵联姻也不合适。’

“‘可我听说过有关祖先的故事’阿拉贡说‘倘若那是真的我们和他们就有血缘关系。’

“‘那是真的’吉尔蕾恩说‘但那是很久以前、世界的另一个纪元我们的种族尚未衰微。为此我很担心。因为若是没有埃尔隆德大人的善意伊熙尔杜一脉很快就将断绝。而依我看此事你得不到他的祝福。’

“‘那样的话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我将孤身游荡于荒野。’阿拉贡说。

“‘你的命运将会如此千真万确。’吉尔蕾恩说。但是尽管她多少拥有杜内丹一族的预见能力她却没对他再提自己的预感也没向任何人透露儿子告诉她的一切。

“然而埃尔隆德察言观色洞悉人心。因此那年秋天来临前的一天他把阿拉贡叫到自己房中说‘阿拉松之子阿拉贡杜内丹人的族长听我说等待你的命运重大非常你要么超越自埃兰迪尔统治以来历位祖先的荣光要么与仅存的族人一同堕入黑暗。多年考验在前你不能娶妻也不得与任何女子相许终身直到你功成名就当之无愧。’

“阿拉贡听了这话心中困扰他问‘难道是我母亲提到了这事’

“‘并不是她是你自己的眼睛背叛了你。’埃尔隆德说‘然而我说的不单单是我的女儿不管是谁的女儿你都还不能与她订婚。至于美丽的阿尔玟她是伊姆拉缀斯与罗瑞恩的公主是她族人的暮星。她的血统比你高贵而且她已度过世间漫长的岁月你之于她只如区区一棵小苗长在历经寒暑的年轻白桦旁。她是你可望不可及的而我想她很可能也这么看。但即使她对你另眼相看并且倾心于你我依然会因我们所负的宿命而哀伤。’

“‘什么宿命’阿拉贡问。

“‘那宿命是只要我留在中洲她就享有埃尔达的青春活力。’埃尔隆德答道‘而当我离去若她选择相同她将与我同行。’

“‘我明白了’阿拉贡说‘我所企望的珍宝贵重不亚于当年贝伦所求的辛葛之掌上明珠。这就是我的宿命。’接着他那一族的预见突然灵光一现于是他说‘但是埃尔隆德大人看吧你停留的时间已所剩无几很快你的子女就必须作出选择是与你分离还是与中洲告别。’

“‘此言不虚’埃尔隆德说‘只不过我们认为很快于人类却仍是多年。但是阿拉松之子阿拉贡我的爱女阿尔玟本来不必面对选择除非你介入我和她之

间给你我中的一人带来天人永隔的离别之苦。你还不明白你渴望从我这里得到的是什么。’说罢他长叹一声隔了一刻才严肃地看着这位年轻人说了下去‘该来的终归要来你我要等多年以后才会重提此事。黑云压城诸多不幸即将来临。’”

“于是阿拉贡怀着敬爱告别了埃尔隆德。第二天他辞别了母亲和埃尔隆德家中诸人以及阿尔玟出发进入了荒野。此后近三十年他都致力于反抗索隆的大业。他与智者甘道夫结交为友从他那里汲取智慧良多。他们一同跋山涉水历尽艰险但随着时光流逝他愈来愈频繁地孤身而行。旅程艰辛漫长而他变得看起来略显严酷除非他刚好展颜微笑但当他不去掩饰自己的真实模样时人类看他是個值得尊敬的人就如一位流亡的君王。他多次乔装曾以众多化名赢得卓著声望。他与洛汗骠骑一同驰骋疆场他在陆上、海上为刚铎宰相而战。而胜利来临之际他又悄然淡出了西方人类的视野独自远走东方深入南方探索着人类种种善恶本心并不断揭露索隆走狗的诸多阴谋诡计。

“最终他成为世间人类中最坚强的一位他精通他们的技能学识又更胜一筹因他拥有精灵的智慧。他双眼炯炯有神每当定睛凝视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抗。他背负的命运使他面容悲伤严厉然而他内心深处却希望长驻偶有欢笑由衷迸发就如泉水涌出岩石。”

“阿拉贡四十九岁这年索隆已重新盘踞魔多忙于作恶。阿拉贡自魔多黑暗疆域的重重危机中归来精疲力竭。他希望返回幽谷暂作休整再出发前往那些边远之地。在返回途中他来到了罗瑞恩的边境蒙加拉德瑞尔夫人恩准进入了那片隐秘国度。

“他并不知道阿尔玟·乌多米尔也在那里又一次来和她母亲的族人暂住。她容颜未改因凡世岁月流逝于她如风过无痕。然而她面容愈发严肃如今难得开颜。此时阿拉贡身心都已彻底成熟加拉德瑞尔嘱他脱去风尘仆仆的旧衣予他银装白服外裹精灵灰袍额上佩一块闪亮宝石。如此一来他外表胜过任何一位人类王者更像一位来自西方群岛的精灵贵族。久别之后首次重逢阿尔玟见到的就是他这般模样。而当他在卡拉斯加拉松开满金色花朵的树下向她走去她选择已成命运已定。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他俩一同在洛丝罗瑞恩的林间徜徉直到他动身之期到来。在仲夏日的傍晚时分阿拉松之子阿拉贡和埃尔隆德之女阿尔玟登上

了罗瑞恩深处的美丽山坡凯林阿姆洛斯。他们赤足走在常青的绿草上埃拉诺花和妮芙瑞迪尔花在脚边盛放。在山坡上他们只见魔影在东暮色在西。他们起誓终身相守心中欢喜。

“然后阿尔玟说‘魔影固然黑暗我心却欢欣鼓舞。因为将有伟人凭借英勇消灭魔影而你埃斯泰尔将位列他们当中。’

“但阿拉贡答道‘唉可我预见不到此事而它将如何实现我也不得而知。但有了你的希望我也会心怀希望。我断然弃绝魔影但是公主暮色也不属于我因为我是凡人。暮星啊你若决心与我相伴就也得放弃暮色。’

“听了这话她望向西方宛如一株白树静静伫立最终她开口说道‘杜内丹人我决心与你相伴放弃暮色。然而那里有我族人的土地长年都是我所有至亲的家园。’她深爱着自己的父亲。”

“埃尔隆德得知女儿的选择之后缄默不语然而他内心哀伤发现这种担忧已久的宿命果真降临依然无可缓解、不堪忍受。但是当阿拉贡再来幽谷埃尔隆德把他叫到面前说

“‘我的孩子啊希望消逝的年月已至此后如何我也是倍感迷茫。而现在你我之间横着一道阴影。或许这正是命中注定—靠着我的牺牲人类王族才可能复兴。因此我虽然爱你还是要对你说阿尔玟·乌多米尔不该轻易黯淡了生命之光。她若嫁给人类便只能嫁给刚铎与阿尔诺的国王。如此一来纵然我们胜利只能给我带来悲伤离别但却能给你们带来暂时的幸福希望。唉我的儿子啊我担心到头来阿尔玟会觉得人类的宿命残酷无情。’

“埃尔隆德与阿拉贡自此达成了约定他们再也没有提起此事但阿拉贡又一次出发投身劳苦危难。世界日趋阴暗恐怖降临中洲索隆势力渐渐壮大巴拉督尔愈发高耸强盛而阿尔玟始终留在幽谷。当阿拉贡外出远行她便以牵挂思绪相护。怀着希望她为他缝制了一面很大的王旗这面旗帜只有继承努门诺尔王权和埃兰迪尔遗位的人才能打出。

“过了几年吉尔蕾恩告别埃尔隆德回到她在埃利阿多的本族人民中间独自居住。她很少再见到儿子因为多年来他都身处边远之地。但有一次阿拉贡回到了北方他来探望她而她在他走前对他说

“‘埃斯泰尔我的儿子我们从此就要诀别了。我因忧虑操劳而衰老就如寻常人类一般。我们这个时代的黑暗正在中洲聚集它步步逼近我无法面对。我很快就要离世了。’

“阿拉贡竭力安慰她说‘但黑暗尽头可能就是光明。倘若当真如此我会让你见到盼你开怀。’

“但她只是以这样一句林诺德体的诗句[\[40\]](#)作答

Ónen i-Estel Edain, ú-chebin estel anim.[\[41\]](#)

“阿拉贡心情沉重地离去而吉尔蕾恩不等第二年春暖花开就辞世了。

“此后时光流逝直至魔戒大战打响。关于这场战争另有详述包括推翻索隆的意外方式如何得以揭示山穷水尽之际又是如何绝处逢生。那时阿拉贡于垂败之际自海路赶到佩兰诺平野战役中他展开了阿尔玟亲手制成的王旗而就在那一天他第一次被欢呼拥为国王。等一切终于尘埃落定他继承了先辈的遗产得到了刚铎的王冠和阿尔诺的权杖。在索隆覆亡那一年的仲夏之日他与阿尔玟·乌多米尔携手于列王之城结为连理。

“就这样第三纪元以胜利和希望收尾然而埃尔隆德与阿尔玟的别离堪称那个纪元诸多伤悲之最因为隔开他们的不只大海还有超越世界终结的宿命。当主魔戒销毁精灵三戒也随之丧失了力量于是埃尔隆德终于心力交瘁弃绝中洲一去不返。可是阿尔玟变得如同凡人女子而她命中注定不会在赢得的一切尽数失去前离开人世。

“她作为精灵与人类的王后和阿拉贡一起生活了一百二十年荣光显赫福乐非常。然而阿拉贡终于感到暮年将至知道自己的有生之日尽管已属漫长还是快要接近尽头了。于是他对阿尔玟说

“‘暮星夫人啊世间最美的女子我的至爱我的世界终究开始褪去了颜色。看吧我们积累过、消耗过现在偿付的时刻近了。’

“阿尔玟十分清楚他意欲为何她对这一天早有预料。但她依然哀伤难抑说‘那么陛下难道你大限未到就要抛下你的人民吗他们都听命于你啊。’

“‘并不是我大限未到。’他答道‘倘若我现在不走很快我也必定不得不走了。而且我们的儿子埃尔达瑞安已经完全长大成人能够继承王位了。’

“于是阿拉贡去了寂街的王陵躺到了那张为他备好的狭长床上。在那里他向埃尔达瑞安告别将刚铎的有翼王冠和阿尔诺的权杖交到了儿子手里之后众人离去只留下阿尔玟独自守在他的床旁。她纵是睿智过人、血统高贵仍忍不住恳求他再作暂留。她尚未厌倦自己的生命于是品尝到了当初选择凡人命运的苦果。

“‘乌多米尔夫人啊这个时刻确实残酷。’阿拉贡说‘埃尔隆德的花园如今杳无人迹但早在那一天我们在彼处的白桦林中相遇就已注定要有今日。而在凯林阿姆洛斯当我们既摒弃了阴影又放弃了暮色我们就接受了如此宿命。我的至爱啊你仔细想想问问自己是否当真要我等到老朽昏庸摔下高贵王座不夫人我是努门诺尔人的末裔是古老时代的最后一位国王。赋予我的不仅仅是三倍于中洲人类的寿命还有自行选择离去、归还礼物的恩典。因此现在我要安息了。’

“‘我不对你出言安慰因为如斯痛苦在这世界的范围之内不存在安慰。你面对的是最后的选择要么反悔前往灰港带着关于我们共度岁月的回忆西去这回忆将在那里长存但永远止于回忆要么忍受人类的宿命。’

“‘不我亲爱的陛下那个选择早成往事。’她说‘如今没有航船还会载我西去不管我情愿与否都必须忍受人类的宿命逝去和静默。可是努门诺尔人的国王啊我要对你说直到今日我才理解你族人的传说和他们的堕落。我曾鄙视他们当他们是作恶的愚人但到头来我却怜悯他们。倘若死亡当真如埃尔达所说是万物之主赠给人类的礼物那这份礼物确是难以接受。’

“‘看似如此’他说‘但是我们过去摒弃了魔影和魔戒不要败于最后的考验。我们必须离去—悲伤但不绝望。看吧我们不是永远禁锢在世界的范围之中而在限制之外绝不只是回忆。别了’

“‘埃斯泰尔埃斯泰尔’她唤道而他随即握住她的手亲吻就在这时陷入了长眠。随后他呈现出一种惊人的美后来前去那里的人见到他无不惊叹因他们看到他青年时的俊美、壮年时的骁勇和老年时的睿智与尊严浑然融为一体。他在那里长眠许久成为世界剧变之前人中王者荣光显赫的辉煌缩影。

“但阿尔玟离开了王陵她眼中的光采熄灭了。在她的人民看来她变得冰冷灰暗好似冬日不见星辰的黄昏。接着她与埃尔达瑞安与她的女儿们以及她关爱过的所有人一一告别然后离开米那斯提力斯的城邦去了罗瑞恩的故土独自生活在那片凋敝的林中直到冬天来临。加拉德瑞尔已西去凯勒博恩也已离开那片土地一片沉寂。

“最终当瑁珑树叶飘落春天尚未到来之际[42]阿尔玟长眠在凯林阿姆洛斯之上。那就是她的绿色坟茔直到沧海桑田她的全部生平都被后人彻底遗忘而埃拉诺花与妮芙瑞迪尔花再也没有在大海以东绽放。

“这就是故事的结尾自南方传来便是这样。随着暮星的陨落本书不再叙述那些古时的日子。”

[1]精灵宝钻即熙尔玛利尔 Silmaril 此处原文为 Silmarilli 是昆雅语中 Silmaril 一词的复数形式。—译者注

[2]见第一部卷二第二章第二部卷三第十一章以及第三部卷六第五章“中洲再无形似金树劳瑞林之物。”

[3]见第一部卷二第二章第二部卷四第八章。

[4]阿塔尼 Atani 昆雅语意为“第二支子民”即人类。通常指第一纪元进入贝烈瑞安德、身为精灵之友的人类三大家族也可泛指人类。Atani 是复数形式其单数形式为 Atan 该名称其实应依其单数形式译为“阿坦”然而它不曾以单数形式出现在书中总是泛指群体故依其复数形式译为“阿塔尼”。—译者注

[5]见第一部卷一第十一章第二部卷四第八章。

[6]见《霍比特人》第四章《魔戒》第一部卷二第四章。

[7]见第一部卷二第一章。

[8]见第一部卷二第七章第二部卷四第八章、第九章第三部卷六第一章、第二章。

[9]佩瑞蒂尔 Peredhel 复数 Peredhil 辛达语意为“半精灵”。译文中一律按照单数形式译为“佩瑞蒂尔”。—译者注

[10]见第一部卷一第二章、第十一章。

[11]见第三部卷六第六章。

[12]《阿卡拉贝斯》本篇见《精灵宝钻》“努门诺尔沦亡史”。—译者注

[13]见第一部卷二第一章。

[14]独一之神即一如·伊露维塔阿尔达的创世神。众维拉都是祂在世间的代言人。精灵和人类也被称为“伊露维塔的儿女”。见《精灵宝钻》。—译者注

[15]见第二部卷三第十一章第三部卷六第五章。

[16]见第一部卷二第二章。

[17]见第一部卷二第二章。

[18]见第一部卷二第二章。

[19]维蓝迪尔出生在伊姆拉缀斯是伊熙尔杜的第四个儿子。他的三个兄长都在金鸢尾沼地被杀。

[20]埃雅仁都尔之后诸王不再用高等精灵语取名。

[21]瑁维吉尔之后佛诺斯特诸王重获全阿尔诺的王权并以前缀“阿”为象征。

[22]维尼特哈亚Vinitharya意为“牧野上的武士”。这是用北方人类的语言取的名字。克里斯托弗·托尔金在《未完的传说》中提到洛汗人类的语言被处理成古英语风格而北方人类作为洛汗人类的祖先语言被处理成哥特语风格以体现这种微妙的传承感。—译者注

[23]见第三部卷五第一章。据说鲁恩内海附近仍能见到的白色野牛在传奇故事中是阿拉武之牛的后代。阿拉武是维拉中的猎手远古时代惟有他这位维拉常常造访中洲。在高等精灵语中他的名字是欧洛米见第三部卷五第五章。

[24]见第一部卷一第十一章。

[25]见第一部卷一第十二章。

[26]“他们是一支奇怪又不友善的民族是很久以前的人类佛洛德人的残余适应了魔苟斯王国的酷寒。事实上尽管那里离夏尔北边只有大约一百里格远酷寒却仍笼罩着那片地区。洛斯索斯人在雪中造屋据说他们能足上缚骨在冰上奔跑还拥有无轮的车。他们生活在敌人无法染指的地方主要是在佛洛赫尔大海岬上该海岬延至西北隔出了庞大的佛洛赫尔海湾但他们常常在海湾南部的海岸上即迷雾山脉的脚下扎营。”

[27]“由此伊熙尔杜家族的戒指才得以幸存。后来它被杜内丹人赎回。据说它不是别的戒指正是纳国斯隆德的费拉贡德赠给巴拉希尔的那枚当年贝伦冒着巨大危险夺回了它。”

[28]“它们是安努米那斯和阿蒙苏尔的两颗晶石。北方仅存的晶石便是埃敏贝莱德塔中的那一颗它望向路恩湾。精灵守护着那颗晶石尽管我们一直不知道但它留在那里直到奇尔丹在埃尔隆德离去时将它送上了船见第一部卷一第二章、第五章。但是我们被告知它与其他晶石不同也不与它们同步它只望向大海。埃兰迪尔将它安置在那里这样他便能借着‘笔直视线’回望看见位于已消逝的西方的埃瑞西亚岛然而下方已经弯曲的诸海永远淹没了努门诺尔。”

[29]国王告诉我们权杖是努门诺尔王权的主要标志在阿尔诺也是如此北方王国的国王不戴王冠而是戴着单独一颗白宝石即“埃兰迪尔米尔”又称“埃兰迪尔之星”以一根银色头带缚于额上见第一部卷一第八章第三部卷五第六章、第八章卷六第五章。比尔博提到王冠时见第一部卷一第十章、卷二第二章他无疑指的是刚铎他似乎变得非常熟悉阿拉贡一脉的种种事由。“努门诺尔的权杖据说已随阿尔-法拉宗一同消失安努米那斯的权杖是安督尼依亲王的银杖如今或许是中洲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人类手工造物。当埃尔隆德将它交给阿拉贡时见第三部卷六第五章它已经有超过五千年的历史。刚铎的王冠则源自努门诺尔头盔的形状。起初它就是一顶头盔据说正是伊熙尔杜在达戈拉德之战中戴的那一顶阿纳瑞安死于巴拉督尔抛出的巨石他的头盔当时被击毁。但在阿塔那塔·阿尔卡林统治的时代它被换成了镶着珠宝的头盔也就是阿拉贡加冕时用的那一顶。”

[30]见第一部卷二第一章。

[31]见第一部楔子第三部卷六第八章。

[32]东夷Easterlings尽管这个名称的原文与《精灵宝钻》中的“东来者”相同但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群体故本书中译作“东夷”以区别二者。—译者注

[33]“乌姆巴尔的大海岬和陆地封锁的峡湾古时曾是努门诺尔人的领地。但它是忠王派的要塞这些忠王派后来被索隆引诱而堕落被称为黑努门诺尔人他们最憎恨追随埃兰迪尔的人们。索隆被击败之后他们这一族人数迅速减少或是与中洲的人类通婚但他们对刚铎的憎恨传承下来丝毫没有减弱。因此乌姆巴尔是付出了惨重代价才得以攻取的。”

[34]哈拉德地区Haradwaithwaith来自辛达语的-gwaith意思既可以是“民族、人群”也可以是“地区”。—译者注

[35]即奔流河。

[36]我们从国王那里得知这项法律是在努门诺尔制订的当时第六代国王塔尔-阿勒达瑞安只留下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她成为首位执政女王即塔尔-安卡理梅。但在她的时代之前法令有所不同。第四代国王塔尔-埃兰迪尔的继承人是他的儿子塔尔-美尼尔都尔不过他的女儿熙尔玛莉恩年纪更大。然而埃兰迪尔伊熙尔杜与阿纳瑞安的父亲阿拉贡的祖先—译者注正是熙尔玛莉恩的后代。

[37]关于“埃奥尔之誓”详情记载于《未完的传说》一书中的“奇瑞安与埃奥尔暨刚铎与洛汗之谊”一篇。—译者注

[38]该名意为“长沫之船”因为这个岛形如大船高高的船头指向北方安都因河水冲击那里的尖岩白沫四溅。

[39]豪兹-因-格瓦努尔Haudh in Gwanûr辛达语意思是“兄弟坟丘”。—译者注

[40]林诺德linnod这是一种精灵诗歌体裁诗中每一句都包含七个音节。—译者注

[41]辛达语“我将希望给予杜内丹人自己却毫无保留。”

[42]见第一部卷二第六章。

第二篇 埃奥尔家族

“年少的埃奥尔 [1]是伊奥希奥德地区人类的领袖。那片土地位于安都因河源头附近就在迷雾山脉远端和黑森林北端之间。在国王埃雅尼尔二世统治的时代伊奥希奥德人从位于卡尔岩和金鸢尾沼地之间的安都因河谷地区迁到了那里他们最初与贝奥恩一族和森林西缘的人类是近亲。埃奥尔的先祖宣称他们是罗瓦尼安诸王的后代在战车民入侵以前国土位于黑森林另一侧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是埃尔达卡之后的刚铎诸王的亲族。他们挚爱平原喜欢马匹热衷一切骑术技艺但那时安都因河谷的中部人口众多而且多古尔都的魔影正在加深。因此他们听说巫王被推翻后便去北方寻找更大的容身之地并赶走了迷雾山脉东侧的安格玛余孽。但在埃奥尔的父亲利奥德统治的时期他们已经壮大成一支人数众多的民族家园又一次稍嫌局促了。

“在第三纪元2510年一股新的邪恶对刚铎产生了威胁。一支野蛮人大军从东北方横扫罗瓦尼安并从褐地南下乘木筏渡过了安都因河。与此同时不知是碰巧还是预谋奥克当时还是与矮人争战之前因而人数众多从迷雾山脉扑下发动了进攻。这些入侵者占领了卡伦纳松于是刚铎宰相奇瑞安派人到北方求援因为长久以来安都因河谷的人类和刚铎人之间都保持着友谊。但住在大河谷地中的人们如今人数稀少且居住分散无法迅速给予援助。最后刚铎危急的消息传到了埃奥尔那里尽管似乎已经太迟他仍率领大批骑兵出发了。

“就这样他赶上了凯勒布兰特原野之战。那片绿地位于银脉河和利姆清河之间刚铎的北路军就在那里陷入了危境他们在北高原被击败又被截断了返回南方的退路被赶过了利姆清河接着突然遭到了奥克大军的袭击被迫退往安都因河。山穷水尽之际洛汗骠骑意想不到地自北方赶到突然攻入了敌人的后方。战局就此逆转敌人损失惨重被逐过了利姆清河。埃奥尔率领部下追击北方的骑兵令敌人闻风丧胆连北高原的入侵者也猝不及防惊慌逃窜被骠骑猎杀在卡伦纳松平原上。”

自从黑死瘟疫之后那片地区的居民就变得十分稀少残存下来的也大多被凶蛮的东夷屠杀了。因此奇瑞安为了报答自己得到的援助将位于安都因河和艾森河之间的卡伦纳松赠给了埃奥尔和他的族人。于是他们派人从北方接来妻儿财物在那片土地定居下来。他们将它改名为“骠骑之马克”自

称“埃奥尔一族”但刚铎人称其领地为“洛汗”称其人民为“洛希尔人”[\[2\]](#)意思是“驭马者”。因此埃奥尔成为首位马克之王他选了白色山脉脚下的一处绿色山丘居住那道山脉就是他的领土的南部屏障。后来洛希尔人作为一支自由民族生活在那里的他们有自己的国王与律法但始终与刚铎保持联盟。

“那些仍追忆北方的洛汗歌谣提到了众多首领与战士以及众多美丽英勇的女子。据传是一位名叫弗鲁姆加的首领带领族人来到了伊奥希奥德。据传他的儿子弗拉姆杀死了埃瑞德米斯林山中的大恶龙斯卡萨此后那片土地便不受这些长虫骚扰。弗拉姆因而赢得了庞大的财富但他与声称斯卡萨的宝藏归己所有的矮人发生了龃龉。弗拉姆一分钱也不肯分给他们而是给了他们一串用斯卡萨的牙齿做成的项链说‘这样的珠宝可不好弄到你们的宝库里没有什么比得上它。’有人说矮人因为这句侮辱杀了弗拉姆。伊奥希奥德人和矮人之间没有多大好感。

“埃奥尔的父亲名为利奥德擅长驯服野马当时领地上有很多这种马。他捉到一匹白色的小马驹它迅速长成一匹健壮、美丽又骄傲的马没有人能驯服。利奥德斗胆骑上它后它就驮着他跑远最后将他抛下背去。利奥德的头撞上一块石头就此丧命。那时他只有四十二岁他的儿子还是个十六岁的少年。

“埃奥尔发誓为父报仇。他追捕了那匹马很久最后发现了它的踪迹。他的同伴们以为他会设法靠近到弓箭所及的范围然后射死它。但一行人靠近后埃奥尔却长身而起用洪亮的声音喊道‘你这害人精到这里来换个新名’那匹马望向埃奥尔居然踱过来站在他面前让人们惊奇不已。埃奥尔说‘我给你取名费拉罗夫。你热爱自由这我不怪你但现在你欠了我一大笔赎杀金你得把自由交给我至死方休。’

“接着埃奥尔骑上马背费拉罗夫服从了。埃奥尔不用辔头嚼子骑他回家自此之后都以同样的方式骑这匹马。此马通晓人语但他只依从埃奥尔不容旁人来骑。埃奥尔驰往凯勒布兰特原野时便是骑着费拉罗夫。事实证明这匹马寿命长如人类其后代也是如此它们便是美亚拉斯除了马克之王和他的儿子们它们不肯驮任何人直到捷影的时代。人们说必定是贝玛埃尔达之称之欧洛米从大海彼岸的西方带来了它们的祖先。”

“从埃奥尔到希奥顿马克诸王当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是‘锤手’海尔姆。他是个力大无比、性情严厉的人。那时有个人名叫弗雷卡自称是弗雷

亚威奈王的后代不过他长着黑发人们说他有相当一部分黑蛮地血统。他变得富有又强大在阿多恩河[3]两岸都拥有广阔的土地。在阿多恩河源头附近他给自己建了一座城堡几乎不理会国王。海尔姆不信任他但仍召他前来会商他则随心所欲偶尔到访。

“一次适逢会商弗雷卡率众骑马前来为自己的儿子伍尔夫求娶海尔姆的女儿。但海尔姆说‘你比上次来时发福多了但我看这多半是肥膘吧。’人们闻言哄笑因为弗雷卡大腹便便。

“如此一来弗雷卡暴怒之下大骂了国王最后说‘老国王们拒绝别人递来的手杖没准就会双膝跪地。’海尔姆答道‘好啦你儿子的婚事纯属鸡毛蒜皮海尔姆和弗雷卡以后再处理这事。这会儿国王和议会有重要事情商量。’

“等会议结束海尔姆站起身将大手按上了弗雷卡的肩膀说‘国王不允许任何人在王宫中争吵但出去就自由多了。’他迫使弗雷卡走在自己前面一直出了埃多拉斯进了原野。他对跟来的弗雷卡的部下说‘滚我们要单独谈些私人事务不用人旁听。去跟我的手下聊聊吧’他们看看情势发现国王的部下和朋友人数远远超过己方只得退开。

“‘好黑蛮地人’国王说‘你要对付的只剩了手无寸铁的海尔姆一个。但你已经说得够了该我说了。弗雷卡你光长肚子没长脑子。你不是提到手杖吗海尔姆要是讨厌那根硬塞过来的邪恶拐杖就折断它—就像这样’说着他一拳揍向弗雷卡打得弗雷卡仰面倒下晕了过去不久之后就死了。

“海尔姆随即正式宣布弗雷卡的儿子和近亲都是国王的敌人立刻派了许多骑兵前往西边边界而那些人都逃跑了。”

四年后2758年洛汗遭遇大难刚铎却派不出任何人手援助因为刚铎遭到三支海盗舰队袭击沿海地区全线卷入战事。与此同时洛汗再次遭到来自东方的入侵黑蛮地人见机也越过艾森河从艾森加德南下进袭。很快人们便得知伍尔夫是他们的首领。他们人数众多因为刚铎的敌人在莱芙努伊河与艾森河的河口登陆与他们会合。

洛希尔人战败领土遭到侵占。尚未被杀或被俘的人逃往群山中的山谷。海尔姆损失惨重从艾森河渡口被击退在号角堡及其后方的深谷中避难此地后来得名海尔姆深谷。他在那里遭到了围困。伍尔夫攻取埃多拉斯坐

拥美杜塞尔德自封为王。海尔姆之子哈烈斯守卫美杜塞尔德大门最后一个战死于此。

“不久之后漫长冬季开始洛汗积雪将近五个月2758年11月—2759年3月。不管洛希尔人还是他们的敌人都深受寒冷以及接踵而来、持续时间更久的饥荒之苦。在海尔姆深谷尤尔日之后发生了大饥荒。国王的小儿子哈马出于绝望不顾国王的意见带人突围出击但他们迷失在大雪中。海尔姆由于饥饿和悲伤变得暴躁又憔悴光是敌人对他的惧怕就让他抵得上防守号角堡的许多人手。他会独自外出全身白衣如同雪地食人妖一样潜入敌人的营地徒手杀死许多人。人们相信他若不带武器便没有武器能伤到他。黑蛮地人说他若是找不到食物就吃人。这个传说在黑蛮地流传了很久。海尔姆有支大号角很快人们就注意到他动身出发之前会吹响号角声震深谷于是敌人闻声丧胆不是集合起来去俘虏或杀掉他而是顺着峡谷逃之夭夭。

“一天夜里人们听到号角吹响但海尔姆没有归来。早晨有一道阳光照射下来那是多日以来初次放晴他们看见有个白色人影仍独自屹立在护墙上黑蛮地人都不敢靠近。那正是海尔姆已是气息全无却丝毫没有屈膝。然而人们说仍能不时听到号角在深谷中吹响海尔姆的鬼魂仍会游荡在洛汗的敌人当中将他们活活吓死。

“不久以后冬季结束了。接着海尔姆的妹妹希尔德之子弗雷亚拉夫从许多人避难的黑蛮祠出击他带着一小群绝望无畏的人出其不意攻下美杜塞尔德杀了伍尔夫收复了埃多拉斯。大雪过后洪水泛滥恩特河的河谷变成了一处大沼泽。东方的侵略者或死或退刚铎也终于从白色山脉东西两侧的路上派来了援兵。到2759年年底以前黑蛮地人被赶了出去就连艾森加德也摆脱了他们。然后弗雷亚拉夫成为洛汗之王。

“人们从号角堡抬走了海尔姆葬在第九座坟丘里。从此之后辛贝穆奈的白花在那里生长得最茂盛令坟丘好似覆雪。而当弗雷亚拉夫死后人们重新开设了一行坟丘。”

战争、饥荒、牛马损失令洛希尔人的人数大大减少。幸运的是此后多年都没有什么重大危险威胁到他们因为直到伏尔克威奈王的时代他们才恢复了之前的元气。

萨茹曼于弗雷亚拉夫加冕之际到场带来了礼物并对洛希尔人的英勇大加褒扬。人们都认为他是位令人愉快的宾客。不久他便在艾森加德定居。

这一举动获得了刚铎宰相贝伦的首肯因为刚铎仍将艾森加德视为本国治下的堡垒而非洛汗的一部分。贝伦还将欧尔桑克的钥匙交给萨茹曼保管。从来没有敌人能进入那座塔或伤它分毫。

就这样萨茹曼开始如人类君主般行事因为他起初是以宰相副手、高塔守护的身份统治艾森加德的。但弗雷亚拉夫与贝伦一样乐见其成欣慰地得知艾森加德掌握在一位强大的朋友手中。很长一段时间萨茹曼表面上都是一位朋友也许他最初确实是友善的但后来人们几无怀疑萨茹曼前往艾森加德是冀望找到那颗仍在彼处的真知晶石并旨在发展他自己的势力。白道会最后一次会商2953年以后他针对洛汗的计划毫无疑问是邪恶的不过他对此秘而不宣。此后他将艾森加德据为己有开始将其改建为一处守卫森严的恐怖之地仿若要与巴拉督尔一争高下。他还从刚铎和洛汗的一切仇人中挑选朋友和仆从不管那是人类还是其他更邪恶的生物。

[1] 埃奥尔Eorl其名来自古英语词eorl后演变成英语中的earl意为“尊贵之人”。译名本应体现出它与earl的联系但由于二者读音的差异无法用相似的中文译名体现故此加注说明。—译者注

[2] 洛希尔人Rohirrim辛达语构词方式为roch马+hîr主人+rim群。由于rim只表示群体故译作“洛希尔人”例同“加拉兹民”Galadhrim。—译者注

[3] 阿多恩河从埃瑞德宁莱斯山脉以西流出汇入艾森河。

马克诸王

第一脉

年份[1]

2485—2545 1. “年少的”埃奥尔。他如此得名是因为他年纪轻轻便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并且到死都还是发色金黄、脸色红润。是卷土重来的东夷缩短了他的寿命埃奥尔战死在北高原第一座坟丘因而建起。他的坐骑费拉罗夫也被葬在那里。

2512—2570 2. 布雷戈。他将敌人赶出了北高原洛汗多年都没有再遭到进攻。2569年他建成了宏伟的美杜塞尔德宫殿。盛宴上他的儿子巴尔多发誓要走“亡者之路”然而一去不返。[2]隔年布雷戈悲恸而死。

2544—2645 3. “年老的”阿尔多。他是布雷戈的次子。他之所以得名“年老的”是因为他活到高龄做了七十五年的国王。在他统治期间洛希尔人人口增加了并将艾森河以东尚存的黑蛮地人或是击败或是逐出了地界。祠边谷和其他山中谷地随即平定。接下来三代国王都记载寥寥因为洛汗在此期间和平安定繁荣强盛。

2570—2659 4. 弗雷亚。阿尔多的长子也是第四个孩子。他即位时年事已高。

2594—2680 5. 弗雷亚威奈。

2619—2699 6. 戈尔德威奈。

2644—2718 7. 狄奥。他统治期间黑蛮地人常常在艾森河附近劫掠。2710年他们占领了荒废的艾森加德环场无法赶走。

2668—2741 8. 格拉姆。

2691—2759 9. “锤手”海尔姆。他统治的末期洛汗因敌人入侵和漫长冬季遭受了重大损失。海尔姆和他的两个儿子哈烈斯和哈马都死了。海尔姆的外甥弗雷亚拉夫继承了王位。

第二脉

2726—2798 10. 弗雷亚拉夫·希尔德森。[3]在他统治的时期萨茹曼来到了艾森加德当时黑蛮地人已被赶出该地。起初在饥荒与随后的积弱时期洛希尔人得益于萨茹曼的友谊。

2752—2842 11. 布里塔。他被族人称为“利奥法”[4]因为他受到所有人的爱戴。他慷慨大方向一切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在他统治的时期他们与被赶出北方、在白色山脉中寻求落脚地的奥克发生了战斗。[5]到他死时人们以为这些奥克已经被全数消灭但事实并非如此。

2780—2851 12. 沃尔达。他只当了九年国王。他率众从黑蛮祠经山路骑马行进时中了奥克的埋伏全军覆没。

2804—2864 13. 伏尔卡。他是一位卓越的猎手但他发誓哪怕洛汗有一个奥克尚存他都不去追捕野兽。人们找到并摧毁最后一处奥克据点后他便前去猎取菲瑞恩森林中埃韦霍尔特[6]的大野猪。他杀死了野猪但被它的獠牙刺伤因此而死。

2830—2903 14. 伏尔克威奈。他即位时洛希尔人已经恢复了元气。他收复了曾被黑蛮地人占领的西面边界位于阿多恩河与艾森河之间。洛汗在黑暗时期曾得到刚铎的大力援助因此当他得知哈拉德人正大举进攻刚铎便派出众多战士前去援助宰相。他本想亲自领兵出征但被劝阻于是他的双胞胎儿子伏尔克雷德和法斯特雷德生于2858年代他前往。他们并肩战死在伊希利恩2885年。刚铎的图林二世向伏尔克威奈送去了大量金子作为抚恤。

2870—2953 15. 奋格尔。他是伏尔克威奈排行第三的儿子也是第四个孩子。他声名狼藉贪吃贪财与手下元帅和自己的子女都关系紧张。他的第三个孩子也是惟一的儿子森格尔一俟成年便离开了洛汗在刚铎生活许久为图尔巩效力并赢得了荣誉。

2905—2980 16. 森格尔。他很晚都未娶妻不过到了2943年他在刚铎娶了洛丝阿尔那赫的墨玟为妻尽管她比他年轻十七岁。她在刚铎为他生了三个孩子其中第二个孩子希奥顿是他惟一的儿子。当奋格尔死去洛希尔人请森格尔回国他不情不愿地返回了。他家中使用刚铎的语言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好事但事实证明他是位贤明的国王。墨玟在洛汗又为他生了两个女儿

希奥德温年纪最小也最美丽然而她出生时2963年森格尔已经很老了。她的兄长希奥顿非常爱她。

森格尔归来不久萨茹曼便自封艾森加德之王开始骚扰洛汗侵犯洛汗的边境支持洛汗的敌人。

2948—3019 17. 希奥顿。他在洛汗传说中被称为“希奥顿·埃德纽”[\[7\]](#)因他曾中了萨茹曼的法术日趋衰弱但被甘道夫治愈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奋起率领族人在号角堡取得胜利不久后又奔赴佩兰诺平野参加了第三纪元最大的战役。他在蒙德堡门前战死。他先是在他出生的土地上安息了一段时间位列故去的刚铎诸王当中后来被迁回洛汗葬在埃多拉斯他那一脉的第八座坟丘里。此后新的一脉开始。

第三脉

2989年希奥德温嫁给了马克元帅之首、东伏尔德的伊奥蒙德。2991年她的儿子伊奥梅尔出生2995年她的女儿伊奥温出生。那时索隆已再度崛起魔多的阴影蔓延到洛汗。奥克开始骚扰东部地区屠杀或偷窃马匹。还有别的奥克从迷雾山脉下来许多都是强大的乌鲁克为萨茹曼效力但这一点过了很久才有人怀疑。伊奥蒙德的主要责任便是防守东面边界而且他珍爱马匹憎恨奥克。当奥克袭击的消息传来他常常在盛怒之下骑马前去迎击行动鲁莽且随从寥寥。结果他在3002年被杀当时他追赶一小队奥克直到埃敏穆伊边界在那里遭到了埋伏在乱石当中的大军突袭。

此后不久希奥德温便染病而死这让国王极为悲伤。他将她的子女带回自己家中抚养唤他们为儿子和女儿。他自己只有一个孩子便是当时二十四岁的儿子希奥杰德因为王后埃尔芙希尔德死于难产希奥顿也没有再娶。伊奥梅尔和伊奥温在埃多拉斯长大目睹了黑暗阴影降临希奥顿的厅堂。伊奥梅尔酷似已故的父亲伊奥温则身量苗条修长拥有来自南方的优雅与尊严—这继承自洛丝阿尔那赫的墨玟而洛希尔人称墨玟为“钢泽”。

2991—第四纪元633084 伊奥梅尔·埃亚迪格。[\[8\]](#)他年纪轻轻就成为一位马克元帅3017年接替父亲的职责防守东面边界。在魔戒大战中希奥杰德在与萨茹曼的战斗中战死在艾森河渡口。因此希奥顿在佩兰诺平野战死前指定伊奥梅尔为自己的继承人称他为王。那一天伊奥温也赢得盛名因她乔装骑马参加了那次战役。此后她在马克以“执盾女士”[\[9\]](#)著称。

伊奥梅尔成了一位伟大的国王。他从希奥顿那里继承王位时年纪尚轻因此他统治了六十五年他之前的历代国王只有年老的阿尔多在位时间比他更长。在魔戒大战中他与国王埃莱萨和多阿姆洛斯的伊姆拉希尔结下了友谊他经常骑马前往刚铎。在第三纪元的最后一年他娶了伊姆拉希尔之女洛希瑞尔。他们的儿子、俊美的埃尔夫威奈继承了他的王位。

伊奥梅尔统治期间马克的人类得到了渴望的和平谷地和平原上的人口都得到了增长他们的马群也繁衍壮大。国王埃莱萨如今统治着刚铎和阿尔诺古时王国的全境都奉他为王只有洛汗例外他再度将奇瑞安的赠礼给予伊奥梅尔而伊奥梅尔再度发下了“埃奥尔之誓”并多次履行誓言。因为索隆虽已被消灭他挑起的憎恨与邪恶却未平息西方之王还要征服许多敌人白树才能得以和平成长。无论国王埃莱萨前往何处征战伊奥梅尔王都追随在侧。远过鲁恩内海南至遥远平原都能听到马克骠骑的如雷蹄声绿底白马的旗帜飘扬各地直到伊奥梅尔年迈老去。

[1]给出的时间以刚铎纪年为准第三纪元。连接线前后的时间分别表示生年和卒年。

[2]见第三部卷五第二章、第三章。

[3]希尔德森Hildeson即“希尔德之子”构词法类似“汉森”等北欧人名。—译者注

[4]利奥法Léofa洛汗语意为“深受爱戴的”。—译者注

[5]见第三部附录一。

[6]埃韦霍尔特Everholt洛汗语意为“野猪林”。—译者注

[7]埃德纽Ednew洛汗语意为“重焕活力”。—译者注

[8]埃亚迪格éadig洛汗语通常意为“蒙福的”。—译者注

[9]这是因为她执盾的手臂被巫王用钉头锤击折但巫王也被打成虚无因而很久以前格罗芬德尔对国王埃雅努尔所说的话便应验了巫王不会死于人手英语中man既可解释为“人类”也可解释为“男人”。—译者注。据马克的歌谣传唱伊奥温立下此项功绩时得到了希奥顿侍从的帮助而这位侍从也不是

人类而是一位来自遥远他乡的半身人尽管伊奥梅尔在马克予他荣誉并称他霍尔德威奈。

[这位霍尔德威奈不是别人正是雄鹿地统领—“了不起的梅里阿道克”。]

第三篇 都林一族

关于矮人的起源埃尔达和矮人本族都有着奇特的传说但这些古老传说离我们的时代极其遥远此处不加赘述。矮人七祖中最年长的一位矮人称他为都林他也是所有长须之王[1]的祖先。他独自沉睡待得那支种族苏醒的时机到来便来到阿扎努比扎在迷雾山脉以东、凯雷德—扎拉姆上方的山洞中定居下来那里后来便是歌谣中著名的墨瑞亚矿坑。

他在那里生活的时间极长竟至以“不死者都林”之名广为人知。然而在远古时代结束之前他最终还是逝世了墓地就在卡扎督姆。但他的血脉从未断绝他的家族当中先后有五位继承人因酷似祖先而得名都林。事实上矮人认为他就是不断重生的不死者。关于本族以及在世界上的命运他们有许多奇特的传说和信仰。

第一纪元结束之后卡扎督姆的威势和财富都大大增加了。这是因为当桑戈洛锥姆被攻破时蓝色山脉中的古老城邦诺格罗德和贝烈戈斯特遭到毁灭卡扎督姆得到了众多人口和大量知识技能的补充。整段黑暗年代和索隆统治时期墨瑞亚的威势都得以延续。尽管埃瑞吉安被毁墨瑞亚诸门紧闭但卡扎督姆众多厅堂太深、太坚固其中的居民人数太多又太英勇索隆无法从外部征服。因此尽管卡扎督姆的居民人口开始减少但它的财富久久不曾遭受劫掠。

第三纪元中期再度成为卡扎督姆之王的已是都林六世。那时魔苟斯的爪牙—索隆的势力又在世间壮大起来不过人们还不知道朝墨瑞亚虎视眈眈的林中魔影究竟为何物。一切邪恶之物都蠢蠢欲动。矮人当时挖掘得很深在巴拉辛巴[2]下寻找秘银那是无价的金属正变得一年比一年更难开采到。[3]就这样他们惊醒了一个沉睡的恐怖之物[4]—一只魔苟斯的炎魔。它当初逃离了桑戈洛锥姆自从西方大军到来便隐藏在大地的根基中。都林被它所杀隔年他的儿子纳因一世也被杀了。随后墨瑞亚的荣光成了往事它的居民或是被消灭或是远远逃走。

逃走的人中绝大多数都前往北方纳因一世的儿子瑟莱因一世去了位于黑森林东缘附近的孤山即埃瑞博山。他在那里开创新的基业成为山下之王。他在埃瑞博山发现了一颗稀世奇珍即“大山之心”阿肯宝钻。[5]但他的儿子梭林一世迁去了更远的北方到了灰色山脉此时都林一族的大多数族人

都聚集到那里因为那道山脉矿藏丰富几乎未开采。但是山脉另一边的荒地里有恶龙。许多年后恶龙重新繁衍壮大向矮人发动了进攻掠夺他们的成果。最后戴因一世与他的次子弗罗尔都被一条大冷龙[6]杀死在自家厅堂门前。

不久之后都林一族的绝大多数族人放弃了灰色山脉。戴因之子格罗尔带领许多部下去了铁丘陵。但戴因的继承人瑟罗尔与戴因的弟弟波林一起领着余下的族人回到了埃瑞博山。瑟罗尔将阿肯宝钻带回了瑟莱因的宏伟大厅他和他的族人变得富有繁荣与附近居住的所有人类交好。这是因为他们不只雕琢奇妙美丽之物还制造价值连城的武器铠甲他们与铁丘陵的亲族之间也有大量矿石贸易。因此生活在凯尔都因河奔流河和卡尔能河红水河之间的北方人类强盛起来赶走了来自东方的所有敌人。而矮人人数众多在埃瑞博山的厅堂里欢宴歌唱。[7]

于是关于埃瑞博财富的传说广泛流传传到了恶龙耳中。最后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当时最大的一条恶龙“金龙”斯毛格出动前去进攻瑟罗尔王喷吐着火焰扑向孤山。没过多久整个王国便毁灭了附近的河谷城破败荒废而斯毛格进入宏伟大厅以金子为床高卧在上。

瑟罗尔的亲族有许多人逃过了浩劫和大火最后瑟罗尔本人和他的儿子瑟莱因二世通过一道密门逃出了厅堂。他们带着家人[8]向南逃远开始了漫长又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涯。有一小批亲族和忠诚部下仍然追随他们。

多年之后瑟罗尔变得老迈、贫穷又绝望他把自己依然拥有的一项至宝交给了儿子瑟莱因那便是七戒中的最后一枚。接着他只带着一个老伙伴纳尔出走了。他与瑟莱因分别时是这么说到那枚魔戒的

“虽然看来可能性不大但或许将来它能成为你拥有新财富的基础。不过惟有金子能生出金子。”

“你该不是想回埃瑞博吧”瑟莱因问。

“不我都这么大岁数了。”瑟罗尔说“向斯毛格复仇这件事我就交给你和你的儿子们了。但我厌倦了穷困潦倒遭人白眼。我要去看看能找到什么。”他没说要去哪里。

或许是衰老、不幸和长期回忆祖先时代墨瑞亚的辉煌令瑟罗尔变得有些疯狂。抑或还有可能是此时魔戒的主人苏醒让它转向邪恶促使他做下蠢事终至送命。瑟罗尔带着纳尔从当时生活的黑蛮地向北走越过红角口然后下山来到了阿扎努比扎。

瑟罗尔来到墨瑞亚时大门是敞开的。纳尔恳求他当心但他不予理会而是骄傲地走了进去犹如一位回归王国的继承人。但他没有回来。纳尔在附近藏了许多天。一天他听到一声大喊接着号角声响一具尸体被抛出来丢在台阶上。他担心那是瑟罗尔便开始悄悄爬近但大门中传出了一个声音

“过来啊胡子佬我们看得见你。今天你没啥可害怕的我们要用你传信呐”

纳尔闻言走近发现那果真是瑟罗尔的尸体但尸身的头已被切断脸朝下放着。他跪在那里听见奥克正在阴影中大笑那个声音说

“叫花子要是不在门口等而是鬼鬼祟祟进来偷鸡摸狗我们就这么处置你们那一窝谁要再敢把恶心胡子戳进来下场也都一样滚吧就这么告诉他们不过他家要是想知道现在谁是这里的大王那名字就写在他脸上。字是我写的人是我杀的这里我才是老大”

纳尔把瑟罗尔的头翻过来看见他额上刻的是矮人的如尼文于是他拼出了“阿佐格”。那个名字铭刻在他心头后来也铭刻在所有矮人心中。纳尔弯腰捡起了瑟罗尔的头但阿佐格[9]的声音说

“放下滚蛋胡子佬叫花子这是你的报酬。”一个小包裹抛到了他身上里面只有几个不值钱的硬币。

纳尔一路痛哭沿银脉河逃走了。但他回头看了一次只见一群奥克从大门出来正在剁碎尸体将碎块丢给黑乌鸦吃。

纳尔回去后把全部经过讲给瑟莱因听。瑟莱因扯须痛哭之后便沉默下来。他足足坐了七天一言未发。然后他站起身说“这决不能容忍”矮人与奥克之战就此拉开了序幕。这场战争旷日持久、残忍血腥战场大多是在地下幽深之处。

瑟莱因立即派使者将故事传到了北方、东方和西方但矮人花了三年时间才集结起力量。都林一族召聚了全部军力他们也得到了其他先祖家族派来的大军相助。因为这个侮辱针对的是本族最年长一脉的继承人这令他们怒火满腔。等一切准备就绪他们便竭尽全力将贡达巴德山到金鸢尾沼地之间所有能找到的奥克要塞一处接一处攻占拔除。战斗双方都冷酷无情日日夜夜都有死亡与残忍行径发生。但矮人靠着他们的力量、无匹的武器和愤怒之火赢得了胜利他们在山下每一处巢穴中搜捕阿佐格。

最后从他们阵前逃离的所有奥克都聚集到墨瑞亚而追击的矮人大军到了阿扎努比扎。那是一处大河谷位于环抱凯雷德-扎拉姆湖的山脉中间古时曾是卡扎督姆王国的一部分。矮人一见山坡上本族古老城邦的大门便齐齐发出一声大吼如同炸雷滚过山谷。然而大队敌人已经在上方的山坡上摆开阵势大批奥克更是从各道大门中蜂拥而出这是阿佐格留下以备最后一搏的兵力。

起初形势对矮人不利。因为这是一个不见阳光的阴沉冬日奥克没有动摇退让他们的人数比矮人更多还占据了高处。阿扎努比扎精灵语中称为南都希瑞安之战就这样打响了日后回想此役奥克仍会颤抖矮人则会落泪。瑟莱因率领前锋发起的首轮攻击被击退他们损失惨重瑟莱因被逼入一片当时离凯雷德-扎拉姆还不远的大树林中。他的儿子弗雷林和亲族芬丁以及许多人都在那里战死瑟莱因和梭林都负了伤。[\[10\]](#)别处战斗陷入拉锯状态造成了大量伤亡直到最后铁丘陵的矮人到来扭转了那天的战局。格罗尔之子纳因来迟了他率领身披锁甲的生力军杀进奥克阵中直逼墨瑞亚的门槛一边用鹤嘴锄砍倒所有挡路的敌人一边高呼“阿佐格阿佐格”

接着纳因站到了大门前以洪亮的嗓音喊道“阿佐格你要是在里边就给我出来还是你觉得山谷里这出戏太狠了”

阿佐格闻声而出他是个体形庞大的奥克硕大的头上戴着铁盔却敏捷又强壮。跟他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众奥克都如他一般这些是他的卫兵。当他们与纳因的同伴交手时阿佐格转向纳因说

“怎么我门口又来了个叫花子我是不是也得给你刺个字”话音未落他便向纳因冲去双方战在一处。但是纳因被怒火激得几乎盲目又因方才鏖战而十分疲惫而阿佐格却是好整以暇、凶恶狡猾。很快纳因集结起全身仅剩的力气向阿佐格发出沉重一击但阿佐格闪到一旁踢了纳因的腿。鹤嘴锄打在

阿佐格原来所站之处的岩石上崩成碎片纳因则向前绊倒。阿佐格随即迅疾一击砍中了他的脖子。纳因的铠甲护颈挡住了锋刃但那一击极其沉重折断了纳因的脖颈他倒下了。

阿佐格见状大笑抬起头发出一声胜利的大吼但喊声哽在了喉中。他看见谷地中己方的军队全都大败矮人横行肆意杀敌而那些得以脱身的奥克正飞逃向南边跑边不停尖叫他的卫队也几近全军覆没。他转身就向大门逃去。

有个拿红斧的矮人追在他身后也跃上了台阶那便是纳因之子“铁足”戴因。就在门前戴因追上了阿佐格杀死了他砍下了他的头。这被尊为壮举因为按照矮人的标准戴因当时只不过是个毛头小子。不过他将长寿还将面对许多战斗直至年迈仍不屈服最终牺牲在魔戒大战中。此时他尽管坚韧又满腔怒火但据说他从大门前下来时面色灰败如同受了极大惊吓。

等战斗最后胜利还活着的矮人在阿扎努比扎集结起来。他们取了阿佐格的头把那个装零钱的钱包塞进它口中然后将它插上了一根桩子。但那夜没有盛宴也没有歌谣因为他们死者无数悲痛无比。据说只有近半数的矮人还能站立或有希望康复。

但在早上瑟莱因站到了他们面前。他的一只眼睛彻底瞎了腿也受了伤无法行走。但他说“好我们胜利了卡扎督姆是我们的了”

然而矮人们答道“你或许是都林的继承人但即便只用一只眼睛你也该看得更清楚。我们为复仇打了这场战争而我们也已成功复仇但这并不美好。倘若这是胜利那我们实力不济领受不起。”

而那些并非都林一族的矮人也说“卡扎督姆不是我们先祖的家园。若是没有希望找到财富它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现在如果我们必须离开又拿不到应得的奖赏和抚恤那我们越快回到自己的家乡就会越高兴。”

瑟莱因见状转向戴因说“但我自己的亲族肯定不会抛弃我吧”“不会”戴因说“你是我们一族的宗父我们已为你流过血还会再为你这样做。但我们不会进入卡扎督姆你也不会进入卡扎督姆。只有我曾望进大门的阴影。阴影后方都林的克星仍然在等着你。世界必须改变某种并非属于我们的力量必定来临之后都林一族才能再度在墨瑞亚行走。”

于是阿扎努比扎之战后矮人又分散开来。但他们走前先费了很大力气将己方所有死者的装备都收拾起来这样奥克就得不到这里的大量武器和铠甲。据说每个从战场上离开的矮人都背负沉重以至于弯腰驼背。接着他们堆起许多火葬柴堆烧掉了所有亲族的尸体。谷地中的树被大量伐倒此后那里一直寸草不生而罗瑞恩的居民目睹了燃烧的浓烟。[\[11\]](#)

等熊熊大火熄灭成灰烬矮人盟军各自回归家乡铁足戴因也带领父亲的族人回了铁丘陵。这时瑟莱因站在那根大柱旁对梭林·橡木盾说“有人会认为为这个脑袋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我们最少也为它给出了自己的王国。你是跟我回去打铁还是去寄人篱下求人施舍”

“去打铁”梭林答道“至少挥动铁锤可以让双臂保持强壮直到能再度挥动更锋利的工具。”

就这样瑟莱因和梭林带领残部其中包括巴林和格罗因回了黑蛮地此后不久他们便迁走了在埃利阿多流浪最后在路恩河对岸的埃瑞德路因山脉东侧建立了流亡家园。那段时间他们铸造的大多是铁器但他们又兴旺起来人数也缓慢增加了。[\[12\]](#)但是就如瑟罗尔所说魔戒需要金子养才能生出金子而不管金子还是别的贵金属他们都几乎一无所有。

关于这枚戒指此处要作些交代。都林一族的矮人认为它是七戒中最早铸成的一枚。他们说它不是索隆给的而是精灵巧匠们亲自赠予卡扎督姆之王都林三世的然而索隆协助铸造了全部七戒他的邪恶力量无疑存于其中。但魔戒的拥有者既不展示也不提起戒指他们不到临死很少交出它因此旁人不知它被交付给了何人。有人认为它还留在卡扎督姆如果诸王的秘密陵墓还没被发现、未遭洗劫的话它就藏在那里。但都林继承人的亲族错误地认为瑟罗尔鲁莽地回归墨瑞亚时戴着它。他们不知道此后它下落如何。阿佐格的尸体上没有发现这枚戒指。[\[13\]](#)

然而矮人如今认为索隆很可能凭借巫术发现了谁拥有那最后一枚自由的魔戒而针对诸位都林继承人的不幸主要是拜他的恶意所赐。因为事实证明矮人无法被这种方法驯服。魔戒能对他们施加的唯一影响是唤起他们心中对金子和珍贵之物的贪婪之火如此一来若是没有这些财宝其余一切美善之物在他们眼中都将无用他们会满心怒火渴望向所有夺走财宝之人复仇。但他们起初就被塑造成一支最能顽强抵御统治的种族。他们虽然可以被杀死、被打垮但无法被削弱成为受另一个意志奴役的阴影。也由于同样的原

因他们的寿命不受任何魔戒影响既不会因它长寿也不会因它短命。这让索隆愈发憎恨那些拥有魔戒的矮人并渴望将其夺走。

因此或许这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魔戒的恶意数年后瑟莱因变得烦躁不安心中不满。他满心都是对金子的贪欲。终于他再也无法忍受便将心思又转向了埃瑞博山决心回到那里去。他没对梭林提起自己心中的打算但他与巴林、杜瓦林和其他一些人一同动身道别后便离开了。

此后他的经历人们所知寥寥。现在看来他领着为数不多的同伴刚刚出境便遭到了索隆的使者追捕。恶狼追逐他奥克伏击他邪恶的鸟儿在他的路上盘旋。他越是挣扎着向北前行就越是遭到种种不幸的阻挠。一天黑夜他和同伴们在安都因河对岸的土地上游荡一场阴雨把他们赶到了黑森林边缘躲避。早晨他从营地失踪了他的同伴们呼唤他却是徒劳。他们搜寻了他许多天终至绝望便离开那里回到了梭林处。很久之后人们才得知瑟莱因被活捉随后被押往多古尔都的地牢。他在那里遭受折磨魔戒也被夺走最后他死在了那里。

就这样梭林·橡木盾成为都林的继承人但这位继承人却是绝望的。瑟莱因失踪时梭林九十五岁是位行止自傲的伟大矮人但他似乎安于留在埃利阿多。他在那里长期劳作从事贸易尽力赚取财富。许多流浪的都林一族子民听闻他住在西部地区都前来投奔他的族人人口因而增长了。如今他们在群山中拥有精美的殿堂和大量货物生活似乎不那么拮据了尽管他们在歌谣里总是唱到遥远的孤山。

岁月流逝梭林念念不忘自家仇怨和他继承的向恶龙复仇的责任心中的余烬再度熊熊燃烧。当他在锻造间里挥舞大锤他想到了武器、军队和联盟但军队已四散联盟也已破裂族人的斧子更是所剩寥寥。他锤打着铁砧上的红热铁块饱受那股绝望怒火的煎熬。

但是最后甘道夫与梭林的一次偶然相遇彻底改变了都林家族的命运此外还导致了其他更重大的结果。一天[14]梭林旅行归来回到西部在布理投宿一晚。甘道夫也在那里正要去夏尔他已经二十多年没去拜访那里了。他很疲惫想在那里暂作休整。

他忧心诸多事务而此时北方的危险局势尤其令他困扰因为他那时已经知道索隆正谋划开战一旦觉得力量足够便打算进攻幽谷。然而要抵制任何来自东方、收复安格玛之地和群山北部隘口的企图如今只有依靠铁丘陵的

矮人但在他们背后却是恶龙造就的不毛之地。索隆可能会利用恶龙造成恐怖的影响。那么怎样才能成功除掉斯毛格

就在甘道夫坐着斟酌此事时梭林来到了他面前说“甘道夫大人我跟你只是一面之交但我现在很乐意与你谈谈。因为我近来经常想起你就像我奉命要找到你一样。事实上要是过去知道能在哪里找到你我早就这么做了。”

甘道夫惊奇地看着他说“梭林·橡木盾这可真奇怪—我也想起了你。虽说我要去夏尔但我心里想着那也是通往你家殿堂的路。”

“你说那是殿堂也罢”梭林说“不过那只是流亡时的寒酸住处而已。但你若愿来就会受到欢迎。因为他们说你很有智慧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世间发生的一切而我心中考虑着许多事希望征询你的建议。”

“我会去的。”甘道夫说“因为我猜我们至少有一项麻烦是共同的。我正担心埃瑞博山的恶龙而我认为瑟罗尔的孙子也不会忘记它。”

别处记载了那场相遇之后发生的一切甘道夫为帮助梭林制订了奇特的计划梭林和他的同伴们是如何从夏尔出发前往孤山探险而这又引向了意料之外的伟大结局。此处只说那些直接关系到都林一族的事情。

恶龙为埃斯加洛斯的巴德所杀但河谷城也发生了战斗。奥克一听说矮人归来便来到埃瑞博山他们的首领是波尔格他是戴因年轻时所杀的阿佐格的儿子。在第一次河谷之战中梭林·橡木盾受了致命伤他死后被葬在孤山下的陵墓里阿肯宝钻就安置在他胸口。他的外甥菲力和奇力也战死在那里。但从铁丘陵赶来相助的铁足戴因是梭林的堂弟也是他的正统继承人他成了山下之王戴因二世山下王国复兴正如甘道夫所愿。事实证明戴因是位伟大睿智的王在他统治的时期矮人繁荣兴旺重新强盛起来。

同年2941年夏末甘道夫终于说服萨茹曼和白道会进攻多古尔都。索隆退却前往魔多他认为该地不受一切敌人侵扰。因此当魔戒大战最终打响索隆的主要攻势改往南方。然而即便如此倘若没有戴因王和布兰德王阻挡索隆本来也可以凭借伸长的右手在北方造成莫大破坏。这正如甘道夫后来对弗罗多和吉姆利所说当时他们一起在米那斯提力斯暂住有关远方事件的消息不久前刚刚传到了刚铎。

“梭林之死让我悲伤”甘道夫说“而现在我们听说我们在此地奋战的同时戴因又一次在河谷战斗也牺牲了。我本会说这是个沉重的损失但这其实更应称为奇迹他如此高龄仍能如传言中所说的那样有力地挥动战斧屹立在埃瑞博大门前的布兰德王尸体边直到黑暗降临。

“然而情况本来可能大相径庭也大为恶化。当你们想到伟大的佩兰诺之战时别忘了河谷之战和都林一族的英勇。想想本来会出什么事吧埃利阿多惨遭龙焰烧灼野蛮之剑在那里扫荡幽谷陷落刚铎可能失去王后当我们现在凯旋本来可能只面对那里的断壁残垣。但那一切都得以幸免因为那个初春的傍晚我在布理遇到了梭林·橡木盾按照中洲的说法这是萍水相逢。”

狄丝是瑟莱因二世的女儿。她是这段时期惟一留名青史的女矮人。据吉姆利说女矮人人数很少很可能不超过整支民族人数的三分之一。若非事态紧急她们很少出门而如果必须出门旅行她们无论噪音、外貌还是服饰都和男矮人极其相似其他种族的眼睛和耳朵无法把二者区分开来。这使人类形成了这样的愚蠢看法不存在女矮人矮人都是“石头里长出来的”。

由于女矮人的人数很少矮人一族的人口增长缓慢在没有安全住所时便会面临危机。因为矮人一生只婚配一次而且他们在所有事关权利的问题上都十分嫉妒。成婚的男矮人实际上不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这是因为不是所有的女矮人都成婚—有些不想嫁人有些想嫁给自己得不到的人因而终身不嫁。而相当多的男矮人沉湎于手工技艺不想结婚。

格罗因之子吉姆利是护送至尊戒出发的“九行者”之一他因而扬名。整场魔戒大战当中他都未离国王埃莱萨左右。由于他与精灵王瑟兰杜伊之子莱戈拉斯结下了深厚情谊又因他对加拉德瑞尔夫人心怀敬意他被称为“精灵之友”。

索隆覆灭之后吉姆利将埃瑞博的一部分矮人带到南方他成了晶辉洞之王。他和他的族人在刚铎和洛汗做了出色的工作。他们为米那斯提力斯用秘银与钢铸造了大门替换那些被巫王击破的门。他的朋友莱戈拉斯也将大绿林的精灵带来了南方他们居住在伊希利恩那片乡野再度成为西部所有土地中最美的一处。

但当国王埃莱萨放弃生命辞世莱戈拉斯终于依从内心的渴望渡海而去。

1999 埃瑞博山下王国建立。

2589 戴因一世被恶龙杀害。

2590 回归埃瑞博山。

2770 埃瑞博山遭到洗劫。

2790 瑟罗尔被谋害。

2790—2793 矮人集合军队。

2793—2799 矮人与奥克之战。

2799 南都希瑞安之战。

2841 瑟莱因开始流浪。

2850 瑟莱因身死其魔戒失落。

2941 五军之战梭林二世身死。

2989 巴林前往墨瑞亚。

下页表中以*符号标记的名字无论流亡与否都曾被都林一族尊为国王。至于梭林·橡木盾前往埃瑞博山时的其他同伴欧瑞、诺瑞、多瑞也是出身都林家族其余则是梭林更远的亲戚比弗、波弗和邦伯都是墨瑞亚矮人的后代但不是出身都林一系。†符号的含义同本附录开篇的说明。

此处续以《红皮书》的书末注释之一

我们听说莱戈拉斯携格罗因之子吉姆利同行是因为他们结下了深厚情谊—有史以来精灵和矮人之间结下的情谊无出其右。倘若此言不虚那么这就着实是件怪事一个矮人竟然情愿为任何情谊离开中洲埃尔达竟然会接纳他而西方主宰竟然会允准此事。但据说吉姆利之所以离去也是因为他渴望再度目睹加拉德瑞尔之美或许她身为埃尔达中大有地位之人为他取得了这份恩典。关于此事议论仅此而已。

[1]见《霍比特人》第四章。

[2]巴拉辛巴Barazinbar即红角峰。—译者注

[3]见第一部卷二第四章。

[4]或是将它从监牢中释放出来—它很可能已经被索隆的恶意唤醒了。

[5]见《霍比特人》第十八章。

[6]冷龙cold-drake一种不能喷火的恶龙。—译者注

[7]见《霍比特人》第一章。

[8]这些人中包括瑟莱因二世的子女梭林橡木盾、弗雷林和狄丝。按照矮人的标准梭林那时还是个少年。后来人们得知从孤山逃出来的矮人数量实际上比他们起初期望的更多但这些人绝大多数都去了铁丘陵。

[9]阿佐格是波尔格的父亲见《霍比特人》第一章。

[10]据说梭林的盾牌被劈裂了于是他将盾抛在一边用战斧砍下一根橡木枝拿在左手中抵挡敌人的攻击间或当做棍棒挥舞击敌。他因此得名“橡木盾”。

[11]矮人认为这样处理亡者的尸体是件十分不幸的事有悖他们的习俗。但是若是按照风俗修建坟墓他们只肯把亡者葬入岩石而非土地将花费多年时间。因此他们将自己的亲族付之一炬而不是留给鸟兽和吃死人的奥克糟蹋。但那些战死在阿扎努比扎的矮人都被载誉铭记直至今日一个矮人仍会自豪地这样描述先祖“他是个被火化的矮人。”而这胜过千言万语。

[12]他们的女性非常少。瑟莱因之女狄丝住在那里。她是菲力和奇力的母亲他俩都生在埃瑞德路因。梭林没有娶妻。

[13]见第一部卷二第二章。

[14]2941年3月15日。

The Tale of Years

(Chronology of the Westlands)

附录二

编年史略

西部地区的编年史

第一纪元以“大决战”告终此战中维林诺大军攻陷桑戈洛锥姆推翻了魔苟斯。此后绝大多数诺多精灵返回了极西之地居住在能够望见维林诺的埃瑞西亚岛上许多辛达精灵也渡海而去。

第二纪元以首次推翻魔苟斯的爪牙索隆夺取至尊戒告终。

第三纪元随魔戒大战结束而告终但直到埃尔隆德大人离去第四纪元才被视为开始。人类的统治从此来临中洲一切其他“能言种族”自此衰落。

在第四纪元先前的纪元常被称为“远古时代”但该名称其实只适用于逐出魔苟斯之前的年代。彼时的历史本书中没有记载。

第二纪元

这段时期对中洲的人类来说是黑暗年代但对努门诺尔来说则是辉煌年代。中洲种种事件的相应记录稀少而又简略日期也常不明确。

在这个纪元伊始许多高等精灵仍留在中洲。他们多数居住在埃瑞德路因山脉以西的林顿但在巴拉督尔建成之前许多辛达精灵向东迁移有些在遥远的森林中建立了王国那里他们的子民主要是西尔凡精灵。大绿林北方的精灵王瑟兰杜伊便是这些辛达精灵之一。在林顿吉尔-加拉德居住在路恩河以北他是流亡诺多诸王的最后一任继承人并被奉为西方精灵的至高王。同样在林顿辛葛的亲族凯勒博恩曾有一段时间居住在路恩河以南。凯勒博恩的妻子加拉德瑞尔是最伟大的精灵女子。她是芬罗德·费拉贡德的妹妹而芬罗德是人类之友曾是纳国斯隆德之王他为拯救巴拉希尔之子贝伦献出了生命。

后来一些诺多精灵前往埃瑞吉安该地位于迷雾山脉以西临近墨瑞亚西门。这是因为他们得知墨瑞亚发现了秘银。[\[1\]](#)诺多精灵是能工巧匠他们对矮人的态度不像辛达精灵那样不友善。不过都林一族与埃瑞吉安的精灵工匠之间发展出的友谊是两支种族之间有史以来最亲密的。凯勒布林博是埃瑞吉安之主也是此地最伟大的工匠。他是费艾诺的后裔。

年份

1 灰港以及林顿建立。

32 伊甸人抵达努门诺尔。

约40 许多矮人离开他们位于埃瑞德路因山脉中的古老城邦前往墨瑞亚该地人口增长。

442 埃尔洛斯·塔尔-明雅图尔逝世。

约500 索隆在中洲再度蠢蠢欲动。

521 熙尔玛莉恩在努门诺尔出生。

600 努门诺尔的首批航船出现在海岸边。

750 诺多精灵建立埃瑞吉安。

约1000 索隆察觉努门诺尔的威势正在增长于是选择魔多作为根据地将其化为要塞重地。他开始修建巴拉督尔。

1075 塔尔-安卡理梅成为努门诺尔首位执政女王。

1200 索隆竭力诱惑埃尔达。吉尔-加拉德拒绝与他打交道埃瑞吉安的能工巧匠却信服了他。努门诺尔人开始建造永久港口。

约1500 精灵工匠受索隆指导技艺达到巅峰。他们开始铸造力量之戒。

约1590 三戒在埃瑞吉安铸成。

约1600 索隆在欧洛朱因铸造了至尊戒。他建成了巴拉督尔。凯勒布林博察觉了索隆的计划。

1693 精灵与索隆之战开始。三戒被隐藏。

1695 索隆的大军侵入埃利阿多。吉尔-加拉德派埃尔隆德前往埃瑞吉安。

1697 埃瑞吉安沦为废墟。凯勒布林博死于非命。墨瑞亚诸门关闭。埃尔隆德带领残存的诺多精灵撤退建立了避难所伊姆拉缀斯。

1699 索隆侵占埃利阿多。

1700 塔尔-米那斯提尔从努门诺尔派出一支庞大舰队前往林顿。索隆被击败。

1701 索隆被逐出埃利阿多。西部地区获得了长期的安定和平。

约1800 约此时起努门诺尔人开始在海滨确立统治权。索隆将势力向东扩展。魔影降临努门诺尔。

2251 塔尔-阿塔那米尔死亡。塔尔-安卡理蒙登基。努门诺尔人的叛乱和分裂开始。约在此时九戒的奴隶那兹古尔戒灵首度出现。

2280 乌姆巴尔成为努门诺尔的大要塞。

2350 佩拉基尔落成。它成为忠贞派努门诺尔人的主要海港。

2899 阿尔-阿督那霍尔登基。

3175 塔尔-帕蓝提尔痛悔前非。努门诺尔发生内战。

3255 黄金之王阿尔-法拉宗夺取王权登基。

3261 阿尔-法拉宗出海远航在乌姆巴尔登陆。

3262 索隆作为阶下囚被带回努门诺尔。3262—3310年期间索隆蛊惑国王引诱努门诺尔人堕落。

3310 阿尔-法拉宗开始组建无敌舰队。

3319 阿尔-法拉宗进攻维林诺。努门诺尔沦亡。埃兰迪尔偕同两个儿子逃脱。

3320 努门诺尔人建立两个流亡王国—阿尔诺和刚铎。七晶石被分开。
[2]索隆返回魔多。

3429 索隆进攻刚铎攻下米那斯伊希尔烧毁白树。伊熙尔杜沿着安都因河南下逃脱投奔了北方的埃兰迪尔。阿纳瑞安守住了米那斯阿诺尔和欧斯吉利亚斯。

3430 精灵与人类的最后联盟建立。

3431 吉尔-加拉德和埃兰迪尔向东行军来到伊姆拉缀斯。

3434 联盟大军越过迷雾山脉。达戈拉德之战发生索隆被击败。巴拉督尔围城战开始。

3440 阿纳瑞安被杀。

3441 埃兰迪尔和吉尔-加拉德联手推翻索隆二人为此牺牲。伊熙尔杜将至尊戒据为己有。索隆销声匿迹戒灵没入阴影。第二纪元结束。

第三纪元

这段时期是埃尔达衰落隐没的年代。当索隆蛰伏至尊戒下落不明埃尔达掌握精灵三戒长时间得享和平但他们不曾尝试革新只活在对过去的追忆中。矮人藏身于幽深之处看守着宝藏但当邪恶再度蠢蠢欲动恶龙重新现世他们的古老宝藏一处接一处遭到洗劫他们也沦为一支流浪民族。墨瑞亚很长一段时间都还安全但人口渐渐减少许多宏伟的厅堂都变得黑暗空荡。努门诺尔人与寻常人类通婚他们的智慧随之消减寿命也缩短了。

大约一千年过去首片魔影降临在大绿林此时中洲出现了伊斯塔尔[3]或称巫师。后来据说他们来自极西之地是被派来对抗索隆势力的使者要联合一切愿意抵抗他的人们。但他们不得以力抗力也不能寻求以强权和恐怖来统治精灵与人类。

因此他们以人类的样貌来到然而他们从不年轻衰老也极为缓慢心智与手艺蕴涵着多种力量。他们对人几乎不提自己的真名[4]而是使用别人对他

们的称呼。这一族类据说共有五位当中地位最高的两位被埃尔达称为“身怀巧艺者”库茹尼尔和“灰袍漫游者”米斯兰迪尔但北方的人类称他们为萨茹曼和甘道夫。库茹尼尔常常去东方旅行但最终定居在艾森加德。米斯兰迪尔与埃尔达的友谊最为亲密他主要在西部地区漫游从未给自己选定任何长久住所。

整个第三纪元当中精灵三戒的守护者为谁都只有它们的拥有者知晓。但在第三纪元末人们得知这三枚戒指最初由埃尔达中最伟大的三位持有他们是吉尔-加拉德、加拉德瑞尔和奇尔丹。吉尔-加拉德在牺牲前将自己的戒指交付埃尔隆德。奇尔丹后来将自己的戒指交托米斯兰迪尔因为他是中洲最有远见之人他在灰港迎接米斯兰迪尔知道他来自何方又将归回何处。

“大人请收下这枚戒指。”他说“你将辛苦操劳而它将助你一臂之力化解你所承担的疲惫。因这是火之戒或许在这个逐渐冷漠的世界里你能用它重新点燃人们的心。至于我我的心紧系大海我将住在这片灰色的海滨直到最后一艘船启航。我将候你到来。”

年份

2 伊熙尔杜在米那斯阿诺尔种下白树的一棵小树苗。他将南方王国交给美尼尔迪尔统治。金鸢尾沼地惨祸发生伊熙尔杜连同他三个年长的儿子被杀。

3 欧赫塔将纳熙尔剑的碎片送到伊姆拉缀斯。

10 维蓝迪尔成为阿尔诺之王。

109 埃尔隆德娶了凯勒博恩之女凯勒布莉安。

130 埃尔隆德的两个儿子埃尔拉丹和埃洛希尔出生。

241 阿尔玟·乌多米尔出生。

420 国王欧斯托赫尔重建米那斯阿诺尔。

490 东夷首度发动侵略。

500 罗门达奇尔一世击败东夷。

541 罗门达奇尔战死。

830 刚铎的船王一脉自法拉斯图尔而始。

861 埃雅仁都尔逝世阿尔诺分裂。

933 国王埃雅尼尔一世攻取乌姆巴尔将其改为刚铎的要塞。

936 埃雅尼尔葬身大海。

1015 国王奇尔扬迪尔在乌姆巴尔攻城战中被杀。

1050 哈尔门达奇尔征服哈拉德。刚铎的威势达到巅峰。约在此时魔影降临大绿林人类开始称其为黑森林。历史记录中首次提到佩瑞安那斯人记载了毛脚族来到埃利阿多一事。

约1100 智者伊斯塔尔与埃尔达的首脑人物发现一股邪恶力量占据多古尔都作为要塞以为那是那兹古尔之一。

1149 阿塔那塔·阿尔卡林的统治开始。

约1150 白肤族进入埃利阿多。斯图尔族越过红角口迁到河角地或黑蛮地。

约1300 邪恶之物再度开始增殖。奥克在迷雾山脉中势力壮大攻击矮人。那兹古尔重新现身其首领北上来到安格玛。佩瑞安那斯人向西迁移其中许多定居在布理。

1356 国王阿盖勒布一世在与鲁道尔的战争中战死。约在此时斯图尔族离开河角地其中一部分人返回了大荒野。

1409 安格玛巫王侵略阿尔诺。国王阿维烈格一世被杀。佛诺斯特与提殒戈沙德得以守住。阿蒙苏尔之塔被毁。

1432 刚铎之王维拉卡逝世亲族争斗的内战开始。

1437 欧斯吉利亚斯遭到焚毁其帕蓝提尔失落。埃尔达卡逃往罗瓦尼安他的儿子奥能迪尔被谋杀。

1447 埃尔达卡归来逐走篡位者卡斯塔米尔。埃茹伊河渡口之战发生。佩拉基尔攻城战发生。

1448 叛军逃脱占领乌姆巴尔。

1540 国王阿勒达米尔在与哈拉德和乌姆巴尔海盗的战争中战死。

1551 哈尔门达奇尔二世击败哈拉德人。

1601 许多佩瑞安那斯人迁离布理阿盖勒布二世将巴兰都因河对岸的土地赐予他们。

约1630 自黑蛮地前来的斯图尔族加入了这些佩瑞安那斯人。

1634 海盗洗劫佩拉基尔杀了国王米纳迪尔。

1636 大瘟疫令刚铎遭受浩劫。国王泰伦纳及其子女死亡。米那斯阿诺尔的白树凋亡。瘟疫向北、向西传播埃利阿多的多处地区变得荒无人烟。巴兰都因河对岸的佩瑞安那斯人幸存下来但损失惨重。

1640 国王塔隆多将王宫迁去米那斯阿诺尔种下一棵白树的小树苗。欧斯吉利亚斯开始沦为废墟。魔多被放任不管无人看守。

1810 国王泰路梅赫塔·乌姆巴达奇尔收复乌姆巴尔逐走海盗。

1851 战车民开始攻击刚铎。

1856 刚铎东部领土失陷纳马奇尔二世战死。

1899 国王卡利梅赫塔在达戈拉德击败战车民。

1900 卡利梅赫塔在米那斯阿诺尔建造白塔。

1940 刚铎和阿尔诺重新建交结成联盟。阿维杜伊娶了刚铎的昂多赫尔之女费瑞尔。

1944 昂多赫尔战死。埃雅尼尔在南伊希利恩击败敌人。接着他赢得了营地之战将战车民逐入死亡沼泽。阿维杜伊提出继承刚铎王权的主张。

1945 埃雅尼尔二世即位。

1974 北方王国灭亡。巫王侵占阿塞丹攻取了佛诺斯特。

1975 阿维杜伊淹死在佛洛赫尔海湾。安努米那斯与阿蒙苏尔两处的帕蓝提尔均告失落。埃雅努尔率领舰队前往林顿。巫王在佛诺斯特之战中被击败被逐入埃滕荒原从北方消失。

1976 阿兰纳斯采用“杜内丹人族长”的头衔。阿尔诺的传家宝交给埃尔隆德保管。

1977 弗鲁姆加带领伊奥希奥德人来到北方。

1979 泽地的布卡成为夏尔首任长官。

1980 巫王来到魔多在那里召集那兹古尔。一只炎魔出现在墨瑞亚杀死了都林六世。

1981 纳因一世被杀。矮人逃离墨瑞亚。许多罗瑞恩的西尔凡精灵逃往南方。阿姆洛斯和宁洛德尔不复得见。

1999 瑟莱因一世来到埃瑞博山建立“山下”矮人王国。

2000 那兹古尔自魔多出动围攻米那斯伊希尔。

2002 米那斯伊希尔陷落后以“米那斯魔古尔”为人所知。帕蓝提尔被夺走。

2043 埃雅努尔成为刚铎之王。他受到巫王挑战。

2050 巫王再度挑战。埃雅努尔骑马前去米那斯魔古尔一去不返。马迪尔成为首位执政宰相。

2060 多古尔都的势力逐渐增长。智者担忧可能是索隆再度成形。

2063 甘道夫前往多古尔都。索隆撤退隐藏在东方。“警戒和平”开始。那兹古尔潜伏在米那斯魔古尔按兵不动。

2210 梭林一世离开埃瑞博山北上前往灰色山脉此时都林一族的余众绝大多数都聚集在那里。

2340 艾萨姆布拉斯一世成为第十三任长官也是图克一脉的首位长官。老雄鹿家族占领了雄鹿地。

2460 “警戒和平”结束。索隆挟更强大的力量重归多古尔都。

2463 白道会成立。约在此时斯图尔族的狄戈发现了至尊戒被斯密戈谋杀。

2470 约在此时斯密戈—咕噜藏进迷雾山脉。

2475 刚铎再度遭到攻击。欧斯吉利亚斯终至覆毁其石桥断裂。

约2480 奥克开始在迷雾山脉中建立秘密据点以阻断所有通往埃利阿多的隘口。索隆开始用自己的生物殖民墨瑞亚。

2509 凯勒布莉安在前往罗瑞恩的途中于红角口遭伏击受伤伤口中毒。

2510 凯勒布莉安渡海离去。奥克和东夷侵占卡伦纳松。年少的埃奥尔赢得了凯勒布兰特原野之战。洛希尔人定居在卡伦纳松。

2545 埃奥尔战死在北高原。

2569 埃奥尔之子布雷戈建成金殿。

2570 布雷戈之子巴尔多进入“禁忌之门”一去不返。约在此时恶龙们重新在遥远的北方现身开始骚扰矮人。

2589 戴因一世被恶龙所杀。

2590 瑟罗尔返回埃瑞博山。他的兄弟格罗尔前往铁丘陵。

约2670 托博德在南区种下“烟斗草”。

2683 艾森格里姆二世成为第十任长官开始开掘大斯密奥。

2698 埃克塞理安一世在米那斯提力斯重建白塔。

2740 奥克再度向埃利阿多发动侵略。

2747 班多布拉斯·图克在北区击败一伙奥克。

2758 洛汗遭遇东西两路夹击随后被侵占。刚铎遭到海盗舰队袭击。洛汗的海尔姆在海尔姆深谷避难。伍尔夫攻占埃多拉斯。随后的2758—2759年是“漫长冬季”。埃利阿多和洛汗都饱受其害伤亡巨大。甘道夫前去援助夏尔居民。

2759 海尔姆之死。弗雷亚拉夫逐走伍尔夫马克诸王的第二脉传承由他而始。萨茹曼定居在艾森加德。

2770 恶龙斯毛格突袭埃瑞博山。河谷城被毁。瑟罗尔偕同瑟莱因二世和梭林二世逃脱。

2790 瑟罗尔被墨瑞亚的一个奥克杀害。矮人聚集起来准备发动一场复仇之战。盖伦修斯出生后来以“老图克”闻名。

2793 矮人与奥克之战开始。

2799 墨瑞亚东门前的南都希瑞安之战发生。铁足戴因返回铁丘陵。瑟莱因二世和他儿子梭林向西流浪。他们定居在夏尔以西埃瑞德路因山脉以南2802年。

2800—2864 北方来的奥克侵扰洛汗。沃尔达王被他们杀害2861年。

2841 瑟莱因二世出发重返埃瑞博山但遭到索隆爪牙追捕。

2845 矮人瑟莱因被囚禁在多古尔都七戒的最后一枚从他手中被夺走。

2850 甘道夫再度进入多古尔都发现此地的主人实为索隆他正收集所有魔戒打探至尊戒和伊熙尔杜继承人的下落。甘道夫发现了瑟莱因得到埃瑞博山的钥匙。瑟莱因死在了多古尔都。

2851 白道会召开会议。甘道夫力主进攻多古尔都。萨茹曼驳回了他的意见。[\[5\]](#)萨茹曼开始在金鸢尾沼地附近搜寻。

2872 刚铎的贝烈克梭尔二世逝世。白树死去再也找不到小树苗。枯树被放任子立。

2885 哈拉德人受索隆的使者挑拨越过波罗斯河攻击刚铎。洛汗的伏尔克威奈两个儿子为刚铎效力双双战死。

2890 比尔博在夏尔出生。

2901 因魔多的乌鲁克袭击伊希利恩余下的居民绝大多数都弃此地而去。秘密避难所汉奈斯安努恩建成。

2907 阿拉贡二世的母亲吉尔蕾恩出生。

2911 严酷寒冬。巴兰都因河和其他河流都结了冰。白色狼群从北方侵入埃利阿多。

2912 大洪水冲毁了埃奈德地区和明希瑞亚斯。沙巴德被毁人迹罕至。

2920 老图克逝世。

2929 杜内丹人阿拉多之子阿拉松娶了吉尔蕾恩。

2930 阿拉多被食人妖杀害。埃克塞理安二世之子德内梭尔二世在米那斯提力斯出生。

2931 阿拉松二世之子阿拉贡于3月1日出生。

2933 阿拉松二世被杀害。吉尔蕾恩将阿拉贡带去伊姆拉缀斯。埃尔隆德将他收为养子取名“埃斯泰尔”意为“希望”对其出身秘而不宣。

2939 萨茹曼发现索隆的爪牙正在搜索金鸢尾沼地附近的安都因河意识到索隆已经得知伊熙尔杜的下场。他已警觉但未对白道会提起。

2941 梭林·橡木盾和甘道夫去夏尔造访比尔博。比尔博遇到斯密戈—咕噜找到了至尊戒。白道会召开会议萨茹曼同意进攻多古尔都因为他此时希冀能阻止索隆搜索大河。索隆已经制订好计划放弃了多古尔都。河谷邦的五军之战发生。梭林二世牺牲。埃斯加洛斯的巴德杀死斯毛格。铁丘陵的戴因成为山下之王戴因二世。

2942 比尔博带着魔戒回到夏尔。索隆秘密返回魔多。

2944 巴德重建河谷城成为河谷邦之王。咕噜离开迷雾山脉开始搜寻拿走魔戒的“小偷”。

2948 洛汗之王森格尔之子希奥顿出生。

2949 甘道夫和巴林在夏尔拜访比尔博。

2950 多阿姆洛斯的阿德拉希尔之女芬杜伊拉丝出生。

2951 索隆公开现身在魔多聚集力量。他开始重建巴拉督尔。咕噜转向魔多而行。索隆派出三个那兹古尔去重新占领多古尔都。

埃尔隆德向“埃斯泰尔”揭示他的真名和出身将纳熙尔剑的碎片交付给他。阿尔玟刚从罗瑞恩归来与阿拉贡在伊姆拉缀斯的树林中相遇。阿拉贡出发进入大荒野。

2953 白道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他们围绕诸戒展开辩论。萨茹曼谎称他发现至尊戒已被沿着安都因河冲进大海。萨茹曼退入艾森加德他已将此地据为己有并将其加固。萨茹曼既嫉妒又惧怕甘道夫派探子监视他的一切行动。萨茹曼注意到甘道夫对夏尔的兴趣很快便开始在布理和南区培养间谍。

2954 末日山再度喷发火焰。伊希利恩最后一批居民逃过了安都因河。

2956 阿拉贡与甘道夫相遇自此两人结下友谊。

2957—2980 阿拉贡踏上众多重大旅程立下丰功伟绩。他乔装改扮以梭隆吉尔的身份既为洛汗的森格尔也为刚铎的埃克塞理安二世效过力。

2968 弗罗多出生。

2976 德内梭尔娶了多阿姆洛斯的芬杜伊拉丝。

2977 巴德之子巴因成为河谷邦之王。

2978 德内梭尔二世之子波洛米尔出生。

2980 阿拉贡进入罗瑞恩在那里与阿尔玟·乌多米尔重逢。阿拉贡赠给她巴拉希尔之戒他们在凯林阿姆洛斯山上立誓终身相守。约在此时咕噜抵达魔多边境结识了希洛布。希奥顿成为洛汗之王。山姆怀斯出生。

2983 德内梭尔之子法拉米尔出生。

2984 埃克塞理安二世逝世。德内梭尔二世成为刚铎宰相。

2988 芬杜伊拉丝早逝。

2989 巴林离开埃瑞博山进入墨瑞亚。

2991 伊奥蒙德之子伊奥梅尔在洛汗出生。

2994 巴林死去矮人聚居地被毁。

2995 伊奥梅尔的妹妹伊奥温出生。

约3000 魔多的魔影愈加深重。萨茹曼大胆使用欧尔桑克的帕蓝提尔但索隆拥有伊希尔晶石萨茹曼因而落入了他的掌握。萨茹曼变成白道会的叛徒。他的间谍报告说夏尔被游民严密保护着。

3001 比尔博的告别盛宴。甘道夫怀疑他的戒指就是至尊戒。保护夏尔的力量加倍。甘道夫搜寻咕噜的下落寻求阿拉贡的帮助。

3002 比尔博成为埃尔隆德的客人定居在幽谷。

3004 甘道夫到夏尔探访弗罗多并在此后四年中不时来访。

3007 巴因之子布兰德成为河谷邦之王。吉尔蕾恩逝世。

3008 秋天甘道夫最后一次探访弗罗多。

3009 此后八年间甘道夫和阿拉贡重新开始追捕咕噜陆续在安都因河谷、黑森林、罗瓦尼安乃至魔多边境搜寻。这些年中的某个时候咕噜亲自进入魔多被索隆俘获。埃尔隆德派人去接阿尔玟她返回伊姆拉缀斯。迷雾山脉和东部一切土地都变得危险了。

3017 咕噜被释放出魔多。阿拉贡在死亡沼泽捉住了他将他带到黑森林交给瑟兰杜伊看管。甘道夫造访米那斯提力斯阅读了伊熙尔杜写的卷轴。

重要年份纪事

3018年

4月

12日 甘道夫抵达霍比屯。

6月

20日 索隆进攻欧斯吉利亚斯。约在此时瑟兰杜伊遭遇攻击咕噜逃脱。

年中日 甘道夫遇到拉达加斯特。

7月

4日 波洛米尔自米那斯提力斯出发。

10日 甘道夫被囚禁在欧尔桑克。

8月

咕噜彻底销声匿迹。人们认为约在此时他既受精灵追捕又被索隆的爪牙追逐便躲进了墨瑞亚。但当他终于发现通往西门的路时却无法出去。

9月

18日 凌晨时分甘道夫自欧尔桑克逃脱。黑骑手越过艾森河渡口。

19日 甘道夫像乞丐一般来到埃多拉斯被拒绝入见。

20日 甘道夫获准进入埃多拉斯。希奥顿命他离开“随便挑哪匹马只要你在明天天黑之前走”

21日 甘道夫遇到捷影但那匹马不让他近身。他跟着捷影在原野上走了很远。

22日 傍晚黑骑手抵达萨恩渡口赶走了守卫的游民。甘道夫追上了捷影。

23日 黎明前四个黑骑手进入夏尔余下的将游民逐向东边随即返回监视绿大道。入夜一个黑骑手来到霍比屯。弗罗多离开袋底洞。甘道夫驯服了捷影骑马离开洛汗。

24日 甘道夫越过艾森河。

26日 老林子。弗罗多到了邦巴迪尔家。

27日 甘道夫越过灰水河。弗罗多在邦巴迪尔家又过了一夜。

28日 四个霍比特人被一个古冢尸妖俘获。甘道夫抵达萨恩渡口。

29日 夜里弗罗多抵达布理。甘道夫探访甘姆吉老头儿。

30日 凌晨时分克里克洼和布理的客栈遭到袭击。弗罗多离开布理。甘道夫来到克里克洼夜里抵达布理。

10月

1日 甘道夫离开布理。

3日 夜里他在风云顶遇袭。

6日 夜里风云顶下的营地遇袭。弗罗多受伤。

9日 格罗芬德尔离开幽谷。

11日 格罗芬德尔将黑骑手驱离米斯艾塞尔大桥。

13日 弗罗多越过米斯艾塞尔大桥。

18日 黄昏时分格罗芬德尔找到弗罗多。甘道夫抵达幽谷。

20日 逃亡越过布茹伊能渡口。

24日 弗罗多康复苏醒。夜里波洛米尔抵达幽谷。

25日 埃尔隆德召开会议。

12月

25日 黄昏时分魔戒远征队离开幽谷。

3019年

1月

8日 远征队抵达冬青郡。

11、12日 卡拉兹拉斯大雪。

13日 凌晨遭到狼群袭击。入夜远征队抵达墨瑞亚西门。咕噜开始跟踪持戒人。

14日 在第二十一大厅过夜。

15日 卡扎督姆之桥甘道夫坠落。深夜远征队抵达宁洛德尔河。

17日 傍晚远征队抵达卡拉斯加拉松。

23日 甘道夫追赶上炎魔直至齐拉克-齐吉尔。

25日 甘道夫将炎魔打下山顶然后力竭而死。他的躯体躺在峰顶。

2月

15日 加拉德瑞尔的水镜。甘道夫复活昏迷不起。

16日 告别罗瑞恩。咕噜躲在河的西岸觉察到远征队离去。

17日 格怀希尔载甘道夫飞往罗瑞恩。

23日 夜里在萨恩盖比尔附近船遭到袭击。

25日 远征队行过阿刚那斯在帕斯嘉兰扎营。第一次艾森河渡口战役发生希奥顿之子希奥杰德遭到杀害。

26日 魔戒同盟解散。波洛米尔牺牲米那斯提力斯听到了他的号角声。梅里阿道克和佩里格林被俘。弗罗多和山姆怀斯进入埃敏穆伊。傍晚阿拉贡出发追赶奥克。伊奥梅尔听说一伙奥克从埃敏穆伊上下来。

27日 日出时分阿拉贡抵达西边悬崖。伊奥梅尔违背希奥顿的命令午夜前后从东伏尔德出发追猎奥克。

28日 伊奥梅尔在范贡森林外追上了奥克。

29日 梅里阿道克和皮平逃脱遇到树须。日出时分洛希尔人发动进攻消灭了奥克。弗罗多从埃敏穆伊丘陵下来遇到咕噜。法拉米尔发现波洛米尔的葬船。

30日 恩特大会开始。伊奥梅尔在返回埃多拉斯途中遇到阿拉贡。

3月

1日 黎明时分弗罗多开始穿过死亡沼泽。恩特大会继续进行。阿拉贡遇到白袍甘道夫。他们出发前往埃多拉斯。法拉米尔身负任务离开米那斯提力斯前往伊希利恩。

2日 弗罗多抵达沼泽尽头。甘道夫抵达埃多拉斯治愈希奥顿。洛希尔人向西进军对抗萨茹曼。第二次艾森河渡口战役。埃肯布兰德战败。下午恩特大会结束。恩特向艾森加德进军夜里抵达。

3日 希奥顿撤退到海尔姆深谷。号角堡之战开始。恩特彻底摧毁艾森加德。

4日 希奥顿和甘道夫从海尔姆深谷出发前往艾森加德。弗罗多抵达魔栏农荒地边缘的一片熔渣小丘。

5日 中午时分希奥顿来到艾森加德。与欧尔桑克的萨茹曼谈判。飞行的那兹古尔掠过多巴兰的营地。甘道夫带着佩里格林出发前往米那斯提力斯。弗罗多躲藏在魔栏农在望之处黄昏时分离开。

6日 凌晨时分杜内丹人追上阿拉贡。希奥顿从号角堡出发前往祠边谷。阿拉贡稍后出发。

7日 弗罗多被法拉米尔带往汉奈斯安努恩。入夜阿拉贡抵达黑蛮祠。

8日 破晓时分阿拉贡取道“亡者之路”。午夜他抵达埃瑞赫。弗罗多离开汉奈斯安努恩。

9日 甘道夫抵达米那斯提力斯。法拉米尔离开汉奈斯安努恩。阿拉贡从埃瑞赫出发抵达卡伦贝尔。黄昏时分弗罗多来到魔古尔路。希奥顿抵达黑蛮祠。黑暗开始自魔多涌出。

10日 无晓之日。洛汗大军集结洛希尔人从祠边谷骑马出发。法拉米尔在白城大门外被甘道夫所救。阿拉贡越过凛格罗河。一支军队从魔栏农出发攻下凯尔安德洛斯进入阿诺瑞恩。弗罗多经过十字路口见到魔古尔大军出动。

11日 咕噜造访希洛布但看到熟睡的弗罗多几乎后悔。德内梭尔派法拉米尔前往欧斯吉利亚斯。阿拉贡抵达林希尔进入莱本宁。东洛汗自北方遭到侵略。罗瑞恩第一次遭到攻击。

12日 咕噜带领弗罗多进入希洛布的巢穴。法拉米尔撤退到主道双堡。希奥顿在明里蒙扎营。阿拉贡将敌人驱往佩拉基尔。恩特击败了入侵洛汗者。

13日 弗罗多被奇立斯乌苟的奥克俘虏。佩兰诺被侵占。法拉米尔负伤。阿拉贡抵达佩拉基尔夺过舰队。希奥顿来到德鲁阿丹森林。

14日 山姆怀斯在塔中找到弗罗多。米那斯提力斯遭到围攻。洛希尔人在野人带领下来到灰森林。

15日 凌晨时分巫王攻破白城大门。德内梭尔点起火葬柴堆自焚。鸡鸣时分传来洛希尔人的号角声。佩兰诺平野之战打响。希奥顿被杀害。阿拉贡举起阿尔玟亲制的旗帜。弗罗多和山姆怀斯逃脱开始沿着魔盖向北而行。黑森林中发生战斗瑟兰杜伊击退多古尔都的军队。罗瑞恩第二次遭到攻击。

16日 众领导者辩论。弗罗多从魔盖望过营地见到末日山。

17日 河谷邦之战打响。河谷邦之王布兰德和山下之王“铁足”戴因双双牺牲。许多矮人和人类在埃瑞博山避难遭到围困。沙格拉特将弗罗多的斗

篷、锁甲和剑带往巴拉督尔。

18日 西方大军从米那斯提力斯进军。弗罗多望见艾森毛兹在从杜尔桑通往乌顿谷的路上他被奥克追上。

19日 大军抵达魔古尔山谷。弗罗多和山姆怀斯逃脱开始沿着通往巴拉督尔的路行进。

22日 恐怖的夜幕降临。弗罗多和山姆怀斯离开大路转向南方去往末日山。罗瑞恩第三次遭到攻击。

23日 大军离开伊希利恩。阿拉贡遣散了软弱的人。弗罗多和山姆怀斯丢弃了武器和装备。

24日 弗罗多和山姆怀斯走完最后一段路程抵达末日山脚下。大军在魔栏农荒地中扎营。

25日 大军在熔渣丘陵上遭到围困。弗罗多和山姆怀斯抵达萨马斯瑙尔。咕噜夺走魔戒坠入末日裂罅。巴拉督尔倒塌索隆消亡。

邪黑塔倒塌、索隆消亡之后魔影从所有反抗他的人们心头消散恐惧和绝望却笼罩了他的爪牙和同盟。多古尔都向罗瑞恩发起了三次进攻但那片土地上的精灵族人十分英勇此外驻留该地的力量非常强大只有索隆亲至才有可能征服。虽然边境的美丽森林受到了严重损害但攻击均被击退了。而魔影消散之后凯勒博恩出击带领罗瑞恩的大军乘着许多船只渡过了安都因河。他们攻下了多古尔都加拉德瑞尔推倒其城墙揭开其地洞森林得到了净化。

北方也爆发了战争邪恶现身。瑟兰杜伊的王国遭到侵略林中的战斗持续良久大火造成了巨大破坏但最终瑟兰杜伊赢得了胜利。在精灵新年那天凯勒博恩和瑟兰杜伊在森林中相会他们将黑森林重新命名为“埃林拉斯嘉兰”即“绿叶森林”。瑟兰杜伊将一切北方区域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远至森林中耸起的山岭。凯勒博恩则取得了狭地以南的南部森林将其命名为东罗瑞恩。中间的所有广阔森林都交给了贝奥恩一族和林中人类。但加拉德瑞尔西行之后寥寥几年凯勒博恩便厌倦了自己的王国去了伊姆拉缀斯与埃尔隆德的儿子们为伴。在大绿林西尔凡精灵依然不受打扰但在罗瑞恩情况却令

人悲伤它过去的居民只有少数还流连于此卡拉斯加拉松光明已逝歌谣不再。

在大军围困米那斯提力斯的同时一支威胁了布兰德王国边境很久的索隆同盟军渡过了卡尔能河布兰德被逐回河谷城。他在那里得到了埃瑞博山矮人的援助孤山脚下发生了一场大战。战斗持续了三天最终河谷邦之王布兰德和山下之王“铁足”戴因战死东夷获胜。但他们攻不下大门矮人和人类有许多都在埃瑞博山避难被围困在那里。

当南方联军大捷的消息传来索隆的北路军大惊失措。被困的人们冲杀出来大败敌人索隆军队余众逃往东方不再侵扰河谷邦。随后布兰德之子巴德二世成为河谷邦之王戴因之子、“石盔”梭林三世成为山下之王。他们派使者参加了国王埃莱萨的加冕仪式。他们的王国则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始终屹立与刚铎结为友邦并受西方之王统治与保护。

从巴拉督尔倒塌到第三纪元结束之间的主要日期[6]

3019年夏尔纪年1419年

3月

27日 巴德二世和“石盔”梭林三世将敌人赶出河谷邦。

28日 凯勒博恩越过安都因河开始摧毁多古尔都。

4月

6日 凯勒博恩与瑟兰杜伊会面。

8日 持戒人在科瑁兰原野获得众人礼敬。

5月

1日 国王埃莱萨加冕。埃尔隆德和阿尔玟从幽谷出发。

8日 伊奥梅尔和伊奥温同埃尔隆德的儿子们前往洛汗。

20日 埃尔隆德和阿尔玟抵达罗瑞恩。

27日 阿尔玟及护卫队离开罗瑞恩。

6月

14日 埃尔隆德的儿子们迎上护卫队带阿尔玟来到埃多拉斯。

16日 他们出发前往刚铎。

25日 国王埃莱萨发现白树的小树苗。

莱斯一日 阿尔玟来到白城。

年中日 埃莱萨和阿尔玟举行婚礼。

7月

18日 伊奥梅尔回到米那斯提力斯。

22日 希奥顿王的葬礼护卫队出发。

8月

7日 护卫队抵达埃多拉斯。

10日 希奥顿王的葬礼。

14日 宾客们向伊奥梅尔王告别。

15日 树须释放萨茹曼。

18日 他们来到海尔姆深谷。

22日 他们来到艾森加德日落时分与西方之王告别。

28日 他们追上萨茹曼。萨茹曼转而去往夏尔。

9月

6日 众人在看得见墨瑞亚群山的地方停下。

13日 凯勒博恩和加拉德瑞尔离开余人出发前往幽谷。

21日 他们回到幽谷。

22日 比尔博的一百二十九岁生日。萨茹曼抵达夏尔。

10月

5日 甘道夫和霍比特人离开幽谷。

6日 他们涉过布茹伊能渡口。弗罗多第一次感到疼痛重新发作。

28日 入夜他们抵达布理。

30日 他们离开布理。夜色中四位“旅行者”抵达白兰地桥。

11月

1日 他们在蛙泽屯被捕。

2日 他们来到傍水镇鼓动夏尔居民。

3日 傍水镇之战萨茹曼身死。魔戒大战结束。

3020年夏尔纪年1420年大丰收年

3月

13日 弗罗多生病他遭到希洛布毒害的周年日。

4月

6日 琅珑树在集会场盛开繁花。

5月

1日 山姆怀斯与罗丝成婚。

年中日 弗罗多辞职不再做市长威尔·白足重新上任。

9月

22日 比尔博的一百三十岁生日。

10月

6日 弗罗多再次生病。

3021年夏尔纪年1421年第三纪元末年

3月

13日 弗罗多再次生病。

25日 山姆怀斯的女儿、“美丽的”埃拉诺[Z]出生。按照刚铎纪年第四纪元自这天开始。

9月

21日 弗罗多和山姆怀斯从霍比屯出发。

22日 他们在林尾地遇到三位持戒人最后一次骑行。

29日 他们抵达灰港。弗罗多和比尔博与三位持戒人渡海而去。第三纪元结束。

10月

6日 山姆怀斯回到袋底洞。

关于魔戒同盟成员的后续事件

夏尔纪年

1422 按照夏尔纪年法第四纪元以这年年初开始但夏尔纪年的年份依旧沿用下去。

1427 威尔·白足辞职。山姆怀斯被选为夏尔市长。佩里格林·图克与长崖镇的黛蒙德成婚。国王埃莱萨颁布一项法令禁止人类进入夏尔他将夏尔列为受北方王权保护的自由邦。

1430 佩里格林之子法拉米尔出生。

1431 山姆怀斯的女儿戈蒂洛克丝出生。

1432 梅里阿道克被称为“了不起的梅里阿道克”成为雄鹿地统领。伊奥梅尔王和伊希利恩的伊奥温夫人赠给他大量礼物。

1434 佩里格林成为大图克兼长官。国王埃莱萨任命长官、统领和市长为北方王国的顾问。山姆怀斯大人第二次被选为市长。

1436 国王埃莱萨骑马来到北方在暮暗湖住了一段时间。他来到白兰地桥在那里迎接朋友们。他将杜内丹之星送给山姆怀斯大人并让埃拉诺成为王后阿尔玟的荣誉侍女。

1441 山姆怀斯大人第三次成为市长。

1442 山姆怀斯大人、他的妻子和埃拉诺骑马前往刚铎在那里住了一年。托曼·科顿大人担任代理市长。

1448 山姆怀斯大人第四次成为市长。

1451 美丽的埃拉诺与远岗绿丘的法斯特雷德成婚。

1452 从远岗到塔丘埃敏贝莱德一带[8]即西界由国王赠给夏尔。许多霍比特人搬到了那里。

1454 法斯特雷德和埃拉诺之子埃尔夫斯坦·美裔出生。

1455 山姆怀斯大人第五次成为市长。

1462 山姆怀斯大人第六次成为市长。应他的要求长官任命法斯特雷德为“西界守护”。法斯特雷德和埃拉诺在塔丘上的住处塔底居安家他们的后代、塔丘的美裔家族在那里居住了许多世代。

1463 法拉米尔·图克与山姆怀斯之女戈蒂洛克丝成婚。

1469 山姆怀斯大人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为市长。他任期截止于1476年他九十六岁了。

1482 山姆怀斯大人的妻子罗丝夫人在年中日去世。9月22日山姆怀斯大人骑马离开袋底洞。他来到塔丘最后一次见到埃拉诺将红皮书交给了她此

书后来便由美裔家族保管。自埃拉诺起他们的家族中代代相传说山姆怀斯过了群塔去了灰港作为最后一位持戒人渡海西去。

1484 是年春天洛汗向雄鹿地送信伊奥梅尔王希望再见霍尔德威奈大人一面。那时梅里阿道克已经年老一百零二岁但仍精神矍铄。他与他的朋友佩里格林长官商议不久以后便将财产权力移交给儿子们随后骑马越过萨恩渡口再也不曾在夏尔现身。后来听说梅里阿道克大人去了埃多拉斯陪在伊奥梅尔王身边直到那年秋天伊奥梅尔王去世。接着梅里阿道克大人和佩里格林长官前往刚铎在那个王国中度过了短暂的余生。他们死后被安置在拉斯狄能与刚铎伟人同眠。

1541 是年13月1日国王埃莱萨终于去世。据说梅里阿道克和佩里格林的墓床就设在这位伟大君王的墓床边。接着莱戈拉斯在伊希利恩造了一条灰船沿安都因河扬帆而下就此渡海而去据说矮人吉姆利与他同行。而当那只船逝去魔戒同盟在中洲也随之告终。

[1]见第一部卷二第四章。

[2]见第二部卷三第十一章。

[3]伊斯塔尔Istar复数Istari。—译者注

[4]见第二部卷四第五章。

[5]后来事态变得明朗了萨茹曼当时已经动念要私占至尊戒他希望倘若暂时放任索隆不管魔戒会因寻找主人而现身。

[6]月份和日期依照夏尔历法给出。

[7]她因美貌以“美丽的埃拉诺”闻名许多人说她看起来不像非霍比特人更像精灵少女。她长着金发这在夏尔非常少见。不过山姆怀斯还有两个女儿也长着金发在这段时期出生的许多孩子也是这样。

[8]见第一部楔子以及第三部附录一。

附录三 家族谱系霍比特人

这些家谱中给出的人名只不过是从众多人名中选出的一部分其中大多数要么是比尔博告别宴会上的客人要么就是这些客人的直系祖先。宴会上的客人以下划线标出。这里还给出了另外一些人名他们与正文所述的重大事件有关。此外也给出了一些关于山姆怀斯的家系信息他是加德纳家族的始祖后来变成了有影响力名人。[\[1\]](#)

人名后的数字表示出生日期以及死亡日期如果有记录的话。所有日期都是依据夏尔纪年给出的从夏尔纪年元年第三纪元1601年马尔科和布兰科兄弟俩越过白兰地河那年算起。

[\[1\]](#)对霍比特人姓名译法的说明托尔金在《魔戒名称指南》一文中对许多人名提出了特殊的翻译要求如普通霍比特人的姓氏若有含义均应意译图克家和白兰地鹿家的人名通常要求音译他们经常取听起来显得很有贵族气息的名字。译者的原则是尽可能满足作者的要求但由于中文和《指南》一文针对的拼音语言区别极大难免出现无法两全其美的情况故不得不采取一些妥协。1霍比特人的女子名常常使用珠宝、花朵的名称按要求应尽量意译但这样的译法会产生大量完全不符合中文读者习惯的人名故译者权衡再三后还是采取了音译的处理方法。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山姆怀斯的姊妹玛丽戈德Marigold这个人名的情况托尔金特地要求把她的名字译成对应的金色花朵名“金盏花”这是因为她拥有霍比特人中十分罕见的金发她是金发这个事实体现了山姆怀斯也拥有一部分白肤族血统这部分血统因加拉德瑞尔夫人的眷顾而得以在他的子女当中体现出来如金发的埃拉诺和戈蒂洛克丝Goldilocks可指“金凤花”。尽管译者综合考虑之下决定将Marigold音译但有必要将这个名字后的考虑传达给读者。2托尔金有意使用了一些现代英国姓氏或将其稍加调整以创造故事与现实的联系从而赋予故事历史感这种情况下译者也采用了中文常见的音译如“加德纳”Gardner显然是由“园丁”Gardener一词而来。—译者注

附录四 历法

夏尔历法适用于所有年份

每一年都是从一个星期的第一天、也就是星期六开始并以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星期五结束。“年中日”以及闰年中的“闰莱斯”Overlithe都是没有星期几的名称的。年中日之前的莱斯日[1]称为“莱斯一日”1 Lithe之后的则称为“莱斯二日”2 Lithe。年末的尤尔日称为“尤尔一日”1 Yule年初的则称为“尤尔二日”2 Yule。闰莱斯是一个特殊的节日但“主魔戒”历史中没有哪个重要年份适逢其会。1420年有过一次那一年有着著名的丰收和美妙的夏季据说那年的狂欢庆祝是人们记忆和记载中最盛大的。

各地历法

夏尔的历法有几项特色与我们的不同。一年的长度无疑是相同的[2]这是因为尽管现在那段时光要以累世经年来计算但按照大地的历程来衡量并不算特别久远。霍比特人的记载表明当他们仍是一支流浪民族时没有“星期”的概念但有“月份”月份大致由月相决定他们记载日期、计算时间都是模糊而不准确的。他们开始在埃利阿多西部地区安家落户时采用了杜内丹人的“国王纪年”。国王纪年追本溯源来自埃尔达但夏尔的霍比特人引入了若干小改动。该历法又称“夏尔纪年”最终被布理采用不过他们没有像夏尔那样把开垦夏尔的那年定为第一年。

要从古老的故事和习俗中发掘出当时人们熟知并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例如字母的名称、一星期中每一天的名称以及月份的名称和长度的精确信息常常是困难的。但夏尔的霍比特人普遍关心家系而且在魔戒大战之后他们当中博学的人又对古老的历史产生了兴趣。出于这些原因他们似乎相当关注和重视日期甚至还画出了复杂的图表阐明自己的历法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联系。笔者并不擅长这类事务可能也犯了许多错误不过无论如何夏尔纪年1418年和1419年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年份中发生的大事《红皮书》中列得极其详细因而那段时期的日期和时间不可能有什么疑点。

如同山姆怀斯评论的那样中洲的埃尔达明显拥有更多可供支配的时间。他们的计时单位很长常译为“年”的昆雅语单词yén其实相当于我们的144年。埃尔达有着尽可能采用6和12作为基数来计数的倾向。他们称为ré的一个太阳日是从日落计至下一个日落而一个yén有52596日。出于仪式而非实用的考虑埃尔达将六天算为一星期即enquië一个yén包含8766个这样的enquië其复数形式为enquier计算时从年初到年末连续不断。

埃尔达在中洲也观察到了一种较短的周期即太阳年。若是大体考虑天文学方面这种周期就称为coranar或“太阳周期”然而若是主要考虑草木的季节变化便通常称为loa“成长”特别是在西北部地区一般来说这是精灵的普遍考虑。一个loa被划分成可以视为“长月”或“短季”的若干时期毫无疑问不同地区有所不同但霍比特人只提供了有关伊姆拉缀斯历的资料。该历法包含六个这样的“季节”其昆雅语名分别为tuilélairéyáviëquelléhrívëcoirë可译作“春”、“夏”、“秋”、“凋”、“冬”、“萌”。它们的辛达语名为ethuillaeriavasfirithrhîwechuir。“凋”在昆雅语中又称为lasse-lanta意为“叶落”辛达语中则称为narbeleth意为“日亏”。

lairë和hrívë各包含72天余者则各包含54天。一个loa以tuilë的前一天yestarë起始以coirë的后一天mettarë结束。在yávië和quellë之间插入了三个“中间日”enderë^[3]。这样一年便是365天每隔12年再补以双倍的enderë也就是额外增加三天。

由此导致的误差是如何处理的笔者并不确知。倘若那时的一年和现在一样长那么yén就会长出一天有余。《红皮书》历法中有注释表明这种误差是存在的大意是“幽谷纪年”中每三个yén最后一年都要缩短三天也就是免去那年本来应有的双倍enderë“不过我们这个时代尚未如此调整过”。至于如何调整余下的任何误差没有记载。

努门诺尔人改变了这些安排。他们将loa划分成了长度更一致的更短的时段并遵循新年始自仲冬的传统—这是第一纪元时努门诺尔人的祖先、中洲西北部的人类曾经采用的做法。后来他们还将一周定为七天并以一个日出升出东方大海到下一个日出来计算一天。

努门诺尔以及诸王统治结束之前的阿尔诺和刚铎都使用“努门诺尔系统”称为“国王纪年”。正常的一年包含365天分为12个astar即“月份”其中十个是30天两个是31天。长的astar位于年中的前后约为我们的6月和7月。每年

的第一天被称为yestarë中间那天第183天被称为loëndë最后一天则被称为mettarë。这三天不属于任何月份。每四年便以两个enderë或“中间日”来取代loëndë这天但每百年haranyë的最后一年除外。

在努门诺尔计时始自第二纪元元年。每百年的最后一年扣除一天这种做法导致的“亏欠”要等到每千年的最后一年才加以弥补累积的“千年亏欠”为4小时46分40秒。努门诺尔在第二纪元1000年、2000年和3000年都增补了亏欠。第二纪元3319年努门诺尔沉没之后这个系统便由流亡者维护但它被第三纪元起始的新计数扰乱了第二纪元3442年成了第三纪元元年从而第三纪元4年被当作了闰年而不是第三纪元3年即第二纪元3444年这就挤进了一个只有365天的短年导致5小时48分46秒的亏欠而千年增补也晚了441年于第三纪元1000年即第二纪元4441年和2000年即第二纪元5441年实行。为减少由此造成的误差、消除积累的千年亏欠宰相马迪尔颁布了一套修正历于第三纪元2060年开始生效而2059年即第二纪元5500年则额外增加两天以消除实行努门诺尔系统以来五个半的千年周期的误差但这仍余下了8个小时的亏欠。在2360年尽管当时亏欠还远不足一天宰相哈多还是补上了一天此后再未进行调整。第三纪元3000年时由于迫在眉睫的战事威胁此类事务均被忽略。到第三纪元末又经过660年的累积亏欠仍未达到一整天。

马迪尔引入的修正历被称为“宰相纪年”最终被绝大多数使用西部语的人采用只有霍比特人除外。该历法中每个月都包含30天另外还引入不属于月份的两天一天是在第三个月和第四个月之间3月和4月一天是在第九个月和第十个月之间9月和10月。这不属于月份的五天也就是yestarëtuilérloëndëyáviérë和mettarë都是节日。

霍比特人因循守旧继续使用一种经过调整、合乎本族习俗的国王纪年。他们的历法中每月长度相等均为30天但6月和7月之间有三天“夏日”在夏尔称为“莱斯”Lithe或“莱斯日”Lithedays。每年的最后一天和下一年的最初一天称为“尤尔日”Yuledays。尤尔日和莱斯日都不属于任何月份因此1月1日不是一年中的第一天而是第二天。每个整四年都包括四个莱斯日但每百年的最后一年除外。[\[4\]](#)莱斯日和尤尔日均为主要节日是举办盛宴的时候。额外的一个莱斯日加在年中日之后因此闰年的第184天称为“闰莱斯”是个特殊的狂欢日子。整个“尤尔季节”Yuletide持续六天包括一年的末三天和下一年的头三天。

夏尔的居民还引入了一点自己的小创新同样最终也被布理采用他们称之为“夏尔改良”。他们觉得从一年到另一年日期相对星期几在不停变动这既不规律也不方便。因此在艾森格里姆二世的时代他们便作出了这样的安排会破坏连续性的多余那天不再有星期几的名称。此后年中日以及闰莱斯都只有名称而不属于任何星期参见第一部卷一第十章甘道夫的信。这项改良的结果是一年总是始于一个星期的第一天终于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而且任一年的同一天都有同样的星期几名称这样夏尔居民再也不必费心在信件及日记中标记星期几了。^[5]他们发觉这项改良在家使用非常方便但一旦出门在外走到比布理更远的地方就不这么方便了。

与正文中一样笔者在上述说明中用的都是我们现代的月份名称和星期几的称谓。显然不论是埃尔达、杜内丹人还是霍比特人实际使用的都不是这些名称。但是要避免混淆翻译西部语名称看来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无论如何我们那些名称包含的季节含义也跟夏尔的大致相同。然而年中日像是为了尽量对应夏至这一天。如此一来夏尔的日期其实要比我们的超前约十天我们的新年大致对应夏尔的1月9日。

西部语中通常保留月份的昆雅语名就像现在广泛使用的各类语言中保留拉丁语名一样。这些月份包括NarvinyëNénimëSúlimëVíressëLótessëNáriëCermiëÚrimëYavanniëNarqueliëHísmëRingarë。其辛达语名仅杜内丹人使用为NarwainNínuiGwaeronGwirthLothronNóruiCervethUruiIvannethNarbelethHithu iGirithron。

但是夏尔和布理的霍比特人在月份命名方面都没有遵循西部语用法而是沿用了自己的老式本地名称这些似乎是他们古时从安都因河谷的人类那里学来的。至少河谷邦和洛汗都找得到相似的名称参见附录六对语言的说明。这些名称由人类设计其含义通常已被霍比特人遗忘哪怕他们起初知道其中包含怎样的重要性情形也不例外名称的形式也因而更为模糊例如一些月份名称末尾的math是month即“月份”的缩写。

夏尔历中列举了夏尔的月份名称。要注意的是Solmath通常读作有时也写作SomathThrimidge常常写作Thrimich古体则是ThrimilchBlotmath读作Blodmath或Blommath。布理的月份名称又有所不同FrerySolmathRethelChithingThrimidge莱斯Lithe夏日The

Summerdays Mede Wedmath Harvestmath Wintring Blooting Yulemath 。
Frery Chithing 和 Yulemath 也在东区使用。 [6]

霍比特人的星期是借鉴自杜内丹人星期中每一天的名称都译自古老的北方王国的命名而后者又是源自埃尔达。埃尔达的一个星期包含六天每天的致敬对象或命名蓝本依次是星辰、太阳、月亮、双圣树、穹苍和维拉又称众神最后一天是一星期中最主要的一天。它们的昆雅语名称分别是 Elenya Anarya Isilya Aldúya Menelya Valanya 或 Tárion 而辛达语名称是 Orgilion Oranor Orithil Orgaladhad Ormenel Orbelain 或 Rodyn。

努门诺尔人保留了一星期中每天的致敬对象与顺序但把第四天改为 Aldëa 辛达语为 Orgaladh 所指仅是白树—曾生长在努门诺尔王庭中的宁洛丝据悉便是它的后裔。此外他们想要一星期中有第七天又兼他们是伟大的航海家便在“穹苍日”后插入了“大海日”即 Eärenya 辛达语为 Oraearon。

霍比特人接受了这种安排但很快遗忘或不再关心这些译名的含义并且大大缩减了它们的形式尤其是在日常发音中。首次将努门诺尔名称翻译过来很可能是第三纪元结束之前两千多年的事那时北方的人类沿用了杜内丹人的星期这是他们的纪年中最早被外族采用的特色部分。同月份的名称一样霍比特人沿用了这些译名不过其他使用西部语的地区用的都是昆雅语名。

夏尔保存的古代史料为数不多。第三纪元末幸存资料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黄皮书》又称《塔克领年鉴》。 [7] 该书中最早的条目似乎始于弗罗多的时代前至少九百年许多条目都被《红皮书》中的编年史和家系引用。这些记载中星期几的名称以古体出现其中最古老的如下 1 Sterrendei 2 Sunnendei 3 Monendei 4 Trewesdei 5 Hevenesdei 6 Meresdei 7 Hihdei 。在魔戒大战时期的语言中这些已经变成了 Sterday Sunday Monday Trewsday Hevensday 或 Hensday Mersday Highday。

笔者将这些名称也译成了我们自己的名称很自然地以星期日和星期一开始它们出现在夏尔的星期中名称与我们的一样笔者还将其他名称按照顺序重新取了名。但必须注意在夏尔这些名称的关联意义颇有不同。星期五 Highday 是一星期的最后一天也是最主要的一天还是休假午后与举办丰盛晚宴的日子从而星期六对应的日子更接近我们的星期一而星期四更接近我们的星期六。 [8]

另外还有几个涉及时间的名称值得一提尽管它们没有用在精确的纪年当中。季节通常命名为tuilë春季lairë夏季yávië秋季或收获hrívë冬季但这些季节并没有严格的定义quellë或lasselanta也被用来形容秋末冬初这段时间。

埃尔达对北方地区的“微光”时段twilight加以特殊关注主要是指群星隐没与初现这两个时段。他们给这两个时段取了许多名字其中最常见的是tindómë和undómë前者大多指晨曦之后者则指黄昏。“微光”的辛达语词是uial也可定义为minuial和aduial。在夏尔这两个时段常被称为“晨暗”morrowdim和“暮暗”evendim。参见“暮暗湖”Lake Evendim这是能微奥湖Nenuial的译名。

描述魔戒大战的正文叙述中惟一重要的历法与日期便是夏尔纪年及其日期。红皮书中所有的星期几、月份和日期都转换成了夏尔制或在注解当中建立了等价联系。因此《魔戒》全书中的月份和日期指的都是夏尔历时间。夏尔历与我们的日历之间的区别只在如下几点对关键时段的故事十分重要也就是3018年末到3019年初即夏尔纪年1418年和1419年这段时期1418年10月只有30天而1月1日是1419年的第二天2月也有30天因此若是我们的年份始于同一季节基准点那么3月25日也就是巴拉督尔崩塌的日期就将对应我们的3月27日。但是不管是在国王纪年还是在宰相纪年中这一天都是3月25日。

重建的王国从第三纪元3019年开始使用新纪年。它经过调整像埃尔达的loa一样自春季开始[9]代表着对国王纪年的回归。

新纪年中一年从传统的3月25日开始以纪念索隆的覆灭和持戒者的功绩。月份沿用从前的名称如今从Víressë4月开始但所指时段整体来说比过去提早了五天。所有的月份均为30天。Yavannië9月和Narquelië10月之间有三个enderë或“中间日”其中第二天称为Loëndë对应传统的9月23日、24日和25日。但为了向弗罗多致敬与他的生日、从前的9月22日对应的Yavannië30日被定为节日称为Cormarë或“魔戒日”而闰年就以加倍此节日实现。

3021年9月埃尔隆德大人西行离去这被认为是第四纪元的起始。但为了统一王国的记载起见依据新纪年第四纪元的元年始于传统的3021年3月25日。

埃莱萨王统治期间该纪年逐渐被所有辖地采用只有夏尔例外—那里仍然沿用旧历继续实行夏尔纪年。因此第四纪元元年被称为1422年。倘若霍

比特人对纪元变更有过任何考虑的话他们坚持新纪元始于1422年的“尤尔二日”而不是前一年的3月。

夏尔居民是否纪念3月25日或9月22日并没有记载。但在西区特别是在霍比屯小丘周围的乡村中人们逐渐养成了过节的习俗4月6日若是天气允许还会在集会场跳舞。有人说那是老园丁山姆的生日有人说那是1420年金树首次开花的日子还有人说那是精灵的新年。在雄鹿地每年在11月2日的日落时分都会吹响马克的号角然后点燃篝火举行宴会。[\[10\]](#)

[\[1\]](#)莱斯日Lithe音译理由见楔子中对“莱斯日”的译者注同理夏尔历中的月份名称也采用音译。Yule作为一个英语中存在、且有特殊含义即“圣诞”的词也不可依其现代英语含义意译而应音译。后文的Yuletide仿照“圣诞节”译为“尤尔季节”。—译者注

[\[2\]](#)即365天5小时48分46秒。

[\[3\]](#)enderi这是昆雅语的“中间日”enderë一词的复数形式。—译者注

[\[4\]](#)在夏尔元年对应的是第三纪元1601年。在布理元年对应的是第三纪元1300年这是百年的第一年。

[\[5\]](#)倘若有人大致浏览夏尔历就会注意到月份的起始日可以是一星期中任一天惟独星期五例外。因而说“一号星期五”在夏尔变成了一个玩笑指的是子虚乌有的一天或者是极不可能发生的事件诸如猪会飞天、在夏尔树会走路。完整说法是“夏满一号星期五”。

[\[6\]](#)在布理提到“泥泞夏尔的冬秽日”这是将Winterfilth一词中的-filth解作“肮脏”的结果。—译者注就是一个玩笑但据夏尔居民说Winterfilth在布理称作Wintring改自一个更古老的名字本来指冬季之前一年完满结束是从还没完全采用国王纪年时的日子传下来的那时他们的新年始自收获以后。

[\[7\]](#)记载图克家族中出生、嫁娶和死亡等事以及另外的事务诸如土地交易和各类夏尔大事

[\[8\]](#)因此笔者在比尔博的歌谣参见第一部卷一第九章中使用了“星期六”和“星期日”而不是“星期四”和“星期五”。正文歌谣译文中为“周六”“周

日”—译者注

[9]不过新纪年中的yestarë其实比伊姆拉缀斯历中的更早后者中它大致对应着夏尔的4月6日。

[10]这是3019年马克的号角首次在夏尔吹响的周年纪念日。

附录五 文字与拼写

第一篇 词汇与名称的发音

西部语或通用语已被全部译为对等的英语。[1]所有霍比特名称和专有词汇都应依此发音例如Bolger中的g发音与bulge中的相同mathom与fathom同韵。

笔者在转录古老文字时已设法尽量精确地表达其原始发音只要能确定与此同时也造出了以现代字母拼写出来不显得粗陋的词汇和名称。高等精灵语即昆雅语在其发音允许的范围内都尽量拼写成拉丁语形式出于这个原因两种埃尔达语中的k都尽量以c代替。

对这类细节感兴趣的人可以观察到如下要点。

辅音

C 永远发k的音即便在e和i之前也不例外。例如celeb“银”应发成keleb。

CH 只发德语或威尔士语bach一词中的ch音不发英语词church中的ch音。例外情况在词尾以及在t之前该音在刚铎语中弱化为h这个变化可以在若干名称中见到例如RohanRohirim。Imrahil是努门诺尔语的人名。

DH 发浊音轻声的th如英语词these clothes中的th。它通常与d音同源例如辛达语中的galadh“树”对应着昆雅语中的alda但有时是源自n + r例如Caradhras“红角”来自caran-rass。

F 发f的音位于词尾时例外这时用来表示英语of中的v音例如NindalfFladrif。

G 只发英语词give和get中的g音如gil“星”的起始发音类似于英语词gild见于GildorGilraenOsgiliath。

H 单独使用、不与其他辅音组合时发英语词house和behold中的h音。昆雅语中的ht组合发类似于德语词echt和acht中的cht的音例如Telumehtar“猎户座”[\[2\]](#)这个名称。另见CHDHLRTHWY。

I 惟独在辛达语中位于词首且位于另一个元音前时发音如同英语词you和yore中的辅音y例如IorethIarwain。见Y。

K 用于那些来自除精灵语以外的语言的名称当中发音与c相同因而kh发音与ch相同例如奥克语的Grishnákh和阿督耐克语即努门诺尔语的Adûnakhôr。关于矮人语库兹都语见本篇的“注释”一节。

L 大致发英语词首的l音如let。但是当它介于e、i和一个辅音之间时或位于e和i之后作为词尾时都要有一定程度的“腭化”。埃尔达多半会把英语词bell和fill记作beol和fiol。LH表示清音的l通常是源自词首的sl-该组合在古体昆雅语中写作hl但在第三纪元通常都读作l。

NG 发英语词finger中的ng音位于词尾时例外这时发成英语词sing中的ng音。后者也出现在昆雅语的词首但已根据第三纪元的发音转记为n例如Noldo。

PH 发音与f相同。该拼写用于1f音位于词尾例如alph“天鹅”2f音与p音有联系或衍生自p音例如i-Pheriannath“半身人”单数为perian3位于有些词的中间代表长音ff源自pp例如Ephel“外围屏障”4阿督耐克语例如Ar-Pharazônpharaz意为“金”。

QU 用于表示cw该组合在昆雅语中出现十分频繁但并不出现在辛达语中。

R 在词中任何位置都发颤音r该音即使在辅音之前也不能像英语词part那样省略。据说奥克以及一些矮人都发后鼻音或小舌音的r埃尔达认为这个音令人反感。RH表示清音的r通常源自古老的词首sr-该组合在昆雅语中写作hr。参见L。

S 一律发清音如英语sogees中的s音。当时的昆雅语和辛达语中都不出现z音。SH出现于西部语、矮人语和奥克语中发音类似于英语里的sh。

TH 发清音th如英语词thin cloth中的th音。它在昆雅语口语中已经变为s但仍写作另一个字母。例如昆雅语的Isil和辛达语的Ithil“月亮”。

TY 发音大致近似于英语词tune中的t音。它主要是源自c或t + y。在西部语中英语ch的发音很常见说西部语的人通常以此ch音来取代TY音。参见Y条目下的HY。

V 发英语v的音但最终没有采用。见F。

W 发英语w的音。HW代表清音w如英语词white北方发音。在昆雅语中它作为词首发音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本书中似乎没有出现例子。转记昆雅语时尽管拼写仿照拉丁语但同时用到了字母v和w[3]这是因为这两个起源相异的音都出现在昆雅语中。

Y 在昆雅语中用作辅音y如英语词you中的y音。在辛达语中y是元音见下文。HY与y的关系和HW与w的关系相同HY的发音类似于英语词hew、huge中的h音昆雅语词eht和iht中的h也发这个音。在西部语中英语sh的音很常见说西部语的人也经常以此sh音来取代HY音。参见前面的TY条目。HY通常源自sy-和khy-这两种情况下同源辛达语词的词首均为h。例如昆雅语的Hyarmen和辛达语的Harad“南方”。

注意双写的辅音如ttllssnn都发成长辅音或“双辅音”。它们倘若出现在非单音节词的词尾通常会缩短例如Rohan来自Rochann古体为Rochand。

在辛达语中ng、nd和mb这几个组合它们在早期的各种埃尔达语中特别常见经历了多种多样的变化。mb一律变成了m但为了重音仍算作长辅音见下文因此当重音位置模棱两可时就要写作mm[4]。ng没有改变只有一种情况例外位于词尾时它变为简单的鼻音如英语词sing。nd一般变为nn例如Ennor“中洲”昆雅语为Endóre但若位于完整的重读单音节末尾则保持nd不变例如thond“根基”参见Morthond“黑源河”位于r之前亦然例如Andros“长沫”。这种nd还见于一些源自更古老时期的古名例如NargothrondGondolinBeleriand。而在第三纪元长词末尾的nd已从nn变成了n例如Ithilien、Rohan和Anórien。

元音

元音包括字母ieaou以及仅限于辛达语的y。目前可以肯定这些字母除y以外代表的音都是正常读音不过无疑还有许多方言变体未被发现。[\[5\]](#)换言之不考虑音量[\[6\]](#)的话这些字母的发音大致就是英语machinewerefatherforbrute中ieaou的读音。

在辛达语中长音eao是在相对来说较近的时代自相应的短元音衍生而来古老的éáó都发生了改变因而二者音质相同。在昆雅语中长音é和ó倘若像埃尔达那样正确读出就比相应的短元音的发音更绷紧[\[7\]](#)、更“闭合”。

当时的语言中惟有辛达语包括“调整的”或前移的u大致相当于法语lune中的u。这个音部分算作o和u的变体部分源自更古老的双元音eu和iu。y用于表示这个音如同古时的英语那样如lg“蛇”昆雅语为leucaemynamon的复数形式“山丘”。在刚铎这样的y通常读得类似i。

长元音通常以“锐音符”acute accent标识见于费艾诺书写体的一些变体当中。辛达语中重读单音节的长元音以“扬抑符”circumflex标识这种情况下音节就会特别延长[\[8\]](#)dûn中便是如此可对照Dúnadan。在其他像阿督耐克语和矮人语这样的语言中使用抑扬音符号并没有特殊意义仅仅用来把它们标识为异类语言就像使用字母k一样。

末尾的e永远不像在英语当中那样只作为长度标记而不发音。为了标识这种末尾的e经常但不总是把它写成ë。

erirur这几个组合作为词尾或位于辅音之前时不能读成英语词fernfirfur中那样而要读成英语词aireeroor中那样。

在昆雅语中uiioiai和iueuau都是双元音即发成一个音节。其他所有两个元音的组合都是双音节的常用éäëooë的书写方式来表示。

在辛达语中双元音写作aeaiaeioeuiau。其他组合都不是双元音。末尾的au遵照英语习惯写成aw但实际上在费艾诺拼写中这种写法也并不罕见。

以上一切双元音都是“降式”[\[9\]](#)双元音它们由简单的元音顺读而成重音放在第一个音素上。因此aieioiui分别应当读作英语词rye不是raygreyboyruin中的元音而auaw读作英语词loudhow中的元音而不是laudhaw中的元音。

在英语中没有精确对应aeoeeu的读音。ae和oe可以读成ai和oi。

重音

“重读”或重音的位置并没有标出因为在涉及到的埃尔达语言中其位置由词的形式决定。双音节词中的重音其实一律落在第一个音节上。在长一些的词中如果倒数第二个音节包含一个长元音、一个双元音或一个后接两个或更多辅音的元音那么重音就落在该音节上。如果倒数第二个音节包含一个短元音且后接一个辅音或不接辅音这种情况经常出现那么重音就落在该音节的前一个音节即倒数第三个音节上。在埃尔达语特别是昆雅语中最后一种形式的词十分常见。

下面的例子中重读的元音以大写字母标记
isIldurOromeerEssëafËanorancAlimaelentÁridEnethorperiAnnathecthElionpelAr
girsilIvren。在昆雅语中除非是复合词否则像elentÁri“星辰之后”这样重读元音为éáó的词很少出现使用元音íú的词更常见如andÚne“日落西方”。它们不出现在辛达语中但复合词例外。注意辛达语中的dhth和ch都是单辅音在原来的文字中都以单个字母表示。

注释

倘若名称来自埃尔达语以外的语言那么只要前文没有特殊交代其字母就应当发与埃尔达语中相同的音只有矮人语例外—矮人语不含前文中以th和chkh表示的音这种语言中的th和kh都是送气音即t或k后接h大致如同backhand和outhouse的发音。

z出现时应发成英语z的音。在黑语和奥克语中gh发“后摩擦音”这个音与g的关系正如dh与d的关系例如ghâsh和agh。

矮人的“对外”或人类语名都写成了北方语形式但字母的读音仍然同上所述。洛汗的人名和地名倘若没有译成现代形式也同样处理但éa和éo都是双元音可以用英语词bear中的ea和Theobald中的eo表示而y是经过变音的u。这些译成现代形式的词很容易辨认且应依照英语发音来读。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地名如Dunharrow原文是Dúnharg但Shadowfax和Wormtongue例外。

第二篇 文字

第三纪元使用的字体和字母追本溯源都是来自埃尔达语即便在当时也堪称十分古老了。它们已经发展到拥有完整字母表的阶段但还在使用更为

古老的模式其中只有辅音才以完整字母表示。

字母表主要有两种起源互相独立的类型一种是“滕格瓦”Tengwar或“提乌”Tîw此处译为“字母”一种是“凯尔塔”Certar或“奇尔斯”Cirth译作“如尼文”。滕格瓦是为软笔和硬笔书写而设计的这种文字的方块铭文源自其书写体。凯尔塔则是为刻划铭文而设计的基本上也仅用于这类场合。

相比之下滕格瓦更为古老。埃尔达中最精于此道的诺多精灵在流亡之前很久就研究发展出了这种字母。最古老的埃尔达字母称为“儒米尔的滕格瓦”在中洲没有用过。后来的字母即“费艾诺的滕格瓦”大体是全新的发明不过对儒米尔的字母有所借鉴。这套字母由流亡诺多带回中洲并由此被伊甸人和努门诺尔人习得。在第三纪元它得到了广泛应用流传的地区大致就是知晓通用语的地区。

奇尔斯是辛达精灵在贝烈瑞安德首创的很长时间都只用于在木料和岩石上刻写名称和简短的铭文。它们由于这种用途而拥有棱角分明的形状与我们当今的如尼文十分相似不过二者细节有所区别排列也全然不同。在第二纪元形式更古老也更简单的奇尔斯文字往东方流传许多种族都对它们有所了解包括人类、矮人甚至奥克。他们各自以高低不同的技巧对它们加以改动以适应自己的用途。河谷邦的人类仍然使用其中一种简化形式洛希尔人则使用相似的另一种。

但在贝烈瑞安德第一纪元结束之前奇尔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诺多的滕格瓦的影响字母重新排列并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它们最丰富也最有序的形式被称为“戴隆字母表”因为精灵传说中称它们是多瑞亚斯之王辛葛的吟游诗人兼学者戴隆设计发明的。戴隆字母表不曾在埃尔达当中发展出真正的曲线形式因为精灵采用费艾诺字母来书写。事实上西方的精灵绝大多数都彻底弃用了如尼文。但是戴隆字母表仍在埃瑞吉安境内使用并从此地流传到墨瑞亚变成了矮人最喜爱的字母表。此后矮人一直使用这个字母表并把它带到了北方。因此后期它常被称为“安盖尔沙斯·墨瑞亚”或“墨瑞亚的长排如尼文”。矮人使用当时流行的口语类似地他们也使用当时流行的书写文字许多矮人都能熟练书写费艾诺字母但他们坚持用奇尔斯来记录自己的语言并从中发展出了硬笔书写的形势。

第一节 费艾诺字母

表中以正规书写体展示了第三纪元中西部地区普遍使用的全部字母依照当时最常见的排列方式进行排列其中字母通常以其名称记诵。

这种书写体从根本上来讲并不是“字母表”。字母表指的是一系列并无规律可循的字母每个都有独立的含义背诵顺序约定俗成与字形和功能毫不相关。[\[10\]](#)而这种书写体其实是一个辅音符号系统符号拥有相似的形状和风格供埃尔达任意方便取用来表示他们观察到或设计出的语言中的辅音。这些字母本身不含固定读音但它们之间体现出了一些渐变的联系。

这个系统包含24个基本字母也就是1至24号排列成四个téma[\[11\]](#)系列每一系列包含六个tyellë[\[12\]](#)等级。此外还有“附加字母”25—36号就是例子。这些附加字母当中只有27号和29号是严格独立的字母余下的都是其余字母的变体。另外还有若干tehta[\[13\]](#)标号用途多样。这些不出现在列表中。[\[14\]](#)

每个基本字母都由一个telco“竖”和一个lúva“弓”组成。1—4号形状被视为正常形式。竖可以提升如9—16号也可以缩短如17—24号。弓可以开口如系列I和系列III也可以闭合如系列II和系列IV而且两种情况下都可以加倍例见5—8号。

在第三纪元理论上的自由用法已经按照习俗加以调整结果如下系列I通常用于齿音或t系列tincotéma系列II用于唇音或p系列parmatéma。系列III和系列IV的用法视不同语言的要求而定。

像西部语这样的语言经常使用我们的chj和sh等辅音[\[15\]](#)在这类语言中系列III通常用于表示这些音这种情况下系列IV就用于表示正常的k系列calmatéma。而在昆雅语中除了k系列calmatéma还有腭音系列tyelpetéma与唇音系列quessetéma在昆雅语中腭音以费艾诺变音标记表示意为“续y”通常是下加两点而系列IV就成为kw系列[\[16\]](#)。

在这些普遍用法中还常常见到下列关系正常字母也就是等级1用于“双唇清塞音”如tpk等等。弓加倍的话表示添加“浊音”因此如果1—4号分别对应tpchk或tpkkw那么5—8号便分别对应dbjg或dbggw。提升的竖表示将辅音开放为“摩擦音”因此假定等级1代表上述音值则等级39—12号对应thfshch或thfkhhkw/hw等级413—16号对应dhvzhgh或dhvgghhw/w。

最初的费艾诺系统还包含一个在字母上下同时延长竖的等级。这些通常用来表示送气的辅音例如t + hp + hk + h但也可能表示其他必要的辅音变

音。本书中使用这种字体的第三纪元语言不需要这样的音但这些延长形式广泛用于等级3和等级4的变音以更清楚地与等级1区别开来。

等级517—20号常用于鼻辅音因而17号和18号是表示n和m的最常见符号。根据上文观察到的原则等级6本应表示清鼻音但由于这样的音例如威尔士语中的nh和古英语中的hn在本书涉及的语言中十分少见等级621—24号最常用于表示每个系列中最弱的或“半元音化”的辅音。它包含基本字母中最小也最简单的形状。因此21号常常用来表示弱读非颤音的r这个音起初出现在昆雅语中在该语言的系统中被视为t系列tincotéma里最弱的辅音。22号则广泛用于表示w。当系列III用来表示腭音系列时23号通常用于表示辅音y。

[17]

在埃尔达语言中由于等级4中的一些辅音易于发成较弱的音且与等级6中那些音如上所述接近或融合等级6中的许多字母都不再含有明确功能。表示元音的字母大部分是从这些字母里衍生出来的。

注释

昆雅语的标准拼写与上述字母用法有所分歧。等级2用来表示ndmbngngw这四个音都频繁出现因为bggw都只出现在这些组合当中而rd和ld则以特殊字母26号和28号来表示。这是因为许多人特别是精灵用lb来代替lv而不是lw。这写作27号+6号因为lmb不能出现。同样等级4用于表示出现极为频繁的组合ntmpnknqu这是因为昆雅语不包含dhghghw并以22号字母来表示v。参见本注释后文的昆雅语字母名称。

附加字母。27号一律用来表示l。25号源于21号的变体用于表示“完全颤音”的r。26号和28号是这两个字母的变体它们常常分别用于表示清音rrh和llh。但在昆雅语中它们用来表示rd和ld。29号代表s31号双写曲线在那些需要z音的语言里表示z。30号和32号是倒写形式虽然可以作为单独的符号来使用但主要的用法只是作为29号和31号的变体方便书写。例如它们常常和上标的tehta一起使用。

33号起初是表示一些弱化的11号变音但它在第三纪元最常见的用法是表示h。34号大多数时候如果用到的话用来表示清音whw。35号和36号用来表示辅音时大多用于分别表示y和w。

在许多模式当中元音以tehta表示通常置于辅音字母上方。在那些类似昆雅语的语言中绝大多数词以元音结尾tehta置于前一辅音之上在那些类似辛达语的语言中绝大多数词以辅音结尾tehta置于后续辅音之上。倘若所需位置上不存在辅音那么tehta便置于“短竖”常见形状如同不加点的i上。不同语言里实际用于标记元音的tehta数量极多。最常见的那些通常用来表示eiaou各种变体在已给出的例子中均有展示。a最常见的写法是三个点又写为各种便捷形式类似常常采用的音调符号。[\[18\]](#)单独的一个点和“重音符”常常用于表示i和e但在一些模式里用来表示e和i。弧则用于表示o和u。在魔戒铭文中向右开放的弧表示u但在书名页上这个符号表示o向左开放的弧则表示u。右开弧更常见用法依相关语言而定在黑语中o十分少见。

长元音通常用置于“长竖”常见形状如同不加点的j上的tehta来表示但也可以用加倍的tehta来达到同样目的。但是只有弧常常这样写有时加上“重音”。两个点是表示“续y”的常见符号。

墨瑞亚西门铭文展示了一种“完整写法”的模式其中元音都以独立的字母来表示。辛达语中用到的所有元音字母都表示出来了。可以看到30号是表示元音y的符号而双元音的表达方式是将表示“续y”的tehta置于元音字母上方。在这种模式中表示“续w”的符号表达au和aw时是必要的是表示u的弧或其变体~。但双元音常常如铭文中那样完整写出。在这种模式中元音的长度通常以“重音符”表示这种情况下称为andaith“长音符号”。

除了已经提到的tehta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符号主要用于简化书写特别是在表达常见辅音组合时不用将其完整写出。其中“杠”或类似西班牙语中的鼻音化符号置于辅音字母上方常常表示前一字母是出自同一系列的鼻音如ntmp或nk。类似符号置于下方则主要用于表示辅音是长辅音或双辅音。附于弓上的下钩如书名页最后一个单词hobbits用于表示“续s”特别是在tspksksx中这些组合在昆雅语中很常见。

当然并不存在一种表示英语的“模式”。我们可以从费艾诺系统中设计出一套语音学上可行的模式但书名页上的简短例子并没有企图展示这种模式。它其实是一个例子刚铎的人类在推敲过他所熟悉的字母音值“模式”和英语传统拼写之后最后创造出的写法可能就是这样。值得一提的是字母下方的点其用途之一是表示模糊的弱元音在此用来表示非重读的and但也用于here表示结尾不发音的e。theof和of the以缩写来表示延长的dh延长的v以及延长的v下加一撇。

字母的名称。在所有模式中每个字母和符号都有名称但这些名称设计出来是为了适应或描述每一特定模式中的语音用法的。然而人们常常希望每个字母本身作为一个字形可以拥有一个名称尤其是在描述字母在其他模式中的用法时。为达到这样的目的字母通常采用昆雅语的“全名”尽管它们所指的用法是昆雅语中特有的。每个“全名”都是一个实际存在的昆雅语词汇其中包含待解释的字母。若有可能该词的第一个音就是它但若是需要表达的读音或组合没有出现在词首就要紧接在词首的元音之后。表中字母的名称为1tinco“金属”parma“书”calma“灯”quesse“羽毛”2ando“大门”umbar“命运”anga“铁”ungwe“蜘蛛网”3thúle或súle“灵魂”formen“北方”harma“财宝”或aha“怒火”hwesta“微风”4anto“嘴”ampa“钩”anca“腭”unque“洼地”5númen“西方”malta“金”noldo旧形式为ngoldo指诺多族的个体成员nwalme旧形式为ngwalme“折磨”6óre“心”“内心”vala类似天使的大能者anna“赠礼”vilya“空气”“天空”旧形式为wilyarómen“东方”arda“领域”lambe“舌头”alda“树”silme“星光”silme nuquerna反写的sáre“阳光”或esse“名字”áre nuquernahyarmen“南方”hwesta sindarinwayanta“桥”úre“热”。有些字母的名称有多种变体这是因为这些名称是在一些特定改变之前取的这些改变影响了流亡者所说的昆雅语。因此11号在表示任何位置的摩擦音ch时都称为harma但当这个音变为词首送气的h时尽管仍然位于词中间则设计出aha这个名称。[\[19\]](#)áre起初是áze但当这个z与21号合并时这个符号即在昆雅语里表示该语言中频繁出现的ss同时被给予esse的名称。Hwesta sindarinwa即“灰精灵语的hw”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在昆雅语里12号表示hw的音且不需要不同的符号来表示chw和hw。字母名称中最著名、使用最广泛的包括表示n的17号、表示hy的33号、表示r的25号、表示f的10号其名称分别为númen“西方”hyarmen“南方”rómen“东方”formen“北方”。参见辛达语中的dûn或annûnharadrhûn或amrûnforod。这些字母常常用来表示东西南北四方即便在用词截然不同的语言中也不例外。在西部地区它们以此顺序命名以面对西方为起始hyarmen和formen其实指的是相对该起始的左方地区和右方地区与许多人类语言中的安排相反。

第二节 奇尔斯

“凯尔沙斯·戴隆”Certhas Daeron起初只是设计来表示辛达语发音的。最古老的奇尔斯包括1号、2号、5号、6号、8号、9号、12号、18号、19号、22号、29号、31号、35号、36号、39号、42号、46号、50号以及一个介于13号和15号之间的奇尔斯。音值的分配并不具有系统性。39号、42号、46号和50号都是元音在一切后续发展中也都维持原状。13号和15号用于表示h

或s相应地35号用于表示s或h。后来的安排中也延续了这种对s和h赋值不定的趋势。在那些包含一个竖和一个“枝”的符号中也就是1—31号附加的枝如果仅在一侧那么通常在右侧。相反的方式也不是不常见但没有语音上的重要性。

这种凯尔沙斯的拓展和细化其古体形式被称为“安盖尔沙斯·戴隆”Angerthas Daeron因为公认是戴隆增补并重组了古老的奇尔斯。但是首要的增补也就是引入的两个新系列13—17号、23—28号实际上最有可能是埃瑞吉安的诺多发明的因为这两个系列用来表示的音辛达语中并不存在。

安盖尔沙斯的重新编排体现出如下原则显然是受了费艾诺系统的启发1为一个“枝”添加一撇意味着添加“浊音”2颠倒奇尔斯表示发出“摩擦音”3将枝置于竖的两侧意味着同时添加浊音和鼻音。这些原则得到了规范实施只有一点例外。在古体辛达语中需要一个表示摩擦音m或鼻音v的符号由于这最好能以反写表示m的符号来实现可以反写的6号便被赋予m的音而5号被赋予hw的音。

36号理论上表示z音用于拼写辛达语或昆雅语中的ss参见费艾诺字母的31号。39号用于表示i或y辅音34号和35号表示s使用时无区别38号用于表示常见序列nd不过它的形状并不是明确与齿音相关。

在音值表中短横线左侧的字母是古体安盖尔沙斯的音值右侧则是矮人的安盖尔沙斯·墨瑞亚Angerthas Moria的音值。[\[20\]](#)可以看到墨瑞亚的矮人引入了几处不成系统的音值改变以及特定的一些新奇尔斯包括37号、40号、41号、53号、55号和56号。音值的错位主要有两个原因1将34号、35号和54号表示的音值分别改为h'库兹都语中以元音开头的词其词首发出的清音或腭音s2矮人弃用14号和16号以29号和30号代替。如此一来12号便表示r并发明53号来表示n它与22号又有混淆。还可以观察到为配合54号表示s17号用来表示z于是36号便表示ŋ而新的37号奇尔斯表示ng。新的55号和56号起初是46号的半音形式用来表示类似英语butter中的元音读音这些读音在矮人语和西部语中十分常见。在弱读或轻读时它们常常缩略为一撇不含竖。这种安盖尔沙斯·墨瑞亚在墓碑铭文上有所展示。

埃瑞博山的矮人使用进一步调整过的这种系统称为埃瑞博体例见马扎布尔之书。它的主要特点是用43号代表z用17号代表ksx发明了57号和58号这两个新的奇尔斯字母表示ps和ts。他们还引入了14号和16号来表示j音和zh音

但用29号和30号表示g和gh或仅作为19号和21号的变体。这些特色用法都没有包含在这张表里包括的只有特殊的埃瑞博奇尔斯—57号和58号。

[1]当全书被译为中文后本句应修改为“已被全部译为对等的中文”。—译者注

[2]通常在辛达语中称为Menelvagor参见第一部卷一第三章在昆雅语中则是Menelmacar。

[3]拉丁语的拼写不需要字母w。—译者注

[4]例如galandhremmin ennorath参见第一部卷二第一章“中洲林木交织之地”。Remmirath参见第一部卷一第三章包含rem“细网”昆雅语为rembe和mîr“珠宝”。

[5]在西部语和西部语使用者转译的昆雅语名称当中有种植传颇广的发音方式—将长音é和ó发成ei和ou大致相当于英语词say和no中的元音读法表现为ei和ou这样的写法或它们在当时文字中的等价写法。但这种发音方式被认为是错误或土气的。在夏尔这样的发音自然很普遍。因此那些按照英语自然读法来读yéni únótime“漫长年岁不可胜数”的人会大致读成yainy oonoatimy这种读法与比尔博、梅里阿道克和佩里格林的差不多都是错的。据说弗罗多有着“发外国语音的卓越技巧”。

[6]音量quantity是一个语音学术语指元音或音节的长短。—译者注

[7]绷紧tense指发音时舌头肌肉更紧张。—译者注

[8]另见Annûn“日落”Amrûn“日出”它们分别受到同源的dûn“西方”和“东方”影响。

[9]最初如此。但是在第三纪元昆雅语中的iu通常读成升式双元音如英语词yule中的yu。

[10]我们的字母表中埃尔达很可能只看得出P和B有联系而这两个字母的位置互相分开并且还与FMV分开埃尔达很可能觉得这是荒谬的。

[11]téma是昆雅语中“系列列”一词的单数形式其复数形式为témar。—译者注

[12]tyellë是昆雅语中“等级”一词的单数形式其复数形式为tyeller。—译者注

[13]tehta是昆雅语中“标号”一词的单数形式其复数形式为tehtar。—译者注

[14]它们有许多出现在本书书名页上的例子中以及第一部卷一第二章的戒指铭文里在第一部卷二第二章中誊写出来。它们主要用于表达元音在昆雅语中通常视为相伴辅音的变体或用于更精练地表达一些出现极为频繁的辅音组合。

[15]此处表示这些音的方法与上文描述并采用的记录法相同不同之处在于ch代表英语church中的ch音j代表英语j的音zh则代表azure和occasion中的音ŋ代表英语sing中的ng音。

[16]kw系列kw-series即唇音系列。—译者注

[17]墨瑞亚西门的铭文给出了一种模式的例子这种模式用于拼写辛达语其中等级6表示简单鼻音等级5则表示在辛达语中十分常见的双鼻音或长鼻音17号表示nn21号表示n。

[18]在昆雅语中a十分常见其元音符号常常彻底略去。因此calma“灯”可以写作clm。这可以自然读作calma因为在昆雅语中cl不可能是词首组合m也从不出现在词尾。还有一种可能的读法是calama但这个词不存在。

[19]在昆雅语中送气的h起初是以一个简单的提升的竖来表示不含弓。它称为halla“高大”。它可以置于一个辅音之前表示该辅音是送气的清音清音r和l通常都是这样表达的记作hr和hl。后来33号用来表示单独的h而hy的音古音以添加代表“续y”的tehta来表示。

[20]括号中的音为仅见于精灵语用法的音值星号则标出仅为矮人所用的奇尔斯。

附录六

第一篇 第三纪元的语言与种族

本历史中以英语[1]来代表的语言是“西部语”也就是第三纪元中洲西部各地的“通用语”。该纪元期间西部语成了几乎所有居住在阿尔诺和刚铎这两个古老王国境内的能言种族精灵除外的母语其使用范围包括从乌姆巴尔向北直到佛洛赫尔湾的整片沿海地区以及远到迷雾山脉和埃斐尔度阿斯山脉的内陆地区。它还沿安都因河向北方流传遍及大河以西、迷雾山脉以东的土地远至金鸢尾沼地。

第三纪元末“魔戒大战”时期上述地区仍将西部语作为母语尽管当时埃利阿多的广大地区都已荒无人烟位于金鸢尾沼地和涝洛斯瀑布之间的安都因河岸也几乎没有人类居住。

有一些古时候的野人仍然在阿诺瑞恩的德鲁阿丹森林中隐居还有一支古老民族的残部在黑蛮地的群山里滞留其中许多过去都是刚铎的居民。这些人都固守本族的语言。而在洛汗平原上则居住着一支北方民族即洛希爾人大约五百年前来到该地。但是所有这些依旧保留着本族语言的民族都把西部语当作沟通的第二语言即便精灵也不例外。使用西部语的地区不只是阿尔诺和刚铎还包括整片安都因河谷向东直至黑森林的外缘。就连对其他民族避之不及的野人和黑蛮地人也有一些能讲西部语虽然说得不流利。

精灵

早在远古时代精灵便分裂为主要的两支西方精灵埃尔达与东方精灵。黑森林和罗瑞恩的大多数精灵子民都属于后者但本书历史中所有的精灵语名称和词汇都是埃尔达语的形式[2]并没有涉及东方精灵的语言。

本书中涉及两种埃尔达语高等精灵语昆雅语和灰精灵语辛达语。高等精灵语是大海彼岸的埃尔达玛使用的古老语言也是第一种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的语言。它已不是一种日常的交流语言而是变得类似于“精灵拉丁语”。第一纪元末流亡返回中洲的高等精灵仍在典礼以及记载重大题材的学识歌谣中使用这种语言。

灰精灵语与昆雅语同源因为它是那些来到了中洲的海边却没有渡过大海而是留在贝烈瑞安德沿海地带的埃尔达的语言。他们的王是多瑞亚斯的灰袍辛葛他们的语言在漫长的微光年代中随凡世土地的动荡变迁而改变已变得与大海彼岸的埃尔达的语言大相径庭。

流亡者居住在人数比他们更多的灰精灵当中使用辛达语作为日常用语。因此本书历史中出现的所有精灵和精灵王族都说辛达语。他们全都属于埃尔达一支不过他们治下地区的子民属于次级亲族。他们当中最高贵的是加拉德瑞尔夫人她出身菲纳芬的王室家族是纳国斯隆德之王芬罗德·费拉贡德的妹妹。流亡者心中涌动着对大海的向往永远得不到平息而在灰精灵心中这种向往却在沉睡然而它一旦苏醒便无法纾解。

人类

西部语是一种人类语言不过受精灵语影响变得更为丰富柔和。它起初是埃尔达称为“阿塔尼”或“伊甸人”即“人类先祖”的人类的语言这些人类特指身为精灵之友的三大家族的子民他们于第一纪元西行进入贝烈瑞安德在对抗北方黑暗魔神的“精灵宝钻争夺战”中援助过埃尔达。

在推翻黑暗魔神的大战中贝烈瑞安德大部分地区都崩裂沉没了此后精灵之友们获得了一项奖赏便是可以如同埃尔达一般航海西行。但由于不死之地不容他们涉足为他们单独准备了一座大岛那是所有凡世之地中最靠西的一处。该岛名为“努门诺尔”即“西方之地”。因此绝大多数精灵之友都离开了中洲居住在努门诺尔他们在那变得伟大而强盛成为著名的航海家和拥有许多船只的王者。他们面容俊美身量高大寿命三倍于中洲的人类。这些人类便是努门诺尔人、“人中王者”精灵称他们为杜内丹人。

所有的人类族群当中惟独杜内丹人懂得并且能讲精灵语因为他们的祖先曾学过辛达语并将其作为一项学识传给了子孙后代岁月流逝几无改变。他们当中的智者还学会了高等精灵语昆雅语尊其为一切语言之首并用它为许多闻名遐迩、受人尊崇之处以及众多王室贵族和声名卓著之人命名。[\[3\]](#).

但是努门诺尔人的母语主要保留了祖先的人类语言—阿督耐克语。他们的王公贵族在后来的骄傲时期摒弃了精灵语重新使用这门语言只有少数依然坚持与埃尔达保持古老友谊的人除外。努门诺尔人在威势显赫的年代中曾于中洲西部海滨维护着许多口岸和海港以便为自己的船只提供补给其中最主要的一处位于安都因河口附近的佩拉基尔。该地使用的便是阿督耐

克语它在混合了许多寻常人类的语言词汇后转化为通用语从此沿着海岸在一切与西方之地打交道的族群中流传开来。

努门诺尔沉没之后埃兰迪尔率领幸存的精灵之友回到了中洲西北部的海岸。当时那里的居民已有许多拥有全部或部分努门诺尔人的血统但其中还记得精灵语的寥寥无几。杜内丹人身为既长寿又大有力量和智慧的王者居住在寻常人类当中并统治他们但人们都说杜内丹人的人数起初便远远少于那些寻常人类。因此他们交结其他民族、治理广阔疆域时都使用通用语不过他们扩充了这种语言并从精灵语中汲取了许多词汇丰富了它。

努门诺尔诸王统治期间这种高贵化的西部语流传极广就连他们的敌人也在使用。而在杜内丹人内部西部语也用得越来越广泛到了魔戒大战爆发时仅有小部分刚铎的居民知晓精灵语日常使用它的人就更是稀少。这些人主要居住在米那斯提力斯及其周边村镇地区以及诸位多阿姆洛斯亲王统治的附属领地中。然而刚铎王国中几乎所有地名和人名都有精灵语的形式和含义。有些名称的起源已不可考但无疑是从努门诺尔人的舰队纵横大海之前的日子传下来的譬如“乌姆巴尔”Umbar、“阿尔那赫”Arnach和“埃瑞赫”Erech以及山脉的名称“艾莱那赫”Eilenach和“里蒙”Rimmon。“佛朗”Forlong这个名字也属于这一类。

大多数居住在西部各地北方区域的人类都是第一纪元的伊甸人或其近亲的后代。因此他们的语言与阿督耐克语有着关联有些仍保留着与通用语的相似之处。这一类人包括生活在安都因上游河谷的民族即贝奥恩一族和西黑森林的林中居民以及居住在更加靠近东北方的长湖和河谷邦的人。刚铎称为“洛希尔人”也就是“驭马者”的那支民族来自金鸢尾沼地和卡尔岩之间的地带他们仍使用祖先的语言并用它给新国度的几乎所有地方取了新名。他们自称“埃奥尔一族”或“里德马克人”。但这支民族的王者经常使用通用语而且措辞具有其刚铎盟友一般的高雅风范。因为西部语是自刚铎流传而来到那里仍保有一种更加优美古雅的风格。

德鲁阿丹森林中的野人的语言则迥然不同。黑蛮地人的语言也不同抑或仅有遥远渊源这些人是过去很久以前居住在白色山脈谷地中的民族的残部黑蛮祠的亡者便是他们的亲族。然而在黑暗年代中其余的人已迁去了迷雾山脉南麓从那里又有些人进入了空旷的地域远至古冢岗。布理的人类便是他们的后代但很久以前这些人就成了北方王国阿尔诺的臣民并采用了西

部语。只有在黑蛮地这一族的人类还固守着过去的语言和习俗。他们是一支行事隐秘的民族漠视杜内丹人憎恨洛希尔人。

本书中没有涉及这些人的语言只有一个名称例外“佛戈伊尔”Forgoil。这是他们给洛希尔人取的名字据说意思是“稻草头”。“黑蛮地”Dunland和“黑蛮地人”Dunlending是洛希尔人给他们取的名字因为他们肤色深暗、发色黝黑故而这两个名称中包含的语素dunn与灰精灵语中的“西方”一词Dûn没有关联。

霍比特人

当时夏尔和布理的霍比特人采用通用语大约已有一千年了他们使用它时依着自己的习惯随心所欲、无所顾忌不过他们当中较有学问的人在必要场合仍能运用一种更为正式的语言。

没有任何记录表明霍比特人有过自己的独特语言。他们在古老的日子裡似乎一直都用着居住地附近或周围的人类的语言因而在进入埃利阿多后他们迅速学会了通用语到定居布理时已经开始忘记先前的语言—那显然是安都因河上游的一种人类语言与洛希尔人的语言同源不过南方的斯图尔族在北上来到夏尔之前俨然已采用了一种跟黑蛮地语有关的语言[4]

在弗罗多时代这些语言仍在当地的词汇和名称中留有残迹其中许多都与河谷邦和洛汗的十分相似。最明显的是星期几、月份和季节的名称还有与此相类的若干其他词汇例如“马松”[mathom]和“斯密奥”[smial]也仍被广泛使用不过有更多保留在布理和夏尔的地名中。霍比特人的人名也颇具特色许多都是从古老的时日里传下来的。

夏尔的居民通常用“霍比特”这个名字来称呼一切同类。人类则称他们“半身人”而精灵称他们“佩瑞安那斯”Periannath。“霍比特”这个词的起源基本已不可考。然而它最初似乎是由白肤族Fallohides和斯图尔族Stoors给毛脚族Harfoots取的名字在洛汗还保存着一个更为完整的词—“霍尔比特拉”holbytla即“造洞者”而“霍比特”hobbit可能是该词的残留形式。

其他种族

恩特。幸存到第三纪元的最古老的种族即“欧诺德民”[5]或“恩尼德”[6]。“恩特”是洛汗语中对他们的称呼。埃尔达在古老时日中便知悉恩特

的存在而恩特确实将开口说话的欲望归功于埃尔达但他们认为本族的语言与埃尔达无关。他们创造的语言与其他所有语言都不同它语速缓慢深沉洪亮堆砌音节又啰嗦重复的确是又慢又长。它由众多差异微妙的元音和独特的语调及音量组成就连埃尔达的学者也不曾尝试将其用文字记录下来。恩特只在彼此之间使用这种语言但他们也无须保密因为外人谁也学不会。

然而恩特自身精于语言学习迅速从不遗忘。不过他们更喜欢埃尔达的语言最爱的则是古老的高等精灵语。因此霍比特人的记载中树须和其他恩特所说的奇怪词汇和名称是精灵语或精灵语的只言片语以恩特风格串在一起。[\[2\]](#) 一些是昆雅语例如 Taurelilómëa-tumbalemorna Tumbaletaurëa Lómëanor 可以对应成“森林阴影密布深谷黑暗深谷林地覆盖地域幽暗”而树须这么说大概是这个意思“在森林中的重重深谷里有一个黑影”。一些则是辛达语例如“范贡”意思是“树须”以及“菲姆布瑞希尔”意思是“苗条的桦树”。

奥克和黑语。“奥克”是其他种族为这支丑恶种族所取的名字形式洛汗语中便是如此称呼他们辛达语中则是“奥赫”。黑语中的“乌鲁克”这个词无疑与此相关不过规定它仅指当时从魔多和艾森加德出动的强壮奥克士兵寻常奥克则被称作“斯那嘎”意思是“奴隶”乌鲁克族尤其喜欢这么说。

奥克最初是北方的黑暗魔神在远古时代繁衍出来的。据说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而是竭尽所能从其他语言中剽取词句并依照自己的喜好来歪曲它们。然而他们造出的只有野蛮粗俗的土话除了诅咒和辱骂几乎连本族的需求都不能满足。这些生物满心恶毒甚至互相仇恨该种族的各个部落和聚居地都迅速发展出了独有的野蛮方言导致奥克语在不同部落之间的交流中几无用武之地。

因此第三纪元中奥克各个部族之间交流时使用的是西部语而许多较为古老的部落比如那些仍驻留在北方和迷雾山脉中的其实已经把西部语当作母语使用了很久虽然将它用得几乎跟奥克语一样令人厌恶。这种土话中的“塔克”意为“刚铎人”是种粗俗说法衍生自昆雅语的“塔奇尔”一词西部语中用该词来指代一支努门诺尔人后裔。参见第三部卷六第一章。

据说黑语是索隆在黑暗年代中设计的他想要让自己所有的爪牙都使用这种语言但没能达到目的。然而第三纪元期间奥克当中广泛流传的词汇许多都是源自黑语例如“嘎什”意思是“火”不过在索隆第一次被推翻之后惟有那兹古尔没有忘记这种语言的古老形式。当索隆东山再起该语言便又成了巴

拉督尔和魔多众头领的语言。至尊戒上的铭文便是古老的黑语而第二部中以格里什纳赫为首的邪黑塔士兵说的魔多奥克的骂人话则是种更粗俗的形式该种口语中“沙库”的意思是“老头”。

食人妖。食人妖这个词是辛达语词“托洛格”的翻译。这些生物在远古时代的微光中问世天生迟钝愚笨跟野兽一样不通语言。但索隆利用了他们教给他们学得会的些微知识令他们的心智伴着邪恶增长。因此食人妖从奥克那里学来了一部分自己能掌握的语言而在西部地区岩石食人妖说的是另一种粗俗形式的通用语。

但在第三纪元末有一支前所未见的食人妖种族出现在黑森林南部以及魔多边境的群山中。他们在黑语中被称为“奥洛格族”[\[8\]](#)。人们毫不怀疑他们是索隆培养出来的但不清楚其来源。有人认为他们不是食人妖而是巨型奥克但奥洛格无论体型还是心智都和奥克相去甚远哪怕最大的奥克也远不及他们庞大强壮。他们是食人妖但体内充斥着主子的邪恶意志他们是支残忍的种族强壮、警惕、凶猛、狡猾却比岩石更结实。他们不像那支微光时代的古老种族只要有索隆的意志驱使他们就能够忍受阳光。他们很少开口仅懂得巴拉督尔的黑语这一种语言。

矮人。矮人是一支与众不同的种族。《精灵宝钻》讲述了他们的奇特起源以及他们为何与精灵和人类既相似又不同。但中洲的寻常精灵对这个故事一无所知而后来的人类讲述的故事又混入了其他种族的记忆。

矮人大体上是一支坚韧但其貌不扬的种族行事隐秘勤勤恳恳对受害和受益都念念不忘比起拥有生命的活物他们更热爱岩石、宝石以及那些匠人制作成形的物件。古时人类觊觎矮人的财富与手工造物双方种族有过敌意。但不管人类的传说中怎样渲染矮人天性并不邪恶心甘情愿侍奉大敌的更是向来寥寥。

但在第三纪元人类与矮人仍然在许多地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依照矮人的天性他们在自己的古老城邦被毁之后四处旅行、劳作、贸易应当采用与他们毗邻的人类的语言。然而他们秘密与精灵不同他们不愿揭开这个秘密哪怕对朋友也不行使用自己的独特语言长年来几无改变因为它已成为一种学识而非日常用语他们将其视为过往的财富加以保管守护。其他种族中几乎没有成功学会这种语言的人。在本书历史中它只出现在那些吉姆利向同伴们透露的地名中以及他在号角堡防守战中发出的战呼里—至少那不是

秘密自世界的年轻时日以来它曾回响在多处战场上“Baruk Khazâd! Khazâd ai-mênu!”意思是“矮人的战斧啊矮人向你冲来了”

不过吉姆利本人及其所有亲戚的名字都是源于北方语人类语。对于矮人自己秘密的“圈内”名字也就是真名他们从不对任何外族人提起就连在墓碑上也不肯铭刻。

第二篇 翻译原则

为了将《红皮书》的内容作为一部历史呈现给现代人阅读整体的语言设定都已尽量翻译成我们当今时代的措辞保留原始形式的只有那些与通用语性质相异的语言它们主要出现在人名和地名中。

通用语是霍比特人口头以及书面采用的语言自然要译成现代英语。西部语存在着一些可察觉的变体而在翻译过程当中这些变体之间的差异变小了。笔者尝试着采用不同的英语变体来代表这些变体但夏尔的发音与习语比起精灵及刚铎的高贵人类口中的西部语区别要比本书中显示出的更大。霍比特人说的其实大体是种乡下方言而刚铎和洛汗用的则是一种更具古风的语言更为正式也更为简洁。

笔者在此要提到一点区别因为这点尽管常常很重要但事实证明却是表达不出的。西部语的第二人称代词也常见于第三人称代词有着“熟稔”和“敬语”的区别这与单复数无关。然而夏尔用法的特异处之一便是敬语已经不再用于口头会话只在村民当中特别是西区还有所使用他们将其作为亲昵称呼。这便是刚铎人谈及霍比特人语言的特异之处时提到的种种表现之一。以佩里格林·图克为例他初到米那斯提力斯的几天对所有阶层的人包括德内梭尔宰相本人均使用熟稔体来称呼。这大概让那位年迈的宰相忍俊不禁但必定令他的侍从们大为吃惊。毫无疑问这样随便使用熟稔体为“佩里格林在其家乡地位极为显赫”这一流言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9\]](#)

读者将会注意的是霍比特人如弗罗多其他人如甘道夫和阿拉贡并不总是使用同样的措辞风格。这是有意为之。霍比特人当中较有学问和才华的人了解一些夏尔谓之“文言”的知识他们能迅速留意并适应那些所遇之人的语言风格。何况这也是很自然的惯于旅行的人多多少少能模仿那些路遇相处者的说话习惯进行交谈特别是阿拉贡这样的人常常要努力掩饰自己的来历和目的。然而在那段时期大敌的所有敌人都对古老事物存有敬意语言比起其他事物自不稍减他们依据自己的知识也乐此不疲。埃尔达比其他任何

种族都更精通语言他们掌握了多种语言风格尽管他们说起来最自然的是一种最接近本族语言的谈吐方式而它甚至比刚铎的语言更有古风。矮人也擅长言辞能迅速适应同伴的语言不过有人觉得他们的发音相当刺耳粗哑。但奥克和食人妖说话随心所欲对言辞和事物全无热爱他们的语言其实比笔者展现的更加下流污秽。笔者认为没人希望读到更贴切的翻译虽然要找到范例也不难。同种口气仍可在思维如奥克的人们当中广泛听到枯燥、重复含着憎恨与鄙视因为与美善隔绝太久连言语都丧失了活力只有那些仅拿脏话当强大的人听来不然。

显然这种翻译在任何涉及过去的记叙文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司空见惯而且很少更进一步。但笔者做的不止于此笔者还将一切西部语名称依其含义作了翻译。本书中出现的英文名称或头衔都是在表明通用语中的名称较之或取代了那些异类语言通常是精灵语是“现代”的名称。

一般而言西部语名称都是更古老名称的译名譬如“幽谷”Rivendell、“苍泉河”Hoarwell、“银脉河”Silverlode、“长滩”Langstrand、“大敌”the Enemy、“邪黑塔”the Dark Tower。有一些含义有区别例如“末日山”译自“欧洛朱因”Orodruin“燃烧之山”“黑森林”译自“陶尔·埃-恩戴歹洛斯”Taur e-Ndaedelos“大恐怖之林”。还有一些是精灵语名称的变体譬如“路恩”源自“舒恩”Lhûn“白兰地河”则是源自“巴兰都因”Baranduin。

这样的处理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解释。笔者觉得以原始形式来表达所有的名字会抹杀一项霍比特人观察到的而他们的观点正是笔者主要考虑保留的至关重要的时代特色一种广泛流传的语言他们习以为常觉得平平无奇正如英语在我们看来一样与那些远为古老、更受尊敬的语言余韵之间的对比。倘若只是照样描摹所有名称那么现代读者会觉得它们都是同样生疏例如精灵语名称“伊姆拉缀斯”Imladris与其西部语翻译“卡尔宁古尔”Karningul二者都不加改动的情况。但若把“幽谷”称作“伊姆拉缀斯”那就好比当今提到温切斯特时称之为“卡米洛特”[\[10\]](#)惟一区别在于这里所指对象是明确的而幽谷依然住着一位著名领主即便亚瑟王如今仍是温切斯特的王这位领主也要比他年长得多。

因此“夏尔”即Sûza的名字及一切其他霍比特地名都“英语化”了。这几乎没有难度因为构成这类名称的元素常常与我们那些更为简单的英语地名中的元素相似要么是现在仍然使用的词汇例如“山丘”和“平原”要么是稍作简化的形式例如“屯”ton而不是“镇”town。但就像前文指出的有些是衍生自古老

的、不再使用的霍比特词汇这些就以相似的英语事物来代表例如wich以及bottle“住处”还有michel“大”。

不过人名的情况有所不同。在那段时期夏尔和布理的霍比特人姓氏是独特的这在几个世纪前就养成的、继承家族名字的习惯里尤其明显。这些姓氏或是从玩笑的昵称衍生出来或是来自地名还可能是来自植物和树木的名称特别是在布理大多数都在当时的语言中有着直白的含义。翻译这些名称几乎没有什么难度但有那么一两个古老名称的含义已不可考笔者就满足于将其拼写“英语化”例如“图克”以 Took代替Tûk和“博芬”以 Boffin代替Bophîn。

笔者尽量将霍比特人的首名也作同样处理。霍比特人常常以花朵和珠宝的名称来为女孩命名但给男孩取的名字通常在日常用语中没有含义此外他们的女性名字也有一些大同小异。这类名字包括“比尔博”Bilbo、“邦果”Bungo、“波罗”Polo、“洛索”Lotho、“坦塔”Tanta、“尼娜”Nina等等。还有许多名字与我们现在所用所知的名字相同这虽不可避免却是巧合例如“奥索”Otho、“奥多”Odo、“卓果”Drogo、“朵拉”Dora、“科拉”Cora等等笔者保留了这些名字不过通常都改变其词尾而使其“英语化”了这是因为霍比特人名中a是阳性词尾o和e是阴性词尾。[\[11\]](#)

但是一些古老家族有选取听来高贵的首名的习俗特别是那些出身白肤族的例如图克家和博尔杰家。这些名字似乎大多是取自过去的传奇故事既有人类的也有霍比特人的。尽管如今许多名字霍比特人觉得没有含义但它们与安都因河谷、河谷邦以及马克的人类名字十分相似。因此笔者将这些名字译成了我们仍然使用或我们的史书中仍能见到的古名主要为法兰克语和哥特语起源。不管怎么说笔者依样保留了首名和姓氏之间的对比这常常是夸张的霍比特人自己也十分清楚。起源古典的名字几乎不曾使用因为在夏尔的学识中最近似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语言是精灵语霍比特人命名时很少采用。不论何时都少有人懂得他们所谓的“王室语言”。

雄鹿地居民的名字与夏尔其他地区又有所不同。如前所述泽地Marish的居民和他们那些住在白兰地河对岸的支系亲族在许多方面都是独特的。毫无疑问他们的许多十分古怪的名字与先前南方斯图尔族的语言一脉相承。笔者通常将这些保留不作改动因为它们虽说现在显得怪异但在他们的时代也是怪异的。它们有种我们或可模糊视为具有凯尔特元素的英格兰风格笔者有时会在翻译中模仿后者。因而“布理”Bree、“库姆”Combe或

Coomb、“阿切特”Archet和“切特森林”Chetwood都是依照残存下来的不列颠命名法构造出来的依其含义选择词语“布理”即“山丘”“切特”即“森林”。但人名只有一个这样改动的。选择译为“梅里阿道克”是为了符合这样一个事实该人物的昵称“卡利”Kali在西部语中意为“快活欢乐”[\[12\]](#)而它其实是如今不再有含义的雄鹿地名字“卡利马克”Kalimac的缩写。

笔者在转换过程中没有采用希伯来语及其类似语源的名字。霍比特人名中没有什么对应我们的名字中的这种元素。像“山姆”Sam、“汤姆”Tom、“蒂姆”Tim、“马特”Mat这样的短名很常见它们是真实的霍比特人名的缩写例如“汤姆巴”Tomba、“托尔马”Tolma、“马塔”Matta。但山姆和他父亲汉姆本来是叫“班”Ban和“兰”Ran是“班纳齐尔”Banazîr和“兰努加德”Ranugad的简称。它们本来是绰号分别意为“懵懂单纯”和“居家者”。不过这些词已经不再用于口语而是在某些家族中作为传统名字存留了下来。因此笔者力图保留这种特色采用了“山姆怀斯”Samwise和“汉姆法斯特”Hamfast这是将含义十分接近的古英语词samwís和hámfæst转为现代形式的结果。

笔者将霍比特人的语言和名字译成读者熟悉的现代形式尝试进行到这里笔者发觉自己卷入了一个更进一步的过程。笔者认为与西部语相关的人类语言应转化为与英语相关的形式。据此笔者将洛汗语译得类似古英语因为它既与通用语有关相对较远又与北方霍比特人从前的语言有关十分接近此外还和西部语古体形成了对比。红皮书中有几处指出霍比特人听到洛汗人的言谈时辨认出了许多词句觉得这种语言与自己的同源因此笔者觉得放在书中的洛希尔人的名字和词汇不变而呈现出一种全然相异的风格是荒诞的。

笔者将几处洛汗地名的形式和拼写译成了现代说法例如“黑蛮祠”Dunharrow和“雪河”Snowbourne但笔者遵循霍比特人的习惯没有一概而论。如果这些名字包含他们能辨认出的元素或是类似夏尔的地名霍比特人也以同样的方法来改动自己听到的名字但有许多他们没有变动正像笔者所做例如“埃多拉斯”Edoras意思是“王庭”。出于相同的原因有几个角色名称也译成了现代说法如“捷影”Shadowfax[\[13\]](#)和“佞舌”Wormtongue。[\[14\]](#)

这种归并法也为表达那些起源于北方的独特的霍比特人本地用语提供了一种便捷方式。倘若这类用语能流传至今就会被赋予失传的英语词汇最有可能具备的形式。mathom一词意在令读者想起古英语词máthm以此来表示霍比特人的实际用词kast与洛汗语词kastu的关系类似地“斯密奥”smial或

smile即“洞穴”是smygel的一个可能的衍生形式很好地表示了霍比特人的用词trān与洛汗语词trahan的关系。“斯密戈”Sméagol和“狄戈”Déagol是以同样方式为北方语言中Trahald“钻洞的曲折钻进去的”和Nahald“秘密”这两个词造出的同义词。

河谷邦的语言还要更接近北方语言在本书里只出现在来自那一地区、因而也使用彼处人类语言的矮人名字当中他们“对外”的名字就是用这种语言取的。尽管词典告诉我们dwarf的复数形式是dwarfs但读者可以观察到本书和《霍比特人》一书一样都使用dwarves这个形式。假如单数和复数形式各自依其方式逐年发展那么“矮人”这个词就应是dwarrows或dwerrows正像man与mengoose与geese。但是我们不再像提及人乃至鹅那样频繁地提及矮人了人类群体中的记忆也不再鲜活无法为一支如今已被丢弃进民间传说乃至荒唐故事的种族保留一种特殊的复数形式前者当中总算还保留了一线真相而后者当中他们只不过变成了滑稽角色。但第三纪元期间他们的古老特质和力量尽管已稍有削弱但仍可窥得一斑这些是远古时代瑙格人的后裔工匠宗师奥力的古老火焰仍在其心中燃烧对精灵长年积怨的闷烧余烬也未熄灭其手中仍掌握着雕凿岩石的技艺无人能与之比肩。

为强调这一点笔者斗胆采用了dwarves这一形式从而使他们能够多少脱离出后世里的那些愚蠢故事。Dwarrows本来是更好的形式但笔者仅在Dwarrowdelf一词中使用了该形式以代表墨瑞亚在通用语中的名字Phurunargian。这是因为Dwarrowdelf意为“矮人挖凿之所”已经是个古体词而“墨瑞亚”却是个精灵语名称且并非因好感得名—黑暗魔神及其爪牙经营着地下的要塞埃尔达在对抗他们的艰苦战争中并不会自发选择住这样的地方尽管若有需要他们也可以这样做。他们热爱绿色的大地和穹苍的光源而墨瑞亚在他们的语言中意为“黑裂隙”。但矮人称其为卡扎督姆“卡扎德人的城邦”至少这个名字从未保密因为这是他们的自称自从奥力在时间的深谷中创造他们、并赠给他们这个名字以来就是如此。

笔者采用“精灵”一词来翻译两个名称一是“昆迪”意思是“能言者”这是那支种族全体的高等精灵语名称一是“埃尔达”这是去寻找不死疆域并在创世之初抵达该地的三大宗族的统称只有辛达除外。实际上这个古词是惟一的选择它一度如同量身定做用来描述人类对这支种族保留的记忆印象它对人类的思维来说也并非全然陌生。但“精灵”一词的含义已经褪色了如今许多人会认为该词暗示着可爱或愚蠢的幻想而这与古时昆迪的差异正如蝴蝶与迅捷鹰隼之间的差异—任何昆迪身上都从来没长过翅膀翅膀不管是对他们

还是人类来说都是不自然的。他们是一支高贵美丽的种族是世界年长的儿女而“大迁徙之民”、“星辰的子民”也就是在昆迪当中如同王者的埃尔达如今已经离去。他们身量高挑虽然生着黑发菲纳芬的金发家族除外但有着白皙皮肤和灰色眼睛[15]他们的嗓音比当今能听到的任何凡人嗓音都更婉转动听。他们是英勇的但那些回到中洲的流亡者的历史却是惨烈的。尽管他们的命运在遥远的过去曾与人类先祖的命运有过交集却又与人类不同。他们的统治很久以前就已结束如今居住在世界的范围之外永不归返。

对霍比特、甘姆吉和白兰地河三个名称的注释

霍比特。这个名字是发明出来的。西部语中但凡提到这支民族都用“班纳基尔”banakil即“半身人”。但当时夏尔和布理的居民用的是“库都克”kuduk这在别处都见不到。不过梅里阿道克实际上记载过洛汗之王用的是“库德—督坎”kûd-dûkan这个词意思是“穴居者”。如前所述霍比特人曾说过一种与洛希尔人密切相关的的语言因此“库都克”很可能是“库德—督坎”一词的残留形式。出于已经解释过的理由笔者将后者译成了“霍尔比特拉”holbytla倘若该词当真曾出现在我们自己的古代语言中那么“霍比特”hobbit这个词完全可以是它的一个退化形式。

甘姆吉。根据红皮书中列出的家族传统“加尔巴西”Galbasi这个姓氏及其简化版本“加尔普西”Galpsi都是来自“加拉巴斯”Galabas这个村子普遍认为是来自galab-“猎物”和bas-这个大致等同于我们的wick和wich的古老元素。因此“甘米奇”Gamwich读作Gammidge似乎是个十分贴切的翻译。但是将“甘米奇”缩短为“甘姆吉”以表现“加尔普西”的过程中并不是有意体现山姆怀斯与科顿家族的联系不过假如他们的语言中真有任何依据那类笑话必定会颇具霍比特人味道。[16]

实际上“科顿”Cotton代表Hlothran是夏尔相当常见的村名该词衍生自hloth-“两室的居所或地洞”和ran(u)“山坡上一小群这类居所”。它作为姓氏可能是hlothram(a)“村民”的变体。Hlothram是农夫科顿祖父的名字笔者将其译成了“科特曼”Cotman。

白兰地河。霍比特人给这条河取的名字是精灵语词“巴兰都因”Baranduin重音在and的变体来自“金棕色”baran和“大河”duin。“白兰地酒”貌似是“巴兰都因”一词在现代的自然退化形式。实际上更早一些的霍比

特名称是Branda-nîn即“界河”本来译作Marchbourn更确切但由于一个约定俗成、而且指的是其颜色的笑话当时该河通常被称作Bralda-hîm意思是“醉人麦芽酒”。

但是必须注意老雄鹿家族Zaragamba把姓氏改成“白兰地鹿”Brandagamba时名称中的第一个元素其实意为“边界地”因此“边界鹿”Marchbuck才是更贴切的翻译。只有非常大胆的霍比特人才敢当面称呼雄鹿地统领为Braldagamba“醉酒鹿”。[17]

[1]全书译成中文后此句其实应改为“以中文来代表的语言是‘西部语’”也就是说我们读到的文字是译自西部语。—译者注

[2]这段时期罗瑞恩的精灵说的是辛达语不过由于该地大多数子民都出身西尔凡一族他们带有一种“口音”。这种“口音”加上自身对辛达语了解有限误导了弗罗多如同《长官之书》中一位刚铎的评论者指出的那样。第一部卷二第六、七、八章中引用的一切精灵语词汇实际上都是辛达语大多数地名和人名亦然。但是“罗瑞恩”、“卡拉斯加拉松”、“阿姆洛斯”、“宁洛德尔”很可能起初是西尔凡语后改为辛达语形式。

[3]比如“努门诺尔”完整形式为“努门诺瑞”Númenôre、“埃兰迪尔”、“伊熙尔杜”、“阿纳瑞安”这些名字都是昆雅语而刚铎的所有王族人名包括“埃莱萨”即“精灵宝石”也都是昆雅语。杜内丹人中其他男子和女子的名字大多数都是辛达语形式例如“阿拉贡”、“德内梭尔”、“吉尔蕾恩”它们常为第一纪元的歌谣和历史中流传下来的精灵或人类的名字如“贝伦”、“胡林”。还有少数是多种语言混合的结果如“波洛米尔”。

[4]河角地的斯图尔族返回了大荒野他们已经采用了通用语但“狄戈”Déagol和“斯密戈”Sméagol这两个名字用的是金鸢尾原野附近地区的人类语言。

[5]欧诺德民Onodrim这是“恩特”作为一个种族的辛达语名称结构为Onod恩特+rim一群。—译者注

[6]恩尼德Enyd“恩特”作为个体时在辛达语中的名称是Onod复数形式为Enyd。—译者注

[7]不过霍比特人似乎尝试着描述了恩特发出的较短的咕哝和呼唤而alla-lalla-rumba-kamanda-lindor-burúme也不是精灵语是现存惟一的很可能是非常不准确的描述真正恩特语片断的尝试。

[8]原文是Olog-hai。—译者注

[9]有那么一两处笔者尝试着以thou您一词不合常理的用法来暗示这样的区别。由于这个代词如今既不常见又是古体它主要被用来表达典礼语言但将you你改为thou或thee有时是要表现从敬语到熟稔体或男女之间从正常到亲密的重大转变要做到这一点别无他法。卷五第二章中阿拉贡与伊奥温的对话就着重表现了这一点。—译者注

[10]类似中文读者将“南京”称为“金陵”。—译者注

[11]这与英语刚好相反。—译者注

[12]梅里阿道克的昵称“梅里”Merry在英语中的意思也是“欢乐”。—译者注

[13]捷影Shadowfax。该译名来自译林出版社丁棣、姚锦容、汤定九译《魔戒》虽然Shadowfax的意思其实是“有着暗灰的鬃毛和皮毛”严格说来不应如此翻译但它形神兼具我们因而沿用在此致谢。—译者注。

[14]该语言学过程并不表示洛希尔人和古英格兰人在别的方面十分相似不论文化还是艺术、武器还是战斗方式。二者只是因所处环境而在整体上有些相似都是淳朴也更原始的民族生活中与另一个更高等也更脆弱的文明有所接触并且占据的土地曾是那个文明的辖地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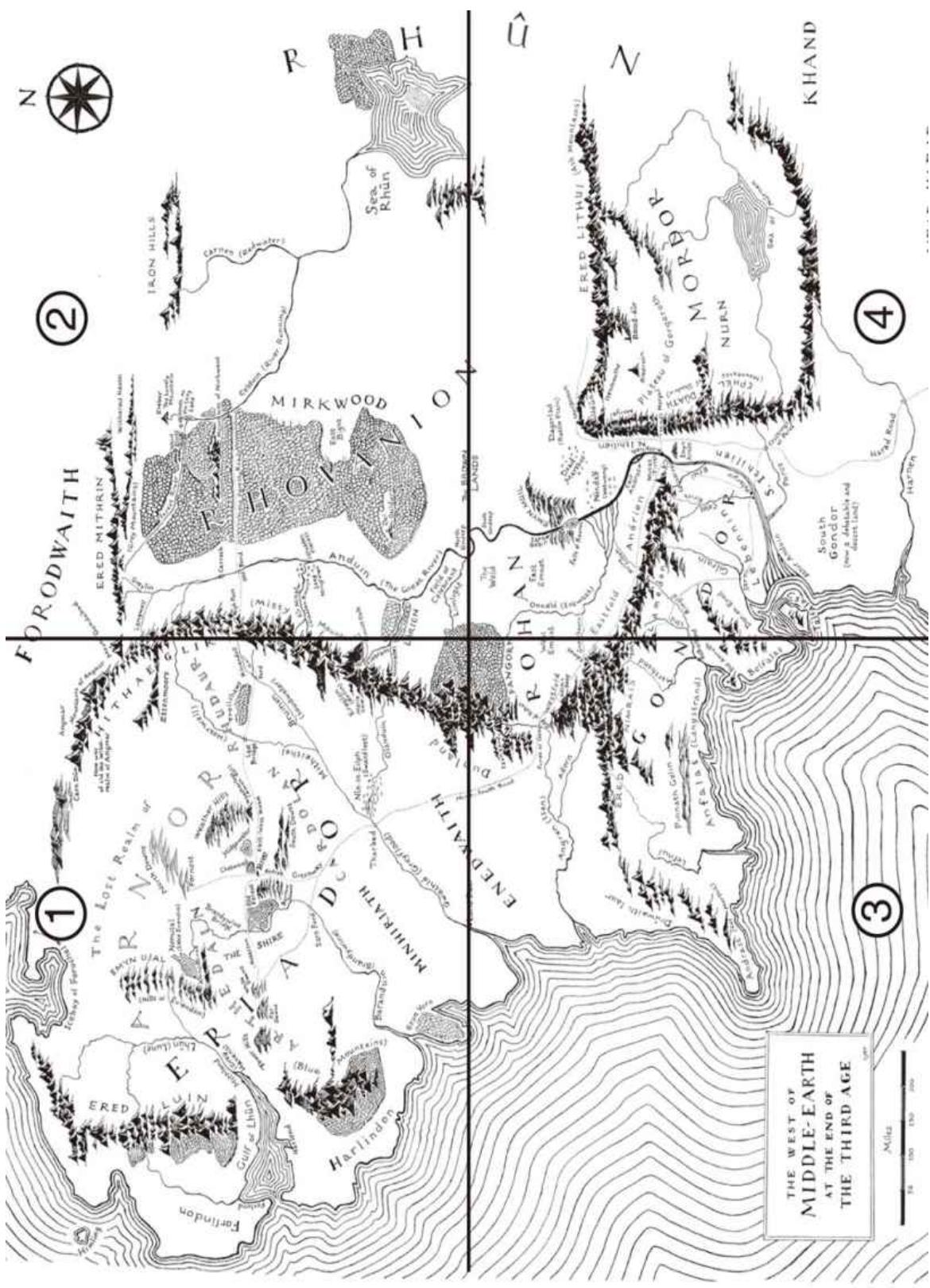
[15]实际上这些对他们面容和发色的特点的描述仅适用于诸多精灵参见《失落的传说之书》上部即《中洲历史》第一卷—译者注。

[16]托尔金在《魔戒名称指南》一文中亦指出“科顿”Cotton这个姓由cot和ton两个成分组成意为“小屋屯”与“棉花”无关。但他也曾提到“甘姆吉”Gamgee一词有“脱脂棉”的意思他童年时学到这个词不过现在它已过时了而“科顿”Cotton有“棉花”的意思因此这两个名字虽然在中洲没有关系但在现代英语中却有联系这里的笑话就是来自这个联系。—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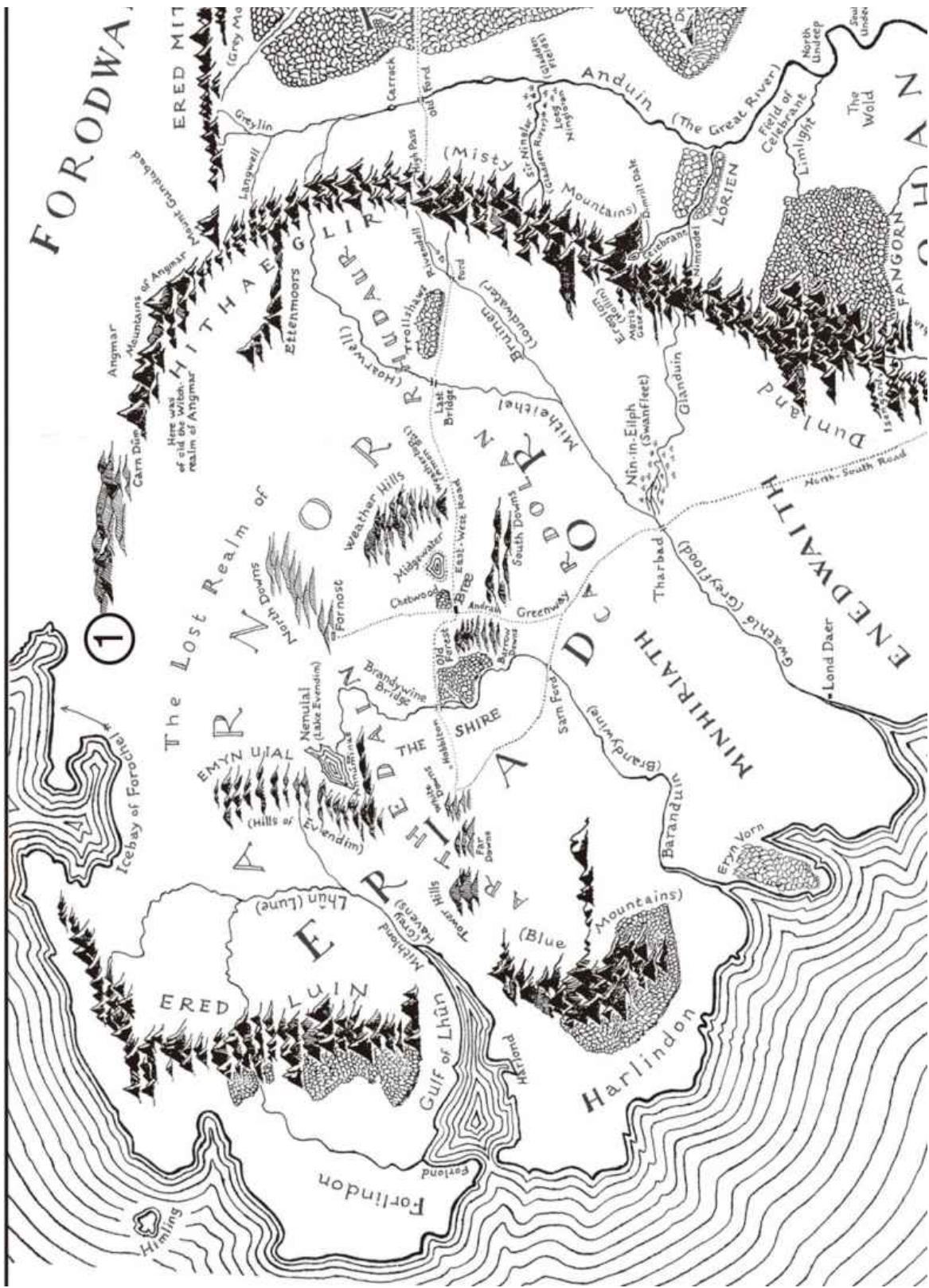
[17]醉酒鹿Braldagamba即“白兰地鹿”的霍比特说法。—译者注

Maps

地图



FORODWA



地图一

AnduinThe Great River安都因大河

Angmar安格玛

Annúminas安努米那斯

ARTHEDAIN阿塞丹

BaranduinBardywine巴兰都因河白兰地河

Bardywine Bridge白兰地桥

Barrow Downs古冢岗

Blue Mountains蓝色山脉

Bree布理

BruinenLoudwater布茹伊能河响水河

CARDOLAN卡多蓝

Carn Dûm卡恩督姆

Carrock卡尔岩

Celebrant凯勒布兰特河

Chetwood切特森林

Dimrill Dale黯溪谷

Dunland黑蛮地

East-West Road东西大道

EMYN UIALHills of Evendim埃敏微奥暮暗丘陵

ENEDWAITH埃奈德地区

ERED LUIN 埃瑞德路因

ERIADOR 埃利阿多

Eryn Vorn 埃林沃恩

Ettenmoors 埃滕荒原

FANGORN 范贡森林

Far Downs 远岗

Field of Celebrant 凯勒布兰特原野

Ford 渡口

Forlindon 佛林顿

Forlond 佛泷德

Fornost 佛诺斯特

Glanduin 格蓝都因河

Greenway 绿大道

Greylin 灰响水

Gulf Of Lhûn 舒恩湾

Gwathló Greyflood 格瓦斯罗河 灰水河

Harlindon 哈林顿

Harlond 哈泷德

Here was of old the Witch. Realm of Angmar 古时的安格玛巫术王国就在此地

High Pass 高隘口

Himling希姆凌

HITHAEGLIR希斯艾格利尔

Hobbiton霍比屯

Icebay of Forochel佛洛赫尔冰湾

Isengard艾森加德

Langwell长川源

Last Bridge最后大桥

LhûnLune舒恩

Limlight利姆清河

Loeg NingloronGladden Fleids洛埃格·宁格罗隆金鸢尾沼地

Lond Daer泷德戴尔

Lórien罗瑞恩

Midgewater蚊水泽

MINHIRIATH明希瑞亚斯

Misty Mountains迷雾山脉

MitheithelHoarwell米斯艾塞尔河苍泉河

MithlondGrey Havens米斯泷德灰港

Mount Gundabad贡达巴德山

Mountains of Angmar安格玛山脉

NenuialLake Evendim能微奥暮暗湖

Nimrodel宁洛德尔

Nîn-In-EilphSwanfleet宁因艾尔芙天鹅泽河

North Downs北岗

North Undeep北河弯

North-South Road南北大道

Old Ford老渡口

Old Forest老林子

RHUDAUR鲁道尔

Rivendell幽谷

Sarn Ford萨恩渡口

Sir NinglorGladden River西尔宁格罗金弯尾河

South Downs南岗

Tharbad沙巴德

The Lost Realm of ARNOR已沦亡的阿尔诺王国

THE SHIRE夏尔

The Wold北高原

Tower Hills塔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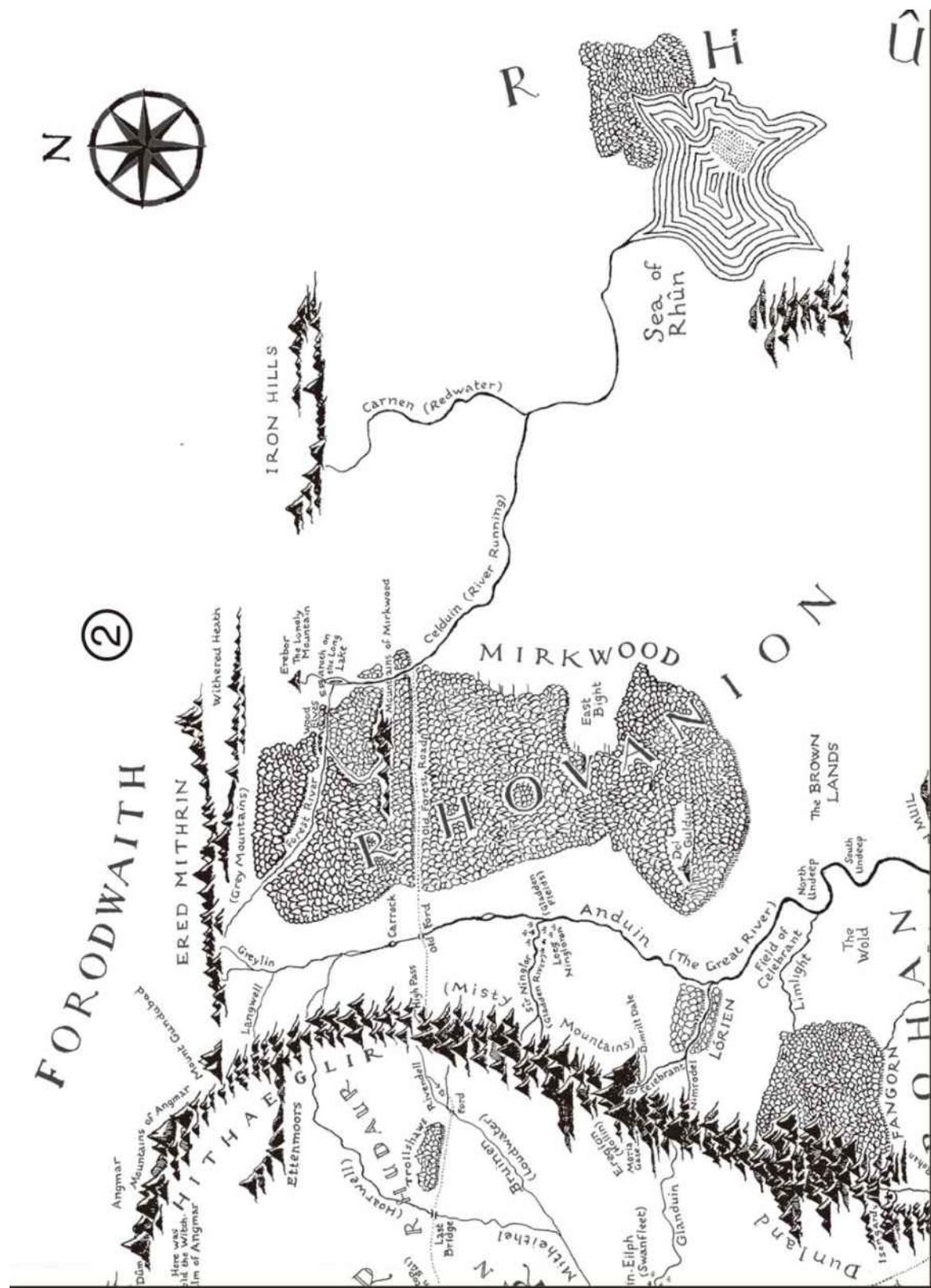
Trollshaws食人妖森林

Weather Hills风云丘陵

weathertopAmon Sûl风云顶阿蒙苏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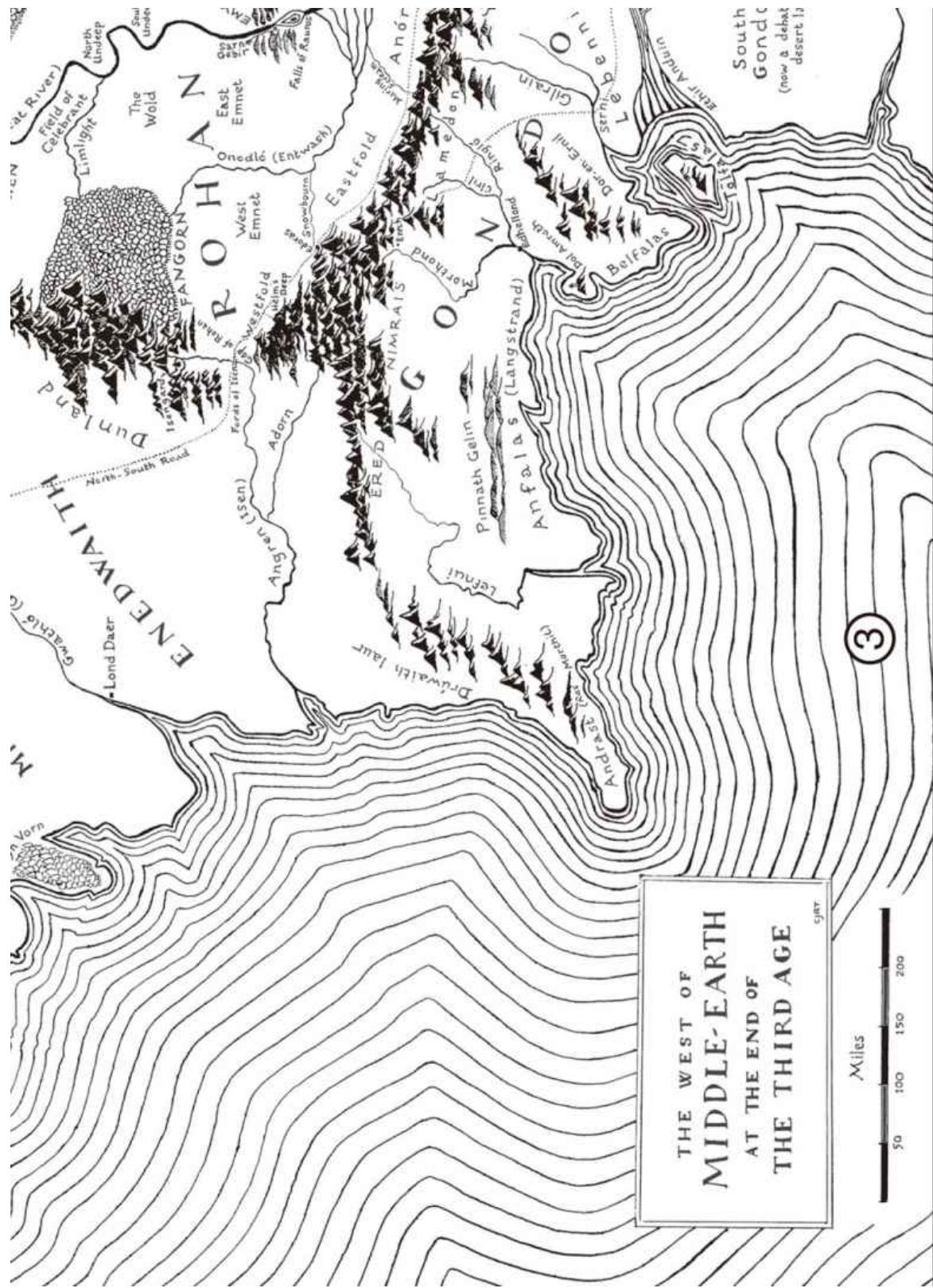
White Downs 白岗

FORWARD



地图二

CarnenRedwater卡尔能河红水河
CelduinRiver Running凯尔都因奔流河
Dol Guldur多古尔都
East Bight东林弯
EreborThe Lonely Mountain埃瑞博山孤山
ERED MITHRINGrey Mountains埃瑞德米斯林灰色山脉
Esgaroth on the Long Lake长湖上的埃斯加洛斯
Forest River密林河
FORODWAITH佛洛德地区
IRON HILLS铁丘陵
MIRKWOOD黑森林
Mountains of Mirkwood黑森林山脉
Old Forest Road老林路
RHOVANION罗瓦尼安
Sea of Rhûn鲁恩内海
South Undeep南河弯
The BROWN LANDS褐地
Withered Heath枯荒野
Wood Elves森林精灵



地图三

Adorn阿多恩河

AndrastRas Morthil安德拉斯特拉斯墨希尔

AnfalasLangstrand安法拉斯长滩

AngrenIsen安格仁河艾森河

Belfalas贝尔法拉斯

Ciril奇利尔河

Dol Amroth多阿姆洛斯

Dor-en-Ernil 多尔恩恩利尔

Drúwaith Iaur伊阿乌德鲁地区菩科尔旧地

East Emnet东埃姆内特

Eastfold东伏尔德

Edhellond埃蒂尔泷德

Edoras埃多拉斯

Erech埃瑞赫

ERED NIMRAIS埃瑞德宁莱斯

Ethir Anduin埃希尔安都因

Falls of Rauros滂洛斯瀑布

Fords of Isen艾森河渡口

Gap of Rohan洛汗豁口

Gilrain吉尔莱恩河

Helm's Deep海尔姆深谷

Lamedon拉梅顿

Lebennin莱本宁

Lefnui莱芙努伊河

Mering Steam梅尔林河

MorthondBlackroot墨松德河黑源河

OnodlóEntwash欧诺德罗恩特河

Pinnath Gelin品那斯盖林

Ringlo凜格罗河

ROHAN洛汗

Sarn Gebir萨恩盖比尔

Serni色尔尼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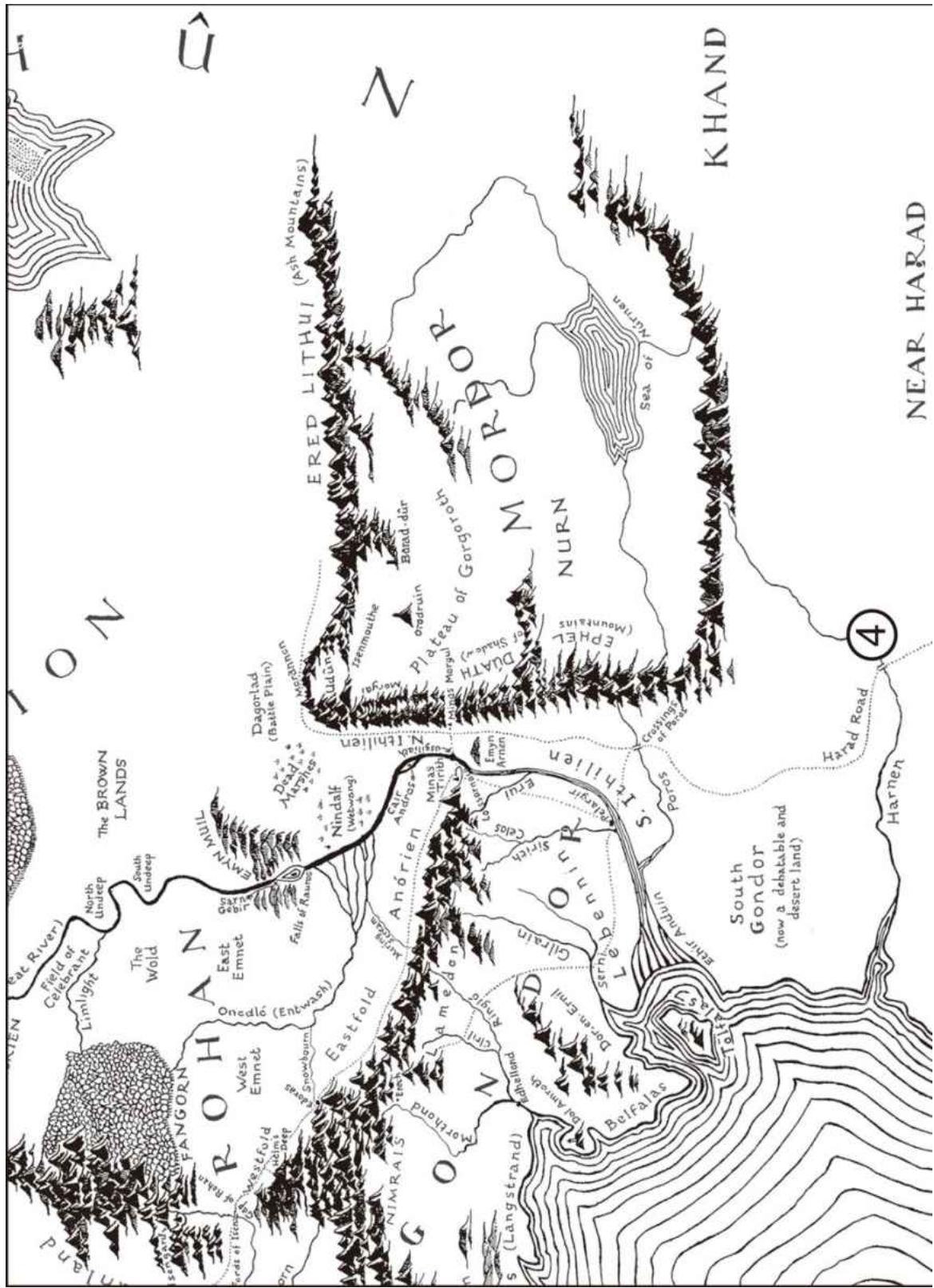
Snowbourn雪河

The West of Middle-earth at the end of the third age第三纪元末期中洲的西部地区

Tolfalas托尔法拉斯

West Emnet西埃姆内特

Westfold西伏尔德



地图四

Barad-dûr巴拉督尔

Cair Andros凯尔安德洛斯

Celos凯洛斯河

Crossings of Poros波罗斯渡口

DagorladBattle Plain达戈拉德战争平原

Dead Marshes死亡沼泽

Emyn Arnen埃敏阿尔能

EMYN MUIL埃敏穆伊丘陵

EPHEL DúathMoutnations of Shadow埃斐尔度阿斯阴影山脉

ERED LITHUIAsh Mountain埃瑞德砾苏伊灰烬山脉

Erui埃茹伊河

Harad Road哈拉德路

Harnen哈尔能河

Isenmouthe艾森毛兹

KHAND可汗德

Lossarnach洛丝阿尔那赫

Minas Morgul米那斯魔古尔

Minas Tirith米那斯提力斯

Morannon魔栏农

MORDOR魔多

Morgai魔盖

N.Ithilien北伊希利恩

NEAR HARAD近哈拉德

NindalfWetwang宁达尔夫湿平野

Orodruin欧洛朱因

Osgiliath 欧斯吉利亚斯

Pelagir佩拉基尔

Plateau of Gorgoroth戈埚洛斯高地

Poros波罗斯河

S.Ithilien南伊希利恩

Sea of Núrnen努尔能内海

Sirith西瑞斯河

South Gondornow a debatable and desert land南刚铎现已荒废归属存疑

Udûn乌顿

Acknowledgments

译者致谢

《魔戒》这个中文版本的翻译与出版三位译者与幕后团队如同故事中人大家尽心竭力走了一趟托尔金教授的语言文字之旅将托老笔下那荡气回肠、令人流连忘返的中洲无论大小人物、高山低谷、一花一木都细细品味过。

从小在教会中长大我对fellowship教会中称“团契”这个词的认识是“一个群体有共同信念互相帮助、扶持每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一起朝一个共同目标前进。”抱定这样的心志团队成员在时限中总算不负使命。

翻译过程中我多次感觉这事实是托老在天上亲自促成。他召聚了一群来自大陆、台湾、香港与美国的华人Ringer大家不但高度齐心并且妥善地各尽其职只盼推出一个无愧于华文读者的译本。

我感谢上帝使我有机会参与这项任务与这么多比我优秀的人合作。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友人Caterpillar的无私帮助她以专业的态度和水准校对了全书多半章节让我们对译稿多一重信心与把握。感谢精灵语专家方克舟再次拔刀相助无论他有多忙在我遇见疑难时总是给予援手。

如今使命达成盼托老满意读者喜欢。

邓嘉宛

台北景美

2013年3月

《魔戒》是终极的冒险终极的善与恶的对决终极的编年史。总有无穷尽的模仿者但它从未被超越。

——《堪萨斯城市之星》

这是一个攸关生存与勇气为了人类的光明未来誓死抵抗黑暗的动人故事。

——彼得·杰克逊

英语世界由两部分人组成阅读过《魔戒》和《霍比特人》的人即将要去读它们的人。

——《星期日泰晤士报》

我14岁时就开始阅读《魔戒》。到《哈利·波特》写到最后一卷时我仍然坚持认为自己不会超越托尔金他的作品里有全新的语言和神话而我的魔幻世界里没有这些东西。

——J.K.罗琳

拿到托尔金的书时天啊我绝望了我怎么努力也达不到他的成就甚至连接近也做不到他是真正的大师。

——乔治·马丁

当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正一头扎进《魔戒》和《霍比特人》之中。它们不只是冒险故事更教会人们如何互动以及人有善恶。

——奥巴马

从来没有任何一位作者曾创造出如此精细的虚幻世界与虚构历史。读毕全书六卷与附录你会对托尔金的中洲大陆对其中的景观、动植物、诸种族和他们的语言、历史、文化气质了如指掌就像是对自己花园外的真实世界那般熟稔。

——W.H.奥登

他的想像创造出样貌不同的地域从至为可怖到真正的天堂。他的造物充满无可比拟的真实可信。他的世界当你置身其间就会明白这是一片如此真实而又前所未见的大陆。

——《波士顿环球报》

托尔金具有对世界万物最为深刻的洞察力关于世界万物的现在它们可能的将来可能的过去。

——《哈特福德时报》

文学史上最值得标榜的伟大作品之一它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属于所有时代。

——伯纳德·莱文

它将代代流传终至不朽。

——内奥米·米奇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戒 / 英托尔金Tolkien J.R.R.著

邓嘉宛石中歌杜蕴慈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书名原文The Lord of the Rings

ISBN 978-7-208-11303-9

I.①魔... II.①托... ②邓... ③石... ④杜...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5938号

书名魔戒

作者[英] J.R.R.托尔金

转码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I S B N 978-7-208-11303-9/I·1106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世纪文景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The Lord of The Rings by J.R.R. Tolkien

Copyright © The Tolkien Estate Limited 1954, 1955, 196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language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under the title 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 © The Tolkien Estate Limited 1954, 1955, 1966

The Two Towers © The Tolkien Estate Limited 1954, 1955, 1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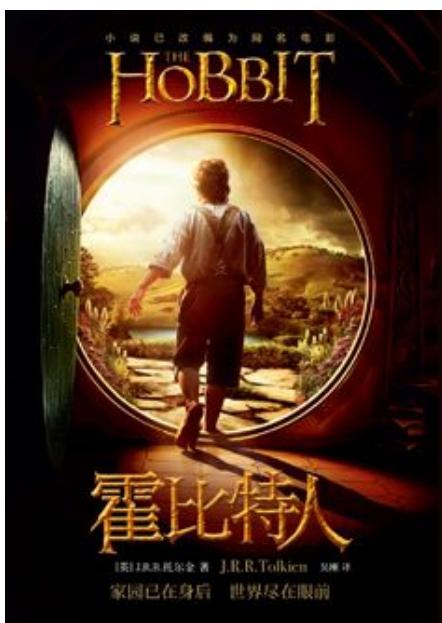
The Return of The King © The Tolkien Estate Limited 1954, 1955, 1966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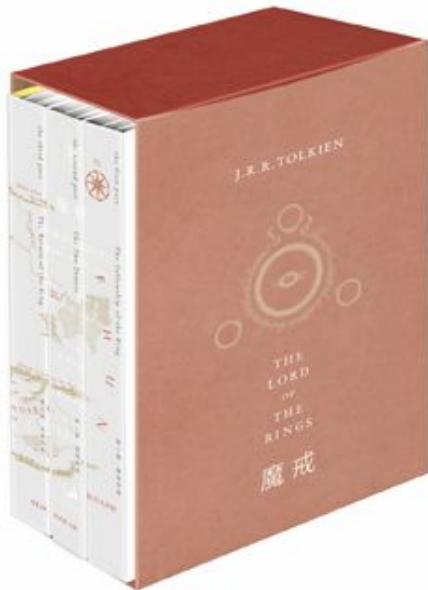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霍比特人

[纸书购买链接](#)



魔戒

[纸书购买链接](#)